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三二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須溪集七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	宋 劉辰翁撰	胡氏豫章	一
蒙川先生遺稿四卷補遺一卷	宋 劉黻撰	永嘉	一六一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二十卷附考異一卷	宋 王柏撰	續金華	二〇三
戴仲培先生詩文一卷	民 胡宗楙考異	四明	三七五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附校勘記一卷	宋 馬廷鸞撰	胡氏豫章	三八三
秋堂集三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	民 胡思敬校勘	宋人	五三九
存雅堂遺稿五卷	宋 柴望撰	續金華	五六一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	宋 方鳳撰	吳興	五八七
	宋 牟嘯撰		

須溪集

丁巳仲秋
于南自退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五 集部 別集類

須溪集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劉辰翁撰辰翁字會孟廬陵人須溪其所居地名也少補太學生景定壬戌廷試入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江萬里陳宜中薦居史館除太學博士皆固辭宋亡遂不復出辰翁當賈似道當國對策極言濟邸無後可勵忠良殘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幾為似道所中以是得鯁直名文章亦見重於世其門生王夢應作祭文至稱韓歐後惟先生卓然秦漢口筆然辰翁

須溪集總目

一 豫章叢書

論詩評文往往意取尖新太傷佻巧其所批點如杜甫集世說新語及班馬異同諸書今尚有傳本太率破碎纖仄無裨來學即其所作詩文亦專以奇怪磊落為宗務在艱澀其詞甚或至於不可句讀尤不免軼於繩墨之外特其蹊徑本自蒙莊故恂恍迷離亦間有意趣不盡墮牛鬼蛇神且其於宗邦淪覆之後瞻懷麥秀寄托遙深忠愛之忱往往形諸筆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固不必概以體格繩之矣須溪集明人見者甚罕即諸書亦多不載其卷數韓敬選訂晚

宋諸家之文嘗以不得辰翁全集為恨聞蘭溪胡應麟遺書中有其名往求之卒弗能獲蓋其散失已久世所傳者惟須溪記鈔及須溪四景詩二種篇什寥寥今檢永樂大典所錄記序雜著詩餘尚多謹採輯哀次釐為十卷其天下同文集及記鈔所載而不見於永樂大典者亦別為鈔補以存其概至四景詩則原屬單行之本今仍各著於錄故不復採入云

須溪集總目

二

須溪集目錄

卷一

記

臨江軍新喻縣學重脩大成殿記

吉安縣修學記

南劍龜山書院記

雙溪書院記

西昌重修快閣記

大梵寺記

建昌軍普潤寺記

龍須禪寺記

空相院記

多寶院記

紫芝道院記

南岡寺藏記

須溪集目錄

豫章叢書

臨江軍閻早山玉像閣記

善寂大城記

永慶寺記

吉水洞巖朱陵觀玉華壇記

卷二

記

長沙廉訪司題名記

節齋記

愚齋記

太秀洞天員田記

南劍雙峯書院記

竹坡記

小斜川記

秀野堂記

大隱堂記

朝陽書堂記

茶陵陳公俊汲古堂記

善堂記

中和堂記

德熟堂記

致樂堂記

彭希呂亦樂堂記

後隆堂記

玉筍山清音堂記

靜逸堂記

二樂齋記

節庵記

意樂記

西山雲壑記

卷三

記

社倉記

蘭玉書院記

須溪集目錄

二

蹊隱堂記

梅軒記

存厚堂記

泉山記

安齋記

本空堂記

心田記

虛舟記

玉應記

印洲記

同元亭記

永新賀氏梯雲樓記

朝仙觀記

虎溪蓮社堂記

鷺洲書院江文忠公祠堂記

南康軍昭忠禪寺記

歸來庵記

靈應廟記

汲古堂記

生意堂記

濟菴記

本泉堂記

休巖耐隱記

廬陵縣學立心堂記

卷四

記

吉州龍泉縣新學記

吉州重修大中祥符禪寺記

吉州能仁寺重修記 南岡禪寺記

紫極宮寫韻軒記 玉真觀記

江村記 東樂記

須溪集目錄

三

極高明樓記

讀易堂記

吾廬記

山園記

武岡軍沅溪書舍記

吉水義會社倉記

萬安縣舜祠買田記

武功寺記

玉笥山承天宮雲堂記

靈威廟記

吉州靈護廟新宮記

清嶺堂記

山窗記

樂邱記

卷五

記

鳳鳴山記

晚圃堂記

湖山記

豈畦記

古山樓記

戒岡重興院記

建興廟記

安遠亭記

習溪橋記

核山堂記

玉湖記

傲齋記

芷堂記

靜見堂記

逍遙遊菴記

介庵記

山心記

蕪林記

卷六

須溪集目錄

四

序 題跋 說 賦

松聲詩序

長沙李氏詩序

趙仲仁詩序

不平鳴詩序

趙信之詩序

歐氏甥植詩序

連伯正詩序

程楚翁詩序

辛稼軒詞序

郭兼山冲晦中庸序

送人入燕序

王氏族譜序

北韻序

孝經集注序

贈周秋陽序

贈倪生謀屋序

贈方亨入蜀序

贈采詩生詩

贈宋司獄序

贈李生談星序

贈蕭清可序

贈周儀之入燕序

贈鄭簡卿序

贈琴泉陳生序

贈潘景梁序

贈三同孔子序

贈韓道錄序

贈徐心易之敷序

贈廉監司序

甘定菴文集序

劉次莊考樂府序

曾季章家集序

送段郁文序

泰和胡氏族譜序

吳氏族譜序

蕭禹道詩序

胡仁叔詩序

劉孚齋詩序

須溪集目錄

五

陳生詩序

陳宏叟詩序

秋風圖序

贈胡聖則序

贈星度郭大觀序

題劉玉田選社詩

題宋同野編杜詩

題王生學詩

題劉景信詩

跋白廷玉詩

語羅履泰

評李長吉詩

評漢史

經說

東桂堂賦

卷七

墓誌銘 雜篇

黃純父墓誌銘

丁守廉墓誌銘

蕭壽甫墓誌銘

鞠華巖墓誌銘

陳禮部墓誌銘

樂邱處士墓誌銘

古愚銘

祭師江丞相古心先生文

丞相莽哈岱美棠碑文

答劉英伯書

乞致仕牒

至聖像贊四則

老子像贊

病維摩贊

莊子像贊

古心文山贊

滕王香贊

須溪集目錄

六

文文山先生像贊

重建中興寺巖主殿疏

鷺洲書院修造疏

鷺洲重修書院疏

胡山長題屋疏

齊沙永濟渡疏

城南渡疏

南鄉渡疏

嘉禾路疏

中華山路疏

吳仙路疏

修吉水縣學繪禮殿疏

為陳隨隱作其父藏一祠堂疏

能仁寺建清涼軒立山谷像疏

普信院建佛殿疏

隆興路學題書籍

題竹間吟院

代祝純陽真人

四月十四日

謝有山黃提舉啟 回劉守招啟

贈王國鈞歸燕啟 贈滕王臂入京啟

贈士人入京干養親啟

贈蜀人陳定叟越學官選啟

贈劉恭叔問屋啟 贈家古劉教干米啟

贈同舍水俊聚糧啟 賀參贊入新府啟

賀遷入山居啟 賀造竹亭啟

賀造花庵啟 賀造水閣啟

賀造船亭啟 二月請人啟

答赴啟 花朝請人啟

須溪集目錄

七

答赴啟 社日請人啟

答赴啟 上巳請人啟

答赴啟 清明請人啟

答赴啟 遊春請人啟

答赴啟 遊春請人啟

答赴啟 初春請人啟

答赴啟 端午請人啟

答赴啟 三伏請人啟

答赴啟 七夕請人啟

答赴啟 秋社請人啟

答赴啟 中秋請人啟

答赴啟

古近體詩

初晴 山中雨行

沙苑箭 月下

題墨竹長卷與汪遂良 送李鶴田遊古杭

寄別孫潛齋 夜雨

留京 輓劉明國

輓朱文公 輓蔡西山

錢秀才邀社日呈漢宰詩書以予之錢以長句

須溪集目錄

八

為謝饒秀才又用社日韻作詩見投因用韻

並答三君 咏西湖偉觀樓

重陽 周耐軒見訪

壽段知事 壽城山六十五

壽周耐軒府尹 壽王按察

戲題 春歸

梅 許練師携手求題

春晴 壽王太守

須溪集目錄

記

臨江軍新喻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喻學丙戌之修禮殿為大教官吳鳳孫以丁學喻敬直來請曰老生無能為於鄉黨視前楹碑吾宋紹定戊子李侯仁任所修也於今六十年矣柱崩梁壞風雨歸然乃乙酉十月廉部真定趙公秉政既定先聖弟子籍百又二十人復其終身常調不征縣旌別有加命脩學於是令丞簿尉各以其力為倡士之經營

須溪集卷一

一 原章叢書

勸相者奔走來會月三望而功畢廣闢丈餘靈星翼張越軼舊貫賈焉出於震蕩殘缺之後蓋勞於創造而大於興繼鳳孫則承乏視成而已此部使者奉宣之實意而諸大夫邑人受學之大誦也余念茲敢請余惟是邑名公多士非猥遠凡陋者之所敢及既辭不獲讓則受言載之於篇道猶天也凡于戈潰亂之出於宇宙如雷霆風雨危不可處而天體霽然不待明日光復其舊必歸於禮樂情性道德風俗如使古聖人之所以為天下國家者不用而一出於兵與刑則民之類滅久矣孰非命也繇周公而上千有餘歲

命世而為君繇孔子至今亦千有餘歲命世而為儒君道未嘗非儒儒者實輔是君以明其道故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誦夫子之言行夫子之行是亦夫子而已矣居敬行簡以臨其民南面之夫子也敬事而信節用愛人千乘之夫子也一且無是道則國非其國矣而儒者猶歎然曰不用道未嘗不用於世而世有無用之儒代之所以絕續存亡民之所以死生疾病特繫於理之是非而不在其人之用舍得乎道而為天得乎天而為命道命一物也古今一日也道在是則夫子在是夫子在是則君道在是故

須溪集卷一

二

事道如夫子事夫子如事君記曰能為師而後能為長能為長而後能為君夫子教為君者也律有煩有省今有遷有改惟經之為訓毋敢畔是故春秋者撥亂反正萬世太平之書也利欲之橫流也甚於洪水然平成之後不聞復有洪水也由今之俗望春秋猶治世非春秋之世治也所以為春秋者治也刑之而有不懲也兵之而有不遏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受之天為中國受之王為嘉師必有推明人極之立與天地並其效常得於世教之所不及而後知今之邦隆者容有未盡昔之甦廢者本未嘗亡也夫視學告

朔豈直觀美哉諸生低回習禮具瞻冕服其亦思夫東家之匹夫陳蔡之環轍時君遺之鄉國遠之而所以至此者亦其遜世無悶不怨不尤屈於一時者爲教大也故必以迂晦爲世守既窮爲家法而況上之人優重之作成之當路簡擢之著定之闔邑茂異之顧其踽踽涼涼一或不能專志於道而終安於命則所以爲天下國家者又未見其有可望而天下國家亦卒若外之者未必皆世之咎也余旣言三代餘民受罔極之恩於夫子者又欲陋巷時賢以身之貧賤學其爲夫子者蓋進取之事不在科舉而在學術與

須溪集卷一

三

人品此世道之古也

吉水縣修學記

曲阜遺蹟千餘年自漢高過魯祠始盛開元詔通祀則又盛慶曆置州縣學則又盛余嘗執俎豆於辟雍祭酒攝三公以衮衣北面庭燎煌煌佩玉鏘鏘工奏樂章搏拊笙簧其行事視先代帝王社稷宗廟上近年黜陟配饗復增曾子子思下逮先儒與一時遊從追諡在列東偏立書院建官御書禮殿不特校庠序塾皆古所未嘗有也此一時也奎運殿回而講堂與董學之嗟立圃儀敬容之感鷹揚馬上儒綏拔離慨

城闕之園蔬傷綿蕪之何日吉又郡邑之一在多士爲最在賦籍爲小江岸漂搖壬午稽天學存亡不計水後三年邑有仁侯曰平陽劉煥至之日卽有意教養簿朱憲魯人材足達志每春秋上丁與絃鱗之巨有事於先聖如魯而他廟上元之燈民間江南之樂所以崇祀淫威者易彼於此觀聽異焉峩峩而會者巖穴常數百拔奉充庖勤俯禮飲閱歲且滿大議脩學由長暨尉捐竭裨畫自殿而門自堂而序精廬廡分別祠與秩開徑旁來星明戟幽規制率新乃像闕里初見眸容作會閱嚴馮負致美又以社壇接壤脩

須溪集卷一

四

復種樹風雲遊息與學爲家或曰靡矣非制也將無與燈樂似余曰異教土木窳妖極麗賢侯不以正徇邪不以儉廢隆尊教父息巫俗脩廢官作恭孚光郡他邑有乎不彼疾而此議焉黨慝也杜子美於衡山孔廟詩以爲十年掃地倡恢大義壓戎馬氣況多文大邑動容遠慢以中州之盛復百姓之富此豈衡山小邑屋加塗墍而已三年之間士不見役所以存獎吾道甚備此又王褒負擔攜持步送門生而僅免於安邱之役者也吾亦有門生故人不得送而免方願負耒之賸之不暇而教諭蕭惟清實來請記因爲之

言教嗟乎此一時也又三百年所未有也樂始於黃
梓土鼓祭起於埽地燔鬼豈不求諸野哉因三百年
之盛而又盛焉非過也而後有三歎於此者矣魯雖
周禮然弦歌不輟亦錄武城餘風邑何可無賢宰之
澤哉事君者不敢忘其君亦不敢忘其祖古之得天
下者必問其所以失舜有間得失於子大夫者亦知
之乎其何以言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又非其所以失也學與政不相待也文與
行不相應也其排擊也強而負荷也怯則諸君子不
得不任其責矣我有先正身為盛時慶曆歐公中興

須溪集卷一

五

忠襄淳熙以來二楊端平剛簡間者濶焉而遂至於
此人人自愧自悔之無及而紛紛者方肆於平世則
亦樂其所以亡矣夫余也豈敢以往事咎諸君子哉
均是學也顛也或以為非一繩所維興也亦以為非
一木之力一與一同而與讓分進退決強弱異也聞
之夫子慈與愛者宜歌商明乎斷者宜歌齊今之興
於禮者齊矣然而諸君子宜何歌也教者勉焉

南劍龜山書院記

建炎中寇毀將樂獨題楊文清公之門曰此龜山先
生屋不可焚由是宅故在為祠復齋陳公宓守劍又

卽祠為書院至元三十年春蜀某府判以郡督至縣
求先生之廬拜焉則殿矣殿又五年矣徬徨得故基
草間捐俸鋤脩邑士慨然適溪溪木刊來中梁柱不
半月堂成乃白總府臺省為書院如舊殿門祭器踵
就以記請或疑先生當不可為之時為世麟止而胡
文定公謂其時能用猶半可救安在其為半也余曰
噫士以處為高不知聖賢之皇皇也

家國之事直由一書生反手為哉任

有大小大任可為也求之吾君而非其任焉求之吾相而
非其任焉如知其不可而為之何也畏天命也吾能為其

須溪集卷一

六

半而已古所謂以身為時者未有非其半也自非險
傾戰國之士安能使盡變其素而惟吾所欲為哉春
秋者天道之半也譬猶寒也以暑易之幾何其不為
異物也夫所謂緩來動和者類非後人力量之所能
也惟立乎人之本朝而歌者之田止不幸而與小人
比染鼎者如有所憚而不敢發放鷹者亦往往有其
意焉而世道之可為者從是兆矣此則先生之所能
為也所謂半也非耶且先生常議六館矣獨請擇祭
酒德望以靖諸生而已甚哉文定公之論為自有見
也黨錮之諸賢欲以一日為平生乃不能半元祐之經

筵又欲以一身爲千古而過其半龜山遠矣後人尊之其必有以信文定之論龜山龜山之道爲不廢也抑吾因是而重有感焉自古德行之士朝廷不知也州里不知也而盜賊小人嘗知之物論不齊久矣此不齊而彼齊何也鼎也追蠹也亦魑魅者畏之耳人乃以爲玩也異哉斯文之絕續則有命矣河界洛成而書院復起此世道之盛也雖然微今之役則君子之澤如可已也豈不悲哉凡循舊易繼絕難是問雖小其有功於杞宋文獻蓋盛大又非如塗塗附者也

雙溪書院記

須溪集卷一

七

古心江公之門人鄱陽趙倅界如以書介廬陵之爲雙溪長者曹質抵余曰界如之事先生也後而亦老矣爲雙溪者再矣雙溪故未有書院也自察使希魯公之來此余以貢莊請建雙溪經營十年屋成而邑燬惟孔顏像在明年廉使姚公燾以分司至改爲之余有別業於北湖膏卜之合遷焉明年二月中賦工十月中舍榮燕居辟容皆公手所是正如孔林舊左講堂右齋序堂後爲仰高祠祠先賢回翔高下如鑑湖曲折爲沂上亭春風中種柳爲隄衣冠浩然於是聚而謀曰芝山之上同門後死我無他人其屬之廬

陵乎吾子有意於鄙也則願以壬辰之記爲請余蓋矯焉念之而未敢以復也或曰有其舉之廢與之故未有若此其遽也敢問邑無學乎余曰不然無行不與二三子者燕居之謂也故曰天何言哉千年學校微而入於科舉以處前名備州縣朔望而已洒掃進退之不講而應對疎容貌辭氣之不親而躄豆遠以至入門爲臣一躋一否而長幼之節廢學政不可爲也庶幾者其書院乎自古心公爲鸞洲而吾鄉之友達於理每公退深衣行水竹間撫諸生兒子優游自得不知氣至而質化其後余至滄州規制宛然如鸞

須溪集卷一

八

洲初而闕里三重外勝內矣夫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故書院之道事夫子如事生愚嘗謂燕居之次一顏子而足聖門鑄人博約淺深惟顏子爲可考四非四勿是舉心思耳目納之鑪錘之中使人恍然而失其爲已變鄭爲韶又并會古帝王於尊俎之頃使人粲然確然而識其爲用退省其私見其未正則候之者復甚於步趨者不遷不貳顏子不自知也若無若虛顏子不自知也亦候之者知之耳仰高鑽堅前日之顏子猶有所用其力也瞻前忽後今日之夫子吾無所容吾力也未嘗違也而亦以違爲累從是而

識其如愚者焉樂矣夫子不可學惟學顏子謂顏子未嘗言者非也顏子之學正在於不言顏子之學夫子蓋時時言之諸生過堂下其亦思夫聖人之所稱可者多於其所自言者則其用心與力之次第豈不可證可信而亦有可希者乎抑顏子聖門之禹稷也單瓢屨空者也單瓢屨空非足以爲顏子乃其爲禹稷者志常在此而不在彼也斯堂美輪奐繼粟肉其又思夫昔之陋巷者終其身而不可得則諸公大人所爲皇皇汲汲一仆一起者豈不可以興懷而屢嘆者乎其亦以爲學校之故常者乎幾道典刑壽俊其

須溪集卷一

九

同列皆江東人望余所敬者意者亦非學校之所能致也余也承幾道之命獨復以所關於先王者爲復之顏子誦之耳若夫諸老則非禮也敢

西昌重修快閣記

西昌快閣在黃太史前二百年間又復以太史重致愈新此人心也人心之好德宜如此也兵後不廢亦頽比年乃徙他處今夏郡治中公行邑至閣上屬久早禱雨乃慨然於斯閣之志喜以已俸倡邑民脩之陵圮復元漫治如初神觀遂還吾州蘇黃之跡多矣廢臺荒草斷碑殘礎至其上者徒躊躇靡徙諱二公

之語而悲吾嘗欲復清都不能復清涼軒不果豈惟余不能與不果自郡邑地主過使客且千百訟牒筐筥之外有適動其心爲興壞補做傳遠地者乎無也治中於此一過而倡再過而新通薪蕪穢之餘乃有風流談笑寵光昔賢藻續江山取高分表如此者雖欲不記不可得也名者實之資也有其實而名歸之人以是爲公名乃歌曰風月之千年兮太史過之井莖之不可飲兮使君可之更千百年毋廢我兮鼓我歌我風月分我

大梵寺記

須溪集卷一

十

異時游豫章者必問秋屏列岫意其廣大觀也然出新城道衢巷如城中又四五里而倦而後得三門敞然於民居鱗鱗間者大梵寺也乃周遭殿廊不見所謂秋屏列岫者已而入於僧房則秋屏黯然小窗欄楯容數客止而西山在焉忽焉如登邱出於屋極又如幻維摩臂取諸江外何其蒼然几案間也於是徘徊徙倚轉而得列岫於天靈鐵普資之側誦山谷二錫四靈紫芝之作者未嘗不喜而賦也承平內地湖山千里鐘鳴鼓應剎剎如如豈知世有清野哉一日戎衣起登城樓治蘭石渠答城下環萬數千鱗鱗者

必不使遺一簣而屏岫與焉蓋自盛唐以來四百餘年之跡滅向之鐵者收其流金人亦何所不至然開關之日兵如合符晏不易肆斯人仰棟俯寢左江右湖如昨而大梵邱墟不可復識矣寺僧飄飄客棲久之東湖謝聖者何寶祐相君瀆山惠園之手築也規制邃嚴高下橫斜做昭文第而麗都一城勝處望環瀛貌仙集焉何塵埃踴躅之所敢望至是無人乎其間馬冀荒涼病者居之其名為安樂堂匏落大方草樹寒烟林燕淒然法印大師則大梵之一僧也在謝公姻婭間如高履道人泛而言於公孫曰前欽翹後

須溪集卷一

十一

馬駿可化馬駿為梵宮可平府判某曰噫吾志也總管某曰噫吾志也猶半山公志也厥既得請則白之執政當塗下至吏胥徒可者半又白之軍司馬走馬則誰曰不可蓋茫如垂囊而歸者累月一夕印夢神人納之旦而告李公如夢曰果然妙聖壽山也奈何其敢弗力如是又數月病者去餘者徒歲丁丑月正元日新大梵揭焉皇皇日於其垣墉之不給明年脩法堂又明年扶樓閣僧官間之毀焉又一二年遊百得武寧周府於廬陵為之起殿若門如制是為耐軒公自是莊嚴諸好集施少多而其徒亦各自竭唯印

最盛哉金碧輝輝如第新成又為諸方最既告成已丑求文為記嗟乎世道亦多態已東湖者吾不知其初由開闢以來章亥之所步神禹之所經營孰非夫佛之所謂清淨法身是湖也會不當曇孔之一其鞠為民蔬不知幾何年而化為高明閉為窈窕東湖不與知也書生辛勤建立傳子又孫而反乎復者飄茵覆漚至使人指公塾而歎而公塾不與知也佛之為道至是有可言矣今其頽垣斷礎歲脩歲異復如王侯邸第以此易彼更比於昔之秋屏者而勝回視同時故家陳跡有願為如此而不可得人以為遊觀春

須溪集卷一

十二

服之始而不知太空變幻乃且從壞得之方其額駒瘳卒呻吟滿目嘔泄污穢有肯顧而有之者乎物莫垢於此矣人亦何用存垢淨於心今之所成未有非壞也使其不寂是壞者猶在也夫必壞而後歸於寂寂亦壞也而自是無壞矣吾以壞觀色以色觀世而知佛身之所以存彼弔其所亡而又幸其不終廢者未必非達道者之所憫然笑而騷人羈客猶區區過是而不釋也嗚呼其真以為理亂有關於天地與印號可山能賦地大心勞出於其力者十七八吾儒能事有不及顧瞻焉謙焉託於言語文字以久雖然數

世之後賦東湖者蒼苔夕照得吾文讀之猶如西山
笑墮淚方悟昔之秋屏者徒以綺語習業係人心如
此亦不得不慨然失也

建昌軍普潤寺記

普潤廢普潤與君子以爲天道而佛之說從是勝焉
是豈不亦有人事哉寺創五代時在江南爲小在肝
爲盛在其鄉爲尤盛當其盛時非有彌天釋時祖印
傳四方也直據上腴席美蔭撞鐘而食利死孝生怖
信耳昌黎氏廬居之直道未試乃有富民邇封殺焉
藉是日闢而有之積如也由五季歷治平由治平錫

須溪集卷一

十三

普潤至嘉定而廢當其廢時雖欲爲其守冢不可得
也詎謂七八十年老僧猶存柱錫而起向之主人墳
荒而鬼飢乃其頽梁壞礎猶寺故物去宅爲田亦無
慮數姓俯拾如初平疇蒼莽之間一日萬瓦煙霏雲
台隨取隨足四野遺民聞鼓聲而歎微物力不至是
嗟乎吾儕小人營園廬以避寒暑長數年積材木治
基址大畧具矣獨謹時日審面向人獻其良泊欲就
而身不待二千石之居百里之國稽赤籍避請議或
坐視棟橈避堂而去以遺後人甚至無忌憚者埽焉
飾焉塗未乾而植壞此寺一隅又山水深處有大比

邱曰燈雪壁住鳳山城中有年爲諸方所仰故法施
眾而受業廣由燈得大大白無外見謂魁梧有演儼
風故能力復其舊由大得聞聞固吾鄉之人也遇燈
撫憐超悟頓異由聞得習智者聞弟自是子子孫孫
爲鳳山別出此則今之普潤非昔之普潤也所謂人
事也其爲之易也成之美也燈故也佛何有焉或曰
佛力吾不論且其荒草野田建大宮室復爲荒草野
田在大虛亦一息耳風輪變壞文獻皆空悟塵影之
何緣撫人間者如彼而能從力所及轉爲盛麗將未
忘情者亦如太虛不能不有物乎此其爲持幻之幻

須溪集卷一

十四

則誠有礙然者矣雖然礙者何也去礙爲通通亦礙
也竺深道人遊於朱門或問之曰君自見其朱門我
自如遊蓬戶人能以蓬戶之見視之則是寺也猶如
未有物時而亦何礙之有雖然亦屬覺礙謂夫以朱
門爲蓬戶則朱門者猶在也若生長朱門則美者自
不知其美已又朱門視朱門則無之非我亦無入而
不自得已故高屐忘形未忘乎屐也烏窠離患未離
乎窠也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爲天子被袵衣鼓琴二
女果舜未嘗異也使當爲天子之時而必易地而爲

野人之事則亦與其心著物其人改操者無異今夫
普潤之當復也則復普潤者其所也亦所謂佛法也
燈圓通乎儒者故以儒者喻之

龍須禪寺記

未至龍須蒼翠逼人至其下獺逕如縈並山委蛇長
亭四三又屢憩而後能至入山門區礪橫縱無非李
梁谿者使人徘徊遠想如見同時此則過江以來封
殖位置之舊也自龍須重脩改步旁通促數武蹶爲
亭廢徑荒蕪甚密深游者及門而盡而亦無所得矣
壑翁之來夢僧數百繞牀如林三夢三轉一日登山

須溪集卷一

十五

植杖見遷塔焉井塌草生喟然曰六百七十年於此
矣播之新塘斯慘亟構故基復爲普通歸僧骨焉自
是爲普濟修白雲爲山門古路栽松道迤邐如修鱗
復停山光望招雲立參柏榜龍須佳處迤邐可畫已
而及祖師伽藍大小山門復梁谿諸區已而及行堂
浴院山前會所最後徹大殿新之罄空買田爲燈長
野則住山之九年己丑十有二月也壑翁之言曰吾
所至如以身爲常住偏廬山間問華亭上上住且十
山大者如能仁起廢羅漢莊嚴玉潤之橋大林華光
之閣靈湯鐘樓藏殿南禪昭慶法堂佛堂雖辛勤建

立無數而未嘗留一字其處茲山之脩復淺矣記復
何爲不記古人之跡滅凡余之所爲皆古也不記又
將遷余曰吾鄉也非爲師記也亦不能不爲師記也
士大夫建一祠修一塾類以爲先賢不世之業傳圖
經著碑些少年經營州縣豈無遺愛如桐鄉名聲如
潁川者稍易他處則不可復勉強此老出卽爲人鴻
冥雪印皆如撞千石鐘樹五丈旗事大心勞旣成去
之江還浙倦晚棲須山復何如香爐一峯湖邊一小
寺而瞻焉用之如樓賢萬杉南禪北禪善行諸方窳
窳昂然負石如山就而讀之意有師希於平生稱不

須溪集卷一

十六

立片石豈獨賢於求名者而已作所無作亦非礙
也宇宙之道惟因爲無窮昔之門焉捷徑者豈不欲
便且利後人哉古今成敗若此多矣大空大巧莫非
理勢之自然雖吾爲記豈能增益於師之所無言語
文字之在天地猶天地之在目前隨其心量滿足常
新卽羅漢見身則不知有靈湯矣及至華亭又不知
有廬山矣須溪雖小華亭廬山一時俱失凡吾所作
亦復如是惟泉石之光草木之香去之千里摩挲蘇
刻甘潤顧舌蓋穆如清風者世未嘗絕所謂法事也
是諸法事全提千古不知誰爲而於其間仁仁知知

不屬一法是亦名爲無所得法知此則爲靈湯以來
無記有記何待龍須而記始出問記如何亦無一字
何以故無作意故不知所記故雖然不可以莫之戒
也自吾行須山于章如雲藤蘿蔽天再過呀然三過
襟見時矣今壑翁興葺大備種植方新來者豈不可
以已乎木之存者如古人小者不百年又未得爲材
也謹母曰來者笑人無能而旦旦焉夢之且診

空相院記

佛以一麻一麥興而爲其徒者皆安受人施至撞鐘
伐鼓列食萬鉢號稱禪林其下者猶說緣說果致俗

須溪集卷一

十七

傾信如食租衣稅又不耕食又不幸水旱然猶不失
業未有受田於人而空奪於官府凡廢寺不贖日求
於無何有以待還定者二十有七年如吾廬陵曲瀨
之空相院者至其克復舊物則又難於天雨而苦於
日闕矣蓋彼失而我復之爲戒後人雖欲不記不可
得也院不知起何年而賜額治平又不知何年何許
蕭氏捨田百石人世長短不可知以三十年爲一世
計僧幾臘蕭幾世絕續又未可知會有他楊攘袂起
日吾祖嘗施是敢以上學官而增貢士莊籍由是沒
入如卷地盡院於此時所有獨治平額耳有僧紹隆

得大法忍甘受其苦爰貸爰粥慨然曰吾屋不脩且
廢衆謂無田不廢亦廢歲做歲脩萬緣難備僧佛共
依指廩何俟起戊午歷丙子而貢士莊亦廢廢且十
年隆冒霜露敝衣縷頂天而額地曰士復安取此郡
以例如其請歸之甫前年乙酉事也壁則故壁而降
亦老且病矣懲曰是田也壞於寺兄弟之不協而後
間者託焉非施奪異也廼合雲散收雁序戒尙臘白
傳次燈葉混然大同業習一空又以其鉢積眾施者
爲田可入十石合於前如干不私其更事老人顧而
歎曰施易得也耕易獲也孰能飢腹以待人之餘飽

須溪集卷一

十八

孰能取之其懷而不墮甌窶以及此須溪居士問之
矣曰然然非也眾生壽者必起於人我我故彼彼非
我不爭故我爲患若平其心以平不平之物似矣平
者其誰與非我之我與今夫得田以遺子孫惟恐其
不多也是眾生相也又惟恐其不久也是壽者相也
當其得時貪認已有展轉必至諸將並生如爾所爭
復從余起今復誰舍斛百幾何代閱廢興指家爲薪
芳臭同盡長荒涼之絕而不困者獨此心耳而此心
亦我也夫知物之空矣而我猶在也是由也非我則
不復未復我責既復我忘蕭然付之無町無畦見爭

者之非我既又憊然曰由我而復則亦未忘之我也夫如我之空矣而空空者猶在也於是老隆夫然而起曰院名空相非空空相法法皆盡惟記獨存是空空已空相不空居士點頭如是如是

多寶院記

業識貪爲第一而佛號多寶莊嚴身色非大貪何云何化誨能使眾生見寶不貪卽佛卽貪是大方便當知不貪不在貪外譬如濁水少飲愈渴置諸河邊恣得盡否則彼飲量有盡還已又如少年羅求美色不知厭足佛見是人無可諫救卽爲女子從彼願欲世

須溪集卷一

十九

間絕世得未曾有罷精竭富不念更求一旦病斃色衰鬢變而可惡穢甚如濃血逃避影絕畏見鬼疰生計困乏迫尤積怨身病耗憊展轉自憐念佛求救聞是女死不能復願以其纏染焚之野外但見火蓮中擁妙質飛烟而去萬口贊歎於是少年悼痛悔悟方知色空空卽佛而此悟性卽在迷處若使如來如出山時形體枯瘁是同貧子人見嘔噦誰肯高屋奉如兜率諸言寶者皆屬地上如其天上一物應無佛幻世人示紫金光備諸異相瓔珞華鬘山河棟宇類是世間難得之寶遂使國王太子回視已有歉然自

須溪集卷一

二十

喪雖空國施不見有益一世妄庸瞻捨相羨慕顛倒夢想忽然反悟佛亦是空如意大珠只在衣內身是寶中無物非寶欣喜滿足方便第一一切眾生未識卽貪識已如常如大富人不數府庫多故如常當其如常卽貪卽佛塵陵白沙存寺濱江古額曰再興在唐曰多寶當爲灰埃無復有佛僧可度者忠簡公族求吾先師歐陽異翁作疏重興精邃勝前崇遠增脩高當廣倍凡十八年辛勤願力求記歲月夫鎮圭九鼎神禹之所不能藏帝王之所不能守也彼以位爲寶耳失其寶者未聞復得寶也佛以無位之尊兼眾人之富長曠大劫不見乏絕由其蕭然得之無用是以常有之也何必佛僧者出於其家嘗芘蓬華而床闕足安知三門廣廈不見寒暑一日居之禪林高明萬間出有鐘鼓入有泉石披廣納浴香霧然視其色求其心遇其四方常如有所不足貪故也嗚呼孰知其如有不足者卽不貪之本耶何則彼視其所居猶過客雖飛來絕境猶以爲非我有也以其非我有而遊世間世間猶足戀耶今之多寶者爲金爲碧矣來者美之以爲美居者不好知也不知至矣彼見其爲寶者固礙以爲不足寶者亦礙其惟不居而亦不去

物雖寶賈雖多不礙也海在天地間大者龍珠夜光小者珊瑚成林古今無窮佛海法也而求者不之此而之彼及其居於此者又有所不居則其心之所歸有大於海矣而亦不知其誰之寶也蓋宇宙以來若此者多矣

紫芝道院記

襄曰余方道廬山之上林紅澗碧高下橫斜曳行竹間新秀而野疎籬映路得二精廬時聞風香直上三百餘步卽山半爲紫芝道院又上爲九子亭其顛余問主人其紫芝何主人呼童以其芝視余曰箕山斷

須溪集卷一

三十一

松得之松根其葉重暈而堅澤其幹交植而騰擎高餘二寸通明扶輿色如鼎砂按石芝髓土芝瓜肉芝嬰兒惟木芝出於茯苓者爲威喜芝生枝節間龍形爲飛節芝又五芝五色惟得之中氣而火成之紫爲燕胎芝由芝有道院由道院有人物東海而一異人生南海而一異人生其來遊其情隱皆不可知而整焉者已知之矣于亦知之乎此英雄氣志之所不能自國朝圖瑞之所不能無也而以爲非耶則已見貴於昔人矣將以其小爲不足則將必有過此者焉王氏之珊瑚猶是也惟其出於應感漢乎自然達乎際

會則赤水之元珠猶是也是道院獨不當吾記也抑

是芝也以爲寶不如玉以爲用不如穀顧得而食之

不飢其始許由服之不以天下易一芝之大其後四

老人服之以其身爲四百年宇宙之身芝者不常有

於人間未有此人已有此芝及其爲天下也又若以

此爲此人有者然子雲以爲世無許由吾亦當以爲

漢無四老何則子房在焉東海君亦在焉其爲四老

者此人也其爲黃石亦此人也不然商於之野劉項

之際豈其近於人而不聞於人而其君臣者獨知之

也子房每以世外用高祖千載之下惟杜子美如見

須溪集卷一

三十二

其志曰時清猶茹芝謂必如是而後足以寤人主也歲三秀而芝無窮時閉隱而身有待夷齊採於山而不得故餓故太史公於傳箕首無故而歎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塚云說者謂箕山多芝許由不飢蓋傷夷齊不遇不得如許由也於是世道人物出處係之矣吾嘗與主人登高而望孔子玉筍其西梅子真是其選自子真而下之八子者猶子真也仙道往來一屈伸肘如春木之苞五百歲而猶存又千歲而一成純後人想見眉宇如聞歌聲在此猶彼因相視而笑曰與子爲二老亦足願也

南岡寺藏記

欲離諸相而求空相猶蛻衣而後悟四體之本然屏
塵而後識明鏡之不染空雖非鏡實不離鏡苟知空
之即我即我即佛非我無佛自飛潛動植皆纖然我
我而作佛事亦猶莊嚴諸好無不可愛又焉有礙我
遊南岡見古大藏匏落如海想見盛時滉蕩華光殿
柱二龍委蛇廣博頽崩岌業轉動豪縱自在空濶方
還目怒視南岡語我是嘗有異相傳夜光去復來者
後亦前厥或如疑問有是事否余曰顧虎頭以癡人
神當其得意反覆畫雖未點睛猶欲飛去况殫精刻

須溪集卷一

二十三

削憑虛示現亦與女媧搏土范人之形以至神明聖
智彼華藏諸佛如是如有差別否或又問曰是何
不去余謂女非龍安知龍彼其天飛雲騰變化不測
而謂是形體之區區者爲之乎九淵之沉潛不知何
時起而不動且不躁也此其藏神精妙視微六合乃
亦與土木無異喑鳴欠噫志動氣隨蓋神遊九天之
上而九淵之塊然者固自若也龍耶非耶我夢彼夢
無諸揜怪令人語神異則如龍極矣不知龍之爲物
有甚不得志者雷風之驅馳江湖之踟蹰爲鱗爲介
豈可與吾等逍遙人間世同日語哉吾意其願爲此

龍長守藏而不可得而子願欲其去耶雖然自其光
怪變異以來已入諸趣惟其能超是以不去而或病
其不去也吾請有以喻子嘗試以宇宙而觀之昔之
說者飛者王封而廟食者其猶有存焉者乎母亦與
人類同盡也使其不盡則其年壽邗肖亦且動於滿
盈而不可爲數是龍也在鐘鼓之間不變不去無往
無來謂爲無所得亦可謂爲得法實無所得亦可南
岡喟然曰吾安能有法以及此龍哉吾昔者欲縮而
小之賴公之言此龍得展布其體至今有餘地也而
吾力亦從是億矣吾亦欲爲此龍之癡而不可得也

須溪集卷一

三十四

此龍在我法中難逃一劫余歎曰壞固劫也脩亦劫
也古人於一藏地復著四藏地故地大於水旁足迴
旋脩不能不壞壞不吝不脩復有吝於力而狹於材
未可知而此龍無轉身處矣能曰奈何吾爲爾記之
則爲脩第二歲以至於無龍如是如是前年過仰山
不留藏問何故欽爲吾言龍畏地動吾笑謂欽是龍
猶轉此境不過耶遂持此轉作南岡藏記亦如說法
能誦曰點晴

臨江軍閭早山玉像閣記

江西葛仙跡爲多閭山最著閭山玉像閣最大像最

小按熙寧雙漸記隋開皇中基靈山館得玉像三尊
遂建臺殿隋亂以鐵鐘覆而埋之至唐貞觀復出而
吾鄉周益公記謂玉石像尺餘憑几而坐二人跣足
侍咸通大火像僅存視鐵鐘則咸通鑄也與漸記已
不合余遊屬德祐火後再創問三尊已無有獨小像
可古尺半鬚眉宛然憑几欲言玉色通明琢製精絕
而又與益公記不合此穆陵所書玉像閣者因問道
人尙方之所錫耶鑿地之所得耶蓋老宿莫能言然
棟炎稍絕天墜地墳鐘銷柏廩無一物之覆以及此
此於吹萬劫燼未矣難哉今臨江道錄李穎孫堂構

須溪集卷一

二十五

舊基其高六丈廣七間霄極加隆繚繞雄深或謂閣
至高像至尊也藐山中之玉人纔髮髯乎冠裾不似
人中之有瞳子耶安用神明通天而樓居若是嗟乎
爲是說者復何足以知至細之倪與至大之域哉道
生於一者微塵之爲體而毫末之爲倫以至一身
一國一天下亦一耳而以蒼蒼之色爲有物於其間
亦如世有大人在乎中洲者耶則雖鼓金銅以軒若
士之臂却龍伯以布巨人之跡白達者觀之乃亦與
牽絲搏土同威而何以相劣大莫大於元氣而人間
爲小廣莫廣於人心而天爲小由元氣爲人由人爲

天得其精爲赤子得其道爲嬰兒者之爲賢爲聖爲
不可知之神無不以此是故玉女以黃英爲黍米元
始又以黍米爲元珠自其大者而大之則雖崇高效
天下建五丈之旗而不爲侈自其小者退藏於密則
雖華蓋之下北辰尊居仰而視之猶如一星子焉惟
肖不待大愈大似不肖而况混沌之與形太素之與
樸亦猶蚌隱泥沙而孕補陀之相石含委核而獻龜
蛇之符真復有物在帝之先而非人力所能就者而
自咸通火熙寧火德祐火宮觀無遺而辟容儼然穎
孫以道力負荷翼爲千載傑麗無前則近世老聃之

須溪集卷一

二十六

後莫大於此矣通達之中有魏魏之中有梁梁之中
有王近故小也王何與於虛空之數虛空亦豈知有
梁魏哉如葛翁者飄然六合猶其壺中在在而見之
矣重來偃腹毋拂梁塵

善寂大城記

雪巖老禪與鐵船癩師緝經之次指其中善寂大城
者示之曰是宜名歸藏之墟鐵船欣然歸志其處而
求文爲記日記卽銘我城就癩且滅吾如鳩摩什不
自醫也余謝曰奚病病而病病乃益病也大塊者虛
空之疣贅也人又疣贅大塊者也故眾濁聚爲癩雖

惡是焉得而去諸一日潰然瓜爛龜裂還與大塊者同於虛空昔吾有患今有何患幻身報盡得大法身此則懸瓠之所不能怒宿瘤之所不能瘥也彼畏景而求去猶奉桐而圖存雖非學佛之爲感況其學佛夫行者欲休負重者欲釋懷獲益之大戚而墮甌去之似矣乃復爲城以慮之爲記以銘之其來也有是耶無是耶不可得而知也有名耶有姓耶不可知而知也逝將去矣睽焉回顧猶剖之以爲尊而封之以爲兩我以城雉爲害女胡不以城爲爲礙彼不可去此獨不當去耶船口不然吾之生也中土中土此城

須溪集卷一

二十七

也自吾行於世三里城七里郭而不爲限則夫遊於大荒大荒猶是也出乎曠垠垠猶是也吾形軀之不校而地上者顧區區吾目中耶城誠陋矣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得何以異此方其未爲此也自某至某且不知其爲何無城無我世無天地我可不生由天地有安成由安成有瀘溪王氏而我爲之族自族出家而王於是絕絕而復變則吾屬於變蓋不復不我而入於物物一病也吾醫四方有可爲者有不可爲者忘可爲也潰不可爲也潰而保猶城而守吾不城彼而城此猶不爲漚而爲幻孰非幻也天者地之城

也人者天之城也我以實際語空而夫子以空際語實余笑曰以爲不可爲而必爲於此猶未滅求滅未滅求滅亦妄也吾聞汝人多變未嘗以爲病也見有延鶴頸而高結喉者焉則必以爲怪矣是不求滅也苟至於不求滅則滅矣變且不能爲之害城者亦不能爲之礙矣萬古一寂也爲寂卽萬古也寂滅爲樂不在乎滅不滅是謂善寂師名復濟吾號變師變不常有有之常無聞生子之名則不必死鮮其果然亦離乎彼而立於獨矣彼無此累亦無此名或曰濟師連於頓也贊也非變也余笑曰變亦贊耳贊小變也

須溪集卷一

二十八

變大變也楓有瘦藤有瘦菜亦有瘦豈皆繫於頸耶凡長髯白足赤眼矮師亦以異得名耳贊非所以名也鐵船變蓋奇

永慶寺記

謂佛以離口用爲道著虛空爲性則佛亦將笑之故千餘年稍知道識性者必以禪爲晚台非其涉閱究竟有出於吾心之所同然者則雖父兄師友莫能強也若蕭氏之子從則年甚少趣甚高獨以其餘力起廢寺如館幽客旣成過之亦若觀他人而勸主張是吾以世外悟風契得之本然不然孰無事而勸主張

是吾以世外觀出世聞是言也隱几而笑亦爲欣然
是爲永慶禪寺在永新城中縣西南唐名新興有銅
佛金光應直感夢藏藏輪自轉圖經云迺至元丁丑
之燬邑無靈光基路草青又十三年而僧遠來插
竹遠無求於則則亦無求於佛彼實不知其何緣然
拔榛而起明日而呼吸台荒度改圖既除數尺乃與
古基四履不失尺寸類非人力勉強如此由是樹法
座樓方丈與華光之堂羅漢之閣岷然不三月而就
雖績成宿構待歲而舉亦未易至此使該他日由逕
及門見者矯然盛哉亦舊所未睹也余謂是間有邑

須溪集卷一

二十九

以來未嘗有陵谷之變如此其極者而諸方建立歲
異亦未見有掃地勃興如此其易者此一人之力也
而非一人之力也如以爲一人之力則吾與有焉蓋
昔者井田之世吾與子並耕乎百畝令其入於千百
千萬且不可知此則祿之所不能均物之所不能齊
也世壞佛興損此益彼我則何事於施而施亦等矣
庸詎知吾之有力不勝於子之無心者乎抑語稍濶
當斯邑盛時高者擬封君下者擅鄉井使推此心以
及舉火之士則起在此敢煩他人必不至食有魚而
出無車也使推此心以舒其國之難則牧也輸財助

邊乃出於人情之翳然不自已者亦何至舍其金玉
而窖其粟也吾以世法閱世間而有以識斯人之不
可及矣悲夫難卒者業也有終身而不能成一日之
事者有數世而不能繼前人之志者許立度以終身
緋衣補浮圖是兩身浮圖半也夫得用一世取人所
不及之力以爲其當身之美且完雖前古猶難之吾
又以佛法撫世間而有以知其福之過人也遠矣雖
然盡大地如協利兜率皆人天廣陵二州間不知其
幾卒起故基高前樓數尺歷江西夸婆臺復道旁聯
麗似華萼爲琴瑟書畫閣四爲鐘鼓閣二入市而市

須溪集卷一

三十

子來叩遠而遠響集靈惟靈場翕張所致亦此僧堅
苦求者不多而信者眾也僧以子言語音聲爲倡至
此請復記其成子欲求五王之興而不可得也乃且
通宇宙而言之而不見夫陸終氏之同乳六者乎而
非也神者陰陽之不測者也物莫大於五行天而星
地而嶽如指於掌孰非自然雖星與嶽之有名未有
非人爲之也故爲此五者其初一人之身亦可其存
神合變者遂以爲五人五姓亦可達則古今六合爲
同氣不達則五藏冰炭其形其色且皆不可得而知
也吾不能知五王之爲人而知其所以神所以神者

未嘗不與人同也遂以其神也爲靈於人靈於我耶
吾見夫夫神之爲靈有不通者矣故有以幽陰血食
神者有以淫威禍福神者王則異於是其車馬衣服
雍容文雅宜與南面王者同其崇高富貴然西州之
灌口江東之昭明人貌而天非不與王同而王猶出
入光塵遊戲人物幾無所不同其憂亦無所不同其
慶則其神也非獨神於彼也宜乎仙矣吾以其仙也
豈非備帝王之福出乎世而未離乎世者歟則報盡
重來雖古之列仙有通乎命而不通乎性者矣其他
猶未得爲至也仙之與佛如隔二塵而獨王之所在

須溪集卷一

三十一

必依於佛其在佛也亦命之爲五道仙人意者王之
超然又有非仙之所得第其高下也是合陰陽五行
古今侯王帝子神仙諸佛一視而無間然者也其於
性命福智不幾於全矣乎雖然吾不能知王之仙耶
佛耶其猶未得爲佛耶而嘗見其復出於人矣在昔
道君道之在宥惟肖而紹陵之夢不顯大神之字其
靈爽又近而可證也是何其往來變化之不可測乎
此其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耶老茂不逾中人而所
建立勞費萬計在人天小果耳何足陳於其前獨王
之道行千載未有深著其何以通者蓋理有自然而

非必荒幻之謂也

吉水洞巖朱陵觀玉華壇記

因泰山升中於天近也地載神氣而產五行其尤高
且大者風雨之所交雲龍之所興仙聖之所往還故
柴望通請等切登封極陟配隆況第爲洞天三百六
十之一古之真人嘗修煉於此後之學者又冲舉於
此則壇爲飾焉植圭壁焉其增高據勝如東方明如
四郊合豈直佳時遠集俯落帽以興懷遲暮同遊顧
沉碑而橫涕也洞巖在吾州東南吉水西自貞元六
年閩使君宋棄吉州錫名遺榮隱茲山唐會要云今

須溪集卷一

三十二

巖石有若扉半閣雷飛瀑者相傳入巖中石合繇使
君前有謝仙後有彭劉又後有此山道童曾俱無名
俱得道而南唐徐錯開寶初記稱浮邱王郭嘗遊此
道家紫玄寶錄遂稱王郭洞爲小華蓋指此古洞巖
名寶壽觀治平改朱陵澗水出東西兩洞入東洞道
古華蓋閣至瀑下未至瀑數步逕絕頂迂迴騰擊出
瀑上今爲玉華壇壇在曾仙童昇處夜有光按江西
惟撫州華蓋山巢三仙而吾州稍高山輒稱華如瑞
華佑華南華者不一惟中華盛然稽其實如上所記
無一有而洞巖自閩使君外不見稱數方民之求福

草野勃興亦猶履巨跡而疑雨星聞確音而希陳寶
雖鴻濛之與語而汗漫之與期要皆不可致詰然仙
驥未歸隱然下記其處虹光上燭夜中猶際於天則
茲山之爲玉華又近也其不可誣也凡人間世質左
契彼鑿空望走此隱佚沉淪則亦居其所者之有能
不能也而人物顯晦猶是矣使眾真雜遝者非浮邱
翁與其丹猶在是歟吾嘗挾二三子與父老爭道指
山而問在薊城五峰忠簡胡公在其下居永和清都
東坡山谷遊焉佛塔其陰鈞臺涓涓之所自出前望
快閣章貢橫陳想見安期老人自此而入海周王南

須溪集卷一

三三

征蟲沙猿鶴之後先也仙好樓居樓莫高於此矣既
下道人請記余笑曰宇宙茲山謂自今日始可乎道
人曰茲山宇宙自今日耳余謂二三子具筆墨余爲
玉華記今日自閩使君至今日四百九十二年自寶
壽觀至今日三百三十一年自朱陵至今日二百二
十五年自爲玉華至今日乙丙丁二十有三月凡六
百三十有三日歲詠訾月旅蕤賓丙丁統日庚子御
辰余遊山并記

宋 劉辰翁 撰

記

長沙廉訪司題名記

春正月而歲新人情改飾脩潔必無肯復仍其舊者
重天道也故湖南肅政廉訪司之題名始此肅政廉
訪司者至元二十有八年以按察司玩廢更其名首
選當世人望有風力者為之觀聽竦然雷霆行空必
將有所滌蕩震厲至之日列城肅然湖南帶嶺嶠隔
江漢地大去天遠地大故難治去天遠故不盡聞今

須溪集卷二

陳章叢書

其民安俗便不待愬而救貪夫遠利知恥雖欲假一
二以徇而厥罪無繇又如秋之為令行於草木已而
惟見天高而氣清潦霧俱盡自亦不知其所以然者
於是廉司之建逾年矣伴來文於廬陵以為之記重
新制也按春秋末筆削前楚有檣杙專記人之惡夫
子以春秋易之義主於春秋湖南故楚貪吏之昔也
如杙而諸君子之肅也亦如夫子之為春秋惟聖天
子之命則有辭矣且按察猶廉訪也而必易之蓋惟
易之而肇揆之日肅知加冠彌尊豈貴名哉願提之
矣按察者日求人之過而肅政者先正己而已矣漢

萬石君家不言而令行小不釋意子弟至無所容措

況乎立百官庶民之上不見其形視其影所謂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者豈可以旦暮致哉意必有出於擊

斷斬伐之外矣方諸君子之來也湖南之人相與聞

而喜曰是常為某官者在事之諸賢又必有聞而興

者曰是嘗以玉雪稱者則亦不待褰帷正色攬轡揚

聲而不仁者遠矣此其想見風采隱然在題名之先

者也他日之奏事而歸也都人士聚而觀者不又曰

是嘗為湖南廉訪者夫使天下移氣易俗回心而嚮

道者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此其屬屢厚望藹然

須溪集卷二

二

在題名之後者也吾江西人也昔者得之徐公子方
焉曰是嘗為湖南按察者是嘗為湖南按察而肅者
是碑之立鏘然與子方前後聯裾疊佩鳴玉相應不
知其亦萬一有能為江西來者乎獨後我乎蓋願言
不獲如見其人

節齋記

節蓋論其大者則天地四時豈謂一事之信一物之
膏一小忍之頃哉人生亦如四時有三大節少之時
學問事親既壯則欲忠孝著於事業老則全歸以見
地下終令譽以遺子孫安大都不過百年每以三十

年爲一節而及百者少其不及百者多則壯者之歲月有不自知其侵尋已入於日昃而猶以方中爲可恃未開爲可待也多行可悔常過憚改不知來日之不足而悔且收無及矣可不哀哉吾夫子大聖人猶不敢以生知廢學於其間兢兢焉每十年必一自省吾果可以有進於前十年與否而十五以前之日已不復得矣七十而後之遠者又未可知也計其逍遙退老周公不夢則環轍者直三四十年也以三四十年之仕而司寇者數月止後之學者何如聖人而十年間世路際會俯仰赫然者爲不可及車馬輕裘有

須溪集卷二

三

不足道而昔之人爲無能矣其用於今日如此則其傳於後世者當何如也是可喜也固無論其遠者試以十年自省由初至此血氣智慮其有異於少之所爲者幾吾今之體力尙得爲壯乎其猶未得爲壯乎其過矣乎用此思之而六七十如不遠矣人能常以既老爲心則日用飲食亦可以寡過也矣節無大小方一介之不當取也則一介爲大他時繫于駟受天下猶一介也當洒掃應對則洒掃應對爲大他時雖使四方臨戰陳守宗廟社稷與今日洒掃應對一也視小節猶大則視大節猶細彼謂觀大節必於其細

者觀人者之見也節無大小以能守爲大江西省據保慶李元剛號節齋求記余謂言大者而小者無不具焉或曰節之爲象取於易曷不言易余拱手曰未

愚齋記

龍眠李公圖其山莊又自爲賦句字清麗殆安仁閒居之本色摩詰朝川之別幅也再傳而家廬陵龔紫聯纓羣從清華高下朱門連城映園望如亭池盛時平園公往還就觀其家帖厨畫比年零落亂喪割爲牆東平翁居之客主容膝而車轍巷隘有益公嘉泰

須溪集卷二

四

龍鬚碼數尺至無所處則壁之突隅上規天光下轟盆卉森然亦不啻足平翁起階庭易短後劍書史鞭塵埃混於呿牙託於嫉隅先日而出後日而歸間休浴輒會親友閭里暢詠歌呼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惡何者爲貴何者爲賤或愚之日固當如是愚之者疑之以問劉子劉子曰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蓋物莫不自得而爲人之愚爲平翁者得矣東家西里愁其身以虞明日常忽焉不免則暮爲窶人而降臣皂身惜漆而無聲慕鬼飢而靡徒欲如平翁得乎蓋屋如是華有餘世如是樂亦足矣於是又有以其

人爲智者而吾亦不能辯也

太秀洞天買田記

太秀江西洞天而山田不滿三百其爲官觀不知幾何年簪蓋第增環山十里古以至今無人焉居之比年遊山者禱祠者暮投宿者日常數人食而田不加多世亂恭奉幣者益少余紹禹之爲道司也獨寸寸而節歲收歲廣復市田七百餘石附舊籍於山間者老共祈乎一言以爲記凡方外以噓吸爲喬松而世亦以餐花絕粒者望之故其業視給孤乞食爲寡合雖有飢色必將忍之焉千年空山甫及千斛將來者

須溪集卷二

五

笑人無能則昔之居此者爲已多矣謂非才且賢者不及此也當庚桑子之來草根木實澹然至足徒道後人以其處而代興賜焉望走施焉雖然有隱有顯是山以杜真顯而又有法樂天王爲鬼神司命幽明證信人物歸往而上不及閻早中不及承天比於隱者徒以貧無求素無欲今其辛勤積累視他山能幾然井田之世上農夫數百人之食百金之費中人家之產此華門圭竇之士所爲廬舍而竊嘆而金堂石室之地願猶以蜀薑爲未足也繼自今其儉其勤其益思其始計其終於諸仙之過化爲不享於叔季

之所蒙爲僥倖毋以給足傲蕓薦毋以積實廢飯芻由百致千難由千取百易繼自今其儉其勤其一百乎其初則吾言爲陋矣夫吾言且過矣夫陋且過不論吾又自有感也士大夫無儻石負米而起熙熙然家如嬰兒一日而置二頃則身後有爭焉者矣政頌賦重阡陌擬封君念子若孫有願爲窶焉而不可得者矣而惟世外之人皆宛然闕世而無患非其能足以致此所以致此者其道蓋是也嗚呼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黨未之見也見素抱樸少私寡欲道其道者尙亦毋悔乎其言

須溪集卷二

六

南劍雙峯書院記

將孫客授南劍而順昌之諸生以雙峯書院介吾兒以請曰邑之有廖氏猶楚申戴也自紹興中丞公剛以諫顯至慶元間運使公義剛爲朱文公高弟又百有餘年而其孫邦傑持鄉節過之乃以運使公配中丞公祀爲雙峯書院養生徒於是兩公皆得諡爲文靖矣於是龜山楊文靖公豫章羅文靖公延平李文靖公五公矣代變風移有北來寄公書院舊基而家有之迺郡屋府判某過爲睠而贖之以吾倖不可會廉使汴梁李公果力主某請歸贖今而後乃得復爲

雙峯書院屋雖舊禮殿新諸君子之業勤矣願有記
將孫又言鄒南之重新延平之修理龜山雙峯之克
復皆府判也力余聞而悅之爲雙峯言曰師友之際
難言也夫子於堯舜祖述之師也顏子於夫子父事
之師也子貢於顏子兄事之師也若文公之所祖述
之所嚴事之所陶鑄如服衰總心所自盡也豈後人
可擬而議哉文章之於性天道未矣而或謂其參天
地之運關盛衰之數有諸賢不可得而與者若生同
鄉學同門倡明斯道上接河洛爲世之大宗其後討
論從祀後先揆一則自周公以來未覩有若此郡三

須溪集卷二

七

先生文靖之爲謚者也其於天地之運不知磅礴幾
千百年而後一合乎此夏商以前颺叔安之後廖以
國氏又數千年其間生才名世豈皆魁奇迷溺如衡
山師而必待中丞公而後顯又必待運使公而後合
二剛節惠儼然與三先生壹則微文公之澤不及此
建爲東南洙泗及門之士星連吳蜀孰非語錄而躋
爲先賢疏爲封公翼爲書院墜而復振而又有臺若
府共光復之以有寧宇遡觀前代其不謂之盛耶不
謂之數耶劔視建爲小然道統之傳發於延平則延
平爲大順昌在延平小雙峯尤小然一姓兩公最稱

世嫡則雙峯爲順昌大嗚呼子論師友祖孫之際不
勝其慨然也太史公言林之先豈有天祿哉何廖氏
之文歷異代而尤盛也

竹坡記

自歐公記相錦以來鄉郡雖宰執侍從罕至而開慶
已來吾鄉平林蕭公以王人起家兼江閩豈惟一時
家國異數茲亦宇宙不多見也於是飛渡迫矣環城
清野合村墟鎮市生聚可數十萬悍將之烽火一起
惟公以家口保之今蜂房蟻邱四望烟綿孰非公之
遺愛而公之孫元永復以至元貳卿興歷師海瓊是

須溪集卷二

八

家喬木將葉葉焉其如初繇是南北之人稱公之孫
竹坡如平林迺竹坡自叙慷慨日斯竹也吾祖之林
之一也不殖且落何以示子孫予曰物之爲林者眾
矣雖受命如松柏亦當身而止惟竹也乃以孫特聞
非以遠且多耶是坡坦迤三徑蒼然試遊目乎區中
其西則金谷之園盛時花木連隄接壤避蓋者無路
今荒苔斷礎容有存焉者乎稍東爲烏衣又東綠野
青陰華屋塵空燕徙不論幸而存者館墟而廢飾幽
遷蓬集入汚出奴過者奈何也蓋夫昔之爲林也芳
者葩者蔓者條者翠而蔥者風霜一旦淒兮搖落亦

其遺後者早已就植物而論東南之美惟此君獨高而况是坡是竹愈厚德以培之勤學問以溉之中虛外直確然當以其節顯庇其宇者猶慨然如有立灑然如執熱而濯也茲非淇澳之猗猗者耶何其閱世暑寒復其初過其祖以及其子也則夫竹之爲孫也有不爲當世用者耶而又可勝慨耶且吾黨笑夫晉人之高興也子猷子敬皆以愛竹款門而或爲人所閉或不爲人所禮孰如家有清風逍遙其下披襟永日嘯歌命客而俗物亦莫能至焉樂哉歲寒市而隱以此雖然又有去而爲相而憂其竹之不安者竹

須溪集卷二

九

豈有不平安者哉毋亦饒者甘其萌削者剝其根子孫不賢者則又引山王以爲重植千戶以自封又不然者爲郭同濟之肆大嚼恩之雖非戕賊而有一於此則嗷然日有不安者矣吾起家用世其疎濶恐不免子爲記此以是傳之子子孫孫節或出或處雖千萬里外其平安如一日君起而謝曰噫子孫之幸也先祖有焉

小斜川記

新昌羅思敬爲我言所居山水之勝翰苑臺折桂峰皆邑望而洪覺範吾隣也溪流一葉洪以其類斜川

也釣游樂之子爲亭其處以詔子孫待賓客庶幾有能賦者焉願夫子大書而名之以存洪拊洪貴洪余旣名爲小斜川又繫之曰覺範者豫章公之無木鉢孟後之王何也今亦豈易得哉使吾及此老與之夜話證寂音續僧史豈非山間世外之一快而俗子隨聲取自標重其於名謗皆若此使人秉塞世方招邀高尙祈望八百彼爲釋氏傳之其徒則佛之可也派之祖之亦可也爾乃能索之西家爾乃能納之畏壘爾迺能遙蓋公以招其與鷺高慕外跡其人不相接之遠與躬爲後學圖示四方者用意豈不蹇陋疏甚

須溪集卷二

十

而人棄我取雅近自然鄰好新矣爲此亭賦者其亦思一僧出處詩詞未技存江山以不朽則夫大之爲文章學問功名節義所以樹當年而風百世者而獨可以已哉

秀野堂記

昔者坡公之賦獨樂也曰花竹秀而野妙語天然豈無名園盛麗於此者而不足以當之矣長沙趙公以二十年間居建地烏衣龔疎種植計今畫錦之堂豈能如前時湖南第一羣山園之甲乙乃取溫公獨樂園詩語名堂秀野而移書廬陵記之余得書而嘆曰

憂樂時也將謂温公之樂樂耶孰知其憂以慶歷嘉祐之民爲青苗保役之世安土之流移永樂之耗敗當其居洛孰非幽憂憔悴之日深衣而起曠然與天下爲元祐而一馬二童之不返是斯園五畝未嘗識公一日太平之樂也意其花竹猶有遺憾也若公之秀野豈非眞所謂獨樂者哉公之新第幾時矣楊柳苑其茂陰蕙蘭芳而如水四時變態嗚呼朝暮紛唱酬以盈卷撫童稚則已長然而兵出塞吾不知朝燕坐吾弗與每曉露觀花晚風迎月回思往時鞭塵汗血烽埃夜驚蹈海之危蹤過河之枯淚顧陳籬寒碧

須溪集卷二

十一

道傍老樹無不可愛欲憩焉息焉而不可得今北窗晝倦雪深起晚時時羶騎過門羽書如電世之事吾不得爲吾之事非世所慕不知鄉社之耆英山林之仙隱其風流與奇何如也則今秀野其不樂於昔之秀野者耶而又欲爲彼耶雖先代大賢理無相勝吾獨悲温公之時之志而又以廣此堂此日遂初之不可及者以其生無事之世而當無用之時也卽公之父祖可知也彼宅成秉燭日驛平安雖賢愚相遠然以憂患之長途易功名之不朽後之君子有閱焉於此者吾聞此堂日用修香譜理琴事如不及區區楮

遲相望約公遊獵且十年而不往則以逆旅之不如昔也遠承投簡誦兒童君實語爲花竹憂幸公筮遜與世相望余雖衰晚倦遊會當乘興清時登堂聽琴得句長歌獨樂樂

大隱堂記

人隱天天隱道天與人如魚水人日處其中而不自知或曰人處天中則聞之矣天何處曰天亦處人中耳莫大於天而莫知此大之所隱止在目前是爲道道故隱凡大隱傲此鐵柱黃石厓隱鐵柱堂名大隱石厓白朝至暮引接士大夫不倦人物之至其室也

須溪集卷二

十二

如肆與市俱興入夜而後息見者皆以其擾擾若此豈隱者乎余謂此其所以爲石厓也余聞百里數百里間有木食澗飲如猿鹿者則跣跂然而喜或徒步往從之亦必無不得者今吾曰與之處豈惟彼忘我我亦忘吾而誰何者遠矣謂大隱必於朝市亦非也吾生於是長於是耳豈必變氏名哉或曰彼庸也或曰吾東家也而索我於方之外者亦有所不及索矣雖然爲石厓易欲不爲石厓難勞其身以爲人而人安之故曰爲石厓易一日闕門靜坐而人有窺之者矣故不爲石厓難昔魏鄭公李鄴侯輩皆逃儒而入

於老故混若以老爲老已不得謂之隱矣介子曰身將隱焉用文今名堂曰隱已不得謂之隱矣惟不爲木鶴不爲鸛客不爲金門待詔不爲五將軍佩印斯堂斯日必無是事而是事亦必不以及我卽所謂大隱者如是而隱矣凡市門隱非庸人非方外故能識某屠某傭甚至知其國兵符所在與美人意中事如指師材不辯狡獪此事亦姑置獨有一事爲大隱過計遇祈孔賓呼勿去眇道士來勿失回道入共住勿怪

朝陽書堂記

須溪集卷二

十三

同年資中張君壽父尉吾州永豐攝永豐最後攝永新用之隱然如當路甚乃以此得奇禍不悔其後又官武昌城破爲諸生灌園而諸生起從之游與之言性命道德至久而南北共杓之爲之植屋數間於黃鶴山中學宮之後東面日出君壽於是榜之曰朝陽書堂而馳書於廬陵求記朝陽者天地之仁氣也自或者以鳳爲名陽而詩人之意失彼其鳴也高岡也非有取乎朝陽也若梧者感仁氣而生而亦與耳今之名堂者又非取於梧也非鳳非梧吾且指朝陽而言之子以爲今之扶桑者卽昨日之西山者乎非也

日雖久照若其淪於倒景也則亦魄耳故有聲如雷旣夜半而陽生焉其得諸陽也如鼎蓋五合六聚而後出於人間世爲升其升也至再三焉而如春孰知天地之爲此也有甚於爲人者乎而觀海於東南者足以識之矣彼以地下如人間畫者非也陽之爲盛未有盛於人間者也故其道文明人初生若初日出今吾與子蓬蓬然而日入於稿其又有補於東隅者乎其亦頽焉埃焉而歸少休乎彼也則人之所爲其不能與天相似也亦在乎此矣凡人之不能忘者在宿念生道日進而日新其昨日者予忘之矣雖豐功

須溪集卷二

十四

盛德大有造於其時者亦忘之矣士方少年起書生涉州縣閱當國人物事之成敗懷惘惘而如夢其可爲悔悼可爲噫笑亦復何限今夫口之照也徧天下歷萬古偶爾塵霧晦靄光景薄蝕虛能復以爲意及其興於平旦之氣也傲然赫然其如初則其求日於昨日不知其非矣是謂常清常明是謂性體彼其洗我也如此使吾入九十則已老使吾鷄鳴爲舜不更少乎而齋杏而涕洟而鼓缶而歌曰日昃之離嘆吾老而悲吾衰則其對朝陽也如愧之矣朝陽者日日之春而日日之古也凡過而不能改者吝也而不能

忘者亦吝也予今日非昨日矣故湯之盤銘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予也城巷之幽居人也晏而
起大如車輪非東方既明者耶而已不得謂之朝陽
也斯堂左鳳凰山右鸚鵡洲蜀江浩然推峯而上雖
視吾所見不丈五而早而已不得謂之朝陽矣欲觀
日也觀於山欲觀日之生也觀於海海者地之至下
者也而少陽生焉諸陽聚焉人人有是海而不知朝
陽者日之可愛者也過是則杲杲矣以陽事陽也朝
爲近抑放勳日寅賓出口日之賓也我爲主必有事
也日敬敬己而已矣是則朝陽也未嘗不日在乎此

須溪集卷二

十五

而不必待乎彼也

茶陵陳公俊汲古堂記

茶陵陳公俊之曾祖商霖爲書堂於所居快閣之後
其鄉人段左藏名之曰汲古記之他日頁齋謝公又
記之錄清熙至紹定築茶陵堂廢後五十年庚辰而
公俊始改居城西復汲古堂存二記慨然曰吾恨欲
裏樞挾冊一至於廬陵不能也有長沙之介曹氏儻
得一言如清熙二記者子孫如有聞也敢請予笑曰
若稽古若稽古則遠矣請以今喻予居鄉望焉有意
乎後進之士也每屢二及門無問識不識得其風神

小異問或悉其名氏所業欣然客之其必有以啟我
然寒溫時事而退甚乃不及時事既出門初意失然
予又懲前客病予訥爲之津津然援往昔聞見雜以
近事已作萬一其鄂質我橫從我然強者唯唯強者
語他謂初見然爾後相見復然至甚相得謬稱門人
復然問猶汲也常言曰學問學之道問爲急雖有涸
泉非誠心渴則其涸也如棄棄非泉病也渴者病矣
渴有至有不至不至可忍至不可忍也愈知味則愈
至于貢於兵食樊遲於仁知陳亢於詩禮問則至不
問不至也汲之爲道也愈足而愈不足汲有不足道

須溪集卷二

十六

無遠陳良北學中國邵根矩舍東家至安邱歷陳留
潁川汝南涿郡起景真起孺子遜二親爲稽叔夜走
山陽古之人古之人其渴名士也如此吾可以望之
簡巷之諸君也哉近年每過使客聘子講予謂講者
非自陳已也使諸生各以其疑問必有疑也反復從
予得之不得不措也是謂講然而問者畜矣何以待
問者渴而問者畜也有得少而自謂已多者以時文
談經經者給時文止飲河者驕若不可復進也又有
求之之過者惑道聽而哀晉都守成書而信燕說浚
恒者必求深彼恒也本不深也苟不知其汨陳則汲

亦病不汲亦病故吾之於古有不然不然於眾之所然而眾亦謂予不然至淺者記問也有泥且食以爲不易者焉典故是也至深者義理也有穿穴旁通而當道塞焉傳注是也夫子亦何自言之非夫遠者之爲汲則予狂不至於此凡古事無所不有其情者或寡陸羽知水無味有味無味者味味乃知也今人不知水自羽發之勉之哉古者腐也汲生泉

善堂記

自韋弦易佩以來有志於改塗易轍者卽美言尊行無不用其取於他山之石者則又驚世絕俗至乃使

須溪集卷二

十七

人不敢稱揚侯克恭獨以善名其堂初若無所謂者然槩乎其無所不包語焉其不勝旣豈不廣大矣易直矣純乎精粹矣侯以予粗知字義謂予一言子蓋敬之愛之爲之言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繼之者必善也苟於其繼之者不深識其所以然則必漠然而無所可守矣始爲仁義禮智者誰歟求之性初性初無是也善而已求之盡前盡前無是也善而已善者念之動也雖天地之分亦念之動也方其動也我且不自知其爲誰亦猶未動之先天且不自知其爲道天卽道也道所以爲天也而吾爲道之子所爲繼

也繼猶春也春之於物其何所不至而豈有不善哉入見其無所不生也不能無善不善而不知其不得不生者皆善也而豈獨私於人哉而豈獨私厚於我哉吾於此見天地之量於此見命之流行自然如不得已於此見性之於人本皆如此而橫論爲惡調停爲混者皆未嘗返諸其初也泉初出猶雲初興豈下流之謂哉必有察夫動之惟微而後知其爲中也雖不離乎喜怒哀樂亦未至於喜怒哀樂故仁義禮智皆不足以形容之此則善之爲善也善者道之所善也吾赤子之心也亦猶人生未有名字所知者其父母而已則其去父母特未遠也字之又字之其號名殊而所生不可知矣今之言性者皆字也心言仁仁言愛愛言覺覺言公德言常常言端端言幾幾又轉而元而通而復則字之字也向之員者稱有以爲方也而清者不可以爲和矣爰止慈交止信非不足以爲爲善之所止而謂善之爲善止於此則不可蓋有止於此而不足以爲善者矣故家有嚴君而大人者不必信嗚呼不明乎善則雖執中猶執一而况愈矣愈辯愈辯愈惑今世之所稱者以并包爲善而又以異儒爲爲善之人則殆於認惡以爲善不知舜之善

須溪集卷二

十八

也繼猶春也春之於物其何所不至而豈有不善哉入見其無所不生也不能無善不善而不知其不得不生者皆善也而豈獨私於人哉而豈獨私厚於我哉吾於此見天地之量於此見命之流行自然如不得已於此見性之於人本皆如此而橫論爲惡調停爲混者皆未嘗返諸其初也泉初出猶雲初興豈下流之謂哉必有察夫動之惟微而後知其爲中也雖不離乎喜怒哀樂亦未至於喜怒哀樂故仁義禮智皆不足以形容之此則善之爲善也善者道之所善也吾赤子之心也亦猶人生未有名字所知者其父母而已則其去父母特未遠也字之又字之其號名殊而所生不可知矣今之言性者皆字也心言仁仁言愛愛言覺覺言公德言常常言端端言幾幾又轉而元而通而復則字之字也向之員者稱有以爲方也而清者不可以爲和矣爰止慈交止信非不足以爲爲善之所止而謂善之爲善止於此則不可蓋有止於此而不足以爲善者矣故家有嚴君而大人者不必信嗚呼不明乎善則雖執中猶執一而况愈矣愈辯愈辯愈惑今世之所稱者以并包爲善而又以異儒爲爲善之人則殆於認惡以爲善不知舜之善

也有若決江河之勇樂正子之善也優於天下則善之氣象爲何如也侯於學問既得於念動之初有以達性命之蘊而又有服膺固執之力不得志獨行其道屢空而不悶昔者荀息之言曰人之爲善誰不如我范孟博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後之君子無不有感於斯焉楊氏自四世三公爲蜀閬家侯青神人

中和堂記

河東李士弘剛果好義人也其來東南徧參歷試充然如有所得然余有所不能知也書來語我中和之

須溪集卷二

十九

堂曰堂吾家也所在而揭焉有一言而可以變氣質之偏者不敢忘也惟吾子之留意焉抑中和之義弘父何不知也余豈敢以諸賢之行義復出之乎然自讀中庸以來有疑於朱子曰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泰身者天地之一物豈復有天地萬物在所謂天地之外而獨寄於匹夫一人之身者哉蓋勉而學道學而有得而後悟天地非吾身外物也天地之物備於吾身而心之經綸又有天地所不能爲者就其所不能爲者則亦猶一物耳不知吾之所以物天地者安在而自淪於一物

則不知性之罪也今夫陰陽寒暑雷霆風雨以致於沸騰壓溺之變何所不有而不足以易吾性之所存是謂彼亂而我治由其治則雖天地待我而正萬物待我而生故在舜爲璣衡在夫子爲春秋璣衡在我春秋亦在我非外物也民受天地之中不知天地亦行乎此中而不自知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中也天地何所依依於中彼非中不立吾以此身爲天道中是其所謂道者亦依於我耳莫妙於陰陽動靜莫神於陰陽動靜之間動靜之間其間無物猶五常之信四時之中土中者天地之土也寂然不動者也而無

須溪集卷二

二十

動者也猶喜怒哀樂喜家國天下也其未發也正心誠意而已吾能正心誠意耳而家自齊國自治天下自平知此則喜怒哀樂亦非吾之所能爲也順此而已今人知喜與樂之爲和而不知當怒而怒怒亦和也非怒之爲和而和者未嘗不在也猶當哀而哀必哀盡而後無餘憾也此豈動心與忍性之謂哉知其未嘗動則亦有所不必忍也故夫大寒大暑烈風雷雨人知其過不知其和彼其宣導湮鬱開闢變化不若是不足以有爲故在當日爲過在一歲言之亦適和耳凡吾所言非傳與疏也道不可須臾離也而亦未

嘗離也吾嘗言之云爾復為弘也誦之彼忖無過不及以為中又以其勉強不妄發者為和不惟不知性亦不知道

德熟堂記

俗儒泥古敗誤事容可救若俗醫不通變存者立斃然不悟吾豈敢勸人服聖散子哉亦身所嘗試而驗自不能不為故舊誦之云爾余茶然受峻劑苦滋補無甚效殆弱甚非藥罪去冬偶失血賴三建旋愈自是雜茸附以為常顧愈弱惟蕭堯則戴兼濟脈之健疑熱乃少用寒苦耳根痛微腫忽痒掉寒甚亦風熱

須溪集卷二

二十一

常證耳然意視聽憤憤中兼濟進涼藥屢以盈初不謂其大黃與老硝也既屢下熱退而體愈健問補藥雖參朮不用直健飯而已吾平生燥脾而食不進復少睡眠至是甫進食知睡味耳兼濟辨證審不盡言堯則兼言其理以為抱補藥非治也堊積去而營衛皆不補猶補也古法惟汗吐下三安有不吐不下奉悃錮滯而以為中此固瘧痢痞膈蠱瘵之媒也彼初病有此哉今人輕用巴毒而一不知調胃與承氣之何說余因其言證之經論良是由是復間御涼劑以為常而日者又足膝冷且疼甚幾悔豈不弱證明甚

濟乃復曰敢不凜之僥倖不可再也然少少不即寬一下一寬而諸證失余前病熱或雜補所致今病豈補罪哉往往南北混而地氣遷復有病如予者復有病甚如予者無不以下故蘇而兼濟益損復自有理此余所身試而目睹者也非身試與目睹亦不敢為他人道也於是戴氏之為德熟矣德戴氏者幾人矣德熟者予取坡詩名其堂者也凡試人病如愈如德色非德色也亦自喜也試愈多及愈眾則向之德者愈忘之矣殆不勝其德矣此如輕車舊路入手如絲又如合久知心不問已悉其識矣斷可識矣雖然亦

須溪集卷二

二十二

必有未盡識者日謹一日如初不害其精熟愈精也熟而忽焉也非也熟猶果也始種而有欲果之心不可果成矣必遲之遲之何也熟故有味也熟矣而不盡取不盡取何也多故也已不取而人取之則亦喜何喜也喜其傳也有東方生者三竊之而樹不知多故也吾為子記使得其說而通變用之者人人如東方生焉要亦子之果也

致樂堂記

致樂堂者濟南潘氏事親之堂也景梁之言曰昔者吾父之依依膝下也先生長者喜而名之迄今吾兄

第四人委質南北雖歲時望親舍卽相聚拜家慶愈遠獨斯堂也常在子目願夫子道吾志且開後人余曰是樂也人常有之而莫能致也其致此天也孰能得此於天天固子之天固子之而恃此以爲常忽之以爲常人人有可致之樂而莫能致也則亦未有深長反復言之者也今夫人生有不及見父母者有見其老而不及養養而無救於其衰且病幸而無病有貧不能仕仕而不能待者又幸而能待則有身爲親憂或中天而遂棄之以陷於不孝皆物理之常然情痛之必至天命之所不可知而人事之無可奈何也

須溪集卷二

二十三

人其有不知此者哉知故樂也抑是樂也人能知之人能知之而亦莫能致也有愁苦澹薄而莫能致者人亦孰不欲儉非儉親也以曾元家學降而徹不請與彼身爲君子至終身不忘挾纊後之聞者傷心焉雖其志誠不得已而可憾同也有憂患隔絕而不能致者幸不幸天也而亦有人事焉長沙之望長安也徒願焉一見其土柳子厚於劉播州至矣復不知誰念子厚者則所樹立使然也有愛憎相倚而不能致者弟兄孺子之愛豈人所能知哉思李令伯願爲人兄之語復有不得已而屬之其弟如范孟博周伯仁

者此其可言者也而亦有不可言者焉余爲人子言務極其所不能致使登堂者不惟有無涯之懼而亦隱然有不盡之懼夫余也淒涼天地之間也者蓋子路之悲皋魚之恨賴封人之感誠喟然不釋乎吾心而一以微詞發之則幸其未至於此者其欣喜滿足當何如也昔者孟子之言以爲雖王天下之樂不與考古人倫誼至家國猶可憾意亦外物之爲累也夫致自致也自致者內盡於心而力無不足今人所以奉其身自官室妻妾慮無不極分願豈父母之樂不及此樂則樂矣獨言致則未也故詩人諷道又必至於兄弟室家之際而夫子復因而警切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夫欲其樂樂者亦必家人父子交盡其愛也致者推極之謂也無不可以思焉

須溪集卷二

二十四

彭希呂亦樂堂記

客之出於安成者曰彭希呂好客何其聲之藉也希呂復爲堂曰亦樂余曰豈非樂遠方來者乎希呂曰余安能有餘以及客哉顧途窮僕痛向有何亡連牀聽雨行吾素履干戈息跡來者斷雁吾呻吟窗下周旋故我又未嘗不及古人而屬明月也吾何客之有亦欲狂歌痛飲芳時暇日而北阮貧南杜絕蕭然滿

目余亦競競保鄉閭奉遺體之不釋蓋無食邑於槐
宮無征西於臺上而驃騎者莫余加醉尉者莫余呵
則又未嘗不自以為樂也余聞而壯之曰樂哉斯人
若然者獨亦樂窮亦樂憂亦樂今人亦安能知客之
樂哉故有辭左元放出者有逐王令去者不樂有客
則必樂其為獨矣而未見其樂也蓋觀書無味而欲
睡則棄書睡耳若夫窮乃憂也未有不憂其窮者又
未有能自憂其憂者如顏氏之子眾之所憂乃其所
自樂也有石季倫者見其書猶惡其窮也曰士當身
名俱泰不知金谷滿盈俄而為虛聲名謂何亦悔焉

須溪集卷二

二十五

而知愧否千載之下有書季倫者否貧果憂耶必以
眾之所樂為吾所不樂亦非也眾之所樂吾亦樂之
顧其道亡絲耳則古人之餘樂也古人之所自樂者
既終其身矣我乃得古人之樂樂之是亦古人也非
歟凡有待於外而樂有不樂者焉意亦非今人之所
能知也雖然窮者無余如也本余樂也君亦樂是使
余何樂也或曰君嘗教萍鄉今又掌表諸生蓋達者
非窮者

後隆堂記

後隆堂者永興劉氏丞相楚公之大父所興也方叛

據從橫中立保境曰吾免二國交兵活人多矣子孫
當有隆者蓋一再世而楚公生後二百餘年而永新
有負芻之禍衣冠殲焉井邑墟焉又十有餘年而丞
相之遠孫振奇復建其堂於故基曰後隆有老人者
感而嘆之曰未可知也其相門常生相乎後之為隆
者未有復隆於為相者也雖然何必相隆者非必人
爵之貴也使公如卿卿如長亦足矣不然武子之施
已沒而巫臣之美始生於是振奇瞿然曰吾何德以
及此亦惟是一介之積如度浮蟻而可必吾後之更
匹夫何能有一介之積如度浮蟻而可必吾後之更

須溪集卷二

二十六

隆哉老人曰又不然也處今之世公相可能也長不
可能也人亦何必為人長即窮居內省不設一念二
念度眾生度其福德乃亦與活千人等彼所謂公相
日所為事無非取於人者取於人者是養人者害人
也夫如是故祿盡道窮未有與者而詩書白屋如歲
方春如日方升彼豈常有意於為善哉能無過而已
且夫人常有幸人之心不妬則望使吾日活一人不
能而幸夫人之不活者每如是未有每不自知也亦
未為不損物也是寡過亦未易能也曹大家有言天
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

若一體也今子生於畫行錦繡之鄉而立乎兵役荆
棘之野然獨值於斯粥於斯身爲遺民代守墳墓固
非昔所謂隆者也而亦豈有絕哉子亦思之乎全范
陽者范陽百姓也救外黃者外黃小兒也彼百姓小
兒猶若此而豈有不能者哉徐秦皆祖柏翳而遜者
特綿則後之更事者言之有不願於隆者矣余聞老
人言始而驚中而悲且懼因盤桓反覆自國初至此
重爲振奇也記之

玉筍山清音堂記

余初入玉礪見其山泉曲折草樹木微歎曰使此泉
須溪集卷二

二十七

生闕浙石壁間皆當琮琤洗人耳矣既至承天如萬
石公家高明臚分門巷周迴乃若與山不相接者使
人曳行所至如見叔夜水邊柳下而去往往未離人
間意也未至清音堂門木魚道人已出廖南山在焉
觀其樹立顯傲蘇塊而舍稍涉屏後則山石蒼寒竹
樹層陰有天竺呼猿雪後之趣時主人理茶事獨二
客從於坐久悄無餘聲客曰宜琴恨不令壁間琴語
也余熟視壁間耳目蕭然方悟無絃之妙以不聞聞
殆又勝於聞也此日此堂初見此山後二年木魚以
其師請記日堂後書堂峯梁昭明誦左太冲詩處也

余笑曰山水不如是也卽山水有清音五字亦世間
常有此語直記之太冲能道耳是雖可誦何必聞乎
其聲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惟得之天然者可以意
會而不可以言傳醉翁之聽泉聲也如操而沈遵之
譜琴操也如泉政使高下一如泉聲而醉翁之醉遠
矣又不知翁之於是操也如當時所聞否山間石上
盡日無人鳥啼花落之外屬有泉聲泠然若眾音會
其斷其續猶之無可奈何而山之爲助也多矣不知
者以爲湘靈之環珮也抑點爾之鼓而希鏗而舍也
一入手耳神情洒然但覺餘音之皆贅復有雍門悲
彈華亭清淚亦不願聽之矣此豈可以尋聲而譜累
句而作哉吾嘗謂陶弘景臥聽松風此於浩然之氣
爲有悟入松風往矣而曲肱者猶從之也此其在覺
之間也蓋若浮若游而不知其誰我松耶風耶其亦
出其山水之間耶於是木魚躍然而起曰未嘗聞未
嘗不可聞也歸而刻之堂上

須溪集卷二

二十八

靜逸堂記

逸者自遺於人間而人亦遺之如子房學禮於滄海
君得力士扁鵲受藥於長桑君飲以上池之水夷門
隱者能知魏王兵符所在與如姬所甚恨不言之志

此人皆察於世變達於情偽勉強成就出於偶然不
爲險巇變化高尚奇節而人謀鬼謀賢於蒼蔡遠甚
彼其初皆有以自喜其身不知老之將至平生倏忽
困窮邂逅不知其所從來既疑前此未必有此人又
疑今者未必無此人也吾嘗謂虞翻解印去官鴟夷
身泛西子其感慨憂患與人同而長往輕舉與人異
以其人爲必不死者豪傑之見而亦莫知其所終也
然猶未入於方伎也不知何許老父哭龔生八十歲
而天自是隱者如有術而術者亦隱至聞山林龍德
皆如燕齊海上怪迂之士使有道者噫笑而不平好

須溪集卷二

二十九

奇者想望而不及故樊英見列於高藝焦先得附於
者英呼邴孔賓者如神人事陶弘景者焉別館來者
亦欲焉俯焉若無足稱焉嗟乎此中庸所以不可能
也胡氏稱靜逸者如其字其言靜逸効鬼神致雷雨
前言某事某事籍何甚也及與之遇澹如常人正平
平耳問其所以能無能也靜而已法亦無法也靜而
已視其貌如其心夷然塵芥物我出入光景爲樂使
在十年前見之兵間可以合好解紛亦若無意於人
事者然皇皇求丹學道或疑靜逸未見其逸余笑曰
此其所以逸也古有行山如夢人至聞其鼾睡聲者

晉人有言是中難得睡處放懷宇內故悟則皆道此
所謂顛沛造次者今人學靜更覺靜之爲煩因其伎
進於道樂以所自得者記之夫靜逸則自遺於人矣
未必人亦遺之也以其有無用之用也其亦必不免
於用也

二樂齋記

趙氏自常巷來言行爲諸君子所知其子孟儕取孟
子二樂名其齋志意復如常巷蓋望而知其人也或
曰爲爾亦有何樂做衣曳履泊如旅人慮而後語不
自得一笑終身行乎憂患凜焉窘拘而不知免之何

須溪集卷二

三十

日藉是可以爲樂乎則區區者不樂於此矣余笑曰
是樂也非人所能知也猶其愧其忤亦非人所能知
之直自知之耳惟不知愧忤則自以爲不愧不忤及
欲其愧忤亦且不可得耳立乎衣狐貉者之側儼緼
袍而不自覺者必其所自得者有在溫袍之外也吾
何幸斯人之不愧忤吾惟懼斯人之不得樂其樂也
樂莫樂於無愧忤而王天下不與焉故人悅之好色
富貴無足以解憂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之猶
憾今人可欲心動見便則奪遊乎捭亢之塗而立於
射羿之府自以爲能者之所必取十百之所不如然

寤驚神泣芒負形移逮其運衰智失鬼責人誅郵然
如大澤之天亡江東之不可復渡也其於樂不樂何
如哉雖然待悔而知者夫人也必天知人知而後俯
仰無所容者亦夫人也天猶人也人猶己也則不俯
仰而知吾事吾心而已天與人且安在哉人能知不
愧忤之爲樂則視世之所樂乃皆愧忤耳奈何以愧
忤爲樂復以吾爲不樂哉昔有王獻之禱者欲以其
自陳獻之云不覺有餘事管幼安過海幾覆舟獨以
爲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之報吾嘗謂此二人者庶幾
爲寡過耳此非人所能知也嗟乎人之所樂吾亦樂

須溪集卷二

三十一

之退而有不能堪者焉故不樂也吾視近年有傳稱
長樂自以爲天獨厚之者有車騎誇人侈然而謂門
戶方興者其不羞不惡極矣而由君子視之跡其所
以云爾者不能不自飾也其良心也未有無愧忤者
也人能知其所樂之自不能無愧與忤則吾之不樂
者樂矣夫欲爲吾之無愧忤矣而又欲爲彼之樂可
兼得耶

節庵記

不言而躬行者死節其至也當是時也無著龜可決
無婦子可謀無身後榮諡可願無君父簡書可畏無

子孫後望可想直仰天俯地自行吾意而已萬世而
下而猶屑屑焉議之然不然盡未盡蓋寥廓藪澤之
間可以一笑亦不足辯也昔者吾嘗恨川洛諸賢之
嶺海也其後老奸豎孽託夢天人享有太平之福者
終其身其後播遷絕漠自李侍郎外無一人死者以
此蓋當年而輕中國使黨錮猶存理不在此若近年
蹈海之禍則名士大夫無數如金堂賈純孝闔門陷
歿乃與其祖西和府君死節相望於是可以張吾軍
矣其視全驅保妻子者非夫不言而躬行者也豈惟
賈氏芳抑東都光技賈氏祖承議公當紹定辛卯倅

須溪集卷二

三十二

西和西和陷朝服與家人死者十二口事定慰其父
京秩而錄其孤贊有忠孝之褒故二賈以昌忠純孝
名俱第而孝以麻鞋見海上填崖山是年己卯上距
辛卯四十有九年使坡公復起賦賈梁道當不恨於
無孫矣悲夫盛哉昌忠爲吾州教號節菴出諸公所
爲記述初得見其弟名此在他時宜有榮諡後望者
顧吾黨不得不公道傳之而北方之能言者尤極歎
仰比之趙池州卯發李長沙芾三數公焉此則公論
在晉乘之外者嗚呼吾著君單闕之歲曰西州忠孝
賈氏亦以雪西頭亡國之恥其自孤射姑以下實龍

嘉之節菴勉焉

意樂記

歐陽經叔自英英場屋已學葬書嗜山水如舉業嘗應擇地科累舉如志當其時學步者欲得其還盼不可科廢度無足用吾學餘是登臨縱觀傍午歷試凡親若友有往助後罷者必經經叔而後無餘憾焉間持一扇求予書意樂記且問何意曰吾家醉翁山水意也余迷空谷久聞足音如墜倦且厭甚矣聞君言落落特未喻經叔曰不然山之在天地一高一一下如馳如伏非無爲者而未有知其所爲者何在而吾能

須溪集卷二

三三

知之玩其成形如規輪得鑿或穴不得處如敗基取勝更妙一樂也吾無所用於世則已矣獨環視國中富者如傾而莫之止存者如阨而莫之救誠悲傷憤歎幸吾術見信不謬而能使朽者植絕者續敗者興盛惟吾世而止將五世十世無窮之思亦無窮之潤二樂也夫行吟澤畔而無益也登華傷生而無聞也孰與放懷曠垠游乎趙文子之所觀與黃帝之所休蓋得吾波者爲龍得吾佩者爲仙吾聞其言亦洋洋然動心焉遂欲布韞青經其間日從之以忘年而濟勝之具不進復且焉止君長余一歲已具老態屬行

田間見其履榛莽遺寒暑如獵得雉夫非意樂不至此余於是得所以爲君記矣抑吾黨相與言必有益於遠者吾嘗使人視天台賈氏墓見其葬蛇形溢田中者黑如霧其族無散拜拜輒禍殆政得其毒處也而吾鄉永新孳劉之祖適似之甚哉或以毒天下毒其邑今君之用心誠溥矣其事誠足樂矣若此者亦願之耳深山大澤何世無之竅混沌者如有悔矣舊過武夷所謂仁智堂者得山水佳處吾欲全君樂以附於其所謂仁智者故竭壘壘焉吾言如若非經叔莫能喻非經叔亦莫能用吾言也

須溪集卷二

三十四

西山雲壑記

道錄歐陽士鼎言祖師清熙左右街道錄太乙宮主皇甫居中以道行升聞入內主醮事對揚太平護國天尊聖號聲振簾幃大見寵遇御書雲壑二字又賜以詩今百有餘年墨色如新宣押奏紙尙幅十餘故在藏閣昭回西山夜光而未有記敢請蓋諾矣而未及作有問者曰此皇甫亦有何異徒以音聲動寤而天聽沛然如有得於此何也某對曰此大聖人之所以異非可以聞而識也李鄴侯讀書衡山中聞高處懶殘誦經聲前悽愴而後快樂驚曰此必謫墮人也

將去矣亟就之得爐中半芋人天哀樂何與於經卷而察之至此此豈師曠六律五音之審子期高山流水之知而已哉惟鄴侯知此僧惟此僧知鄴侯而非靳乎知也孝宗天人也其必有所感矣明衣濫竿前喁後于空中遺音何足回首深宮蟻濩龍見雷聲其徹重雲而搖闔闔耶帝亦俯然而聽之矣而謂聖人不知耶則是師之精神氣志有出於聲前者矣魯君之呼而門者知之彼微者之知君况君之知微者乎此固不足深論獨前代英君有愚於求神仙而荒於頌公德者其突則甚於聲色而國命隨之天豈離於

須溪集卷二

三十五

人而欲昇山何求於人而欲禪下不可以語童子而高可以感帝王惟我孝宗與諸老爲師友其於道心執中知其一貫故時時接於方外足證自然而所遇所求亦不過如所聞而止其不蔽不淫不彼不此可以貫徹宇宙爲萬世法若從是而合儒者知耳入心通之妙則物無不該仙者知盡性知命之同則理無不在以此想見乾涸之際知孔老孟莊同時雖深山之中道家者流猶有皇甫高士而人不知觀其正大所感豈肯如化人幻世以亡國之音爲月宮之樂欺天輔亂雖其事至微而意亦可識無不足以爲鑒於

是問者稱人天師而退退命士鼎書之

須溪集卷二

三十六

須溪集卷二終

須溪集卷三

宋 劉辰翁 撰

記

社倉記

巽翁先生無位而一食三歎無食而急人朝飢他日懷編書示予獨欣然如有飽色曰此喻邑西溪劉氏社倉約也人人有此心亦人人能之而不為蓋吾與子之所共媿也彼將斬子記其倉子欲傳其約子鄉自是常慨然為來客誦之而未及記而先生卒然其邑彭君幼遠猶望焉為是記來也義哉彭君來廬陵

須溪集卷三

陳章叢書

蓋三歎既恨不可得則委先生諾責於子予潛然受之曰此先生志也前年吾鄉旱既甚大家逆勸分閉餘粟冬春無所得糴鄉人之携持扣關者纍纍不能歸則徘徊浮橋間中江赴焉市而奪餅餌盤飧以飽者起責之金則含哺而走橋亦中江赴焉蓋橋者告予曰夜夫婦相泣既而水聲如投石者不絕常數人及旦來者乃已殆不可數也彼特中人無策羞見閭巷故出此而官以道殣告者一朝而百餘不與也於時巽翁流涕解衣易米更相為粥以食餓者游手四望取饜而頽簷曲巷衣冠困敝陰雨連月不能出者

又未有省焉其後上捐義倉和糴數萬石深山長谷

幸忍須與食新矣暨鄉都轉致強者乾沒偽占弱者

擇輕受少獨區區藉虛聲出藏粟耳此無他無社倉

之故也使廬陵所在有社倉者何得後時展轉望於

天上亦或及或不及乃知政術不存倉卒補救雖仁

心仁問無益今世普無能為者必曰士士亦妄自菲

薄如西溪劉氏才二三十人人貸穀二三十石或百

石二百石止然既得千七百餘石貸之三穀賊收息

視鄉人殺其一再歲殺其二三歲則穀本可償矣息

自為本矣穀則君穀而鄉人之舉子者當能言矣又

須溪集卷三

二

三歲十歲以至於無窮子子孫孫與是倉終始而穀

亦不可勝用矣此社倉法也夫數石之穀節於口腹

豈人所不能哉士皆若此何事不可為喻西無富家

劉固士族僅足爾聞社倉者不暇自量沛然各修其

可願而里中窮士如彭君者又為人奔走後先控挾

為助夔之憐物不知誰憐夔者亦甚盛心矣吾廬陵

其獨無西溪劉哉願其力有十西溪者乃亦與吾等

無異可歎耳天下之重未必一人所能任也人為其

所可能而不可可能者從是舉矣宇宙一心也人類以

來所不至於生意中絕者政自相依耳聖賢之於斯

民也同在畝畝之中而懷已飢之恩極推內之恥彼不自累人固不得而累之何爲皇皇焉起匹夫之志勤身死力經營天下之大憂及萬世其遺後人以耕且食者皆其業也寧使自有餘而已緒前業救民命則陋巷之心勞於平世之心今吾百畝於此不待胼手胝足躬耕播種直推而與之共食其視古人用心與力之勞亦無幾耳而猶以爲難也以吾廬陵之所難故知西溪之風爲不可及也人以善小不足爲誕曰濡煦而已孰知斗升之水有大於西江者哉以吾廬陵之所睹故知西溪活者眾也嗟乎人命亦大矣

須溪集卷三

三

向之死者非盡鰥寡孤獨也自鳥獸之羣猶知愛其死聞其悲鳴者猶爲之傷心焉况同類並生之民父母妻子臨流忍決則亦見斯世之無足懷而斯人之無足告耳其不大可哀歟西溪有社倉西溪之人未病也拯道亦貴豫耳今吾病定思痛而亡具猶前日吾廬陵豈獨愧西溪氏哉抑吾愧彭君矣吾愧彭君矣或曰劉族固多賢君子倉不修且弊來者未可知安知劉氏之子孫不德色於指廩乎其又有能扶植而擴充之者乎予曰噫過矣天地能生而不能使其無飢父母能生而不能使其無困於天地之不能而

能之者是倉也壺殮二士人報也孝子慈孫天報也吾見西溪之門駟馬高蓋鐘鳴鼎食潤及九里則有之矣世俗之所慮信天道者所不慮也是倉名堂曰集義翼以六廊六倉其積可萬石爲是倉者奉新監酒劉夢麟少游甫而少游曰非我也伊吾族之力彭君名程其父子屢貢其鄉亦佳士

蘭玉書院記

世稱佳子弟如芝蘭玉樹本謝家語也想見封胡羯末輩固當風流可愛往往不可攫以世務然倉卒敵百萬騎臨淮聲震都下名臣宿將安在丞相獨遺棺

須溪集卷三

四

庭三少年禦之上流老桓至有左袒之嘆亦疑其不更事甚使在今人書生語三日不能定既定臨事失措三子乃冒然而起談笑麾之無成謀亦無懼色如千將出匣遇物必割如豪鷹起乎秋風天馬發於西極未必芝蘭玉樹浮脆美觀比也古人家庭間絕然與紙上傳習形似者不同其浩然有養出乎志行乎素慷慨自任視利害如白黑春秋戰國名卿大夫非公族則世家其從容應對出入戰陣以爲常事後來君臣多亡命共事崛起粗俗無復禮樂儒者又寒儉狷狹才疎膽薄受任輒敗他時曹魏父子稍稍賦詩

橫樂間則共相怪其文采將畧天分不可及蓋氏衰
族混之餘草間無英物久矣科目興類起徒步致富
貴然再世則不可復賤衣冠文雅化及羣從高者矜
持自喜下者輕俠不逞其家世何如昔人而區區求
如江左風流亦不可得矣異哉欲觀世道視故家欲
觀故家驗學術三百年間中原如韓呂典型議論為
鉅人長者過江如五峯致堂南軒諸賢又磨礪精密
希顏而肖孔彼功名之士乃當羞愧俯首不復敢望
政未知諸賢當事變所就何似而學術遠矣嗟夫子
弟固難得佳父兄亦復未易今為父兄者皆願其為

須溪集卷三

五

此勿為彼至近年又為以科第不失舊物為難雖中
朝盛事不過如此耳此世道之嘆也吾劉氏出安成
未知龍雲先世同異如龍雲劉氏之詩書文物不其
難歟盛哉雖四忠之孫子曷京焉自著作公第元豐
中詞科號龍雲先生先生以來仕至二千石與為奉
常弟子貢鄉漕者世不絕今為盛或時兄弟數人肩
立排號號稱甲乙則名位適相似以是長上玩之如
芝蘭玉樹焉其名家塾日蘭玉父兄意也某與蘭玉
諸少游見其辛苦為名儒篤實有世用因為言古家
族人物之高下蓋屢嘆之不足尙庶幾有所感發擇

而勉為不至為晉人之清談而止抑晉人非清談不
直晉也安石在山東時亦子弟爾觀其徧詣諸將自
託與幼度勤履几閭小物家法政爾人言王謝子弟
自別者尙未知王謝子弟惡識古人

蹊隱堂記

龍泉康氏為其子讀書之齋種桃李焉周遭可里所
覆蒸雪積入境疑仙春流浮遠想見千樹青陰繞屋
昔聞誦絃芳肯過客不能賦即已能賦未有不眷然
問誰氏也於是有人大人先生取司馬子長李將軍贊
語命之曰蹊隱或疑之蹊者山間之迹昔未有者也

須溪集卷三

六

崎嶇牽磽不用而又將塞也何康之蹊亦若是乎予
曰不然彼披榛莽拂藜藿入而與猿狖爭出而與鹿
豕羣忽焉草合不見前轍由行者少也若桃李則無
不好也雖深山長谷溪回路斷苟有目者慮無不極
其處往復袂相屬如通道焉繇世之好者眾也曰然
則客之得其蹊者千百而隱何居子笑曰子以為隱
者之隱必孤山之梅小山之桂竹林之密密蘭畹之
幽幽乎必去人愈遠於人所不好而後隱則丹崖之
渾沌絕澗之沉淪雖今無聞可也蓋富春之臺草堂
之墟吾嘗裘裘過之歎曰介推母子之言誰則聞之

而又安知其綿上也昔者是山也樵斧之所攀援長
鏡之所失徑自諸君子擇於是息於是而蹊生焉故
凡隱者皆蹊也亦不能不蹊也蹊而桃李焉桃李而
遊近焉未嘗不與人混未嘗求與人異未嘗不與人
同樂顯物之紛華盛麗舉無足以易此而吾老是鄉
矣彼山人者則不可知若古有道之士種花食菜實
未離乎人間而亦不可榮以祿殆真隱矣桃李何負
於隱哉方時豔陽華如桃李能不顧省而窮山枯槁
者睨而遠焉彼誠有樂乎彼而名之所歸政復不能
不累乎彼也人之情性隱者詎相遠哉或又曰康氏

須溪集卷三

七

之子功名方興而豈有意於隱耶而獨爲此名也予
曰然康氏之教其子則有意矣今夫靜對軒窗行吟
花下生意自然一舉目而足不待遊遠遠想而光陰
華碎感發無窮則學之所得或在是矣園林如此他
時子孫仕宦倦而思歸乃與松菊留清居然無異則
亦茲花之爲助也何傷於出而何憾於隱凡卉盛衰
未嘗不與桃李同近世以名品相高謂晚歲爲長年
風霜爲清苦春葩浩蕩黯然羞沮誰與領此而我獨
取之則我希矣彼以桃李爲俗吾亦不能不以彼爲
俗問者喜曰異哉夫子之言之也爲蹊記可乎予曰

雖然蹊有幾世方險巖入者爲捷徑出者爲畏途今
之隱者其非後之赫赫者耶桃李不言子不得不言

梅軒記

古貴梅未有以其華者至近世華特貴而其質乃少
見用此古今之異也然其盛也亦不過吟咏者之口
耳未有以德也數年來梅之德徧天下予嘗經年不
見梅而或坡或谷或蹊或屋者其人無日而不相遇
也往往字不見德而號稱著焉某梅也卽其人可知
也如安成彭梅軒與予遊每見之如見梅焉是其德
也其軒求吾記嗟乎予日爲梅役未已也予昨也爲

須溪集卷三

八

分寧鄭賦梅軒詩今日又爲子之梅軒記也何梅之
於子密也子何以記諸記梅乎記君子夫梅舉相似
也君梅似也君起於素封之地而呻吟乎冰雪之窗
癯然如不自勝澹然欲逃名而人不我舍不知斯芳
之藉我乎其山空澗落無人乎歲晏彼不我卽則我
往卽之乎吾嘗謂梅者使其生於喧淑之景而立乎
桃李之蹊雖儵然欲以其潔獨而爭妍者有其色好
懿者無其人焉是其獨也肯也好之者亦肯也若二
三月之間則莫之好矣物莫盛於東南而其盛於冬
者以其鍾南方之氣也故梅尤盛於南而號之者皆

南人也是其盛也地也號之者亦地也若出於關隴也而亦號之則異矣雖然吾嘗觀梅於當塗之野老枝如龍到地復起高花照日者每枝而如蓋焉相傳昔年蜀人載之雪山之下泛瞿塘而東望孤山近矣而不能進而留之此也又特以其蜀也又聞武陵官梅一株如屋環其下可百客武陵人劉海蟾嘗煉丹於此樹與海蟾俱不死者是其獨也又有在受形草木之外也嗟乎君之梅能如當塗之大且疎又能如武陵之高之壽則是軒也其亦庶乎有以異乎彼矣

存厚堂記

須溪集卷三

九

顏士元宗大名其堂曰存厚而問記於予予曰君非能自爲厚也厚生於所積人未有無所積也雖吾與君不過然不耕穫不泯絕以有今日者皆前人之餘也自行四方所見朱門賓客或憐我而食我今蕭條零落問故人子至無存者而韋氏之藏經長卿之售賦新豐之授草乃由寂寂見收傳家其敢謂吾能哉抑吾祖宗三世於此天念之矣太虛百年爲一息視人間再三世猶屈伸肘耳化機不相待而待者常遲之此天道之所以茫茫而人事之所以尤可恨也吾與君中立於過化之蹊而饋漿於寄食之旅安知子

孫來者不笑人無過而騁其所大欲乎而盛衰之多態亦在是矣吾且爲君往復言之君所爲厚者其能賑人之飢急人之病如陶朱公再散千金乎無也其能有尺寸之柄指麾反掌如古人全一城辨一獄活千人者乎無也人胡能有德於天而況士之善也不過庸言行寡過而已又安得有餘與不足而望其所甚奢責其所不報無亦惟是犯而不校貧而無怨遜而無悶爲庸人孺子之所易侮意者造物之所尤憐者乎而君之所爲厚者從是積矣夫難平者何必其平哉政使爲善朝種暮穫若左券相付然即其取於

須溪集卷三

十

天者無餘矣而何子孫他日之望小大不同未有無所積也禹稷躬稼太王去邠晉重乞塊伯諸侯孝公見擯取河外楚三戶趙遺孤物之興也皆若此雖君之類孰孰非陋巷之先師晚食之處士留以遺後之人乎天之於魯公蓋倦倦矣今吾以宗大爲食厚報耶則君窮特類我抑君他日駟馬高蓋連阡陌擬封君未可知能使君孫子晦其文采氣燄如宗大之循循如中人者予能毋忘疎貧植遺弱如宗大之於鄉黨朋友親戚者乎吾見世人憑陵夸奪躡藉豪縱者類以爲所自能致往往竭其強弩之力機張而不弛

未有欲然如其初者也而昔人之所存亦從是無餘矣士之賤也易爲下也而人情有甚難者焉賤且貴其爲下也始難矣而其勢則甚易也夫厚豈有涯哉吾今雖自以爲厚耶然已媿於昔人矣厚不自知也將由彼薄故我厚也一念之所積人不能知而天則知之吾何以知顏氏之積哉顏氏有宗大可知已存至於宗大愈厚矣宗大之子孫未可知也未可知也吾爲宗大記之

泉山記

許嗣翁家四壁容閤扉右候門左賈區陋如連樓隙

須溪集卷三

十一

居附隅而求余大書泉山揭焉曰吾泉人也不可以不識也願記之示吾子孫按許氏祖子春者事晦翁從益公徙廬陵晦翁派新安生延平徙建陽而號精舍紫陽者記鄉關也今人每每以異鄉名其居者學晦翁也苟有血氣心知依風首丘豈能忘本抑祖孫三世百年於此淒其追遠跋予望之不一見其處政使子厚得歸善和宅無恙而兒童之嘵嘵者皆楚語矣渡桑乾者得不復思并州乎宇宙雖大唯思無窮凡思之不能自己者惟始念耳燕人弱喪過晉而疑於燕流涕泫然及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君思

泉未見泉也未見如將見焉既見不思矣其子孫來者之不知雖未見亦不思矣人生逆旅前境皆幻謂是居泉也泉猶目前也夫孰非父母之邦雖然泉富州也幸君未識泉爲君燕說吾聞泉人言泉多颶風風起少年狂者據園箕空中繫長繩縱之乘扶搖而上如飛蓬如紙鳶意其極滄海之觀而不知其所底止也君未嘗知泉聞吾言也得啞然而笑及其至泉也又能不笑吾以未見疑所見乎夫逍遙之遊秋水之觀釣天化人之想得失皆若此矣君毋謂予不實近年蜀士僑東南雖僮廬寓蜀扁金陵諸橋名坊

須溪集卷三

十二

巷大抵東京舊也士於故鄉不忘本以一室推天下固當慨然而念者鮮矣吾嘗賦匪風匪風之不可見驟而歌甫田噫孰知甫田之悲有甚於周道之徘徊者乎記君泉山念我遠者君廬七尺掃寬三尺著吾記室雖陋毋自隘充是心也其自泉而上益有當念者焉夫許大岳之楨也

安齋記

客有言安齋之爲人也被服仁義疆勉學問如癡儒陋巷兢兢寡過歉然嚴師保之在其側不寤於此矣而謂之安齋何居竊惑之子於是聞而聳然曰子言

胡君之爲人也子幸乃得胡君之爲人也子未識胡君胡君安矣今夫垂紳佩玉準繩規矩左右斯須不敢失墜聖與賢之所以不愧不怍而有餘樂使小夫躁人易地而處猶猿狙而周公服之乃其所大戚也而况惡衣服菲飲食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久幽不改其操見危則致其命彼將頽頽而視之何自苦乃爾而由君子卽之吾心揆之義理有寧死而後得所安者將爲彼小人之所爲耶又不能一朝居也而彼未嘗不自以爲安也華居美食妖聲麗色用物多而使令足其悖入厚積猶足以遺其子孫也其羞

須溪集卷三

十三

原憲而拙首陽也宜矣然而無是理也體之所安者未必心之所安也君子之所安必小人之所不安也未聞君子而又安小人之所安也雖然猶有君子而安終小人之所不敢安者蓋昔者宰予之問短喪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子也身遊聖門在言語之科汗不至薄其所厚誠使三尺之童少知義理率然而請必不敢復以曰安對而子也安之豈獨無人心哉此小人之所不敢安也然吾視世之君子未嘗不爲宰予之所安也彼子也乃獨以其言爲萬世笑嗟夫此古人之所不隱也其使後人無疑乎

三年之喪則自予始也此予意也此其在言語之科也後之爲言語者則異於是矣悲夫客曰吾聞君言於吾心亦有如不安者他日爲胡君誦之胡君曰某聞病有難知有不能自言者吾子受人之微言以惠賜我是使我得復起爲人也請書之以毋忘藥石之自

本空堂記

子年七入與西家二三兒共受書屬對於薊城曾深甫深甫垂髫映墨盡日樹筆髻間俯首抄六經他解附注旁每葉字如蟻計平生若此何啻百餘萬字

須溪集卷三

十四

今年七十餘皓然秃翁不知此木束在何處後來新義何限舊注豈復更容入耳忽忘展卷班班茫然隔今世昨夢空山巖晚歌不成章而問童子然老無受簡之兒吟有白頭之妻喟然嘆曰五十年場屋富貴不早來功名事去矣蕭然四壁讀更萬卷無字用髣髴記西方偈言不多與我意合遂名所居曰本空一日杖出城舉手與指無他求求子記刻壁間死卽埋以爲銘予笑曰噫晚矣然士方少時志科舉辛勤過古人徒欲以記問工時輩不知心血之耗及其得也或陸沉州縣或流落嶺塞坐念場屋何心至此就使

奇遇如喬叟晚達如齊人壽獻如柱下相若其學如
宰如亦無異土偶之復於上而其人苦不自己以此
方彼不猶早乎百年未得盡爲善亦不足初心謹負
晚背其師方泊然依彼氏以老寧不冀來日之有聞
而手循餘髮故將倒行樂嬰兒之無知也則先生之
志其不使子悲乎蓋死而可悲者未有若無成之士
而士之可悲者又未有若記問之爲誤也是菴之設
方求釋此悲者然以吾記記於斯得無猶有文字之
習吾爲此記猶如食蟹動人風氣抑使讀吾記者慨
然長吁惻然四顧一雪其心之所甚痛而後俯焉謝

須溪集卷三

十五

去浩然無復意者而樂亦不可言也子年未四十執
筆數十萬言爲人役未休政坐童時屬對始悟彼本
空求吾不朽豈儒墨相用固爾耶先生妻莊氏貧而
樂壽各未有艾其歸先後不可知作山曰小孤之山
屬子記其處焉且志曰同穴夫知性之空矣而未有
以易身之爲患也則儒者之道其終不能無情矣乎
先生名子淵莊氏同邑永和人

心田記

新安章貴安與予同年生同年第尉吾州萬安氣概
偉然其文浩蕩奇崛詩又深古多興託有苦外之味

而又能琴能騎能射能發隨不畏勢急義不量力皆
吾所不敢望獨一事羞不吾及蓋吾雖不能而能不
爲而貴安乃不能不爲是可恨耳然遂有議是公不
少審細喜犯難者予笑曰爲貴安謀則欲其毋犯難
爲任事謀則又患其却審重耳今夫平居議文法不
合不過罪去然且人人首鼠無善自營卒有兵革免
胄一往之士將以誰望諸君言持重持重蓋將遏抑
吾所自能若不擇利不顧死爲天下先非輕何以哉
今人尙多責古人古人不自言已矣臨事乃見子嘗
以此對客浩歎拊髀政亦恨貴安經事挫折或不免

須溪集卷三

十六

改作今別矣他時何地復見復如今日否吾豈謂今
能有益吾事願反覆之而不置者千載而下亦有識
子之何心貴安號心田微子言且一年於此子亦不
問是田者名心乎抑心以爲田乎獨嘗恨近年士大
夫以口舌爲名節亦復不競間獨能數語自喜不啻
出萬死其望報也如施其終身如驕將自愛不肯復
整發天地以來聖賢所爲經營出力死不敢倦者適
一酬酢而倦雖其初本無所爲者而其究或甚於好
利矣昔者吾嘗行田間見田者俯而耕仰而避吾路
也爲之怵然止日粒我者夫子也孰如夫子勤其身

以食人而無食人之色蓋吾知愧是人者矣而是人猶有愧也夫地不與吾爭勢而鋤稜及焉夫地不與吾吝力而黍稷生焉夫下於人而能大受者此田是也而此田猶有愧也使田而不春則田爲無用使天而不雨則田爲無成與此田終始晝與夜而不知止者其天乎而天猶有愧也嘗見一月之間油然而不爲雨者有矣一歲之間沛然而不爲秋者有矣若人則油然者未有不自力也沛然者未有不成物也以人救人者心爲近心不止於如田也田者有水旱之備焉有春冬之際焉有爾我之畔焉而心之生意則

須溪集卷三

十七

求之而無不得也充之而無不遠也意者天爲可幾也而猶有愧也則吾心不既大矣乎人能知天地終歲之功不足以易吾心俄頃之用則所以自任者不得不重矣而又反覆思之吾心之用則大矣抑吾力能至矣乎其又有能較毫末於天地者乎而天地猶無功也則是心也豈不愈歉而愈有餘量愈用而愈有餘力乎夫千萬言而一言盡之吾言之不給於口類此若千萬人而一人望之吾豈敢以薄待夫人哉固謂貴妄之心有同然者也彼闕其田之不熟而欲其不輟耕憂其田之或荒而勉其寸寸而芸則世之

言心學者與勸農無異貴安名應子

虛舟記

蓋子與方外言莊子虛舟則善矣而未免於觸也士倭羅君號虛舟子欲與君言莊子乎則君我徒也非無所爲者也江湖之舟爲貪夫牛馬走晝與夜而不知止其建旗鳴鼓役于夫而從之者亦且與商賈無異而世安有虛舟也人人以其舟遊而未有知無用之用忠臣志士臨流願濟與百戰無成僅以身免者獨患無舟耳空江渺然濩落橫楫其於世事亦何情者惠而載我適相值而甚不偶然也古之經營天下

須溪集卷三

十八

反覆萬里羈旅漂泊若此者何限今茫然遠想求其渡處不可得或岌不盡載問其爲舟則如漁者往矣子胥之逃吳諫平之亡楚以此說其生而成于載以至烏江之流涕滂沱之倉卒至今誦其語猶悲之此韓退之所以重有感於一壺千金者也今人美前人成事孰知當日之役有元功焉夫任大勞濟大險而不以爲德者舟也是舟也不爲利役隱然與天意合天欲有所爲其必自是舟始願子願君藏之藏之而未嘗藏者虛舟是也君必待之抑子四方招涉有二戒焉爲刻舟嘗募載視其外完物也既載百罇生焉

蓋從者帶索殫於初直虛則整實則漏也今吾與若
皆虛舟也又嘗赴急彷彿絕岸終朝而不能濟爲之
仰天太息非無舟也而未有能操之者也是又以虛
爲恨也君盛年力學出語英妙有奇氣當能爲世緩
急姑爲其所以任重載物者而用是舟者則他人
焉

玉應記

徑販仙人徐景說嘗呼吾鄉吟士劉芳潤曰玉應玉
應求吾先師巽齋歐陽公記之記未成而巽翁又倦
玉應悵然中道四望而嘆曰已矣惟會孟也能知二

須溪集卷三

一九

先生意且二先生有知也其亦必以子請爲然也子
逡巡靡徙久之曰予何敢記玉應徑販精神筆墨浮
動星緯欬林壑如天人獨玉應玉應夫君此猶霞子
烟子見稱於謫仙也予何敢記玉應巽翁暮年絕麟
謝頽頽悠然真玉應懷抱如欠今神遊超遠寧能知
其所欲記者何說此海內共恨以爲不可復得者也
如之何其使子獲罪於西河也予何敢記玉應玉應
曰過矣有徑販之詩與巽翁之帖在子姑澄子契左
耳子亦惟是淺陋不能知玉應者安在亟取徑販詩
而讀之則玉者竹也玉言竹竹言德也嗟乎君華門

之爲居甕牖之爲業瑤臺瓊樓想象何許而玲瓏虛
白不琢而天四時雪月光徹夜旦得之披褐環堵之
門翫其高明政亦與玉何異獨古未有玉竹者雖詩
人比物無常然聞是應之名誰能不怪哉知之矣溫
其如玉在其板屋人自人屋自屋也生芻一束其人
如玉芻自芻人自人也應有竹販僊玉之言主人
則竹無與也言竹而已則今之居者又竹之賓也以
竹名應意者君不可見以玉君從之矣君儵然苦吟
立萬竹間風環鏘然青入編簡視應外皆玉也而絲
應外者視之則頽然玉也頽然者亦玉也以君視竹

須溪集卷三

二十

則竹可見以玉視君則君亦不可見矣不知竹之爲
玉耶抑君之在此應也是其可親而貴又有在寒林
勁節之外者而非夫玉不足以況之矣販語奇甚奇
君甚君灑然若騰悚然如不堪拱手言曰芳潤何足
以知先生意未必先生之意云爾也予曰未也彼植
物也君子比之玉焉夫玉亦何貴於斯其塊然者則
是氣之精沉淪宇宙鬱爲土石幾千百年而一出於
中國幸而見佩執於古之君子而其靈焉無傳以至
今日則吾黨之士有終身而不識玉者矣竹則無不
識也使竹如玉則玉不必識也使君如竹則識君猶

識玉也玉乎竹乎爲之賦淇澳君避而起而賦鶴
鳴之二章焉子笑曰君爲玉僕亦不得不落落爲石

印洲記

安成之劉稱龍雲龍雲之後有集者遊湖南攝新學
教授新學者羣山溪首豪之子弟而教之君爲之數
年歸而息焉爲子言所居上下數洲田間其一而而
正圓可二畝強而名之曰印洲求一言爲印洲記子
筆墨稍暇不能爲是洲記也君褻旅踵門日急如爭
地待券證顧客之來者所急不在此宜獨取此因客
去慨然就殘燭記之吾嘗謂洪水以來山之頽彫滅

須溪集卷三

二十一

沒者何限其存而培塿亦必地之有氣力者耳洲之
爲物又其細也數千年間不散爲飛埃墜爲荒田而
士者居之則貴而名印使後世聞有印洲子記非茲
丘之遺也耶物之得名也昔若此矣孰大孰小何貴
何賤士方未仕視造物區區若刳者我安得一旦築
墮受之而孰知其不足貴耶吾嘗悲夫爲此者之不
仁不祥欲銷之而不可得也彼其閩人也多矣其假
人也甚矣人於何擇泛然持方數寸好惡津於人上
以寧斷破壞其爲利益者不一二而殘賊可哀未有
已也自一命之微上曰視印而不得不多事矣是洲

也塊然頑然僻陋蓬穎幸猶隱者之無名氏不見爭

取子欲持此用之人間耶則吾將前賀而後弔也固
非印也使其爲印亦何常之有意者非子之所得玩
也子之爲新學也其知之矣隱几而觀悠然如懷之
而匿其綬其尙有不足耶則吾請有以喻子雖天子
之相不與易也印至相極矣季子徒以無二頃失其
本心今吾苟有頃卽相印亦不足貴也況其下者世
道不同人益異見有以與人而涕泣不肯受者有利
其斗大殺人以求之者有繫之肘後至死而不悟者
今子之專是丘也無官事無天刑恢者勿奪姦者勿

須溪集卷三

二十一

竊操之不慄喪之不憂貴爲儒者而傳之子孫印之
謂矣其尙有不足方盛年志科舉聽吾言類不入爲
彼者恐不免姑爲是洲也記之於此洲乎吾懼爾之
用於世也

同元亭記

周嗣翁爲亭池上池蓮花葉萬柄嗣翁倚風亭欄零
露忘歸慨然曰吾家濂溪公見性體於此矣求子書
愛蓮二字亭上子爲改曰同元之亭他日寄聲爲我
記之子謝曰君之樂不能知也而以予心知之子欲
以予之樂言君之樂則君之樂子之樂也非君樂也

且予言之而有合於君者何哉凡天地之間樂者皆生意也生意日新未知古人當日所見何似而君之樂願從古人記之矣何必予記雖謂濂溪公爲君記可也抑吾有少恨恨公鄙我其言曰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是公喟然爲此蓮絕望於我也嗚呼孰知予今之愛有甚於公者乎吾今雖欲自以爲獨耶則又以見笑於嗣翁矣夫子亦不自知借風流文獻有之似之故屈嗜芰平製衣羽嗜茶龜蒙續傳君祖孫相望於是蓮也而旣專之矣我不敢復愛於此蓮我不敢復愛於此蓮婉兮變兮懷之遠

須溪集卷三

二十三

矣昔爾先公得論於先王曰元公子豈敢謂公之愛同予之愛乎毋亦相與有不能無情者竊獨與公同此元也且公嘗爲草言曰此與我同意蓮猶草也草猶生意與我同則公之愛蓮有在常情之外者其謂是元也其知之矣圖書本君家物君左圖書者玩矣君他日坐亭上悠然默然有會於天地生物之理則蓮之聚乎吾前者皆此圖也元之揚乎吾亭者皆書意也光風霽月則併圖與書而失之而君之道從是進矣嗣翁書來曰大哉元乎吾名愛蓮安得此意并爲我書之

永新賀氏梯雲樓記

予前年衢信道間遇一士頎然超然徒步入京有家僮荷筇與自隨天雨塗泥盡數日見其行不見其登車予於是嘆曰彼舍車自苦殆以筋力著志陶士行之運甓司馬長卿之題橋此其亦各有恨哉問其名居吾鄉人永新賀沂叟也吾以是識之矣後二年沂叟攜其子過予出梯雲諸詩曰吾父子盡讀書是樓也賦詩者識予苦心予笑曰豈惟人哉蒼蒼者其識之矣夫雲也起於山川其盤桓而上者天半能至此者不息故也然吾嘗登高山雲之出吾杖屨之下者

須溪集卷三

二十四

猶如土灰焉仰而視之如土灰者復不知其有幾則夫梯是雲者非強志健武亦孰能至焉叟必勉之昔者是雲也與吾子同在草野之中其去人不遠及其得於太空也其崔嵬結構奇詭萬狀自以爲極矣抑今之所睹有昨之所嘗記者乎太空無是已外之爲雲者眾矣而科第爲一叟必勉之抑子厚云若登梯足愈多身愈高人愈抑之是在科第之外者也然未離乎人間也造不極詣不止復有高於是雲者焉而峻極於天矣傳曰雲從龍從我者也其何若登天之有

朝仙觀記

以香城山為南華以南華為朝仙觀則自前吉州守
天台葉丞相始華蓋者北辰之宇也山之穹然者象
之故為望今言華蓋山者何其甚哉初臨川郡有三
峰雲間號江西高絕處相傳隱者浮丘公控鶴而上
巖嘗約其弟曰王若郭後見於此是為華蓋山三仙
翁而所至高山必有二弟子之跡何蓋昔者之皇皇
其師也於彼乎於此乎未可知故所在而見之也繼
臨川邈永豐有西華山又西至吉水東山為中華錄
中華山五十里得盧陵香城山又高為南華皆二弟

須溪集卷三

二十五

子徘徊白雲之地而南華三峯略與華蓋山相似其
下有忠簡公胡氏居之又廬陵望也故南華最盛予
為記仙姓名不求人知而知之者曰浮丘公足矣又
求公之弟子而不可得則曰是嘗授詩申公不乃與
王子同耶或曰控鶴在老子前與太子晉同時其授
詩亦猶老子二百餘歲見秦獻公也或曰授詩後有
王褒王喬皆列仙傳殆是已殆是已而郭又未見聞
也則曰王之郭也變姓也蓋從兄弟也先後時代且
不可知而知其同姓從兄弟變荒哉乎方之外而不
得而方內敗之也某跡與地氏氏浮丘者不一世安

在其為授詩翁且授詩翁荀卿門人彼知授詩之為
人師而不知荀卿之於浮邱又其師也仙籍多王氏
古今王喬六翼落塵引斧鉞無足證而華蓋山托為
顏魯公記如陳疇者尤怪華蓋山北辰之宇也山如
華蓋可以出雲致雨斯望之矣浮邱先生古之隱者
也隱如浮邱則仙矣自其弟子求之不可得則隱矣
與之隱者不可知為浮邱之徒則浮邱矣王與郭且
不必問而為喬為褒為子晉譬千載之後吾知香城
之為南華耶南華之為香城耶於此有雲其下為雨
吾不知誰為之雨則歸之天而天又誰為之也意者

須溪集卷三

二十六

其帝也反而取諸裳衣袞冕焉圭璧焉耳目具而高
明者區區猶夫人焉猶夫人焉今吾一舉首而凜然
臨之其明威其明畏其比人間南面巍巍乎宮室之
鉅麗哉羨皇堯舜氏而天無稱雖有巫陽莫之改尸
而心之精神極其遠想寥陽金闕紫微玉皇崇高富
貴備物典策神而明之也若此陋矣天無情地無形
仙無名以帝為主宰則人之也無物者有物也以誰
為某某則神之也有物者猶無物也仰而茲山茲仙
也猶仰而為天為帝也其不可知也則亦至矣太山
之上有巨人跡焉曰昔黃帝戰於此聞者隱然笑之

及至山之有崑崙也星之有牛女也昭然指其過客
紀其時日辨其處所如所嘗睹如家人語古以至今
山不崩天不墜厥亦若有持之者焉而皆意之也憂
其崩且墜者爲愚爲誕而知其所不可知者爲智窮
無窮極無極吾將證之南華而南華老仙復隱然笑
之悲夫吾聞韓子之論山也曰最遠而獨爲宗其神
必靈予避亂方山之下天大雪望香城雪倚天照日
如峩嶷而其中峰高大人指之曰朝仙觀也王玄洞
其左郭公巖其右蝗旱禱焉天燈出焉道士鍾允升
掌觀事與其師張次良焚修祝日惟宋萬萬年子

須溪集卷三

三七

孫孫惟王永作神主自有天地不知何年此山爲香
城香城生忠簡以匹夫捍城郭以編修官按宰執吾
所知者其靈以此其最盛以此星淪嶽路南北隄隔
近年始宗華蓋福華者無不在則知忠簡者尙有人
也是爲德祐元年吉州南華山朝仙觀記

虎溪蓮社堂記

方山在青原山東西瀧江出其左右村江出其右方
山之泉出山下山束爲峽委蛇循峽左右赴二江是
爲虎溪元年冬十二月予避地虎溪主蕭氏諸君幸
哀我館且殺我予惟世方亂蓬累而行蝸牛以居揭

揭焉載其木主而無所可祭一日步行田間得精廬
曰蓮社欣然蹶然就而臘焉社友十餘中堂高潔佛
祖成在道人覺就可晤語請記予謂道人蓮社本遠
公廬山廬山前則亦虎溪也遠送客未嘗過虎溪謝
靈運求入社不納而往來淵明山水隱映醉醒兩相
得非以其徜徉方外世味薄耶淵明爲參軍六載縣
八十日子塵居寡諾非無意斯世名穆陵進士十有
五年獨嘗教授中都百六十日罷又三年起從廬山
公江東七閱月從江東得掌故入修門四十五日以
憂歸歸又七年而當德祐初元五年召入館辭未行

須溪集卷三

三十八

十月除博士道已阻歲晚白永新江轉入虎溪留虎
溪三月矣十年之間仕已如此去年廬山公以節死
諡文忠惟予與同年蕭獻可皆公客相對感念離合
出處流落惟師友之故而予尤以貧似淵明獨誦其
詩箭百世下彷彿求一語不可得以此愧恨天其以
予崎於彼而合於此牽帥山水至此通播那何虎溪
同蓮社同道人和得又同志爲此堂記甲子則予與
淵明命也亦不無高處正自不得不爾入表同昏平
路伊阻誦停雲此語淚下霑土何能無清此堂起咸
清二年靜觀居士蕭公某創爲之獻可其弟是年爲

德祐二年二月戊午社

鷺洲書院江文忠公祠堂記

故大丞相贈太師益國江文忠公古心先生祠鷺洲
侑歐公己卯曹山長奇所作也於是諡文忠四三年
矣殿廩荒涼矧暇俎豆至曹君始有意教事以及乎
此祠成聞者垂淚先生慶元戊午遭僞禁之世父師
竊竊傳習朱氏處白鹿遊東湖所交多考亭門人出
入端平諸老其爲吾州年四十有三聲名德業高邁
前聞故能創鷺州如白鹿深衣入林媚映前後無不
心醉名理然所聘不過十數名士而縉紳德之吏民

須溪集卷三

二十九

憐之悍卒化之去之四十年賢侯健吏其何不有同
時父老化爲異物而識與不識曰古心古心如昨日
江檢詳者亦如昨豈惟吾州士論勝而民俗厚亦先
生之流風繫人心能使其沒世不忘如此也蓋嘗痛
名賢之在天地間如風雨其變化及物關繫晦明也
極其所至曾何足以當俄頃之運而鼓之動之沛然
如出乎六合之外者聲也雖復身數朝家累世壽考
且百年之久而又能不殄厥愷不隕厥問以有成也
要亦如風雨過之爾而讒者敗之忌者離之不肖者
寒之當先生之盛年則有不見釋於鄉人者矣藉第

令其人亡恙亦誰復比數而先生之所存每抑而愈

彰已遠而彌長者聲也計其三四起家直出於讒者
之疏忌者之遠不肖者之隙復何能遂其志行其道
展其四體而聞其名者願其有所成諒其猶有餘蘊
雖善不足以相及而猶欣然樂之者聲也凡大人之
行其聲宜如此也先生閒居其志念在國家其精神
在廬陵往從班時嘗問葉西澗廬陵曾得士否因爲
言布衣數士環堵水竹間意西澗退而嘆曰吾至廬
陵夢耳成涪初發德音欲求諸儒之後昔宰以先生
自建來主朱氏先生奏曰臣在建安牧獎朱氏備至

須溪集卷三

三十

今世所少惟節義有以死易節而子孫僅得一澤後
遂不振絕望者以臣所知近年廬陵胡夢昱可念也
繇是廷評後得擢用又議諡廷評忠公不果其用意
類爾卽增貢額減歲羅薦進除目或用或不用常事
無足論迺其經世則有大願矣再相再不合嘗歎平
生志氣之樂惟鷺洲一事過江百年仁山字水人自
爲士然學校科舉絕有愧於道孰能學校科舉外而
求志又孰能用學校科舉而成之自鷺洲興而後斯
人宿於義理自鷺洲興而後言義理者暢又不惟文
字而已而後學者知矯其質習存其氣象又不惟氣

象而已而後立身名節壹以先生臺諫爲風采推論
人才長育之自斯文一變而至歐公再變而至先生
而先生又以身殉宇宙與之終始雖康之山番之水
同光而共潔而其道隱然增鸞洲之重與歐公而並
其好士似歐公論諫似歐公變文體似歐公而又得
諡似歐公受鄉人毀似歐公歐公老穎而先生祀吉
老穎者有所避而祀吉者以其思嗚呼豈偶然哉方
其爲鸞洲四方書院未有萌其後徧諸賢論建實始
此顧獨嘗有遺恨欲修鸞洲仆前碑爲續記雖未能
知其何意然昔者吾見其考亭書院記矣日如以名

須溪集卷三

三十一

而已窮山空谷袂屬肩隨人以爲此學之盛而由更
事者旁觀而竊嘆乃不如昔者退學於僞禁之時信
之之深而得之之實也則吾亦爲世道隱之於心久
矣然則續記雖不作可知也意者其在斯乎某事先
生十有五年日所見之猶史獨爲廬陵言則言之先
生玉立如山和氣在眉曉聞如柳聲含弘如鐘登斯
堂望二公者不知山川之氣何時而復生而又安知
其不共天風而下也

南康軍昭忠禪寺記

往予從廬山公於綠野門徑蕭然望春流數百步外

樓殿峩峩舊祇園寺也時公罷政府國朝恩例厚臣
子龍靈其先則卽近寺賜功德院改寺額而公之先
太師墓距今第三里而近故祇園至是爲昭忠昭忠
云者景定元二間也予往還日涉獨未嘗過溪一至
所謂昭忠者謂當崇麗大刹也後十有八年以負士
之役再至綠野裴徊且久步昭忠落日及門門廢升
堂堂壞風廊雨立僧飢佛驚旁無寸垣光際湖外蓋
戎馬劫灰累年於此必盡廢乃止曾公之子鎬說衰
入燕有蜀僧文學從之杖錫北來望昭忠住焉予勞
苦之曰白上都過河涉淮渡淞江歷重湖可無超絕

須溪集卷三

三十二

勝處過此耶舉笑曰吾惟慕文忠名賢以此也且
北方隆震且以此他日鎬以書來求記於予曰甚念
昭忠蓋名爲功德之舊而不敢忘旣舍田若干又助
財粟若干重修某某願有記予以所見荒涼驚異歡
喜卽爲之記不待考爾時祇園且安在徧大地佛身
則祇園在彼猶在此祇園在此卽雙樹亦在此然是
園也昔者無一椽一瓦一草一木不知何人辛苦自
營乃能積日幾年重樓複殿撞鐘建鼓長廊高座千
燈分諸萬法雲會遂爲都昌禪林彼此比於山南山
北愈小見尊則浮屠之葉極此矣孰知數代之遠百

年之後鍾爲英人起爲名家貴爲元宰壽爲耆英死
爲誇節乃在東家之近培塿之旁方其退然與樵夫
野叟樂阡陌守墳墓過長門而不入豈嘗睥睨及此
而昔之爲此者乃若與國家中興氣數名節合而有
待又何其盛也嗚呼吾欲以前日爲盛耶則盛者若
此矣吾見馬蹄獸迹梁空木壞龍象淒然雖昭文地
宅林殘礪絕升其堂者俯今仰古人亡迹愬而流涕
繼之矣夫其盛也若此則今之修者其於木石之間
山川之外猶足久存耶是雖世外之人無與於得喪
而悲傷感慨終已不能無情者以此況彼得不謂之

須溪集卷三

三十三

愈衰耶夫其衰也雖欲復爲祇園不可得也以吾之
盛者托於彼以子孫絕續爲不足恃以君臣會遇得
於不顯休命爲不世又以大文之可得者爲不朽萬
一其出於荒田野草猶可以有考於此也悲夫法法
有壞昭忠之忠也不磨不磨則不係於祇園之廢興
必將與文忠爲終始凡天地之間忠臣孝子人心天
理其或者有考於此而有所不忍廢也則斯文也其
亦不可以已矣

歸來菴記

歸來者古心先生石山菴也先生生於林塘老於同

野死於芝山之下死而不死者在宇宙不死而死者
人心是也嗟乎歸來乎歸來乎四方上下其何歸乎
昔者聞之大禹曰死歸也歸有幾有戰敗而歸者有
去家愈遠喪其所挾而歸者有呻吟中路流離悔恨
而不得歸者有赴蹈不顧毀傷其面目者有優游卒
歲全名於牖下者歸有幾嗚呼人謂之不死奚益東
坡謂延州來季子庶幾不死然終春秋之世餘皇姑
蔑之不返甬東泰伯之不祀復能蕭然人間若無意
於去來者則吾亦不知其何心蓋不死而死者人心
是也悲哉是菴爲先生之所手築意其魂魄猶不忘

須溪集卷三

三十四

是間舉復之道于此乎於彼乎未可知乃作山中歸
來之歌作歌者誰先生之門人宋玉也歌曰皋歸來
兮山之陽高冠青雲兮擁白霧以爲裳遇子卿於盛
漢兮十九年而牧羊天荒荒兮日星無光地茫茫兮
兩乳雷瑯篁篔簹兮湘瑟御過平昔兮玉堂皋歸來
兮山之陰而爲閣兮宮沉沉清風時至兮芳草滿林
山空無人兮猿啾啾而夜吟父前而弟後兮熙春載
臨忽相顧以流涕兮又痛哭而不可禁彼紫芝之垂
絕兮遺我哀音菴成於某年月日記成於庚辰十二
月

靈應廟記

凡方社數姓之祠甚明者尤異有功於當世羣望不
偶然天高也而難攀人近也故易求其理一也舊見
杭良言賈平章故狎遊嘗深夜密期竊負出巷口遇
鄉老人止之曰公年少貴極未可量何玷累至此賈
愧悟返之肆及明視其地里廟也因自喜及武昌圍
城中拜右相呵道巡城曲見小廟礙車止曰夢是矣
誠隱夢其自道若平歲巷肆則予猶及見其既相後
所飾新廟漸淺甚人之未達亦何所不至神不能與
人所無而急人之病導人之善為人所歸往尤近尤

須溪集卷三

三十五

信不必有封爵氏號泊然出於盛心感動本無求與
無功而物之為報自有不能忘者里將興神必靈陳
寶之鳴大橫之兆竟亦不知其何神而存之後世異
哉此圖志之所不敢遺岳瀆之所不能效也吾巷曲
以百為靈應王廟直三巷口廟丈餘甚古崇之者香
炬警接晝比年前亭後館做於鱗迹之所不容斥又
蓋圖相顧求記或曰凌王姓或曰歲夢某某應或曰
顯福矣予惟混濁隱約之中數步之近如夷門生市
南僚鄭陸商陶朱公友頰耳目所忽不意而解紛救
難知神明者人事常有之况名為神建為廟而求記

是者非嫻友則里人也復何辭何擇之有

汲古堂記

汲古堂者宋公子諸生國學之堂名也嘗有井故云
德祐鼎遷堂廢又七年學燬而鉛山前釋褐進士趙
嗣德以其重修大義橋之寺之井之堂亦名之曰汲
古汲古者又過江初邯鄲賈逸祖所自號也先生則
嗣德之祖之友南來依於趙於寺學焉賦焉死而葬
焉章泉趙蕃表之曰宋詩人賈元放者是也至是祖
而配焉又取諸章泉配焉登斯堂酌斯泉者低徊喬
木之下如過周墟觀魯廟無不求正其名而憐傷其

須溪集卷三

三十六

意復求文於余以記之余為之長太息曰莫古於天
天者不平之積也由今言之亦孰非古也第論前日
峩峩堂下安知其至此其至此無極也南渡百年姦
臣擅者五六久矣夫福威之不惟辟姑為君宗袞而
言之毀金滕被霜露閒居聞問之黨遍天下當其時
非聖主意也凡咈天意負人事豈獨此其平世所謂
敵國者直彈擊文致口語而已流恣於近年班朝緣
野愚寡冲和點首冤怒激極震電橫彗誕取前史所
謂宦官外戚滿鎮權臣以為是反復迭起不可解之
宇宙者一反手而勝無遺而古有不足為矣吾嘗歎

夫日所見之猶史或言與事悖事與情異頗疑文字
以來欺世也皆若此其爲蒼蒼冥冥者忿而欲塞務
使能言之類亦如其不能言而有不足信矣今子之
讀書是堂也其能得夫世外者而志之邪其亦不免
於傳聞所傳聞也悲夫子亦知之乎古之所存者今
不必有今之所有又古之所無也古猶汲也其陳乎
吾前者或廢或絕則或地下者有之耳故冢之昔泗
之鼎峴山之石參差零落出於千載陵谷之有待然
而汲者希矣古猶汲也必竭而後新今吾雷同諸老
之後常一經而百傳復欲舍是而圖之則必借先賢

須溪集卷三

三十七

而背師說雖童子亦且以爲不可然而汲者新矣直
心盛年高尚甫得一第卽唾棄歸而養志此其中有
大過人者斯堂何許宛其驤止儻能得夫元放章泉
之爲友覽古所謂不平之恨肆而評之當有出於眾
人之所不講是爲汲恨吾不能贊其志徒想見斯泉
於重湖之上萬山之外寓焉言之發其微而止抑惠
山如海發於夢寐有寺僧者謬之曰在是則在是矣
是得之華池者猶惠山也亦所謂汲也則吾與子得
不已相見於此堂與直心惠字也友元放者其曾祖
贈金紫彥孟也友章泉者祖龍圖充人也橋縣北寺

橋北橋寺一新橋最鉅

生意堂記

士不願爲相願爲醫自吾所見異時賢相或薦士不
達相與歎息憔悴而止盡日坐政事堂署吏牘無一
如志然不得退下至州縣獄事或衙奇取勝或偏閭
遂非屢爭而氣塞頃嘗建議分畫敷道報聞旣事壞
思吾言欲行之已無及世事大謬類此遂使人思里
巷倉卒投一藥治一病奪命頃刻之間獨行其意無
求於人受托專而成效速惟醫道最善亦最樂而少
不習此數年間坐見陳元吉醫名起活人眾家世興

須溪集卷三

三十八

而吾等腐儒從昔無用愈至是決矣余亦欲爲元吉
而不可得也日婦病甚賴元吉有瘳元吉問出諸公
生意堂說相示復有以觸余心焉因從上記之醫書
言手足痿痺爲不仁今之不仁者非手足痿痺之謂
也而心死矣其人康彊飲食富貴壽考而若存若亡
若宇宙無與我事則其形雖具而心死矣幸而沉昏
廢鋼之中有一二焉若類之有泚而其歸亦泚類而
止是其存者雖異於眾人而少焉忘之亦眾人而已
矣吾前所以落落難合於世者以其無生意者心死
故也天下未遽有不治之疾也若此者不治矣故夫

子曰殷有三仁焉悲夫天下之無生意也久矣三百
年間周茂叔之不除草張子厚之聞驢鳴槩以爲觀
生意於此孰知神農之所嘗千金之所授樵夫野人
之所挾其於紆疾痛延時命有大於陰陽寒暑而儒
者以方技略之昔者吾嘗志斯業也以事親濟人已
矣惟節飲食審藥物以自救晚得元吉精意善治如
此寶資以安老而又甚恨於不如盛哉元吉之用心
也蓋彼失而此得之皇皇乎其三吐三握之盛也優
優乎其一貴一賤之交也儼乎若屬之神明其無私
德忤乎若飲之有量輔敬器而早正之也方卧者儻

須溪集卷三

三十九

於牀狂者渴於井號呼靡及水火互至骨肉圍視欲
絕起人者固非能使死者起也然及其倒垂仰飲俄
而顛眩失壅泄通躁擾平不震不徐舉目意會於凡
情之表古方法之外蓋病家以爲更生而吾術以爲
常事每誦當今人物眇然蔡公委篤之語此人事之
所不能齊造物之所不能及也非夫生意之尤大者
乎而元吉足以領此且其事親孝兄弟睦有本如是
鷄鳴而出暮而歸雖其勞不啻而思所以及人者無
憾則其樂亦不可言也夫余亦欲如元吉之一日而
不可得也獨喜談而樂道之且以信於鄉人士大夫

云爾

濟菴記

自易簡方行而四大方廢下至三因百一諸藏方廢
亦猶中庸大學顯而諸傳義廢至詩書易春秋俱廢
故易簡方者近世名醫之數也四書者吾儒之易簡
方也安成謝清叔療病能出入諸方而加以巧思常
誠之奇驗他日以濟菴記爲請余亦喜言之因謂謝
曰子知濟之爲義乎醫不止於如濟也山窮路斷江
空日暮雖人情所甚急亦必有不盡急者固未離乎
岸也暇焉而不得濟則已爾少須待之終亦必濟未

須溪集卷三

四十

禍也若夫中流失船浮沉托命而邂逅漁者亂渡援
手則天意也其更生之日也陰陽之薄人也害於溺
而人情之忍死也甚於浮皇皇而拯之猶懼不及而
貪夫耆利暮夜不忘或珍而後市或亂而後掇懷鍼
厲石存變留行此曹氏所以撫牀而呼韓醫所以望
商而敗也故善舟者無不濟而濟有遲有速則必有
不濟者焉謂人命之不足以有待也悲夫蓋嘗疑孫
思邈之掇髯病也彼龍也而求我急斬而返諸其室
焉曰此有秘方吾欲得之返而獲獲而見掇其亦甚
矣龍之爲病也不死人則有不堪者焉賴其利也利

其方也其方之足以利人也則其待也乃所以爲濟也龍者有方不自揅而斬於孫則孫之治是病也必有出於是方之外者矣彼亦自以爲秘矣而孫實知之則龍之智不智於孫吾惟懼夫後之急者無龍之藏有龍之病而求龍之所不能求則濟者寡矣於是清叔笑曰幾見夫舟之濟也倦於人又幾見夫舟之濟於人也德於色余對曰君進於技矣他日得夫龍者而揅之是龍也能濟於天下是亦子之濟也清叔曰吾能吾濟而已安知其濟天下也使吾望是人也而濟之是有擇余曰然博施濟眾豈能博且眾哉無

須溪集卷三

四一

心而已無心博矣濟其一濟者眾矣子乃能濟眾我不能病諸善夫

本泉堂記

觀於水曰觀海極矣其善論六台之內者曰未之海也非江河雜流百川灌輸不至此而爲雜流灌輸者亦末也故三王之祭也先河而後海謂之知本雖然近之矣其猶未得爲本也嘗觀於瀑焉歎而忽者不知其幾千百尺若有馮怒憤絕其瀾可立而待而自天地以來震蕩傾動已若此矣是必有爲之本者也循流而上聲勢漸遠俯而視之汨汨行未數里如有

而無仰而得之涓涓其冷然投谷如相爾汝向之霆驚魄悸者非爾也耶而亦不可得而進矣因悟天地之初人物之理其綿綿若存者類此達之爲灑灑捍之爲龍門開之爲汴爲濬奔流萬怪不可注視凡涓涓者其祖人能不菲薄暴棄則身之宇宙亦豈小哉吾言本者如此或曰是本也又孰爲之本也則吾前所謂綿綿者是已陰陽之浩然也無窮而山水之行世也如往人見其往也而不知其浩然者常在是也夫是泉之本也江也海也本於泉是泉也本於氣或曰泉之下也爲江海其不爲雨乎其必江海而後能

須溪集卷三

四二

雨雨復爲泉乎則夫泉之本也在是矣曰近之矣其猶未得爲本也夫氣之感也未有本於人心天地之間者心也悲而鼻爲之酸痛而目爲之泣雨者天地間之惻然者也一勺之水或藏蛟龍非藏蛟龍也惻然者爲之也故能往能來而皆出於天其變爲旱而常也爲潮昔者孟子謂雨無本雨無本本於泉泉之爲雨本於心吾廬陵遡贛江而上富川出值夏爲忠簡公鄉又夷道三十里得富川爲文山文山之友鄒氏次清鄉人稱鄒長者其曾祖長者厚益公旣爲平園嘗以其餘返鄒氏不受則植莊鄒氏橋示報道

橋與莊一不朽士兩賢之同時往來誠齋父子番洪景廬學士近年曾無疑隱者代爲銘詩顯其世次清又登夷道者振孫其孫好義如次清爲堂曰本泉求余記余字振孫曰慶元前陳者皆其本矣尙無忘慶元少年清修意趣非凡充而川流感而天雨將淵然由此堂起是能味吾言者吾言亦復未盡舌根有泉

休巖耐隱記

羅君伯雨起童科貢鄉漕當景定盛年諸老先生喜其才真館閣不果退居竹村號竹村世亂更名所居扁曰休巖曰耐隱或曰休者其誰歟隱者其誰歟而

須溪集卷三

四十三

何此君之不一也余曰然是或一說也且不耐非休也亦休故耐耳農圃代耕再易所獲當不與且旦分寸寸者等雖天地冬春之故生物熾然日新日化而不知其休久矣雖一旦之間東西代起行三十七萬八千里而所休亦稱是矣人身天地之元氣於其間一日一時積而不可勝用雖建功立事之日月人人有蹉跎之歎而優游與蹉跎異正自不得不優游者由潛至躍一飛一踏蓋重耳十九年子胥六年句踐二十年其間雲雷之屯風雨之變可悲可哀可生可死回視俯仰之間而成敗得失居然相遠安期生與

居巢老人同時干項羽老人中道憤疽發背死而安期以不合去而長存是又在九州之外功名之表可以墩髯而笑矣彼夸父渴張毅熱臭而死何足道就其高者計之人生百年有早休者中休者晚休者晚休少耐中休又耐早休又甚耐人亦何能自知其爲中爲早如陶淵明杜子美陶弘景賀知章槩中年知止而自其初終計之則亦晚耳嗚呼龔生遂天年之數人者皆老於世故恬於世味早休後死所得不既多乎其不又耐乎或又問曰如子之言是自古至今無一人早休者皆暮矣奈何余曰不然太公年八十

須溪集卷三

四十四

居東海之濱是早休八十年者或人笑曰七十九而釣不可不謂休矣八十矣舍釣而從之亦不足休乎鷹揚展轉迨夜行秉火趨齊則九十餘矣而不休亦未可以休乎其休猶後此乎我以其老而不休而子且以爲早休余曰不然子能八十不求用乎自其少年以至八十而不求用得不謂早休乎此其所以耐也子徒知其夜而赴國之行暮而不知其疇昔礪溪之日長也休乎彼不休乎此非不休也耐也耐耶非耶或者喻日子之况彼也遠矣然則以爲竹村壽可乎曰可

廬陵縣學立心堂記

余年十三以童子試縣學堂上後十年而進士第一者亦於此憶其如夢耶當其時堂跛踈集不可一布武講於斯食於斯後偪縣丞簿解隣器其左階分寸不得入每霖溢溝浸無可泄亦百年於此盛時美宰園顧無策僅疏爲樓窗數尺飛雨霑屛比年邑改是贅旒者尚不廢墜而教諭鼎來廩空而客去况有能議改拓迨蕭渙可至獨慊然陋已起而圖之則向之丞簿解莽焉已久屢請儻回復歲餘而後下溝埒餘五丈厥旣荒度而老居居之儻之不可棲之左已

須溪集卷三

四十五

而廢寺熾然有禪居僧贖契齒而脅新安學田將奪渙可指學碑辨危而後定而工役亦少間矣興造未易爲也難又若此吏且接踵而向之役旣而不休斯堂比進士第一高深倍廣稱蓋鑿而築之三尺翼以兩窗然後席函丈餘然後池雨四集然後取樓窗西之爲藏書易米廩爲小學觀者環迴不獨櫛星之新其外也渙可曰吾爲鄉校不可以累後人一以己力任其費惟是櫛星小學等成終而會渙可復以其奉廩不足諸生感口此惘惘復爲誰事請各效供奉餘足焉由是不毫髮掛簿責有贊有歎無敢間起丙申

冬終求堂名予命之立心是日也揖諸生而進之曰學何爲也政爾不爲抑復誰能強此自有天地而斯人立焉斯人天地心也其心天地者學也伏羲堯舜氏作而後人得其所以爲人者伏羲堯舜氏不作而立焉者私淑於曲阜之匹夫自曲阜千年而天下爲學校之天下以至今日邑無小曲阜是也學無小伏羲堯舜氏是也洪水汨陳三光五嶽之不得其靈禹以胼胝爲平成功當是時也天地託之禹師尚父之所經營父師敬敬之所歸往而獨首陽之子戚然其間爲綱爲常當是時也天地託之夷齊春秋者山林

須溪集卷三

四十六

誅討爲尤難於一聖二賢而接乎伏羲堯舜氏以垂萬世然微言絕而邪說塞孟軻氏以聞知闕之廓如也當是時也天地託之孔孟俎豆之絃歌之雖存乎寥廓而天下以學不學爲治亂人亦未嘗不以不學爲其恥向非隱然者檢而律之則遊梁而困者皆爲儀秦讀城旦書者皆爲鞅斯封君侯王皆爲五霸而功利與刑名交驚於世民之默諸其不鬼魅幾希黨錮清流雖無益於存亡之數然此風不競將宦寺小人皆迭執其柄斯人者雖不幸乃其心則布之天下國家矣故嘗謂韓歐當平世崇辨拒邪又在關洛之

先揚墨之外爲學校功宗皆所謂天地立心者豈夫
庸人者不足以爲天地心矣異氏者不足以謂天地
心矣千載一時科舉廢而學校興學校興而人材出
故學校又爲天地心之心也子也若昔堂下之童子
也豐碑在刊忠節如前蓋在苒衰遲而有道德初心
之愧故於斯堂也始之喟然終之喟然渙可名渙時
同官隨時第前職周適道朱介實相成之

須溪集卷四

宋 劉辰翁 撰

記

吉州龍泉縣新學記

天下未嘗一日廢學自孝弟日用君臣上下厯象祭
祀官寺曲直使容應對軍師名義市井然信器服度
數事事物物皆道事事物皆學道何嘗一日不行
於天下夫婦之愚由之而不知學者習焉察焉是故
以校庠序學不以無校庠序而不學而校庠序亦不
絕於世者則長育人才之事自不得不由此其選耳

須溪集卷四

一 豫章叢書

混一以來文獻次第舉或者遂謂儒生出吏胥異教
下俎豆不復設設亦戲會二三廉吏典刑相望閔焉
於禮樂之缺失布德音厲名教於是收綺席於園蔬
扶壞壁於馬廐然周爰所不及者其縣懸遠也龍泉
又遠也迺五星聚南斗之明年乙酉三月龍泉改夫
子廟廟新學遂濱之誦曰我有夫子魯人祀之我有
弦歌嘉賓敬之誰能紀成千載埃之則相率具吉水
朱簿請孫氏沒官宅爲夫子廟狀伴來願記其始簿
名憲東平人也以檄至龍泉謁殿闕視門扉齋廬無
一有負城濠迨江岸水歲至歲陷慨然曰吾魯人也

吾不可以不力於夫子吾嘗製諸暨事夫子如魯屬

邑簿亦有意素定是日相攸得孫氏故居金山之麓

夷曠高敞極四面中僉曰邑何不毀存是如有待朱

簿以是馳白郡如邑諸邑令佐學宮多士興起如湧

奉城外遷城中庚寅舍榮予披圖論狀爲諸生歎曰

學官廢學有矣有以遂事興者乎何所爲而爲之不

可當吾世而廢吾邑學吾邑也吾興之可也異邑之

大夫何所爲而爲之二三子亦知之乎此夫子所不

能得於晚周者也今人惟見袞衣赤舄萬世通祀以

爲賢於堯舜之世不知從其祀者非畏匡之士則陳

須溪集卷四

二

蔡之役也蓋聖人之業勤矣今吾兵革之後得與周

餘幸民間居無事詠歌先王之道又邂逅往來賢人

君子拾遺補闕不惟有綿蕪之觀而又有爽鳩之樂

大哉居乎此一邑之士所不能得於其盛時也簾垂

白日世短年長豈無老恤傷懷而抱不用之恨者乎

毋亦惟是聖人復起斯文未喪身爲顏閔抑何爲於

此道未嘗不見用也以吾道爲不用則佛氏獨得而

用之乎彼無君臣上下者也以吾道爲無用則老氏

獨得而用之乎彼垂以身爲天下者也今夫敬忠以

臨其民孰非夫子之教是吾道竟然獨立於天地之

間萬法之表道用於時豈必其我四時行矣百物生
矣復欲爲於四時百物之外天厭之矣人亦有言用
舍行藏在於舍能藏惟有道者能之故曰惟我與爾有
是傷夫吾黨之無人也是鄉俗厚氣淳前修未遠忠
信多而甚好學爲士此時惟當灌園以給公上謹身
以訓閭巷他年過是邑者聞有處士之廬能卻城圍
於三十里幽居谷口者又隱然名重於京師素位而
行其必自平時不由徑始不然道未嘗廢也人廢之
人未嘗廢之士廢之學固未嘗不盛也嗚呼吾於父
兄師友至卷卷也

須溪集卷四

三

吉州重修大中祥符禪寺記

佛滅度後二千二百六十年爲大曠劫來未曾有曠
劫上自羲農堯舜聖賢文獻神明帝胄王侯列國仙
真海嶽三宮九廟玉堂金門臺省館學上林邸第州
縣亭驛庠塾禮殿園池故家田廬邱壠斷烟廢址荒
墟殘照以至無有區宇情識沉淪跡絕雖如天竺靈
隱淨慈徑山諸大寶刹漂搖慘愴晝無遊者祥符此
時在吾城中號第一禪又自往年圯壞欲盡齋厨網
堂當序器塵頽廊蕭然不待兵興無復起理有大比
丘寶龍居會自嶽來歸推重教席入門而歎鄉閭古

寺凋敝至此會當干戈南北縱橫歲儉人飢豪右衰
落施者猶丐工價騰湧官無闔廬敗不遑救又於其
間樓船駕海斬伐百祀六合爲爐鐵柱欲飛祥符此
時乃能新成晃如湖山起自衡簷以棲過笠中建雲
林開合萬眾道人高坐風爐堂堂梵僧來禮初見儀
矩鐘樓藏殿壞無不舉金晶碧映塔崇故本侵者歸
疆壁湧諸天燈徹內外用意久遠積銖銖息傳之千
燈丙子庚辰工費萬億不知昔者祥符盛時亦如是
否於是觀者贊歎疑怪會雖宏願以何化力時紉舉
羸舍舊圖新於滅劫未變爲莊嚴是大希有求記於

須溪集卷四

四

予予曰盛衰反覆之變天也蓋故老嘗言過江前城
內外惟開元併圓通塔院藏院爲一而祥符直慈恩
之羅漢一院耳計嘉初基牆垣繚繞鼓鐘鏗錡高下
相應縈城帶圃鱗襲繆合何其壯也衣冠僑寓以來
蝸爭蟻附侵爲世業橫列萬間佛且餘幾甚者寺田
千石擅入一姓蒼頭廬兒狂吠高閭零丁食鉢仰哺
而蹴與薄貸而厚責當其時雖把茅蓋佛不可得於
是亦幾年矣佛者下於凡民之間以不爭爲業而儒
代斥之爲名高官淫用之如贅附孰知好還之故其
事烈其言長吾以世外觀人間意天之厭是人也亦

既久矣明黨也而清流清談也而橫議忿消世短事快國亡吾以一寺之區區言之而讀吾記者可以三太息而垂涕矣天何分於彼此佛何與於榮衰雖世界起滅因緣受報皆緣一念相續幻空空盡彼其不壞者不在此而狂爭倒見從斷執常則亦達者之所隱笑耳世之變也有過其舊者有不如舊者舊有因有改若大中祥符之寺則莫之改也而物有改之者矣蘇明允記其鄉圓覺院慨然有感於楚漢之際曰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陳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夫其記圓覺也而及此為不切吾取以記

須溪集卷四

五

大中祥符大中祥符則然

吉州能仁寺重修記

往時春遊出半蘇堤過鳳山能仁止觀道場在二園間古木蕭然前塵自消予時過詩入堂下曳倦入寺尋山谷留題徘徊受禪師井塔久之聞塔下泉聲冷然乃能去後數年過之則荒苔路斷種為墓林山門晝扃鐘鼓弗考僧散莫居又二十餘年而德祐初元融堂冲師拾於眾人之所不取蓬累處焉予乃避亂禱張祠識之類簷之下衣弊履穿賓主不備然空空有意興復首以記請余甚嘉而狂之為舉荆公龍興

寺記語為笑出寺門見斷經幢草間摩挲髣髴認唐咸通字歎興廢之去來託浮沉於俯仰茫然知復來者之何如而聽焉圖余以不朽也然自是有城西來者言能仁再造棟宇日盛衣冠時至贊歎佳勝篇詠不絕惟余想見舊處凄其如初會去年採菊至林下師坐堂上汲止觀泉煮羅漢手植雨供余迴廊蜿蜒重簷靜深龍象從容樓閣飛動憑闌草竹猶有佳色念往時徵記以為戲論今而余諾之有宿責蓋為之周遭徒倚舉目蒼然彼汪堤與會園復安知其至此因問師以何佛力建此勝事師曰吾空鉢入山視諸

須溪集卷四

六

山藏薄寺又曰覺昔在景祐本公則有若應真堂堂化供吾何佛力之有雖是先疇之不腆以誨藩汁一二居士剗田勸相地靈悔禍侵疆來歸人持華嚴選入吾社陵遷谷滿粥熟魚清祠山其頽復創金碧吾能勤能儉而不能者時時自當爾如雪地麥如山頂泉善哉乎冲往時士大夫為縣或始至一郡必曰不可為即小腆如出己力厚秩以邀之峻遷以答之猶有赴北門而怨南山者而釋氏之徒以攻苦出願力撥亂起廢孝俛焉若有迫而為之雖歲增千柱日食萬指亦祇為吾道蓋是無能名無實功無盡分也則

凡能言者媿是矣驛傳傾田賦陷貨來積府藏虛徒
飛書倚牘攜上聽市眾援死之日墓有諛史有諛蓋
知者以爲民賊而論者以爲人才吾非厚自毀而尊
異彼也言之何及將以泄吾心之所甚憤而激來世
以所可羞庶幾虛僞省而真實見如冲才使冠中與
人間事吾豈憂殘傲與凋之哉一廢一興必有痛懷
千古者而後識吾言之悲也盡天地皆佛心則皆能
仁也而儒者以仁爲公爲覺爲愛爲當理而無私心
之謂講焉而未已而皆其似也若未有文字之先卽
有天地之後豈可以一言盡哉既有天地無一物而

須溪集卷四

七

非仁未有文字無一事而非仁不知全體則質之手
足證之一果一核自以爲似而其實愈遠惟佛以不
能爲能而吾以無不能爲能以無不能爲能則雖堯
舜有所不能矣前所陳者皆能也而未至於無能也
無能者不在是無能者無不能也師於是勞勩七年
矣山前後應復者無不復應有者無不有又種松莖
竹坪古路蟠青翳密位置亭次映帶八泉將復爲禪
林勝處而退然不以爲能事方卷卷焉理詩入堂表
山谷祠余問師修復至此備矣止觀塔安在師從坐
起立目光炯然

南岡禪寺記

山起於空虛微塵不息一下一高其奮爲東山也勢
至已不可遏然猶坡隨蜿蜒平田廣澤之間甜焉爲
南岡岡隆隆爲寺寺於治平間爲禪山田百餘視吉
文諸禪九下余遊玉笥西歸宿焉寺創如新完且弗
飾門徑荒唐松竹手植戢戢老能披霍說法殘僧數
鉢視如叢林方規隱然余周回太息國無喬木久矣
高陵下谷望而蒼然者必寺而茲寺亦翦無幾舊惟
一藏龍光出焉想見成時參差曲折暉映宏稱然循
其初則皆幻也錄山有木錄寺有鐘鐘鳴法食窗列

須溪集卷四

八

慈翠比於萬石之家千室之邑種種贈足祖孫不替
孰知一麻一麥建立次第哉世教滅亡而山間林下
以西笑興慮亡不增益成麗獨此莽蒼初見成立而
能力亦少極矣鄉非此僧用意於眾人之所不視豈
復有寺哉而能方感然惟一大藏未了不爲能事余
笑曰人苦不自足方其爲荒邱敗窟也欲求佛不漏
不可得今橫膝敷坐長廊轉日見在豈不十七八何
不安意慰願如是如是可矣尙皇皇南岡曰吾法以
不住相布施故爾余曰不然譬如馳求徑行萬里無
有住處以爲不住已改住法以住爲利况住亦礙不

住亦凝凝在不住吾不住者不離於住吾住常住住
卽不住如江行船身在船中隨住卽住而此船者實
未嘗住於是長老從坐起曰信如君言卽今南岡爲
有佛處爲無佛處彼露柱者實代余對余指曰住住
師能吾城中龍氏號明知大師說佛法甚辨余故喜
言之云爾寺修於五星聚前記成於五星聚後三月
又六月爲中元乙酉並書

紫極宮寫韻軒記

余舊過洪遊紫極宮徘徊寫韻軒上雖江山明麗而
棟宇凋殘加以俗書滿壁類鮮不媿文吳二才子者

須溪集卷四

九

後十六年當閏辛巳之正月余自廬山還滯留過之
則殿角如飛高出廊右前闕俯月澄景內徹中分爲
三官之祀謂吳氏故司江湖水官附焉亦安知水官
之久不復爲天官耶皆未可知也於是祀三官猶二
仙按仙籍吳彩鸞者以女子遊許仙之會行歌之次
文簫過之感其詞亦知有已跡其縹緲與俱陟焉坐
頃幾何而文書狎至問而知其主舟楫覆溺也又頃
帝怒謫向人間則言語漏泄是罪緣是下至紫極樓
焉文本書生不自業賴鸞書唐韻每得數千錢且書
且謫後各仙去是軒其寫韻處也韻者人間書也鸞

也舍其仙都而降從於人士其塵勞濁辱可勝道哉
今人知吳仙之遊之爲謫而未有知文簫之生亦謫
也其幽明遇合天也不然彼男子女也何自知之仙
者知之可也匹夫蹣跚何自從之遯遁從之可也皇
皇上帝何自成之今人有愛女且不肯以與凡子矧
是玷言而淫從其欲墮而復召且其謫不至是非仙
風道骨冥數玄契變彼玉女宜不可以一朝堪瞻焉
卑棲靜言出涕而謂人間之遊樂乎則其感亦不至
是此常道非常道以非常求道故自不見其常耳其
爲仙者常也其謫亦常也庸詎知吾之非常又焉知

須溪集卷四

十

仙之在人間世不至令混混如常人哉吾且指是軒
言之韻之有字也誰爲之乎天爲之乎則吾未知天
之於字也識之乎不識之乎以其初制字者人也則
吾又未知聲之爲道其先有聲而後有字乎抑因字
以爲聲乎其又誰告之皆知聲音文字之皆天則我
亦天也其爲我者天也則我爲之亦天也必仙也而
異於人道則仙者非人爲之乎而又誰爲之乎自韓
退之作彌明狡獪語而謂天上爲別有書自侯道華
謂天上無愚情仙人而仙者遂又當徧讀人間所謂
書而由達者視之皆非也吾與造物者爲人則書之

出乎吾後者猶日閱人而成世當亦何不識凡吳氏唐韻皆反復作葉子書朱墨分部精楷宛麗開玩如新近年猶敦本尙存世人不能效也彼文豈常習爲此字哉古所謂不死者復爲人也二仙故在攜手來遊

按彩鸞本晉將軍吳猛女父女俱登仙籍距唐踏歌遇文簫時乃四百餘年其爲並謫無疑在仙籍吳文應其故偶也或曰何四百年之久而猶美少故態耶曰天上一晝夜動經人間幾歲月未久也或曰仙矣如淫何曰未離欲界故應爾爾或曰天

須溪集卷四

十一

上自有文字何必故作人間書曰人間那識天上書書之亦不售且晉人多善書法其精楷宛麗亦有餘習故然其不寫他書而寫唐韻亦故留此韻事韻話以作人間一段風流話頭耳此神仙遊戲狡獪處也非韻本存世鮮不以爲子虛矣

玉真觀記

自伯陽以來大丹大法又玄眾妙千門萬戶單傳密授巖居澗飲清修練要雜以聰明人主化人接引常中道而墜葬於不暝之鄉而慟於多岐之野蓋一離一坎而不能使之純陽亦無不以爲恨也而東家之

寒女西屋之深閨耳無聞日無見浩然塵欲之表捐

親戚乘人專早自信而獨行若良知而縣解起玉真觀爲黃冠師此華山女之所不座講所宮觀而奉玄帝前三間東偏於是禱者復之東偏日又日盛希靜求余記之按天官書北方玄武虛危朱文公熹謂真武爲女真神非也今爲真武者又像如道君皇帝亦非也虛危居方王癸天一生焉爲是一者青龍白虎朱雀交會其所是爲龜蛇與三物獨異而名玄武有不物之道焉玄者天也天乃道也此豈女真後人名號之雜又豈天人福想像之比邪北極以爲天一陰

須溪集卷四

十二

一陽之不測也南而以爲君二氣五行之妙合也黃帝以來得之以立民極伯陽而降得之以善其身求之形體愈遠求之禍福則又遠水中有火先天地生道家以爲龍虎而法家以爲龐劉吾日用飲食眞跡而心踐之顧恍耶惚耶是爲官者物邪龜于圖于卦戴負而北首南方鳥火飛舞來并雀化蛇豕見砂天地由此合而萬物從此出故在太虛爲關軸其大無所不至而靈亦可知第言符咒執効淺矣斗爲江湖去虛危最近觀劍氣者常在馬豐城者未嘗失延平者未嘗在也仙聖往還一氣遇物成形西山之下有

劍焉曰旌陽東湖之上有劍焉曰真武其地合其宿
近故其神最靈豫章吳楚之間又江湖也斯堂也應
之矣希靜經營二觀以其時以其地比於創造而天
師者遙屬之靈應若昇殆有相焉觀成某年月日

江村記

胡叔端風雨步相過語余曰余友過相厚曰端齋端
齋云者子不樂也世亂得江村寓焉因自號江村余
非號江村也昔者余居俯是江也今如得吾江焉蓋
吾祖靖康之來安成北門也於是百餘年而子去之
去之而江村江在是而吾居亡矣此吾桑梓纏綿之

須溪集卷四

十三

感也願一言以慰吾思何如余曰噫舊國舊都望之
慨然昔有弱喪而歸而爲人所謬者遠故也今君之
寓所距故居五里而臨流太息瞻焉出涕夫余亦屢
遷者爲君感發遷有幾有暫而歸者有久而不歸者
有久遠而後歸者有不得歸者是江遠矣其出於瀟
水不能百里而至於君之鄉跋予望之在此猶彼何
所無芳草兮竊獨懷此故宇則夫馮河而思禹績有
不忍言者矣念哉爾祖其自清江以來自以爲不幸
棄其田廬儲隙而處孰知三世長子又孫大其門閥
而鄉人望焉學子塾焉則其徙也乃其所以興也夫

又安知江村之墳尾不爲北門之名居乎則雖謂今
日如靖康可也謂今日勝靖康亦可也凡遷之爲道
江爲近譬彼茫茫未知所屆則後之託吾居者不有
遠於今之望故居乎未可知也於是君重傷而不能
語曰余斯君自解曷至此余謝曰余以身臂耳行吟
澤畔忽自感其志也若待清之日則樽會稽者猶礪
石也夫又安往而不自得也惠山之泉鑿地而得之
未必真是猶居然謬以自誑况乎遡江而飲厥旣得
本而甘其尙何求君求會子戒歸匆勿燭盡而語君
問余歸志子笑曰亦君志也遂解手而別

須溪集卷四

十四

東樂記

不知仙之樂於人間似否意者人間之樂亦不能不
樂也觀其言沈東老可羨可敬尤賢於人者不過釀
酒留客賣金收書二事而已果然吾亦樂之人人有
此樂而不有然亦有所苦耳嘗行千里中路遇親知
問鄉信外望店酌村醪渴相就而囊無留資索然以
別又嘗都城閱書肆名帖已價闕十千錢不能居數
日貨就則它主取之矣自是每過肆往來於懷以爲
恨而使其時得之當何如也然人情事後之恨無涯
而當身之樂常不足凡吾所言又昔所嘗苦也而亦

嘗以爲樂者今人見東家貧西家富然後乃知其樂未見亦不樂也譬猶江行視大商厚載高檣列艦歌童舞女百工備豫所至邑井盛麗留連風月若不可及漁舟醉卧夜起蕭然顧富商燭下持籌而歎知有所負明日視其主人猶有墨色不堪甚之意祭荒問卜豈大得亦大喪或未嘗喪直計以爲未得耳哀哉爲漁父笑然此猶可笑者若比年東西家勞逸憂苦之不齊雖復秦越不相爲有可垂涕吾友歐陽餘慶居去城十里茅齋立壁風雨不掩取回道人榴皮字語揭之曰東樂子笑曰子則樂矣奈之何西家餘慶

須溪集卷四

十五

曰不然孰非吾兄弟親戚朋友鄉黨當其叫號候痛馬瘠之役無不與也柁舟入海之故無不聞也長湖江上下轉數百里赴頃刻之諾今雖夢寐猶涉畏景而暮夜不敢辭也以是僕僕無寧時而心常休焉余曰子之樂復在此耳官徵竹木吾所居惟青草官募水夫吾所居惟溪鷗環顧慘然皂隸故家山邱華屋昔者人不我知今者人不我舍及其無事日閒雙鷄斗酒念平生故人緩急有以相及者必餘慶餘慶爲餘慶者樂也餘慶曰雖然何心樂此余曰貧何樂之有今而後知貧之余樂也而亦孰非余者矣異者今

之西也其又有愈於昔之東者乎始吾以昔爲不樂今西亦樂也夫余記東樂耳而西與焉何哉

極高明樓記

贛平川李氏舊有讀書樓面奇峯聞州里吾鄉諸老多賦詩詠歎傳道之近年南北之交以兵燬未輔併而與諸父起鳳修復焉扁曰極高明而請記於廬陵余曰高明者非方策之所得視也一室之間嘯歌俯仰四方尙友無不足者豈必其樓爲哉雖然不讀書則已讀書外大有事古人爲學自孝弟日用賓客應對以至山川離合戰攻次第古今時敗風雲變態日

須溪集卷四

十六

星度數間里興廢燦然如在其目其間居廣覽必求高山曠野舒懷發憤至或求異代陳跡戰場故壘荒邱亡國如太史公過大梁阮嗣宗登廣武昌黎祭田橫弔望諸君墓其躊躇彷彿收拾形勢想其胸次如劍于星奕布陣往往藉是以騁非必真有是境也不者腐儒俗士佔畢不出邱里生醜死蠹滅沒誰紀然亦有可哀者貧者不能遊遊者不能遠也今子之讀書是樓也不待過都歷險登高遠想探幽考異而興亡出於夢覺勝敗等於目擊歲時賓客淋漓徙倚撫今道舊有悲有樂歐公太平出守而欲求暉鳳就禽

之處東坡所至登臺有長楊五柞之感淮陽不終之恨無非取諸人者謂其所見略同可謂其不病而呻吟亦可若子之於是樓也南望而蒼梧陰東顧而子胥沒其晦明風雨烟埃起滅南宮北里頽垣廢井亦有得於語言圖畫之所不盡者乎此則學之所以為有用樓之所以為助也於是李氏子慊然謝曰吾樓何足以當此余為之頽然而起曰嗟乎此亦非他時之所能得也蓋愴然宛然如見其處宋輔之叔景儀課子姪依於道嘗五上觀光世季學不廢元祐間有名朴事伊川者其族

須溪集卷四

十七

讀易堂記

大秀洞天監宮道人曰魯雲窠年七十五聚山中童子挾書各異而名堂讀易求讀易之一言余問易如何讀讀安用道人不對余笑曰具是矣凡讀易與誦經等不知諸天魔王神通變態與金書玉字說經功德誦之又誦何當於神明何益於人理而稽首空中如有德色今言易九六利不利象某象某人斤剗鬼車載鼓罷歌吡眇跛無膚噬臍刲羊牛革狐尾字不字涉不涉一見已決厭再見尚須讀耶徒元亨利貞近身遠物不得其用則亦與道經咒語無異或遂問

如何用余謝曰何用易至邵康節初有用耳康節四不出出遇人云日有未佳即返顧不知數邪此其所以知數也今人語易神異而日用之不知古人開口必於易故王子廖知莊子子太叔皆曰是在易也某之某尚須卜邪通身皆易通天地皆易通古今皆易而不知知讀而已讀何用又未有知無用之用也余去年過大秀魯道人聞余至穿林取疾延客坐堂上拾炭煮泉焚香供茗語小渴復供閱春雨數品明日從余郁木欲攀蘿還或曰雪未消且住此兩日半共一卦氣至今再卜其勝亦不可得日異菴道人至問

須溪集卷四

十八

吾廬記

魯叟何如日日健飯喜若如昨予曰是真能讀易者坐久復聽泉聲琅然
陶淵明人品自高其率然而出率然而歸賴其詩文興寄足自道本志使人想見公解裝登舟望烟村柳色瞻瞻東作之外而其廬近矣嗟乎樂哉誰無此廬而誰能言之蕭廷直兄弟呻吟其鄉拮据數椽取儒科頭頭為宦族子姓客焉中分第甲相過爾汝欣然孺業來者莫辨誰適於是廷直以其兄所謂吾廬者共之曰吾廬本陶語也余笑曰險也志於斯隘也色

於斯盡地而處尺寸不相讓曰吾廬也或蓬蒿環堵
便焉自足曰吾廬也斯二者何居吾廬曰不然不然
自吾所見少時南宮北里長干步之街一姓之宅代
衰系絕行者環顧今其有存焉者乎又且倚廬而言
之層城上林人問世外不論大都富郡封君甲第下
至賣漿沈削高樓列肆陵夷草莽今其有存焉者乎
破窗辨白屨二踵來掃地班荆比於巴人之橋韓氏
之楸苟焉愈於他日每鞭塵蔽野揭竿望屋棄焉而
走道旁寄食轉目爲飛烟吾籬疎垣薄然跂者不求
既者不毀尙念承平諸老驅馳浪泊顛頓九折或過

須溪集卷四

十九

新居一覽或念故書三易運遭百六而屠羊不返瓜
牟託處今吾與伯氏喘息也而相聞容膝也而待客
鄰風未改周餘故吾其不有餘於古而猶有不足于
今耶余聞其言歎曰茅三間如此雖周公不與易已
世之化也起耕夫自大羞前人無能徙竟鄉市大宅
者皆是也而吾廬少矣元次山於其所居壹命之曰
吾政復不吾亦復誰爭子所宇宙以來此山此水是
不一姓愚哉吾也然不元之山元之水而寄之吾則
亦廣矣大矣安知子之非吾吾之非子也雖吾之可
也謂之公言可也客之主之亦可也吾儕小人知闔

廬避寒暑而已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不知昔者吾
有上棟下宇在通達之中曠垠之野自陳仲舉徐孺
子輩或不事事或不復相維持年深事去風雨敗之
今落然無復遺跡徒行歌俯仰望蒼蒼如樹下危坐
愈恭歲晏凄然曝我冬日亦自以爲鴻焉而已矣厥
或告我子寓亦將去爲之茫然尋杞天之憂而問絳
人之故其愛我者曰子何以彼爲哉子有室廬其中
空虛吾將補子以不漏而扶子於東隅是頽然者豈
不益可念耶言未既吾廬主人悟曰吾則自以爲足
矣亦自以爲陶矣乃不知吾之外復有吾也天地一

須溪集卷四

二十

廬也廬一吾也彼非吾不立身者天地廬也吾一廬
也此非吾不生人人有此廬吾者吾之孰能得此於
子吾也由子知之耳未必淵明亦知之也子能爲吾
吾廬記乎以此

山厠記

里有同氏善畫山水求所以自鳴於人者余取昌黎
南山詩目之曰山厠復爲記曰孰非間也子之爲山
也亦嘗縱觀日涉而得之乎其亦心往而肯至也夫
眷眷然屢市之爲居曠而立於莽蒼之野浩然而歸
周流不出百里而西起岷山東天台雁蕩南至於羅

浮其間如巫峰之雲廬阜之瀑洞庭九疑之縹緲西
湖靈鷲之清麗桂林衡岳之奇古騷人志士之所遊
與遊而不能造造而未及徧或率於同行或困於無
侶或數步有公事不得往與中道迫於私故徑歸者
莫不猶有餘恨幸而得至其處而敗於風雨恍於蛇
虎隔於梯梁僕痛馬瘡猿斷鳥呼卽平地入望而濟
勝之具不進亦且彷彿而止子於是間若堂奧若莊
產若菴羅果百里鏡現維摩臂而取以來也其何能
如是想子之胸中靳靳乎笱石造天幽幽乎藤蘿逼
人浩乎其出於平川渺乎其入於纖妍恍乎其不知

須溪集卷四

二十七

所以爲之也則吾於登臨也愧之矣蓋人而不能賦
也而入於斯子之手如睹昔者吾嘗笑相如之上林
也彼則自以爲鉅麗矣不知郊關之內草木禽獸若
此又何足以喻於海島之一洲泰山之一石而喙殫
力竭若人間世所未有不知建六合之家環萬山之
勝則左秦右楚皆吾圃也蓋精神宇宙一俯仰而得
之几席不似子之圃於畫乎而何區區鳥有之有吾
四方倦遊厓厓在目念情少想多輕車而不遠南史
宗少文能以一室自畫平生所到山水置之壁間曠
懷卧遊鼓琴而谷應恨吾手不能畫欲託之子以寄

吾想然吾有大恨吾昔者所見臺池亭館山明水麗
人物草木舟車管絃殆不止於畫也今已矣將象其
丘墟弔其遺迹要亦何可勝道毋亦存其舊日記其
大略時時某丘某水依稀指畫爲後生輩言之則畫
之有本幸其藏於子者無恙或足爲吾遠想之一助
而神傷獨往終有不能無情者賴子未嘗親見親見
殆不能畫亦不忍畫如優施學故人談笑意象豈可
復睹哉今吾行田里間無不惻惻可感况其見畫或
曰孰非圃也吾與若遊於其間有賞之而已而安用
自苦如此斯言亦甚達併記

須溪集卷四

三十三

武岡軍沅溪書舍記

道莫迂於天小之爲生成次第大之爲晦明消長又
大之爲升降變化常五合六聚積數世百年之久東
海而生一人焉西海而生一人焉及其得志當世如
跛而待跛而遇不間遠近隔今古分彼此吾道猶是
已夫子存不大信於天下朝出而門焉譏暮歸而荷
簣矣蓋愜然四方之野莫知所從適甚或削伐見異
極矣然易世而門人尊異代而遠孫相更于萬古而
南面與天地並今爲其徒者曾何足以望游夏而儼
然爲人師用家國道小不合爲進退榮公論大不幸

爲貶斥比死節輒迹所至遂爲後來所追慕愛惜附
著不衰而其生也已若此矣此則夫子之所未嘗遇
也如過江前陳簡齋近年魏鶴山皆以逐客道沉溪
祠沉溪祠而不自己人因爲書舍教人士教益廣則
書舍亦益廣今爲書舍高下相望奉夫子俎豆終焉
此吾所以聞風而感爲之極晦明升降道盛衰之故
壹不敢以書生之好德者賢於古人而必以古人之
當日者適爲書生地嗚呼不苟然也吾道之植於生
民以來其漸如此武岡本騷楚之國有向氏自芷沅
徙居沉溪沉溪之老人曰林下翁遇濂溪垂髫學焉

須溪集卷四

三三

晚猶及見靖康之亂簡齋過之相與言濂溪舊事日
相得因愛其山水卜翁隣屢賦詩去去又百年而鶴
山來翁之孫曰大雅翁者事之如簡齋而鶴山亦願
留簡齋處鄉人爲之合二先生姓稱其圃今爲祠若
學古今名誘相長在宇宙如丹青失之彼得之此當
時以爲罪而後世以爲榮是非之在人心如天何言
非春秋揭焉褒貶揚抑則其聲慕或不至若此而亂
賊之懼者亦鮮山林過客名字不足以相及而禍敗
常相尋故有破家而同傳亦有以戈逐爲知幾况過
江盜起人自救不暇顧從容流落主賓嘯咏各不忍

舍代有隱德又避堂下榻講學論道如大父談詩時
氣象愈佳政復名節何與人事而卷卷如好好色來
者猶喜談也楚芳不競近年無過客亦無向氏卒泯
泯至此上下風流風雅典刑志操安得不登臨遠想
俯弔仰歎斯文比古先愈降名士至後來愈高宋三
百年更三四黨禍本無嚴刑峻法然猶所過在亡親
友路斷更名他師因致名位今其所保安在乃與子
孫氏族棄之掩鼻而遠方議面託爲新交有耀無窮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未必非昔之君子不容於世者
有以感發而懲創之也則客之出於塗者不尤愈於

須溪集卷四

三四

昔邪然向氏之嗣有人而鶴山之後無客此固咸消
書舍所爲作者文章已矣名節無所用矣獨學問私
淑正人心承先聖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尙其在此
王通氏有無不可知他時聞有贊王業興禮樂又如
春陵見稱道統推論師友漸摩所自比于生賢之意
成物之功由之而不知刊之而不庸蓋小莫破而大
莫能載矣向氏敏衡者求予記歲晏風霜獨行千數
百里歸而刻諸石向向氏之多文物歟而迂亦未有
已也

吉水義惠社倉記

邑舊有存愛莊田六百石耳歲之困興發有常官
弛其租重民食也粵自丙子併爲官田而民始絕望
矣於是邑之士聚而感曰我飢矣猶有飢於我者也
乃口分不羨之田爲眾倡眾亦踴勉唯力沛然後之
得地一千八百七十二石有奇是爲戊寅以來平濟
之莊每歲輸視民田春夏糴跡減損市直過半收其
直積買田又三百石有奇然通可官斛九百餘耳民
飢猶不足而莊籍爲戶右日海船之造後誅物役之
不勝而指糜噬臍甚矣致亦惟按察分司馬公布膏
澤識政體而內省行省郎中二劉公實來慨相語曰

須溪集卷四

三十五

莊名平濟眾積也奈何與并植戶計等壹蠲之然後
老稚權呼釋然如得後望餘命無復患迺諸君子又
聚而感曰莊之累大矣歲寸寸積買田固善田益廣
賦益盛不愈累乎其自今惠民以其直勿收田止此
且自癸未三月易其莊曰義惠社倉雖舵舟不歲造
尙徵福於馬公諸有徵歛必繼足以免實永賴勿壞
益勸在此記也予歎曰古人念窮困嘉惠鮮必曰敬
修其可願願未有已也而事異心違其中有得其所
不願者矣是莊之建始於夔蛇相卹忘其家之不足
絕斗升儋石以望人腹雖復如茨如梁其於萬家之

邑六七月之食比於成季之殮貞惠文子之粥其與
幾何試使歛散得人益以不倦遲十年之後斯人子
孫生者無數而吾亦給之爲無數抑初念誰不願此
積實生怨固非爲已積也然吏睨之爲外府官索之
如監河一貸之不遂再則怒三則有受其禍者矣里
巷之事人情之所不能廢也善之爲懼也陷而多責
何必任眾人之所不舉而後憊且悔哉幸遭仁賢是
莊得不敗壞而亦不敢充羨獨懲創爲儉斥而爲施
何也其誼以爲我損以予人則彼亦絕望也吾聞贖
人不受金則其後亦且不贖人今之積者非盡民食

須溪集卷四

三十六

也有輸有費有不可會者焉幸而稔十可六七存耳
不幸水旱十一二未可知而又修田萊備水患築陂
塘貸穀種儻車運葺莊屋走阡陌待催吏饗田祖以
歲之不易事之不虞卽十日雨三日雪環千里而水
如去年雖廢棠垂之亦所收一二而止帶其福矣幾
何不絕義猶井也深者甘汲古所謂社倉者亦二分
之息以此爲術其後猶有官侵用而不補私貸食而
不繼者况施之爲道徒以慰窮乏塞觀望一志於散
而民散矣春山之木樵者不竭舉以與樵者則頓首
辭焉惜其本也悲夫吾欲其營是莊也如私私不可

爲求一說以易之而當當而可久則施之德之義又未爲不當也以其極也而吾猶有所不滿毋亦是區區者有可以充之又充之實而繇是正焉也此固物之所無奈何而理之所不能無憾者也夫義惠之與平濟名實遠矣記其名不記其實則是莊繇存愛之而平濟繇平濟而義惠雖爲之盛德而有加焉可也蓋歲早不收有幸種而獲者或美其田之盛而由耕者計之盛則盛矣不如薄收而再藝謂夫生意之止此也若諸君子之生意則未有已也

萬安縣舜祠買田記

須溪集卷四

二十七

大洲僻邑深山卜寺而一日揭焉以舜祠興雖邈乎褊矣然能使周旋博雅之士爲之矯首而遐思汎濫遊鶩之人爲之褰裳而忘倦以其所立有在常情之表者則寶祐景定間僧了敬之爲也方祠未成記先具鄉縵衣持節至其處問焉見其畫堵基山爲讀書堂雖嘉其有志若寓言者又久之堂成祠成祠成而敬去主龍須其徒慈意者自仰山歸祠敬祠敬之十五年而買田既百餘石合是二百敬來求田記刻寺俾有考余笑曰時節世間安得不使來者笑人無能何昔之舜祠者成之難而今之寺田者獲之易也則

亦有聞舜祠之風者也如將爲爾并舜祠記之邪則或者以爲無謂也不并爾舜祠記之又未有知夫無謂之謂也寺在韶山山之下爲韶江江韶口里韶濩雖俚訛志謬自儒者言之無一可若彼教中古帝王亦猶幻耳悟則舜在床琴不悟則必陟方乃死吾以韶山見舜事舜如吾師然鄉人士之爲我來者如鄴侯書堂如李氏山房士大夫之過其下者如望蒼梧登九成要亦何以大相過荒濱絕逕詭爲異聞隱爲奇觀遊者如有所慕因徘徊之久而又有感焉向之田者始由是而積矣人有常言曰知自孰知田之自舜

須溪集卷四

二十八

又孰知日用飲食父子兄弟無一之非舜哉斯民異端無重華故至此今夫山田二百井田之世不足當上農夫二人之食然亦有甚難者今夫耕者或不得食販夫夜作旦而市或不售則不食彼深山大眾不耕不售而不缺食不惟不缺復有餘而田者積焉今夫望施示人難矣有得有不得焉再而竭三而倦或不得謝則怨而施之佛者卽甚厚如梁蕭氏以其國則小梁然施者常不悔也不惟不悔益腆而田者積焉彼豈皆能一生死齊得喪道隆行顯且佛實有力至此哉乃其迂濶則又若舜祠者焉豈非心胸中曰

福有在福田之外莫之致而至而好德者遠矣山無窮田無窮百年千年連阡陌始此夫舜祠者理之所不當有而佛之所無用也固有有之而不事事之而猶無益而二僧以此爲無窮且以此不朽嗟乎昔者萬安永福何至此後舜祠二十三年七月須溪記

武功寺記

佛入中國以其勤苦無聊之說本非人情所嘗習而堪之者又儒者講師縱橫演易凡數十百萬言雖才智辨士猶有不能盡通其意然依稀料想若有苦亡至二千年不晦則亦不可謂無其理也乃有聖惠西

須溪集卷四

二十九

來不立文字庶幾一返之性而分宗異解類爲不可測知斷句半句尤怪隱顯教意不傳而其傳復有甚於教其難知難言遠而至於不知不言無可授受此宜曠劫不一遇而頓超代起又未嘗無其人也亦猶吾儒起六經傳疏專門之後遇大人先生獨取四書深極性命而記問疏於六經語錄多於傳疏今言性者人可以爲聖而聖者亦不過如其人而止若由聖至神猶從有人無直當置於不道此其爲實踐之學其未嘗學者亦能嘗輕前聞上清談而次科舉古爲六經者少而爲四書者皆其徒文武並墜訟止奪銷

於是老山林困時命者始嗒然有意於廣聞見合經史乃異乎曩昔鋪答問而拾闕略者其或者世道之將盛歟未可知也惟是七八年來釋業彌天建爲官師禪衣而夾駝又有北來高僧兜離旁行一字萬言談曰扶教而陵世狎俗舞經斥戒蕩然遊人間意非復凡律所可係縻雖其寵光辟易方與甚盛而不能不與其教異則雖其徒病之亦莫得而揜也此是而觀則此一時也儒者之廢固未嘗不進彼一時也禪與教之失豈不猶可以爲得與然吾聞長沙王聖與言瓊吉袁潭三州八百里有武功山山深絕無人之

須溪集卷四

三十

境有僧志與禽獸之與居枯木之與徒創爲道場一作一息視如叢林雖開創甚不暇給不廢是事嗟乎禪之不禪其已久矣北非無宗也其渡蘆君子之國九州之外萬一有其人焉而亦不可見矣是佛最盛時而禪學往往而絕也江湖閩浙之間寺以千數吾豈敢復望大乘氣哉而况崇酒肉以爲常混色空以爲達一興一壞過暫惡薰於此有人焉爲是寺存是道豈獨今日之所少而北方之所無也而欲爲禪林之科舉乎雖大如徑山高如雪峰吾猶以爲隘也將爲禪林之四書乎雖辨如維摩論如大慧吾必謂之

儒矣寺在葛仙峰下左飛瀑右石江匯爲三潭龍居之沿流隱見獅子香爐乳香諸峯在水口經始於己卯春爲兩華堂其爲藏爲殿爲門也不日成是獨法堂數間耳先爲記可乎余應曰可或人曰見諸如之何未見如見余不應舉手而畫曰一人曰一乎師乎抑別有指乎余不應且不畫非不畫也乃不知畫之所起於是或人悟悟而稽首以是傳

玉笥山承天宮雲堂記

玉笥承天之雲堂成五星聚斗之歲也先是余遊洞天宿山房見其成而去爲書廬陵劉某過第一山山

須溪集卷四

三十一

中人求余記之未暇也其明年乙酉九日登高把菊望數峰如筍意欣然記之雲者出於山如玉及其得於天也如芝如筍如鸞如龍如浙江潮崑崙樓又或堂堂也而如人飛空騁轡以遊昔者山中之人共卧木石之間安知其至是至是望焉欲卽之而不可得也亦可以一悵然矣山九真皆秦人方其避秦也披秦藿而入巖棲而澗飲草衣而木食欲是堂也得乎雖後來爲蕭爲孔爲壇爲宅不可知卽子真九江棄官變服亦必飄然爲樵夫野人混混乎其中其霜露稿乾豈比茅簷俯仰之適哉而數世之後仙宮化城

金堂玉室披華星拂紫霞鳴鐘列食波及來者巖巖如別館不知前八九天人者猶彷彿過之邪其高才靈氣第欲如王羲之陶弘景之流覽游忽別亦不可得也何昔之鴉居者望焉而爲其所難而今之含蓋者儼然而不覺其易也亦可以爲之悵然矣然吾聞古仙人記云去後千五百年五陵之間成仙者八百其時可其數可廬陵鍾陵不合者如礪斯堂雲海日閱人而如指安知不有隱君子變姓名而處豈皆如吾等淺之爲信信又淺之爲留題者咨爾來者候氣審之舊堂御書樓下如寄提點江西道教知宮事李

須溪集卷四

三十一

允一旣修殿餘廊西客焉高樓廣倍於是副官許景容分琴書其間允一景容皆吾州人記成明日甲子書

靈威廟記

陰陽之氣行乎山川與日月合其變化詭特起伏盤礴必有所爲者非通乎六合之故遊於萬物之表則不足以識其奇而以爲怪儻所謂人物亦猶是也況於神哉山起西南如青城太白者凡爲五嶺其趾而高入雲今吾自章貢仰闕視瀟瀧懸緮如在上不知其流至此已入地萬丈凡出乎地中者爲泉皆竅

而湧其精神於海勃如也人見其下流而已通大地而論則涓涓者江之祖然其泉必出於僻遠往往忽之吾測地於天以泉知海故於記靈威河口也如見不敢忽也靈威廟吉安永昌鄉鳳凰山下義昌水橫陳河口西會瀟瀟至此四十里如瞬弭焉蓋天山之飛下溪谷之上浮氣勢融合如網縕中其傍爲靈巖巖有寺寺碑記廟在建築以前石神像也故曰石頭王廟初頓大水石乘梓卓篙止焉江爲却流民不墊決自石之來早鷗輒雨已而逐捕捕獲戰盜戰勝護其鄉如家室官大其宇郡異其功歷三百年尤信

須溪集卷四

三十三

故在瀟瀟爲靈威丕顯哉賜詎止此廟自水而遷遷者孫氏克順今其孫瓌又與何仁叔劉宏規率其鄉人爲石郎殿其左廊七人第七未可知比尤顯蓋王名雲或曰石言邪自立邪而何從而知之也余曰不然人之得於太虛也息耳而爲聖爲靈爲不可朽則亦一天地也彼其託於形受於氣得於雷霆風雨日星霜露者萬變乃與隕然確然同體而尤璞故其感者或爲月爲星爲龍爲大士幸而不出於金玉而爲人所賤則貞剛之至必將有所激烈亦猶區區者化爲石誠之爲物必有至此者耳而子以爲怪又安知

今之南面者非穀城之老人與金華之仙子邪昌黎韓公謂清淑之窮而高且遠者其神必靈其爲石英丹砂不能擅當其奇吾以是山川考之抑高且遠而尤奇神之馮依其間者猶鍾英於宇宙自與南來踴躍而感沛者爲一都會天道莫神爲陰陽而不自爲非是石也不能爲其幽非是山也不能爲其明未有非五合六聚而成者也亦未有百年千年之久而無所爲者也暮夜病若產聘醫問媪不出邱里之間而生者每生則眾有司之者矣非邪是廟也恨其出於幽遠而無名而亦幸猶伏於巖穴而與人相似故其

須溪集卷四

三十四

俗厚而民慤其物產力作尤多且裕而自見於功名亦三百年矣有項氏士龍登甲戌第其明年爲德祐

吉州靈護廟新宮碑記

東南諸郡城隍封建王爲大或謂頽陰懿候未嘗至廬陵定江南者堂邑名同非也天之所命必其福力不盡用於當年而英爽猶足以有爲於後世者雖無江南之跡猶可故泰山之下得古名將而北地通祀關長生陰陽之塞宇宙如一身但言介君者景絕誦弘公者病已况漢初將相餘烈豈後來名字草木之區區者乎余欲效太史公景王蹟石有盡斷自瀟瀟

戊申涪祐戊申瘴踰嶺入江西南安之樽奪門以出
野死以村斷已而顛而萬安而龍泉草船柳車訛動
城外有謂神戰於境上者其地其日如截雖怪不可
語而風至輒蘇寶祐乙卯夏禁卒康成叛夜縱火掠
有告者守王侑命黃淮將卒捕天大雨黑惟電中見
城闕之處逆黨登屋得於電爍如已縛黃淮云開慶
之變東臨瑞西起袁環馬足所不至者二百里卜於
王曰毋恐其驅之之術吾民不知也而敵之人能言
之於是爲景定議王功封靈應忠惠顯佑廣烈王王
子以下列侯五乙亥入衛者萬夫較於廟出廟門晴

須溪集卷四

三五

雲倏陰蔽舟而下岸者畏日他反風致雨拯旱災疾
疫歲常事尤異而亦吾所見吾郡所見且二三十年
間所見耳民生實難比年出於水火又難也相道不
言而千萬人奔走如市當其危難請禱不自吝稍紓
旦夕顧念力不復給冥報尙或可緩蓋公私交痛若
此而猶廟宇增飾日新月盛則報者眾也財者民之
命脈非其求而獲不可爲救而何至絕筋力窮無涯
事不急哉廟有寢制也溢而後宮數十詭麗則自寶
祐乙卯始宮之成也吾嘗過之旻廡雕牆離爲六六
金珠黛絲綵纈千態涼臺俯池舞殿連閣網疏朱戶

錢牀鈿柱帷帳甲乙層軒疊甃佳花怪石壺奕琴瑟
前堂列壽孫曾位置高下相屬雖蜂房蟻垤要亦備
矣彼閭巷所爲若此就知金門玉堂清涼宣溫上林
鉅麗如切利鬼率或者猶以爲此工力所成非神人
所居雖以莖臺井幹中天迎年其於涼風之山縣疏
之圃明月之宮寒露之府下視之猶如積蘇累塊况
是宮曲折不類飛塵之巢蠹睫邪然昔者諸老常爲
我言累朝宮室之儉與少長所見都城邸第人間南
面王乃不至此政如尺堵之制當何爲世宮廟之作
像其居處意豈知王平生哉則自漢以來至今日又

須溪集卷四

三十六

盛矣每嶽降之朝張燈之夕傾靡曼衍遊娛獵凱香
炬數里計千五百年用物之宏積成之眾凡出爲侯
牧去爲公相與數萬場屋高科廕仕諸貴人慮無不
徼福請命待罪祠下此邦之人無小無大若忖其意
而後從事福智通天閱人成世豈比憩棠樹栗變衰
而代盛計南康九江豫章臨江宜春章貢建昌之祠
皆然而廬陵又盛矣人神相依精意蕩激其諸福之
物實稱其事而回視窮閭悽愴可爲永慨嗚呼念哉
民之無告余以前史氏爲父老所屬筆乃爲歌以侑
王歌曰芒芒碣興龍雲萬騎力疾昌文君重瞳一

落垓下軍漢金購我頭千斤赤帝繇此絃朝薰雉晨
不怡興擁文頽陰相懿甯酬勳帝命封食西江瀆靈
威暗鳴樹埃焚過亂劫暴如斬焚震收電止梁擢筋
左麾駱甲癘走磨新宮沉沉笙鑼鼓菱杼紗挽疏鱗
紋曲閨綺闥飄氤氳埃光增頽盛翳紛爛如芙蓉星
佩褰芝蘭參差鸞鳳羣棊博歌謨容法法王毅以武
還顏忻蒲荀澗清雜且醺駝峰醕駘且葦鴻門落
日哀榆粉萬歲嚮此沉烟芬兵曹醢脯鮭螿蟻俾我
孺子懷訴新容我薰老安富殷無復魑魅瘴疫氛扇
回樂闕寢廟分虛黑叩齒王知聞

須溪集卷四

三十七

清癯堂記

君尉吾城中時魁相持節章貢君以書自通章貢公
復書有聞君清修又甚癯粟語往往還贈浮俗概常
常者云爾猶未足數數稱也一日章貢分建帥旗部
分萬眾啟行道鄉邦檄軍諮從事首舉君舉君詞曰
廬陵尉場如圭清修溫潤頽粟強明眾謂人詞實稱
然幕啟版授類頽侯輩意未可知及君出章貢書伏
軍門謝前得公獎目且年歲於此豈偶合抑素論定
何其言之襲也不敢忘不敢當公欣然啟齒復大書
清修癯粟之堂以遺之於是知公出一言而溢於胸

次著于筆墨非雄黃反覆蘭閣徧贊前戲後忘造次
得之亦造次失之者君子謂公與人之一如此然自
是各轉徙淪落身世存亡俛仰何限惟平生告身與
六大字仆起必俱已乃併失慨然曰知己之言從是
絕矣流離出嶺栖泊吾里晚從故吏故牘中得章貢
書故在雖已衰欲朽寶之如新僕僕袖相過曰見公
所執贄見者亦公也請復書六大字并記可乎余曰
可清冰癯玉義蓋兼之矣爲作清癯堂記清癯曰鳴
呼古之人古之人其不可作矣諸葛公用敗無成而
死之日仇民孺子猶憐傷感歎之者以其成都子弟

須溪集卷四

三十八

無餘財粟無妻妾之傷心平生觀書大略及臨事十
反手教嚴悉罰二十以上身親不煩忠臣志士所爲
悲歌流涕終其身自以爲不及雖誠有恨而不敢妄
議之者以此彼賣薪權水貪夫小人不足論晉殷生
唐房刺史皆以迂疎致誤見笑後來名賢達勝苦心
用世安知其至此是以山東沛公之業爲噲等而慨
然江左夷吾之風見士行而自失是二者古今功名
之所不備林品高下之所欲兼而豈易言哉顧雍得
蔡邕一嘆於塗而字元嘆桓溫辱太真一盼於襁褓
而名溫雖人物不同自薰自蕪而風流眉目皆成故

事當世想見况經公手所論定表表如此而其植立死忠死節足以附麗而難忘宜君之圖之也雖然猶有快周伯仁者猶有以滂禍爲未塞者猶有晚而不視而諱相門人者則君之汲汲也其不使余悲乎嗚呼客乎孰有清纈如君而猶存者乎數世之後不知何人而談清纈者從是見矣君蜀人大雅堂楊氏矩湖子好修隱處愈勵如文山言後文帥之九年十月望須溪劉某記

山窗記

袁氏山窗古心先生益園江文忠公之所書也吾行

須溪集卷四

三十九

廬山意公筆墨在在輝映然山南北無一字非居者之不求求不與也而南林之外慈山之下夜光出屋飛動洋溢念與公遊從非無意者而故居陋甚不足以容於今何及蓋徘徊瞻忽之餘如見廬山高於此少時讀凌虛臺記以爲在終南之下而不見山故築臺焉如使見山者必待築臺而後得之則亦多事矣是問面壁斷之爲窗而天生焉不知蒼蒼者之歎我耶抑予力能致於此也蓋悠然與之日夕瞳然與之俱曉不惟山在吾目中而天亦在吾山中矣豈小之爲量納岑樓于碧而已邪彼以爲一隙之明從是漸

悟者不知心體之陋見心即天也天高九萬一舉目而天全露豈有破碎隱顯昏澄之隔大小之間若癡蠅之觸飛伏之昧棲蟻之竊邪不知心體則雖四方上下無往而不礙自未有此隱言之塞固塞也轉而爲窗矣而窗亦塞也自窗之外言之則山之未見者見矣而山亦塞也山則在此矣不知是山與他山復何如平生所見又慊然如有不足而爲之遠想爲之圖畫往往喜聞而厭見不知一上一壑卽千巖競秀政自何異復亦何以易此每山行厓落窮岵深穴愈盡而愈不盡然奇峯翠靄曾不如遐觀而倚杖及僧

須溪集卷四

四十

房野店得之燕坐如闕如卽尤使人依依而不能去勝於當然無不得其全體此亦觀之至也何求樂哉恭父旣玩之此窗矣嘗試以吾言隱几則見山如我見我如公要亦未嘗不日相接也

樂丘記

科舉前傑然有文采志慮可喜者惟安成劉翼父兄弟日冀父請曰余兄弟爲家君求樂丘於馬滄陽旣書之而家君望子願子記是丘也則出其云云如畫余蓋難言之而辭之辭之又難人子以此娛親而親之樂適在是有餘矣達哉此叟復何求於世而何惡

於此且爲足下家君言有子而文而高科而名世
卽八九十亡恙其不高車晝錦銀青金紫擁左右甯
能一日舍此而盛時早計若翩翩塵埃之外去復來
者叟亦知之乎此漢高豐沛新豐間意豪舉蓋世類
如此而卒不知千秋與萬歲魂魄猶有知否也不者
其亦負此丘也雍門之歎伶玄之感言未終而飲餘
淚是間獨何樂乎雖然吾亦厭乎吾生久矣乎蘧伯
玉請先乎是叟則是叟之樂吾能言之而欲爲屈子
之遠遊復臨睨乎故鄉乎而故鄉已若此矣而爲莊
子之夢復舉而出於南面王者乎而南面王已若此

須溪集卷四

四十一

矣迺有陋儒噉然而號於極曰早就其所言甚麗甘
美皆吾人間之累可爲煩囑嘔噉悔重娛而不忍復
顧其庶乎知人心有感事者又反爲之大招曰舉賢
能任豪傑先威後文誅姦勦暴尙其爲我來也於乎
近之矣而亦不足爲已吾安能復置是非得失於吾
心哉往者吾弗及來者吾弗聞樂莫樂於今之爲吾
者矣而以昔之知我而復我亦爲不知我者矣雖然
其事尙遠遠者百年後也奈何乎今吾知叟之心矣
天地一丘也古今一我也何必以生爲不樂死爲樂
登高而望黃帝之所休文王之所避風雨在我猶彼

且吾何暇哀乎吾之所不及第論十年間尸鄉之客
杜郵之鬼其人皆英雄文武榮名福力駢列星而橫
四海又通宇宙而論生無名死無成如狐如貉如鯨
鯢相望儻以此爲樂則皆樂也而又誰樂之邪吾所
謂樂生亦樂死亦樂夫吾亦有何樂嗟乎夫亦欲樂
乎此而不可得則吾與二三子逍遙以求日優游以
卒歲可不謂大樂邪蓋累不遺而已忘年未老而先
化昔者子貢倦學而請夫子與之言舉如宰如者如
此不知者以爲實其知者以爲寓也延吾亦有所倦
乎此矣嘗試乘日之車出於大荒之野叫重華起文

須溪集卷四

四十二

子頽乎其任運而往浩乎其乘風而還亦有知子之
所樂者乎而余與叟老是丘矣叟名某字某聞其言
知其盛德人也宜壽宜有後

須溪集卷四

須溪集卷五

宋 劉辰翁 撰

記

鳳鳴山記

通城湯侯謂予所居鄉梓里雋溪之上有妙因寺焉其側有山曰雞鳴如翔如翥諸山莫高焉隱然四面而望德人君子之容也是宜為鳳鳴倘以是聞於圖志可乎願記之余曰山素封者也孰非人之所命一匡廬也匡去而廬存曰廬政亦何謂之有今之雞鳴者本蜀之羣羊山也金陵牛頭王茂弘目之曰天闕

須溪集卷五

一 豫章叢書

則天闕矣况有道之世四靈畜於郊藪則丹穴之雛雖者安在其非尸鄉之祝祝者耶事固有可疑而人不疑者且以為蕭韶之音揖遜之舞初作於朝廷之上而翩翩者聲聞而感白天而下不憚萬里而來儀于頃刻者乎其或者此鳳之在人間覽德輝如虞賓者非一日矣故後世之所以為異者乃當日之所以為常者也是聞鳳猶聞雞也聞鳳猶聞雞則雖謂茲山為鳳鳴可也山之形也形非聲也孰能聞無聲之聲故坡公謂世未嘗一日無韶吾以世外之耳聞韶雖謂茲山鳳鳴可也夫山則何擇於斯在鍾猶蔣在

結為晤屬有名人生之隱者居之是代未嘗無鳳也

昌黎以一何堅為鳳鳴之國茲山宇宙人物如林復有遇昌黎公而為鳳者焉未可知也復有為鳳而不止於為堅者焉未可知也地靈獻兆嗜欲有開前乎千載非惡聲也而昂昂而藏藏向未得為稽中散耳後乎千載名聲變化其獨無與卧龍同稱並起共事業者乎則跂而待之矣君侯身行南北更所不到處意象偉然能為太平者而卷卷後進為山川改觀如聞鳴聲感心復不可多得而望當世抑又至矣歐公喜梅聖俞蘇老泉容我為之賦云二物非能致太平

須溪集卷五

二

然後生夫鳳必待太平而後出者也豪傑驅馳於橫犇而使後來者為鳳吾黨之願也茲山之望也復有狂歌而過者必後世之如予者乎而予亦從是遠矣作鳳鳴山記

晚圃堂記

晚圃魏園韓公詩語也道師熊氏藏室名焉吾因子有所感矣士大夫困州縣老塞下勞侍從倦台鼎懷淵明之高風念伏波之苦語常已晚而不歸或不知其已晚故有記魂夢於枌榆委芳馨於蕭艾自其悔痛言之先一日亦為早自旁觀者太息則未有不晚

者也今子之涉世也其能幾何盛年高舉待詔金門
入駿如風再往返猶冷然善也雖故山見志歲晚浩
然卽五六十又八九十未晚何早計如之於是師聞
吾言啞然笑曰未嘗晚也未嘗非晚也前所言者直
一世之晚耳一日之間以桑榆爲晚一歲之間以搖
落爲晚以搖落爲晚則桑榆非晚也若代之二叔則
搖落又非晚也是以今觀昔無往非晚也子厥廢興
玩倒景處西山而賓餞存夜氣於燕息寂然若羣動
之俱泯頽乎若松柏之方獨彼血氣衰者類三十年
爲一候吾清淨寂寞者則雖百年一日也荒吾圃於

須溪集卷五

三

未央何朝華與夕秀有抱甕老人偃且憊甚過之而
嘆曰吾惟早種以及此也吾日入而息未日入而息
爲怠安和夫怠者不樂吾圃也夫大塊勞我者也而
大塊亦圃也因負鋤而立見月而笑

湖山記

淨信大師行成自燕歸豫章爲吾州僧錄然士大夫
不稱淨信而稱湖山其徒不稱僧錄而稱湖山以至
四方之客問訊焉曰湖山湖山蓋叢林之詩友方外
之義俠也而亦不知其湖山者何謂一日出其鄉章
丞相題字云則山西山湖東湖也凡浮屠氏四出

以遊乎空中祝戀著故俗如未出家可鄙師獨馳萬
里外國不忘其本本儒氏故歐公從石曼卿識僧演
慨然以爲承平四十年磊落奇士幽憤沒溺於此况
南北橫潰聲實陸沈師能進退自守騰變蹕絕恨無
以曼卿之交交之也而皆其外也吾且指山河大地
言之自岷山積石以來苟無洞庭彭蠡具區鉅野從
容磅礴之以入於海則雖龍門伊闕廬山衡岳天台
雁蕩其頽然渺然汨於鴻水者皆不可得而見也今
人不能於千古之上六合之外具大知識則有以山
之高下爲踴躍奮迅于轉萬變而如龍求其所以爲

須溪集卷五

四

龍者而不可得則又以爲輕清既上玄黃者一旋一
轉澄湛而下漸積污濁以及此也則雖天地之愚不
至是矣當其未爲海也出於東南而始有湖則山之
牛尾而聳者也六七及其洋洋而並於海也而向之
牛尾者如象而爲島以千數又行九萬餘里而得之
於歸墟也則蜿蜒斷續而如龍者見矣如龍者見而
高者或如天矣其不能如龍者亦且坦矣偃然名爲
大塊而不可紀極矣自其下而觀之則亦山也蓋東
南之爲湖者若此用此觀之則通達之中其爲雲夢
也復何止八九而彭澤之澤西山之下有東湖之勺

水焉夫何足以與於大澤之暑孔而瞻焉言之若畏
壘而止豈其不自廣若此抑此吾初也繇湖之初而
有山由山之初而有形由形之初而有我由我而卒
歸之無爲佛自其有形者與我無盡則山之來者皆
西而水之行者必東也亦安往而不得吾土自其無
形者爲我則今之巍然者雖百千丈乃與放焉而溢
忽焉而涸者同一起滅卽海之所謂東者又未必非
天之所謂西也而何懷乎故宇之有吾嘗植杖於笠
澤之中洞庭之野而後知宇宙之四游也皆若此是
蓬萊之清淺也未嘗不爲陸而圓方之遷流猶覆局

須溪集卷五

五

也而況於厓陽之故愚公之役又有出於人事之未
可否者乎則今之湖山其非昔之湖山矣嗟乎湖有
幾而言湖山者必向西而笑嘗試與師誦東坡天竺
靈隱諸師喟然想見孤山風雪之外又如坐飛來而
飲龍井則師之爲吾故人也不已久乎

豈畦記

天地間無息壤矣南湖朱氏子得其一丘以爲畦東
至於鄞謹龜陰西至於虞芮南至鄆劉焉於北至蘇
忿生有棹焉灌之不受有桑於此遜又遜之而莫知
其何人也則相視而笑曰子豈畦者耶遂自號豈畦

吾聞之曰子以不畦之畦畦人於無所可畦而立乎
其中中者圭也圭者二土也自南北觀之其何畦何
不畦之有開阡囊括以來宋之握楚之蹊岳戈錫之
荒不論論其譬於道者區以別矣高者爲麻麥下者
爲蔬芋數之不能終其物而陳者皆迹也變者皆道
也此不足而彼有餘則吾亦無不足矣善種者不獲
善取者常無窮焉蓋無適而非吾畦也人之言曰鼠
壤有餘蔬而棄妹釋者至曲爲之說不知至人者自
藏於畔側遺秉滯穗皆寡婦之利鼠有餘則妹在其
中矣妹吾妹則愛之愛焉而不穫者眾此望人之腹

須溪集卷五

六

所以觀而多責也可不謂哀邪古之夏畦者吾得數
人焉子產以蕞爾鄭爲一畦而人謗之有莘之野啟
七十里爲一畦而匹夫匹婦皆已責禹貢周官至以
九州之內則壤經墊爲一大畦故胼胝吐握者終其
身畦復畦之不足雖天雨猶有憾也若乘雨之雲負
月之露以出乎壙垠之野則青青陵畷曩曩大治吾
庸知其初芊綿者春也采采者人也大以畦大小以
畦小亦無人焉而不我彼以無我爲無畦者正累我
也我則異於是無我無不我王佐名鉉天資近道學
焉問焉非無志於用者吾故擴而闢之可以觀世可

以處世吾須溪農也第五十八兩水中華山書

古山樓記

長沙朱君佐過予於廬陵相視各壯歲也已矣年近五十書來語我古青之樓將樓隱焉求文以爲記余爲記之曰青者何山也請更之古山如何山在天地間幾千萬年而未化如駢枝痼贅而莫之勝說豈惟人病是將陰陽者厭之矣吾亦不知其初高下磊落變化何以至此也以爲大塊之所壅而洪水之所決耶其高且數百千丈爲日月相避隱處始造物之所不能去也意者其亦有祀國之故且墜且積以及此

須溪集卷五

七

邪求之六合之內而不得雖神州赤縣吾不信也異乎此者其當何如何厚何高何頑何頑於是其有共工者觸之於是其有五丁者鑿之於是其有愚公者移之觸之鑿之移之之不可則鞭之以秦皇拔之以項羽蹴之以夸父而不勝而衡守而擅竊而媚之以封禪而阨之以兵革其窮人力若此而謂天地欲無意焉不可也謂天地有意乎後之人益不可也而後之人若有力焉方其自恃也有過此焉而卒不可恃也彼其有助於人也亦多矣其助之不可而因以傲之與其傲者自傲而獨與天地者相終始也悲哉乎所謂古

山者如此吾與君登樓而望君所居岳麓循岳而南爲蒼梧之野二妃之所賈淚南至於羅浮望三山者或彷彿焉今其人遠矣少西爲洞庭又西爲峩眉之雪鬢叢兼見者不可得而道已每聞子規喞然而起起而望曰望帝今其人遠矣自江入於海則東也其山曰塗山玉帛萬國專車藏焉又東爲滄海安期徐生自是而不返今其人遠矣言未既君振袖而起曰荒哉萬古濶乎其四方也吾樓於是間也何居其曠然若古今之塗乎其亦他有所可隱乎子盍爲我言之子不爲我言之曠也奈何余仰而噫俯而笑曰今之古者其猶有存乎則余不得與於斯也子又以今之今者爲足存乎夜以思之其知之矣其自明日以往抑不可知余以斯樓爲不足樂邪四方若此君樓居而我記之其復何憾井幹麗譙臨春綺綺盛時鉅麗者安在下至齊雲豐樂岳陽黃鶴騷人疇昔徘徊落日又烏知其至此則斯樓者其不足記邪其不謂之隱耶夫四方而不足以爲隱此足矣隱而謂吾山則吾山矣山在天地間誰能主之四岳三塗是不一姓以吾隱此而山亦吾則山與君俱不可得而見矣不能不在人間而藏於人間異時欲知君者求之樓

須溪集卷五

八

欲知君樓者求之記記成於己卯庚辰之春日是日也霧漫天白子規南二妃西青青者如失惟朱氏樓獨存

戒岡重興院記

天下名山必歸禪林如封建大國鐘聞數里僧徒千百會食一處高下萬間王侯貴人賜金上腴奔走飾奉香霏設浴南北宗枝縱橫訶詆見稱冢嗣枕經而卧名滿京浙荒州僻壤誅鋤苦葢羣居鹿豕羸垢雜駢身兼土木霜朝露夕堅苦誦習小心戒行節食賦工高像出管亦極一時之力迺有隙光破陋觸礙成

須溪集卷五

九

機超然獨悟更在諸方之外無聞之表任心直致回視叢林隨落高座割席然後知燕姬趙女不必勝於浣溪孫畧齊韜不能名於背水又未可以地望尊語錄惑也二十年前西湖鄉僧盧求吾志三塔笑不與復不自意爲安成西戒岡山重興律院發其狂言至此院清熙間有瀘溪王氏僧道清以醫名有良齋謝公謬書重與而真知其所起無圖牒無碑志清以嘉定賜號慈濟大師大師傳獻可傳志寧寧傳師聖聖傳德顯顯傳幼聰聰傳復濟皆名醫而顯近年重建法堂與聖所爲門廡殿閣稱求予書慈心何所不

濟是問七世專門名科四望迎致不知愈所常苦滄熙至今當復幾千百人大者施田小者獻供從食得衣以儉至餘日興歲造如負急償積久同新愧後掄前第如所就亦自難事施益廣醫益聖又寧止此子因記是本末喟然而歎曰賈夫販子千金小腴有不肥嗜其欲取饜其事者乎同居坵半坐傲風雨券分庶孽臨終執手猶有平生辛苦之恨而況醫之爲得比於計功受賞孰非已自能致雖僧俗誓異福報事長非其自請亦復誰能勸是彼所謂當然者且奈何哉王孫虜寧棄其女而不分富長者必求其子而後

須溪集卷五

十

與未必非夫世之所謂當然者也有人何能七世一心七世一心而日入於盛難也七世一心而不忘其所以本始又難也平居誦習師說不惑異端宮之所以北面而不耗而不蠹而不困以爲禽犢則幸甚尙望其日闢歲種祿且庇於雲來抑彼佛有言鬼不與角哉嗚呼吾爲是屢嘆矣吾爲吾教罪人矣然使是醫也返而得其無病之病焉又返而得其所謂絕再蘇者焉則非佛非祖吾亦以爲可矣是諸山者豈不亦以子爲罪哉

建興廟記

遷叟居永陽之二年龍集析木之津日在胃二星聚
月重暈又餘於是建興廟寢成族廬市媮汎如承平
曰將軍之賜也旁求擇椽盤桓樹陰曰將軍之賜也
廟有三神劉名在焉厥亦惟曰將軍將軍者著始也
將軍梅姓廟上橫背者胡氏望走而歸祀焉意其九
江隱之子孫歟而亦無所考已提三尺起風雨沒
而廟食其土其盛年事業如何想見指其墓處曰萬
安邑人者慶元戊午重修廟碑也又八十年矣逢時
險艱葢爾生聚而祠宇益盛庭廡鱗鱗帶江如畫然
猶溢而爲寢則顯者棘而報者稱也堂而兩楹者五

須溪集卷五

十一

翼以書室像其子孫網疎書簾古柏凝烟道人宗超
老於是役而胡君奎沛然成之君曰衆舉也族施也
吾何力之有願所以揚神之聲威光遠者又他有在
適而求記於遷叟遷叟曰久矣夫子之無報也予報
也能是環東南數十大祀西則金馬碧雞梓潼射洪
武當二聖又西爲洞庭吳城旌陽之鐵柱集雲之二
龍南則衡岳祝融南海之神颶風之母其東則婺臺
祠山又東錢塘如雷如霆子胥之所且而奮也方盛
時冠冕大者帝號小者王侯其丹雘鉅麗儼於鈞天
廣內朝者萬計豈獨十倍百倍於建興草野而已今

其故地黯然使人流涕不敢仰視而安邑之邱永陽
之墟昧焉以昔時將軍聞者如生獨彷徨顧其鄉曲
不忍其餘民如孫會婦子爾汝而語且而卜曰毋動
已而瀆者如且已而千百者亦如且開慶可也乙亥
之人何恃而不恐乙亥可也丙子丁丑何恃而不恐
舍再舍可也左尊溪右江口何恃而不恐蓋前國正
王公禪爲我言去年禾川騎下之日過舟數百其並
岸寸尺不泊而去者如有所寇却吾登閣望舟中遙
叩額過廟者無數不知其何見也是夜闔市聞鐵馬
縱爭悄然無一跡蓋神助如此胡氏自五季衣冠盛

須溪集卷五

十二

歷中天己未以至今日將軍與之終始是鄉惟古木
同時得不翦拜使人如跛其故國羨其壽俊焉南望
太和三十里而警邏江而百有餘里爲永新號焉雖
吾四境時時有警有墟者而胡氏里以弱見完如子
與王公焉依者尙十數子兮瑣尾蹙蹙乎無所可入
其不見擯於神幸也於戲其敢忘諸在昔寢廟之作
有享歌焉如靈均八九章者豈必闕如王宮大如官
府哉直傳之其人書之壁以著意諒如昌黎所過昭
邱茅屋者楚俗也矧是鄉是廟又有功德可紀實甚
宜乃歌曰大風起兮故鄉馬渡江兮甲苦電光長慧

吾劍兮截若橫靈祠兮鼓鼓舉旗風兮偃旗雨柳行
行兮莫予敢侮孝子兮忠臣孝有鬼兮忠有神過故
居兮太息飄頓首兮天門將軍歸兮日晚壺椒漿兮
道遠

安遠亭記

郭公彥高招討出江西眾知其文武威風中州名士
也把酒鷺洲之上公言往在沅湘深入谿洞南士相
與亭其處曰安遠爲詩若記惜予不及見也予因顧
謂諸生曰馬伏波飛鷺霧涼之嘆計其西南遠者七
千餘里耳尤以爲遠定遠酒泉玉關之感北歸長

須溪集卷五

十三

安三千六百里耳猶以爲遠若公鷹揚塞外如酒泉
玉關復不知其幾而又出特磨道收羅賊定白祀服
鬼國往往伏波所未嘗到此豈可以書傳橫從道里
計哉乘風危坐舟楫號涉萬里吾黨出門西向如望
天上若南行瘴嶺非冒死罪遠涉則無所爲往平居
旬月之役顧念妻子馬鳴客別僮僕無人色孰知老
臣慷慨風霜九折略地報主功名本志哉公方提師
巡行山谷布宣德意使蒿艾遺黎復見天日昔龔遂
爲宣帝言海濱遐遠不沾聖化今欲使臣勝之邪將
安之也公通古今識大體初至沅時以反狀告者六

七公不聽迄無反者問其人類怨家也子著公安遠
大畧春草碧波鳥啼樹間于與二三子候公歸騎南
門之外襁負之孫更生之子皆欣欣焉則示西江安
遠一亭也公名昂大名府人

習溪橋記

吾州習溪橋永新下陽湯信叔爲之初咸淳癸酉夏
水甚橋圯三鐵牛見識曰赤烏二年或曰橋是年五
月念四造牛云水去民病涉子謂太守黃同年鏞曰
市橋腰也晝夜雜沓何啻十數萬人褰裳緣木負擔
提攜自墜攀高車覆蹄顛豈三十六萬石爲郡而不

須溪集卷五

十四

能復一橋器之曰吾日補前政數十楹析欠且不足
安取此子其以美言出眾力大成之郡爲倡子曰諾
橋疏成久之會吏賦沒數十萬余謂郡僚曰此獨不
可橋乎亟入白許久之橋成又久之橋屋成其難如
此縣癸酉至壬午十年耳迺五月念四日最大水高
戊辰水又數尺繇南柵門邊長澗之屋漂者如市枝
牽牛決抵橋橋壞橋數棟爲前驅雖址幸無恙稽其
日與鐵牛台始何數也旣數月海舟急工彼沸興山
林貫輪橋僧以此時丐橋柱湯氏湯頤之曰吾以壽
旅脫盜難苟造舟有餘者無不施或曰施寓言耳然

不逾月橋成而壯於舊倍圖經云櫛木橋唐天寶七載縣令吳勵置不知何年改習溪習溪爲城南甫六百年自有此溪則有橋而謂天寶始則吳令之云也意者亦必有記也天壤以來爲吳令者多矣而相望於無聞無記故也微成涪鐵牛見則孰知此橋自吳赤烏造哉此赤烏牛耳橋不始此也以蜀三犀證之則橋亦始此耳是三犧却水患濟行役不爲縣則爲市於今亦六千二百六十四甲子矣贛江南來每春雨積夏雪翻湖擁西江漲江壅習溪漲溪未有不冒橋過歲或再至三至不再三至者亦無慮不浩蕩

須溪集卷五

十五

閱千數百水而橋始一壞赤烏始一見何古之作者如此其厚且固也而作者亦無聞焉又何厚也橋於地用龍行以吾所見如吳之垂虹閩之水西泉之洛陽不論揚州金陵錢塘姑蘇又畧杓小者亦不可爲數無不葱青闌干雕甍蜿蜒垂楊過雨鞍馬如畫是橋朴陋不當一溝一曲而成之難則郡之壞也久矣以其壞之久成之難而湯氏以一言之信一人之力一月之久而間海舟之役俛焉爲之而人不知此吾所以記也雖然自吾小年見是橋盛時爲社林州祠爲官藥肆爲旗亭歌鐘列妓長街燈火飲者爭席定場

設賈阿道而後能過往往可厭然成涪新造而旗亭廢矣十年再過而燈火稀車蓋息矣今其棟宇高堅江山呈露聲銷塵歇未必不勝舊時而市井老人行歌還顧自不能無所感也於乎鷺洲橫陳石梁縣瀑亦有孺子蕭然而濯足者乎爲我侯之信叔復買地橋西又屋以栖守僧又將買田作僧供佛皆不可不以不記橋成壬年十有二月明年九月郡人劉某記

核山堂記

蓋吾甚有感於核山之爲人也澹乎其無求於人默焉而不見其所長循循然而起亦若無與於人物休

須溪集卷五

十六

戚而人物休戚亦不能外自四郊之外四郊之內橋梁衢道壞而未舉舉而未成者必求其故竭其力盛寒暑不倦不愆於分寸步武如志異端禍福不爲動而遇所可捨如委諸路不必其知有已雖憂患困阨之中猶爲人所難爲畫地而計出入於水火白刃生不望報而物報亦或如之又非自有餘也惟力所不可與不能耳甚儉已而足人其旅於城居不十年而槁壤爲高明東西塾環子姪學焉娶焉復如其故居盛時不衰與之久而益親知益信然知之不爲喜不知不爲病吾以是敬之爲之記核山堂亦曰核山書

院核山書院者有意乎義學之爲也核山其自號也木生於亥核在木中仁在核中如知其爲中則天地之於元氣人之於天地皆核也皆非自外至者也無此則不仁故無不仁之天地亦必無不仁之人人之不如核也則多矣此心害也無心無害非無心之爲核廼其所以生者必出於無心也易曰碩果不食食者剝也剝之又剝而後不食者見焉則以剛之不可食也一不食而生不可盡矣是剛者非果也剛也天地非此果則不能爲於其春春非此核則不能爲於其果故言果不如核核者造物之心也雖然核必棄

須溪集卷五

十七

於人者也其爲物也剛有棄於人之道焉以其棄於人也而物或望之爲無窮此君子之所以爲人下而造物之所以爲無心也今夫吾之於人也何能爲於一核而自喻必仁必不曰不仁其言也大大於天吾媿矣吾媿矣抑獨予媿也或近世生道有二一種而生者核是也有異木而亦生者非核也接也接雖枝葉有過其本者焉此人巧而核之爲道迂爲味寡爲力勞矣然而核古意也生道不二木二乃僞也則物之化焉多矣是以媿夫核也抑獨予媿也哉核媿見真故核又有真義

玉湖記

淦張元發號玉湖或曰玉方寸爲印方數寸爲璽尺以上擗爲圭竅爲環規爲璧周旋爲瑚璉彛器大爲贏極矣彼玉伊何湖也湖鏡也殆幻也而亦有其理乎予曰有猶之玉山山之有玉猶眾山耳人立而山立人行而山受映也極西有雪焉望之如玉又西有羅漢石焉望之亦如玉况乎爲泉爲池爲澗爲溪深而爲淵長而爲川苟矜重特達無不可仰依附晃耀亦無不可何獨於湖而不然吾不知彼所謂湖者其空明錯落何似汪洋迤邐何似風塵四野白汗文泥

須溪集卷五

十八

山之高也失其所謂蒼蒼者登高而望玄黃霧合而川流林表一日數頃方如鏡而白如月也非玉乎則夜之所見亦猶是矣方月之未出也暮色曖然不必深密也當其時湖爲玉月之既出也光景動搖已而沈沈如席如屏照底當其時亦爲玉此皆人所日涉而近得之者非幻也然近矣而未得其趣抑天地有大幻者吾嘗行廬山阻宮亭簾左蠡呼天而無岸前年出山南嶽大雪候土目渡避海舟下出夏林驅馬入長江沙四望皎然光霧奪目汗漫迷路問野人何處曰湖也何路之間蓋宮亭左蠡重湖間也嗟乎非

夫所謂玉湖者乎恨君不至其處至其處不見是境
吾爲此記寒雨如水望二孤叫五老其頭欲白神清
魂蕩十不一述焉又不知君之與湖湖之與君與吾
所見大幻何似慨然嘆曰觀至此復有進於此者乎
無矣

余爲此記讀者無不洒然想見玉湖塵世之外厥
或難曰主人無在余曰玉湖是已今世號焉者多
矣非其人如玉且不見稱數尙何記流俗淺浮彼
白我白心胸相識能知人語意所屬非神仙大人
抑復誰能況此張君幽雅勝士多從游者刻吾記

須溪集卷五

十九

堂上以此曉之非張君意也是歲端二又書

敏齋記

敏齋陳清父每見而有歉予之色曰登至不敏者也
而眾相謂曰敏齋殆誘且警之而毀者以爲機也予
曰不然人未有非敏者也雖有下愚之人手不能方
圓目不識之無及其得於博也彩色電轉狂呼鶴視
鼻未成而脫諸口如取雖有離婁之目力研桑之心
計或不能及也今夫負於塗者輕千里趨時日如不
及權門並進捷徑夜行迎意傾前利之所在未有不
至也目憐心心憐風雖有跛牂見便則疾亦如盧令

逐魏三周華不注而不可謂力不能及而不可謂無
其意也夫如是孰非敏者雖然人未有敏者也或明
小而闇大或智前而愚後或知一不知二不論就其
能者劉玄德見事而遲顧長康癡點相半以鼃錯之
智至東廂而後悟以楊德祖之能更自園於三十里
而不知也則復有敏於此者乎其敏者亦不可爲乎
清父曰幸也予不至是予曰不然乎欲使君與夸父
爭先與慶忌比捷與惠莊取辯乎則君誠不敏矣抑
使君從容而談利害貫穿而通古今得之心而書之
紙則彼捷者給者有所不能也而過人殆遠矣君何

須溪集卷五

二十

謂不敏大器若樸天機貴深豫章七年而知鬪雞三
變而木干將埋於不用鷹隼藏於爲鳩日之行也緩
於步而入駿常後之犬也雷霆之蟄也無所知而山
石不能禦積也後之敏者皆昔之不敏者也靜近愚
賅近魯默近訥而君有其質矣試使君巧慧便麗猶
將惡之况恥其不能而枉以從彼爲快或曰敏者敏
於學也故有七步而詩成八久而賦就者倚馬磨盾
者一揮九制者豈不亦可貴乎而何惡於敏子曰不
然此非所以爲敏也君子之學不貴是也人毋以敏
用敏彼以敏用敏則凡俗吏之健決小夫之趨辨躁

人之速化以至老於機而雋於獲者皆亦可以敏矣

芷堂記

吾同姓自昭居何山近市如陋巷家惟芷一本五十年根浮囊香出屋客至意銷有羨焉欲得之者其家尊曰吾父所植也問自昭曰吾祖所植也無不惻然已惘然去比年馬之過市也如織高垣重閉丹青草木無得保所素玩矧是美植然晚者不至至者不取亦若有守之者問何道自昭曰吾惟托之無可奈何而亦無與競也問其所以培壅而壽自昭曰自吾見吾父未嘗溉漑亦無所受根而已片蓬比日雪霜亦

須溪集卷五

三三

於是其得於天者狹今其葉可二尺而花之層出者拔其萃以長比他植最早又後衰吾與之生長更世大變以及乎此願有以記之也蓋自何山百里求子記於荒林之下噫吾城居人也往年關一室號問不知有方外道人養盆芷念年昇以好我歲再花而予遷遷而避於方山之下他日過吾居未焚有馬於庭方蘖是根以飽子閔然三歎賦之去彼其芳也與予同又養於方外不爲淺矣一入吾室曾不能比其足今君之窮也三世而芳如昨雖脆焉愛之而不溉不修自然而已不遷不吝亦自然而已此其有數存乎

意者亦君之祖德有以陰種之也昔之知數者於一

花一葉一飲食而占其盛衰况大寒大暑大兵大亂三年五十年之久無所庇賴無敢愛無敢害王之槐魏之紫方陳之荔或更代易姓爲人所感歎而君之芷亦異於是詩書容膝子孫繞前花時對容牆沾老瓦近而撫之目睫舊廬舊邑不見喬木此何生在上而芬猶未沫兢兢焉不出戶庭若得於天者僥倖至足此其足恃以久也而豈獨此芷之爲驗哉予於是媿君矣雖然有患是花也五十年藏於市如隱今君之號芷堂也始著則後之求君者必於芷求芷者必

須溪集卷五

三三

於君君得無累是芷乎夫子之芷已若芷矣又爲君記之雖君不累得無子累之乎君曰吾惟懼茲芳之易朽以及此也則爲約曰吾爲君記耳藏於君藏於君子孫君之芷五十年矣又五十年乃出之先五十年爲紹定壬辰

靜見堂記

以動爲見天地之心非知道者也孰非動也待其動而求之曰心在是天地亦人矣人亦天地矣動猶車輪中空虛必不動者與之俱動而非軸之謂也陰陽之爲化其圓物也故未嘗停以其無可停之理也因

其無停也謂之動又必待其少頃而後為靜焉有是
哉水動而濁濁而且澄不待其止也蓋清之於濁嘗
相受而未嘗相受其性如此水亦安能常止止而不
流未必非受濁之所也惟流而不失其止之性則動
也未嘗不澄徒一器之水猶若此况大壑大川經營
六合而出於六合之外奈何以其往也而罪其不止
以其容也而遂謂之不潰哉夫大川大壑也猶若此
不能知天地之道自其動而觀之則天地一市也市
之所以籍籍者何也動也有大隱焉居於市而無市
人之心無市人之心者亦必有孺子之色焉若其起

須溪集卷五

二十三

居飲食猶夫人也而中之所有者有不與之俱化者
矣夫市也猶若此蟲之化也必異其初者也其初未
化而已有其質矣及其蛻也向之為蟲也其死久矣
蛻未蛻之間如無知焉人不能知也觀其蛻曰觀化
晚矣夫蟲也猶若此鍾君茂甫名居室曰靜見意者
亦不以靜見天地之心為非也不以靜見天地之心
為非則亦必有見矣而猶以為未之見也質於予嗟
夫吾欲使子觀於靜耶則求天地之所謂靜而不可
得也復欲使子觀於動耶則動也又未嘗非靜也彼
以夜為良冬為貞者似謂天地閉亦猶蟲已伏市已

收水已凝又久之而彼能運運而又息耶不知息之
為道生亦息也非息而後能生息即生也是之謂復
復反復也反復噓吸也一噓一吸為一息即噓即吸
常並行而不相待如待其吸而為噓則一息亦必有
間矣雖然理有甚精而亡益於用者吾未嘗言也嘗
聽訟趨庭者之於忿莫不自以為直亦莫不有蔽焉
吾徒以無心其間也常瞭然如睹而紛紛者猶未喻
因是以推勝敗之數即凡戰陳之事皆若此矣故為
將之道先自治靜者治治者靜也故曰其敬亂又曰
攻其右又曰韓孤顧魏靜者見擾者不見也彼擾矣

須溪集卷五

二十四

吾又熾焉從之得不擾且敗耶學靜難靜學靜又難
必坐忘者亦未必不偶馳也有能舍靜學而得之於
動焉其為靜也常靜不然閉門所得投之獄訟軍旅
也常喪嗟乎吾老矣茂甫其幾何不以吾言為怪哉

逍遙遊菴記

客有以逍遙遊菴大字求記者視之安成故人趙漣
也而神貌不可辨矣迺將自此肆志衡茅之下終焉
日夕相守若非文字之托無以為此菴者予歎曰人
苦不自足耳往時父兄子弟拄杖入市不東家即西
里酣嬉傲睨行者避路常少年厭鄉井志遊俠拂衣

草履出門左湖右湘諸公貴人咸飛觴共賦縱觀遠
賞猶鬱鬱不自得高者談邊下者覓舉已得舉復不
樂視庸夫高等同官爭寵科舉外復大有事或從是
遠引閉門息迹而諸賢論薦當路踵餽直疑殷生不
起名山絕境俗駕交橫或問王事攜妓女世未嘗一
日無客客未嘗一日不遊然飛揚跋扈者常有不見
知己辭君北去之意由今語之意何如也吁嗟澁乎
本忠厚福祿子孫家食樂善好修見稱瑞世亦何惡
於人者一旦變衰而野人獲之以爲疑犬羊羈之以
爲肉語有禁步有誅悴焉不知有生之樂於此時而

須溪集卷五

二十五

方行求蓬萊如脫桎梏茫洋乎塵垢而嘔吸乎喬梧
抑微子誰不願此且以今者之遊爲志則子之昔者
其獨無逍遙者乎其亦逍遙甚矣而莫之知也昔之
逍遙甚者猶莫之知則今之遊者其未得爲逍遙也
吾欲復與子飛着走黃左旋右抽狂歌痛哭若無人
者其將能乎其之齊之魯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之不
可而飄然跨海踞龜殼而食蛤蜊者乎其深根固蒂
一龍一橘之不足以逃死則黯然而卒歸之數乎而
何地之可菴何菴之可寄於是澗也泣然曰奈何子
曰昔之逍遙者不自知其可樂也而今也知之矣長

途倦暑憩樹而歎曰清涼境不必美蔭也故曰有林
之杜生於道左如之何以今日爲不足焉知後日之
若今不猶吾今之美昔乎澗憮然曰愈甚矣予曰不
然卽君之泣然憮然之間而菴具是矣或曰然然則
菴子之遊亦若是乎曰然

介菴記

屬子初識老彭介菴翁年八十餘健步啖聲如松風
夜濤厚重如抱甕負鼎望而知其稟盛志疆然不知
其有養於此有年矣相遇不相叩一語別相望百里
而遠顧卷卷以介菴二字微言或曰介堅也故木之

須溪集卷五

二十六

介猶甲之介猶蟲之介確如也其以此自守如石則
不以易乎其外也菴是之謂乎彼介之義則然矣然
非喻道之言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者其間也
物莫不有是間達者藏焉人則顧陷其險甚可悲也
吾嘗行田間春泥汨然墊於陷者容足以爲天下之
險如是而已前而遇絕澗丈餘兢兢緣木之僅濟又
以爲不殆於墜者幸矣一日避亂山中見塵而走旣
暗失道聞水聲潺潺或曰此有橋欣然若翼以飛它
日視之凜然莫能復也則向之神者度之矣凡平世
之蹶人也甚於淵而立乎是非榮辱之塗也如穢故

問者天下之至險也得其間則超然避世而不犯不屬於此亦不屬於彼不為利先而害亦莫之隨也其為介也微雖至微必有介故物莫能礙而從容者猶足以自處焉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人知竊之為盜而不知天地之盜有所不可無也宋鄭之郊曰出戈錫陸之吳羊之晉不耕者亦數百里焉利害之交死生之地常若有岳戈錫數百里者而人不知也然此其曠者也若燕南陸趙北際雖不合者如彌而猶可以避世也而此猶其遠者也楚漢之時商洛之路兵革之衝也而四皓老人嘯傲風塵標然如巴邛之橘

須溪集卷五

二十七

此以楚漢之間為介也而此猶其小者也陰陽變化出於開闢之始六合之外而一動一靜至微至危在於一身一息一粟而人莫之知也此以有極無極為介也大寒大暑而不相侵也往古來今而不相涉也是一動一靜之間者也此其為介也至矣不知天地藏於吾身則以吾身塞於天地而有不容焉呂梁之流而遊者狎之中山之燼而入者冒之彼固未嘗無隙也羿之設中而有中央者焉乃其所以不中也猶拔於吳壁而益知吳壁曲折也是亦未嘗無隙也若不夷不惠非心非物則雖吾亦不能知也彼以其外

之介者為介菴非也雖然吾語是菴也逼矣而何以處我

山心記

羅君斗雷自號山心以書抵余曰昔者吾嘗遊矩堂履齋間未嘗不朝夕見也未嘗不為余記也當其相時則有所不暇也及其歸也則又有所不暇也今以屬之子矣矩堂董丞相槐履齋吳丞相潛也嗟乎二公者非不暇為子之山記也意者亦欲為子之山而不可得也嘗試言之方矩堂為北衙所逐載車匆匆如鼉錯過市其平時非無東山之志而狼跋其胡晚

須溪集卷五

二十八

晚至此林慙而矜媿之矣如履齋海上復何可勝道哉比贊皇牢頭之恨雖無窮愁之作而英爽逼人懷之流涕殆夢寐不忘平泉木石也當二公柄國豈有一日鐘鼎之樂而晚節末路陷世大僂丁沈賈路江斷國亡而後姑孰之濱敬亭之墅爭二公為重然反其所自生皆不能無老穎之憾則二公之於山也非無心也雖謂之無山可也子亦知之乎子之山也子之樂也此矩堂履齋昔者有之而不能得者也雖然客翹林觀東閣雖無中書考無尺一責然日暮而白雲飛夜中而啼鵲血盛年撫劍浮沈賓主欲隱則不

能欲決絕則不可於其時老是鄉也得乎吾今與子
莽蒼四顧豈惟矩堂履齋之不作而薇歌不任掩面
道窮欲去是山也得乎是山之心不心係乎時之我
不我概謂之無心焉可也雖然山無心今之不可得
而疎者卽昔之不可得而親者也子隱几而觀之青
青者亦其語乎天地之氣百年而一爲人數百年而
一爲公相其爲丁爲賈也幸而不出乎我而爲董爲
吳者亦幸而不至乎子也則夫山者非今世之貧賤
交乎則其莫逆而不可解也決矣雖然佛言過去心
不可得今吾欲求之之山之心於今而不可得也子

須溪集卷五

二十九

欲語余以其今邪則已屬之過矣夫心是山者山未
忘也若身在世間則予忘之矣子以爲山一心耶則
山之心而非子之心矣蓋山憐心彼以其無心也故
憐心嘗試往問之亦必謂吾言然

薌林記

香者天之輕清氣也故其美也常徹於視聽之表微
而感襲而不私其於人也神受之冷然而天與清風
俱可以際會而不可以把玩蓋貴富自然而非貴富
之所能擬比於人爲不朽非夫生意磅礴則不足以
及此而或者欲以智力勉強雜多品致薰修屑屑焉

彷彿諸其形容而不足以易寒葩異藥之一笑人亦
何所不至所貴乎香者無求於人惠然莫得而親疎
近於有道後之爲香者直溷之而已亦未有識真者
焉清江之張氏桂得過江御書薌林二字於向氏寶
而藏之日何所非林亦無時焉而不芳因自號薌林
求余記余謂林者固萬物而物不足以圍之故香意
者其出於空虛得之淡漠委蛇乎無何之境而非夫
梅檀薌蔔之謂也子亦知夫芳之所在乎未嘗卽人
而未嘗不接於人藹眾芳以爲林芳不在乎其眾蓋
千奇萬秀之不足至其遇也得一而已多春夏之交

須溪集卷五

三十

風霜之所鍾英烟日之所增態靚者麗者豔且淑者
畫有不能爲於其工譜有不能盡於其類然通古今
而共評香無出於蘭芷其爲草也微其名世也籍秋
霜冬雪何物不枯惟小山與孤山清濁溢乎宇宙吾
所謂一者必其出於眾植之上林者得之以爲香而
非物物之皆香也及其香也雖謂是林也物物皆香
可也屈離騷楚兩龔東都嚴陵唐韓杜宋歐蘇極能
言之士贊欣之而不足雖復德位之尊福力之勝名
節之高而風流文采居然有不可得而並者飄飄乎
一林一枝一代一人香者未嘗一日絕於世世亦未

嘗以其變於昔也而不香雖百年千年之遠所以名
當時而誇異代者猶斯人也猶斯人也此所謂品也
抑吾有二恨恨或者不知香而立傳彼甲麝朝士蘇
合道人知徐庾惠休而已今其人安在凡膏煤木屑
皆欲以比生香不知生香者無可比也嘗欲效香傳
位花品而無其人一恨恨前輩察於耳而聞香吾山
中也曰桂與蘭證之吾山中而已今言楚者曰零陵
與人桂諒亦何嘗身至其處佩此綴彼枝清濁哉二
花殊絕也今爲膺二恨張氏志高潔嗜文獻不以世
俗寒暑易尊尚不以物論浮夸眩情識其所種樹如
此與吾同好亦不得不與吾同恨且其名桂其爲恨
也月地而天香雖然芳何心於林表而林表得之此
知道者之所憂也生平深林不以無入而不芳然芳
之貴重隱約者政以無人焉故也則斯林也得不久
深又深於此與

須溪集卷五

三十一

序

宋 劉辰翁 撰

松聲詩序

故嘗笑夫莊子之言聲也之寥寥則寥寥而止耳之
調調之刁刁則調調刁刁而止耳而何足以傾於耳
寤於意所謂琴瑟之壹吾何為聽之聲皆出於自然
為籟而有小有大若近若遠或離或合高下變態磅
礪恣肆者未有若夫松之為聲也夫其為聲也疎疎
密密多或少亦若多其徐徐而來也如解亦如襲大

須溪集卷六

豫章叢書

如驚沛如決勃如變色洶乎如浙江之潮而未嘗絕
也混乎其昆陽之戰迨奔偪北而不知其所止也隱
乎其天賦之既吸而阿香之已遠也其負重而休也
耶其再解再合而勝者敗者皆不可知耶宛兮而似
嘯頰兮其欲醉微而語振而舞有匿者軋者沓者騫
者柔且縵者如笙鏞者裂萬鼓而餘烏鳥者蓋泉也
得之山石之間有其雄有其悲有其頓挫而無其韻
若竹之為物則非無其韻也則亦如優孟學孫叔敖
俯仰談笑皆似而疎髯不類則乍聽皆合察之而愈
遠也使天地間人才似此則老成曠茂文武威風皆

當充塞宇宙詩而似此則天矣豫章熊氏詩號松聲
吾為發聲義此非世間長蕭短笛一絲一曲比也欲
知其詩者求之松聲欲知松聲者求之風風天也非
松非風故又發天義

長沙李氏詩序

蓋放翁詩萬首今日入關明日出塞渡河踐華皆如
昔人想見狼居胥伊吾北有志無時載馳載驅寢語
出狂徒以資今人馬上之一笑然今人馬上萬里復
少此此曹氏父子所以英雄冠絕倅風塵之表如
長沙梅溪李君庶幾登高能賦使人謂江南才子亦

須溪集卷六

二

不負山川奇氣者計其所涉歷戰爭與廢不論高臺
壯觀荒邱古冢史傳歌行有不盡記盡記不盡見者
如河出崑崙窮所未睹蓋踟躕往返湛冥濟勝而又
有得於父老所聞證異同合新舊或長吟或浩歌首
節悲慨不待考其時其傳寫諸懷抱鏡鏡所收無非
囊錦盛時混一若獨為行卷開闢書生不出閭巷按
圖拊脾豈不可羞沮靡徒哉嘗笑辛稼軒比來志氣
如虹獨鍾情數曲止君楚人楚聲又留連燕趙解裝
下榻收拾評論少年壯事直託之流離歎乃第周旋
筆墨間意亦使人與已老無能為役之恨吾聞慶卿

之飲於其市歌罷而繼以哭覽此亦然

趙仲仁詩序

劉後村做初學記駢儷為書左旋右抽用之不盡至五七言名對亦出於此然終身不敢離尺寸遂欲古詩少許自獻如不可得故知唐宋大家數未易兼善也每賦詩入手必先得一事伏而後起最是一病近年文最少詩最盛計何人不作何日不有趙仲仁自珥來出鉅編商畧迺古詩十四五可取至五言十可二三七言視五言又難得絕句又難得第其格價故當獨以古勝非其才不足兼家數異也相過彌月時

須溪集卷六

三

時與之上下前人律絕務進於古然未嘗及建安以來得失以為佳處已欲無上不足復贊也雖然倘有遺論後村謂文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不同味其言外似多有所不滿而不知其所乏適在此也吾嘗謂詩至建安五七言始生而長篇反復終有所未達則政以其不足於為文耳文人兼詩詩不兼文也杜雖詩翁散語可見惟韓蘇頌竭變化如雷霆河漢可驚可快必無復可憾者蓋以其文人之詩也詩猶文也盡如口語豈不更勝彼一偏一曲自擅詩人詩局局焉靡靡焉無所用其四體而其施於文也亦復恐泥則

亦可以睠然而憫哉

不平鳴詩序

亘古今之不平者無如天人者有所不平則求直於人則求直於有位者則求直於造物能言故也若天之視下也其不平有甚於我有甚於我而不能自言故其極為烈風為迅雷為幸為彗為虹為山崩石裂水涌川竭意皆其鬱積憤怒亡所發泄以至此也退之謂四時之推奪為不平者皆人事之激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人之不平所不至於如天者其小決者道也小決之道其惟詩乎故凡歌行曲

須溪集卷六

四

引大篇小章皆所以自鳴其不平也而其險哀有甚於雷風星變山海潮汐者矣豫章楊氏所為詩是也其自謂不平鳴甚善庸詎知其不平者何故夫余亦天之不能平者也不能言故也故又欲託之楊以鳴

趙信之詩序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此非亡是憑虛比也賦秋陽問對可不須此坡公直欲以筆墨俎豆杓之千載非其用意奇崛孰克知此為時字哉德麟平生文字則可考已嘗笑大年小景為元祐脚自然遠輩畫手宗室故易得名生其時得

公重難矣哉羅壽可示予趙信之詩予讀之歎曰此
自足矣豈待附致藉重使人讀而問又因而想見往
往以爲可人者顧猶待吾言耶附翼耶本朝有宗衮
而無賀白一恨然自南塘兄弟下逮汝堯類以少許
勝多多近年崇滋崇澤輩平爾汝亦欲與紫芝相
望惜也代衰道墜誰知其人信之獨能後四靈酬倡
播爲月課雖吾老矣望故都鷗社有欣慨焉使在二
十年前少年若此豈獨爲吾等說項侍奉選也嘗記
古心說趙忠惠兄弟成就番陽湯料理烏山方皆極
用情此二三君子皆以文名天下在其門或未見信

須溪集卷六

五

之好學意度開美其於李鶴田也如其祖於壽可以
其祖於田有之似之云乎光遠而又它有耀者也天
未有懷塵昏路斷吾愛公子豈獨如當日德麟而止
恨無筆力爲賦冬陽信之由初也

歐氏甥植詩序

詩無改法生於其心出於其口如童謠如天籟歌哭
一耳雖極疎曠朴野至理礙詞爽而識者常有以得
其情焉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其言俚不屬於毛不離
於裏其義乖小東大東匪且有且昔育恐育鞠其音
鄙其文拙方言如鴛猥言如噉不雅甚如殿屎刪後

猶有如此者當自喻也荆軻項羽臨岐決絕之辭出
於不擇大風之歌一發有英氣比秋風視草遠矣彼
旬煖月煉豈復有當日興趣萬一哉因歐氏甥喜改
詩往往不如前爲言吾私未可以改罷長吟語害意
也植初讀選詩間一二語有古意亦其資近耳賜也
宜何歌也古人自量願學如此唐詩雖不難學若下
橋失步便可置是然選體復有宜戒如漢火德稱朱
光魏稱黃暉或黃祚月不日月日朏魄雷雨不日雷
雨日解作以解作對升長爲草木以二鳳爲二離譬
以雞鳴爲括揭凡初仕謂之牽絲手三十謂之既立

須溪集卷六

六

長夜謂之廣宵又如雖抱中孚爻偶與張邴合莊念
昔曾存案無蕭氏牘庭有貢公基至今亦不知其所
指某爻某張某莊某貢某蕭也坡公愛歐公教子姪
取古詩中時作對以爲與家人語盡情吾爲歐氏甥
竭言之非好譏評也使巽翁有孫能味吾言吾不負
巽翁矣植也未有字字曰性直木雖曲直曲亦必直
遂也從大枝視小枝未有不直也是其性也

連伯正詩序

古之窮詩人稱子美郊島郊島以其命而子美以其
時或曰時與命不同耶曰不同也使郊島生開元天

賢問計亦豈能鳴謝家之盛而寒酸寂寞願尤工以老則繇其賦分言之亦不爲不幸也若子美在開元則及見麗人友八仙在乾元則扈從還京歸鞭左掖其間惟陷郵數月後來流落田園花柳亦與杜曲無異若石壕新安之睹記彭衙桔柏之崎嶇則意者造物託之于美以此人間之不免而又適有能言者載而傳之萬年是豈不亦有數哉不然生開元天寶間有是作否故曰時也非命也世變又衰求如子美當時不可得而厄窮過之如故人連伯正乃未嘗與子一命之士而長吟坐嘯淒其千百其詩其命如此殆

須溪集卷六

七

台古今窮者而爲一人因爲言古之窮者不必如今之甚以寓吾懷傷不可極之思而其詩之苦則伯正自能喻之於言雖覽者未嘗不同其時同其命直不能如其詩之一二則得之口者在彼猶我故雖鳴咽流涕之至亦無不快然稱好云

程楚翁詩序

王者之姿憇而詩亡詩未嘗亡也而所以爲詩者亡矣方其甚也顯譏默刺無往而非怨人見其怨也以爲甚也不知所以爲厚也猶有望也蓋至於奄奄延延其可譏也以爲不足譏其可刺也以爲無足刺則

昔之怨者曰遠曰忘雖欲求其復甚焉而不可得而所以爲詩者亡矣所以爲詩者亡則其憇久矣讀匪風下泉之亂至於誰能烹魚漑之釜灣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爲之喟然歎曰詩至此亡矣夫其顧瞻周道也猶有思也誰能烹魚則苟有食其從之矣測彼下泉猶以爲冷也感無王而待郇伯則道傍凡木之陰或俯而息焉而亦不知其非矣詩未嘗亡也而至此無可爲者矣雖謂之亡可也科舉廢士無一人不爲詩於是廢科舉十二年矣而詩愈昌前之亡後之昌也士無不爲詩矣所以爲詩亦有同者乎程楚翁歛

須溪集卷六

八

人也白歛至閩千里自歛至江西又千數百里而去年入閩訪老謝今年來江西訪子風霜歲晚貂裘道微再遇却不振獨皇皇如有求而不悔自親黨諸人未有出此況於未識誦其詩粹然而思深佚然而志長非其中有以自處孰能反復三千里若無所爲者乎負飯宿春行不百里不得意而返懲不復出迂而不可回也尼而不能止也其所求於詩者如此則所以爲詩者豈不甚厚矣乎東漢之季飄飄遼海者大抵以求師取友爲事異乎戰國之客之秦之楚亂人家國者此則孔孟之澤也嗚呼詩未戰國而已亡戰

國復至今而未亡未亡也而愈昌王者之迹其有以爲未熄也歟哀哉

辛稼軒詞序

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羣兒雌聲學語較工拙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章雅頌入鄭衛也自辛稼軒前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軒橫豎爛熳乃知禪宗捧喝頭頭皆是又如悲筵萬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覺賓主酣暢談不暇顧詞至此亦足矣然陳同父效之則與左太冲入羣媼相似亦無面而返嗟乎以稼軒爲坡公少子豈不痛快

須溪集卷六

九

靈傑可愛哉而愁鬢鬪齒作折腰步者闍然笑之勅勒之歌拙矣風吹草低之句與大風起語高下相應知音者少顧稼軒胸中今古止用資爲詞非不能詩不事此耳斯人北來暗鳴鶯惺欲何爲者而讒擯銷沮白髮橫生亦如劉越石陷絕失望花時中酒託之陶寫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復道而或者以流連光景志業之終恨之豈可向癡人說夢哉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英雄感愴有在常情之外其難言者未必區區婦人孺子間也世儒不知哀樂善刺人及其自爲乃與陳若山等嗟哉偉然二大夫無異吾懷此久矣

因宜春張清則取稼軒詞刻之復用吾請清則少遊杭浙有奇志逸氣必能彷彿爲此詞者

郭兼山冲晦中庸說序

吾黨纖悉物理欲如白黑多寡而後能喻至言天人性命之際往往愈析愈離而真實愈不可得此中庸所以有伐柯睨視之歎也舊愛先儒釋中以爲一家則堂爲中一廳則堂非中而聽自有中矣物理不可謂不極也然嘗小年觀月見其若步相隨人而不知其體之未嘗動也長而遊四方觀於星垣斗極雖極南極北萬里之遠而目前者猶是也由是悟所謂中

須溪集卷六

十

無不在者又非一處自有一中也是理也嘗言於人而未嘗言於人嘗言於人者無隱乎爾未嘗言於人者日用而不知也新淦尹真定何君子示予以郭兼山父子中庸說將刊布之求序予開卷卽得其大者了與人意無異其言曰天地之數起於中合中合之變起於自然而不可推移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又曰孟子言不失赤子之心此得天命之性者又曰必有事焉則上天之載可以馴致或萌於心或感於事隱而未見朕而未發皆可謂謹獨然則謹獨之道何爲哉先儒謂謹其閒居之所爲非必此也君

子豈以耳目聞見為意哉即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而有不睹不聞者多矣嗟乎此非執柯伐柯者之所能喻也吾雖欲自以為得耶則兼山父子已先得之矣吾言之而有合者何也彼其學於程氏得於面命也非諸生讀語錄比也吾嘗疑程錄自有精意如鸞飛魚躍章語云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相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神未必或者不以其禪也畧之非郭氏學於伊川則必亦以為禪矣雖然非取節而言之又表而出之則子雲復生未可知也象山嘗疑太極圖絕於吟風弄月之後以此觀之又未

須溪集卷六

十一

必然

送人入燕序

往時吾州去行朝千七百里長亭短埃如畫衢信之間華堂逆旅高堂蓋道憩車繫馬不見晴雨列肆青樓倚門成市行者如織然場屋之老人山林之退士有終身不出邱井聞東上而笑今燕臺萬里而又塵沙暑汗野無流泉苦寒裂膚通薪後爨謁選者羣千百滿年歲固有僥倖非常而流落者尤不少視往時鄰都門僕承受坐而得要津近次者難易相萬此宜裹足不敢望分寸顧鄉里小兒起白身徒步如蠅附

驥如隔牆取果如維摩臂見異國舉津津焉動其心諒無一人能安分白髮者豈昔之能者皆靜退而今之往者皆英妙耶意者科舉廢而瓦缶鳴官簿非而狗尾續也香林張提舉柱在今朝以當路保舉發身賢勞歷任非鑿空詭遇者比獨家食有年欲一動不可得春半來別謂將北首子善其斯行也為言今昔之變以懲愚之以見夫求者不當求而處者不當處也又以見香林時才之選而今舊人之風也然則入都之日謹毋以吾說示人謹毋以示同進者須溪云

王氏族譜序

須溪集卷六

十二

生物一本今言陳胡者曰舜後未有曰吾嘗出也言司馬歐陽者本禹未有曰吾自餘也故譜之所傳世之所及必有可稱者耳計其間絕續轉徙陵夷湮沒何可勝數而居然十世百世不亂姑即吾身而論為士者有幾士而不失業而遷者有幾推而上之其無名若字如阿大第五者豈其少哉而阿大第五至今云者亦獨以其仕耳吾鄉金地王氏北來季稚以十入世孫譜末而上又譜金地而上則推極其本自黃帝而下盛哉雖槐陰與馬冀何別已臯陶庭堅忽諸多矣又南又北得不失姓難士大夫數世忘祖聞遙

通以掩口獨先河後海跋涉不墜又難按王氏爲嬌
姓有姬姓二有外國姓四至晉始分琅琊晉陽不同
諸然濟稱恬從兄則二譜又似未嘗不同也季稚一
本之帝王似矣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
侯毋亦以黃帝而上有未始無始也者而金地稱長
者曰始祖亦非也非其有田若祠以存至此後世豈
知有長者哉是其存也又不以譜也嘗記賈丞相初
牒冒試賈於族徵有憾揚言曰天下士夫無它賈求
卽與牒館中共贊我公廣大得張子西銘意是日適
客倡賈都都參有孫秘書者素狎起驚曰將無求牒

須溪集卷六

十三

試耶四座笑不能忍似道亦笑而沮試言生物一本
安處此

北韻序

字出於聲聲制於氣皆物之自然者所謂天命非意
之也蘇老泉以物之懸於空中首高而尾下於是權
衡生焉夫物之初也何莫不然道生於一而縱橫離
合長短左右生焉是爲字獨嘗疑草書之作起於漢
省然狡獪鬚髯誰能家至戶曉而揣摩習之雖蒼頡
之初苟非出於形聲情性之所近將如珣戈泉貨國
異世異雖今莫能盡識故方言優亞常有聲分之字

而無其字者直本制耳譬之日用十三卦之後隨時
制器何限而皆有已成之字極猥陋而無不具其物
陳之吾前亦無不可識故曰自然者天也及至孫亮
爲之武氏創之則不旋踵而廢無他意之也凡釋之
而倫類不通者皆意之也世道反古橫行倒置蹶迄
亥午乃有北韻南來簡便同文又勝昔之韻畧函三
於一事省文備夫文者不以律次則亦何不可者東
平朱簿刻而布之如睹爰歷復滂喜爲言其初漢文
帝病士大夫應對多不實故習字去口千餘年於此
而士口甚願從此省別約三章

須溪集卷六

十四

孝經集註序

東陽厲同舍直之來江西留臨川優游俎豆間有年
譜生愛之未嘗有所求於人獨時手寫古孝經集注
是正次第如蟲鏤蠶績久之刻成編纂轉授以售則
無不售比來死喪之威至無復解官持服有踰年不
訃訃已不奔稻錦樂樂無恙有身爲學官風樂棘不
去賦茅鴟又不去若此者豈復可以紙上流涕道之
哉仁哉君子用心其使予悲矣親喪固所自盡也哭
死而哀非爲生者也喪三年以爲制亦不能不爲生
者也今周公以來防範禮教胥淪喪哀哉詩云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直之於是不匱矣直之居泗溪上方
求予書泗東書院將歸而聚習於斯焉夫亦何以甚
精義爲卽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其誰不喻
喻卽三語足以爲經矣不敢毀傷者天地生物之心
也心不桀亡豈無爲子臯衰者吾言誠過

贈周秋陽序

吾評周秋陽不獨志行落落難合而文字亦多犯世
諱其講義懸合處類與所謂禪學相出入可諱也詩
雖流連景物他人以爲隨世可樂者未嘗不痛飲大
噱而其極嘗有流涕可憐之邑讀者神傷可諱也豈

須溪集卷六

十五

是二諱可以長嘯而立於獨矣願俯仰不能無求嘗
往復千里無一遇獨皇皇師友間意得一言自信塵
視宇宙何足復誰不知淮陰圯上霜朝晚步意象有
過此否持此四方行已半世使吾言而有益於飢也
不當更求求無益而迂未已殆亦未可解也凡窮達
有命至使人罪詩詩又自罪罪之甚至自誣首如坡
公烏臺磊落傾倒猶恨不竟豈盡吹求洗索之故哉
十數年前按章月課言某人背師說或竄棄不齒終
身如負大僇吾嘗欲取諸賢高處得之佛老形聲俱
似骨脈都非者比而陳之可以覽觀有省然且不敢

異哉秋陽將舉世非之而不顧者非邪吾遊治城讀
晉元帝廟碑慨然想見清談千載之上劉後村遂用
爲詩本水心意也皆所謂文章豪傑之士特自有見
者也雖然學問何用文章外有事世道若此未可以
前非爲是以吾說爲據以能此爲足也後山太虛知
己尙願屢警

贈倪生謀屋序

安成倪方大旣見以卜居卜之我數年間求我者眾
矣或驗或不驗故厭薄未有以對也偶夜坐風雨中
慨然念之孰有以無慮望我而不恤孰有以無慮養

須溪集卷六

十六

母望我而不恤追惟往時屋陋不庇寒暑泊奉親入
翹館分東府起江東寓揮塵連春光最後都城借全
府別解皆極華屋而吾母亦見棄於此卒未嘗有家
君子舍之樂焉今雖益宅數間使吾惘惘如逆旅以
此方大方行四方吾欲使子卜之通達之中如吾舊
耶其亦不可得已如吾晦者亦無及已毋亦蚤謀一
枝以饒斯粥斯不至如吾舊吾晦也嗚呼孰有以無
慮養母而不恤如吾者乎如吾者能言之而已能言
吾平生而已

贈尹方亨入蜀序

往時士大夫入蜀動稱萬里吾鄉如劉茂中以選人
罪籍往其弟又以布衣往皆不得已而皆改官以通
籍歸如羅子開又以納粟取二千石稱普州使君其
後蜀愈壞至朱南山開鄉闔求從遊之士許京削贖
萬券猶有慟哭於江濱如趙仕可者又非瘴烟絕域
也其上青天如死地斯世之所以不可爲類此近年
南北混蜀道通士又無所爲往乃有出門西笑如見
叩竹杖鑿空而起者幸無罪戾之逃與格法之拘獨
以布衣徒手捐妻子棄墳墓以其身輕百丈上瞿塘
歷鮎蕪如可喜而又無萬券京削與改官二千石之

須溪集卷六

十七

望往往直以成都如錦青城之上在在如牡丹坪可
以悅心目忘鄉井歸而可誇道於衡門檀轂之下耳
則喪亂以來北荆湖江浙又不足道也吾於是奇尹
方亨矣使異時人人如方亨無以爲又耐辛苦輕寒
暑舟楫世道亦不至如此今雖如此而又有不樂鄉
井不愛京浙名東書遠館獨藉手吾一言若輕舉而
初識天地之圓方如方亨者又亨矣吾安能使子局
局然一室哉雖自走曉關出長安秣趙刷燕登黃金
臺騎驢驢馬而歸可也

贈宋詩生序

古巷歌故俚采而刪之爲風楚非無詩計其所遺若
所招者眾矣此騷辨之所不能平也唐時采詩盛而
童謠絕猿啼鬼泣里無歌聲今宋又如唐矣嘗疑李
杜以來所不泯沒者非其自致於人人豈復有喧呶
口誦百寮上者哉而近年感慨之作又甚矣雖新安
石壕秦中諸篇何足以盡喻其苦而亦何可以得回
思兒時所誦中菁之言發童之刺不知其國其人何
能自克蓋誅絕之罪也於是宋詩遠矣安成故楚乃
有兩生彭丙翁胡復初者起而收拾之自喻采詩將
四方巖穴無不有其跡焉甚盛心也浩然質之予以

須溪集卷六

十八

行余謂采藥名山可計程必得今江湖有幾畏塗滿
眼不惟有霜霧之勞而又有虎虺之患裹糧逆旅侍
見從容或未及見而其人已不可得矣蜜之於藥日
課也海之於珠歲利也若無所利而歲爲課者惟采
詩乎然使吾不出戶庭而坐得所願者兩生力也俱
妙年俱作者故所好獨在此而自其邑首塗出北而
遇火爲之徬徨累日如有求而不獲余亦不能却也
蓋些余魂於焦爛之餘拜而送子勉哉詩之窮已若
此

贈宋司獄序

獄無輕重絕人命江南春病癘秋病暑高明者或不免况獄戶隘繫日重有一宿而斃者有一人斃延一鄉者彼以爲輕罪而頌繫之無害而不知其害之至此也吾聞司獄宋子貞每三日卽取輕繫者上之催結絕盛哉仁人之用心以余所知其甚難者又不一事焉有仇當路當路於既往妄而執男子之嘗館者意其計已鞭之甚夜且斃付有司焉子貞受而全之迨早慮囚白以其非辜久繫請卒脫之不測使衣冠父子相保者子貞力也有捕盜不獲而更失其卷者旣獲盜問焉盜不勝掠則謬曰嘗賄吏盜之集羣索

須溪集卷六

十九

吏使識之最後執其一曰是已吏冤痛誣服然盜亦哀其亡辜則愬於臯陶鬼曰非我也奈何子貞聞之語盜盜愬於臯陶子貞載其語白郡郡不聽及盜棄市與吏俱子貞力爭不可得緩死久之廉得其案於廢卷千百中然後上下駭服當其時非子貞此吏幾不可贖然此獨職分宜爾其所居巷有老人日不食食酒酒敗幾沒於酒子貞起而調護之厚又適其情老人得不甚病其施恩不報用意於無情類此此余所知也余所不知復不知其幾也子貞不求余知也余疾夫譽人者之過其實也故直以余所知者言之

如傳使勸且戒焉而亦非求子貞知也

贈李生談星序

頗有言近年樵谷星術者問誰氏曰永豐李公卿子也家故儒識今古其來也因問之曰天不變道亦不變信然耶東都莊遵一夕爲客星帝座間暮年黨錮中荀陳相聚五百里內見謂真人東行其一時將相貴人何限天之於隱者獨常自在之如此故吳中高士恐不得死而戴逵一仰首卽知其爲我蓋天地重在此不在彼也何代無隱者隱亦無姓名者其皆可見耶其亦有不見耶九州之外千年之久其有不見

須溪集卷六

二十一

於星象者有之耶無之耶天不見耶其隱者變天亦遂無意隱者耶生無以對因重謂之曰固有妄人得至天上問何地俾就蜀嚴問之彼成都卜知天上則膏候之矣乃天下亦如有嚴君平耶今天上復有何人其至不至生未必不知會有奇聲問生奈何隱

贈蕭清可序

秋風歲起歲甚彼沈沈如山者何恙所欺獨貧士破屋耳自杜詩以來類以秋風茅屋藉口然宇宙千年所遭甯始此直賴子美狂歌發之使子美爲千萬間不能而自子美藉口至今則千萬間在此矣蕭同舍

清可居虎溪本亦自渠渠足庇寒暑變衰厲濟梁壞
成墟皇皇欲求草堂貴於人子謂當時王錄事於子
美已許甯少靳政似亦擬掛名集賢閣子美易喚小
詰墮其計且微此孰知當時王錄事哉然又有仰人
栖止徵爲名聲者十一二年前過某郡有同舍語我
平生無求值新侯業置屋邀我俛仰其間余兩賢之
問故人地主乃大不然蓋競也如清可介然冥無幾
求者非有求而無託于無求以賢人之賢已實自賢
者則求者與者皆其情之不容已矣嗟乎吾故人無
屋多矣吾爲故人屋多矣吾故人爲人屋亦多矣復

須溪集卷六

二十一

爲清可徵子美如新清可貧清可貧

贈周儀之入燕序

中州人士淵藪比年可兩兩數雖由坐井固陋知聞
不廣抑大故有數如麟如鳳理不在多獨恨窮居已
老無繇踏所未見誦蘇子由贊韓魏公語泰山黃河
之外遠想慨然周簿儀之溪園公子耐軒弟如食前
方丈家庭饜飮何所不有然尤有庾家兒慕王逸少
意時時見過論意不屑去則其美如此其進亦未易
量也今其遊上都觀國必將遍參熟候初見大方故
與之言坡公焉方坡公兄弟未出蜀聞人稱韓富范

歐陽如天人及至京師見諸老務爲寬深不測之量
慨然如有不滿其言富公無間之可入也美辭也其
如有不滿者亦在乎此也而諸老之厚重可見則亦
在乎此也當其時朝廷尊嚴雖以坡老之大未易干
說如戰國策士之遇今女子小人未得則怨而上之
人接之者亦款焉先有所不滿焉嗟乎此一時非中
州極盛時乎吾嘗論故都一代風流文物造就後進
之美皆始於歐公過江乾淳不能及也向微歐公韓
富之門不得爲多士儀之是行得見如歐公者焉而
後知古所謂得士者得其一已多不足多屈也蕭何

須溪集卷六

二十二

奇韓信客有可傳此後不傳

贈鄭簡卿序

濮吳中丞曼卿將爲其鄉校禮殿祭器而使江西省
掾濮鄭簡卿實來江西郎中馬德昌徵余考之古以
堅其信余授意範匠亦再毀而後合既與晦翁所定
毫髮無復異惟犧象不能使其中虛四立躡註如古
亦以爲無益於洞酌故止然猶有二憾王肅云鑿背
爲尊又云爲牛象全形員尊卽鑿且負是也未必所
見全牛之非負也而今鳴夷渾脫非尊意一憾古地
坐跪酌飲故器小而足凡高尺幾寸幾分謂自此而

準非如鐘律一黍之不容易故深衣隨人指中節爲寸而宣和製器亦有依樣減樣之異最通論也減之可卽從是而增增亦可也而殿像尊高立三獸其下如伏雞二憾吾欲稍充之使負尊義義如肅所云理無不可而又力有所未及姑存是說以開來者萬一不爲無補而非與古異非與晦翁異也凡禮之起皆由此也彼分寸者復何自而制哉其深如此卽其高且廣不得不如此也故曰由此而準也若夫稻梁黍稷之器宜從竹疏如蓬豆取其氣四達姑從土築沙土之從占占去聲有不易其所之義故可以柱爵可以奠

須溪集卷六

二十三

圭皆不當鑄爵有柱爲其反地也他國君則奠圭于此簡卿委蛇謹審亦欲知禮意者故特爲之誦之卿名居敬求所居齋名余謂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獨欠行字耳使之而擾復何足以臨其民敬者先立乎其內也尸居如事帝則出門如見大賓則使民如承大祭矣非器之謂也感與應一念也至簡至簡而不容吾力行之哉故命之曰行齋附爲說

贈琴泉陳生序

謂能琴能仙人豈信之哉琴亦不得不仙音之授人以意者必之乎海中無人之境使之荒寒絕壁水鳴

空山四顧蕭然將不可以一朝居而後萬累俱捐而後冰雪滿懷而琴亦從是近矣此與送君者自岷而返蓋同一悟入非夫人間世之比余四方聽琴就其能者鏗鏘中音節止雖堂上娛人若不得已至能使孟嘗爲之霑襟欲絕則曾不如漁歌鄰笛之去人遠而尤悲非其絃之不合而意不至也臨川陳琴泉有魁然抱南風之興且其江繁浙淡得之自然而無弄琴之色固已默焉出江湖之上余心疑焉因與之言曰女知廢一絃而鼓宮宮動復調一絃而無一絃之不動者乎未有一言而無其君者也君道然矣女知

須溪集卷六

二十四

廣陵之所以散者乎或者其有君而無民也不知琴意則已知必審之

贈潘景梁序

吾陋巷蠻蝸氏之間草樹荒涼國中貴人無爲來者日者二客談詩去未遠乃有前驅踵門下馬低徊如將就老兵東偏顧還辟而主人問焉則今之行御史濟南潘君景梁父也坐無俗客惟詩若文傾聽不可得絕余爲理二客前語相顧充然若再盡上馬去復求余書語問意余謂文者皆不得已也故傳六經語孟非問答卽紀事無作意者下至諸子史或一事反

覆或一語耐詰猶未至無謂無謂者獨建安以來耳
故東漢皆以西都爲妄作班馬視先秦如古人凡沛
然成章而每舉不厭者甚不多見也杜詩韓文間以
俚語直致而氣始振然夔潮以後之論與而惑者始
不可窺較矣今言詩類如子美散文言者啾啾藍田
壁記爲古異哉必求其有謂與不得已庶幾羌村同
谷之音滕王閣後記之體乃與無作之作合夫言雖
技也道亦不離於言楚非無周公仲尼之道道亦不
待周公仲尼始而有陳良北學者彼殆以日用飲食
之外爲他有事也今君之所聞於北方者未有非吾

須溪集卷六

二五

之所欲言也所陳乎詩若文者又未有非君之所欲
言也夫道如是而已自洒掃應對以達於禮樂則自
周孔始耳道不得已爲言言不得已亦道繇此雖北
宗可也

贈三同孔子序

丙寅丁卯間余謝郡坐客次民有以三同孔子見者
倪侯普撫之如媿既月粟附學待其長又賜帛割俸
華其歸廬實有恩義四座環屬日焉蓋藍氏子也願
然鼎來年既二十八神質各楚楚語有佳致念初見
童子教且養至此倪侯力也三百年忠厚與天地生

意長久士大夫學問識政體德愛流風聲寧獨三子
慰人意因骨節記年歲傷老大懷舊俗也阡陌小人
夜遠求火常在草不起子厭丁累及夫知保抱亦有
弟而兄啼况駢連二三更哺迭乳置猶弗子濕不可
推天吳紫鳳顛倒不給其不弱个難也生兒如虎墮
地或不武大家嫡庶弓冶世習蓬麻兼長尤不相如
二桃恨而成邱諸葛降爲狗此獨何師友修飾臻此
其一時競爽又難也抑野人獲麟君子泣之三子以
景定元爲名次而各綴之以瑞因記是年有以一桴
三米獻諸朝者乃改建陽嘉禾使吾州有諂者如建

須溪集卷六

二十六

陽則斯子爲嘉禾何名三瑞何再見之爲祥歐公賦
蘇梅有云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吾於
是蓋再歎矣

贈韓道錄序

士患不入官入官邂逅惡弱殘州冷邑如囚寄枯懸
俸入不足以塞號啼之憂回思士貴至欲復爲屠羊
不可得士官廢興如此近年道官比士官則又甚矣
廬陵韓道錄自臨川來客天慶天慶異時置司兼司
持尚不之釐爲甲乙而來者定集託食殊窘免於削
伐儻質則幸耳吾州寺十百道官十不當一若與僧

頭會百處一稅縉計千處一歐公謂老子數千年才
一遇遇必出於時君世主然猶不勝況今世稱道官
於不可爲之時與寺至多僧至富之處破窗暗雨落
葉蕭蕭師方行吟向壁掃地而坐聞隔院飯鐘悟日
已晚飲泉自潔惟北關侯貴人驛騎卽公事予嘗哀
其窮欲使有力者稍助薪水願師無求人之色故當
雅全之然聞其師自燕歸則慨然故山之興若不可
留者獨復捫屨宿春又逾月不能往予笑曰猶待甥
翼耶師浩然徑去古云天上多至尊相奉更若人間
耳是山中勝天上也人能知山中勝天上卽天仙不

須溪集卷六

二十七

與易也况道官况吾州道官其歸去來耶其又勝來
耶

贈徐心易易數序

豐城雷宜叔初赴殿之日卜於鄉人胡易鑑遇臂無
膚其行次且意殊惡易鑑賀曰魁兆也臂從肉無膚
無肉獨殿巍然其上非殿頭何惜其次且在二三間
既唱第果然他日又卜發丑魁得成之上六日是在
下經第一又上爻也無所與讓二兆人皆能言皆占
道所不傳殆意會俄合不可爲就則實變易之妙也
其外孫徐心易乃獨得之聽其言有出於先儒之外

爻象之表無復魁人魁地故常事而驗驗亦常事耳
然可與言易天地間無非易也或得之聲音或求之
時日或見於字義故有隨曲射匿云吾嘗葬古心公
不克卜之市邱生其卦革邱曰克子未信也明日而
左丞弔焉復克葬子問邱革改也而不改何也日是
在武侯易革喪車象也視之信因悟古今字說未盡
倉頡制字而鬼哭喪無所遁乎其情也鼎無足也而
乘舟生焉雷太虛也而爲盈爲實以之一離日也推
十日而知其子其名牛推兩日而知其二夫其名昌
神矣深者心易之變化意者其出於此乎謂余身卦

須溪集卷六

三十六

小過之恒昔有筮頤之益以示郭璞曰震衝風仙卦
也雷山雷風顛倒適近然余常以仙爲妄想殆過

贈廉監司序

踐官不墜常事若代有言貢高其前聞人如臧孫達
諫鼎出棠魚上遠甚君子以爲必有後蓋三世而至
文仲言猶立盛哉如臧孫有幾而泯焉者多矣古之
人古之人尤難之吾乃今得之京兆廉氏廉氏以官
賜姓故至平章尤著凡司徒司空下至倉庾皆氏於
其間獨氏廉難也受是姓任是官又難也吾不能知
世道何如前時獨聞乃翁古遺直如不可復得吾江

西適得廉監司如瑞雖使各有職每懷靡及而清亦稱已吾江西公論隱然在之殆半古而倍不半古而足也今其爲行臺選表身愈高望愈重其寄國與家愈大祖道諸賢懼風南浦之上倚去舟如登仙廬陵劉某聞其行也喜曰我識范君其持身處已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固廉氏之遺風不衰其大將軍介胄之士蒙矢石扼蛟虎雖州縣小吏米鹽錢穀馳驅寒暑排幹山海豈比乘使者車坐行臺察屬部高簡貴盛哉而視世事浮沉利害若無與瘖相顧惟悴妄發爲戒居常疑陽城七年事不知此七年間夙興夜寐何

須溪集卷六

二十九

能自處人生幾七年官且暮不保少年不自愛快朝飽忽失聲已矣何限獨兢兢顧畏名節不可爲齊負當年羞萬世尙論解衣赴蹈急病况仁聖在上天度如天吾嘗苦口諭親友教兒子雖亡杵亡盆獨聞數年間吐哺某事某事趣銷印如不及歎曰眞英主也勉之哉語布衣難人臣又難諫人主易諫英主尤易

甘定菴文集序

去此二十年臨川胡幼謙嘗校文廬陵余爲京庠時豐城甘公以幼謙屬我故知幼謙公婿也問公集幼謙以銘請曰方狀公行未就又十六年而行狀不來

則幼謙亦已矣乃幼謙之子安詩以公集來求序序有幼謙之作矣余何言念他時再見如夢夢非他人所知他人知不能言乃言之公壬辰徐榜余是年甫生而公以戊午來校文廬陵眾謂去場屋爾久豈復能課士而余尤見迂不入時者公得余論策驚眞首選殆兩窮自相得也時有省賦魁項教汝明者別持一卷曰余主斯文也宜魁公爭不能勝既相見輒罵叱曰牛項屈子項不能堪甚則取公所發策與余對獻之其鄉人戴正言慶炯媚賈相戴得余策讀之感動曰有如此策耶吾不忍攘其舉獨取公削籍置江

須溪集卷六

三十

州於是公三削矣乙丑紹陵登極古心在政府余爲京教自公冤榜朝天門甘某三罪三雪眾譁歎奇事已而古心薦擬得京局余爲公擇上日公驚曰見次耶是日謝古心爲朝士言余處二人皆以識會孟故其一人夏司門禹錫前吉教也明年余劾去公代公去夏代夏改官日白堂曰予諱禹錫願去禹諱錫買相怒曰有自諱諱耶亦汰士窮達命也而余獨著其連蹇者傷吾文之難遇與知已之同時而其與余善者命又特相似非牽連不朽後世復知有吾等哉幼謙贛尉名以遜戊辰第待次丁外艱其校廬陵之二

年國亡又十三年幼謙死平生骯髒至爲文皆似公文似公復自勝若公文則有幼謙之評在善矣哉余不與易也公名茂榮字榮可其鄉稱之曰定菴先生

劉次莊考樂府序

余嘗與祭太學見太常樂工類市井情人被以朱衣及其歌也前者呼後者哦羣雁而起竟亦莫議何語而音節又極俚有何律度而俗儒按之以爲曲曰樂章羌堯章至取編鐘朱瑟鐵較而字定之然語言無味曾不及其自度香影諸曲之妙乃知柳子厚錢歌尹師魯皇雅皆蔽於聲質於貌嗚呼吾讀文王清廟

須溪集卷六

三十一

何其往來反覆愈簡而愈有餘地雖不能知其聲而洋洋者如倡而復歎之不足也故可歌也故知依聲鑄字出於述者之過中無所見則如市人濫吹闐而從之者也劉次莊考古樂府如生其時又與之上下至某代爲某歌往往推見次第彷彿大畧不失節奏然謂樂府起漢非也古詩皆並誦如今巷歌樂之始也三侯之章出於烏鳥沛中兒童和習之豈必被弦歌而後爲樂府哉解題外集古今作或題樂府而詩近律用見賦詩者不必本古題古意而意之所到亦不必求之四聲響切而暢此於解題又最有助吾嘗

謂次莊如鐘鼎博古無不可考至其文字與東觀餘論米元章書史兄弟也

會季章家集序

詩自小夫賤隸興寄深厚後來作者必不能及左傳史漢間記人語言亦不特公卿世家爲有典型雖何物老人至鄙俗不可口者倉卒問對可誦而舉科舉興士能時文而止而時文亦復猥陋不達第尺牘何等塗抹絕倒或繇前名合選大官要職至斷窗丐買金籠牽致又不能得能言本色此雖前輩亦且不免故楊體文以道士代言陳仁玉林光世輩皆以雜儒

須溪集卷六

三十二

流修史所謂僞定一時後世誰知予定吾文者豈可一二縷指而道哉予旣爲會同舍季章埋銘而其子麟也舉歐公於聖俞子美江鄰幾卷例俾復序其家集余謂諸生時文不能如季章故他作不能如時文時文外大有事然亦豈能事事而學政在時文理到而無不通耳使季章而在何所不可爲然使季章至今抑何所可爲是能使人嗟悼適復在此政恐時有可爲亦不過當日爲人落落草創而命遭世盡闕焉不自見者所蓄發如是而止徒吾文如已以爲身死言立之遇然思諸公貴人不能得如季章而用之者

今其人先安在而季章藩潤筆墨驚見之如新幸矣
其今日哉季章名應璋墓誌次第可互考

送段郁文序

郁文段君以東平書生爲吾州知事數相過論文說
詩氣相同甚善然北來馬上君獨守文飾吏視書如
律得不迂滯疎廢吾南士政坐此他日聞某事某事
強人意必郁文郁文乃甚剛毅難事之長蒙茸柄鑿
鮮不決裂敗意君從容其間能使曲就條理感移變
化而人不知亦由其審細不倦而又平心以觀理微
言以達意故侃然獨立而不忤使專政得民不愆于

須溪集卷六

三三

素所爲講畫詎止此乎吾平生觸事感憤或急欲語
不自達雖消磨至盡終覺激至梗塞故知爲郁文者
難也吾州事紛糾百它郡語言成市吾間居絕物猶
有議其傲病其貞者罪不可諒故知爲郁文者難也
惜也君去我使我無益友以攻過使吾民不得豈弟
以愬獨有一於此推此心事上長位宜得輔推此心
事君無遂事而諫物之蒙利者當益廣而予獨不得
闕者然郁文不當獨厚我也嗟乎復有虛心好問如
郁文者乎蓋顛倒羅列之餘而皆君此自有也

泰和胡氏族譜序

先王有小史以奠系世其歸在厚人倫後世反崇華
胄自損其實而他冒其名雖華非其所當於其人奚
益假如言劉者宗漢不知婁敬之劉得爲漢乎言李
者宗唐不知徐勣之李得爲唐乎胡之受姓以來貴
且華者莫踰漢太傅廣譜胡者孰不誇廣爲冠冕惟
泰和胡叔俊獨知廣黃姓而邇其自出之派則本於
河東以及於金陵叔俊固知辨名實者其父子名文
可者叔俊族子也其人狷狹多奇尤喜賦新句觀其
志要有所樹立不欲苟附借於人子嘗問其世文可
告以叔俊自叙如此子因詰之曰自宋以來貴且華

須溪集卷六

三十四

者又莫如忠簡公爾不祖太傅然則忠簡公後乎曰
吾非其後固其族也已五季時有諱贊者字文美官
金陵子三人辟地來吉伯公霸居廬陵仲公眞季公
陽皆居泰和公眞之後有曰衍擢進士爲朝奉大夫
公陽之後有曰箋爲南城縣丞叔俊出行後而吾出
箋派諸禮簪紱柄如也印以陽文節公所爲榮福堂
記井然不可誣妄雖不忠簡具族固不辱有胡豈可
概言隴西而泥稱瑯琊者哉子聞其言而益壯泰和
胡之世有其人也又復之曰剛簡登第人問忠簡言
非其祖卒能以直聲振當世爲廬陵異日忠簡况胡

本舜之遠胄也希舜之人卽舜之徒握衣於鄒魯門
牆者奚必以剛簡忠簡爲泰山哉後二年文可續叔
俊垂絲圖爲流慶圖成借叔俊子景純過予求弁一
語遂書前言以加諸首

吳氏族譜序

吾州盛世大族相望屋高下如畫圖花木成陰羔豚
合樂老者顧少者而歎猶有生不及見承平之恨其
偏隘喬遷者又別爲宗綿瓜蔓萬至不相聞知類以
爲已業所致八邑惟禾新大夫數姓固然一日襄城
之慘儒坑鬼飯方知天涵地育未必皆祖有功而宗

須溪集卷六

三十五

有德也杵漂焉留遜綿者吳氏吳氏有譜楊東山所
爲引邑邑燼譜亡幸邑者故紙得之不知何等物也
以與蒙菴吾仁與如棄蒙菴寶之與俱於是亦屢破
屢却復不知僵前仆後問何能自保每相過求予叙
斯譜不置屬予屢病相愛不敢強又數年蒙菴死死
猶筆之舉扶問以爲請其子若壻屢道之忍辭則披
示舊載而告之曰予所稱遜綿惟吳氏非獨爲邑言
之也蓋其所存者匹夫之業而國不與焉故千百國
之會朝不足以易荆蠻之至德而延州來之歸喜見
書策雖黃池之霸猶一映焉曰公第一者不必其名

也載之令甲而稱君者不必其爵也此非譜之所得
而譜也此邑上中浣派來自廬山其歸廬山者爲咸
洎尙書爲德祐宗尹下者猶監司大守滿門然一名
第一辛苦不可望今爲庶此譜有斜目者表而出之
班班自南唐至近年愈甚惜也觀止此使科目不廢
學不墜皆將有列於上陳如蒙菴者尤吾望焉此則
事之可感者也吾故論其綿綿於譜之外邑之外者
使其萬子孫永永其遷焉則繼此譜者其不益又盛
於此也勉之

蕭禹道詩序

須溪集卷六

三十六

嘗過友人坐間有杜詩一部試開卷第一句云一縣
蒲萄熟余問此有意否其人大笑曰一縣蒲萄熟卽
一縣蒲萄熟耳余曰題爲寓目下言昔荷政謂此二
物皆北地所生今滿眼見矣未喻信手復閱一卷指
第一句生平鷓鴣冠子舊解曰鷓鴣冠子隱人也其人卽
不復問揖余坐余因自念此顏駟之歎也故其下云
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聲其厭世自悼如此肯疊鷓
冠子對鹿皮翁徒道一隱字者今人未必知古人而
有輕古人之色漫謂尋常語卽尋常得試使宿留思
之未有不見而色已如此

胡仁叔詩序

舊常評某人詩清嫩其人不滿以示羅澗谷澗谷曰
過矣審然當唐詩何人共可幾語為足以稱此凡諱
嫩欲稱老不知清嫩與淺嫩異政未可少也如輕風
淡日時花美女小兒晚院初語別能令人賞愛有味
亦不在多固未可與彼老者同年而語也杜子美轉
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憫無起語十字坐盡情事曲
折更接以紅入青歸桃柳之句豈不誠媿其嫩耶

劉孚齋詩序

作詩如作字凡一齋第一類欲以少許對多多許然

須溪集卷六

三七

氣骨適稱識者蓋深許之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
以生成對雨露字意政等怨而不傷使皆如青歸柳
葉紅入桃花上下語脈無甚慘黯即與村學堂對屬
何異後山識此故云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無違具
一舟幾無一字偶切簡齋識此故云一涼恩到骨四
壁事多違此今人所謂偏枯失對者安知妙意政阿
堵中作詩如作字橫眉豎鼻所差幾何而清俗相去
遠甚嘗與客言老杜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客言
近世戴式之亦云此行堪一哭何日見諸君余曰俗
矣因人舉誠齋高安賦云江西个是奇絕處天下幾

多虛得名中對著此橫絕氣蓋宇宙客言即某人云
天下有樓無此高余笑曰又俗矣即同言同意愈近
愈不近詩至是難言耳

陳生詩序

詩在瀟灑風雪中驢子上非也鳥啼花落籬根小落
斜陽牛笛雞聲茅店時時處處妙意皆可拾得然此
猶涉假借若平生父子兄弟家人鄰里間意愈近而
愈不近著力政難有能率意自道出於孤臣怨女之
所不能者隨事紀實足稱名家即名家尤不可得或
一二語而止如孟東野慈母手中線歸書但云安極

須溪集卷六

三八

驛旅難言之情如李太白昨夜梨園雪弟寒兄不知
小夫賤隸誰不能道而學士大夫或媿之矣如陳后
山歸近不可忍以為精透亦可以為鄙表亦可如杜
子美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噴喝欲起屢見肘仍噴問
升斗乃并與聲音笑貌彷彿盡之矣又如古人於奴
婢猥下寫至孤容親僮僕凄然甚矣又云僮僕生新
敬則出處世態隱約可見又云犬因無主善則俯仰
尤有不忍言者如陳簡齋平生老赤脚每見生怒噴
揮汗煮我藥見此媿其勤更自風致清真而豈今人
不能道哉履稀者每况愈下賦車者載儉歇驕吾評

古今甚深密義我之淺易他人不能識乃反笑予

陳宏叟詩序

小隱陳君以九日過我因為誦老杜舊摘人頰異徒一頰字而上下二三十年存沒離合之際無不具見但覺去年明年之感未極平生又如衣冠却屨從爲還京之喜與先時不及屨從而今屨從道旁觀者之欺班行回首之悲盡在一却字中然此尤以虛字見意如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纔一梁字耳舉梁而入陳入隋不勝其媿人知江令之爲隋臣而已三誦此語復何必深切著明攘臂而起正色而議哉往往讀者又以實字忽之今人詩五字或贅二字不可以不知也

須溪集卷六

三十九

秋風圖序

子美草堂四其一在西枝村未成其一在浣花則所謂斷手寶應年者是也其一在瀼西則所謂乾坤一草亭者是也其一在東屯則所謂兼茅屋者是也子知浣花茅屋一爲秋風所破不知瀼西東屯與萬里橋西風何似不更卷否風年年同則夫托於通達之中者彼猶此也其堂也裴中丞嚴中丞高使君爲之主旣堂也徐卿蕭何韋三明府爲之圍其破也王錄

事王十五司馬弟爲之修平生悲息地營葺但茅屋而大官遺騎麟里親朋相交如此則拔之者之力不能勝樹之者之眾

贈胡聖則序

子美平生流落投足鄙塵丐拾爲資起浣花草堂三年而後成數月爲秋風所破不知嘗復完葺與否而飄飄江上避地愈遠從瀼西徙浣花各三宿桑下而去否今遇客耳身生太平恨晚生亂離又恨早居今憐子美亦羨子美

贈星度郭大觀序

須溪集卷六

四十一

故友張居中言泉人某善命視其弟命五星旣四正又順服駭曰故都待從命也然不得科弟問何故曰喪亂主四餘不主五星也子聳然志其說於是當國有羅字者哀哉地遷運改將五星廢久憤而復求用於人間耶抑其裂有甚於四餘耶果五星耶今不喪亂耶吾儒有郭大觀得五年前臺歷盡歷之妙以是游諸公曰觀人盛哉郭少年之用心也吾聞大德得祿位名壽蓋有有祿有位有壽者矣名終不與也龍逢斬比干剖萇宏君子胥浮伯夷叔齊餓靈均沈皆古之無福人也子識之耶識之取之耶不鄙棄耶而

他可取者則多矣

題跋

題劉玉田選杜詩

天下能讀杜詩者幾人而玉筍道人劉玉孫集妙句多悟解如此甚未易得也子許唐宋諸家類反覆作者深意跋涉何限吾兒獨取其間或一二句可舉者錄為與觀集然概得其散碎簡選語若上下極論長篇大意與諸作互見不止此蓋此編與吾所選多出入凡大人語不拘一義亦其通脫透活自然舊見初寮王履道跋坡帖頗病學蘇者橫肆逼人因舉不

須溪集卷六

四十一

復知天上空餘見佛尊二語乍見極若有省及尋上句本意則不過樹密天少耳見字亦宜作現音猶言現在佛即見讀如字則空餘見殆何等語矣觀詩各隨所得別自有用因記往年福州登九日山俯城中培塿不復辨倚欄微諷杜句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時慧見求言揚平舟棟以為蚩尤旗見謂邪論罷機政偶與古心歎惜我輩如此古翁云適所誦兩言者得之矣用是此語本無交涉而見聞各異但覺聞者會意更佳用此可見杜詩之妙亦可為讀杜詩之法從古斷章而賦皆然又未可訾為錯會也

題宋同野編杜詩

杜子美年四十五自鄜陷賊半年明年自拔取拾遺扈從還京又明年始外補又明年始棄官入秦自是流落輾轉凡三遷所遇識不識相勞苦所居間得故人為地主起家贊戎事斧斤多助種藝果樹廣者四十畝東屯又有稻可收當時朝廷雖亂道路無壅雄藩賓客之盛自若公以三朝遺老負海內詩名游三川如錦城下洞庭意氣浩然江湖勝境樓臺高會長歌短賦傾晤賓主避地如此實亦與縱觀何異子美古今窮人而倉卒患難所遇猶若此子非以其窮為

須溪集卷六

四十二

可願所遇為可羨也以子美為可願可羨則所遭又可知也同野宋君避逃兵間手鈔杜詩離亂者百七十餘首為一編古今詩愁亦未有其比然四十五年所作亦豈無開口而笑者晚生後死瞻望慨然

題王生學詩

詩之妙後世由之而不知老杜衣冠却扈從徒一却字而昔之宜扈從而不扈從與後之欣喜復辟初得見漢官者舍其枯而集其苑者具有焉文章之髓豈在險巖援據終日嘖嘖而又不能道豈不亦可笑哉

題劉景信詩

近年江湖復少就其傳者亦何能一語如二儀清濁分高下氣槩境致此語在杜集尋常以為至朴者而亦不可及

跋白廷玉詩

杜子美大篇江河轉怪不測雖太白退之天才罕及至五言七言律微有拙處然時時得風雨鬼神之助不在可解若七言若麗或更入於古野而不為俚亦惟作者自知雖大家數不能評也此筆絕於世久紛紛一花一葉飾姿弄鬢徒亂人意

須溪集卷六

四十三

語羅履泰

杜詩不及前人更勿疑遷相祖述竟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女師此杜示後人以學詩之法前二句戒人之愈趨愈下後二句勉後人之學乎其上也蓋謂後人不及前人者以遷相祖述日趨日下也必也區別裁正浮偽之體而上親風雅則諸公之上轉益多師而女師端在是矣

評李長吉詩

舊看長吉詩固善其才亦厭其澁落筆細讀方知作者用心料他人觀不到此也是千年長吉猶無知己

也以杜牧之鄭重為叙直取二三歌詩而止始知牧亦未嘗讀也即讀亦未知也微一二歌詩將無道長

吉者矣謂其理不及騷未也亦未必知騷也騷之荒忽則過之矣更欲僕騷亦非也千年長吉余甫知之耳詩之難讀如此而作者常嘔心何也樊川反復稱道形容非不極至獨惜理不及騷不知賀所長正在理外如惠施堅白特以不近人情而聽者惑焉是為辯若眼前語眾人意則不待長吉能之此長吉所以自成一家與

評漢史

須溪集卷六

四十四

子房妙處在遺項王書又并造以齊梁反書使羽事齊而不事漢真得緩急之上策矣以泗上亭長視四萬斤金如糞土委之一夫而不疑其志氣直吞羽百倍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古人以為霸心之存非也自韓信死彭越死黥布反同時諸將皆盡於是四顧寂寥有傷心者已語雖壯而意悲自是亦遂病矣或者其有悔心之萌乎

說

經說

佛氏之說始於戰國堅白異同之辨其窮極變眩即
儒者自爲之夷狄之人語言不通安得文義轉轉若
合符節如此儒者但見其超然偏祖不惜身命遂疑
六合之外有與人異者竭其心思如夢想化人何所
不至後之儒者不能知其所自出乃望而尊之雖攻
之者亦以其書爲似畫鬼神者有造化所不言之巧
賦

東桂堂賦

中州劉君端伯扁其教子讀書之堂曰東桂客有過
而問曰東烏指則應之曰胚渾發於仁氣之温厚事

須溪集卷六

四十五

業方乎青春之磨礪物所從始總名曰東豈以出乎
震者然後顯發生之鴻蒙然桂烏在堂卽桂之宮人
卽桂之叢善培植根莖葉菁葱芽荳萬實皆一氣之
所充敢問秀氣之所鍾曰吾之桂不待移栽於八盤
之絕頂亦豈遠躡乎五嶺之遐蹤其蟠然於清虛之
府者乃密陰之所同及其一日而來天闕者乃清芬
之所從詠遊其間啟明發聰暮而屬思瞻靈肝通朝
而運筆活兔生風其花也豈有不攀而挹其香也豈
有不薰而濃者乎言未旣明輝澄微乎冰壺之內清
影流入乎震杯之中主人於是指示客也人以山

河大地者原缺二字婆娑婆娑其出乎必由析木駕蒼龍
浴滄海之清潤沐陽谷之和融故其延光舒采薌滿
璇穹鄒生得其一而爲瑞世之詞藻竇氏得其五而
爲毓秀之陰功茲乎萃東堂之四而斯所以爲機會
之逢是則名之所定也客乃整襟肅容而謝曰君將
以主乎生者爲東而以根諸心者爲桂耳欲梯丹霄
乘素魄以漱其芳於二十八宿之心胸君之志誠大
已膏之沃者其光炫根之澆者其齒濃君誠益修乎
人事茲乃大契乎天工然則斯堂也薰雨間之仁氣
會合璧之光重夫旣已蜚英騰茂於爾嗣而且流芳

須溪集卷六

四十六

垂耀於無窮也猗與盛哉

須溪集卷六

須溪集卷七

墓誌銘

宋 劉辰翁 撰

黃純父墓誌銘

歲庚辰子初與純父遇風雪東湖之上驚相弔曰賈
鹿泉見君文問古人耶今人耶或者亦以君為古矣
君在此耶語雜悲喜至甚夜不絕未明復撼子語拊
髀浩然曰吾平生慕湯東澗近年慕君亦欲從君後
耳君豈從古心公致誤耶識君慷慨敘寄不淺因擁
衾而起以所聞於江先生者為君言之如東澗何可

須溪集卷七

一 豫章叢書

及也未第時與其兄客徐景說標致已不相合既第
得信州戶闕一日有趙尙書出參替督府視事首見
樽主名歎曰余識之真西山時湯某乃猶為此官哉
卽拜疏薦之代主家山從是隱然出徐徑販上自端
平至景定三年出入諸老皆成履歷卽小人扳引及
當國所忌惡皆不足為全名之累不待辨某事忤某
人而大節自不可及此如陳太邱黃叔度公論常身
為之地故樹立矯矯不肯為人稱門生也亦各其時
命也言未既君淚沾余衾獨舉往年麻姑山夢夢一
籍題忠孝二字而某在也孝不敢言也忠特若此予

亦喟然于少年州縣不自試一二因舉子房天授沛

公他多疑拒獨縣悟如子房意此所謂漢事將成也

誦出師表至引喻失義以垂忠諫想見庸人自用故

傷心玄德之不見身世何長今人喜言四方上下孰

知言不見奇奇而不用不用而驗驗而悔悔而恨恨

且見禍其進退偏仄復非前古君臣之比哉君曰世

事勿復言卽文字何等不足存而魏鄭公以此揚大

年以此憾至死因泛論鄴侯山人高致魏延與淮陰

膽畧相似李伯紀張魏公成敗天意語不必有出出

不必有謂未嘗及心事彼此直歎欬往復不知出於

須溪集卷七

二

君之口與余口也於是相知深矣復欲與君談不可
得矣前年猶寄余詩去年有持書來視緘題若不可
識則君死矣余以歲初謝客嗚咽而入問耿蘭以故
至舉扶病中相屬語腸痛欲絕海內人物風流畧盡
託君筆墨相陸映後死猶有講學之望願不樂人間
世如此念前冬有沅湘老人以君文求余記曰黃先
生雖不能飲尚健坐余謂純父長七尺年五十生世
大有事在迄如此而止造物復何以我輩為哉讀門
人狀君行豈不整密婉至然不如君前夕劇談盡予
若君語語而俯仰浩蕩人物著微心跡纏綿功名嗟

跌後有君子可以想見而嘆若狀所難言又有人不及者江闔貴人與邊守將不相接君代書密付語見赤心指授得宜又多軍情所鬱不得達者繇是感泣思效倉猝用意勝謝東山自異顧內幕所左右能此而已其苦言節費見于賞募得淮卒三千備遊擊爲淮捷營改鐵鷄小船爲燧大艦取勝諸郡閉絕流民如他盜請城外築堡居老弱而各選其壯者從軍便爲閫帥釋當路之怨馳從約之書共圖國憂留懷磊磊出於人所不望而人亦知惟君所爲嗟乎使君得乘一障亦當遠勝一閫雖九江事去相府連虛

須溪集卷七

三

諸司蒙茸君猶力勉以私財招軍撫溪峒爲用至獨松失守庚牌暮下速援行者議饒信道梗蓋徑崇安繞出三衢兵夜發君與家人不相顧至石門遇長幼相泣君日國事至此暇顧爾輩耶自是言之有傷心者矣國家養兵三百年體羣臣子庶民三宮仁儉一朝有難人懷顧望徒擁烏合盜府庫君以書生志氣感動言必稱君父乃爾然至好而好閉入閩而閩潰盱城閉有投擊城下至斃者諸將欲屠之君正色不可曰我輩以路梗假道致疑耳若屠一城三宮聞必震駭諸將已瞋目謀不利君不爲動既又具軍行宿

次啟奏有笑者曰君猶謂有通進所耶君慨然泣下曰誠不忍以爲無也聞者姑掩涕歎息及入閩有狼將以衣糧乏咄咄謀劫主帥以出語已逼君又不動一日坐水閣有飛矢掠項過著柱跡所由來忌君者出此明日君行軍亦潰生亂世無及於救又不自爲政故所就止爾然積誠所至在建而勸分分建昌而祈雨雨皆以客館係人豈得天意亦何嘗有一日得行其志而惜之者如已試世自有盡君名方興有西園八十之老傅太史自得以君來爲賦詩喜曰碑無龐老名又曰能威兵處在真誠其志慮風采何如也

須溪集卷七

四

自咸清第授靜江府臨桂簿嘗辟泗州淮平尉不就後五年辟建康府鳳臺酒庫自是始與幕議又五年辟臨安府德清酒庫德祐初差幹辦江西制司復帶行禮兵架閣未幾復帶行國子正明年除宗正簿督機特改宣教郎初筮交代遠年不願上仍待闕淮平界北得遙授曰不敢欺登北畿有衝命鉤致者自免徑歸諸司率削常片紙書所聞廉介有政聲者請以己所應得者舉之受舉者不知也或知而謝輒避去此事亦近年所罕見余出仕十五年未嘗受人一則君自謂出處與余同謂此自其父聞象山之學於其

諸大父益貫徹朱陸授學者懇惻窮至所至老成欽
動諸所識予不能盡知而尤於丹徒陸君實秀夫耿
耿焉君實大節可哀君實文不多見見君文識君實
宜君實之所納贊也君文不蹈襲諸作不爲時文議
論講義注疏而辭事義理俱至清整酣暢足自爲家
詩亦有思致竭目前意樸厚雅馴視他人能此復少
彼至於家庭講授人物大意倫紀親切稟稟見之干
峰陳公宗禮嘗對人云吾欲得一客如黃純父清苦
不可得其文之有本又如此士常思不第一第足自
致詎能以去就易民命爭國事破權倖險姦貪懦狼

須溪集卷七

五

僭辭能闢意能誠也世狹道迂而環轍如陪臣坐贖
如車中及其窮蹙無能有甚於魯男子之不得去而
南齊雲之不能食也嗚呼微斯人斯世之不幸斯言
也亦孰知其可悲君臨川黃氏居崇仁東里諱丙炎
初字文炳晚更字漢翁于諫之曰純父其鄉稱之曰
思梅先生生丙申卒丙戌曾祖儼祖邦基父應辰梅
應公也思梅思公也妣陳夫人娶陳氏子男六慶孫
興孫鳳孫翼孫暉孫慈老翼孫繼淵黨陳慈老以治
命後鳳孫慶孫筆墨可愛皆如思梅復生增趙次思
孫男五女二葬崇仁鄉西隱里雷公山實丁亥三月

丙午君厚重不妄語疎濶無餘懷及所委曲傾盡若
自營收致後進有豪氣乙丑自京歸安仁道中有盜
殺人逸累居者既誣服君以過客得盜名告使者使
者得實謝曰君乍脫場屋洗冤如此可量哉其後避
難得便舟出溪洞各護送皆所嘗盡力有恩意者亦
若有助焉乃銘曰嗚呼國之初也材不必其如君世
之甚也憂不必其如臣莫不幸於以身從人又不幸
而以文致身故雖有孔明公瑾而用之如陳琳阮瑀
又如溫石二子而不得爲許遠與張巡豈非命云

丁守廉墓誌銘

須溪集卷七

六

士不幸而用所學於科舉其得失飢渴并沈勝敗曾
不如庶人之常業雖有寬易靜篤之君子十上五黜
幸不黜愈恨恨乃甚于黜使夫憐傷太息者猶惑於
其命則所以頰耆摧廢當何如而益退然死而浩然
蓋奪精失營者莫科舉之爲累而其阨窮不閱者必
學道之有得也余於祀禮家老儒丁守廉之葬若不
知時世之已易慨然道之如新亦士之不幸舍此無
可言者復于斯墓也不知何云吾猶獨爲斯墓恨也
嗚呼科目之負人也多矣由今言之亦何恨於科目
哉口授之徒心相如之友今年某某薦明年某某第

又明年如某年或喜曰稱棖收梁棟宜有待或謂曰
廣豈不當侯不侯君曰不然吾先鞭爲有人矣當丙
午猶朝日也揭焉而首選不及送戊午且四十矣再
選輒再屈已而甲子復然甲子至癸酉復然問誰貢
貢二人止往往門弟子而止也吾州多士貢額多隴
江數倍每榜後考者爲言某卷得復失能使人出狂
況一經屢試白首泝瀕學雖吾事而世貌諱名殞者
成路觀其死之前日猶明應就曉抄書自課如兒子
死之日復大書示其子云死非所畏何必張皇學問
不衰死生不變又實有得如此其視往年場屋間夢

須溪集卷七

七

不類芥雞之相踐而木雞之微視耶然昔之憐傷太
息者至是猶不置則書生之清論世道之遺思也君
之子敬直修謹有禮稱其家聲屢至請銘凡求銘其
先者苟不得志於利達必鄙絕科目自附前輩余嘉
敬直用意真取名淺又見高安辛拱辰敘其同門受
業身通者以十數且云先生貧而介視富貴人無足
動其意無忘言笑鄉黨穆然敬之其自叙殖禮齋則
云先大父潛山先生出蜀載書數千卷曰使吾子孫
免爲俗子之歸亦免爲勢家所奪餘是自號殖禮以
學殖易貨殖懲訓嚴甚潛山事慶元諸老猶及章雲

山葉水心劉後溪如楊西巖恢項雲叟寅孫輩又其
徒也義理浸淫有自來矣近見其禮記集解三十卷
手藁如蟲蝕葉蓋老是經者初名里字守廉晚猶稱
守廉世居西江新喻曾祖公逸祖居易紹熙進士奉
議郎宰宜春潛山先生也父昱生嘉定庚辰年六十
七娶歐陽氏子四人敬直行直養直友直養直以丙
子走間道省親遇兵死孫男二木度復春社山其祖
墓也距家二里耐焉其卒以丙戌二月葬以十二月
丙申銘曰貢不貢爲槐夢邱蓋多於謳誦羿之穀而
不中名淹中何必用涕斯沾安致鳳

須溪集卷七

八

蕭壽甫墓誌銘
曩欲禁時海內名號未起吾廬陵之南須山之北有
大儒先生曰黃宗魯其子爲叔豹吾先人師宗魯而
友叔豹叔豹以文名六館接慶元諸老自是從吾先
人游者彬彬如二黃間而朱氏甥父子實先後諸生
復轉授爲資余七八歲時表氏抱余學稱堯章先生
後改名植字聖甸號古平官至太學博士倅袁州如
西昌蕭壽父大德少聖甸一歲耳於時事聖甸如弟
子又以弟子俱見吾先人先人厚之如厚吾出先人
死吾十歲樂未嘗知其人也晚而聖甸以賦奏南宮

第一又甲科其名位之興赫然欲揭當年叔豹上士
爭相藉寄自謂出朱氏門下師其父者亦詭得師其
子矣乃壽父則未嘗知其入而其人亦莫之知也此
布衣師友之畧也日壽父死而其子來泣日芳春之
登門晚若吾父之登門則不可謂不早也今吾子愷
又館於朱教古平子之子是斯文四世之澤如泉脈
脈往往自公家始也幸存弟子世家不萬世子孫毋
忘其初子以其言篤厚繫流風又知壽父樸茂似前
輩雖其存若不願人知者不當為眾人道乃其所以
可稱者亦不能不為眾人道也嗚呼其忍不銘余以

須溪集卷七

九

德祐歲逃空虛干戈反覆之交望蕭氏秋嶺如一葉
凡流離接境者必此焉依而後得甯宇已而盜四起
已而官軍北方且為風林為疑幟然盜過之日毋犯
官倚之倚而角喜之者以為造物之報而君子則歸
之德言之著云鄉人之至於闕者重其言如季路季
布或陷於義眾推戶削跡甚者希購市雍容親黨之
間無怨無怵勉其子盡力友賴以完此其事在近年
年日者平生執贄如其邑之温師幹英臣鄉先達款
適軒陳念齋陳靜齋所交揚景堯蔡濟父陳鳴道蕭
清父康行可或得之隱約或託之歲寒相敬愛終其

身非以其六七貴人也嘗試場屋不大效即棄去所
校警把斲愈老愈篤子孫多所嚴事而自教者居多
襟懷春意見於日涉嗜酒好客力有不足而性嘗有
餘吾雖不及識如見其人如聞其語况以吾童子時
先人之好徵吾言千載而吾於古平復自有兄弟師
友之誼於古平之所教如古平焉故曰如見其人壽
父號靜安其死以丙戌十月十九日曰鷄鳴吾行矣
鷄鳴而逝年七十三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子孫增
某是年某月甲子葬某鄉銘曰有冠而後有綏有苓
而後有絲孰謝其藍箕以傳箕緊教父誰父父是思

須溪集卷七

十

式穀爾孫稷而食之

鞠華嚴墓誌銘

去年春客有自東來者以取得書籍相問遺中有華
嚴講義一編視其篇贊而辨攻其理法而不爭考其
人鞠氏本吾鄉人也予於是心識之矣居數月豫章
鞠昇孫求銘其先人甚懇余固味其由來取行狀讀
之華嚴也前客殆非適為之地耶然昇孫囊其遺文
乃無講義者而容并隊其吟藁數篇因得信其壯遊
至老與所嘗贊謝知已異哉鞠氏多吉人永豐有華
嚴諱巖字驥父永豐西門里人也去吉留洪少慕師

友母死葬洪爲洪人倚墓築廬種鞠繞巖日吾姓吾
味也號鞠花巖俾巖我如呼名異日履齋吳丞相字
之然學者喜稱華巖遠事包宏齋之先人克堂而宏
齋又謂其從象山之子薦堂久說經極自得而不爲
新巧以亂至當故愈近不厭程約齋嘗稱其律已嚴
事親孝二三公非往往諛布衣者至吳丞相尤厚嘗
受白金買木卽以嫁葛氏孤女二官之校尉以覓舉
幾者而失者四暨吳丞相當國始得舉亦不第錄其
所棄以得舉若第者不必其報晚得山地百畝而食
之高松萬株耕雲種雨自謂樵蘇織紉盤釘粗備門

須溪集卷七

十一

徑樽盤栽花補空家臨孔道飯芻送目山人夫婦豁
如也子娶陳遂初姪女遂初其門弟子咸清德祐之
間遂初之名節高世隱然有相高者其平生言論於
朋友講踐猶多不滿倦窗談枕教人以治生用智風
流疎伉海內知名者無不愛而與會蒼山爲詩多鄉
校前席紜維不聽去者先後帥漕逾十年起東湖植
門徑最後理學租犯風雪出巖晚抵巖邑不數宿而
返當科舉未廢之前年也尤倦倦請貢額三學有研
知狀其出語不欺世空意足達強公議展故素有山
林處士之風嘗愛昌黎誌王適翁婿媒媪聞意思是

翁迂濶必多談笑可畫恨昇孫不及而謹飭過之亦
佳子也其爲書援三代之毀譽以求問其先人又何
其獨行有家法翁配田氏亦洪人本葛氏婦前甲子
卒翁自誌始娶田年四十華加三老成相遇未嘗反
目卽少忤彼此一笑其真如此冠昏用古禮家祭以
季月日吾庶人也於書至陰陽地理無不習葬兆皆
自卜曾祖某妣某氏葬東門坪頭祖某妣某氏葬東
門雙橋英潭皆永豐父某妣某氏洪人也葬洪之新
寔曰榮岡生慶元戊午年八十四以某年月葬馬耳
山田夫人左去家三里子昇孫孫某曾孫某姪有鞠

須溪集卷七

十二

陶名從手文轉名爲氏華巖譜鞠始燕丹師傳復不
通鞠允輩似遺論人宋祖大章待制詠則然其後又
有先整仲謀登科末心非族出惜未考也銘曰蘇翁
種菜東湖之上儻無幣聘卒以備葬是翁言耄偃蹇
數相淒其黃花是亦相望

陳禮部墓誌銘

賈祐丙辰之策士也旣日辰再駕臨軒看少年首上
對徹親覽卷首有臨御以來如日正中語及唱第進
呈次第七上手擇易首唱第七旣又不滿寘首唱第
四第四則三山陳俞也于是寶慶三十又三年矣時

諱言久前別院命賦題久于道以忤聞故草茅附會
如再中然前微覽後易真皆命也而俞策亦實有及
嘗邱者舜卿嘗語余考官不能使俞第一天子不能
使俞第七其自信無怨如此而亦從是退飛矣初君
授靜江軍節度推官開慶與吉州推兩易故君以已
未更至廬陵辦守禦明年江山清軍閒得余詩於他
許疑不屬余為舉子美丸藥流鶯囀君瞿然曰是在
俞術中而不悟自是莫逆于心每坐向友齋倚梧竹
極談世事成壞即使長急召不顧幕辨粲然無所回
屈其辭可著偽令李肯齋節健吏事稱不及不及去

須溪集卷七

十三

之日誓心錄三卷取歐公夷陵語也今生至今德之
而媚者而謗者為不少矣有以科斗竹書獻當國者
且驚曰彼白屋安得此必平園公家物也詎止此獻
者懼詭曰我出陳推官後矣語由是喧不辨遲歲年
得監庫稍遷太學錄咸洎除博士竟坐前語逐不辨
他日謝丞相啟云人之云云謂盜周公之寶玉其蕭
然坦迤玩世無悶如此而亦從是老矣又四年而差
充福建帥幹闕至此鄉嫌改添差不釐務久又改添
差福建運幹待次于是咸洎八年矣復除太博十月
免迺德祐前子湖州別駕德祐改建甯于是國事非

矣肯齋李公之為湖南也強起君君亦浩然以身許
之會文丞相脫身渡淮歸行都建督景炎以大著除
君督機君請據汀插額出江西毋緩君本赴湖南至
是哭湖南歲盡以所部偪安軍發谷口道病至汀卒
有趙同舍文自君歸能言巷居人夢絳紗籠甚盛迎
陳禮部去且果然文公哭之慟葬伏虎山題曰草亭
先生之墓君年二十九出文榜至是四十九又明年
文公北日門人林達可始以行狀來請銘則君死十
九年矣其言正羽檄徵兵時居蕭大人憂苦塊寢語
于用武之無地最後作蒼雪林辭二叠不可忍聞李

須溪集卷七

十四

公期君以管葛之事君亦贊文公以張李之功其反
覆策軍事謀家慕語如史驗如卜當未行夢丞相子
黑筆視黑籍如軍書少焉登一舟若之貶所風月凄
冷殆非人世境也吾死已夫親友共留其行不可日
士為知已死苟利社稷何恨吾登草亭望風雨欲一
人共死不可得嗚呼我知舜卿使朝坐燕與誼肯某
老母弱子遷荒在人間哉星言赴難縞素為資得君
軍師尚不甚敗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每誦郭元
瑜此語悲之其乘飛至屋天也傷哉吾友生不得志
于前死無知已于後其心之所樂直文字耳而文史

亦絕嗚呼吾欲觀乎九京也其有恨乎無恨乎以君
自言其死爲不恨則知如余者不死而恨也悲夫景
定末余留建君留京君畫二龍寄余題曰甲子上元
日并贊每展圖誦贊後死何爲自吾所知所厚周旋
離合何限求仙才與靈氣惟舜卿古心江公嘗薦君
館職不合黃華甫國云臺中日月論公客添一客耶
十五年間夷溷踞廉衣冠道盡君不惟少合亦少可
閒居日長奪虎纜起草亭俯晴晦其在下種梅數百
長歌入雲俗子無足還顧頽然自然韻度乃出蘇子
美上爲文達大家數四六九高宕詩本荆公而每見

須溪集卷七

十五

每進雖有怨誹有柳州南澗之風初學六一公帖卒
自爲體如閑花異草風日清美皆余所不及嘗手寫
楞嚴圓覺金剛三經去廬陵日棄之先死七年葬其
妻鄭氏般若山回草亭中爲壽藏君死子弱不克歸
葬每歲寒食馳僕裹飯灑伏虎邱而已既十五年辛
卯乃啟而合諸鄭宜人之兆陳氏長樂世次見石室
翁碑二子瑒環環爲族父企後君兄會弟會皆同舍
會先二年卒會後六年卒瑒謀銘于達可達可曰有
先生之友會孟顧道遠日迫請刻之墓上其可由是
林君之請勤矣林君之誼高矣吾銘成則葬後之五

年乙未四月也君著述多擴誌傳之矣此不載銘曰
長歌兮莽蒼青松關兮白玉堂奄塵昏兮夕陽我不
起兮不知彼童汪君墨線兮何址操余慧兮慧實光
忽反顧兮魁淪降君不歸兮猶葬湖山兮朝行蘭萎
蕙絕兮詔子浪浪信終古今誰芳君余銘兮冢上余
麟兮不祥行俛俛兮不得四方蹇思君兮天望君爲
龍兮奚傷

樂邱處士墓誌銘

安成古長沙郡吾廬陵之劉未嘗不本長沙也而譜
多不可考多故不可考也按唐思禪師塔碑思劉氏

須溪集卷七

十六

長沙定王後是爲七祖而龍須山擔嶺二塔化身相
望皆其家兄弟他日見石勳石材石壘三廟亦云弟
思同祖云而安成有興泰劉氏神者又長沙來也荒
山野水之間時時出於殘碑斷系如此吾故家在須
山之陽而祖墓在擔嶺之下嘗欲考而同之嫌其特
出於往往不可知今安成西四十五里日湯市有何
年處士墓田湖南徙家焉自處士失其名以下至可
仕字達仲凡十世皆可考則廬陵自漢以來爲一劉
益信仲達有子翼甫皆銘同姓之墓曰郡土族半劉
宜劉吾鄉而歐吾鄉者俗也其論可謂偉異然不知

長沙一本其流溢於東南者皆非某氏比也雖後來
濶遠有他賜姓亦如士范蔡墨所言然然不得與安
成比安成古長沙爲近達仲樂邱翁也余嘗記樂邱
知其賢且達已記之後三年而樂邱翁死年七十鄉
人士惜之是年翼甫又死其中子應登將以丁亥某
月日葬樂邱謂曰應登與弟及門舊也而弟已矣知
樂邱者記也葬樂邱以此記可也顧家庭庸行有記
所不及而宜書者願并志而銘之則幽朋之望也余
惟是父是子今人間所少其所言樂常事而得古人
史傳語意此自可傳吾傳之以其子應登之言曰吾

須溪集卷七

十七

翁庶祖母羅氏出也而後嫡兄暨祖父死父死而庶
弟怨翁曰吾惟不能逃祖父命以及此今遜可也舉
惟其弟所欲而與受其所不取聞者媿焉先墓之葬
舍南且歲久相者曰水啟視之不驗卒改葬三十里
而近然終其身以爲恨每對客持杯呼孫温卷偶語
及此潸然不可仰視生母再殯病不能送慟爲絕凡
嘗祭與適墓嗚咽如新藏先世故書徹履謹遠親執
友至至閭僕異視之有加割產爲眾祀歲興發捐直
籍貧者賦與之或籍而不至莫夜歎焉不能食以爲
怪發夷道焚負券卽郡有守望阡陌之事必翁也乃

可保故開慶遺民咸瀆竅賦公私無復患餘責尤多
材畧屢興作所指畫必不可改慮變尤審憂世若已
責教其子有身法毋以奇險擅鳴曰爲文不當爾也
應鳳甲戌條對第五得建昌判官馳書預戒以姑取
教官毋未習與人郡事雖書至已受選而言不可廢
故傳閱世俛仰尤戒遠葬僻葬險葬利葬訟葬樂邱
其所自卜癸未春廉使塗陽馬德昌以鄉飲召應登
應鳳問翁日用大書樂邱二字寄亡恙予讀應登行
述至須髯音吐左顧稍下樂邱抱合狀高下茅屋皆
夕陽人影如見其人踐其處歎曰是難言者復何以

須溪集卷七

十八

余銘記爲應登之從曾祖通直公夢才字乘可嘉熙
戊戌第力學博文清苦有志行號巢林先生暮年無
子在側惟達仲能左右無細大謀焉作本亭於八世
祖墓下買田立石皆其餘事湯村古安復城水北城
隍廟故在劉氏墓號五處士處士生琉琉生讚讚生
繼文繼文生臻臻生士昌士昌生師望師望生繼繼
生克正克正生三德三德生有俊有俊生可仕是爲
樂邱一號桂林生嘉定丙子年十一月二十八娶羅
氏三子應牛應登應鳳登江西漕進士翼甫鳳也是
別誌二女六孫十二孫女樂邱在其鄉永福里銘曰

斯邱之上兮拱木皆春斯邱之下兮樂友古人不仰
愧而俯忤兮初返乎吾貞百世之下猶百世之上兮
其復得爲晉無懷葛天氏之民

古愚銘

世道交喪謂古人愚首陽事拙金谷名俱離黍何求
懷沙感志自傷爲傳以至憔悴結纓而進執簡爲三
程嬰誰報黑子誰慚哀哉古人甯不見與其慙其卷
孰通孰魯九京可作我則誰歸遠矣姚公于訓有遺
凡今之人日許而已色莊吐納形垢文泚咨爾後嗣
毋愧前人欲知生直尤貴情貞如愚不愚不愚何罪
毋以其如而示其外

須溪集卷七

十九

雜篇

祭師江丞相古心先生文

嗚呼自詔勤王子心獨苦平生師友歲晚伊阻人之
說言說言不祥厥或告我主番陽湯居然傳聞百不
一實何獨於公如見隕越晝思難平夜夢屢驚猶聞
靈光乃卒莫楹蒼天蒼天夫子何罪死何倉卒誰歛
誰縫體膚如何如何血枯我欲見公淚洗模糊公非
無子有子有弟其存其亡詎莫子奇疇昔之言歷歷
托孤門生滿眼青獨在予念公守吉子甫十歲無知

其後十五年事上書窮途祭酒諸生欣然起我文特
峻清公闔來朝或獻宿士公迎謂曰此必劉子相期
第一策及兵謀掃除學步摸索暗投太學半年受知
再面公歸同野實始往見攜提反覆於建於閩我如
處文公我父兄公寧少子曰我畏友每書渠渠君母
子母修門出走風雨對床執手奈何別淚浪浪逝將
棄官終老黃石豈畏簡書聊永今夕江東辟石實匪
前期暨還初服不從袞歸位置稱觴亦豈公意遭罹
酷罰公撰銘誌八年出處於誌有之斯文大老甯爲
爾私外人不知公以我累公曰不然我實子愧哀哉
已矣明不負幽七年又見無約不酬昨秋三宿言饒
江畔怪公異遇後約春半風塵渺迷共擬迎公孰知
昔別三至愈凶玉色金聲光風霽月我裁干仞柱折
維絕我有死母公實葬之我有稚子公實養之身後
之盟可質九地掛劍心存蓋棺事異悠悠穹壤渺渺
八紘公非無往死不離城曰我重臣無所逃死生而
被執爲國之恥亭名止水左手攜孫白刃紛紜哭入
九泉人言全歸願得死所死而若此尙庶無負使公
守土使公柄朝堂堂守節魂不待招公母棄我我公
暮子魂而可招於我歸只

須溪集卷七

二十一

丞相莽哈岱美棠碑文

至元二十七年秋九月丞相莽哈岱以江西省治廬陵凡四十日薨於位又二日喪行居民望過車罷市長慟至不可忍聞闔城士大夫哭於野者不約而集無不相嚮而弔依依憔悴無聊之色田野聞之驚顛踊絕至有負販之人不自知棄其所求望廬垂涕而返既數月有自北方來者號於馬上兒童父老聞其聲者喟然而哀痛之如新今期年矣省還迹遠燧改情遷而語及當日猶爲之飲泣而悲嗚咽而嘆也方公之未至也揭竿滿野環顧及汀歷歷無墟煙吾郊

須溪集卷七

三十一

關之禦奪者混相濁如市公之來也悄乎其容肅然而無聲不惟貪夫股戰軍伍旗幟改觀而盜賊望風褫魄凜焉以消者復不知其幾不惟城無霹靂里無夜驚而昔之門扃戶棘者盡見天日照然其如初不惟長亭短堠行歌逆旅而深山長谷婦人孺子與荷戈之士雜踵而無何近邑近州行者達曙皆曠十數年所未見雖太平全盛不過如此也或謂公之在事四十日止耳卽四十日間有所誅罰聳動亦何能家至戶到未嘗按一貪吏也又未嘗殺一無道也而民之畏之愛之如將見之赤眉黃巾之不可勝殄雖血

之於此猶懼其復生於彼從古然也乃不待草芟獸獮不用三令五申不必形格勢禁而威信之如此民之思歎朝暮四三使公猶存飢食渴飲政未必人人而濟也前乎公者有矣後乎公者亦未必不尤賢於公也而推論斯人有一日生聚之安若浮若沉以至今此譬諸荒壑實自公始獨吾儕小人竊欲求公之所以致此者而不可得也或者其福也嗟乎余讀坡公所爲溫國文正公碑中言何自知之何自知之極古人詞辨反覆形容之盛徵今日之事則亦不以爲過耳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須溪集卷七

三十二

非七日司寇見之行事雖夫子猶疑之因是使人思前史區區必有不盡得於言者余以憂患餘生延喘民間親見甘棠角弓之誦欲備言其美則不可盡欲參論其事乃無一有蓋矯然爲之躊躇遠想若尹長安之桓東虎穴朱子元之奮髯抵几李臨淮之斬將立威此人皆疾聲厲色以勝之僅濟公於斯民有百年之愛而無一日之功雖善論者莫能述也茲非古之君子不言而信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者與柳子厚謂呂衡州之死哭之者逾月哀聲交于南北舟船上必呱呱然又有謂化光何以得此者以今揆昔容

復過之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我觀九京而譽武子
百世而下故當識其何心晉人望羊叔子之碑而墮
淚則叔子自爲也公之沒也若士若民請於省府祠
之省曰吾責也府亦曰吾責也其門生故吏則又曰
吾責也民士因不敢爲至二十九年春復請府經歷
濟南孫某以其俸獨倡成之孫蓋公所辟以自輔者
民士共高其誼曰我則何力於斯則相與植碑於學
以其詩來請嗚呼後之人有讀是碑而不墮淚者乎
余亦何足以發之系之以詩曰衮衣繡斧來旬來撫
里門晝開官路夜旅繡斧衮衣今以喪歸冥予中道

須溪集卷七

二十三

卒誤疇依悠悠行舟慘慘四野亡羊不知狹路悲臨
鼎鑿釋懼林嘯伏興山哀浦思虎逝龍升蜀懷孔明
寒食祭路魏感梁公聚哭碑下誰歎詞者公有門生
我往營之眾志乃平甘棠憇只杖杜逝只峩峩此碑
亦墮淚只

荅劉英伯書

辰贊書卷自清溪陳君來自是每見清溪輒抱愧
不能報於是踰年又二月矣非獨憐冗客冗顯亦欲
致君一來或勝報書云云耳而聞論教與國恣愈久
不復可望清溪歸丞草草圖之英伯高才妙年又雅

致絕俗嗜好不倦不惟文古字又古蓋得書三過讀
讀罷急欲識英伯極談而異邑相望懷抱如塞非甚
相愛則不敢言凡文必成章自孟子莊子皆成章之
文也故其辨博反覆必自極其意不極亦不容釋然
每章千累百而止而力常有餘若大篇江河雜以風
波起伏竭人情之所欲言窮事勢之所必至則秦漢
與諸名家合辨賦而爲一人又非區區之辭令應對
敘述間比也如此而又不達則不達矣今人高韓文
亦其自稱道特甚在唐人眾多中最甚達若循其意
之所欲言言適盡意亦不過如時文止耳間有數字

須溪集卷七

二十四

數句費人講說及得其用意槩不得不爾又非如子
雲輩數數可厭爲道辭爲蔽意終亦不得爲奇耳然
亦未得如歐蘇歐蘇坦然如肺肝相示其極無不可
誦回思宋初時用意爲古文者與同時負學問自爲
家者欲一篇想像不可得近耳如葉水心洪咨齋愈
榛塞矣文猶樂也若累句換字讀之如斷絃失譜或
急不暇春容或緩不得收斂胸中嘗有咽咽不自宣
者何爲聽之哉柳子厚黃魯直說文最上行文最澀
三百篇情性皆得之容易如駕言出游以寫我憂知
我如此不如無生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雖婦人自道

亦能此而不朽亦以此若皆如劉兮燎兮固所未喻
况首尾聯複不自厭如左傳所謂艱難其心而有名
章徹豈不悲願英伯從是一掃削去若百行中有十
行是能自喻處快讀一過亦足以不負白日矣曩在
場屋時欲令考官憤憤中驚發况千載而下求其文
者知其心非明白痛快何以哉此自英伯所易直過
之耳尚有一恨恨英伯好奇字六經自劉歆傳寫外
無一難字豈可謂無奇哉舊見魏鶴山取篆字施之
行書常笑其自苦無益近年如楊慈湖畫心字文本
心畫雲字在邯鄲匍匐中曲折愈不相似自書學以

須溪集卷七

三十五

來鍾王眉日可喜何嘗顛倒橫豎自不可及若如彼
所自爲于字體則謬于經傳則乖不知何所取也三
十前見文宋瑞取古文集墓誌行狀當時雖不能讀
心甚異之後見石經本方悟何物杜撰而晁公武輩
不知也必欲字字爲異亦難必欲字字篆就亦難仿
篆文作今體爲古書易不易于汗簡乎科斗乎秦隸
人無識不至此者蓋世有狂道人喜爲左字彼見篆
體一二如秋如秋遂欲一施之使見者駭以爲異甚
可笑也聞北方蒙古寫通鑑儻識之乎卽用此古六
經何不可者作文作字皆一種意見諒好古甚以爲

賢于不好者然不若不好也豈有英伯記問洋溢奇
字填胸顧能彼不能此每有來者皆俗子得清溪又
得英伯誠所願以老者故復出此欲言豈此而止短
紙行筆素不喜作小字牽強殊不傾倒便舟過我作
數日客并進所聞唐突見絕未可知惟卷卷如此不
宣備

乞致仕牒代廬

當職伏自去歲到任未幾感觸風寒宿疾發動病態
叢集實慮難勝職任其呈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及移
文貴司備申憲臺以求醫歸田爲請者屢矣亦已疊

須溪集卷七

三十六

奉臺檄不蒙准申自惟選奕關葺重以疾病支離猥
荷瞻存揣已綏分何以得此慚悚之餘徒有策勵疲
驚龜勉朝夕願雖涓流塵全無益崇深而庶幾圖報
萬分之一者以亦不可棲遲冥默寂然遂已也自爾
以來力疾治事又經八九箇月終見大病之後精力
難於平復飲啖無味不食自飽皮膚皴慢不能充食
兀坐少頃已復昏睡今方首夏尙未炎熱瘧理不密
動輒自汗南土氣候不常時或風雨稍覺涼冷眾皆
絺綌已獨衣袂單皆衣袂已獨挾纊但遇陰晦腿膝
注蹠步履蹒跚目視昏近兩耳重聽心思憤憤事多

遺忘常職年雖未及六十其衰瘁癯老之狀雖年踰七十者未必至此欲望憲臺許准致仕養病山藪別選賢能以代其處公私之間俱爲便益雖古者大夫七十致政卻緣禮經所載四十始仕摯在稚幼時蒙世祖皇帝天地大造教育作成年及弱冠疵賤姓名已登仕版今上皇帝嗣登寶位圖任舊人以摯遺際先朝服勤帷幄多歷年所擢置侍從居無幾何選任方岳敷歷中外垂四十年儒者之榮至是極矣由是而言較之古四十始仕七十致仕者從政之年已過禮經所言者已數年矣又近代熙豐間范蜀公鎮年

須溪集卷七

二十七

六十四遂致仕而歸援以爲例彼以論事不合而歸摯以謝病得請而歸酌古準今何不可者雖摯於范鎮無能爲役欽惟主上聖神文武遠追勳華尙何區區宋氏熙豐之君所敢擬倫而豈可使宋獨有六十四致仕之鎮而吾堂堂聖元獨無五十餘致仕之摯也又緣御史肅政俱爲風憲之司肅清風俗條格具在卽允所請其爲風俗之助誠於大體有所關繫當職陳乞之言初非好奇矯俗蓋古有以退爲進飾讓釣名者當職涉閱載籍凡有此類每撫卷喟笑以惟可恥今茲移文求醫致仕旣無規避又有故常欲望

憲臺鑒其烟歎雖年未及因病有請懸車之典得從摯始實爲榮幸

至聖像贊四則

六經未是孰爲夫子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如岳之隆如日之威如川之不測周公未衰曷不觀此司寇袞衣國不用儒以僂目之岐山鳳逝西狩麟來在陳去齊失鯉慟回匡人陽虎武叔桓魋轍環迹削木壞山頽生懷穀奠沒悼秦灰論其衰暮不見榮哀孰知萬世國祀家陪孔林草木鬱鬱佳哉

須溪集卷七

二十八

六經萬世如日在天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孰云軻死不得其傳

老子像贊

孔德之容惟道之從坦坦施施温温恭恭萬世之下復有一夫子而後識其猶龍

病維摩贊

眾生皆病安得不病更欲何言視我塵柄

莊子像贊

無他變化有語皆囁何日花開作兩蝴蝶

古心文山贊

此宋二忠如國亡何開卷熟視龍泉太阿摩脫六合
浴于天河下視萬鬼腐為蟻窠千秋遺像涕泗滂沱
空餘後死作尹公他

滕王霄贊

似不似在阿堵同不同在裏許其落筆也如其出
神也如杵其得於酒狂也為劍俠而得于獨醒也為
處女固不得與二陸三豈不可與四夔五嗟乎使吾
得而客之亦何至嘲子雲而責子羽也

文文山先生像贊

問然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

須溪集卷七

二十九

亦念續芻豈可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頽泚
昔忌其生今妬其死
焉有如此而在人下焉有如此而獲令終其像不下
欽若其量不及魏公所以為世之重者為宋五忠鳴
乎此廬陵之風

重建中興寺巖主殿疏

中興禪寺古佛舊遊香火與西峯同殿宇在東廂下
喧卑近路做漏經年將拓地於祇園改奉公於方丈
與葛眾瞻仰於百代因緣興費不貲開修共喜以金
剛杵扣銅鐘鳴古佛實在山中嵌巖自可世尊所住

園內杖錫曾遊別來幾度菜花開到處千年豆子熟
塵埃小殿風雨東偏白衣紫帽有時而重逢畫壁青
苔不知其非舊迺有長者遍觀道場於十笏室邊得
一袈裟地可以住界應於當陽昔破屋數間偏側復
偏側今堂方丈中興又中興誰為雪山牛更起法筵
象施無不報爰以是申

鷺洲書院修造疏

鷺洲初建共傳洛水之將與龍漢一消又怪孔堂之
欲壞樹苦心而容蟻瓦墜地而為鴛鴦一木不支則
四維俱廢浮屠之宮老氏之宅無不可為於謚之子

須溪集卷七

三十

雜誦之孫奈胡弗力此文獻第一為冠冕中興梁木
其壞其頽何至發兩楹之歎宮廟之美之好尚復還
數仞之規

鷺洲重修書院疏

江臨萬竹好如滄州之畫圖葉落滿廊謂是何人之
古殿不可以當吾世而忌者畏人修况古心教思之
無窮而今日上意之所鄉宜自靖自獻毋其壞其頽
宗廟衣冠誰不在弟子之列室廬風雨政恐為執事
者羞

胡山長題屋疏

子雲擔石之盡尙存一區宅之苟完元龍湖海歸來
未有百尺樓之可托如蛛絲屢營而弗就宜鳩婦見
笑於無能然後庸人皆得而易侮之是則世尊所謂
可憐憫者吾嘗爲爾再三瀆君亦慨然九百辭今年
無錐也無未知所得大人好鳥亦好諒不加疵豈無
一枝栖此三匝痛矣瘖矣念夫小人皆有闔廬饋斯
粥斯烏乎何時而止此屋

齊沙永濟渡疏 市渡再溺有爲新船易做漏者
日永濟渡 倫有田瞻養其利無窮故名之
而爲疏云

渡來無跋男子更自誤人親見如屈大夫可爲流涕

須溪集卷七

三十一

是爲長者易此漏船宜一人唱千人和謂前車覆後
車戒有田幾許卽度長生財者君之所輕何如命重
川何人而不渡所得福多

城南渡疏 老禍一日告我市心兩渡歲歲滿人
是將何窮何人渡此而不漂溲願以
眾力買田代渡歲輪更造大小四船月瞻渡子
使行者援手得濟免於厚逸重載輕棄人命一
僧能爾問
者喟然

星橋沈鎖遂成海市之汨羅春水橫舟又見慈航之
溱洧憐伊九死作渡長生使來者如恒河沙多誕登
之於波羅密許若一籌一渡亦多滿計於幾人間思
萬筭萬錢竟是曾成於何事徒能言耳正自愧之

南鄉渡疏 渡船再做今得巨料改而
新之其賈尙多更藉原絲

一衣帶水如鉢頭摩三翼版船卽波羅密況已具鴨
夷之匏落第欲求鳩集於灰釘譬海圖拆短襪成須
棹歌舉眾工和此舟渡處何止深四五尺受二三人
每數計之又當積幾萬籌容數丈室

嘉禾路疏 嘉禾門大塘路雨餘瀝甚改爲佳
卽日興工眾賢樂施是大功德小約
年千

長安之遠在日邊有人來萬里之行自足下過橋始
是天上路亦徧諸方泥滑滑也哥哥車行行兮苦苦
今自某至某且可十里曰小東大東何啻萬人從歡

須溪集卷七

三十二

善心少許多多許登康莊道高高低低平

中華山路疏 友王華甫夢中華山白衣老人立
冠束帶揖且言曰子有心願其忘
之乎怪而問焉君爲何神幸以教我乃指洞口
以迄路隅如此聲牙哀彼重趺自某至某旣勤
梯高何斯遠斯不使屢坦華甫驚
悟以告劉子劉子從史爲作是言

窮華山之絕徑半九十里用茅蹊而成路甚八百盤
拳確拳確噫吁嚱委蛇委蛇撻拳踖有能相率扣懇
而投滄海之尾亦可平行翫甌而度橫山之間夢回
有因誰其語兩黃鵠事無不了君不見三石牛十人
同心百日子千丈

吳仙路疏

路徑不平未免令人剗削擔子稍重難爲獨力承當
始自丹霞觀前直至三軍廟左道坦坦昔者君子所
履視泥滑滑今則小人多怨咨幸有石可以東補西
填庶使人便於南來北往驛驢開道路賴眾人心力
向前鵬鵠在秋天有萬里雲霄直上功名無量錢數
幾何

修吉水縣學繪禮殿疏

六經方冊如日月之明四時之行萬代宮牆有宗廟
之美百官之富匪爲觀美示有等威豈聖人爲百世
師而君子以天下儉爾於夫子肖矣曷其報罔極之

須溪集卷七

三十三

恩毋使後人加之而有無能爲之笑

爲陳隨隱作其父藏一祠堂疏

乃翁藏老在琴棊詩酒之間是子相攸爲歲時伏臘
之計雖有少稟實無幾求但助浣溪之十箋亦爲平
地之一簣偶然題作木居士是在諸君可以配食水
仙王卽成故事

能仁寺建清涼軒立山谷像疏

寺有清涼軒山谷留題是爲詩
人祖往年去寺門外立詩人堂又詩人堂爲
會拜所愈無據老冲欲清涼軒作詩堂像山谷
補殘廢實宜起吟興又宜
詩友眾人必遂成之無疑

金華仙伯今如百世上人茅屋幾椽但有當時一句

苦無頓處誰記會來更以耆英會而皆詩人云焉知
山谷字之爲元祐跡乃於招提境而作清涼軒使來
者徒倚而沈吟亦居然交契於冥漠江西非無半山
老似是別宗寺門若遇駱賓王尙能同咏

普信院建佛殿疏

錦繡名山鳳凰扶揖旃檀古剎龍象莊嚴幾年安住
道場一旦幻成魔境無量華樓閣謂與法身化身報
身而俱存推落大火坑乃至牛車羊車鹿車而莫救
隆興路學題書籍

須溪集卷七

三十四

蓋爲宇宙千載之計自家塾黨庠術序國學之制不
如古惟經義治事計算水利之科得其宜凡異時棟
梁榱桷之資皆前日燈火簡編之士蓋材者德者私
淑艾者落落如霜木晨星彼排兮闔兮在城關兮駸
駸爲潢汗行潦今六龍御極一札成文取德行道藝
而寶興之則山林巖穴自此升矣但欲侈大絲綸之
寵當爲作新規矩之圖願分善和五千卷之藏以備
園橋億萬人之選公卿適子眾子皆得覽觀春秋大
書特書必無新惜

題竹間吟院

江湖輪角已無四海之雲萍門巷雀羅更壑諸賢之
月帳乃接小橋於雲外因開別院於竹間豈無箇半
箇人來談味外味句非山中日月不能辨此事非天
下豪傑不能與此盟蓋將礪石以留過客之名而又
刻梓以集成家之作然有約法勿使俗子寄名于其
間亦使後人知有吾等題詩之在上

代祝純陽真人 四月十日

佛生五日有聞鶴會之祥仙列三陽來集鷺洲之上
俯漸初地仰視後天恭維呂仙與造物以同遊長上
古而不老先天一氣存於丹訣以無窮是月純陽况

須溪集卷七

三十五

乃金精之將滿撥惟初度悟此長生共拔方朔之桃
來上安期之棗伏願旁日月遊宇宙乘清風御陰陽
使圯上一編不絕傳於今日即環中萬劫始得悟于
玄真

後夕月圓正釋子護生之日今朝雲集喜仙人降瑞
之辰祥鶴碧霄懽浮紫極恭惟物外通物玄中得玄
置日月於一酒壺中煮山川於二升鑪內退離陰火
離花數片片之金進坎陽符坎藥綻英英之玉縮地
脈而遊下界躡天根以徹上清則變則通不知不識
某夙生慶會得遇誕辰丹道無窮又何待龜齡之祝

贊塵至有幸願常瞻蟾采之光輝

謝有山黃提舉啟

公卿久不下士可謂輕先才能不逮中人願堪聞上
獨安取此亦使知之公求士甚於士求公上援下不
以下援上何汗而爲之洗耳何嫌而至於絕交彼將
不屑以爲名我乃無言而不報但存交際亦是風流
如其者枯木朽株死灰復溺文好文景如景已不如
人公不公孔不孔又何有我同年四海足下家君相
結淡而相知深其身死而其言立父爲九州伯兒爲
五湖長光遠有宅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岑黃緣無

須溪集卷七

三十六

路建臺三四月薦士第一人豈曰秦無特從隗始樓
輪坐角固知推挽之不前繫帶還珠愈覺綢繆之無
益茲蓋伏遇某官英才妙選雅望高情不倒屣于雁
門守而倒屣于王潛夫激揚甚遠未下車則苟慈明
既下車則孔文舉講貫已多肆先鸚鵡表之翔又重鶴
書之墮然而近觀所主稱匪其人雖大夫薦不聞與
之大夫自無過慮國士遇則當報以國士未知所爲
回劉守招啟

伏承張燈元夕領客公堂民樂遨頭願聽春冰之鐵
馬坐招續尾共看大樹之銀花某夙戴二天欣陪午

夜豫想妙曲笙歌之外得聞豐年語笑之親有懷謝私尙容稟控

贈王國鈞歸燕啟

馬周獨酌一斗八升誰識翹林之貴孟子不受兼金百鎰若為旅瑣之供愛之能勿勞乎兆也足以行矣
際標兮登山臨水胡能無情富貴者送人以財請以為贈

贈滕王霄入京啟

有一男子長歌于楚澤之中乘萬里風自致于燕臺之上蹇十年不調逾三月聚糧何眾口誦佳句諠而

須溪集卷七

三十七

萬言不一杯直阮籍駕車窮途哭而返豈達者哉王郎拔劍斫地歌莫哀有知我者方今官無買價賢有聘書行而過東馬嚴徐之間亦不在秦黃晁張之下騎將軍馬已看當路之同升愛丈人烏更在諸賢之樂與

贈士人入京養親啟

三釜及親人生之至願五十當貴世俗之美談聊行黃塵烏帽一作之間期遂膝簪纓簾之樂時哉不可失聿觀衣錦之榮敝子又改為請致黃金之贈使題椽筆高揭冰銜

贈蜀人陳定叟赴學官選啟

風簷卧雪久如鄭老之冷官春水濯纓忽報山公之啟事自古京塵化衣不得者一日唐肆建鼓以來之我後子先時難機易鳥有飛而六翮亦在毳毛骨而買之千金况其生馬使冉子與之粟卽祖生着我鞭善孺子衛宰平久知其器大丈夫志天下何愛吾言

贈劉恭叔問屋啟

南村羣兒欺于美何可復言東頭一間著土龍亦云不惡去女去女莫顧違之違之何如居然卜三兩作隣亦或笑五十步止剝牀闕足移具借車是雖彈鋏

須溪集卷七

三十八

而得廬也須束縵而請火温公若干省宣徵若干省少者數千伯通第幾橋丁卯第幾橋存之異日

贈家古劉教千米啟

擔簞負笈共知學古之入官毀瓦畫墁自愧童蒙之求我弟子笑妻啼之在列從者温糧絕而莫與長此安窮薄言往愬雖三年不志于穀但當求于祿之書然一日弗食則飢殆見索枯魚之肆乃為乞米之帖以代采薇之歌令壺醜伊優亞尙亡恙者訥籠那鉢刺薩惟所與之

贈同舍水俊聚糧啟

蓬居及溺幾爲東海之浮漚秋至啼飢又見西江之
涸轍蕭然餅粟已罄意者裏糧而來種荳豈爲其何
以卒歲采薇薇亦暮不如無生第欲一囊之如侏儒
遂以三餐而適莽蒼舊時指廩與之與之辭今日叩
頭嗟來嗟來食土而至此誰不慨然

賀參政入新府啟

潭府新成上公卜宅黃河帶泰山礪一朝柱石之尊
安新甫柏徂來松千載棟梁之負荷樂眾人同樂
居天下之廣居履此高華伏惟慶澤某叨承一障政
切萬間祝君子之攸甯與皇家而有永祥開朱芾豈

須溪集卷七

三十九

惟占夢于熊羆恩捲珠簾更喜棲身于燕雀

賀遷入山居啟

聒耳市塵每恨入山之晚藏身林壑要爲避地之謀
相望無頃步之遙回視有塵囂之隔松下不妨喝道
花前自可啜茶幽興相闌雜聲不到我輩忝友朋之
舊今朝逢好事之新倍懷阮杖之錢大作漢醕之會

賀造竹亭啟

開洲栽竹恍如淇澳之風肆筵膠亭隱若渭川之勝
蓋有此則門清可款若無此則人俗可憎故子猷不
可一日無此君而蔣詡所以三徑待良友願我賢主

人之氣習而有古君子之風期亭已落成竹增觀美
亟馳草檄以約良朋倍懷阮杖之錢滿置孔樽之酒
春風共往可人參玉版禪秋月偕遊滿地看金鎖碎

賀造花庵啟

深巖絕洞曾聞竹徑之通小圃層坡近有花庵之規
何心機之巧運與智匠以精營春則桃李覆簷夏則
萱榴映室秋則芙蓉繞徑冬則梅竹橫窗其餘百卉
之駢羅未可一名而槩盡燕遊其下滿身紅影交加
高卧其中撲鼻清香旖旎是爲樂事可乏慶儀約詩
友以攜壺期心朋之覽勝座間行令任情摘取以傳

須溪集卷七

四十一

校月下醉歸乘輿折來而簪帽時不可失機以偕行

賀造水閣啟

畫棟朱簾不羨滕王之西捲翠簷碧瓦未饒漢相之
東開况此中有綠沼之迴環更向上接紅樓之縹緲
規模壯麗輪奐鼎新信經營不日而成必富足多財
乃就賢者亦有此樂君子不可虛拘是用釀金少伸
賀禮

賀造船亭啟

昔有隱君會造舫齋而燕處今聞長者亦爲船閣以
居遊蓋以世路險若驚濤人情激於駭浪每切臨淵

之懼時興浮海之思曩逐浮沉左右若亡維之楫近
方勇退安閒如不繫之舟乃翫小亭深求此義既畢
工而就講須澆酒以落成用斂芳樽以成樂事酒醴
茶竈不妨爲鷗侶之盟釣具漁蓑可以效魚鄉之思

二月請人啟

九十春光已入半分之景二三公子可無半响之娛
與歡伯以共謀屈賢人而同集雖非勝賞聊可清談
聞日樽前欲相從于竹葉春風洞口莫見笑於桃花
甚愧坐邀專容侍謝

答赴啟

須溪集卷七

四十一

坐看斗柄春移二月之辰笑捧雲箋日有羣賢之集
方欲長壽千金于此際乃命抗塵一介于其間鐘鼓
園林幸得歡娛於暇日門墻桃李可漸依倚於春風
畧具稟酬仰容會晤

花朝請人啟

親朋落落慨今雨之不來節序匆匆撫良辰而孤往
輒修小酌敬屈六賢固知治具之荒涼所願專車之
焜耀春光九十又看二月之平分人生幾何莫惜千
金之一笑引領以俟原心是祈

答赴啟

燕語春光半老東風之景蟻浮臘味特開北海之尊
紀樂事於花前置陳人於席上相從痛飲但慚口腹
之累人不醉無歸幸勿形骸而索我

社日請人啟

自同田父日逢五戊之期乃命剋生時復一中之意
可無名勝相與笑談請篤叙於久要望過從于半响
春風花費與鶯燕以相關新雨桑麻話雞豚而具樂
率然申稟幸甚丙原

答赴啟

須溪集卷七

四十二

駒陰過隙甚嗟浮世之流光燕子來時又是去年之
風物吾輩政甚佳召賁然感軫念之良勤敬奔趨而
取後邀我賞春酒况當花柳之辰願爲同社人長共
粉榆之樂

上巳請人啟

光景長虛擲上巳甫臨人生能幾何良辰難再敢屈
羣賢之雲集共娛三月之春和鳥羽飛鴉猶記蘭亭
之舊金環壓轡願爲蓬舍之光

答赴啟

三月三日清明天氣之新一咏一觴少年風流之舊
極知厚意以及陳人蘭亭賢感集之時賓酬主唱金

谷詩不成之罰吾敢頭來

清明請人啟

清明節物之來春光欲老穀雨茶香之嫩風味方新
欲為款教之圖敢致屈尊之請梨花關外恐空負此
良辰蓬華門前敬肅迎於明日仰祈惠顧容罄謝言
答赴啟

無花無酒方嘆興味之蕭然一咏一觴遠想幽人之
腸叙忽承雲翰如對風箴且過辱乎寵招敢敬承茲
佳惠杏花村裏何須更指於牧童竹葉尊中行即相
從乎歡伯

須溪集卷七

四十三

遊春請人啟

問柳尋花又動少年之興提壺挈榼擬為明月之遊
可惜歡娛幸成閒暇願竊有請寵為賓席之光甯適
不來第發春風之笑

答赴啟

岸花汀草無限風流春雨暮雲有懷故舊忽拜瑤箋
之賦許從金谷之遊召命有嚴會言敢後每蒙一笑
知與物以為春如有隱憂豈微我之無酒不幾屑屑
更復云云

遊春請人啟

綠暗紅稀春色已隨流水去黃封清酌風光宜作掃
花遊駕叙蘭金屈臨蕊玉人生行樂為仰天拊缶之
歌酒債尋常盡每日典衣之興

答赴啟

風雨閉門想落紅之狼藉雲烟滿紙來翰墨之淋漓
且蒙燕集之招敢後鳥趨之至浮仍臘味故知綠蟻
之相親作送春詩但愧吟貂之難續

初夏請人啟

摘青梅而薦酒日切懷人撫綠樹以成帷春歸如客
公等一笑人生幾何野菽山肴願無嫌於菹禮綠陰

須溪集卷七

四十四

幽草更當勝於花時

答赴啟

午陰嘉樹政在再以驚心秋月華牋忽嬋娟而在手
且承寵命尤及良辰願偷一日之閒來共羣賢之集
枇杷初薦恰當首夏之清和楊柳新條更向餘春而
擾亂

端午請人啟

五日甫臨誰復有獨醒之趣諸賢咸集可能無一笑
之歡輒開桑落之尊少屈惹裾之佩甚相恩之如渴
政重綢繆共痛飲以讀騷何妨醕酌

答赴啟

葛含風羅疊雪不到聞人蒲切玉黍包金有來雅命
既蒙呼召敢不共承試浴蘭湯况是金蘭之同氣仰
看艾虎也隨蒿艾以上門

三伏請人啟

坐甌遠坎難消長夏解衣盤礴得及閒時聊為浮瓜
沈李之歡非有烹羊包羔之具相與共此尚望惠然
清風來故人掃我一涼之地濁醪有妙理問渠隔壁
之家

答赴啟

須溪集卷七

四十五

政愁炎熱撫長日以蒸人忽有清涼挹好風而在手
且承河朔之飲以及山中之遊擁篲及門當不嫌於
襪穢脫帽露頂幸勿責其疎狂

七夕請人啟

政院女牛又是雙星之遇灑掃斗室輒謀一夕之歡
嘉與英標共談靈匹亦一年而一會曾幾見而幾回
固知乞巧之兒癡未能免俗將以屬屢于情話寧適
不來

答赴啟

瓜果盈庭想見西樓之樂梧桐落葉自憐南院之貧

以斗杓七夕之時乃俎豆諸賢之後七襄為報愧無
織女之章一笑相歡敬佩主人之意

秋社請人啟

節物匆匆八月之五戊朋遊落落一代不數人聊因
分胙之餘香輒欲屬屢於情話率率鄭重慚愧蕭條
燕去雁來能幾堪於離別雞肥酒熟且相與以從容

答赴啟

鴻雁秋風久疎芳訊雞豚社日忽辱佳招感主禮之
殷勤念日翁之牢落即容趨赴拱侍笑談孺子無能
不是陳平之意氣細君可惠無嫌方朔之滑稽

須溪集卷七

四十六

中秋請人啟

千里共明月起故人何處之思幾日又中秋動老子
南樓之興有懷數友還酬一尊欣賞桂華撫少年吟
不再庶幾如願共此夜以相歡

答赴啟

今夕秋期正羨十分之明月可人風度忽來五朶之
祥雲甚感故情不忘俗客南樓之興非淺饒辱相招
北海之尊不空願同一醉

五言古詩

初情

初日入高樓歸雲雜江樹魚遊新雨晴鳥語晨光吐
天容朗復清烟色轉輕素墻草麗車前巷溝映泥路
聰明祛宿潤礎泣滑微步會朝有宿客過午無來屢
沿砌上蟻衣虛庭竿犢袴人生足無事世故非所慮
彼語吾不聞清風有時度

山中雨行

兩行如漏蓬側身半車中風翻荷葉白難可爲芙蓉
向來三重孝仰屋嘆穿空已經亂離苦志念常從容
入城過新雨路靜市人稀吾家林塘間水鴨狂欲飛
門闌稚子笑隔樹見翁歸何人無此樂頽暮樂知希

須溪集卷七

四十七

七言古詩

沙苑箭

道人不在無人茶空房惟有菖蒲花偶留壁上一枝
箭熟視恍惚令人嗟箭頭年月去如電誰向空中再
相見亦知近事不偶然汝亦當時負吾箭神仙一劍
在吾手萬事空驚一搔首馬嵬重過雨淋鈴異日臨
邛是君否

月下

月色爲酒吾爲壺仰天吸盡欲更沽世界如入流離
珠東南大半江海湖微風白浪如搖鬚子從我也有

意無跳身作勢與浪俱嘗試入此觀何如借哉畏死
非吾徒嘔出還爾桑田枯仙人嘆我澆六銖醉中無
力能分疏汝白失脚如逃避強指咄咄汝負吾

題墨竹長卷與汪遂良

摩河池上龍千年化爲匹練橫曳煙拔石數莖衝蒼
天我見其面何必全

送李鶴田遊古杭

天下南北車書通行人點點過汴宮空餘艮嶽一拳
土黯慘如雪吹不融平乘樓上王夷甫一灑中州淚
如雨西風羽扇不障塵更自蓮子隨根去政事堂上

須溪集卷七

四十六

三相公往往退食如夔龍少年慟哭不見用一語不
合面發紅八年流落無處所合眼當朝遠如許忠魂
不到海門潮別殿芙蓉廢爲圃茫茫古路日平西不
信金銅不淚垂浮沈親故懶相問白髮惟有春風知
李侯脾肉漉流涕同谷哀吟越州第買絲刺繡刺未
成公子翩翩雁書至飄飄起望白雲間裘雪牛山度
赤山亂餘七十能幾見我且欲往窮當還平生高李
經行處寂寞斷橋漂落絮不知到日似枯魚淚入黃
河別鮎鯉當空臺閣密雲團曾和薰絃接羽翰至今
尙留花石石杜鵑再賦長恨端蘇州正念東隣女傷

心更遇楊開府憔悴語言敢分明買酒行燒茂陵土

寄別孫潛齋

嘗笑唐衢生一慟可以死焉能流涕被面日日別知
已又嘗笑朝鮮無淚可霑巾悲歌兩語爲我異煩人
平生鍾情重離別一聽陽關腸一絕銅駝陌上會逢
君誰料相忘如承訣憶昔攜手青青春水邊一笑襟
吏塵醉態狂歌醒能賦滿座惟有孫堯文酒闌歌斷
如轉燭寒食纍纍新鬼哭丞相高梧異鳥巢曾園仙
市芳郊綠海棠三徑無根株敗瓦頽垣亦已鋤舊遊
多感有至此獨爲吾黨懷區區我欲與君重一到化

須溪集卷七

四十九

爲長瓶酌荒草早知世事去如風只合黃公壚下倒
當時一醉插埋我不見與亡應更好且復止此休云
云我有陳子高能文令其讀罷日就君就君歸日誦
所聞吾貧吾老不足念君鬢君髮何年變幼安九十
愁更愁空羨一生長樂傳嗚呼斯人斯世不相見緣
樹鶯啼淚如霰

五言律詩

夜雨

夜半起雷車天門報曉衙何消如此雨又有未開花
續被入中酒茅簷客夢家一晴天地潤稽首見重華

留京

遠夢孤難到憑高烟景微重留山僕怨數別里人稀
病用寒衣盡書無定日歸十年行役事俯首輒歔歔

輓劉明國死於寇

浮邱成一夢如此哭斯人宇宙真如醉風霆若有神
涅槃空萬劫懸解總微塵有子承千載堂堂麟筆新

輓朱文公

皇天開太極庚戌聖人生六籍文將絕千年道復明
淵源羅仲素師友李延平遠舍閩溪急潺湲洛水聲

輓蔡西山

須溪集卷七

五十一

四海朱夫子徵君獨典型青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
有容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空寶匣絃誦不堪聽

七言律詩

錢秀才要社日呈漢宰詩書以予之錢以長句
爲謝饒秀才又用社日韻作詩見投因用韻並

答三君

和津積雨坡云爾故並涪翁快閣晴投贈更欣佳士
識眵昏窳待好山明浩然放逐緣多病東野窮愁坐
不平萬歲千秋有何得一杯斷勿換浮名

餘興

江國遲歸二十年十年兩繫峽江船身如梅子半晴
雨路入御花相後先埃短埃長春繫馬江南江北夜
聞鶉人生老天空無用寄語羣兒早着鞭

咏西湖倬觀樓

舉目看來皆畫屏只因關檻接蒼冥江湖二水一般
白吳越兩山相對青雲北雲南何處沒潮生潮落幾
時停西偏不被斜陽碍真見山家與洞庭

重陽

風流九日勝前期誰把茱萸壓桂枝天地盡從騷國
老風煙何似蔣陵時故人四海知誰健白髮黃花總

須溪集卷七

五十二

奈吹滿座衣冠陳迹遠明年復憶去年詩

周耐軒見訪

麥徑紆斜縮野蝸傳呼鷺倒望前牙能忘特進羣公
表來訪尋常百姓家草市波喧騰竹馬柴門路隘簇
鞍花屏窺不信雌同甲爲倍高明兩鬢華

壽段知事

曉立爛熳拜二親擁門賀客半詩人月三十斛菊花
水秋入千年椿樹春每有傳聞須說項明當召入定
留恂南來北去多陳迹惟有聲名日日新

壽城山六十五

留得八千唐刺史看成百億宰官身不爭一月大小
閨猶是兩朝耆俊人今歲兩翻初度日明年三十六
宮春近來化得鄉君子爲報麻姑不更塵

壽周耐軒府尹

時方歸自燕

去日江南梅未花歸來芳草漲天涯馳驅斥埃八千
里夢寐青原十萬家白叟倚門清燕寢黃童騎馬學
胡笳入陵盡是燕京路想爲孤楸訛暮鴉

壽王按察

試手東南第一回江南知已是寒梅山中四老衣冠
起野外諸生俎豆開天運又從今日始江空如見老

須溪集卷七

五十二

翁來清平笑語皆文物早起書雲認魯臺

五言絕句

戲題

無人知坦腹水影半簾苔鷺謂青蟲墮垂絲忽上來

六言詩

春歸

留春一日不可種樹十年未成芳草斷腸落落綠窗
攜手鶯聲

梅

花前速到速到月下一盃一盃好語被人道盡簪花

步月歸來

七言絕句

許練師攜手求題

養就金童姹女情
松風蘿月寄閒情
廣寒桂樹商飈起
咫尺浮黎白玉京

春晴

江柳長天草色齊
新晴何物不芳菲
無因化作千蝴蝶
西蜀東吳款款歸

新燕池塘綠雨肥
初晴未暖日光微
角巾猶帶花梢濕
纔倚闌干見絮飛

須溪集卷七

五十三

壽王太守

鱗鱗鴛瓦試新霜
斗帳寒輕夜滿長
天上玉麟來瑞世
夢餘奎壁燦星光

韻華瑞籥應黃鐘
六葉階蓂舞舜風
袖有西山童子藥
清霜夜映玉顏紅

龍飛天子禹湯明
收拾英才共太平
寄語吳興賢太守
亟將霖雨濟蒼生

八千秋與八千春
此語錄來未識真
曾共麻姑擗麟脯
笑看滄海幾揚塵

月中桂斫夜瓊瑤
瓊搗就瓊花絕粒方
錄是蟾宮折雲

路願持雲粉薦霞觴

須溪集卷七

五十四

須溪集卷七終

須溪集校勘記

卷一

一頁十二行殘原誤殃 三頁二行違原誤達九行
恩於原作世如十六行近原誤迎 四頁十三行儉
原誤檢十五行廟原誤廣十六行此豈二字原倒
五葉末行由原誤曲 七頁六行成原作城十三行
突下雙字原誤梁 八頁十四行舉原作拜 十一
頁十一行下可字疑衍 十七頁二行待原誤時
十八頁四行冒原誤昌 十九頁十一行間原誤開
末行寶原誤實 二十頁十四行廣原誤磨十九行

須溪集校勘記

一章章叢書

美原誤矣 二十三頁六行殿原誤電七行柱原誤
桂十六行木原誤水 二十四頁八行者原作哉十
一行固原誤同十五行龍原誤籠 二十七頁五行
重原誤同 二十九頁二行縣下原衍也字五行上
求字原脫 三十頁二行粟原誤眾十行入原誤人
三十二頁五行柴原誤紫十七行今原誤金

卷二

一頁九行嶠原誤橋 四頁六行閒原誤聞十九行
皂原誤早 五頁五行田原誤日 六頁十五行持
原誤待 八頁十七行綠野二字原倒 十頁九行

招原作拍 十一頁十三行知原誤如 十二頁八
行為原作焉 十三頁三行佩原誤佩 十六頁三
行訥原誤納 十七頁十一行楊原作陽十三行粗
原誤祖 十八頁十九行下辯字原誤惑 二十二
頁四行者原誤哉 二十七頁十行泉原誤由十二
行家原作豕 三十一頁十七行兼原誤東 三十
二頁首行想原作相

卷三

一頁六行如原誤知十一行蓋原誤豈十二行閑原
誤開十九行游原誤海 二頁十五行拯原誤極

須溪集校勘記

二

三頁十九行予原誤子 四頁十五行間原誤聞
五頁十六行肩原誤扇十七行排原誤非 六頁十
二行狄原誤狄 七頁八行稿原誤橋十行或原誤
哉十三行目原誤日 十頁五行上也字原誤他十
五行倦原誤卷 十二頁五行其原誤共 十三頁
十二行未原誤禾 十四頁四行十一行知均誤如
十五頁十一行無原誤與 十六頁七行過原誤
道 十七頁十一行上無字原誤吾 十九頁一行
漏原誤陋 二十一頁五行刑原誤刑 二十二頁
十一行慄原誤慄 二十三頁八行上嗜字原誤者

十八行風原誤賦 二十五頁六行日原誤自八行
彼原誤役 二十六頁七行徒原誤役 二十七頁
十七行下出字原脫十九行幸原誤宰 二十八頁
六行味原誤未 二十九頁十二行時原誤旨 三
十頁九行皆原誤旨 三十二頁十四行歡原誤勸
三十三頁十六行終原誤於 三十四頁十五行
昔原誤實 三十五頁六行地原誤他 三十六頁
三行國原誤固十行正原誤止 三十七頁五行知
原誤如十九行惠原誤惠 三十九頁六行元原誤
死十一行井原誤升十三行通原誤道 四十二頁

須溪集校勘記

三

十五行皆原誤旨 四十四頁十一行休原誤林
四十五頁四行階原誤暗

卷四

一頁十七行具原誤其 三頁七行而原誤西 四
頁末行亦原誤而 五頁五行爭原作華九行比原
誤此十七行扁原誤局 六頁末行祿原闕 七頁
六行乏原誤之懷原誤壤十一行未原誤木 八頁
八行願原闕 十二頁一行屋原作星十六行丞原
誤丞 十三頁十五行久原誤又 十五頁五行日
原誤目 十六頁十八行歷險原誤麻儉 十七頁

一行柞原誤祚十九行耶原誤邪 二十三頁一行
比原誤此 二十七頁三行上充字原作克焉原誤
馬 三十頁十行袁原誤猿十一行禽原誤一 三
十一頁十七行樓原誤樓潤原誤闕欲原作亦 三
十二頁一行巖巖原作巖巖十行知原作如十二行
日原誤目 三十三頁十四行名原闕 三十五頁
一行羣踰原倒六行云原誤六十九行離原作雖
三十六頁十三行不原闕十四行村原誤村 三十
七頁三行勘原誤動 四十頁二行天原作大

須溪集校勘記

四

一頁十二行固原誤因十六行爲異二字原脫 二
頁五行載原誤者七行更原誤史 四頁三行憤原
誤潰 十三頁十四行乘原誤東十六行客原誤容
十五頁十行過原誤退 十六頁七行有原誤月
二十頁十七行又原誤義 二十一頁七行睨原
誤晚 三十二頁十八行下地字原誤動 二十六
頁三行予原誤子

卷六

一頁十一行洵原誤洵十八行竹原誤行 二頁十
九行託原誤託 三頁十七行霆原誤震 四頁五

行能原誤平十二行星原誤心 五頁七行課原作
帳十五行歐原誤陽十八行俚原誤裡末行猥原誤
畏 六頁十六行上直字原誤情 七頁十二行可
原誤司 八頁五行苟原誤苟 十頁十八行致原
誤故 十一頁末行夷原誤衰寸原誤才 十三頁
八行揚原誤揚 十四頁十三行注原誤証 十五
頁七行難原誤獨十行可原誤不 十九頁二行延
原誤起十三行愬原誤遡 二十頁五行客原誤帝
八行戴遠原誤載洋 二十一頁二行下於字原誤
而十三行藪原誤數十八行過原誤遇 二十二頁

須溪集校勘記

五

六行接原誤按九行行原闕 二十五頁十九行質
原誤贊 二十七頁三行富原誤當 二十九頁八
行察原誤察 三十頁十一行州原誤洲 三十二
頁十三行卷例二字原倒 三十三頁六行此原誤
北十三行闕原誤聞十五行上使字原誤便十六行
愬原誤湖 三十四頁一行王原誤生十一行乎原
誤吾 三十六頁七行邑原闕十一行闕原誤問十
九行得原誤德 三十七頁六行固原誤因十六行
今原誤令謂原誤爲 四十頁十二行服原誤段
四十一頁十六行 原誤慧十八行者原誤矣 四

十二頁九行與縱原誤無蹤十一行願原誤題 四
十五頁十四行裁原誤裁 四十六頁七行激原誤
嫩

卷七

一頁十五行及原誤反 二頁三行乖原作垂末行
若原誤著 四頁九行爲原誤烏 五頁十行破原
誤彼險原誤儉 六頁十四行推原誤催 十二頁
一行畫原誤畫五行目原誤日十三行未原誤未
十三頁八行坐原誤生末行別原誤列 十五頁十
二行異草原誤畢莫十九行由原誤日 十六頁五

須溪集校勘記

六

行家原誤宰十一行相原誤想 二十頁十行子原
誤于 二十三頁六行蓋原誤益九行斧原誤虎十
行衣原誤夜十三行聚原誤娶 二十五頁十六行
汗原誤行十八行兩秋字疑皆作彼字 二十八頁
四行是原作足 二十九頁十九行眾原誤聚 三
十頁四行復原誤福十一行胡原誤明十三行數原
脫 三十一頁五行加原誤如六行痛原誤痛 三
十二頁三行鳩原誤鴟九行二行字原均誤門十行
上某原誤禁十七行滄原脫十九行丈原誤文 三
十三頁十八行愈原誤俞 三十四頁十六行但侈

原均誤伊 三十五頁三行辨原誤辨九行地原誤
他十七行上於原誤初 三十六頁十行岑原作岑
三十八頁五行馬原誤焉十二行日原闕十八行
亡原誤仁 三十九頁十六行醜原誤脯 四十頁
二行懷原誤哀十六行就原誤求 四十一頁二行
繫原誤擊 四十七頁十四行誰原作吹 四十八
頁五行匹原誤匪十二行發原誤廢 四十九頁八
行高原誤書 五十二頁九行回原誤家

須溪集校勘記

七

四庫總目須溪集十卷係從永樂大典錄出並採須
溪記鈔及天下同文集補輯茲刻凡七卷乃据十萬
樓鈔本原八卷因詩餘近有朱氏單刻本故未收入
鈔本謬誤甚多而其文艱澀甚至不可句讀誠如總
目所云殊難訂正顧其答劉伯英書且言韓文未得
如歐蘇坦然如肺腑相示其極無不可誦而以柳子
厚黃魯直行文爲最澀訛容齋水心爲愈濼塞不知
其自爲文乃又甚焉復云文猶樂也若累句換讀之
如斷絃失譜或急不暇春容或緩不得收斂胸中嘗
有咽咽不自宣者何爲聽之哉真不易之論乃自言
之皆自蹈之何耶豈所謂見千里而不見眉睫者然
文則縱橫變化以極其工當以求工之累而蔽之也
南昌魏元曠跋并校

須溪集跋

一 豫章叢書

須溪集校勘續記

卷一

二頁五行月疑日 五頁十行爲疑居 六頁五行止疑趾 八頁八行友疑文 十一頁八行病者居之當作居者病之 十三頁二行笑字疑衍 十四頁二行白疑日 十五頁五行繼疑瀨 十六頁九行穹誤窮十二行門焉疑旁門 十八頁十一行問疑聞 十九頁二行夫疑夫同映十一行世疑色 二十一頁二行海法疑倒 二十五頁十七行如疑知 二十六頁六行似疑愈 二十八頁末行夙誤風

須溪集校勘續記

豫章叢書

三十頁十行纂疑某 三十二頁十行棄疑來

卷二

首頁十四行來下疑脫求字十六行昔疑橫 二頁九行氣疑風 五頁八行乎疑予 六頁八行蓋下疑脫如字十四行剛字疑衍十八行公下疑脫據字 十九行郡疑建爲疑焉吾疑官 七頁三行也力倒 十頁三行木新昌志作本四行孟作孟五行音下有講易二字六行秉作氣七行祈望八百作期望八伯八行西作東十行四方作方來 十一頁七行陰疑蔭喝疑喝 十三頁十七行名疑鳴 十五頁十

四行頁疑良 十七頁十三行係誤俟十七行盡疑畫 十八頁九行所善疑所著 二十七頁十行木微疑是茂燬十五行敝疑敝 二十九頁十二行焉疑焉

卷三

首頁十六行日誤日 三頁十六行吾德彭君矣不應重 五頁十一行爲以疑倒 八頁末行號當作好下同 九頁六行客疑步 十二頁十八行強誤疆十九行不當作莫 十三頁十四行於誤終 十四頁十二行忽忘展卷疑忽然展卷十五行字疑所

須溪集校勘續記

二

十六行不疑衍 十五頁二行土誤上十三行娶誤妻 十六頁二行差誤差四行細疑重 二十三頁十三行言疑元 二十四頁十六行抑疑柳十七行抑誤仰 二十五頁四行甚廬陵志作盛六行曰作子十行華山作華上夫行而作以某作浮 二十六頁四行華蓋山廬陵志作華蓋者十六行地作帝 二十七頁十七行左下右字疑衍 三十八頁十三行上疑而 三十九頁十八行箇疑息 四十五頁七行旒疑旒 四十七頁四行若疑蓋

卷四

三頁十八行又廬陵志作林網作綱十九行當序作
空照 四頁五行堂堂志作堂土十三行嘉作其
五頁十一行大中祥符不重 六頁十九行寺誤孝
七頁三行賊誤賦九行既誤卽 八頁六行霍疑
緇 九頁十八行緣誤緣 十四頁十七行能下當
有得字 十五頁五行甚疑衍字六行豈當作雖
十八頁首行初當作粗 二十二頁十五行跋誤跋
二十三頁首行轍誤輒 二十四頁六行在疑
二十五頁八行復誤後 二十七頁首行德疑惠
五行之疑衍字十七行祠疑嗣、三十六頁九行何
須溪集校勘續記 三
爲疑倒 三十八頁八行下清緝二字疑衍 三十
九頁七行帥疑師 四十一頁七行矣下乎字疑衍
卷五
三頁十三行知誤和 四頁十四行者下也字疑衍
五頁十四行師疑詩十八行於當作于 十四頁十
一行析疑積 十五頁九行壅誤擁 十六頁首行
兩誤阿 十九頁七行無疑烏十四行機疑譏 二
十頁三行不下疑脫其字五行園疑圍十三行入疑
八犬疑大 二十五頁十一行楷誤楛 二十七頁
五行出誤出

卷六
首頁十行多多疑衍十二行其昆陽疑若昆陽 二
頁十五行傳疑衍 四頁十行者道疑之道 五頁
首行讀疑讀七行欣疑深 六頁二行視疑庭十四
行時疑語 八頁首行日誤日 十四頁十三行諸誤
譜 十五頁五行衰疑哀十行色誤邑 十七頁十
三行北字疑衍 十八頁九行喻疑云 十九頁七
行計疑議 二十一頁三行賢字疑衍十三行兩兩
當作一二 二十二頁十一行客疑容 二十四頁
二行近疑遠 二十六頁十九行之疑足 二十八
頁十行深者疑深哉 二十九頁十三行大誤天
三十二頁十三行卷字疑衍十九行如疑知 三十
三頁首行先疑皆十九行此疑所 三十四頁十六
行陽疑楊十二行其誤具 三十五頁十二行邑字
不應重 四十一頁三 四行題作玉田文作玉孫未
知孰是 四十五頁三行祖疑祖
卷七
四頁十九行則疑刺 八頁十二行欲疑黨十七行
如字十行出字 九頁六行平下子字七行脈字十
三行已而二字均疑衍十三行官單下疑脫來自二

字 十一頁八行者疑得 十二頁二行下疑脫
弟字間當作聞 十三頁十一行日下疑脫著字今
生當作吉人 十四頁三行接誤搖九行大疑夫
十五頁六行月疑日客添疑又添 十六頁十七行
田疑由 十七頁十七行謹下當有藏之二字十八
行至閣僕疑戒閣僕 十八頁二行慮原誤慶 二十
四頁十八行工誤上 二十七頁十九行爲誤惟
二十八頁首行烟疑惻七行符原誤極 三十一頁
五行丈誤大 三十九頁十三行林原誤休 四十
一頁六行半當作平 四十二頁七行費當作柳

須溪集校勘續記

五

四十五頁八行一當作納 四十六頁末行晴誤情
須溪與文信國同出歐陽異齋之門故其志節
文章皆卓然有以自立文之佳者如閩山善寂
諸記之談佛老善堂中和核山靜見諸記之談
性理豈畦介庵諸記之談事變楚翁序之談詩
奇詭縱橫深入蒙莊化境其艱澀處多由舛誤
所致嘉興沈乙盦方伯自謂與須溪有緣索此
刻許爲代校久之音信杳然殆亦難於著手江
南原抄本十卷與 四庫總目合後三卷詩餘
因朱古微侍郎已收入叢刻未付鈔胥故闕異

附當據朱刻補之以成完帙庚申四月胡思敬
識

須溪集跋

六

蒙川遺集



孫氏詒
周鼎

蒙川先生遺藁序

先伯氏蒙川先生少有志操刻勵清苦以成其學而惟孝
 惟忠雖流離顛沛中亦未嘗忘於言其立身大節雖沒齒
 無愧作也生無他嗜好惟燻精畢思於文字間凡所著述
 與諫坡奏牘檄垣制藁經帷納獻若千卷悉以自隨今皆
 散落不復見矣可哀也若夫臚室為燬幸而讀書之朝陽
 閣歸然於蒼松翠竹間亦天也耶喜而為謁記求當代之
 鴻師碩儒晨星稀矣惟息堂先生鄭公又赴蒲輪之召應
 奎遂有請焉迺蒙念同年之舊思獻納之暇撫其實而其
 文炳如也每追念先生不無遺憾乃於鉛槧散失之餘或
 得之斷簡殘篇或得之朋友記識若詩若文哀聚僅十卷
 為蒙川先生遺藁以應奎年之既衰朝露行唏何能廣索
 與搜姑錄諸梓以示若子若孫而朝陽閣記雖已刻於閣
 之楹矣今併入十卷之首夫文載道者也文雖不能盡得
 苟能僅存則道亦與之俱存庶乎不與龍門草木俱腐焉

大德辛丑歲上元日弟應奎端拜謹書

朝陽閣記

東甌背江以城環斗而治江北東巒障峭嶮狀若挂綵
 之輒動人乘桴之興循是舟行數十里臨海門為近遂東
 入河為樂清邑境又數十里至其邑勢則負山面海亦奇
 觀也於是陸行東越芳林將入雁蕩有聚落曰郭路父老
 云晉郭景純莫輒治時所經而盤桓也其地曠且與自台
 山萬八千丈來下屹為雁蕩諸峰奇崛異狀至是始蟠蛻
 鳳翥鍾毓人物焉凡由是騰躍而西賓揖孤嶼殊異嫵媚
 而雄健博夫者皆其物也山陰為梅溪王公宅其陽於宋
 嘉定丁丑遂生劉公諱猷兩公相照映天降時雨山川出
 雲不虛也哉公少字升伯早聞於人二十餘年讀書僧坊
 嗜陳子昂吟哦高視物表蕩中有峰曰朝陽清潤而特立
 梧桐生之晚作室以名讀書之閣公之志其在黃虞文王

蒙川遺藁朝陽閣記

之時乎左麓有泉汨汨入海弟子尊事公曰蒙川先生公
 生二十四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應有司得賢後月書
 暇日授學蘇湖開丁大千方為臺屬移牒迫逐宰相去國
 將奪其位同舍生以公嘗言大全著公為首伏闕言失體
 貌大臣禮書上追送南安軍安置大全貶公還公之赴南
 安也曰吾誠言既還太學也曰吾誠未嘗言舍法入優等
 歲壬戌廷策莫不期公必冠多士賈似道專國貪天欲網
 羅公以自詭公懇懇明道不計功之對遂失高選當唱第
 兩暴如注陰霾激射庭中不相覩太史占者失人色公之
 不當此不祥有以哉其後公由昭慶軍節度使掌書記除
 學官試館職擢御史遷諫省常與是科亞魁接武權臣能
 細公於一時終不能抑公於他日中學之信洪澳之威德
 威儀益自有以得之丁宮師公諱九世服閣除集英殿

修撰開府海國爲醫收伯召還山刑部侍郎中書舍人吏部尚書丁太夫人解氏艱明年江口口口師亞魁繼相起復公端明殿學士視儀執政倚公子惠海邦以臨之公不爲起未幾似道洎軍帥韓震皆殛死卒用其謀擁二王由相鄉入海以兵逆公其政將遜相印公不復省成敗利鈍托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既起則覺田橫樓海之謀信莊生辭楚之志及羅浮以疾歿公歿其配林夫人舉室蹈海公一家就義而海上瓦解矣平時有爲許負之術者曰公當以憂死不幸其言而中成伯居城中既附後攜公之二子歸尋故里十室九墟慨公所營朝陽閣歸然獨存屬同年進士鄭源記之傷哉公之爲志也公其逝矣南山其研白石爲爛存者矣獨此茂哉閣也嗚嗚嗚嗚夜嘯不足以爲妖也陰風噎噎疾雷虺虺不足以爲虐也旦日東

蒙川遺案

三

出清光一瞬歷危闕而滿上床宜見公之顏色也哉至是公歿三十餘年矣伯夷之清周民猶得稱之遂爲之記而繫以辭成伯仕宋嘗佐九卿既附以推擇尹爲邑鄉遂隱田間文學行誼自其昆辭曰

西伯寂寞鳳悠悠 瑞圖不下十二樓
先生有道垂鴻猷 殆今已矣如東流
高臥百尺昔所休 深夜書聲往復甯
山下出泉分龍湫 日旭泉新清悲幽
酌茲朝薦神來遊 逝去混混嘆川流
歌此聊釋風雨憂 詵詵興仁化魯鄒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四 集部別集類
蒙川遺案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劉敞撰敞字聲伯號質翁樂清人禧初以試人太學伏闕上書攻丁大全送南安軍安置大全敗後召還廷試又以對策忤買似道復爲所抑後由昭慶軍節度掌書記除學官擢御史累官至吏部尚書遭母喪解官遂不復起會宋亡二王航海敞迫從人廣至羅浮而卒諡忠肅所著有諫坡奏牘微垣制葉經帷納賦諸書航海時挾以自隨遂散落不存此詩文殘葉四卷乃其弟應奎所哀集也敞危言勁氣屢觸權姦當國家版蕩之時瑣尾流離抱節以死忠義已足不朽其詩亦澹古淡泊雖限於風會格律未純而人品既高神思自別下視方回諸人如鳳凰之翔千仞矣惟傳鈔既久文多譌脫更無別本可校爲足惜耳卷首有應奎序作於元大德中又有鄭餘孫朝陽閣記一篇閣爲敞山中讀書之地敞沒後舊宅盡燬惟是閣尙存故應奎屬餘孫爲之記云

蒙川遺案

一

宋史本傳

劉鞅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年三十四以酒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為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鞅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赦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之書摘其精切之語集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及大全貶還大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鞅又率諸生上書言鞅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腑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怵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

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開公正萃

朝忠謹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酒祐初大殺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為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仲君子而抑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簪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泐忍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當陛下詔起彙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會正君子視之以為進退之機迺今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脈自此絕矣比年朋邪扇煽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強人意迺今歌媚者全身顛直者

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脈自此絕矣況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

不為不多術窮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躡登從臺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也惟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墮此輩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滄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為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

甘為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

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噴竟不可逃耶陛下萬幾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榮等熟思而靜詳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籠絡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絕曲徑垓則縱俠客以兜攬關節持闕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箴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辯明斥媚相之非善善謬謬流出肺腑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尚取妄肆斐非略無人

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孫卿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卿
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為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
鳴而輒斥獨埃榮華貪饕頑忍久汗要津根據而不拔劉
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
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膏血股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
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脈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為無忌
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
耳豈暇為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
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
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迭迭入中則朋邪翼偽
陰陷潛訊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
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尙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
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

蒙川遺彙本傳

三

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
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
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
有緩急彼一二檢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埃之罪又
浮於榮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為輕典陛下爾之一日
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尙方劍以殲其首尙何救於國
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覘朝廷意
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閒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
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而不知小
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
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姦臣垂
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不止於鞭鞞脈絡潛通於禁近
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

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
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疏曰天下有
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
勤自昔國家久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
帝之單于震疊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
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
遊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兢祗懼終始憂
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吳則不暇倉曷嘗借祈禳之說
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以幸為利以玩為常未免以輕
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疊而有武帝多欲之
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寔安之鴆毒陛下春秋尙
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
年閒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

蒙川遺彙本傳

四

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
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
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災移蜀信如所禳
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
敗降者相繼福何在邪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
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
悔者也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
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搢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
於正道者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
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
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舜
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以材器昭慶重
節度掌書記山學官試館職咸熈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

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窒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觀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閒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為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其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願不避歟元祐間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令高氏朱氏皆舉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除損又可增長乎治平初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間奏亦與推恩司馬光力諫以為皇太后既損抑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竄進乃今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乘宰執懼有所專而不敢奏給舍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為國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得私也四年改正字言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異端不息則鼓惑轉熾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繫不容不懇側開陳疏上諭日未蒙付外孟軻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忝職諫省義當盡言今既不得其言若更貪

蒙川遺彙

本傳

五

慕恩榮不思引去不惟有負朝廷設官之意其於孟軻明訓實亦有慚會丁父憂去位服除授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貢士春官之費節郡庠耆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召還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給玉十朋祠堂田十年丁母憂明年江上濱師丞相陳宐中起復黻為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宐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遜相位於是黻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初陳宐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黻病宐中令服之終莫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黻有蒙川集十卷行于世

蒙川遺彙

本傳

六

弟山中到 應奎成伯校正
後 學阮 存 存排編次

古詩

太玉洞聽琴

無絃不成聲有絃多失真眞聲在何所和陶方寸春文操
惜已遠孔壇嗟復陳所以桑濮響鄭衛波瀛秦渠知幽谷
閒迺聞太古清游魚出寒水鳴鶴橫霜晨休羨廣陵祕是
雅皆怡神

接家書

朝朝聽來鴻來鴻一何遑秋往冬又至爾鴻胡來遲疑昨
屢東眺飛雲眇天角薄晚雲四低來鴻似微雀習習遠近
人尺書望猶玉丞敢讀平安字字發天樂殷勤謝來鴻相

過無憚數

蒙川遺稿卷一

中興更化詩

東南天一隅誰起銅駝思雁蕩山之隴七飲悲黍離矯首
中興期備風昌四維陰霧苦疑五光景幾遲遲鴟鴞騰惡
音蛇虺粉剝脂忠憤發石氣歷歷排姦辭黎明叫閭闔骨
顛蒼髮知陽暉一脈春萬宇同城眉睿知竟今是廟斷消
前非疇昔兩揆賢燭照朋邪欺化絃易新調活著扶危機
雙城遁妖迹鳴鳳覽德輝蠶賾一甍醒皇運興炎基耿耿
忠孝圖炳炳恢復規有志竟成事失機將奚爲布帛可禦
寒穀粟能療飢蟪蛄見利器疾病知良醫今日墜悠邈千
古羞塗碑

悼孫龍坡居士魏鶴山銘其墓

世教嗟蕪蕪一獨者倚寄隱萬卷林不知霜滿頭抗論

異端息亂志天爵修一室即著庭聖賢時與酬編麻檢
漢千古芸香雷毋云倉報連諸郎稼方收

前麻兩學錄罷職公堂求經明行修之士充員時蜀

人楊時發當其選楊君以賤姓名薦或謂余求之蜀

人董口行越人俞季淵永嘉陳行之咸以爲不然余

亦自信而記以詩云

汲古鯁懼絕植德根懼斷繩樞守窮賤且且天境續防意
如長城視身等良玉禱薦非吾榮滅毀詎吾辱暗漏但勿
欺人心勝明燭

挽新昌俞夫人俞季淵母

我與令子交道味見顏色乃知胎教來諄諄及岐疑世多
諛墓文令子序其實範身惟禮閑齊家本天則子哀難盡
書母德更何極寒風號古林慈烏繞珉刻

寄徐子蒼瑜

蒙川遺稿卷一

涖泗千載孤師友道已寂柯山風雪聞古韻響金石子生
渺云晚志苦毛髮赤大道惟一中如渴飢飲食智過愚不
及均之失天則虛舟發真機戶庭滿春色印之賢聖言充
然乃有得

風水

不雨五十日一雨生意回渠料雨復疑日日聞震雷中元
節條屆巨應恣喧喧故挽水倒流能撼山欲摧掀茅與揚
沙境境人號哀餘未塾西喇大木橫荒坡芝田逮柘溪塵
井歸工葉飄愷填港匯悲魄棲山隈呼嗟今之人瘞札相
曉輻頽天豈能昏靜口口口積乖必致盤蒼燼終成始
造化一感應子奪何心哉未聞幽詩官租稅星火催

癸丑九月苦雨和宋飲冰韻

早潦苦傷稼象難休休老農早衣祝願見處與周彌望
淚欲滴相割如楚囚蒼天叫不磨空使霜白頭市廛強喧
飾村落多閨幽僕指十載開曾無三兩秋窻冷盡產釜鑿
閑埃積芻長比更不已菜色淪荒工陽精赫陰霾庶寬漆
室憂

代壽徐意一參政

東南仁氣氤氳與武夷相望鍾真儒考亭西山接伊洛戶
庭坦蕩除蔡蕪意一先生續正傳剛以直養軻其徒端平
御史凜風節歷歷抗疏誅姦諛愛君憂國根性天實與名
稱名非沽藝祖所謂社稷臣四海惟呼登政途津梁善類
植泰道柱石明堂開遠模丹心炳炳照白髮力扶國是消
民瘼共期聖祉登嵩華長使廊廟聞都俞黎元翹首望太
平願斡聖化還唐虞

蒙川遺藁卷一

哭藝堂湯先生

即今縣中口湯口祖

天地之性人為貴四體百骸仁義具先生領之皇降初繇
穉及耆全故步深居獨觀昭曠原學不師傳能自悟真貧
不撓萬境融實行已熟郡口口深衣衰帶山澤癯經史百
家羅府庫東南清淑知幾何見謂生賢扶世數中公不召
老正闕其惜煙霞早成痼子當北面承至言如立明堂聞
大渡是時年方二十三自嘆樞趨已云暮詎知窮餓驅遠
遊修忽五年疏杖履世界剝爛志士希稽首斯文獨終慕
家書一幅來雁山報言先生盜朝露肝腸欲斷聲欲瘖六
月悲風起荒圃先生諒與混沌遊魂魄聰明還太素生身
無辱死有榮虎護龍居老師墓

焦溪茶

上有石磴天下無靠靠吐出焦溪腴龍泉二湛康廬如瓦

鼎纒跳魚眼珠碩我嘗苦書腸枯一汲河潤九里餘山精
木怪不作魔澆過秦論風生裙幾回喚醒眉山蘇詩句零
落樵與漁向非朔洛角植黨焦溪安得聲價俱似聞東觀
羅逸遺頌君紀上圖經書

東坡竹石

東坡先生自海上歸過橫浦賦筆竹石於留樂寺
壁夾凡舊老臨視入遊不知何年歸册府今有石
刻西郡一遺勁真二妙也
筆畫同一遊勁真二妙也

坡翁北歸畱戲筆數竹離奇生硯石世如有鳳必先知磔
磔凡禽誰得識風不聲兮月不影山僧笑我移枯瘠嶺陘
每苦煙瘴深煙瘴何曾禍忠直天使無垢來此邦要與坡
翁發真跡大書特書等做岸方寸一虛臨八極何年移植
蓬萊宮清風逼人寒半壁枝可磨葉可摘石上根祇如昔
用韻酬胡編校

蒙川遺藁卷一

四

詩成斷肝腑寄我光欲長貞女守閑寂志士多悲傷煙雲
起寒嶼風雨喧夕牕憂時付酒罍惜日惟書床頤養非丹
承坤貞明黃裳羨君富奇植獨翰難為芳

追和淵明貧士詩七首

橫浦作

貧士何所營但知貧可依日月照不盡朝暮常分暉水瘦
魚白躍林寒鳥亦飛紛紛苦多求此境誰同歸石田久不
種難免良夜飢飢本士之常獨抱葵婦悲
把書不釋手非志冕與軒昔有董仲舒三載不窺園道味
歸肝脾邊恤廚無煙家貧未為貧有書足可研窟寐千載
心俗子難與言勿嘆師友寂曰日親聖賢
高山與流水妙趣歸之琴吾愧學未成匪嘆無知音但向
曾中會毋勞指下尋種菊或可茹得酒聊復對窮蓬非所
期動靜一以欽發為琴之聲逸矣天地心

平主抱狷介深愧唾面妻常閉門與世疎應酬奈何
世忠稔鯁鯁如馬周顛顛亦良苦飢餓非所憂皇路益以
榛忽作寒蟬倚口禍渺無際因辱砥自求

靜對松竹枝一塵無相干飲酒不至醉讀書匪求官畦瘠
多種菊采采亦可餐衣冠背時樣筆硯同歲寒但求聖賢
心肯效兒女顏紛紛往來者咲我柴門闌

人生特寄耳何往非萍蓬世挾智反愚予謂拙乃工淵明
有娉節高適疏與龔大抵豪傑士所見自峯同簞瓢非遂
窮軒冕豈真通倘不達至理冥霧將奚從

扁舟溯西江忽抵梅花州二忠儼遺像予愧非其儔肝膽
照冰雪要亦狷者流言直不矜時撥禍貽親憂山禽似相
盼來往疑勸酬閑坐生萬感矯首觀前修

兀兀棲精廬

蒙川遺集卷一

五

兀兀棲精廬青山日相對靜照年少非動處壯士悔耕鋤
計已晚奮策力猶耐夜臥司馬衾晨滄魯植菜自計清廟
修誰知圍壁碎人情春水波世事寒雲態直道叢百謫孤
蹤繞羣吹拘纒倦形骸憂危積肝肺逢人口卽瘖出戶足
如礙周程嚴範模劉張遺營款滌垢學歸愚遠憎務賴晦
志苦秋不磨髮白春匪再採菊聊傾觴延蘭可紉佩官餽
乏三月家書隔千載楚語欲聽慣桐閣驚未潰冥冥瘴霧
間炯炯靈光在莫揮感時淚山水怡吾愛

和張無垢胡澹菴二先生清江亭詩

一靜心境融飛躍昭上下大道元不磨人情自榮謝兩翁
投遐荒浩然獨餘暇悲此當道狐羞彼立仗馬命義俯仰

丙子復丙辰

丙子無非論居然百載下青山招我來寒燠

任更謝麻蔴古人心處變亦如暇紛紛豔孔張翁翁噴噴
馬世道長江流何人屹中夏漆室空輿嗟且酌互城罍

寄時天籟

亭亭萬木林古柏集新翠凌厲雪與霜不凋自天粹清廟
嗟欲頽誰堪棟梁器之材百世珍造物巧相遺予抱憂國
心相逢喜忘寐

草

周濂溪先生窗前草不除云與
自家意思一般故予作草詩

萬卉爭獻奇小草亦足貴四時春不斷可識天地意穉子
謹勿斲葉葉含元氣人皆訝姑息姑息特細事祇恐生道
滅形色鼎中沸

菜

黃山谷居士有言士大夫不可一日忘此
味斯底不可一日有此色故予作菜詩

蒙川遺集卷一

六

鉅荒種新雨擢秀美且豔生理未羞春採擷足飫歷每擅
筐筥芳洲以鹽與鹹舌根多嗜珍味爾乃鍼砭充之宇宙
閒境境浩無欠

夏夜

青燈人語寂池塘響蛙蛤孤坐如老禪門問風自闕

謝惠筭

飢腸數日吼往往茄菟爭幽人盼寂寥餉我慈竹萌班班
未離棚白下莫與京寒泉羹青莢手調玉板羹招僧招不
來黃酒乃獨烹茄菟避三舍紙帳午夢虛

月

天公屬月為眼睛曉夜不息天中行癡人習見圓復缺謂
此眼睛非長明渠思一照千古白奚分朔望陰與晴彼昏
病癡苦營營以月視之蠅在罣

贈江山人 精地理

相山如相人不論肥與瘠神氣參有無登嶺千里隔今古
非茲范山骨水為液誰歎璞略翁眼為天地碧

和紫陽先生感興詩二十首

至理根一初精微貫高廣寄之形氣中今來濟古往權權
列太空環侍惟斗仰變化妙不測虛靈本常期非坐識易
隨簾鏡學云罔靜玩感興篇剖陳如指掌

陰陽著太極萬化惟一申權衡迭軒輊極細相始終人受
命以生今古稱毫同彼昏自不覺安用尤贖贖

仰觀復俯察上下融真機元氣無奇耦魚躍焉自飛神聖
真中域動靜心勿違天地欽諸躬照以日月輝孫志納眾
有先慮周萬微胞與豈不夥游泳皇極歸

蒙川遺藁卷一

七

竟先天妙用普經國三聖受心印執中數語畢詰學長枝
蔓往往膠陳迹偉哉千載下元公指無極

文盛起太息姬壤半淪夷仁積天所親道喪人已離霸圖
迭雄長盟詛興自茲王綱久不競覽卷空涕滂日月照千

戈風雨感璧珪仲尼不夢周世道無復為元氣日以補苴
其朝露悲羨婦抱隱憂忠矣非知機

宇宙浩無際主靜即其綱靜非寂以搞密運治乃良公明
闕晏燦忠慈消疆梁山河帝居壯日月天德光八荒固一

和此界均彼疆鳴鶴息書鳴鳳凰梧桐翬黎歌爾極逢
掖趨大方皇風播品物道關淑運昌樞機不盈握妙幹見

弛張奈何動忘靜反袂千古傷

我聞麻秦氏威力橫提封北方迤長城中土銷春風阡陌
映肆孽簡編斯造凶民命眇以墜天勢鏡且崇中焦痼成

痞怨氣蟠壤穹炎漢一洗之詎訖百戰功規模納羣策意
度恢大公约法正三章赤子歸包容溺冠膠餘習真致商
山翁過魯嘗感祠猶足醒昏蒙

東都黨錮禍機阱深九淵標榜起俊厨接踵沈黃泉西園
久握爵龍門味幾先忠魂招不返炎祚孰以綿諒矣文若
凝猶覲冷燼然吁嗟萬鈞歷一綫那能牽

坤輿載五嶽乾象垂三光太極幸元化俯仰無低昂一理
貫萬有形色皆停當晉風競清談幽眇誇輝煌坐銷白晝
盡狐兔睨其旁天地亦為愁何但頽偏方

立朝觀大節炳炳在行已李唐號多才屹立整頽紀前狄
後有韓高風世仰止孤忠翼正祚大論闕非禮老幹挺冬
嶺明魄浸秋水均抱扶世心動學豈殊軌

蒙川遺藁卷一

八

默觀義聖書先天著復坤畫畫妙理具森列河圖文字宙
韓生意日月盪辭奔乘承著不息反窮性存存透彼名利
關洞此道義門用功不精密頻復何山敦

詩道發金石世苦壁聽誰正色落芻蕘一掬真意多眾疑
本虛寂其如天籟何不悟康衢謠不識黍離歌

禮樂節情性工夫貴深省愛親篤冰履酬世尚錦綉勿任
志與助一敬收眾駟威儀筋骸束趣味精神領相彼屋漏

中森若指兒炳窳窳付天分靈光勿隨境
書法嚴貶衰明辨邪正根寒暑自送禪日星常與存浮雲

豈不翳昭晰誰其昏筆削匪爛報執拗開亂原
仙佛各有門託言深入山一探寂滅宗一透鉛汞關菩提

悟非樹刀圭詫靈丹橋形付塵幻蛻骨沖飛翰咄咄亦奇
事詎憚力到難橋先著明訓整轡皇路安

智巧役一世往往悲古愚觸鑿榮利場白日事浮虛情流

矢固有意驚希本無相與龍斷豈獨不捷徑趨是非遂倒
植大道歸稠塗發憤中夜思猶有未亡書

扶輿播清淑何代不毓才森森萬壑松益厚拱把培蒙養
正性存臨教大義開嗟哉古道息習氣少已乖區區黃冊

子所事惟奪魁尸庭且德色斯文何望哉
人生戒悠悠蚤已闔大方卓爾志有立不墜炎與冰孫弟

泱閩里孝愛充室堂應對動以恪操存靜而莊見善如乘
珠視惡如釜湯毫釐貴明辨造次宜謹詳勿謂居壯年光

陰隙駒世窮理養夜氣任運為沈翔
交游重金石里巷毋泛尋胸中抱明鏡妍醜不相侵熱交

但以貌冷交惟其心勢利易苟合道義難力任詠春發真
趣邀月開凡襟夷險祇一節雞鳴風雨林

聖人不可見猶幸聞緒言萬古宇宙立一派理義溫專門
鑿私智百家起厓喧大陽炳離照坐收烟霧昏曾語本非

畧柯書豈為繁資之歲月深左右皆逢原
送茶與友人

我得新焙珍如金持以酬君將我心縱無龍文與俱局白
雪一梳搜書林玉川不作陸羽沈范范世上誰知音雲瀟

道人亦復往八公山頂西荒岑我生與渠似有分一日不
見幾成瘡檳榔是弟橄欖兄大抵苦滋味乃深車聲出鼎

策奇傳畫意靜坐問山禽
悼史君趙計院

我作壽公詩儻聞公已古道路涕行人田間愕農父謂公
肫肫仁潤澤益橫浦穀我艱爾振遠我驚爾撫涉我病爾

築役我殫爾宇冬我瘴爾雪夏我魃爾雨飲鄉羅俎豆建
學問儀矩善政饗西邵文風被東晉閩一郡三邑擔盤白

繡斧草木為動色禽魚亦振舞誰趣玉樓文竟奪鯉城主
人物落曉星如公不多數豈但買白倫端與閩平伍我崎
嶇遠來不絕命如縷凄風守憔悴煖意勤喚咄我生特蝗
粟公死即傾柱顧我莫贖公龍德裔下土

屹屹何所思
屹屹何所思一默照羣安門外風雨深山鳥亦不訪有書
足遮眼磨麻古人樣榮根清苦趣木朽支離狀深衣持夜

香往往禦烟瘴矯首知已賢大有蒼生望
餞傅理掾

一郡一理掾橫滿為之宗青草不枯曾識無極翁遂靈
起泉祖陸續書問題乃今有耳孫力學追遐蹤潔靜二湛

水峭介雙秀峰平反幾春意坐令古犴空政最復政最匪
託赫赫功庭草色若何還與慶厓同歸歎浩無性扁舟駕

輕篷邦民再見公繡斧番出東
寄與權器之二友

鴻鈞盜一字何物非生意輪囷得此剝而有此憔悴根蠹
聚蟻蝨蝨古禦魃且且斤斧尋九殪特其易飛鳥不敢

棲何哉蒼蔚花風雨極震凌雪霜苦顛頭天地大父母榮
枯均厚施腐植產靈芝至美終不閱桃李信春妍奈何骨

嫵媚
秋心

秋日曰苦短秋夜夜苦長長短不易晷處厄心自傷秋風
獨有聲葉葉闌我窻秋月豈無情隙隙窺我牀苒苒寒事

迫孰整衾與裝故鄉隔萬山籬菊那能芳
城中有高樹

城中有高樹與我相為隣薄味生古道靜坐疎今人淵明

酷愛菊張翰勸思尊菊我何有一杯天地春

避寇 寶祐戊午

戊午九月十湖潮羣寇生正袍與赤水參會重石眠童子
門烹牛飲兒豎刺人詭妖靈長驅無阻歸四境騰沸奠野
廬競趨寒塵市爭奔城啼號震暮夜陰氣昏冥攝持半
箱筥扛昇及甕罌雞豕頭駢開鴛鴦吞聲宇內同一胞
何事起擾搶據險惡氛聚血牙餘種獠原嶺迤巢穴習鬪
惟輕生擲首視為戲揭竿誰敢嬰父老謂曩日草竊恣橫
行羣將出奇計一勦諸峒平老能痛已定悍虎謀方興若
非意討捕終難保桑耕官兵駐大曷警報馳飛星探旗逼
軍旅登城羅義丁菱角隱阨塞松明通曉更山前號令肅
鈴聞籌算精疋馬熟往來老稱倚以靈溪潛鱗且避林散
翼亦驚顧予久放逐逢此增伶俚夜寢不忍眺朝餐何所
營無垢畫火攻坐令妖祲清張侍講九歲請南安時寇
作畫火攻之策遂擒之
謂毛錐鈍不逮螫旗登

雪屋為吳夢蟾賦

一廡天地寬玉雪照四壁天風吹不搖夜半響鐵笛彼美
人無眠梅花對岑寂訪戴獨回舟破蔡誰草檄靜坐斂逸
氣中過透虛白

平寇

西江十二州自昔開寇警接圖覽上游峒俗號最梗暗殺
等兒戲縱掠恣狼獾右通峽峒東左接梅花嶺桂貫肘
腋相據易馳騁巢穴聚一邑流毒烈四境寶祐戊午春童
石童子保肆不靜蔓延及夏秋蒼成難在頸聚落焦山寨
廬市空窳井田野寂牛鳴道路息人影焚劫不可計聞問
已先噴太守趙大夫一念切救拯符移密布置紀律務森

整憲鈴選精銳旌旆弄從兇醜惡已貫屠據勢猶逞提
兵總郡將指授疾雷霆直擣姜坑屯鋒交生死頃夾擊馳
若神城潰亂奔呵輜重委荆棘藥殊首領義丁羣搜山
擒械半雄猛天俾殲其渠陽精遂昭炳窠蜂果何號花獸
亦終辟顧汝宇宙同乃甘犬羊並如醉復飲酒凶生不知
醒聖德溥涵瀟皇心極切柄造化開生機春寄雪霜冷

詠月追和韓昌黎韻

初秋十五夕皓月來滄溟白鷺與共色烏鵲能踐露蓬掖
覓桂蔭孩提窺兔形涼氣淨餘暑浮光滑青冥列宿各韜
形腐草休街螢浩蕩靈槎泛瑩潔仙掌冷門靜送佳客臆
虛照羣經佛閣高低見誰更遠近聆竹風搖瑣碎花影列
娉婷靜坐禪安室閒行詩繞庭銀河占米價璇象認文星
何處笛傳浦誰家酒散亭探闥悲蟋蟀遊旅愬蓬萍水闌

蒙川遺棄卷一

平連素山低遠抹青有心齊肘腋無計得輸停入蜡神司
社方諧酒納瓶魚翻波可樂禽營露頻聽歷歷天疑近沈
沈夜不扇廣寒非寂寞沙與漏輝熒盈闕天之理堯堦任
落莫

饒李叔飛赴劉朔齋招

五侯之鯖紫駝峯鹿鹿闕釘難爭雄世多果腹鮮知味北
斗以南推朔翁桂林延入蓮花叢相邀皓月烹清風渠羨
非藥與胸熊座有一珍羣品空春容樽俎須卻或海戩鯨
波列上功

六友詩寄林景雲雷壽園林道初俞季淵

靜友性不凡惟嗜土石瘦與草似無瘵於吾如有舊抱獨
足養真籍芳何深茂清風苦好事掄揚古今街

直友竹

直友古耐交莫問三兩箇玉立君子姿足以警吾情虛心
內有容勁節老無挫荒遠親舊遠得汝乃自賀

淨友蓮

淨友何亭亭修潔得自性本生淤泥中乃與玉同瑩一淨
消萬暑特立起羣敬色香非色香是謂花之聖

高友松

高友住山中無心涉塵圃山中有明月明月照棲鷺幽人
眠不成披衣起閒步相得靜無際勿訝秦官汚

節友菊

節友獨愛秋相得匪遲暮受氣惟至正晬見黃與素飽譜
風露味甘守烟霞痼如何千載人僅一淵明遇

清友梅

清友天賦完歲晚樹獨煖榮此白玉英瑟彼清廟瓊香自
根中來冰雪匪歷斷一見一回老懇勸呼茗椀

還譚鳴玉北枝藁

天下惟此花葉町南與北有翁號北枝似愧守山塞紛紛
紅紫蹊陽春豈不力枝北春雖遲今古冰霜特

贈鍾春谷星學

五星聚東井老人現端門總是太平象渾儀妙用存巖傳
本騎箕執築付無言一旦寄霖雨夜夢形至尊試問古馮
相此數如何論太乙照丙蜀子午斜谷昏崑陵星實石田
里春風溫穹壤一理氣理為氣之根步推尋其元太極照

乾坤

饒湖南趙提舉

丹湖偉人維南賊胸有老范真甲兵挈來灰江鎮魚壘坐

令鈴聞風無驚峭狹習闕不識機亦以出草為常程痛劇

根株驚翠閣方知弄挺不如耕吾皇詔趣度湘水溪蠻辟
易鼻休聲玉節清風肅九郡清風肅處春風生邦民借寇
欲斷橋願公為我誅鯢鯨邦民愛公欲植棠願公為我銷

機槍愛旗獵獵羅道左竹馬截燈兒童爭我謂嗣寇特區
區更有西江狡謀成蜀危象申淮破甑聲東擊西誰拄撐
二矛重弓列御屏衡山雲起瀟湘清指日南城障東南托

天半壁一柱擎願摩活石歌中興

古興和饒雲峰韻

貧婦守蓬翟傾頰無顏姿挈瓶養公姑肯涉山徑蹊夫君
昵浮響疏越成睽離家欠蠶織具茹苦盡力支叫天天不
磨聽彼風雨迷明月古之鏡清夜長分輝見月如見君此
道惟心知造化母輩動一柁仍一奇得耦固有分失意吾

蒙川道藁卷一

古

何悲絲髮已改色素節難轉移君有內覺時伯牙逢子期
賤妾命猶紙青燈傷低牆羣豔逞春嬌半盞難言芳手織
補天線五色生輝光主家不顧吟內美誰鋪張妾命痛在
身病非病狂病滴肝胃泣淚吸宮樣妝層陰間深燠雨
露膠雪霜猶記承恩時曾不一餉忘忠勸勿飲源薄怨乃
濫觴妾心諒安往勿飲君壽長渠知滄海深難以升斗量

聞陳正學理琴

聞君整琴待秋風我欲從之魂夢通素麻影鬢若髯翁揚
休山立崕岫東淚痕猶溼龍門桐有曲無首悲天公倚蘭
未冷拘幽濃那知斯道將遂窮山斫石爛冥感叢枝蠲盤
蠅迭相雄兩耳年來怪不聰羣蛙擾雜安於聾煩君為我
調怔忡流泉隱隱深淵中春溫廉折各不同聲雖在指意
在胸雲飄柳絮風入松恍然樓閣坐虛空伯牙所知何外

鍾白鶴飛來采芹宮

梅史君守橫浦擒寇閔雨

猛虎久負隅吞噬草木病流毒烈贛吉一呼蜂蛸起老天
福豁黎雲村鎮梅壘指授討捕略前驅謝張李火箭窮其
真帷算捷如駛露布星火馳餘猛悉披靡大暑熾焚煖心
鄰炳一縷甘澤隨車至咸曰雪村雨人事天道貫除惡乃
珠嫩洞落洗腥穢生意從此始雞豚醉秋社老農自相語
生長子復孫一飯不安七南人今不反合爪鯉城主願緩
除書來德風福田里

喜雨呈趙史君 崇栗

聞餘五月即六月一雨不來田欲裂邦侯赤心走羣望喚
醒癡龍睡時節雷車風馭相後先甘霖連天聲未歇茅簷
靜聽老農語今歲寬與他年別烟瘴壓低曾見雪晴未兼
旬雨復咽區區枯草靈有知孕出靈芝光吐結邦侯求仁
求此心表裏不欺天地做爲霖何假蜥藏蟄占雲已喜鸛
鳴垤斗頓溪流高一尺盡與疲人洗炎熱晚禾獵獵實方
欣早稻津津香已秘飢者可飽飽者進深夜城蕭響清絕
持此豐年還聖主願同何武歌休烈

與李叔夔錢子雲同遊興教寺約齊都巡

古寺壞壁存菩提又有達磨蒼龍如我來問訊苦舊知字
前中開真遂廬朋儕邂逅誰親疎秋風相對一咲醜杯行
草草復徐徐山僧野樸談古初謂元城老嘗此居浩嘆不
足歌繼之滿庭燦燦木芙蓉疑是萊栢鄧耕欄人多病俗
不可醫天欲廢道還從渠儒生腹大能幾圍但教盛酒勿
盛書

和酬張梅笠

郊行載酒相挈提躡根深窟天津如相逢何必肯親知天
地許大猶吾廬矯首梅湖迹若疎春容婉畫妨清醪詩如
琴絃分疾徐鴛鴦我一聲響曠初蕭蕭白日金仙居東西求
仲時從之靜對夕陽寧紅蕖或聽夜雨隣翠樹國步孔棘
須神醫縱有鵲醮誰信渠風傳西事方解圍願君勿藏坻
上書

和譚學士見寄

大道久磔裂啾啾夸毗子彷彿皮毛鮮孰探古人隨我亦
坐茲疾默闕照非是束身雲瘴鄉凡論悉掩耳夢不到伊
傅志惟高角綺人生駒過隙鹿鹿何時已耽書夜不睡省
事日高起疎苧寒亦煖硬菜苦猶美非忘漆室憂莫救沙
界瘠生死不可料何哉爲秦否佛祖顯雲封道源開嶺趾
誰云築底邦宜爲道德里廬陵有可人訪梅一至此扣我
理義闕無言但心只新篇發天趣步驟古詩史窮道從所
擇亦古與剛齒

一舸

一舸泛潯沉風濤正掀舞駕空赫魚龍沈浮未知所同舟
一性命俱父母母母倚門望兒歸天亦諒心苦胡爲詭嘆
言射影學溪鱗

蒙川先生遺藁卷第一

弟山中劉 應奎成伯校正

後 學院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行

猩猩行

肩髮宵人形言語劇機警置罟不可招幽曠縱馳騁胡爲所嗜偏遇醜卽首肯染指疑含沙浸淫歸酩酊踈履意欲歎孰知墮深非鄙哉酬爵人白頭猶未醒

畏虎行

於菟伏林薄樵者遠斤斧寧甘骨肉飢毋蹈爪牙苦山居聚落消十室九閉戶形影自相弔祝神爲驅禍獸猶可逃急征警警舖

董孝子行

實補甲寅刻孝嘉鄉董道成以父病割肝
游進隨念懸問而裕之雖非聖經之孝於
之亦可言孝

睡有董孝子父病割其肝肝還猶可割一念充之難遺體戒毀傷此毀乃爲完蕭條村落區四顧藥餌艱親病日且革不療何由安有父始有身無父身奚存裂肝剖以進果獲急證寬嗟哉古道闕天紀紛夷殘訟譴淫官寄縣尹悲溢顏倦倦敦教化各各還根元邑民以孝問莫喻意所歎大篇述梗槩詎侈詞藻繁託之刻山川千古理義宣

吟

戌婦吟

月色暗還明鄰家砧杵聲有衣難寄遠無夜不閉情冰合長沙渡霜枯細柳營北征人未返鴻雁又南征

和道寺丞憶鶴吟

既名僊者物何恙亦沈冥弔月憐孤影埋雲惜瘦形琴中

空作揀詩外不消銘葉落鳴泉處猶疑昨夜聽

三十一歲吟

三十一年雁蕩癩隻影流落長江浙耐寒忍苦還力飢寤寐千古聖賢書有時理到意獨會有時慾動心如癡有時目睫交宇宙有時咫尺生藩籬有時開口遊豪傑有時眼目慙嬰兒堅凝力量在深省但守瀟瀟風雨鷄

丙辰吟

熙寧歲丙辰海內厄安石慶元歲丙辰偽學禁如織寶祐復丙辰衣冠墮荆棘龍蛇數云惡鄭玄炳先誠諸生不辭舌投荒誠子職鴿鴝號屋頭鼯鼠攪牀側雪集膚已粟日出汗欲赤瘴癘半南州可軒靠神力崇寧開可諫江公望所寓乃畧同蒼苔共岑寂丙辰自丙辰焚香且讀易

五窮吟 韓昌黎

蒙川遺藁卷二

智學文交與命窮瘴江風雨值衰翁昌黎送別勞三揖何似檀欒一笑中

四不吟 邵康節

大寒風雨不出公會坐廣醜不赴我奉遺體投遐荒相雨室中胡不懼

六無吟 蘇東坡

食無肉兮出無友居無室兮病無醫冬無炭兮夏無泉祠有坡翁慰我思

田家吟 少時作

舊穀未沒新穀登家家擊壤含歡聲慚愧今年雨水足隻雞斗酒相逢迎豪家征斂縱猛隸單巾大帕如蠻兵索錢沽酒不滿欲大者羅織小者驚駭有揚簸實亦賊鉅斛自築謀其贏詎思一粒復一粒盡是農人汗血成

四十吟三首

四十年來父子情吁嗟今日任飄零
惟慚負米供三釜莫悔傾瀛一經飲
水西江甘冷味炆香南極祝高齡白髮
縱隔三千里詩禮朝朝似過庭

四十年來兄弟情渠渠天理鏡中行
形如鶴瘦因書癖志不蠅營守筆耕
庭燎獻殿知聖主臺評飛劾到諸生
阿奴鬱抑休嫌拙門戶如冰耐拄撐

四十年來朋友情朱絃疏越最希聲
閒思白日同天樂每向清宵坐月明
世事只隨瀉起滅故交不趁木枯榮
早知黨禍今如織祗合漁樵老此生

五言律詩

寄菊廬舅氏

文章時不偶巒影想蒼蒼抱劍客
千里憶家書數行草萊

蒙川遺藁卷二

三

荒菊圃風雨冷詩堂若問求安策
東歸策杖最長

過白沙

出郭纔數里片景盡漁家夜靜惟
聞犬潮平不見沙寒風欺摧葉淡
月讓蘆花世路幾銷魂一翁常施茶

題花巖

厭聽朝雞唱歸來覓柳栽半山張
錦繡一水隔塵埃尋壑疑無路看
潮別有臺仙人不可見孤鶴夜深迴

淮上

翠華南渡後此地獨防秋明月家
家淚西風處處愁鼓鼙寒出塞烽
火夜分樓征戰何時息長河萬古流

訪石門洞

洞中誰是主一樹野桃開仙駕青
牛去瀑從碧漢來門閉雲崗崗山
好客徘徊已擬歸休日臨溪築釣臺

登舟西郭別城友

久靜還思動離鴈江上樹文章關
世道科目壞人心門掩溪雲早舟
橫野水深清猿不解事應向故山尋

賦漁村晚照

自許同漁者築廬雲水鄉利名俱
是幻鷗鷺亦相忘古塔明秋樹歸
舟動夕陽臨流不盡意何必問瀟湘

冷泉亭

兩峯相對立佛屋住中央有水地
偏潔無風心自涼林虛猿應谷人
定月歸廊造物餘清供山樵一樹香

寄馮賀州

鳴鳳起朝陽斯文氣脈昌諫書雷
北闕詩筆化南荒湖柳生新意岡
梅續舊芳相期功行遠何但說襄黃

靈巖

千巖圍一寺入境便無塵古木猶
知已高崖若正人山靈祛虎跡石
髓幻龍身上有通天竅民愁獨未伸

大龍湫

總是佳山水龍居又不同神明專
一壑氣勢壓羣雄派想從天落湫
疑與海通矩那看不厭宴坐雨聲中

斗山接待寺

雲水無南北幾人相往還井深應
接海石顯為開山佛塔寒流上漁
帆夕照閒何當脫塵鞅分石伴僧閒

和朱運筇郊行

扁舟隨處泊山影動清波柳借春
風老花噴衲雨多野棋鷺鶴夢僧
磬蒼源歌靈運經行地今年幾度過

永春道中呈賈九

永春春不斷桑柘滿林工雲薄無
多兩山清即是秋淺沙

寒立鷺小逕晚歸牛不慣同為客逢人問荷頭

臘雪

八窗惟一色穉子詫天花不稔已多歲無與能幾家山川
增古老宇宙頓奢華凍坐無他事呼松自煮茶

東泉

天然巖壑怪官況此中間臺閣入烟上閣于樹影閉引泉
歸月沼分菊上秋山咫尺神仙洞聽笙忘卻還

滄浪閣為王憲使賦

獨得蕭臺趣心清不受塵幾多臨水屋誰是濯纓人波渺
涵天闊沙渚印月眞忘機有鷗鷺渾不厭相親

游長樂石洞

六月訪古整衣巾全似秋多無百年壽能有幾番遊泛酒
月流硤聽笙雲滿樓相忘有樵者來往共夷筋

蒙川遺集卷二

遊靈巖天竺俞季淵舒東叟平叟李君美黃達道同遊

秋氣飽林壑清曠悅所性山禽不避人野猿亦從命臨流
悟世情過剎知民病論交慎勿忘森森古松勁

賦頑石坐寄中上人

一日復一日坐來空世塵清潭常見月老木不知春室靜
佛為證山深石作鄰莫詢門外路風雨暗荆榛

哭菊廬舅氏

舅甥三十年生別且潸然書落雁來處病深秋到過故人
傷遠道孤子伴歸船定有焚黃日西山松樹阡

賦鹿巖賈司理所築懷京臺

銅駝無萬里長憶再遊難歲月英雄老山河草木寒夢隨
歸雁遠愁賴酒杯寬寂寞先朝事斜陽莫倚闌

趙曠

客樵同路入行不盡青松水去成雙瀑山來豎一峰土墳
存舊壘木王上新封勿謂尋龍貴蒼姬積在農

刻縣呈何視履

刻為山水宅中有隱淪居未續戴逵贊閒尋支遁書雲深
丹井遠城老古州餘何事頻來往愧看人釣魚

寄解性存

相望纒咫尺會面若登天破屋人多厭空山月獨憐未貧
猶有易屨早卻無田時到青松下西風伴鶴眠

思弟

久客知秋早近湖秋更多以于眠不穩知汝夜難過歲儉
山空粟門開路沒莎歸期毋太晚親老髮俱皤

寄穆景文

昔年間俊發兩歲喜相過薄俗交游少清談警處多蒼深
雷虎跡樹老集禽窠無計買鄰住青銅誰共磨

南山龍門

山椒誰立石人說有龍居此地終招隱何年定結廬雲封
秋嶂老瀑到夕林虛不似磨門峻為謀恐未疎

早

一雨連三月當秋乃亢晴不知老天意何忍誤民生川竭
無雲起山涼有月明憂時心欲折空聽海鱗聲

次牛嶺菴次王九山憲使韻

有此投閒處羣山遶地圖聲名出朝士笑語樂樵夫招鶴
松為主閑泉月伴棋酒嫌居欠僻來往是征途

遊大玉峰宋饒米九山韻因戲

一秋吟不盡才拙愧黃花極目皆城市論心有幾家淡交
明白髮清話及丹砂卻憶分膺處寒林集暮鳴

白石洞

片石立雲端羣峯向下看夜壇星斗近秋閣洞天寒泉滴
疑傳漏人危怯倚闌降膽孤劍在御並御書安

溪上翁

問年知近百偃僕合龜形不理兒孫事惟占水旱星慣醫
閒施草蕢酒自攜瓶勸世行方便何消念佛經

寄朱德卿

世事何拘束清吟祇羨君半窗聽夜雨一雁叫秋雲壁潤
琴音滿山寒酒力分河時野堂上重與看騷人

出邑

出邑欣逢友不知三嶺遙雲深山失樹月上海生潮縣小
官租急年荒酒戶銷且尋僧舍泊第一免喧囂

西澗

蒙川遺集卷二

北

一徑寒松老因來採茯苓水禽鳴祀湖野鹿臥樓亭瀑近
雲根溼仙遺石井靈守廬清道者不厭客頻經

臘月六日見雪

一冬長是煖見雪獨精神田野眠方穩湖山認不真眾禽
憂失樹孤客喜忘貧只此巖疑氣中含造化仁

暮春寄友

春歸無路尋烟水一村深中酒易成癖惜花空用心嫩芻
青引犢新樹綠藏禽每念離鄉友經年不寄吟

過石溪得西字

晴雨春無定東風忽轉西地肥桑眼大天煖麥鬚齊倉頓
尋幽所舟行畏惡溪野禽如避客飛上半山啼

西湖

滄波混碧空楊柳路皆通列岫疑奔馬新橋學跨虹東風

香跡滿西日樂聲散總是游觀者幽人趣不同

掃松

西原百五日寂寞故松阡挑飯瘞黃土酌觴焚紙錢烟林
窺老狄兩鳥哭蠻鷓鴣舊植亭前桂一年高一年

朱菊山汪眉山會宿蕭寺

共遊溪上寺因得話詩緣客鬢添新雪梅花似去年疎鐘
含暮雨古木帶寒烟後會知難定分題廢夕眠

題吟所

為吟新構屋喧寂一溪分洗竹夜留月開門朝放雲佛藏
孤塔見虎嘯別山聞子喜頻來此幽情爾共云

仁靜山房為孫君賦

一廬舍萬象古意在聽琴雖有種瓜事卻無鋤草金山幽
馴野鹿樹老帶巢禽自得延生法從渠事卷心

蒙川遺集卷二

入

見東閣

大唐詩派遠今復有唐人慎吐冰霜句恐妨天地春閉門
惟嗜占蒼鶴亦甘貧未識孤高貌梅花想逼真

悼許氏柔則

青青北山栢蒼蒼南山松厲彼冰雪姿無言意趣同造物
何冥冥摧以頭夜風傷心復傷心忍聽風中鐘

挽陳太傅

由來安澹泊人嘆歷官遲兩邑猶思宰諸生共哭師文名
如日在心事只天知未竟經綸業傳家有桂枝

賦林氏集雲庵

雲入此山深余嘗杖履行客樵分茗處碑碣半苔侵地僻
終招隱池清獨照心願寧皆是道謹勿厭書林

同俞季淵訪王修齋遇雨次季淵韻

投宿西山雨抗論山羣居冥冥白霧深誰臥降中虛

別修門 丙辰冬往橫浦

曉發別修門湖山霧氣昏百年培正脈今日罪患言死節
關宗社生還賴聖恩問天天不語願及見親存

過富陽

是非終有定世路苦多屯山色難留客江湖亦送人牛羊
寒日晚桑柘一陽新早唐深增微山中台隱淪

呈嶺守陳千峯先生

此行難最險猶幸拜先生身與天俱遠心惟月共明家書
何日到世路幾時平歲晚嗟寥落春風獨滿城

別聞益謙大有

歲事十分九吾為梅嶺行人皆憂路滑天獨惜霜晴公論
無今古忠臣有死生玉溪一杯酒話別若無情

二月十五日遊興教寺

一僧癡似竹結坐對觀音但見夕陽過不知春事深芳
雷野客樹老集巢禽卓錫泉千古冷然照此心

橫浦十詠

周程三先生書院

千載斯文冷先生以道鳴山川師友趣日月弟兄情門靜
一松在源深雙浦橫兒童游里巷猶喜說周程

二忠堂

劉忠定公元城先生
張文忠公無垢先生

斯道今猶古相望百載間孤忠如白日照像對青山寂寞
吾儒事崎嶇世路艱聖朝仁脈在先後慘生還

橫浦

地與崆峒接中多隱者縉山腰僧寺小水口古榕高巖石
草木瘦細民衣食勞子來無一事吟詩補離騷

湛泉

境僻遠塵跡湛然風雨林一泉通地脈千古照人心灌菊
增花醜煎茶得味深石渠繞此兩誰嚮道山尋

賢女祠

劉氏年及笄父計適蔡未幾改適吳及吳卒而父又與通蔡女曰昔已負蔡今又負吳遂投潭而死

山崎人家聚路旁賢女祠不移初嫁志盡殞及笄時古木
有生意清潭即舊知吾宗女猶爾況復號男兒

梅嶺

曲江曾整險梅嶺到今誇何代移來樹幾人羞此花詠茅
新佛屋蓋竹半樵家冷煖分南北誰與世道嗟

六祖塔

唯頭功行滿非意祖師名世事春風過禪心夜月明清泉
靈石竇老鉢鎮山城冷看梅花笑紛紛事送迎

東坡祠

何年海上還坐鎮此山川筆硯歸京闕衣冠帶瘴烟一生
忠膽在萬古黨名傳吾道多流落西風問老天

寶界寺

無所讀書於此雙趺隱然

城中惟一寺僧老雪盈頭曾識神仙到仍多諫議游鐘聞
香火夕碑隱桂杉秋可惜高堂上雙趺石不甯

解太尉墓

脣肉不可食但增忠義悲焚香臨夜日扼腕議和時偃月
人何在凌州草亦知曾聞無垢語刊入墓頭碑

思西弟

棲棲梅嶺下禁足老僧如白髮雙親淚青燈一紙書磨門
猶看汝強飯莫思子何事成乖隔低頭愧荷鋤

聽松

寺門松未老早有鶴來棲一夜枕衾冷半天風雨啼

夜氣

夜氣不盈握浩然天地清風行石不動雲走月常明陋巷
顏回樂深山大舜耕此心無且晝萬物自生生

次酬吳仙尉張都監遊興教寺

野寺坐寥闕楚然閑足音四山經雨過六月似秋深燈靜
窺飢鼠鐘清悟宿禽元城今已遠共此白雲心元城先生
普濟居士

次酬胡編校

爐然同且過一飯鼓魚音對俗情全懶忘言道亦深斜陽
浮野鳥明月照樓禽誰續梅花賦相期鐵石心

壽胡編校

嶺根逢誕日相對意如何直道遭時少清貧得壽多仙茅
蒙川遺藁卷二

丹已熟鄰秫味方和休說南冠事窮通付浩歌

和康節三詩

安分

所寓卽為鄉蕭蕭竹護房山中觀造化世上任炎涼鷄犬
攀鵬大畏難比鶴長榮枯從墮地全不著商量

晨起

一日事在清晨興宜自今天澄萬古氣人醒半生心殘月
西僧閑寒烟度石林營營何所得白髮易相尋

聽琴

何人不愛琴難聽是真聲急雨篷中過流泉石底鳴憂時
身欲瘦歷處夢猶驚擬續昌黎操冷冷寫此情

逢臘

一歲忽逢臘倚闌清氣浮雪飛湖山上月照楚江頭家遠

易成夢酒醒難散愁讀書果何補自笑不騎牛

得弟書

我自甘流落翻令汝不眠世味伯氏拙家賴阿奴賢地惡
烟爲瘴書遲日作年何時風雨夕炙火勘新篇

立春

臘月廿四夕今坐梅花州無夢到金馬有詩迎土牛半生
常見肘一歲又從頭形影人相釋先生達理不

謝胡編校惠藥醫膝病遂以藥名賦

登智莫如愚誰甘遂作非年增思續斷親老憶當歸起石
安吟久防風見客稀前胡古君子松節自相依

元夕

一來生萬感動是兩番春俗樸少燈火年豐多醉人遠鄉
猶有舊明月只如新無奈梅花落相看老樹身

蒙川遺藁卷二

寄郭仙尉

三千里外人梅下忽逢君共對鴉山月如依雁蕩雲命奇
明主棄心白老天間黃酒非耽飲煩渠禦瘴氛

饒張都巡

有梅橫石澗庾嶺樹還同名更因詩重心常與月通期君
堅老節愧我作頽翁此去天風便吹歸館閣中

飄零

飄零吾道在安處卽爲家夜雨生蒲葉秋風倒蓼花貌添
平日瘦學悟少年羞白足閒相問蕉溪一供茶

偶作

四十一年身天南作逐臣病居僧卻到淡飯僕猶嗔州淺
稀高木山荒闕伏神退藏還有味所憾遠雙親

寺居

詩居貧亦樂多被憶家分井脈寒生鬢鐘聲遠入雲青松
知出處自髮耐耕耘此地民風古如何弄樵間

閒步

出門但寂寞短褐步東皋語簡反疑傲詩枯或近騷水輪
寒確急山寒晚烟高逸矣飛來雁令人賦折刀

拜無垢先生祠

中興遺此老夢寐亦中原泣血兩朝事披肝一萬言名方
登禁披身已謫南原苦學無寒暑雙趺片石存

次酬五羊李子先見寄

山深萬木寂一片古心存昨夜梅花月相期道不寒

飲咏

飲咏天之分吾何泣蓬涂落身近南粵結夢屢西湖僱僕
知鄉說時公在南安鄉里故依僧免屋租親裁窗外竹明

蒙川遺棄卷二

月照同痴

和題臨賦

近南逢劇暑多病客難禁與佛甘同靜何人肯見尋望雲
生遠夢看月得禪心思尺西關路喻君杖履臨
喻君杖履臨草徑靜深深野鳥隨時步鄰鐘暮晚吟飛枕
皆有趣窮蓬付無心對月慳於酒寒泉聊一斟

饒別郭詒齋游湘南

扁舟今日去昨夜月添愁詩滿湘波上名高巖嶺頭友朋
千載事今古一般秋石鼓多遺刻君能寄雁不

寄雲峯饒安國

千年古翁樹樹下兩松吟語不到時事笑皆非壯心江添
明月淨峰共白雲深寂寞磚跌在何時重許尋

和南淵叔見寄

五年風雨別家信憶浮沈獨隱金僮屋誰明鐵漢心粵鄰
蠻瘴惡蜀急客憂深此地無黃犬明朝說寄音

和杜老人龍門寺詩題寶界東柱

招提有宿緣坐此豁心境風來松寄聲月過竹移影殿依
鯉石古井汲甕泉冷究竟定慧門如何日三省

賦雲山閣呈武軍

萬山列屏障來往一溪雲倚檻古今異望闕南北分地清
梅是主天闕驚成羣唐相經行處勳名更屬君

迂拙

迂拙全無補區區祇耐勞青燈常獨照白髮不相饒巖巖
江雲隔憶家山月高武夷有餘棄何事注離騷

蒙川遺棄卷一

古

蒙川先生遺棄卷第二

弟山中劉 應奎成伯校正

後 學阮 存 存咄編次

律詩

困翁

租得西山數畝園自計學圃竟窮年
芟鋤如乘太史筆種接應分造化
權編竹為防鄰大踐蟠花不礙樹禽眠
聖朝徵士唯科目束帛無因到爾前

梅花

之子孤高勢莫攀分甘肥遯此林閒
獨先草木有生意幾歷風霜無老顏
氣質冷洽全大古聲名藉藉重孤山
時人都擬調羹手到底調羹不似閒

葦航

世路崎嶇即險難扁舟隨處著漁竿
主盟鷓鴣交全滄海領江湖夢亦安
吟定月侵蓬戶靜釣閒湖打石破寒
即今航國眞難事莫作尋常一葦看

錢塘觀潮

此是東南形勝地子胥祠下步周遭
不知幾點英雄淚翻作千年憤怒濤
雷鼓遠驚江怪蟄雪車橫駕海門高
吳兒視命猶輕葉爭舞潮頭意氣豪

偶得

淡飯清茶處處安學儒容易識眞難
風無形迹通羣竅日有光明阻覆盆
竹色滿庭留夜氣柳陰夾徑怯秋寒
世閒萬象俱呈露輸與山人自在看

王宗仁趙處仁鄭季克同游分得村字

出關非爲看桃李愛識西山深處村
舟泊野橋分柳色屐

尋開逕破苔痕鳩占欲雨喚夫婦
難傷殘陽孤子孫得友不知商議久
歸來燈火已黃昏

黃山樓

風生汐惡舟難去獨上危樓立暮雲
數片斜陽隨處沒一聲清磬隔江聞
廟靈古木懸新紙碑老蒼苔補斷文
慚愧年豐官酒賤往來人每樂醺醺

雨中和酬賈君寶

廉纖花雨送殘春不出書樓動數旬
閒夢有魚占樂歲瘦形如鶴耐清貧
漏欺白屋添苔暈澤滿青林長樹身
惟憶西湖舊遊夕光風霽月幾精神

寄魏僉判

君住龜山我雁山天教識面帝圻閒
書樓自喜看山坐詩卷相尋待月
剛鏡不可欺知貌改寢惟無夢覺
心閑西朔大有眞泉石何日攜琴更
出關

寄徐徑販吏部

舍則安貧用則行休嗟時事幾番更
鸞鳳只向明時出鬼魅偏爲暗處生
改秩屢勤天子詔養親甘共野人拚
要知出處惟參易莫學鴟夷變姓名

又寄

元陽詔墨動天霞喜到東都處士家
世路幾年滋艾草道山今日聚梅花
作舟濟國看商傅鍊石補天過女媧
珍重諸賢扶大道聲名毋使後人嗟

愧不柯山與執經會將尺紙話飄萍
六年憶別心如醉一日相逢眼倍醒
結友苦無鷗共志癖書瘦得鶴同形
自憐所性惟方拙水梨山高卽座銘

題江湖偉觀

柳葵荷老客妻家獨對西風立上方萬井人烟環魏闕千
年王氣到錢塘湖澄古塔明寒嶼江遠歸舟動夕陽北望
中原在何所半生贏得鬢毛霜

投趙玉堂史君

鑿坡榮拜錦袍新雁蕩行春作守臣無擾可回民氣脈有
才能振國精神拆沈海嶠三更月草長旭曉一雨春問道
鈴齋少公事肯分吟席與樵人

和何明府愛蓮詩

濂溪題品非輕許祇愛亭亭臭味同日晚色歸霞照裏夜
浮香在月明中獨慚冬葉西寒翠卻咲春花學醉紅天付
清姿常淨植曾問結社有陶公

次何愛山喜雨記

梵宮默禱託爐烟火繖愁張六月天雨候隨車符蟻逐水
分沃野免龜田已知簾影多琴暇更與花封結飯綠
四方同潤澤庶幾大有特書年

借剡中諸友遊明心寺

一春風雨掩柴扉今日相羊竟晚暉山遠從誰尋古蹟水
高何處認魚磯衣冠掛遜禽魚悅鴈詠流行草木甜共出
戴公亭下路邑人疑是舞雩歸

挽趙少卿

班陞金掌擢清才苦欲歸田挽不回瀾右尚思菩薩去荆
南空望使星來苦侵書閣秋山靜竹鎖吟庭夜鶴哀路出
蕭臺多巷祭幾人和淚折寒梅

挽曹夫人

一見豐碑已怡情大家名重乞誰銘金花屐錫華封誥自
髮重看禁從榮三世種成庭上桂一生讀盡藏中經當年

曾佐先夫子誓守潼川寇自平

挽楊砥軒錄參

計落鄉山各淚傾世閒難泯是賢名一生官止爲州掾到
死人稱似砥平夜燭已殘賓館寂曉梅空點墨池清祇應
善得丹砂熟卻向金華洞裡行

挽萬竹西隱君

笑到先生道已窮夕陽千古起悲風膏爽會上減名哲高
士傳中添此翁

呈徑販徐左司

五載相違一日過老無轍跡有樵歌因嗟世上深危證合
住山中養太和蔓草不知春事去梅花曾識歲寒多予今
問道三千里白髮雙親可奈何

貴溪道中

自昔吟忠多賈禍逢人何敢說拜彈三杯村酒逐時
里埃碑隨處看行李無金僮僕嘆深林有虎路途難流行
坎止吾儒事但把胸中易自寬

賦求仁齋和趙史君

一編論語半言仁克復功夫理趣真斂在黃堂方寸地散
爲橫浦十分春元陽有宰羣龜伏太極無巒萬象陳生意
源源如穀種卽爲天地本來身

道源

父師兄弟一堂深貌像如生世所欽直嚮端倪明萬古不
專佔畢詔來今地靈香火溪山護嶺近衣冠嵐霧侵千派
萬流同一水來從灑洛洗人心

和酬劉監獄

四十餘程到庾關到來無日不看山誓持冰雪松筠操肯

學春風桃李顏一飯不望三福處齊賢詩有堂瓣香何
棟二忠明有二忠堂劉忠定公此尺駭壇近猶願奚囊
續往還

橫浦有感

風雨憂時夢不成忍將伎舌博功名學如谷永生何辱節
若割陶死亦榮蒼蘚無心同客靜寒梅有眼照人明此邦
風物多清古曾識濂溪與二程

恩親

擬著青衫歸拜親青衫未著已危身鴉山地阻無書到雁
蕩峯高有夢頻節物荒涼嗟遠客家庭笑語愧鄉人葵心
但秉丹衷在極從來又有春

和趙友直呈求仁史君

賢哉太守卽長城領客郊行天放晴鷗鳥不驚知政靜維
夫相對說官清驩壇突兀誰崩學海蒼寒敢濯纓世事
無如一杯酒龍門謹勿太標名

次酬胡編校賦竹屋

癖爲看書借壁光肯隨鵬鷗論行藏聽僧魚鼓齋糧辦雨
容茶杯禮數常小屋槩姍貪巷靜矮簷僂僕笈身長黃花
也識人寥落不待重陽已吐香

紫氣曾臨屋有光老僧相對說修藏貌臞漸覺衣冠古交
淡誰知道謔常文類錦機君獨豔才如襪線我無長近來
悟得安心法菜飯蒲團一炷香

一屋中含萬象光掩關獨坐類龜藏梧桐弄月思康節似
柀吟秋憶履常事到中年心更懶人逢多難識應長幾回
夢覺南窗下聞得隣家煮稻香

賦望雲寮

家山一望三千里華髮雙親七十稀自許朴忠寬社稷誰
如甘旨誤庭闈菜根有味逢春兩草色無過傍日暉總總
白雲何處是夜寒結夢但東歸

請居教書未放孤臣返

無垢雙趺十四年予今恰已一年全開窗牖把春風坐閉
戶閒聽暮雨眠白髮相尋非偶爾青山可對只依然蓬廬
世事皆如此且誦先生庭草篇

次酬楊德中

丹心炯炯老天知莫問人閒識者稀孤雁過門思古蕩慈
鴉滿樹憶重闌醉因酒賤歌豐歲寒覺衣單戀晚暉珍重
五窮同寂寞忍教結柳向誰歸

挽妻母鄭夫人龍圖鄭先生

詩禮傳家耦吉人維維完得性中仁鄉評莫識生前面堂
影唯悲死後身孀節虎號墳柏夜婦儀魚憶淵蘋春北泉
寂寂應無憾雙璧分明作世珍

幸塔名門僅兩年一編心事苦難箋袖因哭婦痕猶溼簪

未登堂計已傳自慙浮生如泡幻渠知紫禍熾株連墓頭
片石垂千古亦把雙烟姓字鐫

此意蒼蒼曉不難謂令狂士受飢寒春風縱好惟食坐夜
月雖明亦懶看杜老卻因窮得句陶潛非爲拙辭官世情
一味嫌清淡多刈幽蘭種牡丹

壽趙史君計院求仁先生
西江郡以梅花重無愧梅花有此翁學到靜邊皆實地仁
當熟處更春風更看判筆如神吳民擬生祠與佛同願爲
八荒問壽域歡聲何但鯉城中

次胡潛父先輩

聖世如何肯棄賢唐書筆削賴君傳山雲相望三千里
霧同游恰一年才刃剛難居眾後智囊猶欠燭幾先嗟吁
寄跡寒梅下白首青燈哭訴天

用韻自述

掩關誰復抱琴來靜坐工夫欲換胎事到平心方是道行
希前哲奈非才鏡中華髮侵尋矣松下衰顏嬰鏢哉賦賦
未能忘一飯經綸猶願濟雲雷

喜對主簿歸

同是青藜一祖來晚成天欲老其才家博虎榜新承雁人
說穢經舊屢魁春色風流都羨柳成寒事業莫過梅誰憐
歷落如黃者聞把離騷賦一杯

病馬

蒙川黃藜卷三

七

得汝相依若友朋無端嗚咽俾莫親野水應生夢幾
立斜陽不整翎肩登可齊工部瘦神清猶運楚臣醒人言
氣習多濡染卻笑吾今鬢亦星

問訊

隻影投荒閱兩秋汝曹何苦悔崎因詩書盡嚼從誰想冠
履俱傷重我羞相問潤入竈處垢永州某氏未輕投翻盆
攪幾何時了肯事張湯法吏不

偶書

暮雲漠漠數行鳴心事淒涼正憶家不向孤山雷諫草那
能灰嶺見梅花峒丁嗜鬪牙成血楚俗趨蠻髮半暈明日
絕糧難蚤計好鱗流水寄胡麻

梅花

人誇之子得春早道眼看來春最遲萬木已悲山欲瘦一

花纔與不相宜乾坤寂寞常如客今古平章無盡詩說著
色香猶近俗丹心祇許伯夷知

章江訊筆

自從請向章江上兩飯惟聽寶界鐘尚憶賈生陳痛哭肯
為胡廣說中庸春風舉世知騎鶴夜雨何人識臥龍吾道
未嫌拘繫苦一編荆湘照人曾

和陳大庾新建邑學講堂

從來道體播翔沈橫序春容領佩袵庭草靜中春不斷嶺
梅孤處日相尋良雲已探聖賢蘊匄復方知天地心賴有
諸公扶大道如予未害入深林

和剛黃霞碣見寄

此心難與俗人言終日深居善浩然學到苦時方見道數
嘗厄處不由天烟霞約客成三友風雨憂時及四鄰珍重
故人相勞苦器之元與鐵同堅

十月十三生日

居常出戶便思親况復流離值誕辰命薄不嫌增甲子騷
清猶可記庚寅菊香酒晚同醉梅意纔先喜卜鄰警省
工夫須力進客髭已有數莖新

和郭帶齋詠龜泉

鑄出形模造化工石龜中有冽泉通來從西峽蝦蟆培靜
鎮南源瑪瑙宮潤澤一城清眾渴澄波千古照孤忠食靡
名氏俱標榜無涸無盈道不窮

春雪和譚知縣韻酬北枝

雪到南邇不論春倚闌萬象總橫陳模糊世界山川老軒
豁人心宇宙新鏡沼窺鸞應眩眼藍關擁馬最傷神功名
悞到空花處曠與當年高臥人

諸葛武侯

高臥曾吟梁父詩痛無鍼石活當時天公未墜炎劉祀心事能令先主知入陣尚存驚對壘一星纒落便無師動忠遺馬藏岷蜀老柏蒼蒼萬古思

韓文公

斯文久矣嘆荆榛一疏披忠徹紫宸不忍中原淪左袵甘尋南土作縲臣鄒軻以後功何遜曾道于今脈尚新宇宙欲昏星斗落空山韓木亦悲春

杜工部

禾黍秋深泣亂灘盡將歲月付於詩天高有語雲靈隔夜半無眠神鬼知心抱孤忠生已脫身逢多難死應遲自從大雅收聲後賴有篇章續楚辭

和帝齊見寄

蒙川遺藁卷三

九

淒淒慣聽鼓魚聲心印相傳第幾燈江有白鷗閑似我地惟蒼蘚懶於僧吟難用世皆東野窮亦憂時祇少陵多謝故人相厚意一箋當暑蔽凝冰

詠桂呈張貳車

昨夜秋風吹作花異香早已滿天涯蓬萊深處兩三樹風月分來第一家綽約道裝如侍案婆娑醉影欲乘槎廣寒莫遣癡蝶食雷取芬芳與世誇

餞梅提刑

梅花山下送先生持節西江衣錦榮園步正幟須砥柱虜氛方漲待澄清來時野草知春煖去路山禽語日晴不怕風寒今滿地摩挲渥石記動名

絕句

饒潘吳二察院去國五首

兩身歸歎一相留孤山草木亦含羞忠言不必排閭闔付與錢塘江自流

塗碑共惜臺官去局而還憂宰相來今古幾多興廢事只緣忠佞是胚胎

誰新佛屋當靈鷲倚漢橫霓幾棟梁因想中原陵寢處斷垣衰草正斜陽

宰相從來號讀書晚年似欲做癡兒癡兒多病傷於飽爵祿如何到飽時

生節雷聲午夜殘囊封一疏奪冰寒先生此去非沽譽爾與時人作樣看

和薛仲止漁村雜詩十首

料理楚辭甘冷閨卜鄰唯喜近漁家昨宵雨過平湖闊閒看菰蒲添幾花

蒙川遺藁卷三

十

半生心力在吟編鍊得形如孟浩然水屋數間城市隔客來無路只呼船

老松瘦竹可相倚髣髴髮鬢到白頭世道已如寒日晚唯消把酒賦三休

非遠城中欲避塵漁村鄰里笑言真自從范子扁舟後肯著蓑衣有幾人

酒欲醒時鄰已靜斗橫刀落向開棹炷香盃茗燈相照不枉人生又一宵

甘友漁樵懶做官靜占時事轉艱難近來地氣如南瘴臘月梅花不識寒

昔荷村中卜釣磯臨流構屋不嫌低屋頭所種無多樹大有新來白鷺棲

獨性常嗔俗者勞世間何處免風濤小舟泊向蘆花蕩一

箇漁翁熟睡高

幸觀世事已忘機
鴈詠流行幾度時
萬物本來同一性
可知猿鳥不相疑

白髮踈踈青道衣
苦吟應有鬼神知
篇章但可陶情性
誰殺唐人自獻詩

寄西弟六首

寂寂書堂秋夜涼
一篇心畫一爐香
弟兄動是經年別
羞見天邊有雁行

儒生肄業戒悠悠
盤井求泉須到頭
要識汝兄勤苦事
頂門白髮一莖秋

千里家山入夢頻
又封書尺寄行人
未慙定省多疎闕
守道安貧即是親

汝兄望汝撐門戶
汝不耽書柰汝何
汝看一程兄弟傳
百將歲月付蹉跎

蒙川遺藁卷三

向上工夫有憚難
須知黃土可為山
若還志力無回轉
直透龍門亦等閒

一別獅山十載期
蕭條吟屋費修治
手栽門外新楊柳
試問春風長幾枝

訪西湖

東風吹客到西湖
汀草沙禽半識吾
惟欠數間茅屋在
種梅花處伴林逋

寄社中

暗壁寒蟬聚夜愁
孤燈相憶話綢繆
雁來不接西風字
又見黃花老卻秋

譏劉祕監獻佞固寵

白玉堂中翰墨師
忍令奏牘玷塗碑
向時剛道梅花累
今

累梅花自不知

雁禹廟

雲凝雨妬不相干
古廟深山萬木寒
水土平治今幾載
猶聽父老說艱難

京邸思家

小樓終日戶全扃
詩卷閒消客子檠
城裏不曾聞杜宇
尚疑三月未清明

賦何明府愛山堂

終日看山終日好
山可悅人人不老
愛山誰識愛山心
瘦竹長松相對好

皇恐灘橫浦作

十八灘中第一灘
舟行風順不知艱
諸生歷落成皇恐
世上何人敢犯顏

蒙川遺藁卷三

和姚正字用趙信庵韻題召星館
朔風吹客上江西
歷徧山崖與石溪
野鳥不知言是禍
曉窗猶自向人啼

和葉正父見寄

前生疑是老頭陀
卻笑今生猶憤多
謫向梅花嶺根住
禪關參得祖師麼

寄友

瘴雲未免鍾儀繫
夜雨應憐范叔寒
尚有重闌年九十
空揮客淚落江干

和漁翁四絕

滄波萬頃即良田
一舸東西臥碧天
鬢髮如銀長是醉
不知生甲是何年

得魚換米俯村歸
篷底烟生澤草炊
醉倒船頭呼不醒
斜

陽從益有孫兒

收網移舟月上時西風吹浪膾鱸肥任渠官買高聲叫醉
臥蘆花別處磯

世業相承不斐頭一家全在水中浮有魚便可供高醉休
問清流與濁流

硯

色若馬肝微帶紫星如鶴眼更添青端方一靜渾無語即
是吾今座右銘

十六夜月

何處吹來笛一聲長空如水浸江城中秋有月雲徧如底
事今宵放得明

次酬陳雲谷

書空咄咄懶題詩深愧敲門客問奇嚮晚小窗閒遠眺西
風吹霧出秋峽

和建小學韻呈趙求仁史君

巖舍臨溪靜最安朋來俊少共窺班能知格物如星秤即
是程門第一關

理非精妙事非粗一性空明徹萬殊白髮聖人出穉子常
惺惺處是工夫

衿佩歡迎師帥來讀書種子賴栽培他年濟濟雲霄路誰
信清湖嘆乏才

浦出西江有此名道源澄湛自天成屋頭松樹年多少曾
識濂溪授二程

對月

三千里外無家客四十年間苦學人山隔不知雲近遠秋
將明月作鄉親

謝李叔飛惠酒

清談莫療顛危證白墮漚泥黏塊胸今日得生今日福世
間萬事付青松

贈相士

火色鳶肩類馬周南冠渡落楚江頭道人莫說閒榮辱且
對梅花索笑休

贈五星術士

星斗捫胸迥李袁嶺梅誰問命艱難驅宮綠被孤星主合
向山中守歲寒

用坡仙梅花十詠韻

被酒間憑茗主和惱人風動不銷多月高片影橫窗上夜
半無眠客奈何

愛梅

山寒水落峭孤臺南北常分冷煖開自笑三生如積習每
來月下立蒼苔

見梅

水邊林表幾徘徊索笑清樽不憚開祇恐對花無好句卻
成辜負一年來

採梅

只辦茶杯與酒樽山中寒日易黃昏今年閏月遲消息枉
費清宵幾夢魂

詠梅

草木班中有此花暗香浮動影橫斜古今陶寫閒情性惟
說西湖處士家

遇梅

說西湖處士家

冷淡生涯合晚開
老天故遣雪頻催
相逢喚醒平生夢
不悞山翁特地來

想梅

清入肝脾冷入肌
天機忽露兩三枝
爲渠瘦得身如鶴
詩病除非詩可醫

擬梅

花事俱空葉更飛
孤標強項發枯枝
溪山的皜無人問
鐵石心腸雪凍時

友梅

玉骨冰肌練魄輕
縱教雪壓色逾明
太清不入塵人眼
完得平生淡性情

贊梅

萬卉千葩總一家
木心纔露脈皆邪
空山玉立如風處
人指爲花不是花

蒙川遺藁卷三

五

寄壽二親三首

萬竹森森一水泓
堂名勁逸卽蓬瀛
賦詩何必多工部
怕與梅花共瘦生

榮拜花封感聖恩
壽杯阻莫捧親前
嶺尙有存逢春日辦
取斑衣聽老天

甘向清朝作逐臣
茹蔬觀草卽經綸
心香都在寒梅上
字宙常逢不老春

賦韋軒

人性之偏懼不知
西門爲此佩柔皮
投巫依舊傷於急
涵養工夫熟者誰

蒙川先生遺藁卷第三

弟山中劉 應奎成伯校正
後 學阮 存 存明編次

賦

明堂賦

淳祐五禋季秋中辛朝家藏禮適駿監考華陟嚴配聖孝
通幽百神效靈金景開祥上帝宴饗允乎休哉雁山劉
瞻禮容而拜稽曰古聖王之建明堂順時會貺尊祖敬宗
不忘其始厥後乃以黃琮鳴尾鐵鸞金龍而耀美觀抑未
矣於穆我皇克尊故典不侈不奢欽茲一忱以令執事神
人洽和厥應如響然植木者必根演流者必源隆家國定
社稷必建太子迺今嚴父之侑雖陟中儲之位尚虛豈不
孤在天之靈故作明堂賦其辭曰皇鑒衷于下民兮屬萬
物之最靈羣爪力而爭兮賴上聖而始靈領天攻而巍
處兮匪生殺之我私庸典禮以崇本兮欽后皇而藏祠按
世室與重屋兮制上圓而下方皇帝名以崑崙兮虛四壁
而入窗考工記之紀周兮猶古意之髣髴公玉帶之繪古
兮乃浮辭之鋪張與我宋之拓興兮起百廢而具新迨皇
祐之蒐典兮遵明堂而告神即大慶而藏禮兮剖禮義之
紛紜分五室以定制兮揆季商而用辛陟祖考以嚴佈兮
務尊尊而親親中景鑠以開後兮鞏皇圖而四維儵陽九
之中厄兮緇禾黍而含悲泊駐蹕於錢塘兮賴火德之載
燃思陵原之凄涼兮渠湖山之燕安於我皇之仁聖兮心
臨淵而履冰灼元姦而遠迹兮闢眾正而通靈陟文考以
祈報兮假帝嚳以孝思分禮官以執事兮申敬齋以自持
先夕宿於太廟兮遂嚴更而警場儼天仗之夙戒兮戴不

蒙川遺藁卷四

蒙川遺藁卷四

二

憤而平從列虎賁之萬騎兮羅劍子之百重瘵夾道而燭
光兮恍銜壁之焜煌迅羽旄之掃電兮耀游纓之拂天被
編盧以帝幕兮進雌霓之連蜷羣貂瑞之疾驟兮奉奔走
而先僊聯鐵駮之鏡鏡兮森鹵簿之鱗鱗崇供御之勇紛
冠之前驅兮尊玉輅之巍巍憲越席之架制兮錯夜光之
陸離齊六馬而錫鸞兮駕三辰之旗旂端龍顏而中御兮
承玉立而執綬遵皇道而入闕兮詣復廟以儲精被法服
以祗事兮奏韶夏以迎牲用陶匏以昭儉兮奉灌爵以薦
馨陳鼎俎之在列兮羅鼓鐘之在廷皓星月之交輝兮息
宇宙之纖塵和神人而交妥兮鑿棲槍與蒿煮嗟潛靈之
邁邁兮仰雲漢之昭回脈東方之啓曉兮肆閭闔而宏開
蔚皇儀之壯觀兮臨麗正之崇臺日中夏之布德兮普萬
姓以覃恩飛金鷄而銜赦兮滂拜稽之如雲採童謠之載
路兮美積慶之深源願河海而清晏兮荷天子以萬年重
日藏事兮秋禮潛妥兮三靈顧謀綱兮天祥眇七粵兮孰
惡非追孝兮在茲尚悠悠兮儲英築室兮肯堂齋斯兮編
繩倘資善兮宏開宗祏兮以靈宅哲人兮俾輔善無疆兮
太平

送志賦 橫浦作

緊蒼靈之秉權兮庸付我以識知抱靜朴而冥思兮相在
室而勿欺唯曰忠與孝兮一方寸之所固渠敢自蔽兮隨
吾生之雨莽紛紛媚道之波流兮滋皇路之晝迷志苟不
卓兮守隨以驕繇混身於園海兮等菁莪之茂育與國相
為始終兮忍見危而弗告固知言則賈禍兮森溪弩之
射影余蘊此孤翁兮若養婦不恤緯之耿耿顧稟委其鍾

橘兮憐憫焉翠瓶之守叫問問以排雲兮昂其不效乎殿
馬之後晉圖報於宗社兮雖節解其靡悔矧從諫如轉關
兮可誘以拒而自外首懸辭於霜亥之問朔兮指御史該
之貞盈復顧忱於寶寅之禪齋兮諫疑謁於孤山之黃庭
幸天王咸嘉納兮德汗簡而流馨奈邪枿之仇視兮唯恐
無歸之可乘乃參會乎丙辰兮參三學之多言遂凄菲以
戒錦兮熾黨禍之株連赫赫威儀兮裂石洶洶怒濤兮拍
天我思義虞以抵漢唐兮昭理亂以多塗貫萬古而不與
上下兮唯貞之不可誣彼雲氣出沒於太虛兮凡變態之
故也炳日月星漢之垂象兮正自莫掩其素也仰吾皇如
堯舜兮諫有木而諫有鼓且施磬設幣以來箴兮眉夏禹
而軼周武有君如此兮臣敢負奈譽阿毀譽兮口霍言以
激請靈之怒此賈誼之嘗直兮不免於謫長沙靈均之抗

蒙川遺粟卷四

三

憤兮不得不沈汨羅夢彭成兮神靡他問詹尹兮卜若何
倚正信以為杖兮歷崎嶇返虛白以內鏡兮獨危冠擊太
垂而整纓兮日未晡擊芳草而酣睡兮安其棲盼白雲兮
不可知杳黃耳兮音難遲遠莫遠於倚門兮孰慰所思樂
莫樂於膝上兮靈辭於疑師元城之制欲兮惟烟霧是禦
仰無垢之苦心兮愧雙趺之不吾趾挹濂溪之雨丈兮會
宇宙之春意曷以遂志兮藜藿味

梅花賦

覽賦形於宇內兮察羣植之敷紛何眾先而獨後兮曰此
花其有間均受氣以立命兮本萬古之一春不競時以媚
俗兮故靈歷落乎歲寒繇混沌之鑿開兮凡造化之幾新
持狷介以為守兮會坎壞之為屯夫豈不能效成蹊之無
言兮與紅紫以相奢而固栖栖於寂寞之鄉兮如旅人莫

知其所家炯蕤姑之雅潔兮映白璧其奚取舉倕佗之蕭
散兮跨蒼蚪之在阿非凡心之內賦兮則嫉口之外魔質
廣嶺以俾艾兮戀孤山以興嗟顧冥霧之漫漫兮觀皎日
之昭昭遇傅葉之愛其實兮以商羹而見招嘆湘纍以節
終兮何獨不盼我以離騷班孤竹之二子兮臭味與之而
相投笑商山之四老兮乃眷眷於木奴之遭遜僻於嗜兮
匪吳匪敖進工於詠兮南北之峯與高惟窮而固兮達亦
如之以煖而耀兮遇寒已披爾不為無人而不芳兮誠不
懼於不知彼荃之化為茅兮已矣乎其焉悲抱道而獨兮
歷變勿疑付榮枯於天兮執速孰遲信凌冰厲雪兮真
吾規

感時賦

居寶界作時
年四十一有三

余受衷於元造兮視前哲而莫追年冉冉以告去兮愧惶
粟而增悲顏青春而逝兮全歲之時距華顛而表兮有覲
嬰兒顧陽背而陰腹兮詎佚我以驅務則古以知公兮信
或者其庶幾世具聖而嫉賢兮於擯棄而則宜隘入極於
一廡兮盼同胞其可危智藏於拙兮鑿剝腸之龜斂華就
質兮悟耀美之儀入此室處兮明月照襟出以觀山兮清
風出期任是非之倒植兮暗室勿欺縱軒輕之秉承兮莫
之與隨探象象於酬酢兮試風雅於舒徐思無邪而德有
隣兮直字市而奚疑勢合則聚兮氣散則離物有漸盡兮
理無際涯鶯餘生於莫知底止兮亦祇以疲玩深趣於欲
罷不能兮誰實使之時不可以再得毋待暮兮西廠

蒙川遺粟卷四

四

橫浦操
山峩兮水泚地鱗鱗兮嶺之陸陸林木兮多焦盼美人兮

焉處矩古兮擬今行植兮毀深豈不能
嗒嗒兮與時浮沈
奈抱此靈寤兮若膏膏其不可滅橫浦兮幽絕梅貞兮蘭
潔蜂蝶遠兮一氣烈宇宙皎兮明月

贊

諸葛武侯贊

臥南陽吟梁父不與不魏事先主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而
經綸如是唯有所不為而後可大有為宜出師一表與伊
訓相表裏魚腹沙磧廟前古柏誠斯形之斯著

四先生像贊

晦庵朱文公

天振斯文紫陽木鐸博詳反約是繼絕學日月昭炳揭之
以行開居野服身屈道亨

南軒張宣公

以蒙川遺藁卷四

五

玉質金相卓爾良貴有鑑在心明利與義大原斯開維世
之模表裏不貳皇皇聖途

東華呂成公

探微極深經緯萬象不顯其傑沈潛直養體立川著惟和
且平甘雨潤澤古井淵渟

象山陸文安公

卓學邁倫居超徑詣觀我靈龜以燭來世展矣君子克廣
厥居澄然自得春風詠歸

銘

硯銘

斯石曰端表裏潤溫羣居與游孰識所存闡然弗耀主靜
力到以則我躬胡不慳慳

鏡銘

不偏不黨一照萬古予乃稱心而枯槁是怒揭其不內觀
兮瑩徹太虛之府

墓誌銘

故友林道初察推墓誌銘

備有以義為質以學為藩實此身於規矩中而不獲竟其
用於世是必有囿於數者非天意也公諱公一姓林氏字
道初始祖自閩徙居溫之樂成會祖世定祖守謙父標從
蘊之陳先生游潛心篤行以儒聞於鄉公其長子也方髫
髻時已儼若成人不妄言笑不輕交友好讀書經傳子史
歷覽精研與意會輒筆之凡有關於修齊平治之大者寤
寐不忘鄉達諸老每見器敬謂他日能以文行自植必子
也年二十一與計偕試南宮不武益肆其力於學端靜介
特得伊洛考亭旨趣最深仲紙論事動數千言大較如行

以蒙川遺藁卷四

六

雲流水而華根諸理開慶已未登進士第廷對有奇偉氣
本衷然魁天下會奸相丁大全黨其私易置第二當時諱
語云惟有林公一箇公廷紳抗疏嘗接及之初授文林郎
興國軍判官時北兵瞰江勢洶洶公嘆曰小人之召外患
如此哉吾方筮仕不幸道梗不得回王事塊坐山林於時
奚補改授信州觀察推官郡城多訟郡侯廉公明確事無
大小悉以委公公則兩造在廷折以片言輒得其平而去
雖氣力者持之不為回撓倉少事多志於及物雖疲瘠不
憚臺紳應詔交薦如端明陳公昉司業翁公台正言倪公
普其以公行義政事效之君衡文鄱陽得名士居多學者
興起願受業戶外履滿公不能拒也望此府垂三載詔除
宗學諭遂以疾終於官囊無一錢衣衾亦不具郡侯寺丞
馬公夢得哀之捐俸以給同寮及鄉寓公郡士友皆相率

其時日問節請於郡與公昭第一人恩數補於朝若軍
若民聞公之死巷哭路泣軍人列狀各預借月糧以助公
歸觀之費郡侯異之曰察推何以得此於汝曰狀元不要
錢爾遂榜通衢以勵風俗公孝友純實嚴是非邪正之辨
自守如處子所至以先正警訓為終身程督常澄然默坐
脫遇事當實弗明弗措也嗟夫以公之心之學之行天固
相之而不以壽何哉是可以數觀矣所謂伯清無福天下
人無福得不於公重有感焉公生於丁丑八月二十一日
卒於癸亥十月十六日先娶管氏繼黃氏男二彥登韶翁
孫一輩以丙寅十月乙酉葬於峽門山之原有錄覽十二
冊論語類說五冊本朝事實十冊雜文詩稟手彙各二十
卷姬太學生一龍 與其孤致書請銘於國子正字劉某某
於公素交也居同鄉學同方銘其敢辭銘曰名綱於寶兮
行純道為數制兮屯於仁孰謂公晉分視後人

蒙川遺彙卷四

七

母昌元郡太夫人解氏墓誌

先封諱道 姓解氏瑞安府樂清人父好古娶王氏解與
劉世為媿且鄰先母以慈惠靜勤歸吾父性強記不誦即
通吾父樂賓尚義每不靳簪珥以成吾父志與吾舅 十龍
最友愛謂家貧非所患有子讀書乃興家之本勉吾舅各
課子嚴甚弗假辭色 遂借舅之子 於庚戌榜補太學
以壬戌榜俱錄舍選擢奉常第先母封孀人暨召試館職
陳正字遷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遇郊禮封安人壬申
試吏部侍郎陞侍讀封太令人甲戌典貢舉試吏部尚書
封太淑人先母不妄言笑雖甚喜怒不形於色常 樞內
辰言禍論庚嶺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及已未理皇
下哀痛詔有旨津遣歸其鄉拜膝下泣日汝毋忘國恩惟

誠不類流俗故處窮達曾不動其心視 登官路領制
陞從業若固有之每思歸故里兩與隣里骨肉聚首有真
樂爵祿過分非吾欲也 累丐祠歸養先帝諭臣力不
克遂而先母病矣甲戌六月十七日卒於從官宅年八
十有四先帝聞而哀之特贈銀絹三百疋兩宰執侍從以
至學校之士俱遣奠酌奉輿東歸行道之人靡不嘆嗟以
明年正月二十有五日丁酉擢殯於寶林新墳之左新墳
先母壽穴也以塚法未利改卜尚有侍男三人長 朝請
郎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兼
侍讀樂清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次 承奉郎監高郵
軍富安廣儲倉兼淮南東路安撫大使司準遺繼叔寶章
閣待制新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 後少 璧園子進
士女適進士陳繼之男孫 承奉郎女孫 芽女 許

蒙川遺彙卷四

八

從姑劉氏墓誌

適承奉郎新監福州南臺鎮兼鹽倉戴全壽次招弟引弟
得弟涯女 未克襲次行實求當代銘筆以垂不朽謹撰
世系歷封大槩泣血百拜書而納諸坎
樂成之東有蘇與劉氏墓余從姑所營以歸其祖父者也
山融水紆杯土歸存雖非馬鬣封之謂然孝義所積將草
木有德色從姑生而終鮮備歷開關凡兩適鄉之士曰張
日林俱蚤死乏嗣皆命為之後者曾莫克負荷膝下僅一
女擇變而妻進士鄭 珍每自慰曰吾數奇繼賴此爾從姑
聰慧敏莊篤孝篤義家屢空能以苦約自殖惟念祖父久
在殯所憂不怠或與言則涕泣然謂有親未葬有生猶無
生得卜蘇與之原仍先隴也嘗嘗理觸寒暑必誠必信獲
遂終事里之人咸義之春滿秋稟松柏鬱鬱世之為男子

者眠其親之未得所藏鮮衣嫩會恬不加之意其於吾從姑之識何相去萬萬哉從姑喜茹蔬嗜佛好修年六十有三不幸亡矣人莫不以伯道無兒哀之乃有婿敦親親之義不憚勞動而以吾從姑補祖父之瑩且治田以和逆社合劉氏祖父墓祠焉嗟夫孝天性也亦人道也一性之感往者樹來者芽余既多從姑篤所性之道又多鄭君夫婦能於所性而加厚之劉與鄭自今以道義著矣是陶風俗之一機也以咸治六年閏月二十五日辛酉卜筮會祖安不祖大年父康民余與從姑同會祖云姪奉議郎際集英殿修撰知慶元府主管沿海制置使司公事某誌

賈鏞墓誌銘天台林上簡南材錄至

士君子不得志於當時而能終不失其志必有游乎其天者以灌溉之詩特其寄也嗟夫世道趨靡人偽滋馳乃有

蒙川遺彙卷四

九

超然獨得於聲利之表如鏞境先生哉先生姓賈氏諱孝

鄉者俊傾敬之屢舉不就弗以愷通歷代史記祿家律麻

不入耳而於唐人詩尤工自號鏞境凡宇宙之廣山川之

奇水石草木之秀盡歸陶寫古風樂府迅逸灑落而近體

律紆積茂最融風矯變家藏且燬於是緝其所迫省者曰

焦尾集寄迹大父掛冠之地海棠業植暮徐常侍結巢意

又自號海棠巢喜賓友岸幘迎笑商確古今竟日無容

援筆成詩不為推敲態而奇正變化渾然天是撥其所

故則有聯璧事鑑取東坡互註重因二十卷成誦馬

人猶自念庭閣然增慨而題其卷

聞悲帖吧也先生文勁氣橫鶯隘視

友若資講陳公南一少卿趙公崇暉正言陳公求魯折節

視先生不取友蓋志之立則易孤守之卓然難澆然先

生不知其為卓且立也誕日至舉文路公同中會邀集

親朋結歲寒之交一再舉而先生之病病矣時清祐

八年正月二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而卒嗟夫以先生

志之學竟不就一第豈果翁矣乎居家和穆處和儀

知後學樂汲以善公家探譽望勉焉有視草筆

而敘之於閑博觀懸手而肆之水光

之遠歟賈氏自洛陽中詩曰賈家門戶有

先絲岡徒溫之樂清

蒙川遺彙卷四

馬會祖與隱德不耀

與國軍司理參軍

溪王忠文公於卓

義而知人之名可以

善世以賢二長汝屋次法

姪也先生葬於左原

余論橫浦萬寶界寺劉元城張無垢舊讀書處也得隙地不踰丈縛竹爲屋而旁窻之寢斯會斯扁曰笠雲寮蓋取狄梁公顧白雲思親之義客有過余者曰惟循惟默爲子之職子不是思而以空言接實禍適貽親之憂望雲顧足自贖乎今夫三歲一大比詔拘選士法環鄉間俊茂之游同橋頂計借者握尺寸之管以鈞對位穎拔萬宮射策楓宸拖紳執簡拜親高堂人莫不榮之曰此經畬之驗也子戴南冠於庚江之濱妖霧熏炎煽夏鬱林鷓鴣吻溪終射影柄柄乎尙未知性命之繫而奚察之計子自以爲親之心安乎余悚然曰吾親之於我嬰則字之懼不能孩也孩則詢之思不能學也學則鞭撻之誘掖之思不能任仕

蒙川遺棄補遺

不能忠也幸爲博士弟子員乃提耳而命之端爾躬卓爾志謹無忘聖天子教不幸日擊時事日非矣陽明銷蝕而陰濁潛行蒙蔽爲術吁唯爲利慮非洪天命擬人心青國脈之道於此卽大聲疾呼焉忠我君正所以事我親也庸敢苟利祿辭患難而負其所以爲人子哉客曰如子言天乎愛矣望雲其庶幾乎余曰履霜引車天不我伯奇忍寒執御天不我閔子是無非子我以順而我固自取疏隔如此積春暉而未報盼白雲而疑思以卷舒爲動靜以合闢爲起居既不能朝夕乎親之側則所以寄之於雲者夫何足以寫心之精神之流行歟客曰黨禁烈矣可以耳不可以目可以目不可以聲子明其幾而素位以待時則今日望雲之縹緲異日舞衣之斑爛豈久鬱鬱此乎余曰大道頑洞惟志之求元氣氤氳必誠之收敢不承教以全我之

天客曰識之哉

論經界自實疏 咸通四年二月時 任正言 居字本

臣聞經界仁政之先務推排經界之畫一自昔立法所以爲民而利民之法每不能以無弊願推行之何如耳今州縣之不可爲大率生於版籍之不明賦稅走失而官與民俱病中經界之政以整齊天下顧何所不可而歸之於推排者慮經界之行不可以不察察則擾不可以不要之於久久則玩於是求其易簡而可行者有推排之法在實而田產正而賦稅若秦法令黔首自實田之意不過仿昔人經界之遺意籍則自置賦則自陳各實其所自有而不墮於以有爲無以多爲少之弊合併其所僞寄者揆究其所逃亡者戶絕者不惟官之便亦民之便也朝廷有令於郡縣亦既闕三載矣而能行君之令以致之民者凡有幾人

蒙川遺棄補遺

是尙可譏過於朝廷之趣辦哉一郡有一郡之責一縣有一縣之責政使不人人如李橋年之用心苟得其意而勉行之亦足以大有功奈之何猛者務必深切於行而寬者付之悠悠而不行均之爲失朝廷之本意遂使貧民下戶日困於抑輸而豪民猾吏亦得以和蒙爲奸於是州縣之賦額十不存六七惟從事於巧立名色重催預借以應解綱而怨悉歸於公上吁孰能執其咎哉向使州縣之官能視國如家視民如子一革胥吏並緣之害量事度宜以要其成縱不能盡復舊額而誠心求之不忠不遠庶幾公籍不至大虧而公私交正亦興太平之要略也臣謂宜使郡責之縣縣責之鄉原管產若干精選鄉隅官任責稽考俾戶戶登載無隱漏無詭挾必參合原管數額保明供申若戶籍既申日後或有不登載之產許民陳首充賞只如此

行之不必過於煩苛以重民之惑則鄉得其實中之縣縣
得其實中之州從此賦額一定與民更始越三載又從而
升降之事核而欺不肆法明而弊不滋謂州縣猶不可為
臣不信也臣愚欲望聖慈下臣此章推排之令其已行者
刻期結局其未行者疾速推行令各郡恪意遵照調酌事
空務在不擾而辦其有違戾官劾吏黜有所不憚惟陛下
裁擇 旨依

上理宗皇帝書 活字本

臣等前月二十五日傳聞殿中侍御史陳垓奏程公許罷
出右正言蔡榮奏黃之純罷出六館和顧失色且疑且信
頃即報行實切驚駭臣等蒙被教養與天涵地育同一廣
大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
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腑至若妖氛耶孽蟠據糾纏君

蒙川遺棄補遺

三

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悱結寢食俱廢
而繼之以痛哭流涕此豈矯拂而然天理流動固應是爾
今天下方幸君子有一脈漸長而遭折其萌方覲公論有
一脈尚存而蓬塞其路其有關於國家非但利害休戚直
存亡係焉臣於此時隱忍畏避不以告陛下胸中天理不
幾乎熄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自
登大寶幾三十年端平甲午更化時則公正萃朝忠謹接
武天下翕然頌曰此小元祐也清祐甲辰更化時則大奸
距脫善類芽拔天下又翕然頌曰此又一端平也其間雖
倏去倏來乍消乍長然而一脈尚存猶未至截然者正以
陛下用心剛克善體本明培養保護邪正不至於倒植也
奈何年來羣陰凝滯眾醜結蟠陛下培養保護之初心不
能不為之轉移譬之山木日夜之息雨露之養芽麥方有

生意而斧斤相尋牛羊雜牧是以若彼濯濯也今日之所
謂斧斤牛羊者陛下亦知其入否邪祖宗建置臺諫本以
伸君子而抑小人高公論而杜私說乃今老鑿自肆姦種
相仍以詔詆迎風旨以傾險設機穿以洩忍盜官爵陛下
非不識拔羣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
言彼則勇於倒公論之戈不知陛下固何負此輩而彼乃
負陛下至此邪當陛下詔起策鼂之秋甘遜耶園者翔而
未集奉祠林守者疑而未至幸而臣公許起自家會諸君
子覘之以為進退之機迺今坐席未溫彈墨已上一公許
去若未害也臣恐考樂諸賢見機深避而君子之脈自此
絕矣比年朋邪煽焰緘默成風囊封而奏不過襲陳言應
故事耳幸而臣之純兩疏差強人意議者以朝陽鳴鳳許
之乃今軟媚者全身硬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

蒙川遺棄補遺

四

恐迫路以日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脈自此純矣況今天下
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事不為不多術窮桑孔寢有逼
上之嫌勢換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制其駭子而臘登從
蒙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蒲輔錢神通靈於旁蹠公器有類
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不為不知之政惟持陛下綱紀
焉知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陸壻洞理奧明極事機詎可
隨此輩術中夫人戴天履地所以強勉為善者正畏天下
公議避小人名稱耳彼頑鈍無恥甘為外人之行而不顧
甘居小人之名而不衛陛下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
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邪臣汝騰陛下之對向也則以
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
遂使清祐更化之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
何心哉高宗皇帝紹興二十年之詔有云臺諫風憲之地

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
大哉王言臣竊觀近事臺諫不獨為大臣友黨內簡相傳
風旨相諭且甘為鷹犬而聽其指嘯焉宰相所不樂者外
示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
相與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名也天下皆
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宰相
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頃竟不可逃邪陛下萬
幾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瑛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
孰邪孰正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能判別是非況
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臣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
至公以示天下核則以私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
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請絕侍門塞山徑核則縱仰客以
兜攬關節馳閣扇以脅取舉狀問賂門以簸弄按章清臺

蒙川遺彙補遺

五

何地風憲何司而污濁至此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
之辯明斥姦相之非善謗謬流出肺腑榮身居言責聞
其風聲自當愧死尚敢妄肆妄非暗無人心乎聞有陽似
君子陰輔小人姑借啞御史之名絕無一言以救善類以
誅心之筆繩之均之同惡相濟而已且陛下擢用臺諫若
臣磊卿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弼近者臣凱臣燧皆光明俊
偉卓為天下稱首然或甫入而逃選或一鳴而輒斥獨核
榮輩貪饕頑忍久汚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
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禍未正事會
方殷民生膏血剝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者惟君
子與公論一脈耳小人不恤之心為無忌憚之事其意
不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為國
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

我朝祖宗深仁厚澤滲漉人心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
有宣靖之禍者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迭迭入
中則朋邪翼偽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
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
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語云前車覆後車戒
今朝延善類何曾晨星心懷姦險者則以交藻飾佞舌志
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國機宗社大計孰行明目張膽為
陛下伸一喙者夫如是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
無公論無君子於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儉人者陛下獨
可倚仗之乎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深望陛下豁然省
悟一轉其機於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也若瑛之罪又浮於
榮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為輕典陛下雷之一口則長
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尙方斬馬之劍以殲其首尙何救於

蒙川遺彙補遺

六

國家之萬一哉臣等於公許之純初無半面之雅於榮核
亦無纖毫之隙獨以國家存亡之機係此一脈故不避萬
死而一言之唯陛下裁赦

奏明正學息異端不付外乞罷言職 活字本

臣山林枯槁誤蒙上恩擢置言路自念慙拙無所報塞惟
有孤忠隨事輒言庶不負陛下殊遇昨者以本職上殿冒
進狂瞽僭及明正學息異端之說蓋正學不明則義理日
微異端不息則策轉熾熾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
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係不容不愷惻開陳冀垂聽納少
補萬分自愧積忱未至不足以感悟聖聽疏上踰日未蒙
付外臣無任忉忉孟軻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
忝職諫省義當盡言既不能依阿泯默徒竊陛下穹班美
爵是以不憚嬰觸空臆而告亦非敢以此沾能言之名深

以為陛下儻因臣言知正學不得不明異端不容不忠灼見感應之實理真在此而不在彼者必能力行善事以開有道之長豈非宗社生民之幸今臣既不得其言若更貪慕恩寵不思引去不惟辜聖朝設此官之意其於孟軻明訓臣實有歉謹瀝微忱請命於天伏望聖慈罷臣言職許臣歸伏田里少安愚分別選時髦以重言責臣下情不勝真切之至

諫游幸疏 活字本

臣聞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又安四裔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之單于震警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過庭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于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說業祇

蒙川遺策補遺

七

權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田則不敢日景則不暇會蜀嘗借祈禱之說為遊觀之幸哉比年來以幸為利以玩為常未免有輕視世故藐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警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醜劫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注後嗣何觀自數十年來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祠盡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愈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地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禱之說西北坤維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禍何在邪武帝祀太一于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謬雖其悔之勿早猶愈于不知悔者也凡入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幸執

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搢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子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

慶元府勸農文 黃原泉錄至 活字本

太守莅政於鄞所志所言所行爾農知之稔矣年豐而田里遂盜戢而波濤清此皆與爾同慕為善之驗也今叨恩趨朝將與爾農別盃酒慇懃所望於爾農者不敢以去而息吾慮爾農聽之可乎

一勸爾農勿廢本業何謂本業力耕是也耕種必勤疆畝必治塘圃必修雖曰勞止然秋成可立而待有穀在倉有酒在缸父子翁兄弟盪骨肉團樂其樂無涯可不察乎

蒙川遺策補遺

八

一勸爾農勿事末作舍農而為者皆末作也彫鏤設飾坵錯逞技以巧為工以商為能謬用其心行險僥倖或麗于罰傷敗隨之可不戒乎

一勸爾農勿開訟端終身遜路不枉百步終身遜畔不尖一段事無大利害切莫與詞一字入公門吏胥兼弄受其指持脫過清明官府猶與理其直枉否則泥中洗泥何有別白非但害人抑以害己可不謹乎

一勸爾農勿隨惡伴何謂惡伴賭博寇盜與夫唆教誹訐皆是也方其引誘之初甜言利吻使墜其中及乎敗行喪名悔之無及爾惟以農自力凡有此等相干戒而遠之非惟保身實可保家可不守乎

一勸爾農勿冒公法茲郡並海而居漁鹽是務若為失利即為海劫苟陷于此如落深淵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爾首

愛感可不懼乎

一勤爾農教子讀書力行好事則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古語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非出於農家乎又云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非出於農家乎人事既盡矣天理自見可不勉乎

太守中六勸子爾農酬酢之閒其詞樸其意真爾農歸告若子若孫能受此六勸良心流動和氣充盈感召豐年端在于此爾農懋敬之哉

九峯講院記

歸士衛九峯先生集 以下遜學齋補錄

鵬不息則不搏龍不蟄則不神君子不藏器則不足以待用昔田游巖太學罷歸入太白山棲避山水閒自蜀歷荆楚愛夷陵溪立廬其側召赴京師行次汝州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田東鄰高宗幸嵩山遣使就問其母又

蒙川遺藁補遺

九

親至其門野服出拜帝謂曰先生比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育烟霞痼疾者其息深矣而其用可易究耶南海區君邦銓忠孝名家也清祐間與徽游太學為同舍生朝夕相與談二帝三王之道內外合一之學予得所師焉君伏闕上書論發臣誤國兵士解體不報遂南歸築講院於所居陳村以講業為終焉計未幾子亦以狂憊疏忤執政安置南安軍矣度嶺訪君語平生三晝夜君喜曰衛幸得以詩書禮樂誨二三子也蓋若私慶全歸之恩者徽竊有感焉專君能致其身致之云者委其身之謂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全之云者保其身之謂也其保其委豈豫計乎曾參閔損保其身矣未嘗以是而負於忠龍逢比干委其身矣未嘗以是而負於孝保身也委身也忠孝一道也君之所以教人者竊謂必不異此願毋終藏而不施諸

用也君曰然其為我記之當是時門人推尊曰九峯先生講院因以是名景炎紀元子寓羅浮始削簡而為之記試吏部尚書前監察御史樂清劉徽撰

順齋先生王公墓誌銘 李富孫 孫基金石志

咸清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順齋先生王公卒於里蓋年八十有七孤以其友余學古傳公行屬徽銘徽生平寡與聞公講道著書行伴金石先與意會不敢辭公諱夢松字曼卿處之芝田人蚤穎悟通六經諸子百家以至遷固吐壽之史天文地乘稗官雜說靡不研貫一旦脫然自謂曰讀書為文皆學也舍五帝三王之道則不適於用舍六經之言則不探其原於是晝觀夕維指孟子四端即舜禹道心之微每於此心始動處下工夫體認其本然者主敬以涵養之贊座右曰常行細務無非學把住初心便是仁其

蒙川遺藁補遺

十

真誠實踐有如此者旁搜互發靜照澄思而得之易大而天地幽而鬼神繁而事功莫非易也然所以為易者性也如典謨訓誥如中庸大學禮運閒居燕居哀公問諸篇究極指歸大率言遠不遺邇言天必於人窮數十年之力以其精粗本末者而約之於己如權衡尺度之應萬物皆有無過不及之則公之學以致知窮理以主敬盡性嘗北而西山葉公味道西山謂公曰世無會思君不當在弟子列唯諾叩擊盡領考亭宗旨而返自少至壯至老壹是勿貳西山真知人哉抽關發鑰私淑艾其徒登連袂接至監不足以容岡精舍曰東湖曰陽山曰臘川執經問道沈潛我植隨力有驗相與勵君子儒之行科第不與焉嗟夫宇宙之氣稜裂濂伊聲光寥寥孰嗣考亭朱夫子外爵祿富貴推道德性命之求流暢灌輸雖深山窮谷亦有果其志卓

其行禮若乎其後如順齋先生者蓋其脫凡釋陋即學焉
聖賢之學一有得焉終其身不忘故達之家庭而孝友達
之族姻而周洽達之里閭而急義振德識與不識咸尊之
曰順齋先生至是勿勿忝存順歿蓋矣會祖澤祖顏父延
珪俱隱德不耀公娶雷氏粹有閩度年八十有一先公六
月卒以成道九年十二月庚申合葬於永福山之原女適
登仕郎陳應男子文以上庠解兩教授吳門垂滿沿海制
置辟致之幕

語解十卷中庸大學解五卷孟子解七卷易解十三卷書
解一卷禮記解五卷雜著二十卷

河汾之緒 有儒淵與 行確心潛 大闢六經
名不酬德 書身豐後 括山

萊萊 芝水沄沄

蒙川遺棄補遺

十一

劉忠 肅蒙川集宋史本傳及忠肅弟成伯敘並作十
卷今所傳遺棄四卷乃明廣東左布政使永嘉阮存
存畊所輯刊非足本也十卷本

國初時 猶有傳帙故黃俞邵倪閣公並據以箸錄而朱
竹垞 經義考載忠肅集有太極說中庸大學說又云

目錄 有濂洛論語敘朱所見本洛講作漢遂以爲周
子論語注誤也辨詳余所著濂
州經今本並無其文是其諛也然阮栗本世亦罕觀

弄城 家展轉遂寫奪誤甚多乾隆間收入
四庫全書館臣任偉勛者不守蓋闕古義或以意爲屏

綴迺 至改成伯序十卷之文以合今本卷數而於書
末賈 鏞墓誌殘缺不可讀者則徑削之咸豐間忠

肅裔 孫永沛等得傳鈔
閣本以活字板印行又輯佚文六篇爲補遺一卷校覈

不審 復有刪易於是忠肅遺集不獨元本不可復見
而阮 編本亦點竄無完膚矣同治戊辰論讓應禮部

試報 罷南歸道出而東購得寫本尙爲阮編之舊乃
得盡 刊今本之謬家大人遂命校刊以廣其傳之致

悉依 舊寫本其有奪誤顯然者乃依

閣本 活字本畧爲補正稍涉疑似者則區蓋以俟續勘

又原 本有小注數條似非出忠肅手其遊興敘詩詩

注規 駁本詩迺不知鄧志宏別號樹欄翁兩殊其蓋
亦明 人所加也今以舊寫本所存姑附存之光緒初

元十 月重勘一過復記其後瑞安孫詒讓



魯

集

王

文

慶

心

文

集

表
勵
準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楸鋟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目錄

續金華叢書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卷之一

賦

宋文書院賦

寶婺新樓賦

冰壺秋月賦

喜雨賦

詩四言

疇依

別井

詩五言古今

和立齋對菊二歌

和陽谷春郊韻

用玉成韻題秋臺詩卷

夜觀野舟活歌有感

贈仙山剛公新創香林

宿寶峰呈玉潤

魯齋集目錄

牧歌寄謙牧翁

天基節雨有感

壽潘介岩

和立齋書懷二首

小酌敬岩梅下和韻

書隱和韻謝再答之

和立齋芙蓉觀三十韻

和伯兄新竹韻

和立齋荔子樓韻

和敬岩韻迓其歸

効希夷和陳北溪韻

和立齋宿友韻

高風行懷本齋

和立齋橘花韻

再和適莊韻

送立齋入閩哭久軒

壽秋壑

送希夷之江西

秋熟

和立齋賜月韻

和叔暉禽聲放言

和寬居見懷韻

赤松卽景

和葉聖子山中韻

和前人小桃韻

題砥齋

卷之二

五言律

代壽忠王

題屏岩詩卷

立齋遊山不能偕次適澤韻二首

台山周詠道別五年因詩寄借韻以謝二首

題徐觀之字說

舟中和葉聖子三首

野興

題効奇

題適莊茅亭

和趙師日韻

水仙

瑞香

蘭

梅影

自述

過故家有感

過白鶴寺

晚興

新愁

題蠶庵

魯齋集目錄

題寧庵

宿倍偶店有感

宿仙山浸碧軒

遣興

催雨

喜雨

和汪元思喜雨韻

題抱膝庵

冬至和適莊卽事韻

七言古風

汪功父聘石友

和叔暉橘花韻

贈葉綠圃

和立齋番公吟

再詠番易方簡士

和立齋蠟梅韻

和立齋喜雪韻

寄敬殿

題魁星

題定武蘭亭副本

和易尚兄芙蓉吟

用其韻壽易岩

用適莊賜韻回祝

和適澤武夷石乳吟

薰風歌代壽節齋

和遁澤惠豆粟韻

題平心堂

和叔暉春寒韻

題東邨所藏宮錦

賦雙松堂

侍伯兄宿履庵卽事呈本老

拍手行

七言律

和碩夫兄五松韻

蜀葵韻

和秋澗惠蘭韻

和得全喜雪韻

贈吳賊

和遁澤喜雨韻

和易岳蘭菊韻

和易岳雪

八詠新樓

題康湖偉觀

和易岳首夏韻

次前人韻

寄立齋

春歸

魯齋集目錄

三

舉業有感

和遁澤初夏韻

重題八詠

和易岳喜雨韻

送馬秋山寄友人

用前韻答車玉峰

題涵古

卷之三

和遁澤雨中韻

和通齋密窩韻

和易岳梅下韻

題秋臺詩卷

送趙書記

和易岳韻

寄東湖諸友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甫

次前韻寄鄭悅齋

和楊石溪瑤花詩

脩翁誕辰韋軒府判寺簿同宴三姪孫陪僕介間以紀

其事

新堤行借山長韻以呈韋軒

仲夏遊赤松有感

和曹西叔明月樓韻

再次前韻

和喜雨韻

和無道四時賦雪梅

送耐翁住天柱延思

南省有感

送碩夫兄之武昌

舟中和陳子東

和曹盤齋積雨韻

題伯兄新樓

夜坐呈外舅

贈曾敬仲歸三衢

題果齋集後

題西樓有感

送金華趙宰

和德夫弟韻

題承庵

有感

適莊兄避山

元夕後卽事

題潘氏高遠臺

送蒙齋姪宰餘姚

和胡子升大父韻

新秋自警

魯齋集目錄

四

長短歌

黃華歌

竹石屏歌

和希夷木犀韻

和易岳春雪韻

和立齋抱膝吟

和易岳木犀韻

和叔暉

和立齋元日韻

壽立齋

贈朱道人

夜宿赤松梅師房

汲齋吟

壽藤杖行

廣曾敬仲

和立齋歲寒歌

和廬山高韻

五言絕句

題玉潤八景

題時遁澤畫卷

題澤翁小卷

題潘氏山水座

飲官人三絕

題梅

七言絕句

題流觴圖

題浴沂圖

題長江圖三絕

獨坐看海棠

題山橋

題易道傳心圖

和易岳木犀韻

和前韻

春雪

和叔暉

拜明招二先生墓有感

和叔暉清明後偶成

題立齋天台圖

元正

和玉成書秋臺詩卷

韋軒遊山遇雨

和前韻

答子宜雪中惠吳中珍珠

跋潘默成詩

書補之梅

題王伯忠雪月圖

除夜訪楊此齋

秋興

塗中即景

宿寧庵聞溪聲

感舊

湖上

歸舟

伯兄新樓十首

謝葉聖子送菊

題江山葉氏翠香亭

白荷花

三衢紀聞

過趙清獻故居

題思泉庵

赤松夜宿

中秋

題胡子升讀易亭韻

葉西廬惠冬菊

和乘雪遊山

三閭大夫一絕

卷之四

辭

詛楚文辭

時在字辭

汪功父字辭

吳子善字辭

竹字詞

序

續國語序

重改庚午循環曆序

送倪君澤序

宜晚堂序

墨林類考序

考蘭序

默成賜硯序

重改石翁清風錄序

研幾圖序

發遣三昧序

送立齋入京序

宇宙紀略序

卷之五

書疑序

雅歌序

先世遺蹟序

送曹西澗序

樓說之名字序

好生錄序

送王伯忠序

啟蒙發揮後序

管齋集目錄

會拜題名序

記

默成定武蘭亭記

淳化帖記

靜觀堂記

婺州都稅院記

保寧軍節推官廳建造記

復齋記

長嘯山遊記

慕庵記

陳氏世系記

卷之六

說

洪範九疇說

皇極說

獲麟說

蜀先主託孤說

明帝告馬后說

矯齋說

三姪字義說

呂孫字說

姪孫進父字說

葉涵字說

時哲夫字說
吳弱翁字說

箴

本齋箴

古鏡箴

外孫字箴

考德問業箴

敬脩齋箴

中處箴

宜齋箴

汲齋箴

贊

河圖贊

洛書贊

漢高祖像贊

唐太宗像贊

徐伯光道原贊

甲寅畫像贊

乾道御書贊

截斷提起贊

乾道九贊

古賢像贊

魯齋集目錄

卷之七

銘

醫銘

日新齋銘

夜存齋銘

求志銘

拱辰爵銘

善則堂銘

文定家藏淳化帖銘

默成賜硯銘

新聘瑞石銘

淳祐歛石銘

瀘石銘

清端石銘

餽臺銘

愛日銘

存齋銘

充實齋銘

遺書銘

懷古廚銘

四友廚銘

界則銘

手板銘

頌

陳奧頌

橋榮頌

知樂仁壽頌

書

上王右司書

上呂寺丞

社倉利害書

賑濟利害書

答劉復之求行狀

答何子恭

卷之八

上宗長

答嚴陵史君書

答倪孟德

復吳太清書

答葉都倉書

與何無適

通趙星渚

回前人書

謝得御書

回趙稅院

魯齋集目錄

答車玉峰

答王栗山

復天台陳司戶

答葉通齋

卷之九

帖

朱子帖第七卷

寺簿徐公帖

先友陳葉二公帖

同郡五公帖

紹興五公帖

默成十一帖

默成十八帖

夏戴二公帖

雜著

通鑑託始論

魯齋清風錄

武當贈行軸識

金吉甫管見

汪功父知非稿

古易音訓

大學沿革論

家語考

水災後劄子

卷之十

大學沿革論

中庸論下

朋友服議

卷之十一

郟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題跋

跋道統錄

跋朱子與時遜齋帖

跋季兄大學編

跋張魏公憂居帖

魯齋集目錄

題九老圖後

跋朱子帖

跋桐江書舍記

題賈菊徑龍眠馬圖

跋勅額代明招作

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跋唐侍御家問

古貴人押字跋

跋趙宰先天圖

跋文公梅詞真蹟

跋邵絜矩詩

跋昌黎文粹

跋歐曾文粹

中庸論上

誠明論

跋時遜齋遺言

跋麗澤遺文錄後

跋汪約叟高安紀程後

寶晉小楷跋

九步選

常卿王忠惠公家問跋

跋唐致政詩卷

跋董氏族譜遺跡

跋趙遠庵帖

跋蘇滄浪二詩真蹟

跋呂申公試卷

跋武昌解氏善居圖

跋張氏家傳

跋沙隨易雜記贈賈師文

古易跋

跋勉齋北溪文粹

跋朱子大愚帖

跋周吳蔣三君帖

書伯兄心箴後

卷之十二

書仰觀圖後

跋朱子與訥齋帖

跋曹昌谷叙荆門遺事

跋先訓

跋汪公祭文

跋信州史君李公帖

跋史君梁公帖

跋陳大卿帖

跋李侍卿五公帖

跋麗澤諸友帖

魯齋集目錄

跋陳鄭答問目

跋東峴帖

跋何無道帖

跋劉楊二先生帖

跋介岩潘公帖

跋趙星屠帖

跋韓初堂帖

跋蘇愚翁帖

王石潭帖跋

跋胡怡堂跋

鄭文振帖跋

跋東邨繹山碑

跋久軒定齋帖

跋默成詩卷

跋東邨得朱子帖

跋徐毅齋帖

跋字韻

書先君遺獨善汪公帖後

跋樸庵潘公帖

跋果齋時公帖

跋陳中書帖

跋銅官三公帖

先友總跋

跋會樂道帖

十步選

適莊友于帖跋

跋南山倪三槐帖

跋徐彥成考史

跋寬居帖

跋蜀帖

跋趙傑軒帖

跋林宗山帖

跋趙草巢帖

林省吾帖跋

大安迷道詩跋

跋如山東坡鮑冠頌

跋葉氏家世墓銘後

卷之十三

古中庸

跋西樓姪孫三帖

跋蘇愚翁詩

跋前人垂死兩日前分韻詩

跋鄭北山梅花三絕句

跋大愚四帖

書葉西亭鈍漢傳後

書鄭北山祭忠烈廟文

跋東邨山谷詩軸

跋朱子帖

跋潘竹真四尖詞

跋北山畫朱子詩送韋軒

跋竹溪吳君詩集

跋東邨所藏帖

跋怡齋吟稿

跋朱子與汪獨善手帖

跋朱子升所書出師表

跋劉僞堂作立齋銘

書尹和靖墓後銘

跋滕行父三峽圖

朱子詩選跋

朱子繫年錄跋

跋潘子宇還淳集

德夫弟史斷跋

復齋書日跋

跋里積約

齋齋集目錄

十二步選

跋蘇太古書

跋北山遺蹟

跋金八行家傳

跋文公與月林帖

跋思成字詞

卷之十四

傳

宗忠簡公傳

大庾公世家傳

卷之十五

續雜著

元會說

皇極總圖

述民志

卷之十六

辨

詩十辨

毛詩辨

風雅辨

王風辨

二雅辨

賦詩辨

幽風辨

風序辨

魯頌辨

詩亡辨

經傳辨

卷之十七

尺牘

答季嚴州

慰鄭定齋

答湖滄王全夫

通蔡子明

答季伯韶

答何師尹

答吳松林

賀陳本齋

回鄭卿求岩桂賦跋

回潘丞

回葉成父

復陳本齋

齋齋集目錄

十一步選

答王景梁

答蔡子明

答何寬居

通陳本齋

回楊行父

回陳樵翁

回于晦仲

回韋軒

卷之十八

哀挽詞章

挽曹叔獻

挽汪帥參二首

挽潛齋王樞相四首

代挽王潛齋二首

挽丁知縣

挽施子華

挽郡博士待班劉公歌

桐陽散翁挽詩

哭錢學老

挽汪約叟

挽鄧夫人

挽司直兄

挽朱侍郎

宗夫人挽章

挽何無適

馬華父母葉氏挽章

挽顧軒張朝奉

挽張佛子

挽徐郎中

挽趙龍泉

挽思泉居士

挽朱侍郎

挽朱宜人

挽何南坡

林省吾挽辭

際勿齋內楊氏挽詞

陳卿內邵氏挽詞

鄭寺正挽詞

馬母葉氏挽詞

李三朝奉哀詞

蔣叔行挽詞

朱昭父挽些

悼蔡修齋

挽時僉判

徐制參挽歌

挽邵公容春

宋史館檢閱所性先生時

天葬父挽些

挽蔡文叔

哀倪孟容父詞

魯齋集目錄

三

盛化州挽些

挽通守陳帑院

挽施子華

挽王夫人

卷之十九

祭文

祭趙星渚文

祭常簿姪孫文

祭潘蔚平

祭徐彥成

祭松下胡子升

祭定海縣丞楊元定

祭鼓院叔父

祭吳充之

祭汪約叟

祭南坡老人

同祭北山何先生

祭時道澤墓文

祭王堂賓文

立齋大祥祭文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祭趙草巢文

祭蘇愚翁文

卷之二十

墓誌銘

宋金華令蘇公墓誌銘 徐彥成歲月記

宋故太府寺丞知建昌軍王公墓誌銘

太學進士樓叔茂墓誌銘

定海縣丞楊公墓誌銘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目錄終

魯齋集目錄

四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都陽三臺劉傑校正

賦

宋文書院賦

蔡子明講於鵝湖用文公白鹿洞賦韻示學者以墨本見寄因用韻和之 緊奎纒之珠繁闡文教於無疆涵累朝之樂育萃慶曆元祐之忠良雖陽九之震蕩復王氣於錢江鴻有時而號晝風終闕於桐岡抑理大之矢謀達此道於八荒錫書堂之四號揭儒隱之遺芳因宏規而恢拓立郡縣之膠庠發天地之清淑導濂洛之洋洋自龜山之復南開太宗之世運釋分殊之一語極精析而其渾彼憑虛而夸毗思所蔽之難遁盛哉乾淳之大儒四合明賢而辨問有味性質之異同恐此知行之並進蓋入德之有序孰先傳

魯齋集卷之一

而後倦此紫陽之學之為無弊所以紹龍門之適孫合萬殊而一統黜百家之異論騰鵝湖之古剎寓昔日之琴書鎖淒涼之歲久埋切磋之舊模偉膚使之絕識攬六藝以爰諷新巽宇之壯麗儼衣冠之進趨坐臯比而振鐸啟襟佩之良圖乞題表於天陞聘師範之勤渠邀綵衣之歸騎肅真謁於前除廣先覺之古韻著後學之貞符羗子隱約於陋巷忽拜駢珠之華集恨車輪之生角望室堂而莫入粗識為學之為已何敢襲之而口給幸羣經之粲然查遺音之細緝願言忠告於我人請絕時學之陋習惟窮理與居敬要此志之先立取洞賦之末章矢一心之允執既爾的而爾張亦何勞於決拾亂曰玉不事彫琢曷成爾琢兮木不就規矩曷正爾口兮日明誠與敬義于以泳游兮志所志學所學亦伊顏之流兮慨往哲之不作何以解憂兮矧明訓之具在兮又何求兮

賁委新樓賦

胡乾象之轉轄兮履玄運而不息殷七政之後先兮表輝暉之清

則謂四星十有一度兮獨司女職翦帛裁縞兮供袞衣之黼黻問

機杼之友兮隔河漢以相望御真氣之皎皎兮籍人間之陰陽仰

綵藻而衣青雲兮製白蟬以為裳珩璜深沓兮德彌彰彰姓爾國兮

湯沐据地勢之曠遠兮傑神宮之穆穆皇靈靈而來下兮瑤席而

瑣玉絕塵囂兮夜氣蕭肅瞻千嶂之相繆兮東南最佳架修梁而承

宇兮豁往古之壯懷自家令之著句兮意俗而辭俳雙溪灑灑兮

流恨無涯當其出守兮腰猶未瘦味於榮利兮不償厥售夢回劍

舌兮史有餘臭吁嗟乎赤章兮終其省紫志兮重瞳篤學兮博通

一念差兮百智窮八詠八詠兮胡為乎樓中士生斯世兮莫先乎

器識富貴不可苟求兮聲名不可以虛得孰有不養而成兮不畔

而稱所以設為庠序兮緘猷而明德大厦渠渠兮有赫泮宮傑闕

里之森嚴兮巍巍乎樓之東山川斯拱兮清淑斯融藹藹主璋兮印

魯齋集卷之一

印願願時習兮乾乾日邁兮志奪安得方寸之精明兮人欲絕與

君來此兮吟風弄月亂曰風月常見兮景常新清明光霽兮胡為

而異名存爾天兮不畔湛一氣兮孔神與風月兮無愧斯能許古

今談今

水壺秋月賦

子男列爵兮國有常居襟三洞而帶雙溪兮分女宿之墟誰作燕

坐之室兮有扁水壺相爾室之耽耽兮是傲是虛主乎中兮志趣

萬殊孰有甘心乎冷淡兮詩書之耀求名義之凜凜兮斯焉何取

或無所為兮又何足以為觀省之補彼東風之蕩無檢束兮物物

是與夏日亦長且舒兮有酷斯暑氣象不我伴兮耶爾爾伍水壺

水壺兮一以清有月有月兮秋更清明相涵兮璀璨光晶極表

裏之透徹兮豈彼君侯之心兮鑑空衡平一寒自力兮于室自春

朱絲鼓兮澹和畫簾垂兮服整儂焉撫字之勤兮不計歲月之道

緊西風生兮遠林白露歛兮煩景數壁有餘最兮猶從容待秋之一稔豈不懷歸兮去爾民之未忍眇扁舟兮家具表遺愛兮旌旗行行青雲之步武兮廉德久簡於上知念世道之已熟兮此為何時聚歛慘於盜賊兮甚東南之瘡痍傾倒賸眩之割兮勿留刀圭既無欲以揜其剛兮仁必有勇飲蘭露而餐菊英兮豈富貴之能擁惻有隱於民瘼兮不知震霆之可恐人懷襟度之寬兮我覺丰神之甚益蓋任重道遠之士兮聲色凝然而不動我非有風鑑兮察所安之甚精見公雖疎兮知公獨深長此簡書兮勢不得而日親鷺魚同一天兮各適其情人生聚散兮如太空之浮雲少歌曰今人薄交誼兮古重離別人合有離兮月圓有缺人別不易見兮南轅北轍彼月之缺兮或團圓乎林樾安得長官兮皆公如處處水壺兮貯秋月

喜雨賦

香齋集卷之一

王

巴丑之秋七月將望長嘯與客命駕經從于南山之下農人告子曰雨月不雨驕陽盛熾傷禾稼之就槁竭陂塘而莫溉溝澮涸草木病瘁一飽之未期歛雙眉而墮淚長嘯愀然歸而與客曰四海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非王金陵之詩乎想新法之紛張瞻青苗而色沮澤民之事業如是乎金陵之所謂霖雨猶今春之滂濈所以基後日之福也當其太空澄暈雷奔電掣溪原為一桑麻冒沒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乎几席麥欲秀而泥蟠覆正飢而葉濕牆壁苔穿鶯花狼藉於是足沈礎潤之氣衣費香簪之煙望玄雲之映鬱慨沈香之永歎何歛散之失時黍盈虛之大權而乃巽一閉戶阿香熟眠魁鼓舞於煩世龍探潛於九淵幸王清之悔禍遣六丁而下觀翕炎煦畢疏河浚泉融融飲迹而退避屏翳振取而著鞭長嘯不寐側耳而聽初浙瀝而萃蔡忽碎碎而奔騰如狩風兮入溝壑如怒潮兮來海門又如百萬慷慨之景銜

故赴敵而戈甲夜鳴滴馬鬃於李靖洗牛背於鬱林點滴瓦溝兮有碎玉韻建瓴屋角兮有瀑布聲激竹溜之官微煥花徑之精神自是渴者澤小者起枯者沃華者成如沈疴之遠脫如亂邦之中興又如光弼入子儀之軍一號令而旗幟鮮明化彫瘵而豐裕消愁歎而歡忻一點一穀如坻如京童子不識秋事之可慶但喜得新涼於戶庭也長嘯於是誦孟氏勃興之語廣詩人有年之篇獻于太守太守不有歸乎天子天子謙謙功不敢專讓于皇天天冥冥不得而名本大德之好生也歎

詩四首

晴依

元會開物風氣渾龐生神聖惟包羲皇始畫八卦人文炳煌大道之書誰云已亡

魏乎大哉堯之為君其仁如天其知如神鑿井畊田出作入息擊壤而歌不知帝力

香齋集卷之二

四

虞舜側微重華協帝父頑母嚚烝烝以乂天理之極人倫之至恭已當天雲行雨施禹乃嗣興載平水土天錫九疇彝倫攸叙克儉克勤不伐不矜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昔在帝堯咨舜一語允執厥中舜亦命禹危微精一義復兼舉三聖授受獨賦前古湯聘莘尹五進就桀天命人歸鳴條自葛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日新厥德鑿此盤銘於穆文王順帝之則身蒙大難小心翼翼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萬邦儀刑武王達孝善繼善述盟津既誓于戈載戢前于箕子洪範以陳惟皇建極反覆丁寧

於皇周公勤勞王家赤舄几几德音不瑕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坐以待日制作大備

生民以來未有孔子金聲玉振始終條理五經之道天地同流立此人極萬世東周

賢哉顏子好學獨稱既竭吾才欲罷不能不貳不遷庶乎亞聖一算一瓢不幸短命

曾子雖魯纖悉不遺吾道一貫以魯得之易質得正手足斯啟仁為己任死而後已

至哉子思憂道失傳推本遺訓中庸一編提挈綱維開示蘊奧無聲無臭孰窺其妙

惟孟軻氏雄士絕識伯仲禹功力距揚墨性善養氣前所未聞歷繼諸子實醇乎醇

聖道不行自周公歿聖學不傳由孟子卒上無善治下無真儒章句訓詁煨燼之餘

皇宋文明周子天界不由師傳道體默契建圖屬書以覺後覺上接洙泗下開河洛

曆紀明道祥應兩程吟風弄月有的其承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惠我光明如夜復旦

于時張子崛起關中虎皮端坐多士景從瞻彼洛矣道淳所宗訂頑揭厲表表正蒙

赤惟道統一絕千載何絕之久何續之易師友之賦東南洋洋日尹日謝日游日揚

迤予朱子理一分殊汎濶播該煌煌四書有析其精一字萬鈞有會于極萬古作程

流澤未遠口耳復迭纂組斷碎倚託媚時大本既喪擾擾胡為謂原微矣予將購依

右詩十二章章八句 下闕

列井

列彼井泉蓮華斯名有美一人於焉載沈夫也不二吳天日明父之我愛曷慰我心

列彼井泉蓮華其號有美一人於焉是蹈琴瑟既合載言載笑父母不允中心悼悼

有列彼泉弦歌之東所謂伊人宛在其中我心既得皇恤我躬匪一死之義之從容

有列彼泉在弦歌內所謂伊人之死靡悔人孰不死我無昧昧是心之存炯千萬載

列井四章章八句金華胡氏女既嫁矣夫不良父母奔之欲更其偶五年不許白于令尹進而問焉日理無二

夫令尹義而歸之父母怒從夫三日赴井而死國人憫之而作是詩也

五言古今詩

和立齋對菊二歌

秋至百芳歇籬邊佳色圓遙思古節士愛此黃華蕃我生千載下根不相同看叢叢夜氣厚曉葉千味薄中表自芳潤對花發長歎

真固非素積動色形豆萹悠然露真意猶云欲忘言淵明一寸心細嚼供晨餐

之子歌遠遊征車事奔逸歸來東籬下一洗四方色靜觀草木春若不與人力苟無浸灌功造化庸有忒今年秋苦旱五穀廢嘉殖

梅卜竹亦焦枯之稿蘭苗一朝去酷吏甘雨解眾惑天人本無間喜氣滿城集奈何倉廩虛一飽竟難得不如菊花乾醫方朕稱述

和賜谷春郊韻
一春風雨多連日幸開霽清尊醉芳菲嘉約起予意遺遺溪雨困

樂只羣英萃裴回曲徑迂老蹤尙堪企竹倚君子容花向少年媚
俯挹百草香尙友萬山翠往事動深感高韻出中秘莫色排空來
一笑散襟袂不有短長吟寂寞此風致

用玉成韻題秋臺詩卷

杳杳南風琴洋洋大雅音復古心末古難以筆力任秋臺千古調
淵平樂不滯天然絕瑯節無非情性吟捲卷三歎息式如玉與金

夜觀野舟浩歌有感

康衢久寂寞擊壤音微茫南風啟蕭韶拜手廣明良周衰二雅廢
鳳兮歌楚狂楚狂已再變三閭竟哀傷俯仰千載後嗟嗟情性荒
梁選尙遠思淵明粹而莊開元生李杜我宋推蘇黃宗派亦淪墜
紛紛師晚唐吟骨不淳古記魄不自強雕鑲心肺苦何曾徵宦商
濂翁著和澹感興開紫陽紫陽尙六義六義興已亡鄭衛日盈耳
水炭攪我腸章貢有奇士野舟刊名章古城夜酌句正義允洋洋

骨齋集卷之一

七
上
下

游談到魏蕩百世流遺芳

贈仙山剛公新創香林

佛說菩提泉其性本澄澈人乃無蕪穢誰能還瑩潔我觀浸碧泉
泓渟貯芳冽恰如老師心風止雲跡滅憶昔著詩句無乃太疎拙
彈指二十年相看頭已雪老師開新軒眼方頗虛微得得穴山竇
一脈引幽絕清泚眞花徑冷暖資眾嘷一動一以靜誰盈復誰竭
水性本不殊地勢差有別卽此兩水間盡是廣長舌學子來問話
當以無說說但見香林香薰蒸千萬葉

宿寶峰呈玉潤

默成已仙去北山久寂寞豈無愛山人時時訪林薄心境不相當
丘壑自丘壑誰知百年後秀氣纔有託的的盤溪孫精光發河洛
神龍躍天津鞭霆駕飛冠相逢玉潤翁筆底銀潢落江湖四十年
萬象恣描摸從游八九子天才皆卓犖漲起十八灘曹溪源一勺

媿我局陋巷瓢窳粗知樂選望詩壇高勢與芙蓉角掩旗小金鼓
不敢事攻略弔古得名勝盟府定虛爵派長竟先歸白雲冒南岳

牧歌寄謙牧翁

山前羣羊兒羣羊化爲石山後謙牧翁雙牛挂虛壁仙佛道不同
妙處各自得我來牧坡上牧翁已收出風行麥浪高日暖柳陰直
沙平草正軟隔林數聲笛試問翁牧意著鞭還用力牽起鼻撩天
踴地四蹄實渴飲善提泉飢來嚙芻苢步行顛倒騎神光背上射
因悟角前後通身白的皜勿使蹊人田毋乃失其職舍策脫簑歸
人牛兩無跡

天基節雨有感

歲歲天基節晴和萬國歡今年侯國冥疎雨忽悄悄允矣天人際
機緘妙已宣聖心方感慕雲意慘天顏誰識天倫重端爲萬化原
一時名未正事事盡拘繫父母惟生繼昭昭大義存節文斯二者

骨齋集卷之一

八
上
下

此外豈容干在昔權臣繆區區欲怙思私心崇義斷強抑所當尊
近日劾勞報猶形厚薄嫌一言誰誤主孝道未純全此事書青史
千年不可刊勿云今既往熟視所難言父母人皆有稱考叔賢
只將誠意感各盡此心天

壽潘介岩

寶祐重頒曆祥開甲子三一分春色滿喜溢壽厄寬去歲霑餘慶
連宵飲豆籩今年東望處紫氣護天關正阻松椿祝難忘契誼覃
只將生硬語便作瓣香看天不生賢數人培厚德難幾年涵養力
方到介而安出處隨時義從容最可觀青雲平進步中立了無偏
一解星屏絳扁舟歸故山修門無一字已決此身問卜築遷新宇
除書動筆班勤渠朱耶請公論藹藹朝端善類頻回首爭先候奏篇
忠嘉當有力聖德本天涵

和立齋書懷二首

病暑已成痾塵埃凝箭竹蕭蕭北窗下閉門惠覺獨羅靈欲西邁
風露涕心目仰觀牛女星相望明河曲誰能却鳳皇共此鷺難逐
美人天一方郵音空往復寥寥明月懷翳翳談間玉歡喜聞歸期
繫彼白駒谷幸自有長林尚可停鸞鶴

平生景風振慷慨賦竹恨無百畝地相與種黃獨只有滿架書
可寄千古目何敢備規矩周容競追曲彼不見泰山政以鹿斯逐
子酌芝山泉天運兩回復應感鶴鳴章聊以石攻玉遷喬豈不佳
歲寒須入谷天地何方圓吾將叩歸鶴

小酌敬岩梅下和立齋韻

化工忘慘舒但起姑息念一冬漏陽和未識六花片屈指不十日
冉冉歲華禪我問敬岩下梅英照清淺尊酒酌嘉友薄批明月薦
披圍論人物行子戲角戰回首九君詠清賞恨疎遠從今蒞新盟
談笑恣雄辨多藉冰雪章細潔塵埃面歲歲臘殘時檢舉舊公案

魯齋集卷之一

九步選

又

平生手種梅不作和羹念其所起予者歲寒心一片孤芳以氣傳
萬物自形禪暗香疎影句知心亦已淺雖以乾椿餘亦可清廟薦
今年花最蚤思之心澹戰花蚤豈不佳當開時尙遠陰陽貴順序
難與俗人辨我豈事遠觀急欲識春面此意與誰論珠璣謾堆案

書隱和韻謝再答之

我已百念灰只有敬賢念事之云乎哉敢分席半片不思笙鶴隨
猶望衣鉢禪舉盃邀杖履同問春深淺徘徊月下不噴蘋藻薦
公詩太過情置我冰而炭年來從心遊琴瑟幸非遠一謙生萬和
一默屈大辨今日知公心七日識公面朝夕願趨兩稽首侍香案

和立齋芙蓉觀三十韻

我觀神仙傳說幻何紛紜或生歆慕意方士爭愚君政微既多欲
仙材隔幾塵澄神黜麤穢有時緡黃庭年少不我待日月斯道征

含霞飲沆瀣聊助神氣清何須超大壑濯髮晞崑崙天道有常運
過化續者新長生非受命莫使邪念與澹然養至德自可康頽齡
古今共一理萬法同一心世事互起滅反覆如基杆赤松事黃帝
至今何不泯安期干楚羽對奕非邪真徐公何爲者得得捫蘿尋
柎祝紀一夢浩不知涯津馳神上無極竭思下無根長吟追去古
抗論貽來今於我政無益歎計空辛勤不如素心友相與尊舊聞
聖道無隱顯人心有晦明正論歎剝蝕危如絲一綸舉世聞月窟
何人開天根浮華正疎疎元氣方埋淪淪毋起遠游念而起凡子評
爲學有精要莫作隔壁聽淵源祗滯吝德義開胸襟毀譽何足問
死生何足論饑食渴而飲願爲堯舜民

和伯兄新竹韻

叢竹太晚踰一鞭忽伸脚穿石作斜勢朝宗意穆若片綠吐新梢
員粉露殘籜今年造化深稚子六七作羣居不嫌密獨步豈疎略

魯齋集卷之一

十步選

是爲石笋瑞不負歲寒約清標凜三世有倡不予誰與共栽培
莫至風聲落懷古不成寐傷今政作惡縱有題詩人人面定非昨

和立齋荔子樓韻

我久抱離索加子憂思薰血氣日以耗話別難爲情之子行邁邁
征車從仁兄闕嶺在何處目斷遮行雲素口播芳郁丹荔嘗鮮新
重樓一以眺千古乘桴心海風駕空來爽徊振書襟遙知意軒豁
塵袂何由親惟有清夜夢栩栩踰南峯暉靈條西邁劍啄來嘉音
見書如見面瑰詞襲魚鱗朋友正歡慰喜氣騰家林呼童烹露芽
蠟眼時一斟是中何雋永透入肝腸深

和敬巖韻迓其歸

生匪魚上竿世事風入角民膏既煎熬民髓復推剝上下急交征
絕口政與學孔明痛威靈厥德修罔覺自古辱與疎其機在一數
歸來有嘉士尙可理商榷駕言一寸膠救彼千丈澗精義有入神

端可鼻端斷趙孟自貴賤玉女皆天涯如彼角斯嗟如彼玉斯琢
不患公不淺所患志不恪秋陽日以灑江漢日以濯真積而力久
自見所立草庭前梅繁榮梅下石礪礪雲飛川泳問俯仰自不惡
獨立萬物表誰能伍礙礙雨露懋艾霜風茹荃藥天意孰云遠
懸此歸意確奇言順應人大公一以廓

効希夷和陳北溪韻

北溪真有道出語涵芳鮮覺彼羣迷句真與梅爭妍一花一太極
獨立形氣先通仙名浪得未必知其然
甚矣天地閉獨放一花鮮末論色之潔未論香之妍只於冰雪中
誰占生意先萬物心自服敢問何能然

和立齋宿友韻

吾儕有何樂同志味自長天高與地下參我人中央痛掃物欲蔽
於出元明光力學日不足遊宦那可常山人睽間久歲晚歸南荒

停齋集卷之一

十一
夢
選
庚

會友魚貫臥展轉幾異床老我失此快獨卧風雨悶回思少壯時
此味曾親嘗白髮真可愧觸事方面牆喚醒舊時夢吐哺歌新章

高風行懷本齋

人皆喜君出我獨喜君歸君出豈不微事業生光輝君歸亦不惡
風味高一時人才有消長世運有盛衰公論不可泯隱顯觀妍媸
隱者未必是顯者豈皆非逝世媿無悶貧賤不可移得時必行志
斯世相網維無悶是在我行志未可期一處特易易一出真難持
利欲政治滔四海皆瘡痍世俗所樂者君子方鄙之君開青雲步
要津夫何疑手揮體國略口訥阿世詞長揖羣玉府拔足逃阱機
黃鶴已高舉瓊益喧醴雞君嘗有清泚一洗京塵淄故舊迷開闢
松楸慰時思蘭苗灌庭下菊蕊黃東籬酒熟蟬聲健橙香鱸膾肥
至哉天下樂何須卿相爲解我囊中書極深更研幾聖門八字開
廣大涵精微或參華山席先天探包養或巾高陽車同載膝上兒

苟足今世具小需時運宜天意欲平治當今非吾誰

和立齋橘花韻

梅花已仙去草木同猶薰萬物競妖冶二氣勞氣氤南服有橘隱
春風問知問濃露浥清曉落月籠夜分玉圓太極判蚌合開天真
芬芳滿宇宙那肯媒東君

再和適莊韻

客從東方來喜甚屐折齒鼎烹石乳精談笑秋月裏中有八十翁
寔坐維摩椅遁澤瑠璣器玉璣問疊洗立齋持修綆汲汲古井水
參也魯依然商聲從曳屣翹首諸俊游霹靂燒蛇尾雙鸞輝九苞
翩翩奪棲枳桐陽有卧龍共踞風雲起翁當沽美酒烹鱸膾錦鯉

送立齋入閩哭久軒

雙溪秋氣深送子臨古道古道如掌平四顧行人少行行復行行
何日度南嶠故人今已矣未必死非好世事浩無涯愁雲黯江表

停齋集卷之一

十一
夢
選
庚

壽秋壑

皇天分四序春生而秋成春風煥九野秋氣呈清明萬物一以實
物物含生生我公秉元化全體涵金晶義概抱宇宙智略吞羣英
五行互相制自昔誰去兵狂酋干帝紀赤烏司專征神謀運玉帳
靈旗繞甍營鞬鞞鞞鞞備廣距甄角精殘醜肝膽破束手祈受盟
肅肅荆楚淨湯湯江漢清東西百萬里齊民競春畊歸來輔皇極
一稔舒羣情翼翼周鼎重臺臺宸慮輕前星耀垣象德星萃神京
旂常偉實紀前史辭虛聲當此秋正中角亢迎長庚於赫交繡瑞
絲絲綵綵榮玉露滴鸚鵡珥貂宣寶觥陛下千萬歲與公同太平

送希夷之江西

小雨斂輕塵秋聲壯亭驛驅車過南浦別懷徒羨積世道一以壞
爲善不自力一朝魯兩生爲人作行色后山薄命篇竟不待它日
送子行復行一步一歎息誰知離索悲有甚萬鍾失此事已忘言

此情未能釋有時誦吾句或爲千里益

秋熱

西風不力征老火未甘退蟬聲亂耳繁痴蚊健姑嘜一雨洗天來
不復有故態天序自分明人心其少耐

和立齋翊月韻

我觀天壤間何處無此月對月兩心同正自欠此客月清人更清
心景兩相迎平生負此約鬢影今星星我有一句話願與月同盟
清光無晦蝕與德時時新

和叔嶢禽聲放言

天以鳥鳴春鳥聲不敢止天以人鳴道斯人其可已爾鳥固無知
喧啾亦何利鼓弄枝頭晴瀾林外起不學九臯鳴聲聞可止此
不學千仞翔一鳴來瑞世古以鳥名官列職有理致只有歸去兮
陶公不爾愧人豈不如鳥鳴則震天地不鳴千聖傳則鳴千古事

魯齋集卷之一

詩翁莫浪鳴文武道未墜

和寬居見懷韻

北望戲馬臺荆榛滿中路英氣一何多懷古渺難派山河腥日月
虎豹沐雨露鬣鬣楚猴冠異哉天所賦豈無濟川才淹留秋又莫
清風從何來灑灑定吾故贈我金琅玕鑿落雙魚素

佳菊何青青寂寞籬之東濁醪二三友一醉涵鴻濛細懷陶靖節
適適無遺踪誰知千載下譜入處士宗我生亦已晚百拙勞化工
上無學古心下無適俗容聊自樂其樂君子固有窮

赤松卽景

平生百慮懶尙有丘壑心佳哉二三友歆盟同幽尋壯懷豁虛曠
玄宮窮邃深時方釀薄暑萬綠張雲岑斯篁凝粉翠日影篩碎金
瘦筇扶野步羽扇搖清吟漱齒掬清泚雪瀑開風襟脫巾挂琪樹
露頂涵重陰山禽自在語山陲隨意斟物外轉相君石險蒼

苦侵路窮不可去半山聞語音山路未爲險世路尤奇歎何時侶
麋鹿結茅入深林

和葉聖予山中韻

赤脚忙晨炊掉臂會清招相如僮御盛浩然韞轡調遙指白雲邊
乘興尋夷巢古殿金碧悄玄冠翠綃怪石壯熊卧老樹蟠龍腰
清陰團野色習習生涼颺懸崖斜斷處槎木成飛橋刺膚起霞暈
小小飛蚊驕日長詩思渴香冽供山瓢清狂驚四座浩氣摩丹霄
書岩苔凝筆題葉拳柔條語默任人意無庸發輕嘲

和前人小桃源韻

二初何如人夫豈古隱士道成邈汶寥羊卧不再起鷲鶴舞松聲
蕭騷快心耳金竈清塵生餘丹不輕委我來桃源遊直窮路所止
飛蘿搖春煙素雲噴清泚了無一根桃此名安可紀豈是牧羊兒
卽劉阮二子不然命名者亦別有深旨何時架草堂深入此山裏

魯齋集卷之一

倏然逃世慮鍊魄繼還軌

題砥齋

古劍蟠雙蛟瑞景騰豐城耿耿涵義氣凜凜無俗情塵世三十載
世事嗟冥冥當道舞狐鼠白晝嗥山精秋風清夜發匣內鏗然鳴
故人耿介士有砥靜且平寄語善持保功用真難輕莫授刀錐銘
耗蝕徒歎傾許我彌英芒一抹霜花明北歸京洛暗南擊猩麕腥
彈鈇倚霄漢掌上風雲驚物莫不用時今非人能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一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五言律

代壽忠王 高宗皇帝生于丁亥與 藝祖皇帝聖誕之

歲同 孝宗皇帝生于南渡之初元丁未 光宗皇帝生

于丁卯是時益國公周必大和東官之詩有云一丁昌火

運三合聚皇家以為仙源衍慶之符既而 寧宗皇帝生

于戊子 今皇帝陛下生于甲子而大王殿下又生于庚

子甲戌庚命書謂之天上三奇敢叙其事見于詠歌敬祝

無疆之慶

天眷中興業丁年拱慶基皇圖開一子寶曆出三奇象奏前星瑞

光依太極儀一卮眉壽祝敬和益公詩

魯齋集卷之二

立齋遊山不能偕次遁澤韻二首

色動山行約令人憶舊遊地形雖險易坤道自剛柔路遠岩頭石

煙橫洞口舟十年塵土夢此志幾時酬

山人真漫浪隨處得清游雪瀑方爭勢風雷不肯柔詩光浮玉板

酒盪瀉瓊舟一枕斜陽裏清歡各自醺

題屏岩詩卷

有倅屏岩稿温淳頓眾芳波瀾雖未開骨骼已先張盡埽江湖氣

且無疏笋香若參詩本旨却恐費商量

台山周詠道別五年因詩寄借韻以謝二首

解后松齋日曾知學共程心期千古遠世味一毛輕孰謂睽離久

猶垂故舊情何時風月夜得共插文盟

中處乾坤大同時總弟兄行藏雖有間道誼豈無情欲向忙中定

先須靜處精光陰如電走慎勿驚虛名

題徐觀之字說

堂空一鑑懸萬古光歛灑彼自有盈虛我要無虧欠陰祿不能蝕

塵埃不能掩只於事上觀足為操舍驗

舟中和葉聖予三首

雲欲回風勢先埋逼曉山催程推路險破冷覺盃檣帆腹欣初飽

篙師相對閑卧聞嚴子灘只在片時閒

桐江波漸滑霽色午方開香火嚴蘭若煙霞老釣臺崖高微徑險

水轉萬山回欲訪先生裔相從買一盃

江濶風帆急潮回沙露痕寒林無剩葉茅舍各成村雁落煙波渺

鴉歸野色昏未知孤客棹今夜泊誰門

野興

文字饑難煮為農策最良與來鋤曉月倦後卧斜陽秋稼連千頃

春花醉幾場任他名利客車馬鬧康莊

魯齋集卷之二

題效奇

未識效奇處得於詩卷間屋邊環翠竹窗外即青山月向女牆過

煙凝老樹閑不緣心匠巧何以發天慳

題適莊茅亭

屋角圓雖小幽深隔市塵杖藜時自適杯酒樂天真松磴規模古

茅簷日月新開花三十種相對四時春

和趙師日韻二首

佳士温其玉相親意豁如腮前千箇竹燈下一編書交道無窮遠

人情自密疎清風明月夜或可訪吾廬

我生無燕領四壁笑相如門巷堪羅雀燈牕且讀書老來心事懶

貧後故人疎尚有多情月時時到子廬

水仙

翦葉蔥偷巧水蕤獨耐寒梅兄雖有伴樊弟不同看山谷詩猶在

道仙影不單玉纖捧金觥誰遣慰儒酸

瑞香

呈外來香國瓊敷四出葩嬌姿不受暑睡思却便茶心裏藏金粟
枚頭簇紫芽長安厭歌舞還肯到儂家

蘭

早受樵人貢春蘭訪舊盟謝庭誇瑞物楚澤擷芳名蒼玉裁圭影
紫檀合露英奚奴培護巧苔蘚綠菁菁

梅影

梅花已清絕明月忽橫牕孤影知難並羣花已豎隆淡痕開畫帳
皓色掩書缸寂寞素娥冷須臾擁去幢

自述

身坐眾香國蒲團詩思新一負雖累我此與未輸人陌巷誰爲侶
寒牕不染塵五言盟四友筆下頓生春

舊齋集卷之二

過故家有感

衣冠零落久今日事堪傷廚起青煙薄門關白日長殘梅歌古道
枯柳卧頽墻山色依然好興衰未可量

過白鶴寺

小泊古蘭若雙楸發舊柯山光浮夜氣柳色媚春波僧類胡孫瘦
農師盜伯多野人時問我新守政如何

晚興

散髮風簷下沈沈日漸曠鷹拳擒野雀蛛網獵飛蚊羣動能爲計
吾生亦謾勤塵緣難著眼晚興寄青雲

新愁

愁逐西風動伶俜自憐家貧緣累重學陋欠師傳白髮還生矣
青蓮尙杳然高山流水調何日奏朱絃

題塾庵

一蟄了千悞心安境自寬軒昂就收歛自在覓艱難龍怕鳥臺劫
人疑蕙帳寒欲知舒卷意編簡靜中看

題寧庵

寂寂鐘魚冷松楸蔽香冥雲侵晴路濕衣染晚嵐青天未生人物
山應銷地靈何洞香一辨遺恨滿空庭

宿倍備店感舊

諸老皆仙去遺蹤歲月深主人今易姓客子亦傷心來燕傳新話
羣蛙試鬧音欲將興廢事歷歷問雲岑

宿仙山浸碧軒二首

冒黑投精剎呼燈讀舊詩平分禪榻穩共聽雨聲馳魚鼓催行色
溪山挽故知人生萍聚散後會復何時

浸碧去崖谷琅然話夙緣水雲藏定力霜雪護華巖漸喜虛形槁
祇求實行全曾隨癡鈍失當已得心傳

舊齋集卷之二

道興

初向坡頭下風霜入髮毛味長瀟竹筒短沃蘭膏家與人俱瘦
年隨氣轉高朱顏無藥駐應下勿徒勞

催雨

人世如居甌驕陽不可鉏未聞芻作狗安得夢維魚賦歛民生稿
干戈圖計虛安危關一飽雨意莫躊躇

喜雨

滄鬱雙雲合霧霏一雨通新涼驅積暑喜氣薄高穹點點合生意
聲聲起死功田家雖少歉尙可及年豐

和汪元思喜雨韻

龍墊金瓶小神驅雨陣斜建瓴飛素口走澗舞生蛇風使開雲磨
雷香隱袍車農人有驕色一飽不須賒

題抱膝庵

一室方丈名標抱膝新有書宜勘古無學可留賓靜坐神明固
清談滋味真傳家名刻在長對草廬人

冬至和適莊卽事韻

破甕廢人事來投大士家清談半噫日澹坐一杯茶燕豆來霜果
鳴瓶浸臘花葭浮纔一日芳思已無涯

七言古風

汪功父聘石友

一片寒姿蒼玉質久作歛江秋水骨磨瑣垢飽風霜袖手南遊
來楚園我曾研破青煙痕露華半勺拖玄雲文理細密温而淳伯
樂一顧空馬羣癯癯好古子汪子雅有半面如舊情巧取豪奪俱
不敢聘以厚禮強委禽吉日良辰新勒駕絳帳交歡相慰藉斟酌
洙泗闡紫陽大義發越添聲價紫陽是渠桑梓賢久矣驟隨絳墜
編會心不惜時磨研至理神投珠瑩圓我今贈君明堂一柱金書

魯齋集卷之二

五

墨霜毫冠帶來蟾窟楮先生者白而腴卽日相邀來覽德弦歌聲
裏春光半淨几明應風日暖四友參前無間斷俛首循循而勉勉
萬里一鞭塗甚坦太極門開初未遠

和叔暉橘花韻二首

清和景氣已非春午陰濃處延詩人一盃佳茗沃嘉話粲然三禮
羞繁積洞庭手植清香發金粟銀須照膚雪薰風十里漾芳思萬
斛明珠剖胎月素華綠葉墜頌中光生南國德橫空朗吟受命不
遷句對花不飲無慚紅

厥包錫貢三千春爲花著句曾無人顛顛珠璣香萬斛薰蒸天地
句風積充實先生詩興發韻嚴不數陽春雪龍蛇一紙開天荒琅
然吟破夜光月炯炯后皇嘉樹中精白在道言非空秉心高潔寄
清賞世人只解歌春紅

贈葉綠澗

有客有客訥而腴手攜數冊堯夫書八八從而之八八四千九
六無餘小游軌革何足算大游九厄相乘除大玄洞極亦無法更
有司馬推潛虛茫茫古今四海開動靜禍福無能踰玉莖金鑰鑰
元命自合抱道山林居堯夫堯夫初不死精神炯炯先天圖元會
運世未爲密一畫未畫元非疎自從漏泄加倍語便覺造化無工
夫吾儒更欲窮造化造化九解窮吾儒且將餘法供劇戲君識此
意廉其需世人逐逐不知止誦詩進肯安心無

和立齋番君吟

日月星辰天之精山川草木本地之文本乎天者既圖象下者何不
皆方形此疑千古不能決讀盡六經無異說依希子夏微有言譬
諸草木區以別草木之中操孰堅命曰此君耐歲寒虛心直節表
直勁窮冬大雪青琅玕平生正坐一圓累未堪全德君子比內圓
猶是智之餘外圓無乃德之跡我聞楚東有雲仍生來氣骨清瘦

魯齋集卷之二

六

稜觚哉觚哉出乎類長大益覺廉隅分自從大學悟聚矩四面正
直各得所獨秉重坤六二爻斯可以爲民父母厥初受命莫不然
世衰俗弊失其傳商周之際斯爲盛孤竹二子何曾圓

再咏番易方節士

博物君子識鑿精包羅錯綜能成文夫何吳興戴慶豫慨然譜竹
擬諸形非草非木言甚決品類繁夥難盡說九江五嶺多逸遺維
此方君更無別隱彰彰名志行堅萬里臨川族最寒文饒攜來甘
露寺聲價壓倒萬琅玕取節鬚牙如積累四面對出莫與比不有
芝田紀錄詳後世莫知深可恥我聞此說亦相仍未嘗親得見觚
稜江東使者返行部招徠節士番中分介介折旋皆中矩什什來
歸敬若所有匪良朋保歲寒凜然如對齊充父后山居士知其然
心事曾將詩句傳老來不復人間事寄語山翁莫削圓

和立齋蠟梅韻

蠟花檀暈香如梅攬號入譜名京垓立齋形容消息大濃芳不受
霜雪埋疎影橫枝雖未足淡淡中色攬先開薰然不待詩料理詩
人無奈清香催詩情香韻兩奇絕詩香相感從何來只緣人與花
相似心香灑灑俱無埃坡公衣鉢何敢晚簡齋香酒非吾裁有時
靜聽羣兒讀繞樹口走數百迴仰頭生意已如此俯視百草方枯
荄

和立齋喜雪韻

生意原原如裂積陰闔陽開有繩尺風霜水雪豈少思到此自宜
天地寒凜然帝則亘古今此外不知還不識連年冬令太傷遲君
子憂時長皺眉萬物驕矜不自待落盡窗前年後梅深山茅苗無
空枝更疑麥隴青離離一夜風號陽氣服玄冥奪威正當局剪水
裁花兩日飛更撒珠璣三萬斛攬柄收權應恨晚明朝已迫東方
木却恐春風未肯和顛倒天時難善俗

魯齋集卷之二

七

寄敬巖

涿飛堂前橘柚香田田荷葉浮波光主人攬轡度閭嶠驅馳端爲
蒼生忙天生人才不虛出必使事與才相當爾才綽綽有餘力豈
容袖手窺其旁平生正坐嚴冷相不解嫵媚相頡頏前時固亦與
國論莫肯默默安周行老子九百何自苦艱難險阻須甘嘗玉溪
饑民苦嘯聚至煩禁旅來張皇繡衣彈壓甫三日猩鬼屏迹消叢
篁露布一語不自伐猶有忘者羞回輶今年玉節蓮峰下約東海
若無驚艷剽聞屬郡微有警往往鹽子多陸梁此輩未易以柔服
必至腥血膏鋒鏃出來受病非一證莫將已効誇良方規撫貴闊
謀貴密當以虛心來眾長局面布置要合節自有勇士爭激昂堂
堂元老熟戎事幸甚赤烏歸故鄉豈無惕然桑梓念囊底餘智應
振張同心相濟一堂上誰兵誰將誰干糧不然戕天啟壇鉞老熊
當道驅羣狼甲兵錢穀亦分內事機捷出真難量豈予所至輒多

事老天驍入功名場橘柚黃時聽好語綠綈四輩催歸裝

題魁星

天樞之宿爲貪狼引領三台朝帝旁典司多士擅文場名在第一
聲播揚因此水炭癡兒腸彷彿肖象祈流光

題定武蘭亭副本

玉華未命昭陵土蘭亭神蹟埋千古率更搨本人堅珉鑿帝歸裝
投定武薛家翻刻愚貴游舊石宣和龕御府胡塵橫空飛渡河中
原荆棘穴豺虎雜揚蒼茫鴛南轅百年文物不堪補紛紛好事競
新模傾歆醜俗亡遺矩如今薛本亦罕見髮髯典刑猶嫵媚清歡
盛會何足傳右軍宅帖以千數託言此筆不可再慨然陳迹與懷
語今昔相視無已時手掩塵編對秋雨

和易岳兄芙蓉吟

大專肫肫分四氣耀耀西征駕新齋人間萬寶告成時白帝疇功
魯齋集卷之二

八

有良貴后皇嘉惠於一頭蜺旌驚駭恣晨游蜀錦步帳數千里爛
然一抹眼波流玉容沐露月梳曉翠袖飄飄舞微笑雲舒霞卷競
芳穠照水迎風爲誰好水中木末眩駭人拒霜宜霜名字新平生
不識春宵暖甘隨青女嫁花神易岳胸中五千卷景物驅歸句中
鍊賞花不是少年心見花依舊少年面石丁作主事難憑子高那
是夢仙瀛何如醉鄉自廣大幕天席地山爲屏詩魂醒處風光轉
梅花已築受降城

用易岳韻壽易岳

天地之氣秋惟清清之極者爲聖人惟皇降衷本均平賢愚美惡
氣質成有偉易岳萬人英聖涯涵泳心卽經人心道心惟一精怡
然融液萬理明渠度迥出風塵表視履元吉祥素考義利兩闢路
分曉富貴功名何足道一枝綠玉暢幽聲殷勤拜捧壽吾兄明朝
西現長庚星芒寒色正占千齡老而有子希世珍一念種出無邊

春七年頭角昂俊聲安車迎養雙朱輪

用適莊賜韻回祝

大椿蟠根雙餘蘿秀色各分元氣足共占百五十二年八千春秋
從此下西方無量不可思南華寓言不須讀造化發育自無已天
根月窟互相逐霜挾猗風夜推戶日碾晴空曉烘屋冰輪載魄將
再弦寶律浮葭欲飛玉天公作意表孤瑞學子分題剡戩軸揆予
受教自髡髦歲月十分今已六我翁早出名利塵我翁天縱清閒
福眼明猶足察秋豪脚健不肯支筇竹友善堂前高揭扁誌德道
心新萬目人言腕力健於虎更需萬免供豪禿不買駝峰換清供
不買蛾眉歌壽曲歲寒兄弟歲寒心敬和長篇俯醞醖

和遁澤武夷石乳吟

遁翁聲價為時重幾年勤學方繇統麗澤門人已寂寥衣冠奕奕
皆遺種當日詩編誰尚存遜齋今幸傳聞孫平生工作風刺體近

魯齋集卷之二

九

來琢句如春温靈芽來自幔亭里貯以紗囊紅與紫一掬槍旗分
雅供七碗盧仝為驚起鳳凰古鼎親烹清風習習生詩腸雲根
不受塵土汚舌本豈帶臺閣薌學海茫茫了無際一覺回頭有餘
地世味醜鮮多齏毒無味之中要精齋燕閒消息已潛通滿閣遺
書須細窮淡而不厭真雋永不在松風蟹眼中

薰風歌代壽節齋

玉麟堂上歌薰風周公分陝方居東蜺旌龍節更號令長江萬里
消狼烽囊鞬帕首多名將夙典拜舞占乾象紫氣浮浮軫翼間宗
星炯炯銀潢上甫申飛下鼎湖山汝陽天人未足言八紘納納入
經濟一柱殿巖久具瞻岩巖陪京新命尹虎踞龍蟠壯根本關中
鎮撫必蕭何北門筦鑰須寇準運量恢恢妙轉旋一念體國心通
天璽書錫勞下閭闔珥貂十輩來傳宣天子令閭洽四國令儀令
色山甫德江漢湯湯告厥成衮衣歸兮式百辟薰風薰風自南來

解民温兮阜民財不廣殿閣微涼句拜手喜起明良哉菁菁葑菲
公猶采世沐恩波深似海春風一鷲又橫空敝帚蕭騷價千倍翹
材油噴羅羣英壽觴灑灑難同斟客星灘頭頻矯首夜夜遙瞻南
極明

和遁澤惠豆粟韻

民曰同胞豈異根萬殊皆自一本分燒其春粟不忍聽詩翁感慨
何憂勤我有兒拳遺實中共房儼儼笑秋風平鋪春色殷勤種終
鮮七年又怨公
秋深萬物盡歸根五穀從來不解分以長而食了無事南山有種
何曾勤遁澤真情在句中薄俗三歎曹劉風識得異形同一氣應
無管蔡怨周公

題平心堂

洛龜圖文錫神禹箕子陳範畀周武九疇自天倫既叙綱用一以

魯齋集卷之二

十

壽為主人生富貴何足數最要康甯安厥處爾其好德全付子惟
皇之極必福汝君侯有德存此心居官居家堂兩銘強弱人已無
留情湛然方寸如砥平藹藹庭經雙趨庭指此良方垂後昆信受
奉行不敢輕宜爾子孫皆千齡

和叔嶠春寒韻

知和而和當有節節貴得中忌超越造化神機豈易窺天上不知
誰理燮東皇面目似非真我聞四時皆有春春來天地已交泰肅
肅羣陰豈可伸金谷笙歌未嘗冷真張威勢嚇詩人

題東邨所藏宮錦圖

后德相成帝業昌不耽歌舞誇新妝六宮婦式頒蠶事職雅心尚
情書長忽見雙娥理絲把寬急對牽身勢強輻輪飛轉一縷細文
茵獨坐迎微涼高捲翠簾三四侶織就五采成龍章庶功不須出
官壺手授縫人裁帝袞端拱明堂萬國朝文物聲明光四境何人

遇此一段奇迫記丹青不盡器用鋪張規制精默寓經綸合窈
準世間畫手無此圖疑是當年閣立本

賦雙松堂

和平堂前列四皓雙松爲主雙槍賓深山大澤不肯住鞭霆駕雨
來重闌蒼髯梳風音瑟瑟霜皮凝雪水瀟瀟靜有精神觀世變情
無顏色阿綏紳朱幡皂蓋幾來去丹楹藻稅方更新魏武子孫敦
宿好十八公子忻相親世間靈物妙難測一氣長存天地仁巍巍
堂下萬休戚左右冷眼時笑嚬或然一念私欲勝垂垂二老能相
喚起居出入知所敬願言共保千千春

侍伯兄宿履庵卽事呈本老

朔風蕭騷霜正濃追隨雁影來城東樓閣寶門八字啟一超徑入
青蓮宮老師槌拂活潑潑臨機一喝開盲聾舌根拖地無死句何
曾一字粘虛空管帶忘懷問妙義豁然暗與吾道通詒方善人忽

得齋集卷之二

七

聚散黃昏方打齋時鐘明極堂前吞箇棗畫灰爐畔捉條龍須臾
入萬四千偈盡在蒲團默坐中

拍手行

五雲繚緲護天關舉金葦寶來如山上有封題三道印多是中朝
清要官一膏一縷盡民命荆筵新痕蝕舊痕東廡西節步霄漢公
私赤立生意慳年穀豐時無蓋藏那禁水旱相摧殘黃馘榻項臥
溝壑獲奴狼子生狂貪輟咄太息鴻鵠志乘牛讀史需時艱忽如
妖禽嘯清曉泥丸初不勞驚彈何人把玩張聲勢直令聚斲奔醜
酸竹兵烏合本兒戲伍籍久蕪心先寒吁嗟身世狹於掌北望神
京雙淚潛國家有紀誰敢犯濟彼德惠防民姦何曾假借汚暴手
病入心膂何時安堂堂正氣不久熄自古東南多造端誰出華山
拍手笑袖中三尺山河寬

七言律

和碩才兄五松韻

重開甲子舊年華莫問行程差不差幸有數盃澆舌本不須一筆
鏤心花歲無臘雪非人福時到春風不我除兩手託天緣有氣軍
瓢隨巷也爲家

蜀葵韻

亭亭弱幹裊新涼露泄精神導太陽紫粟綠房醫士寶黃裳紫秋
道家妝宗華衣錦趨炎晝蜀本銖金耐素傷千古無人歌實德驗
人只解逐餘香

和秋澗惠蘭韻

竹蘭臭味古來同同處元非造化工墨竹方生秋澗上紫蘭已到
魯齋中築臺移玉尊清惠運筆揮金尙古風却似高人來伴我幽
芬日日透簾櫳

和得全喜雪韻

天道流行自有經一冬常煥大無倫臨期飛雪粗成冷只隔明朝
便是春窗外曉山高積玉夢回夜月更鋪銀玄冥恰以輪臺悔改
過雖新已悞人

瞻彼西山紫翠間百年遺族備艱難一區濟濟雖孤立萬物原原
得靜觀舉世莫知黃髮貴何人肯伴白雲寒相將共折長亭柳况
是殘梅已著酸

贈吳賊

襟佩青青白面郎未成估畢已飛揚深嫌實學規模拙只把時文
日夜忙志氣崢嶸謀富貴身心荒落敗網常伴年窮達皆無據却
笑儒冠誤可傷

和遁澤喜雨韻二首

久欲飛山試笋車避炎情緒未能嘉讀書求道調心馬製藥無方
遣睡蛇天地秋來催祭鳥池塘雨過開私蛙病夫推枕幡然起骨

健神清眼不華

葉下亭皇半月秋風飛雷厲起雲頭一查返照收林樾萬派飛泉
響澗溝放鄭賢侯初下令乞靈搗土未能夢吾儕且說維魚夢那
問驅車相國愁

和易岳蘭菊韻

小春天氣未和平冷暖於人孰重輕幽菊瘦蘭皆有味淒風楚雨
自無情披來破衲便身穩寫到新詩徹骨清箇裏不知誰得失薰
蕪境界要分明

和易岳雪

豐年嘉瑞有根原碎翦銀河倒底應古有諸侯延辨孟今無令尹
訪飢哀狺狺吠犬思騷楚茂貞松記漆園險韻忽拈真寡和茶
煙起處屈高軒

入詠新樓

齊齋集卷之二

十一

罩飛高插女星光可是溪山屬沈耶眼力拓開千里遠樓身樓起
一尋強爭觀王謝新題壯不數齊梁舊事荒誰識倚闌真樂處清
風明月恨篇章

和易岳首夏韻

垂老東君總舊寒惜春情緒正孤單笑它功業傳千古還我詩書
博一安苻藥階前風味淺醪醪架上典刑殘勒回春色憑詩句生
意津津上筆端

次前人韻

彈冠事業耳邊新我夢何因到紫宸自古為仁知不富如今學道
豈憂貧與其鞭扑股民體孰若簞瓢樂此身志士不忘在溝壑不
應後世便無人

題康湖偉觀

蒼翠雄盤一古邨新樓面面納乾坤陰晴朝莫天容變開闢榮枯

春意存萬壑精神融寶鑑千峰氣勢拱端門松楸冉冉白雲下一
酸寒泉罔極思

寄立齋

團樂未久又分襟踽踽孌孌老不禁陋巷更無佳客語殘編幸得
古人心照熙農夫舍生意濟濟官僚喜德音欲共功名須好漢欲
陽何以勝重陰

春歸

春來春去果何心靜坐焚香細細評太極流行千古事一元發育
四時情黃堆稼穡誰勸業綠到桑麻已老成舒慘榮枯人自異此
中生意本分明

舉業有感

後世求才術太疎三年三日判榮枯消磨歲月莫知老奔走英雄
不覺思與死為鄰猶未已雖生在世卻如無聖門反在椰掄內何

齊齋集卷之二

十一

致忠言請改圖

和遁澤初夏韻二首

萬古南薰與舜何何時吹入五弦中百年喬木支秋咽一旦新剪
長露叢世事漸如宣子曰詩情猶有大王風來牟絲象新勸業更
有何人詠大東

深深陋巷更深藏韞線會無一十長學問不宜隨苟且傳聞何敢
喜張皇一池科斗書千古滿徑風騷竹萬章此意寂寥誰與共美
人只在水之陽

重題八詠

樓壓重城萬井低星從天闕下分輝傷心風月詩應瘦滿眼桑麻
春又肥山到東南皆屹立水流西北竟同歸倚闌莫問齊家事斷
石淒涼卧落塵

和易岳喜雨韻

轉移劇暑若艱難誰謂炎涼反掌間狐鼠就擒元憤鬱旣倪相慶
便清閒兩聲格似政聲好天意翻嗤詩意慳一飽所關誠大矣吾
儕安得不開顏
歎煩一轉亦何難只在邦君念慮間社鼠城狐纔就繫土龍芻狗
便投閑平時真見天人密順處不疑霖雨愷夢裏忽聞風力猛定
知千里破愁顏

送馬秋山寄友人

赤城千古一東湖誰肯重開太極圖要得斯文傳氣脈定須吾黨
立規模聖賢不盡七分易天地長存三字符念念服行方是學莫
將枝葉費工夫

用前韻答車玉峰

人物如君屹鼎湖高山仰止我儀圖講篇損益開新式略紀刪修
有定模目斷交情殊恨闊心涵古道若相符去年不客東湖上幾

魯齋集卷之二

去

失人間大丈夫

題涵古

梅花之外竹扶疎矮屋明窗著此癯生意多從閒處見天機却向
語中枯通身總是先天易開眼無非太極圖點點若知河洛意庖
犧豈有古今殊

平生意廣奈才疎學未成時家已癯登慕滄洲窮廣大晚依麗澤
沃焦枯先儒凜凜今如在聖道洋洋孰與圖兩字高題時仰止千
江一月幾曾殊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三

續金華叢書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七言律

和道澤雨中韻

梅霖博得遊翁憐磊磊詩到前喚霧掃清塵外馬瀑泉呼起
耳中蟬妨宅種事并芒事知是豐年或歎年陋巷一瓢應足更
無思慮且安眠

一雨踰旬勢未休微寒猶欲衣輕裘水精顆顆留蛛網土脈層層
起帳樓正免客車頻倒屣莫將詩句苦埋頭書生事業浩如海鞭
辟尤思友誼稠

和易岳韻

一身之外總虛名未必虛名果有情謝謝交游何足恃區區世味

魯齋集卷之三

本來輕三春已過猶無雨四海將枯只是晴利害所關天樣大一
豪得失豈難平

寄東湖諸友

東湖又是一年期雅好綢繆豈不思耳賸臂疼衰甚矣山高水瀾
欲何之工夫只在潛心處端的何須對面時旗子分明書八到康
莊穩步復奚疑

和通齋密窩韻二首

密密窩中養妙倪恐因題扁被人知了無聲臭誰能測縱有神明
豈足規此外不憂還不思於中何慮更何思浩然二氣充天地誰
道吾儂老未衰

密密窩中克己私人心機動最惟危識身有道須明善暗室之中
莫自欺凜凜知風知顯處兢兢不賂不聞時聖師欲到無言地子
賈當年也未知

和易岳梅下韻

梅送清香到酒邊東君伎倆已先傳稜稜梢外殊無冷點點花中
各有天霜潔冰清時未正風和日暖老相便一盃適意毋空度添
一年時減一年

送趙書記二首

相逢雖晚意無加滿腹經綸肯浪跨雅興屢陪郊外樂清譚不尙
酒邊諱忍於柳驛攀金縷記取梅坡嚼玉花木落山空平野闊浩
然別思滿天涯

只將精識作生涯評古論今吐粲花玉潔冰清官自大雲飛川涿
吏無諱偉人落落難重見餘子紛紛未足誇老我不能歌頌語杯
中須減飯須加

題秋臺詩卷

騷雅馳聲歷幾霜鴛鴦言拙懶擅詞場登臺甚矣秋容猶得句依然

魯齋集卷之三

風骨香卷盡辭窮餘古韻筆精墨妙發潛光此中境界真堪樂枕
上休貪南面王

用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父

行李西來又欲東無情雲雨鎖長空應前細嚼書中味膝上虛傳
瑟外風老去苦無佳客語新來忽有賞心同錢唐江上雲霄路相
對無因話月蓬

次前韻寄鄭悅齋

車騎衝寒發路東只緣歸計太疎空三年事外多閒日一別花間
幾信風出處莫期當世合功名要與古人同憑君試問真消息應
已西與吳短蓬

和楊石溪瑞花詩

點檢春光幾打圓未應造化委蕉蘿無紅紫呈新面尙有瓊瑤
戀舊枝后土歸根辭帝寵番易名圖少人知長篇寡和憑花報豈

料因花又得詩

五冬朔旦修翁誕辰韋軒府判寺簿同宴與三姪孫參陪

於僕介之簡以紀其事

招徠二老冠者英實鼎氣氤氳豆珍南極玉繩序列宿西屏綠袖
祝千春親親同醉杯中深老老深推膝下仁看取來年宜勸處松
椿桃李轉鴻鈞

新堤行借山長嶺呈韋軒

幾年麗澤道方亨別駕從來路竟成由是之焉知所止安而行處
坦然平疾徐先後將觀禮作屏經營豈為名萬里修程今放步則
中嶽子自分明

仲夏游赤松有感

堆堆書冊畧抽頭快意茲行不取籌雨觀風臺凌絕景墨鬱雪瀑
壯清游二皇羣石應難覓南園雙羊已莫求訪我舊題無復有姓

魯齋集卷之三

名方媿倚人留

和曹西澈明月樓韻

宣和棟宇鎮東城平野蒼然一眺明疊嶂有情宜晚對雨溪無奈
向西傾招邀風月標嚴句磨斥雲烟醒管榷誰倚闌干來點檢渡
頭終日有舟橫

政聲藹藹拱和平士悅民安訟自清末俗規模多簡陋偉人事業

必恢宏一新庭宇錫餘力三肅溪山訂舊盟休道人生行樂耳詩

壇融盡古今情

再次前韻

一簇樓臺表郡城月於此處最光明山搖玉彩東南上水決金波
西北傾老木修容賓畫棟女墻嚴陳護丹楹西風屈指何時到來
慶黃雲萬畝橫

月指山間頗不平何須江上有風清用之不竭詞雖侈却道平分

意未宏嚴子五言終耐久隱侯千載已寒盟肯於明月相料理定
有清風不世情

和喜雨韻

體天生物以為心喜讀箕疇好雨星我已不疑豐見斗君今何慮
井羸瓶只緣報國推心赤自是憂民感帝青若早作霖人望久雄
風那敢快哉亭

和無道四時賦雪梅

蕙蕙蘭消菊已乾橫枝疎影到癡仙向來買種恨無地我輩鍾情
亦有年最是愛他風骨峻如何只喜玉姿妍小園應怪無佳句未
放幽香到酒邊

九人清賞尙堪誇記得歸時月未斜詩卷寂寥今歲客虬枝依舊
去年花仙宗屢欲編為譜句法深慚不著家多藉孤芳相點綴採
歸筆下便光華

魯齋集卷之三

四身

膝六驅車夜叩關起來四面失煙衰映書冷豔便窮巷琢句高情
動北山侍立政思伊水上風流不到灞橋間須臾月上梅花冷人
與梅花相對開

寄言青女莫來實聞道長安陳殺人應瑞豐年占尙遺憂時君子
慮方新幸聞北境無他警更喜東皇已問津有客方攜詩到手天
才端的是祥麟

送耐翁住天柱延恩

換却鉗鎚過赤城先聲知已沸騰騰當機棒喝須端的護法神通
莫盡憑脚底湧泉同瑩潔脊梁天柱共峻嶒果符鼓棹滄溟句海
角元來欠一燈

南省有感

魁文不過欲重新從此相疎有幾人箇裏未知全是命平時無用
苦勞神後先難必三年事得失同歸萬古塵堪笑近來狂士計求

榮就辱太迷津

送碩夫兄之武昌

年年征袖拂孤蓬，飽歷風霜以有功。行李又謀千里外，別情多在數聯中。騷騷荻岸飄新白，索索楓江落冷紅。若遇雁音頻寄字，臆時欲對清風。

舟中和陳子東

幾年不閉玉京埃，今日因何走一回。怪石怒吞寒瀨急，短篷衝破暮煙開。賴他清笑千餘度，否則浩歌三四盃。奇語道仙詩侶至，幾先開著數枝梅。

低垂紙帳絕纖埃，冷透孤衾夢易回。宿霧未收沙瀨黑，大江纔近水程開。細搜景物歸詩句，盡逐羈愁入酒盃。最是推篷頻問訊，岸傍未見一枝梅。

和曹盤齋積雨韻

魯齋集卷之三

五

無端淫雨挾愁來，極目丹鳥安在哉。雲雨未開癡不去，天容何事苦難開。依紅宿蝶霑新粉，點綠行螭篆老苔。驚喜盤齋橫槩句，此心暫作復然灰。

題伯兄新樓

步轉層樓四望寬，無一面欠雲山龍分玉脊。隆隆起溪露銀波，隱隱寒詩思細摩。俯塔峭壯心不下，女牆閑仰宣百尺登高。卧未必當時得恁安。

夜坐呈外舅

傷春心事正無聊，短髮蕭蕭任意搔。旋買茶芽清睡思，不須酒力助詩豪。生涯狹處飢多味，世路險時才忌高。我為獨醒愁不奈，羨君萬事赴陶陶。

略無家具可經營，有子頑冥秘劍深。歲月自催忙裏客，功名不著靜中心。詩非得意貧難遣，酒已忘情恨莫禁。坐對冰翁無可語，孤

燈殘火伴清吟

贈曾敬仲歸三衢

切切蛩吟雨後繁，急催客子整歸轅。臨行慷慨有忠告，前此賡酬總戲言。先世聲名期遠紹，故家風範要長存。花朋月友終無益，膏火青編緊閉門。

題果齋集後

童髻及侍果齋賢，白壁沈埋二十年。師道倦為蓮幕客，詩魂蜚伴雪堂僊。同游諸老無人在，所幸斯文有子傳。讀到徐卿珠玉句，撫膺三歎愧遺編。

題西樓有感

往事傷心不可論，高情還許小通門。旋鋪荒草追風景，因種殘花刻雪痕。敗壁古苔權作主，破窗夜雨暗消魂。青山不管興亡事，依舊樓頭挹暮樽。

魯齋集卷之三

六

送金華趙幸二首

絃歌聲裏一瓢安，士友催詩送長官。律已十分無可議，愛民一念未嘗寒。更知耐事如公少，留取清名作樣看。百姓越疆歸令問，恩流職外此尤難。

六龍潛處起宗英，來作金華有脚春。人被撫摩稱是佛，事歸聽斷果如神。忍看鳧鳥雙飛去，趁得葭灰一點新。近世柏臺冠豸者，多求作邑有聲人。

和德夫弟韻

偶尋沮溺問年豐，負笈肩琴恨不同。春草池塘君有夢，秋風燈火我何工。年時猶願文加進，老大方憂道未洪。妙手自堪修五鳳，繩樞草舍愧吾窮。

題承庵二首

十年足不到承庵，撫事興思重愴然。風急雁行斜漠漠，夜深蟾影

弄娟娟爐亭暖徹通背火魚板驚殘向曉眠欲識本來真面目杖藜未免再留連

神封王爺號優游眾水奔歸祠下流沃若郊原真可隱悠然心景自相投綿綿野徑蟠山腹瑟瑟枯溪瀉石頭直到法華高處望天珍未許有心求

有感

歲月飄零事轉乖未能憑酒放眉開蕭蕭棠棣悲離黍寂寞芝蘭闕野萊生計半隨豪氣壞放心猶傍聖經迴秋來早勢滔滔遠誰念蒼生正可哀

適莊兄遊山

誰關重陰一日晴清游應是愜高情遙知雨後山光好但想雲邊屐齒清素壁雖曾題舊字沈疴不許插新盟因知關吏留魚鑰設遣奚奴候晚程

魯齋集卷之三

七

元夕後卽事

夜來風色作清寒燈火殘時人意闌歸路月華猶皎皎今朝雪影亂漫漫比他柳絮真無賴損盡梅花不忍看獨坐不知時節變一襟和氣有餘歡

題潘氏高遠臺

數曲梯階稍久寬略移武步到仙寰詩懷納盡雙溪景眼力推開千里山方檻小欵煙雨外飛蓬斜插斗牛間馮虛似駕臨臯鶴棲鶴危巢不足攀

送蒙齋姪宰餘姚

鳧鳥攬先伯仲間迎陽帶雨渡天關向來邑爲貪風壞此去民思善政安三百里同開魯國二千石卽繼壺山蒲封正次東溟側要拓胸襟箇樣寬

和胡子升大欠韻

能踐其形亦甚難天高地下我中間讀書未造精微聞處世應迷利欲關勉勉工夫何假字區區輸事豈真顏須知天賦元無欠還爾當時勿恃還

新秋自警

直諫之言久不聞秋來因作讀書吟時時涵泳味無味句句研窮深又深老去已幸朋友望閑中粗得聖賢心無情歲月垂垂盡夕秀朝華豈敢尋

長短歌

黃華歌

太極動兮兩儀分四序綱領秋與春機織密運乎三百六十五度之外浩浩萬物資生成清明地淑不易遇間稟英氣俱異人堂堂忠定公獨得東方仁維持帝出震嵩岱鍾精神定策慶元初皇宗一二四十年社稷歸經綸肆我東陽侯獨得全水晶兌正秋分萬

魯齋集卷之三

八

實說宗星夜扶長庚精扶珪綴組具相種來與十有四葉天子蒸寰瀛春生秋殺造化功始備前輝後映行見旂常新炯炯御屏上高揭刺史名仁風霽四郡溪山草木俱被循良聲須女曉停南極瑞山光水氣騰祥雲百姓欣欣有喜色一步拜手祈松椿日君煥赫停寶馭月妃嫫媿留文茵金風玉露澄象緯洞洞下鑿民之情一祝吾侯早歸將闕佐明主坐使天下風俗還眞淳再祝吾侯多男子森森蘭玉盈階庭三祝吾侯春秋八千歲瓊漿玉尊長對黃華斟

竹石屏歌謝暹澤

好古博雅時暹澤往歲贈我墨圖柏今年揆予初度臨又復持贈竹石屏柏以祝我老竹以堅我心長歌短歌先後發書室夜夜生光熒君才固磊落愛我何獨深此石不知出何地來自紫陽夫子門紫陽緣督兩授受謂宜永作傳家珍所寶又有大於此餘尤委

照非其人以我所願紫陽學以我生作石笋孫石笋固宜有石竹
笋竹生成同一根當時竹上歲寒句先達難賞流傳今去年忽得
紫陽歲寒字如約屏石來同盟朝夕斂身對二妙儼然拱待滄洲
之竹林萬物敬慕度義全幽貞不有畏友相勉屬安得進繩磨琢
箴句中雅意已佩服石中有竹誰能評歐梅蘇范六君子絕識雄
辨萬口稱珠犀砂玉亦似矣髣髴未得此理真願我生既晚欲說
口已瘖造化發育固難測嘗聞古有剛柔分柔土既發萬物之生
氣剛土故涵萬物之陰精人之所見自有限熟識萬象俱妙擬此
非物之影真是竹之形遺稍墜葉積於土土化為石竹自存生物
不隨凝結變請觀琥珀與水晶我疑此石生涓濱土石變化歲一
層歲歲層層應萬狀直欲盡磨翠壁鋪作千畝帳

和希夷木犀韻

秋來望月如水犀忽有香風鼻親吹偏尋不得見花面若得見花
敢輕賤徐徐步轉墻角來草色芊芊一徑開儼然嘉樹莫南服環
佩銷銷萬圭綠陽豔多情不敢媒平生偶與西風熟皇天清則土
方與取取誰如受命猶三閭愁兮洞庭波辛荊蘭芷方並著只有
淮南招隱句攀緣千古資膏馥希夷雅好異於是萬計清香金一
粟隴靈西征易尋絲鬢朱顏不待人秋花不比春花早開到秋
花也是春吟花弄葉何時足年少須臾成老宿一根生意貴栽培
力到自然文郁郁君不見岩花獨步秋葉中穿天出月莫敢相逼

魯齋集卷之三

九

和易齋春雪韻
臘前雪半雪顛倒失其時相去踰一月一月不爭多煖寒異厥
罰坵戶當堅凝陽氣乃舒發草木既萌動龍蛇起窟穴萬物欣向
榮彈風夜狂悖騰雞禁不鳴但見窗間白戰慄起推戶瓊瑤已幾
尺陋巷書生釜不煙關河甲士冰到骨俯仰天地間芽甲盡摧折

和易齋春雪韻

萬境寂無聲羣動亦僵裂當其懷煦煦蠢蠢就懼悅
帝腹加頰足上千天象速造勝論當世從容金殿旭人生莫不有
行藏誰把行藏較短長要議行藏無所為時哉出處趨輝光
誰卧草廬中能尚一壑風當時天地閉秦桀不相容中原河岳
如舊虎豹出沒非人有祇今不是龍卧時自是君才掣君肘
山澤兩癯更交情幾昏曉擁衾風雪夜奇論互傾倒妙處不盡千
張紙直到無言忘寐寐如何漏泄此高吟一灑龍蛇駭塵世

和立齋元日韻

斗酒待子醉我奉香旁
莫以一日朕博此千載香荷不新厥德正亦王春常只今自煮一
孤燈耿寒光坐對三古賢釋釋舉統英天地時一泰吾道何時昌
之子善遊遠西征兩歐陽臺臺歲月換作詩思故鄉老我絕世念
天毋自辱

和易齋木犀韻

秋光未為老老桂開墻隈雖與春風背依吐心未灰香浮玉宇遠
體破金粟徵詩翁被花惱深夜燈重吹今朝恰重九更蕩茱萸厄
霜螿未堪把菊蕊青蒹畦景物自冉冉氣候猶遲遲對花莫伶俜
行樂姑隨時清歡既易遇不飲復何為兄弟翠瑟合子姪鴻雁隨

魯齋集卷之三

十

和叔崇

月明人影散此筆度新詩詩力衛天馬不可衡勒焉詩壇峻極謝
推較莫學檀公三十六
人心乘氣機投開肆馳逐飛天忽淪淵忘生以徇欲大而名節喪
甚者邦家覆一狂方寸亂一安萬事足算寡樂隨巷菜肉怕膏腴
平時工用深舉動自絕俗佞無所守有為皆碌碌一墮荆棘中
終身困窮屬世事豈有常烏可執卷贖學問在我毋自棄富貴在
天毋自辱

和立齋元日韻

斗酒待子醉我奉香旁
莫以一日朕博此千載香荷不新厥德正亦王春常只今自煮一
孤燈耿寒光坐對三古賢釋釋舉統英天地時一泰吾道何時昌
之子善遊遠西征兩歐陽臺臺歲月換作詩思故鄉老我絕世念
天毋自辱

壽立齋

恩泉種德懋后皇命淳美髮髯傳正學一念不妄起真固滿腔仁
疏茂日增累甲子正一周雁眉追角綺年年三月初南極何焯焯
預酌長生尊家慶合庭雙今歲南極光一照千餘里我有百靈丹
遠寄螺江邊殷勤爲子壽角亢光芒寒一丸當一歲送以華池泉
初進雙目情再進華顯玄三進毛骨換四進還童顏五進志氣神
六七八進生羽翰進進誠不已俯拍洪厓肩不須鴛黃鶴炯炯天
地之方圓只恐獨立無與侶不如歸來歲寒之下相周旋

贈朱道人

道人跨鶴獨天涯偉觀絕景收拾歸點頭瀟墨茅屋下乘興吐出
胸中奇百尺生綃冰樣潔落筆一掃風雨馳速水拍天窮萬折怪
石礮礮躡熊羆槎牙古木蛟龍走斷雲寂寞無心飛淡妝濃抹西
子面天梯石棧猿猴悲野騎殘僧小橋險酒帘漁棹斜暉生綃
有限意難盡兀坐靜境窺天機豈知造化無盡藏奔會筆底無盈
虧射洪川幅非我有且遣楮君百輩供指麾

夜宿赤松梅師房

梅師有松度蕭散意態真皮冠簪白雪布福貯陽春房計任簡淡
了無一慮塵茶一碗酒一尊照照天地一閑人名山洋爽秀朝暮
淪爾神餐霞煉日氣井竈求遺珍希夷仙境本不遠何用抱樸終
其身

汲齋吟

我有一泓水清明如鑑開妍醜自來在曾不留纖埃靜而涵萬古
動時瀟九垓人與我同得是名爲靈臺胡乃忍蕪穢滌淪良可哀
當知克己如汲井汲去汗濁清自回洙泗淵源初不息河洛流派
空爭猜爲學工夫孰大此莫翻波浪驚見孩兒呂黎俯賴志徒苦瘦
烏蟻蟻用未該請觀朱子芳塘喻要識源頭活水來

壽藤杖行

君不見奇章咨堯削方竹老杜作詩誇紫玉又不見東坡驚喜鐵
鏗然靈壽會爲漢臣學我有怪藤幾千歲老髯孔節雷斧斷古苔
蒼蘚封護秘風刪雨剝枝幹禿頭角軒昂曲虬勢皮毛冷滑鳥蛇
腹鶴膝銅環不敢班武夷湘水皆退縮不借山翁荷篠去未逢太
乙然黎讀祥光閃閃意有在股動來壽徐平叔平叔樂道玄又玄
姪女嬰兒丹久熟兩脚踏在真實地一善滿載長生錄採芝覓藥
扶峻嶮敲雲挑月相追逐有時化作葛陂龍先生騎上蓬萊宿

廣會敬仲

功名須少年老大意終懶學問本無窮青春嗟有限用處不需多
雲霄路坦坦賈生正英銳郎潛自羞報文字浩如山奏功五寸管
達者未必長窮者未所短人生窮達各有時脩爲在我當自反
檟尚研摩况有五花館當年驕情氣猶賴世情刻只有學道心激

和立齋歲寒歌五章

然不自滿庭外槐花任爾黃蓮人高視供一莞

和立齋歲寒歌五章

羌人生之秉貞兮孰無陽秋惟澹而無欲兮斯能無求宜此心之
冰堅兮凜北風之正道歲寒之望兮足自以修

憶昔堅保兮銘者心腑故迹堙蕪兮茫茫墜緒瞻口碧之萬竿兮
猶有遺炬歲寒之句儼然如親

聖人體物兮萬世之訓究厥後凋兮基於不競使身口爭妍兮曷
保常與歲寒之知兮寧不謂性

有易我人兮先君之思有陟爾岵兮我心傷悲望松柏之蒼蒼兮
我無令姿歲寒之操兮炯炯心期

車馬兩歸兮惠我五闕一唱三歎兮亦孔之慨置諸左右兮瓶
省招揭歲寒之歌兮登聲激烈

和廬山高韻

北山之北幾千古兮嶠嵐層嶂數百疊踴然橫枕乎浙江歷潛岳
石磴綿延而上是為山橋之絕景兮驚靈噴雪終歲聲擊撞風柔
日暖花氣發其屨杖策而一遊兮躋攀分寸微舉確如躡太虛之
渾龐峭壁立之萬仞兮著亭對峙窺豁徑雲中泉石更磊磊玉虹
步步鳴淙淙清風滿吹振衣袂清瀾倚竹飛斜矸目極千里倚層
檻煙光掩映今樓臺城壘隱隱呈粉瓈上有陽精陰魄走飛敷下
有崦松偃柏駭旌旛安期棋局在何處時有平定起雲車雙洞陽
有節足高卧神融氣一澄世麗參橫斗轉萬籟寂夜夜山鬼窺燈
缸羨君胸中隘宇宙通明疏暢開八牕手開書堂攬奇秀芳聲聞
帝所錫奎畫昭回五色瑤貞珪涵蓄平生霖雨志不應懷寶迷其
邦羞乏餼菊我輩事春猿秋鶴心空降誠欲遂公赤松黃石約更
書旂常功業垂朱扛

五言絕句

魯齋集卷之三

題玉洞八景八首

畫出女墻月老子興不淺誰識春光中解使平湖斂
斷嶼數行樹孤舟一葉橫前山風雨暗此岸已天明
山外江村晚縱橫八九家過橋無路處人思渺天涯
點點飛來鴈空中若有音詩翁正牢落識汝別離心
梵宇出林杪暝色斂烟樹鐘聲有無中聽於無聽處
落日下大野江邊漁事收小舟橫斷岸長笛一聲秋
慘淡經營中落筆景已換不見片帆歸危檣還泊岸
獨跨藍關馬茫茫道且長誰知寒徹骨一雪到瀟湘

題時道澤畫卷十首

斷岸臨江浩風聲瑟瑟寒著髻五君子莫作大夫看
浩浩雲橫鳩罪罪雨不收野橋人少度寂寞臥清秋
虎嘯風生壑龍藏氣吐雲草廬勿高卧天地正細縷

礮礮石林立滄滄雲壑闕萬杉最深中莫有前朝寺
江村依密樹目遠送征鴻不盡暮天碧誰續蘆花風
巨石聳蒼脊飛泉漱雪濤一聲何處笛呼雨到江皋
一壑雲屏屏江橫萬里長漁舟下灘去寂寞舞斜陽
一雲山萬重天地混不分須臾風浪惡舟楫泊江濱
精藍夾江干鐘鼓時相應兩山遮不斷樓閣若爭勝
浩浩乾坤微微見斷山頗興浮海意吾道正多艱

題澤翁小卷

綵陰最深處樓閣出林杪江闊野橋間目斷行人少
斷岸江波闊迢迢十里寬人煙藏處密霽色媚寒灘
石護山溪口溪溪自有原若非江海量曷受百川奔
寂寞小橋前山人住何處村童酌酒隨策杖同歸去
兩水匯長江絕壁上蒼翠前頭風浪惡危檣且深避

魯齋集卷之三

十四

縹緲雲煙外迢迢江水明數家藏密樹一塔峭孤城
野渡人歸處縱橫八九家晚來寒力健風展酒帘斜
曉得知心友芳樽日日開不辭江路遠依舊抱琴來
名利驅馳急江山自古今舟行水上意人立渡頭心
到岸未爲了行行萬里途舉頭岐路惑岩畔遇樵夫

題潘氏山水壁

疊巘雲煙表茅橋竹樹中起子深隱趣筆底有高風

呆官人三絕

直道難行久前程豈易裁遲齋羹辣口充有世間欲
冷面無慚色真心不脫空雖然數在我終是與人忠
數本非嘉德如何樂此名能於數外看方見業之精

題梅

萬物正搖落梅花獨可人空中三五點天地便精神

七言絕句

題流觴圖

東晉羣賢事已荒却於紙上見清狂茂林脩竹今何在一段風流付夕陽

題浴沂圖

一時言志聖師前鼓瑟聲中三月天誰識詠歸真樂意如何却向畫圖傳

題長江圖三絕

一目長江萬里長幾多興廢要商量時人莫作畫圖看說著原頭正可傷

魚腹江邊八陣圖嶙峋於此豈良謀後來恨道長蛇勢用勢須還烈丈夫

瓜步洲前水最深幾人持此縱荒淫誰云天意分南北自是人無瓜步洲前水最深幾人持此縱荒淫誰云天意分南北自是人無

集卷之三

三五

混一心

獨坐看海棠一絕

萬翠千紅各賦形原原生意到春深誰開錦帳藏妖豔應是東皇有蕩心

沈香亭下太真妃一笑嫣然國已危當日杜陵深有恨何心更作海棠詩

海棠詩

題出橋十首

軋軋飛車入翠微人於妙處未深知自從標榜新拈撮碎却山橋一段奇

北山之北兩山馳一逕蜿蜒石作梯脚力倦時山始好芙蓉東畔

赤松西

石磴斜蹊下水隈玉虹噴雪掛崔嵬雖然只是泉三疊滂湃聲搖

萬壑雷

危嵐鐵面太巖巖少恐茅欄石下龕壁立晴空幾萬仞承天一柱在東南

世事難憑轉眼空可人泉石在雲中此心多少閑丘壑且發微機與眾同

脩竹清端記永和山陰陳迹已消磨四時佳興隨人寓曲水流觴未足多

步隨流水覓清陰亂石穿林窈窕深澗谷未能忘磊磊何如虛豁

一生心

吹盡塵襟亦快哉心期千古一時開清風滿峽誰收拾卽此清風播後來

泊泊利欲著人深灑灑矜懷可出塵指日洞陽斤斧息開山一著

要當人

風雲下走若馮虛目極長空千里餘每日城中望山色却來倚檻

認吾廬

集卷之三

六

題易道傳心圖

圖書表裏用功深此道相傳直到今書裏有圖圖有句圖中卽是聖人心

和易岳木犀韻

昨夜西風作意涼吹開粟粟繞枝黃有時月窟開來往天上人間一樣香

對花只是月宮遊迢彼黃流注玉舟莫被清光虛度了此生更有

幾中秋

和前人韻

屢作家書欲寄人姓名愁墮軟紅塵眼邊忽見傷春句屈指別來猶是春

庭前日日見蘭芽誰把青山特地遮雁影寂寥君又遠歸期夜夜

卜燈花

春雪兩絕

開歲晴天亦太怪
六花日日舞簷端
渾然一色無分別
也把梅花作雪看

無端雨雪恣癡頑
弱甚東君太失權
一白但爲羣醜幸
鮮消羣醜只依然

和叔崇兩絕

道心常要攝人心
有德之人必有隣
愧我空虛無一善
安能交義契蘭金

春來風雪無虛日
老去光陰如箭急
窗外梅花猶未殘
高標却被寒留得

拜明招二先生有感

憶昔龍門續斷絃
榮陽一脈浚家傳
誰知麗澤收聲蚤
夢奠于今

八十年

神學王氣點腥羶
壽命今年下日邊
俎豆孔堂新劔佩
風煙晉國舊山川

一原英魄一山藏
回首懷忠道路長
天意未開南北限
要教北學王南方

林麓幽幽氣象閑
三年肄習萃衣冠
自從引翼無求地
荆棘叢中路頓寬

炯炯長空一片心
東南鼎立統斯文
卷藏萬古春歸去
只有餘光在此君

研席宵棲一柏堂
至今魚鼓訴淒涼
溪山不掩中和氣
發見隨時草木香

竹裏侵曉出山阿
宿露清圓憶舊哦
當日解衣盤礴意
明明分付一池荷

多少門人迹已空
後生久矣失遺風
聖賢立教無千古
時有汚隆道不窮

束髮家庭識所宗
平生心在瓣香中
白頭始下券臺拜
的的精誠自感通

仲氏孤忠徹九天
青原淡月慘遺篇
摩挲朱子嗚呼字
寂寂庭前重愴然

和叔崇清明後四絕

把酒留春尙肯留
幾多生意聚詩眸
可憐桃李無涵養
只有桑麻自進脩

安期老子肯過從
每恨詩尊不肯空
好句忽來今日雨
高情終是古人風

昌黎空作送春詩
只道門前柳絮飛
豈識一犁江上雨
春風於此大知非

魯齋集卷之三

大

緩步微吟竹一枝
情懷不比少年時
少年春思無歸宿
却是如今老會嬉

題立齋天台圖

留題已是十年前
展卷重看思惘然
汝以不言傳至道
豈如吾道以言傳

出處於人不偶然
當時已報赤城緣
丹青有筆誰能畫
聖則堂前月滿川

元正

開正又展一年期
霞臉醺醺酒半危
獨坐晴牕無一事
呼童和墨寫梅詩

吟詩猶是少年情
要復當初赤子心
心出入時何以御
手持一卷敬齋箴

和王成書秋臺詩卷韻

龍蛇筆底盤枯藤兩卷風駭泣鬼神此是玉成衣鉢處他年出語
定驚人

韋軒遊山遇雨

踏碎羊山黃葉堆天飛細雨相車回一皇應訝來何晚不忍聽君
話別盃

和前人韻

名山終是久徘徊小隊輕車決意來他日相思無覺處殷勤先贈
嶺頭梅

山靈豈是少恩哉兩載從容自不來羊石豈能留得住和羹消息
到寒梅

答子宣雪中惠吳中珍味

誰枉袁安雪裹車忽然墨餽入吾廬平生安識吳中味攪碎衰翁
滿腹蔬

寄齋集卷之三

七九

跋潘默成詩

不動心齋有素規稜稜風骨太清奇殘書斷帖人爭寶誰識先生
妮承詩

書補之梅

玉質粲腴官樣妝風流終媿水雲鄉一邨飛落人間世添却逃禪
百倍香

題王伯忠雪月圖

片紙裁成數寸怪王孫風致寄毫端只於天地交光裏認得前程
萬里寬

除夜訪楊此齋

除夕家家整世氣老來天賜一閒身正當風雪翻空急面拂冰花
訪故人

一別癩仙已八年伶俚鶴骨尙禪冠相逢逆旅歡然處各著精神

子細看

秋興

年少荒唐德頗慚了無佳客伴清談相親幸有坡詩在秋晚堂深
燈一盞

巷底蕭蕭絕市塵供愁疎雨打黃昏悠然一曲泉鳴調燒了夜香
深閉門

塗中即景

溪邊柳色露新芽春透微波漠漠斜一陣隨風香頗異定知前面
有梅花

宿寧庵聞溪聲

清溪瀉出瀑泉鳴記得昌黎語不平要識中流多峙柱故能千古
振英聲

感舊三首

年時清話幾黃昏雙柱亭前竹外門離合感衰方感舊忽逢新句
動詩魂

交契稠繆事未磨月牕再得共婆娑君今有子全無恨顧我伶俚
奈老何

却為清貧識世情人於淡處味方珍未終舊話君還去賴有梅花
似故人

湖上

木落孤山分外孤尖風索索響枯蘆暗香全未傳消息和靖還曾
著意無

笙歌只解鬧花天誰肯敲冰掉小船要識湖山真面目偷它冷月
訪三賢

歸舟三絕

江邊踏月入孤舟水月流光一片浮夜靜海門雷怒吼潮頭凍殺

未甘休

波聲拍枕不成眠擁被推蓬月尚圓霜下夜深人正悄數聲飛雁度林顛

幸脫塵氛入帝城又搗幽恨滿歸程鴈行不整關心事深媿漢人

千慮輕

伯兄新樓十首

欽牆縮地保鄰歡巧作規模不見慳初轉層梯心似隘一開牖了便寬閑

不嫌陋巷搗坡頭旋廡煙萊著小樓面面有山殊不惡倚闌銷盡

半生愁

東山謔曉日蔥曩一簇樓臺紫翠中鴛瓦露博鱗甲動參差羣影

掛斜紅

野色晴暉展畫屏綠槐古樾兩娉婷却嫌一帶無情竹只放金華

齊齋集卷之三

三夢選

半段青

投西眼力拓天寬收得煙林透入關雙鷺斷霞飛不盡九峰斜抹

有餘閒

林間塔影鬱蒼蒼向晚風傳供佛香燈燄萬龕時炯炯恍然文筆

吐光芒

未說樓居即是仙自然高處隔塵寰誰家雙鶴鳴清曉聲在東邊

竹樹間

月滿闌干風滿衿恨因景物動清吟鐘驚老鶴翻金刹角引樓鴉

投暮林

樓頭小圃徑斜通種竹休教勢倚空好是故廬猶在眼未應條條

障西風

七絃之外數聯詩裊裊爐煙酒半卮豈獨對牀堪聽雨不如話到

月斜時

謝葉聖子送笋

誰念貧簞一飯貧螯龍頭角正森森殷勤惠我清貞節減却君家幾畝陰

寄題江山葉氏翠香亭

此君來與小山盟共挹周揚一世英何用偷它當日意男兒自要立芳名

遙想琅玕百頃強旋栽應笑子猷忙絕憐羽葆搖新綠更有風來

細細香

誰竊清香下廣寒霜風深就粟膚丹須知葉葉蒼圭色花未開時

自可觀

小詩越境論交情不見新亭句未精寄語主人猶缺典梅花庵竹

不同情

白荷花

玉娥獨自到書屏不管人間暑氣深待得詩成花已謝應無妬句

慳花心

青幘紅裙忠懿孫如今流落不堪聽丹書鐵券山河誓却與春闈

贖濫刑

過趙清獻故居

隱隱數間清獻宅只在城東竹樹中龜鶴不知何處去誰將白鹿

口高風

一時人物久飛仙詩竹和庵盡變遷尙有禪師風味在野人門外

汲寒泉

赤松夜宿

香火悠長仙力重山川布護妙難控詩魂飛繞翠屏中冷雨疎風

時入夢

中秋

中秋天氣似重陽幸有庭前桂子香
書冊根邊無一事任他風雨送淒涼

寄題胡子升讀易亭韻

梅花亭外倚霜晴讀易亭中一老成
亭在道旁還有意幾多行客想風聲

葉西廬惠冬菊三絕

風緊東籬長舊主人杖履日徘徊
後時獨立應無恨少待梅花相伴開

霜天無物不彫殘忽見青蕤羽葆攢
欲制頽齡須耐冷一陽定有落英餐

誰知造化用工深處士陶潛獨返魂
白髮書生留晚節從今歲歲

典刑存

和乘雪遊山韻

千丈層崖玉作堆瑤林瓊瑤路
築回寒光徹骨清無敵第一軒

第一盃

右遙想清致

蕭然窮巷凍堆堆高卧袁生夢
正回擁鼻微吟燒槽柑茅柴也薦兩三盃

三問大夫贊

右自安清况

愛國憂民感慨深沉湘浩浩魄沈沈
懷沙哀郢成何事日月爭光只此心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辭

詛楚文辭 并序

先秦之碑凡三有祀亞駝之文有祀大沈九湫之文有祀巫咸之文大抵皆詛楚也歐陽公以世家推之楚自成王十八世而至頃襄秦自穆公十八世而至惠文惠文末年嘗與楚數相侵伐疑此時所作子按秦指楚忘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師臨加我其為頃襄無疑秦自志文始稱王不應自稱嗣王惠文之末當周慎親王之三年楚固嘗率趙韓魏燕伐秦五國皆敗走乃楚懷王之初耳惠文不與楚頃襄相值也自是懷王數被秦兵給以獻地而使與齊絕給以會盟而劫執其君然後頃襄始立乃與秦昭襄同世

香齋集卷之四

梁然可稽豈集古錄考之亦有時而疎乎古者出師必聲敵國之罪求祐于神如武王底商之罪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也詛楚之祀其遺風歟頃襄之時國尤不競今年失八城明年失十二城飲恨所知逆婦于咸陽何敢率諸侯犯此氣敵方張之秦哉予嘗讀蘇氏之論曰昭王欺楚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為名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之壯者此報王十七年也司馬公通鑑失載後人幾不得而知詛楚者必此時乎秦之不道諸侯詛之蓋有不勝其罪者楚不詛秦而秦反詛之凡數其罪考其世家亦無其實豈有聰明正直之神而甘受詛於爾之浮詞而甘受諛於爾之姓幣乎決無是理也明矣其碑出於風潮開元寺土下後置於太守之便廳蓋秦穆葬於雍秦泉祈年觀今開墓在開元寺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觀故基耶

見城公手

後之學古者謂三詛文惟祀巫咸者筆法最精王厚之亦謂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此杜工部所謂書貴瘦硬方通神者此為得之大觀間昇入御府人始不得而摸拓波江後間有臨摸本失其真多矣寶祐甲寅之春金華王柏得於醫書人見而嘆曰此事固無足取也亦先秦之古人也中原之舊物也通國棄之而流落於陋巷之書生豈不異哉為之序而繫以辭曰

於皇上帝鑒此下民一善一惡有炳其分興亡之感請觀于秦穆辭蹇叔悔誓孔明於赫元聖存之於經秦之於秦豈曰強兵昭襄詛楚虐民慢神言巫不作勒象堅珉自播其惡至念猶存甯熊拓地城池雄深三閭既放舉國昏昏詐槐而繫強橫以婚穆兮穆兮胡甚不仁犧牲圭幣猶冀神聽神之聽之怒終弗平強繫之末六國自焚曾不百年呂已代嬴歐公誤考而曰惠文彼石弗勒彼參弗堙日月磨盪風殘雨淋揮呵守護奔走山靈事豈足法文豈足

香齋集卷之四

程一

程一時之妄萬世之箴穆誓既錄書生誦吟稷詛遺醜假託翁鳴彰善瘴惡是日天心彬彬爾爾大家勃興未經斯鑿骨氣厚淳三代遺跡不一二聞大觀之後內府秘珍陋巷之士曷識鏤金臨墓至再大觀其真存來墨本求售且輕摩挲慨嘆刺嚙麟响折旋圓勁隴然潭成玉鉤鐵鎖虬翔鳳騰忘其不道政以字稱第八神品庸長碑勝

時在字辭

景定辛酉仲春己亥通澤時充之父冠其從子在于學古之學者學以為己維爾之先有志斯偉巨肩猶在致敬息音歲

月消遺爾繼爾承爾宗爾命冠以追古以視以無秩秩黃主我觀大學三在在前德所以明由致知焉致知之要在格物登天地間物必有則格物之理致吾之知萬理同原皆可類推表裏精粗

推至乎極真積方久豁然自得存之以誠謹之于思惟是古學絕
今勿爲或古或今是不立志子也不佞字以一致禮儀既備敬哉
敬哉于時保之以永方來

汪功父字辭

表姪汪氏子名蒙蚤孤以友愛克自植立亦有志於學
欲從子游一日請所以循其名者且求其義子以爲字
者固朋友之事因爲之辭以祝之曰

相爾父命名之日蒙以蒙厲汝俾求其通通之道學問是充毋
自暴棄而曰顛河必浚而室必達而聰或徇爾欲蠢賊內訌匪學
滋陋終身昏情惟道有原惟學有宗載觀義畫名卦是同良止乎
外坎陷于中如泉未達莫適西東夫子贊易式啟爾衷乃曰育德
以厚爾躬又曰果行以警爾備匪育必陷易大其容不果則止且
追遐蹤夙夜此訓業廣功崇是曰養正是曰聖功用力必勇立志

李齊集卷之四

必洪孜孜善問如木斯攻懇懇求友如石斯礪必登以辭必研以
窮日積月累八窗玲瓏母問而斷百倍其工功甫字汝以要其終
汝父已命匪子之從

吳子善字辭

寶祐癸丑季冬吉日松陰先生吳仲淵父冠其子思齊
而謀其字於友人金華王某再拜而祝之其辭曰

古重冠禮筮人旅占筮賓戒賓必惟其賢我實不敏爲子之辱字
之以辭尙能昭告后皇嘉惠降中于民善善惡惡是曰良心氣質
匪拘欲物匪蔽毋自棄暴必先立志我懷古人德誠道尊報然而
奮我曷未能舜何人哉有爲若是希聖希賢惟學可至服堯之服
誦堯之言能行其行是亦堯焉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爾成德惟子祝子有言爾宜好善心切故能思齊我其字之曰子
善汝汝受而保承天之祐

竹字詞四章

平生此君兮交歡挺勁節兮琅玕當窮冬兮萬木搖落貞獨立兮
翠寒

承嘉惠兮君子之庭昭爾扁兮追舊日之風聲抗塵容兮不屈中
自守兮虛明

周子言兮甚密聖可學兮其要有一止無欲兮二字故靜虛兮動
直

動直兮靜虛本立兮不孤有容兮乃大忤人兮任渠

續國語序

昆侖旁薄之廣大前瞻後際之無窮宇宙之間人之所以靈於萬
物者以至理獨會於此心可以知來而藏往可以原始而反終也
天開文明河圖斯出聖心默契畫卦造書而後三墳五典八索九

魯齊集卷之四

丘傳于世後一千八百六十有餘年吾夫子秉道統之傳任述作
之責威靈舊聞斷自唐虞而已夫子豈不欲備上古之淳風考制
作之本始探幽蹟而昭陽德也顧其荒誕鄙野麗雜殺亂或詭其
旨或失其傳非可以立人極闡世教爲萬世帝王之法程於是因
民心之感以正其情剛詩者所以導其和也因治世之事以達其
道定書者所以立其教也因民用之疑以極其變繁易者開物之
書也因亂世之事以悼其失作春秋者立法之書也天地忽否吾
道荆棘詩書厄于秦楚烈燄之中漢之儒者不能追亡補逸以足
百篇之義乃通用其心於百篇之表矜功術博詭聖誣經如畫鬼
神誑惑羣愚而莫能證其形似也大抵翻空者易奇覈實者難工
異哉太史公之爲書也唐虞之上增加三帝曰黃帝曰顛頊曰帝
嚳論其世次紀其風績駭駭學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吁學至
於吾夫子而止夫子之所不書太史公何從而知之缺其所不知

不害其爲學夫子也至我本朝蘇黃門始日太史公淺近而不學
踈畧而輕信朱子屢稱此言最中其病及觀黃門之古史又上及
於三皇以伏羲神農黃帝充之若與大傳同以少昊顓頊帝魯唐
虞謂之五帝終與大傳異其輕信何躬自蹈之乎堯舜吾知其爲
帝也禹湯文武吾知其爲王也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吾知其爲賢
也吾何從而知之以吾夫子之書而知之也夫子聖人也前聖之
相傳至吾夫子而止後學之取信亦至吾夫子而止於吾夫子而
止於吾夫子不得取吾信烏乎取吾信唐虞之上三皇五帝之有
無離合吾不得而信也出於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
諸子百家之書非吾之所敢信也雖百篇之義固不得而追補然
其大經大法巍乎粲然如日月五星之麗乎天未見其不足也千
載之下猶未聞有法而行之者以追帝王之餘風尙何求於茫茫
不可致詰之外哉春秋之書吾夫子之親筆也其人可信也其時

魯齊集卷之四

五

可近也傳之者失夫子之意多矣曾不是之求乃舍近而求之遠
棄實而求之虛何耶天地之內一日之間事如沙塵何可勝紀大
者無出於三綱五常而至微者以亦有理三代既遠自漢而下其
見於史者十有七不過存一二於百千萬億之中而學者猶罕能
盡觀而備考也我朝治平間先正司馬公奉旨編成資治通鑑合
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爲二百九十四卷君臣出治之本天人
相與之際規諫之從違刑政之得失善可爲法惡可爲戒採摭刊
削井然有條最爲三代之下甚盛之書也文公朱先生以之編通
鑑綱目五十有九卷大書爲綱分註爲目綱做春秋目做左傳踵
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門人李方子爲後語精覈明暢發揮
本旨羽翼麟經殆無餘蘊僕嘗聞朱子曰左氏於春秋依經以作
傳復爲國語二十一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
書體以相錯綜云示以建安袁公樞爲本末其部居門目始終離

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其錯綜溫公之書亦國語之流矣於是考
國語之爲書始於周穆王終於周定王凡四百八十有餘年止八
國之書合一百八十有二章唐之柳宗元乃以國語文勝而言麗
好怪而反倫學者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駁也遂作非國
語六七十篇以望乎世者愈狹而求相於呂化光豈不愚哉司馬
公曰國語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宗元豈足以望古君子藩
籬妄著一書以非之宋秦公嘗敘之日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
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大成業
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內先儒亦以爲然以是知
左傳國語不可偏廢袁公本末之書歷年幾兩倍於國語而不過
二百三十八章或者疑其太簡且病於無所發明然時益近而事
益多此勢之所必至事益多而詞益少此可以見其筆力之精也
不觀其博則不知其精不知其精則不切於用爲士者以萬物皆

魯齊集卷之四

六

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不以經綸自期者亦自過其躬而已僕
因考通鑑之初語卽外傳之終語也以是知司馬公之意未嘗不
拳拳於外傳於是分門約語附諸儒之論辨編爲續國語凡若干
卷合若干章以備一家之支流餘裔竊嘗疑之左傳國語文氣不
同未必出於一人之手左傳之文浮國語之文質浮者近於誣質
者近於元左傳多詳事情國語多陳制度然重見者亦少雖間有
之而詳略且異若故相避然此可疑者一也見于春秋者猶有一
百二十四國今國語止列其八它皆不足取乎况陳宋衛秦皆大
國也亦無一語之可紀何耶此可疑者二也齊之內政不見于經
而出於管子先儒皆以爲非管仲書疑戰國之士僞爲之豈有七
百餘年之齊別無它語獨剛節此書乎此可疑者三也漢興之初
亦以周之舊典禮廢廢影滅諸儒幸得其傳皆欣然存之而不
疑司馬公已定爲列國之舊史矣非左氏之文也嘗聞諸國各有

史而不相知秦併六國始盡得之往往私相傳錄皆非全書左氏文之而為傳國語疑未經穿鑿者秦其本國也宋衛非秦所滅所以獨無歟自入通鑑以來周止亡國之語耳非可續也魏趙韓分晉而晉語亡田和塞齊而齊語亡越已滅吳楚復滅越滅魯韓滅鄭齊滅宋故國所存惟楚而已吁中原禮義之國帝王聲教文物之地俱已丘墟雖秦楚亦未幾而亡矣此天地之大變古今之奇禍也烏在其為可續哉雖然僕之所續者書也非續其國也誠以國言之魯固亡矣而有不亡者存以吾夫子之聖巨萬世而不可磨滅門人子孫斑斑於後世遠夷暴君亦莫不欵調致敬至今猶然雖周公伯禽之封國實成湯微子之苗裔也遂以續魯語為首上以繫夫子之所不取下以續夫子之所傳續魯語者亦所以續宋語也又以之補袁公本末備云

重改庚午循環曆序

魯齋集卷之四

七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四時代謝循環不窮而元亨利貞之德未嘗須臾間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得天地生物之氣以為體子子孫孫會元雲仍千宗萬派與天地相為終始此所謂民吾同胞者共此一原之氣故也雖其顯晦斷續之不齊而此氣初無間隔譬之水焉自一勺之微集而為溪澗川谷匯而為沱潛淮漢其間斷流絕港固不能無然渾渾浩浩不害其為長江大河也譬之木焉自一苗之生發而為榦支條葉養而為榘楠豫章其間枯萎槁落亦不能無然鬱鬱茂茂而不害其為聳壑昂霄也古人立大宗小宗之法所以合其同而嚴其別固已見之圖譜原其受姓之初考其遷徙之序烏乎吾不得而知之矣大宗之法有二義截然以始來在本國者為始祖亦一義吾宗始祖三府君唐末自義烏之鳳林來居城下生死之年月無傳其子六府君實生于朱梁之庚午感天地生生之德流行不息惟吾宗生生之氣流慶無窮遂

以庚午起曆凡我一原生息之慶悉書其日月于逐歲之下周而復始若循環然雖百千萬年可同此一曆也續而成之尚有望于爾後人

送倪君澤序

士有求名而勉為自脩者此世俗為人之學也士有好脩而指曰求名者此世俗忌人之論也求名得名而實有未至不特人敗之天亦有以敗之非天故欲敗之也此理之所必敗也有其實而名自至豈人不得而掩之天亦不得而掩之非天不欲掩之也此理之所必不能掩也自其變者言之有其實而名不稱者有之未有無其實而能久盜其名者也夫以求名為心名苟得矣則所以自脩者必懈誠以自脩為心名雖得而自脩者益篤何者思其實之不稱是名也為人為己於是可以判矣若倪君澤所謂有其實而名自至者也于知君澤為最密其為人也外木訥而內精敏所

魯齋集卷之四

八

積者深所存者遠真自脩之士也未嘗求人之知雖終歲同處共案而莫測其學之淺深也一旦對策大廷結知聖主置之鼎甲八方驚嘆駭愕恨知之晚今將趨南康暮戒行有日子固知其必篤於實而不有是名也審矣然仕宦之實無它政事而已歐陽公一代文宗而對人多談政事或有疑而問者乃曰文章止能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斯言真可以鍼砭後世文士之膏肓夫流連詞藻不能政事者其病小玩愒歲月而不屑於政事者其病大乃欲以不事事謂之養望者益誤矣昔君澤不憚千里之遠役甘遲四年之久次杜門山林不入城府與人謙恭不異平日此則所謂養望也今發朝官職已脫冗職之污賤南康無貳車太守之下卽暮僚也千里之休戚所係也百姓之枉直取正也有貢賦之征焉有軍旅之事焉有官吏之宿弊焉有田里之隱憂焉又有書院前賢之遺範焉人未及太守而先議幕府矣四面之責方至非可以清談閒

雅之爲可尙也非可以體貌沓施之爲可習也苟以塞閑自命富貴自期厭塵勞而忍小物吾見其名喪而重墮矣何有於養哉昔魏國韓忠獻嘗以大名爲開封推官暑月汗流浹背理事不懈府尹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此豈非後學之所當法歟君舊字希程今改字君澤夫致君澤民固儒者之事業亦朋友以是期君也自上而下言之能致君則澤民在其中矣自下而上言之能澤民乃致君也後世無莘野之聘無版築之求致君未有不自澤民始苟以此自詭不親細務而曰此養望也卽異時持祿固位之根基可不懼乎君不憚其懇索子言以相其行輒發是語庶朋友切切惻惻之義云

宜晚堂序

題扁之說亦有體平齋居則有儆戒之義堂字則有頌願之情亭榭樓觀以寓興致其標示景物者次也義烏何公頌字碩甫取老

香齋集卷之四

九

杜翠屏宜晚對之句以宜晚題其堂而竊有疑焉夫山色青青萬古不老四時朝暮無不宜者何獨可對於晚耶豈非旦晝之間物交物而忘其山色乎至於弛塵勞於萬變納真靜於一時適有樂於吾心焉耳非山宜我我宜山也今何公老矣其家人親友之所頌願亦人之至情也雖借是語而意實見於言外未必果有取於山也詠之者不爲法縛可也坡老云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諸君子雅頌鏗鏘金春玉應得此意者多矣子何爲者而可典引於前乎子與公之子因于相別餘四十年一日袖此集訪子於陞巷各以蒼顏鶴髮幾不能辨道舊感慨且徵子序固辭不獲因爲之書云

墨林類考序

歐陽公集古之勤十有八年得千卷并包夷夏數千萬里歷周秦漢魏數千百年聖賢功業亂臣賊子事迹往往史傳之外證明僞

繆其於所得之多雖勞而有益也其後東武趙明識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記五季鐘鼎瓶鬲盤彝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遺蹟見于金石者皆去取褒貶之凡爲卷二千南渡後昭武李丙亦集錄千卷越二十年天下之聞碑名蹟舉萃其家百世之消息滿空欽然具于爛帙之上其它如復齋碑錄東觀餘論及夾深金石之類記述不一謂之博古可也論之學則進德脩業之士有所未暇東萊先生曰心思之不可圓而滯也其論精警子固非有此癖好也亦非有力可以訪求也類秦漢之名碑募其古也列晉唐之精刻善其字也分爲六門便於討論也名曰墨林類考總二十卷亦未備也間嘗遐想在昔往古隱君逸士嘉言善行沈淪荒墜者何可勝道姦回之徒盜名惑世假託依稀者宜亦不少安得強敏有識之士於進脩之餘追遊藝之意衷金石之所載具其詞章攷其真偽評其得失削其繆妄續歷代之典法補史傳之缺遺庶有益於後世無玩物喪志之嫌可以盡掩前人之編庶幾乎恢拓翰墨之圃疏暢心思之滯集金石之大成而玉振之矣吁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願子所編不足以議此因其序以見此云爾

香齋集卷之四

十

考爾序

序曰考古士之常業也考聖賢之成法而后識事理之當然雖天文地理律曆制度凡所當考者不一至于治亂成敗是非得失之迷尤不可不考者也若夫書之爲藝有六義有八體有脫簡缺文之疑有豕亥魯魚之辨考者考其字之訛謬也非考其字之妍媸也考其字之妍媸後世之末學也梁武評書按一時之遺跡較數語以形容此烏足以盡其精微哉袁昂又評之唐人又評之本朝諸公亦從而評之大抵皆祖述其意而異其辭爾梁之庾肩吾又曰第其高下唐李嗣真亦效之此固未易工也亦不過論其大體

而已未有提出一碑一稱縱論其善惡者尤未有一碑變數十百
碑如蘭亭敘者也子因觀蘭亭考而有感焉推其源流辨其同異
列其所自出萃前賢之論贊亦可謂好古博雅之士矣問其考精
者之所以爲精不善者之所以爲不善則未嘗有決詞也夫以一
紙之字臨摹響榻數十百本而刻之雖不能不失真猶可曰互有
得失蓋所傳者之未遠也然一石之字搃拓之間且有紙墨工拙
之異濃淡肥瘠之不同豈有一碑轉相傳禪子孫孫變而爲數
百種而有不失其真者乎一傳而質已壞再傳而氣已滿三四
傳之後尙髣髴其流風餘韻者鮮矣蓋亦求其初乎孟子曰觀水
有術必觀其濶此觀其所會也又曰水無有不下性無有不善此
觀其初也不揣其本而求其末不探其源而涉其流今爲士者事
事皆然何獨於蘭亭可嘆也哉本朝黃山谷最善評書其論此碑
也則曰褚庭誨所臨極肥張景元所得缺石極瘦惟定武本則肥

魯齋集卷之四

上

不剩肉瘦不露骨三石皆有佳處又謂定州石入棠梨板者字雖
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映冠一世可想見也
今時論書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會未夢見右軍脚汗氣斯言
慷慨激烈似亦審矣東坡則曰放曠自得郭河南則曰神氣飛動
殊覺天成或曰道媚勁健或曰溫潤典刑或曰謝脫拘束皆未爲
精密也米南宮之贊雖奇崛鏗鏘殊覺澆濛其曰永和字全其雅
韻九觴字備著其真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亦庶
幾乎得其實也或謂定武本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
形而爲會公樂道譏之曰恐爲九方臯所哂然驪黃牝牡之不
記則有之決不以犬豕豺狼麀鹿而謂之馬也苟能於永和九觴
浪由仰殊九字列之中開九方臯之目亦未爲過近世如尤錫山
王復齋皆喜評碑帖陸象山謂二公於蘭亭一主肥一主瘦二公
猶爾其孰能決之惟高宗皇帝贊曰禊亭遺墨行書之宗真百世

不易之訓子嘗味山谷之評以薛肥張瘦惟定武本不瘦不肥其
論雖審而觀者未悟其意後之翻刻者止求於不瘦不肥之間則
字畫停勻反成吏筆尙何足以語蘭亭乎其意蓋曰定武本有肥
有瘦肥者不剩肉瘦者不露骨此右軍之字所以爲行書之宗也
夫賞鑒識別之嚴各隨人品而上下味者貴耳賤目矜已收善未
易以口舌辨也聞有雅尙君子挈長度短博覽研校不過至定武
重開本而止蓋初本罕落東南未易見故也葉公好龍見真龍而
反疑之紛紛皆然予見此序亦多矣雖不能盡知何處所刊每見
善本亦未嘗不爲之躍然及見中原故家舊本於是心降慮消氣
融神暢又懼其見之未博也疑必有過於此者廣採近時精鑒之
士所共推爲善本者十餘家點點畫畫錙銖而考之未見其可以
伯仲稱也脫肥者必失之氣濁瘦者必失之骨寒神癡而質俚者
有之意縱而筆狂者有之或同兒戲不知其醜而疥于石者繁瑣

魯齋集卷之四

上

可羞也若後世再有王右軍則後之蘭亭或勝若後世未有王右
軍則蘭亭當求初本無疑不見初本政自不必觀蘭亭也昔有所
謂古蘭杵蘭褚蘭今予作者蘭四卷逐字疏于其下云

默成賜硯序

昔大父幼師默成也期待之至乃以廷對之硯賜焉大父不負所
期卒以此硯復對策于行朝其後宦轍南北必挾以自隨先君平
生無長物所嘗用者亦止此先君卒保藏惟謹蓋其制古質堅後
人不知必有厭棄遂屬內兄伯遠小篆銘文鐫于其下今雖廢曠
遺芳不嗣者百有餘年矣誠得此硯長存或有志而自奮者焉知
其不永爲衣鉢之的傳况兩世手澤在焉可不知所保乎

重政石筍清風錄序

夫天道流行發育萬物鼓天下之動而神變化之功者莫疾於風
起於空洞蒼茫之中而激越於山川徘徊於草木虛徐游泳於精

神興致之表冷然而不可把倏然而不可留其感人也深其動物也力有自然之妙莫知其所由然者其唯風乎聖人觀物察理擬諸形容喻君子之善而名之曰德風感詠歌之意而名之曰國風曰風氣之開以見造化之推移曰風聲之樹以示治道之興起有曰風教風俗風範風致皆取其感人動物有自然之妙故也蒸民之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傳者以為清微之風養萬物者也蓋其薰蒸披拂也天地為之光華如人之嘉言善行流播傳誦後世為之奮起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百世之下聞者尚可以變化其氣質而況夫先世之流風餘韻子孫所當觀感服習繼繼承承要不失其氣象而忍遺響之不嗣乎余生最晚不克肖似十有五年而孤諸父亦相繼淪謝而於先大父之清規素範不得而詳也猶及咨訪故老探討遺書至於孫曾則已蒼然不得而聞之矣夙夜祗懼追求亡逸

魯齋集卷之四

三

餘二十年存者無幾其幸而得者為之哀集考訂表識序題亦既成編繫之日石笋清風錄石笋者先大父丘蘆之名清風之所自出也予今已年幾六十矣舊學荒蕪不足以顯揚先德家事彫落不足以增衍遺緒痛文獻之顛連尤憐溘乎殘毀散逸之至再則清風為之掃地若我輩從子孫書種不絕清風徐回凡今日之所以辛勤整比反覆叮嚀或可以為後日作成之助况是錄也非有聲色珍寶之可悅非有鐘鼎爵祿之可慕玩之者有能思賢人君子交道之所以綱繆味斷簡塵編辭氣之所以忠厚必知紹述先志軌度前脩兢兢業業勉勉循循盡其力於學問之所當為絕其意於性分不當得之外其間或有名世者斯無忝於爾所生矣是雖出於秉彝好德之良心豈無賴於父兄濡染薰陶之力至于屬其機動其志躍如其喜肅然而敬是孰使之然哉是皆有自然之感而莫知其然者此錄之所以謂之清風也歐陽公曰七賢圖吾

家之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嗚呼若此編者豈七賢圖之所可並稱哉汝其保之無負予拳拳深有望于爾後人

研幾圖序

河圖出而人文開八卦畫而易通顯九疇錫而洪範著書固不先於圖也成王之傳位也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序參錯於天球弘壁之間聖王之所寶可知矣古人左圖右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浸繁而圖學幾絕間有因玩好模寫景物以悅目而有關於理者固鮮圖學之中與非神聖不能作非明智不能傳洪範歷千有餘年非箕子孰能陳之先天圖湮沒者二千餘年至邵子而始出濂溪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淵源者太極圖也而通書次之蓋有一圖之義極千萬言而不能盡者圖之妙實不在書之後也近世來際鄭公遂作圖譜略固不足以盡天下之圖而圖之名義亦可概見其論縱橫開闢援引弘博既富矣哉而於理非其所尚此為可

魯齋集卷之四

四

恨焉耳予曩自麗澤歸溫習舊書有未解者因手畫成圖沈潛玩索萬理悠然而輻輳益知圖之為可貴而靜中之有真樂也敘其所以貽之子姓非敢為他人道吁邵子垂沒始以先天圖授之伯溫未嘗不嘖其過計也先天圖卒大明於後世者豈伯溫所能與於斯乎烏在其為能授也哉

發遣三昧序

文章有正氣所以載道而紀事也古人為學本以躬行講論義理融會貫通文章從胸中流出自然典實光明是之謂正氣後世專務辭章雕刻纂組元氣漓矣間有微見義理因得以映帶點綴於言語之中是之謂倒學至於書疏尺牘亦日用之不可缺者尤宜稱雅筆勢欲圓而暢筆力欲簡而嚴非學問不足以至之學得其本此為易事學既淺陋不得不假借而襲取之也以是為學抑末矣昔姑溪李端叔善屬文工於尺牘東坡謂其得發遣三昧者釋

氏之妙語也若與之實少之也然所以得此三昧者亦出於博洽之餘借所用者小耳因見小姪編類尺牘以資筆端之芳潤會語之曰此非所以爲學也不得已亦當求於古作者可也偶有姑溪三昧集出以示之亦非可取足於是編也又爲之博探於韓歐蘇黃而下諸公分爲十卷稍廣其見聞所取者有淺有深淺者誘其入深者冀其進豈不知導其苟而成其陋者非教也猶有望其能倒學以識文章之正氣云

送立齋入京序

立齋東轍南轅息肩未久今已熾錢唐之權矣念昔者同保蕪寒之盟香未有期不能不使人浩嘆雖然出處各有義苟能挽世道扶綱常遠者見于行窮者見于言非屑屑於往來者則屈伸行藏同一機也今久軒一職而踐台席可以行其學矣立齋以義交而不相忘可以言其所見矣今天下事變其端不一非可一言而盡

魯齋集卷之四

五

子居山林讀書以求盡其分耳苟言天下事豈無出位之嫌乎昔顏子居陋巷樂單瓢非有兼仕意也門人問爲政者前後相望而顏子獨發爲邦之問夫子未嘗以思出其位責之而直告以四代禮樂何也蓋學者學聖人之道豈曰獨善其身而已亦均有天下國家之責焉非彼爲則此爲也寧捨之而藏不可用之而無以行也夫當周之末諸侯日夜之所求者富國強兵之外無它事也異時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而答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可謂迂闊而非急務者而景公猶能粗識其旨曰信如以今天下父子之偷廢缺者固不止一端而莫大於氏族志無別絕人宗祀亂人婚姻廢缺者亦不止一端而莫大於兼仕之無義德行掃地存薄猶天經絕絕聖苟於一得無所不爲其害有甚於焚書坑儒之禍苟幸久軒聽子之言先圖其大者推其類次第而講行之亦可爲世

道慶而子今日之往亦不爲徒行也視子之皓首窮經無得於道無用於時其行藏未易以優劣也子其勉之

宇宙紀略序

伏羲之世上上古也天機動而河圖出人文開而八卦成天何言哉感伏羲之心假伏羲之手開千萬世文明之治伏羲亦何言哉得於心應於手而自有不可勝言之妙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至文王紮家周公繫交吾夫子又從而翼之詞則費矣圖將隱矣夫子憂其圖之遂亡也以四句十有八字紀之於大傳又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至我本朝康節邵先生始得而傳之及朱子本義之書作有先天後天之圖於是粲然而大明矣予往歲於康誠求家見一先天圖規制甚簡古云得於徐毅齋心甚愛之每疑其中分一半若倒轉然於造化不合耿耿久之壬戌之冬上蔡書院納交於王隆車君首出此圖示予卽向者之所見其可疑者已正之矣終日

魯齋集卷之四

六

對之如在伏羲之世甚矣車君之能古其今也上天下地古往今來之紀孰有大於此者乎既而又出示以巨編曰宇宙紀略凡幾卷若干圖圖之後有證有考有釋有論至於乾端坤倪民彝物則禮樂制度之詳經傳義理之奧莫不備載皆經世之具也當哉書乎人見圖與詞之費也而不知所以然者實隱乎其中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又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嘗有焉車君名某字某黃若人有三世家傳之淵源有四方朋友之博雅與子一見如平生歡命爲之序予不敢辭於是乎序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四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序

書疑序

聖人之經最古者莫如書而最難讀者亦莫如書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孰有加於書者奈何伏生之口授科斗之變更孰能保其無誤此書之所以難讀也朱子於諸經莫不探其淵源發其簡奧疏論其壅塞而貫通之縷析其錯糅而紉繹之無復遺恨獨於春秋不敢著一字書止解典謨三篇而已後又有金騰召誥洛誥說及考定武成凡四篇子嘗多幸得觀典謨手畢密行細字東園西補蓋非一日之所更定其用力精勤如此學者猶恨不及見其全書孰知書之果不可得而全解也朱子嘗謂眉山蘇氏

魯齋集卷之五

一

書說善得其文勢或謂失之簡曰如是亦可矣謂金陵王氏獨不解洛誥猶能於此而不穿鑿亦稱之也又嘗問東萊先生於書有不可解者否曰亦無可缺後二年復見乃曰誠如所喻是亦難說者至於朱子教門人則俾之先讀其易曉而姑後其贅說此固不得已之詞甚矣書之難讀也今九峰蔡氏祖述朱子之遺規斟酌羣言而斷以義理沈滌支離而一於簡潔如今文古文之當考固已甚明矣大序小序之可疑今已甚於帝王之詞與史氏之詞參錯乎其中今亦可辨有害理傷道者又辭而闕之有考訂平易者亦引而進之如天文地理之精覈歲月先後之審定用工勤苦久已成編後學可謂大幸然疑義缺文之難朱子曰未詳曰脫簡者固自若也分章絕句之難朱子不肯句讀者亦未能盡通也况讀書至拙如子者豈能遽節然于中哉諸儒之所能解子固幸因得而通之子之所不能通難諸儒極融化之妙支綴傳會屈曲將迎

然亦終未能盡明也在昔先儒篤厚信古以為觀書不可以脫簡疑經如此則經盡可疑先王之經無復存者後生為學所當確守先儒之訓何敢疑先王經也不幸秦火既燬後世不得見先王之全經也惟其不全固不可得而不疑所疑者非疑先王之經也疑伏生口傳之經也讀書者往往因於訓詁而不暇思經文之大體間有疑者又深避改經之嫌寧曲說以求通而不致輕議以求是夫聖人之書萬世之大訓也與日月並明與天地終始不惟不當疑亦本無可疑後學非喪心孰敢號於眾曰吾欲改聖人之經然伏生女子之口傳孰不知其訛舛聖人之經不可改伏氏之言亦不可正乎糾其繆而刊其贅訂其雜而合其離或庶幾乎得復聖人之舊此有識者之不容自己漢唐諸儒智不足而守有餘泥古護短堅不可開逮至本朝二三大儒方敢折衷以理間有刪改議議喧喧猶數十年而後定今訓註多已詳明而猶可略也惟錯簡

魯齋集卷之五

二

繁多極闕玩索若稍加轉移以復大體不動斤斧以鑿元氣不可強通者仍缺之是亦先儒凡例之所許也元體者正則訓詁不待費詞可以益簡而益明矣愚不自揆因成書疑九卷凡五十篇正文考異八篇藏之家塾以備探討嗚呼歐陽公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子深有感於斯言云

雅歌序

古之詩猶今之歌曲也但雅頌作於公卿大夫用於朝會燕享用於宗廟祭祀非庶人所敢僭惟周南召南通上下而用之被之於管弦之中以約其情性之正以範其風俗之美此王化之所由基非後世之所可及也其於國風雜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以述其閭巷風土之情善惡紛糅而聖人亦存之以為世戒非皆取之以為吟咏之當然讀之者悚然知所羞惡則聖人之功用遠

矣正不必句句細釋而字字精研求其美者玩味誦咏之可也若以爲聖人既刪之後列之經籍而皆不可廢則又何以謂之鄭聲淫而放絕之乎今考桑中之詩日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其溱洧之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雖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意若概之以後世怨月恨花殢紅偎翠之語艷麗放浪迷痼沈溺者又不可同日而語矣予嘗謂鄭衛之音二南之罪人也後世之樂府又鄭衛之罪人也凡今詞家所稱脍炙人口者則皆導淫之罪魁耳而可一寓之於目乎然三百篇之音調已亡雖鹿鳴而天下篇腔律具于儀禮集傳又非樂工之所能通識觀其章句整氣韻和平而淵永深穆之意乃在於一唱三歎之表孰能審其音以轉移其氣質涵泳於義理哉至於習俗之歌謠辭俚而韻室又無足取所以學士大夫尙從事於後世之詞調者既可倚之於弦索泛之於脣指宛轉榮紆於喉舌之間憂

舊齋集卷之五

三

憤疏暢思致流動猶有可以興起人心故也間因暇日有傳寇忠愍陽關之作而予朱子爲之感慨題贊其意深矣因併及它作可以麗於此者不問古今類爲雅歌若干卷而竊有取於放鄭聲之遺意云

先世遺蹟序

某幼罹艱棘學蕪行荒慶源浸淺乎將堙先德垂垂乎就泯天開一覺豁然四顧茫無根蒂藉朋友之力粗知學問之正塗回首家庭之文獻已流落幾於盡矣既而自慰曰與其守先世之遺書不若得先世之遺志雖然伯魯之簡已失叔敖之孤徒存今不考諸遺書何以繼其遺志幸保手澤數紙晚遂裝整列其目於魯齋清風錄之首使觀者知不肖孤不能自強終無以續先世之遺音將抱恨於九原猶可以爲後人之鑒云某拜手敬序

送曹西敬序

僕聞聖人著明明德之教於後世曰大學其書有治國平天下之道於終篇曰絜矩後世不循其本而遽以治國平天下自任國且未治而天下得其平者尤鮮蓋絜矩之道未易明也絜矩者所以處天下以方正均一也三代而下所甚急者富國強兵而已富國強兵必以理財爲本而儒者不屑爲夫理財而不用儒者其害不可勝言矣朱子曰國富則民貧兵強則民病今民已貧且病也而國未富富兵未富強何哉夫財者天下公共之物也積於左而右必困聚於右而左必虛前後上下皆然今乃上不積於國下不積於民必有所偏聚者矣僕於是知絜矩之道爲甚精密也故著五獻子之言爲公卿大夫之法且極言聚斂之臣其罪踰於盜臣其斥之也可謂深切矣自貢助徹之制壞而租庸調之法立庶邦惟正之供者止此他皆非正法也今勢家巨室以不輸王賦爲能相習成風而有司惟困弱小戶之是征至再至三無所怨告驅而爲

舊齋集卷之五

四

盜賊而後已咸悼辛未實漢宗卿曹公分符寶葵下車之初悼格藏之赤立恨勾稽之久廢不得已借鈔於勢家巨室以攷其虧盈此救時之權也蓋一巨室勢家必兼百千萬小戶之資督一大戶可以寬百千萬小戶之力庶幾乎絜矩之道財賦方輻輳而誘議紛紛而遽止雖一時講行尙欠從容詳密而初無重催抑納之訴又何尤焉既而百廢俱舉時和歲豐民安其業且陰爲水旱貴糴之備不止其數以求名人歌頌者不釋口獨於借鈔之事人不以爲善吁可歎也吁亦不足歎也可歎者傷眞道之難行不足歎者吾知誘者之心矣上今以大農之長召公豈不以大農者國家財賦之淵藪正欲倚公經理之願公無以前事爲鑑而自沮進而告于上退而告于元老理財無巧法止得天下輸其所當輸者足矣但輸其所當輸當自公卿大夫始是道也即絜矩之道也以義爲利者也平天下無以易此僕誤辱眷遇之隆不能爲祖饒之禮贈

之以言古人所重敢以是告執事云

樓說之名字序

子外舅峴山先生樓公晚而得子愛如拱璧方生計衰落僑寓金華自任薪水之勞鞠其子兀坐於枯椽敗牖之下或勉其為農或勉其從釋先生愠形于色又有勉之以讀書習字者則亦俛而不答年幾弱冠乃謂子曰冠而字周道也吾將與之冠而名且未命子盍為我謀之子謝不敢當曰命名父事也字則賓焉先生固請子未有以對頃之有日者過我試以此子之五行叩之其言曰潤下有水源幽而地寒將東其流而巨山限其前退而西就兌澤則得其所矣子心獨有感復命曰宜名此子為澤字以說之先生曰何義也曰山下有澤於卦為損此子生而家道替之象也水逆行非性之罪有山障其流回入於澤勢使之然也夫兌者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而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正此

雷齋集卷之五

五

好生錄序

至善之道也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蓋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此說之大者若夫汪洋演漾澄澗清泚上接洙泗之淵源下承伊洛之流派是澤之德也不然則同流合汙濁斯濯足為澤之羞亦自取之也先生曰然得之矣因為之序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之謂仁故仁為心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莫大於愛親此本其所由生也其次則仁民而愛物此推其所並生也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者愛有等差如此自世教不脩人欲橫流戕賊其天理本其所由生也既蒼然而不知省又烏知其並生於天地之間者雖草木蟲魚之微亦不當無故而毀傷也故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是以孟春之月犧牲不用凡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麋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

林季春之月田獵豎罟羅罔畢翳餽獸之藥毋出九門君子達而在上立法定制品節禁戒其為教也順而易君子隱而在下著書立言開導勸世其為教也逆而難况愚夫愚婦冥頑蔽痼教化未易感刑罰未易艾不得不推天道福善禍淫之理多方以誘之開其不忍之端遏其稔惡忘返之念此令君好生錄之所以編歟君嘗宰金華律已甚嚴視民如傷百里旄倪愛之如父母忽浩然懷歸不可挽後四年以此編見寄三復披玩作而歎曰至哉令君之存心也先之以列聖之寶訓次之以賢哲之格言雖佛書道藏稗官野史無所不載分門合類善惡粲然吁其用力亦勤矣雖非先王化民之正法是乃仁術也識者當觀其心云

送王伯忠序

雷齋集卷之五

六

淳齋王伯忠調浙江征官兼惠民藥局戒行有期先數日訪別口予言為贈子謝不敏而徵之再三惟伯忠明粹疏練處事暇密不患不見知於當世區區之慮正恐珠光媚海玉彩搖山不能不返起愚夫之疑敢以朝晦涵養四字為涓埃之助而申其說昔先正樞相筮仕之初西山真公為作潛齋記其所以推潛之義殆無餘蘊大略亦朝晦涵養之意今登於文集刻於堅珉植於家塾樞相平生受用異時功名事業實基於此伯忠夙夜觀感服習亦既熟矣奚待予言每讀魯論至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此直妄人也聖人之言寬大止曰難乎有恆矣既不能常則其實可立而見豈能欺人徒自欺耳若夫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亦幾於詐而曾子以之稱顏子何也苟出於詐亦豈能有常而從事於此哉善乎朱子之言曰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知此予未嘗不為之躍然有感蓋人之美質難恃學問易盡惟知義理之無窮則學問自不能止此句地步甚濶根基甚厚工夫甚深有純亦不已氣象誠能如是

又不止於韜晦涵養而已今輦轂之下四方智愚賢不肖之所輻輳也是非曲直利害之所囂逐也貧富貴賤禍福之所變化也榮華之所馳騫習俗之所薰染威勢之所怵迫或壓於上而不得伸或忌於旁而不得釋或誘於後而不能自明或誘於前而不能自禁必至於悼忠改錯追巧苟媚者相迹而奔也有能不變於初不貳其守亦可以為難矣於斯時也不期於韜晦涵養而不容自己蓋不韜晦則蹈危機而不知不涵養則鼓輕躁而不覺然苟止於韜晦涵養則猶故吾也何有進乎惟能常存義理無窮之心而益求其所未至凡一事一物無易無難皆莫不為吾進德之助矣詩云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此韜晦之方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此涵養之功也為己之學入仕之初立心當自此始伯忠亦然之否

啟蒙發揮後序

齋齋集卷之五

七

沖漠無朕而萬象已具風氣漸開而人文漸明非一聖一賢之所能盡發故伏羲氏之畫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得河圖而後成雖曰闡陰陽變化之妙而其用不過教民決可否之疑而已歷唐虞夏商有占而無文至文王始繫之以彖周公繫之以爻吾夫子又從而為之傳更三古四聖人而易之為書始備蓋非一時之所能備也文王變後天之卦而先天之易幾於亡大傳發義理之奧而變占之用幾於隱後世不能會通而並觀於是尚義理者淫於文辭尚變占者淪於術數而易道始離矣我朝盛時邵子密傳義畫而缺於辭程子晚釋周經而缺於象先後不二十年而從游非一日迺不相為謀而各自成書皆臨終而後出書雖不同然各極其精微反若分傳而互足異哉易道之所以大明也由是朱子著為本義謂易本於占而義為占而發懼後學枯於見聞而未易信也又作啟蒙四章先開其秘而祛其惑首之以本圖書原卦畫

示易之所由始也次之以明著策考變占示易之所以用也然亦各為一書而學者猶未能融會而貫通之北山何先生受業勉齋之門聞此義為甚蚤晚年纂輯朱子之緒論羽翼朱子之成書不敢自加一字而條理粲然羣疑盡釋至於引本義之彖辭參於變占之後使千百年離而未合者兩無遺恨真有得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深旨豈不為後人之大幸歟先生無恙時因約齋王史君請刊梓于盱江嘗命僕序其首僕固辭不敢承先生今亡矣不可使觀者不知編摩之大意於是忘其疏鹵述其略于後云

會拜題名序

自後世宗法不立而尊尊之義親親之恩幾至於晦蝕泯滅而不存豈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如古人哉亦以觀威服習之未至此正父兄之責也吾宗自始祖至五世大宗嘗中斷矣又三世嘗以儒學顯于時矣於是推親睦宗族之道立為序拜之禮每朔會于四

齋齋集卷之五

八

大位上冢受胙亦然所以一人心定名分以培根本也扶持保守亦既有年諸長上欲立始廟而未得其所後因東軒虛曠而卒成先志然猶有所未盡間嘗考之禮經別子為始祖繼別為大宗注疏有二義一謂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之始祖一謂始來在本國者今三府君自鳳林遷入城府固已合始來之義若以天子建德祚土言之尚書莊敏公祚土東陽郡侍講煥章祚土金華丞相文定公祚土魯國皆得以為始祖也小四府君創業臨江子孫出仕亦得以附始末之義閭族建議請同享於三府君之廟所以共明命而厚人倫於親親尊尊之道庶幾乎有所觀感服習垂裕無窮云咸淳己巳冬至奉安禮畢序拜謹述事始書于題名之首

記

默成定武蘭亭記

蘭亭脩禊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道勁圓健已備其美七傳而至

智永其徒辨才尤祕藏如護頭目越二百六十七年而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于昭陵而真蹟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而臨摹不止一家惟歐陽率更爲逼真勒石禁中石晉時契丹舉歸流落于定武此所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慶曆中碑出民間歐公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爲別本蓋亦未深考也其後米南宮所得止褚河南臨本耳自熙寧後薛師正父子別刊二本以易元碑於湍流帶左天劃損一二筆爲識行於世者往往別刊本故定武真本亦不多見南渡以來紛紛翻刻幾千石矣說以傳訛僅同兒戲每竊晒之寶祐丙辰仲夏將晦內兄潘伯遠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傳數碑授予囑以後事而默成所寶蘭亭敘亦在其中予且悲且懼質田以承命久而玩之實熙寧以前定武本也何以證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刻五字尙可見也諸家所識精筆儼然在目千石辟易莫敢仰視如皓月中天而萬緯沈輝如祥鸞覽德而羣

藝齋集卷之五

九

飛敘翼自可獨步東南也方宣和紹興間胡馬南馳中原倣擾士大夫宜未暇留神於翰墨題識于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公卿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乎最後范太史冲一跋微發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真足以瘖晉室羣賢之舌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脫落不存自是息影潛形百二十餘年而歸于予以予無所嗜好一朝而得北方曠時之名刻傳默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也暇日摩娑展觀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豈特懷感世道之廢興而是物之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歎未知後之視今復如何也因題其顛末于后云銘曰默成典刑百年雲散伯遠治命授此珍玩定武故寶諸賢題贊獨步東南永式清鑒

淳化帖記

本朝儒學獨盛非漢唐可比而碑刻尤多蓋太宗皇帝偃武修

文一洗五季鋒鏑之腥以闡吾道伊洛之原天下甫定卽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爲法帖十卷而藏之鏤板于中禁每大臣登進天府者賜以墨本歐陽集古錄云時禁中災碑板被焚遂不復或云板今在但不賜耳故人問以官法帖爲難得然當時命王著辨精粗而著之識鑿不明真僞莫察玉石雜糅遂爲全帖之累前人論此固多矣此雖不能無疵今彙萃古人筆千百年間一開卷而粲然在目使人擊節賞歎不已豈不快哉後來未暇論其少繆政悞眞法帖之難見絳帖銓次不同劉希白長沙帖字行疎密亦異陳王本病於無精神臨江本病於瘦弱俱不足以比肩閣本紛紛各自夸張不特字體變動而摸拓亦無精墨是以山谷云當時用歙州貢墨摸打則色濃李廷珪墨後用潘谷墨則色淡此墨色濃淡之分也李莊簡云初時板完好不用銀釘後來板漸拆裂然後用銀釘此銀釘有無之分也山谷又謂墨濃則瘦墨淡則肥此字

藝齋集卷之五

十

畫肥瘦之分也然非閣本則此皆不足辨予所見閣帖凡四本一爲李莊簡舊藏此爲墨最濃而未見銀釘一爲先伯文定家藏墨淡而肥已有銀釘一爲閩人仲信家藏亦非先本一爲潘氏維屏得故家物疑陳王本也淳祐癸丑之夏予偶得鸞碑塵敗之帖兩卷人所不售者細視之眞李廷珪墨打者也精神體致絕出前四本手自裝褉分爲四冊永爲閣本之式以予草茅下士解后而得中原曠時難得之帖亦大過分矣而敢望其全乎惟其不全故予得而寶之錫山九公有云鳳皇一手麒麟一甲終是希世之寶况已得十分之二矣天下之尤物豈盡出於金題玉躡中耶

靜觀堂記

予之宗人廬陵史君平生嗜易自號玩易老人晚於所居之西偏敞堂一區扁曰靜觀予時得從容於其間而思得其義蓋易之道陰陽動靜兩端而已靜而觀萬物之理是靜涵乎動動而順萬物

之情是動主乎靜也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故又曰非不動不靜也朱子曰惟聖人全乎天理其動也靜之理未常忘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史君學有淵源講動靜之理熟矣觀萬物之情精矣故出而試郡安吉也當嘉熙庚子歲以款告禱爾盡其瘁奮其用廣其儲梳剔獄訟動動民隱凡可自盡者皆得於理之所當然惟此郡苗額悉隸上供歲仰和糴例責牙僧是時價日穹用日窘轉糴于大家亦理也豪猾詐于曹臺使者嚴止之告于朝廷都曹不恤也內有兵食之憂外有餓李之責郡復可爲乎於是再乞祠三自効而歸矣動靜者進退之機也進退審則動靜之見定可以無愧淳祐乙巳再守建昌未兩月盜發廣昌之管下蓋頑民蟠据山谷家植戈矛平時擅私販之利生長于寇略爲患且久矣一旦因憲司保伍之令太嚴激其嗚呼勢漸猖獗侯亟作運調爲捕招並行之計糾合諸寨請兵諸司款賊謀散徒黨結內應利器械時煥燿應變轉轉疾如風雨卒能平盪八干之凶虜無延蔓之禍見于諸公之言者尤可證也有曰侯謂彼眾我寡法當刑之計以取之使之不敢遠離巢穴吾事濟矣此制勝第一機也有曰不動聲色密運籌策張聲勢倡偶總設招誘解屬黨郡賴按堵皆由深沈果斷應接得宜不失事機故也有曰子不聞比歲漳浦之盜乎此其徒也譬之養疽不潰決不止俟能款以計一舉勦之除數歲醞釀之禍根於旬月間四境無相煽以動者功不偉歟夫平寇之策不過招與捕二說招所以捕捕所以招應機者神執方則泥已丑之失必於招也今日之得招而捕也且招且捕不足以相病故也其後鄭公逢辰之秦尤爲慷慨皆未足以得侯之心蓋其靜觀乎世道久矣故能以一靜獨立於羣動之表應倉卒而不懼者此也至於廬陵之功尤爲敏捷始兵弁挾騎卒劫制郡將一日號吹侯叱之

齊齋集卷之五

十一

之計糾合諸寨請兵諸司款賊謀散徒黨結內應利器械時煥燿應變轉轉疾如風雨卒能平盪八干之凶虜無延蔓之禍見于諸公之言者尤可證也有曰侯謂彼眾我寡法當刑之計以取之使之不敢遠離巢穴吾事濟矣此制勝第一機也有曰不動聲色密運籌策張聲勢倡偶總設招誘解屬黨郡賴按堵皆由深沈果斷應接得宜不失事機故也有曰子不聞比歲漳浦之盜乎此其徒也譬之養疽不潰決不止俟能款以計一舉勦之除數歲醞釀之禍根於旬月間四境無相煽以動者功不偉歟夫平寇之策不過招與捕二說招所以捕捕所以招應機者神執方則泥已丑之失必於招也今日之得招而捕也且招且捕不足以相病故也其後鄭公逢辰之秦尤爲慷慨皆未足以得侯之心蓋其靜觀乎世道久矣故能以一靜獨立於羣動之表應倉卒而不懼者此也至於廬陵之功尤爲敏捷始兵弁挾騎卒劫制郡將一日號吹侯叱之

氣響而退鈴乃密申諸司謂卒爲亂卒知之不平碎其車蓋罵辱之侯聞于朝遂去卒憤平而懼生慮憲司之追捕始謀作亂聞郡惴惴一日刻期縱火伺者密告侯侯以夜直之卒出其不意悉擒之天風雷雨以助其威侯入教場施行如法民不知也歸理簿書獄訟如平時人咸服其從容兵鈴鈴竟煤孽以罪罷邦之人士寃之方建靖亂大碑以紀其實作爲歌謠以頌焉萬公歐陽守道爲之序至今人德之凡此三郡之設施皆以靜制動之効觀其動而用者不失其當知其靜觀乎萬物之理豈不精哉侯以靜而觀予獨觀夫靜而有感焉周子通書以蒙艮二卦終之何也山下出泉靜而清所以養其未發之善艮其背者靜而止所以全其已發之善一敬湛矣萬想不搖山光凝而夜月白野水空而庭草翠悠然自得表裏俱融此不特靜觀也而深造乎主靜之地果能如是有何事業之不可爲夫子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齊齋集卷之五

十一

其勉之哉史君名侑實子之族姪云

婺州都稅院記

古先聖王屬意於商賈也厚矣其制法爲甚詳其設官爲甚密以其質樸有無爲民生之大利也故有司市之職分地以經之辨物以平之禁靡以均之與之行布徵價止訟與之除詐去盜斂除無所不備又有質人掌成市之貨賄有司關達貨賄以節傳出之何其慮之深而衛之周也孟子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治之耳其後有登龍斷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人以爲賤故從而征之蓋紀征商之所自始非若漢武帝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始稅商賈以充其欲此非賤其罔利也而實利其倍息而已諒法做事一開其源而終不可塞然亦通都大邑燕車楚輦之交馳江艫海舶之輻輳征之未以爲虐取之未以爲苛猶將飾其詞曰所以抑末而厚本居是官者屢出坐曹羣賈在列或色動神喜於萬

竇橫陳之時或采頤染指於巨貝旅廷之後一念火熾百行瓦解知自愛者於銓曹不敢輕下願注之筆以其財利易汗也惟發之征官則異於是地僻而道左物瑣而利難官寒吏瘠朝夕盼盼於刀錐之贏歲額雖輕而課賦常負官多虛而吏專責矣故益不可爲也按郡乘都稅務舊在西南二百六十五步宣和己亥燬燼之餘徙于今地去州西二里一十步實建炎庚戌也紹興辛酉又災郡太守龍圖周公綱卽新之嘉定初又災集撰王公葉在郡慕奉命重創嘗爲精廨矣寶慶丁亥漫塘劉公幸爲趙君珺作題名記及征官箴人多稱頌之景定庚申居民不戒災又及之咸淳丙寅侍郎陳公綺始創屋四楹於草莽荆棘之場洞無壁立不得與閭閻伍過者愈薄之越四年天台侍郎慥堂鄭公之仲子某不鄙其陋辱蒞斯職既至願瞻彷彿不忍周視愀然太息曰此實吾之責也默計事力蹙蹙靡騁何所鳩材何所僦備首以從物之費別貯

舊齋集卷之五

七

以立其志伐廢址大樟以定其本繩檢浮蠹對越實心以俟其機果有天幸脩翁大資王公之伯子櫬以大理備來爲員外司馬君以契冢子受教於脩翁之門有年矣理簿慨然曰成君之志非吾其誰於是請于侍郎趙侯孟傳願寬其期會以日額補虧之奇羨捐以起其役且自割俸米食之又以橋梁之餘材佐之遂得以固其四楹前後翼之以軒廳堂門庶吏舍庖瀆次第而完且美矣且斂縮縮地虛其四旁以防延燎斧斤斷續兩年于茲會其貫凡十有五萬無一毫及于商賈皆欣欣然悅而願藏於市也君以某有一日過從之雅乃述其顛末來徵事記曰某之先君子更歷中外幾三十年屋不足以庇風雨田不足以贍妻孥夙夜懼不克紹此清規質質逐祿貧甚於家不敢以賤有司弛其責冒興大役僥倖有成何意深刻大書以述其勞念廢興歲月不可以無考且冀後之來者增而大之以蓋吾陋子竊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業願吾

用心如何耳鄭君耳濡目染冰蘖之操不以貧累其心見義必爲所以如是之勇獲乎上得乎友天實相之蓋異時爲仕者不自重官與吏爲市吏與民爲仇天降其災屢剝其廬聖人觀剝之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萬世爲政之大教也嗣是居者警前日焚毀之慘思今日興復之難原先生恤商賈之心利民生日用之需誠能厚其下必能安其宅云

保寧軍節推廳建造記

惟我國家肇造無一事不爲萬世長久之基乾德間始詔官廨增葺朔造對書新舊官曆其不葺者殿一遷至景德三年定爲印紙之目廨宇間數既書其虧損至添蓋則又問配民不配民皆所以防制官吏鞭辟其苟且至詳密也誠如是則官舍常新矣自印紙之式改後人不復見舊制矣官吏之苟日滋官舍之圯日甚咸淳辛未永嘉曹公以宗卿出守東陽郡政成民裕堂宇樓觀次第脩

舊齋集卷之五

七

整雄壯藻麗鎮壓溪山氣象偉然心孚義感而幕府亦從而效焉節推趙君某一日訪于於陋巷曰敝廨幸已落成願有以紀其役予以年衰學稿辭而請不置者諸郡乘節度推官廳在州西二十步八步它無碑碣而創始之歲月已荒兩監郡之尊前後臨之城隍受靈於其旁位職者惴惴不敢肆往往視爲傳舍苟焉支柱而已前推官臧君某懼其屬宇之將壓也嘗新之矣迫於替去而不遑他願趙君來未久堂室之輪奐粲然兩序之棖枲翼如也非有嚴令迫於前而不可不爲非有醜賞誘於後有爲而爲正以作於上者從容而有餘應於下者亦隨力而興起不過以吾職之所當得者爲吾之職所當爲爾區畫之暇藏焉息焉堂之中器用雅潔堂之後水石幽邃東序則經史橫陳琴聲清越足以操愉其精神足以涵養其志慮事至理形其應不倦蓋有以澄怡其原也竇太守遂大書不倦扁其堂猶歎盛哉意甚渥也竊謂不倦與無倦相似

而微不同不倦者與之之詞也無倦者勉之之詞也人方困於色荒於酒役於貨利營營乎進取此心之德已虧豈能不倦哉昔子路勇於有爲者也而夫子慮其不能持久猶以無倦勉之况後世氣昏質懦者乎或始銳而終怠或驟作而隨止曰姑緩曰少待者皆倦也凡勤其所不可勤必倦其所不可倦二勢之所必至非毅然有守確乎有常者不能不愧於斯扁與之者乃所以勉之也或謂昔韓忠獻嘗爲推官有稱其理不倦爲宰相器豈非賢太守以是期之歟君曰何可疑也忠獻以少年登高科授鹽丞常丞通判涪州直集賢院然後徙爲開封府推官擬非其倫則吾豈敢味此二字卽張子警隋之意某雖不敏請事斯語不敢忘予曰君之言善矣須知不倦者終日乾乾之路頭也非進德居業不能至此微上徹下語更無餘法異日交承不必對書印曆請觀斯扁則告新之能事忠矣君黃岩人遠庵之從孫也

得齋集卷之五

七

復齋記

詩不云乎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而終之以生我百穀余嘗疑焉方其朔風怒號寒威凜草拂之而色槁木墜之而葉凋水落石出山川寂寥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矣所謂穀者投稟凍混埃塵瘁然未有生意也是時太史謹候玉琯輕葭飛灰陽氣潛動此之謂生生不息之機物無終困之理聖人之象復于以見天地之心焉蓋萬物必有大剝落然後有大發生人亦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予友汪伯壽嗣詩書家故業有屋一區蕭然於茂林脩竹間雜卉芳妍家具雅潔有晉宋間風致人所歎羨一旦流落飄蕩不與余相聞者十有餘年一旦過予面有德色曰我遇異人授以醫學已療數十人矣貧者施之藥富者與之方日適月往證熟理明我將謀數椽之居名之以復齋閉門靜坐益探索其所未至子蓋爲我記焉予曰嘻醫道之難言也久矣此聖智之所盡心而後世

庸妄者假爲媒利之階由是以技名也士君子往往恥言之殊不知古人有不作宰相必爲名醫之語謂其俱有活人之功也至於變理陰陽審調虛實使天下享安靜和平之福則相猶醫也如是則醫之道亦大矣而豈易言歟今伯壽奮於久困之中得倉扁不傳之妙融幽釋眇剖機剔鑄采擷冥隱排進老蒼萬尋而一稜逸驚而高翔而又廣求天下名方精論百餘家編帙華整不容他人手觸洗削纖浮穢補微奧反冲斂約守之於內變通達化應之於外奇意芽甲新語茂長欲自成家要使廢者復興仆者復起病有盡而藥無窮固已體天地生物之仁得復道反善之義以此名齋不亦宜乎予力貧陋巷故交影絕獨伯壽時過我要盟於文字之間意則厚甚余不敢辭然伯壽燕坐於復齋之下仰觀精畫而思其義當存警戒之心苟或縱酒眩色以復其狂言浮意詩以復其誕膠模擬固以復其癖此易所謂迷復也雖欲自附於庸醫不可

得齋集卷之五

七

得矣予聞有萬卷堂獨善閣者君家之故物也君能開其口正其學嘗其勤範其康不失先世之初意又能疏迪義理講求淵源以復漸麗澤之餘教誨然於士君子之間是亦復之義也而况於醫乎

長嘯山遊記

辛卯之秋八月末晦有六日長嘯子與客遊於北山未至赤松三里而近有徐先之之別業焉一山崛起於平壤之中顧而異之啟柴扉穿小徑步至其顛勢如臥牛南望積稻山如覆釜當前皆赤松之應山也迤邐而邁步松陰之下徘徊兩山間水聲潺湲竹樹繁夥便與塵世隔絕入寶積觀遂吟招隱之詞曰金風瑟瑟兮敘素秋黃雲逝兮委空晴歲冉冉兮于邁形役役兮矣求彼美人兮璞被命駕指北山兮爽氣朝浮揮藹氣兮遠卻策杖節兮娛憂穿松關兮深以悄潛玄官兮清以幽仙道恍惚兮亘千古以難悟道

像寂寞兮想二子之精修驗清兮飲玄玉之液餐芝英兮嗽華
池之流叱羣羊兮共化駕雙鶴兮同遊朝崑崙兮暮玄圃抱羨門
兮訪丹丘橫八風兮上下歸兩瀾兮綉縷彭殤兮均一夢之不
返何虞象兮同一氣而不伴嗟子房之末智兮拾圯上之老黃石
有約兮猶封留念子生之多艱兮命與事仇髮已種種兮盍早爲
謀何時結茅兮憑井竈之餘休嗟日月兮跨蒼蚪飛紫府兮棲瓊
樓二三子兮其從予否見住持蔣道士鑿崖架室石磴崎嶇名之
曰清涼境界鶴計簡淡松度擬遠具修行人也次歷諸道房有樓
峻峙於西岫丹楹畫棊藥櫃相因重閣旋閣雲霞散幽閣深窈
便戶潛通器具精潔應几濟然道士曰馬庵主烹茶焚香意甚勤
愉復尋周管轄丁洞元童掌籍精舍軒池儼是人琴俱非屈指舊
遊二十年矣一歎而退登方丈轉至鐘樓之側有室曰隱齋階下
一石玲瓏秀賦下銳上展齋後累石爲山峰巒參差花木間發思

魯齋集卷之五

七

致殊不惡樓三區在臥房之右一日遊月正與鐘樓對曲轉兩間
應前脩竹萬竿遼密環繞竹外卽溪流也翠色滿樓泉聲滿耳坐
久不能捨次至夢仙堂題歲月經濯纓少憇于枕流亭上奕棋一
二局草酌少許徧讀前賢石刻景慕高風相與歎咏因得四十字
日二皇不可見小酌酬清歡晚運山林次秋香院宇寬清泉噴白
石翠竹護朱欄滿壁先賢句摩挲子細看再茶于過清入小桃源
臨飛流淙淙滿面康衢之埃然後出觀門轉橋東謁二仙祠酌嗣
後井水清泚甘冽香味雋永久而不散登祠右經臺見山川融結
之妙策杖回步而蔣道士邀諸途呼酒于隱齋樓下遂留宿于遊
月又得四十字曰黃冠輪勝景邀我上危梯地僻人聲悄樓高山
影低應前列脩竹檜外卽清溪泉石偷風雨詩魂一夜迷時夜過
半紙聽微明疑曉光之何亟也推慮一望月色皎然竹影落澗瑤
光玉繩墜陸離於幽眇直漏之間起坐久之餐靈山之爽秀吸

顯氣之清英如已飛化於蓬島之上又得一絕云風露高寒夜向
關月光穿縷萬琅玕寂然不是人間世多謝仙家露一班黎明假
山與上丹山酌丹井井淺而渾遠不如祠後之泉也涉雲巖祀老
君石像捫丹竈故址道士云昔年大雪他處幾半丈獨此數尺之
地無之鳥嶼繁迴連岡跨谷古松合抱林木茂密鬱乎蒼蒼由是
披蒙茸跡山脈自丹井右分爲兩支蜿蜒翔舞三川榮絡合鎮于
赤松之原所謂卧羊山卽二仙祠照山之陽也廡迤而上所謂煉
丹山卽寶積觀之主山也觀後所倚者曰屏風山觀前所拱者曰
金華山此則赤松之大略可想矣自煉丹山轉而之右寄寄靈巖
氣象雄偉名曰郭公尖或曰郭公占昔景純占于其上起伏奔馳
至大溪而止是爲馬鋪嶺實王氏之祖塋也自郭公尖轉西而北
疊嶂峨阜鬱藉綿邈沿崖成蹊寂寞長適俯瞰瀟瀟一運迢迢隨
兩山之峽而入山橋未至山橋半里許有曰美村籬落扶疎豐棟

魯齋集卷之五

六

鑿萃蟠山帶壑平地曠衍田園雜犬晏如也爰居爰處以安以固
使隱者得之足以畢餘生而遂至樂也山橋雖居嶺椒然危青嶂
碧巖香摩漢遠眺城郭隱隱在晴光曉曉中杖履穿磽磽而上力
憊息喘至一聚落縱橫十餘家皆汪其姓生涯隨足無甚貧者一
老饋漿而辭余問其屋後最高之山曰暮盤山而不識其命名之
意山頂有徐公湖水旱之禱無遠無近神岫相盼巖岩鈎鎖豈無
意而然耶雜坐盤磯上有蒸雲一穗淫淫於陸阜之表指謂同行
曰此雨雲也皆莫之信偶得一絕云每日城中喜看山卻來絕頂
望塵寰白雲何處爲霖雨尙在山尖翁鬱問由是踰岡下埕至于
鹿田本一寺也今爲東西有故相葉公養空潘公之題字皆鑄之
石寺後有斷崖大石離立於竹樹間養空榜曰第一軒觀其亂山
如城合圍于外魚鼓對鳴相呼於內衍平阜以如席分圍廬之向
背膏壤布護廣袤數里而鹿之不辨也亦已久矣冠以朝眞之陰

資以馬面之雄基盤蟬聯白望虎踞長蛇屈曲而下遊羣蛙亂躍而驚顧楊家山崔嵬其左後阿山蟠据而右雙龍繞其胸尖峰掇其肘名曰第一真不虛也少休于東寺午炊未熟雷聲蕭蕭須臾雲氣昏昧狂風振蕩驟雨飄忽晦冥隱滅淵妙屏迹遂賦四十字而出詩曰自陟山橋路青巒步步奇探幽忘倦懶脫險得平夷香火分雙寺風流訪斷碑我來風雨甚妙處未容窺頃之雨定冒徑而至金華觀觀方重建法堂虹梁雪壁藻煥明敞道士徐清臣進酒而先已醉甚遂宿于爽軒窗前一峰卓立煙雲出沒頃刻百變是夜薄冷松聲搖壑飛瀑激風睡思清甚蚤作促炊入雙龍洞洞前有椒庭壁間句云一水穿開岩底石片槎引入洞中天誠絕唱也若夫峭壁擁地穹谷隱天清流臺臺玄蔭瓊瓊束組分光葉艇航碧外洞可容千夫內洞深窈無極神鏡鬼削賦諸形似或如龍鱗爪麟困或如象鼻脚鼻肩獐如獅甲如龜寶蓋懸空霞帶拖綉

齋齋集卷之五

七

有浴室有架衣溝腔刻鏤原隰眇眇此仙田也握拳撞擊蹇蹇錚錚者此鐘鼓也最奇者曰水滴尤妙者曰雪山瑤珠玫瑰瑰瓊瑤幽銀屋閃閃皓質清潤非世間物也低而深者靈湫洋洋沸騰森溼有神龍焉不可至矣路轉山腰展齒印薛探冰壺洞洞前一亭亦新創也下危梯觀瀑布續登朝真自鹿田西麓而上二運如錢草莽斜封一峻一險前呼後扶白雲深處碧竇大張石室直連三大間最後石梁雄架幾數百尺限以橫石圓淵豁舒瑟瑟有聲蓋莫知其幾深也有天廳有月岩素光淡薄破暗鑲窠外有小穴俯首首進十餘步內復虛曠斜坡慢道上有雙室對敞支洞之側巖縫如孽狹窄容身上不見際曲進數尺一泓清淺漏泉點滴四時冷冷不液不涸其外怪石數顆對列洞前跌坐其上萬象森陳千古不老挹天宇之鞦韆攪煙塵之吐吞溪瀨阡陌互相經緯樹色點綴錦出綉沒真奇偉絕特之觀也窮幽極渺杳然莫測靈以奇

而生境以靜而融世慮消忘仙志遐舉竊謂地勢高絕人迹踈遠非有神以司之則虎豹狐狸之所宅也勝域殊景未易久留歸投山靈猛捨而返次經石井潭飛瀑散雪吐響轟雷小亭翼然當前野橋斜跨其上遠望洞山已入霄漢佳思飄飄所不足者脩竹耳過秦國長主之塋樓墮五鳳孤塚巍然枯棘翦荒茅芊芊羊虎殘缺甲士不全四顧蒼莽無片瓦寸豎之存焉歎朱門之不恃要後世之多賢斜訪法情寺僧有分謙者精廬倚翠曲地函此小橋低飛入養空所書侵碧軒軒後一亭雅潔花石濟楚鑿石聚泉標為玉乳便房曲閣折構華巧謙長髯而慧裝背古帖默誦前輩尺牘頗識吾人氣味欣然不憚於相陪引至穆賓閣見養空昆中四詩板精畫飛動詞理超逸相與敬歎而出訪智者寺坐雷音亭上尋雙洞之源其一始於廢事寺之石曰慈源山川相繆地靈闡靈回入智者再飯于雙清堂欄外方塘龜魚藻荇游泳樂紆古木灌

齋齋集卷之五

三

叢野草馨烈壁列侍郎陳公相國葉公尙書陳公參政錢公四君子廣唱之叶知寺邀茶為禮頗敬叩龜巢歷覽報乃魯國文定之坐也方丈久虛一卒住守墳望尖峰四圍寬敞門前松徑里餘豐碑道旁規樞宏壯路由葛村而歸于時丹楓纓林香桂染袖金粟垂穎翠莢採豆芙蓉靚冶籬菊敷茂紫蘭吟抗莖擢蕊於深幽香稻兮春玉鏡珠於踐蹂懸纈苞於棗栗榮芳黃於橘柚日喧而不焯雨寒而不驟正一年之佳景侯也爰乃馳勝軌脫凡塵志同類偶心閑景妍不為酒困不為事牽煙霞甄治神觀澄鮮首尾越四日各有得而還相述梗概奇妙莫宣足跡之未歷者復與同行尋盟焉同行者誰楊元定徐彥成汪必先長燭則金華王某字會之也

慕庵記

金華令尹愚翁先生蘇公秋水之操而春風其德不以僕為邑子

而鄙之辱交甚厚一日活歌歸去來之詞百里士民不能回也鄉之寓公與當路使者俱不得而留也自公之去金華無令尹者今四年矣戊辰冬辱公之書曰某少孤先君久在殯始克襄大事越二十一年地以泉脈沈浸遂改卜于帆遊鄉唐奧茶嶼與先妣合葬幽魄即安遷徙至再是皆不肖孤執事不敬之此後悔今又三十年雖謹叨末第而祿養不及哀哀之痛抱憾終天自度狷介之性必至忤物召禍以羞其親由是奉身蚤歸得以時拜墓下每誦康節先生之詩曰三尺荒墳百尺山生身慈愛在其間此情至死不能盡日莫徘徊又且還未嘗不為之心目悽斷近畫數椽為棲止之地榜曰慕庵子盍為我記諸僕雖不敏不敢辭竊謂聖人刪詩而蓼莪之篇特著于小雅蓋其推父母劬勞之恩周密詳盡所以感動人心有惻其隱而不能自己孟子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者正以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也今公有味乎康節之吟徘徊不忍去

魯齋集卷之五

三

故作精舍以奉烝嘗以報願復可謂不忘其所由生矣雖然誰云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此晉之受業者所以廢蓼莪之禮也今公以慕題其扁固無待乎觀省之助抑亦以示子孫云爾自吾父母之當慕也推而至于曾高極而至于授姓命氏之初同此一慕也下而至于雲仍以及乎千萬世之遠亦豈外此慕哉非曰徒慕其慈愛而已必思所以脩身厲行保一氣之流行而無間斷可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懼虧其體懼辱其親也保一氣流行而無間斷者亦惟存此心之仁而無間斷耳此心之仁即父母生育之仁也父母生育之仁即天地生物之心也其所慕者不亦遠乎敢以是語復于公請以是語詔其子孫若夫糊造之歲月工程則有不必書者矣

陳氏世系記

陳氏之先居閩之侯官本朝古靈先生之裔有諱彞者自閩徙于

台而台而徙居義烏孟字宜說仕至祕書生常常生秉彝秉生湖潮生光明昭昭衢州路教光生峴樂峻峴生九齡九萬崇生九疇九鼎峻生九有九思明生嵩岑嵩生九澤九陸昭生田岱坦嶽還稠岩岱四門助教生九成九章九用九齡生銓鈞鈺九萬生鋼鑽九疇生鏞九鼎生鏞鉅九有生鏞銳九思生鏞鐸鏞州通判鏞太學直講九澤生鏞九成生鉉九用生錫鈞生涇渭鏞生洙泗鏞生淵鏞生灑濟博鉅生溶洋鏞生洪銳生潭鐸生澄瀚澄為郡馬鏞生晉洵澁洵鑾生涪鉉生瀾潛錫生溫濂淵生模桓溥生杰森溶生楷栻洋生檣檣洪生林義烏教諭澄生世績世忠世績郡馬瀚生洲潛生橋洵生某湛生相洵生樞機衡培生棋儒生榮格檣溫生柟濂生模杙杙受業北山何先生之門由祕書以來何嗣胤之綿綿也豈非積善而致然歟

魯齋集卷之五

三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五

廬陵劉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說

洪範九疇說

或問九疇之所以則洛書者其目可得而易乎曰不可也。可易則非聖人之書也。夫陽變陰合而先生五行故五當一數而不可易。人稟五行而見於五事故五事次一而不可易。八政者為治之大綱也。故八政次三而不可易。五紀者天時之大節也。有八政而后天時可推。此五紀不可先於八政。皇極者四方八面之所取則。故居中而不可偏。三德者五事之直對也。三德蘊於內。五事著於外。品節剛柔所以定五事之合中也。稽疑者八政之橫對也。有政大疑不能自決。必卜之而后吉。凶見庶徵者五紀之直對也。庶徵之

魯齋集卷之六

二

皇極說

五居中者統體一大極也。八位皆有五數者。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五行五事五紀之五。此顯然可見者也。八政之有五何也。食貨祀賓師五政而已。三司者所以統五政。故曰八耳。三德之有五何也。一正直二剛克三柔克也。七之五用卜是也。八之五時九之五福是八位之中五無不在五行。雖五大分則一實陰陽之所互生也。天生水本平陽位于北陰也。地生火本平陰位于南陽也。木為水之穉陽而實生火。金為火之穉陰而實生水。土則貫四行而無不

資焉。五事雖五總之以貌。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宅。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三數雖曰八政而實統乎三。食貨司空之職也。祀賓

司徒之職也。師則司寇之職也。八出乎三。此八政之所以次三也。五紀雖五而歲月日星辰實總乎曆數。星辰雖可析為二合而言之星之辰也。實為一紀。此五紀之所以次四也。卜筮雖二而體則七庶徵雖五體則八日而日暵日燠日寒日風日時日休日咎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乘。九六老數則互變。六老陰也。退而變陽。故有三德九老陽也。退而變陰。故有六極。此則隱而難知者也。大抵九疇以奇數為主。故十不見以對待而全洛書終不出河圖範圍之外者也。奇主中而位四正隅退而居四隅。一三三四河圖之生數也。此皇極之所以立。蓋有此四者方可以建極也。六七八九河圖之成數也。此皇極之所由行。蓋此四者皆自皇極中生也。惟皇之極有建不建焉。故四成數各有兩端。三德之有剛柔卜筮之

魯齋集卷之六

二

獲麟說

事有出於人之所共喜莫之致而至者。謂之祥。亦有出於人之所不識卒然而過者。謂之異。是以麒麟鳳凰自昔亦以為祥且異也。何哉。蓋其為物也。世不常有。誦其名。詠其德。誇其瑞。而不識其形。見于詩書傳記。寥寥希。潤於三千六百年之間。謂之異亦宜。哉。然其性之靈也。未嘗輕出。必有至治文明之世。覽德輝而後來。又安得不謂之祥乎。惟聖人之門。其理素明。其論素講。而不以為疑也。故有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類也。聖人之於人亦類。

也但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而已予嘗深味其言而竊歎夫天地情
明淳一之氣不常會而不易過也方其幸而交會則鍾於人也為
聖為賢鍾之於走獸也為麒麟為麟鍾之於飛鳥也為鳳為凰至於
景星甘露之見於天醴泉寶玉之見於地嘉禾紫芝之見於草木
龍馬之圖神龜之書其名狀雖或不同理則一而已矣然則麒麟
鳳凰非為聖人而生也特與聖人同值夫清明純一之會同生乎
聖人之世也故聖人之時必有麒麟必有鳳凰隱顯之間特因人
之見不見耳愚嘗謂鳳凰者有感於陽之靈者也麒麟者有感於
陰之靈者也陽者天之道君之象也陰者地之道臣之象也當其
天地交泰君臣同德麒麟鳳凰所以畢至有聖君而或無聖臣此
鳳凰之所以獨至也有聖臣而或無聖君此麒麟之所以獨至也
夫子歎鳳鳥之不至感聖王之不作天下不得被中和之化夫子
感西狩之獲麟固歎夫麟出非其時與我相似然既出而見傷又豈

魯齋集卷之六

三

麟

不知其非已之嘉瑞也乎夫子之感麟感麟之出也亦感麟之見
傷也逍遙曳杖之歌不待夢兩楹之莫而後快其非久於斯世也
矣夫子憂患後世之心未嘗少衰於是始修二百四十二年之事
立百王之大法為後世之軌度豈得已哉說公羊者乃謂文成而
致麟胡文定公祖之以為與籀詔作而鳳凰來儀者同一理為先
天而天弗違志豈而動氣之驗言亦淵奧矣然文成而麟至固足
以大春秋之作麟至而見傷又何春秋之不祥也乎以夫子憂患
天下後世之心垂為萬世之法程夫豈小事文成而反致不祥之
應豈理也哉但先儒之論既曰麟自聖人而出乃又曰麟出非其
時慮其應此為悖理善乎子程子之言見于劉質夫入關錄者足
以破千古之惑文定祖述程子而於此獨異焉新奇之病賢者亦
有所不免可不慎哉

蜀先主託孤說

每愛劉元德訪孔明之言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
欲伸大義於天下詞義正大凜乎有三代之風此孔明所以幡然
而起為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也當其梁益相定鼎立勢成至
於即位漢中經營剋復幾五十年春秋於是亦老矣使元德誠有
興復漢室之心必能擇宗室之賢以託國俾之繼志述事以成吾
平生之志願豈不始終光明哉惜乎計不出此臨終數語君子以
為漢祖唐宗皆有愧色是固然矣識者精考密察以為元德平生
心事於是俱敗言若甚公而心甚私庸闇之禪不足以了乃翁家
享豈不甚明元德既不能擇賢宗以授國則當公天下以為心盡
於精爽未憊之時播告天下以行堯舜之事以孔明而代元德授
受自可無媿豈不卓超千古今乃不勝老牛舐犢之愛謾為不得
已之詞豈情也哉是知平時魚水之歡皆虛文也

明帝告馬后說

魯齋集卷之六

四

馬

明帝之告馬后可謂理到之言若可以感動其良心者然使忌嫉
者聞之未必不愈增其怨怒尙何望其果能聽從也邪史曰后於
是盡心拊育又有若果因此言而後生殺愛之心者皆史臣病之
詞非知馬后者也后常以備嗣未廣憂形於色薦進左右每加隆
遇則其無妬忌之行有均一之德固已久矣所以聞明帝之言欣
然領會蓋其素心也而况兩漢之君未有如明帝頗修宮教登建
后嬪必先令德內無出閭之言權無私謁之授所以正嫡庶之分
全母子之恩者固出於平日之誠意非一時之言可以僥倖而轉
移也是知齊家之道先在擇賢配此關雖所以為詩之首也

矯齋說

夫人之氣質不齊自陰陽五行紛綸雜糅有清濁焉有美惡焉有
厚薄焉而清明純一之會千百載不一遇也雖聖人亦不能一人
之所稟而能人之所偏是故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曰直而溫寬

而柔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所以扶其不足而抑其有餘也教化不
作於上而吾夫子講道洙泗私淑諸徒羣弟子雖愚魯修辟之不
齊吾夫子不過進其退而退其兼人者而已世衰教弛人自爲學
苟欲矯揉其所偏其將何以爲準的哉亦曰求之於學問之中乎
誠能求之于學問必知無過不及之謂中默計吾之氣質於何爲
過於何爲不及不及者企而及之過者抑而反之必至於中而后
已矯揉云者卽變化細密之工變化云者亦矯揉成就之驗矯之
爲言治其偏而歸於正之謂也苟能矯枉而過於正則反爲矯之
累矣或失之激或失之亢則皆非所以當學也然中非易至也亦
難識也學問之功非一日所能成就也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必
要其成非百倍其功不可也中庸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正
雖柔必強朱子曰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効吁是非矯揉變
化之準的歟

舊齋集卷之六

五

三姪字義說

寶祐癸丑之季冬十有一日乙卯奉伯氏命學諸姪來歸教養越
五日進而告之日天之生是人也莫不付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不
以聖賢而加多亦不以愚不肖而故少也然託於人者爲氣稟所
拘故有晦有明爲物欲所蔽故或絕或續人之可以全其付託之
初而不爲氣質物欲所勝者其學問之功歟是以大學教人明明
德必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所以指其得之之由也日瑟兮惺兮
赫兮喧兮者言學問之成德容之盛而歎美之也其餘義理詳密
予將次第爲汝等言之思昔汝諸父之孤大略亦汝等之年其間
聚散盛衰禍患事變不堪回首今何忍言之哉自是以來予日夜
望汝等有所成立以承門戶之付託長姪當以學問率之益有所
執持則自有毅然不可犯之威故朱子亦以毅釋備字長姪先已
名備今字之以子毅次名曰付字之以子全幼曰促字之以子可

三子思其命名之義而勉之教之以副予望云

岳孫字說

壬申之秋八月壬辰太常寺簿王君爰稽古典肅賓友僕介冠其
子岳于庭而命某字之竊嘗聞岳之爲字卽節也周之官有掌節
者以五節授使者輔王命執以行爲信守邦國者用玉節山國用
虎節卽漢之銅虎符也君之世祖侯東陽有玉節久矣君行將授
虎節也岳之冠適開其端可無言以勉之夫信者理也節者器也
有此器必有此理保此信所以全此節必敬以體之順以達之而
後可程子謂敬爲體信達順之道敢以體信信爾名子其懋敬之
哉

姪孫進父字說

天秩之禮有五曰吉凶軍賓嘉禮之首曰冠是之謂重禮夫禮之
所以重者將責以成人之行爲人子責之以盡其孝爲人弟責之
以盡其悌爲人臣責之以盡其忠爲人下責之以盡其順豈徒曰
玄其冠而已哉今月吉辰良族孫以禮冠其子名之曰進其師字
之以進適請問進之義於予予率矣烏足以推明之抑嘗聞堯者
土之高也土之高固非一日之積矣夫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
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爲學蓋如是然詩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士必進而積之以爲高山必行而升之以爲至
此進之義也若登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進之方也予之所
知者如是而已子其勉之

舊齋集卷之六

六

時哲大字說

甥孫時堽將冠其宗長爲之謁字予嘗聞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
宅欲隘焉塵請更請夷堽者釋者曰夷明也堽燥也後之人又從
而釋堽之誼曰高夷也惟高則燥且明矣故近世名卿亦以夷侑
堽夫人之得於天者虛靈知覺妙取理而應萬事未嘗不明也拘

於氣質誘於物欲則吾之不明者始昏矣揚子雲曰天降生民倥偬蒙昧于情性聰明不開可謂誣矣聖人之教亦因人之固有俾復其本明而已人生入歲皆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乃入大學教之以明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教之以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吁學之體用備矣此學古之大本也今境既冠固將責以成人非百倍其力於三綱八目之中則何以明善而復其初哉况敢望其治國平天下書曰夷邦由哲哲智也此吾之固有也請字以哲夫子其勉之

葉涵字說

咸淳庚午二月吉日通齋葉先生命其友人王某冠其子涵既筮矣宿矣期矣而其以微恙不果就列敢推涵之義以字之曰涵者清明之蘊也夫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虛靈知

齋集卷之六

七

貴所以妙理而應萬事此所謂清明之蘊所以能涵者得此氣之靈也其所涵者即此性之善也仁義禮智乃為之綱百行萬善皆從此出必使之寂然凝然湛然然於方寸之中感而遂應則不失其所涵之善不然則聲色或得以誘之利欲或得以撓之貧賤富貴或得以移之百念動搖則吾之所涵者皆矣今子既冠成人之責自此始必開之以學問之道澄之以靜定之功俾所蘊者常清明而不昧醱醱萬變泛應曲當始可以為成人周子曰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朱子曰山靜泉清所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請字之以無垢過庭次幸以此說求正焉

吳弱翁字說

栢蒼友人吳弱翁冠來會北山何先生之葬訪子於陋巷求其字之說子讀曲禮二十曰弱陸農師絕句朱子然之冠自為一句弱言其時冠言其事文雖相連而義不相足也今弱既壯而又有字

矣朋友猶以弱翁稱之以是自怠非相勉之意也夫冠者將責以成人之道故其目有二十曰筮日云云始加日順爾成德三加日以成厥德未嘗不以成祝之請字之曰成

箴

本齋箴饒府博修史榮滿造朝

天道發育本於一誠其心生生其德孔仁人得此人具此全美本然之性曰善而已聖人之本斯誠獨全真實無妄其動也天人秉五常萬善渾渾其惟誠者五常之本吾郡博士齋以本名鶴山筆舌入焉服膺如木之根培養封植蔚乎蒼蒼干雲蔽日國本在家家本在身一身之本方寸虛明明德新民先覺後覺推以教人勉之實學深衣講席音吐琅琅乃製關鑰乃開津梁齋必有規兩碑對立題必有義浮華者黜鼓之弗躍揮之弗前士心已蠱四顧茫然利欲難深天理不泯豈無覺者曾未旋軫作之不已久久必成

齋集卷之六

八

三載一瞬簡書有程得師百年泮水能幾爭長虛文誰示義理立國之本恃此人才學不務實吁其殆哉世道日消永矢一默有感斯言難免世嫉我居陋巷閉門讀書高軒數過不鄙其愚冷舍竹林載言載笑雖未深購肝膽相照秋風既老行色駸駸別袂一判翔泳勢分我思古人行必有贈贈君以言情文弗稱知君之字知學之源何以體之亦惟誠焉君之言行何有不實誠貫始終不誠無物須臾有間私欲乘之其為用者大本已虧薄物細故願君勿忽相期實深共保無斁

古鏡箴

子意何厚惠我古鏡有鼎斯模有容斯正思人之生心德本明如彼鏡然萬理具程物欲交侵甘受塵穢弗磨弗治自暴自棄瞠子古書為磨鏡方用力之久炯然其光聖賢雖遠如目斯親以心照心無間今古惟子勉之致知是先人欲消矣天理湛然惟子勉之

力行勿止天理湛然人欲消矣

外孫字箴

文王之易惟震在東一陽既動勢可亨通為德之仁為男之長奮于二陰有雷之象游雷既厲孰不震驚守之以正法度是循夫子傳彖乃曰有則恐懼修省保其安吉惟汝外孫汝父汝名蚤失所怙熒然一身伶仃重闈何以色養文獻三世莫不汝望百靈汝何百邪汝窺一失其則烏乎殆而汝毋妄動動必由禮汝毋妄言言必知恥手足耳目皆有常規毫釐之繆百行之虧震乎咎者實存平悔震所以亨惟則罔悖在昔汝冠纓樂棘心三加之祝既不得聞仲春令日吉服在御字汝保則敬戒毋敢

考德問業箴 并序

昔聖人自謂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且約其進德之序為學者立自考之法後世所學無所志所志非所學故終身猶未至於聖人之

魯齋集卷之六

九

立也子生三十六年始知為學之方今又三十年矣可以考德問業矣其所至僅如斯而已矣場然內懼而為之箴曰

夷汝爾生不志于學三十六年如夢斯覺當其覺時有惰有勤或甘爾誘或膠爾程有赫聖經猶味厥旨有卓至善莫得所止振爾墜緒以會其歸竭爾餘力以研其幾孰云日莫而以道遠求仁得仁在乎自勉

敬脩齋箴 為天台周平之作

天命爾性其綱有五義禮智信仁為之王氣質內錮物欲外攻其所存者鄙哉空空脩己之學心必先正其正惟何日毋不敬衣冠必肅無情爾容視聽必謹無汨爾衷一語不妄誠斯可入一動不審行斯有失曰存曰養造次無違曰省曰察無間其幾在昔仲由嘗問君子孔聖告之曰精厥旨修己以敬確乎一辭如斯已乎反致其疑再疑再告曰安百姓究其大用堯舜猶病惟聖有教本末

其陳惟敬之功其心孔仁仁有專言統乎四德以是而脩實為學則有揭斯扁爾齋居我箴匪毫丕哉聖謨

中處箴 為汪元思作

維天巍巍維地回回人於其中參為三才雖曰三才同一太極渾合無間是謂理一乾父坤母維人子如各循其性是謂分殊生不息均此一理動靜屈伸猶魚在水頭圓足方外體其形滿腔惻隱內得其仁君子存存俯仰無愧惟踐爾形斯莫厥位須臾不謹物欲乘之其與禽獸相去幾希卓爾元思聿來胥宇揭以觀省有日中處我其箴之俾格此名上帝臨汝毋貳爾心

宜齋箴 為胡子升作

天道發育有萬斯類得氣正通惟人為貴立人之道曰仁曰義乾坤父母四海兄弟兄弟一門父母乾坤分殊為義理一為仁良知良能莫不敬兄兄弟弟是乃愛親同此遺體如足如手遠曰悖

魯齋集卷之六

十

德孝亦何有夙夜匪懈是保是守惟子升父翼翼怡怡宜兄宜弟伯仲埏箴以宜名齋以善相規以養壽母以貽孫枝倘期於學理致知知宜之義得義之宜齊于一家推而一國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汲齋箴 并序

昔嘗為葉聖子賦汲齋詩有云當知汲井如克己汲去污濁清自同之句今又索箴再辭弗獲愧學識之不進無以異於前日之見也復理舊語為之言曰人賦人受有物有則湛然良心萬化化出欲動情勝既墮既墜彼未流浸以沒溺迺激其滿瀆窮其力以濁天下以穢邦國易其源易達其壑惟學有要於己先克制外養中非禮者勿本體清明有未嘗息我觀易象如井濟物舉例淵澄本源之德有泥其污人將焉食潔治既清然後可汲惟聖子甫觀象體易昭揭斯名用

警朝夕操滌天君勿受形役豈汲於用爲我心惻勿曠而收勿斷
而稱左右逢原要在自得成汲之功博施無極

贊

河圖贊

河之圖兮開天地蹟五十有五兮陰陽相索惟皇昊羲兮肇端乎
神畫心妙契兮不知其千萬年之隔

洛書贊

洛有龜兮負文錫神禹兮彝倫夏商之季兮汨堙箕子載陳兮皇
極爲之一新萬世之大範兮存乎其人

漢高祖象贊

世道大變異哉漢祖不階尺寸而有天下三章之約偈中時機董
公仁義安識精微

唐太宗像贊

齋齋集卷之六

士

世道再變太宗有國終始胡風歷年三百萬乘不足一將之雄仁
義果効何止歲豐

徐伯光道慶贊

道滿天地萬物浩浩道非可虞虞則有道中虛而實日用之寶嘉
穀稊稗辨之貴早

甲寅畫像贊

石笋巖巖曷培而崇繡湖洋洋曷浚而通茫茫遺緒耿耿爾衷孰
融爾氣孰肅爾容稜稜霜月習習春風匪軌爾德用警爾情

乾道御書贊

皇矣孝宗聖德天縱翼翼小心親承大統監觀王國宗廟黍離
恥未復版圖未歸靡靡英材弘濟大業味爽丕顯孜孜聽納爰究
爰度是經是營焉飛魚躍返不作人有赫其明或黜或陟破削荆
華萬里咫尺于弼于輔于蕃于宣百辟是憲人物萬然中興之際

於斯爲盛維我先臣恭承眷命昔在乾道試邑長沙政聲上徹召
節亟加入覲于庭天顏開豫股肱之郡汝其綬撫于嚴于信宣化
兩春帝曰來汝郎省經帷畫既訪問夜出奎畫貂璫駿奔衣冠駭
嗜帝意若曰汝言有章既及治具然猶未詳盡罄汝忠神我政體
毋替朕命嫺于天子雲漢昭回臣拜稽首對揚天休昌言敢後帝
心靈靈帝謨洋洋求治之切度越百工威靈在天遺烈在下日月
于邁邈然今古君臣之契自昔所難有進有退惟義之安寶珠陸
離三十有九旣勒堅珉永鎮瑩阜神光發奇匪金厥麗惟忠惟孝
百世其承匪忠曷勸匪孝奚則匪臣之榮惟皇之極

截斷提起贊

上饒克齊陳先生以截斷提起四字接引後進亦喫緊教人之
要法也金華王某因爲之贊曰

齋齋集卷之六

士

能勇決痛絕其根毋滋而蔓毋容而存惟清惟一萬境通明

右截斷

心本虛靈天理昭晰一敬不存明命斯遏日究汗下淪陷沒滅孰
能幡然奮發振挈毋間而斷毋作而輟必常惺惺萬事巾節

右提起

乾道九贊

強國敦牂乃正元日觀族孫珙乾道之章志淳而理該差疆人
意猶懼其體之未切也爲之推衍先儒之說或可爲進學之助
知道者不足觀也

於穆乾道其德曰元萬物之始萬化之端氣行在東於時爲春天
命人受於性爲仁君子體之眾善之歸

於穆乾道其德曰亨萬物之通達元之生嘉百會南陽極而陰恭
敬退讓禮云禮云君子體之抑抑威儀

於穆乾道其德曰利利匪已私生物之遂欲華就實禾黍疑疑義以制心大分斯得君子體之萬事之宜

於穆乾道其德曰貞物理備具物生之成天紀回復為時之冬為性之智藏始於終君子體之正固弗移

於穆乾道德曰剛健一息不停萬古旋轉維健維行剛斯可見雲行雨施乃化乃變君子體之有強無劬

於穆乾道德曰中正寒暑代謝無有偏勝當消而消當盛而盛正或未中惟中無病君子體之卓然有定

於穆乾道德曰純粹體用渾然具美全懿邪惡莫干陰柔莫媚時曰至誠真實不偽君子體之精一無二

於穆乾道是曰三陽為夫為父為君之常是曰父天是日子剛下濟而泰光明四方君子體之吾道斯昌

於穆乾道君子體之終日乾乾焉可已而勇猛精進窮理致知

險摧剛萬里載馳須臾不力明命斯隳

古賢像贊 井序

先祖侍講平時無玩好守鄱陽日於洪丞相家摹傳古賢像六十餘軸皆紙本也其原出於祕府有手澤題其上不幸收藏太密蟻蠹幾盡得全者無幾而又散留它位某舊嘗傳寫二十餘本初未之奇也舊本既失益可寶愛近囑潘伯達彙題其姓名暇時因各贊數語懸之素壁典刑凜然六一居士嘗謂七賢圖歐陽氏之舊物也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某質凡學陋固不足以發揮往哲抑以寓高山仰止之詠尚庶幾來者識先世之清風云

郭汾陽

魏巍令公再造唐室膽量包海赤忠貫日大姦莫問大兵莫危名將接武皆帳下兒

陸宣公

年少得君同濟大難朝奏夕疏仁義炳煥山東聽詔感泣諸叛前魏後陸時不正

韓昌黎

唐文三變至公而止日光玉潔八代披靡諫佛骨疏上時相書千載是非真嚴矣乎

柳河東

文盛正元鑿鑄皇雅絕壑峻崖古區王岸從游一誤再斥不歸羅池之上秋鶴與飛

趙韓王

五閭將曉大明赫然抑抑人傑佐命之元功銘王鉉名注金騰風雪夜計一新乾坤

曹周王

帝王之將翼義羽仁汎掃氛履湛布陽春雷歸電熄天宇清明不矜不伐流慶殷殷

李文靖

風範端凝魯論翼治識遠慮深鎮浮過銳時雖昇平日陳災異及久言存君猶追記

王文公

鬱鬱三槐陰覆萬宇直幹承天屹然八柱棲鸞停鶴蒼雲洩雨穆如清風作宋申甫

寇忠愍

有倬萊國恢恢廟謨濟川之志到海之符青衫瘴雨竹柏靈敷澗淵一擲千載偉夫

張忠定

雲出華山雷厲西土以奇制變以神鎮撫猶恨承平閑殺尙書勁節獨步冰霜凜如

節獨步冰霜凜如

王沂公會

温温沂公大志厚德桃李成蹊春風無迹計折姦回理化后戚宗廟之器揚休山立

呂文靖夷簡

賓日天聖政關簾帷起賢弭黨慮遠防微月殿濟權玉棺破惑舒卷屈伸深哉仁術

范文正仲淹

雪壓孤根斷齋力學危言正色蹇蹇諤諤靈府兵精瓊裘膽落先天下憂後天下樂

韓魏公琦

堂堂魏公受天間氣赫奕孤忠鎮定大器手扶日月身佩安危大沛霖雨寂然神機

富鄭公弼

魯齋集卷之六

士夢選

慶曆人望元豐老成片言折虜訪落戒兵恩浸南北壽配岡陵鶴降星殞始終之靈

文潞公彥博

元祐黃耆翼日導乾出將入相餘五十年虎老風壯松壽節堅龐眉瑞世遐福不壽

曹武穆瑋

侍中內舉器識迥殊預勉樞輔逆料胡鷄風熄狼煙霜凝金鉞襲慶將壇矯矯聲烈

狄武襄南

太平名將偉哉氣節仰梁公像留鬢邊涅西折元昊南摧智高重諸方息角大成妖

歐陽文忠脩

學授孟母一代文宗追琢大雅刻滌澆跳諫疏直筆雪壑霜空全

節蚤退頽水清風

蘇武公執

奎宿精神烏臺縲絃神龍追電天馬汗血世外文章筆頭風月航海而南平生奇絕

林和靖

野人雲臥孤山蒼蒼梅竹逸興香滿詩囊湖邊竹戶猿鶴徜徉寒泉秋菊千載耿光

醉吟先生白居易

江州司馬元和諍臣雞林聲價鑿殿規箴蠻素去矣詩酒陶情西湖浩渺雲水流馨

宗忠簡

雙龍退驤風埃帝邑秉鉞齋壇揮涕戮力天聲外揚臣姦內抑忠憤莫紓孔明祖述

魯齋集卷之六

士夢選

赫赫武穆天開駿功聲震河洛威吞大戎梟槍忌武烏臺勘忠齊名諸將愧死英風

張魏公

中原雲擾閩外專征東潰淮楚西敗富平勢裂南北天摧大勳千載公議一點忠誠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六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翻陽三臺劉傑校正

銘

醫銘

立志必仁察脈必明見證毋忽用藥毋輕惟仁則明惟審則精全此四德尤難其人其庶幾乎拙窟王君有真實見無苟利心我作是語匪誇爾能守之勿倦毋愧斯銘

日新齋銘

上帝降衷無有不仁剛柔雜揉智愚是分惟欲易行惟已難克改過遷善惟學之力疏淪操雪如垢消亡存養省察無時敢忘與日俱新與天不息月異歲殊昭然明德

夜存齋銘

性無不善同此良心苟得其養氣定神清持守一懈倏焉放失休息之餘求則復得物欲逐逐且晝遑遑有濁斯寐無補枯亡學苟日新存不待夜一言蔽之謹厥操舍

求志銘

志學志道聞諸聖人尙志持志鄒孟亦云心之所之求然後得必有事焉講之貴力同日此志有淺有深亦有不遂非氣不任立在此求先志至氣次至與不至爾敬爾肆隱居行義達其所求二者能兼伊呂之傳昔吾夫子猶曰未見乃揭乃扁夫豈自僭斷章取義敢求兩全我心有感託字而傳在昔大父卯角賦竹頭保歲寒默成矚目求我先志幾五十年夙夜凜凜恐或顛連左詩右書相我陋巷有闢斯室神融境暢卓爾前後竹柏蕭森仰止精晝有赫其臨默成之書大父之操小子識之胡不慙慙大父之操默成之書宜爾子孫永表吾廬

拱辰爵銘

屹屹蔡公手授茲爵曰的其傳惟劉寶學乃俾爾備以祈康勺執虛如盈爾念爾愍乃承乃盤乃銘乃斲九契厥初惟德其託

善則堂銘

為黃岩揚幼學作

民有物則懿德是彝私欲一蔽萬善斯虧猗歟周子有精其思者書覺後百師之師謂本必端謂則必善親疏難易言簡而辨維揚行父揭為堂扁涵泳四卦其則不遠我觀其要心存乎誠朋友責善無怠斯銘

文定公家藏淳化帖銘

於皇太宗偃武修文游心翰墨古蹟効珍入神入發妙潛振埋遂閣翼翼墨板鱗鱗氣完體裕波點妍精引卷周覽人物彬彬攸事筆書如影隨形正邪忠佞實根厥心正筆正千古良箴自時厥後飄勃紛紛神昏體瘠浸失本真搶攘南渡故物罕聞博古君子

魯齋集卷之七

一

撫几馳神維我文定儼然無營有寶斯帖有睇于簾紫宸仗退靈府淵澄槐庭景轉寓目典刑題識雅密印款鮮菜肅拜啟玩手揮炳明所寶非帖清風是承詔爾後裔羊彰厥聲

默成賜硯銘

維皇大父幼師默成授此玉質日端之珍相彼兩翁對于黃庭玄雲膚寸澤潤斯民清風寂寞異于支孫于以寶之究此令名

新聘端石銘

有紫而腴有潤而密就礪砥之新功啟山川之老色中星炯然聿彰爾質發揮聖言神明厥德

淳祐歛石銘

有毅其理有規其形聘歛江之舊德締魯齋之新盟吟風弄月露湛雲蒸母潤母泐母香斯銘

瀘石銘

聞而彰顯而密有砥其平表裏如一直內方外君子之德殆若忘年之友朝夕相親于几席

清端石銘

不瑕于飭有質粹如含章于內以時發舒不必鮮仁之語不濡干祿之書相在爾室汝為君子之儒

饋臺銘

禮饋膳內有金有幣交際之恭君子所貴生鵝丞豚匪戒匪臚是日貨取君子所病我非用禦享是多儀毋標使者審此令詞

愛日銘

天地之化一息不停歲不我與日月駿奔是以君子自強不息審已乾乾夕焉斯惕禹惜寸陰周公待旦矧是聖人罔敢或倦出作入息眾人蚩蚩自暴自棄老人傷悲我年管少我學不力明德昧昧嗟騰無及嗟爾小子毋日妙齡髮黧幾何頎頎而巾爾寒襲裘

齋集卷之七

三 步 選 虞

爾飢重味師友琢磨家庭訓誨窗牖明潔視席是夷於焉不學鳥獸須眉相期爾深爾勵爾勉毋視他人我鑒不遠一善一惡夢覺之關一喜一懼父母之年於斯二者兢兢業業毋怠而忘毋作而輟東方明矣圖書滿前視此名扁千程一鞭日云莫矣默計爾工歌此銘詩冰炭爾衷

存齋銘

為唐黃之作

惟皇上帝降此良心總攝萬化其德孔仁虛靈不昧神妙不測養而勿害則靡有忒為聖為賢立此人極誘交於前倏變而遷疑冰焦火飛天淪淵乃獸乃禽徒習人言驗厥操捨實未嘗妄欲知所存先求其放膏車秣馬不皇厥居馳騫如是欲存可乎利欲輟輟是究是圖所樂在此欲存可乎肌膚弗會筋骸弗束言肆則謬行熾則踣自且及晝梏之反覆雖有夜氣亦惟不足我視斯扁萬里來歸禽獸是醜聖賢是依方其未發當養其微及其將發當察其

機賓主有辨表表玉立貞元所鍾邁邁時運凜然高風月落霜飛冰凝雪霽一點清芬足酬天地心事誰知圓不盡意

充實齋銘

為劉叔崇作

惟人之性原於一善欲動情勝惡然後見人之好之我所固有若存若亡好未必久利害可移外物可改昔也所好今也何在君子惟學必有諸已其所謂信實而已矣彼樂正子以好善稱從游子敦有不足論二中四下毫釐不差其或未實充無以加既實而充於斯為美雖至聖人上下一理孟子之言具有等級充實一關最當用力萬善必備缺一不可過此以往幾非在我惟叔崇父有揭斯扁詔我銘之愧此蕪淺

遺書銘

石荀文獻歲月浸荒爰輯墜簡於焉永藏有睇其光軌道奎畫有味其言名賢遺帖翼翼卷帙典則尚存願言實之百世其承

齋集卷之七

四 步 選 虞

懷古厨銘

好古博雅學在其中玩物喪志式病于躬是碑是碣篆籀款識爾圖是書典刑思致我懷古人世遠言堙如或見之實樹我心

四友厨銘

端歛之珍雲煙郁爾毛如錐爾楮如玉天相四友得與斯文曰聖曰賢有翼其臨捨之則藏用斯不忒一與心會神明厥德

界則銘

縱橫妙用三百六十如碁之方無間是積一紙一年百千萬億是日絜矩永為書式

手板銘

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在輿倚衡聖人有言

頌

陳奧頌 為天台麓虞士作

人之一心滿腔曰仁義禮智信雖各有名總而專之以生道存推
所由生造化之根心之不仁病於私欲孽孽爲利惟日不足天倫
斷喪太本殘賊民之顛連曾何能淑有偉處士此仁不虧非資于
學不失乘彝逆天理事揮而去之推此一念俯業于醫五十餘年
躬脩炮炙劬劬濟世不爲利屈有威其誠或報之德急義好施隨
入隨出不問親疎視吾有無匪恩之市匪名之沽有惻其隱弗退
弗渝何待親過始曰仁乎維天降祥有鍾于善子孫聚多厥鑒不
遠咨爾子孫循循勉勉名世者出必大且顯

橘榮頌

堯爾錫貢妣之服兮頌爾素榮齋熊之國兮與春無競嘉爾之志
兮表裏純白抑予之所嘉兮各一太極顆顆圓兮陰合陽開五行
爛兮玉質金相方有道兮寂寂紅紫自知其醜兮銅彝函咏色香
異兮國風不采非世人喜兮嗚嗚獨立夫何求兮德聲而且實侯

梅之流兮觀爾儀刑毋自失兮培之懼之數弓之地兮率性不變

五

真畏友兮踰則爲枳秉天之理兮願我德業與爾俱長兮柯葉茂
茂無彫香之像兮

知樂仁壽二頌

人心本虛靈纔昏便失脚一理苟昭融羣疑自揮卻物物有精義
事事有歸著一智了萬變曷哉有餘樂
眾星環北辰微月墮西岫夜氣澄中襟枯亡保且晝存存淨人欲
生生體天授一仁無間少曷哉有餘壽

書

上王右司書

在昔嘉定壬午得侍伯兄瞻拜于秋闈徹棘之後便蒙開述先契
篤隆夙好情義藹然既而賜之迂顧衡茅至今有光倒指十有六
載矣貌無再見之期未嘗一日不起高山仰止之思凡親舊之經

由治所者每問起居多傳執事亦時有齒及其兄弟之意又知孤
露之蹤所以被眷存者始終不替如此茲聞召冠星郎密毗上宰
直前奏事上沃帝心尤增慶贊伏念某生四十有一載矣先君棄
諸孤今已二十有七載幼孤失學顛倒沈迷浸淫乎小人之歸矣
一旦幡然感悟棄其舊習杜門謝客一意讀書屏絕科舉之業克
去祿仕之念日夜探討洙泗伊洛之淵源與聖賢相與周旋於簡
冊者今幾十載然而氣質昏惰而未有入十已千之功以至於必
明必剛之地而又拙於謀生家事日就彫落雖有先人之故廬亦
將有飄蕩搖兀之勢困窮至此足矣而終不自悔者每謂受父母
至善之元得天地正通之氣所以命我者仁義禮智之性飽滿充
足其初本無一毫瑕缺也今乃斷喪殘壞反汲汲乎外物之是保
亦已過矣是以洞洞屬屬乎操存持守之方戰戰兢兢於動靜語
默之際不敢遺本而逐末不敢徇利以忘義於世味淡泊無一毫

齋齋集卷之七

本

妄想也故平時書牘不題要官姓名不入修門今日之書雖非有
求而來然亦有爲而發痛念先君仕塗坎壈百未一伸尚有蚤識
英器一事炯炯猶生某雖居山林友鷗鷺幸故人之得政幸朝廷
之得人幸先君知人之効此意勃勃上浮而不可泯則其所以見
於書者豈一時之私情哉雖然以十有六載間闊之久五百里水
陸之遙一紙之敬道古今而譽威德非所以答故人記存之厚也
某竊惟吾儒之學有體有用其體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氏之
書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要其用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道齊家固在我所自盡也治國平天下蓋有不得已起而從之者
非可自求非可苟得皆天之所命也雖官無崇卑皆可以行所學
而見於用然職小者所施有限任微者所及不廣列郡之政不越
於一州外臺之政不踰於一路內而九卿之不相侵六部之不相
及必也其職無所不統而所施無有限量者其惟宰相乎習爲宰

相之事而任其所不逮者其惟都司乎嘗謂君相者出治之原也君德之進不進經筵之責也相業之成不成都司之責也左右司雖曰宰相之屬三槐之下黃閣之中必得德量器識之才彌綸得失裨贊庶務宰相曰是都司曰非宰相曰可都司曰不可必使廟堂無過舉四海無冤民內而君子小人之各得其所外而夷狄姦宄之各安其分是皆都司職事之當然也國家數十載以來士大夫戕賊於利欲之途良心熏染於貪濁之習滔滔流蕩無所底止其間能自拔於頽波之中者蓋不可以多數矣有如執事中立不倚氣節凜然精神風采赫赫於符竹之間聲名聞望袞袞於薦紳之口召環之初天下共俟之曰必橫經虎觀矣必執法霜臺矣執事方徘徊退避兩載可後進豈徒然哉必有一定之見矣今日之來豈不熟觀天下之六勢必以為世道尚可扶持化原尚可輔佐乎然而天下之勢日壞國家之勢日輕亂根日壯命脈日微如之

齋齋集卷之七

七

何其一也天下所共知者內而民生日艱而楮幣無策外而夷狄日強而兵力單弱任今日之事者皆知其尤難夫生民之休戚固係於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又豈非監司之綱乎兵力之弱強固係於將校之能否師閫者將校之綱朝廷者又豈非師閫之綱乎合內外治之原既係朝廷總朝廷之政又關於都司其仁豈不為尤難端平更化以來朝廷治勅其略可見雖都司潛毗密贊於幾微隱約之間而不見其跡異時識者考治道之得失曰此時此政為當此時此政為不然宰相猶若人也而政有異焉何哉則必於都司證之矣可不謹哉執事培埴之久款厯之深學正義明志定氣飽當必有以處此矣然吾儒之學雖曰有體有用必體立而后用有以行又必體無不具而后能用無不周也世衰道微學絕教舛士氣不振風俗不淑正以士大夫體不立而急於用借濟時行道之言以蓋其富貴利欲之私意近世一二

賢者固有以異乎今之人矣進而未能盡副海內之望亦以其體未至於無不具所以用亦有所未周歟此古今之通患也而況都司之任尤非它司可比也霖雨之原也舟楫之具也趨棄之資也墮梅之根也若夫天下之事變其來不一也國家之安危非輕也幾微之間節奏之會呼吸進退於毫髮之間失利害之相去已有霄壤之異矣惟講學然後有以明夫心之制得夫事之宜昔王梅溪聲名節行為時巨人晦庵朱先生猶晚進也乃拳拳以尊德性道問學勉之而不以為僭于湖張公文章風采為時俊才其去荊州也南軒張先生送之亦告以講學之說而不以為嫌以是知無貴賤無老幼皆不可一日不講學也人之美質有限而歲月亦有限學問無窮而事業亦與之無窮講學者豈有它哉亦窮理以致知也惟能隨事以觀理故於天下之理無有不察又能即理以應事故於天下之事無有不明如鑑照人如衡稱物自有以盡其公且

齋齋集卷之七

八

平之德矣今執事上欲答主知次欲參廟謨下欲副人望不知以何事為當先何事為可後推本尋原萬弊蟠結蓋有不勝其可愛者執事其何以處之哉願執事審時度勢熟慮精思薰蕕同器決無久馨之理君臣際會從古所難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毋為小人所先發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謹齋沐裁書以道此拳拳之誠淺陋僭率不勝愧懼

上呂寺丞 延年

某幼孤失學退處陋巷日知收斂身心於簡冊間殊未有豪髮進也幸於幼牆有先世師門之舊雖聞養痾卻客亦未嘗一再晉謁而不獲瞻侍既而令表傳道尊意乃知不肖如某亦未蒙擯棄而在齒錄一人之數感佩興起念不可無一言仰答隆知用敢僭陳尚丐垂察某竊惟平治天下之道莫急於人才教養人才之地莫急於學校後世教養之方固已大異於古而學校之政不修未有

甚於今日則其化民成俗之驗固已昭然可見也南渡以來三先生鼎峙東南倡明正學後行淵源成就人才為國家數十年之用可謂盛矣年來師友凋落義理堙蕪後生小子俚佞然無所適從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雖有氣質之美不過沒溺於進取之塗而已至于汲引後進收拾晚生開導訓迪封植培養以續不絕如綫之氣脈捨麗澤書院何賴焉傳契丈負家世嵩嶽萬鈞之重誠宜充養氣體保毓神明恢崇德業開拓規撫尊禮有德招引善類夙夜相與講磨實學以復還先世之舊也某得之友朋之餘謂尊意欲更文會之約久矣悠悠日月謀畫未定切慮旦夕宦轍驅馳不容久駐此事必至因循廢弛終於不振而后已也今幸天啟深衷凡聲氣所同曲意諏訪俾有志之士咸挹麗澤之風而陶泳講習之樂此其意豈徒然而其事豈可苟哉某切謂朔望片時徒會亟散切憇之論不泯輔仁之意不孚則恐於高明所以篤念先猷紹

齋集卷之七

九

復師友之盛才足有稱妄意及此瑣節里居之暇早定規撫請一老成有行義善講說為眾所敬者為之長嚴其尊崇體貌之禮優其飲食供給之需使真有志於講學者三五人相與左右之汎潔齋宇增置牀榻接納後學不限其來許其寄爨止宿不以虛文利祿之誘入其心使之一意講明義理涵養德性果能如此則旁郡聞風而至四方視仰而起咸知麗澤遺規久而復振作成磨礪日行歲豐有以輔學校教養之所不逮而培植斯文之壽脈以為國家無窮計益以顯揚成公先生以道私淑之功而於尊契丈繼志述事之孝孰大於此而於愛君報國之忠又孰大如此僭越犯分不勝震恐惟執事進退之

社倉利害書

社倉之法入皆謂始於朱文公而不知始於魏國錄元履魏公初行于建陽之招賢文公倂而行之於崇安之五夫然文公之法與

魏公少異招賢之倉遇歲不登則告發及秋歛之無貸息也五夫之倉春貸秋歛收息二分小歛則獨其半大饑則盡獨之此為小異魏公之法雖疎而簡文公之法雖密而煩二公同門友也盃酒從容之間未嘗不交病之魏公病文公曰不當祖荆舒聚歛之餘課文公病魏公曰不當久儲速腐惡既狹而將不名也當時亦莫能決其是非要皆常得如二公之賢則法俱無弊奈二公之不常有也東萊先生常謂文公曰子之歛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南軒先生則曰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雖指荆舒實為朱先生發也此其深長之慮有朱先生所未及思者蓋仁人急於愛人利物念有生之類莫非同體其忍坐視其饑餓轉于溝壑化為盜賊哉惻隱之發如救焚拯溺何暇逆計其後日之不得人而遂已乎此朱先生之盛心也若夫二分之法與青苗異者蓋荆舒託濟人之名罔其利以供上用朱先生因濟人之實儲其利以復

齋集卷之七

十

為民水旱之防心之所發惠之所及何啻霄壤以青苗議社倉其不審亦甚矣及朱先生異日自悔其法之未盡善故謂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惻憫之意諒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者之說所能及哉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逮其晚年又自憂其無守法之人故曰有治人有治法此雖老生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況於所謂社倉者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忠信明察之士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入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吁朱先生晚年之意即張先生昔日之言也大抵後之好名者不深求朱先生晚年之意不深思張先生昔日之言自其立法之初考覈不精周防不密則已與一先生之意異矣謂之好名可也由是發女之社倉始終沿革有可得而言者恭親淳熙八年朱先

生申請社倉指揮若曰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至哉言乎此行法者所當共守也今也不然領以縣官主以案吏各鄉又非有德望之人爲官吏之所畏敬者俯首聽命苟且逃責利害不敢專決姦弊不敢自懲玩舞虛文壅塞實意吏既慕於前權宜伸縮隨時輕重吏則議其後故賢者不屑與之相抵牾也此立法之不審一也昔之法也先給以米貸以米歛亦以米今也不然歛以錢科以糶若能薄增厥直亦何患民之不樂輸哉價既不平穀不時至勢不至於敷擾以抑勒人情之所不堪小民未受其利中產先被其害此立法之不審二也後之繼者慮既貸而民不盡償則社倉之惠窮而追呼之害起故朱先生之法一轉而爲魏公之法但儲于鄉以備歲之不登及其歲之小歉也又不以貸而以糶則魏公之法又轉而爲廣惠之法矣然而積之既久則化爲浮埃腐土果如朱先生之憂夫以天地生民之

齊齋集卷之七

七

寶百姓日用之天棄之於陳朽敗壞之域而不顧是誠何心哉及其發之也雖痛損其直而民不以爲惠有至不得已而食之者反不如糟糠之鮮潔直不以人類待之矣是又何心哉其未發之時主者謹視封籩不敢以新易陳或差官檢視盤量既有酒食微需之供又有人從偷竊之耗主之者凍凜度日有破家蕩產之懼此所以鄉之善士不願委請而多方脫免詞訟反至紛紛其甘心任責者率是豪霸之人即時移易私用空其封籩及至檢覈不過旋賂官吏當連年旱傷米價頓踴慮其賑給見底反巧爲說辭以蔽當路寧科抑而不敢盡發也則社倉立法之本意果如是乎所可大慮者不特此也當其再糶而償之價不逮時例行敷抑或增會價或添斛面或責以上色之米或有數十里擔奔之費猶云可也亦有產者惴惴然恐後日之不給錢而白敷米如和買羅絹之類此亦不得不慮及此而況今日常平義倉之米卽昔日敷科備水旱

之米也原亦自鄉而移于邑自邑而移于州今若重敷民不堪命故當一番敷糶之時吏持其柄以爲乞取之資其害尤不小是豈治世之良法哉切謂有愛人利物之誠心有須有無我之盛德既足以來天下之善言而后可以行天下之公法求名者不足以行法自是者不足以行法泥古者亦不足以行法然圖利者不可以奉法避事者不可以奉法不知民吾同胞者亦不足以奉法非特上之行法者未遇而下之奉法者尤不易得也所謂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至是而益驗矣古人有言穀賤則傷農穀貴則傷民今之農與古之農異秋成之時百通叢身解償之餘儲積無幾往往負販傭工以謀朝夕之贏者比比皆是也農人以終歲服勤之勞於通負擬償之時則穀賤而倍費及其不憚經營之艱苦糶於青黃未接之時則穀貴而有倍費是穀貴穀賤俱爲民病也昔人既有廣惠之法穀貴則損價以出之穀賤則高價以入之一出一

齊齋集卷之七

三

入低昂適平其法至簡其事易行無社倉前者之弊法亦良矣自朱先生之法三轉而下同於廣惠者此所謂不泥古而善繼前人之志者矣然而前日出價既損而前日入價反高原額不無有虧折今欲望台慈一以愛人利物爲心而不計其原額之虧盈庶不失諸老先生之遺意苟以原出價數扣入戶糶價非特今日之重困是爲異日白敷之漸也爲民父母以若保赤子存心必不忍作俑於此或以原額爲不可虧折乞就本州權暫關錢撥助以俟後日盈價輸償亦甚易行也僭越出位不勝震恐

賑濟利害書

恭聞 孝宗皇帝後時失實之訓言簡而意周萬里民瘼如在目前真帝王之軌範也伏自某官開藩之初首舉是訓以警僚案可謂得爲政之要見于施行者今三閱月又似未有成效其故何哉孟子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執事訪求民隱虛已

納善孳孳不倦舉行荒政焦心勞思此百姓之所共知也不可謂無不忍人之心矣然官吏奉行不足以識執事愛民之盛心文移旁午而膏澤不下流移日甚而糶價日昂或者議其政而併疑其心愚獨以為不然四方之風土不同田里之休戚不一以執事博詢羣議如此之勤而應之者泛然唯諾一無以仰助執事愛民之政此吾鄉士大夫之責也今不揆愚陋敢先陳吾鄉風俗之大畧繼之以愚說二條恐或可以裨贊荒政之萬分敢祈采覽切惟兩浙槩號富饒而東浙之貧不可與西浙並稱也人或有知之者婺女之貧不可與浙東諸郡並稱則人鮮有知之者金華今日之貧與三十年前亦不可以並稱人無有知之者矣夫均此郡縣也肥瘠頓異必有其故何者昔之為民害者版籍荒落而已雖胥吏持虧盈之數舞出入之權而猶有遺利在民也自經界以來版籍具在而有無虛實固不可隱其奈經界之時縣令朱中直匪鄉都之

齊齋集卷之七

三

舊額勒保伍增添新數先為姦吏之地民受其欺而不能辨不特無遺利而民以暗被苛取矣其害豈不大哉况自南渡以來科配之數越為重茲即次之茲之七邑金華為尤重夏稅之輸十有三種雖間有蠲租之令而此賦自若及袁韶之長版曹也增羅絹重厚之數而民力始困加以十數年以來絲泉之價頓踴穀粟之價頓輕知民力始困矣富家巨室僅僅自保用度稍廣質鬻隨至中產之家往往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用日降月下而窘色不舒每至秋成如解倒懸烏有餘粟以待穹價是以勸分之政固荒政之所先而非金華之所急大抵勸分之政為富而積粟者設為愚而嗜利者設今穀價既隆數十年之所未有於此時而猶閉藏尙復何待嗜利者雖無厭而如是之愚者亦鮮益金華所謂富家巨室實不足以當江西浙西困弱最下之戶昔之為富家巨室者尙有數年之儲今無兼歲之蓄矣雖有開糶之心而左支右吾其

勢自相煎迫益不容於不糶故曰勸分之令非今日之所急也今日勸分之令隨時直之低昂而無裁抑之患則富家所宜樂從然終未有欣然應上之令者蓋縣官奉行不察有無不審虛實持版籍之虛數例行告諭紛紛四馳反如白科上下相疑糶者束手而糶者無措是未足以濟民適先有以害民矣書生私憂過計不慮富家巨室之閉糶也方慮其喜於得價傾困倒廩而盡泄之矣天命靡常豐凶難必萬一不幸嗣歲復以旱告雖有良平之智不知善其後矣可勝寒心然則為今之策奈何曰賑荒之體先公庾而後私家賑荒之要抑有餘而補不足嗟夫田不井授王政煙蕪官不養民而民養官矣農夫資巨室之士巨家資農夫之力彼此自相資有無自相恤而官不與也故曰官不養民農夫輸于巨室巨室輸于州縣州縣輸于朝廷以之祿士以之餉軍經費萬端其始盡出於農也故曰民養官矣不幸凶年饑歲在上者不得已散

齊齋集卷之七

四

財發粟而賑恤之使之得免於流離溝壑之憂尙有是所以寓其愛民之心耳春省畊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此王政之所先也切惟今日義倉創于慶曆初令民上三等每稅米一斗輸二升以備水旱其後興廢不常今下及小戶矣是官無以賑民使民預輸以自相賑恤已戾古意今又移易宅用數額常虧遇歉歲則復科巨室此何義哉其後又有徇社倉廣惠之遺法盡將前賢立法之美意顛倒紛亂以為沽名買譽之資始也低價以強民之輸先為中戶之困既而官吏侵漁所積朽壤民得之而不可食今幸新陳相易而積日未遠而州家顧乃深藏固閉其所以備水旱者一切倚辦於私儲愛民之心何以敷於百姓公聚朽蠹三老凍餒此晏子之所深嘆也况今朝廷猶特發粟而侯國殊無發粟之意切恐百姓德巨室而不德官府巨室怨官府而不怨朝廷甚非所以承流而宣化也昔成周荒政十有二以聚萬民一日散利縣都之

委積以待凶荒者恐不如此今不若先發官庾如常平義倉社倉
廣惠倉之類盡數散之官庾竭然後及于私家名正言順義感
仁暢既足以廣君上愛民之心又足以成州家愛民之政百姓德
官府而巨室心服亦庶乎王政之遺風蓋設施先後之序實意之
所孚義氣之所興起故曰賑荒之體先官庾而後私儲者此也昔
成周之衰王政不行莫甚於戰國梁惠王猶能移民移粟於河東
河內故孔子之所不取以今觀之能如惠王之用心者尤鮮且糶
價何爲而驟高也以歲旱而無糶也是糶價不高於豐稔之地實
高於旱歉之鄉然高價之利不歸於旱歉之鄉實歸於豐稔之地
彼歉者既歉矣而又盡索其家具積數倍而僅可易常年之一彼
豐者既豐矣而又坐享高價以常年之一而可得數倍之利是豐
者再豐而歉者再歉甚非平準之意夫天時豐稔之不同地利厚
薄之不一此爲政者所當輔贊天地之化裁制其輕重之宜豈有

魯齋集卷之七

五

選

坐視其偏倚之勢而無以權其低昂之中恐未可以言善政矣今
縣官勸分之令乃隨時直不與減損此巨室之所喜而細民之所
不樂所徇者小而寡所害者大而衆不可不審也然又不辨其鄉
之豐凶不察其家之有無例令賑糶其豐而有者固可以濟民之
乏彼凶而無者自謀且不給又何分之可勸哉是以富益富貧益
貧勢不均平人心不伏互相推託遷延日時民將餓死誰執其咎
今蠲租之數既定而七邑之豐凶大畧可見有上熟之邑有中熟
之邑有下熟之邑又有最早之邑中旱之邑不早之邑以上熟之
邑自可以補最早之邑州家何不裁損其價直求糶於上熟之邑
復裁損其直以賑其最早之邑也其中熟中旱之邑又有最早中
早不早之鄉亦有上熟中熟下熟之鄉所以裁其直者亦如邑焉
其庶乎無偏重偏輕之勢無甚休甚戚之民彼受抑者無怨詞彼
受濟者有實惠豈不善哉今最早者當賑濟而上熟者亦賑濟上

熟者當勸分而最早者亦勸分恐未可以言善政矣故曰賑荒之
要抑有餘而補不足者此也愚之二說若迂闊而實今日之急務
惟高明詳察而進退之

答劉復之求行狀

某早歲疎慵知學最晚人所擯棄乃蒙尊府揭堂先生一見俾視
進而教之遂獲副交於下風既得親炙典刑文獻於前又得漸染
芝馨竹韻於後情均眷衛義重金蘭受知蒙感如海斯深茲蒙札
誨諄喻先夫人行狀尤見至孝顯親所以期待不肖者乃欲推而
納之文章之籙難自信甚篤不應犯此大不韙然詳誦來教情深
禮隆懇懇惻惻卽合痛鞭駘駘奉命唯謹其敢辭乎但有一二委
折交戰于中不容自嘿者願略陳之某嘗謂行狀之作非古也
又嘗考之衛文叔文子卒其子戊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
請所以易其名者請諡之詞意者今世行狀之始也周士大夫以

魯齋集卷之七

六

選

上葬必有諡而勲德著見於時人所共知不待其子累累之言故
請諡之詞寂寥簡短不能數語後之大夫勲德不能盡表表於當
時而人子哀痛之中難於自述遂屬以門生故吏具述行事以狀
其請自唐以來有官不應諡亦爲行狀者其說以爲將求名世之
士爲之誌銘而行狀之本意始及矣夫觀昌黎廬陵東坡之集銘
人之墓最多而行狀其不過五篇而婦人不爲也又如婦人之不
爲行狀之意亦明矣若以行狀而求銘猶有說也今先夫人已有
墓銘乃揭堂之門人述其師之語理已當矣若又爲行狀不亦贅
乎愚謂行狀之不必作者此也况某幼失怙恃而行狀墓銘因循
至今而先世一時交游知心之士零落淪謝不復存者此事往來
胸中日夜如坐鍼刺豈自親未有狀其行而誌其墓乃爲它人爲
之其忍乎使某果粗有文采可觀而先夫人猶未有誌銘則亦不
敢爲也然所以不克奉承者誠非飾僞若夫師生之稱古人之所

甚重願某何者乃敢僣然居之尤不敢當所有家傳誌銘及所賜
榮札併用納回仰惟先夫人淑德懿範苦節貞儀固足以光耀女
史垂於無窮然顯親之要實在復之立身行道日進日盛而不
在乎區區之文也君子愛人以德豈可麗於世俗之交惟高明識察
而恕之

答何子恭

書來論某之病往往出於鄉原之口彼鄉原者趣向卑陋志識鄙
淺驟聞欲求聖賢之正學欲聞先王之大道方將驚視駭愕以我
為狂為妄未能得其講學之淺深且要吹毛求疵去點檢教它立
脚不定此今日成材之所以難也愚謂後生小子乍脫於荆棘坑
塹之中方欲著身於正大光明之道未曾講得一事行得一步豈
能每事盡善縱有病痛且要是大路上人它日志向漸定移步漸
熟然後可以逐旋敲點它使之澄治未晚今若遽然四面責備束

齊齋集卷之七

七

身選慶

縛太緊鉗鉗太酷彼將疑為君子如此之難憐然退安於舊冗却
是吾輩為淵駸魚類子所謂循循善誘恐不如此世衰道微向此
學絕少只得且容它樂親吾輩開其是非善惡之見令其通透不
惑持守不遷然後進以細密工夫可也必切而後可瑳必琢而後
可磨亦理也高明以為如何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書一

上宗長書 論掃松

某竊謂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者以其明天理秉禮義不忘其本也是故先王之制禮自天子至於庶人所以祭其先者節以世代之數今掃松之祭野祭也古無是祭也古無是祭而今世俗行之無敢廢者雖閭巷小人貧無立錫當清明之時一陌之紙一豆之飯猶徘徊於火葬之所而寓其追思之誠何也所以約天下歸於厚敬其所自出也敬其所自出則凡埜域之所可考識者固不以世代為限此所謂報本反始之禮禮者節文此天理也吾宗亦金華之望也其聚族之會者有二日月且之會日掃松之會月且之

魯齋集卷之八

一 夢 選 慶

會所以示長幼之序掃松之會所以致追慕之思月且或有時而缺掃松則不可缺也雖閭巷小人猶不敢缺况吾宗其可已乎自始祖而下至於一府君其埜不過七所上世諸尊長約以三位輪掌丞相位一年十一府君派下共一年三三府君與尙書派下共一年大約所費不過用二十有餘貫故尙書位計錢十有二貫九中散位計錢六貫十八承事位計錢六貫此例行之非一年矣十八承事位下每次係三五叔三位主辦前日蒙三五叔賜訪以三七叔位窘乏辭又蒙三九叔賜東欲行權免然某人微行卑非主宗盟者何敢容喙但以卑下奉承尊長之命豈敢恣然而不報退而念之所費本不多而此事之所關係甚大不特有以啟鄉黨之譏議而天理之在人心者其可泯乎則某之蹶次而言不為無因夫子孫之不能以皆盛也固也亦幸而不至於皆衰則盛者其可保乎今族人咸曰三三府君派下之最盛者莫如尊叔今之人往

往謙沖遜避不敢以盛自居然於此事則不當不以盛自任也咸欲屈尊重與三五叔合之則每位不過用三貫而已通以三年輪掌計之則每年不過費一貫之貫固尊叔之所不足計然所以植立門戶持扶天理誠非小補諸族人不以此稟聞某竊謂尊叔握空披荆創造基業親成鄉黨莫不指重是豈僥倖所能及乎而况二賢弟學問卓然此理洞明何待愚者一言之悟正以每年循習舊例不知此曲折也誠使尊叔知之豈不翫然驚奮大抵不以此稟聞者抑以待尊叔甚薄也然某則不敢不稟拱聽尊命

答嚴陵史君書

比聞嚴之彫匱甚以為憂辱書乃知傳者之太過深以為慰此無宅蓋宅人不能措手而賢者不勞游刃耳若人人皆可為則又何以見大才別利器乎又聞史君入境減驛從儀飾去供帳浮費大艘運米尾尾隨至仁聲仁聞固已先入其心教條一頒自然樂從

魯齋集卷之八

二 夢 選 慶

也甚盛甚美區區之見以為賢史君不常值也朝廷之米未易常撥也嚴之民未易頓裕嚴不產米其來已久每視上游之商舟至否為之豐歉年來米禁既密賑助不至軍儲日窘民食日難嚴固疾視發人之意今欲平其氣厚其生不若請于朝乞蘭溪一縣撥隸于嚴然後嚴可為矣蘭溪隸嚴不特此縣之米饒裕足以充嚴之虛而衢婺兩溪之米俱可通矣使禁截極嚴密不能俱絕也嚴合六縣而不足當蘭溪一邑之輸而尙可以為州乎議者不過謂嚴隸浙西婺隸浙東難以錯雜割地殊不考嚴之建德梁晉通嘗隸東陽矣婺之浦江亦嘗割富陽之地矣一州雖屬兩路均吳國之壤土或分或合各得其宜何拘牽之足徇以今日行都言之嚴猶王畿之內豈應貧陋如此甚非所以拱衛王室藩屏京師之意或不得請只乞割蘭溪水西六鄉又其次焉以地言之既與嚴接壤又居浙水之西屬嚴尤便更或不得請則奏疏數陳不厭再

三或朝廷終不肯從亦當列其利害及奏請始末大書于石植之郡治以待有力者繼之可也儻幸此請或行永為嚴之大利邦人感史君之恩世世無窮松楸之祝祠像之嚴當不減范文正公之盛自昔仁人君子膺民社之寄不以一時之惠及人而自足也必欲與大利除大害要使其德澤深長行于千百年之久是可謂今之俗吏謀富貴者言哉惟賢者平日抱負在此故使如愚言亦得以罄其謬至于維持學校振起儒風旌賢勸善亦必次第而舉矣拭目以俟

答倪孟德

來諭日月往矣精力邁矣雖有願強勉之志而無可強勉之時足見感慨之深而某亦政坐此病此言為後生者勉固亦甚切所以自為之慮恐未然也夫日月之已往精神之已邁者不可得而復追矣在今日亦自有得力處蓋血氣向衰則志慮定更歷既多則識見明即其欲強勉之志便是可強勉之時不必徒追悔於既往而自絕於將來此吾人尚可著力也未知高見以為如何

復吳太清書

某疏鹵之學至不足道况當垂垂衰老之年方切慚負平生之朋友乃厘下顧賜以長書若施於所敬者顧某何以辱此惟有愧感既而聞嘗登當今大人君子之門而所得以平實古雅為主此為學第一義嘗謂平實是躬行工夫古雅是講學工夫躬行不可不實講學然後能古雅若論輕重則躬行重若論先後則講學先則知已得造道入德之門深切起敬及觀所惠書陳誼甚富立志甚高論孔顏之所樂及周程之傳授又皆洞究大原曲折詳密自非深造自得何以至此歛衽三復為之躍然某往年嘗與趙星渚議論間問北山何先生何以教學者某對北山不曾開門授徒不曾立題目作話頭接引後進某登門之初嘗蒙舉胡五峯之言曰

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星渚曰公文已病其頗傷急迫某曰急迫之病乃在下一句知乃可精上此四句於初學似亦有益星渚曰然某無以私淑同志敢復以此為足下獻足下所以定其本者似亦古雅矣至於以尋樂扁其讀書之室恐未合乎平實之訓也似覺求上達之意多於下學之意少竊謂苟無下學之工決無上達之理朱子於此一段公案固曰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既竭吾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吁此千古不可易之教而傳之無弊者也更望於博文約禮居敬持志益加勉焉何患不真見孔顏之樂也惟高明察焉

答葉都倉書

迷違偉度轉目三載東閣窳嚴而枯冷姓名無路可達雖聞恭膺醴遲即拜異除亦不能致一賤之慶非慢也翔泳之勢不同也惟

魯齋集卷之八

高明亮之某衰老待盡於窮獨奄奄泉下人耳何心與時競哉伏辱寶帖諄諭勤劬備感謙虛此某之所望於足下者而足下反以見囑何耶此事之造端實出於足下篤念亡姪之良心長顧却慮之美意此亡姪之所感激一一聽從宗族之所以稱贊正在於此狂瀾激衝惡獠猖噬誠出於意料之外當是時也明目張膽力辨其妻斐之誣鎮定其掄杙之勢使其家紀綱粗立九原無有遺恨豈非足下所當任之責乎事變至此可勝嘆哉竊意足下事定心平亦深悔前日之無情必為其思善後之計今詳來論上委之於從臾者之過下脫之以不足責之言往往正名定分之意少黨姦惠惡之意多此則非所望於高明所欲言者何限要非筆舌可既向賴惠顧前好不忘初心以大公至正成始成終之是猶有餘望也慮慮謝先辱毋罪率直幸甚不宣

與何無道

昨令弟元鼎下訪首傳雅意出寶皮之古端爲老境之重鎮惠至渥也某再三研磨躬自滌濯誠溫淳明粹如亞聖爲妙品但其書舉無足以慰其意靜而觀之大有愠色况某詞章之拙點畫之繆皆足以獻笑於大方縱令含羞忍垢不敢違主人之命而某當垂盡之年豈足以久淹此賢哉其勢必至於埋沒至寶得罪造物已勉承厚賸挽留幾月敬用復歸寶裝非敢固守一廉爲不情之逕尙句於體視收如蒙篤敘先契振其枯蔘側聞編集古文甚精却望賜借一錄庶可以廣私淑之教乃不朽之大賜也

通趙星渚

卽日白露橫江黃雲樓畝恭惟暫藉經濟妙養中和顧諟天明相在爾室某輕去誨範七年于茲自亦城無借留之路而某亦夢斷於東湖不謂崇情篤雅有請于朝於劄以驅其出不免一再往回

魯齋集卷之八

五

有愧於山靈海若多矣幸得草巢之肯來遂因風變而謝絕也瞻望道德之聲光服習提警之精實非不切切于衷終不敢以山林之姓名驅馳於龍尾之道門籍之下幾至埋蕪不自意懷人憂世之念深欲以枯根朽質置於造化爐中誤玷鸚書不勝驚思恐呂公之夾袋掌記陳密學司馬公之薦士彙編無此樣人才也未免爲知人之累益重愧悚惟是大賢君子之進退足以卜時政之得失足以驗世道之盛衰雖聞暫收朝蹟歸隱故山陶鎔水石於世氣之外醜醜聖賢於德履之中行藏用舍本非二致皆所以敬天命而植民彝也且聞屬車豹尾中稀如晨星切恐絲綈方底之詔已飛下昨暢起安石以副天下蒼生之望恐終不可得而忽然也某幽屏衡茅過從絕少舊學剝落幾盡尙有一點直實不隨血氣而消殘編故書時時涵泳向侍坐隅蒙舉陳克齋所記暮春章改本緩誦稱嘆某自昔亦以爲此甚端的也近年來以今集註細細

較之深以爲疑又以文集參攷則知其反爲未定之本大不如今集註之精密也近嘗再講此章未及錄呈不知高明後來亦曾再入思慮否某平生口於無極而太極一句見得未透朱子謂無形而有理非不明白但於周子命詞之意嚼咀未破故象山未能釋然某不揆淺陋妄窺先儒之心謂此是周子太極圖說只當就圖上說此一句不可懸虛說理若又有所謂無極之理蓋周子欲爲此圖以示人也而太極無形無象本不可以成圖然非圖則造化之淵微又難於模寫不得已畫爲圓象擬天之形指爲太極又若有形有象故於圖說首發此一語不過先釋太極之本無此圓象也後人殺亂疑惑故朱子曰此只是無形而有理言簡而盡然必於圖上指此一語方爲親切無疑未審高見以爲然否朱子之說中庸至矣精矣而某妄有所疑朱子平時謂家語爲孔叢子偽書今於集註反取之以證中庸之悞愚尤惑焉哀公問政子曰云云

魯齋集卷之八

六

止其政息籍意夫子之答只此數語自人道敬政而下止及其成功一也皆子思之言又舉夫子三句以證之故又著子曰字恐非妄也此下子思又自說去家語中間又舉哀公曰此恐不足信某妄謂其中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此非夫子平時語自是孟子得於子思者其爲子思之言明矣未審高見以爲然否某固陋之質於經書疑處甚多無筆吏鈔寫未能一一質於高明先述此三條以求開悟之方敢乞始終提誨庶不抱此鴉突道理歸全於父母天地受賜大矣某謹專人省候起居其輕瀆賜之容留不勝幸甚未卜侍拜更乞爲斯道自重爲明時自愛精調鼎食佐吾君開萬世太平之基某頓首忱禱不宣

回趙星渚書

卽日冬令權輿霜明風勁恭惟勇退要塗表儀世道誠無間斷神相後先尊候動止萬福某近者僭上口口之教以贖門籍之荒涼

旋領令詞承奉賜書知已上徹電覽乃聞尊體偶違和裕未敢繼馳尺牋敬詞藥石之慶方引領東望日切泰山北斗之仰專使遠臨俯授寶帖聯題累牘蓬華生光驚喜下拜盥手刺緘仰見郁郁情文勤渠謙讓如親侍函丈之間恭聆金聲玉振之韻感慰無窮某崦崦甚迫衰病日侵無由可以航一葦躬拜於岵嶂山下請問平生所疑以祛其固陋之見而尺書之敬亦復曠闊幾於自棄重荷不鄙於其荒淺賜之規正又蒙振其廢惰復以三日俾入思慮將有以做策而陶銘之幸甚過望敢以愚魯之見陳于別楮更乞始終提誨誠所願望某近得車玉峰書賜報大學致格傳未嘗忘也欲以知止而後有定一段接聽訟一段即是元致格傳某聞之躍然若不動斧鑿而元詞儼然誠追亡之上功也後又聞昔日嚴陵吳守槃亦有此說見盧新之跋嘗以此說請教于西山葉先生先生云且去涵養不知尊明曾聞之否此說以為如何某又蒙玉

魯齋集卷之八

七

禮

峰以所編道統錄稿見教題目甚大采摭甚詳愚意以為尙欠綱領也未知曾達尊聽否某竊嘆世衰道微同志絕少仰惟星渚先生海內範樞敷歷且久不知朝野中可以與之切磋論辨者誰歟後生晚進有志於學所以傳道授業者誰歟某孤陋寡聞待盡巷窮了無聞知敢告疏其一二因便以開其昏蒙尤所願幸使介不敢久淹謹拜飾牋恭脩大貺之謝氣候向寒更乞謹護鼎茵柱石斯道大展經綸以副四方善類之祝某拳拳無任不備

一浴沂一章區區所疑已蒙印可足見大公無我與人為善之意佩服佩服

一無極而太極一句某非敢妄疑先哲但疑其既是無形而有理則圖中圖象非形而何此周子於圖說之首不可無此一句也然其精密微妙之旨拓前聖之所未發自在其中初無抵牾也某妄謂當時朱子若說入圖上來則此句有著泊未必起象山

之疑議耳

一先賢以家語為先秦古書此句稍寬竟不知為何人所錄疑其為子思以後子孫所編如疑顏子竊飯之類誠為可鄙決不出於子思之前明矣若以子思之言證家語之失可也以家語證子思之書於義有所未安竊謂一部論語門弟子問仁者多矣夫子止語之求仁之方未嘗有仁字親切之訓至孟子方有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語則疑其得於子思未必夫子之言也尊見以為然否更乞不倦之教

一賜問張子言氣周程言理旨意不同某竊謂理氣未嘗相離先儒不相沿襲雖言不同而未嘗相悖言氣者是以氣為道之體理已在其中言理者是以理必乘氣而出氣亦在其中雖有形而上下之分然道亦器也器亦道也二之則不是張子言氣數段朱子固嘗置於近思錄道體門中此意可見朱子又曰張子

魯齋集卷之八

八

禮

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是也伏丐尊照

一賜問幾有吉凶夫子與朱子之言不同某竊謂周子曰誠神幾聖人也此言聖人之幾在誠神之間自有吉無凶又曰誠無為幾善惡此言眾人之幾既有善惡安得無吉凶若眾人之幾能動以正亦無凶之可言夫動以正者天理之本然也動不以正此人欲之或然言雖不同實不相悖伏乞尊察

一賜問伊川言奉祀之人是繼室所生當以繼室配為不易之禮固為的確所謂不易之理者祭祀時母子一氣感通也然於禮有所未盡是或程子有為而言也或有謂春秋之法以元妃配而繼室下得配故程子如前之云未可知也但今所謂繼室與古之繼室不同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若元妃薨凡繼室皆其妾廢也雖有子不得並配今之所謂繼室亦皆禮聘與元妃固等夷耳但有先後長幼之分所以不可不並配今之庶母卻合古

者繼室之義雖有子死當耐于妾祖姑別室以祀之有此曲折未盡未審尊見以為如何敢乞開曉

謝得御書

某伏蒙分頒 理宗皇帝親御筆書旌表懿號墨本某百拜敬觀而天光發祥於華門圭竇之陋草茅賤士日瞻寵靈以為厚幸伏讀下方跋語獲知廣履細蘊之上君臣都俞之中天下於是蒙被大哉乾元之澤雲龍風虎真千載一時之遇猗歟盛哉又知清德精白孚感上心如是則百僚之貪廉四海之肥瘠舉莫逃於日月之明推是心而往太平豈不指日可冀奈何氣運未回聖志未遂而天下百姓攀龍髯而莫及矣烏乎悲夫慶元遺民對揚帝渥下情無任欣幸追感之至

回趙稅院

某昧昧陋巷掩關自守叢者誤蒙尊翁星渚先生遠賜招聘俾與

魯齋集卷之八

九

聖則多士共陶賢師帥之德化浩渺東湖沾溉無極雖聞詩禮親傳淵源溥洽未敢遽脩東閣之敬歲莫告歸竟不獲瞻際英標實為曠禮徒深高仰近者家奴歸自名門恭捧手畢謀光瞻瞻透出紙外申誦瞻雅感激無數茲又辱尊翁專使下臨教資優渥尤深感愧謹勒短劄以謝隆施庸證契家齊盟之始未由而覲敢冀定省之服金玉厥躬上承家學以踵光大之業邇風不勝拳拳伏乞台照

答車玉峰

陋巷無仙里便風如隔滄溟秋雨窮欄闌馮人跡忽有持書立於黃葉堆裏乃吾畏友軫綬枯朽訪問安否德甚渥也敬審云云英嗣神童秀慧日裕當已能讀父書矣某伏蒙頌教道統錄三巨編盥手莊誦大哉書乎自昔聖賢儼然臨乎其上世間未有是書也非有大學力如何有此大制作照曜萬古與天地相為終始無疑

昨見蔡九峰嘗編一本日至書次第亦如此而不如此本之詳敬岩姪亦曾有一書名與此同但止始自周子至于黃勉齋門目煩雜皆不及此精當愚見更得於逐門內更與次第之為尤佳蓋此

莫難於顏子子思之詳亦莫難於朱子之簡若孔叢子家語之類未可全用要須揀擇某自前歲已拜觀序文無便失於拜報今始得見全書尤以為幸願蚤入梓閱我後人拳拳之望外蒙賜論大學致知章不亡尤見洞照千古錯簡紛糾不能逃焉已經二程朱子各有定本而尤未盡甚矣考古之難也某亦嘗見人說聽訟章為致格傳不敢以為然今若合此一段共為一章却自分明程伯子改本亦以知止接至善但首章三傳亦在前次方及八目以此觀之知止為傳詞亦是一證知止既是經文而後無傳此尤分曉使朱子得聞此語豈不莞爾一笑今若以程伯子本移知止於八目之後誠意章傳之前尤為省力前三綱自為經傳後八目自為

魯齋集卷之八

一

經傳未知高見以為如何河圖分合說見加倍法之始亦佳若一三五為天數二四為地數朱子謂此積數也非倚數也要將參天兩地倚出此數今來說却有此意開發多矣若謂因何畫卦只是奇偶而已此不必疑但曰四者之變不知何所指更望賜教省吾挽詩高古非某所及珍重之言過矣區區之愚猶有所未盡嘗觀朱子編書必先立一規模未嘗渙散無收拾或立綱目或立經傳或曰嘉言善行或分內外篇一時易成恐不能久蓋道統之名大學者人人要看須是一條一件不可移易不可有無方為盡善固陋之見猶未能識編次之大畧敢望開曉某奄奄晚景瞻侍無期惟有一心尊嚮不問朝夕一年之間尺書往復曾幾所欲言者何限臨紙耿耿

答王栗山

某幼孤失學晚親有道曾未知嚮方卷藏不謹姓名誤落於人間

遂爲當路牽挽一出不自意陟峻嶺臨東海之濱冒登聖則講席
獲友諸賢一洗平生之寡陋所恨不能久旅於莊人雅士未及握
衣叩請此皆質弱氣餒求道不勇之過至今愧悔無已憶昔齋扉
暇日聞月旦之公評固已知栗山之聲望久矣性拙且懶未能奉
咫尺之書致殷勤於左右反使栗山以書先之其爲慚負何可量
也痛計春秋亦已高而所施於某者反若後生之於長上小官之
於達官然此則非某之所敢當也某謫焉枯朽無用於世蒙不鄙
棄辱以講篇諸作遠賜雅教肅容端拜誦詠甚久仰見君子之所
養發揮於辭章老健簡古不鑿不晦實有以激衰情而增高明也
每謂後世文章之所以不古者止不本諸經而已苟能於大學以
求其用於論語以求其教於孟子以求其通於中庸以求其原如
是則義理沛然此文章之元氣也此四書者固非爲文章設也乃
經天緯地之具治世立教之書潛心涵泳有自然之文故也近世

蘇齋集卷之八

士夢選

之文大壞於舉業浮而誕鑿而誣其次壞於駢儷弱而鄙麗而諛
間有厭今而嗜古者不過求於奇詭艱澁以揜其淺陋空虛固亦
有出入史漢根蒂韓柳者終不免墮於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之中
此病沈痼莫能藥也昔王兵部創書堂於仙都此風頓變每得朋
友書此意猶未泯今栗山有職位於其間領袖多士更望左右扶
持以引以翼俾勿壞是禱不審近來新進有可者否聞有黃岩杜
則卿誠佳士也不知尙留否如此君者更得數人常在堂中則聲
應氣求不患不翕合矣高見以爲如何某一向以無書堂便久不
得仰答朕施魯人之辜有如此者惟高明察焉某崦嶼景迫無由
可以承下風奉餘論願言留情鼎飴謹護體府藩維斯文棟榦吾
道不勝忱禱

復天台陳司戶 天瑞字景祥

某頃辱下訪不憚數百里之遠意亦勤矣竊以長書示以巨帙禮

甚度德甚謙已足以藥世俗自滿之病願衰者殘息何足稱此至
於獎譽過情擬非其等此則謹不敢聞也既而捧巨帙而敬觀以
蘇氏古史爲題占地步以甚濶以朱子餘論爲主立門戶以甚正
竦然異之曰大哉書乎此近世之所未見也老眼爲之頓明嘗謂
漢當暴秦煨燼之餘典籍滅亡太史公作史記一部上出唐虞下
包春秋戰國羅網放逸黜削裨野開天下之盲聾後世得之如至
寶尊之如聖人孰敢議其非者遷亦自謂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
家雜詭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其自負至不輕也
至本朝歐陽公始譏之其序帝王世次圖先立一準的曰孔子定
書斷自唐虞所以略其遠而詳其近謹其所不知也司馬遷遠出
孔子之後述黃帝以來詳悉其世次不量力而務勝及訂其繆可
以發千古之一笑止以惑世二字斷之蘇黃門師歐公者也習聞
其說亦謂遷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切中其病其詞已激昂不

蘇齋集卷之八

士夢選

如歐公之從容溫潤也至於自編古史又敘三皇反加詳焉豈臨
文之際而忘之乎抑不免於務勝而惑世也朱子曰近世言史者
惟此書爲近理而學者忽之止於本紀中提出七章以訂其未醇
今足下乃用朱子之意創其世次益以事實黜秦伯而不污其紀
降三晉田齊而不作世家增虞夏商周名臣于列傳而春秋戰國
之賢亦與焉別立孔子及弟子傳止於孟軻斥老子荀卿於異端
其立義凜然其用力甚勇其地步闊而又闢復加以正其門戶正
而又正復濟之以闢豈非欲推本於經折衷以理邪若以是爲識
本原而可達於聖賢則不可必識本原可達於聖賢而後能推本
於經折衷以理也然雖非學者之先務而程子所謂考古今別是
非亦致知之一端今此編考訂有證綱目粲然亦自可以名家矣
若曰著書垂後有必於名家恐爲計太蚤而自待太涼竊慮後之
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此則不敢不以忠告某血氣既衰學問枯

落記魄不强掛一漏萬。不足以識足下纂輯之誤不誤論下之差。不差姑以愚見有疑於古史之一二為足下陳之歐陽公春秋論辨魯隱公非攝如此之明蘇學於歐豈不聞之今魯世家一信左氏語豈忘之乎蘇氏以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亦過矣當是之時利欲汨沒人心已亡其所謂智亦只知得利欲一路而於天理民彝未嘗知也愚方病其不足安得謂之有餘獨蘇氏以管子之書為戰國之士假託其名而為之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鄰國此則非習俗之所能識視國語全本管子無它語豈不陋哉然猶取內政之制此為可疑夫子之於春秋凡諸國變先王之法度如爰田兵甲刑書之類悉書之不應於內政獨不書也既無其證何以信於後至謂管仲既沒齊國因其遺業常強於諸侯此亦誣矣蘇氏之敘微子也未免徇左氏太史公之無識曾不少悟夫子以微子去之為殷之三仁去之去是去紂而隱遁也

齊集卷之八

三

選

豈曰去商而歸周乎紂雖無道有必亡之勢是時周猶服事殷也不應微子遽畔其國棄宗廟社稷而先降于周不仁孰甚焉設如其說紂既追微子又何為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于軍門於是時也武王不以故都封微子乃封武庚所以待微子者亦甚薄也以愚觀之面縛輿櫬正武庚所哀請命之態武王不忍絕其商祀使復其所以仁人之心至武庚侯間倡亂而周公誅之而商祀絕微子不得已始出而歸周公固知其賢久矣亟封于宋有容之詩益可想也加封二字且無明證此於事理曉然者莫有辨其誣是亦不免於輕信也至於孔子傳敘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母諱之不以告其父之墓此又何為輕信也書聖人之家世而不與如此何以謂之學者合不以正而生聖人天命必不如是之僭也其書告陳恒弑其君之語謂齊人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是以戰國縱橫之士待聖人也聖人以大義告其君

豈以利害動其聽哉有曰孔子之歸魯非求仕也以為父母之邦蓋將老焉此句大勝太史公其為論也謂夫子於陳蔡無取焉以楚昭葉公之賢前後六年徘徊以俟及浩然有歸志猶反於衛者以須魯人之招也是以世俗鄙夫之意論聖人與前一語如出兩人之手又言孔子以布衣養士著籍三千人其賢者凡十人而已豈非輕信乎其敘孟子也尤率心借不嗜殺人之句自發一段議論又以指習為性為孟子之失其論子夏開後世排偽學之端其意亦有所指也朱子雖謂其晚歲粗知省悟終曰舊習已安未易猝拔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至哉言乎今必有以細細剖擊之使後世無惑則吾之本原方明而吾之學力亦可以自慰也然其議論之差不勝其多今不暇條列更舉一二言之自入春秋以來鄭莊為一大罪魁天倫蕩滅殆盡而蘇氏猶以賢稱之此大惑也自是之後鄭國數困於兵可亡而不亡者亦有其故齊秦晉楚之爭

齊集卷之八

十

選

伯而鄭居于中遂為戰場惟其地為中國之險要得之者必強是以兩欲得之而非一國之所能獨有也故雖甚弊而不至於亡及子產當國而伯業已衰不然則鄭覆已亡久矣安能待子產之出乎子產之才人孰不知鄭國之所以存亡者未易知也晉文公不汲汲於得國在春秋時固未易多得蘇氏遽以王者之事許之則過矣豈忘却聖人一請字乎至悼公頻起諸侯之師以不戰困楚此亦一請之餘風恐古之屈人兵者不如是也其論樂毅也不知身自墮於戰國之習所言不根於義理反指書生之論以為笑此其深病前乎此齊國伐燕矣孟子教之曰反其旌倪止其重器置君而後去之此則庶幾乎王者之事齊宣不能用不足責也樂毅自謂數奉於君子而亦不知出此既已席卷八百年之積聚歸燕願乃久徘徊於二城之下果何為哉烏在其為奉君子之教蘇氏以為智勇相敵勢固然耳此為實論乎凡此之類豈筆舌之所能

既足下潛心今古識見迥特議論淳正比蘇氏尤為峻潔蘇氏之傳惟伯夷傳實以夫子之言此為最淳其論亦簡明抑揚頓挫有餘味也足下已載其論而去其春秋兩辭尤見高識其間亦尚有些小徇蘇處更望玩索無急於成甚幸但名曰古史要錄未為正大蓋蘇氏門下不是著脚處昔司馬溫公嘗編稽古錄極為簡要稽古之義亦甚大擬欲易為信古錄如何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夫子之謙辭此名也今此錄是錄其古之可信者此實也又有一說足下別錄洵師友淵源所以尊道統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此舉甚善但不以帝王本紀統之似失其所以承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若於春秋後自作洵師友一門然後繼以隱逸異端功利兵法刑名縱橫諸家如何後世封諡不足為聖人輕重盡去之目錄中歷代諸臣恐須列其姓名庶分曉易見本中誤家脫落尙亦有之荒陋無以復來教有奉下問之

齊齋集卷之八

五

勤不敢不盡所願言程子謂致知用力之方凡一言考古今別是非居其次以讀書講明義理為第一此正是識本原可達聖賢之正路也足下已幸需次差久得以究朱子之淵源一行作吏此事便廢願急急更於四書中夙夜探討涵泳其中義理無窮無盡果能用力於此則考古今別是非特餘事耳更於應事接物得其當也出而事君小則承流宣化大則謀王斷國真可以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不為虛語矣不審高見然之否不宣

答葉通齋

某餘日無幾急於聞道思友朋之誨教如渴故不敢以頻瀆為憚况辱溫詞誘進而可甘於自棄乎連拜金蓮珠環之章喜甚慰甚如獲弘璧不忍釋手所以藥其狂誕者至矣非一感之可既但某一時之言麗雜有誤尊聽既蒙導之以盡言不敢自熱切謂集家語者固出於門人弟子也於家語中集其精粹而為論語者

疑子思也魯兄亦以為恐或有之止是其下一必字太死殺爾尊論曰非子思所著亦明矣然某未嘗言為子思所著也集字與著字大不同集者合眾人之所長者著者明一己之所見或恐高明偶未見察某所謂著書自子思始者指中庸而言非謂家語也措詞不明皇恐若古家語之不存王肅引孔衍之言曰王肅反諸書雜錄以補其亡非中庸用王肅之詞是王肅用中庸之言妄加哀公曰之類甚明此朱子所以言家語之多疵是晚年之論無疑朱子於四書至死脩改未畢因門人之疑而脩改者歷歷可攷此朱子遷善之盛德而不可沒者但學者不可妄有指議苟有證據不妨致疑於其間是勉齋通釋之例云爾今不日可疑而徑曰疵此大病也高明之賜宏矣魯經之編固知犯大不韙駭人觀聽吾兄見愛之深惟恐其得罪於名教諄諄誨諭懇惻真實至矣愧感愧感但尊論尙有回護未忍盡斥其非則愚見猶有未能釋然者不

齊齋集卷之八

六

敢不更陳之尙賴傾倒忠告尊論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動未為不可是經體之當然明矣謂夫子之微言非可以緒分而類合恐有所未盡是書也若夫子之所自著前後次第有微意焉是誠不可移動也三聖之於易夫子之於春秋各自成書而輔嗣杜預與之破碎其罪之矣此書雖集夫子之格言初無前後次第之可考又非上下貫通以相承雜出於眾手之所紀當前者或後當後者反前夫子之言與門人之言雜然失其倫次顯然可見未知其不可移也尊論謂句句自然意味微妙無窮者略無所損也學者隨其逐條章指曲折優柔鑿飲者亦無所妨也南軒類聚言仁此却是摘撮看文字朱子病之誠當也此則於一部全書無少無餘非摘撮比也昔謂之語不為之類合可也今謂之經恐不可不類合也隨步換形各有攸當政所以上承毅齋先生尊經之意未審尊明以為如何區區之愚以尙書一典敘事二謨敘言故欲以事先

於言者首以温而厲者以此章包含夫子之德容渾然全備故欲冠於篇端如堯典之欽明文思也此義既未明今當去之尊論謂雖記錄之書亦自各有意義某亦嘗聞之朱子固曰首篇多務本之意八佾皆禮樂之事公治長論古今人物先進評弟子之賢否微子多記聖賢之出處此亦因其近似可以推測者而言使集論語者果有此意則篇篇有之不應斑斑零亂如此竊恐後學因此強推之必立一說籠罩傳會穿鑿為害不小又如堯曰以下雖無子曰發端亦恐夫子嘗言之故錄於此若曰門人舉此以見聖人相傳之意恐不應不分不曉如此含糊也若曰始以務本繼以帝王之相傳却是著為此書非記錄也孟子篇終却是此意分明此致是著書之體尹氏遂曰以子張問政繼堯曰以明夫子為政可知已蚤是有些傳會苟如其言則克已復禮章吾道一貫章又何嫌於五美四惡乎若以政為急則為政以德章又豈不勝於此曰

魯齊集卷之八

王

選

記錄則前後無序非病也曰著述則步步可疑尊明以為如何孟子固一手之書也本自有條理政欲學論語故亂其次序惟趙岐解此意總作三節說一日時君咸謂之迂闊二曰與弟子答問三曰又自撰其法度之言雖曰不可移動而朱子編要略已創例於前矣尊見以為如何尊論欲以格言大訓與答問為經餘則為傳此言簡徑明白敢不佩服然只此規撫則亦不免移動矣然鄉黨一書體則經也今當為傳乎堯曰至公說當為傳乎當為經乎更乞明賜提警三陽之慶未遂捧卮為壽於通齋之下仰止者德天錫難老以柱石吾道不勝東望頌禱之至不宣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都陽三臺劉傑校正

帖

朱子帖第七卷

先大夫與朱子契誼之密無如漕闕之時先生亦奉祠里居披示心腹縷繆有相見于諸帖固可考也然講學之帖理不應無意者為好事者所有今不復得而見之矣越十有二年始得此卷凡八帖中一帖先生嘗以易書求證于大父且欲蚤賜鑄誨及今改定為大幸叔父時執經講下故曰伯禮所詢數條具以圖意報之亦乞有以訂其失又言沙隨古易章句之詳博亦未知尊意以為如何此尤見先生感德無我懇懇求善如恐不及然後知此等帖散失亦已多矣若夫饋棄之感信受奉行其治心養氣之教此特子

之常言意其相與之情既真津醴答未必具稿故文集亦無此帖也嗚呼既自幸新有所得而復惜其多有所遺而大父故稿亦無以互見故特著其悲恨于卷尾云

寺簿徐公帖一卷

在昔淳熙丁未先大夫將漕七閩時公掌邵武學事大父察其所安真可以致遠既以京刺舉之又露章特薦謂公學問該洽操履端亮自為諸生眾已推重既登科第聲譽益休今學教一邦師道尊嚴學校整肅士子知所嚮慕若置之周行其謀議獻替必有可取誠足以上備勞招之列故公有此除目先是大父檄公至司而一路士子翕然風動謂之得人時搗堂劉公炎正在公講下後寫姦女為某道當時氣象感嘆久之疑公往來尺牘必多散失寶祐癸丑之冬德夫弟忽以此紙來惠某竦然玩誦識古人淳簡真實之味一洗近世浮諛不情之習嗚呼此風俗之所以厚世道之所

以隆也公未幾遷寺簿出知通州而終蓋越人也搗堂與徐東軒皆公之弟子云

先友陳葉二公帖

昔先大夫與文昌陳公相國葉公為卍角之友未弱冠遭曾大父之喪偶故籍之尚存見贈儀獨厚於隣里者有曰陳解元天與葉解元夢錫潘解元師元各贈一貫足此可以見變故之艱難朋友之契好先世之清風也四君子皆相繼奮身儒科為世名人一時交游人物之盛如此惟牛山潘公之書帖無存陳公葉公之帖幼年所見至多散逸之餘存者僅僅此耳陳公止七帖公不歷州縣一再轉徑登言路持從橐資用甚峻中遭貶謫及起廢于新安而大父適漕江東同此一時凡郡計有相關者直言無隱情尚以老兄稱之可以見久要之不少變也葉公所謂鄉書相敘之樂正大父臨按新安之時初大父之赴番易也葉公適當軸力留大父以

齊齋集卷之九

二

自助大父毅然不許葉公至形于色且言番易初非佳郡而必欲往何也大父領郡未幾而葉公不幸貶矣前一帖在荆南時中三帖在謫所後一帖乃奉祠里居之時其言鄉邦農事之難動糶價之低昂詳悉無遺益足以見相與之情真不以體貌虛文而奪其務實之意不以閒退刺語而忘其憂時之心昔之大臣亦異乎今之所謂大臣昔之朋友亦異乎今之所謂朋友矣為之慨嘆識之卷末云

同郡五公帖

昔大父嘗習詞科求正于庚溪陳公侍郎公稱之曰辭氣嚴密無愧古作將就試報買夫人之疾歸竟焚其稿後陳公法當舉自代始以一人應制前輩所見固異於常人晚年徜徉於西郊得林泉之樂里人敬之此數帖在番閩時所得者禮亦謙矣說齊唐公與莊敬伯祖位為婚姻其守上饒也在大父後兩政故所言

親密不為潤飾之辭自香溪范公而下未知其契好之厚觀范之詞知競進之可恥而安其遲次之分當時士大夫亦多以此自勵而其筆札亦為時所貴重也興化劉公雖為南軒所斥觀其筆意質實措詞閒雅終有古風山堂鞏公意勤詞簡亦有典刑是皆存其遺蹟而未暇夷考其美德也

紹興五公帖

子景慕前脩好觀遺蹟未必盡求其點畫之研也所恨不能尙及遠古猶得見乾道淳熙諸賢之帖為最盛近年始得此紹興五公書凡八紙先伯祖莊敏公多子弟代書而親筆絕少見此為晚年親作雖覺筆力差弱而恭謹謙厚之風藹然可親點成之字歲積漸多此二帖筆道神健不可以世故束縛忠定李公字有典則端重自在而出處艱關之狀微見一二北山鄭公筆逸情真雖口繁劇而有餘才太史范公意度嚴重運鋒純熟萬里計開之言凜然忠憤千古難平即此五公之賢推中興人物之盛惜不得盡有其手畢也

魯齋集卷之九

二

默成十一帖

某自幼知敬默成先生初得應仲豆豉二帖喜不自勝寶藏餘四十年始續得十有二帖作二卷亦既書歲月于後矣寶祐丙辰之春內兄伯遠攜四十有九帖授予曰吾家不知愛得好事者寶之足矣越數月既成背軸伯遠復來展玩嘆息而去未幾伯遠竟凶嗚呼伯遠知子之素所敬愛故以託其傳其志亦可悲也此十一帖獨首帖為少年之字餘皆雜逸豪健而不踰軌則宜伯臯余君之贊美嘆重也伯臯亦以善書稱故能參其筆意云

默成十八帖

右默成十八帖多南渡搶攘之時禍亂交孳人不安厥居氣象益可想也先生之出處大畧與致所寄莫不灑然至於奉親之歡與

人之厚嘗受之嚴長守之固亦可槩見此卷所得不既富矣乎雖多非晚年老筆真如鳳雛翔于丹山雖未千仞終不肯輕下云

夏戴二公帖

竹軒先生夏公少嘗師先大父履留書塾而諸叔父復師之聲望甚偉既而登鼎甲趨候府大父捐館而亦丁內艱而歸後以十詩哭于石荀墓下用東萊先生哭芮祭酒體也詩律溫潤謹嚴而述情忠厚篤實蓋於大父出處之際知之也深是以頌之也無浮辭焉博士戴公履澤之上第先君同門之好為最深有賦御書石刻之詩激昂慷慨而議論宏遠二公皆篤學清苦今豈復得見斯人乎世衰道微人物益眇而某之家世亦已就於堙微懼遺書之散逸後之子孫或有立者將不得知先世之雅道故拜手書於卷後

雜著

魯齋集卷之九

通鑑託始論

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見聖賢於書治亂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知治亂於史事紀於言理寓於事非事則理不可見非言則事不可傳大哉書與史之功乎所以開萬世之光明立人心之好惡也書曰天敘有典典者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也因其生而分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又曰天秩有禮禮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也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是以表章而榮顯之於車服名器之內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命者天之令也人主體之而代天行化也唐虞之世面命之而已雖堯之命舜舜之命禹皆命之以天下亦不過執中之數語至於命九官咨二十有一人往往見之於都俞吁咈之間及殷高宗之命傅說亦不出於一時之訓諭必皆叮嚀於敘哉之一詞周之治尙文然後有策命之禮命徵

子命蔡仲命君陳命畢公命君牙凡五篇皆成周盛時之文穆王之
之二命已不可同年而語平王之命文侯悲嘆感傷氣象索然聖
人存於周書之後于以著王轍之所以東也逮其末年歸惠公仲
子之賄聖人存於春秋之首于以傷王轍之所以不復西也甚矣
王之昏也褒姒之難廢后黜適王之所親嘗也今乃以天王之尊
命冢宰之貴下賄諸侯之妾若禮所當然而不愧此聖人絕望於
平王而春秋之所自始也策命蓋非常典授之以土授之以民撫
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詞章司徒書命司馬與士書服司
空書勳將之以太宰侑之以內史卿逆于境侯郊勞館諸宗廟饋
九牢設庭燎及期設主布几筵太宰涖之侯端委而入太宰以王
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辭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寶饗贈餞加之
以宴好吁周之舊典禮經如此之重授受其可不謹乎春秋之國
咸沈酣於戰爭攘奪之中綱淪法壞朝貢聘告之使希聞寂寥於

魯齊集卷之九

五

天之庭者正以王命之輕也乘周禮者莫如魯請以陰公觀之平
王之崩魯無弔使又不供王喪致武氏子來求購後四年王使樊
伯來聘後二年南季又聘而未聞魯之玉帛入于洛也威公弑陰
而立篡賊也魯之所當諱也固不敢命一介之使以告王王乃使
宰渠伯糾來聘繼之以仍叔之子又繼之以求車之使威公薨于
齊始終不以禮王乃使榮叔追命之夫何王命之衰也又以晉國
大略言之曲沃奪宗叛王屢矣不惟不之罪反使虢公命曲沃一
軍為晉侯其後侵併諸國日益强大文公伐楚獻俘于王王享禮
命伯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重耳為侯伯賜之車服
弓矢秬鬯虎賁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迷王懸重耳
三辭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而出出入三觀其儀
如此之恭也惟此一命於史有光其次則衛之二命一追命襄公
一答命蒯賁皆有辭自是不復再聞王命後當威烈王二十有三

年忽有命三晉大夫為諸侯之辭使人驚喜東周之勃與何為有
是曠禮也然既無備物典策又無王人下臨若之何而命之哉此
又春秋之一變僕深疑之我朝治平初司馬溫國公奉旨論次歷
代君臣事蹟錫命日資治通鑑正託始於三晉之侯蓋公不敢上
續春秋而乃下承左氏傳傳以趙襄智伯終通鑑以智伯立後始
然智伯之事陋矣不足以為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綱於是提三
侯之命而追原智伯於其下後著其述作造端之意傷周室名分
之大壞而以哀哉二字殿于後有典有則正大激昂所以扶天倫
奠民極示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後之儒者以公之言誠忠厚矣猶
慮其關於事情也故致堂胡氏追論晉悼公病於一情使大夫主
諸侯之盟會於三晉強盛之幾以補司馬公謹微之說此特言其
晉之幾而未及乎周之幾也是以朱文公感興以昭王南下而不
返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章久已淪散何獨至是而始可論也

魯齊集卷之九

六

此又補致堂之所未及雖然述春秋以後之書舍是亦幾無以為
託始也東遷之周平王以晉文侯立而周已弱襄王以晉文公定
而周遂衰敬王以晉大夫立而周益亂晉大夫自是爭衡於中國
矣況戰國之周土地日蹙人才日消王官不備聲名文物無精
彩實不過諸侯一附庸耳積輕至此豈足以為天下重哉僕聞君
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君不能以義制命則無以使人心不
應惟命之承僕因質其疑於太史公考之帝紀書命三侯於九鼎
震之下此溫公所以開端而著論也考之世家則曰魏趙韓皆相
立為諸侯豈非因其自相立不得已而命之歟又十有八年田和
求為侯魏使使言王許之而后立詳觀許之一字即太史公以之
而為命也當是時王命輕於一羽烏得而拒之哉五伯莫盛於齊
桓晉文猶熟視楚之至而不敢問尚何待後之桓文罪一大夫之
自侯也前平七十有餘年衛魯以王命為重後乎七十有餘年諸

侯自相王王之不足而又相帝則於王何有上下百五十年蒼姬將訖錄如日之莫如歲之冬天敘新喪天秩流離天命僭忒而不可禦非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立極豈區區智力所能折其衝而摧其勢哉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而聖人則無不可爲之道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固未嘗不欲與周道於東方孟子亦謂夫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必能朝諸侯有天下信不誣也今攷周之亡也猶有邑三十六口三萬土地寶器雖俱輸於秦周民遂東是知王可降而民不可強之從國可得而民不可強之周周之德澤入人如此之深也在聖人亦未可謂不可爲之時况自有可爲之道乎胡氏乃遽曰吾末如之何者亦勇於自棄矣

魯齋清風錄

昔先大父失所天年鄰病冠而師友已盛先君素諸孤某雖踰小學而懵未知書嘆賢不肖之相去何其遠哉竊意中散公以一貧

魯齋集卷之九

七

遺大父而動心忍性之功甚深先君以餘澤貽我後人而鮮克由禮之習易染此賢不肖之所由分與雖然貧賤憂戚之所至成者必中人以上之資而簞食瓢飲付之中人以下則衣冠淪墜也必矣貧而樂富而好禮非工夫至到者不能也予自授室以來嘗從事於生產業而微見効矣靜而點檢身心則荒蕪不治棟然知恩絕利一原閉門讀書粗知聖賢廣大精微之境於是家事曠弛日就窘窄然亦甚甘心焉蓋此重則彼輕物固不能兩大也今行年六十始正嗣子之倫疏其衣鉢之傳有田二頃足以供祭祀足以養妻子足以治賓客有書萬卷手帖石刻數百種足以資探討足以窮古今足以涵泳義理以之治心以之脩心以之游藝無所往而不可然不能不藉田以安其爲學之心尤不可不藉書以保其衣食之原豐約貴兩得其宜有才氣者出雖兩無之亦不害其爲賢也漢疏廣有日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目哉言乎人孰無子孫之念而能爲此遠慮者益鮮矣其後劉表問龐德公何以遺子孫答曰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斯言益深矣然則所以致安危者無宅義利兩端而已惟汝小子擇焉苟一意於利則讀書種子斷絕流爲俗人利固不足恃而身日危矣苟一意於義則志向進進乎高明則可爲君子雖貧亦足恃而未嘗一日不安也小子其識之暇日偶分部而錄故書之目爲十有五卷以防散逸而部各有序因思柳子厚嘗病世其家而業不隕者雖古猶乏也美王氏之伯仲有穆然清風發在簡素之言遂命此錄曰魯齋清風云

武當贈行軸識

在昔慶元戊午先君趣武當之戍匹馬就道略無難色志氣偉然遂得覽觀荆楚形勢之勝北望中原心馳故國訪問遺老周知敵

魯齋集卷之九

八

情當國家和好方堅而卒無以自見凡四年而後歸於其行也贈言者不一惟臨江叔父之序勤渠懇惻於固結人心之一語誠虛高矣規撫遠矣愛兄之道深矣又得竹軒先生夏公二詩優柔平淡溫厚雅興慰民凋之旬期之以培植根本之計也思吞膚之句厲之以規恢中土之略也言簡而意深豈尋常惜別之語哉先君道出番禺訪大父之故人石齋余公蓋沙隨先生之門人誠篇古君子也繼絕先契期獎後來藹然滿幅且言賓幙之任所關者非小概之以是亦難哉之一辭則戒謹恐愆之意隱然見於言表非知道者不能及此三篇者體雖不同皆有以盡其相愛之真情後人每徒取其文辭要識四君子之用心也於時某生甫半周今僕尋六十歲矣驚日月之飄零痛文獻之凋落因泫然流涕書於其後

金吉甫管見

實祐甲寅立冬日蘭溪金吉甫來訪以讀論語管見一編示予觀其立說則曰凡有得於集註言意之外者則書子竊或焉夫孟子之所謂自得欲自然得於深造之餘而無強探力索之病非爲脫落先儒之說必有超然獨立之見也舉世誤認自得之意紛紛新奇之論爲害不小且集註之書雖曰開示後學爲甚明其間包含無窮之味益玩而益深求之於言意之內尙未能得其粵粵而欲求於言意之外可乎此編儘有見處正宜用力奉以歸之不敢有隱苟能俛焉孳孳沈潛涵泳於集註之內它日必有驗予之言矣

汪功父知非稿

萬事無不由學而至惟詩未必盡由於學其工可學也其氣骨實關於人品朱文公獨愛韋蘇州詩以其無聲色臭味爲近道此言不特精於論詩九學道者之要語也自三百篇以來獨平澹閒雅者爲難得夫平澹閒雅者豈學之所能至哉惟無欲者能之非無

魯齋集卷之九

欲之詩難得也正以無欲之人難得耳吾於功父之詩似覺微有此氣骨若充之以學庶此氣骨開張完固而駸駸乎成矣一日以知非稿見示而予得以審其是非非作之者固欲知其非而觀之者蓋欲知其是予方定其端以待功父學之成宅時會有識者符予之言

古易音訓

予暇日校正音訓而有未能釋然於可疑者久之方悟成公之謹於缺疑也善於復古也所謂古文者今亡矣昔劉向嘗以宮中古文易校施雠孟喜梁丘賀三家多有脫落獨費氏經與古文同鄭康成王輔嗣固皆出於費氏今之易即古文易也今易之字則非古文之字也况籀篆既更隸正益異轉相傳寫之訛豈能盡合於古哉晁氏既不見古文易今所按古文不知其何所據也姑以古文異同者言之今之若古之總字也以爲當從古也凡懸傳皆善

此巽宜也自乾以下既更此若獨於離卦出此二巽豈不可疑乎

趾之爲止誠古也或加足或去之亦豈有二義哉拯之爲承亦古也而又不一於承何也乘之爲取辭之爲影未嘗盡出於一如享享佑祐之類尙多有之若喪之與塞非有大異特筆法互有得失耳成公豈不能訂其是而歸于一乎缺疑存古之道不當若是此成公所以一循其舊也其大不得已者天一地十章移在天數五之上此則存程子張子之言有不容不移者今成公於字音因晁氏之舊而增廣之異同之間不敢輕加一字謹之重之如此之至也乃於千載傳襲不疑之書銳然撥亂而反之正則其不可不復古也審矣晁氏先於復古者也成公豈苟從者志偶同也至於訂古有未盡善者則成公亦不得而盡從也曰古字曰今字曰籀字曰篆字曰隸字分別若甚精訂定若甚確徐而考之蓋亦未能盡合乎法也至以卦氣斷其字之是非有無此則不能不疑也抑嘗

魯齋集卷之九

思之不可不有音訓類其同異則不知諸儒之得失不見諸儒之異同得失則不知伊洛以來傳義之精也音訓之有益於後學如此知其所以異而能察其所當同而後可以謂之善觀今大綱領既正音訓甫畢而成公夢奠精神全在卷第之下分行註中讀者尤當留意焉

大學沿革論

自昔聖人大經大法所以宅天衷立民極定萬世之標準者悉已去籍於春秋之末吾道失統而下歸于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之外它無書也今大學之篇鄭康成謂之通論以爲記博學可以爲政也何其陋哉孔穎達方以首章爲經乃曰此經從盛以本初又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粗釋文體而文義未明歷千五六百年莫有知其所自出至本朝程子始曰此孔氏之遺書也既刊定之又從而表章之以爲初學入德之門施及朱子遂斷之曰經

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或問中又言子思以授孟子無疑然則曾子之門人孰有出於子思之右其爲子思之書乎朱子序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又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後世學者方識此書之全體大用坦然大明矣其始也遭秦大禁斷續班殘出於屋壁之中韋編爛脫竹簡淆亂漢儒掇拾整比使後世猶得見聖賢之遺經可謂有大功於名教矣然則求全於大壞之餘歟望於既得之後未止於至善亦人情之不能無恨於此而況世變風移師殊旨異非一時之所能驟正也於是隨文釋義而不知其綱目之相統承訛踵繆而不能問其脈脈之不通穿鑿傳會而不思其義理之差舛晦蝕因循於是訛益訛而誤益誤二戴不疑也鄭康成孔穎達不疑也漢唐諸儒亦不疑也至二程子方敢倡言之曰此爲錯簡此爲脫簡此字當作某字此句明註爲衍學者如醉得醒如寐

魯齋集卷之九

上

方

得覺方知聖人本意簡易明白未嘗有艱辛險絕之辭只第二句新之一字稍生則已訛而爲親講解者百餘家未嘗顧傳中三新字之相應真是枉讀聖賢之書程伯子先取三綱於孫雜之中列于首三句之下自是一規模也程叔子乃真於首一章之後七傳之先又一規模也洪澳一章二程子皆於誠意傳後取而真於殷未喪師之前朱子不是之從乃獨殿于至善傳之末以其內有盛德至善之句可證也又以沒世不忘爲至善之極考之可謂審矣惟有致知格物一傳獨亡自漢儒以來未嘗言其亡也今以經統傳則知其首尾森嚴以傳承經則知其義理精密亡此一傳突然易知况致知是大學最初用工處誠意工夫是從致知做將來此一傳之不可缺也明矣此傳既缺則何以爲明明德之基何以爲新民之本又何以知至善而止也於是朱子不得已而追補之字豈非不親切旨意非不分明熟復玩味終是後世之詞不知古人

之寬厚而朱子亦自以爲未善故存齋必大問所補致知章何不効其又體曰亦曾効而爲之竟不能成以朱子之義精筆健豈有所不足於此然古人風氣不同然不得而強用其力也每讀大學至此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咸淳己巳得黃巖玉峰車君書報子曰致知格物傳未嘗亡也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儼然爲致格一傳于時躍然爲之驚喜有是哉異乎吾所聞也苟無所增補而舊物復還豈非追亡之上功乎雖然程朱三先生玩索非不久離章析句非不精而不以爲傳何哉必有其故矣予嘗反復而思之此傳之亡也我知之矣此傳錯簡於至善之下其逃亡也爲甚切其掩藏也爲甚密蓋其承上句也爲甚緊此三先生所以確然信之而不以爲疑然三先生不以爲疑後學乃敢一旦而更之無乃僭妄乎夫天下所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漢儒之之不疑而不敢不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復敢改亦各求

魯齋集卷之九

上

方

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強爲異而苟於同也况朱子亦未嘗截然而不相參也予爲之條疏于后夫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者此朱子之言也此章若爲經文則上無所統而下無所附一也兩止字之相應承接固緊矣兩明德之相應而承接豈不爲尤緊二也以朱子之所補文體難於湊合孰若移此章爲傳而文氣宛然不失舊物三也以致知格物之不可無傳而此章於此處尙可緩也用其本有以補不足不動斤斧四也古人不區區於字義只說大意而字義在其中况此既有知字物字自然爲致格之一傳五也致知云者因其已知推致於極之謂知止知也至於定靜安慮而后得所止豈非致其知乎六也物則有本末事則有先後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後是謂致知在格物也聽訟者末也無訟者本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此之所謂知本則此之所謂知至也七也聽訟一章元在止於信之

下程子進而實之經文之下朱子乃列於誠意傳之上日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為釋本末之義可知以經之本文乘之則知其當屬於此可見則知朱子亦未嘗不以爲當在此入也朱子聽訟章句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以此可以知止一章甚明九也或問又曰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知其至善之所在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未嘗不以知止爲物格知至十也以朱子之語參互較之則固以爲致格傳矣然勇於補而不勇於移何也以誠意一章觀之至易實前數日改猶未了假以歲月烏知其不遂移也邪朱子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此可謂開後人窮理之門而限以一定之見是心也大公至正之心也歐陽公亦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繆非一人之失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其言精切而深遠廣大而公

魯齋集卷之九

平既不以已說自是亦不敢厚誣後世之無人子於是深有味於車君之言而爲之論與同志共評之

家語考

子每讀中庸集註以家語證中庸之有缺有衍私竊疑之因書與趙星渚言答曰文公謂家語爲先秦古書無可疑者因求家語之始末而益有大可疑請從而論之
考古非易事也此先儒之所甚謹豈後學之所當妄議必學博而理明心平而識遠殆庶幾乎得之蓋學不博不足以該貫羣書之言理不明不足以融會羣書之旨心不平則不能定輕重之權識不遠則不能斷古今之惑子不敏何足以知之竊嘗謂學者莫不讀論語也自漢以來諸儒名家亦莫不賡釋論語也至我本朝伊洛紫陽諸老先生出而論語之意始大明日脫簡曰銷簡曰衍文日缺文日某當作某始敢明註于下然未有定論語爲何人所集

也固嘗曰此魯論也此齊論也此爲子貢之門人記矣此爲閔子之門人記矣此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矣然子貢閔子有子之門人後世不聞其有顯者惟曾子傳得其宗當時執事者之柄者豈非子思乎吾聞夫子年三十有五而弟子益進環天下幾四十年登其門者凡三千人其格言大訓宜不勝其多也豈論語五百章所能盡哉於此五百章之中而高第弟子之言居十之一七十子之言不能載也三千人之姓名不能盡知也況其言乎嗚呼論語之書精則精矣而於夫子之言未可謂之大備也宜乎諸子百家各持其所聞而發越推闡莫知所以裁之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固不能免者予讀家語而得論語之原其序謂當時公卿大夫士及諸弟子悉集錄夫子之言總名之曰家語斯言得之矣正如今程子朱子之語錄也蓋顏子之所聞曾子未必知也子貢之所聞子游未必知也齊魯之君問答二國不能互聞也以今準古揆

魯齋集卷之九

之以事度之以理不有以大會粹爲一書則散漫而無統浩博而難求門人何以別其精微故曰家語之原乎然記者非一人錄者非一人人才有高下詞有工拙意有疎密理有精粗紛然而來兼收並蓄亦不得而却也於斯時也七十子既喪而大義已乖曩屢平入於戰國矣各剽略其所聞假託其所知縱橫開闢矯飾非將之以雄辭詭辨以欺諸侯以戕百姓其禍根盤結於海內紫亂朱鄭亂雅大道晦蝕異端搶攘聖言悞後世此有識者所以夙夜寒心思有以拯之不得不於家語之中采其精要簡明者集爲論語以正人心以明聖統以承往緒以啟來哲爲悠遠深長之計其滔滔橫瀆於天下者固不能遽遏絕也俟其禍極而勢定則大本大原正大光明巍然與日月並行于天千萬世之下莫不於此而宗之其功又豈在禹下哉當是時也任是責者非子思子吾將嗚

屬故曰集論語者必子思子也始著書以幸後學者亦必子思子

也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此不過記錄之書也子思二十三篇若中庸大學則子思著作之書也以論語之體段推家語之規模大槩止記而已然精要簡明既萃於論語則其餘者存於家語雖不得為純全之書其曰先秦古書豈不宜哉雖然子嘗求家語之沿革矣其序故曰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王問儒術卿以孔子語及弟子言參以已論獻之卿於儒術固未醇也而昭王豈能用儒術者哉可謂兩失之此家語為之一變矣於是以其書列於諸子得逃焚滅之禍秦亡書悉歸漢高堂生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註云七十子及後學所記此豈非家語之遺乎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宣帝時后倉明其業乃為曲臺記授戴德戴聖慶育三家大戴刪其繁為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為四十六篇育無傳焉馬融傳小戴禮又足月令明堂樂記三篇鄭康成受業於融為之註解究其原多出於荀卿之所傳故戴記中多有荀卿之

魯齋集卷之九

五

書班固曰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卷與篇不同顏師古已註云非今所有之家語成帝時孔子十三世孫衍上書言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遂除家語本篇是誠其原而存其末也以是觀之禮記成而家語又幾於亡矣子於是而有日論語者古家語之精語也禮記者後家語之精語也今之家語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肅雜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精餘混亂精粗對裂前後織而成之託以安國之名拾珠玉而存瓦礫寶康瓠而棄商鼎安國不應如是之疎也且安國武帝時人孔壁之藏安國之所守也不能以金石經竹之遺音正曲臺之繁蕪其功反出於二戴之下必不然矣是以朱子曰家語是王肅編古錄雜語其書雖多疵却非肅自作謂今家語為先秦古書竊意是初年之論未暇深考故註於中庸亦未及修故曰家語為王肅書此必晚年之論無疑也吁家語之書殊

泗之的傳也不幸經五變矣一變於秦再變於漢三變於大戴四變於小戴五變於王肅洙泗之流風餘韻寂然不復存以古家語正中庸其詞甚懇其義甚明奈不可得而見也以今家語正中庸終恐有所未安以朱子晚年之論久之未必不改也學者膠柱而調瑟却成大病是以不容不論惟明者擇焉

水災後劄子

竊惟婺女之為郡三面阻山而太末之水限其西南中間沃壤甚狹豐年樂歲僅僅自保國家無兼歲之儲上農無半年之食一遇水旱上下俱困今年陰沴馮陵西疇告病橫風淫雨浸蕩於其外螟螣蝥賊蝕於其內烏茸槁粒一目百里雖無落水亦為凶年况七八月之間山裂石走百川沸騰五邑狂瀾會于一夕傾覆我室廬漂蕩我家具淪沒我稼穡闕絕我民命橫尸被野冤氣蔽天雖成淳亦不如是之甚也此豈小故哉死者吾末如之何而生者

魯齋集卷之九

五

日就溝壑尤為可念伏惟某官任父母斯民之責推已溺已饑之心散財發粟徧加拯恤德至渥也既而申奏朝廷大指稍虞賊出泉符使者跋履巡按官吏奔走山谷所以慰勞給助恩已醴矣然識者之慮無餘憾於今日深有憂於方來何者膏腴在下而瀕溪磽瘠居高而帶山下者宜杭宜稂宜稊高者宜粟宜豆宜油麻又其次則蕎麥芋果苾蕪幸免十之二三蓋濱溪者洪水之所匯帶山者洪水之所發浸之成芽沒者成稿衝突者砂石縱橫者陵谷易位凶年之禍未有如是之慘者來春價翔踴細民艱食已無可疑講行賑濟又將次第而舉然賑濟於今日局面與去歲不同蓋承豐穰之後者易承凋瘵之餘者難吾邦自庚子之春講行勸分于今三年一舉而民猶樂從再舉而民力已竭三舉而元氣必絕矣是以講行於吳侍郎之時不勞趣辨上下歎然講行于趙都承之時科擾程督費力殊甚講行於今日實無良策蓋富家巨室

赤立以待新令先有啼餓之憂况弱戶乎是故勸分之令難以復舉夙夜以思惟有額哀朝廷歸命君父撥借四五萬石之米俟來春糶錢椿積秋成糶還朝廷決不以須瀆爲罪本州又作急那融四五萬石之資曰下差官收糶於浙西俟將來賑糶訖事此錢亦不患耗折但浙西晚禾將熟趁發兌司未下和糶之令則數萬石之米攙先收拾止浙西一二中戶從容可辦此其次也大抵凶荒之餘必有盜賊攘奪之患計出無聊勢使然也但得乞米之奏轉糶之官卽日就道便可徧諭鄉村告以此意使百姓知官司旣加振業于前又有措置於後必無貴糶之憂必無流卒之慮徘徊顧藉邪心自消然後糾結保伍申嚴號令按逐苛刻之吏禁戢暴橫之民庶幾千里之愁嘆自銷國家之根本益固誠非小補也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鄒陽三臺劉傑校正

雜著

大學沿革後論

甚矣人心厭陳言而喜奇論也蓋陳言人之所玩熟故易厭奇論人之所創聞故易喜殊不知陳言雖易厭而可常奇論雖易喜而必不能久也譬之布帛穀粟朝夕服食而終身不能易譬之日月星辰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而況聖人之書正大而平實精確而詳明亘千萬世而不可磨滅平其心易其氣求之猶慮其不可得而可以新奇求之哉後世乃穿鑿而好異傳會而勢巧不幾於侮聖言而壞心術乎此所以為先儒之所呵斥也僕見此病久矣一日聞大學致格章不亡不特車王峰有是言也自董矩堂以來已

魯齋集卷之十

有是言矣考亭後學一時尊師道之嚴不察是否一切禁止之此言既出流傳漸廣終不可泯乃欲以首章知止至近道矣一段充之未免躍如其喜是喜也若為新奇而然其意非喜其新而喜其復於舊非喜其奇而喜其歸於常以其不費詞說之追補而經傳儼然無有亡缺豈非後學之大幸僕嘗作沿革論而猶有所未盡既而以大學首章朝而讀莫而思退一段讀之數十百遍又添此一段讀之亦數十百遍沈潛玩味文從字順體正意足然後知其不可不易也人生至十有五歲自小學升之大學故此書所以載大學之道以教人就以大學名其書也所謂大學之道者大以人言學以地言道以教言其道在於明明德在於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句乃一書之綱領而全體大用盡於此矣夫天命是理為吾之性天命是氣為吾之心非是氣則理無所寄非是理則氣無以靈性合理氣者也心統性情者也今教之以通明知識謂之明理

明氣明性明心俱不可得是理於心謂之德故曰明德然此德本虛靈不味止曰明德則體用混融故又添一明字於上下明字本體也上明字教之之法也既曰明德則不見其孰為理孰為氣孰為性與心也明明德是大學之道之體新民是大學之道之用各止於至善然後謂之全體大用也明明德未止於至善則於明德猶有虧不可謂之全新民未止於至善則於新民猶未廣不可謂之大明之者因其本明而不使其昏之謂新之者因其既昏而復使其更新之謂至善則明德新民之準則也自古善字無正訓周子始以純粹不雜日之言其體則精矣言其用則未切也其用則是正好處是中節處是無過不及處朱子則曰事理當然之極事理當然釋善也極釋至也為善或未及一分或過一分不可曰不善也謂之至善則不可聖人言語雖極精密而氣象却甚寬大既立三綱法當繼之以目血脈不斷而節拍從容非若後世之淺迫

魯齋集卷之十

易露也第四節首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一句非聖人不能道也是之謂直指全提言古者所以開今之學也欲明明德四字若自本而之末自始而之終此順詞也忽繼之以於天下四字其勢却翻轉自末而歸本自終而原始却是逆詞此文字險處乃以六先字貫之所以適其用力之端自天下至齊家皆新民之事也自修身及致知皆明明德之事也致知在格物忽又變此句法而其旨益密自三在六先而下其勢若連飯傾瀉在致知二字上文法之力豈止萬鈞之重致者上之所以教也知者下之所以學也知字既重不可不授之以致之之方蓋致知只在格物之中窮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也第五節七后字方是自始而至終自本而及未欲學者知効驗之先後循其序則不差先之下后之上六字反覆而體用頓異第六節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只一句總結不特關鍵甚嚴且包涵許多教法博而不露約

而不勝於半語之中剔出修身束定上下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成就修身二字指此爲本則齊家至平天下皆末也後又以餘意一句正結一句反結已含蓄傳中意思俱足此於聖人何嘗留意於作文而詞章自胸中流出自然如此若三綱之下無致知一語則不知其所以學自物格知至之下無修身一語則不知其所以行聖人之言一字不可有無一字不可後先也今推首章法度典刑如此嚴密然後見知止一段雖若承接緊切而文勢語意反成緩弛矣蓋知之一字教者之所主學者之所宗若等閒輕道破不特文字無精神而於教法亦失先後之序況未嘗窮事物之理如何遽能知所止而得所止哉如是則乃生而知之之知非學而知之之知也僕故曰不可不易者此也夫致知者知之始學之先也知止者致知之効而學之功也誠能知其所當止則思慮不雜意向不偏氣質不得而勝物欲不得而遷此所謂定也方事之未

齊齋集卷之十

三

至也則此心寂然不動寂然言其靜也不動言其安也及其事之感通也必審而後發發必中節矣審其慮之謂中節則得所止之謂非物格知至能如是乎僕昔謂知止一章逃亡爲甚自今觀之正見拙而非巧也然其錯簡於此不爲無其因昔本在止於至善傳之後今乃逸在止於至善經之後此錯簡之由也非後世喜新奇而創爲此論也朱子之門人亦有問曰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將然之際如此貫之可否朱子批云解云似已有此意矣朱子又曰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得所止之序也或問又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此固已分明以知止章爲致知傳矣但未決於遷也昔乎讀者未嘗玩味致此疑於滄州講席之上耳此皆僕前論之所未盡者不敢不思有以補之

是豈新奇可喜之論哉所以共天命追聖言以正舊章也朱子又曰大學首尾該貫失了多年猝急要討尋不見忽然討見即是元初底物事愚敢於致格傳亦云

中庸論上

自泰山梁木之音絕響而七十子之門人散處四方各尊其所聞各識其所得紛紛著書大略有記錄之書有訓詁之書有立言之書七國酣戰鋒鏑腥腥獨洙泗之流風餘韻彬彬然人猶知所敬也雖縱橫異說之士或咋舌而失其辨秦燔典籍漢溺儒冠至挾書之禁開而後河間獻王及魯高堂生得書爲盛纂集雖勤而錯亂唐滅固亦多矣考其疏浚淵源恢弘祖訓端緒淵微無以踰於子思子也孔堂神護屋壁發祥大學中庸始見于世大學經傳如此分明猶參錯而不知正中庸之章編荀絕而微言與旨尤不易正也子朱子雖豪分縷析次第尚承漢儒之舊大書以提其綱細

齊齋集卷之十

四

字以指其要章句密矣或問詳矣學者之問答亦備矣又推出體用二字該貫一篇之大意故勉齋又曰皆所以明道之體也僕於是而又有感焉首章三句句句有體用也天體也命用也性體也本用也道體也修用也總三句言之天固體也性則天之用也性雖用也又所以爲人物之體道固體也實爲性之用道雖用也又所以爲教之體僕固曰首章三句句句有體用者此也子思子於性教之中提出一道字教學者所以修上承天命下立民彝戒懼乎不賾不聞存天理之本然者此體也加謹乎獨知之地過人欲之將萌者此用也未發之中體也已發之和用也此言性之體用至於中庸則言道之體用故朱子曰以中庸對中和言則中和是體中庸是用以中對庸而言則中却是用庸却是體古今言體用未有如是之密者蓋庸是常行不可易之定理中却是隨時權衡合乎此理者也而中之一字又有體用之分焉程子所謂不偏不

倚者此中之體也呂氏所謂無過不及者此中之用也朱子合而
善之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中間又以費隱分體用
以誠明分體用末章又自爲學立心之初至篤恭而天下平因用
以歸于體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澄心易氣玩味章句殆
無餘蘊僕至愚陋讀此書雖有年矣始則茫然終則躍然及其久
也猶覺有所疑焉無所質正深竊病之蓋子思子之爲是書也義
理精微而意味深遠規撫廣大而工夫縝密有非初學之所能遽
通其茫然也固宜於是子朱子提挈綱維指示蘊奧支分節解脈
絡貫通句句字字粲然於心目之間烏得不爲之躍然但固滯之
見似覺文勢微有斷續官商或相奪倫雖朱子亦嘗曰文雖不屬
而意實相承乃指第二章以下十章言僕於此十章會未見其不
相屬也凡朱子曰承上起下豈非相屬者乎此後實有斷續不相
屬者朱子却未嘗言之此正僕之所疑也知仁勇之分言最先也

齊齋集卷之十

中庸論下

而三達德之總言乃遺逸於七八章後行遠登高之辭繼以鬼神
之爲德若判然不相接也大哉聖人之道凡三章此與至誠無息
不相類也哀公問政與仲尼祖述九相遠遠此皆固滯之見涵泳
探索終未能釋然因見漢志有中庸說二篇五字心頗異之末於
諸子之列已有子思二十三篇竊意大學中庸當在二十三篇之
內矣今乃於此又捨大學獨提中庸之說而二之何歟沈思久之
豈非班孟堅亦有意於考異而傳疑乎僕不揆其愚乃搜厥原乃
宣厥滯乃輯厥辭乃秩厥序嚴嚴乎大分之辨也靡靡乎大用之
融也遐想舊規以意逆志庶幾得之姑整錄議于後辭未達復著
于論但拆裂古書搖動宗旨不待人罪之而亦自深以爲罪也孟
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僕不佞尙有
待於後之賢度之

中庸論下

或有問者曰二篇之析子固有蘆矣然則性之與教亦有不同歟
曰非不同也正以其所指以示人者各有義也推其性之所自來
則人與萬物同一原也推其性之所實有雖天地之健順亦不外
此教非不同也曰修道指其當行之路也曰明誠指其當知之理
也知而後能行行固不先於知也夫性最難言也原其繼善成性
之初理與氣未嘗相離也推其極本窮原之義理與氣不可相雜
也於不可相雜之中要見其未嘗相離之實於未嘗相離之中要
知其不可相雜之意方爲醇粹峻潔不悖厥旨矣夫氣者性之所
寄也性者氣之所體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曰道心此分理氣而並
言湯詒曰降衷劉子曰受中此於性中獨提理言所謂性即理也
告子曰食色曰生之謂此於性中獨提氣言故曰不識性也子思
子曰天命則理氣混然在中曰喜怒哀樂本乎氣者也特以其未
發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氣而合理也發而中節發亦氣也有理

齊齋集卷之十

中庸論下

以帥乎中故發而能中節矣中而之中主靜而言理也性也體也
中庸之中主動而言德也情也用也今既以中庸名篇而中庸二
字不見於首章何也曰道也者非它道也非可離之道也即中庸
之道也曰不可離豈非日用常行之道是曰庸乎是以君子戒懼
乎未發者所以養此中也謹獨於將發者所以審此中也惟中而
後可庸也雖天地位萬物育亦庸也非聖人推極其中和則天地
亦有時而不位萬物亦有時而不育此感應必然之理非天地本
不位萬物本不育必待聖人致中和而後位育也故首章非無中
庸也蓋中庸之義已默寓於道之中不然則次章忽曰君子中庸
與首章全不相屬恐子思子之文章決不如是之無原也吁不觀
漢儒之訓故不知關洛諸子義理之粹明不觀中庸之輯解不知
朱子章句之精密僕竊妄意而猶有疑焉者以此書章節散漫易
於錯簡朱子止從其舊乃於中提出中庸字爲之聯絡固爲甚密

自次章以知仁勇聯絡之自十二章至十九章以道之費隱聯絡之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以天道人道聯絡之於第二十章又以包費隱兼小大起天道人道之旨不復有纖毫間隙之地其用工於此書可謂密矣皆所以開後學之耳目發往哲之精神而僕復何疑焉但第三章既是第二章之結語第五章亦為第四章之結語各分為一疑其太密也第七章第九章朱子既曰承上起下則是文相屬而意相連矣竊疑止是一章恐不必分也第四章初言過不及此固申中之義次言人莫不飲食豈非庸乎第十一章索隱行怪此非常者明矣半途而廢此不能常者也不見知而不悔此固能常者恐推上知仁勇反覺寬爾費隱之為體用亦精矣竊意凡言道之費處皆指日用常行人之所易也者所以申明中庸之義也前言飲食日用之常也此言夫婦人之道之常也天地之間陰陽感應庸之大者也天地而猶有憾者是陰陽感應之大者也

齊集卷之十

七

天地而猶有憾者是陰陽失其庸也惟藍田呂氏以費隱以上論中以下論庸此最得子思子之本旨朱子乃以為未安思之不得其意但呂氏此下有以隱為至道或恐以此為未安也不然則子思子反復論中如此之詳不應論庸如此之略也豈以發越費隱二字之精神故掩其庸乎又何為有庸德庸言兩字露出精神以是知非忘庸者也凡顯然易見形於天地之間者莫非庸也費隱之下當繼以行遠自邇一章九經之下當繼以大哉聖人之道言聖人之道雖如此高大亦不過在禮經威儀之中亦庸也但無此德則不能凝此道自用自專反古道皆不知中庸者也本諸身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亦能蓋此中庸者也卒章四稱德亦指中庸之德而言雖自實用工夫天下平亦本乎天之所命無聲無臭非可求之於氣也僕之所疑者如此恨不及質正於朱子既不敢自以為然又不敢自欺曰無疑撫卷浩歎若有得焉與其蓄所疑

而長終豈若暴白其所疑以俟後之朱子云

誠明論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之此反訓也子思子又以不二體之又以純亦不已體之人生也稟此真實有仁有義有禮有智粲然在中無感不應是日誠明人之一心孰無知覺氣質物欲或鋼或蔽必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物來順應不妄不欺是日明誠前篇曰天命則性在命中修道則教在道中然非誠則命不能立非明則道不能行此誠明之可以為綱而不可以為目次章曰至誠盡性此聖人之誠也其次致曲此賢者之誠學知之事也楊氏學問思辨篤行之說朱子於輯略亦取之竊意顏子喟然之嘆實似之形著明動變化六字程子推出於外承上章言也張子推入於內起下章言也日成已成物言所以為教也至誠無息推而廣之言天地之誠也至誠前知與大舜文王之所以與相應鬼神之德

齊集卷之十

八

與武王周公之達孝相應哀公問政章移修身一節入前篇之外舉夫子之答問以起明善誠身之義竊意夫子之言至其政息而止此下皆子思子之言申言其政之布于方策者如親親之仁尊賢之義等敘之禮其所以修身修道者皆明善誠心之功後之人欲舉文武之政行於天下者尤不可以不明善而誠身也博學之以下又明善誠身之本所以為教也日誠者天之道以釋上誠字誠之者人之道以釋下誠字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此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明而誠擇善固執此言賢者必待明而後誠非明不能擇非誠不能固皆訓釋之詞也漢儒悉亂于上豈有綱領未立而訓釋已見本末先後之無序何足以為典則之文哉一篇之中此章為最長所以舒徐容與開亮彰彰明誠為教之義復贊仲尼道傳四聖德參兩儀以結至誠盡性其意已足而猶有餘思其詞已終而猶有餘力再提至聖至誠開而又闢渾渾無涯至聖以德

言推其所以能盡性配天地至誠以道言推大經大本之所自出也蓋能知天地之化育無所倚惟見此誠肫肫淵淵浩浩而已至此無得而名焉故結之日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言之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誠明明誠兩下極功關鍵尤嚴歸宿尤密無以加矣子思子之書見於後世者立此三篇大學發明曾子之傳授中庸發明夫子之精蘊此篇發明自己之所得大學有三綱八目為易見也所以為初學入德之門中庸推性命之大原闡道德之明教為難知也所以為學者最後工夫此篇以誠明為性以明誠為教無形無色無聲無臭所以為尤難知也蓋其胚胎造化橐籥貞元理深而又深辭密而又密但見其鏗鏘乎振家庭之金石雍穆乎開簡策之儀刑盛矣哉後世不足以追策其遐躅矣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子之門性善養氣之論真發前聖人之未發可謂傳得其宗但其才高氣雄有

尊齋集卷之十

九

英調偉論以駕其仁義之具或抑或揚奇采振耀鋒鉞所向石裂山摧雖子朱子亦每嘆服其文章何其妙也然終未能盡滌濯戰國之餘習警悟超絕之意多而和平醞郁之味難其所以異於戰國者猶以師友見聞之懿而義利王伯之辨甚嚴豈可望子思子之文章自義理根原正面大體自然流出淳粹篤厚無一點疵類之可指今觀七篇之書述子思子傳授之言自在下位不獲乎上至人之道也而止乃中庸之殘章斷簡也動字之外更無他語發明此誠以是知孟子之得於子思子者尙淺淺後世之知子思子者尤淺也韓子知孟子醇乎醇而不知子思子尤醇乎醇也濂溪周子心傳子思子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而得於子思子者反深其著於通書曰誠聖人之本此以性言次章曰聖誠而已矣此以教言曰誠之源曰誠斯立此以天道言曰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此以人道言終其書推明誠之義不一而止精慈邃密皆孟子之所

未發嗚呼道無古今學無先後亦在乎人之自勉而已此僕之所
以確然有俟乎後之朱子也

原命

命不難於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夫命至難言也吾夫子猶罕言之自伊洛諸儒先得義理之正傳訓故精密非復漢儒之舊天賦二字之外無餘說也推其命之所有則有理焉有氣焉然理非氣無所寓氣非理無所主理氣未嘗相離亦未嘗相雜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既分固不得而相雜然形在乎其中亦不可得而相離也日理曰氣形而後知天賦是理為人之性有仁有義有禮有智雖有是四端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后知其惻隱之發而知其有仁也因其羞惡之發而知其有義也因其辭遜之發而知其有禮也因其是非之別而知其有智也百行萬善皆從此出天賦是氣為人之形有清有濁有厚

尊齋集卷之十

十

有薄雖有是四端亦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后因其聰明之質而知其得氣之清也因其昏愚之質而知其得氣之濁也因其富貴而壽而知其得氣之厚也因其貧賤而夭而知其得氣之薄也五福六極有萬不齊皆從此出故推其已然者不為難於此而又有數焉則可以推其未然也夫數者亦天之所賦也亦有理焉有氣焉河圖洛書數之始也有文五十有五奇偶重列者此河圖也有文四十有五奇正偶偏者此洛書也天豈能諄諄然授於人哉不乘之以龍馬神龜則造化之妙陰陽之機何自而著雖出於物而不囿於物物皆有理有氣惟神聖而后能推之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大禹因洛書而敘九疇聖人則之者用之於曆數以推天地之變化用之於卜筮以推人事之吉凶循環無窮感應莫測此聖人神於用而妙於推也以下筮言之卦爻一定之理也假大衍之數託靈著而探之積其誠意凡十有八變方成一卦未然之吉

凶可坐而知也以曆數言之以日月五星運行于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以太陽一周天為歲以太陰一周天為月分之以四時參之以餘閏皆求之於已然而推其未然越宇宙之無窮皆可坐而知也聖人之用數止於如此夫一非數也此數之所由始也天開於子其體圓而虛地開於丑參乎天中其數為二故日參天兩地倚數之元自是一陰一陽動靜變合而生五行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各一陰陽是日十干日月所會之次舍謂之辰周天凡十有二辰干辰相摩為六十甲子以六十甲子紀其年月日時此曆數之名號也後世於曆家窺見此理則以人之所生歲月日時推其所直之甲子亦名之曰命此固不可謂非天之所賦也於此可以推其性情得於仁義禮智者孰多孰少可以推其氣稟得於貴賤壽夭者孰厚孰薄苟精其義亦可入神又有以五星之躔度吉凶推之今考其學以日計時得

齊集卷之十

十一

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日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槩之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二十有二字之至約參伍錯綜甲子凡三周數衍變化數之繁夥一至於此其術可謂神矣然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過者化來者續惟天之命於穆不已邇俱圓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又何其術之窮也又有不推五行五星而一倚於數者紛紛術齋於天下如太一之小遊三百六十年太一之大遊四千三百二十年軌革之九百六十年九瓦之四千五百六十年楊氏太玄之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家司馬公之潛虛五十五行光局促而易窮也惟康節邵子之學術而申之為最盛以三十年為一世以十二世為一運以三十運為一會以十會二為一元曰元會運世者不過又加一大年月日時也然圓於數而終不能無止法推其極亦不過五萬五千九

百八十七萬二千而已愚不能又加倍也尙能自二十二字欵而約之愈妙而愈廣雖古今之遠四海之大人生活息變化之無窮蓋有不得而異亦不得而同夫十干十二辰衍而為六十甲子推其所以相克者止於五行五行氣也五行之神則仁義禮智之性也性即天賦之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常理也君子修之亦有時而不吉小人悖之亦有時而不凶此非常理也變也氣之不齊故有時而變理則一定而不可易學者當循其常而安其變乘其變而御其氣要使理常為主而氣每聽命焉雖富貴貧賤壽夭之不同而仁義禮智信之在我者不得而泯此自昔聖賢教人之要法所以經綸天地之大經裁成輔相之道無以易此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壽夭而已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愚故曰命不難於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然不知其原則不能推不能推則不能立故作原命

齊集卷之一

十一

禱雨劄子

伏聞某官憂農閔雨靡神不宗而又禱祈於社稷於義尤為至當蓋社者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者實專於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自昔國家所以昭事新報其重於此與其屈膝於老子釋氏之祠與夫妖妄淫昏之鬼者相去遠矣愚又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之山川今用黃冠之教而上供其皇天上帝是禮之僭也又以髡緇夷族旋纒屬穢於宣布教化之庭是禮之亂也至于職分所得而祭於禮為正者則前後未有能舉而行之者誠為缺典夫山川所以為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萬物故也今東陽之為郡北山莫其後雙溪溪堽其前此所謂境內之名山大川

是也愚自兒童時每見北山有雲冒其巔須臾有雨雨則滂沛周于四境近年以來雲雨多興於南山之西而所及者有限蓋陰倡而陽不和其氣逆而勢不順縱有豐年而東北常歉蓋北山者一郡之望山也今其氣鬱亢久矣誠得賢使君立其壇墟牲幣之制考其登降奠饋之節躬率僚寮精白嚴事必有昭應夫人之於天地均一氣之流行然是氣無所攝屬則決無感應蓋天子命諸侯主是山川以蒞其人民社稷之事故其氣屬我相聯接而無間夫山川者天地之正氣也人以正氣感之則正氣應以冥氣感之則正氣不應矣苟能正其祭祀之本先須正其感召之氣凡政事之淹鬱者疏剔之凡征權之苛急者寬弛之使千里人民之氣和而山川之氣已漸和矣然後齊肅一心積蓄誠意會山川之氣通幽顯之神何所禱而不應哉昔南軒張先生嘗行于桂矣試取文集觀之信不誣也輒不自揆以書生迂闊之言恐可以裨贊愛民事神之盛心如或可采願勉強行之

齊齋集卷之十

三

朋友服議

咸淳戊辰臘月十有九日夜承北山何先生之訃次早排闥往哭之既歛僕雖以深衣入哭隱之於心疑所服之未稱也自吾夫子之喪門人不立正服乃以義起若喪父而為心喪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若顏閔之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深淺稱其情而已僕於北山受教為甚深豈可自同於流俗因思儀禮喪服有朋友麻三字此豈非朋友之服乎鄭康成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又曰士以總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疑之為言疑也總麻之布十四升疑衰十五升即白布深衣疑於吉服也蓋總衰服之極輕者也他無服矣止有弔服所以擬之註云弔服加麻其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疏云以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

又尊卑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為弔服素冠吉履無絢其弔服圖云庶人弔祭素委貌白布深衣士朋友相為服弔服加麻加麻者即加總之經帶是為疑衰或曰深衣吉服也而可為弔服乎僕曰註固已云疑於吉服也况非止為弔服親疾病時男女改服註曰庶人深衣又曰子為父斬衰尸既襲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哭是孝子未成服亦服深衣也或者又曰安知深衣為弔服不為麻純乎僕曰純之以彩者曰深衣也純之以麻者曰麻衣純之以素者曰長衣以采緣之袖長在外者則曰中衣各自有名不可亂也又曰子創為此服豈不驚世駭俗人將指為怪民矣僕曰以深衣為弔服鄉間亦間行之但未加麻耳是服也勉齋黃先生考之為最詳其書進之於朝藏於秘書板行于天下非一家之私書也遵而行之豈得於過僕於北山成服曰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武即素委貌覆以白巾見者未嘗以為怪越數日通齋

齊齋集卷之十

十四

某仲成父來弔僕問昔日毅齋之喪門人何服曰初遭喪時朋友以襦幘加布帶其後共考儀禮至葬時方用深衣加經帶僕於是釋然知其無戾於禮也故作朋友服議

齊齋王文獻公文集卷之十

鄧陽三壘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跋

立天道者陰陽也立地道者剛柔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統乎聖人以仁義設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所以繼絕學而開太平此則聖人之道統也道統之名不見于古而起於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所以憂患天下後世也深矣昔陳君平甫請於張宣公本六經語孟遺意將十四聖人槩為作傳而國朝濂溪河南橫渠諸先生附焉洙泗門人至兩漢而下及程門諸賢凡有見於道有功於聖門者各隨所得表出著成一書宣公遂謝不克堪曰若哀類聖賢之言行聚而觀之斯可

魯齋集卷之十一

跋

矣雖有是言而未有是書也後幾百年天台玉峰車君始成是書理其緒而分之比其類而合之曰大原者統之體也曰明訓者統之用也曰分紀者統之序也有經焉有傳焉有史焉可謂善繼朱張二先生之志而述其事者也嗚呼偉哉書乎所以開先聖之道而大一統也矣使近理而亂真者不敢與於斯云

跋時遜齋遺言

子生晚不及拜遜齋時公少年識公之名字於考亭麗澤二集中後聞公之言行於公之子若孫起敬之日已久今始得拜觀公啟手足之遺戒嗚呼是豈勉強者能之乎死生固大事也亦常事也不以死生休其中垂絕而精爽不亂者非平日有所養者不能觀其屏絕釋老治喪一依司馬書儀可謂得其正而斃者於此可以驗其學矣勉二弟加意養老悲哉孝愛之至情實著罔極之恨於言表使人泫然出涕文公之跋若未滿而實深與也梨齋以其季

之賢為公不亡而未知其子若孫克世其家而孫曾頭角已巋然流慶益未艾也若公者真可謂不亡者矣

跋朱子與時遜齋帖

昔萊陽之門四方之士雲集不旋踵而倍其師說者亦有之未有一再世之後而能守之而不變者也科舉之壞人心猶未若今日之甚而朱子當時已諄諄言之豈非遠齋後知自悟必有以叮嚀告戒其後人所以東阿通澤俱廢舉業於少年蓋此帖有以啟其秉彝好德之良心也今之士者方攘竊萊陽之籍言以求進取之利者紛紛皆是觀是帖而頌有此者猶庶幾乎仁心之未亡也

跋麗澤遺文錄後

遜齋昔嘗羨里之藏書母夫人欣然出簪珥為致書費曰吾家非窮空特欲汝曹異時見此不忘吾此意東萊先生常誌此語於墓今觀麗澤手書遺文密札細字粲然於綠督書寫者幾百年矣豈非先生嘉其母子之志以成人之美者乎子子孫孫猶不可忘此意也拜手敬觀書其後以歸之

跋季兄大學編

大學之編明白整潔悉落窠臼非用工課者未易到子交季君之日淺觀其辭氣宜未稱此編者何其善於翰墨也為驚奮異且自愧知人之難性翁問曾見小學否實言外之教云

跋汪約叟高安紀程後

慶元精神之禍子不忍言也今又拜觀約叟汪公紀行之卷而重有感焉蓋大愚忠公之論也獨二汪公著始終之義長公裂裳裹足以道其行少公舉舍擣孤以護其衷嗚呼是豈不足以增天倫之重哉天倫有五惟君臣朋友以義合友朋者又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所取正者也於平居相與講論者易隨變故不願已私者難至于斥權衰而敢言扶禍患而勇往則平居相與講論其可知

矣嗚呼大愚公之忠既已昭白于後而二汪公之義尚未大顯於時豈非後學所當發揚者乎二汪公皆先君子所敬愛之友也子自童非蒙教拊爲甚至敬觀此卷遺墨尙新俯仰已五十年而公之墓木拱矣悚然爲之感慨輒記歲月于後

跋張魏公憂居帖

子每觀魏國張忠獻公之行狀見其一再奏疏於請居二十年之後寢苦枕塊之時忠孝之誠真足以立天地之心壯綱常之本未嘗不爲之泣下高宗皇帝初不以爲忤而逆槍之餘孽未殄羣吠喧豗而公復貶矣又未嘗不爲憤恨今觀公憂居三帖正此時之筆也讀其幸教使不悖孝道之情又足以想其篤厚淳至之素心此又忠孝之本也未知此帖所與者何人而能問公之安否於憂危可畏之時信賢矣哉考其歲月則紹興乙亥之夏至今實祐甲寅正及百年吁綿竹之瑩域何在方兵連禍結其存亡未可知而公之後復真漠而不振讀公之帖者必有感於今昔者矣嗚呼悲夫

魯齋集卷之十一

三

寶晉小楷跋

寶祐丙辰元夕後五日邵君出示米南宮小字詩稿一冊再三矚子爲之序子不善書何足以知此寶晉之字幾滿天下而小楷不多見濃墨大書以逞其逸邁奇備之勢是其長也人亦以是愛之至於蠅頭細字而閒暇不安篇什雖多而始終如一何此老之不懈煩也非故態時露一斑幾不能辨靜軒先生所指其精神風格亦正在故態中若夫收藏跌宕之氣運功於毫芒如觀魚紫硯間而甲冑森然如走馬蟻封內而動中規矩此寶晉之異事而子之所獨愛也邵君又言其所自來得於米氏之子孫此固其家藏之物無疑子孫不能保而它人是保此不足深怪政不必子孫保而得它人常保之乃所以爲可貴也邵君力學自好其所保者何止

此哉子將次第而請觀焉

題九老圖後

唐有洛陽九老圖傳于世久矣我朝洛之諸公繼者凡三其二圖形於普明僧舍蓋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又集于韓富公之第凡十有一人圖形于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圖此則普明之本亦九人對奕者文潞公司馬溫公觀者富鄭公舞者趙公正南諱丙回視持書人則王公君賦諱拱辰也餘則忘其姓名矣此乃花溪胡氏表所摹當時已快書棋局爲戲笑今四十餘年憂患熏心笑不上於眉端欲如往時不可得而此書亦復流落廢棄於道左見之惻然收而表襯之書其本未于後時展玩以自警後之觀者亦有感於子言者乎

常卿王忠惠公家問跋

人主固不可有輕天下士大夫之心也士大夫至爲人主所輕蓋亦反躬而自責乎吾宗忠惠公自言路劫柄臣而去國屢詔不起死之日猶有柄臣奉公之書久之而俱不敢緘又數年柄臣者敗天子思公之言褒以遺直遺愛表以徽諡錫之土田以恤其孤獨蒙天子愛重久而不替如此今觀公之家問藹然篤厚之真此其所以爲忠君愛民之本若公者非特一宗之瑞一鄉之瑞實天下國家之瑞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而不壽公歲月逾邁使公尙在始逾六十非止宗黨之思有識者莫不思之至于天子亦思之後干百年有思公而不得見者得見此帖猶足以慰其高山仰止之敬希夷其謹寶之

跋朱子帖第八卷

寶祐丁巳夏六月得此卷十有一帖于昌父弟得之於鐵奩窗牖之間使人遺恨感嘆者累日往往前此所得之帖皆以前後去其素紙而此卷迫切尤甚亟加裝褫尋考歲月其具位稱雲臺者淳

熙乙巳之春稱南京鴻慶則丁未不久也江西臬事之稱則丁未
戊申之間皆大父在福建漕臺之時最後漳州一帖則庚戌六月
越月而大父已捐館矣此爲絕筆之書也追惟曠昔肝鬲酸楚計
前後之帖搜訪十有五年猶未盡復一日不謹散逸難收可不悲
哉卷中所稱黃婿則勉齋先生也一時筆札之間四句該盡德器
可見察之之精道其人於大父不敢不實且言有以教誨之又何
其敬愛之兩至也其餘通情無間縫綉周密無書無之子孫苟不
知寶護心德已亡前蓋不遠也

跋唐致政詩卷

子自兒童時已知有鄉之尊老曰致政唐公亦間嘗得侍杖屨聽
話言兩臉如丹雙瞳如漆步履如飛和氣郁然子固未嘗不起敬
而莫知所以請教也後得見公自壽之詞曰君欲問子年八十有
七百歲十分尙留一世間滋味嘗盡酸鹹苦澁時今倒食蔗無甜

齊齋集卷之十一

五

汁子亦不知爲何等語也公卽世始聞公壯歲嘗失明昇置赤松
蕭然默坐於山水間忽遇異人兩目豁然自是始歸取科第得祿
以養母仕宦所至有聲未衰輒挂冠享上壽骨健神情挺然故家
之喬木而疑然宗廟之大蔡子因是有感而嘆曰禍福不常得失
難料顧所以自修者如何耳方公蕭然默坐時自分病廢百念俱
息天君湛然何有於世味則其所以警而明養而祿仕而聲壽而
健者豈有它哉卽此時便是養生之要訣其修身候命之要旨亦
在此也人之所以耐富貴耐聲色傷生喪節靡靡成風者正墮蔗
境之甜耳有能咀嚼公之詞澹然太古之餘味可以見羲皇而共
安期矣陳氏子元紹一日出示此卷墨色清勁如新跋者已備公
之懿行子不復述止原公所以得壽之理而已後生能保愛家藏
而尊尙之志亦淳雅推此志而不倦進德其可量哉

跋桐岡書舍記

景定壬戌之冬子始於上蔡書堂納交於玉峰車君而未獲識桐
岡於君也一日桐岡之子以玉峰記文示予三復興嘆憶君之所
與是誠君子也四非之言叮嚀忠厚實書舍之坐右銘與子曰魯
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跋董氏族譜遺跡

理一分殊之旨每於宗譜見得尤分明人之宗族盛大繁衍千支
萬派其實一氣之流行知其分之殊固不能無親疎之別知其理
之一則不可忘教誨之義今獲觀董氏譜謀井分棋布精確簡明
必知所以篤其恩意於宗族矣至於寶先世之遺墨愛護如拱璧
又必知其所以寶先世之遺體尤謹於愛護者也董氏安得不興
乎盛哉

題買菊徑龍眠馬圖

龍眠之馬皆少年之筆也初龍眠好畫馬圖馬所在至忘食縱觀
神遊於羣馬變態之中有一僧語之曰觀君胸中無非馬者得無
與之俱化乎龍眠大思始絕筆故口龍眠之馬皆少年之筆也人
實龍眠之馬正犯其所甚思者矣昔有名僧獨愛養鷹與馬人間
之曰獨愛其鋒神峻聳耳雖所愛異於是亦著物也菊逕世事
佛敢以二事告之

齊齋集卷之十一

六

右遠庵先生趙公手帖四紙得於搗堂劉先生遺書中某寶藏于
前近三十年及搜訪搗堂往復遺稿則已散逸而不可得獨於挽
詩見傳心識願再折衷辨師商之句而已又每以未獲見遠庵文
集爲恨今觀安得三益之會於朋友之義可謂甚篤及池錄剛節
之語於師門之慮可謂甚深誦理一分殊之跋得龜山以來一派
宗旨爲甚的未嘗不注心景仰也景定癸亥先生之嗣子工部來
鎮東陽惠政藹然其蒙禮遇爲尤厚用敢裒羅四帖歸于家廟之

跋趙遠庵帖

鎮東陽惠政藹然其蒙禮遇爲尤厚用敢裒羅四帖歸于家廟之

藏拜手書歲月于后云

跋 勅額代明招作

臣聞人子之事君功在社稷德在生民死之日國有葬典哀卹之有賻有弔有祭有諡有報朝之禮有護葬之官有緇披鐸髮之行列有明器範器之名數有崇發豐碑之式有石獸翁仲之衛又即其梵宇晨昏香火以奉其神靈之遊息皆所以旌表其功德也而寺獨以功德名所以示世世子孫無窮之恩恩亦厚矣本朝大臣功德之盛未有出於呂氏之右者自許國文靖公申國正獻公父子相繼輔相兩朝下至右丞東萊公扶中興之運雄勳碩望書之青史書之太常固已焜耀今古加以榮陽公得洛學之親受文清公載北學而之南貽我太史成公寺丞忠公學問淵源羽翼道統兄弟相繼為百世師子子孫孫慶源有衍而未艾猗歟休哉惟呂氏之先葬于太原天禧中文靖公遷祖父代公魏公于邠州之管

晉齊集卷之十一

七步 題 墓

城寶元中建寺墳側賜名薦福禪院公堯詔改賜懷忠薦福子孫從耐建炎初右丞葬夫人於新鄭賜寺額曰元淨明招因右丞隨駕南渡葬於桂林暫殯于寓地紹興十六年駕部初葬於葵之武義明招山惠安院又得地于墓之東二十三年奉右丞之樞窆焉自是子孫悉耐于左右三十一年遵先志請于朝於惠安之上冠以元淨二字其後文靖公葬于信之德源亦以永安院請于朝改曰懷中永安之院皆所以遙望上世之兆域以識終天之恨然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丞嘗禱饋一氣流通固無南北之間也山僧昔嘗備濕掃于懷中永安已勒勅額登之樂石今又承之于元淨惠安詢之父老寺舊有勅牒之碑慶元戊午燬于火敢不重刊以侈聖朝報功之賜以興故國喬木之恩云

跋蘇滄浪二詩真蹟

老米評公之字以五陵年少方之亦太貶矣觀其神韻意度終非

南渡後人所及三復二詩尙想幅巾小舟灑然滄浪之上其人遠矣墨猶新也悲夫

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文以氣為主古有是言也文以理為主近世儒者嘗言之李漢曰文者貫道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體用倒置不知也必如周子曰文者所以載道也而后精確不可易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氣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見必有形而下者為之體焉故氣亦道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氣氣雖正也體各不同體雖多端而不害其為正氣足矣蓋氣不正不足以傳遠學者要當以知道為先養氣為助道苟明矣而氣不充不過失之弱耳道苟不明氣雖壯亦邪氣而已虛氣而已否則客氣而已不可謂載道之文也吁若蟠浦先生王公之文亦可謂得其正氣者乎予學也晚未及識公而予之族姪偏少嘗師之為予言公之學頗詳公嘗客諸

晉齊集卷之十一

八步 題 墓

侯於邊郡數經搶攘之變而能相與備禦計畫精密拊定反側勇往直前真當世有用之才卒不與時偕歸而講道粉社莫不翹慕固已起敬日久一日得公碧霞之集窮日夜而讀之其詩清麗閒雅其文典覈有法度於組織中得其精實之味尤恨其不得識公而相與從事於斯也又恨其銓次未約着以半年之作雜於其中貴多不貴精後世文集之通思若攷其後先因得其進學之序亦在乎人善觀之而已某不揆荒淺有感公之文而著其正氣之說于后云

跋唐侍御家問

侍御唐公清德勁操吾鄉之典刑自幼知所敬仰今始獲拜觀公之家書於敦厚謙和之中有剛毅不撓之意言行相顧表裏如一藹然見於家庭父子間之真情誠之不可掩如此夫當孝皇嗣服之初厲精求治從諫如流公於是時以敢言受上知被親擢諫行

言樂宜也公已逆憂其甚難何哉今百年矣其難易視昔又果何如也有能如公忘私徇剛先辦一去亦何難之足云於乎九京莫作感今懷古使人掩卷太息實之能繼世科又能刻苦自勵是豈特顯揚其先烈而已其有關於世道者甚大也不知惜而題于后

題呂申公試卷

自科舉之法立而鄉舉里選之制壞此無足怪蓋取士之法壞於滌亂之婦人歷數百年聖賢之君不能復此為可恨然猶有可緩曰國朝兼采時望也至糊名之請行而士之進退一決於三日之虛文雖剛常淪壞之人販籍屠狗之輩不必擇也既登高科則清官要職執卷取償朝廷雖欲不與不可得也取士之法至是不復可言然名公鉅卿未有不出此塗者蓋同行而異情耳非法之果善也乃法之大幸也以一二人才之偶得遂謂千萬人之皆然不亦太踈乎凡誣經詭聖希求苟合莫不中選而抱道守義拙於華

魯齋集卷之十一

九

藻者莫不屏黜是豈法之果幸哉乃士之大不幸也嗚呼因觀呂申公試卷中稱名是法猶未壞也科舉之法不復古天下無可治之理三嘆而書于后

古貴人押字跋

我思古人嘉言善行不能盡識也每見其一點一畫未嘗不玩味其意趣注心高仰之寶祐癸丑得此碑於鬻書人異哉人之癖好也何柔萃者不憚其勞何刻石者不吝其費是果何益於世哉子則因可以觀人物亦可以觀世變蓋古人之押字實背名而花之後世乃不然與其名而不相似直著其心之精微寓於數畫之中字者與人同未足以深知其人押則我之所獨人焉度哉子觀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則不失其製押之原而精神風致自然見於誠意之表特此法未易盡識之耳以大略言之凡氣稟之重厚輕浮心寧之坦夷熾險極向之邪正力量之強弱皆可見也既

於字以得其人又於人以驗其世故自唐末終五季諸人固無足取觀其押字莫不狂詭飄揚傾欹放蕩宜乎亂亡之相尋及我國家盛時諸賢之押何其簡易而平正也君子之於物不以其末而棄之亦必求其本也嗚呼是雖筆墨間之淺事也其可忽諸

跋武昌解氏善居圖

天地間所可大恨者氣運之不齊也天理固未嘗須臾亡天理之亡此氣昏之也自陽明一舉於陰濁氣氣輻輳而陽明不得以自全矣於陰濁之中而陽明湛然不雜者實不易遇故清淳精一之會鍾而為大聖大賢或千百年而一得是天地之間氣也以大舜之聖而頑辟象均不能同德於一家而管蔡之愚不率德於周魯封胡之間於聖賢之外求其世世一德相傳之久固無是事也無是事則不敢輕責天下之人故先王之教厚人倫美風俗者所以不可一日廢也武昌解氏去聖賢固遠矣而能獨得夫淳厚之氣

魯齋集卷之十一

十

所鍾者眾所傳者遠隱然仁義之遺風豈人力所致哉是亦間氣也歟若謂其不識字故能全其天此有激之云以愧世間識字者可也不然先王之教詩書之澤豈敗人倫壞風俗之物哉何必諫書然後為學此夫子之所大惡也草巢趙君之圖此也知先王之教不可一日廢所以示化民成俗之方借解氏事以興起感發人之良心善性其旨深矣若欲以此表章解氏政非其所願也使其知表章之為榮則解氏淳厚之氣漓矣因有感而書于后

跋趙宰先天圖

賞讀康節之詩曰皇帝伯經褒貶雪月風花未品題蓋直欲以是為勳業為事權此方聖經為古人之缺典先王之詩未易觀也朱子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草巢之為編已於花草上見造化更能敲出經世骨髓使天下之民皆擊壤而歌之豈不幸歟

跋張氏家傳

蘭江張氏家傳一卷予友伯誠甫之所撰述紀其所自出既詳且尊文有法矣謹家謀而不忘其先嗟此孝之大者也敬觀其本末蓋自深澤至於瑞壠積累豐厚而其所以致富者以躬耕為本一再傳則又以儒學顯而其所以為學者以信古好義為本張氏之盛也宜哉無其本而望其族之昌大固無是理伯誠之季今又以世業薦於鄉書種之茂未易量也祭義曰古之君子論撰其先祖之美而著之後世者也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伯誠其得之矣

跋文公梅詞真蹟

昔南軒先生與先大父石荀翁在長沙賞梅分韻有曰平生嘉絕處心事付寒梅今又獲拜觀文公先生懷南軒之句日和羹心事履霜時節出是知二先生之心事與梅花一也然此八字雖甚平

齋集卷之十一

三

熟極有深意蓋和羹之用正自履霜中來自昔賢人君子有大力量立大功業者必有孤潔挺特之操百鍊於奇窮困厄之中而不變者也異時先生又曰絕艷誰憐真心自保所以指示學者尤親切梅花與二先生之心果何心哉不過保一真字而已天台呂居中學朱子者也保愛此詞如護拱壁惟獨為其推所以知愛之道昔朱子嘗書寇忠愍陽關詞而題於後欲使百世之下有以知先生與萊公之意繼之以嗚呼悲夫予於此詩亦云

跋沙隨易雜記贈師文

文公朱先生著易本義謂易本卜筮書而當時學者皆疑焉惟沙隨程先生好以卜筮說易有雜編一冊蓋親筆也其門人得之以呈文公公以所疑書於後俾歸以此說質之沙隨先生不審以為如何也可以見先生待前輩之禮其恭如此沙隨亦稱劉公曰元城先生稱喻公曰王泉先生稱汪公曰玉山先生稱文公則曰南

下

跋邵掇矩詩

自詩之六義不明而後世始傷於太巧詩益巧而正氣益漓不復有寬厚溫柔之教矣近世論作詩者須有夙根有記魄有吟骨有遠心然後陶咏諷誦即聲成文脫然頓悟呼美則美矣是非所以言古人之詩也三百五篇之作雖有出於閭巷小夫幽閨女子之口而亦自有以得吟咏情性之正者豈必刻苦用心於琢句鍊字

齋集卷之十一

三

之工哉景定辛酉之秋始獲拜觀掇矩邵公之詩卷其參朱子之考亭也題五夫壘田詩云足見山深俗轉淳可容鉏處盡耕耘膏腴萬里長惟闕何日耕桑得似聞新篁有句云芽節扶疎生意足要從此處見天然詞平則真力見首澹則古意完是猶不失詩之正氣於此可以觀世變矣橫渠曰置心平易始知詩此難與今之詩人言也率爾題于後而歸之

古易跋

詩書厄於秦火而易幸存猶不免殺難於諸儒之子分經合傳千亂舊章使後世不得見三聖人之全書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東萊子呂子慨然復古定晁氏刊補離合之未安而十二篇之易繁然復完於垂沒之年紫陽子朱子深所嘉嘆於是本義規撫一循其序四經流布復為之首願娶為子呂子講道之邪反缺是書某竊病焉往歲因分麗澤之席亟命工鈔梓既成辱北山先生何子

恭父爲序于後易道之淵源經傳之因革殆無餘蘊念是書攷厥之精辨析之詳疏其後文缺字之相承訂其分章絕句之或異精神粹密盡在音訓不敢以既退而果後人越明年遂用紫陽書堂本足成之敬識其歲月云

跋昌黎文粹

右韓文三十有四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所選以惠後學觀其體致氣韻議論規樞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程夫子謂韓子之學華朱子謂其做間雜文字多故曰華然亦有些本領大節目處不錯有七八分見識氣象正大又曰韓文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却自純粹成體無破綻又曰韓文雖千變萬化却無心變只是不曾踐履玩味不見到精微細密此學者不可不知若以之資筆端發越義理可也摹倣其所爲則非朱子教人之意云

跋勉齋北溪文粹

勉齋集卷之十一

右勉齋黃先生文粹三十篇北溪陳先生文粹三十一篇經說十五篇金華後學王柏之所編集而又附以雜著四十餘章北山何先生亦嘗增定焉在昔乾淳之士登考亭之門而親傳面授者不知其幾人矣窮鄉孤陋未能徧求高第弟子遺書而盡觀之但見端的固守其師說而接引後進敷暢演繹而不失其本意者惟二先生之爲可敬勉齋先生辭嚴任重充拓光明而通釋尤爲淵奧北溪先生辭暢義密剖析精微而字義爲階梯皆所以爲後學之津梁以達于紫陽之室者也此編非敢妄有鈐擇亦以其嘗玩味誦讀者開其子姪云

跋歐會文粹

右歐陽文忠公南豐會舍人文粹合上下兩集六卷凡四十有二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之所選觀其擇之之精信非他人目力所能到抑又嘗聞朱子取文字之法文勝而義理乖僻者不取贊

邪害正者文辭雖工不取釋老文字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會南豐仙都觀記萊園記之屬乃可入此可以知其取舍之意矣又曰歐陽公文字敷腴溫潤會南豐文字又更峻潔又曰南豐文字說通透如人會相輪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會所以不及歐是紆徐曲折處又曰文字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尋常字自蘇東坡文出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處只就小處起議論此皆朱子論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因併識之云

跋朱子大愚帖

先君子仙都府君與獨善汪公契好至厚某爲兒時未嘗數日不侍容色也嘉定辛未獨善先逝先君子亦相繼棄諸孤不數年伯壽流落其子開之追尋其遺祖遺書劬劬懇懇志甚可悲紫陽之帖大愚之詩尤所寶愛某故樂與之從游爲其摹刻於堅珉瑯瑤

勉齋集卷之十一

劉公船山揚公克齋陳公皆感其事慨然題跋于後不幸元思蚤亡此一段流風餘韻漠然不接於耳目今年伯壽死元思始克同葬原帖與石刻亦次第而出某復與昇二刻龕于麗澤書院使獨善之高風義槩與麗澤相爲終始非特有以慰元思泉下之靈亦所以勉薄俗而助風化也嗚呼大愚先生忠公於是竟終于貶所今六十年矣世變移轉師友彫喪學絕教乖風頽俗弊不堪回首獨善之子若孫今已跡滅祀曠天難謀命靡常惡逆從逆之訓不靈善人懼而世道來復之期益未可知也慨念曠昔烏得不爲之泫然再與裝褫此卷於腐壤塵蠹之餘使前賢之遺澤尙洋洋乎人耳觀之者忠義之心庶幾油然而生扶世教於下者抑何能哉北山何子恭父美谷倪孟德父立齋剛仲姪皆元思之所敬豈可無一詞相與起其塵於後乎

跋周吳蔣三君帖

山谷時猶曰師帥之職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學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啟迪後進故學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學而取友三復斯言爲之永慨予讀書陋巷不求聞知有志于學者彼此固相知名有願交之心其交契已在於未見之先矣五山王抑之克齋陳公之門人也特訪予於雙溪之上爲予言果齋周君希顏之賢淳祐乙巳導予訪于天府石林軒風度粹和義理該洽相與傾倒如舊識然泛西湖之烟棹步揚園之泉石談論終日甚樂歸來間以書尺相勞問意尤渥也松林吳君字淵仲龍川陳公之甥由武博出貳廣德由貳而守歸鄉求士甚篤於予尤拳拳焉相敬愛未幾復謀居龍窟遂成疎闊矣浦川蔣君叔行自端平乙未識之夷清堂上後館玩易書塾契好始密相知爲甚深補太學幾十年僅一奏平等科名竟不遂二君皆北山之親表吳君樂易溫雅蚤脫場屋晚求有道以訪師友之淵源爲政尙德厚俗決不以健刻

魯齋集卷之十一

志

跋

跋久軒定齋帖

子幽約不勇不能尋師取友於四方求乾淳諸老私淑之遺訓以變化其氣質與世參差交道枯落淳祐乙巳之秋因事入京始識久軒蔡公蓋西山之孫九峰之子是時給禮玉堂初除正事與友人王抑之敬嚴立齋二姪契誼頗密予起敬其家世甚久遂往訪焉公卽以故人相待削去岸谷意氣篤厚有前輩風越再年出持江東憲節後移節本道予以初民未敢納謁而攬轡已在門矣既而兼綰郡紱再至尤欵密於松齋道院之間及登政府相子如一

日公凡兩去國後一出尤偉皆以事關學校力爭不得而去善類恃之如泰山天下想望其風采以元祐相業期之間居三年而薨矣嗚呼悲哉定齋鄭君字文之自太學博士出爲東陽郡長史朋友間悞道予姓名忽一日求見甚勤卻之不可自是情誼稍欸其人博洽通練議論軒豁實有用之才也僅一持武岡之麾丁內艱哭愛子用頤家居近亦聞其捐館二公皆閩人今不可得而復見矣吁淵明有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摩訶遺帖凡十有一紙聯爲一卷攬涕而書于後

書伯兄心箴後

右心箴一卷道莊先兄晚年之筆也鋒藏力健氣定神和非天君泰然焉能至此嘗以痛之前輩會書不欲鈹梓子孫宜寶藏勿墜

跋點成詩卷

點成此詩筆豪氣逸歸宿有味非特一時題咏而已此所以爲可

魯齋集卷之十一

志

跋

敬也不幸幾毀於簾箔間若有神護再還舊觀仲志之子若川知所寶愛不輕於授子亦不敢輕於得遂與李花詩重加裝背以壽其傳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十一

郡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題跋

書仰觀圖後

昔在帝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昏見之星定四時之中其義審矣聖人創法之初亦立凡例欲後人推而通之蓋舉其中氣則孟季可以類見此南面之占法也於是帝舜又北面而占之以昏見斗杓之所指以齊七政只一句而四時十有二月月有三旬其占俱備其法益精此所以天象之圖南北各異不可合而為一也後人又分二十八宿定為四方按以四時往往穿鑿而不得其說蓋地之體方故可以東南西北而定天之體圓動靜無端運行無始何以截然命之曰此為東方之星此為西方之星乎月令占以

魯齋集卷之十二

一勝

昏且比堯時可謂又審姑以仲春言之日月會于奎此降婁之次也昏弧中且建星中弧則與鬼是為鶴首之次建在斗上是為星紀之次以何為東方星乎古人未有以夜半占者苟能常於子初考定則春九十月之星次第而見是為東方之星也它時亦然間嘗推之古今曆法莫難於度數之一黃道之分二事定則推步不差矣予嘗有曆議歲差議象氣議凡三篇當綴於此圖之後丁巳夏蘭江金吉父與希夷姪孫夜觀天文辨星象求其圖之善未有如此本之精者因手摹之併題其說于後云

跋東邨得朱子帖

考亭設教多士景從登門而問者類錄其語修書而問者則條其目然記錄易差手舉無失也吾鄉如月林潘公之子端叔恭叔半山潘公之子文叔皆在弟子列尺牘條答見于文集者文叔公獨少止書三答而已此卷所有者皆在焉最後一書則此卷無也僕

每讀到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光陰可惜既以自嘆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為憂也未嘗不聳然流汗子孫不能保愛流落於人間固多矣苟能於言下省悟亦不異於及門也觀者其毋忽

跋朱子與訥齋帖

訥齋趙公登朱子之門為最先其後遠庵見仲相繼而進開之以道義籍之以婚姻往來尺牘其多可知見于文集者訥齋止二通而已此帖亦不與焉今以辭語考之實慶元丙辰先生乞改正從臣恩數之後沈繼祖未上疏之前也當是時國論大變善類奔波海內震駭審觀此帖不勝感慨其餘則家庭間真情實意契誼藹然寶藏宜謹後七十有七年當咸淳壬申之冬訥齋從孫某來赴保寧帳出以示其後學王某敬拜手書歲月姓名于后

跋徐毅齋帖

咸淳壬申之冬子畏友通齋葉仲成父出示毅齋先生徐文清公遺其先正監丞都運之帖一巨軸後學王某蕭容敬觀蕩乎仁義之言也確乎朋友之義也枌榆之人物尙盛也縉紳之公論尙明也其於出處輕重之間講之尤密視名輕則為己重為民重則視己輕簡而裕辨而正事關父師情深誅些豈止為家庭之天球弘壁而已所以嗣先德存大範鎮家乘也發舒融暢實有俟於後人

跋曹昌谷叙荆門遺事

開禧初姦臣柄國啟蒙開邊一時附和者枵然無遺略無一事不欺誕也何止荆門城築之事而已不有諸賢峙柱激湍以去就爭國勢其危哉昌谷曹公亦有感於漢陽之辨故書之為甚力此實有關乎邊備之大計豈一家之私實乎後四十有七年監丞都運葉公之英嗣由庚示其友人王某謹拜手識于卷後實之蓋公之字云

跋字韻

鐘鼎甌釜榮華尊爵之欵識罕傳于後世而猶聚寂寥六義荒墜斯變小篆邈變隸書二人雖同時而斯猶有所宗也邈則無復絲毫籀法矣隸轉而楷楷轉而行行轉而草行已不莊草尤放蕩世變所趨淳厚斲喪可勝言哉楷書首以元常稱惟江左諸賢頗得之至隋唐其法漸壞歐虞褚薛顏柳諸公皆不能逮也今之學者不能推其原以復乎古乃欲眩其詭以揚其波蓋部分偏旁俱壞於能書者之手取妍好異惑亦甚矣後有作者必將以六義正之偶見屏巖上人集字韻而有感遂識于後

跋先訓

右嘉泰癸亥先君班改在京時賜某之字此蓋小學之教先致敬於言動之間告戒諄諄祝望甚切未及聞詩禮之訓則先君已棄不肖孤距今六十有一年矣艱棘顛危上辱先訓幸延殘喘大有身分未了之事何以見先君於九原嗚呼無恤之簡雖存鄭公之

齊齋集卷之十二

二 夢 選 慶

業莫贖悲乎痛哉咸淳癸酉十月朔再加裝整泣血拜手謹識

書先君遺獨善汪公帖後

先君少有大志中年慨然以單騎遊荆楚入武當幙雖國家和好方堅無以經營謀略亦徧歷邊徼弔春秋戰國之遺跡訪靖康建炎之逸事如地理之近遠形勢之險隘虜情之隱微邊防之疏密如指諸掌見於簡冊形于書問者多矣某幼罹荼毒不能搜訪僅得此一帖大略可見今正恨喪樊失守人物眇然蓋於安平無事時士大夫念慮不及此一旦事變之來莫不束手無策作此帖時實慶元己未距今七十有五年矣感今昔之盛衰爲之永慨深慮散逸略加整固附于先訓之後云

跋汪公祭文

公諱大章字時晦與其兄時法公爲先君莫逆之交公獨後死克享上壽哭先君之辭甚淳而實非他人所能及於是藏之惟謹公

之遺墨尙新俯仰已六十餘年感念疇昔爲之泫然先君交遊至公於是盡矣悲夫

跋棟庵潘公帖

公諱友文字文叔半山翁旬之長子也半山與大父爲卮角之交公以契家子相過從書問甚多今存者五帖而已公嘗登考亭之門亦有答問近爲好事者所有矣悲乎傷哉

跋信州史君李公帖

公諱知微字中甫莊簡之長孫也嘗爲吾郡錄曹登麗澤與呂門諸友甚相好也賢譽藹然後以愛女歸于我季父少尹而孫女又爲易嚴兄婦書帖往來甚密今僅存此三帖於散逸之餘於此亦可以想像其氣樂易也

跋果齋時公帖

公諱字子源自其先登麗澤之門而公又師事朱子有語錄昔我

齊齋集卷之十二

四 夢 選 慶

先姑生于臨江校官之舍後奉公之琴瑟公亦分教臨江遂作水玉堂簡帖往來固不可勝數今止存四帖

跋史君梁公帖

公諱安世恬蒼人公之大父家頗富教子讀書甚銳一曰有劍客過門忽令諸子棄所業而學焉莫不怪駭久之陸寇大作諸郡殘破獨梁氏率鄉人共保一出與之戰屢捷卒全一鄉賊既平復命諸子讀書公遂登第仕至郎官南澗韓公銘其大父之墓云先君勾稽青田登公之門亦以先契故以行第稱先君系之以賢契友則其齒德俱尊矣餘此五帖亦見其相與之真情近因朋舊以問其家世似亦不振云

跋陳中書帖

公諱希點昔爲學官時先君得其書慶叔父益聞之魁中言時兄之教見問大愚之官況當亦呂門之朋友其帖餘七爾

跋鄭大卿帖

公諱知罔與先君始交者也故有恒蓋如故臭味之同之語亦及大愚之姓字必嘗師麗澤矣後嘗知鄉郡予少年不敢見之蓋不知契好之始終也帖止存其二

跋銅官三公帖

昔先君之宰銅陵也值開禧用兵之時防江之備甚密流徙之民無餒政亦勞矣柏亦得以目擊其大略一時書尺盈几今不復見止存三公之帖交代張公子湖之季也書詞爛漫習乃兄之餘風而無法度其書慰先妣先叔之喪而已太守韓公諱茂卿倉使三公諱柟亦相與探問邊境之消息形于言詞殊無長官待屬吏之傲亦賢矣

跋李侍卿五公帖

李公嘗受大父特達之知此交訊於初登朝之時後知鄉郡篤叙

香齋集卷之十二

五

甚厚僅存此數帖於敝箚朱二公契好皆深索諸業集名餘其一孔山三帖乃臨江叔父之所受先君不應無有也一詩一詞銅官錢別之貺云

先友總跋

先君端方嚴介擇交寡與然久要急義無愧古人某為兒童時常侍獨善汪公呈秀汪公無虛日自先君即世故交亦相繼淪謝猶得拜櫟庵潘公博士戴公白石錢公餘皆不及拜其履舄矣當時書尺皆類成大軸如二汪公夏公戴公皆已歸其子孫矣諸父書問亦然凡今所存姑表契好之大略此皆不肖孤不能保守遂致寂寥泯滅不得傳于子孫則其繼志述事之責可知慨其永嘆嗟何及矣

跋麗澤諸友帖

昔東萊先生呂成公諱道子金華四方學子雲合而影從雖儒宗

文師磊落相望亦莫不折官位抑輩行願就弟子列況止齋水心

年實下之固心悅而誠服非貌敬而面從得時止齋與大愚之帖謂哭即中先生其言可不誣也白石不及登成公之門而師止齋止齋既為成公門人則白石行輩又降一等其後作文但欲尊其師而與成公並稱幾於無忌憚由是橋坡王公力辨之所以正人倫之分屬風俗之倫也古人於行輩最嚴於師弟子為尤重蓋人生三事師與君父一讀昌黎之師說則知所師者道也而不計年之前後此於長幼之序並行而不相悖者乎近世無求道之實心而好人之諛已也先生之稱交口相悅心實不然不以為非亦不以為恥於是先生二字輕於一羽矣可勝嘆哉水心之帖致問同門諸友於叔度獨稱曰丈以其年德之最尊餘皆兄之如曰德章公謹仲益憲甫溫仲日強敬仲伯廣叔昌仲謀凡十人情義纒纒且恨不得長相從也師門之敬亦篤矣

香齋集卷之十二

六

後九帖獨善汪公之尺牘也諸公皆有聞望於時汪公師門篤實君子也觀其交際可以知諸公之情觀其稱與可以知獨善之德惟呂公泰然自悔學問剝落殊少振起及黨禁方嚴獨上書斥佞曹之姦至杖流嶺外不憂不懼及佞曹誅朝廷官之則已客死矣白石為誌其墓而聞者竦然麗澤私叔之功其可既耶因有是帖而後及是人云

跋曾樂道帖

公諱榮雅望甚偉善筆札大愚夫人同氣也獨善左右大愚在貶所往來問勞甚勤大愚終于筠相靜軒奔喪護其師則獨善之季呈秀公也故有一門節誼之感時是獨善同行歸則橋坡往後則呈秀公終其事曾公以手足之情不容不拳拳也

跋陳鄭答問目

亡友汪君元思諱開之條問二公之目有二公親筆答于其後元

思蚤亡遺書存者百無一二其父死始得此二卷於塵網中予平生視元思也深有愧焉元思未離小學卽罹家難蹤跡茫昧不可尋意其必至流落矣丁亥之冬忽得其詩二首驚喜過望然後知其寓止予往訪之於循理廣教寺之門側大布之衣襲之以紙柄栖一室文集數種在几議論確然有守一掃世俗輕浮纏繞之習自是招其入城府尋再世之契予賴其切磋之益甚多同志翕然願與之交君又能叙先世師友之舊徧求當時名公而參請焉如船山楊公克齋陳公毅齋徐公直齋錢公皆嘗叩問或登其門或拜其書劬劬不倦後遂得婿于擗堂劉公之門晚又遇三山鄭公存齋諱師孟字齊卿專叩通釋之疑甚詳既而鄭公終于郡齋八之元思亦不起疾朋友歛之而欲遂葬焉其父堅不從越十餘年其父死朋友然後得與同窆其父子叩其諸公遺書俱無有也朋友悼之甚哀予獨思之久而不釋予遂追述其懿行狀而求銘於

齊齋集卷之十二

七

北山何子恭父以附不朽於北山何先生之集云

適莊友于帖跋

某自幼被先兄撫摩教詔之恩非言可盡歲晚同居友愛尤篤平生罕離侍下書帖甚少有時更唱適意而已暇日爲某書聖賢格言大字無非教也又小楷書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又書韓信登壇問答草廬三顧問答王朴上世宗策其爲一集以爲學問功業之勉某嶮嶮甚迫深恨無以稱且約以生既同一門死將同一祭又書懷原二字表之自古友于之愛生死不忍相合者鮮矣詩詞一軸姑取一闕書于前以先兄期望之意回授後之子孫云

跋東峴帖

予少無雅問而婚於東峴之樓風聲氣習亦翹翹乎其難入也口人之從妹婿胡君恭叔諱景聲嘗薦于鄉貧依于甥館處之終身

無間言只此非予之所能及也亦嘗致書餽後入城見願風度淳確議論醜郁臭味既同交情日固其終也了然而逝求其遺帖凡三十有七藏之惟謹予之妻祖克享上壽中有一帖致感謝之意甚篤此亦君之餘風也嗚呼賢矣

跋南山倪三槐帖

予因見北山而識叔行因叔行而識孟陽因孟陽而識其二兄孟容最長主家嚴毅每聽予之言與二季評于既退之後對坐肅然少唯諾時然後言堅確典刑一鄉行其言而未嘗有失孟德純實寡言始亦未相孚也久而後相契縱談劇論無隱情亦無世俗矯飾之爲孟陽清介廉直仕途有聲惟長公得天者厚既壽而康寧且多男子二子收大名迭登朝列赫奕方殷孟德僅至中壽孟陽最不得年予每謂叔行孟德孟陽三君皆非今日世運可亨者宜其困窮而長往也慨斯人之寂宋而斯帖之僅存文道日險論學

齊齋集卷之十二

八

取友之事益落落矣如之何而不於此長太息也孟德風雅質疑一卷附于後其子明原以墓銘請予不敢辭爲誌之於石云

跋何無適帖

君諱欽字無適北山先生之嗣子也天才不羣有晉宋之遺風焉予得其帖甚少止二十有五遺硯帖其絕筆也予不敢受姑勉其意少留數月將面還之未幾君死矣方恨無所歸適元鼎合予作書與趙星渚求題墓大字遂以此硯將誠又得君銅爐一蟾蜍水滸歸其女矣止有遺墨數卷而已

跋徐彥成考史

予爲學之初志不立不得明師良友導其進脩之方不過求於詩史竊其華藻蓋鄙陋之譏直淺之爲丈夫也是時表姪徐彥成名頗頗熟於史而好談兵每與之劇論其人嚴冷矜持非特爲予之益友亦予之畏友也方從師於王德固之塾見朝野雜記假以示

予子喜甚質錢傭工以鈔寫未幾又示以文公語類子驚喜如獲異寶方悼部帙之多難於盡錄吾姪請助予之鈔鈔且過半子於是始知聖學之正途入門之次序此意未易忘也它日就正於搗堂船山北山三先生之門蓋以粗識伊洛淵源之大略矣未幾彥成暴卒子悲痛不能堪每見其遺蹟未嘗不爲之酸楚憶昔予在集陽秋小編品論中與人物吾姪爲之攷訂精確周密卽此一卷自足以見其學識之迥異也予自覺此編之僭率雖已焚棄而此條論尙存故篋爲之感嘆書于後

跋劉楊二先生帖

搗堂提孟子將以二字大有餘味昔猶未悟今始知之二先生雖皆登考亭之門而未相識也搗堂爲序作魯齋銘船山見之既稱贊弘毅之說而病孟軻秋殺之一語謂搗堂之婿汪君元思曰不若改作孟兼秋殺搗堂亦嘆服其言而未及親改朋友切磋一字

魯齋集卷之十二

九

不放過義當如是其餘帖亦皆鞭辟子者甚至且循循善誘不激不隨尤拳拳以看語錄爲囑意極忱篤每觀眾帖如日侍杖屨於滄浪之上歲月道駛今四十年矣予亦垂垂暮景學且不進有負深期不勝愧嘆皆前卷所遺今共爲一軸以識吾過

跋寬居帖

君諱子舉字師尹少年以英邁之氣挾藻麗之辭談笑功名之場中更排根始就收斂聞北山之藩籬探伊洛之旨趣移以北山書爲介紹下顧子於陋巷之中自是交游十餘年敬愛無斂丙寅其春忽得君之遺領往哭之明年暮春得君之墳記哭君夫婦之喪子摩訶樣授之以挽辭予之情備見於此矣歸而訪其遺帖凡二十餘紙間以一二見于雅藏錄云

跋介巖潘公帖

公諱埤字經之仕至秘書監以修撰華其歸公之喪以病不及往

弔公之薨不知其時又不及挽其車而哭幽冥之間負此良友因整比其遺帖繫之以辭曰 翳威晚之柝國兮倡僞風以賊夫天

德賴星靈之下燭兮亟移柱而調瑟正氣傷而未易甦兮學問之原維一子方放門陋巷兮神營營乎紙上之遺則雖丹溪之弦誦洋洋兮恨求道之不力幸朋友之靈氣感乎兮一見如平生之舊識譬諸草木同臭味兮有不求而自得采兆敦牂之歲兮維夏之日別誠求於淨明之藹若兮同門畢集有美一人兮氣肅而貌哲凝乎其觚兮不偏而望濬乎其觀兮絕去雕飾是曰介巖兮聽其言而充實曠靈遙遙兮健而不息再會于巖子之故鄉兮樂得朋而款密君翔翔乎中秘兮壯資善之羽翼亦朞之以茅土兮兩駕熊軾暨息影於蒼山之麓兮景翳翳以將入柴車闔門兮庭宇闌寂勉勉言笑兮若有味乎枕席歲律甫換兮感計聞之孔靈我將匆匆而往兮兩足如熱馮辨香以致唁兮東望涕泣吁噓哉前乎

魯齋集卷之十二

十

聖哲之不我待兮後平賢者之不我接薰者未必壽兮藉者未必折幸同志而同里兮又不得漸磨於朝夕何會君之不數兮復棄予之甚亟思君無以爲懷兮執論心而自釋撰遺帖之炳炳兮儼若見乎其玉立倏莫色橫空而來兮聽雨聲之浙浙

跋蜀帖

嘉定初鶴山魏公首請周程之說其發天理正人心所關係蓋甚不淺其後鶴林吳公亦嘗曰河格輟學斯道荆榛朱先發孤寐於朝陽洞析微義以告後學必羣居相與講明而求爲至當之歸二公皆西州之士而學得其正如此子每愛其文而不得識其人也後乃得識平舟雲山亦西蜀之珍而學皆有源委昔平舟守吾鄉矣每一門必揭二句曰十二時不忘恭敬三萬息皆要和平自恪工夫可知也首屈干乘訪子於陋巷旣而以厚禮聘子於麗澤後以寓公議論不合而止臨行子請其一講而去公異謝且恃天時

人事之相符後招子於上蔡拳拳留其歸趣其來始終如一今亡矣雲山之父南嶠公嘗師晏先生亞夫諱淵有文集雲山後卒業饒雙峰諱魯之門其宰臨海也惠政藹然即以同門見稱意甚勤篤既而有位于朝出守于台朝廷委以救荒之政盡瘁而終土以其廉貧賤恤之典甚厚暇日聯二公之帖以慰高山之仰烏乎參升之墟論於腥羶蜀士之落南者尤恨未盡識也

右平舟二子西賓趙曲溪嘗遣至書堂其姪源爲臨海尉嘗見訪其族見山名文仲尤相子厚遺子就學齋職張達善頌亦蜀人

跋趙星渚帖

韓昌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顧意氣之何如曷時日之足究子嘗爲之言曰此無它特一知與不知耳昔吳公子至鄭見子產如舊識卽有綈帶紵衣之交贈何也蓋季札知鄭有子產子產知吳

蘇齊集卷之十二

十一

有季札久矣是以深相孚於未見之前意交歡於既見之後堂下一言亦先知鄭之有蔑也坐問少異亦先知溫之有嘉也昌黎又曰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已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士爲知已者死吁此正昌黎之病根也士之修身立節爲士者之所當然知不知在人何足以嘆遭逢之難哉聖人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曰不見是而無悶斯豈非學者之大戒乎踽踽陋巷朋友彫落言之而莫予聽也倡之而莫子和也不敢與世混混相濁若可愠也然有尙友古人之一路豈不在我壬戌之秋忽有軍將打門傳示天台史君之書恍不知其何爲觀其姓名乃果昔聞於朋友而欲見而不可得者蓋招子至上蔡書院之講習子欣然從之吾道之將行將廢子不敢知也以素慕之人有相親之機亦人情之所共樂然其相與之厚相敬之真亦其理之必然何者以知之非一旦傾蓋

之比故應然耳苟無因以會面亦不害其爲知也觀其遺帖可以見其真情矣壬申之春忽聞其訃子涕泣東望拜發其誄詞歸而搜諸遺篋得其帖爲一卷時展玩焉未見其爲死生之間也

跋趙傑軒帖

公諱希悅文公之甥孫昔侏于葵不欲見之及爲守乃蒙下顧爲上蔡書院趣予之行一再招飯言論典刑無一俗語氣象終與人異後以度節去後專介于書堂相勞問甚篤迨歲而歸竟不及一造黃巖以謝之公之喪僅能以書弔而已其子與科以行狀見委予以編遺事疎甚不敢承命

跋韓初堂帖

君諱境字仲容相臺之秀寓居于越嘗以架閣言事貶于婺稱道莊先嫂爲姑而篤親誼焉議論磊落可聽詩書筆札皆工予以詩準翼與之卽能洞知其本末形于謝帖其胸次已加人一等宜其

蘇齊集卷之十二

十二

恥視一世終于再貶亦可傷也

跋林宗山帖

君諱拾東嘉人與初堂同貶于婺因初堂而識之二人趨向大不同一未忘富貴之餘習一不忘儒素之情風荷其相與之意頗真後趨朝聞麗澤之擾擾戒以勿爲已甚不失於君子之厚尤相愛也自其入言路則不復通姓名矣後敬巖君玉皆其彈也自以爲恩焉

跋蘇愚翁帖

君亦居東嘉嘗參保寧幕旣而據金華令相與之意亦真後不堪征賦之令迫飄然賦歸歟而去上官留之不從親舊辟之不出時得其書以幕庵記好生錄序見囑道謝之詞甚謙其死也予酌之其子瑛乃以墓上之碑囑予勉強綴輯未知其果入石否

跋趙草集帖

君諱必升天台人初來爲義烏令首來訪予從者不識而差池余知訪焉一見略去岸谷如故人自是情分甚密與余同庚而月長余之辭聖則也以舉比遜之徘徊久而後至不數年而謝世矣余專介酌之觀書解氣象坦夷和易非世俗能勉強而企及也

王石潭帖跋

君諱賁天台人介特有守隱居於頑惡之鄉習俗化焉不敢爲非王實翁之創上蔡書堂也欲求領袖無策以勉其出乃置一社倉於其鄉令鄉人自求一賢士主之一鄉之人咸造其家致請君遂欣然出見實翁受條約實翁言其情懇其將書幣請平舟爲山主星渚爲堂長二公皆領略既復命即歸于故棲不再出矣後星渚竟代實翁爲郡乃聘予而至久之始具古服執弟子禮來詣予敬其氣貌儼如三代之人物也自是情相浹洽吐露心腹無隱及子將告退也欲得君綱領一堂乃具書幣對使者拜發乃勉強至堂

魯齋集卷之十二

圭

三兩月而已及其死無以歛門人爭經理其喪至于葬道有兩歧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于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遠不可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婦哉君之德益彰矣因拾其遺帖并及之以爲有志者法

林省吾帖跋

君諱正心學雖無師承亦以科舉爲業乃能博覽羣書非取辨於黃冊故粗得其大略著書受徒從者亦夙連三舉于鄉及入太學乃屢垂翅而歸自實翁之經理書堂也君始終與其事聘之爲堂正及子之至君不來矣及子至者三君始來謁望之儼然玉立如泥塑人已可敬矣退而省其私始終如一非一朝一夕所能至尤可敬也與之語則坦然明白出示心腹略無隱情豈今世俗所望而有也直宜於古人中求之乃不得年而死車君玉峰以書來囑予誌其墓予不敢辭終不足以發其潛德也

跋胡怡堂帖

君諱夢魁淳安人來爲東陽簿入郡幕忽來訪予其人若硬白直其言耿介質確大有古人之風其聲如鐘然兄弟相隨怡怡如也故以名其堂於予敬待如親故更無岸谷相期待者無浮辭無非吐出真心仕塗坎壈噫之泰然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於君見之或問其堂之在何所曰隨身云

大安迷道詩跋

端平乙未九月六日往拜船山先生楊公于蘭江之大安中徐不審所向屢迷屢復因成小詩自警而辱諸友和焉易崑兄立齋姪亦有作也久不見此卷矣已夏姪孫璞忽以見還恍然如前日事倒指已三十有五年和者今悉亡矣感歲月之滔遺悼朋友之零落傷學問之無成而隻影之伶俚也嗚呼悲夫後之見者其亦有鑒於斯云

魯齋集卷之十二

圭

鄭文振帖跋

鄭公文振諱南升建人受業考亭有語錄時考亭弟子多登先大父之門大父爲閩漕時先君爲青田簿故不識公及先君以大父行狀求銘于朱子亦納于公而回帖如右且言閩中之政不止一墮事恐有未盡者其知大父也詳矣二帖偶存亦可寶也

跋如山東坡飲冠頌

披公八窗玲瓏天機飛躍矢口成章視佛語何有哉一起直入三昧現前借渠拍板門棹逢揚作戲耳後世以公爲好佛是不得其情者自古知道之士未嘗不調佛其徒怒且怨公慢佛亦甚矣其徒反歎喜讚嘆尤爲可笑若此飲冠頌雜入大藏中佛亦不能辨也與六馬圖贊同此一機方披公之授見公授藥寮也雖當中原極盛時此紙方羅大禁藥寮於喪亂流離而不忍捨其深愛可知咸淳癸卯人日如山出以示僕距元祐癸卯已一百八十年矣若

真有龍天護持乎因書于后云

跋東邨繹山碑

東邨趙公出示繹山碑俾子綴名其後此固子之幸也而未得其說徐而思之好古者先當以其人之可算次當以其事之可傳又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三者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然登繹山者不見其石著史記者又無其詞踪跡茫昧不可致詰自唐已有棗木本徐騎省模唐刻于后今不可見矣徐文寶刻于長安者亦不易宋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正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樵矣所謂雙鉤者亦隱然可見東邨謂此雖摹傳之餘然亦自可貴此言爲不誣云

跋葉氏家世墓銘後

興滅繼絕聖人之盛心治天下之大政也謹終追遠故民德亦歸于厚甚矣世俗之始也無所爲而繼絕者千百而不一二數吾見

醫齋集卷之十二

墓誌

其人焉不可以無紀婺之蘭溪知吳縣葉公諱誼師東萊先生呂成公先生爲銘其父之墓先生之季忠公爲銘其母之墓二親足以不朽矣吳縣不得年而未有銘其墓者猶有冢子諱紹彭誌歲月於幽宮冢子又不得年生於乾道壬辰卒于慶元戊午葬于邑之金氏塢言行埋蕪而不可考後四十有餘年其弟諱大同始命其幼子元煥嗣之且無寸土之可紹日能明義利之分則吾兄真有後矣偉哉公之識乎世有繼祀之訟者可不愧死益見吳縣家庭之訓久而不泯如此元煥追念所後無傳俾僕粗述其顛末僕生也晚亦不及接侍音容何敢僭列于二先生之後然奚以他求公娶王氏僕之諸姑也堅誓柏舟歸死于婦家親黨樂爲之銘觀諸此則知其夫之刑于寡妻者有其道敢以是拜手書于後云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題跋

古中庸跋

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書所以開大原立大本而承聖緒也義理精微而實難於窺測規撫宏遠而實難於會通眾說淆雜而實難於折衷此子朱子以任其責而後學亦已春融而水釋矣惟愚滯之見常覺其文勢時有斷續語脈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放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顏師古註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亡其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尙見其初爲二也合而亂之其出於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書未嘗自名其篇目凡題辭皆後人之所分識徒見兩篇之詞

魯齋集卷之十三

中庸

義不同遂從而參伍錯綜成就其總題已天賦爲命人受爲性所賦所受本此實理故中庸二字爲道之目末可爲綱誠明二字可爲綱不可爲目僕不揆狂僭爲之隱索取而析之以類相從追還舊觀但見其綱領純而辨也如此之精條目疏而理也如此之瑩首尾相涵可謂縝密氣脈流通可謂融暢雖各提一姓字而其義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來一原其性之所實有雖各提一教字而其旨亦異一以行爲主故曰脩道一以知爲主故曰明誠始於天者終於天始於誠者終於誠分限嚴而不雜塗轍一而不差子思子亦可以無遺憾於千載之上矣或曰自漢晉以來諸儒先未嘗疑也至于朱子章分句析研機極深而無間言也子何爲者而勇於妄論乎曰非敢妄也有所證也此書唯哀公問政章交構爲最深加以王肅質實然獨據此章充塞乎家語之中此先儒之所以不疑也幸有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有四字鄭

氏所謂誤重在此者此感人之根乎其論舊章之痕跡尙未磨也其性參之位置尙莫掩也使後世可以指瑕索癘正其苟合者殆天意也又以班固中庸說二篇五字不列于諸子之上而晦昧於古禮經之末竊意子朱子未必見也或見而未必注思也不然以朱子之精明剛決辭而闕之久矣奚俟於今日哉

跋西樓姪孫三帖

黃山谷云學子瞻書但卧筆取妍至於老大精神可與顏揚方駕者則未之見也予嘗謂欲識坡公運用之妙當於中筆清圓內求之因有感亡友無適之言爲之愴然書于后

右坡字

朱子字銘云放意則荒取妍則惑此八字足爲作字之要訣惟米南宮字當於放中求妍此前一帖是也

右米字

魯齋集卷之十三

中庸

益公之字端重謹密如其爲人此猶中年之作也每親退傳帖無異往昔此其常德尤可歎服於此又識前輩後進愛敬兩盡其道足爲世之法矣

右周平園字

跋蘇愚翁詩

太古蘇兄錄示先府君讀先覺錄之雅健感慨如見翁焉猶歐陽公重讀祖徠集也夫生之有死人所共知子路尙何所疑而形於問夫子答以未知生焉知死可謂深切了路不悟終不得其死曾子之疾示門弟子以手足俱全巨言戰兢自持之功自謂免夫而易贊一段猶在於垂絕之際吁是豈不亦難矣乎愚翁曰潔白事脩持從容中繩墨可謂知生矣曰之死了不惑可謂知死矣曰爲此重憂惻亦曾子淵水之戒云

跋前人垂死兩日前分韻詩

身如蟬蛻夢似楊花此不知死者之言故謂之詩識愚翁洞達生
死兩日前分韻詩有羽翰一息凌霄去之語此不可謂識也亦因
事微示之意耳彼以倡頌歌詩張皇悞漾者是不安於死者之所
爲觀此可以知愧矣

跋鄭北山梅花三絕句

詩言志志者事之符也北山公賦梅花三絕豈非平生之亟辭乎
券臺之上宜植十數根林立於翁仲之間使公生氣常伸於嚴冬
大雪之中勝於豐珉信後之刻多矣雙巖亦然之

跋大愚四帖

麗澤報響而大愚先生實嗣其音故於同門朋友拳拳篤叙若家
人然觀此四帖藹然忠厚之意見于言表機杼之感參松之間皆
相與之真情王丞諷切之戒所以全交道之不苟寒胞兀兀恍如
昨夢此當在明招感成公講道之故迹也不能生死之語尤見守

書齋集卷之十三

三

命義之有力兒輩不免爲故人累非平日敬愛之深必不輕發此
言時慶元乙卯之冬而先生果終於謫所嗚呼悲夫景華吳公之
後保守此數帖今七十有餘年家世雖然足以不朽族孫瑛將以
前後二帖登于樂石志趣之雅所可尙也爲之書于后

書葉西亭鈍漢傳後

昔先大父與相國葉公同讀書于野堂同登紹興戊辰第誼甚篤
也先君與直閣公契好尤密某幼孤廢學中年始獲登西亭伯仲
之門卽獲觀鈍漢傳當時未解公意但知字有樂毅論體襲藏惟
謹咸淳辛未之季春公之子天啟攜此傳出示恍然如異世事自
念某亦嘗以魯自厲魯猶鈍也鈍亦魯也字義一而用有不同公
欲全其鈍無競世之心也某不敢安於魯有願學之志焉今某之
魯猶故而公之鈍不特全於一身天啟入仕餘四十年一塵猶未
入手可謂能世其鈍者與斯所以爲識者之所敬云

書鄭北山祭吳忠烈廟文

以書生馭宿將危事也豈虛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讀北山鄭公吳
廟之誄使人躍如凜乎壯哉辭也默成先生所謂至矣遠哉尤有
餘味然不有英氣鼓舞於灌薦之表警戒豈能然於稱贊之中
乎嗚呼子房妙於機策士也孔明精於才自用也惟裴晉公謂處
置得宜者近之後一百三十年里下土王其傷今思古爲之長太
息書于崖碑之後

跋東邨山谷詩軸

古涪翁元豐乙丑在館時答外甥孫莘老之詩氣和而真力壯音
澹而古意完此所以爲高也然世之知公者不過曰老禪曰草聖
曰詩派宗祖而已孰能思其名在黨籍艱險百罹蟬蛻南荒而不
晦高風勁節凜然千古東邨先生抑亦尙慕其爲人豈徒寶此軸
哉幸蚤報清俸登之堅珉不然則墨必盡剝而迹遂埋微豈不爲

書齋集卷之十三

四

博雅之恨乎

跋朱子帖

乾道丁亥秋文公朱先生訪張宜公于長沙道由昭武拜端明黃
公中于里第先之以長書其辭前後有曰八月十一日具位朱某
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尙書端明文台座云云今日之來
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夙昔之願伏維明公坐而受之使得
自進于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某之幸也鄉往
之深不自知其越僭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以聽可否
之命其書見于文集九月抵長沙此書則在長沙時遺東萊先生
呂成公之手筆也故書中首言見端明事稱其德履且自愧淺之
爲丈夫時朱子年三十有八其景行前脩氣識宏達度越一時至
今使人躍然興起嘉定乙亥金華後學王柏受是書於成公門人
獨善汪公大度之家寶藏于簡又五十有七年矣嗚呼自三先生

之聲教絕響後生小子安識前輩敬老尊賢之禮哉至於辭受之宜儒釋之辨當時朋友切磋之實意典則滿紙義理沛然大有補於世教者後欲併刻石于麗澤書院以退弗果慨流風之日遠懼遺墨之遂銷爲之三太息敬識其不敏於卷末云一百有五中秋某拜手謹書

跋潘竹真四尖詞

竹真以扛鼎之筆力游戲詠張皇幽眇華彩四尖使人畏避不敢逼視正坐山靈水怪不能牢局深拒漏泄一段風雅於二三君子以發鴻音振古之闕而反嚴號令戒堅壁或者疑此意之未廣彼將復命曰今之王公大人所好正不在此請毋過慮

跋北山畫朱子詩送韋軒

朱子遠遊歌雖少年之作已見其器局之廣立志之堅既有以開拓其問學之基矣其送胡籍劉忠肅二詩則紹興已卯時年方三十克己一詩觀書有感二詩則紹興庚辰也挽延平先生二詩則隆興也酬南軒贈言則乾道丁亥也齋居感興二十首及分水嶺絕句則乾道壬辰也論啟蒙絕句則淳熙丙申也題寫真絕句則慶元庚申踰月而易贊矣朱子之詩凡十卷其精微之蘊正大之情皆所以羽翼六經發揮聖道何止此三十有一章而已蓋余平日之所涵泳獨於此而有得焉端平丙申請于北山何先生書于一編清勁端楷無一筆匆匆亦足以見其心德深潛淳粹之懿慨北山已不可復見將誰與同此心乎韋軒別駕純實廉介恪守家法景慕朱子發於誠心歸敬北山意亦獨至於其滿替而歸侍庭也敢以朱子遺成公一帖及此編相其行必有禮也或暇日整衿澄慮披展玩索躍然興起如相與撰杖於滄洲雲谷之間不知古今之遠出處之異庶不負尊賢之初心云

魯齋集卷之十三

五

跋竹溪吳君詩集

僕聞前人語學詩者須有夙根有記魂有吟骨有遠心然後可以類異上三者出於天資不可強至於遠心當從學問中來今觀吳君詩集前有吾畏友葉通齋序矣矣待僕之言况感與前三者已窺朱子之遺意學問亦可以得師尤不待僕言者輒書於後而歸之二云

跋東郡所藏帖

咸淳辛未之冬幕長東郡先生出示本朝名公帖其後有跋乃李文簡之子校書公及鴈湖也校書名在慶元黨禁嘉定辛未偽禁初解起知三湖鴈湖字季章於朱子爲尤密今言得先公手書凡八紙止存其二而已錫山尤公收愧樓公固先友也若後湖蘇公浮休張公清江劉公相去差遠未必及交內有諱復者不知爲誰或疑其姪顧名雖不甚顯字已將滅隱然尚有典刑古人所重墨蹟不特取其字也亦敬其人也世變之開闔盈虛豈有窮哉如慶曆元祐諸賢之帖今已不可多見况晉唐之名家乎雖然物必萃於所好誠能博擷廣受久而不倦豈止晉唐之遺跡尙可得雖鼎彝之潤象籀之光照映於左右亦不難矣呂子曰心思之不可固而滯也是亦不可不鑒也

魯齋集卷之十三

六

跋怡齋吟稿

先君子與博士戴公爲同門友契好甚密子自束髮常得立侍左右先君之喪博士哭之甚哀撫諸孤甚厚未半年博士竟卒于中都哀誄傳播方知爲公夫人之作也益重博士之賢足以掩夫人之文聲與先君同日葬于婺女鄉兩塋相望不半里其後嘗展升堂之拜與公諸子亦密獲觀怡齋吟稿凜然貞潔之操見于此與間自在閨雅殊無粉澤之氣古之列女節婦未必有也夫人卒先兄適莊爲書埋銘一時哀挽有曰名士誌文千古恨怡齋吟稿一編塵逐爲絕唱不幸風規不振遺書散逸子嘗太息而言曰吟稿

與塵俱不見誅文和恨總成空後六十年族孫斑搏一巨帙見過吟稿諫文恍然到目而幽刻亦在焉爲之驚喜感慨日後世固有好雅之士不患不傳斯稿也正患斯稿之傳傷夫人之無後也雖然三百五篇多婦人女子之詩聖人未嘗不採所以興起人之善心導性情之正有補於世教也尙矣固不在家藏而私寶也子於是書于卷末云

跋朱子與汪獨善手帖

朋友之義實貫人倫如五行之土五常之信不亦重乎昔獨善汪先生從大愚呂先生之在貶所也不惟調虞扶掖以慰其牢落之懷而又講切磨劇以勉其所未至固無愧於朋友之義也某爲見時及侍丈席言語容貌恂恂和易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及義所當爲奮袂逕前乃如是之勇有平日言論激烈者之所反不能何也先生嘗書而刻之柱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此亦敏行

魯齋集卷之十三

七

之一驗與今觀文公手筆粲然辭氣慷慨所以嘆息二先生之事稟稟然足以立千載懦夫之志是以起敬而書於後

跋朱子所書出師表

聞昔朱文公酒每酣多朗誦出師表而或書之以贈友人今見刻本想其慷慨興起之意猶燁然點畫間文公嘗曰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學者固不可徒贊歎於文字之間而已要當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未盡庶或有得於文公所以書之之意

跋劉摛堂作立齋銘

昔夫子教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教門人亦曰立於禮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則知聖人教人教子無以異也今摛堂所作立齋銘而推廣立之義以是詔其子以是教門人又以是勉其同志可謂得聖人之心者與竊謂士不志於道固無以爲立之本然道之體廣大而禮之用精微是故必存心以極其廣大又必致知以盡

其精微二者相資然後能卓然自立故不爲事物之所播奪矣此學者之所當共勉也

書尹和靖墓銘後

先生戊子所進讜議明大義以破姦謀正君心以立國勢不合而後求去此正是從容進退可法者也今誌墓者不書此一節乃曰朝廷哀其病且老使以奉祠而去是何等語哉徐考其爲人乃諳事秦檜方爲告訐之舉豈非其邪志方熾反以是舉爲先生之病乎讀之令人氣塞不知秉史筆者能發明否

跋滕行父三峽圖

巴峽之險古矣然則西方之險與東方之險風水固無分於東西險則因水之高下南渡恃蜀非恃險也以魏公之倡義二吳之忠武雖有與王之基亦僅僅自保耳數十年來貪風西被蜀產盡而人心離故狂戎以數千騎如騁無人之境今之任蜀果有張吳之才與否則所謂巴峽之險方爲東南之深虞江山如昔而形勢頓異不知當路者曾以是爲慮與因觀圖有感題其後

魯齋集卷之十三

八

朱子詩選跋

先生之詩見于文集者止十卷每病其比次失倫哀定紛錯無以考其歲月之後先因以驗其進退之序首卷雖先生手自刪取名牧齋淨稿然實少年之作也今觀遠游一篇已見其規模之大立志之堅既有以開拓其間學之基矣其次卷則自同安既歸受業於延平之後時年二十有八自是往返七年豁然融會貫通而寄興於吟咏之際亦往往推原本板闕究微眇一歸於義理之正盡洗詩人嘲弄輕浮之習其挽延平時年三十有四誦其本本存存之句亦可驗其傳何俗之心矣南岳唱酬實乾道丁亥時年三十有七齋居感興二十篇其壬辰癸巳之間乎凡篇中所述皆道之大原事之大義前人累千萬言而不能彷彿者今以五言約之此

又詩之最精者真所謂自然之奇寶與南康諸篇則已亥之後於是年五十矣晚年詩不多見末卷尤不可考最後題寫真絕句去易寶纒一月其任重道遠之意凜然於十四字之間嗚呼至矣先生道學問爲百世宗師平生所著述以幸學者不爲不多而學道者不必求之詩可也然亦道何往而不寓今片言隻字雖出於肆筆脫口之下皆足以見其精微之蘊正大之情凡天道之備于上人事之浹于下古今之治亂師友之淵源至于忠君愛國之誠心謹學脩己之大要莫不從容灑落瑩徹光明以至山川草木風雲月露雖一時之所寄亦皆氣韻疏越趣味深永而其變化闡開又皆古人盡力於詩者莫能闢其戶牖亦未必省其爲何等語矣某又於遠游寫真一詩獨得其爲學之始終焉庶幾乎金聲玉振樂之大成也與

朱子繫年錄跋

魯齋集卷之十三

九

朱子繫年錄者錄朱子之遺事而繫之以年也先生舊有年譜門人各以意哀集往往詳其出處者或略於講學備其著述者或缺於事實殊恨未周某生也晚曾不獲侍滄洲之杖屨高山景行寤寐不忘近年以來得先生遺書一二而潛心焉每欲考先生著述之前後以驗其進德之序文字缺略力所未能暇日搜掇姑以其可考者類爲此篇先之以師友之淵源次之以致君澤民之事業而以易簣淵水之戒終之故於此三節特加詳焉置之几格時備參訂後有可考又將續之是亦魯鈍者之拙工不足爲他人觀也因識其歲月于后

跋潘子宇還厚集

潘頤齋集南渡後諸家之詩爲三帙舉以示予暇日嘗觀之矜礫豔逸刻飾爛治既富矣乎予少年時嘗酷好之久而知其無益也遂不復從事於硯席間今乃不能識其用意精妙處蓋聞古人之

詩也善者興起人之良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故可以被之管絃薦之宗廟威鬼神動天地聽之者得性情之和綱常之正其化民善俗功用如此苟作之無所益不作非所欠反使人之逸志肆而良心亡其傷化悖理爲害甚大豈獨味薄而質難哉今頤齋欲還其淳古之風宜何如當使鄭衛哇淫之習不接乎耳不入乎心潛玩乎三百五篇之精微上求乎英莖韶濩之盛斯可以稱此名矣

德夫弟史斷跋

橫渠張先生曰觀書且勿觀史非史之不可觀也實未易觀也史未易觀而豈易斷哉寶鑑明而後妍醜可見此心明而後是非可決欲知妍醜先磨此鑑欲決是非先治此心實要法也治心之法無他亦沈潛涵泳乎聖賢經傳之中收斂齊肅而無放肆馳騫之病則此心明矣德夫以少年時史斷見示遂推其斷史之原本授之非獨可以斷史也立身之道亦不外此

魯齋集卷之十三

十

復齋書目跋

醫家書目者復齋任君某之所編也予嘗聞其說則知醫道之甚難昔之聖人妙參二氣精度五行推衰旺生克之由辨虛實盈虧之理著在方冊垂世立教於是經之以道緯之以證樞機乎治法圖衍其藥石之性前賢後哲更相發揮至近世而益備世無明師師書可也師不常有書不常有書之功信大矣然煤利逐末者曾不窺見其藩牆每患其少而不思其多何也今復齋驟交扁華頓悟真機契聖規神良功拙巧囊篋氣運管籥陰陽艾莖蘭室之精微金匱玉函之秘要莫不妝護葆潔題篆端妍不忍輕染丹鉛光生牀笈朋儕似爭求識面目駭神揚比天祿石渠之所藏已五分之四矣然復齋非世其業又非有脂腴饒腐之資而所得乃如此則其用心之勤可知也推是心以往其不倦於濟人又可知也苟或馳騫乎未得之書荒唐乎已見之旨備其廣博而怠於鑽研如

是則不患其少而患其多矣子因跋其後而併錄之云

跋里積約

右通齋先生葉仲成父里積規約條畫周密議論有本予嘗三復喟然而嘆曰田不井授而比閭之法廢下無相保相賙之心上無綱維聯屬之勢在天牧之責所以厚同體而共明命者視之漠然周官委積吾不得而見之矣隋唐義廩亦非昔文公朱先生創社倉之法猶可以補王政之缺一時則効者多而皆不能得全其始終者蓋不知守其兩言其奏請固曰以鄉之有行義者主之官司不得與後人忽此語而二病交相攻及至於壞譁然詆訾無敢扶持豈知里積之規乃出於僅備自足之書生蓋其學有淵源清修約已開一鄉無窮之惠可謂仁矣予每誦朱子金華社倉記而有感焉彼以葵之甲戶止輸穀五百石以貸十保之民其惠固以甚狹不數十年其富自若而此倉已廢者何哉詩書之澤不流於

齋集卷之十三

士 夢 題 跋

子孫而仁義之心已亡烏識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所當損有餘而補不足也視通齋今日之舉固有愧矣恨無朱子大手筆以發揚其師友之訓予不佞敢以一言相之願益詔子孫保守必家學不替則此積常豐必有憂色而無德色則此積常豐必有敬懼之心而無鄙薄之意則此積常豐將見聞者有所興起而里積徧滿天下不待上之令而周官委積之法復見於後世萬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孰謂書生無用於世而利澤不及民哉

跋蘇太古書

右禮書叙畧一卷永嘉蘇太古所編洞見源委亦間有發明可謂有志於學禮者奈其書亡逸何每思至此未嘗不撫卷太息而有遺恨焉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遽曰周禮盡在魯矣不知當時指何為周禮況去籍於戰國孟子已不得學諸侯之禮而聞其畧以是知周之舊典禮經不待秦燬而亡之亦已久矣河間

獻王不知何以得古禮經五十六卷藏于秘府班固既見之乃不登載於八書中遂至於亡此尤為之可恨也今所謂儀禮十七卷或謂此止載行禮之威儀亦非禮之正經朱子然之況二載又儀禮之傳乎若今之所謂六典之書胡文定父子謂王莽令劉歆撰雖諸儒先不以為然亦以其來歷不明與周官不合且孔孟不曾提出語學者此為可疑耳為今學者之計既幸有三先生經傳集解且宜研窮精究未可遽萌編纂之念因書鄙見而歸之

跋北山遺蹟

金華王某受教於北山何先生為甚深而所得遺帖為獨盛未能一裒視今取指南之序於此卷之首以其得之為最先就正私叔之二跋則警誨之綱目具在而古易跋於是終焉自是不復有所作矣三跋皆稿也北山義理滂沛詞義溫潤獎厲勸勉之意隱然見謙德之中如春風無迹而生意潄然今一字一畫不可復得矣為之感慨酸楚而書于后

齋集卷之十三

士 夢 題 跋

跋金八行家傳

浮名如潢潦朝盈而莫個實行如黃流行遠而勢壯况孝者冠冕百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豈年運滔邁所能湮沒哉伏讀純孝先生金公家乘使人感嘆不已乾淳之間習尚忠厚公論坦明士脩千家聲聞于外有好德之心者莫不起敬愛慕乃合邑莊人雅士聯辭聞于郡郡上于朝隱然有鄉舉里選之遺風吁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不信哉朝省一時報可止令長吏存恤仍復其家公又不敢安上賜且割膏腴為義役倡郡太守南澗韓公於是旌其鄉表其里所以共明命奉天職迪彝明倫崇化善俗可謂兩盡公終于慶元丙辰後七十有三年始克祠于學官嗚呼往者非有勢利之挾也來者非有要譽之求也非有所為而然也此足以見實行之著于斯人之心者自有不可得而泯也予烏知數

百年之後不有移其所以旌于鄉者而旌其邑哉他時會有以證子之言云

跋文公與潘月林帖

文公之學照耀今古文公之字福滿東南然門人故家三世得公之尺牘固絕無而僅有而以文稱者尤不多見以月林先生風烈之盛而文公尊禮之嚴如此文集中乃不登載一字僅有墓道一碑而已顧二子一孫姓字猶有存者當時類萃其有所遺逸蓋不勝其眾也今裔孫宛丘通守不秘其傳壽諸梓以惠學者而於吾道所關豈曰小哉所以共明命昭祖武追往哲以補缺文也顧不偉歟於是僭書于后

跋思成字詞

傳曰禮始於冠其目有二十日筮日日筮賓日宿賓日爲期日陳器服日卽位日迎賓日始加日再加日三加日禮冠者日見母日

魯齋集卷之十三

志

字曰賓出日見兄弟姑姊日奠摯日禮賓日醮日殺而又有冠義一篇其義尤備今人於禮之始猶不肯行况三百之經三千之義乎朱子家禮已爲節文而立齋之所講行又其節文也然亦足以爲學者倡自是亦間有行之者矣昔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各有訓言次見張老張老善四子之言而繼之以志在子三字今觀北山先生思成之命至矣切矣子亦曰志在子吾子勉之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十四

續金華叢書

鄱陽二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傳

宗忠簡公傳

宗澤字汝霖婺之義烏人天姿沈毅識度深遠才敏而用周至大至剛之氣始終不屈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春秋左氏程文有心不可欺之說有司喜曰吾為朝廷得人矣登元祐六年第宣仁聖烈垂簾有詔對策限以字數同輩相告必如詔可中程公曰事君自今日始豈可希前列效寒蟬乎遂力陳時病幾萬餘言八年以將仕郎調大名府館陶縣尉嘗攝邑事吏以少年易之及聽訟迎刃而決不淹月大治呂惠卿移帥邸延以幕屬辟公力辭不受謂衛之龍游令丁內艱服除調膠西令按治宿姦不畏強禦捕羣盜

魯齋集卷之十四

一

數十焚其廬威譽赫然而外艱服除調晉州趙城令言於朝曰趙城前有并河汾陽之險後有晉絳蒙坑之固左霍邑右太行沃野百里實用武之地乞援楚之澠水漚之德清命以軍額屯兵以備不虞不報公曰今固承平無虞他日當有知吾言者政和三年知萊州掖縣部使者以朝命科取牛黃公力拒得免公曰吾之為邑始之以信濟之以威信既乎矣威亦何用五年通判登州時朝廷遣使由海道與女真結盟公憂形于色曰軍畔自此始矣有道士高延招倚林靈素凌蔑郡邑公窮治其罪不顧及公丐祠而歸結廬山水間有終焉之志道士以公改建神霄宮不當訴干朝而靈素主之遂禡秩羈置鎮江公聞命就道無纖芥愠宣和三年始復承事郎就差鎮江府酒官靖康元年北虜犯闕既退詔侍從舉知御史中丞陳過庭以公薦八月召擢宗正少卿使虜以和議名公曰虜情不可測名不正則徒取辱耳請改為計議使且謂人曰此

魯齋集卷之十四

一

行必不返問其故則曰某豈能屈節虜庭上辱君命邪必死賊議者以公太剛改命劉岑九月出知磁州時太原失守真定被圍即日單騎渡河繕城浚隍治器械募義兵增價入粟為必守計不逾月而備上疏乞邢洛磁相趙各募精兵二萬教習之使常有十萬兵遞相為援上嘉之諸郡議不合虜再南虜公大治兵與滑濬相犄角虜知有備乃東趨大名魏縣由李固渡渡河乃分兵攻磁公命神臂弓射退出義勇追斬數百級士氣益奮時王雲請康王使虜和至磁公迎謁曰聞虜已由李固渡渡河矣萬一如肅王為虜所留雖悔何及力請擊行會百姓亦怨王雲邀王徇虜殺王雲遮馬留王王遂還相州虜已圍京城十一月上除王為兵馬大元帥公與汪伯彥為副元帥以師入援十二月丁丑公與裨將秦光弼張德邀虜于李固渡口夜擣其壘破三十餘寨翌日王檄諸郡發兵會大名癸未公至大名王議師所向公請直趨開德入解京城之圍汪伯彥猶以和議難之獨王以為然戊子公提兵二萬趨開德擊虜十三戰皆捷會京城遣張激持詔書同虜騎叩開德問王所在且言虜再議和緩兵未宜遽進公曰此為虜所屬來款我耳命壯士射之虜遁已而王命與黃潛善分統勤王諸軍王檄諸帥以虜懷詐偽和實杜四方之師宜審料敵勢可進則進公示諸將曰王已酌知虜情吾等可坐視乎請王徧檄諸道約日同進時趙野為北道都總管范訥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合軍南京號宣總司偃然自衛殊無進兵意公移書以大義切責之皆不答向子諶駐宿趙子崧守陳何志同守許閻丘陞守濮會懋守曹列屯環京城無敢動翁彥國以經制使總東南兵駐泗不行公獨以孤軍進至南華命裨將陳淬出虜不意擊之虜自宛亭逼與仁府分兵寇開德公遣孔彥威與戰又破之公度虜必犯濮密戒權邦彥為備虜果至濮公遣二千騎為援敗之虜復向開德邦彥彥威合擊又破

之公親率諸軍進衛南日兩國既和我欲入觀君父遂揮而前虜陳兵以待公曰今前後皆虜壁進退等死耳當死中求生人人爭奮無不一當百虜遂大敗斬首數千虜益生兵陽敗而却公曰彼十倍於我一戰遽却是必有謀若襲我則殆矣即徙軍南華虜果夜至得空壁大驚次日公自南華過河襲擊又敗之公所得俘囚問京城動息又得王檄知二聖北狩天族借遷公北向號慟即日自臨濮趨滑州由黎陽大伾遊乘輿孤進戰他軍無一會者及聞張邦昌僭位即回戈內向先遣健步持檄慰撫京城又得王書言僭偽義當征誅聞其出於權宜未可重擾京城不若按甲近畿移書問故候得其實討之未晚公即移師觀衅且復王書曰姦臣邦昌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止勤王兵墓跡顯然自古姦臣其初未嘗不偽為謙退中藏禍心今二聖請王北去惟大王在天意可卜正宜有以歸天下之心不可緩也及聞都城反正貽書于王曰今日

晉書集卷之十四

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日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日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日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日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日進公實而退私偽公謂人曰結怨王之左右矣不恤也又累表請早決大計王命公總諸將於長垣韋城衛南南華屯衛五月王即位于南京詔公入對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為賞罰二論人主職在任相顧於稠人廣眾之中不以親疏不以遠近虛心謹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毋使小人參之三論臣下有懷姦藏惡蔽賢蔽善者當使耳目之官悉心彈糾毋有所隱上納其言將留公黃潛善汪伯彥惡之出公知襄陽府復有割地請和之議公上疏曰陛下初詔大統奈何遽聽姦臣之言欲割地以啖虜乎前日靖康姦臣未嘗議遣朝說一言以告和暮獻一說以乞盟詞卑禮厚惟虜是徇終有前日之禍宜人臣弗與虜共戴天而俱生臣意陛下亦赫然震怒一洗

前日之恥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豈可復徇姦邪之議哉為是說者既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心而褻其氣臣願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卅其言改知青州會李綱入相公與語及國事慷慨沈涕綱為上言綏集舊邦非澤不可遂徙知開封府是時虜兵初退兵備廢圯盜賊縱橫公下令曰為盜者贖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羣盜屏息人情始安王善者河東之巨寇也領兵七萬叩濮州謂京城殘破不足語勇直欲據之公自料勢未易敵戒都統以下守城吾將親招之單騎竟造賊集善亦訝公之來約與公會公略不出一語但執其臂仰天號慟徐曰朝廷二百年涵養當危難時無一人出為時用使當時如有公一二輩豈復有今日之患今正立功之秋王善為公忠義感動亦同聲而泣且日敢不効力公附耳語之曰來日當以節度使相處諸將謂公此行不復返矣及公歸諸將出送公曰事畢矣善隨以狀至欲卜領眾歸降且有解

晉書集卷之十四

甲帶甲之請公善從便二字善益心服越三日來降眾疑不決人情洶公獨信之篤也善以五百甲騎從餘皆解甲既至左右止之曰此留守司門擅入者處斬善乃下馬趨入拜于庭公繼以禮接之曰公禮相見不得不如此延之以飲臨行曰昨已許公節度使先授照帖當即具奏善大喜且請到寨撫諸將公許之不疑既入寨第賞有差自是軍聲大振又有王再興掠西京李貴往來淮上揚進者號沒角牛及王進等頭項人所至侵掠公徧遣人諭以福福招來之羣盜素服公名相繼而至楊進者尤所敬慕公曰軍中老弱婦女久被驅虜吾不忍其無辜宜盡釋之進等奉命諸軍所放幾二萬人楊進屯城南王進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領眾相拒于天津橋都人頗恐公以片紙喻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勝負自見二人相顧慚沮而退公之去誠也以州事付兵馬鈴轄李侃中軍將李世隆與將核郭進殺侃為亂至是與

且河東河西不肯從虜者皆自保山寨其面各立名號以堅報國之心今所效黃榜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者解體而河東河西民皆失望臣固知非陛下之本心乃代言者不能推廣德意失言願別降詔以慰元元二月虜犯西京公命統制官李景良關中立郭俊民等領兵萬餘所趨鄭大戰爲虜乘中立死之俊民降虜景良南遁公捕得之日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我也兵法固如是邪命斬之繼而俊民與虜將史官人燕人何仲祖王義等以數百騎直抵八角鎮與丁進遇擒之初欲持書誘公既生致麾下公曰郭俊民吾統兵官也失利就死尙可爲忠義鬼後有知者不失血食今全軀苟活反爲虜人用何面目見人乎命斬之謂史官人曰京城不守主上巡幸領重兵在近畿命我守此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敵我反爲兒女子語脇我邪亦斬之謂何仲祖曰爾本吾宋人脇

舊唐書卷之十四

七步

從而來豈出得已而縱之虜又犯滑公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巡不州防禦使張攜請自劾公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攜至滑率將士迎敵虜眾十倍或請少避之攜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慶戰至暮虜少卻公遣統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攜再戰死之後一日宣與虜大戰于北門外士卒奮虜退河上宣曰虜必必以濟收兵不追及半濟而擊之殺傷甚眾公命載攜喪歸爲之服細厚加賻卹仍請于上贈攜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虜自是不復犯東京矣王策者遼之舊將善用兵虜以千騎付之往來河上公密遣統制官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喻以悟蓋協討策感泣誓以死報且具言虜中虛實公益喜大舉之計遂決時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歲半公聞西河州縣虜兵不過數百人餘皆脇使胡服日夜望王師之來信使上疏大略言今

之士大夫會不爲陛下思祖宗基業爲可惜父母兄弟後輩救援之意西京陵寢爲賊所據未有寒食祭享之所又不爲陛下思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億萬生靈之塗炭陛下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上遣中使撫諭時契丹九州人日歸中國者公引近座側推誠與語期奮忠義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候官軍渡河以爲信驗各令持數百本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連給諸路豪傑曰事可舉矣會諸將約日渡河故表請上還京尤力且言丁進有眾數十萬願守京城李成願扈從運關楊進等領眾百萬願北渡茲三頭項人皆同寅協恭共濟國事陛下速歸九重盜賊戎虜皆無足畏矣不報五月再上疏且言今城壁已增固樓櫓已修飾龍濠已開浚兵械已足備寨柵已羅列戰陳已習熟人氣已勇銳蔡河五丈河皆流通陝西京東滑臺京洛蕃賊已皆掩殺望陛下毋聽姦臣之言以

舊唐書卷之十四

八步

失兩河之心沮萬民之氣又奏曰臣欲乘此暑月追王彥八字軍取懷衛滑相等州遣王再興護西京陵寢馬廣等取大名招相真定楊進王善李貴等各以所部分路並進旣渡河則山水寨忠義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爲諸將先則我宋中興之業必可致疏入黃潛善等忌公沮之公尹京幾歲武備不擾而辦屢出師制虜抗疏請上還京凡二十餘奏初述都人之言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爲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無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切切如此中則斥大臣之姦臣託曰時巡意圖偏伯忘宗廟朝廷之重違天地神明之心棄大一統之規模毀二百年之基業且天下陛下之天下彼姦臣何恤於存亡如京師陛下之京師想檢安知夫去就但知親屬歸在江湖寧願中原變爲夷狄終則力陳其不忠不義者持祿保寵動爲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

統之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 一聖天
眷不足救謂諸帝陵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履轍
不足羞謂巡守之名爲可效謂偏地之伯爲可述儲金帛以爲賊
資椿器械以爲賊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敵賊也措保甲以
助軍慮流移之復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爲
之言極切至而嫉者益深公嘆曰吾志不得伸矣疽發病甚諸將
排闥入問公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憂憤成疾耳而能爲我殲
滅醜類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不恨眾皆掩泣曰願盡死諸將
出公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
襟遂薨實七月十二日也年七十遺表猶贊 上還京先言已涓
日渡河而得疾其末云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了還京闕
大震雷霆之威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 上已除公
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前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計聞贈觀文殿學

香齋集卷之十四

九

士通議大夫諡忠簡以杜充代公留守都人請於朝以公子穎得
士卒心請繼其任詔以穎充留守判官充無意於虜盡反公之所
爲將士去者幾盡兩河豪傑皆不爲用穎力丐終喪以歸葬于京
口之峴山公平生律已甚嚴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餽粥不繼吟嘯
自如晚年俸入雖稍厚食不重味衣弊不易曰君父方側身嘗胆
臣子乃安居美食邪親戚故舊貧者輒予之家無留儲同舍生林
迪先公登第音問不通者累年一日挈家謁公繼以疾告公往視
尙能以後事屬公既卒公恤其家備至以其女妻修職郎康森且
以已女妻森弟劬以申親好其子從公討賊補官爲文登令公之
急義如此者眾依公活者幾百人死之日風雨晦冥異常連呼過
河者三無一語及家事都人號慟朝野相弔出涕三學之士爲文
哭公者千餘人子穎終兵部郎中孫五人嗣益嗣尹嗣且嗣良嗣
安曾孫十有五人曾懋誌其墓云

大庾公世家傳

天地變化后皇妙台有子五人曰混沌氏赫胥氏若木氏金天氏
中央氏帝出乎震木德先王封若木於東方賓出日啟土功掌萬
物之生列受姓氏爵爲上公子孫繁茂散居四方有三萬八千種
其顯者有柏皇氏栗陸氏其餘材器皆足任使惟不失若木氏作
酸之正性者獨梅氏之宗焉梅氏二子長曰不次曰仁不字伯華
仁字仲實伯華者精神玉雪德馨遠聞風霜不得而摧沮東皇不
得而料理也故世世以風節自高仲實者生意滿腔敷身堅若方
其青純年少世味生澁遇之者裂吻感類縮舌德齒及其體胖德
老衣狐裘佩金玦色和氣溫時人美之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既
而祚國於燕被玄象與魯成共治正天下清淳醜郁之味養民生
日用之和與聖人同功在武丁時得傳說爰立作相以代成命之
曰昔甘盤虛已受和惟成惟仁交濟厥德沃朕心用協調于萬邦

香齋集卷之十四

十

爲治若和羹爾尙式乃前猷允協于中罔俾成仁專美于我有商
後世稱賢相者皆成仁之緒餘云五世孫標仕召南爲大夫佐文
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詩人歌之周公采而次之國風用之於閭
門鄉黨邦國之化天子思標之績徵其子豫俎豆乎祭祀賓客之
間俾修其祖業裂江南之地封之襲若木之爵都于大庾從孫卉
仕王國與栗陸氏之後同封爲嘉侯以病坐廢依終南之族不遷
遂分南北枝周衰秦一海內大興官室渡渭屬之咸陽荒淫怠政
事皆決於李丞相拔擢同彙凡杞梓榘榘榘榘榘榘榘榘榘榘榘榘
徒連茹並進封五大夫而黜扶蘇二世降軹楚羽屠咸陽舉若木
之族而悉焚之昔之被服青黃丹堊之榮者皆煨燼之末秦尙才
棄德而梅君幸無以材稱者伶俚傳瀾谷固自若也雖免於難而蕭
條亦甚矣於是南枝獨盛北枝寒落漢一再傳屍錯用事假託吳
味疏閭骨肉腥穢東南大庾之裔不復登廟堂浮沈于世爲醫士

染人冷人輩之所敬事曹操引兵迷道三軍病渴瘡之雲仍有名
林者遊世曰澤操詭於眾曰吾引若等見林矣軍士津津然喜躍
名重當時尙如此嗣伯華者卒不偶於三代賦時歷漢魏亦無聞
人當宋文帝陸凱落南見名春者字一之玉立隴首驚喜歡賞采
驛薦之上國天下始知名又有莊名者風姿清麗尙武帝壽陽公
主副笄六珈充耳瑇瑁光彩莫比時人榮之然伯華之風流醜藉
高蹈塵俗蕭散孤特喜徜徉於深山絕谷斷橋流水竹籬茅舍之
外與雪月爭妍雖與徂徠十八公涓上蒼庭筠爲莫逆之交然二
子者徒耐歲寒不改其操當是時英彩煥發清芬滿天地二子拱
手下風不敢班也後世乃有如莊者慕富貴失身帝王家伯華之
家聲頓減一宗舍垢長往唐宋文貞公鐵石心腸爲時端人伯華
之枝始有出而與之交自是騷人詩士爭先延致苟非其人語言
無味也至我本朝如蘇黃輩傾心從游播之歌頌惟處士林和靖

香齋集卷之十四

七步

有暗香疏影之句識者以爲善於形容夫以冰清玉潔之姿雅度
孤標與騷人詩士醺風醉月於荒寒寂寞之濱聲音氣味之孚感
宜也自三代以下未與有道者交也引而置之莊岳之間自伊川
程夫子始夫子中興聖學英材萃門嘗進梅生藻而與之言曰子
知萬物之榮枯乎此陰陽升降之大節也然逐枝逐葉自有一榮
枯蓋各有一乾坤也藻曰物物各有一消長亦不外乎一大消長
此理一分殊之謂乎夫子莞爾而笑曰藻也始可謂言道也矣梅
生得聞大道之要頗有矜色同門有龜山楊先生者深戒之俾其
好藏清豔由是涵養益粹紫陽朱夫子一見如故人有會中句裏
說盡心期之語南軒張先生識于長沙王令尹坐上自謂平生佳
絕無以踰此往往因伯華而思仲實慨然懷古於鼎味之中遙遙
世胄人咏其德久而不忘根深本厚者如是哉東海之外眞隱之
墟有隱士者黃衣葉裏清馨壘壘人慕梅君之令聞願爲假子

風骨絕不相似世人安之而未察又有名梁者世傳其嘗佐禹治
水能與雲雨越人記之其言荒誕君子不取也史臣曰梅氏之先
有二族一在商未封爲伯以忠誠諫紂爲紂所醜屈原賈誼深悲
之漢成帝時乾綱解紐九鼎將移南昌故吏名福者乞斬佞臣頭
而玄邪爲之縮頸至我宋有名堯臣者與六一居士爲金石之交
以詩文稱而忠諫不逮吁何其寂寂也伯華仲實之後賦衰不齊
毋足怪者獨以愛華棄實之際於此可以觀世變近世好奇之士
又訪梅君之長老者龐龍鍾項而黃馘者爭貴重之華實之衰
不問也此又世道之一變後世鼎鬻不調尙僞忘真至以鼻吸斗
酢爲相業獨魯成子孫衍裕於天下廟堂之上日夜思所以重其
聲價爲國家之大利乃以回天下精淳醜郁之味以養民生日用
之和爲不急之腐談嗚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託物作史以文爲戲自韓昌黎傳毛穎始當時食常嗜瓊者

香齋集卷之十四

三

咕咕然動其喙笑以爲怪惟柳柳州奇之又有華華傳非韓
筆法他人竄入無疑至坡公乃作羅文葉嘉黃甘陸吉江璠
柱諸傳屏山劉公亦有蒼庭筠傳李忠定公又有武岡侯文
城侯文信侯三傳亦各有寄興焉予與大庾公託契舊矣病
暑無與語遐想風致爲作世家其原深沈長有不吝不盡著
見者未必怪也終自愧其常且瑣耳

香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十四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續雜著

皇極總圖四

元辰元日月元歲元世元運元會元元

會辰會日會月會歲會世會運會會元

運辰運日運月運歲運世運運運會運元

世辰世日世月世歲世世世運世會世元

歲辰歲日歲月歲歲歲世歲運歲會歲元

月辰月日月月月歲月世月運月會月元

日辰日日日日日歲日日世日日會日日元

辰辰辰辰辰辰辰歲辰辰辰運辰會辰元

魯齋集卷之十五

右一

日水日火日土日石日辰日星日月日日

月水月火月土月石月辰月星月月月月

星水星火星土星石星辰星星星月月星日

辰水辰火辰土辰石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

石水石火石土石石石辰石石石石石石石

土水土火土土土土土辰土土土土土土土

火水火火火土火土火辰火火火火火火火

水水水水水土水水水辰水水水水水水水

右二

乾坤乾艮乾坎乾巽乾震乾離乾兌乾乾

兌坤兌艮兌坎兌巽兌震兌離兌兌兌乾

離坤離艮離坎離巽離震離離離兌離乾

震坤震艮震坎震巽震震震離震兌震乾
巽坤巽艮巽坎巽巽震巽離巽兌巽乾
坎坤坎艮坎坎巽坎震坎離坎兌坎乾
艮坤艮艮坎艮巽艮震艮離艮兌艮乾
坤坤坤艮坤坎坤巽坤震坤離坤兌坤乾

右三

八一七一六一五一四一三一二一一一

八二七二六二五二四三三三二二二二

八三七三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八四七四六四五四四四三三四二四一四

八五七五六五五五四五三三三二五二五

八六七六六五六六四六三六二六六一六

八七七七六七五七四七三七二七二七一七

魯齋集卷之十五

右四

八八七八八八五八四八三八二八一八

元會說

元之元至元之辰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元會運世歲月日辰雖未有

跡之可尋而其理已粲然備具于中矣

元一

此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之時也

會二

此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之時

會三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之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會四

此二氣交感化生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之時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惟人也以下當在會六之首

會五

上古結繩而治穴居而野處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之時也

會六

聖人始定以之仁義中正立人極之時於是伏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

齊齋集卷之十五

三

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為罍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養氏設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設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撝木為舟楫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斲木為杵掘地為臼杵日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刻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葬者易之以棺槨蓋

取諸大過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天

邵子於堯之世始紀甲子於甲辰之下書唐堯即位於是即其數而推之具管見于左

一元十二會

一會三十運

一運十二世

一世三十年

歲月日辰如常數

此邵子經世之大數也蔡西山曰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

又曰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

齊齋集卷之十五

四

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愚竊疑之以為元會運世者先天大運也布筭推卦宜如先天圖一定而不可易歲月日時後天小運也布筭推卦宜如後天圖微有不

同而實本於先天也

大庚公世家
天地變化后皇妙合有五子人曰渾沌氏赫胥氏若木氏金天氏中央氏帝出乎震木德先王封若木於東方實出日啟土功掌萬物之生列受姓氏胥為上公子孫繁茂散居四方有三萬八千種其顯者有柏皇氏栗陸氏其餘材器皆足以任使惟不失若木氏作酸之正性者獨梅氏之繁焉梅氏二子長曰不次曰仁不字伯華仁字仲實伯華者精神玉雪德馨遠聞風霜不得而摧沮東皇不得而料理也故世世以風節自高仲實者生意滿腔救身堅若

方其青純年少世味生澁遇之者裂吻蹙頰縮舌備齒及其體胖
德老依狐裘佩金玦色和氣溫時人美之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
既而祚國於燕被玄衮與魯咸共治正天下精淳醴郁之味養民
生日用之和與聖人同功在武丁時得傳說爰立作相以代成命
之曰昔甘盤虛已受和惟咸惟仁交濟厥德沃朕心用協調千萬
邦爲治若和羹爾尙式乃前猷允協于中罔俾咸仁專美于我有
商後世稱賢相者皆咸仁之緒餘云五世孫標任召南爲大夫佐
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詩人歌之周公采而次之國風用之於
閭門鄉黨邦國之化天子思標之績徵其子蕪俎豆乎祭祀賓客
之間俾修其祖業裂江南之地封之襲若木之爵都于大庾從孫
奔仕王國與栗陸氏之後同封爲嘉侯以病坐廢依終南之族不
遷遂分南北枝周衰秦一海內大興宮室渡渭屬之咸陽荒淫怠
政事皆決於李丞相拔擢同彙凡杞梓榑栳檉檉檀檀檀檀檀檀

蕭齋集卷之十五

之徒連茹並進封五大夫而黜扶蘇二世降軹楚羽屠咸陽舉若
木之族而悉焚之昔之被服青黃丹堊之榮者皆煨燼之末秦尙
才棄德而梅君幸無以材稱者伶俚澗谷固自若也雖免於難而
蕭條亦甚矣於是南枝獨盛北枝寒落漢一再傳晁錯用事假託
臭味疎間骨肉腥穢東南大庾之喬不復登廟堂浮沈於世爲盤
士染人治人輩之所敬事曹操引兵迷道三軍病渴蔣之雲仍有
名林者避世山澤操詭於眾曰吾引若等見林矣軍士津津然喜
雖名重當時尙如此嗣伯華者卒不偶於三代盛時歷漢魏亦無
聞人當宋文帝陸凱落南見名春者字一之玉立隴首驚喜嘆賞
采驛薦之上國天下始知名又有莊名者風姿清麗尙武帝壽陽
公主副笄六珈充耳琇瑩光彩莫比時人榮之然伯華之風流醜
藉高蹈塵俗蕭散孤特喜徜徉於深山絕谷斷橋流水竹籬茅舍
之外與雪月爭妍雖與狙狽十八公偕上蒼庭筠爲莫逆之交然

蕭齋集卷之一五

二子者徒耐寒歲不改其操當是時英彩煥發清芬滿天地二子
拱手下風不敢班也後世乃有如莊者慕富貴失身帝王家伯華
之家聲頭減一宗舍垢長往唐宋文貞公鐵石心腸爲時端人伯
華之枝始有出而與之交自是騷人詩士爭先延致苟非其人語
言無味也至我本朝如蘇黃輩領心從游播之歌頌惟處士林和
靖有暗香疎影之目識者以爲善於形容夫以冰清玉潔之姿雅
度孤標與騷人詩士酬風醉月於荒寒寂寞之濱聲音氣味之罕
感宜也自三代以下未與有道者交也引而置之莊岳之間自伊
川程夫子始夫子中興聖學英才萃門嘗進梅生藻而與之言曰
子知萬物之榮枯乎此陰陽升降之大節也然逐枝逐葉自有一
榮枯蓋各有一乾坤也藻曰物物各有一消長也亦不外乎一大
消長此理一分殊之謂乎夫子莞爾而笑曰藻也始可與言道也
矣梅生得聞大道之要頗有矜色同門有龜山陽先生者深戒之

俾其好藏清豔由是涵養益粹柴陽朱夫子一見如故人有尊中
句裏說盡心期之語南軒張先生識于長沙王令尹坐下自謂平
生佳絕無以踰此往往因伯華而思仲實慨然懷古於鼎味之中
遙遙世胄人詠其德久而不忘根深本厚者如是哉東海之外真
臘之墟有隱士者黃衣紫裏清馨壘壘人慕梅君之令聞願爲
假子風骨絕不相似世人安而未察又有名梁者世傳嘗佐禹治
水龍興雲雨越人祀之其言荒誕君子不取也

史臣曰梅氏之先有二族一在商末封爲伯以忠誠諫紂爲紂所
醜屈原賈誼深悲之漢成帝時乾綱斷紐九鼎將移南昌故吏名
福者乞斬佞臣頭而姦邪爲之縮頸至我宋有名堯臣者與六一
居士爲金石之交以詩文稱而忠諫不逮吁何其寂寂也伯華仲
實之後盛衰不齊毋足怪者獨以愛華棄實之際於此可以觀世
變近世好奇之士又訪梅君之長者眉龍鍾槁項而黃馘者爭

貴重之華實之衰不問也此又世道之一變後世無不謂尚僞忘真至以鼻吸斗酢為相業獨魯成子孫術裕於天下廟堂之上日夜思所以重其聲價為國家之大利乃以回天下精淳醜郁之味以養民生日用之和為不急之腐談嗚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託物作史以為文獻自韓昌黎傳毛穎始當時食常嗜瓊者帖帖然動其喙笑以為怪惟柳柳州奇之又有華筆非韓筆法它人竄入無疑至坡公乃作羅文葉嘉黃甘陸吉江瑤柱諸傳屏山劉公亦有蒼庭筠傳李忠定公又有武岡侯文城侯文信三傳亦各有寄與馮子與大庾公誌契舊矣病暑無與語遐想風致為作世家其原深流長有不容不盡者見者未必怪也終自愧其常耳瓊耳

香齋集卷之十五

七

辛亥之秋葵當大歉皇天仁愛下民特啟上心賜之良牧仍以部使者之權鎮撫之以活千里百萬生靈之命旌倪鼓舞而相慶曰而今而後吾知免於溝壑矣竊以為下車之初所當先者莫及於講行荒政軌述民志條具如左

一曰大寬民力
首乞出自待筆勿與官吏議亟行曉示及帖諸邑將淳祐十
年下五等稅賦盡行倚閣俟來年麥熟起催蓋周官以荒政
十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方當萬目駸駸觀政之時
首開此舉出自待見喜躍可知實荒政之先務收拾人心之
大機也議者曰既倚閣十一年稅賦而不言十年者何也蓋
善良下戶兵實貧弱者往往保長催納無遺所負者多是姦
民猾吏計會拖欠以希橫免其善良者實不需惠今止言十
一年分以其當年早歉之故均行寬大之政非欲惠姦猾也

所謂勿與官吏議者無它意也蓋官吏往往不識治亂安危之大體徒能剪剪以目前窘乏為憂其言必曰郡計赤立倉庾無再月之糧軍士冬衣錢未有指準大閱未有支散今年大禮諸軍未有給賜此皆至急至迫不可關者安有餘力可以倚閣稅賦哉此則固所當慮者其實不然小戶斗粟尺帛何足以補郡家之大計郡計之匱非實空虛也幸自有遺賦在民但不在此等下戶耳州吏無遠謀大開略於外邑止足取於金華縣吏無遠慮止取足於在城大縱弛於外鄉然其所以開略者豈徒然哉皆有所受而不敢督促今若察見此弊改絃而理之不一二月不慮無財所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豈欺我哉必不得已苟欲作急解目前之匱窘州庫自有金銀器皿責付郡吏時暫質之大家便可從容矣何至過憂乎

香齋集卷之十五

八

二曰急聚糶糧
首乞申奏盡借常平見存之米及申奏告糶于浙西剡下擲節通放目下雖未當便行賑濟急借常平之米何也蓋數年以來求外邑之米艱粒不到州倉一郡之遺盡仰給於金華一邑所以州倉無儲積金華米價踴故目前雖知旱傷之可畏州縣仍舊預借十一年秋米以應軍糧公私交窘便覺氣象皇皇今急借常平之米便可抵數月之用待檢放已明然後起催民戶無詞次第輸送亦自不誤賑濟也且得上下無煎迫之態足以差慰人心申奏告糶須當寬作數目以二三十萬石為約其實未必用十分之一也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寬作數目不特人心大安有米者不敢閉糶矣須乞行下臨安府嚴州置厝批放不許阻節

三日置局講行

一乞親書數劄於上寓公次則吏書問所以救荒之策庶幾博盡羣議其要在籌度其可行者行之

一乞牒通判主局見在中寄居如季通判鏞徐通判邵孫王知縣夢得等皆號通才或請為局官同共商議

一乞便請局官探訪七邑見任官吏七邑寄居士友公廉通練者姓名類為一冊以待差委

一乞卽差官檢踏早傷抄劄戶口檢放雖曰有定時往往率是遲緩民不能待畊荒以布麥所差官不見腐苗

朽穗不敢多申分數所謂檢放者止得蠲少秋賦而夏稅科數凡十餘色之費固無所從出况又秋賦蠲放不

實民力必至大困今早禾雖已收割趁晚禾尙在田委官得分數之實也若抄劄戶口之官乞卽與檢踏官相

繼而出使千里之民知有賑濟之望民心自然大安必

魯齋集卷之十五

九 賑 濟

不輕棄家業流離四方矣

一救荒有二名一曰賑濟二曰賑糶夫賑濟者皆老幼病患無依倚無經紀之人也既抄劄姓名審覈給曆直

計口食而供養之而已若此者料亦不為甚多既有常平之米又有社倉廣惠倉之積皆當撥為賑濟然社倉

廣惠有名無實有害無利不於此時而盡散之空誤朝廷指礙此米為害未已也其間亦有已糶者索其錢捺

為糶米其未糶者預期告報撥錄何所先常平之散若以此三項米賑濟度亦不為不足

夫賑糶者減價收錢而授米也價不減無以謂之賑價大減或能激其穹視市價之低昂而略損之可也使人

人知州郡有米其口如此之多而不知者無所規利價亦不至於大穹價不穹而市有米荒政與矣

一局中不可令富室干預蓋為富者不仁巧為謀計以便已私書生陷其中而不知也昔趙都承於此講行賑

荒也官吏嚴明規模詳密深山窮谷亦有米可糶民到于今或稱之然當時之大害政與巨室為謀其一以物

力數糶其二抑價太低以物力數糶者此富室之大利貧弱之大害也發之上戶非浙右江西之比號至富者

不可班於兩路至劣之家其所謂第二三等戶蓋有極窘匱者今以物力數糶例以上三等為準則當數者戶

名多實富者得數少言若均一而姦計政在此中物力之不足憑也尙矣自經界來不曾推排物力數年來不

曾過割稅色其產去稅存者至多此物力之虛實不可憑也兼物力中墳墓山樣竹脚池塘無米可收故貧乏

之家為物力之累無力陳乞畏憚號令不免破家賣產

魯齋集卷之十五

十 賑 濟

糶米以應官司之數而上戶富實者與不肯人收割物

力反少可以拱手安坐以待高價之利富益富貧益貧其大不均有如此者

大抵人戶得曆頭受賑糶者無戶口十分之二而告糶於人者不可以數計也官既立價太低有米者必不肯

甘心盡出低價耳目之所不及威令之所不行必開糶而不售無賑糶之曆迫於一饑必將哀乞於人盡力私

增倍價期於得米而不詞故官價雖平而私價不期穹而自穹矣當時私價踰於官價二倍是知物力均數數

名甚公而意甚私官價太低乃所以激私價之必高此不可不鑒

一下本局選有心力官吏往平江糶米須於目下卽料理啟行要在運司大農等未和糶之先趁辦庶幾價廉

而米易得緩則價昂而無可糶之理彼蘇秀之民勢須
應副朝廷和糶豈敢糶與外郡兼浙東旱傷之州亦多
若它郡皆出此計則後至者來乎今以郡計盡數約之
或可糶三萬石米既至則糶常以萬石之資循環於道
路旋糶旋般隨糶隨糶雖果至三萬石可也仍給榜外
邑召募客販許陳乞實數借本州米曆於關津通放却
欲此米在本州出糶只依時價更不裁減如此則應募
者亦必多向者但能科米於一境之內而念慮殊不及
遠故施狹而民困

四日消弭盜賊

周之荒政十二日除盜賊凶荒之年民迫饑寒盜賊易
起與其除之於已動孰若消之於未形今州郡講行荒
政既早轉糶米數又寬姦民固已無詞搖動民心更能

魯齋集卷之十五

土

陳別獄訟不致淹延禁敢豪強不相侵奪如此周防曲
慮庶或可保莫枕近城間有一二宗子把持州縣專以
欺詐白奪爲生者或足以召變又聞遠鄉有數處專爲
羣盜之窩藏遁逃之淵藪晝伏夜出三五爲羣帶刀塗
面牽牛椎狗劫掠財物幸未至於殺人此亦嘯呼之端
也城中則有開櫃坊停著賭博者其風甚盛多是十數
爲黨倚驕惰之卒無籍之胥爲之持局引誘良民欺騙
博脫合分財物恣其醉飽此盜賊之所由生也遠鄉無
窩羣盜無所歸著不能糾合其黨城中不與廂吏通同
則爲盜易敗無以行其術廂吏商家皆盜賊之盟主也
須行痛治此外又有鄉村惡少平時無籍挾及劫奪雖
未成黨欺歲既無一飽之資乘間抵隙亦能倡爲不靖
如此等人乞帖鄉都官密審體訪以姓名來申視其人

數多寡或令津遣前來就教場擊試武藝精者或補刺
軍額次者充巡尉司弓手又次者或給賑濟口券或實
付義役莊量給廩稍使充本都緝捕盜賊此皆欲消盜
賊於未形之策也

五日斥逐貪官暴吏

此等人於樂歲豐年未見其甚害當此凶荒其能激變
召禍也必矣屢氓不敢指斥姓名乞採之公論壁立萬
仞力行斥逐之

右五議未能詳盡又有不能自己者蓋千里之民深恃賢使
者爲更生之命厚我所以厚蒼生願明公勞求於才選於委
任執要以御煩舉綱而振目愛養精力爲應變周慮之本毋
自困於簿書期會之中此又吾民之深懷千冒崇嚴不勝震
思

魯齋集卷之十五

三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十五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辨

詩十辨

序曰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為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學校有時而廢道之託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存於簡冊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傳訓詁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膠於淺陋或騫於高遠援據傳會穿鑿支離詭受以飾私駕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襲其說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

魯齋集卷之十六

一 詩 十 辨

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無它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蘊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為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撥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汎埽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著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苟輕於攻而不知存古以缺疑固學者之可罪紐於舊而不知探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雖後世皆破裂不完之經而人心有明白不磨之理縱未能推人心之理以正破裂不完之經何忍徇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不磨之理乎因讀詩而薄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

曰正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幽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非敢妄疑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

毛詩辨

愚嘗求三百篇之詩矣固非唐虞夏商之詩也固非盡出於周公之所定也亦非盡出於夫子之所刪也周公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為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刪固非刪周公之所已定刪周公之後麗雜之詩存者止二百有餘篇先儒以為變風變雅是也頌雖無正變之分而實有正變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為三百篇而總係之於周也然今之所為三百篇者皆周公夫子之舊乎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既沒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雖經幽厲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於下者未絕也太史冊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曠誓之音調未失也而雅頌麗雜已荒周公之舊制夫子自衛反

魯齋集卷之十六

一 詩 十 辨

魯然後正之况東遷之後周室已極衰微夫子既沒而大義已乖樂工入河入海而聲益廢功利攘奪干戈相尋視禮樂為無用之器至於秦政而天下之勢大亂極壞始與吾道為夙怨大仇遂舉詩書而焚滅之名儒生者又從而坑戮之偶語詩書者復厲以大禁其禍慘裂振古所無漢定之後詩忽出於魯出於齊燕國風雅頌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散亂而盡復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有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為萬世之深恨今不知詩之為經藏於何所乃如是之秘傳於何人乃如是之的遺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遽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千萬人之言如出於一人之口吾知其傳之的也雖數人之言而亦不能

不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訛也以其傳之之的固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訛亦幸其言之有所異也何者與其彼此俱失而無它左驗固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是以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並列于學官惟毛萇者最後出其言不行於天下而獨行於北海鄭康成北海之人也故爲之賤自是之後學者雖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進三家獨得盛行於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祗符之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凡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尙小序學者惑於同而亡其異遂信其傳之之果的也且萇自謂其學傳於子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烏在其爲得於子夏哉若傳於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昧湮沒詭所授受以誑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於史至西晉而已亡陸機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

魯齊集卷之十六

二 詩 經 卷 一 虞

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愚是以於毛詩尤不能不疑也

風雅辨

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剛夷纏繞作爲詩傳自詩之湮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功無所遺恨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權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答門人之問亦多未一於是是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制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或以時分或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說義也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究其爲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衛之聲可薦於宗廟矣天作情廟可奏於宴豆之間矣可謂捨本而逐末凡歌聲悠揚於喉吻而感動於心思正以其義焉耳苟不主義則歌者以

何爲主焉者有何可味豈足以薰蒸變化人之氣質鼓舞動盪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答陳氏體仁也舉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出於志樂出於詩樂乃爲詩而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既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饑耶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之所不取也至於楚辭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謂朱子所條之凡例正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雅者無一不合但於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後學無以處此遂橫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

魯齊集卷之十六

四 詩 經 卷 一 虞

按據凡例以釐正并訛所以辨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爲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之學者此也

王風辨

詩何自而始乎於堯之時出於老人兒童之口者四字爲句兩句爲韻豈嘗學而爲哉衝口而出轉喉而聲皆有自然之音節虞舜君臣之廣歌南風五絃之韻語與夫五子御毋述戒之章體各不同歷夏商以來謳吟於下者格調紛紛雜出而無統周公於功成始定之後制作禮樂推本文王之所以造周者王化基於衽席而風動於鄰國取其聲詩義理深長章句整齊者定爲一體適有合於康衢擊壤之章而重之名之曰風被之管絃以爲家鄉邦國之用止二十餘篇而已及其立爲學官取爲燕享宗廟朝會之用亦因以放此章句總爲一代之樂及夫子祖述周公之意刪取後世之詩以合乎風雅頌者亦不敢參以別體故周七百年之詩如出

於一人之手非作之者共此格調也乃取之者守此格調也三百篇既同此格調而又有風雅頌之名者何也蓋作之之意不同而用之之節亦異今先以風言之周未有天下之時近而宮文遠而南國被文王之化形於辭者此風也周既有天下之後分封諸國列國之民感國君之化有美有惡焉形而為歌詠者亦此風也王國之中感後王之化亦有美有惡焉形而為歌詠者亦此風也凡在下之作樂謂之風初不系周之盛衰但當其盛時風如二南當其衰時風如黍離何獨於東遷之後雅始降而為風乎平王之雅不可降而為風猶文王之風不可升而為雅其曰國風者周為商列國之風也其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後之風也風只此風也風之上所繫有不同耳安有可升可降之理哉後世因降之一字遂謂平王以前有雅無風雖風亦強名曰雅是皆於降字之義有所未明於是風雅之部分雜矣况周自武成以來至平王時且三百

魯齋集卷之十六

五

五十年成康之際仁義漸靡薰陶情性教化盛矣內而妾媵之微外而井里之眾環王畿千里之地卒無能吐一詞一歌語與豐岐江漢之詩律呂相應寂寥湮沒終無一章之風可以備聖人之剛存遠東遷之後土地且蹙一旦興起播之篇咏遠有十章之風豈理也哉至於何彼穠矣一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合次於王風明矣今乃強之尊而名於二南或謂武王之詩則又強抑之列國之類進退無據以此推之它可知矣愚敢謂二雅之中不合於正雅之體用者皆皆歸之王風焉

二雅辨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為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體而正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

正雅亦不得於全無此矣至於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公大人之作者然施之於燕享非所宜用之於朝會又不可無乃出於放臣逐子出妻怨婦樽酒對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者也或謂決古人之疑只有義理證驗兩事今求之義理固亦可通責以證驗絕無可考不能不反致疑也子應之曰諸經悉出於煨燼之餘苟無可驗而漢儒臆度之說何可憑哉聖人於杞於宋尙有足徵之嘆况求之後世乎有一於此與其求之於漢儒臆度之說孰若只求之於正雅之中詞氣體格分畫施用豈不曉然其為證驗莫切於此尙何外求哉且夫怡怡醜勸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六律由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邪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

魯齋集卷之十六

六

用不同也發之於人心者既不同形之於言語者亦且異施之於事者俱無所合有是三不同而得以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廣而條列不應紊亂如此其始出於降風之一言而不知其所謂降之義遂使後世不識二聖人禮樂之正意誦之者冥然聽命於小序良可悲也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雅者悉歸之王風其說審矣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詠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於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偽者蓋一吟一詠聲轉機萌事形詩中志形詩外真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於胸中而有能勉強不失於金石遘豆之

間哉當是時惟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爲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以善觀矣子則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后能如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爲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焉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詞豈無異同之分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於鏗鏘節奏之末而後知昭懿之後僭禮已多况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滅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於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足以責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降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

魯齋集卷之十六

七

賦譚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宴范宣子也爲之賦形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宴齊武子也亦爲賦形弓賦湛露武子以爲肄業之所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間存於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於它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棠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爲召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差互亦何以知其爲楚之差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於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爲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之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皆不可引爲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幽風辨

幽何爲而有詩也幽之有詩非周公之意也以今七月篇考之蓋周公推王業之原本出於后稷播種之功以成王尙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紀其天時之變遷人事之勤勞使習瞭朝夕諷于成王之側與無逸之書實相表裏其忠誠懇惻之意篤厚如此然其詩不立之學官不播之二雅毛萇忽名之曰幽風則何以知其爲周公之意也邪夫子感周公之作取之以爲法於後世以凡例律之謂宜存之於變雅也明矣今僭之以風繫之以幽不能不啟學者之惑故昔人嘗考之於齊魯韓三家俱無所謂七月之章而毛氏獨有之謂其非周公之作固無所考以杜毛氏之口謂其果列於幽風之中則後世之疑不一而毛氏亦無以釋其惑也詩遠無傳也久矣且其事始於后稷係之以邵可也而其詩作於周公系之以周亦可也今不邵不周冠以公劉太王之幽上無以見其始下

魯齋集卷之十六

八

無以見其成日七月日九月夏正也日一之日日二之日周正也一章之中二正並舉何哉况公劉大王商之列國也豈有不受商之正朔乃上稱夏正下創周正是不待商紂之淫亂而先有篡商之志也愚故知其必非周公之意也或謂七月之詩恐與幽詩差互揉亂而傳者失其真歟歌幽之文見于周禮之籥章既曰幽詩又曰雅頌且無所謂風之文安有一詩以備三體之用歐陽公併與周禮遂毀之則過矣王氏謂幽故有詩而今亡後世妄補之云耳此言近之矣是皆以部分未安章句可疑而生此紛紛之說也夫七月而系之以幽猶云可也使周公東征九詩而俱系之以幽無乃太遠乎是故文中子謂君臣相誦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其風變矣惟周公能正其變故夫子系之以幽其意深遠可爲曲推其妙長樂劉氏則謂不使成王之世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其說益巧矣不知夫子之意果如是乎如文中子之說

爾本變風以周公能復升為正風如劉氏之說幽實雅也變而為風曰風曰雅曰正曰變可降可升得以意定初無定體不知聖人之法果如是乎夫鴟鴞之名見于金縢之書金縢之篇系於洪範旅葬之後聖人於書未嘗有回互委曲之意而於詩乃極其斡旋拔拭之功聖人之心光明正大必不如是之苟率也夫幽谷西北之陘也三監東南之壤也地之相去也數千餘里事之先後也數百餘載有周公自作之詩焉有軍士百姓之詩焉今雜然強附苟合於一風之中孰謂夫子之聖有如是之部分哉漢儒無識大略如此故愚願以關風七詩以類分入於變雅焉或者難之曰十三國風其來已久今遽缺其一無乃太駭乎愚曰不然列國之有風既未知其果定於十三之數乎而十三國之名亦未知其果為邶鄘衛王鄭魏唐秦陳檜曹幽果有詩則當列於二南之上與其推本文王之化又豈若推原后稷之功之為深遠哉幽之為風可以

魯齋集卷之十六

九

知其決非周公之意也

風序辨

讀書不能無疑疑而無所考缺之可也可疑而不知疑此疎之過也當缺而不能缺此贅之病也夫魯宋之無風說者以為王者之後不陳其國之詩此亦因其無詩而強為之說而不計其理之未通也曰唐曰曹曰衛於魯為兄弟之國也曰陳與宋俱帝王之後也夫陳衛唐曹何不得與宋魯並而獨陳其詩乎其說窮矣列國之詩俱得陳之於周之天王固非關於魯也夫子刪其繁亂豈求之周太史盡舉而歸魯以定其黜陟也哉特以魯用天子之禮樂太史傳於周而奏於魯也夫子因得而刪之耳其傳於魯者固未必盡得周之所藏周綱不競諸侯不臣其本國之詩亦未必盡陳於周也則其所遺逸者亦多矣凡後世名為逸詩者不知夫子既刪之餘乎漢儒傳誦之餘遺乎此皆無所考而當佚者况國風之

次序尤不必贅為之辭夫十三國之次序不同之說有三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檜曹者此夫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此鄭康成詩譜之序也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此今詩之次序也程子亦因今序而為之說謂邶鄘衛之所以先者衛首併邶鄘為亂首也此亦因文未有以證其決然為夫子之舊序則其先後之間不害大義誠有不必穿鑿者故歐陽公曰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得其本而不通乎末缺其疑可也雖其本有不能達者猶將缺之况其末乎其說得之矣今又自為詩譜定其次序而又不能不惑於小序之失何躬病之而躬蹈之乎惟朱子去小序之外此等皆置而不復講其意深矣學者但當悼後世之不幸不得見聖人之舊經相與沈潛玩味其無所疑者斯可矣

魯齋集卷之十六

十

則其可疑者雖聖人復生亦將闕之也已

魯頌辨

缺疑之義為其無所考證不得已而缺之也或幸而有所考證亦何為而不決之哉夫魯之有頌亦變頌也惟闕宮一篇獨歐陽公歷考僖公之時初無所謂淮夷徐方荆楚之功深以為疑其所論辨亦詳且明若遂以為非僖公之詩乎則詩中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兩句終不可泯沒是以朱子於宅篇昔日無所考獨以此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者正以此兩句為可信也愚嘗即其詩而熟味之固不敢以為非僖公之詩也意其間有顛倒參錯之誤是蓋傳之者之過也若引孟子之言為據則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為頌周公也審矣又嘗考周公之世家雖周公亦未嘗有戎狄荆舒之役然亦無它明證不敢必以為非周公之事也孟子之時詩書未火宜得其實又不應無所據而兩引之以姑就其說雖斷章取義固

善詩者之常至於提督頌之號而以僖公易於周公亦恐孟子不
如是之耄也或以爲僖公四年嘗從齊桓公伐楚魯遂以爲僖公
之功也當是之時楚方強大桓公且不敢與之戰而卒與之同盟
在齊猶爲可羞況於僖公因齊之師從人之役進無尺寸之功而
敢退爲虛誣之辭侈大浮誇以誣國人夫子尚何所取以播其醜
哉必不然矣若夫齊方淮夷之事則與荆楚不同聖人存之於書
載之於費誓之篇其爲頌伯禽之言昭灼明驗無可疑者願讀之
者偶未思耳又竊意土田附庸之下辭氣未終血脈不貫移泰山
巖巖保有鳧繹兩章於此倫序方整既不害其爲僖公之詩亦不
妨以爲伯禽之事至于則莫我敢承以下文意亦不相接俾爾昌
而熾一段當承於亦其福汝之後方爲聯屬古人作詩章句雖重
而有味條理雖寬而實密必不如是之斷續破碎也觀此一詩命
辭措意雅與淵原必出於賢人君子之手而周公伯禽之魯氣象

魯齊集卷之十六

七

尚可憫也則其續斷破碎之疵可以知其爲傳者之誤惟駟與有
駟二詩未知其爲何時之詩詳考其思樂泮水一篇則可以知其
爲頌伯禽之詩蓋其詩專以平淮夷來獻載於泮宮而作也夫魯
之盛無出於伯禽之時自是以後武功不競世爲弱國烏有此偉
偉之績哉祝而頌之之說鑿尤甚矣蓋願祝之辭與鋪陳事實之
辭語脈迥異且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
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床其辭氣雍肅句法莊重非
伯禽其誰當之愚故曰幸而有所考證而求其考證之的又孰出
於聖人之書既足以破後世之惑亦胡爲而不快哉

詩亡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
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
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說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

甚密以之釋孟子之言妄疑其少疎也蓋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
已不及于天下雖宣王修政教于幽厲之間晚已不競平王東遷
而周道衰二雅于是乎不復作矣此程子之言確爲至論黍離之詩
周大夫之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爲是詩歸之于雅宜也然其間
周室之傾覆傷宗廟盡爲禾黍其詞悲其意怨與稱述先王盛德
大業者固不侔矣施之于燕享非所宜奏之于朝會又不可繼之
于二雅之正經又無是詞也實同于風土情思之作謂之王風可
也以其作于大夫也故曰降此楊氏之言包括殆盡然孟子之言
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夫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
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者自爲魯國之史事情濶遠而脈
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
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爲雅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
然後二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爲浮詞而削節擺

魯齊集卷之十六

七

脫則情簡而理迂恐與孟子本意不無少舛也惟河汾王氏窺見
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日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曰天子
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
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夷王下方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矣而政教
號令固已不及於天下而諸侯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
於是不得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于東都二雅雖中興而
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于三百篇之中
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毋乃得之于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
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
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
明故詩與春秋體則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于孟子知春秋
者亦莫深于孟子而後世尙有未明其義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
然乃因爲之辨

經傳辨

自咸陽三月之燄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聖人之全經也久矣出於燄燼之餘者率皆傷殘毀裂而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於缺疑而恥於有所不知又不敢誦言其為傷殘毀裂之物於是研精極思剝剔湊訂雕刻藻續日入於詭而傷殘毀裂之書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以為先王之教未經踐蹂歸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人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之全之時而五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又以後世傷殘毀裂之經視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此皆天理之不容已雖聖人亦不可得而以意損益之也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救彼哉若彼待此救則各

魯齋集卷之十下

三

有一偏則聖人之經在聖人之時已非全書矣於理有所未通然詩之為教所以異於它經者自有正統當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藏之史官儀禮未嘗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秋未有兆朕也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於是詔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為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為教者未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為風此為雅頌此為比興此為賦而已使學之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詞意而涵泳其性情苟片言有得而萬理冰融所以銷其念慮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於此此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乃謂詩萌芽於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吾故知各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補缺以足三百篇之數而烏得謂之獨全哉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註之學日盛而六義之別反埋至程夫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其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

識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故朱子亦以為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於此是以於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比興賦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亦非謂於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驗而難於定耳朱子且難於定後世孰從而定之哉間嘗竊思朱子之作易本義也因晁氏古易復其經傳之舊平以正後世離經合傳之謬以是知周公之詩與夫子之詩必不雜出於風雅頌之中夫子未刪之前周公之詩雖或麗雜猶猶幸正變之說尙存於既刪之後故敢祖是例以析之詳味其正經之旨則漢儒散亂之病不待疏駁而自見矣昔朱子嘗謂分詩之經分詩之傳此說得之呂伯恭而朱子因立此例於楚詞集註今推本二先生之意而為是編因著其所疑於前以待有道者正之

魯齋集卷之十六

七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十六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尺牘

答李殿州

藕花秋潔水瀉明河侯度奏功朝班趣觀江山戀德台候某賤軀
 病暑遂成年例杜門謝却人事者三越月矣故一節不能陸續奏
 記徒有引領北望仁政於干峰松月之下軍將扣門有出望外端
 拜函書披讀詞染於榮奪目高風襲人且有折俎泉符以裕其溝
 中之瘡兵厨名釀以操其愁外之塵庭雀驚呼嗒苦改色書生有
 此奇事何感如之厚齋即省人物也斜飛外藩豈上心得已哉曩
 者斯民昏墊仄席憂勤遂以右馮累君摩撫襦袴之謠天低易達
 兩載成資曲培望實子環之命多出於垂滿此今日之造化所謂

魯齋集卷之十七

謹名器有定力之新機今其時矣綠綈方底當已駕夜潮而上舍
 雙溪道太末未必能迷雅志耳異時衝發通雅常為嚴病今年白
 粲之舟舳艫相銜自西而上波及兩郡頓消朔踰皆君賜也不然
 兩郡決不能莫枕前之為政者聞之當愧死矣鄉守嚴明官吏欲
 束兩賜以時數十年無此政甚幸甚幸敬若進職移節廟堂所以
 處之者密矣厚矣社會之規其心是也其事非也今州縣大家以
 不納常賦為雄孰能推民吾同胞之心捐廩於賦外謗議之興理
 所必至但當自責難以尤人若利民諸事今日固有掣肘難行之
 病但往往初未嘗出於確實惻怛之心且無纖悉周密之慮講之
 不精託之非人其醜態不合未必一一皆有掣肘未免使苟且架
 漏者指以自文矣使吾發之以誠處之盡善如是而不能行斯無
 媿也高明以為如何頂夫兄一出不審僑寄外家昌黎所謂磨肌
 刮骨吐出血肝企足以待真我健寃名曰交窮者端為此兄發也

是可浩歎豐肥已領却當轉寄昨聞令弟都運館寓燕堂夜雨對
 牀填旆交和其樂無涯某以未曾瞻識不敢拜書怕次乞導此傾
 嚮長公少公名滿天下定當聯轡入對映照班行尙能航一葦面
 駕於大室慶禮幅紙并謝言不盡心尙冀台照

慰鄭定齋

某踞踞陋巷幾與世隔春初剽聞執事丁太夫人之艱非有的說
 道路云邈無從訪問又不敢率易奉唁得罪慶門孟夏望後時天
 霽出示所惠書始知其詳且悲且媿越二日陳廣文來訪亦言得
 書嘗辱寄聲存問媿且感者以平生知己知執事者不一二數而
 慶弔絕不相聞豈人之情哉然山川悠阻影響昧昧勢既不得以
 自通習嬾廢事亦山人處士之常態執事誠以古心相照決不以
 音問疎曠棄絕之是故隱淪不振之姓名猶在湖海容納之內而
 記存勞來之真情悠然發於寢苦枕塊之餘藹然見于故人尺牘

魯齋集卷之十七

之後吁是豈今日士大夫之常德哉此愧猶可諉也此感則永矢
 弗忘也執事自羅大變戴星奔馳跋履險阻勞悴甚矣攀號擗踊
 茹哀飲痛嗟何及矣卜其宅兆貝土成墳大事終矣毀不滅性聖
 人所戒酌飲不入曾子所悔雖欲致拳拳愛助之祝今日臯矣不
 復措辭矣雖然蓼莪昊天之恩寸草春暉之感豈有新故之間哉
 況思深滄海如何報之語執事之素心也讀禮之餘益思盡其遠
 者大者斯為達孝矣愚聞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泄
 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將為善思貽
 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皆執事躬行
 心得之餘而某又不能忘言者是欲少補前日愛助不及之誠而
 已其近得魏國張忠獻憂居三帖中謂故舊日公不以其哀苦而
 幸之教使不存於學道是區區之望也魏公功業之盛年德之尊
 而其言猶拳拳如此蓋其孜孜求善出於中誠豈勉強者所能此

所以爲魏公也盛德之事學者莫不興起後有北山何先生之跋而其與舍姪亦綴數語敢以爲執事獻千里將誠不敢効世俗禮仰乞台覽

答湖滄王全夫

觀下論之目深見讀書不苟不爲入耳出口之學甚善足下可謂有願學之心而欠勇往之志有涵泳之意而欠講辨之工所以義理孤單而滯礙未融也來論一有所著雖事物未至而其心已有偏倚此三語初看時甚異既日有所著不可謂事物未至既日事物未至又安有所偏細玩之則知語滯而不通蓋此章大意如當喜則喜而不留其喜當怒則怒而不留其怒有可怒者不以喜而忘其怒有可喜者不以怒而忘其喜此之爲不失其正留其喜怒此朱子所謂一或有之也當怒不怒當喜不喜此朱子所謂不能察也忘其當喜忘其當怒此朱子所謂欲動情勝所以失其正也

魯齋集卷之十七

三

朱子謂於心上理會是見於念慮之微者是也後章大意是心既正矣知其當親愛一向偏於親愛雖有可賤惡者而不加審也知其所當賤惡一向偏於賤惡雖有可哀矜者亦不加審也如父子之當愛此心不可謂不正也而不復審其惡焉此正是事上病耕種之欲豐碩此心亦不可謂不正而不能審其已碩亦只是事上病此正是正心以後之事朱子所謂是見於事爲之失者不可謂之未安若放情者即敬畏之少殺者也非今人之所謂放情肆其無禮之謂也日當然之則明放情止可如是而已亦不必疑而快之也又來論絮矩一段舉本文斷續不貫而難曉本說君子能絮矩然後上行下効而天下平恐人不識所謂絮矩又解其義於後今如來論但欲識絮矩之義而不必行絮矩之用也而可乎所謂自得者乃自然而得是集義所生者獨自得之如義襲而取真弊至於尙新奇立異論爲吾道之害矣不踐途聖人病之也非取之

也此外已言之更不重述

通蔡子明

曩蒙謙光訪別于今五年中間僅能一上主書之敬蒙答教甚寵且有名詩巨編之賜嗣是影響味益守隱約雖聞榮登魁甲分教上饒慶事蟬聯俱不敢脩一紙半行以瀾冰臆者非慢也雖以禍患相仍亦山人處士固陋之常態意足下仕路崢嶸交遊日廣東閣之下英俊如林那復念及疎懶無用之書生哉立齋姪出示近書乃蒙寄聲存問恍然自失不肖姓名猶在齒牙悠揚之間捫心愧感銘篆難忘仰惟久軒先生負一世之重望結聖主之深知坐廟堂參大政天下想望其風采鈞衡之拜四海蒼生日夜延頸以俟况如某者久蒙賢父子顧遇之隆其爲曷望蓋可知也竊聞譏者日方世變之輻輳國勢日輕國計日匱弊倖日繁民生日用天下事幾不可爲矣久軒抱經濟之學行其所無事物來

魯齋集卷之十七

四

順應未嘗作意也今天下之大本在前星之名未正關雎之求未廣難妙選宮僚往往局於避忌之多端而不得盡其箴規涵養之實又日今天下之大患在北司之勢鴟張羣陰磅礪眾正塞瘡破惑人主之聰明斷喪士大夫之心術未形之幾不可不慮又舉一世之大弊士大夫奔競無廉恥苟且不事事州縣之疾苦不聞財貨之本源不講邊備之單弱不恤甚而綱常淪壞而不知但有富貴一念浩浩乎不可遏此所關者豈不甚大而廣又恐不可以不作意也愚嘗謂天下之官莫尊於宰相亦莫難於宰相凡一時粗有才望莫不於此敗其所長者前後相望何也蓋天下之事機無窮一人之志慮有限彼皆欲獨運以專權徇私而固位此其所以爲取敗之道人主無職事在論一相宰相之職雖無不總其要止在於收拾人才而已賢者養其望能者責其成智者竭其謀勇者盡其力合一世之人物共一世之事功各因其才而公用之吾何

容心焉此真所謂不介意而行其所無事者也然人才不易知非廣詢博採參伍其賢否何由可以得其長而當其任願趨庭之際盍請於久軒竭一時之禱賜大作規樞開翹材之館廣聘天下之名士以居之日孜孜而訪問焉須得平生不識面之人凡目下稱師稱恩而有求者不使充斥乎其間當有奇謀精畫効忠于前者則深謝之謹識之熟講之力行之其私謂者斥絕之果能如是何世變輻輳之足慮乎豈惟相業規樞光前絕後而於東閣令譽休美亦有闕也此呂正獻張宣公之遺範左右其勉之謹發愚衷上答記錄之盛心若夫爲治之大原大本動關上德非草茅之所敢言及于政事之至纖至悉綱目多端亦非筆舌之可既青燈夜坐嘗與立齋商略之或恐自能詳布于左右謹奉書不宣

答季伯韶

幸甚得隸部封一氓之數遙望使星炯炯斗牛間可仰而不可近

魯齋集卷之十七

五

豈敢以一字干其常分哉自顧隱微不肖何足以辱眷記而不忘如此特枉墨妙勞問劬劬且有折俎之儀此尤出望外下拜極其愧感屬以郡政不綱居民延燎燬其七八百年之星祠并里備備度日寓公率以義約爲救焚之備貧乏如其亦在推擇不免質衣物以奉承不知造物者於何處持盈虧之權陰有以助之義也揀來論不覺失笑賜問三政何先尤認謙虛不鄙夷之盛心若社倉有名無實義役豐歉不齊又非一路通行尙可緩也若夫歸併一事卽過割稅賦也此則今日州縣之通患發郡二十年不過割矣貧富之不常年異而歲不同烏有許久不進不退之理此勢家巨室之不願聞而暴官悍吏之不肯行也由此逃亡戶絕者不與釐正而稅長代輸破家蕩產比比皆是而爭役之訟自是而擾擾矣不清其源不行之力未見其有益於百姓也此不望於厚齋將誰望賢昆仲當今偉人皆清廟不可缺之器明堂不可捨之材豈久

於外臺者願卽矜念民可少甦非賜問不敢僭及云云

答何師尹

某迂疎無用苟全性命於陋巷悞蒙識察卽以臭味相求開心布誠傾倒無餘蘊雖平生故人未能然者自願何以得此於當代之偉人哉自是以來此心炯炯依嚮頃刻未嘗忘書疏之疎密政不足計也好風西來冰函飛隴龍蛇滿幅英論疎然遙望康廬彭蠡彌高彌深敬審朱明未垂暑氣未王羽扇牙籌敵塞民飽台候某憂患餘息生意剝落殆盡所以自治者甚疎亦無以淑人而況利欲波蕩士習風靡安有向此冷淡生活者杜門自安其拙而已北山先生時有失血之證氣體多倦年來亦少講說以是無足爲執事道者執事去學校而治兵理財世俗之見宜有未解者吾儒之學無精粗皆當爲之事牛羊會計聖人亦盡心焉自古言理財者多矣未嘗知善理財者莫善於儒者自古稱儒者多矣未嘗知

魯齋集卷之十七

六

理財亦儒者分內事今廟堂何所見乃以執事爲之此漢唐以下之所未識是豈果有取於此乎亦偶中暗合耳不然何它事之未善也執事之不鄙夷其職隨事輒效所以寬民力以培養國本歲獨百萬在宅人爲甚難在執事特餘事也有如神機絕識而可但爲國用支局而已乎大則當運籌決策於用兵之所次則折衝禦侮於形勢之地可也今在外不離於九江之境豈天意亦有所囑乎使之習風寒熟事情將以大任也察敵勢之虛實審兵將之勇懦上聯襄蜀下援長淮善用兵者未嘗不於此而展布焉此豈酣衆富貴者所能識此執事向者不勝西事之憂言於當路增湖右之戍誠爲急著似聞未能盡如執事之請而招軍已至內地人心驚疑無肯應者似聞已有中轍之旨此蓋長沙所當深慮竊聞其幕府泰然未審果何如也區區之愚不若且移副閩舊治練袁吉之兵亦次者也台意以爲如何書生不識時宜然亦同此愛國之

心願執事專意講求西南之衝要於閒暇未及然之時今之搜獲
官職者必退避於緩急之際未必非執事當此重擔惟高明更加
之熟慮若夫豐碑巨碣意則雅矣句則健矣讀者知所警矣執事
談笑翰墨自是出人數等於斯時也而可以此為事業哉區區所
望於執事者非止此也執事交盡天下士亦何取於某豈以其無
用於世而不以懸直為嫌乎今之士捨科舉之外無它學也世之
所謂有才具者又皆出於俗吏之手豈識儒者之實用哉惟執事
當以儒者之實用立門戶世俗伎倆屏去之幸甚九江乃陶士行
之故治也其事業亦有當於高明者乎

答吳松林

近聞遠趨邊閭密贊機謀將有千里之行正恨不得攀送且不得
專价導嚮往依戀之忱忽拜誨緘謙德滿紙感甚愧甚又蒙傾倒
真情敷露出處之意以寓別尤極感佩執事自桐川歸入山堅坐
七步 遺 集

晉齋集卷之十七

今四五年矣未嘗不歎咏高蹈絕識之過人今乃為一議幕牽挽
而出方疑執事自待之不厚也來論以為無官可做謾為祿仕計
固非知有榮進之想白首舍已以從人亦甚屈矣今未論因不失
可親之人而聖人嘗度時義教人不可榮以祿者其旨深矣成事
不說某不當贊賈區區之愚更惟裁處於進退久速之宜或恐可
以少答知遇之隆也名集細芽拜賜珍藏和靖所書東西銘四箴
石刻敬以侑書大風正寒敢乞金玉鼎茵為時自愛自重不勝拳
拳之至

賀陳本齋

共審榮膺帝命分任史權自業麟經久斟酌百王之大法始參
序即剛潤四朝之巨編必是非賢否之大明想那佞姦回之甚思
應笑昌黎之怯懦要追司馬之雄傑豈特儒者之榮抑亦古人之
幸仰惟慶愜某自安隱約於陋巷不求聞達於當時誤入眷知始

終如一平生得此於人指不多屈感佩何可忘自別朝軒恍焉如
夢五柳溪山冷舍風月猶如故也風致與人俱往矣如之何而勿
思行看進書褒擢正色要津與其誅既往之姦諛不若勦當今之
佞倖此拳拳深為世道有望於君子之得時者如此偶看得隱逸
傳中有魏國錄拔之胡正字憲與焉此二人自合入儒學中豈有
身為朝士而謂之隱逸可乎蘇雲卿之事蹟徒欲節文血脈精神
處俱廢矣據所知者如此推之它傳可想日子既迫不知高明何
以處此雖不隸卷中有顯顯礙理者恐亦只得早舉而白之無為
後悔若大費爬梳亦當且展進書之期可也

回鄭親求嚴桂賦跋

茲蒙寵示嚴桂賦倡和欲某掛名其末甚感其嘗整矜端玩皆軒
軒然有凌雲之氣誠得當今魁彥印證于后為宜若使僚倒無成
於陋巷者點綴則為此卷之差不能莫大焉由是不敢措一詞謹
八步 遺 集

晉齋集卷之十七

歸璧然既荷不鄙夷又不可不見微忱佳製有曰孫枝孰可繼
其芳惟予足繼又曰盛美不在予而何在其自然者可謂甚勇其
所以自期者無乃太濶乎何其眇視宗族旁若無人大略矜夸之
意多而非所以培養退讓之風也政使盛族果無可繼前芳尤宜
哀痛感慨厚自豐植以遠者大者自期可也每舉進士不下數百
人賢否邪正雜然並進縱在高甲又何足以繼先烈仰惟先正師
保氣節勲業著在國史播之天下後世豈在區區一第哉某亦潛
觀密察賢親天資俊敏自有為願以器識為先窮探學問根本
見于躬行者篤實無瑕則人稱之曰北山之後有此賢孫曾可謂
源深流長矣盛美如是始可繼芳也非恃親愛不敢出此語惟高
明亮之

回潘丞

近歲多幸獲奉英標於瑟琴書冊間辱眷與厚甚焉飛魚躍各適

其適終不可得而同趣也故人辰青雲翔天表一舉而知山川之
紆曲再舉而觀天地之圖方猶肯下顧雞鶩之栖栖耶一札度垂
虹而南飛委餘光於陋巷恍然落月之照屋梁驚喜起舞賜諭令
煙之事某久服高誼當時固嘗從與一語豈知麋鹿之性習荆棘
草莽而無長林豐草之志今已備嘗艱難須有悔艾之意彼筆生
者不患其不從此卻在高明思有處之庶可終此大惠蓋不徒曰
飲食之而已必加教誨撫存之然後可至其成耳未知台見以為
如何鹽官趣戍不審合符在何日亦略歸鄉否某病暑入秋尤甚
筆視久荒聞便承書此以答雅意莫能盡傾所欲言家兄辱賜問
尤感令再三拜謝伏乞台察

回葉成父

某伏蒙不賜鄙夷再辱緘示問仁之疑義肅容三復渙然冰釋尤
見舍己之勇求善之力無纖毫固吝之意二章改本已極明瑩剖

齊集卷之十七

九

析甚精不可強指瑕類矣以愚見淺陋觀之克復二字雖是著力
用工非是先存此心如何還能如此用力所以其弟不告之
以此正是未有顏子不違仁之功其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者便
是要它克復以全此仁也其餘日月至者如何便能如此下勇猛
手段朱子所謂教顏子以殺賊手段者此也若仲弓正是教它一
个敬字以防賊入來耳程子下皆盡二字朱子下一全字亦是含
此意思程子云方始是仁者以全體言也此是於令尹問目外因
及此耳未審高明以為如何此間朋友先來多是以為訓做字看
來做字不特是粗而亦有病仁是人元自有者何必去做他乃知
文公下一个全字是有萬鈞之力來教於此一段恐未明鑿龍示
先天圖却於此備見此公之為學矣想是他自有願學之心只是
不得師友不循途轍往往自盲撞刺些道理來說便欲將來立論
誤矣康簡之學非是難學蓋是不可學若一一定之於數則王道

可廢世教可息三綱五常任他作壞不必扶持亂臣賊子任他縱
橫不必誅戮何者其數當如是也數之為學固不可謂無此理自
是天地間一珍秘物事不可將來泊國平天下此聖人所不學也
以二程與康簡如此密熟甚欲傳與二程而二程不肯承當者是
誠無用於世教也但渠精於數因用心推得天地萬物之理於吾
道無悖是以程朱以來推尊之而不敢非也若是正面工夫只是
數學後學求聖人之道自有正當常行大路正不必向康簡脚下
與辛苦討道理也於此可以見他無師友盲撞處亦甚可憐也非
蒙尊兄下問之勤何敢放言如此然亦不敢以為是惟高明有以
印證之答未發之書尤更直截分明不知疏庵新昌之講是何人
後便乞賜報夫仁義禮智信性也皆未發者也本不可形容孟子
是將情來說因其見於外方知內有此理耳未動之時如何下注
腳不知教齊如何說未發之體併乞指教

齊集卷之十七

十

復陳本齋

某於臘月二十有六日拜書修慶悅唐實夫轉達未知何日可漱
冰臚歲正之四日伏領賜書正某修書之日也是日金華有雷電
之變知契好不替膺合如此何感知之某學識淺陋不敢妄論古
今茲因執事與修史筆敢陳管見亦不暇詳其條目姑以大綱言
之太史公之八書嚴矣所包固有未盡而封禪何足以專一書其
後立儒林傳乃與佞倖滑稽雜流並列何其識慮之不高也猶有
可掩瑕者能以夫子列諸世家而門弟子附焉以老莊等自為別
傳亦知所尊矣班固作十志視八書有分有合有增有損而藝文
之為志名既不與諸家雜出而崇儒重道之意比太史公益下矣
范蔚宗之紀東漢不得與班固並稱自古之論然也蔚宗乃別出
文苑一傳於儒林之後既知有本末又別立黨錮傳於前則其識
不可謂不班如也此傳雖前所未有義所當立且東漢之盛孰有

有踰於黨錮諸賢哉魏晉以下固不足言其推國家之所以遠邁漢唐者亦以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傳伊洛諸先生義理大明盡掩前古今上聖德巍巍未易形容其有關於世道之最大者莫如封五子列諸從祀崇尙道學表章四書斥絕王安石父子之祀也今四朝大典成於今上之朝舍此不錄縱史筆極其典法而五子之徒浮沈出沒於列傳賢否之中便無精彩豈不為千古之羞嚮者敬岩姪嘗奏請於朝乞立道統傳朝廷不曾取旨收案宣付史館區區之愚以爲道統立傳却小了道統當作一志豈不勝於經籍藝文之志乎若欲作傳則當日道學傳終不如志體所該全備伊洛以來門人弟子著述書目悉可類聚首載吾道今上臨幸辟雍之詔吾道粲然可以上接夫子世家下陋東漢黨錮豈不偉歎此非導諫於君也將順其美是亦格其非心大臣愛君無所不用其誠蓋如此某因有白事雖私實公乾道庚寅先大父諱某宰長

齊齋集卷之十七

七

長沙丞相某宰於潛劉史君藻宰崑山皆葵人也皆以邑宰聞孝宗留意字民之官幽隱必達一日三公俱被召天下翕然聳聽莫不奮厲五月大父面對稱旨即差知嚴州實代南軒張宣公辛卯信州驕卒作過兩易大父知信州壬辰冬召赴行在十一月十五日奏事十六日徑除金部郎官繼賜奎齋訪及治道癸巳五月兼崇政殿說書秋以諛者謂大父漏禁中語出知饒州自是老於麾節問恐此事實錄中不曾登載不特大父被遇上恩之隆如此

尤足以見孝宗考察州縣之能否破削資格而用人無朝蹟而徑除郎以庶官而蒙御筆兼說書皆當時異恩也是以宏模偉德之一端恐秉史筆者之所欲聞子孫沈淪無由錄上送官幸執事左右史事不敢不聞大父事實見朱文公文集第八十九卷神道碑銘之內大父官不至立傳今不至立傳而得傳者亦不少某之事力不能進伏今聞從伯祖尙書諱某新得入傳按史法亦有附傳

之例大父與錫山尤公爲同年進士情好甚密大父宰錫山亦賜諱文或辱鼎重轉達史長得附傳以垂不朽豈特存沒被惠而亦足以補孝宗聖政之分毫進退惟命非某私情所敢必也某家藏宋秦公唐史吳兢傳稿一卷真蹟粲然惜向者不曾拜呈當時李文簡公亦爲大父跋數語即模勒鐫木于史館某亦得墨本今以納上不知此刻今尙存否吳公真足以爲萬世作史之法則而秦公則潤之功大有警發恐或可以少裨大手筆也

答王景梁

昔往南溪攀別而逸駕竟已先驅悵然而返耿耿至今之日伏奉手畢之光慰感拍懷謙詞滿紙推子過情此則非所敢當宗兄坦夷磊落刻厲辛勤青雲之科不占已孚舉業如是足矣趁此青春鼎盛蓋亦用工於根本之書以培養其窮達之良心閉眼闔眼無非受用之實地記得朱子語錄中有一段說用舍行藏云他人用

齊齋集卷之十七

七

無可行舍無可藏惟孔顏有以行有以藏於有事說得極重雖未必當時聖人之意於學者警發有功若夫家貧親老別無妙法只有進德修業四字須是念念在心以聖賢爲標準蓋自古無餓殺聖賢也此某平生勸勉友朋之拙策聞者莫不笑其迂自謂忠於告人莫出於此若欲別求妙法則墮坑落堑者紛紛皆是審高明以爲然否吾儕遠書諛語舞儀皆在倚閣之數併惟識家

答蔡子明

某此月初得之郵傳天心開悟王言載敷尊公久軒先生陞華蓬殿暫逸琳宮知衮衣之將歸副鼎鉉之素望政恨未能求端便肅晉賀橫立齋歸反辱寶墨雙函以宗文賦警策晦陋上原大道之傳下閱邪說之害指示後學之正極其坦明伏讀竦然起立又知褒拂過情將有望職之命尤極愧惕但某學不自力老未有聞上不足以窺聖賢之蘊下不足以馳功名之塗抱虛稱竊備於陋巷

守天下之至拙何足以宜振德之賜此蓋仁齊平日以人物爲已任不忍一夫之終棄政恐鼓康軀於大雅之側適以累知人之鑑既聞時論一新得以全純愚而安隱約豈勝大幸竊惟仁齊以高明之資更練世故洞達物情運量斯世如鑑如衡不失毫髮天假閒暇正欲培益其積累之原益嗣其問學之精願於此時寶毓神明使心廣體胖上以左右尊公副四海具瞻之望下以蕃衍英嗣續三世慶源之長區區之愚不敢道諫於尺牘中以爲盛德之報狂生故態不入時大率如此伏乞錫察

答何寬居

某自去歲修貢謝忱匆匆不能盡所蘊而書生疎闊當世事情妄議天下事既而不覺自笑政欲高明知山林腐儒真無用世之才可以置之度外而某亦不敢以尺書復進于冰壘非敢忘德也出處塗轍不同也伏自榮登朝者擢用日穹會無一字詞候起居須

魯齋集卷之十七

三

望經濟真不足置之齒牙無疑矣因北山之回介拜書餽之甚渥雖曰錫類之仁真無所爲而爲者尤見義利之限界甚明也發書啟篋則精畫名刻在焉盥手揭之素壁蓋執事以平日之所受用者開論後學甚切但塗轍分限俱含兩端使學者何所擇至於詞真氣溫量寬鑑嚴自是名言亦恐方圓大小二句終未能勝也人知此二句出於孫思邈而不知孫又出於淮南子渠更有一句云能欲多而事欲鮮雖與上一二句未稱亦自有味也高明以爲何如又蒙錄示西南備禦之方尤見憂時體國之要策蚩蚩熟寐誰慮及此不必伏波聚米而形勢瞭然在目西邊防禦添兵雖不多已爲兩路之重因只得且如此經理古郢之要衝非識古今形勢之精不能及此蜀運之急尤今日之最當先者若止取辨於荆襄似亦非計不如勉其復四川之險要護成都之沃壤則蜀運自寬若夫屯田清野之二病非一黃榜所能革此則恐欠區區慮不知兵

妄意如此但今日之患上下無一定規模若主議之人在內則恐奉行于外者易差主議之人在外則居中主張者易搖所以今日事事無終始續用不成者此也或得於西邊專一道之專力畧如維揚之任責使之經營積累以數年爲期庶或可以稍成頭緒但君臣之遇合難保古今功業之難成其成其否天也非人力之所能必也然食人之祿立人之朝義當自盡其心焉耳扶三綱不至於沈淪拯百姓不至於塗炭賢者未嘗無此願也事之不如人意者何限豈得盡如所願哉賦畝徵生日夜望聖君賢相以天下爲心損上而益下瘠己而裕民邦本固而公道昌庶幾如執事之高明翕合眾志赤心任責尙可爲也未始能副此願否未知何日得拱文席以聽開濟之規臨風馳神

通陳本齋

孟秋既望風露已清而濕縷佩人望益高后皇嘉相五月末因礙

魯齋集卷之十七

三

夫兄行嘗附一書以道仰德之誠必已上徹冰臚繼是天氣尚熱痲疾微動兼爲濕氣薄腰腿間屈折頗艱由是尺書不嗣七月初忽聞執事去國爲之惘然繼之以喜執事之去甚善矣猶恨其差晚也審執事之踪跡固明矣猶恨心事之未盡白也雖然頽波滔滔時柱獨立信賢矣哉某嘗愛坡公之言曰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然亦如之何而考也不過出處行藏進退語默之間見之君子不容於時君子何病時之差也君子苟容於時時亦何病君子之恥也能各知所恥則世與人兩得之矣執事之去盡力請於師尹得郡之時乎師尹之去固甚巧矣章貢之行未盡善也心迹俱明者於此時惟陳右司一人而已師尹之歸匆匆一見且曰少定再入城當從容也既而又匆匆過城挾無道行矣無道於是得脫陷阱其言謂西瀟逐從回至此催迫就道若果未有行意亦何妨御之我之遲速豈更輩得以持其柄哉

此事姑置之鄭定齋曾聞其消息否昨傳其得與化既而與化屢易守獨不見其姓名甚疑之執事必知其詳願垂一報潘介若既歸則為終焉之計亦無一字入城府但聞其卜築為人所誤未為穩也書生舉事不免一疎尤見此老之淳德林園錄拾韓架閣境皆寓金華二公人物雖不同皆佳也亦得時奉從容餘非淺陋所知執事一出五年仁歸家山其喜可知僭有高風行一篇姑見頌美之意幸垂藻鑑謹專人詞候起居家兄臂痛不果修書立齋姪別已拜書令似諸位德業日進和父既得肯牒魁占無疑不敢拜狀乞斥名瞻見未期敢乞康濟一身自致中和倚需時運之復以大發揮

回楊行父

一別芝宇轉囑十餘載回首遊高明諸同志如在天表清夢栩栩未嘗一日不懷想瑞岩使至忽領藻緘高誼不忘既慰且感滄溪

齋集卷之十七

五

步 履 廣

古刻分惠此意尤厚頹惟即日歲云莫矣霜旭烘晴侍學有相雅候萬福貴集中外鴻祉惟均某冉冉餘齡待盡陋巷幸有殘編縹閱如見聖賢此心不敢怠也垂諭堂扁極荷不外某素不以字稱何足以承盛意只此二字觀之則知學識迥出世表所以處家持身得其要矣遂欣然勉強一書併綴數語以復來施未必可用更惟裁處某近刊何北山所著魯齋銘以墨本納呈至希一覽無由會晤願言力學躬行善保斯則為千萬世子孫之基不勝拳拳謹奉狀不宣

回陳樵翁

維時急景湖年雪慳寒薄共惟梅邊雅興塵外高譚白龍薦祉尊候動止萬福雲間仙輶錫慶川融某束書聖則獲並英游餘十載矣每辱加念墮筆底龍蛇之龍光彩陋忒式重斷金歲寒之心度越世表不勝起敬不勝懷感仙都水患固久未聞連歲之類仍濕

氣著人故易成疾此亦氣數適然非一人所關係於不堪其憂處

樂亦不改方見學力也物價翔湧非實貴也會日輕而物日昂勢所必至小民從容不見窘色此最是時節不敢嘆我生之不辰某雖無用於世七十六年喫了二百七十八石米可謂古今之幸民造物之賜侈矣且莫入土尚何言哉尊論書堂氣象翕習聞之不勝欣慰以諸賢扶持作成之盛自應不同但欲求前塵於他郡殊非策也第一是人情不相知風俗不相入却與仕宦者不同佗職倘不可況於直學乎此尤不知所以承雅意做里士風不競久矣如某掩關衡茅後生英俊望望去之罕曾識面何由知其賢否苟未有交承則前職未可解組或先有才望伏之已久不妨再任儲材當在平時若求於臨期必至於苟且矣惟執事加之意風縑之賜甚感久要不敢不拜靖念疎陋無益於聖則每歲必蒙專价問勞固足以見歲寒之盛德但舊朋友在堂甚少新者不相知

齋集卷之十七

六

步 履 廣

妄叨重惠掛名簡書起人厭薄今天運將周不為不久用敢拜手控敢乞注于籍今後不必專价或因有便一札半行足表交情臨楮忱禱非敢自取疎外不盡歡竭忠聖賢之訓也瞻際無期願言金玉體府以棟吾道拳拳不宣

回于晦仲

某老境寂寂急於歲莫幸未與殘編斷簡之盟思我良朋恨無飛羽齋藏忽有好音瑛絨在手垂露粲然欣審即日霜旭烘晴網維聖則台侯有相萬福來諭纏繞塵俗此固人家所不能免然日用壽應何莫非事事所當事即此是學一事一物之中有無限道理不當厭棄事物閉門獨坐方謂之學也且聞堂中依前翁集只是舊友甚少耳况今右司新被朝命主此精廬神交氣感多士景從當矜佩雲合也某衰盛無益於書堂每歲必蒙遣价訪問生死此意甚厚甚感激無窮但年運而往今已十載無益有損後之來者

聲問不相接必出勉強或爲虛費之累使拜受尤不安願嗣歲倚
閣此例庶幾安分免貽殘喘之羞幸甚玉峰得書云今年書堂再
被水浸濕氣能爲人患殊欠良策不矯可山頭起幾間否今夏荷
周平之來欸數月喚醒舊夢但某生意甚微不足挽其久處爲之
憊然某被嘉惠甚腆公裕私覲兩極其至祇受皇恐無以侑書讀
以絳炬百兩俛使價復于執事切冀容留會敘莫期願言力學自
愛益大遠業不勝忱禱不宣

回章軒

某不敢以鐵府彝儀自取疏外近領台誨光風襲人建仁滋永思
仁感深曩者高軒數過蒼苔問今猶隱隱有石聲也伏蒙紆念寂
寞華子歲莫五雲之朶先春而來欣備彩衣受命玉筍催班難爲
弟難爲兄一出一入賢哉父賢哉子拜後拜前體真元爲萬化之
幾無思孝備一身之美朝於王所允若天心豈特親之交惟直爲
魯齋集卷之十七

國家之盛事聞鄰音而倍喜就慶牘以非恭仰祈鑒宥某衰伏窮
簷賴庇苟安尙勤綬軫頒寶劑以扶其龍鍾封名畫以寓其繡絳
意重丘山感深河海少延殘息實出大生揭雙軸於坐隅拱高風
於天表勿勿治報未盡精微惟洞然相白不宣

重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哀挽詞章

挽曹叔獻

野草何青青野花亦若蒼王園翳烟樹東風開泉扃靈辰倏祥練
祖載何因循半生安陋巷單瓢澹無營天命有窮達書生多苦辛
世印同一路玄廬等枯榮我本里中子升堂話微嫻每懷格渡語
惟士有常心几杖雖疏闊瞻瞻敬愛深故家喬木瘁不復典刑存
流水桃花宵飄零薤露音幽宮一以闕清淚洒芳春

挽汪帥參

一世欽齋老聲名四十年冰融南省日春滿洞庭天笑語當時密
交情晚節堅秀英今已矣新閣獨歸然

魯齋集卷之十八

右一

世路艱危極人情政可歎未聞親子在而有外邪干軒冕多爲累
簞瓢未必寒此皆身外事且闕一丘安

右二

挽潛齋王樞相

忠簡流餘慶文忠印此心詞章傳世早事業得君深不盡風雲會
寧知歲月侵九重驚歎瘁讓者舌方瘡

右一

治命深衣飲親題石像鑄精神傳巨扁風月掩遺編流落人間境
陶鎔物外天建安名教在芑日配先賢

右二

總角思先友同宗麗澤傳典刑諸老盡文獻舊家全交道從公晚
知音去我先淵源誰與邈愁絕伯牙絃

右三

精舍北之北幽宮南復南雨山生死寄千古姓名請地勢蟠空壯
溪聲戰戰酣青烏發天秘萬壑拱遺龕

右四

代挽王潛齋

自立西山雪聲名四十年清思奎畫重忠簡物情憐廊廟風雲斷
園林歲月遷潛齋元不死有子續遺編

右一

先世論交早名公不忍忘共期霖雨施忽掩斗樞光北墅風煙慘
南山草木香片雲開白日郵典耀龍旂

右二

挽丁知縣

峯巖北平貴從遊五十年遲遲登虎榜急急到覺仙振起非無地
榮枯自有天老成彫落盡一壑鎖蒼烟

挽施子華

哭子天倫變賢哉更可傷毅翁悲祚斷學者悼師良缺月窺元室
淒風銷奧岡身雖隨物幻名筆起潛光

挽郡博士待班劉公歌

六風變九野萬物負生意素躡何樂樂清血酒幽隧猗歟靜壽翁
歸全可無愧人生託溟滓消息同一氣過化來者續自昔歎川逝

溫溫夙好修甄陶瑚璉器凝乎觚自渡澹乎靚且達詩書以爲糧
忠信以爲館人皆崇榮途公獨徐攬轡三轉坐卓比五鸚爭自致

上培德誼種下開文字瑞一子通金闈一子需大對衣冠繪慶圖
豈料造物忌學校失師模鄉閭思善類梅花已流水草木誰臭味

惟有篤厚心叮嚀期嗣世

桐花散翁挽詩

激水之西巍然一峰是曰道堅翔舞而東林鬱蒼蔚丘壑渾融雍
雍聚落惟金之宗五世積累鍾此散翁散翁願生有異質學敏
而博心廣而實迺孝迺睦迺大其識教子一經維寬而栗教人盡
已維久無敦選舉法壞取士以文決於一夫升沈遂分良才美德
所甘隱淪負我求我負人非人兩語垂訓風俗反淳我之識翁因
翁二子典刑是親翼翼靈臺曾不幾見翁遽不起我來哭翁亦已
晚矣匍匐之義真可愧死我既哭翁亦相佳城千嶂轟轟萬壑
法一丘永闕昭明上征萬壑法云千嶂轟轟子子孫孫載昌載毓

哭錢學老

魯國黔婁死升堂弔者誰不邪能至此千載有妻知凜凜默成德
清風百世師舅甥貧到底終老外家祠

挽汪約叟

幸有靈光在天乎作廢亡生來最真實病裏亦康強和氣留丹鼎

魯齋集卷之十八

清塵凝筆床溪山呈秀處風露悄淒涼

右一

憶昔先君子金蘭氣味投中間有生死一別幾春秋曉漏傳幽夢
英魂覓舊游城東烟月冷應是訪新丘

右二

挽鄒夫人

霜冷留賓髮心融篆貝經疏金重錦誥珠玉璨芝庭方祿參軍養
俄丹壽母銘可憐萱草露也解位儀形

挽可直兄

老厭駕行武騎鯨不肯留空存丹棘讞未告紫宸猷黃老辜初志
青山歲晚謀夕陽無限好心事竟悠悠

右一

典重班諸老聲名始壁流開尊口佳士幘被闌前脩月冷金圍籍

塵生玉杖鳩梅巖傷目處鴈影正賓秋

右一

晚始親荆玉劬愉氣誼稠泰壇霜月下暑枕夜江頭一困關公念
連書釋我憂平生知己淚寂寞酒新秋

右三

挽朱侍郎

國論多同異身名有險夷一從離紫橐再不上丹墀慷慨風雲斷
飄零歲月移却因閒得早冷眼看人癡

右一

渺渺康湖水我我蜀野山是翁元不死蛻骨此中間草木券臺綠
莓苔翁仲斑白雲傷北望清淚更潛潛

右二

宗夫人挽章

魯齋集卷之十八

勳烈高忠簡夫人衍慶源春風南澗藻秋雨北堂萱鸞鑑傷孤影
芝庭茂兩孫清霜凝素仗瓊瑤滿西原

挽何無適

二五之英清通瑩徹有鍾于躬非賢則哲烏乎無適自幼卓絕奴
僕選駮銓衡莊列鞭霆走電不可追箭一操而存肅整轡轍著書
未就不幸短折既賦以奇未易泯滅世外精神筆頭風月有闕斯
立有安斯魄既安爾魄既築爾阡是曰反終是曰歸全人生斯世
豈必百年欲動情勝萬事出焉孰好孰惡孰媿孰妍孰過而改孰
善而遷一征物表浩浩其天風定水止月印萬川陰陽不獨動靜
不偏既靜復動太極炯然

馬華父母葉氏挽章

力疾呼兒語民方弄潢池兒職不可緩母疾尚可爲綉衣纒出境
蕭斧旋芟夷百姓得莫枕歸來拜慈帷母訓不敢墜母喜開雙眉

陰功覃雨露慶報當期願孟夏草木長庭萱何遠萎平生事儉約
猶有嬪時衣熏爐經卷靜不復朝莫披西風秋又晚黃菊思年時
瞿瞿臨祖奠情血應連沔明朝鶴巖道舊冢連新悲

挽顧軒張朝奉

藹然一氣備天和不盡人間歲月多鄉里同聲稱佛子兒孫相繼
奮儒科蠲租捐廩今無有封豕然燈可奈何德在人心真不朽幾
多麟褥汗山河

右一

挺挺長松施女蘿平生能得幾相過總惟遠辱雙約臨淚眼猶瞻
兩鬢皤曾未經年成契闊至今一慟竟蹉跎吉人已矣難重見山
口悽悽薤露歌

右二

挽張佛子

齋齋集卷之十八

五

嘉慶圖傳世所稀夫何佛子遽西歸平生施子心無爲時事艱難
眾有依德誼百年猶積累詩書五世漸光輝兒童父老頌山谷酒
淚追隨丹旆飛

右一

陟岵雖頻莫慰心見公猶幸母如存東山何事遽陳迹西路如今
又斷魂柳妻忽臨新冢道林花空滿舊時園一衿和氣歸何處化
作功名遺子孫

右二

挽徐郎中

郎潛不復坦矜期留得清名舉世知老矣空還新虎節歸來只是
舊鴻禧危言寧免班行忌已死猶聞海內推病裏僅能成大廈當
時燕雀不勝悲

挽趙龍泉

滿擬田廬樂莫年誰知鳧鳥遽飛仙鸞書連走文場捷躡趾多推
正脈賢晚錫藍衫更鵬弁徑分蒲壁鎮龍泉春風滿縣開桃李回
首松楸鎖翠烟

挽思泉居士

平生不蓄買山錢晚得佳城豈偶然官職叢中韜素志風波險處
謁名賢只將和氣占心地尙想清尊養性天宗師典刑難倒指忍
看庭玉淚濺濺

右一

猶記年時訪故山細聆舊話侍清閒汲泉倚杖臨荒蕪尋塔呼僮
斲野菅回首恍如前日事傷心已隔夜泉關手攜首歇歌清些淚
染含風細葛班

右二

挽朱侍郎

齋齋集卷之十八

六

蚤亞魁躋入諫坡却因忠謹蹈風波龍墀一去江湖遠鶴骨歸來
歲月多紫橐將隨時事轉丹旌無奈夜舟何萬松蒼翠皆親種月
露凄凄泣隴阿

挽朱宜人

蜀峰飛來不記年業我峯嶽青綿聯康湖演漾吞萬壑風雷日夜
噴飛泉水西蔥鬱氣方壯水南重得黃牛眠深山大澤絕異處造
物冥錮難輕指龍翔鳳舞萃英淑豈非天授夫人賢綵雲落月相
珪壁山花庭草搖香鈿虎羊甲士儼成列萬松磨風生蒼烟夫君
筆力扛九鼎親著幽德薰蘭荃應有山靈乘赤豹千年呵護青瑤

鐫

挽何南坡

刻苦工夫真實心一言體用已全陳聖賢斷續三千載伯仲漸摩
八十春保護斯文勤且讓作成吾師敬而親我來不復瞻耆德流

水蒼烟迹已塵

右一

少公稟氣後二年易質翻居三日先學數弟兄猶聞有壽隨父母
獨誰全悲哉易感精神往造化難憑禍福遷應恨南山人遠去從
今獨臥北山阡

右二

籬落縱橫一邈分平生杖屨幾登臨某山某水機緘露彼室彼廬
精分深檢校舊規心欲折摩挲新誌淚難禁素車白馬人歸後鶴
唳猿啼總些音

右三

林省吾挽辭

羞若人兮大帶而深衣張拱徐趨兮儼乎其若思動有則兮神定
澹無欲兮心夷便假嶽巖之紛吾前兮醜雞起滅忠信傳習之省

魯齋集卷之十八

七步 送 陳

吾躬兮聖賢我師伊春陽之冉冉兮生意方憇何雪霜之不仁兮
荃蘭遠萎攀三后之純英兮時不得而榮瘁抱太極而永歸兮哀
與我之其誰雲沈沈兮凄歟風稜稜兮斷斷長田長田兮寂寂永
夜暢旨獨立兮千古名垂

滕勿齋內楊氏挽詞

東風搖地兮摧千紅松柏青蔥兮啟幽宮龍帳廣柳兮辭簾櫳埋
香掩玉兮甘長終芳草萋萋兮春又空春君寂寞兮誰與同

右一

吳門山少兮烟水寬一鋪千金兮向云慳夫人動儉兮同艱難子
荊荷美兮營玄關平生首丘兮志應寒雙溪渺渺兮何時還

右二

憶昔登堂兮拜淑儀小子卅角兮勤將携夫君念我兮力不遺歲
月迢邁兮鬢成絲西望紫雲兮清魂飛越哀千里兮空連海

右三

陳卿內邵氏挽詞

羣山峨峨兮屏下環鍾為人英兮司賢關風雅解頤兮簪佩珊珊
有女頽悟兮拱聽帷間識性情之正兮婦德閑雞鳴警戒兮夜漫
漫水清玉潤兮卿月相傳夫君騎鯨兮今幾年綱紀繩繩兮閨門
肅然樂山堂兮花木正妍薰稿蘭萎兮棄釵鈿淒淒東塢兮藏風
烟畫翬流雲兮去翩翻飛絮寂寞兮隨珠駢忍看雙璧兮沈黃泉
龜趺鶴首兮何時鑄山靈呵護兮祚綿綿

鄭寺正挽辭

北山峻嶒兮配井絡之勳名子孫繩繩兮聿彰厥聲一麾不顧兮
番禺君甘領祠官兮挂長纓操存益固兮涵養益深臨行一念兮
尤清明

右一

魯齋集卷之十八

八步 送 陳

坦溪渺渺兮配流慶之深長園林帶宅兮風月無量陽鷲受盟兮
舉清觴胡不百年兮長徜徉澡身更服兮察氣安詳遺頌洒然兮
墨耿光

右二

北山寂寞兮號東風坦溪鳴咽兮繞玄宮曉露滴滴兮泣蒼松芳
草萋萋兮秀莖窿窿體魄永藏兮魂徂太空一聲蒿里兮春無容

右三

馬華父母葉氏挽詞

君溪猩鬼兮呼嘯幽篁綉衣一出兮血膏斧鉞鼓歸來兮拜舞
北堂潢池夷靖兮母訓是將慈顏開喜兮家國之祥薰風自南兮
草木正長胡不百年兮俾壽而康庭萱夜殞兮奩玉晝藏使者菲
屨兮柯杖皇皇一道生靈兮悲如我傷

右一

瑶巖嵯峨兮龍翔鳳飛玄盧蕭啟兮松楸露晞東望幸龍兮券臺
依依靈辰不留兮夷牀曉移紫萸黃菊兮食祖一厄熏爐經卷兮
儼如生時靈帳香銷兮猶有頌衣音容寂寂兮萬古永歸龍輅輔
嬰兮嗔神魁一登萬里兮風號谷悲

右二

李三朝奉哀詞

羌與公別兮幾二十年思渺渺兮路曼曼棹剡溪兮乘輿訪故迹
兮愴然下晉齊之拜兮如夢挑燈道舊兮猶平生歡我少公兮六
歲悼彼此兮華顛解子佩兮授子館言未終兮歲已闌會公疾兮
孔熾恒暨窮兮技殫聞易簧兮數語意穆穆兮詞嚴湛神爽兮不
變驗學力兮采堅自磐川與玉局兮交一世之名賢宜公之好脩
兮羞芳蕙而稊荃蘭退靜處而莫我知兮老冉冉其流連厭塵世
之轆轤兮俟昭明而遂仙幸與公兮永訣撫往事兮自憐言告言

齊齋集卷之十八

九步

歸兮適適有懷渭水兮淵淵樓遲故隱兮全純愚而孤處當歲其
之急景兮聞公窀穸之有端皎皎兮懿行卓卓兮瑤鑄涵泳以適
意兮鳳岡樵隱之遺稿纂記以廣業兮春秋族系之巨編豈待是
而不朽掩旣往之孤奉蘭風之阜兮望不極歌薤露兮有淚懸泉

蔣叔行挽辭

萬山蟠兮有宅一區吁嗟吉士兮心古而色愉平生激烈兮談忠
義之事求師教子兮必有道之儒流德誼兮鼎鼎浸策足兮功名
之途引壺觴兮自適玩日月之雙車有淑兮爾配絲泉兮幼幼指
期頤兮一豎立病既偕老兮亦相繼而長徂望雙旌兮有勳醉一
束兮生芻

右一

萬山蟠兮新此一丘吁嗟平吉士兮靈辰不留佳城鬱鬱兮馬蹄
不進前岡隱隱兮牛眠是求窺婉孌兮有陔枕阜隄兮沃流東望

兮廬舍西望兮松楸白雲兮生死同壑黃墟兮杖屨昔游孤哀良
兮罔極悼愁愁兮千秋悵素紼兮莫執相爾些兮商謠

右二

朱昭父挽些

春風初開兮別君南浦誅君軼軸兮冬又暮曾歲律之未改兮生
死異路吁嗟乎實齋兮有前脩之風度瑟瑟個個兮凝然寒素不
佞不求兮未嘗備繩墨而改錯視萬馬之奔逸兮歛組轡而獨駐
安於一實兮豈期世之足語天何賦之厚兮而奪之遽何旅嬰之
未返兮合豺虎而哮呼凜世道之曙兮良士瞿瞿想君一笑於冥
冥兮豁然大悟山塵靡兮旁圍水滌滌兮在下付萬事兮雲空顛
一壑兮千古

悼蔡修齋

羌世運之緯繆兮何故老之不憇遺持寸膠而救千丈渾兮誰與
同而共治身一約而蹈遺烈兮不沽直而不徇時西極八桂東連

齊齋集卷之十八

十步

吳會兮貫南紀以周馳以節用愛人兮以靜重為威謂直方大之
德才學識之長兮親結上知方增重乎本朝兮而疾疾以乘之猶
癘癘乎筆削之志兮浩浩乎汗青之末期遺稿山積兮孰續而孰
維擅一代之鉅典兮疑造物之好虧吁嗟乎修齋之典刑兮蹇長
歌乎已而余幼好此奇服兮今冉冉而華顛悼躑躅步之數奇兮安
陋巷之瓢簞公獨閱其寂落兮攀微芳而遐舉時舒愛而申情兮
會不問夫郵傳弭發節而西來兮拱茂行之淵淵吸松齋之沆瀣
兮飽坐嘯之蘭荃鳳高飛而莫繫兮徒延佇而路曼曼何音問之
不淑兮駭騎箕而遂仙睇長江而太息兮涕搖搖而惘然撫巨編
之遺則兮神馳乎洋輿之佳阡念歲律之云莫兮奈狂風之鼓天

挽時僉判

靈辰不留兮挽者何悲美茂行之皎皎兮而今已而惟孝友百行

之首今何習俗之日醜惟不虧其降衷今何足尚乎浮辭靈辰不
留今斯人永歸薤露一聲今行人淚垂

右一

靈辰不留兮挽者徘徊美若人之秉德兮佩先訓之不回以直道
事人兮任當路之疑猜坎墮一官兮窮達何有於我哉靈辰不留
兮啟社塘之夜臺薤露再歌兮亦孔之哀

右二

靈辰不留兮挽者邁邁羨前脩之典刑兮何後生之昧昧平鄉常
人之號兮豈直欲以之而自悔靜觀世道之日詭兮蓋亦惡夫奇
奇而怪怪靈辰不留兮路曼曼乎長夜歌薤露之三章兮識者爲
之永嘅

右三

徐制參挽歌

魯齋集卷之十八

北風高兮歲律將殘望東隴今日斷旌丹有美君子兮擊眾芳而
自飾直哉惟情兮不亢不激鬱十五年之朝望兮僅影櫻於列院
參帳府以自詭兮乃劬劬而忘倦宜表世而厲俗兮曷止於斯靈
辰不留兮祖奠載期薤露歌之一章兮孰不孔悲

右一

歲律殘兮北風正南渡梅花之橋兮龍輻鑣鑣有美君子兮蒼梧
翠竹善繼善述兮恢韋齋之芳躅羨世道之緯繆兮孰識夫
異體而同氣惟不忘其所由生兮合羣從而一視慨垂絕
之叮嚀兮欲蛻而理融靈人不留兮將永閔于幽宮再歌薤露之
章兮號萬壑之長松

右二

北風北風兮歲律告終豈惟歲律兮嗟世道之益窮有美君子兮
非斯世之人物有古人之風兮有無我之德我亦何知兮託先世

之餘契兩書相勞苦兮譎然敬愛之意迹雖疏兮此心不忘死生
契闊兮悵十二里之高岡歌薤露之卒章兮有淚悽悽

右三

挽邵公容春

北風獵獵兮申原之幽玄扉啟兮靈辰不留蘇黃之像兮儼其如
在容春之人兮杳不可求一棺兮厚德萬古兮高丘

右一

申原幽幽兮北風正高薤露一聲兮山鬼夜號吉人考終兮如蛻
遺編不朽兮風騷一丘兮安固萬古兮滔滔

右二

北風北風兮丹旒飛飛申原邁邁兮鐸聲孔悲素輶樂樂兮二字
皇皇如有望兮魂其來歸地有靈兮人傑表爾隧兮豐碑

右三

魯齋集卷之十八

宋史館檢閱所性先生時天彝父挽些

大專架物兮剛柔盪摩五行雜糅兮顛蒙孔多陶一氣之奇偉兮
奄宇宙之幾何握異采之陸離兮蹇儻個而逶迤襲正軌之茂則
兮恥踐迹而循科御長轅而獵太空兮摧九折之峨峨子不羣而
介立兮眾驚驚而肆呵玄虬蹶泥兮侵雄虹於頽波龍廉孟姬之
莫辨兮世揜揜其層賊神藐藐而上征兮訴緯繆於大和忽倏靈
之聿皇兮任侏儒之傴僂咎將誰執兮豈天賦之未適落日下大
壑兮慨高風之吟哦羨若人之莫見兮感生意於庭柯阜豐詞兮
九里亘千秋兮不磨

挽蔡文叔

南風之薰兮五弦絕可以解溫兮憂心益慨念寓形於冥泮兮載
一漚之起滅前乎數千年之名世兮後方來而未歇往者不我留
兮來者不我接何彼頑之弗天兮而獨萎乎此哲非夫人之立極

今凜世路之迫阨惟聖斯惻兮建學校以壽吾道之脉士不可辱
今又焉可殺執悟我聖明兮幾襲秦之亂轍我公之忠憤貫日兮
所以疾驅而竭竭一去國兮一陰方猶再去國兮重陰栗烈鄙夫
熟視兮壯羣邪之蟠結目斷留田兮歌南風之閱

右一

南風之時吹彼棘薪喬木斯壞兮棟梁曷任樛櫨根闌與居榱兮
匠昧昧而弗尋况承天之八柱兮窮歲月而莫登天豈不生材兮
鬱牛山之嶙峋雨露之所潤兮存日夜之朏朏及大厦之將顛兮
無一木之可乘羌小民之怨咨兮謂天不仁非道通乎三極兮孰
識天心天既仁愛我民兮篤生偉人一去就兮治亂攸分天亦仁
愛我公兮不使見犬羊之駭奔危機發兮眾寐昏昏乘離明以為
燭兮魂營營而上征目斷留田兮歌南風之再吟

右二

魯齋集卷之十八

三 夢 選 虞

南風南風兮莫甦稿質坎離互宅兮已翩翩乎月窟駕朱鳥以啟
路兮潛玄宮而永息終長夜之漫漫兮委人間之正則道所以經
世兮名不可以虛得方一去而即悟兮可以淑艾乎士習倘再去
而能悟兮庶姦諛之屏迹使長孺居中司馬遂相兮征會當為之
怵惕又何至於閩江踰嶺兮喋血上國思魏證而莫九齡兮吁其
何及公雖九原兮疑遺忠之尙盡我被公之知兮始終如一不得
哭公于堂兮不得執公之紼我何負於神明兮兩足如繫歌南風
之三疊兮恨無極

右三

哀倪孟容父詞

憶昔見公公季原之堂兄弟怡怡兮情約是將藹子姓之弦歌兮
頭角昂昂來者起敬兮知德義之日昌造化無情兮慨有季之先
亡氣象少異兮燈火懷涼幸二子之自奮兮視前有光何祿養之

不久兮遽驚風木之傷痛日月之未改兮已變故常以公之剛介
兮豈北面於緇黃我知公之心兮縈不足以挽其恨之長東風作
惡雪絮正狂黃墟曉啟兮松楸蒼蒼勞生兮永佚世事兮茫茫交
之道兮日落老有淚兮傍傍

盛化州挽些

悼世習之緯繆兮爭驚乎險阨藹異采而儻個兮已喧騰而吠怪
孰視衣冠之故宇兮羗羗菅蒯酣一盃之醴蚘兮較得失乎晚暖
公胡為乎高舉兮提一劍以北指恐脩名之不立兮象軒軒而有
偉們虱以談當世之務兮江東莫比燼世燭於蔡焰兮同雪國恥
驅馳乎蠶叢魚鳧兮上功萬里中原咫尺兮莫歸寸疆素志剝落
兮口倘恍而淒涼靈輪繫馬兮猛思故鄉晚得一障兮遙遙乎南
荒時續紛而易變兮又何可以久留請星墮境內兮吾將奚求魂
營營而上征兮叩太儀之幽幽歛智囊而不售兮遺恨千秋夙聞

魯齋集卷之十八

十四 夢 選 虞

公名兮意卓犖而不羈解后公之揮塵兮心朗氣夷嘗叩公之所
歷兮動中事機將款密乎山扉兮杳瑣佩而莫追悲風起兮江村
白日下兮大墅表獨立兮雄碑間一丘兮今古

挽通守陳都院

羌西劣之屹然兮鍾此奇才方世道之緯繆兮棄騏驥而駕駑駘
以一尉而誅二凶兮宜異言之喧歷炯此念而安民兮皇恤乎身
災公論雖屢蝕兮猶有時而復開開之何未久兮而終不能遂公
之壯懷詩書兮自適優游兮力齋扶疾而告修善之訓兮俄怛焉
而順價彼西劣之無情兮忍瑣佩之沈蕕生於是死於是兮湛一
氣之去來惟心無媿而氣不餒之言兮萬古莫得而塵埃況有不
朽之銘兮表獨立於崔嵬

挽施子華

二五交運兮雜糅乎剛柔美惡厚薄兮何稟生之不侔厚者未必

薰兮薄者未必猶羌寓形於溟滓兮藐起滅之一漚惟父母之哭
子兮蹇彼蒼之大尤吾嘗抱此至痛兮知毅翁之恨難收雖我不
識子兮知謹實而好修撫新碑而感慨兮相鐸聲之口語與山兮
泉冽悽嶸兮雲幽夫子有命矣夫之嘆兮可以釋而翁之憂愛

挽王夫人

秋山蕭蕭兮連山之岡有幽一宮兮千古其藏毓野堂之世則兮
綿瓜陔以承芳來宗廟而自度兮如奉姑嫜相君子之婉婉兮發
軼康莊固一世之天兮遠瘞佩而沈璜秋風蕭蕭兮連山之岡

右一

連山之岡兮秋風蕭蕭有承千古兮幽宮迢迢一編之女訓兮慨
遺音之寂寥藹清芬其如在兮肇輓影影忍雙親之望望兮遲女
歸而魂消靈辰不留誰其擬招連山之岡秋風蕭蕭

右二

德齋集卷之十八

五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十九

積金華叢書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祭文

祭趙星潛文

維咸淳八年歲次壬申九月丙辰朔二十日乙亥金華王某謹以
香茶敬祭于近故待制侍郎星潛先生趙公之靈日嗚呼惟公蚤
親有道浚過淵源堅却官牒高蹈丘園河洛所啟考亭所論探討
玩索如誦己言審其將發控制放棄培植本根貌恭而
安言厲而溫恢拓日廣聞望日尊帝曰嘉哉汝其通籍時酬利祿
是獵是弋孰嗜義理是保是式易退難進翔而後集翼翼道山巖
嚴講席浙水東西亦駕熊軾一念如春一清徹骨紫囊逼人幡然
去國有崑蒼古有渚泓澄地靈人顯迹隱身榮後學矩矱斯世謹

魯齋集卷之十九

一夢

猷兩朝之眷四海之名胡不百年而遽棄傾舉朝失色天子震驚
贈恤之典有焯丹於未知節惠為誠為明嗚呼哀哉某束髮讀書
恨不立志慕德實深登門莫遂公鎮天台作成士類乃撤臯比束
帛來賁冒然而前求所未至一見傾倒若符若契學既同方合固
以義窮深極微展也一致歲云莫矣蹈雪告歸叮嚀宿約春以為
期疾病事變一諾差池有懷斯愧公心不移書疏絡繹使者交馳
乃請于朝督命下貽暨陟崇領公已交麾棠陰未改有黯其思已
已之秋拜書寓里閭公臥疾英嗣報啟會未踰時諄言累紙慰此
孤陋不寐而喜什襲珍藏如古器洗十有大大字嚴正瑰偉千載北
山夜號萬鬼言志之傳神幾之似無極之妙太和之始家語之書
少母之祀未終所疑未訂厥指水陸遙遙尚期操几誰謂絕筆遺
同麟史斯文未喪世道方枚萬目睽睽為蒼生起泰山岳頽梁木
曷圯識與不識莫不痛瘡有訃莫聞有含莫七匍匐一擲如刑斯

趾內省而疚媿此生死南豐瓣香歸心久矣有炬傾筐有茗盈筐
東望長號老淚滂只湛然清明鑒此哀諫尚饗

祭常傳姪孫文

維年月日王某祭于姪孫常傳之靈日嗚呼莊敏播第五十年
曠焉四世餘芳始傳家庭孤棘學校親闈官轍屢駕驅馳淮暎春
融卞嶼風壯談塵躋名閨籍蜚聲縣譜列院開祥曲臺接武駸駸
華要公論共許世道莫料再斥而歸幡然內省痛削町畦有感斯
嘿有扁斯規志氣未倦疾病乘之原始反終急急作計衣衾棺槨
整整咸備修身以俟壽夭不貳凝定泰宇怛然而逝鄉閭驚駭宗
黨痛傷回首冠子禮賓舉觴會幾何時會哭此堂日月流邁音容
永藏幽幽橫舟寂寂西廡一死一生交情可親有酒盈樽有殽在
俎我酌爾靈有淚如雨

祭潘蔚平

魯齋集卷之十九

一夢

嗚呼某與仲氏憶昔送公長亭話別黯然秋容誰謂此行雙溪路
絕一時分袂死生永訣嗚呼哀哉如公人物屈指無多一時屏
亦未為侈何志涉南海之鯨波再掉徐聞幸已北向征車復左更
入煙瘴是孰使之然哉抑定數之不可挽之耶尤使人於此而極
其恨也嗚呼士嘗才調公獨迅敏風騰電掣神色暇整士嘗筆札
公得天葩水清玉潤紙上龍蛇公之執謙和氣融融拱規距折
旋蟻封一言相投坦然心曲抵掌劇談脫略邊幅內無聲色之奉
外無玩好之供諸仕塗之局面熟世道之機鋒當其勇往霆轟雷
裂意所不可萬勿壁立及其事定月霽雲收一絲不掛一痕不留
南轅北轍崎嶇萬里神輿一息飄然遠逝驚宦海之風濤豈甘心
於避世公初入南通籍金閨公再入南雙鳥飛飛故滄溟而三駕
去鄉關而益遠乃攝左符乃次五莞及帝恩之重濡何宦情之口
嫩乃正元日拜公題箋詞情藹藹歸興浩然掛冠之志堅不可破

高公絕識致書贊和計厥赤之半道俄計音之已傳方驚疑而未
信駭遺棄之遠南公果仙而不返矣掩涕泣之漣漣某等無似世
莫我知公何所取獨契矜期綢繆繼緒久而未衰悵從游之甚晚
恨不識公之早歲每誦尋梅之六絕遐想風流之高致勒黎母之
堅取有邦人之雙識是亦足以不朽雖蓋棺而無愧旆旌悠悠津
楨茫茫風舉露髮來返故鄉神其寧矣山深水長誼當匍匐伏哭
道傍病不能往寫此悲傷

祭徐彥成

嗚呼自八行表公廬之望遠移分石荀之春蔚蔚故家之喬木
森森玉樹之階庭雖芬敷而異圖實一氣之流行往歲奪其冢嫡
今年喪其元孫豈日蘭自榮而蕙自槁我則同此痛而同此心也
矧子與子自昔相親憶子之幼也玉雪可念方子之壯也老氣夙
成功精沈著志慮堅凝颯颯霜頰琅琅夜燈或談古而忘寐或兀

管齋集卷之十九

坐而不言尺度剪翦風鑿稜稜疾惡掀髯而張目見賢色暢而神
溫扶義以竭其力責善以傾其情豈特一家之佳子弟實為吾柳
之良友朋也可謂得五行之貞淑意其開萬里之脩程一夢不返
前所罕聞割雙親之心替飛病婦之驚魂風濤壯兮維楫失大厦
落兮梁棟傾悵遺恨之鑿積空搔首於冥冥日月消邁即幽戒辰
有梅花兮被隴正露冷兮水清何必豐碑於隧道此即千載之餘
馨思昔聽月窗之曉角拄山行之老藤不復共此風致矣徒涕淚
之交零有肉在俎有酒在尊以酬爾髮以祖爾靈尙饗

祭松下胡子升

嗚呼俗弊道衰大雅不作學不為己工乎剽掠投時射利不知愧
怍一與己異立號嘲諷百鳥喧啾忽見一鸚鵡麻方昏君乃獨覺
刻意向古苦與世角早悅象慈晚會濂洛必論必孟中庸大學豈
無他書束之高閣歲不我與難窮者博乃踐乃寶乃守乃約一掩

楚咻直居莊嶽尊賢慕義白首益勤問過內訟問善服膺自曰大
人書為幽銘周旋俯仰格言盈庭匪事佔畢亦反諸身惡衣惡食
嗤彼世榮捫竇談道倒屣迎賓清苦之味慷慨之評不求聞達婆
娑丘陵一鄉善士一家典刑夙與夜寐欲常惺惺易費之際炯焉
主人胡不世用汎掃食氣胡不百年恢弘正音問閭幾何遠隔死
生於乎某等狷陋與世落落君獨知心言真意確恨不朝夕更攻
互琢二十年間能幾醅酢交游雲散反不如昨又弱一个惕焉共
愕我來松下風度儼然有書在架嗟其可傳山瓢一醉野菽加邊
清淚如瀉君其鑒旆

祭定海縣丞楊元定

嗚呼元定奮太玄之寂寞稟清秋之沉瀝夙就有道捷出行輩如
佩玦瑣如裸匪敦凝然而不仁者遠確然而有識者愛表羣居之
月動諸老之風裁乃聘斯塾乃館斯妃澹無與於得失之塗終

管齋集卷之十九

自勉於命義之戒遠巡而出從容而退方垂裕於後來忽堅臥而
遐逝賢買井里寂寂斯世嗚呼悲哉某蚤聯姻姬晚契言誨迹若
落落心實洩洩指伊洛之軌敬導盤溪之衿佩薦飛魚躍兮遐不
作人秋月寒水兮吾猶昧昧恨未窮幽而痛講交琢互磨于一致
君其已矣吾亦何冀惟知自修而補過庶不負津楸之大惠君其
有知鑒此芳醕

祭鼓院叔父

嗚呼叔父天姿璞玉渾金叔父問學陶銘性情南軒先生侍講交
承叔父及見服膺典刑晦庵先生講道于闕叔父綵侍北面受經
由是得易之元得禮之誠餐和履粹仁熟理明當其處也則宦情
澹泊志在乎浴沂而鼓瑟及其出也則不負所學有心乎致君而
澤民其律己以潔今撓之而不濁其接物以恕今益然而如春議
論則正大而高遠政事則豈弟而廉平何善人之不淑兮禍福之

莫測嗟彼蒼之茫茫兮號呼而弗應追念曠昔歲在甲寅先皇御
極羣才稟征于時叔父仕版疏榮越三十年僅綴廷紳造膝三事
感動帝宸眷注方隆意自此升叔父乃曰福過災生露章力請求
老山林爰擇符竹退安里門堂堂畫永今玉川之風腋更闢燕坐
兮一縷之煙沈嘆雁聯之寥落弔隻影之恍恍意謂叔父獨殿於
諸老天必萃餘慶以錫脩齡何葆衛之素謹而疾疹之相承何梗
芬於胸臆而憂念之獨深何鼎烹之弗御而藥石之莫憑語蹇步
弱數月康寧方展初陽之慶倏驚長夜之魂竊意仲秋先皇上賓
天以叔父先朝舊臣生不能大用於斯世死將收名於仙京鶴馭
冉冉玉樓告成脩竹遶屋兮霜風悲吟寒梅掩色兮夜月傷神勁
畫淋浪兮墨猶新一室蕭然兮榻生塵風度凝遠兮尙可求於夢
寐諄諄誨語兮不可得而復聞嗚呼痛哉石筍一氣棟華五人袞
交通籍奕奕家聲諸孤積翼降禍弗矜惟餘叔父亦繼湮淪澆風

魯齋集卷之十九

五夢 運 虞

獵獵兮舟喪楫世路崎嶇兮車折輪酌卮酒以慟哭兮雖可寓猶
子之哀悃非相與以勉旃兮何以慰叔父之英靈伊冥壤之邈邈
鑒此意以來歆

祭吳充之

哀哀充之粹如珪璧幽濯蘭葩伶俦鶴骨含英漱潤博觀厚積意
其鼓南溟之九萬而乃移夜舟於四十君之先世百年積德君之
諸父聯華桂籍鸞停鳳峙萬竿寒碧交一世之豪俊煥却扇於政
色何其盛耶鯉庭間見螢梭專精渴硯枯筆手鈔不停酌今汲古
一縷千尋角銀袍於百戰追青瑣之舊氣何其勤耶既不使之傳
替襲組又不付之振殘表微經營雞饌琴書屢移慨翟門之家落
炯心事之孤奇責重力眇羈愁夜噫精澤內耗形神外離又何其
困耶某託親非一日過從幾十年氣味偶合交情遂堅月窟雪屋
切磋素編春花蒔圃杖履盤旋聯洞天之野步扣西湖之畫舫捥

手道舊洞示肺肝謂家聲幾墜而未振幸玉季奮跡於賢關一旦
淪謝吾何賴焉由手足之愛也雖易質而同臥致二豎之靈也乘
氣弱之縈纏方養病於寓館忽冒雨以言還枉緘題之欸密報近
恙之差痊七月之初尺素來惠字益精妍誰謂數日倏以訃傳義
當匍匐而往弔夫何事勢之拘牽幽明之間有愧莫前嗚呼堂有
老母兮夜哭孔悲下有稚子兮啜嚙總帷庭前之寒梅瘦竹兮如
故人之風度充之不可得而見矣無復訊之以來期銜詞薦恨涕
淚漣漣

祭汪約叟

嗚呼伐木始廢谷風繼興翻覆雲雨老杜太息一貴一賤翟公署
門惟先君子不苟交情金蘭落落倒指數人於公伯仲契好尤深
豈酒食之詡詡豈勢利之營營破鉢削町敷肝露誠道義同趣憂
喜一心燕話終日呼僮命燈清夜促膝曉雞屢鳴悵獨善之先往

魯齋集卷之十九

六夢 運 虞

痛親庭之繼傾貌爾諸孤賴公尙存折節行輩言和氣溫勸勉期
望如親父兄二十年矣景物飄零不替嚙昔不問死生感義槩之
猶古豈今人之可倫侍公歌笑會幾何日忽報公訃驚悼失聲而
今而後何所依承此故感先契而哭公也麗澤夢奠日月長長那
人祀事春秋不忘而公薦禱於上履眉皓首陟降乎夫子之堂起
敬於下者相與指之曰是管親承乎道德之光熏和染粹兮濟濟
乎前脩之軌度揚葩振眇兮恂恂乎後學之津梁瑞芝靈草霜雪
摧謝猶有古松兮偃蹇乎孤岡玉繩璇象清曉隱滅猶有長庚兮
煌煌乎西方嗟老成之彫落而典刑之遽亡此故爲鄉黨而哭公
也方玉卮稱北內之壽而環旒推錫類之仁給背黃耆考詔以名聞
安車駟馬兮將見其加璧之召前哽後咽公庶幾乎親饋之勤此
蓋熙朝之盛典豈徒梓里之光榮邦君謂公德齒俱奪一紙之奏
方離於畫戟如綸之命將下於楓宸何掉頭之不顧乃高蹈於冥

冥錦誦奕奕兮不得屈公之膝青衫閃閃兮竟不得加公之身此
又為朝廷而哭公也嗚呼人孰不有生所不足者期頤之年人孰
不有死所可畏者疾病之纏公壽開乎九表炳視聽之益妍蚤滿
鍊於玄鼎而陶鎔乎性天雪髮燦爛鶴骨踈踈與物無競神怡體
安精覃孔孟之奧時吟約叟之篇近染微恙藥既告痊盜喜氣於
簡牘慶杯酒以禮樂人影方散肴核未捐變忽生於肘腋舟遽移
於夜川一剎不及進一語不及宣嗚呼痛哉素編記日兮墨猶未
乾遺恨滿樓兮溪山黯然女媧寂寂兮秋夜月綺釜漠漠兮沈曉
煙故公之生也人莫不敬及公之死也人莫不憐嗟先世之交游
至是而絕迹矣徒泣涕以連連敬陳薄奠侑以菲言

祭南坡老人

天挺濂翁太極溟濛知其有道惟程太中見其二子執經北面手
授圖書異乎聞見春融天理弄月吟風德崇業廣百世所宗道否

齊齋集卷之十九

七

嘉泰黨禁奔駭考亭夢奠同志盟解維時勉齋獨得其傳弦歌百
里孰相後先侃侃崇道義同契合冰雪交礪伯仲受業歲月于邁
兩翁俱仙淵淵盤溪吾道繫焉勉齋遺書悲哉散逸公獨尋訪劬
劬手畢十襲來歸以開我人流傳西海私淑功深高蹈山林墳簞
迭和天相耆德風歎播少公不疾悠然考終長公驚悼亦既構
凶一門兩喪會不旬浹里奔弔接武帶經昔我侍坐肅肅雅雍
皓首聯席誨我從容今我來思樂樂素韋有薄斯奠有嘏其泣

同祭北山何先生

鄭魯云遠天啟濂洛理一分殊以覺後覺龜山之南宗旨是將羅
李授受集于紫陽研幾極探大肆厥功復析蒙分惠我無窮有的
其傳熒峰異異孰探其源遂通其釋塵緒茫茫孰嗣而芳公獨疑
然精思不忘莘莘學子孰定其力公獨屹然堅守不失衣錦尚絅
世莫我知發揮師言以會于歸有毓斯和誠意惻怛有實斯踐光

輝四達先皇末命嗣聖旁落進之太史以輔帝學詔書屢卜公志
莫移各盡其敦匪敢匪隨高風凜然厲世範俗鼎呂吾道云何不
淑嗚呼先生壽考奚憾嗟我後人茫無畔岸立志不勇扼趨日稀
儀刑遠隔悔不可追春回萬象月冷夷清忍奠斯酒忍讀斯文

祭時道澤墓文

憶昔兮杖屨幾度兮同遊荷晚霞之危檻泛夜月之輕舟栝中兮
傾倒言外兮網繆乃隔千古乃顯斯丘青山詩料兮供不盡句流
水世情兮涵不盡愁曠落寂而無友兮誰為玩此芳草嗟來者之
不我接兮往者之不我留渺八荒兮君逍遙於何所奠桂酒而歌
大招兮君其來下

祭王堂賓文

壬戌之役首覲老成醜顏鶴髮玉裕金貞侃侃士檢藹藹鄉評于
時實翁風教盡心聲敢祭社壇台共皎皎鑑裁歷歷弓旌執正

齊齋集卷之十九

八

孰料孰諭孰贊矜佩有雅履屐亦精迺俾疏遠是講是承不我遐
棄意氣盡傾公簡宗道庚甲相隣老及人老慰藉甚勤我歸故里
停雲屢吟每至冬晚手書叙情敬愛無數終始一誠去歲之風亦
拜問音筆勢少異蛟蛭伶俜乃謂病瘍侯證不輕已分必死賴天
之靈攝養如故人曰再生我省斯語且喜且驚雖曰充實德齒已
算血氣幾何而脫其根會未兩月倏爾訃聞有客對坐不覺失聲
書猶在几已隔古今東望慘愴僅疏唁忱衰病跛曳匍匐未能日
月逾邁交情就理遙陳薄奠有淚沾衿

立齋大祥祭文

天道流行造化來續死生晝夜同此機軸立齋之喪轉瞬再祥音
容益遠悲悼彌長賢愚賤莫不有死名節苟喪為世大恥子德
在人子書在笥子學有傳次第餒梓子孫未艾足慰子心永安宗
祏百世嘗蒸詩書燈火追念曠昔傷哉一奠老我孤立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我昔問學莫知其宗有過孰告有偏孰攻淵源師友孤陋莫通有
慨其慕天侈其逢得公盛名于船山翁獲瞻典則乙未之冬立敬
居志首開其蒙自是尺牘載磨載礪不憚往復一告以忠遠探濂
洛近述齋峰理氣之會造化之工仁義大本聖賢大功德必有用
和必有中無疑弗辨無微弗窮豪分縷析萬理春融匪矯而異匪
阿而同曰味厥旨體于爾躬必平而實必拓而充始墮弗勇霜鬢
已蓬卒未聞道以此負公幸公者壽身康氣冲不聞公病遽以考
終有邦殄瘁吾黨閔凶茫茫墜緒卒業無從歲月流邁行即幽宮
公之仲子莫泄哀恫抱公言行囑筆哀情強顏叙次慨想音容如
持寸莛來撞巨鐘惟德之盛惟禮之恭燕詞弗稱有愧蟠胸奉以
薦陳鑒此微衷

祭趙草集文

魯齋集卷之十九

九
選

昔拱蒲壁來君烏傷撫彫彫察振起俊良昭揭仁問示之嚮方歎
厲小學誦聲琳琅訪我陋巷宛然舊識如惠之和如衰之日如飲
醇耐如春著物不流不矯始終如一我亦造公清風滿庭左圖右
書前遽後尊事平而理意疏而真聞善則服不矜己能自時厥後
敬愛無斁忽賦歸來白駒無繫塵滿空囊面無慚色繼者數更竟
成廢邑我至聖則公仕于京訪公桑梓識公外孫我倦而退臯比
鼎新月且精審無如老成屈公步武典教鄉國矜佩莘莘鐸音奕
奕去公雖遠音問猶密去冬書來自言多疾意偶然爾或老之常
龍津告我云公已亡驚嘆失聲冰炭我腸設位一慟子姪在行朋
友道喪天倫廢缺勢利是競往往一轍人物如公陸沈莫挈豈無
故人死有餘責公則有守出處恬然退不易介進不隱賢歸尋三
徑野草荒烟一顰一咏所樂者天我實無似殿公庚甲亦豈能久
千古契闊有味匪若有歆匪香有淚斯痛辭短心長

祭蘇愚翁文

嗚呼昔別道左轉矚六年遺愛郡邑棠陰未遷雲橫大括音問間
傳繾綣道義益久益堅思公典刑神肅氣寬敬公晚節高蹈莫攀
厲世範俗追古尚賢今秋英剛道出蒼屢惠然過我聞公燕安辱
公手畢字益精研喜公者艾心廣體胖何音不祥謂公已仙不疾
不藥遺墨粲然從容老終學力驗焉孰執駭聘乃盡乃酸義當匍
匍伏哭柩前有阻斯地無間斯天東望一慟公其鑒旌

魯齋集卷之十九

九
選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十九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郡陽三臺劉傑校正

墓誌銘

宋金華令蘇公墓誌銘

咸淳乙丑七月既望瑞安蘇公解金華組求去甚力太守勉之不可同寅挽之不可帥府移文力留之亦不可越二日邦人士饒公子郊有曰歸裝比自來時省公案留教去後看此最為實錄莫不惜其去而仰其高風成曰金華非大不可為之邑也公非有嫌於中而去非有拂於民而去非有獲罪於上而去或有矯於時而然乎抑有冀於後也要其終而后見既而歸家自適不謁選者久之江闢辟之而不出東總辟之而不出是果無宦情也矣後世進取之謀無所不至自一試之得失一職之陞沈欲心滔天垂死不

魯齋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已公非有扼於勢而不可出非有局於法而不可出非有屈於才而不可出非有疾病於身而不可出其無所為而然乎或有問不出之意公曰吾豈敢借隱以沽名哉吾年已如此必待龍鍾而後止乎或曰何不徑上掛冠之請曰康節有云既間何用更名為公之心事坦然實無所為也無所為而為之豈不足以厲世範俗哉彼南轅北轍奔走於名利之途冥行而不之休者聞公之風亦可少悟矣自公之歸五六年屢得公書相慰藉庚午冬倏聞公訃驚嘆失聲為位於蘭若哭之亟走介弔其子模復書先君歸家杜門靜坐惟取故書玩味涵泳或乘輿吟誦陶韋諸詩暇則抱弄諸孫怡然自得是年春因葬季子亦自卜歸藏預備衾櫬編古人達死生之詩名先覺錄有讀先覺錄之句云至死了不惑兩日前草分韻詩有羽翰一息凌霄去之語若徵示將行意一朝不疾不藥無一語悠然而逝予執書而悲且感公於死生之際從容如此非

有大學力者不能其進退出處所以裕如者特餘事爾然世亦未嘗無知公者或以廉吏舉或以廉勤辟或薦以不特廉於利而亦廉於名彼所謂廉止稱其不貪也殊不知廉之為義何止於不貪

吾夫子以廉對念戾言先儒釋之曰有稜角孟子以廉對頑言先儒釋之曰有分辨有分辨則自然稜角生雖夫子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孟子之可取可無取可與可無與亦不過明此分辨而已蓋廉者事之別而義之用也子亦以廉稱公其亦異乎世俗之所謂廉也既月樸書來云某不天無以慰罔極之痛惟是先君墓上之碑敢泣血有請庶幾乎不朽之託噫予何人斯而可以託不朽哉予不忍深拒而亦不敢輕諾越三月書又至介遺事而申其請朗誦三復而益信子之所謂廉也公諱某字基先始祖自閩徙溫之瑞安今八世矣曾祖諱某祖諱某積善發聞紹開厥家父諱某濯秀未振降年不永嘗手書前賢種德詩語為訓伯父桂陽史君

魯齋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為作字辭有培厚根原涵養氣節語公之有分辨蓋是基於此年十有八而孤居喪已卓然能自立從師講學朝夕不惰擇交游謹出入諸老先生皆已遠到期之年二十有二中上庠選例以字跡疑似沮監史有稿原卷誘公換易者公正色遣之不以為意端平初廟堂收拾士心凡有小嫌悉試後省復其名既入館下益自淬礪連貢于春官自是坎壈不偶親友有勉其就晚科者公謂自墮地時有無遲速已定不敢逆天命以自速非所當得之譴會丁內艱服除遂登寶祐癸丑第初調臨安府浙江稅兼惠民南外局公於是年五十餘矣堯庫雖猥瑣簽摺文書外無餘事也人以公為吏隱間攝城南廂閭閻之訟填委公與之剖析化誨皆歡呼而去當路動色爭以開陞舉再調保寧軍節度推官委為劇郡前史君尙寬慈公在幃府以振紀綱明剖快佐之事有關天屬之爭必與之委曲開曉俾還其初而後已聞者感慨節史君亦以情理俱

到有益風教傳示俾衆首以京刺旌之後史君尙嚴急公以一真
務篤實佐之守亦多聽從密以金華令辟公其辭以撫字催科必
知所先後非公所樂力辭不許意其必不以趣辦督迫也或可以
小試學道愛人之正止開四月留圍屢空郡已忘其先後之戒公
笑曰吾有辭而去矣亟上印綬乞歸故山守謝過復欲留幙府會
守有召令公大書歸去來辭得遂其志歸去來辭千古一靖節也
彼特借曠達之言以伸其君臣之大義是未爲無所爲也公則真
得無心出岫倦飛知還之趣者歟公天性至孝自喪父終身不衣
華侈遺文片詞必寶藏母夫人嚴毅色養無違疾必親嘗藥夜不
解衣嘗露禱損已年代母居喪哀毀盡禮卜地改葬備殫勞瘁拜
墓下必哀回悲愴不忍去歲時祀享必齋潔思其居處笑語竝立
追慕如親見之友愛甚篤處鄉黨姻舊一以謙和不爲翁翁熱端
重疑遠無自矜之色不妄交際初若嚴冷人有餘味爲人謀必忠

魯齋集卷之二十

二

墓

告之未嘗含糊依違胸中取直與人言必及前賢德行至論人心
世變必感慨感頹人多謂之迂闊公自少年沈潛經史日求其所
未至常恐不及伯父師岷隱戴公家藏書頗豐公盡得而徧讀鈔
不以倦親叩諸老磨礪辭章溫潤雋永不事瑣飾作詩平淡潔雅
人多不好也正書淳健結密行草有楊少師風致嘗有感於程子
之言若不會處置放下便是無義無命延平先生日事雖紛紛須
還我處置於是纂集前賢立朝居官出處等事爲一書時時遊覽
每訓諸子曰讀書要在明理明識見自高不患不能處事又曰
讀書要平生受用脩身正心做天地間一箇好人凡聖賢一言一
行皆是做人好樣子康節檢束二字勉齋憂畏二字真可以藥後
生之膏肓公之尊德性道問學有分辨如此安得不謂之廉乎使
其蚤二十年入仕事業必有可觀者惜乎銓歷僅書六考階止文
林郎而已生于慶元己未仲冬乙卯卒於咸淳庚午孟冬丁亥得

年七十有一下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帆遊鄉唐嶼先塋之下從
治命也娶葉氏繼薛氏男三人長樸博雅有識兩薦于浙漕次與
權承信郎差充國史實錄所主筆文字繼從弟將仕後次楷將仕
郎先五年卒少俊敏公哭之甚哀女二人長適蔡堅亦先卒次適
周麟孫孫男三人芸孫茂孫執孫公命茂孫爲楷後孫女一人在
室有處事錄十卷好生錄十卷讀書錄十卷文集若干卷自號愚
翁云初子識公於郡太守僚軒趙公之門繼爲邑下士子非有求
於公公亦非有德於我亦未及相與劇論學問文章之淵源雅相
敬愛於既去之後而莫知其意今樸之請詞確而情哀子是以不
敢堅辭於乎世降俗薄以恬退爲矯激以嗜進爲真情蒙詔負義
媿嬰夤身雖貴而氣已腐公之風操峭厲檢履純固身雖屈而
氣常伸於萬物之表不可不銘也銘曰

公之墓

魯齋集卷之二十

四

墓

宋故太府寺丞知建昌軍王公墓誌銘
江左名家王爲著姓其後散居會稽諸牒不紹葵之七邑皆古烏
傷之地而隸會稽烏傷有鄉曰鳳林里曰王邨皆王氏之聚居皇
祐中有諱固者始以進士決科邑人榮之改曰折桂里自鳳林徙
于浦陽者未有顯人由浦陽徙于吳門而顯者忠惠公也自浦陽
徙于金華而顯者公也公諱夢得字起巖舊名秀之字子俊會祖
諱吉故秉義即祖諱汝謀擢秀未振兩舉于浙漕父諱朝佐積善
發聞筆耕終其身以公顯累贈中奉大夫妣薛氏贈令人奇山先
生之孫女也公生于嘉泰癸亥九月辛卯少同口氏師鄉先生徐
公仁傑業勤志專日頽而不避縣京庠陞太學凡三年每試輒中
竟擢端平乙未第時方更化召真文惠公典貢舉士氣欣躍發策
問大學之要公以敬爲一篇綱領援證詳明適契真公意既第往

謝真公力疾延見稱賞勉以遠者大者授迪功郎臨安府錢唐縣主簿兼領學事舊有夫子廟而無學公曰茲非缺典歟即白京尹趙公與權尹慨然發帑繼稟命公董其役禮殿講堂齋館門序翼翼沈沈殿邃深靖欸謁有次公養有廩像設禮器成應法度既成潼川吳公泳爲之記趙公素嚴或呵叱僚寮公獨當其意撤入僉慎攝臬事莫不異之是時水失其性京邑靡寧以脩江築堤爲急務委公受給物料錢米銳意事功載星出入靡勞敢憚趙公白于朝連進兩資淳祐辛丑浙漕魏公峻辟充犒賞所準遣癸卯都承韓公祥領鹽事請于朝差兼浙漕幹官提督鹽場京尹趙公與愚兼漕以和糴賞奏馳乃僚故公自關陞四轉承直郎以考舉改合入官轉奉議郎差知臨安府鹽官縣時史嵩之當國都承韓公謂公曰某已薦公于廟堂許除掌故矣公力辭僥倖改秩法當作邑不敢驟進韓公竦然未幾嵩之去國人以公有先見之明公以爲

晉齋集卷之二十一

五

自立之道當然也京尹以鹽官以次遽因怒於潛宰欲勅以辟公公曰奪人之職不忍爲亟奉母東歸弛勞里居訪尋師友益求其所未至丁未十二月趨領縣事是歲兩浙大旱臨安爲甚公卽講荒政列爲四等以甲戶勸分工商自營細民糴貧之賑米價既翔常平府倉所發有限而糶食尙遠於是痛擢縣帑分甲戶糴于鄰境凡一千七百石有奇以濟自督四隅分委佐官督六鄉官吏日券扉屨之費皆優給之不使一豪擾都保巡視既頻訪問又審而欺弊自縮民需實惠百姓樂業詳見葛應龍賑荒記自公筮仕連七年勤勞盡瘁幸需邑次始得休養精神爲作邑之本故宰壯邑詞詠雖繁多據校剖決民無稽訟獄無停囚事至見一定不畏強禦不可轉移或以拘執議之公曰吾平生亦頗得執力淳祐己酉閏日丁母夫人憂辛亥服闋壬子五月差知和州含山縣王公塋守金陵撤入制幙甲寅復辟爲江東帥機王公還朝解職十月差

充安邊所主管文字待次丙辰供職本所文字最爲繁夥難考一付吏手公爲之置籍諸郡課入易於鈞樞積欠至累鉅萬公疏劄白于朝裁界蠲免丞相程公元鳳傾心從焉戊午十月差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開慶己未七月除太常寺簿時丁大全當國有薦公者丁欲除察官使戴慶炳論意公異辭又使王立慶來覘之公力言愚不識時豈堪任此立愛復命言必不爲用丁怒嗾任自強劾公未幾丁敗公奉玉局祠辛酉除太府寺丞會朝廷委書擬提領內帑綱解所或疑公陰奪其權譏于侍御史范純夫奏免癸亥又奉祠咸淳乙丑差知建昌軍待次戊辰三月有旨奏事訖之任公首言典學者帝王第一義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功而后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効苟誦說徒勤而無踐履之素觀美是務而無真實之行則是內外判而爲二而帝王之道可以襲而取也使虛言可以脩己治人則二帝三王何爲兢兢業業爲是煩重

晉齋集卷之二十一

六

勤苦哉今日之天下正在於文太盛而質太衰懇惻篤厚之意樸素真純之風幾消泯而無餘翰薄欺僞愈出而愈巧粉飾塗抹日密而日精發號施令可誦而述而奉行脫略遞相欺蔽分司別職謬爲勤勤而異嫌避跡不究底蘊號爲良吏者亦不過擇其可以得美名則汲汲行之百姓隱憂未嘗拯恤也最是士大夫心術日壞撥拾先儒緒言以爲裨販之地由是起聲譽由是竊高爵重祿實以實政平日無具臨事顛倒錯謬又善爲強辨以文之以至此閭族黨之士終身酣痼於無用之言四方之賈百藝之工懋遷之急製造之勤類皆輕薄纖靡不傳於質舉天下之廣熏蒸鼓盪天地之氣股削亦薄物產安得而可裕乎願陛下以一身爲天下準發自淵衷允蹈實理體之於身心驗之於宮庭察之於視聽言動一本於典學之實意氣之所感動精神之所振刷人安有不率從者哉進退人余不敢白望必考實積凡議論之偏迎合之巧當抑

而不用或傳聞之失疑似之混必別真偽不亂於浮言真材實能庶可得而擇治功安有不集者乎第考其大略謂今日千里長民之寄事之集不暇給者網解是也網解之所以難者賦稅陷也於是都省有推排之令布告四方越四載未有就緒者何哉要須先定規模曲盡事情使之持久而不變然後可以成功夫自州而縣而鄉都官而保十寸而較之夫豈易事其勢不容不自鄉都官始此皆豪家大姓實爲之昔者官吏精明監察嚴而稽考密鄉都有所憚不容其私今也不然州局無可專委之官胥徒皆少年無賴之輩豪家大姓先生慢心釐改在其手步算在其手造籍在其手雖親戚故舊之產猶不容不隱況料正其自產哉懷私得便平日併吞之心反因是以售其奸况守令更易靡常識見不同規模屢易貧弱長受困苦而賦稅卒不得其實願於戶部暫建一司擇通練之才專督其事審定規模守令不得輕紊州縣申命一司專任

齋齋集卷之二十

七步選

關割之任就以牙契委之交易必用官紙不許用私紙因得以考其關割戶籍不至陷失一創自上而下由本以及末二創自下而上由末以推本非更歷世變之深考察物情之熟不能道也六月至肝江視事時之地據東南上游山高而水清故士以經術議論詞章擅名者代不乏人其俗剛而其材武易動而難安挾干戈嗜劫掠亦時有之必一大治而後定不過一二十年又起多由富家征取太苛而民不能堪是時有羅動天者怨其主謹氏相挺劫其家乘勢入縣焚燬公急調兵收捕多立賞格離其黨不旬日擒其渠魁法外梟其黨幾二十人咸謂平內亂未有如是之速者前平此每有警多藉隅總協力其勢不容不白諸司援兵之至速則縱殺大掠反甚於寇緩則忌功生事此前事之通病也公以自劾待罪有旨無罪憲使猶上爲法受惡之章竟予祠一時賢士大夫公論翕然惜其去公自以爲當去無尤也家居二年優游自適出於

吉凶悔吝之外舊號約齋更曰澹軒辛未之春忽患瘧嗽自是脾虛不喜食在萬半載雖羸弱力疾無憊容一日子姪進藥忽正色日吾至比何以藥爲倦甚將寢左右解其意而衣冠之扶以寢氣漸微而卒時一月二十八日得年六十有九積階至朝請大夫娶邢氏先十有九年卒子日某官女一人在室孫女一人尙幼公檢履純固丰度閭雅未嘗有慢易之色而不失於和未嘗無嫉惡之心而終歸於恕每恨少孤祭必盡敬終日愴然墓木毀於風亦感歎流涕日吾不復見此木之成矣奉母事兄怡怡愉愉以祿養爲幸中年哭母哭兄哀瘁殊甚教丘嫂如母撫孤姪如子教之成刻之澤一門和氣人無間言自奉至簡衣食不求豐出仕三十年儒索如故少游鄉校時迂齋樓公典教作典士類尤器重之及驅馳宦轍刮目交譽者皆當世偉人八刻三〇〇〇有所挾地凡贊慎府宰畿邑剖決斷擬當代吏師皆印可生平手不釋卷異端雜

齋齋集卷之二十

八步選

說不肯一過目與人交未嘗汎子久而彌敬無訛訛之態戒子姪擇交必取其謹重有識者爲友尙謹嚴厭厭雕鑿謂寧過於平淡不可過於浮靡每聞四方水旱盜賊及當路政事或未當憂形于色若身任其責者此皆公之實行也子每誦公之奏疏而有感焉旨哉文之大盛乎古之所謂文者即道也君臣父子之敬愛長幼夫婦之別威儀之則詞章之懿皆天理人事自然之文也以之制禮而作樂以之經天而緯地以之美教化而厚風俗以之播告四方沈傳萬世無非此文之全體大用與天地共立而不可泯者吾但憂其未盛而豈憂其太盛哉後世以文取士而文始衰權無用之詞爲有用之的上慢於擇下苟於應上下以虛相與遂至於天下無實學無實學則無實才無實才則無實政聖賢明善誠身之本禮義廉恥之教幾泯焉不聞俗弊風氣迭相誇尙心述言行曉然相違而不以爲異事情物理公然相背而不以爲羞舉天下驅而

聞之於一虛之中而不知變此公之所謂太盛也人競趨於虛公獨趨於實宜官塗坎壈而卒不得大試也嗚呼悲夫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赤松鄉梅砂湖之東阜從治命也公之子姪以子與伯仲從游之久必知公之實來請銘其墓子以才思刊落固辭而請益堅遂爲之銘曰

天賦之介而濟以通中立不倚出處從容妙齡筮仕有驅其疾兩翼周行孰媒孰隙白首承郭入告于庭文弊賦殘本末備陳肝俗易動亂宜速極曷忌曷仇義當坐黜既適我願既返我廬堅守我約澹然自娛進不隱賢退不茹愧疾病莫昏油油而逝東阜之下沙湖之旁手植松檜祖阡在望沙湖之旁東阜之下有勒斯銘永相遺躅

徐彥成歲月記

金華徐基之嗣子順字彥成生于嘉定戊辰閏月二十有八日卒

舊齋集卷之二十

九

于淳祐丙午閏月二十有五日娶時氏無子幼勤敏端重如成人視羣兒相與歡笑跳躍於前漠若不知坐立儼然未嘗有戲慢之色雖有喜相玩狎者亦莫之敢侮讀書不待警策如良馬在御蹀躞不自止編摩鈔錄疾如風雨先君深愛之至於談古論事壘壘有本末而聽者輒忘倦與人交若簡淡而忠厚之誠藹然乃有所不爲確乎其有守也事親問寒煥藥餌惟謹年來吾叔斷家事善兒亦自力以佚吾老師友稱其可與共學鄉黨謂其可以宜家吾亦日望其有於成也今不幸死矣而反有以重吾之悲於乎汝雖得其氣之粗淳而局於數之不永天所命也吾何言哉是年十有一月甲申葬于赤松鄉陳家塢之原煙巒風壑永闕汝身千古茫茫藏吾至痛吾亦將卜窆相從於斯云

大學進士樓叔茂墓誌銘

國家取士沿襲李唐未能復古考諸科名記賢公鄉參伍相望此

法之幸也蓋天下之士氣莫不一詞章亦異遇主司之能猶未免以志尙爲離合况承執轡外者復不少乎此非科舉之法難中實有司之見難遇耳然其法雖不足以盡天下之奇才猶足以成就天下之賢士方年少銳氣英發芒彩烜耀一鼓有餘勇再而三則

駭矣間有介然之悟收歛精華追尋根柢講習討論之業既備省察克治之功亦密陶鎔德器涵養益宏雖終不遇不失爲士之良師至於困躓摧挫厄窮無聊老且死固比比也雖爲士者不自愛重而天地英秀之氣沮於科舉者亦不少矣子以是於樓君漢章而有感焉君諱奎舊字叔懋發之東陽人會祖諱瑞祖諱允載父諱雷皆不仕樓自漢以來指東陽爲望族其後徙于鄞者以參政宣獻公顯居于永康以樞密襄靖公顯惟東峴之宗獨微十二府君允載爲鄉曲所尊敬攻媿先生實誌其墓知其後必有人焉君少而穎悟日誦萬言下筆輒出新語人謂東峴之興必此子也既

舊齋集卷之二十

十

長出從誠齋國錄陳公山堂國博章公學皆器重之時迂齋樓公來掌鄉泮以作成人材爲己任愛公之文厲以準度自是骨節開張精神煥密老成皆放出一頭地謂一第特易耳既而補上庠以小疵沮抑者累年孔山喬公奇其才授以禮部所勳君恐負師友之屢黜之再中上庠成外校與秋薦復爲禮部所勳君恐負師友之期父兄之望將斂華就實大其所成天不永年以淳祐辛丑六月甲申終于正寢得年五十有一娶平江朱氏子男二人衍衛下以辛亥二月丁酉葬于縣之孝德鄉南山君姿峭勁向氣節意度軒豁與四方奇偉之士把酒劇談無所忌往往以功名相避遜然面折不容人過亦或憚之乃若事親從兄友愛弟姪愉睦無間言以君之天下卓犖氣吞餘子乃俯首下志工聲律之業以求合有司之程度固不能不縮武矣何至屢與屢仆終不遇而死哉而謂科舉之法能盡天下之人才子以是歎人才之不幸也於乎悲夫銘

日
天與之秀又開以名孰扶孰抑莫究厥成有丘斯闕有石斯銘通
紹爾志相維後人

定海縣丞楊公墓誌銘

君諱某字元定姓楊氏曾祖諱淵祖諱伯玉父諱林皆不仕世爲
葵之金華人誠齋先生國錄陳公上第也生于淳熙丙午七月甲
辰自幼天姿凝重家雖貧約不與凡兒伍父兄異其志命從學刻
苦肄業進不可禦里師巷塾不足以應其求始進于大師講下友
朋交譽藉藉以備是時麗澤收聲其門人橋坡王先生山堂章先
生與誠齋先生皆以汲引後進爲己任而靜軒呂公克紹家世相
與切磋其間鄉評之所取重雖不能不以舉業爲工程然躬行之
實講說之正固已大異於習俗由是學有所宗主有所則數十年
儒風不墜者作人之功未泯也君執經誠齋之門克勤克敬如事

魯齋集卷之二十

士
夢
選
慶

嚴父誠齋視之亦猶子也賓至多侍講論或至夜分於是多識前
言往行得爲學之本嘉定庚午貢于鄉辛未中上庠選時絜齋袁
公爲司成天台潘公子善爲正錄黨禁初開正道昭著氣象翕然
靜軒導君子潘公又得聞學問淵源之懿觀感服習心平氣降律
己自是益嚴擇友自是益切功名之念自是而益輕鈍于場屋者
凡二十有餘年己卯僅一薦又屢黜于春官端平乙未因以累試
恩奏名天府廷對入等授迪功郎常州晉陵縣主簿再調臨安府
於潛縣丞遠勢利安澹泊與長官爲文字之交戶庭寂然人不知
其爲官府也未嘗求之於人諸公多得于案牘間皆知其學之有
源也交薦于朝秩滿府尹欲羅致之君翩然而歸踰年始謁選更
授慶元府定海縣丞宦情既薄不欲矯世掛冠其無意於斯世也
久矣寶祐改元二月甲戌以疾終于正寢初移柩居士徐公求賢
士以淑諸子君以少年應聘矩度修整言語謹確起公之敬遂以

魯齋集卷之二十

三
夢
選
慶

其子妻之子曰瑤國學免解進士女一人適迪功郎紹興府餘姚
縣主簿唐燦孫女二人尙幼以是年十一月壬寅葬于赤松鄉五
石山之原一日瑤以墨經來請日某以礪石而先君墓上之文未
有所屬知吾父者無踰於子願有以紀其平生以慰不肖孤罔極
之痛子謂顯親宜求當世聞人味味陋巷者何足以垂後日吾但
求其知不知不計其聞不聞也子不得而固辭雖然君嘗察子無
用於世勉以爲己之學導之以師友之正是君知子者厚而予不
足以知君子見君之居家也終日儼然青燈永夜手不釋卷沈潛
涵泳俗事一豪不入於心坐立有常處未嘗傾倒跛倚語默有常
節未嘗戲言苟笑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有信澹
而能人不爲激訐之言不爲表襮之行誠意既格上下益信服之
予所知者如此嗚呼士患不知學學患不知道而固守力行之勇
內不爲私欲所牽外不爲俗習所動斯九難也自君之亡而爲學
之士益就寂寞作人之功不幾於泯乎是可爲世道懼也而繫之
以銘日
人孰不學學必爲己斯焉取斯魯之君子既承其原盍豐其委亦
曰于仕我行我止亦曰于止苦無屯嗜青燈素編有永于味五石
之山嗟然爾隨一氣之寧千古之闕我其銘之以篤來裔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二十 永康胡宗楹据明正統本校錄

元吳師道撰王文憲公行述傳王文憲公集七十五卷按原書八佚
各家書目均未載四庫二十卷本外間罕見清康熙間馮如京所刻
名遺集爲十三世孫承秀重輯凡十三卷家刻金華叢書六十卷卷
九以上及卷十一編次與馮刻同惟以研幾圖爲單行本及卷十二
與馮刻異後有補遺八篇亦較馮刻多四篇此二十卷本乃江安傳
沅叔先生所藏明初精槧每集二十八行行二十五字余續刻叢書
行皆二十六字欲依原書行款故此刻特變異以存其真其卷九之
第八策卷十一之第十一策第十二策卷十八之第二策皆闕余從
四庫本鈔補餘亦間有譌奪僭撰考異一卷附後季樵胡宗楙

卷之一

喜雨賦

如沈之遽脫按沈下似有

疴字今增

末行右詩十二章章八句下有闕文

和敬巖韻迓其歸

大公一以廊按廊當作

和葉聖子山中韻

題葉攀柔按柔下似脫

卷之三

和德夫弟韻

魯齋集考異

偶尋阻滯問年豐按阻當作

竹石屏歌謝道澤

全幽真按下有真字韻此

壽立齋

廳眉追角綺按角當作

卷之四

發遣三昧序

不得不假借而養取之也遺集假

卷之五

書疑序

在昔先儒篤學信古遺集學作

靜觀堂記

益其靜觀乎世道久矣遺集益作

長嘯山遊記

橫入風吟上下遺集入作

卷之六

古賢像贊

感泣詩叛遺集詩作

卷之九

通鑑記始論

王享醴命有遺集有後當威裂王遺集裂作

古易音訓

隸正益異遺集正

大學沿革論

又言子思以授孟子遺集授斷續班殘遺集班殘竹簡簡亂遺集

學者如醉得醒遺集無如醉然不得而強用其力也遺集無儼

然為致格一傳遺集致格

一章遺集作以此可豈非致其知乎遺集豈以此可以知止

卷之十

中庸論上

修用也遺集用下

中庸論下

止三十二章遺集止作次言人莫不飲食遺集次天地而猶有憾

者是陰陽失其庸也遺集猶當以大哉聖人之道遺集當下

原命按此篇及請兩錄

四千三百二十年遺集二以十會二為一元遺集十會二而氣而

氣每聽命焉遺集而氣下無而

卷之十一

姓同按此卷次行有都陽三臺劉傑編輯履陵銅溪

五易

跋麗澤遺文錄後

蔡然於緣督書苟者幾百年矣遺集苟作吾按苟疑即寫之誤今改

跋唐致政詩卷

後得見公自壽之詞遺集詞非輒掛克享上壽遺集克作冠是今改可以見蒼皇而失安期矣遺集失作共是今改

跋董氏族遺跡

童氏安得不與乎盛哉按董當作董今改

題賈菊徑龍眠馬圖

獨愛其峰神峻聳耳按峰當作峰今改

題呂申公試卷

拙於華華藻者按華下華字衍今刪

卷之十二

跋果齋時公帖

今正存四帖按正疑當作止今改

跋史君梁公帖

莫怪駭遺集莫下有字是今增

跋麗澤諸公帖

於叔度獨稱曰文遺集文作丈是今改

跋葉氏家世墓銘後

誌歲歲月於幽宮按歲下歲字衍今刪

卷之十三

朱子詩選跋

盡流詩人嘲弄浮之習遺集弄下有輕字是今增

卷之十四

宗忠簡公傳

人情洵按洵下疑脫今增閻劬百芻者八人按宗忠簡集遺事百益以疑一日之誤今改

甲士五甲從按宗忠簡集遺事五甲疑五百之誤今改聞者服慄按服疑股之誤今改時王雲靖康王使虜和按靖疑請之誤今改

卷之十五

大庾公世家

漢一再遺集再下有傳字是今增治人遺集治作治是今改

述民志

以物力敷米者按米疑糧之誤今改

卷之十六

詩十辨

又曰以是而晦遺集無日字然後筆於言遺集於集其成者遺集成正其大著者遺集無著字雖後世皆破裂不完之經遺集經字下

毛詩辨

稽齋集考異

至於秦政而天下之勢大亂極壞遺集作至於秦併天又從而沈戮之遺集沈作漢定之後遺集定猶有四十有餘篇遺集十下遺焚禁之大禍遺集大如出一人之口遺集口雖數人之言遺集然吾知其傳之之說也遺集之下以其傳之之的遺集傳何者遺也學者雖不識毛萇遺集雖獨得盛行于世遺集無遂信其傳之之果的也遺集之下

風雅辨

刪夷纏繞遺集無刪非以說義也遺集非下不能歌之作遺集能故曰詩出於志遺集無皆可協之音律遺集協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遺集以下有

王風辨

推本文王之所以周者遺集以下有而重之名之曰風遺集作而日乃取之者守此格調也遺集作守之者蓋作之之意不同遺集

言感國君之化遺集感亦有美有惡焉遺集亦有美惡焉其曰國風考遺集
日非風之上所繫有不同耳遺集上是皆於降字之義遺集無律
呂相應遺集應下

二雅辨

朱子所謂歎忻和悅遺集忻只有義理證驗兩事遺集事實以證
驗遺集以與夫私心邪念遺集邪其用不同也遺集其上無施
之于事者遺集施有三不同而得以同遺集無冥然聽命於小
序遺集序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雅者遺集正下

賦詩辨

亦以觀志也遺集觀志無定而禮有則也遺集定得人儒之正遺集
備作倫用之邦國遺集用上有小惟之樂遺集惟魯曰秉周禮
遺集日亦為賦形弓遺集無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遺集
三作楚歌武頌遺集武後世亦將以為當然遺集無皆侯而用
是今改遺集改

朝會之樂遺集朝會

朝會之樂遺集朝會

幽風辨

俱無所謂七月之篇遺集篇固無所考遺集固歐陽公併與周禮
遂毀之遺集無而攝引其詩遺集其下得以意定遺集定

風序辨

此疏之過也遺集之下太師傳于周遺集師漢儒傳誦之餘遺乎
遺集餘下遺集下況國風之次序遺集次序得其本而不通乎遺集通
學者但當悼後世之不幸遺集悼其無所疑者斯可矣遺集所

晉頌辨

進周公亦未嘗有戎狄荆舒之役遺集雖周移大浮誇遺集移
若夫齊方淮夷之事遺集齊移泰山巖巖保有冕釋兩章於此遺集
無賦賦見敬慎威儀六句遺集

經傳辨

然當三百篇之全之時遺集篇下雖聖人亦不可得而以意損益
之也遺集可而藏之史官遺集史官而春秋未有兆朕也遺集兆朕
作賦此為比興此為賦而已遺集作此為而萬理冰融遺集冰所
以銷其念慮之非遺集非昔朱子嘗謂分詩之經遺集朱子此說
得之呂伯恭遺集說

卷之十七

通蔡子明

斷喪士大夫之心術按斷疑當有奇謀精畫按畫當作

答何師尹

熱事情按熱當作

卷之十八

挽何無道

執蚩孰研按蚩疑當作疑研

陳卿內邵氏挽詞

山靈何護兮按何當作

朱昭父挽些

水滸滸首在下按首當作

盛化州挽些

羗羗管蒯按管當作

卷之十九

祭趙星渚文

有炬頃筐按頃當作

祭時遁澤墓文

誰為玩此芳草按方當作

祭蘇愚翁文

辱公平畢按平當作

卷之二十

宋金華令蘇公墓誌銘

讀書要平生愛用

按愛當作受今改

卑於咸淳庚午孟冬

按卑當作卒今改

國史

館實錄所主管

按吏疑史之誤今改

宋故太府寺丞知建昌軍王公墓誌銘

及管路政事或未嘗憂形于色

按嘗疑當之誤今改

戴仲培先

生詩文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先生名埴字仲培清四庫提要祖機師事鄉先生高開

為開兄問所器重見鄞志鄞縣志有傳機子燧嘗作普

寧院記自稱鄭峯戴燧見鄞志引咸惟鄞志謂燧進士

徧攷選舉表宋之戴氏第進士者五人梓乾道埴紹定

埴嘉熙進之淳祐得之寶祐不特燧未第進士即王伯

厚桃源世譜註以機為進士亦未見選舉表也燧為機

之子而埴為機之孫埴又埴之兄也世譜云埴伯仲接

武儒科先後持節將漕為衣冠光鄞志採之是埴於宋

歐仲培先生墓文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季官將漕矣究心郡國利病如楮券源流如鹽法如義

役詳攷得失筆之於書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

異同持論極為精審皆見於所撰鼠璞一書其曰鼠璞

者蓋取周人宋人同名異物之義文獻通攷列之小說

家失其倫矣清四庫提要埴生宋之末季愴懷禾黍嘗引

憶君王詩云依依宮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

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立黃昏人斷腸自謂語意悲悽

讀之令人淚墮見鼠璞王伯厚戴氏桃源世譜云呂成公

謂素風存則懍懍乎若奉榮水而涉春冰為先生言且

為後之人勵也抑攷江湖後集卷九錄先生詩六首賦一

首小傳云里居未詳詩多仿月蝕雪車之作非拘拘四

靈者也和王教暮春出遊詩云振鐸揚風函丈紛冠

服又云顧我闕黨徒無成坐欲速王教不知何人彗星

一詩作於紹定壬辰閏九月越六年戊戌為嘉熙二年

先生始第進士詩中有云洒掃庭內萬化基蕪穢不治

孰觀法軫驅風車為宰輔負衡失平在修飾翼鼓羽翮

主變夷飛翰不勁必振刷然則未第時慨內政之不修

憂外患之孔亟已情見乎詞矣先生言行所攷者如

歐仲培先生墓文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因書於尚時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後學張壽鏞序

戴仲培先生詩文

朱鄞 戴 埴仲培撰

和王教暮春出遊

矯矯雪霜心孤貞受命獨留滯染緇塵垢面不顧沐背
城借一戰塹聖輸前瀆葵心向朝陽晡光不能煥徒翳
終無羸驅馳惟僕僕豈無豐水滋禾嗟非佳穀呼爾授
芻秣羈紲繫駒憤堪羨我良朋林桂賸芳馥博覽繹故
書胷中三萬軸悠然西湖上日與英俊逐振鐸揚儒風
函丈紛冠服師友遞響答循誘教匪扑精進日千里目

戴仲培先生詩文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駭地脈縮顧我闕黨徒無成坐欲速披襟莫奮飛隨羣
被私淑枵然藜莧腸殊未飽公餽彈缺何時歸涎沫流
肌肉遙想烹太牢殷勤羹采菽詩箋采菽所以毛
太牢待君子也更當

春暮時浴沂衿佩肅心賞弄篇章絕唱清風穆流水諧

朱弦押強破萬竹孝先謾耐嘲橫榻便空腹安識物外

遊幽賞機緣熟矧復有良儔堅久淪晚菊依然蒼篔簹

檀欒旁淇澳補韻澳亦作
與荆公押一絨荷起予明珠得盈掬大

雅久不作疏越鼓凡目迎風挹回瀾淨洗塵翳翹披閱

不停手豈復憚諄復自笑詩思慳企山纔抵麓正望使

南印象馬來天竺競病安能廢振紙空瑟歎絕影天邊
鴻坐困家池鷺搜索縱成篇無異蟲蠹木所幸情不違
合并在且夙願言戒逝糧出畫勿三宿

葦下曲

舊來聞說京師樂香街十里春風箔朝踏金梯入鳳樓
暮下瓊鉤延翠幄嵬蛾綠梅花裝淑質蘭蕙芳笙歌棗下
曲琵琶陌上桑宿醒未解鶯催曉玉珂策馬長安道解
珮遺簪日日歎不覺紅顏醉中老我謂京國皆繁華何
時飛走登雲車誰知著足緇塵底八年飄泊空咨嗟蕭

戴仲培先生詩文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蕭竹窗風暗度耿耿蘭缸鏡自語孤坐蓬掖凝清霜獨
臥重衾踏寒雨雲雨陽臺夢不成況欲綺席羅傾城丈
人屋上烏啼夜乾鵲巢中鳩喚晴啼夜夜未央娟娟素
月明喚晴晴未盡寂寂青春深鳩喚烏啼終有侶猶勝
月兔嬾居千萬春

電

玄默執徐歲月律終無射京師連雨電小者如彈大者
如拳林柯葉亂下烏鳶折飛翮屋瓦若剗遭擊撲居人
顛沛行道錯愕初疑巨颶掀捲馮夷宮淵珍散墮光閃

爍復疑清霄萬里驅長蛟泣淚盈盈驟飄薄稜層水精
碎噴巖珠非滑有識覩天巧一何景象惡嘗聞聖人在
上冬夏無愆伏亭毒二氣不相剝破塊封條已無異祉
羽無勞驗風角今天子握極衡運斗樞景化豫順羣懸
蕭灼精禔胡未孚冰雨墮霄幕其欲霈廣澤胡不為甘
霖沾勾枯焦重甲圻其欲膏土脈胡不為晞薤厭浥灑
灑普漸洽其欲表誅伐胡不為皦駟見而芻草木黃
落其欲弭蟄蟲滋生植胡不為嘉平之三白驅蝗入地
千百尺或云水氣專一不解散胡不為長河玉岸之寒

歐仲培先生詩文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冰可納凌室助頽刷或云陰氣脅陽不相入胡不為飭
盪五色之卿藹叶應豐稷昭帝德此苞舒不如雨露慘
不如霜雪結不如澌冰之嚴返散不如雲霧之蔥鬱天
非欲示懲詎用作戲劇漢儒說證應紛紛太不一或賢
邪易位或賦斂苛刻或妻妾失倫或大臣擅法玄道幽
且渺牽附多穿鑿仲尼百世師麟經戒侵逼此變凡在
書公室履衰削自下凌上曰僭以柔變剛曰剝沸湯湛
冷泉凝寒勝燠熱溫雨受陰氛凌返自然結時當秋氣
杪是理尤彰灼風起庚庚作今日行西西主殺數至九

變金乃從革大則為兵小刑罰內外靡不以時決天地
方會藏珍候生京洛得非小暉執矩未潔齊得非尊收
為正有顛錯得非箕伯吞聲不掃除青女護姦不除滅
穹旻赫然奮嚴威重陰膠固紛零落我願聖王觀此攬
乾綱用夫決登俊良屏邪慝陰塵靜掃單于庭陽和徧
歛鄒子律大明威威照九州寒煥時序百穀熟天若雨
珠真可噉請以綴袞冕之十二旒龍旂和鸞之纓絡

彗星

紹定壬辰閏九月己酉之夜彗星出清臺奏御正衙避

歐仲培先生詩文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席太官減膳羞鼓宗徹音樂雞竿肆管出囚繫龍展責
躬求讓直精誠徹九垓德音走重譯圍橋冠帶齏鹽生
筮窺熿熿對以臆臣聞泰素朕形玄黃辨色左旋右轉
一闔一闢來伸往屈四時行除舊布新寒暑易恢恢天
網疏統理廢厥職東方歲星木主仁不掃彗刻尙槌剝
南方熒惑火主禮不掃驕蹇習凌弱西方太白金主義
不掃寇盜生亂略北方辰星水主智不掃蒙蔽長譏慝
中央填星土主信不掃詐欺滋姦猾皇穹遴選綱紀星
出持彗帚掃環域日華機上有九彗乍上乍下空如筆

歸邪向上有兩彗出也不行見則滅天狗短彗在尾傍
火光炎炎空煊赫天機類彗雲如斗蚩尤類彗箕後曲
六賊如彗在西方咸漢帶彗居正北驅策舉莫前彗乃
排軫轉不指房心明堂位不臨箕尾后妃宅不抵參昴
詠衮禩不向牛女逐淫佚不訪獄廩至婁胃不詢蓋營
到危室不求社廟上井鬼不好文章遊奎壁不窮天根
越亢氏不咨弋獵來柳畢不從玄枵問虛耗不由張素
勾觴客不自背觴訪葆旅不入柳倉覓廚食不呼七星
問急事不召南斗共斟酌天王帝廷爲大角兩旁三星

歐仲培先生詩文

五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如鼎足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曰攝提格洒掃庭內萬化
基蕪穢不治孰觀法軫驅風車爲宰輔負衡失平在修
飾翼鼓羽翮主變夷飛翰不勁必振刷禿帚一加內清
外肅四海九州罔不臣妾帝座中居軒樞機萬年千載
不停息

和陳府教授見贈

遺風洙泗濱汲古酌犧罇魚躍池藻翻鸞呼庭樹喧樂
山不樂水居城猶居村一朝黃鐘鳴九畹滋蘭根

諭鶴文

鶴陽禽也而遊於陰一墮縮繳入於樊籠飲啄棲遲無
復介然雅淡之態少焉羈鞅稍縱奮長喙引修吭跳踉
落落泊過者驚怒觸罪蹈辱羣鳴如訴子心惻然呼而諭
之曰猛獸搏也拘於檻子其猛而搏者邪鷲鳥攫也繫
於紕子其鷲而攫者耶仙姿浮曠而懷清迴觀子之性
泊乎淵靜丹眸含精洪脾舒縞觀子之形粲焉月皎逸
氣出塵幽響警露觀子之心飄飄行路九皋摩空萬里
喬雲度蓬壺跨崑閩豈不邁往而絕塵哉饑不啄腐鼠
謂在田也渴不飲盜泉謂在野也翮短尾彫混跡雜羣
鬱鬱象養壯志未伸又非顏頰煙霞軒翥林汀也枯而
脰東而翎羽翼旣成青田赤霄非子之故程也耶言猶
未畢羣鶴忿恚竦毛勵翼長紆抑之未伸悼哀訴之弗
直皇皇向我若有歌者曰象子於儲胥之下兮質子於
勺水之陂襄頓悴之弗察兮仍顛頤之莫知紛外侮之
多值兮懼昭質之纖夷曠一飽之靡安兮矧上征乎崦
嵫噉淚四起悲聲徹天修辭慰藉一語莫宣同視周除
孤雄屹立寂若無聞淡若無識揖而延之化爲羽客翩
然馭風九垓瞬息

歐仲培先生詩文

六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原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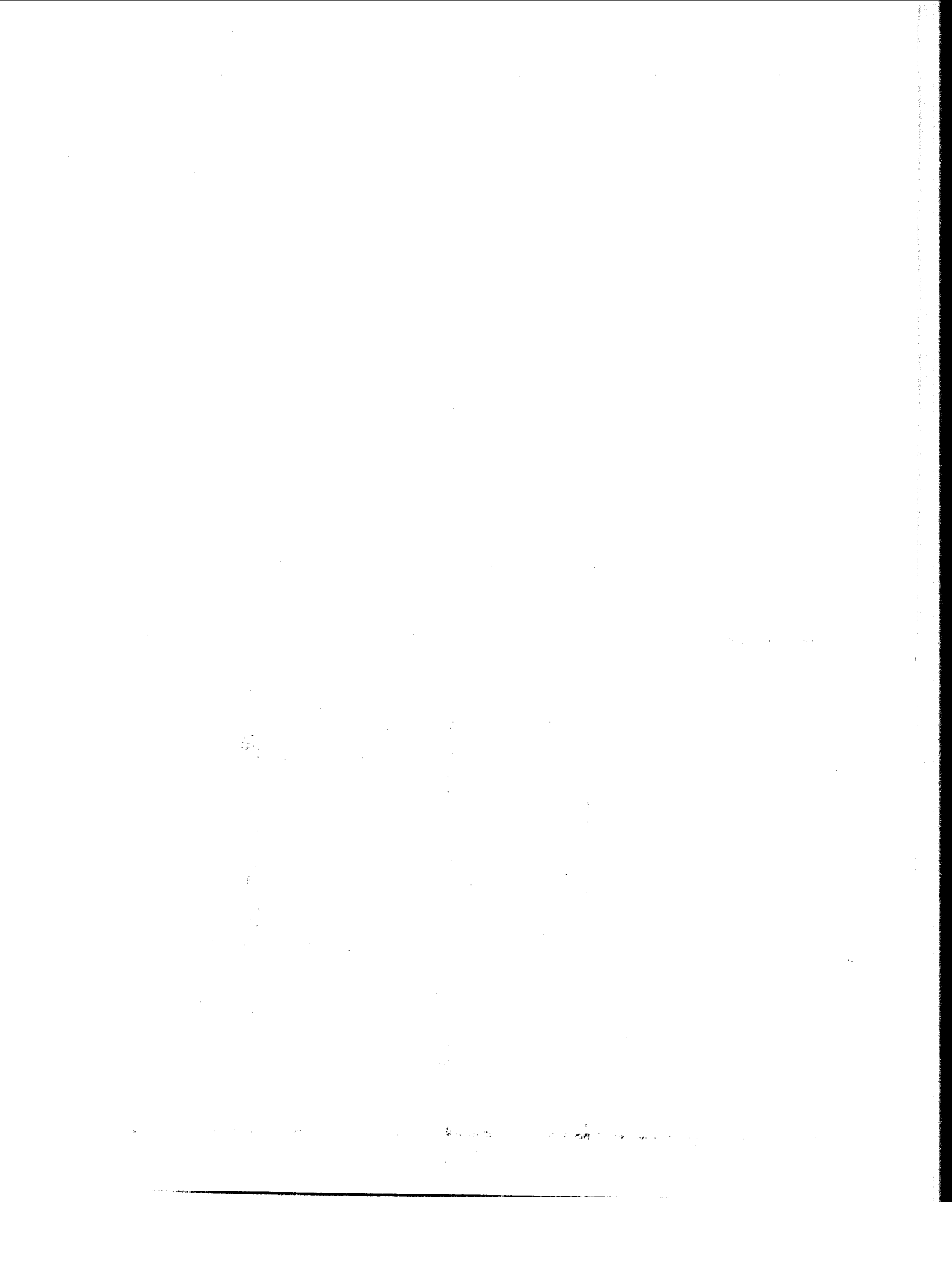
之辰也

壽鏞案江湖後集錄先生詩文七首小傳云里居未
詳詩多仿月蝕雪車之作非拘拘四靈者也壽鏞既
惜鄭志於先生著述略而不載因更刊其詩文列鼠
璞之次儻更有廣之者尤所望也時民國二十一年
九月廿六日

戴仲培先生詩文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戴仲培先生詩文



芳集
珀石
梧玩

丁卯冬月
五辛日
五辛日
五辛日
五辛日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五 集部

別集類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馬廷鸞撰廷鸞字翔仲樂平人淳祐七年進士歷官右丞相兼樞密使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其罷相歸後又十七年而卒考廷鸞之罷在度宗咸淳八年壬申其歿當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今集中老學道院記稱著雍困敦之歲余年六十有七則作是文時去其病歿已不遠似集爲其子端臨所編矣其曰碧梧玩芳者廷鸞家有碧梧精舍晚年又自號玩芳病叟

碧梧玩芳集總目

一 豫章叢書

因以爲名也自明以來外間絕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收頗存梗概大抵駢體最工理宗末年又居兩制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其他詩文亦皆典瞻秀潤盎然有卷軸之味端臨承藉世業撰爲文獻通考至今爲藝林寶重即廷鸞所學可知也其集宋史不著錄原編卷數已不可考謹以今所存者哀輯排比分爲二十三卷廷鸞又嘗做呂祖謙大事記之例作讀史旬編以十年爲一旬起帝堯元載甲辰迄周靈德七年庚申爲三十八帙今全書雖佚而緒論尙散見永

樂大典中併哀爲一卷附於文後共爲二十四

卷宋史稱廷鸞所著又有六經集傳語孟會編

楚辭補記涑泗裔編讀莊筆記諸書今並不傳

又稱其召試館職時即以彊君德重相權收直

臣防近習爲對爲將作少監時論貢舉三事又

言宜蠲除被災州縣租賦爲起居舍人時言太

史當謹書災異又言翁受敷施以卅人才之精

神虛心容納以植人言之骨幹念邦本而以公

滅私嚴邊備而思患預防同知樞密院時言培

命脈植根本崇寬大行忠厚又言恢大度以優

碧梧玩芳集總目

二

容虛聖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云云其文今皆不見於集中或奏疏別爲一編故此集皆不見收歟

碧梧玩芳集目錄

卷一

奏狀十一首 表九首

卷二

詔三十九首

卷三

赦文二首 德音一首 制十六首

卷四

制二十七首

卷五

碧梧玩芳集目錄

一
篆章叢書

制二十四首

卷六

制二十二首

卷七

制二十六首

卷八

制二十五首

卷九

制八首 勅書十五首 批答六首

卷十

申狀四首 書一首 啟十一首

卷十一

啟二十四首

卷十二

序八首

卷十三

題跋十五首

卷十四

題跋十三首

卷十五

碧梧玩芳集目錄

二

題跋十四首

卷十六

題跋三首 說四首 贊十八首 銘二首

卷十七

記八首

卷十八

記三首 墓誌銘二首

卷十九

墓誌銘六首

卷二十

雜著八首

卷二十一

讀史旬編

卷二十二

五言古詩十首 七言古詩四首 五言律詩二十

三首 五言長律一首

卷二十三

七言律詩六十七首

卷二十四

五言絕句十八首 七言絕句六十四首 詩餘四

碧梧玩芳集目錄

三

首

奏狀

兼右諭德符允奏狀

宋 馬廷鸞 撰

自天有命踳地無容臣竊以聖主詒謀莫重元良之本
 儒臣勸講尤嚴贊論之僚孰謂謗材遽塵華選伏
 念臣蠢愚下土迂狷諸生久汚班行已寸長之茂取
 驟登儲案於三善以何裨忽蒙繡展之簡知驟預青
 宮之諷導載稽唐制見謂優秩清班允若聖時率用
 名流勝士臣既無素望又非舊人特被選掄殊駭觀
 聽懼深維谷誼合循牆伏望聖慈俯鑒愚悃收回命
 渥免陪春誦之聯別選才良上輔日新之學庶安愚
 分仰答隆恩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除國子監司業辭免奏狀

自天有命踳地無容伏念臣才不如人學未聞道僥
 逾里選靡由庠序以進身綴緝時文莫識聖賢之用
 意有若儒官之選允由士類所推况朝廷天寬地大
 之時正學校魚躍鳶飛之日欲淑佩襟之儀表是資
 領袖之端良有如樂正之官是日司成之副陽城可
 謂有道乃見服於學徒高閣豈非儒臣或貽譏於公

碧梧玩芳集一

一 張章 叢書

議仰尋先哲內懼非才倘猶昧於循牆將有此而避
 席輒殫微悃仰冒皇明恭望聖慈俯照忱懇收回誤
 渥改畀時流大學得名儒使羞其行師氏教國子承
 觀厥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除兼翰林權直辭免奏狀

恩擢超踰愚衷震惕切以明時掌制聿嚴內命之司
 聖主掄材尤選外庭之選若稽史牒謹簡詞臣官清
 儉直則備自有唐資淺攝承則昉由我宋上規開寶
 文郁乎哉近接涓熙道粲然矣聿求宗匠俾典禁林
 然而望實未孚神祖尚難於蘇軾官名初建孝皇始

碧梧玩芳集一

二

命於端詩伏念臣猥以諸生起於下國識窮短綆無
 能汲古學之淵源思澁寒竿不足協斯文之律呂以
 場屋辱儒之靡列縉紳華選之先從太子游已懼罔
 功於論導見王者志若為有補於討論矧耆儒宿老
 甫爾請歸乃新學小生居然代匱縱承人乏豈及臣
 愚恭望聖慈俯憐卑悃收回誤渥改并名流庶幾詞
 章足以快人文詔令足以宣皇澤坦然制誥復還二
 典之醇大哉王言俾達萬民之悅庶安愚分用竭忱
 辭

除權直學士院辭免奏狀

璧水充員無補明時之造士蓬山列事况遭聖代之
 右文仍叨疊組之榮重誤疏綸之寵非天曷戴無地
 自容伏念臣猥以孤生起於下國繩樞囊牖曾無藻
 色之工金馬石渠早愧芸香之選頃從農畝召復舊
 班學淺資輕屢丐一麾於江海年除歲擢浸成三入
 於瀛洲更以常才猥參少令豈直今世人文不輕得
 此政使先朝宿老尙或難之維昔涓熙有臣必大嘗
 貳議于中秘兼典制於內庭彼其獨擅儒宗矧又奮
 由訓學然觀避疏猶云才技之無堪暨觀訓詞凜然
 名實之有戒是知華選難昇庸流臣詞華敢企於前

碧梧玩芳集一

三

儒愚慙不通於世事倘冒殊恩而亟拜滋誤睿主之
 選掄俯庸披露於血忱仰乞收回於汗渙庶安舊次
 免累聖知所有上件恩命臣未敢祇受

元日除起居舍人辭免奏狀

渙揚宸渥震惕愚衷切以柱下清官朝中盛選致君
 堯舜執簡操筆皆聖人之徒事爲春秋廣記備言斯
 國史之體諒非長德曷昇庸流臣才望至卑資歷尤
 淺復來七日中秘首膺泰內三陽右嶠尾進歲月無
 幾旦暮軌遷率由典常最稱遴選諸所記注尙多攝
 承若徑冒於真除重貽議於躡進而况謀猷內告缺

然慙直方之姿書法後觀無以傳深微之意皆於聖
 代爲有謙夫豈愚分之所安與其拾級以升徒有疾
 顛之懼孰若循牆而避庶幾初服之修恭望睿慈不
 嫌改命收回誤龍別昇時才式嚴君舉之書上贊帝
 王之治

除中書舍人辭免奏狀

九重超擢孤士震驚伏念臣素拙文辭尤疎學術終
 年竊禁會無起草之工一日覆垣驟玷爲真之寵此
 何官也臣敢兼之自周典之掌贊書是資華國至唐
 人之有還詔亦謂回天詞章蹇淺則主德無以宣明

碧梧玩芳集一

四

風力銷沈則公論難乎滿慨至如真授尤號優遷臣
 修不試文而除臣軾自記言而拜彼皆何等材分孰
 能與之躋攀厥今聖主有從諫轉圜之明諸臣多會
 文切理之彥取之下品恐不中書尙少昧於控辭是
 自貽於顛踣仰祈睿察特反誤恩不嫌銷印之難擇
 人改昇庶免斷臆之醜爲時起羞

除中書舍人再辭免奏狀

控辭誤渥首虞掌制之非工尙闕俞音更懼濫官之
 速戾重殫庸陋頻瀆聖明伏念臣山林之癯本無薄
 技歲月之近徧歷華途晉貳蓬山旣接螭坳之步隨

羣鷲鷲追豹尾之班在於典常已越夷等愚臣玩日曾莫效于涓埃聖主如天纔一吐其狂瞽若更超擢允極僥踰士有常心然後禮義廉恥之與立官亂易得正緣公卿侍從之可圖伏望皇帝陛下察其愚衷賜之聖斷收回恩命改畀時名使無處眾人之所爭而多取天下之公器庶安愚分永戴皇明

隨龍轉四官辭免奏狀

鶴禁執經浸塵攀附龍飛賜秩特愧超踰躡等既深循牆敢後伏念臣素持樸學恭際盛時三年獲侍於承華一得何裨於新益性能天授本由聖學之高明

碧梧玩芳集一

五

日就月將安取愚臣之輔翼然且每盈歲簡輒被宸綸茲繼照於離明復誕揚於渙汗不遺故舊丕昭伐木之仁若假器名徒重繁縷之錫恭望皇帝陛下俯憐卑悃亟寢誤恩傳不勤師不煩昔已大成於后德官不諂士不濫今宜益肅於朝綱

除權禮部尚書辭免奏狀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切以文昌從列之最高儀曹邦典之尤重詎謂孤蹤之宜去乃逢顯擢以攝承伏念臣被遇先皇僥踰近侍徒以文辭之薄技適遭明主之殊知武帝賜淮南王祇愧平時之視草成王命召

太保驚聞一旦之願言萬宇推心三靈變色恭際大明之出收悲以欣幸逢小恙之求舉直錯枉此羣材連茹之日實寸草歸根之時惟先帝脫衣冠而賓空汗漫之遊遠矣若微臣執筆墨而事主進退之詎何如莫獲殉身正宜屏迹初非貪戀尙希進於明時姑示從容恐重傷於聖抱胡爲越躡驟有躋攀欲望皇帝陛下洞達聖聰俯矜愚悃於此時而峻陟瀝血以辭若異日之致陶捐軀而報所有上件恩命臣未敢

兼侍讀辭免奏狀

碧梧玩芳集一

六

自天有命躋地無容伏念臣學殖空荒見聞單淺比充員於新益獲侍龍潛茂有補於就將漫隨鴻翼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體乾剛健位履正中大明方升正懋緝熙之學小恙求助尤資訪問之功嗣德在初知人則哲欲講明於禮履宜簡拔於髦英非道不陳必有孟軻之素學唯材是與難私秦府之舊僚欲望皇帝陛下深軫重慈俯矜愚悃特收成命宜亟畀於名流俾闡大猷以上培於新德所有上件恩命臣未敢

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辭免奏狀

臣伏蒙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中使
宣押臣赴院治事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一
介孤生再逢明主禮闈擢第濫居眾選之上游禁苑
試言首辱先皇之殊遇浮沈三館邂逅一鳴虎豹守
九關早已困下窺之咏害鳳凰翔千仞詎容希羣羽
之離嗜天地重開班行再穆首還册府俄採宰庭在
再六年遭逢千載靡知止足徧歷清華瞻帝鄉之雲
愴陳末命升賜谷之日竊仰重明臣塵筆橐而學識
不足以裨補新朝臣掌絲綸而文字不足以發揚大
册徒以舊陪儲禁從而攝長春官既極僥躰念求聞

碧梧玩芳集一

七

散敢圖睿眷擢遙樞臣奏薄技於從官尙難自勉贊
本兵於宥府胡可冒居矧未嘗一日而歷州縣之勞
乃遽絲累遷而接廟堂之武先朝名臣曾不一二後
進晚輩敢冀萬分倘昧懇辭立虞顛踣伏望皇帝陛
下收回成命改畀英髦俾還獻納之舊班祈遂退休
之素志庶安愚分不辱聖知所有上件恩命臣未敢
祇受

表

中書舍人謝上表

載筆右均記事已叨于假寵演綸西掖代言忽冒於

真除對金蓮炬以增慙佩紫荷囊而不稱非天曷戴
無地自容中謝竊以修飾討論贊書體重溫醇深潤典
制才難於昭明堂迪推今日宜有高文大册以揚偉
績宏休巍巍乎蕩蕩乎惟堯有成功也渾渾爾灑灑
爾下周其必誰乎如臣者吹水濫爭汲惟短綆結綬
寢踰於四載濫巾何意於九遷辭宰掾佐儒官脫簿
書之凡質黜禁林貳秘府陪文士之英游宮僚徒採
如春華柱史蔑聞于辰告詎期眷獎更玷親除六學
士三舍人何敢望一時之名勝四三王六五帝若爲
兼兩制之發揮難酌雨露之恩交積淵水之懼茲蓋

碧梧玩芳集一

八

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天造剛健日新河西頌天子之
明能見萬里山東感武夫之聽迄濟中興良由號令
罔有不臧非獨文章煥焉可述斧藻益彰於聖作網
羅顧及於臣愚命服斯皇恩綸有焯臣敢不恪共官
次感誦君仁救經鳳閣鸞臺獻替無裨於大義名列
雞翹豹尾論思合罄於小忠

謝御賜詩表

臣有常憲逶直玉堂帝庸作歌驟頒寶畫詞林盛事
儒藻榮觀中竊以內禁深嚴諸儒像直入磚晚筵未
許倦游三伏早歸穰容風退率沿唐世以暨本朝爲

昭代之右文於儒臣而假寵凝酥入詠訪常錫於宸
章前席興思億荷蒙於聖製至如易簡尤遇熙陵彼
皆傑然之才宜被煥乎之寵如臣者汲同短纒吹類
寒字自慙操上水之舟每念草歸田之賦比由夜直
首沐天恩郢醪初設於上方闕荔仍頒於遠物事光
前代眷迥異時未踰浹日之期重拜非烟之瑞身兼
兩制濫陪從雍之班運際千齡驟捧橫汾之作思由
上出感自中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藻日新皇猷
天縱虞弦協奏上同帝舜之乃文漢筑漫歌俯陋高
皇之未學奎畫龍鸞之眩晃天章河漢之昭同若稽

碧梧玩芳集一

元

消化之初絕出中興之後聖謨有焯臣和難名臣捧
戴有榮襲藏惟謹寫之瑰琬所宜續舊志於金坡傳
之子孫常恐發神光於葑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景定五年六月某日朝請大夫試中書舍
人兼權直學士院兼同編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
太子庶子臣某表

進和御製詩表

恭惟皇帝陛下睿謨濬發聖藻彰施天縱又多能侈
龍鸞之妙畫帝光飭萬物揆河漢之宸章比詞臣入
直於金坡乃御製親頒於寶畫焜煌聖作黼黻儒流

賜龍箋之題消化初衰於易簡揭玉堂之榜紹興重
錫於麟之茲興起於人文亦對揚於祖武臣謬充龍
禁叨被龍光羞薄技之前陳持庸音而廣載大明委
照燭火安敢以呈輝迅霆發聲泉籟自爲之息響退
循荒斐彌積兢慚謹恭和成二首上瀆聖聰

除禮部侍郎謝上表

王制祿則贊書久塵內史帝否能而典禮遽貳秩宗
帶悖有容衣芾已泰感深滋懼恩厚難任中竊以侍
從班穹禮官責重韓愈奏簿枝自許文章叔孫召鄙
儒不通時變况復愧漢唐之士若爲事堯舜之君伏

碧梧玩芳集一

十

念臣一介羈孤千齡際遇甘泉宮玉堂殿承詔才慙
水蒼佩進賢冠章身德薄漫塵兩制初之一長天章
下飭於禁林寵過令狐之夜炬海潤無裨於儲宋譏
同公幹之春華維鷄不濡瞻烏欲哺舍肉屢貽於穎
谷歸耕獨戀於綿田重污高紳薦干間廩遲頒俞旨
早被恩言孰謂知禮乎既慙綿絕何以謂文也仍縮
絲綸偃躬腰下之黃金硯面階前之紅藥榮名過渥
竊器易盈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任官惟賢知人則哲
惟天明畏必惇典庸禮以代天工作民孚先必發號
施令而達民說詎容鴛鴦疊冒龍光臣內揆所蒙長

懷未報聖人爲禮教式敷降典之邦彞明主可忠言
敢愧進思之宸筆

進先皇御製宸翰表

臣某言臣先於景定五年六月同前學士牟子才恭
被烈文仁武安孝皇帝賜臣等御書御製玉堂寓直
詩臣等尋於學士院刊刻立石者伏以龍馭神遊深
抱烏號之痛鼇坡聖作空餘鳳翥之奇寫琬琰以甫
成冒冕旒而登進稍紆睿鑒深動孝思中謝臣庸謏書
生遭逢先帝繩樞甕牖本非潤色之材金馬玉堂久
玷清華之選頻對花磚而候影頗同蓮炬之分輝維

碧梧玩芳集一

十一

一介臣曷當主眷與他學士皆拜雲章聖肆筆以成
書帝作歌而廣載華珉就刻欲刊懿典於金坡仙鼎
告成頓隔威顏於玉座襲藏增感捧戴知榮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景運當天重華協帝繼文之業用彰神
藻之發揮見堯於牆允極聖情之追慕恭陳寶軸肅
上紫宸供奉當時自負貞元之朝士傳誇盛事尙矜
浩化之詞臣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
先帝御書御製詩一軸謹隨表上進以聞

同知樞密院事兼參政謝上表

召節載馳促朝魏闕恩書狎被擢貳機庭恍驚詔綍

之新榮躡進籌帷之故步仰瞻天咫俯切氷兢中伏

以國之大事在戎况關兵本王任舊人共政實倚賢

謨苟非其人不在此位伏念臣材慙庸瑣運際休明

兩禁代言有感貞元之朝士六龍御極首登秦府之

舊僚而臣鬻缶量盈栴樵澤殄三年罹棘已誤大行

之雲飛一旦塗芝又報長安之日近荷聖主記憐於

中野徬徨之後感公朝拔擢於窮山寂寞之濱與之

琴而使彈未忘切切招以旌而欲往甯獨遲遲已稽

俟駕之誅更被出綸之寵昔參宥命今副事樞藩臣

勉論於里閭貂使傳宣於畿輔玉階布武方趨紫殿

碧梧玩芳集一

十二

以稱賜奎畫陟明復踐黃扉而預政股肱所寄踵頂
莫酌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舜哲知人堯仁徧物元祐
之開皇極既資彥博之壯猷慶歷之對天章必擢仲
淹之宿望英羣丕承於祖武屏儒曷繼於前修臣敢
不仰戴洪休自鞭駑鈍集思廣益無能效智於廟謨
同寅協恭惟知純意於國事

提舉官進上經武要略表

於昭皇武續唐雅之獻歌有赫神謨軼漢書之輯畧
吉涓穀旦肅上瑤編中伏以國家紫蓋黃旗上應東
南之運金城鐵壁外嚴西北之防徹桑常謹於綢繆

汗竹不勝其紀載武有七德務保民以爲先天生五
材欲去兵而不可恭惟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照月
臨登瀚海銘燕然蚤欲挽尙文之弊賦采薇歌杖杜
永無忘經武之勤誥爾戎兵戒我師旅惟中興五世
之業不顯丕承自消祐四禩以來且攻且守爪士持
弓而禦塞元臣授鉞以臨邊北復襄樊南通交廣候
望不撤乎四境籌帷每出於萬全馬飲江湖坐送佛
狸之死兵傳屈鶴送騷草付之亡既侈伐功爰修武
志混夷駭矣聿昭禦侮之良皇王烝哉丕播駿聲之
烈視諸故府欽乃攸司裁爲百卷之奏篇必提其要

碧梧玩芳集一

十三

載續九年之行事皆聚此書臣等莫補宏綱願規常
德春秋無義戰於二三策以何稱帝王有要經斯十
一征而無敵

謝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相印上還愧股肱之已曠宸綸中出知體貌之未衰
侯藩許避於鄉邦書殿仍兼於祠廩恩與天而同大
感無地以寄言謝中伏念臣猥以謏儒獲逢休運旁招
俊乂濫陪鴻翼之後塵利見大人親覩龍飛之盛際
粵從初政已躡近班千秋無閱閱功胡爲取相公孫
有狗馬病宜亟避賢惟其未嘗施橫草之勞是以久

而負積薪之困公朝寬大假告煩數而并容明主矜
存宣問稠重而不已而臣任踰其分福過於災不勝
惟疾之憂終冀乞身而去疊千宸聽迄荷天從錫秘
殿之穹班子便藩於本郡尙方薰茗以厚其寵御府
金幣以華其歸終然狗彘之私展也賦支離之粟
恭惟大造絕出常倫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仁深善貸
德本好生念其景迫崦嵫尙憂盈滿憐其身填溝壑
將遂宜休姑無意於榮名俾自儕於舊弼寵綬若此
報稱爲何臣曷策祐羸仰時高厚冢宰掌邦治既莫
效於涓涘華封祝聖人當力勤於香火

碧梧玩芳集一

十四

賀皇帝登寶位表

統接千歲王者無私明照四方大人有繼華夷胥悅
宇宙一新中恭惟皇帝陛下神受英奇性鍾睿哲聖
功養正期於傳不勤而師不煩帝位履中必也天助
順而人助信謳歌有屬歷數攸歸遵聖父之顧言敬
保元子舉太皇之慈訓擁佑神孫稽春秋立嫡之文
法大易體元之義一人有慶天下爲公臣荷朝厚恩
忝國舊輔河清海晏共欣聖作之辰山高日升快覩
時平之象

碧梧玩芳集卷一

碧梧玩芳集卷二

宋 馬廷鸞 撰

詔

招諭雲南土官等詔

朕誕膺景命君臨萬邦聲教所通無間遠邇瞻此西南之地實我祖宗之民叛賊死可伐敢冒刑章作為弗靖侵掠境土戕害生人憫其狂愚累加招諭本賊執迷負固罔有悛心爰命將而出師以恭行乎天討指其巢穴取彼渠魁尙慮諸路甸寨土官軍民人等或受制於凶徒相煽搖而搆亂原其初志匪出同謀

碧梧玩芳集二

一 誦章叢書

既處危疑遂懷反側庸申訓告俾亟來歸詔書到日除死可伐不赦外應有被死可伐脅從譴誤之人納款出降者並免本罪各安家業原有官者悉復其官能生擒死可伐及殺獲其首級者具以名聞優加賞賚匪擢其死可伐族屬能生擒殺獲本賊者命為本路土官該載不盡事理令總兵官擬議申聞施行於戲咸與維新式布寬條而示信自求多福勉思後效以圖功咨爾遠人體茲至意

景定五年十月丁卯詔

朕嗣守基圖君臨區宇歷四十一年內揆菲涼罔敢

殿逸荷高穹之眷命蒙列聖之遺休洪濟艱難圖惟康乂歲實薦登而民生底定診氣卽弭而邊塵寢清朕方益勉修攘居懷儆戒積勤爽豫有加無瘳乃至大漸恐不得預辰見羣臣皇太子溫文夙著仁孝有聞升儲副者五年久參裁于庶務宜自春宮而嗣服允符至道之舊章可於樞前卽皇帝位皇后佐佑朕躬章明坤載可尊為皇太后應軍國事務並聽皇帝處分爾其式遵成憲誕受多方益奉母儀恪遵慈訓皇帝成服三日聽政喪紀以日易月羣臣共為寬釋勿過摧傷百官入臨並隨地之宜諸道州府長吏以

碧梧玩芳集二

二

下三日釋服在京禁音樂百日在外一月無禁祀祠嫁娶緣邊不用舉哀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應中外諸軍支賜及其他不在詔中者並聽皇帝處分於戲人羨久生奈盈虛之有數天維純佑繫付託之得人更賴股肱之元臣文武列辟交修不逮協贊丕平咨爾羣倫體予至意

求言詔

朕荷列聖之儲休膺先皇之傳祚顧惟菲質獲贊不圖燭理昧而何以周知羣情更事淺而何以裁成庶務繼猶判渙其如多難之未堪不遑康寧永惟萬事

之有闕肆初臨聽合廣咨詢天難忱斯孰謂迺績之本民亦勞止孰爲綏靖之方上而朕躬之愆違次而朝政之得失外則邊陲之利害下而田里之感休惟言路之宏開爲新政之急務用求忠讜期底收寧若昔大猷蓋有闕門之典閱予小子敢忘謀廟之詩言而可行則匪徒容納試之既效則宜示寵嘉悉意以陳爾無傷于後害虛心而聽朕方佇于嘉謨咨爾多方聽予至意

賜侍讀侍講說書官詔

朕以菲質夙承義方先皇帝貽厥孫謀莫詳資善之

碧梧玩芳集二

三

一記予小子茲勉教俾親傳雅之羣儒勉奉遺謨初承大統感疇昔之問安視膳予惟見于牆見于羹矧今日之發政施仁且欲觀其志觀其行儻非講學何以紹圖王人求多聞必精研于古訓天下治在道宜深究于理源惟對賢士大夫之時常多則于古先帝王之道有得由堯舜禹湯而汲汲猶恐失之論唐虞仁聖以新新我自樂此肆因初服首闢經惟既登進於舊游且旁延於時望惟端平親政讀行義之成書惟景祐盛時陳正說之丕訓稽累朝謨烈之懿暨七篇仁義之陳六經之道與同歸百世俟聖而不惑

自求自趨開子以鑿猷優柔所知所行迺我于高明光大銳期磋切周廣緝熙庶君德之日強則治功之益進予其自勉爾尙交修

賜先朝故老大臣詔

朕纂承先帝之丕圖注想朝廷之故老天下大器念付託之惟艱舊德元龜方咨諏之是急瞻言勛輔式燕殊庭曩屬時艱屢膺事柄人則謀謨廊廟出則控馭邊陲中國四夷每想聞其風采元侯宿將嘗稟聽其指呼豈惟朝廷之周知蓋亦帷籌之熟講凡修攘之大政有老成之遠謀惟天全付予有家欲恢先緒

碧梧玩芳集二

四

乃心罔不在王室宜罄忠猷

獎諭李庭芝詔

王公設險以守封疆哲夫成城是資智策瞻言淮左有若滌陽自五代之際迄百年以來雖人民城郭之或非尙陵阿泉池之不改藝祖肇基王迹所紀戎功先皇敷遺後人欲固吾圉有嘉闢制能體廟謨百堵皆興不愆于素五月而畢迄潰于成比峻壑之憑陵望崇墉而却走周平獷狁必先朔方之城唐備西陲允藉臨涇之築本元戎之碩畫旣羣下以同心仵圖具諗于成勞亟詔用申于獎歎昔先王受命旣復宏

規于前人圖功益恢遠畧

獎諭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路安撫使知興元府吳拱詔

省四川宣撫司奏卿發卒助修興元府渠堰宣力最多歲有豐凶在天時而難必地無肥瘠顧人力之何如惟水利之能修則金穰之可望乃眷西南之境昔稱下上之地繫爾先臣暨爾叔父皆以繼武整軍之暇不忘務農重穀之心卿既踐世官仍遵家法率萬兵而省徭役繕六堰而固堤防穿鄭白之渠在今奚愧通褒斜之漕異彼徒勞閱奏載嘉注懷彌厚

碧梧玩芳集二

五

獎諭安南國太國王陳日昶詔

國永存而及裔嘗申帶礪之盟父教忠以事君益謹梯航之貢騰言外屏夙奉中朝伯成之辭諸侯視如脫屣龍額之隨父爵荷乃析薪有嘉高蹈之風爰錫褒崇之典無替厥服薦覽褒封不懈益虔復來琛獻蓋修方之再至知慕義之一忱予懷慎德之規不寶遠物爾有成亨之節敬識多儀茲下璽書特頒金幣永惟恭順益用歎嗟

獎諭安南國太國王陳日昶詔

藩服輸忱家庭授政言惟作命嘗進辭以示褒史不

絕書乃修方之彌謹用循賜式以示恩微

獎諭安南國王陳威冕詔

朕修和有夏惠顧南邦開國承家美肯構肯堂之績尊君親上嘉來王來亨之儀比錫命于節旄俾紹封于茅土邈是鯨波之迥隔曷為象譯之再勤式彰拱極之忱誕致充庭之貢載循恭順良用歎嘉惟時成周蓋未遑于饗質迪我高后亦酌取于獻程頒金帛以言還錫璽書而用勸柔遠能邁朕益廣于綏懷資父事君爾彌堅于忠孝

賜皇叔太師武康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嗣榮

碧梧玩芳集二

六

王辭免以充山陵禮儀使照典故兼中書令加食封恩命不允詔

不惟叔父祗事先皇卜遠有期慎宗為大追念同生之愛恪奉欽儀協酬罔極之恩用端使範宣勤備至已事而竣爰議疏榮可輕論報虔致東朝之命進兼中令之尊蓋國朝登拜于親賢在今日講行于典故阜陵秀邸之後未舉彝章祥符天禧以前率多故事願如謙志乃控摺詞父黨無容敢仰勤于仲遜母命惟謹願俯鑒于懇忱所辭宜不允

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魏國公賈似道辭免

以理宗皇帝祔廟已畢照典故轉官恩命不允
詔

祇奉真游妥靈清廟神羯安坐對越在天孝思永言
涕零如雨昔勤辦護今相肅離維昭考不顯亦臨在
沖人無德不報渙汗其號方隆維石之瞻謙尊而光
游覽循牆之疏曷煩重請祇恨難酬所辭宜不允

賜賈似道辭免兼監修國史日歷提舉編修玉
牒提舉國史實錄院提舉編修經武要略不允
詔

位冢宰正百官載圖宅揆總羣書奏七畧乃屬提綱

碧梧玩芳集二

七

無廢前勞迄成鉅典矧予初服祇適先皇食見于羹
坐見于牆盡循堯道大書之策小書之簡丕顯文謨
必有房喬領史務以兼修必有魏相奉故事而條奏
于以舉宏綱而撮機要予以揚鴻烈而章緝熙作唐
一經第付諸儒之潤色建周六典備煩上相之持衡
亟賴絲裁毋勤謙遜所辭宜不允

葉夢鼎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允詔

明堂宣皇風曷底受釐之盛斗樞經天綽允由基命
之嚴爰自簽同俾專贊貳卿謀猷廊廟密勿樞機綬
我思成極天地神明之察相予肆祀殫臣鄰陪輔之

勤通觀厥成乃進厥位是特唯阿之相告抑何辭受
之足云民宇攸寧邊兵尙宿宿既盡我將之饗益恢常
武之規其錫焉章以承春意

賜銀青光祿大夫葉夢鼎辭免除資政殿學士
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恩命不允詔

初就穆陵促還近輔昔者辭以疾不能造朝今予祇
命公爰分居里賸言古鄒密邇天台有雞犬之聞地
無改開靡餘饒之裁海不揚波公輔偃藩京師蒙福
何其濡滯方復懇辭殊拂眷懷未悉雅志會且歸矣
無牽松菊之猶存卧而治之遙鎮滄波之浩蕩式遵

碧梧玩芳集二

八

眷意用展明謨所辭宜不允

賜銀青光祿大夫參知政事葉夢鼎上劄子乞
朝假訪醫不允詔

園陵祇役政地宜勤執錘九稜既畢送終之事廻車
再宿遽騰引疾之章得非犯畢陌之埃塵抑或冒征
途之風露會言近止庶可序情閱勞企予望之猶冀
陳力就列如云與告則匪欲開寅奉皇輿將反虞而
柎于廟載贍行闕必無歸而造于朝所請宜不允

謝方叔辭職不允詔

朕嗣先人宅丕后茲廟謀之云初惟大臣慮四方在

里居而何間瞻言舊弼光輔慈皇歷算周思嘗贊萬
幾之務超覽淵識洞明庶事之源叻此聽臨用申咨
憲安石之志雖不渝于東山子牟之心豈遽忘于魏
闕毋云謝事不我告猷所辭宜不允

楊棟辭免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不允
詔

朕迪遵彞典寅祀總章天日清明豈朕德致感通之
效夙夜宵密伊臣鄰殫寅亮之功晉翊鴻禧仍參大
政匪直酬庸于使範蓋將加重于本兵安事擢章歷
陳歸志履信思順朕方克享于帝心惡滿好謙卿乃

碧梧玩芳集二

九

欲循于天道豈熙事之告備忘遠猷之是經文武兼
資式俟萬邦之憲君臣相勅蓋圖于載之安所辭宜
不允

楊棟辭免進書轉官不允詔

朕臨政願治惟日有萬幾而必勤立武足兵豈天生
五材而能去是以信史有表年之記善經存輯畧之
文詒厥子孫布在方冊以卿耆彥爲朕提綱雖資儒
館之編摩實賴政塗之舉要作今上本紀固將藏名
山而副京師佐周室中興良已嘉車攻而采吉日遂
差級且迄奏華編使範肅而儀罔愆鉅典成而文足

證稽唐虞盛際無慙上古之書得齊魯大臣有異叔
孫之禮其膺顯秩靡事擢章所辭宜不允

洪勳辭免權兵部尚書恩命不允詔

朕念爾先人助予初政於陳兵事老謀若蒼龜之明
軾長禁林英詞如河漢之麗人鑑之亡遠矣家笏之
在依然惟我有臣克庸濟美卿懿文承考風烈踐猷
升堂而聞正音獲聆雅頌入國而望喬木尙有典型
比自閩陔再還禁路薦班掌武仍直攜文久此佩囊
晉之曳履周官大司馬之政無競惟人端平小元祐
之風不顯亦世益肩遠畧奚事擢章所請宜不允

碧梧玩芳集二

十

洪勳乞祠不允詔

朕惟端平親政之初庶幾元祐得人之盛緊爾顯考
日陳嘉謨管嗟魏徵之遽亡殊喜城孫之有後于是
卿以淵源之學仍擢科級以典麗之筆嗣掌絲綸豈
惟克家端且華國而況入從出藩而踐駸久表夷裏
粹而望實孚星履納言履穉勸誦甫藉多聞之益曷
興厥直之思遠覽來章未悉雅志爾念先人之緒業
既踐世官朕于更化之忠賢每懷舊德勉安厥位益
告爾猷所請宜不允

包恢免除權刑部尚書恩命不允詔

朕元旦朕朝思皇多士發德音下明詔方于俊久以
旁招無老成有典型何況耆英之在朕卿侍言帝幕
帥屬春官雖屢請致為臣而歸每中以不得謝之詔
載稽仁祖之世有若臣拯其人絕故人干請之書見
稱峭直杖京府受賦之吏猶謂平寬卿之云為豈其
苗裔淵源所漸遠矣風采殆且過之昔貳儀曹儒者
守禮今長憲部哲人惟刑臯陶克明孰謂理官非三
后之列蘇公式敬能使周家綿八百之基往布好生
之仁體吾春朝之命尚何以遜為所辭宜不允

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冀國公趙

碧梧玩芳集二

十一

葵上表辭免乞致仕不允詔

朕惟繼體守文之君必詢黃髮而咨故實年耆德邵
之佐雖無壯事而有老謀卿出入三朝儀刑列辟師
尚父九十而秉鉞張昭所以見屈于吳人衛武公百
年而作箴申公所以受責于楚相方將任事未始引
年矧今極衣繡之榮奚必羨懸車之樂若不得謝具
在禮經克壯其猷無慙詩雅宜錫馮疏式體眷懷所
請宜不允

賜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冀國公趙

葵乞守本官致仕不允詔

卿蚤擅威名晚推肅父年耆德邵方升亞傅之聯名
遂功成欲致大夫之事載披來疏具論高風願方雍
容燕居自樂午橋之鐘鼓何必慷慨陳誼欲挂神武
之衣冠咨憲方勤懇情難徇所請宜不允

牟子才辭免兼給事中不允詔

朕顧瞻獻納之臣綽著老臣之望學士大手筆甫用
舊人儒者給事中復出新命以卿蚤持高直風鬯忠
嘉平居恂恂在嚴徐之列臨事蹇蹇有袁李之風紀
綱之司封駁攸賴予違汝弼宜無憚于塗歸朕心乃
知蓋樂聞于糾正奚遜厥職尚勉乃猷所辭宜不允

碧梧玩芳集二

十二

牟子才辭免除禮部尚書不允詔

祀明堂宣皇風屬嚴大禮刺六經作王制允屬耆儒
時命有申乃進其等卿以華皓再儀禁塗措之乎嚴
徐侍從之間魁然有齊魯大臣之望齋明盛服正立
執綬無媿供王祈永命之忱朕庶幾籲俊尊上帝
之意然則太常伯之陟何事正考父之共往哉汝諧
朕命不易所辭宜不允

王煥辭免召赴不允詔

朕當元日會漢京之朝感昔人發晉樽之意與懷碩
望近隔濤江爰出特招起之泉石正俟賈生之前席

忽聞考父之循牆王言出如綸令弗惟反君命不俟
駕禮有宜然盡歸乎來遐不謂矣所辭宜不允

呂文德辭免守武保康軍節度使仍舊職恩命
不允詔

惟我國家之典最崇將帥之勲出爵酬勞無越六旌
之貴有功進律尤隆雙節之榮肆考紹興厥有成憲
歲序再遷勤勞備至光世所以被優恩連推巨敵繼
上殊勲吳玠所以承異寵卿以古名將之畧爲吾夏
邊陲之臣荆楚爲西門式倚金城之固岷峨橫太白
重清玉壘之昏懋爾多庸華之兼鎮茲爲曠典宜體
至懷賢覽奏陳尙形遜避上書不自伐卿誠高漢將
之風出令必惟行朕則有周官之制所乞宜不允

朱熹乞歸田里不允詔

朕調牧守將令潤九里以及京師卿爲邁臣蓋嘗聞
兩社而輔公室維今吳郡視古右扶起爲股肱之良
任我蕃宣之寄昔羣鴻集澤未免由已之饑今九扈
登場可以與民同樂得非政平訟理所以時和歲豐
不絀不穀而宜人則予以擇何嫌何疑而謝病匪我
攸聞爲民少留姑徇穎川願借之志勿藥有喜無起
彭澤賦歸之懷有不如章難乎從欲所請宜不允

碧梧玩芳集二

十三

江萬里再辭免除資政不允詔

朕界矜閩部適困民藉中錫重臣俾仍牧守豈直少
旌于治理蓋將副課于康功荐覽來章力辭成渙大
夫求牧何乃欲反諸人與赤子阻饑忍不得乳其母
也宜承初詔毋事再陳

林存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恩命不允詔

南楚上游星沙重地一禱五袴所貴選侯大纛高牙
尤嚴置帥以卿詞華哲匠政路舊人粵子解瑟而更
張屢伸割符而出守紆東嘉之敘旣留召舍之詠思
辭建安之麾難免魏蕃之息偃起之衝必鎮我湖湘
雖園林勝事鐘鼓清時爾何心于岳牧然庭戶令行
湖山民樂吾重倚于翰維宜獨攜章亟承眷意所辭
宜不允

碧梧玩芳集二

十四

李庭芝乞亟俾追服不允詔

中國之勢無競維人人臣之義無以有己念卿往年
之受任蓋沿古誼以奪情護兩道之風寒底四郊之
日靖蕃宣是力眷倚方深夫旣以義斷恩則必謹終
如始政使冠衣畢制曷紆三年過隙之餘哀甯如樽
俎折衝可立千古不磨之偉績勉就明揚之孝將酬
敵愾之庸所請宜不允

姚希得乞歸不允詔

卿二年制閫一意公家知無不為迨天之未陰雨事
乃有備如人之護風寒式資允文允武之才兼任足
食足兵之寄師屯聯絡天塹奠安有稽人之成功無
疆吏之來告眷懷績用良所歎嘉胡為抗章遠欲解
組念河冰之未合正吾先時預防之秋俾江水兮安
流豈卿計考求去之日無怠爾事勉為朕留所請宜
不允

馬光祖辭免除沿江制置大使兼江東安撫知
建康府行宮留守不允詔

碧梧玩芳集二

十五

維今江閩內護留都每輟將相大臣往往任保釐重寄
卿碩膚厚德典刑宿儒其威名荐著于鎮臨其惠澤
素覃于牧守茲謀闢帥無踰老臣昔黃霸潁川前後
八年而愈治郭伋并部兒童數百以來迎成命既頒
俾民大悅人惟求舊初何疑于重臨事不辭難亦胡
為而多遜所請宜不允

高達乞祠不允詔

朕思固封陲責成帥守重湖之北正倚中權夷陵以
西復資遠略是乃安邊立功名之地未當闔門養威
重之時遽諗祈聞詎容從請太白出高敢戰者吉况

屬盛秋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益堅壯志

賜皇太子生日詔

陽居大夏允屬嘉辰震為長男欣逢初度承邦家之
積慶綿宗社之丕基日就月將溫文以懌星暉海潤
純嘏爾常茲爰舉于鑿章乃誕頒于賜式祇膺茲眷
用介壽祺

賜皇弟生日詔

少辟帝之仲秋時登櫓寶孟侯弟之初度慶輯秋華
位極師垣勢隆宗翰式相好矣肆頒臺醜之奠禮亦
宜之用致門孤之喜永綏壽域對眷懷

碧梧玩芳集二

十六

賜葉夢鼎生日詔

月維建戌時屬生申弧矢以射四方有華左戶帷幄
之策千里密借前籌往績修齡是頒奠式體貌有加
于近輔載錫之光精神宜折于遐衝俾耆而艾

又賜葉夢鼎生日詔

月紀肅霜近金行之弭節星垂大昴參玉鉉以贊元
慶屬門弧寵加臺餽式燕且喜其茂對于眷懷俾壽
而臧以共扶于昌運

碧梧玩芳集卷二

宋 馬廷鸞 撰

赦文

皇帝登寶位赦文首尾詞

門下帝王統羣生實任撫綏之寄春秋正五始况承
付託之初仰惟先皇丕昭前烈繼序十有三聖光紹
靈宗享國四十一年遠幾仁祖視民若保事帝如臨
以江海之量優容羣言以雨露之恩滲漑九有時和
屢格敵難坐消日引月長久於其道蚤朝晏罷通求
厥靈聖躬莫憚於集勞冲候遂愆於節適興言菲質

碧梧玩芳集三

一 豫章叢書

恭侍宸庭解帶靡遑所期日間抱弓何反詎意天摧
驚聞憑几之言俾奉纘圖之重恪承慈極勤撫多方
創鉅痛深且嬾嬾而在疚投艱遺大尤粟粟以弗勝
惟天地之德好生惟祖宗以仁立國矧屬君臨之初
政式循覃布之舊章可大赦天下於戲天付有家傳
在子必稽謀而疾敬德父有天下歸於子惟永念而
弗棄基庶能慰六軍萬姓之同心於以答中國四夷
之望治尚賴忠賢碩輔文武具僚協濟康功共扶休
運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德音

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耐廟德音

門下朕永言孝思以當大事於平皇考繼維序之不
忘瞻彼昊天欲酬恩而罔極喪飾三年之紀葬遵七
月之奠龜筮告期龍旒卽路天維顯相胥江之波濤
不興民靡告勞會稽之人徒畢集甫臨真域式迄羨
封入嬰五重必誠必信千秋萬歲既固既安吉仗廻
虞新宮登耐嗟嬾嬾在疚之日賴蹇蹇匪躬之臣三
公在朝力請辰儀之辨護百官承事咸遵命戒之驅
馳念雖循儉約之訓言顧靈免釋騷之煩費黃塗載
啟京師同陟岵之悲窳窳孔嚴近輔奉因山之役輸

碧梧玩芳集三

二

勳惟謹趁事敢稽井賦縲囚悉從寬宥岳祇瀆祀咸
與封崇亟敷湯網之寬少慰堯墻之見時維舊典匪
我私恩於戲唐宗葬近橋陵未忘孝敬漢帝魂思沛
邑尚議復除知子仰體於遺仁咨爾具敷於德意

制

皇太子妃全氏立為皇后制

門下王位在德元所以接千歲之統后職聽內治所
以形四方之風朕肇總朝綱儀圖坤載文王為世子
問安嘗共至于寢門太妣嗣徽音思媚益仰承于京
室稟奉慈闈之命延登中壺之賢涓選剛辰誕揚煥

號某氏冲嘉而淑茂懿敏而靜專居勤圖史之遵勳
中珮環之節仰惟聖父謹擇儲妃興懷慈憲之家我
之所自出爰得元良之配因不失其親禱禱祭入觀
之儀矜悅盛來賓之禮天作之台人無間言而能謙
恭自將柔恭有恪寒溫視旨甘之適夙夜期儆戒之
成漢觀錫名鍾在太孫之愛唐宮臨深增益慈皇之
歡朕丕紹帝圖敬敷民則怕怕愉愉而奉太后茲惟
卽祚之初離離肅肅而惠宗公端屬御家之始矧明
揚於親訓仍申諭於眇躬謂子事母婦事姑既無違
禮男正外女正內當舉上儀加重程以玉笋範盤螭

碧梧玩芳集三

三

而金璽式遵隆指茂建鴻名於戲朕承長樂之顏后
則佐饒於東內朕奉清廟之祀后則親蠶於北郊關
雕有正始之基葛覃爲節用之本順陰陽之義則家
理伴天地之行則物宜晉示化原永綏福履

與芮特授中書令制

門下朕丕惟叔父迨仰先皇兄弟孔懷素篤同生之
愛禮儀既備茂宣往送之勤穆陵屆竣事之期慈極
促報功之典欲酬使範宜峻朝章襄德第勞邦彛未
之有改先意承志親命不得而違式隆專席之榮具
諭垂紳之聽具官某躬全明德地極茂親一體先朝

符開元羽翼之頌示儀宗室陶周南信厚之風藩衛
尊強磐維鞏固迪維冲子克紹慶基文帝應大橫初
協續圖之兆元王爲季父實依秉德之陪瞻望軒臺
華營禹會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何勝陟岵之悲因心
則友則友其兄恪赴在原之急念昔歡承于棣萼乃
今槍奉于叢塗反也如疑遠不陵節龍頓鳳嬰初就
因山之形玉座黃陵載迄美封之役其儀不忒而哀
有餘若稽秀邸之親賢克奉阜陵之襄事嘗以紫微
令之重兼爲大父行之華蓋雖天下之達尊勿替先
王之敬典增隆巖石申衍圭畚惟三省長官之罕除

碧梧玩芳集三

四

蓋中興百年而再見夙稱華重允極褒崇於戲同姓
之國五十三周尊康叔中書之考二十四唐重汾陽
邦家有榮古今鮮僂願膺茂渥永介繁禧可

與芮特授武康監江軍節度使依前太師判大

宗正事嗣榮王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初紹丕圖恪遵慈訓棠棣孔懷之愛仰體先
皇行羣內睦之仁孰加叔父撫紹熙一時之令典有
憲靖雙節之殊褒友則因心昔未酬于素志言猶在
耳今爰屬于眇躬如對咫顏用孚羣聽具官某暉聯
皇極德重宗磐元王帝弟之最尊多閱義理河間宗

望之大雅獨備溫仁厚叙親賢時維昭考聳民瞻之
赫赫莫重建旄訓公族之振振有華夔爵式相好矣
禮亦宜之粵予宅恤之初追感盡倫之義求而弗得
望而弗至惡乎用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庶幾達孝
况承治命具有舊章是用端策消辰揚庭澳號衮衣
赤舄仍冠公槐壽甲凋戈加崇獎鉞舊組不移于洋
水新麾增煥于雲安順考邦彛三公進兼兩鎮特優
宗老累朝曾不數人併衍爰田申陪真食敢云馭貴
惟以篤親於戲稽漢制之兼郡連城用彰殊禮慨唐
宗之大衾長枕能不愴懷式介蕃釐以綏茂渥可

碧梧玩芳集三

五

賜告口宣

有勅統紹先皇恪承遺訓行尊叔父式茂殊褒兼兩
鎮以升華肅羣工而誕告對揚前烈祗服明綸

與懌特授保寧軍節度使制

門下朕丕承聖緒厚睦天枝封同姓以旂式嚴周典
建諸王爲輔益廣漢恩眷言秀邸之宗英上系昌陵
之祥嗣仁先篤近愛必惟親况資歷之既深孰褒揚
之可後登于齋鉞渙以明綸具官某德度粹夷才猷
膺敏高陽苗裔紛其有此修能河間詩書卓爾近乎
大雅頤絲帝胄服在官聯立朝推中壘之簡廉事上

極汝陽之謹潔黔水之民康又浙河之使光華已躋
即秩之榮斯陟戎班之峻留朝列邸又闕再期朕鑒
在角弓庇懷葛藟厥有彛憲以旌九族之親豈無他
人難比諸姬之近特加異數固匪私恩是用輟自承
流寵之植屏十連爲帥超居上將之先百世不遷永
懋大宗之祀優游壽館衍拓真畚於戲人道尊祖故
敬宗天道好謙而惡滿親之欲貴有如爾祖憲靖之
賢高而不危尙服先朝淳熙之訓肅聽朕教追孝文
人可

賈似道依前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加食邑制

碧梧玩芳集三

六

門下朕祗通寧考率由舊章惟王發政施仁續周家
忠厚之厥命相布德和令輯漢書寬大之文董時官
修緊我宰輔裁成義類等百世莫之能違謙避恩微
以三公不易其介肆陪井賦敷錫渙綸具官某宏材
周事物之幾微粹學洞古今之源委讀書不讀律欲
致君子堯舜之隆治法與治人常慨世於周秦之敬
以勤勞穆天粹以公恕秉國鈞四方旣平念昔捨攘
而非甚有紀百度維正及今間暇而屢省乃成禁網
闕則寧漏于吞舟經制定則靡容于亡楫謂魚麗法
度缺矣不幾小雅之盡墜若行葦福祿成焉蓋本我

家之世積信令皎如日月寬條沛若江河上紀先朝式至今日乃光烈考聖謨洋而嘉言彰予臨兆民歷年多而施澤久前爲律後爲令小作紀大作網治民心而不犯有司式顯有虞氏好生之德宣主恩而建立明制是資仲山甫將明之材總齊悉上于羣書褒賞宜陞于絕席一成而不變既昭昭象魏之垂三命茲益共顧懇懇師垣之避凜莫踰于素守姑申衍于眞奮庶幾表大臣興謙崇遜之風可以厲人心立網陳紀之外於戲六典之建爲民極爾尙式時周公一夫不獲曰予辜時則有若伊尹勉摠素學儷美古人

碧梧玩芳集三

七

緊我宗工奚煩多訓可

口宣

卿寅亮天工綜裁邦憲維師避寵姑曲徇于一謙成
渙疏恩茲申陪于多井祇承茂眷永翊丕基

同知樞密院事葉夢鼎除參知政事制

朕以眇質初紹鴻基天全付有家孰堪多難王圖任
共政無若舊人久協贊于機籌宜晉陪于宰籍式彰
枋用乃播綸言具官某識洞萬幾道該眾妙簡知聖
躬貽厥燕謀初建儲闈訓于舊學屬抱遺弓之痛且
宣奉瑄之勤佐佑沖人罔負先聖之顧託鎮定大事

欲紹前哲之聲猷終仰丕成以光初政稽用師言之
錫聿參台路之元永建乃家藉垣墉之保以輔台德
資羽翼之良朝有老成國其康人噫堯在萬世孰能
慰羹牆之思舜欽四隣其必賴股肱之助顧惟宿望
奚俟多辭可

發書樞密院事姚希得除同知兼參政制

朕未有艾率昭考以繼猶王用丕欽圖舊人而共政
晉貳三軍五兵之本併參一日萬幾之繁乃播綸言
式彰枋用只官某德全方大望著顯叩參帷幄之謀
先帝早加于大用偉衣冠之侍沖人尚及于從游悵

碧梧玩芳集三

八

杞國之悲摧悼周家之降割敬保元子克酬弘濟之
言數求哲人不負維艱之託迺惟初服式仰丕成邊
尙宿師朝方蒞政徹彼桑土孰先事以綱繆莫予莽
蜂蟻後患之懲茲宜資賢老周緝化禳臣人顯哉必
嘉謀嘉猷之入告孺子王矣惟立政立事以自今可

太常少卿湯漢特授起居郎兼職仍舊制

朕初承基緒渴想典刑戲言出于思立之史佚舊學
遊于野顯乃甘盤具官某造詣宏深操守純固煉慨
望古志獨得于幽尋博雅通今道固期于兼善昔子
幼學夙得良師首陪翊善之講明繼筵承華而衛翼

起商芝之隱久矣從游卻齊蒿之邪引之當道茲予
臨蒞遲汝歸來動則左史書必纂言于玉陛學爲王
者事尙卒業于金華細聽嘉猷以裨初政可

守太府卿兼國史季溫時授起居郎制

朕光履基圖樂親耆艾武帝問治道蒲輪甫起于申
公成王無戲言桐葉豈書于史佚登而鴻碩立我螭
階具官某蚤以蜀珍見推國器越在外服既茂著于
嘉庸立乎本朝亦峻登于顯序山林獨往松柏後凋
粵予纂紹之新還爾班行之舊可使耆老大夫之久
次實惟典刑宿士之超遷天子有史官密賴繩愆而
糾繆春秋書大事庶幾廣紀而備言毋憚直前是爲
報上可

碧梧玩芳集三

九

朝請郎守御史朱貌孫特授右諫議大夫制

朕纂紹基圖恢張言路採蘇軾封章之語以厲憲臣
有陽城伏闕之風斯爲諫長甫頒親筆亟下除書具
官某正論回天忠氣貫日粵受知于穆考俾重列于
監官詰當道之豺臺綱甚聳灌託社之鼠宮省爲清
本聖主之可爲忠言亦直臣之不畏強禦昉新臨聽
式廣咨詢闕門達聰方道人而使諫明目張膽豈有
責而不言惟諫省虛常侍以弗除故上坡自雜端而

徑陟內箴王闕外儆官邪爾乃慎則有嘉謀具惟入
告于其懲而後後患無使拚飛可

朱應元除右正言兼侍講制

法筵第一義已高攀檻之風評臣有七人亟晉伏蒲
之選尤爲異擢匪直序遷爾篤實恢闊剛方沈毅對
仗蚤聞于獨擊時論翕歸乘驥更喜于重來風稜愈
勁奚獨烏臺之振職徑從騎省以升班輪禁闕之忠
有猷則告侍細說之講非道不陳汝宜戒于面從朕
方引以自近事聖君者無諫奚取苟卿之言惟大人
能格非盡體孟軻之訓愈增諒節益簡清衷可

碧梧玩芳集三

梁春選除右正言兼侍講制

蔡事行馬外蚤聞對仗之彈拜疏延英門聳觀伏閣
之諍蓋欲措朕躬無過之地是必資天下敢言之人
以爾秉心端夷植學醇正昔襄裳以去良由魑魅嘯
凶之時迫義冠而來竟行獬豸觸邪之事首除貪濁
務戢姦回不爲御史必爲諫官蓋酬夙望今之小坡
古之遺補匪直序遷仍晉侍于細甑靡憚攀于折檻
名將留遠職在格非今得正人豈待著諍臣之論後
有良史當續書諫苑之篇可

碧梧玩芳集卷三

宋 馬廷鸞 撰

制

留夢炎除吏部右侍郎兼職仍舊制

朕疇咨魁望綜敘右銓王者必有史官久付春秋之筆削天官其貳小宰爰資朝夕之論思具官某方厚凝猷中和植性洛陽之條政事諸老生未能言頽川之對天人子大夫褒為首直聲夙颺於表著嘉績茂曾於節麾韓琦於職事甚勤可占遠器王旦謂榮進素定豈有競心蹈九關之虎以逢尤翔千仞之鳳而

碧梧玩芳集四

一 諫章叢書

高舉暨解弦而號召復攬轡以驅馳賁然來思亦集爰止朕所親擢蚤已冠臯伊之徒汝獨徐趨亦合筮嚴徐之列併演西垣之綸綍仍陪東禁之衣冠噫吏奸如山以一切之法而舞笑官曹積木惟三班之地為滯材藉汝清勤副子簡拔可

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陳宗禮特授權吏部侍郎

兼國子祭酒制

朕招徠正人措施初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明風憲之紀綱德鈞以才才鈞以勞徑付天官之衡尺少旌直節彌企嘉猷具官某澄之益清澹如自守訪予

落止欲聞往行前言國有人焉是在法家拂士奏書如滿水之赴壑重朝若猛獸之在山嘉其不阿引以自近人物各為目山濤雅善於題才學者必有師韓愈深宜於祭酒密勿燕閒之侍從容鴻碩之咨噫禁路獻納論思况親廣廈賢關與禮崇化又播新奮勉汝交修對子妙簡可

趙與可除金部員外郎制

國家錢穀出入典以民曹財貨本末源流詳於珍部與其用新進之才而試以煩劇孰若酬已試之效而還之班聯爾綽著才能夙稱宗雋更嘗既熟足以知

碧梧玩芳集四

二

天下之利源明敏而通庶幾合古入之心計渙子新渥昇爾舊官其機括於簿書以參裁於輿賦深圖國計益厚民生朕惟節用愛人則百姓孰與不足爾念生財有道以庶邦惟正之供可

起居郎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史兼侍講李伯玉

特授權禮部侍郎兼職如故制

朕嗣承聖緒擢拜從臣左史記言感先帝御朝之舊秩宗典禮際冲人嗣服之初用播絲綸以華筆橐具官某風猷端亮學問宏深以大對起諸生亞端平掄魁之選以謹論先眾俊輩元祐人物之英收膏反液

而德譽愈隆明目張膽而直節故在昔承華之講學多所發明今邇英之親儒尤咨啟沃已攝承於事典其進貳於儀曹資夙夜寅清之賢在朝夕論思之地公卿幸得遭遇式佇建明大夫何以假爲倚需真拜有猷則告維乃之休可

文天祥除尙書禮部員外郎制

吾甚遴郎選尤重儒科尙以掄魁爲表郎其庶矣乎爾藻思清新詞華敏茂榮進素定匪徒詫於高名慷慨敢言蓋已觀其初節擢從郡最登之郎闢夫立乎人之本朝而培養器業以答揚光寵者必有在矣豈

碧梧玩芳集四

三

直百日掌綸言十年至兩制之謂乎大車以載務積厥中朱紱方來以艾爾後可

大中大夫兵部尙書兼直學士院兼修玉牒官

兼侍讀洪勳特授通議大夫依前職制

鏤白玉之牒迄奏鉅編易黃門之階式躋顯秩宜有揚綸之寵以增曳履之榮具官某學深孔孟之淵源詞挾卿雲之河漢尙書踐台斗峻居古納言之官國朝盛文章獨擅大手筆之作有三長譽成一家言予懷帝籍之登閣爾率儒紳而纂輯大事書之策通觀厥成眾美效之君煥焉可述序進其等式遵乃彞噫

偉績編詩書視六經而無媿大夫掌論議增一秩以何辭既好爵之爾縻尙嘉猷之我告可

姚希得除兵部尙書兼侍讀制

嘉元戎十乘之績自鎬來歸正司馬九伐之權於周受命非時雋望曷副兪俞具官某機猷碩膚風槩方整儒宗堂堂不撓尙於中行介臣休休有容可以大受緊汝入從出藩之久助子內修外攘之規平淮而韓愈在行迄奏鴉池之捷表海而呂望賜履載澄鯨浸之波輟爾論思付之居守兩都相望坐底江淮之晏清三年而歸宜副公卿之選表列在五兵之長還

碧梧玩芳集四

四

其八座之尊仍侍經惟有華從橐噫必求諸道其惟講瓊上之唐虞誰能去兵孰若杏禁中之頗牧有猷告后無競維人可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兼國史兼侍講湯漢特

授權兵部侍郎兼職依舊制

甘盤商之舊學肯從河毫以來歸祈父周之夏官無使爪牙之轉恤有華筆橐用播絲綸具官某奧學造微雅懷經遠如玉在佩動之斯和惟木從繩粹然出正蚤逢昭考俾迪沖人粵子初紹於鴻圖遲汝來儀於螭陛心乎愛矣具聞藥石之箴言時而颺之聳聽

夏甄之勸誦輟班記注晉列論思豈惟貳司馬掌政之聯良欲展近臣盡規之益外振修攘之務內殫獻納之忠五材民用之敢忘經武一正國定矣是在格非罄汝嘉猷對予妙簡可

李芾除尙書兵部員外郎制

維我孝宗甚遴郎選非歷守刺不在選除然必以居官久治行高者爲之朕之初政仰法淳熙其於用人宜守成憲以爾識高才閎資凝履勁踐敷既久積用有聞司臬京畿擢置朝序文昌諸曹皆望郎而佐兵尤爲名部其贊爾長以修我戎稽名數於有司整規

碧梧玩芳集四

五

模於暇日爾之任也尙往欽哉可

陳宗禮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制

朕惟言路之重輕實關初政之得失予懲後患無爲弄蜂而允桃蟲國有忠臣斯若猛獸之衛藜藿旣膺妙選用答僉諧爾蚤列英躋寔高時望夙推鯁直見謂朝陽之鳴中困擠排不改歲寒之節迪惟先帝嘉獎直臣昔召對席前思賈生久矣今宜居禁闈如汲黯近之其執法於殿中復模經於甌上以裨帝學以糾官邪增予初服之光展爾平生之素翔而後集宜亟副於欽翹言之必行固無難於聽納可

朱龜孫除侍御史制

朕恢洪至道察納雅言王多吉人所重法家拂士汝長御史實貳大夫中丞屬方執法於殿庭爰俾提綱於臺院具官某學探元本體涵中和氣貌則威鳳祥麟節守則嚴霜烈日義方對仗連叱去凶最爲有功唐介乘驛重來言事益無所避茲峻躋於橫榻仍密侍於細旣無伏讒蒐隱之能容有讜論嘉謨而入告臺綱丕振國勢愈尊噫毋云天下本無事之秋是乃明主納忠言之口他山之石可攻玉惟仁義足以沃心當道之豺不問狸使姦邪爲之落膽邦其時又汝

碧梧玩芳集四

六

永有辭可

新除秘閣修撰洪天錫特授侍御史制

朕以眇躬丕膺大統元祐嗣服用劉摯居臺端隆興初年擢十朋長御史爰考兩朝之成憲特招先帝之直臣具官某學問淵深風采凝峻秋霜始擊嘗勵志於鷹鷂歲寒後凋不改柯於松柏迪惟烈考嘉獎端頁外咨禮樂之光華內典圖書之清重翔而後集盍歸乎來肆朕纂承首加號召惟初政之得失關言路之重輕今無大夫中丞合峻躋於橫榻古有法家拂士宜密侍於細旣君德緝熙朝綱肅穆唐介論事益

無避於重來蘇軾陳言冀有聞於入侍增而亮節對
我寵光可

饒應龍除監察御史制

朕興起治功恢張言路惟紀綱振飭莫嚴六察之司
必中外踐厥斯妙一時之選宜求瓊望以副親除爾
圭璧粹溫筮鏞純釋登畿結綬端人正士之雍容服
領分麾小國寡民之綏撫比酬郡最擢掾樞庭與其
筆經武之綱學庶有裨於廟筭孰若冠惠文而彈治
以正大於臺綱意明主可爲忠言天下豈曰無事召
從遠外旣非呈身識面之流茂罄忠嘉無愧明目張

碧梧玩芳集四

七

瞻之地佇聽泉囊之剗切益留青史之芬芳可

試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給事中兼修史
子才特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職依舊制

朕追懷先帝優寵詞臣宸翰作歌冠中興之盛典鑿
坡訪事參募召之前規茲予履帝位之初進爾登禁
林之長疏綸已試正席久虛具官某素履珪璋正聲
韶濩考四海而爲雋道德蜀珍典三代以同風文章
漢制久奏從自之技茲攝學士以來若涉春冰嗟予
未艾尙詢黃髮非爾其誰宜上詞垣仍兼瑣闥以新
政之謀猷翼乃后臣人惟良顯哉以初元之詔書聳

遠民聖主一見決矣諒非耆德曷稱殊知噫建中聞
陸贄而亟置翰林長慶知德裕而遂令典誥古有光
於初服今惟用於舊人緊我宗工實惟煩浩可

龍圖閣學士王燦除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
兼侍讀制

朕監觀祖宗登用鴻碩升之端殿何殊元祐待蘇軾
之規處以內祠蓋用紹興起張燾之典仍晉陪於詔
讀茲渙發於綸言具官某篤厚而靖夷端莊而儼恪
國之耆艾魁壘能通古今朝之宿儒大人可備顧問
曩上星辰之履旋持江海之麾旣紓民溝壑之憂亦

碧梧玩芳集四

八

遂爾山林之樂白駒在空谷每懷嘉客之逍遙鳴鳳
于高岡常企吉人之翔集峻班秘殿趣侍經筵無官
職之閑勞殊庭容與有謀猷之入告重席敷陳式昭
眷倚之新增重論思之舊噫猷猷之中樂堯舜宜如
親見於君民旃廈之際論唐虞良欲考求於仁聖亟
承簡注懋對儀圖可

陳宗禮除秘書監制

朕願瞻周行欽遲直士宜得骨鯁魁壘之彥以備論
思獻納之儲豈招之不來必進以其道爾科級鼎峙
學殖淵涵澹然廉靖而寡求卓爾堅挺以有立虎豹

怒九閩之守汝既逢尤鳳凰覽千仞之輝汝方翔集
茲由刺部促使造朝中秘萃乃英儒大蓬鄰於禁從
枕書自適庶同居易之雍容持論不阿蓋有世南之
抗烈整而召履答我敷綸可

王持屋除著作郎制

自我高皇帝崇重三館招延天下之英材有臣十朋
實以忠言諒節來游著廷一時人物之盛後世猶可
想見若爾虛者非其苗裔與學素深茂人有典刑去
國累年朕每有第幾人王某之思還爾舊官以昭風
烈可

碧梧玩芳集四

九

吳舜龍除大理卿制

朕立政用人其惟四方之獄勿誤制刑明辟毋使天
下之平一傾爰得儒流晉居卿列爾澹如自守溫其
可親送以皇華咨度諏謀之既審付之丹筆淺深輕
重以必宜朕之初元法用中典茲選良士以惠嘉師
恢然寬大之朝澤以詩書之味迪皋陶之祇叙民用
不犯於有司積定國之陰功爾亦有辭於永世可

季鋪除大理卿制

朕肇營禹會崇建堯陵哲王在天既畢因山之奉卿
士惟月積酬藩翰之勤爾惻惻無華廉隅有守以愿

恪祇王事以寬易課民庸比鎮左馮助襄大事上宰
勅躬而辨護元侯率職以馳驅縣官供億之需人徒
發名之役輸而勤勤塞我悲摧及茲竣事之餘宜舉
陟明之典式序在位始進長於理官有功見知蓋已
鄰於禁路益肩猷念用答寵光可

謝屋除大理少卿制

朕法大禹卑宮之事監成周空囿之隆疇若子工豈
作無益害有益式敬爾獄亦曰明刑期無刑肆從大
匠之班造列理官之貳爾溫乎后家之雋卓爾相門
之英悉其聰明勿誤皋陶之法習於重厚端有釋之

碧梧玩芳集四

十

之風選賢與能豈疏踰戚毋曰堦庭蘭玉之秀不讀
司空城旦之書下無冤民爾有令譽噫大理不列於
三后夫豈成言歲中超遷至九卿要為殊渥可

湯漢除太常少卿制

東壁之有二星久映圖書之府奉常之冠九列獨高
禮樂之司朕遠覽古今慨懷制作往而不反孰能還
河海之工招之不來莫克致齊魯之士斯道未墜得
人則興庶幾先王以俟君子爾以潔靜精微之學有
廣博易良之風文不在茲乎既總提於冊府禮為國
何有宜參貳於容臺官修其方民用丕變致中和之

理豈徒玉帛鐘鼓云哉立太平之基安在簿書獄訟而已蓋籩豆司存之事惟搢紳先生能言噫叔孫號稷嗣君朝廷之陳無取桓榮居大常府儲學之益為多勉爾直清之規迪我溫文之懿可

韓禾行司農少卿兼國史兼侍讀制

朕爰登儒臣以貳冢政兩司農傳授家法足為漢代之經師中都官除用士人亦有皇祖之謨訓爾識中原之文獻接諸老之典型師友淵源漸者遠矣詞章尚肆浩乎沛然自興三雍擢儀九扈學既周於體用理何問於精粗贊此劇繁資其通敏錢穀問出入之

碧梧玩芳集四

十一

數莫嚴贖穉之司履難考仁聖之風宜卒金華之業可

翁合除國子祭酒制

張崇化厲賢繼志述事掌成均之教法有祭酒之尊稱苟卿以古賦鳴庸俾修列大夫之闕韓愈為諸儒倡實甚宜國子監之師爾詞源深長風節端亮奮自橋門之冠帶還為學省之範模人有典刑士咸厭服舉酒以祭用旌館下之招歷階而升宜冠堂士之席法常揚之文而草制秉遷固之筆以紉書允為儒榮式符與望豐木有芑是皆先王培養之餘中阿育材

宜迪初元新美之化可

翁合除國子司業制

朕樂育英才有味周人之雅簡求師氏宜如陽子之流爾蚤擅文聲與江漢秋陽同其皎潔中持節守非風雨寒暑所能變移入則望郎出為膚使不見生久毋思夜召而席前以教人為可使晨招於館下除書之出土聖翁然師立則善人多足以展孔孟行世之學事久而公論定庶幾洗册非同傳之羞所宜疾驅以對親渥可

韓禾除國子司業制

碧梧玩芳集四

十二

朕謹簡儒官涵育士類太學興而英俊得允藉作成師道立則善人多宜先表率爾氣醇履粹學廣聞多善登乾淳諸老之門牆尚接中原文獻之緒論科為宏博昔取之以日光玉潔之文人重老成今用之於霜降木凋之後久翔省戶宜貳成均噫入館下招諸生朕既重之於韓愈表儒門禍遺愛爾無多遜於陽城可

陳宜中除國子錄制

先帝時崇學校以育英才重科自以延俊又於是名公鉅卿偉人雅望得此焉出爾宜中學問遂通氣節

端克慷慨舉幡之誼六館在其下風春容奏篇之言
大庭擢居亞選徑從幕府來糾賢關昔元祐之初學
者喜於得佳士周頤之論師道立則多善人益展儒
猷嗣有明陟可

碧梧玩芳集四

十三

碧梧玩芳集卷五

宋 馬廷鸞 撰

制

顯謨閣待制兩浙路轉運趙與皆特授尙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制

唐戶部之用李回取其治辨漢京兆之命劉德多所平反嗟古人各擅於一長匪宗雋孰兼於二任具官某材猷庸敏智略通明象賢爲秀邸之英大雅軼河間之譽豈無他人不如同姓見謂親賢用於昔日稱之日能簡知先帝治常賦者民部建首善者京師命

碧梧玩芳集五

一

以真除皆其素歷朕式敷德惠善繼先猷以庶邦惟正之供悉却奉宸之獻則百姓孰與不足冀寬天下之民非屬宗英博知子意噫嗣王求助莫先論思獻納之聯宗子維城首課蕃宣屏翰之績欽承明訓益勵嘉庸可

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馬光祖依前職特授沿江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大使兼行宮留守制
朕簡求近弼重鎮陪京念昔全江淮以濟中興允資碩望矧今崇詩書而謀元帥詎舍舊人起之燕閒付

碧梧玩芳集五

二

以居守爰疏茂渥申錫贊書具官某器偉量閎資凝猷遠炳著龜之先見凜松栢之後凋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歷蕃宣於四國君陳嘉謀入告爾后嘗唯諾於一堂頃以蓋臣薦分江闕投鞭欲渡有颺回霧塞之顯憂仗鉞以先助霆擊電掃之勝勢威名猶在義舉可嘉朕慨念留都控扼天塹雖千羣奚用已屹立金湯之形然一物不牢敢少怠衣襪之戒孰寬憂顧無若老成兵將素服其撫循民吏夙安其條教龍蟠虎踞山川不易於鎮臨魚鑰麟符麾幟一新於號令以壯外攘敵人之畧以恢北定中原之規噫并以清修益光賢業可

朝請大夫試兵部侍郎兩淮制置使兼知揚州李庭芝除寶章閣直學士依舊仕制

元帥崇詩書久幹方而佐辟學士備顧問爰進律以褒功迪惟英儒尤稱茂渥具官某經綸學富綏御謀長材能空冀北之良人物挺漢東之秀正封從軍之句蚤欲驅海若而逐天狼德裕籌邊之圖可以扼吐蕃而控南詔五年制閫兩道撫師齊人章章而歸魯疆申伯疊疊而維周翰率彼淮浦賢於長城春爾條

采秋爾濂場坐喜邊民之復業文能附眾武能威敵
疇非師閩之成勞伊功伐之可稱屬倚毗之方厚登
華遠閣增重禁塗仍資固圉之謀嗣奮折衝之畧噫
宦人有指疆土永言寶宇之儲賢者能立邦家在固
金甌之業式寬憂顧益懋綏懷可

兩淮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李庭芝特授寶章
閣學士依舊任制

朕悉膏遺訓嗣守丕圖見堯於牆敢忘繼承之志維
周之翰肆酬藩屏之庸嘉乃殊勞畀予新渥具官某
忠忱一節文武兼資被遇先皇久臨制閩王師截淮

碧梧玩芳集五

三

浦所期徐土之清諸將收山東坐使齊疆之復狼烽
灰冷木柝聲沈我陵我阿有藝祖興王之境實庸實
壑拓中與用武之區越自紹統之初式倚幹方之績
茲崇褒律以起駿功煥乎文章固已陟穹班於寶戩
戒我師旅其惟固全業於金甌可

汪立信除秘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依舊沿江
制置副使江西安撫使制

長江爲天限久分塹於中流北斗幹神樞俾親承於
密旨嘉乃幹方之烈昭子進律之恩必也正名爲之
甲命具官某賦資平實受材恢宏九流之學圓機干

人之英脫頰有慷慨大志匪章句儒以文武威風當
方面奇瞻言外屏尤藉通材鎮臨莫重於潯陽備禦
遠周於淮浦中權後勁輯萬寵之雲屯上邇下沿撫
千艘之水擊豈投鞭之可逞縱呼傲以不來爰獎茂
庸肆頒殊渥峻道山之論撰贊宥府之討謨兼正使
名增崇闢制吁爾不可厭也所宜謹護於風寒吾有
以待之靡俟綢繆於陰雨欽予辰告賴爾秋防可

汪立信除集英殿修撰依舊樞密副都承旨沿
江制置副使知江州江西安撫使制

朕祇膺遺訓嗣守丕圖見堯於牆敢忘繼承之志維

碧梧玩芳集五

四

周之翰肆酬藩屏之庸嘉乃殊勞畀予新渥爾忠忱
一節文武兼資被遇先皇久臨江閩勢連全楚控荆
鄂之上流境接長淮固斬黃之外屏塞烽息警邊折
沈聲粵惟紹統之初實倚幹方之績茲崇褒律以起
駿功十三等殿閣之班官分冷熱數千里江防之寄
職護風寒勉建嘉猷答揚休命可

集英殿修撰江東運副兼淮西總領陸景思特
授權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制

朕嘉與儒臣精求國計周官以小司徒掌教唯人民
土地之稽本朝以四總領供軍有錢穀甲兵之問就

膺隆委允屬通材具官某學該體用之源家擅文章
之錄夙絲駿望早上通塗四禁代言允茲潤色十連
爲帥式倚蕃宣察其器能政理之長不在語言文字
之末雖精筆妙墨揚雄最其善鳴然畫笏籌邊劉晏
本於道御既勤轉漕併總賦與惟六官服采而版部
最勞四鄙宿兵而大農蓋耗量入爲出計臣所以阜
邦財自西徂東王人均於領餉事其升從稟仍駕使
輶諒無乏與庶幾宿飽應振甘泉之珮既高獻納之
通聯濟京口之航宜贊誓清之遠略可

陳宗禮除直龍圖閣淮西轉運使制

碧梧玩芳集五

五

朕解瑟而更招弓四出卷阿言求士每懷朝陽高岡
之鳴宣室不見生未奉夜半前席之問特進淵岡之
直俾華冰漕之行爾行已無磷緇立朝有本末榮進
素定固知要路之在前介特自持詎忍撓節而速化
掉邪朋之欺蔽嘉正論之指陳起之山林昇以原隰
中遭煩噴久已照知念爾滯留再膺臨遣噫轉關中
之漕莫如淮浦之事優督渭上之耕宜使邊庭之略
足勉將明指豈汝遐邁可

中大夫吳堅特授華文閣待置福建路計度轉

運使制

朕治本愛民仁宜舉遠瞻七閩之奧曩執任澄清谷
兩禁之近臣式勤諫度起之家食送以皇華具官某
博識通材清文瞻學從塗筆稟先朝峻列於嚴徐儲
宗衣冠東禁嘗察於黃綺王乃初服爾惟唐人茲振
迹於邱園俾馳聲於原隰既輸爾載靡彈晉監之藏
用告乃猷仍俟漢松之對倘宣使指斯究民瘼刺史
問事有六條允資按察建州去京八千里尙克將明
務緩遠民以禱茂簡可

史繩祖陞直煥章閣江東提舉制

朕詢求民隱臨遣儒英乃積乃倉無復西江之轍洞

碧梧玩芳集五

六

爰咨爰度尙虞東國之杵空以爾人有典型學探淵
蘊緝十二經之說仰屋著書以六百石之官乘輅刺
部重巽申命自西徂東煥乎有文章仍直贊儲之峻
節之以禮樂彌增英蕩之華噫考常平置使之規驗
熙寧設官之意六條之察國家之成憲不踰一分之
寬儒先之格言有味維予雋老奚待訓詞可

朱應元直徽猷閣浙東提刑兼提舉制

朕視東浙如古左馮乃積乃倉常憂百姓之不足宜
岸宜獄尤期一道之無冤蓋儒者惟知厚民而仁人
可以聽訟就以雙節昇之能臣爾寬閔而疏通詳練

而平賈湖湘使還之日嘗登汝以九列矣浙河擇使復俾乘輅賡政汝優爲之而七郡嘉師獄法繁夥惟明慎者盡心焉峻之貼職以華其行往欽哉使倉廩盈而囹圄空雖古庸使其猶劣諸四牡勞來宜有顯擢可

季鏞除右文殿修撰依舊知紹興府制

會稽太守古尤重於介藩南陽帝鄉今特雄於輔郡既得惟良而作牧毋庸數易以病民爾從咨以和纘密以栗飲水食葉夙持潔已之聲求牧與芻無負宅生之寄克施有政甚宜其民浙水東七州有嘉治理

碧梧玩芳集五

七

殿閣十三等英重集仙肆升論撰之華以獎中和之效鎮臨惟舊寵渥又新懷印綬歸吏免迎買臣之役以春秋對朕無詰嚴助之書祇服訓詞勉建多積可

季鏞依舊秘閣修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制

合兩道而建臺已課輸將之績分十連而置帥尤資牧御之材爰屬帝鄉密藩行闕况重臨於并部宜愈治於潁川爾溫雅而精明端亮而篤實久宣勞於中外亦浸歷於清華千里曰王畿旣任輓粟飛芻之事六廉察吏治殊高飲冰食蘗之風朕道本愛民任先宅收爾以脂膏之身而不潤吾於股肱之郡以得人

欲慰豐粉之民式廣召棠之政仍聯中秘書之論撰以示東諸侯之表儀噫非有所聞豈屢試蕭生於馮胡與我共理庶幾贊漢業之中興可

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曾伯依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制

朕榮澗碩人蓋久安於閩燕海濱赤子茲選昇於賢良瞻言外執政之舊臣宜付東諸侯之重寄有光作屏特侈揚綸具官某精敏而疏通寬閎而沈毅允文允武克壯其猷自東自西不遑宣處蚤已奮幹方之畧中嘗收敵愾之勳惟受任於時艱則利鈍豈能逆

碧梧玩芳集五

八

觀匪觀人於歲晏則是非豈易遽齊居閒久之志念深矣爰下青具之斧鉞起從緣野之園林朕思根本當培固莫如於旬服爾幸精神未減猶足偃於魏藩仍職延恩往臨古鄮惟良牧爲能厚下惟老臣可以折衝苛征一洗於繭絲威望坐開於鯨浸內綏百粵外控三韓噫率漢千艘尙想伏波之壯意盡齊四履茂揚表海之高風可

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馬天驥除觀文殿學士依舊任制

朕視邦東表之雄選侯右府之舊連帥長十國莫如

古鄭之名藩學士象四時尤峻延恩之遠殿既騰治
最爰錫璽封具官某識敏而深學閱以博擢高科登
顯仕蚤冠伊舉之徒騰茂賞蜚英聲中接夔龍之武
予其懋簡爾尙交修借著以籌用幹神兵之柄褰裳
而去坐逢鬼質之謀屬化瑟之久更卽建牙而起隱
閩嶺多推於善政鄧江易鎮於大城郭倂并州再臨
恩信素著翁歸東海大治姦猾爲清三農之穡事告
豐萬里之鯨波息警王省惟歲民功曰甯予懷紫樞
之近臣克勤綏撫時則清規之峻職庸示褒嘉有赫
寵名增崇事任噫維今峒夷暘谷之境視昔扶風馮

碧梧玩芳集五

九

翊之間我澤如春常思篤近而舉遠爾身不外其惟
固本以寧邦祇服絲綸益圖保障可

馬天驥依前觀文殿學士通奉大夫知慶元府

沿海制置使制

朕簡畀大僚蕃宣東表政方成而欲待以久莫如因
任之宜吏數易則不安者多孰慰借留之望無煩易
轍其就敷綸具官某識慮精明器資宏遠入則問兩
社輔公室蓋嘗造辟而言出則倡九牧阜兆民庶幾
與我共理自閩山而易鎮於鄞水以殿邦廣中國之
至仁海波息警去帝城而不遠河潤蒙休比念右扶

更求賢牧惟王者視邦選侯之計豈憚改爲然長史
迎新送故之間實維滋弊徒得君重毋俾民勞噫召
夷之典南邦不改棠陰之蔽芾郭倂之臨并部寧須
竹騎之歡迎益懋撫綏嗣膺寵渥可

銀青光祿大夫參知政事葉夢鼎特授資政殿

學士知慶元軍府事兼沿海制置使制

朕臨御初元優禮近弼間兩社而輔公室不果爲王
留行倡九牧以阜兆民庶幾與我共理用敷漁號允
穆師虞具官某厚德鎮浮明謨經遠被遇昭考登進
大僚瞻帝鄉之雲愴陳未命升暘谷之日協贊重明

碧梧玩芳集五

十

卜遠攸先送終爲大躬復土之役甫告因山之成陳
負薪之憂忽勇急流之退遐不謂矣乃從維之朕念
大臣爲股肱之良人主有體貌之敬訪予落止不能
造朝卧而治之猶可任郡睠言瀛海實邇天台姑令
近甸之建牙何異故邾之衣錦升班窳殿申衍租畬
噫儒以道得民往布維新之澤王任人共政敢忘求
舊之圖倘海表之懷仁則京師之蒙福可

陳夢斗依舊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制

吳楚之南大江爲之外屏晉宋而下京口實其要衝
分國顧憂屬時耆舊苟得良牧賢於長城爾恢宏而

寬通廉平而篤實聖勝繁使見謂長材徊翔守刺之間更迭中外之久出膺閫制入贊帷籌慷慨時艱無盤根錯節典刑歲晚不易葉改柯茲仍邃殿之清班爰付价藩之舊鎮蔚棠陰其未改謹竹騎以來迎封植閭閻輯和壁壘本根用壯其惟強北府之兵機會可圖必有叩中流之楫祗膺妙簡亟懋嘉庸可

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陳夢斗特授集英殿修

撰依舊任制

朕視邦選侯莫難擇牧得人因任可必改絃惟吾者舊之良允穆軍民之寄晉升熟撰申錫溫綸具官某

碧梧玩芳集五

十一

人有典刑國之耆艾飲冰食蘗蚤已炳於廉聲授鉞典藩晚不移其素守維今京口實重江防以平易近民諒無猛政以寬靖鎮物足暢威靈乃陟穹班仍臨舊治慨祖述中原之志對此山川堅尹鐸晉陽之規厚其保障可

洪勛特授華文閣學士知盛國府制

雙溪疊嶂之清古多賢守一札十行之寵今用詞人睠予太常伯之尊列在東諸侯之上假侍從清華之職爲近臣出處之光具官某行有典則文諧律呂家學克承於堂構父教之忠詞垣繼掌於絲綸世濟其

美踐敷既久聲實俱孚每嘉譽藁之論思有味厦旣之啟沃屢勇辭於豹尾俄深逝於弋鴻諒其進退之宜畀以蕃宣之寄噫聽尙書履暫違嚴徐近侍之班懷太守章往續眺白詩人之賦歌禱孔邇召履斯還可

朝議大夫寶章閣待制江西運使知隆興府洪

燾磨勘中奉大夫制

國家品式備具莫嚴八柄之權侍從獻納論思亦考三年之會肆陞卿秩以寵禁塗具官某風猷明敏材業雋茂一翁二季相承文字之傳三江五湖尤稔政

碧梧玩芳集五

十二

聲之美若稽積閱爰進穹階於管筆持藁以有華與增秩賜金而何異噫授官而累日月省媿待賢聞問而對春秋式觀奉最可

朝散大夫曹孝廉特授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

兼江西轉運使制

襟江帶湖之府重於洪都飛芻輓粟之權付之大漕孰堪守刺之隆委我有侍從之舊臣具官某賦質溫醇受材明敏翔翔班路蓋嘗攬轡登車慷慨言坡以至督筆持藁進退有裕寵辱不驚茲予橫服之初畀汝起家之命睠言統府夙重潛藩大蘇高牙控上流

而鎮守木牛流馬護江右之轉輸匪藉通材曷共二
任其升華於熱撰矣申錫於溫綸遷表公卿朕欲稽
漢循吏之故事令修庭戶爾其遵唐觀察之宏規可
湯漢依舊秘閣修撰改知隆興府制

十國爲連旣勇辭於閩府一麾出守茲改界於洪都
仍其論撰之名付以蕃宣之事爾志尙潔雅理趣深
微嚆道真泳聖涯淵源所漸者遠抗浮雲崇高蹈爵
祿可得而辭司禮樂於容臺偉衣冠於儲案陳情自
列拜疏不休式緩牙纛之行莫奪林泉之興瞻言南
浦夙號价藩爲爾擇地則爲鄰邦爲吾選侯則得賢
碧梧玩芳集五
十三

牧無以易此其往欽哉登樓讀韓愈之雄詞民樂湖
山之外掃榻延徐穉之清節士知廉恥之維以此爲
邦斯能報國可
趙日起除右文殿修撰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
州江南西路安撫使制

北斗之幹神樞帷幄方裨於廟算長江之限天塹藩
垣莫重於中流茲輟儒英式分閩寄其敷詔綽以重
師牙具官某趣操端方風猷敏劭吾珍莊也夙見取
於蜀材獨何蕃歟蚤有聞於唐館自牧儒級浸熟兵
籌治法征謀雍容幕府藩條使節敷歷邊關俾掾着

庭晉承密旨瞻潯陽之鎮守兼淮浦以扞防上邇下
沿撫千艘之水擊中權後勁輯萬龜之雲屯民庸茂
課於州麾朝序增崇於書殿噫訪子落止朕方謹於
繼猷幹不庭方爾宜思於佐辟可

碧梧玩芳集五

十四

碧梧玩芳集卷五終

宋 馬廷鸞 撰

制

端明殿學士知建寧府兼福建運使江萬里除
資政殿學士依舊任制

漢褒循吏下郡國之璽書唐寵藩臣賜便殿之衣物
矧我阜陵之潛邸付之樞筦之舊儒亮采有邦治理
著唯良之款式序在位寵名高特置之班具官某學
自孔顏道陳堯舜文章行世則江河萬古之流論諫
憂時則仁義百篇之奏積餘人望擢在政塗同寅協

碧梧玩芳集六

一 豫章叢書

恭夙已間兩社而輔公室宣德流化又頌倡九牧以
阜兆民間之輿區建爲盛府大僚貴倨汝則平易近
民浮俗夸奢汝則清修苦節治有異等人無間言既
奏最於雄藩合升華於秘殿事權增重恩數又新噫
朕皆知之無曰建州之云遠民之望也姑爲頌上而
倡留益懋旬宣嗣膺簡注可

宣奉大夫楊棟特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制
執政吾股肱嘗與共一堂之寅協郡守民師帥尙資
九牧之阜城陟秘殿之穹班撫儒書之積國具官某
鈞深致遠賁大聲欲君子多識前言茂則古學儒者

在朝美政屢告宸猷自秉事樞晉陪機務本精神之
相得亦禮貌之未衰有政其與聞之吾方倚重責言
不可償也人或求全升之隆名付以鉅鎮蓋曲全於
進退仍允賴於蕃宣噫考亭義理之源上泝關洛建
安文物之郡遠比泗洙平時既熟於講明今日遂施
於教化卿優爲矣朕有望焉可

印應雷除右文殿修撰知福州制

朕設張初政軫念遐方視邦選侯况有十連之重寄
襟山帶海孰如七聚之名藉宜擇循良往敷慈惠爾
抱能甚裕更事孔多緩帶輕裘嘗懋幹方之績杜門

碧梧玩芳集六

二

掃軌履藉造闕之行維東甌之輿區以長樂爲會府
華之論撰命以鎮臨士日時哉咸迪薰陶之化民亦
勞止翕歸摩 以下闕

湯漢除秘閣修撰知福州制

朕內諮宿儒外建良牧在朝矣政若肯爲王留行視
邦選侯庶幾與我共理茲入典奉常之禮樂乃出敦
元帥之詩書爾學有淵源行無緇磷名蚤立而身易
退操久幽而志不渝甫諧盍簪之期覽輝而下屢起
褰裳之興拜疏不休既諒乃忱姑徇其請特峻蓬山
之論撰往顯闕闡之蕃宣昔攬轡登車無憚大吏今

開府作牧用康小民何必立朝乃能報國噫仲舒厭
事雖不樂於京師子牟存心豈頓忘於魏闕伊身名
之俱泰斯中外以無殊往則及瓜召無俟駕可

太中大夫常挺授寶章閣學士知漳州制

朕參稽師言如持衡尺愛惜臣子如護珪璋苟能守
道守官允藉爲綱爲紀雖責言不可償也然有過人
皆見之斷自上恩優之外服假侍從清華之職爲近
臣進退之光具官某蚤擢高科凌蓋華貫自論思獻
納峻升文石之班絲潤色討論遂陞黃扉之秩既優
居於三省爰寵畀於一麾王道無黨無偏本乎至正

碧梧玩芳集六

三

君子或出或處初亦何常噫南漳名藩西清妙選及
瓜而代尙觀千里之歌襦與環則還何待三年之奉
計增而亮節體我眷懷可

江萬頃除福建市舶司制

海市分珍裨於國計輶軒錫寵子以使權爾父兄之
學克傳指紳之望尤偉頃登藩最益無愁歎之聲迨
列班行有不吐茹之節冰蘖自厲水鏡其明言曳朝
冠往司集貨允藉不貪之寶庶還旣去之珠服此訓
詞增而績用可

陳日暎特賜效忠順化保節守義懷德歸仁慕

治奉正致恭履信崇禮安善功臣特授檢校太
師特封安南國大國王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誕膺景命初履鴻圖四海之內皆徠臣旣錫
普天之澤九州之外世豈見詎遺出日之區雖高懷
於爵祿亦可辭然遠敷在朝廷而有典播之名命賁
爾遐方具官某蚤彈恪勤晚恬沖挹心存帝室嘗率
職以無違業紹家庭益效忠而不替每念輸忱之素
尤嘉高蹈之風屬此稟承誕敷慶賜是父是子宜均
拜於徽章來享來王蓋協循於常德優加功號增衍
裔租茲爰舉於邦彝庶有光於舊服於戲帶黃河礪
岱岳朕方申固於勛盟挹浮邱拍洪崖爾尙永綏於
壽祉勉而奕世拱我明時可

碧梧玩芳集六

四

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
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楊棟宣奉大夫加恩制

朕永惟邦本肇建儲閣首招稽閣領四人而入侍旋
倚望爽參三少以與游薦蓬華藻之周宜峻穹階之
陟蓋念終始典於學豈積日月以爲功是彰綸綍之
新式擬範模之舊具官某德直方大學純粹精選眾
舉奉陶暨益稷而同列敬王如孟子非堯舜不以陳
吾求于載而上之眞儒欲起三代以前之善政與賢

者共方將築太平之基從吾兒游又以翼仁孝之德
琢磨令範斧藻大猷豈無端人正士之後先道之教
訓必有元老大臣之領袖重於典刑賢聖藹聞温文
炳著時考則可矣通觀三年之成魯與爾縻之何辭
一秩之寵仍增培於井賦併申錫於渙綸以昭殊恩
以獎懋績噫春秋夏無非教既酬歲會之庸師保
疑承惟其人更觀日新之益尙資鴻翼以永燕詒可

呂文德特授少保職任依舊加食邑實封制

朕紹乃丕圖瞻時英傑屬大事當一面久著績於幹
方立少保曰三孤首疏恩於進律况輯瑞於頒朝之

碧梧玩芳集六

五

日乃聽葦而思帥之初爰簡剛辰誕敷列辟具官某
沈雄有守英果無前家傳壽畧於涓濱世擅勳名於
江表左護軍陳計納策下南郡以定荊州大司馬清
身奉公分武昌以督右部豈其苗裔念茲戎功頌清
漢鄂之氛塵再洗岷峨之悽愴據荆出益未嘗忘北
方之圖首蜀尾吳亟欲重上流之勢錫之雙節整我
六師足食足兵惟征惟築寇行如鬼臨江復擬於投
鞭將通於神管敵不勞其折箠茲歲華之宴粲喜邊
信之平寧朕臨蒞方新佇毗維舊惟孝祖初膺於大
統惟矣麟特表於殊庸綉黻在裳煥貳公之典册瑯

戈樂節兼舊鎮之威儀申衍戶封陪當邑采壯矣軍
容之重煥乎命敷之隆式循昭代之彝章勿替先皇
之殊遇於戲惟明於任人者善繼其志惟忠於事主
者不貳其心歷觀古人可驗今日周亞夫將兵再世
迄能守節以有助郭子儀受命先朝惟以效忠而永
譽子欲回封疆之備爾思承闕閱之勞茂對寵光益
恢遠畧可

賜告口宣

卿久專閩寄克靜邊虞昨開兩鎮之雄茲陟貳公之
峻體子初服祇我明綸

碧梧玩芳集六

六

楊棟該遇明堂大禮加恩制

惟我仁宗備法駕而嚴宗祀有臣貽永典儀仗以參
使華霖晦為之霽明辰象於焉炳著備成熙事肅倡
和聲天惟休於前人既昭假爾我式至於今日亦右
享之聿觀慶成咸被慈告具官某行高當世才比先
民道宗洙泗之間孔子乃所願學文邇巴江而上揚
雄最其善鳴久自禁塗峻登政地深惟虞周盛際莫
謹類禋吾有齊魯大臣可與禮樂哀時景貺稽古曠
文本朝以癸亥祀南郊肇皇基之億萬年漢人以辛
巳祠泰時現景光於十一月爰命宗工式昭使範偉

山立而玉色滌星陳而天行攝以威儀滌以裸獻同
其福祿錫之土田溥三神之釐厚九重之眷噫伊陟
暨臣扈咸陳格帝之功君爽旅周公恪盡供王之敬
以祈永命惟有歷年可

同知樞密院楊棟曾祖已贈太子太保光廷特
贈少保制

朕載覽甘泉錫羨之賦庶幾清廟顯相之詩蜀無他
楊樞輔豈同其苗裔周有大賚曾閱爰賁之寵榮宜
刻愍書以昭餞澤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世業傳涓
瀆之畧家聲冠汾陽之科援枹鼓而忘身獨全忠概

碧梧玩芳集六

七

執干戈而衛社夙負壯圖撫躬淹志士之發揚裕後
啟賢人之久大遂相九筵之典乃疏三廟之封拱木
爲之高華班棘於焉通顯噫祭十倫而同福祿孰加
古少保之官德百世而推源流尚食晉太傅之邑可
曾祖母恩陽郡夫人程氏特贈和國夫人制
精禋帝祖福既被於八埏加惠臣隣爵必通於三世
可無國典以耀母儀具官某故曾祖母具位某氏德
茂以明姓柔能正越若掾曹之祖力爭獄戶之囚下
無冤民蓋有廷尉平之譽家多陰德併及外曾孫之
賢方冊以爲美談雲祚享其餘慶登吾右府又爾後

人有來相予既備成於熙事亦其福汝爰申錫於熙
章錫號小君已正魚軒之貴易封成國更增馬鬣之
榮識爽未淪顧歎休渥可

又曾祖母恩陽郡夫人程氏贈和國夫人制

精禋帝祖福既被於八埏加惠臣隣爵必通於三世
可無國典以耀母儀具官某故曾祖母具位某氏柔
嘉處躬專靜持則傳稱繼室克嗣元妃之芳詩咏宜
家載衍聞孫之慶參裁密務顯相宗祈屬茲熙事之
成可後慶條之舉遂荒列國亦曰君夫人垂佑後人
則無遺壽者可

碧梧玩芳集六

八

祖已贈太子太傅知章特贈太傅制

九筵秩祀所以配天兩社均釐則知尊祖宜頒愍錫
以發幽潛具官某故祖具官某秀稟岷山書傳渭水
倘詢智畧可以借前箸籌之俾扞邊陲知其賢長城
遠矣惜不酬於壯志宜衍慶於後人子又生孫峻膺
兵本之奇聖能饗帝爰禪使範之儀乃廣靈禩載申
贈典噫羣公相子肆祀合敷祭澤之華少傅茲曰三
孤永作泉塗之賁可

祖母和政郡夫人宋氏贈惠國夫人制

惟典神天必嚴宗祀烝昇祖妣爰寵輔臣宜以椒章

沃於幽耐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某氏秉心溫視率履
柔嘉無蜀他楊既得名家之配必宋之子良欽懿範
之賢鍾爾閭孫爲吾碩輔秩九筵而相禮於三世以
均盞龍渙魚軒已正小君之號榮增馬鬣更開成國
之封耀爾下泉享於新邑可

父已贈太子太師端仲特贈少師制

朕虔恭帝祖於九筵慨念君臣之一體淚落廟俎不
勝予嚴父之恩塵侵萊衣亦揆爾顯親之志瞻樞廷
之相祀於禰廟以追榮具官某故父具官某曾雖常
貯於甲兵手不停披於玄草人生五馬焉能使予不

碧梧玩芳集六

九

遇哉庭植三槐必知吾子有與者袞繡果榮於後嗣
旂常克相於精禋乃真神釐用敷愍册噫上有澤下
及其惠式旌祭統之十倫子能仕父教之忠斯冠周
官之三少是有慶矣其與享之可

母琅琊郡夫人史氏贈通國夫人制

以配上帝國家既謹於奉先爰有寒泉輔弼亦勤於
念母宜裒神貺用刻愍書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柔
順積中閑和率性昭其女訓夙漸漬於令儀宜爲母
師有汪洋之淑問慶鍾子舍位陟樞庭茲拜貺於明
堂遂徙封於望國彤管有焯浸颺竹帛之芳眾服是

宜可作斧堂之賁榮魂不昧勿替引之可

母博平郡夫人朱氏贈義國夫人制

以配上帝國家既謹於奉先爰有寒泉輔弼亦勤於
念母宜裒神貺用刻愍書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莊
重凝姿幽閑植性元如之有繼室嗣昭鴻案之儀邦
君之稱夫人益豔魚軒之寵慶鍾子舍位陟樞庭茲
拜貺於明堂遂徙封於望國彤管有焯浸颺竹帛之
芳眾服是宜可作斧堂之賁榮魂不昧勿替引之可
故妻文安郡夫人孫氏特贈吳興郡夫人制
國家之敷祭澤無遠近幽深輔弼之念中闈有死生

碧梧玩芳集六

十

契潤往昭廟祐其侈綸言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惠
問藹存芳猷夙著其儀不忒是爲夫婦之師而生有
涯莫觀公侯之貴茲覃餼惠是錫愍書安且吉兮改
俾若溪之望郡歿不朽矣尙昭藻澗之潛輝可

今妻通義郡夫人孫氏特封同安郡夫人制

燔燎場農國家嚴精禋之典采蘋供祀輔弼有宗禋
之承茂輯靈祿以華中闈具官某妻具位某氏閑和
中節溫惠成儀君稱之曰夫人蚤正笄珈之美婦能
勉其君子無慙竹帛之傳茲拜貺於合官遂易封於
望郡錫龍舒之嘉號尤有邦爨祇眾服之褒章益隆

閨範可

碧梧玩芳集六

十一

碧梧玩芳集卷六終

壹叁貳册 6版

28 A

宋 馬廷鸞 撰

制

葉夢鼎該遇明堂大禮加恩制

朕消選吉辛肇修宗祀旂常婀娜盛供帳之皇儀羽
 衛周張肅鹵簿之使領孰膺隆委我有近臣蓋乾德
 之命張昭實癸亥親郊之始皇祐之詔麗籍亦庚寅
 大饗之初既慶熙成咸被慈告具官某佐王事業經
 國謀猷選自三雍海流道德之富聞於兩社山立廟
 廟之才既殫基命之勤斯懋格天之績相與肆祀賚
 我思成法駕安行先三日而雨卷露霽明庭對越秩
 九筵而月穆日華神來宴娛祭則受福敢朕躬之專
 嚮於政路以均釐多井倍加真腴申衍噫吉蠲而誦
 天保甫膺如川方至之休旅命而作嘉禾已有異畝
 同穎之瑞惟上下之勤恤庶天人之充和可

洪勳該遇明堂大禮加恩制

朕恪修宗祀屢照孝熙明堂在國陽款殊庭而日華
 月穆司馬掌邦政備法駕而星陳天行有嘉宜勞宜
 均拜胙具官某家擅文章之錄人推典刑之宗東馬
 齊飛視草世絲綸之美夔龍接武納言超筆橐之英

碧梧玩芳集七

一 孫章叢書

余卜秋宰以職上儀汝掌夏官而司內制太宰之贊
 王命卿士民庶肅然有聞祝史之奉正辭天地祖宗
 臨之在上十二駕龍之整雅三千組練之訓齊迄底
 熙成資多顯相宜頒惠澤申衍新畬噫戴經之叙十
 倫必施爵賞周官之命諸子爰啟封疆祇服寵靈益
 殫獻納可

洪勳洪燾父諡忠文已贈特進咨夔贈少保制

朕嚴恭帝祖均惠臣鄰五室九筵稱秩元祀一翁二
 季尙有典刑昭余祭澤之敷慰爾孝思之切具官某
 故父具官某崇論宏議欲起端拱咸平之治功全節
 高風不愧慶歷元祐之君子集茲嘉慶是啟象賢兄
 爲元方弟爲季方並登禁路子執穀壁男執蒲壁咸
 侈國風因竣事於合宮併追榮於禰廟噫亮天地而
 貳公洪化雖僅見於愍書顯父母以立身揚名猶足
 昭於義訓可

碧梧玩芳集七

二

母吳郡夫人阮氏贈吉國夫人制

餞君之餘必有露蕭之澤無母何恃以紓風木之悲
 具官某故母具封某氏德合箴圖行隆闡闡於彼行
 潦生而躬藻澗之勤爰有寒泉沒益重棘心之感二
 惠競爽九原有光已賁魚軒嘗以郡封而賜沐茲申

鸞詒肆由國壤以疏綸尙其淑靈克款愍典可

半子才父已贈大中大夫桂特贈通議大夫制

賢者在朝美政既陟崇階君子篤親與仁宜加愍册
肆俾從班之老特追稱廟之榮具官某故父具官某
仙井鍾奇儒科擢秀文聲籍甚江漢炳靈世載其英
誼槩卓然松柏後凋不改其操如用之賢長城遠矣
乃不及取一障乘之畸於人而侔於天非其身而在
其子崇論宏議忠言嘉謨擢登星履之華式霈露蕭
之澤宜加一秩以賁九原噫子牟存闕之心凜其未
泯孤突教忠之報於此有光可

碧梧玩芳集七

妻茶人喻氏贈令人制

夫尊於朝莫峻陟明之典婦歎於室靡諧借老之期
乃以徽章布諸沈施具官某故妻某氏柔嘉宅志專
靜處躬青衫陋公卿猶勉以正象服宜君子不逮於
存用錫美稱以華幽壤庶吾八座之老毋重五噫之
懷忘泣牛衣中耶既莫同於通顯有若馬鬣者矣其
尙格於杳冥可

姚希得該遇明堂大禮加恩制

從昆侖而拜祀既峻事於闔宮橫大江兮揚靈賜均
釐於制闔迺推綏惠式茂徽章具官某蜀珍顯邛和

壁瓌偉有貫穿古今之學有酬酢事物之才十國爲
連莫重高牙之寄兩都相望實兼留鑰之雄馬騰於
槽民狎其野黃旗紫蓋厚培王氣之休嘉玉璫黃流
交鬯景光之震澹其均拜胙庸示疏綸辨等以正儀
加地而進律噫王入太室既殫我將我享之忱伯執
躬圭爰錫爾公爾侯之祉哀時之對克壯其猷可

李庭芝該遇明堂大恩制

汶上明堂之圖式謹闔宮之祀淮浦王師之所有嘉
方闔之英具數寵章以昭餞澤具官某山嶽滄峙圭
璋粹溫晏嬰仁人坐制兩楹之勝柳渾儒者足知萬

碧梧玩芳集七

四

里之情以高牙大纛而鎮全淮如緩帶輕裘之垂古
峴十乘之行先啟允賴壯猷九筵之祀丕崇迄成熙
事倘匪戎亭之虛候曷由太室之精禋觀載馳驅猶
駁奔走有隆賜胙式表均釐噫帝臨中壇光十一月
而拜祀男執蒲壁邑三百戶以疏思祇膺啟宇之恩
益茂幹方之畧可

李庭芝父唐臣贈朝奉大夫制

明堂九筵甫畢合宮之祀元戎十乘眷懷專闔之臣
宜以徽章賁其禱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處躬素履
玩心黃中盤谷林泉自適大夫之進退出處漢中典

籍鍾爲元帥之禮樂詩書乃其嗣人爲國良翰屬告
成於禮祀方飲福於臣鄰能仕而父教忠既足當於
一面欲養而親不待其加寵於九原服我茂恩以華
幽壤可

母張氏贈碩人制

國家嚴父之禮克配彼天臣子念親之懷靡依匪母
寵予方闔責厥妣筵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勉德溫
恭宅心慈恕相其夫子不辭井日之勤裕乃後人克
任藩垣之寄茲因餽惠復峻徽章淮海維揚州式賁
良翰寒泉在浚下尙慰孝思可

碧梧玩芳集七

五

妻宜人徐氏特贈碩人制

在國之陽屬舉精禮之典配天其澤肆頒惠術之彝
時維方闔之英蓋有中閨之助茲因祭餼申錫恩言
具官某妻具封某氏有壺彝之清規爲禁從之良配
敬而宗祀勤南澗祭祀之供助我元戎任東閩蕃宣
之寄適均釐於宣室爰錫祉於庶邦碩人其頌無愧
錦衣之賦君子偕老有華象服之宜祇佩徽章益昭
淑範可

呂文德依前官職加恩制

門下朕恪修宗祀消選吉辛崇明堂而度九筵丕視

郊丘之盛禮屬大事而當一面興懷疆場之元勳况
撫師承德以良勤豈受服執臚而有異其數祭澤式
獎戎昭具官某智勇冠時忠忱許國如飛如翰如江
如漢豈惟收淮浦之功非龍非鯨非虎非熊蓋屢奮
殫溪之畧萬人吾往四方旣平剪叛而帥三軍有崇
文克蜀江之險堅邊而築百堵用李勣鎮朔方之城
比稽上古之彝儀爰謹季秋之大報滅烽卧鼓喜虛
候於戎亭奉幣執珪獲嚴禮於大室戰則克而祭受
福外無患而內以宣紛旗常之拱北辰獨節鉞之鎮
南紀師象山擁則每嘉將良兵利之奇臚驩矢歌亦

碧梧玩芳集七

六

念士飽馬騰之盛旣成熙事斯錫神釐是豐多井之
翰仍衍真朕之入於職聖人之祭見爵賞矧酬衛社
之勞天下之將通神明益懋幹方之烈必君仁而臣
敬斯天祐以人從永有一心思皇多祐可

口宣

有勅宗祀明堂旣受帝祉大賚四海肇敏戎公申衍
豐租式均惠餼益侈在師之錫無忘拜胙之恭

江萬里該遇明堂大禮加恩制

朕獲執珪幣恪恭神人明堂秩九筵昭子肆祀公輔
間兩社懷我邇聯用頒餼澤之新以寵樞庭之舊矧

嘉良翰誕錫明縉具官某斯文羽儀學者師表色正
芒寒之始鴻名已塞堪輿根茂實遂之餘大論可著
廊廟乃眷七閩之鉅鎮特煩二府之元臣其自時配
天屬舉路庭之禮雖爾身在外宜均宣室之釐申衍
爰田用昭惠術噫先王望祀爲百姓朕敢懷專嚮之
私天子嘉禮在大臣爾尙體同福之意祇膺帝貺益
告辰猷可

江萬里曾祖瑛贈太子太保制

朕登延舊弼翊贊鴻樞我儀圖之既進賢於密勿德
積載也乃原始於高曾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恭節

碧梧玩芳集七

七

陸沈懷材螻屈渾金璞玉鄉里稱爲善人枕石漱流
山林遂其隱操一門所積三世其昌宜爾重孫爲子
碩輔陟儲宮之上保載錫之光賁私廟之愍章乃終
有慶可

曾祖母齊郡夫人沈氏贈清源郡夫人制

位陟副樞之列本我五兵恩疏刻密之章及其三世
念茲重祖之配可後九原之榮具官某故曾祖母具
位某氏淑慎爲儀令柔作則傳稱成德敬冀缺以如
賓史著芳名與梁鴻而俱隱慶鍾未艾善積有餘宜
爾聞孫爲子碩輔學士尊祖况追賁於曾門夫人起

家用申榮於泉戶懿靈如在茂渥其承可

曾祖母恩平郡夫人葉氏贈安定郡夫人制

位陟副樞之列本我五兵恩疏刻密之章及其三世
念茲重祖之繼室可後九原之愍書具官某故曾祖
母具位某氏稟性惠和修身淑謹同夫偕隱何愧稱
襄與佛有緣自翻貝葉慶鍾未艾善積有餘宜爾聞
孫爲子碩輔學士尊祖况追賁於曾門夫人起家用
申榮於泉戶懿靈如在茂渥其承可

祖璘贈太子太傅制

后德惟臣况延登於樞輔人本乎祖宜申錫於愍書

碧梧玩芳集七

八

具官某故祖具官某學本師心跡同辟世濯滄浪之
水足以潔身居畏壘之山從而厲俗對聖賢而自樂
知爵祿之可辭善則有餘慶宜未艾茲子近輔乃爾
聞孫太傅在前遂陟儲宮之貴秩賢者有後斯爲奕
禩之寵光精爽如存敬承不昧可

祖母信安郡夫人巢氏贈康郡夫人制

體貌大臣追榮私廟烝昇祖妣申錫泉局是加刻密
之章以達含飴之報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某氏宅心
淵懿植德溫柔節婉鴻妻隱深山之裘褐慈如陶母
饌前榮之賓親流慶甚長有孫而顯再陟紫樞之峻

申加綵誥之華起家而稱夫人用易新封之湯沐違事而諱王母增光故壤之松楸可

父粵贈太子太師制

門令容蓋古人固有陰功庭自植槐近世以為佳話必若盡在三之義其惟教不貳之忠我有近臣追榮穀誨具官某故父具官某學深源委性質直方仕而輕結綬之榮柔不茹剛不吐居則謹佩章之戒語有法默有思蹈前修之典刑揭後學之師表位不滿德實浮於名宜吾廊廟之英出爾階庭之彥噫兩社為公輔載揚家訓之遺芳九原從大夫宜對官師之殊

碧梧玩芳集七

九

寵可

母普寧郡夫人陳氏贈永寧郡夫人制

惟我有臣既荐登於兩地靡依匪母宜重感於九原推其至情錫之愍典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令儀可則柔範有闕內睦外嫺蚤著閨闈之肅穆夫榮子貴晚觀門地之顯融既纏風木之深悲莫覲斗樞之盛事采蘋有報易湯沐之新封吹棘是懷賁松楸之故壤可

妻通義郡夫人黃氏贈南康郡夫人制

臣事君以忠入躋樞筥婦從夫之爵下及閨門雖不

幸而悼亡亦必申之愍錫厚之至也榮孰甚焉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賦性柔明持身專靜勉其君子早輪蹇謬之忱宜厥家人允極睦嫺之美迹此延登之貴追懷內助之賢已錫魚軒申加鸞誥義莫崇於伉儷恩宣問於幽明惟其有之思致鵲巢之應如可作也尚榮馬鬣之封可

史宇之該遇明堂大禮加恩制

朕合官致饗宣室受釐禮重九筵既廼熙成之盛典恩均二府有懷熱烈之嗣人宜布新榮以旌夙望具官某處躬篤厚履行粹夷永言宣孟之忠為善有後

碧梧玩芳集七

十

能復周公之宇其德克明出股方維入儀公輔不顯亦世是謂喬木之臣所去見思綽有甘棠之政慈養優游於里第穹班峻陟於殿庭茲衍賦畀以昭祭澤噫書於旗常彝鼎朕靡忘先正之勲錫之山川土田爾益懋象賢之業可

李曾伯該遇明堂大禮加恩制

朕合官致饗宣室受釐禮重九筵既廼熙成之典恩均二府有懷壽俊之臣宜布新榮以旌夙望具官某賦資凝重植量恢洪十乘元戎嘗倚幹方而佐辟四郊多壘輒勤敵愾以折衝壯懷早際於風雲暮齒自

安於泉石瞻言耆德簡在深衷其自時配天式展親
祠之敬雖爾身在外共霑拜胙之華用錫渙綸申加
井賦噫四海來假靈魄已沛於蓼蕭三壽作朋文獻
尙存於喬木茂膺帝賚益告辰猷可

馬光祖該遇明堂大禮加恩制

朕獲執珪幣恪恭神人明堂秩九筵昭予肆祀公輔
間兩社懷我近臣用頒餞澤之新以寵樞庭之舊式
彰褒律誕錫明綸具官某肅括而洪深精明而果毅
高牙大纛出而成方召之勲立圭袞裳入則筵夔龍
之列偉績兩都之尹正至忱四輔之寅恭其自時配

碧梧玩芳集七

十一

天屬舉路庭之禮雖爾身在外宜均宣室之釐申衍
爰田用昭惠術噫先王望祀爲百姓朕敢懷專嚮之
私天子加禮在大臣爾尙體同禰之意祇膺帝貺益
告辰猷可

徐復該遇明堂大禮加恩制

堂崇九筵聖惟能饗網去三面民自不冤願如司刑
之臣可後均釐之典其敷祭澤以寵禁塗具官某惻
幅無華靖恭有守篤厚守大體有漢庭長者之風老
成重典刑蓋周家獻臣之望玉乘鸞輅金揭鷄竿旣
相祀於甘泉復奉書於丹鳳式敬爾猷俾裕我民錫

以渙綸加之井賦噫合宮之聽總章之訪朕式體於
前猷太末之里姑茂之墟爾復開於故園可

碧梧玩芳集七

十二

碧梧玩芳集卷七終

制

趙葵依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加

恩制

朕齋潔精禋眷懷宿望注想待元老時維將相之英
富貴歸故鄉均拜神明之胙爰敷餼澤式渙新綸具
官某天挺壯猶家傳義槩父苗子播夙高當世之勳
仲雪伯霜獨擅一門之譽嘗憐慨奮安邊之略其經
營陋畫江之圖雪恥除凶有封狼居胥之志執訊獲

碧梧玩芳集八

一 課章叢書

醜有截鯨奔沛之功雖四方不已於行然三公不易
其介廓廟江湖之心靡間園林鐘鼓之樂未央明堂
度九筵屬稱元祀公輔間兩社慨念舊臣望喬木之
猶存宜蓼蕭之首被大國易三河之名壤真奮陪多
井之殊恩以昭靈祲以崇徽數於戲昔仁祖御園之
日當皇祐親饗之年稽古禮文肇舉國南之典瞻時
勳舊載新冀北之封尙企前猷永綬壽履可

口宣

頌帝禮宗既齋明而秩祀出將入相於耆舊以均釐
丕衍多田進封大國其承渙淫益介殊祥

趙葵會祖太師冀國公世勛贈豫國公制

朕修欽天事地之彝典既竣事於合宮瞻出將入相
之舊臣俾均釐於曾廟肆頒餼澤追賁愍章具官某
故曾祖具官某實浮於名位不滿德門間有異者蚤
已驗於肥家鄉里稱善人蓋素懷於濟物積有餘慶
燕及重孫再世臨邊既身為於朔陸一堂輔政嘗武
接於夔龍屬典禮之熙成遡淵源而錫祉噫冀之北
土夙開成國之封豫介南河申析大邦之壤龍光優
渥英爽敢承可

祖母吳國夫人朱氏贈豫國夫人制

碧梧玩芳集八

二

備欽柴之禮臣餽君之餘申錫沐之封婦崇夫之節
均釐舊弼追賁曾門具官某故曾祖母具位某氏秉
德和柔宅心慈恕祀謹蘋蘩之職可以承先慶鍾梁
棟之臣是能壽後肆秩九筵之熙事爰崇三世之愍
書噫稽汶上之圖既昭靈貺析河南之壤益侈舊封
苗裔有光熾昌未艾可

祖太師徐國公棠贈荆國公制

明堂秋九筵備成熙事大夫祭五鼎厥有彝章嘉台
衝勳舊之臣錫祖廟追榮之典具官某故祖具官某
高懷磊落壯志慨慷師友淵源蚤事南陽之大老聖

賢指趣晚交廣漢之醇儒其存者長所漸愈遠是生
名子守邊崇方召之勳燕及聞孫輔政筮臯夔之列
屬奏熙於宗祀必同福於大僚愍典被之慶源深矣
噫遂荒徐宅名邦已肇於始封至於荆山大國宜加
於申命可

祖母燕國夫人楊氏贈荆國夫人制

類於帝禮於宗元祀秩九筵之禮過其祖過其妣大
僚追再世之榮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某氏簡澹無華
溫恭有度於彼沼沚是共藻祀之虔生於階庭茂格
孫蘭之慶睽近臣之同福於王母以疏恩熙事既成
尋章可後噫學士尊祖所宜餞澤之均夫人起家永
作泉塗之賁可

父太師漢國公謚忠肅方贈潭國公制

朕寅祀神天均釐勳舊上有澤下及其惠厥有彝章
子能仕父教之忠是頒愍典具官某故父具官某邦
之良翰國之賁臣十載元戎其賢長城遠矣一時殘
寇可折尺箠管之嗟義槩以猶存凜遺勳其未泯卓
哉人傑所謂南方之強裕乃父功尤幸西平有子屬
成熙事載錫徽章噫昔峴首臨邊興懷羊祜之烈茲
長沙開國益明吳芮之忠英爽如存慶源有衍可

母雍國夫人胡氏贈潭國夫人制

國家嚴父對皇天后土之臨臣子念親有凱風寒泉
之感宰席瞻勳勞之舊妣筵加愍錫之新具官某故
母具位某氏生自儒家嬪於勝士能勉其君子元戎
集疆場之勳稱之曰夫人象服有山河之德階庭餘
慶廓廟舊人屬臻熙事之成官賁徽章之寵昔荒素
雍已開大國之封茲易衡湘益侈本邦之錫淑靈不
昧盼嚮其承可

妻德園夫人李氏贈鄧國夫人制

三事均釐允極夫尊而妻賁九原愍錫永念生榮而
死哀方推舊弼之殊恩爰錫中閨之贈典具官某故
妻某氏體柔明之度躬幽閒之風生也有涯既不恨
牛衣之泣歿而不朽亦庶幾象服之宜餞澤式頒徽
章有侈噫親祠泰時既流秬鬯之馨賜沐南陽永作
松楸之賁淑靈如在光寵如歆可

劉克莊該遇明堂大禮如恩制

朕嚴禋上帝第頒侍臣宣室方坐受釐每懷思諄周
南不與從事頗憶滯談宜有徽章以昭惠餞具官某
詞華宿老獻納邇聯聞正始之音大雅爲之復作下
建中之詔斯文可以中興甫聽履而上星辰旋把麾

而去江海比崇宗祀緬想舊儒賜文武之胙以必均
豈嚴吾之列而後可車回丹鳳當年語妙於恩書竿
揭金鷄今日寵榮於耆德申陪井賦誕錫渙綸噫王
楮大主既秩九筵之禮子執穀璧載加五等之封晝
接用康辰猷佇告可

劉克莊母方氏贈魯國夫人制

國家嚴父對皇天后土之臨臣子念親有凱風寒泉
之感肆恩禁路追賚妣筵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莊
重凝姿幽閑植性采蘋而於沼沚可以承先聽履而
上星辰是能格後疊此象軸錦韜之貴積爲松栢

碧梧玩芳集八

五

冢之華粵子既薦於馨香緊爾申加於湯沐噫祀於
洛邑方將第清廟之詩保彼魯邦亦何歉闕宮之頌
淑靈未昧愍典其承可

繼母林氏贈魏國夫人制

朕蒐奉高之上儀瞻甘泉之法從淚落廟俎雖未助
予惻楚之懷塵侵采衣豈不念爾顯揚之志其廣露
蕭之澤以紓風木之悲具官某故繼母具位某氏生
自義門嬪於勝土嚴於閨闈鍾郝之禮法有稽課以
圖書班馬之史編尤熟母儀甚偉禪悅更深輝華燁
繡之簾雜杏泥金之誥既有子逮千鍾之養復從夫

享五鼎之榮比舉精禋申加愍典大邦錫寵不侈汾
曲之封後嗣能賢自草瀧岡之表可

妻碩人林氏贈淑人制

嚴恭帝祖昭子宮廟之不欽均惠臣工俾爾室家之
同福既失澗瀨之助用爲冢柏之榮具官某故妻具
位某氏生中興忠義之門蹈名家禮法之訓父母舅
姑之所曾無間言搢紳儒先之流指爲內則與歲皆
逝其生有涯賢哉大夫簪纓之榮至矣釐爾女士井
日之感何如茲屬熙成肆頒惠餞君子宜偕老也雖
不幸而悼亡淑人其儀一兮尚克歆於愍錫可

碧梧玩芳集八

六

陳威冕依前安南國王加恩制

門下朕肇稱元祀消選吉辛其自時配皇天既迪熙
成之典推而放諸四海式均大賚之仁眷時南服之
英世慕中華之美載敷靈貺爰錫徽章具官某浴義
浸仁履謙蹈信父菑子肯播嗣分茅土之榮臣事君
以忠時謹梯航之貢無替厥服日篤不忘屬時景運
之隆不講精禋之盛先以雨而般裔裔大明升空委
如山而瑞靄穰穰嘉禾同穎庶邦不享四極爰臻帝歌
卿雲爛兮遠占華旦天無烈風久矣遐想至仁載嘉
象譯之來煥發鴻臚之詔有慶則益地申衍賦租惟

名不假人用增勲號以大九圍之式以昭三神之釐
於戲惠宗公而罔時怨恫斯霽露零之澤勞天下而
無私覆載靡遺日出之區祇服寵榮永存恭順可

少師保寧軍節度使衛國公致仕謝燮昌特贈
太保追封淮海郡王制

朕載稽典彙用宏媿睦九原歎逝追懷戚晚之英三
太崇終併侈王封之貴式昭寵數申錫愍書具官某
濟美槐庭聯輝椒屋兄弟式相好矣有鞞鄂華園家
禮亦宜之莫崇位棘茲若溫茶之懿澹然夷雅之資
居里第而避遠勢權飭家庭以勉聞詩禮朕欲基二

碧梧玩芳集八

七

南之王化有關睢麟趾之風爾能儀四姓之族嫺無
流水游龍之習甚念睦親而民歸厚詎期殄瘁而人
云亡睠惟中閔素篤同氣不遺一老易舒則友之情
豈伊異人笨重孔懷之感刻密跋上公之品苴茅列
異姓之王以慰營魂以華卹典於戲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曾壽考之難期共生也榮其死也哀庶幽冥之
不隔冀而英爽歆我情文可

湯漢以進書賞轉官回贈本生父嚴特贈奉直
大夫制

苟淑行高故八龍俱有偉望陳寶道廣故二方悉著

賢名士生斯時豈能自爲才賢也哉必其父苗子播
極一門積累之深是以昆令季強有再世顯融之美
用彰淳德爰錫愍書爾以學識自通乎古人以義理
自抗乎流俗在韋布有憂天下之志居陋巷如對上
帝之臨賁大尊宏克開厥後疇昔有立朝典州而風
節顯著拾遺補過而言行純明皆汝子也其季曰漢
卓有特操似其先人典秘府貳容臺寢光顯矣一日
自列願以始賞一秩與之回地無忝所生亟賜之允
以塞其念親報本之誠請尙慰汝課忠責孝之素懷
可

碧梧玩芳集八

八

母董氏特贈碩人制

婦人之行如玉在淵視其家庭以占內德非深仁懿
識不能娠裔嗣之賢非孝子慈孫無以昭壺彝之美
爾以恭儉信順相其夫則獨高山林隱德之風以慈
和嚴翼訓其子則俱爲海內知名之士漢之回地出
於誠請母氏聖善庶幾令德之傳碩人其願尙服愍
章之錫可

洪勲故父咨夔贈特進制

文昌之列八座既峻陟於禁塗特進之表羣公肆褒
崇於禰廟喜家既之能復悲人鑑以如新具官某故

父具官某高風輩慶歷之數公大節肩元祐之諸老
解紘之日八元咸集於舜朝我冠而來百怪莫逃於
禹鼎國有立政天不憖遺哲人其萎自闕世道賢者
有後式繼爾猷茲階庭踐維斗之華乃泉隧賈亞台
之典噫人云亡邦珍瘁悵莫作於九原子能仕父教
忠尚垂休於奕世可

母阮氏特贈吳郡夫人制

有子而賢既峻登於八座無母何恃乃弗逮於千鍾
符而風木之悲廣我露蕭之澤具官某故母具位某
氏令儀懿行吉德純忱鴻案如賓真君子之配熊九

碧梧玩芳集八

九

教子有古人之風茲升筆橐之華彌重栝捲之感昔
榮保口今賁臨吳雖不及夫人之肩輿必須識尙書
之踐斗尙歆異渥以啟方來可

故妻張氏贈淑人制

命爾納言要必夫尊而妻貴與子偕老乃或生榮而
死哀質之邦舜是有贈典具官某故妻某氏蔚以女
士嬪於英雋青衫陋公卿猶勉以正象服宜君子不
逮於存用錫美稱以華幽壤庶吾八座之老母重五
噫之懷可

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致仕洪勳特贈光祿大

夫制

山深林密既還弘景之冠道遠年徂俄易曾參之贊
慨其歎矣賸焉願之具官某學淵博以造微量宏深
而經遠絲綸演濶端平故老之名家筆彙論思先帝
侍臣之偉望浸登要路勇退急流賢者考槃獨寐寤
語嗣王訪落不我告猷甫徇垂車之榮忽上拖紳之
奏死生亦大矣等於浮雲談笑而道之居然委蛻起
九原而悼往從二品以崇終其人若存今無遺壽考
斯文未喪也尙有典型可

陳叻初除尙書母齊國夫人林氏贈魯國夫人

碧梧玩芳集八

十

制

入座升華班路已高於北斗千鍾弗洎庭闈空戀於
南陔其施露葉之流少慰風枝之恨具官某故母具
位某氏柔嘉宅志嚴靜處躬生中興名德之家源流
遠矣爲先朝嗣臣之配閨闈肅然每持熊膽以助勤
弗逮魚軒之迎侍矧已躋榮於筆橐獨懷深感於栝
捲噫有子而稱頌然既識鄭尙書之履念母之不見
也宜應魯夫人之文加而湯沐之封敬此泉塗之寵
可

生母令人施氏贈淑人制

人代天工莫重納言之任母以子貴特榮淑德之封
具官某故所生母具位某氏隱約自持謙柔維則樂
有子矣是生鳳穴之奇瞻望母兮蚤奉蘭陔之養茲
躋榮於筆橐宜興感於栢棬芳塵遽掩於斑衣施渥
特加於紫誥噫欲稱觴而爲壽願有風弗停之悲因
曳履以疏恩庶酬天罔極之德可

故妻令人林氏贈淑人制

夫尊於朝已躋榮於八座婦歎於室其孰起於九原
宜有特恩以昭恩錫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性專靜
肅德稟柔嘉家譜芬芳夙傳於祖閭儀嚴整善事其
姑生而不恨於牛衣歿乃有加於象服噫爲尙書婦
亦少慰於蘋蘩曰君夫人必進承於禕翟芳魂不隔
茂寵其敬可

碧梧玩芳集八

十一

宋 馬廷鸞 撰

制

陳壇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制

朕餒惠先猷尊寵耆德昔孝宗淳熙之世有劉章胡
銓其臣繇從班而陟殿帷初示優賢之禮自延康而
拜資政用為告老之榮雖保身喜明哲之獨全亦課
國惜典刑之得謝其頒坦制以獎高風具官某受材
恢宏制行清謹嶧山之桐泗濱之磬何風韻之獨高
新甫之柏徂徠之松有歲寒而不變自筮縉紳之列

碧梧玩芳集九

一 陳章叢書

徧儀藩從之華蚤著廉能今為宿齒平生水蘂有一
琴一鶴之風晚歲山林適某水某山之趣比疏異渥
以寵耆英欲遵漢世訪伏生之規亦念吳人稱尚父
之語從以孫子固將下萬石之里門其在朝廷猶可
受三老之几杖屢抗章而有請期約祿以自怡惟尊
賢固人主之明而從欲亦聖人之恕峻升秘幄渙發
恩綸家既有於安車門遂施於行馬以昭體貌以款
燕閒噫九秩而膳飲從游式遵禮典百年而威儀自
警尚聽詩箴諒惟存闕之忠無廢告猷之益在謀則
就俾壽而臧可

劉克莊特授煥章閣學士致仕制

朕優禮舊儒愍煩官職請麾以出冀聞善養老而來
拜疏不休迄欲致為臣而去喜爾得全於明哲悵子
未厭於典刑式獎高風爰頒坦制具官某詞章遠輩
於修軼學問上接於乾淳仰之彌高山斗一時之望
行而必遠江河萬古之流子解絃而更張爾先輝而
來下還居兩制其代王言擢長六官蓋先民譽進退
有裕表裏無瑕擅名筆於本朝他學士閣不得下瞻
耆英於下國一靈光巋然獨存乃復抗章力祈謝事
雅志深嘉於疏傳渙恩峻陟於堯章增西清荷橐之

碧梧玩芳集九

二

榮示東路角巾之寵鄉里蒙三老之教子孫卜萬石
之門噫巨源出京師之初供帳孰多於祖送居易解
同州之後掛冠未羨於保釐尙猷詢茲遐不謂矣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給事中兼修史牟子才特

授端明殿學士與官觀制

朕惟哲宗元祐之初嘉范鎮老成之望陟延康之秘
殿錫以恩華賦崇福之真祠遂其安逸用頒漢制併
獎蜀珍具官某人有典刑學深源委項從劔棧來瑞
朝廷忠言嘉謨偉論豈殊於軼轍精筆妙墨英詞未
遜於淵雲被遇先皇久登法從比纘鴻圖之始實傾

黃髮之詢肆疇學士之真執若禁林之老以疾來諒
拜疏不休勞侍從而厭承明具殫懇切專精神而輔
醫藥宜聽優游超昇渙綸式稽典故典入關而性多病
已遂留侯之高風在畝而忠不忘毋替更生之直節
可

牟子才特授資政殿學士致仕制

朝廷尙德方峻陟於延康君子遺榮忽聽達於神武
欲全雅志乃進穹班具官某秀稟蜀珍蚤推國器噓
海岱而出雲雨忠言若炳於丹青濯江漢而暴秋陽
大節靡渝於華皓朕之初政朝有老臣甫傾蕭艾之

碧梧玩芳集九

三

周詢獨味山林之長往何恙不已式邁其歸願令自
適於養恬忽復力祈於謝事念文獻之無幾慨典刑
之有存用升規殿之榮名以侈耆儒之晚遇噫召彼
故老嗟何及於咨詢賢哉大夫庶自全於止足勉而
嘉遜服我寵章可

周坦特授中奉大夫守寶章閣直學士致仕制

持江海之麾會且歸矣上星辰之履止或尼之方深
側席之思遠覽懸車之奏具官某學全素履躬擅大
名琅琅天人之奏篇蚤魁多士炳炳仁義之論諫獨
冠七人台斗之望浸高山林之日滋久比更大化念

爾宿儒嘗令佩印綬以爲邦不復隨弓旌而造闕俄
上遺榮之請爲頒增秩之恩噫進退豈不裕餘尙服
孟軻之訓止足可以長久庶幾老氏之風茂對寵光
益綬壽嘏可

中奉大夫方來特授太中大夫守寶章閣待制

致仕制

朕瞻言耆舊候對嚴凝惟適之安方挹浮丘之袂何
恙不已欲掛神武之冠特出明綬以華晚節具官某
英姿山立奧學淵涵正色而言早登諫苑嘉謀則告
繼上禁塗去佩郡章并流民譽雖仲舒厭事每不樂

碧梧玩芳集九

四

於京師而靈光獨存猶足鎮於下國遺榮荷橐亟請
懸車可無褒升以嘉止足噫超遷賈誼嗟何及於少
年卽拜申公悵莫迎於故老可

謝堂特授華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

制

十連爲帥方預謀專閫之英三命益共竟莫遏循墻
之請巍閣特陞於候對珍臺仍領於內祠謙柄有光
渙敷示寵具官某風猷明浚材術疏通生重侯累將
之門豈軒冕之爲貴得經生學士之趣有詩書以自
娛察其理人御眾之長付以開府作牧之事南閩之

寄甚重豈漫選掄東山之志不渝壘形冲遜吾汗爲
反汝志良嘉得非高牙大纛之榮不易綵服斑衣之
樂松階峻陟仰瞻虞帝之華蕊館自怡獨挹浮丘之
袂併燭朝請庸表寵嘉噫共理而無愁恨之民朕方
課漢循吏之績遜職而有慤勸之疏爾乃希晉賢戚
之風益勉令猷嗣膺殊渥可

王堅致仕加恩制

門下朕念邊陲控帶之邦倚勳傑扞城之力老當益
壯方圖將軍之功歸不待年忽致大夫之仕甫賴整
師於淮浦詎期謝病於頻陽莫過雅懷其敷異數具

碧梧玩芳集九

五

官某性根忠義資稟沈雄結髮而戰匈奴影纓而號
飛將念昔銅梁之績重清玉壘之昏衝梯舞雲莫奪
墨家之守枯泉飛液咸敬漢德之神西師歌心瞻之
寒北道畏饑糧而去徑登齊鉞來護周廬乃瞻應陽
寶維鉅鎮外峙邊頭之保障內增江西之藩籬宜宣
老能當道之威遠覽神虎掛冠之奏昔盱眙奪劔力
全賊質之城今南郡賜金燕愈呂蒙之疾何恙不已
鮮我方將僕辨三孤乃忝華於亞傳爵冠五等仍進
列於羣公併衍組圭俾安藥石於戲聽碧思封疆之
烈靡忘著令以稱忠懸車傳子孫之榮猶可闔門而

養重尙其冲蓄對此褒庸可

口宣

有勅卿有負薪之疾莫得而留職參差棘之班以華
其老祇承恩寵茂介壽祺

勅

賜兩鎮勅書

朕承太母之徽音遵先皇之泊命時維叔父翁頌宗
賢德言盛禮言恭謙光愈渥聖盡倫王盡制渙號宜
加張先志之未酬俾冲人而申錫仍洋川之舊組增
慶國之新麾時庸展親諭遠民而胥契丕應俟志聞

碧梧玩芳集九

六

成命以咸欣

賜呂文德銀合臘藥勅書

凝馭屆時嘉平紀節念上流之巨屏倚大將如長城
嘗遣雪裘式昭眷注載頒臘劑往輔冲和軍懷挾纘
之温士有同胞之喜祇承朕命勤撫爾師

賜李庭芝銀合臘藥勅書

淮冰未合漢臘初臨睠予兩道連帥之臣獨任三邊
風寒之寄寶奩頒劑重詔封泥助養冲和益優撫恤
賜汪立信銀合臘藥勅書

冬日烈烈三戍屆期江流滔滔十連倚重眷言副閫

密接上游常懷陰雨之防益謹風寒之護式資寶膏
奚錫珍良壯爾精神固子保障

賜劉雄飛銀合臘藥勅書

卿銳卻北氛遠寬西顧三戍既屆乃漢家用臘之辰
六甲重開又皇朝下蜀之歲茲頒寶劑往助珍調壯
爾精神拓子疆理

賜都統孫虎臣等銀合臘藥勅書

朕深居九重念關西塞霜露所墜皆子經理之區雨
雪載塗感爾征戍之苦茲頒臘劑奚謹歲常益增衛
生之經厚撫將屯之眾

碧梧玩芳集九

七

賜諸閩銀合臘藥勅書

朔風凜冽江國嚴凝瞻想大僚服勤專闡藥囊珍寶
驗鴻寶之秘方璽檢細書飭嘉平之故事挾纘已浮
於仁氣看適用佐於生經

又

朔方勁氣當水鬚雪脛之時南紀地雄有金城鐵壁
之勢藉風寒之衛護先陰雨以綢繆眷我寶臣賜之
珍劑用致熙和之助益宣扞禦之忠

又

雨雪三冬况鄰朔塞風寒兩道盡護全淮錫以璽書

將之珍劑看題檢藥尚遵賢苑之方挾纘撫軍益壯
金城之衛

賜李庭芝銀合臘藥勅書

三冬戍臘兩道風寒眷吾從臣兼籌戎事輕裘制閩
而毛頭之色淩清挾纘撫軍而龜手之方不試式資
寧輔是有頒彝

賜江萬里銀合臘藥勅書

有懷二府之重臣分牧七閩之鉅鎮地雖煥若時屬
寒凝其頒彝賜之珍良往助和倪之寶膏茂承主眷
厚撫民瘼

碧梧玩芳集九

八

賜史宇之銀合臘藥勅書

卿以三槐之舊德鎮九曲之名邦斗柄北指而天下
皆冬仁風南馳而閩地猶燠其頰上劑往助生經尙
資肘後之良立起溝中之瘠

賜呂文德銀合臘藥勅書

朕念關漢塞之風寒恩重唐朝之臘賜眷吾勳傑正
倚旬宣鎮國上流迫隆冬至其頒寶劑往助珍調壯
靈旗武帳之精神掃雪脛冰鬚之妖祲

賜汪立信銀合臘藥勅書

維大江西迫隆冬至眷言外闕服乃中權陰雨綢繆

備殫勞勩風寒擁護誕錫珍良善撫民痒厚固吾國

賜安南國王陳威晃勅書

精禋賜館錫祉南鄉駿奔執邊雖侍祠之莫預震來
致福實共祭之是資載考慶條誕敷惠術肆增封而
衍食仍加號以表功祇服邦榮恪遵侯度

批答

文武百寮賈似道等上表奏請皇帝聽政不允

批答

朕初服斬衰躬承靈几睟顏永闕淚血長潛有父親
有君尊天罔極而德欲報其創鉅其痛甚日雖久而

碧梧玩芳集九

九

愈自遲苟達此情何陳是贖匪惟成渙之難反抑亦
尋典之有信批論已勤陳請未止雖張良雅志但願
足於留侯然疏廣清風豈終辭於漢傅母煩屢避宜
卽欽承所辭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賜文武百僚三上表請皇帝聖節名批答

朕觀唐世以暨本朝有王者興必建誕彌之節今冲
子嗣善思繼序之難惟列聖之舜章煩羣公之固請
敢因涼德而拂輿情執三年之喪方此遵行於達孝
上千歲之壽詎容遽正於隆名富畢鉅夏徐議嘉禮
故茲論答宜體至懷

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魏國公賈似道上表

辭免以理宗皇帝耐廟已畢照典故轉官恩命

不允批答

顧惟藐躬倚賴上宰靡瞻匪父白雲之馭復還所存
者神清廟之靈方安允資輔相克就儀文茲陟褒綸
蓋遵彝典胡洽煩於携疏致屢控於忱詞豈同寅協
恭近輔且悉頒於成渥而鞠躬盡瘁上公乃獨關於
湛恩每覽遜章殊乖冲願朕未有艾方將垂拱仰成
公勿替刑何以他辭無受所辭宜不允

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魏國公賈似道三上

碧梧玩芳集九

十

表辭免以理宗皇帝耐廟推恩不允批答仍斷
來章

比殫論答仍斷來章耐廟推恩先王未之有改維垣
正席庶民將具爾瞻義不當辭禮無庸過加勞賜而
止一級固匪殊榮迪有祿而止四人曷嘗專美高風
足仰舊典難違正考父之益共於三未已范宣子之
終遜其下若何申勸已勤奏陳宜止所辭宜不允仍
斷來章

李庭芝乞歸田里不允批答

卿自膺推轂之求蚤奮折衝之略一節匪懈累年於

茲王事不遑起居念南仲朔方之役我行固已永久
懷吉甫太原之歸茲覽封章遂祈解組朕思皇祖烈
救靈武功關南之任漢超山西之留郭進美成在久
無競維人矧吾全淮今委儒帥滅烽卧鼓期永底於
肅清緩帶輕裘尙益資於鎮撫祇若予訓無棄兩成
所辭宜不允

宋 馬廷鸞 撰

申狀

辭免召命申狀 時在池陽召赴都堂齋察

伏在尚書省劄子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者伏念某窮鄉下士初無超異之才應舉覓官靡有廉退之節為親干祿隨羣計偕遭逢聖明庶忝科第部授池陽教官待次六年甫就初任今者伏遇公朝薦揚多士必須資愿稍深然後召用未晚至於堂審合立外庸若或貪戀恩榮聞命奔走伏恐下

碧梧玩芳集十

一 蒙章叢書

長士流躁競之風上累聖明綜核之政欲乞朝廷且容某安意職業講求義理與一郡諸生涵泳聖時教育之澤以備使令於異日所有上件恩劄未敢祇受

再辭免國子監司業申省狀

鼎來明制震惕危衷竊以樂正掄材儒官典教不模不範充員甫愧於攝承如絲如綸誤渥旋叨於特置已慚曳組敢復濫巾伏念某近被優恩遠塵清選君之仁者善養士方將崇化厲賢臣之壯也不如人何以典樂教胃謫才無取威命有嚴共二任於一身不能者止未三旬而再命其謂斯何有鵲翼之不濡無

舉比之可徹恩深識拔誼合控辭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宸命改畀名流官惟其人然後英才育而天下喜教必以正庶幾師道立而善人多

再辭免翰林權直申省狀

言之無文詎堪視草令弗惟反未許循牆枕辭願徹於四聰愚悃遂致其再瀆伏念某以時文應舉安能為廊廟之言以經學竊科豈必有詞章之技中歲浮沈偶塵班路平生夢寐敢望詞林地禁職親誰不盡夜炬分光之寵才慳思澁或致貽春船上水之譏尚未一辭立呈百短豈獨抱鵲梁之愧直將貽鼈禁之

碧梧玩芳集十

二

羞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亟回誤渥別付能言才難不其然况值夔龍之盛際辭達而已矣宜須班馬之名流

辭免兼國史申省狀

史籍策勳已有汗青之日除書假寵旋增尸素之官聞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某疏慵特甚忝冒居多百短具呈三長安在侍玉皇之案已覩螭坳納金匱之書曷充馬走曩嘗庀職未覩成勞今值明時促登大典授簡何資於末至奏篇寢迫於上陳空空索已而竭焉豈獨愧鄙夫之問碌碌因人而成者又徒慙下

士之招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誤渥俾服舊官言
爲尙書姑謹殿庭之記職在太史免塵渠觀之遊庶
竭謏材上酬洪造所有上件恩命未敢祇受
書

與葛坡先生書

昔王臨川與張殿丞書悼其先人之事無傳以爲必
能言之君子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寓一以言
載之遂可不朽於無窮嗟乎王韶州官爲尙書郎荆
公其鉅子也苟非所託猶不能振其緒功餘烈况書
生寒苦文字之細微者乎此其所以抱先人遺業悵

碧梧玩芳集十

三

悵然求當世名公鉅卿一言而不敢易其出也何則
先人固以章甫達掖終其身而其文又未嘗得列於
清廟明堂制作之盛彼所謂名公鉅卿者皆非其所
知也非其所知而吾方茫味想像以求之固未必可
言言之固未必可信不信則爲欺而已矣欺來者猶
不可况往者乎伏惟先生之主書樂平也先子實以
以邑子與執經焉距今四十年矣夫以接其人於爲
邑子之時而知其文四十年之久然則不肖孤之求
也固可言先生之言也固可信矣於是乎慨然而褒
揚寵嘉之牽連藻繪及其嗣人顧何以得此於門牆

哉唐人吳武陵奉其先集曰濮陽文者求序於柳河
東河東爲書其人孝悌忠信之行於編端萬餘言而
曰吾聞諸博陵君此之謂茫昧而求想像而言者也
出今觀之某之得侈於武陵先生之賜重於河東矣
敢無謝乎秋菊寒泉具明薦之九原可作尙有感於
斯文某何啻喙

敬

答董齋長升龍啟

綴班筍之底僚逢堂萱之初度斑衣綵服甚慰老萊
子之歡顏竹林玉杯遂爲廣川公之雅製恭惟某官

碧梧玩芳集十

四

詞華春麗交誼歲寒大學何蕃昔揖諸生而歸養頴
封考叔今錫爾類以彌勤因不失其親以及人之老
某莫知稱寒徒佩慙勸夫子文章早傳誇於五季小
人母子曷比擬於三陳願步朱絃以華白髮

除校書郎謝吳丞相啟

四年去國甘負耒於西疇一旦起家忽紉書於東觀
天啟清明之日地回凝沍之春拜手知歸委心露謝
伏念某萎蕤末學坎塲孤蹤蚤緣俊造之科濫躋宏
達之列羣飛肅肅鷲于下以有輝獨行畏畏風其間
而何補愆尤所積橫斥是宜遮西日以望長安惆悵

釣竿之手乘天風而去蓬島飄零槁葉之身塵痕自
拂於萊衣觀意孰謀於義檄詎期技拭遂許躋攀昔
憐唐士之雅狂敢言朋字今愧漢京之大雅而理秘
文入則有辭以白其大人出則幽衡自齒於下士所
慙短淺莫報洪深茲蓋伏遇某官柄國元臣經邦魁
宰妙手藥膏育之疾橫身支宇宙之危地老天荒哀
眾芳之憔悴乾旋坤轉提獨筆以陶鎔載惟小草之
微一出大鈞之造曩謂焦尾初尋賞音籠鶴剪翎又
頗剛翼縱匪錐囊之類出要為篋牘之舊藏如恐失
之亟其取耳范公軒鑑之下誰毀誰譽和氏衣鉢之

碧梧玩芳集十

五

傳不進不止逮處中無兩月之久首將上在幾人之
間試觀知己於尋常誰有我公之一二某慨懷恩遇
覲激懦衷念國士搶攘之秋養人材暇豫之地青藜
夜炯稍窺前哲之藩翠袖天寒欲驗後凋之節其為
銜戢罔既編摩

賀來察院魏孫啟

簡知楓陛宣入栢臺昔期魏鄭公當自祕監而預政
今見唐質肅再遷執法以還朝風采又新霜稜愈厲
嘗以茲事評之古人三人承明馬融自詫暫為御史
韓愈已難要之言官不同庶列惟其忠嘉當上意是

以王聽不移惟其議論動眾心是以師言允愜矧復
海至蓋所優為恭惟某官笙磬同音珪璋合德昔饑
烏際於憲府獨奮孤忠今黃能斃於羽淵克清大慙
茲由直節薦簡殊知團團見素冠甫畢禮經之制行
行避總馬重宣察事之威新除朝野之歡顏已死奸
諛之寒骨徑從獨坐遂可押班某託好金蘭分輝桑
梓立殿陛之前坐廟堂之上所願行范君之言乃邦
家之光非閭里之榮更喜成韓公之志

回授官贈本生父謝廟堂啟

碧梧玩芳集十

六

荷公朝之優許出上宰之曲成瓌冶一陶載銘九壤
伏念某起從辱陋適際休沐冠纓既列於府僚倚席
仍兼於耶講為穆生設醴有愧談經之儒見帝堯於
羹粗陳稽古之說甫竟百篇之旨驟躋一秩之華輒
控哀衷妄攀典例漢武功爵級尙聞移與於父兄唐
公輔元臣亦有自陳於君上史著生親之禮經垂報
復之文雖聖朝畫一之章曲從忠厚蓋天下在三之
義所謂綱常恩徹幽泉德均化地此蓋伏遇某官大
猷經遠盛德邁倫豐苞孫謀之貽永扶國棟葛藟王
族之庇更迪宗標載推錫類之仁庸廣因親之教永

惟興廉舉孝之盛世事皆有感於鳶魚則凡念先報本之私情人豈不如於豺獾假之誤寵狗厥微忱某敢不仰戴洪私益堅素守父兮生我既承雨露之恩主爾忘身尙竭涓塵之報其爲銜荷罔既敷茶

賀福建洪侍郎壽啟

禁塗輟班閩邦將指轉輸河北遠稽六一之芳猷飛輓江東近踵西山之故事皆由詞苑遂領使聯恭惟某官學窮義理之原世擅文章之錄詔見王者之志如端平號元祐之初詞成一家之言若文忠繼忠宣之後比者厭承明而勞侍從煜然將禮樂而有光華

碧梧玩芳集十

七

窮民受一分之寬張弓爲弛饗吏聳六條之察解印以逃少須德意志慮之敷歸奉獻納論思之舊寧淹翠節早下綠綈某受知最深辱眷尤密京塵汨沒稽賀建臺郵傳蜚馳猥先拜教仰酬謙贖退切負芒某跨朝滋久旬外勿從比誤除綸猥令兼組雅出吹揚之舊尙期鞭策之勤凜乎覆車之在前重於全璧而有望

回洪運使壽啟

楓陛疏恩松階候對厭承明勞侍從既懷會稽之

章臨檠戟駐轡惟重記滕王之閭絲綸赫奕麾節繁雄恭維某官圭璋孚尹笙鏞純釋西平維有子獨擅典刑文獻之宗元方難爲兄相高論思獻納之地早緣家學自結主知三司使財賦之淵經制有道京兆尹諸夏之表彈壓無譁立登要路之津忽勇急流之退買臣印綬下煩郡吏之督窺司馬園林未笑先生之暗壘乃從越境易鎮江圻二千石惟良風動袴襦之詠十一州蒙福星歸翼軫之區增漁湯竹馬之歡聲出祁山木牛之智畧豈容

碧梧玩芳集十

八

席暖卽汪衣歸某辱知棟華豈勝柏悅先酬謙翰輒效頌言蓋聞中興以來夙推洪氏之盛黃閣紫樞之武接昔數鄙陽伯墳仲篋以偕升今歸天目修辭縷縷撫抱陳陳

賀蜀閩朱尙書啟

植屏殿西疏綸闕北有加則賜壯元戎十乘之行誰能去兵正司馬九伐之法師之中吉渙以明揚恭惟某官開濟盛心恢弘雅志往救可也乘益州疲敝之秋願一洗之滌岷峨悽愴之氣宸旒簡在星履遄登彤弓錫諸侯嘉功攸在采薇衛中國奏凱是期某寅

奉廟謀往依闕畧承天寵也益增仗鉞之雄以公歸
兮式俟觀圭之典

錢朱制使啟

筵尊告吉牙蘇啟行斧鉞下青冥遠煩軫牧山河歸
舊國式倚規恢巫峽氣長雪山勢重某身縻禁鑿目
短征帆祖帳餞行亟解殿西之憂願鋒車趣入遂還
闕北以登庸畧叙攀依曷勝瞻佇

除國子司業謝廟堂啟 兼太子
左諭德

元良天下本首參審論之聯太學賢士聞復貳成均
之教兩極儒紳之榮遇一由公衮之殊知無遏爾躬

碧梧玩芳集十

九

不濡其翼古者皇儲世胄學本一途王宮國都教無
二致是以文王世子之記與夫周典師氏之官教胄
參於訓儲論德同於詔蠲師儒之選哲又是求如某
者樸樾小才啾啾短喙元元本本深慚大雅之洽聞
暖暖姝姝竈識古人之大體曾徵薄技可廁清流入
學招諸生列屬記八年之舊執經侍太子蒙恩纔數
月之新胡然一朝叨此二命既序升於鶴禁仍躡進
於虎門筆硯掃除久矣失邯鄲人之步絲綸狎至居
然恭正考父之銘茲蓋伏遇某官道蘊孔顏勲高且
奭羽翼成矣贊皇家貽孫子之謀股肱喜哉得君子

育英才之樂肆令妙簡併及迂儒進宜增星輝之重
退則益海流之富生有笑於列者退之不見斥於宰
臣君之職止是耶士遂將有慙於國老誓堅素節用
報鴻私

除翰林權直謝廟堂啟

材慚視草忽謬點於禁林恩誤轉鈞輒叙陳於翹館
有愧客卿之對難酬國士之知伏念某讀書作章句
儒應舉為義理學青宮璧水智逾效於一官金馬玉
堂夢敢游於四禁煌煌昭代幾疑宗工適大手筆之
所開簡他學士而代置兼官兩制並命一時招鴻鶴

碧梧玩芳集十

十

之羣與家鷄而作對披鵬鵬之翼傳斥鷃以奚宜既
莫逃春船上水之嘲奚敢戀御燭分光之寵至如攝
直尤號才能當孝皇之命端詩肇新厥職由淳熙而
至嘉定纔用幾人恭惟某官身荷乾坤手抉雲漢中
書草可汗之詔贊皇公政須自為朝廷培翰苑之才
韓魏國裁其驟用既栽培於善類欲興起於斯文朝
有老儒王多吉士眾工善運然後天下稱相之功巧
匠旁觀乃令吾徒掌帝之制自愧晚出遽冒新榮某
敢不益懋厥勤恪恭乃服翰林逼華蓋顧淺聞無緝
諧之長泰階陳六符豈平世有掣鈴之警長懷有感

短喙莫容

賀劉中書後村啟

賢哉大夫祈致君事斐然小子辱代王言古今莫難
 明哲之全賢達未忘爵祿之嗣有二宜去見一何曾
 是以必天下之雄文乃足明君子之高致白樂天行
 杜司徒制殊嘉知止之風裴中立草高貞公詞用作
 寡廉之訓昔嘗有此今則未然公方勇退於急流僕
 且愁撐於上水掛冠神武共推弘景之絕攀布鼓雷
 門徒恐王尊之叱去不工視草深愧粲花恭惟某官
 學者北斗泰山斯文秋陽江漢平生全節不為此公
 之婆娑老大拂衣詎使諸兒之喘點嚴宸錫寵邃閣
 疏榮夫子為臣而歸吾徒掌帝之制何能潤色莫擬
 形容遽蒙粲爛於唾珠仍復殷勤於手札得之甚駭
 藏以為榮載念先帝知公嗣皇敬老政復墮蒼梧之
 淚不如就黃髮之詢盍歸乎來訪予落止賜金既散
 雖已全疏傳之歸加璧而延恐不免蜀公之召

碧梧玩芳集十

十一

碧梧玩芳集卷十終

宋 馬廷鸞 撰

啟

答李海閩啟

茲番洛社啟賢海填宅牧徒得君重欲置之安其代
 子言不善為斲甫屬宸綸之渙渥遑勤鈞翰之鼎來
 恭惟某官盛德邁倫鉅材經遠高牙大纛四方不已
 於行立圭衮裳三公不易其介夙簡知於宸陛爰強
 起於午橋公揚王休方典朕朕之郡僕掌帝制得無
 汗血之羞乃辱寵私特加濡潤不任吾事若何霑禔

碧梧玩芳集十一

豫章叢書

回蔡校勘啟

疏思玉陛列職石渠成一家之言悉歸品藻裁五雲
 之體忽辱駢花於門精殊無短長乃賤牘謬為恭敬
 拜嘉不可還贊又遲恭惟某官西山聞孫久軒鉅子
 榮進素定有韓魏公之要路在前恬養自如無張師
 德之吾門屢及蚤已高瀛洲之駿武雅宜並東觀之
 英游遂奉詔綸參裁信牒金匱石室少煩博雅之雍

容黃閣紫樞行踐世官之赫奕某受知先正喜在下
 風如絲如綸恨不工於視草則筆則削期早就於奏
 篇

答陳狀元文龍啟

龍飛親策臚唱首登下明詔發德音大人造也字靈
 均名正則君子宜之伏惟某官孕秀七閩蜚英六館
 誦上林之偉作相如最其善鳴得廣川之醇儒仲舒
 褒然舉首聲傳寰海觀動賢關盛事占五色雲修程
 破萬里浪某比肩邇列試目奏篇胡辱謙携過勤巽
 謝發策決科先天下事已收蓋世之鴻名犯顏敢諫

碧梧玩芳集十一

二

古大臣風好續傳家之相譜畧陳贊頌幸冀鑑融

除禮侍謝馬裕齋啟

濫塵西掖曾微視草之長擢貳南宮遽冒為真之寵
 控辭未獲僂受奚勝惟伯夷三禮之吞虞朝盛揆若
 知章兩命之拜唐世美談苟非其人不在茲位伏念
 某學雖志道才不逾人再登宏道之科寢歷清華之
 選朝居久綴甚有隗於鶴滿祠廩屢干莫少安於烏
 哺遲頌俞旨早拜恩言孰謂知禮乎已慙綿絕何以
 謂文也更縮絲綸退省其私敢忘所自茲蓋伏遇某
 官人才元氣王室股肱念舉爾所知常入古靈薦士

葉之目况不如同姓更深老泉族譜引之恩昔以此
論道經邦今以此開府作牧遂使門生之下品躋登
禁路之清曹眷私夙播於大鈞慶獎益勤於小物某
敢不益堅素守仰報殊知汝作秩宗何補論思之列
帝賚良弼亟膺圖象之求

答兩淮李制使庭芝啟

楓宸賜寵荷橐為真兩道十有八州茂著平淮之績
屬車八十一乘高陪上雍之班赫奕絲綸焜煌牙纛
竊聞司馬九伐之法則國以平元戎十乘之行其猷
克壯入則簪毫獻納出則投壺雅歌豈非大丈夫之

碧梧玩芳集十一

三

雄不負明天子之寄恭惟某官勲方周召材軼嚴徐
淮海維揚州久已屬大事於方面東土歌零雨豈惟
勞歸士於三年談笑無戎揚麾畧定宣王復文武之
境壯哉大雅之詩齊人歸鄆謹之田偉矣春秋之筆
式序在位念茲戎功蓋四方共訓以無競維人况庶
言既同乃有猷告后亟上甘泉之賦渴勤宣室之思
某拭目除綸傾心慶幅茲仰酬於謙翰輒併致於頌
言昔贊皇公素熟籌邊之畧由淮南節竟為相國之
階是乃為公不顯亦世

賀江參政啟

顯奉明綸勞參大政人惟求舊上方堅圖任之忱民
具爾瞻公厚積登庸之望郵傳閭閻禱廟論崇欲恭惟
某官一代宗工兩朝舊德澄不清消不濁直哉惟清
用彌壯宿彌明美之謂大翼追先帝之殊遇來翊聖
主之初元卷舒不隨乎時進退必以其道青山逸興
方開洛下之書堂白紵好詞催牧江東之要郡適期
年之報政會霖雨之思賢以我公歸兮大慰儀刑之
注想有為王言者式觀仁義之敷陳某又獲摳趨夙
欣緣締為晉公護中書印宜謹視於銀黃效眉山賦
內前行愧不工於筆墨

碧梧玩芳集十一

四

賀江閩馬觀文光祖啟

漢號廣庭晉陞秘殿金陵王者之宅久頌元老之壯
猷紫宸學士之班遂用宰臣之故事允為異數式獎
元勳恭惟某官碩大高明忠忱果毅威名滿乎宇宙
英氣凜於堪輿三精霧塞九縣颺回嘗屬裔夷之食
上國鍾阜龍蟠石頭虎踞迄全江淮以濟中興更深
陰雨之綢繆益謹風寒之持護不愆於素邊滅收板
幹之功適觀厥成天堊有金湯之固國家重於九鼎
君相倚如泰山爰陞殿幄之窮班特視廟堂之峻秩
絲綸赫奕牙纛晶明某嘗出師牆新瞻宸渥三錫承

天寵也恩言早布於師中九域以公歸兮魁柄已占
於虛左其爲歡林周既殫陳

回江閩馬制使啟

斗象一星誤簡宸旒之眷河潤九里遠依宗袞之輝
再造闕庭亟酬翰驛伏念某材慙庸瑣運際休明中
抱鉅爲政無所取材雖仰戴於獎提第深虞於摧敗
讀老泉族譜引永懷宗袞之依賦眉山內前行全
俟公奎之入刊辭有既撫抱難窮

回金陵馬大使裕齋啟

丹鳳蜚馳玉麟居守詩書元帥早碑元老之壯猷禮

碧梧玩芳集十一

五

樂羣英重視舊人之圖任芟棠陰帶騎竹聲驩恭惟
某官道韞夔龍勲伴方召下清真之斧鉞雖四方不
已於行歸黃閣之衮衣以三公不易其介從赤松耳
如蒼生何乃眷陪都實爲舊鎮上念長江衣帶之水
孰護風寒公起泰山膚寸之雲以沛霖雨里父老爲
之鼓舞士大夫素所撫循益遠暢於皇威可坐培於
王氣某獲視漢庭之草又私受滕國之塵擬拜慶函
先厘謙積侯誰在矣或歌吉甫之來歸不可諉兮又
頌武卿之入相

回鍾計院蜚英啟

宸陛疏恩王朝司會紅旗走檄卓爲籌邊之上賓黃

紙除書故是翹材之舊客輝生粉社芳集筭班恭惟

某官才諳宣明猷爲膚敏擢高科登顯仕騰茂實蜚

英聲州平幼宰之忠純淮南賓客元城了裔之風采

帝右謀猷少煩司存雨露之邊行卽聽履星辰之上

某一身二任虛慙陪大政於廟堂四海九州孰若結

同年於鄉里迎公召履慰我衷旗何辱謙攜首蒙巽

謝

賀葉丞相除少保啟

誕布廷麻晉升班棘總羣書奏七畧惟暨乃僚立少

碧梧玩芳集十一

六

保曰三孤敘進其位紳綏權怵廊廟尊崇恭惟某官
道蘊夔龍學卑遷固兼三王施四事慨想前猷黜百
家章六經光輔明主用鋪張於謨烈宜對越於龍靈
某獲佐下風欣逢盛事奮庸熙載而宅百揆茂邕斯
文貳公弘化而弼一人永扶皇極

回葉少保啟

成國疏封殊庭領使十連爲帥旣力避於青油三壽
作朋喜獨頤於綠野縉紳歎仰郵置歡傳恭惟某官
高節全名鉅人長德疏而靈雨觸石之雲爲興靜乎
深淵出山之泉不濁收功夔契抗志巢由正是國人

胙之名壤保茲天子秉乃桓圭茲爲平地之神仙不
礙山中之宰相某執鞭有志賀厦無從黃閣紫樞所
愧濫巾之及我青山流水何時扶杖以從公

回荆閩李端明庭芝啟

陞班規殿易鎮渚宮宰相歸故鄉人羨錦衣之盛事
詩書謀元帥上啓裘帶之良謀筵尊胥占牙纛有懌
恭惟某官爽邇欽識棟國鉅才淮海揚州昔十年之
生聚教訓江漢南國今四方之經營告成乃陟延康
往臨至楚邊人伺豺虎坐清峴首之妖氛僕射猶父
兄早動邊頭之喜氣真儒無敵中國有人某充位無
庸幹方是倚欣聞開府端荷傳郵三軍定中原日喜
捷書之載路兩社間公輔邁看麻卷之揚庭

迎牟侍郎存齋啟

茲審顯奉宸綸寵還禁路民之表也宜在三階六符
之間士曰時哉已欣一馬二童之入有猷告后無競
維人某夙蒙璫切之異知欲問郊闕而敬迓先酬謙
積嗣造賓擘

回劉尚書龍學啟

奎畫中頌淵圖峻直聖有謨訓遠同河洛之珍符人
尙典刑增重巢由之高節敷綸鼓舞我弁歡欣竊以

碧梧玩芳集十一

七

我宋盛時無如元祐斯文大老厥有歐蘇未嘗不歷
此官然亦詎能無說輟諫坡使河北寧若居中辭翰
苑牧餘杭殆幾避謗恭惟某官三朝舊德兩制鴻文
招贊普之書早揮大冊挹浮丘之神晚享耆年蒼然
巨栢之配剛松歸乎太山之與北斗貞元供奉之曲
黼展慨懷大雅正始之音稽紳注仰茲顯揚於明詔
更卓越於前修某夙荷異知快聞新渥凜長庚伴明
月誰能誦坡老之詩延冒壽作元龜正可上景行之
祝修詞縷縷撫抱陳陳

回林左史啟

碧梧玩芳集十一

八

簡眷凝旒疏恩出綽武夷九曲之清泚可以濯纓蓬
萊三山之遠巖從而載筆高賢勇退善類注思恭惟
某官端平魁彥之典刑乾淳諸老之緒業卽御事罔
俊壽蓋嘗攬轡而來與少年治文書莫挽衰裳之去
曾是雲霄之咫尺寧如風月之一川茲端奉於藻函
如更親於芝宇瞻儀鴻羽欲朋管之盍勿疑恍聽鷄
晨帳書囊之談未了

賀江南趙經略啟

席咨南伯眷求作屏之良公爲大宗往往任維城之寄
旗幢蓋海山川出雲某官禮樂宗英詩書元帥帝高

陽之苗裔尙有典刑侯文王之本支卓然大雅起從
舊德迄清本邦湘水之南粵壤之西甫開藩於會府
黃木之鬱扶胥之口旋易鎮於名都方將宣化以承
流況復駕輕而就熟兵衛森畫戟威誠故侯斧鉞下
青冥再百端節政平訟理遠至邇安龍戶馬人著勞
貧還定之績鶉冠豹尾催論思獻納之班某舊侍同
朝欣聞作牧與我共理其惟刺史二千石之賢盡歸
乎來當在宗相十九人之列所爲頌詠罔旣刊磨

廬山謝氏求聘啟

曲江之好三十年夙聯科級廬山之高幾千仞新締

碧梧玩芳集十一

九

姻盟幣之未將辭無不曠伏承令愛嫻於箴史不誇
詠雪之才華而某長男迺以詩書敢騁冲霄之意氣
非吾偶也以子妻之當年龍虎榜之兒孫此日鳳凰
占之家室兩翁相語俱爲陶令歸來之人二姓其昌
好畢向平婚嫁之事

廬山謝氏求婚啟

人於同年已締兩家之好吾求婚氏將尋八載之盟
昔期罷監宅之屏今重感山陽之笛風雨如晦俾無
就今鳳凰於飛是有慶矣風帆匪遠星戶有期季秋
於是御輪仲夏爲之將催親交幣帛無遲歸妹之時

兒大詩書是叶家人之吉

昌江李氏求聘啟

角巾東第猶憐嫁娶之相關擁節南樓敢卽婚姻而
請好天啟松蘿之託地連粉梓之陰於偶非齊而人
皆楚伏承令愛密嫻閭範儀素習於雍容而某次男
稍熟庭閨經粗通於瑟僮發幣上勤於華萼傳言矣
待於遠柯深戀馬氏之最良敢恃李公之知我折花
逢驛使締隴村此日之盟攜酒看芝山尋洛社他年
之會

昌江李氏求婚啟

碧梧玩芳集十一

十

鸚鵡洲邊結言有夙粉榆社裏納幣自今婚姻孔云
風濤如此生男已當戶相從園綺之遊娶婦先及隣
遐想未陳之世爲之有室得以及時樽酒纏紅訂八
月乘槎之約幅書傳素念三星束楚之詩綿蕪陳儀
絲蘿永好屏開金雀行依監宅之門蘭堂設絳紗歸
誦家庭之經傳蓋培遠業用副深期

吳園張氏求聘啟

婚姻三紀未乾秦晉之盟書嫁娶一村宜入朱陳之
圖畫茲吾偶也矧我甥兮伏承令愛姆訓源流夙同
家姓而某三男父書梗概期紹儒猷問我諸姑子婿

猶子以承先祖孫婦外孫鳳凰占世世之榮昌羔鴈
締親親之永好蘭階方苗勉尋安邑第之宗風燕厦
新成早竝表賢堂之英集

於越許氏求聘啟

玉樹名郎企安邑家兒之秀金屏選婿登汝南人物
之評粉榆地連絲蘿天合伏承令愛嫻於閭範蚤聞
女德之修而某四男授以經籙粗謹父書之讀與爾
鄰里鄉黨申之盟誓婚姻占鳳既諧賦龜以吉永爲
好也幸分大嶽之輝此其昌乎願借伏波之潤

於越許氏求婚啟

碧梧玩芳集十一

十一

甥舅匪他有親則久男女以正非幣不交莫鴈詠期
令龜協吉四月惟夏茲逢假大之時三星在天際彼
綢繆之候多慚聘玉聊奉纒紅無乃太簡乎得以及
時也春雨自培於百草僕寧無舐犢之懷夜膏勤誦
於六經公則有乘龍之喜

序

曾空青文集序

余嘗誦涪翁扶藜對薛之吟曲阜把卷臨燈之句固已心焉竊慕曾公才華之盛願前修日遠自乾淳諸老文字已多遺落况過江前後間乎然心嚮往之一日西堂吳太師為言此吾鄉空青公也有集藏於家余方謀傳抄而公之諸孫今廣德郡侯太博公寄余新刊集本且徵言焉余惟曾氏自密國以儒學開迹

碧梧玩芳集十二

豫章叢書

歐陽公稱其有德有言足以上繼黜參元西淵源所漸遠矣空青子弟起家文章繼世潛逃於家尊柄用之時繼繼於諸賢流落之日中間滅跡毀廬相隨入黨迨天地重開迄能以三朝正論暴白之世其視當時敗國殄民為魁為傑者之子孫補史咒神矯誣萬世者其賢不肖何如也昔石林葉公以親見揚雄美其詩以新樣元和評其書以三風頌其文近世李鴈湖亦謂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如空青公雖不偶於時而文采爛然垂後著名者不能掩也空青撫人而葬於信斷垣淒草孤寄百年太博監其州始封崇表章

之其遺文如魯殿秦碑見者珍惜自可孤行於南豐曲阜之後斯舉也昭前文孝也植遺緒義也今曾氏昆令季強侍郎公以忠言嘉謨入從出藩太博之為邦以道得民朝廷深知治行將選表矣其文章則集芳趾美卓然一大家數江左諸王所謂未有七葉之中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輒贊嘆而書其後云癸酉某月某日

許進道文編序

揚子雲稱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舉東漢安豐侯召還京師上問所上章表誰與參之對曰皆從事班

碧梧玩芳集十二

二

彪所為唐李衛公為張弘靖記室自言河東精兵十萬提封千里半雜蕃騎遙制邊朔非文章之盛不能稱是職也異時平澤潞如拾遺取太原如反掌滅回鶻如振槁降暹沒斯如驅小兒雖衛公謀睿經遠而精思亭起草臺之助多焉吾友許君進道嘗從事嶺南道經畧使府府公實為相國董公德盛貌嚴許君文理密察時幹腹有萌朝廷方經置大理董公命君草書答其國相用事諸臣大槩踴厲反覆得中國之體而不失遠人之心所謂文章之盛者歟故余輯古今政府詞人之著作為君誦之矩堂想見皇帝為

鉅人長德進道嘗諭麟庠遷國子博士進丞大農位於朝彰顯矣他文往往有深趣獨掇其關於南事者著編端

吳氏寶訓警覽序

尙書與論語相表裏周道衰孔子沒獲麟之前叙尙書五帝三王之盛也而以秦誓終之天下其將爲秦乎聖人其絕望於當世乎夢奠之後述論語春秋戰國之交也而以堯曰終之天下其尙可爲陶唐乎聖人其猶有望於來世乎書終於秦誓未濟之易世變之窮也論語終於堯曰下泉之詩天理之復也知此

碧梧玩芳集十二

三

說者可以讀寶訓警覽之書矣警覽者先友昭武主簿吳公藻之所著也公字與權饒之樂平人學者因其書名稱之曰警覽先生先生之爲是書也述天人推性命董仲舒之策也一痛哭二流涕六太息賈太傅之書也萃古今之精英爲治亂之龜鑑陸敬輿之奏篇也此豈枯於叢然章句之末者所能知哉書成奉而質之晦靜湯公湯公一代偉人也叙其書曰與權愛君憂國天稟篤厚每閱世道之變未嘗不潸然流涕恨不得手扶而力振之故以其忠誠懇惻之心發其該洽有用之學以爲此書庶幾有舉而措之者

則帝王之治復見於今而生民之大幸也知此書者惟湯公先生亦用意慰焉初先生拔嘉定癸酉薦書累上太常不第然其名聲震諸公間自湯公之外如蒙齋袁公每聆先生崇論閎議輒抵几絕叫曰虧人虧人習庵陳公謂先生學本師心道難語世亦爲深知先生者先衛公與先生爲忘年交某少孤失學一日先生過族黨先夫人輒爲某兄弟整襟纓治酒肴俾袖所業就正夙蒙獎激淳祐丁未侍先生待親策於京師之俞園先生每聞時事不可爲則慨然曰此多將焉嗚之世也某之憂此有年矣其肺肝內熱

碧梧玩芳集十二

四

數形悲叱以先生爲迂者有之某成進士歸先生首援先人遺言立足有餘地舉頭無愧天之語作古風數百言規戒之質薄才弱永負父師之明訓異時待罪經筵進讀真文忠公大學衍義每維警覽一書足以並陳金華方將建白上送而先生不可作矣晚得一官僅主昭武簿以歿書藏名山公之予樞經明行修能世其家蚤薦胷闢公書自可不朽一日微言於某嘗撫是書而歎曰道之將墜自聖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歸休於魯哀公之十一年論定乎百篇之書而拳拳乎唐堯秦穆之始終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

鬼神不能易而吾夫子獨易之乎昔之人有爲觀物之書者曰天能使唐虞之亡堯舜能使世之不亂天能使周之不興孔子能使道之不喪今觀堯曰之篇歷序三聖執中之傳以及湯武造商與周之本末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而權謀詐力者不與焉嗚呼悌矣先生之書將使來者精思力踐於論語述堯之數言而慷慨感發於迄秦之微意執此以往帝王其舍諸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行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理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余爲掩涕而述荀卿之賦以歸其書焉

碧梧玩芳集十二

五

讀莊筆記序

余讀莊子三十二年矣注家爲暫時攬其餘芳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三十二年之久乎雖然一掩卷而茫然矣間嘗先後得林竹溪呂吉甫之全解湯東澗之畧說唐成玄英之義疏有武林褚道士者膏莘諸家之說迄內外篇林參以禪家固其所自悟者而又每每欲以文字關鑿論則恐不滿南華一笑只令莊老爲一宗自然成章然其胷中鱗甲正與晉史所稱郭象一輩人物相近馮公意象高遠時一著語不規規於成書若成褚兩家皆是浮屠老子之緒

言耳成特爲淺近褚之所抄足以盡眾說其用功亦勤矣余取諸書手抄以附郭注而自覽焉嘗竊以爲莊子戰國人也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又蒙人也近聖人之居則又若此其未遙也彼既不肯北學於中國又未嘗與知言養氣之君子上下其議論故其爲說凌高厲空於吾聖人之書曾未數數然也後之解者欲一二以聖人之書律之則舛矣禪家者流所謂此事尙不與教乘合而况中庸大學者是也雖然果有不悖於聖人者矣余每讀其書則必擇其不乖戾於吾說者時時爲之鈎玄撮要而余之所未達

碧梧玩芳集十二

六

續荆玉集序

者則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亦莊生說也雖然人皆企其歡忻之樂吾獨慨其多幽憂悲咤之懷彼將悼彭祖憐惠施悲如馳而莫止者哀形化而心然者至於末篇感時憂道讀者可爲流涕然則樂莫樂乎此書悲莫悲乎此書樂歟悲歟足以歸歟壬午四月昔東坡公與袁公濟詩云文如翻水成賦作义手速秋風起鴻鴈我亦繼華躅那知君蹈蹬獨泣荆山玉某誦而悲之蘇公此言殆爲先兄發也兄少子端常集其遺文成編余欲序而藏之而名之曰荆玉集已

而又讀安陽韓魏公序司封之文曰自淄州通判居
憂手編兄文授其少子彥直以荆玉集為名且志兄
有才而不遇也兄之狀貌言語今不得見之矣其得
見者平生所為文章耳諸子輩得不寶而惜之哉韓
公之序云爾於是合蘇韓二公之說名吾兄之文曰
續荆玉集以遺其子焉後之君子其必有以悼之矣
兄苦學曩在京師館余從官宅鷄初鳴已秉燭操觚
或述已作或塗抹學子所業朝紳與隣者窺見之喟
喟嗟嘆以厲其子弟一日自擇其文若干篇作兩大
軸笑謂余曰此非慙吾志者即今守門兵婦所謂揀

碧梧玩芳集十二

七

不中者是也為之絕倒屏去他如己酉鄉試程文魁
乙選庚申辛酉余在都曹方有公事兄代述沂邸講
卷作毛詩篇數百篇皆靡有遺耗矣兄今在兮文詎
可期兄蚤逝兮文止於斯瘞以冢兮草木芳泛以瓢
兮波瀾洋兄不收留兮我涕滂沱爾巽常謹爾藏乃
命第六男端益書其集端時余年六十二

王甥儒珍集序

王甥典謨之學蚤有聲場屋科舉廢輒斂才華而為
詩政爾精麗可喜暇日手抄此編示余余讀其精衛
行及說杭事等篇皆綽綽有詩人風致昔徐東湖為

山谷從甥山谷一見東湖詩便勉進步古人甥舅間
以詩道相切磋如此余老不能進於是矣甥之齒未
也抽而秘思騁而妍詞異時齒宿意新當偉然為一
大家數渠家半山老人之詩曰解我蕊珩脫孟勞暮
年甘與子同袍新詩比舊增奇峭若許躋攀莫大高
余之解蕊珩脫孟勞久矣展我甥兮尚洗眼以觀奇
峭之作丁亥重九

楞嚴神咒序

碧梧玩芳集十二

八

經可譯呪不可譯愷師用力於楞嚴甚久暇日取是
經咒語別加刻梓絲牽而繩聯之以便其徒諷誦志
亦勤矣願拔余一言余謂呪之為呪僧尚不能知余
安能知之雖然吾徒亦安有不知者哉龍溪汪公謂
經之有咒猶易之有爻軍中之有密號雖以世諦求
之了不可得人妖鬼神聞其名無不怖畏而咒妙湛
總持莫若楞嚴神咒矣晦庵朱文公謂楞嚴經本是
咒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咒全是想法西域人
有咒如叱喝又為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然則吾
徒亦安有不知者哉抑余謂浮屠師居深山中皆聰
明魁傑人戒行清潔想其諷誦此咒直忱發中一念
之烈金石為開蛇虎為伏況於鬼神乎今之僧徒鼓

皆以私利養以其譁浪笑傲之餘前者唱于隨者
引唱譬如市謳之奏俚曲斯鬼神之所戲耳獨如磨
登伽何雖然咒之時義大矣哉螟蛉之子殪而逢螺
麻咒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之子肖
仲尼也仲尼之咒所謂護善遮惡者惟六經而已六
經之外豈復有咒哉然則無隱乎爾則亦無隱乎爾
後序

儀禮本經注疏會編後序

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敗帙中得
景德中官本儀禮數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

碧梧玩芳集十二

九

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儀禮經注學者童
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
介甫新經既出土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
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將尋訪本書傳抄庶幾創通
大義然余老矣懼其費日力而迄無所補也長兒請
曰家有監本儀禮經註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意
欣然命之整輯釐爲九帙手自點校併取朱氏禮書
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析條
題要其上遂爲完書撫而歎曰茲所謂儀禮者歟韓
昌黎之云豈欺我哉其爲書也於奇辭奧旨中有精

義妙道焉於纖悉委曲中有明辨等級焉不獨欲人
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婚朝聘
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推士禮而達於天子
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
與諸侯之士不同一大夫也下大夫與上大夫不同
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
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何學之博也小
子識之

碧梧玩芳集十二

十

碧梧玩芳集卷十二

題跋

宋 馬廷鸞 撰

恭題祖宗御容及從侍功臣下方

臣謹按國朝故事內中天章閣有神御畫像太常寺明勲崇德之閣有從侍圖形尊奉表章朝有令典然自昔三五帝焜耀蜀室禮樂羣英彪炳晉祠又皆列在偏方下國仰惟帝興王成登三成五其功德如日在天容光必照明良胥會山川出雲其精神如在地鑿井必泉臣是用稽攷典故摹成四軸安奉於

碧梧玩芳集十三

一 豫章叢書

拱極堂每以歲之開基節恭行朝拜禮臣某拜手謹書

恭題董氏所藏仁宗御書刑政二字下方

臣讀彭城陳師道文盛言神文聖武仁孝皇帝在位四十餘年獨留神翰墨乃帝王之懿範末世之偉文當時二府百吏內外宗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以為盛事今觀宸翰所賜刑政二字則一肆筆而不忘國家要務匪直侈奇觀示雅玩而已然則師道淺之乎知聖人矣臣謹按國史帝在御之三十二年為皇祐五年癸巳三月親試舉人蓋是歲始改四歲一舉為

間歲周王壽考選不作人嗚呼盛哉若刑政國家之

要務則又每見於聖人之書其年八月詔舉賢良制

策曰朕纘承越二紀未嘗私一喜怒以褻刑賞又曰

王政之急在知人齊俗務本阜財子大夫詳著之然

則刑政二字或以之策賢良或以之賜臣下良有以

見聖心拳拳不少置四十二年太平之盛有自來矣

其明年改元至和臣五世祖先臣遵以言事官入對

極言唐天寶治亂事迹帝為嘉納對近臣亟稱之寔

同一時云董氏五世孫觀既建閣寶藏七世孫更生

以經術擢高科改秩調縣宰以歸處之泰然如有祖

碧梧玩芳集十三

二

風年月臣某書

恭題從官宅進思堂宸翰

恭惟國家駐蹕吳會東南旌蓋應運中興太紫圖方伴天作制承平百年官府寺第固已粲乎隱隱各得其所矣爰自紹興給降御前錢造府以居執政乾道闕懷遠驛基以處臺諫而從臣官舍未有攸居國史無述焉景定四年秋從官宅始成其明年夏權禮部尚書臣某言臣待罪春官幸得與諸臣割宅而居則又為之規隙地築室三楹欲於自公退食之際修進思盡忠之事臣敢昧死請進思堂三大字亦臣子竚

瞻秉心宣猷永昭無極矣函朝入天筆夕頒奎章聖藻日月並明璇榜雲楣丹雘無色諸臣拜手稽首仰瞻神文相與言曰思之義大矣哉阜陶禹之在虞廷也其贊贊曰思其孜孜曰思周公兼三王施四事孟子兩以思言之荀林父霸國之臣也其進思盡忠則仲尼取而列之經以爲萬世臣子事君之大訓凡士自一命以上莫不職思其憂而待從者論思獻納之臣也先正司馬溫國文正公光因辭副樞論國事而曰臣於木受命則循從臣也於事無所不可言者古之爲從臣蓋如此彼有便文自營而謂君子思不出

碧梧玩芳集十三

三

其位者偷也玩歲愒時而謂天下何思何慮者妄也若夫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所營不過乎患得患失之間則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哉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淵哉堯文丕天之大律也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論思之臣其勉之臣等謹奉宸翰刻之琬琰因併著其語於下方以風示同列云

家藏御製詩恭跋

臣景定壬戌以國子司業兼翰林院權直明年癸亥以中書舍人陞兼直學士院故事經筵侍從官詞臣遷宿玉堂其後浸弛臣僚寓宿輒稱疾不入臣之爲

詞臣也恪遵舊制又明年甲子朝廷亦申嚴國典夏六月丙辰臣入直申時中官李忠輔傳旨錫臣金香酒四瓶新荔枝五百顆蓋異恩也臣卽援詞苑舊比具短表奏謝翌日遂有宸章之賜自是七月而星文示變三五為怡十月而先帝棄羣臣矣是詩也聖作絕筆也嗚呼痛哉臣衰老病臥山中感世運之變遷悼斯文之湮晦願瞻玉堂如在天上而遞世逃難之餘河漢天章六丁護持紙散墨渝金聲玉振臣輒裝寶藏臣家宗全之閣因恭誦宸篇賜易簡之句而重有感焉本朝三百餘年崇儒右文寵加詞臣賜以

碧梧玩芳集十三

四

聖製始於熙陵賜學士蘇易簡而臣被遇穆陵實終之天將喪斯文也遺音絕響殆止於斯天之未喪斯文也回瀾啟秀尙未可期臣之子孫其爲臣寶之矣未八月中秋後四日庚子孤臣某百拜恭書

書程剛愍節惠錄後

死節豈易言耶余生晚不及從鄉先生講聞剛愍程公之烈矣雖然國史所書焉可誣也謹按國史欽宗皇帝實錄靖康二年二月乙酉大風折木金人以金銀不足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束戶部尙書梅執禮侍從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

同見金帥金帥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取之於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國破主辱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膽不計也於金繪何有哉顧誠無以塞責金人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罪振恐梅執禮坐之邊前曰皆官長也金人不勝忿以次殺之又按國史四朝列傳陳亨伯梅執禮程振以下六人同傳而史臣繫之曰斯四人者所遭不同至於不求生以害仁而殺生以成仁則同也建炎中與褒表崇贈恭其忠於天壤宜哉嗚呼死節豈易言耶國史所書焉可誣也剛愎之孫及拳拳以發揚先烈爲志余爲史嘗盡窺金匱石室所藏

碧梧玩芳集十三

五

因爲表而出之

跋蓮城捍寇始末

余讀蓮城捍寇錄撫卷而歎曰來侯之爲烈也小邑寡民財瘳力瘳內之爲赤子外之爲龍蛇顧方崎嶇寄百里之命於其間賊僥得之矣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萬金良藥扶傷補敗朝歌之攘却中牟之拊循二者兼之余意其人必魁梧奇偉及監州池陽余從篋篋間見之儒者也蓋孔子曰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者吾於來侯亦云

題洪厚齋行狀後

余家與洪氏有連從曾伯祖老山翁客惠敏二文公門晚歲與文敏公相與尤厚以故二公文字余家藏略備厚齋又余所舊識其歿也能中以鄉貢進士李君之狀扳余一言余病疴不能言竊嘗讀野處之誌景偉也首以重厚目之而銘之曰舉舉其質肫肫其仁獬也修飾保家之珍景偉者郢倅君名述而獬者景偉之子也然則厚齋之爲厚也久矣誠能增而高凌而深舉舉肫肫者累世如一日則厚齋已無愧于景偉而能中可以爲獬矣洪氏之澤未艾也文敏豈欺我哉

碧梧玩芳集十三

六

題西際祝君墓誌後

西際之曾祖姑實爲韋齋朱公之夫人配德振賢是生文公爲千載儒宗然公之所以叙母德者四仁厚端淑而已然則端淑固祝氏世德也其有後也宜哉吾友曾清父此文辭直而事整余亦識西際者故書其後云

題徐雲翔先述後

余自咸淳壬申謝病奉侍歸故廬川冥谷溼蘭沈蕙死里中隱君子往往遷謝而雍容篤厚號稱鄉大人者率多推頌余爲驚呼絕嘆故親友徐君之子雲翔

徵其先德若將望余詞而託焉以永君于無窮君祖
擢儒科世學有傳子冠里選義方有教其家則源遠
流長其人則金渾玉璞雲翔之迹無曼言侈辭父詔
其子兄語其弟藏之深固之密叙世家者不假外言
書實錄者無取浮說彪之傳不必引重於父黨楊子
雲鎮之碑不必勒名於先友袁高諸公也雖然君山
林士子與有連雲翔所為請歟問其葬曰未也有一
日而訊青鳥吾之葬易耳無一言以信黃壤我且先
葬而容或謂子周益公晚居平園杜門掃軌題序滿
卷軸其鄉人有黃梅者歐陽燾者曾昌詩者咸以先

碧梧玩芳集十三

七

誌乞言於公於其所知蓋不屑屑辭也尙憶淳祐經
界時余猶及識君於鄉大夫之席所謂雍容篤厚爲
鄉丈人者非耶昔之言傑顛遜綿之理者歸德於徐
由雲翔之迹觀之君亦遜矣徐其綿乎詩曰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雲翔勉之昔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
刑余無所得於斯文也姑就其如周公者

書張氏祠記後

張應文應斗應瑞兄弟建祠於鄉之通元觀以祀其
先人居士公先友愚齋胡公記之援据精詳詞義嚴
正可以垂不朽矣張氏兄弟復拔予一言予讀歐公

集古錄唐總章中絳州龍興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
其背世傳以爲碧落碑唐孝子李訓誼誦訓誼爲親
造石像者也碑文成未刻有二道士請刻之刻成化
爲二白鶴飛去世咨嗟其孝感以爲美談自今觀之
通元觀一龍興宮乎居士祠一碧落碑乎龍虎雲雷
之迹其鶴飛之祥乎然則張氏兄弟可以匹休李氏
矣恨予非歐公耳蓋應文兄弟孝慈友恭粹然可挹
於建祠也其弟斗若瑞則曰吾兄之謀也吾敢不從
於施田也則曰吾兄之業也吾敢不紀居士恂恂德
人也有子如此可嘉也世無歐陽公孰能補史官之

碧梧玩芳集十三

八

缺而幸有愚之記在

跋蔡以仁經世歷

鄉友蔡兄宿悟神解於康節歷書纒覆研精以已所
到爲是橐其書將入閩訪之西山後人求其遺編參
合考訂以行於世索書題辭或問李通歷法於文公
公曰這都未理會得如今須是也會布算也學似他
了把去推測方見得他是與不是而今某自不曾理
會如何說得自古以來無一箇人考得到這處然也
只在史記漢書上自是人不會去考司馬遷班固劉
向父子杜佑說都一同不解都不是然則皇極經世

蓋合遷固劉向杜佑之說爲一書豈獨自空中樓閣
出卽蔡氏多異人異書中卽入吳得論衡每私說以
爲談助君豈其苗裔耶然客有嫌之者搜求其帳中
隱處得之抱數卷持去丁寧之日惟我與爾共勿廢
也吁何淺哉惟君獨不然此書果遂行於世當語刊
書家合二蔡成編用周禮司農康成注例而別之曰
先後蔡云

跋舅氏南溪翁漁唱集

舅氏南溪翁蚤歲以文雄稱州里半世挾冊走場屋
梁鴻之噫唐衢之哭兼有之矣匪直郊寒島瘦而已

碧梧玩芳集十三

九

前輩云詩非能窮人人窮詩乃工殆謂是歟雖然五
言如閑煩惱云儲嗣知何日銷兵在幾時秋甲子云
事雖關造化責在理陰陽七言如憶襄陽云方城徒
峻如平地漢水雖深不是池警催科吏云五月已傷
糴新穀三春何忍督新苗此其詩俱凜凜乎工部北
征道州春陵之上矣布衣懷當世之憂草茅關天下
之責舅氏豈以其身之窮爲窮哉寶祐丙辰秋某自
州府罷歸始從南溪得所謂漁唱者讀之因思古之
名人才士類得外家文字之秀願深探錦囊稍藉其
流轉圓美之緒餘以不悖乎興觀之旨庶他日有爲

派家如呂紫微者推舅氏於豫章公而自附於徐師
川洪龜父之流亦一奇事

題茂林野叟鳴蛙集後

有以茂林野叟鳴蛙集示余者客或見之曰是其鳴
也爲公乎爲私乎余曰止勿說此吾州鄉書首選
也憶昨戊午歲余弟拔鄉薦君爲之首考官括蒼趙
和仲也已而皆不奏第余早與和仲同舍晚同堂每
聚集間相與道舊問及戊午試闈事必鄭重語之且
以春官失士爲不滿和仲曰君知博乎博懸於投初
不在得士之進取類如是耳余兄弟衰老不能以文

碧梧玩芳集十三

十

字行世而蛙鳴集春容大篇齒宿而意新王君年八
十所謂文無老人衰億氣七葉貂蟬人人有集自是
王家故事而年不及耳余願君築室菘苔碧草清泉
白石間裝褉此集置之堂上使孔德璋諸人見之必
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

題汪心齋讀史雜詠後

先友林竹溪詠詩百篇應葦芷先生袖達安晚丞相
丞相大稱賞卽以上聞遂簡帝心早典內制晚位九
卿聲華赫然聖傳百篇不愧林作議論堅正往往過
之余欲取林詩相與參訂適爲友人趙禹明攜去雖

然聖傳是編自可孤行于世否則韞積而藏以待知者雖不必典制爲卿可也

題樵歌後

樵歌者其隱者之趣乎陸龜蒙歌於笠澤而與其童樵史虛白歌於廬山而與其子樵其爲歌也或感情而樂江湖之高或幽憂而哀風雨之危豈纍纍而貫珠乃烏烏而拊缶其要在於不失其隱趣而已此編韻氣筆力昔者魁人鉅儒嘗敬畏之矣摘句之首聯云寧爲蘇門嘯莫作華林悔超然有追晉仙而謝吳客之意非龜蒙虛白之流乎抑吾又聞古今善歌者窮陰陽造化之幽微皇天帝伯之顯鑠是伊川樵者之歌也後之樵者尙倚歌而和之

碧梧玩芳集十三

十一

碧梧玩芳集卷十四

題跋

宋 馬廷鸞 撰

書餘干高太清冰玉觀雜稿後

高太清示余以冰玉觀雜稿一通讀其書掩卷而歎曰太清之於斯文不猶俠歎想其年壯氣盛時酒酣氣張技荒斷古仰天而號提劍而舞有吾家子才之風迺江以來則涼同文其人也世方採或法以一天下之士公卿大夫咸出於至試謹對之文太清挾是以震其有司其不悅固宜嗚呼起斯人於塗泥僕不

碧梧玩芳集一四

一 梁章叢書

能也而責亦不在僕也今之論文如市價然有求而欲售者矣有坐而為之輕重者矣僕無貲而攘臂其間姑贊其為南金大貝象犀珠玉之貴而已

題李崧叟寤軒賦後

崧叟舉進士有名暇日作寤軒賦以示余寤之時義大矣哉柏舟之寤辟憤世之言也考槃之寤歌樂身之言也叟之所到深矣抑滋賦也會得時讀之飄飄然有凌雲氣會不得時讀之寤人面前說夢

題外祖看青堂賦手稿後

某哭母三年重班二府表兄以外大父看青堂稿相

示為之掩卷流涕外大父官薄不顯於時名聲不昭於人而經芳傳響金渾玉璞諸子諸孫皆以經學專門試太常輒不第斯文雨露自棄流根獨能沾溉其外孫超取顯仕材薄時艱於國無補誦賦中邦家柱石之語面熱而汗下也士生斯世豈能自為材哉楊暉讀太史書范賦典依庾民學問淵源則遠矣陶淵明作孟嘉傳蘇文忠書程公造事感慨當如何乃裝璜以歸之而告之曰嗚呼斯文其永保之是兄家之遺笏而吾母之栝棧也寒泉在浚白雲孤飛千里甲望百感交集

碧梧玩芳集十四

二

書御史龍圖公集後

龍圖先公文集十卷某繕寫家藏點校既畢撫而歎曰公所為諫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然每篇不過數百字有他人諄復千言所不列者論命相疏舉崔羣開元天寶理亂之說而申之曰警猶養身須常慎病不可以覺痛之日始為受病之長至哉言乎又崔羣所未發者初初宰相疏簡嚴特甚爭之不勝而猶有拳拳惜國體不敢盡言之意後世臺諫劾大吏持撫怒罵不遺餘力者可少愧矣詩詞流麗有風致昔王荆公謂公始讀書即以文辭辨麗雅天下趙忠定鎮

成都奏詔編名臣奏議蜀之鉅公李季章兄弟實與
論次於公奏篇錄之無遺國史稱公善議論其言時
政不爲激訐故多見推行此數言者足以盡公矣不
肖裔孫何足以知之書示後人云爾

題察判學士家集後

先世子才集十一卷繕寫藏於家子才以詩文豪於
熙寧元祐間迫淳熙中何軒程公爲之譜其年弟其
卷訂其述作大槩而惜其器業之未底於成於斯文
用力多奇意厚矣去淳熙八十有七年五世諸孫某
讀遺編撫而歎曰程公謂子才元祐奏篇論北事效

碧梧玩芳集十四

三

於靖康信然矣抑又諸史論如論晉人以父母之邦
委之於劉石輩殘暴戮辱百餘年間無有奮發以生
吾中國之氣又安得有奇士哉如論後魏謂中國以
義禮文采之腴而節拓跋之饑此之謂不幸非吾一
人之可與魏爭吾必激天下之氣而與魏爭古之善
戰者能用天下之氣而已矣嗟乎安得此語聞於炎
紹中興之初乎子才從節孝徐先生游且久其文章
雄直雅似節孝今取徐集三詩係家集後而著其說
如此

題周吉甫雲莊數學後

淳祐乙巳表兄李改卿問予命於弋陽周雲莊雲莊
精於數者也推測良久奮筆書方寸紙遺改卿示余
曰丙午高壓棘闈丁未首步蘭宮越明年子叨薦墨
又明年子冠禮部異哉同君以場屋雋名歸之山林
庸夫以千萬人中不可揣摩之爭言二三年間不可
預定之時斯亦奇矣當許我時余不知孰爲周君周
君不知孰爲余也如是而應是安有計較於其間者
耶天下之不求而得者類若此耳上察先生平生未
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嘗舉似門人以其未第
時感應事且曰萬事皆有命信得命及使不枉却聞

碧梧玩芳集十四

四

工夫費却閒心力至哉斯言子今而後信得命及矣
將倚甃之門乎抑將上伊憂之堂乎將爲松柏之
堅挺乎抑爲藤蘿之靡蔓乎繼自今窮不必送巧不
必乞大均不必問是有命焉周君豈欺我哉

又

丙午丁未之前余爲士人吉甫言余且叨第癸丑甲
寅余爲教官吉甫言余且得召乙卯丙辰余入館吉
甫言余且歸嗟乎余不能隱居求志願以其身溷泮
於風波間鼠肝蟲臂惟其所遭一何憊也吉甫亦鄉
里人耳乃以其術坐策余之成敗燭照龜卜無言不

酬又何神也余事無足言者歲行既周又見午未余之鄉黨朋友皆且奮躍功名之會吉甫其爲余遍訪而精攷之得其人則以告余可也荆公云久諳郭璞言多驗老比顏含意更疎祇欲勒成方士傳借君名姓在新書謹以爲贈戊午再題

題趙德亮詩論後

著雍困敦之歲青陽載熙積陰驟霽玩芳病叟讀易至未濟終焉而廬山趙德亮遠以刪詩要論來叟扶病讀之撫而歎曰深乎德亮之爲是書也其援据精故其說辨其感慨極故其味長或曰鄭康成以三禮

碧梧玩芳集十四

五

箋詩儒者未之許也今君以春秋評詩可乎余應曰不然詩春秋皆史也序之言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以春秋評詩詎謂不然六經惟詩春秋當自其變者觀之康衢之謠虞廷之歌果詩之本始乎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先儒有是言矣達事懷舊俗詩之所爲作也君著詩論以爲仲尼刪詩於魯哀公之十一年而作春秋於四十年其事相因不偶然也謂非自其變者觀之乎是故觀風者不徒觀之周南召南觀於幽風下泉之思可也觀雅者不徒觀之文王大

明綿觀於蕩之傷旻之閔可也觀頌者不徒觀於倚

那清廟觀於正考父之猶能存商季孫行父之猶請命於周可也否則成湯高宗微子之云爲文武成康周召之規制豈如弁髦而因以倣之蓋人心之全經與天壤相倣也詩之興非世變云乎哉詩之存獨世變云乎哉變在彼不變在我故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又曰昊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理之常也四始之孰是孰非大序之爲得爲失權相而已齊魯韓毛束高閻獨抱遺經究終始於是藏之名山以待後之學者足矣昔孔氏作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未知刪詩之後卜之得何

碧梧玩芳集十四

六

卦也君如通其說嘗試以語我來

書洙泗裔編後

論語家語孔叢子皆孔氏家書也而有粹駁之不同家語駁於論語孔叢子又駁於家語蓋更春秋而戰國戰國而秦漢孔氏之家學其亦與世道相爲升降也耶家語自安國撰次當孝成時其孫愆上書自言而不得立至魏王肅始得之孔子二十二世孫猛而後傳焉孔叢子至本朝宋咸始著明其書朱文公詆其鄙淺不列諸子之數歲在戊寅某讀書山中感時撫事悼斯文興喪之不可期適架上抽取孔叢子書

讀之因摘雅正不繆於聖人者抄爲此編且附所見於逐條之下因竊自歎於吾夫子受罔極之恩則夫誦其詩讀其書可不尙論其世乎乃併考沂水侯以降出處世次之本來遂爲之說曰嗚呼世變之推移可畏哉自春秋戰國以逮秦漢先聖子孫閱歷多矣耐爲陳涉博士而子建不肯仕莽朝罷辭三公而光附王氏當世道將更與其革命之際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其處平世則儕之堅剛季彥之直清亦可以見其先人矣東漢以後迄有唐徒聞封爵之號而其不少槩見焉嗚呼世變之推移可畏哉

碧梧玩芳集十四

七

跋孝女記

泊灘孝女記者余友李若士會纂輯孝女饒娥事實之所作也吾邑之忠臣孝子史不絕書先唐而後則孝娥之爲烈也自唐元和盛際柳河東以至我朝乾隆宿儒慈湖點齋諸公發揮盡矣其間疑誤之辨則此書詳焉大槩古今人之稱娥者或稱其當時哭死或述其終身不嫁而死不死未足爲娥輕重也娥豈苟生也哉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娥雖未嘗接學士大夫之緒言而天典民彝固有不學而知者矣李君獨旁搜而廣記之以其終身不嫁者爲是

而謂其卽死者爲非又復詳訂以伸其說且復有取於朱文公愛重沙隨之辨說正猶離騷序語中重惜靈均之事抑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也然則泊灘一汨羅也饒娥則女中之三閭大夫也死不死未足爲娥輕重也某幼孤先夫人執誼訓子其葬也實鄰孝祠每拜慈塋瞻望岑蔚爲低徊不能去竊於是編有感焉李君該洽博雅事事求是於前史舊聞遺事多所辨證是編尤有關於名教讀者不宜草草故以愚說附著之嗚呼臣之忠猶子之孝以娥之事觀之死易不嫁難耳唐之亡也不

碧梧玩芳集十四

八

嫁者惟司空表聖一人而已嗚呼

題李秋山家傳後

余讀秋山家傳慨今懷昔竊於韓退之之詩陸士衡之賦有感焉余與秋山皆番禺人定交於館學余自校中秘書以臣貳成均長儀曹秋山聲名在太學日杲月耀間過余深留若語瑰絕奇偉正大忠切余所畏也退之之詩曰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始與夫子親前日之交秋山以之秋山擢魏科紆印綬濯朝纓飛翰藻及鯨波沒頂交遊風雨散余卧軒中秋山獨一訪生死相與懷傳變之悲雪袁安

之泚仰林俯壑若不忍別別踰五年人已千古陸士衡之賦曰悼堂構之顛悴閱城闕之邱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今日之哭秋山以之雖然退之以唐儒當風雲變化之時士衡以吳士有桑梓悠曠之感二公所歷要自不同而吾二人兼之悲夫君之將葬萬敵以家傳示余若將拔余銘者余嚙齟久矣君之所立宜有全傳萬敵所叙一皆實錄世世萬子孫文獻足徵也憶昨余自館中獨口語去國出宿湖寺言者在臺邏者在門大學生袖詩湖陰餞余者以百數君之詩云世事從來易荆棘人生樂處在山林

碧梧玩芳集十四

九

題太傅北平莊武王家傳後

石唐太傅莊武王家傳二卷二十一世孫某採前史修成一編惟先王勳德在前朝贊述在史官其子孫無敢以擬議爲也然自唐南唐至本朝關代者三自貞元乙亥至于今丁亥閱年者四百九十有二矣某不幸當本朝傾覆中華淪陷悲宗社之陵夷愧祖風之軼墜悼往謀之不臧傷後咎之誰執昔韋玄成詩責躬而述綏般傳楚之前勞庾子山賦哀江南而叙

承同佐漢之舊績所感而起固所以爲書也書成誦黍離之三章而流涕以識其後云疆圉大淵獻季春中濟前二日

題程敏政鍾夫人誌文後

先朝以孝理天下舉人父母者年拜官或以燕成或以慶典恩施厚甚德壽稱慶之詔曰惟羣工百姓夙依於覆育而耆老大夫咸被於甄陶今而仁壽之同躋必也安榮之共保大哉王言教民親愛如此程氏再世蒙恩榮寵赫然亦於其德而已訥翁蓋厚德純孝人也麗眉皓首氣貌恂恂余嘗館翁門翁嘗與座

碧梧玩芳集十四

十

客言吾壯年葬先人半山每日五更輒走墓下晨省而歸日猶未明坐客咸咨其孝其於鄉黨朋友情誼最隆也鍾夫人丁翁先生之同氣有家法母儀諸子亦皆孝謹有西京萬石君之遺風翁與夫人拜命爲其次子登進士貢籍也孫時登入太學遭時變不克以功名自奮然當衣冠道盡之餘闔閭師師未嘗改柯易葉而癖於嗜學猶前日楊誠齋每語後生萬里只怕倒却秀才擔子若時登者可保其克負荷矣於是益足以驗其爲德門所積云

碧梧玩芳集卷十四

未 馬廷鸞 撰

題跋

跋黃君觀物外篇說

何啻千年與萬年歲寒松柏獨依然若無揚子天人學安有莊生內外篇蓋先生所自賦者若此張子虛所授謂非先生遺書不可也余嘗讀蜀儒觀物張公所為衍義九卷今又得鄉之隱君子黃君詳說而讀之張公書既經淳熙聖人天語訪問已悉上送官矣黃君精思妙契藏之名山意者猶待萬世而一遇也

碧梧玩芳集十五

一 豫章 嚴書

先儒謂聖人作易為義為數知義不知數雖善無所統余於數學蒙蒙然如坐雲霧無以勘辨二家之書所以為衍為詳也獨於黃君書有感焉朱文公謂康節之學稍近莊老余嘗疑其書時有取於老莊之遺今君於此書扶道貶異雖先生所援引不敢苟狗焉嚴哉文公又謂康節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余又疑其書未嘗及此書謂九十之說其實特在乎歷紀州井無以他說攙入亂其正意深哉嘗鼎一臠所見如此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余老矣計吾所知不若其所以不知則莫如釋而弗推雖然吾州固多長才秀民豈

無為君清酒奉觴親嘗粥藥於百原之上雲山水竹之間者君其無謂吾非黃石癡老子可以跪履取得而試與彼議其將有為之行釋者

題周公謹蠟屐集後

東坡評選集此事以為君子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今夫詩天地間一靈物也故曰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君子之於是物也寓焉而已陶淵明每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便欣然有喜臨流賦詩寓之謂耳嘔心出腑如李長吉則留之為弊也以余觀公謹非能為詩不能不為詩也悠然而長黯然而幽有

碧梧玩芳集十五

二

圓轉流麗之新聲無慘淡經營之苦思謂之寓者非耶雖然公謹一出門則遙集紛紛矣獨無感乎感則悲悲則吟豈獨有取於蠟屐之區區乎故曰公謹非能為詩而不能不為詩者也

題周公謹弁陽集後

公謹雅思淵才舊矣然其韜暉沉聲又何至也余庚午辛未係官中書公謹數過余未嘗觀其詩暮年東門西山相望千里一日遺余古句一日又餉余行卷既又囊其平生五大編曰為我評之今日所觀皆珠琅珠玉前日所未覩者何也得非公謹是時留筆力

第思齊績生民以大鳴國家之盛宜不浪出乎公謹
上世爲中興名從臣家弁陽遷京師開門而仕則跬
步市朝之上閉門而隱則俯仰山林之下其所交皆
陳平諸王孫觴詠流行非絲卽竹致足樂也而今也
乃與文士弄筆墨於枯槎斷崖之間騷客苦吟於衰
草斜陽之外樂之極古傷之尤者乎雖然詩固有正
有變也觀風者不必觀之關雎麟趾觀於匪風下泉
可也觀雅者不必觀之文王大明緇觀於蕩之傷旻
之閔可也抑公謹爲詩則又不然讀南郊慶成諸篇
則權論之辭難工者尤工讀蓬萊懷舊等作則窮苦

碧梧玩芳集十五

三

題方景雲謄稿後

余與景雲同生於壬午同薦於丙午有二同之契焉
自丙午至於今四十有二年矣景雲之爲人篤實其
文爾雅而深純場屋之作非僅 靈於己其所沾溉
復高列薦名中間試太常不奏第余之罪也初與典
舉冬烘遂失景雲每誦東坡與李方叔詩爲之詠嘆
蓋其首章曰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

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余固嘗以是愧景
雲也其末章曰買羊沽酒謝玉川爲我醉倒春風前
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余又不知夫世
變至此不復可以自期景雲也悲哉然景雲泊然不
以望我暇日抄其所爲文成一鉅編示余且曰其書
微語示我子孫惟毋引李方叔云嗚呼書經五十八
篇可命題者何限作者何限其在于今惟張才叔一
篇可爲痛哭余之罪豈惟夫一景雲而已

題四印五章後

碧梧玩芳集十五

四

先人往年侍親宦遊盱江一日叔父馳書爲言欲以
勤謹和儉爲保家四印先人欣然是之因爲發明其
義成五章某幼孤先人文字散落表兄李先生我之
自出乃能收拾序藏之旣而以遺編見授則五章者
其首也會某錄辟廡時先生亦薄遊輦下乃掇取手
抄爲此卷以歸于先生或者當世名公鉅人見而取
焉賜之語以爲先訓不朽則亦不肖孤之至望也

書課歷序後

石先衛公館北莊許氏時課學者之遺訓也可以課
人獨不可以課其子孫乎余家九男子皆先公孫也
余欲以先訓課之當自余行課始客曰汝以科舉時

文適有天幸試南宮中首選入校中秘書以至承華
執經露門勸講掌內外制極朝廷文章翰墨之選遂
階兩用書不自汝而汝自書多矣今年踰五十飾巾
待終而已政使記三篋讀五車渠能復於書有所發
明乎余曰不然杜祁公既致任還家年已七十始學
草書卽工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
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
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黃山谷云諸兒漸長不可不
加意教訓入生家計厚薄自係時命俱不可令斷讀
書種子耳然則讀書課子愈老愈勤可也余之自課

碧梧玩芳集十五

五

欲取六經從頭細繹編纂一番自義疏以及諸家之
說今讀易如盡六十四卦自書以往皆當次第讀之
嘗取溫公通鑑張氏指掌編纂讀史討以至前朝未
成書將嗣抄之讀諸家文集纂其英華爲秘密藏凡
經史百氏嘉言善行有曾於余心者擬肖東萊公讀
書記爲會心自覽凡諸史已照校者欲再讀凡詩章
自陶杜而下以盡本朝諸名人之作皆欲細讀以助
晚年吟詠倘天假之年其所讀當不止此今條其目
于此編歲計而月校之九子者人付一編長而能自
讀者取其心之所好者自讀之功而未能讀者吾授

以所當讀稟於明師而讀之亦條其目於此編歲計
而月校之如先公遺訓且併著所爲時文之業焉既
授此編之後暇日當有以語我來

跋先龍圖交游七君子帖後

某幼孤聞宗人遺老之言曰先龍圖公有七君子交
游十二帖者慶歷皇祐間往來賸贖也王文恭蘇集
賢三帖當在慶歷之六七年宋景文以下當在皇祐
之二三年歐陽帖在于南京時王文安帖在由給舍
副樞庭時呂公帖在得請守杭時施公帖在同任東
南使事時兩王蘇公叙交情歐宋諸人及時世事蓋

碧梧玩芳集十五

六

自西師勞做京師粟少朝廷憂之選才能明敏者大
發運東南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以給汴都先公由御
史襄行轉殿中執法爲發運使淮浙洊棧河流壅滯
卒能使上供肅給所部亦贍濟自是還臺遷維端入
諫省則日拜疏赤墀下與權貴人爲敵矣此十二帖
者先公奉使立朝之本末略可由是推考焉李兄叔
翔爲馬氏甥得之外家寶如拱璧因誦所聞屬叔翔
共守之淳祐十二年

跋家藏七君子帖

七君子帖其一爲楊文公其二爲文潞公其三爲張

文定公其四爲歐陽公其五爲東坡公其六爲韓魏公其七未詳末有題辭則梁溪尤延之先生也尤公乾淳名儒其子木石先生端明公炯寶祐間提綱史事以校勘辟除是數帖者雖紙敝墨渝不可盡讀而三百餘年典刑文獻在焉詩云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兩方之人兮謹書以貽子孫

跋山谷書劉夢得竹枝歌後

此帖出洪文敏公家華之文敏之子也洪氏爲鄱陽文章家奧篇隱帙萃焉法書名畫特土苴耳公又賞鑒精識其爲真蹟不疑余家舊與洪氏有連先從曾

碧梧玩芳集一五

七

伯祖老山翁客三公門下每相與鑿定法書一日吾祖指言歐陽率更九成宮碑非雍本旣而真雍本吾祖以失言罰作絳字韻詩三百韻以爲笑樂前輩風流可尙如此小姪端異得此帖於洪氏端有白來以吾祖情識尙誤品題余老矣尙失言安能搜枯作三百韻詩小姪謹藏之

題張宜公題名帖

乾道己丑八日廣漢張敬夫定與約其友崇安吳伯立泖陰孫師尹廬山雷亨仲自城東門尋梅行數里遇番湯鍾彥昭酒三行相與樂甚薄步至陳仲思草

堂小雨初霽煙雲澹然南枝雖未折已覺春意滿眼矣外甥甘可大偕行

南軒帖

宣公乾道戊子與諸生講誦長沙之家塾明年己丑冬遂有嚴陵之命此其春也某嘗聞先儒之說自魏公薨後每出必與定叟同行觀此帖始信吳伯立佳士也公嘗爲賦卜鄰得佳士問學古駸駸之句陳仲思溪亭在湘水之濱公嘗陪張安國過之蓋深有蜀山下隣之意焉甘可大公錫也嘗從定叟之桂林之嚴陵公亦有迂疎似舅之目皆帖中人物也抑又觀公人日遊城東陳仲芳亭分韻得香字之句其詩曰絕憐梅事晚與客到林塘瓦椀村醪醞杯羹野菜香舊游看壁字新歲尙他鄉一笑俱真率悠然意未央此帖實相表裏乾淳之典刑遠矣僕生晚不及質之前輩姑以所聞叙其末徐君共爲余寶之

碧梧玩芳集一五

八

題汪氏所藏慈湖遺墨後

嗚呼商衡漢相之事遠矣一夫饑死皆簡之罪三代之前伊尹是心也三代之後孔明是心也而慈湖楊公之是心千載同符抑是心也必有所寄而後可吾鄉之前輩汪公某實以厚德重望爲公所知以荒政

托而遺以手書如此汪公迄能體承其語救災恤轄境內無饑民至今父老談之爲流涕而汪氏孫某重厚似其先人於慈湖大訓奉如元龜寶如拱璧一日以示余余端拜受讀而敬書之于是方崇尚楊學爲之作闕宮建爨舍廟祀其像庠讀其書然而啟何必荒民何必餒亦姑致謹於樞與政之間吾民其庶幾乎是宜表章汪氏孫所藏而尊信之雖未能志伊尹之志然而赤子不困於豺狼之吻如孔明之云足矣汪氏其寶之邂逅爲從政者言焉公書在紙無以見公其額有泚

碧梧玩芳集十五

九

題楊東澗帖後

余與公相從三十年深思苦語皆置之不復道矣發了翁之疏叫號莫省於微言箋元亮之詩流涕乃成于實踐悲夫玩芳病叟憶翁舊話書于汪君所藏帖後

題徐徑畝贈詩帖後

故殿講右司徐公名霖字景說衢人去城二十里所居名徑畝初爲舉子時師事鄉先生晦靜湯公晦靜以英才目之爲甲辰禮部進士第一人史嵩之之爲相也專權固位植黨欺君棄賢任佞公論切齒徐公

以新進士一日叩閣上書白發其奸海內驚嘆亡何嵩之敗明年乙巳朝廷更化穆陵思其忠命自待次教官給札入官丙午在館丁未參詳省試院余時以舉人入試所爲文知舉監試稍見推許議置前列諸公所擬殊未定徐公獨指余文贊其決遂叨首選待試親策亟訪謝之一見如平生歡居京師時時往來則爲余賦碧梧精舍古句會京師大旱徐公以館職言事攻諫長京尹乞祠不待命云穆陵至以親筆命宰執論留不就余亦成進士歸訪之徑畝山中復爲賦後三數篇其寒夜章尾句云一飛一鳴動千歲青

碧梧玩芳集十五

二

燈相語鬢成絲今已爲脫簡不可讀輒以所記憶補之徐公材高氣勁道勝名立四方之士望如景星鳳凰一時鉅公元夫或擬稍過聲聞響臻而余獨憂之嘗寓書舉古人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之語薄奉規切焉歲壬子徐公再還朝影附滋眾遂與同朝諸公交關而罷流落十年壬戌之春起家守臨汀徐公亦且收膏反液期於用世而天不假年矣余之得其手筆距今三十有三年矣天荒地老紙做墨渝叙而藏之示我後嗣今世豈復有斯人哉

碧梧玩芳集卷十五

宋 馬廷鸞 撰

題跋

書張母陳氏禮部符後

綱常亘天地節義無古今是以世變論哉恭惟本朝立極叙彝導民扶世明禮赦令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事狀顯著者具明開奏加之旌擇恩施甚厚三歲一下如寒暑之不移而壬申詔書以吏奉詔不勤更二三年竟格嗚呼余舍新安張氏衣冠名族也朱文公嘗以篤行孝謹補之余嘗舉以紹先外舅之墓

碧梧玩芳集十六

豫章叢書

矣豈惟丈夫其婦人尤多賢主奉公之夫人陳氏余婦之伯母也每爲言其閨儀婦節之懿賢哉母也盛德高年宗族鄉黨合詞以聞於州州上尚書禮部應詔禮部復下郡國考實將行濡恩而郡事倥偬吏文遷延余所親張吏部收新安嘗爲之促文書會府罷迄下不克拜恩哀哉其孫應文藏文以示子孫謁余而請述焉中興四朝國史烈女傳有陳堂前者其母儀婦節大書青史今日視先朝時則異矣今陳與告陳之爲烈一也天典民彝又可以世變論哉

改董秀夫輞川圖後

碧梧玩芳集十六

二

余友蘭皋董君雅人也示余輞川圖且素言焉宗少文老疾所至名山恐難遍閱惟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余甚欲借君此圖卧遊其間而君督之不置也則爲之言曰史稱維在別墅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對爲樂今觀其空曲浮彩之吟寒流秋雨之篇皆不過四句而止耳何其簡短而有遺音也後人括摘摩詰遐想其遊輞川某句則謂之傲睨閒適某句則謂之蟬蛻浮游某句則謂之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又何其摹寫之無已也登臨而得於所見者其語樸想像而得於所聞者其詞誇古今文人類如此耳雖然此

書二姪分閱後

因畫而詳詩也若置詩而詳畫則又不然輞川圖摩詰所自畫也世間自有兩紙本有矮紙本有高紙本臯所藏者矮紙之所摩歟有能辨之與爾具一隻眼昔唐相元微之誨姪等書曰吾不能遠論他人汝獨不見吾兄之奉家法乎吾兄平生羈游以相給足吾受吾兄正色之訓感慈旨一言遜志於學粗成一名吾之所得以爲兄者則汝之所得以爲父有父如此尙不足爲汝師乎今端巽端常父母俱逝子然獨立於世變艱難之中不得已析薄資以持塞門此吾兄

苦學所積也今將以微之所以誨姪者誨之蓋吾曾祖盤山翁無兄弟吾祖太師和公兄弟五人而和公獨當家事諸祖意向不齊而和公一意包容保持門戶迄無間言吾之二父信公朝奉公兄弟纔二人和公既逝吾所後信公養母訓弟以至協比婚姻而吾以弟之子爲兄之子則其孝友可知也二公授館人門藉束脯以養其親朝奉公病信公親治藥具親攜囊器以扶持之生徒皆以爲訝信公正色曰吾弟相依爲命者也聞者心服信公薨朝奉公泣血而哭之如哭其父塋之如塋其父鄉人嘖嘖嗟悼至今猶有

碧梧玩芳集十六

三

能言之者吾兄弟之相與已不如先人多矣然亦粗有可言者吾兄弟三人幼孤奮身力學丙午與兄偕薦次年偕上春官兄以耘人之財給我東上吾獨登第食貧五年兄假館養母育我至吾娶婦之後有孤妹當嫁吾捐奩財兄捐脯資和與聘送吾登朝以至叨竊政路勢利薰人兄未嘗以一事累我我未嘗以一辭望兄吾抱疾去位兄終年奔走扶持而歸旬日而兄遷謝此吾所爲終天之痛也汝等觀吾弟兄所處豈有貴產之可析乎豈有氣血之可爭乎豈有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乎蓋吾家三世以推梨

遜棗爲習尚以易衣并食爲活計以同肝共膽爲命脉今區區薄產關約所載悉公悉實無毫髮可指顧此尺寸曾何足道惟是友睦一事乃吾家萬金良藥汝兄弟尙能守之吾有以見兄於地下是受汝之賜也否則無以見先兄於地下矣努力努力勉之勉之

說

溫止所字說

親黨雪川溫君以書抵予曰吾舊名洪辰吾師解先生字之曰止所後以純名貢天府而止所之字未之有改也吾再冉老矣猶若未知止所者盍爲說以贈

碧梧玩芳集十六

四

我乎余答之曰純者粹然至善之名善生於心而經言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先儒則曰心者人之北辰也君之名先辰後純壹是皆以止所爲字止何所也方寸之間至善而已朱文公感興之詩曰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張宣公良齋之銘曰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皆以心言也爰舉二先生之說相與切磋突之

潘龍起中復字說

君子已孤不更其名不可更也字獨可更乎雖然太

虛之爲少游履常之爲無已觀時察義其必有見矣
潘君應雷以經明拔三舍陟巍科聲名獵獵起故以
龍起爲字俄而一旦更字中復益將蔽雷霆藏風雲
以從事於掩身齋戒之義焉夫翁無餘者闢斯始造
化之機也能潛乃升惟螫斯奮吾身一造化也毋徒
曰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云

朱甥師裕字說

外甥朱鏡家本茗人生於鄱陽其父名之曰鏡及冠
將歸假馬氏阼階而行禮焉其父又爲請字於余余
惟昔之人生於其州則遂以州名其字則因名取義

碧梧玩芳集十六

五

耳司馬溫公生於淮西故以郡名而取充實有輝之
義字之然則吾何以字汝乎吾聞家之富者饒於財
學之富者饒於文唐贊皇李衛公名德裕而字文饒
余以師裕字可乎汝欲知贊皇公之爲人乎性不樂
進士家不置文選然而籌邊樓之有大區畫精思亭
起草堂之有大制作中書一品集文武兩朝獻替記
之有大建明極材華勲業之盛中興以後莫知焉其
亦可謂饒也已矣甥歸而請父書守家學盈科而行
成章而達使其胷中所積汭汭如江海暴暴如邱山
吾之所圖於汝也不勤而空無實而窳豈吾所圖於

汝哉誰謂華山高企其齊而勉之吾猶有望也夫

族子德淳字說

族弟之子德淳生于乙丑其紀年爲咸淳初元長而
工醫其學爲太倉令淳于公之學德淳請字於余余
曰汝以其生之年則淳爲咸淳之淳以其學之業則
淳爲淳于公之淳則因汝之業制汝之字可乎宜以
子全字周官醫師之職十全爲尙十失一次之間臣
意診病決死生能全否乎對曰意治病先切脈心不
精脈所期死生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德淳必也
能全周官之十全而又能全淳于公之不能全是謂

碧梧玩芳集十六

六

青於藍寒於水可以托人性命矣人之言曰老醫少
卜醫何必老史稱秦越人得方於長桑公太倉令得
方于唐里公孫皆自少時公孫之授倉公亦曰吾身
已衰無所復事是吾年少所得妙方也醫何必老願
慧知何如耳夫醫非慧男子不能慧則通通則神聖
工巧出焉姪之齒未也而其性專靜其學精審殊有
老成之風吾病夫也吾貧于黎庶而醫傲於王公幸
其族有人則朝夕吾門視吾病診吾脈吾以身試之
良驗噫子全勉之吾年五十一罷歸鬢髮之焦黃久
矣今抱沈痛年六十有七幾死者數矣尙非飲我上

池之藥則汝伯何由髮而漆也書以爲德淳字說

贊

東平精舍十八阿羅漢尊者真贊

一尊者立一人隨侍執巾一人鳴法鼓前列

寶爐侍者揖請

蒲檀旣薰法鼓旣鳴或隨而趨或傾以迎問此大士

爲寂爲聲寂非槁木聲若震霆

一尊者手執數珠

衆生顛倒爲物所轉或轉是珠一以貫萬過現不往

來則未來舉珠示人孰爲輪迴

碧梧玩芳集十六

七

一尊者顧奴子點茶

把盞注湯茗熟氣新大士吸之醒心清神欲知花藥

乳清味冷須是眠雲跋石上人

一尊者在巖間入定一侍者執磬在側

兩目不開六用俱寂刹那三世一劫七日寂不爲身

動不爲人天作時雨山川出雲

一尊者默坐如禎一直符捧函狀在前侍者

接過

空山冥息不動如如適從何來貽我函書尊者默然

上座接過爲善爲禎不起於坐

一尊者抱膝仰面而坐頂上出神騰雲而去

二從者侍側

抱膝者形飛空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形與道一

道無不在彩雲載之奚往而礙

一尊者立懸崖峭壁之下洗手瀑布泉一盤

奴執巾

高山飛泉濺沫跳珠濯我寶手冰雪炯如顧視巒重

執巾在側水既不濡巾安用拭

一尊者降水中龍

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願滿

碧梧玩芳集十六

八

乘雲駕風地行空飛一徹萬融

一尊者坐看龍抱膝

我非卧龍云何抱膝彼嘯而吟此默以息世出世間

其揆則一導師無言萬法俱寂

一尊者倚松而坐看二獅子舞

撫孤松而盤亘玩獅子之嘖呻蓋善財遍泰之處亦

遠公結社之人

一尊者坐水邊挈衣於膝一猿爲洗足

手足痠癢大士未仁敬抑搔之異類成親何必王孫

僧但以兒子畜輕汝手無傷吾足

一尊者策杖呀口前有幽花二山鬼侍側

頤隱於瞻肩高于耳喝猛如雷開口見齒幽花可娛
短錫可倚坐於石臺從以山鬼

一尊者垂手執拂而坐

拂垂於手手垂於膝堂堂尊師冥冥居息昭琴既鼓
點瑟亦希神閒意定玩此鬚髯

一尊者伏虎虎口銜花伏地

以我慈悲撫爾猛烈還爾佛性共我禪悅咄我小空
客至勿恣採優曇花獻世尊供

一尊者坐看盤蓮

碧梧玩芳集十六

九

開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眾中是大長老芬陀利華
具如來性睨而視之常樂我靜

一尊者左執寶篋右執蓮嗅鼻

芬陀在鼻出泥而香寶篋在手不扇而涼斷崖蒼壁

冥坐徜徉無相無作大用堂堂

一尊者捫膝正座一善神一侍者

弟子在右善神在左尊者儼然捫膝正坐雙眸炯炯
六用如如得大自在游物之初

一尊者按手仰坐一侍者一善神前有金童

玉女引宰相合掌瞻敬

弟子在左善神在右侍者儼然傲兀兩肘金章紫衣
合爪仰手現宰官身祝無量壽

銘

毗瞻鐘銘

我事母時聽於無聲無鐘在篋何叩不鳴母舍我去
根在塵空稽之大雄考此華鐘倩智興師敵無明銅
響徹十方地獄天宮兒在中野母為飛仙晨昏夕燈
秋菊寒泉子子孫孫勿替有承誰無母慈問者深省
小蓋銘

如荷小蓋倚之空堂睨日蚤喜隨時翁張抑姑賢於

碧梧玩芳集十六

十

臺笠奚致旅於旂常

碧梧玩芳集卷十六

宋 馬廷鸞 撰

記

益國趙公生祠記

樂平唐舊邑入本朝為望縣紹熙中慈湖楊先生之
為宰也士肅肅民熙熙鰥寡孤獨待職而衣冠禮樂
之羣日與縣大夫揖遜堂上時時歌豈弟官民之詩
以相命是一邑之三代也歲陽一周而風聽大異何
也徒聞聲警况高塗膏壤而者催科之呻吟也杜門
塞竇十室九空者比屋之流亡也搜原剔藪虎鳴熊

碧梧玩芳集十七

十 孫章叢書

至者符移之駿奔也若夫漿酒壘肉美宅映田狎憲
府如家庭倚大姓為窟指十有一鄉四十有四都之
百姓為食邑戶者則羣不逞之吏而已如是稱於州
曰樂平之民邑之號端使然哉宋之得天下也以仁
十四聖一心三百年一日自姦貪柄國嘯凶哀頑仇
我赤子其至於壘山嶺江內參外訂皇上赫然改紀
制詔少保益國趙公旬宣大江間民疾苦諸所罷行
不從中覆公將王命自東邁西十乘啟行風餐雨宿
帥之所過率以私錢給他費其仰縣官者無幾復命
餉所趣還厥輸公私晏如也而吾邑獨秉急令出暴

政頭會貧斂家至戶到販夫販婦不能免焉公至之

日馳令軍中征夫少休爰救民瘼於是三臺武帳牒
愬如雲公則率籟眾感以詔書從事移縣大夫去之
俄而勃罪如章執吏于獄誅其尤無良者然後呻吟
者息流亡者歸駿奔者賦遜自屏而吾民始克相持
以生相弼以寧如熱濯冰如蠶震霆蓋天地之為恩
而日月之為明也亦既攜老扶幼載纛抗旗拜舞公
賜於元戎之馬前則又退而謀曰吾何以永報公之
德於無窮也無亦繪而祠之晨香夕燈祝公千歲而
後盡於吾心邑士倡之通邑之旌倪一辭和之黃冠

碧梧玩芳集十七

二

師且願留公像於祥雲觀又以某為邑人授簡記其
成某諗於眾曰公元勳盛德也樂平蕞爾邑非公素
所拊循之民也如天之福公來自東笑談指麾而去
其疾此在公勳德中何啻泰山一毫芒公於邑人纔
一二日之留而邑人於公已有千萬年之思且使為
令者而有三年之愛於其民民何日忘之詩曰民之
秉彜好是懿德固民心之天也然則誰非三代之民
誰非慈湖之所以教而忍虐用之也彼崇山幽都投
界不受寧不永愧而後之有志於中牟單父之事者
亦可少思矣因系之以書曰康山之崇兮公惠不窮

兮泔水之陽兮公惠寔長兮山浮清兮水涵暉公有
惠澤兮民有秉燹堅珉深刻兮來者永思

梓潼帝君祠記

梓潼兩蜀之衝帝君故蜀神也五季不綱神弗受職
宋興乾德三年平蜀明年丁卯五星聚奎文明之祥
芳郁萬世君之靈響暴震西土久矣而尤為文士所
宗今世所傳化書吾不能知其說惟石林葉公燕語
稱凡蜀之士以貢入京師者必請於祠下以問得失
無一不驗者自吾有敵難岷峨悽愴君之靈與江俱
東今東南叢祠所在崇建自行朝之祠於吳山者天

碧梧玩芳集十七

三

華龍燭晝夜嚴供四方士子並走乞靈亦宜也弋陽
楓林方氏為衣冠大門儒士若東荀登薦書者相踵
余之友方君某將試大常偕其弟某相與祠帝君子
里中為之築宮塑像揭虔妥靈震耀而鼓舞之蓋將
惠徵靈響為進取資徵言於余余嘗感今懷古恭惟
藝祖皇帝玉斧畫河全付所覆聖子神孫膺謨英略
未嘗一日不在殿西頭也今奎運重開天子明年龍
飛策士君盍降靈於東南之士使之舒翹揚英畫良
吐奇濟時績武俾關河秦隴盡歸職方然後飈車羽
輪導靈旂而還故宮不亦盛乎有聞必先宜自方氏

始乃書其麗性之石而系之詩曰梁山劔閣橫岷嶓
梓潼七曲高嵯峨真人初基斧畫河靈君受職山之
阿丹碧岌峩龍虎呵柱天功業石可磨江流滔滔東
逝波靈之來兮自江沱結屋兮奉祠懷桂兮羞芝神
格思兮士日時躍淵兮大飛冠若箕兮劔挂頤長策
用兮奇謀施敵北道兮靈西歸錦幡兮寶蓋導霓旌
今駕玉螭吾言非誇兮神之聽之

緣山勝槩記

婺源斗入萬山間山之鄰吾境者躡嵐含暉夸奇競
秀予外兄張君輒得其勝處居之因於居之傍曰緣

碧梧玩芳集十七

四

山勝槩而命記于余觀其池亭潔修林壑美秀則不
必叢花茂木之蔭也直欄橫檻烟霞澄鮮則不必重
閣邃宇之居也曉窗夜檠詩書娛樂則不必絲竹管
弦之奏也園之勝固已各陳矣今夫士生天地間其
學名梯奔利航而竭蹙不休者欲暫而有此勝不可
得也厥有挂笏西山寄徑終南而居不靜者又安能
長有此勝乎君胷中洞然表獨立于翠幃葦蕭之上
方且餐松風飲菊露製芙蓉之衣紉芝蘭之佩山凡
水俗變為清輝積李崇桃坐覽葩麗柳河東嘗言地
雖勝得人焉居之則有增而高有闢而廣有不待飾

而已矣者蓋惟勝流足以受勝槩歟憶予前年冬直
玉堂君授簡而余以文書謝不暇居二年併掌外制
予方如沐漆求解而君數數迫之不置也方連上祠
請倘幸蒙恩還里則將挾溪童畦丁攜茶鼎筆牀從
君綠山間可以翛然而賦矣

可隱齋記

了齋先生之從子鍾叔華少習舉子業後因足病疾
微瘳灰心進取居西偏闢小室了翁爲題曰可隱倘
徻其間讀書作文尤工於吟咏日與朋友以酬唱爲
樂他日以可隱之名問記於予予獨謂叔華非隱者

碧梧玩芳集十七

五

也古之人在市朝爲大隱在林藪爲小隱往而不返
則有石隱之譏挽之便來則有招隱之操若其炫世
盜名則爲充隱君子鄙之叔華獨以可隱稱可者未
可之對也今夫士生斯世固將以爲斯世也豪傑之
士志氣方剛耳後生風鼻端出火視功業可彈指取
而山哀浦思林慚澗愧於我何有臺上之笑有時而
弱千乘之君車中之謀有時而歷大國之將斯人倘
終隱則何以誇當年而耀後世哉余固曰叔華非隱
者也於是爲記

李氏儒富莊記

叔翔旣築儒富莊余往過焉縹囊細素魚魚雅雅其
崇如壩叔翔曰有文字來其篇籍姓氏列于史館定
爲著錄者西京三萬五千餘卷永和已六萬四千餘
卷隋嘉則殿書以萬計者四十有七而唐之四部十
二庫又不知其幾也况中朝文明之盛乎吾以是稱
富何哉若是而可爲富則嵩華之卷石滄溟之浮漚
也若是而不可爲富則索之常足味之無窮吾庸多
矣子爲我記之尙斯文之未墜而吾莊之不荒也余
曰嘻聚書難讀書尤難昔金華潘公作磨鏡帖朱文
公亟稱之其說曰僕自喻爲昏鏡喻書爲磨鏡藥當
用此藥揩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已此名言也世
解讀書者幾人焦爛於物欲之場沒溺乎宴安之中
蕭繹宋遵賁之徒皆是也厄吾書者豈必郢城之烟
底柱之水哉叔翔有大雅資冥搜而力討飮覽而厚
藏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其必有以知之者矣李文正
家藏書甚富有不待見主人下馬直入讀書者予討
論山中覓書不可得嘗願徇徻小谿盡發一莊引卷
徐玩叔翔當不吾厭也庶幾文正之遺風歟因奉所
假歸之輒以所聞讀書之說次第其語爲記

碧梧玩芳集十七

六

池州貴池縣尉廳記

出秀山門可二百步所得古園閣之故址隆然如伏
龜有官府翼乎其上者貴池新尉廨也尉秦官也由
漢以來凡掌武事者皆得稱焉大尉至與丞相等尊
中尉巡徼京師司隸督大姦猾以至郡也縣也莫不
有尉尉於官爲最卑官雖卑且尊名自若也今之仕
者顧不然貴池附於諸侯尉出椽曹參軍下旦朝束
帶持手版趨日請諸所移檄事暮走田廬間逐逐無
停輪而桴鼓之警發召之役不與焉又俗吏尸厥官
伏如處女苟幸終更逝如脫兔固無暇營所謂傳舍
者以諉長官長官諱綫飾粟亦視陋忍傾而已先時

碧梧玩芳集十七

七

舊治臺府度爲齊山書堂前尉徙其旁軍地蕩餘一
厦不潰于成寄跡於僧廬三徙而得今治旁挹湖山
蒼翠欲滴下臨閭閻錯繡如畫其規模從狹而負踞
高爽猶之以高官受尊名者也嘗之者少仙楊君賦
之緡錢斛米木牽竹箇者明府鄭君也楊君謂吾幸
滿三歲且去去而以遺所不知何人若非斲山骨書
片詞無以識永久且望來者之苟能充之也子爲我
書所以余蓋非文章家獨憶李太白贈秋浦柳少府
之句一日乘小車訪君梅市邊誦以美君稍隳括而
爲之歌曰美輪奐兮羣飛嗟不日兮成之舊蕭索兮

忽芳非望白雲兮翠微閭靜兮人吏稀弓刀間閒
兮大雞護籬少仙之去兮萬里清輝歌聲正酣君詣
大府受約束余亦上馬去君名穎字茂實武夷文公
之幾世孫

淨土院舍田記

唐院更宋且將百年前人之述備矣蓋嘗以檀法度
人施者無翼而翔不踵而至當乾道辛卯有初施田
者僧眞悟大師道崇句文于吾伯溫潛溪翁翁爲說
偈言云信心生供養念起卽無窮我田無窮年我福
亦無窮自後迄今百有十六年由朱君純仁而降長

碧梧玩芳集十七

八

者李公以建殿及諸佛菩薩像施毛君自任以建三
門創彌陀殿施王君曰平夫曰立夫以金剛像施曰
宰曰彬之曰立夫又皆以地施而余兄弟與昭文文
忠南康公又皆以題扁施凡施之事田爲大院之僧
如本宏普順普潤者皆肅肅然奉其教無敢越規矩
準繩且將修彼之禮以耕之陳彼之義以種之講彼
之學以耨之于是又介吾猶子奉潛溪公遺文謁余
而請記余觀多田翁盡東其畝祖也傳之孫三世希
不失矣父也傳之子再世希不失矣孰能更于百年
不壞不滅如浮屠氏之爲乎潛溪翁之言驗于是矣

雖然謂僧而可無出乎則彼之人固自爲大言曰我師之教盡虛空遍法界皆吾福田耳釋迦云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乞食王舍城中王舍城卽吾田也國一師領徑山千餘眾寺無常產庖廩不繼山之神龍實助緣化山龍卽吾田也吾之田可恒河沙數歷僧祇劫是有限以頃畝裁以歲月乎謂僧可有田乎則吾之人又律以正論曰梵居者僧野耕者民必也復而室家還而冠巾而後畀而田疇室家之不復冠巾之不還而田疇是畀僧而民乎民而僧乎雖然姑舍是僧之祈余曰吾因檀施助緣建彌陀誕節修

碧梧玩芳集十七

九

西方淨土勝緣其田得米三十斛有奇是所爲謁記者也夫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此淨土說也我無穢行之穉穉人獲無量之果報此福田說也施福田修淨土庸何譏焉彼將嫌于不耕而食也于是取檀施之田自耕而食之以逃吾人之譏可也古德云諸方說禪潭潭何似我怕饑種田此語真實有味或問莘郊樂堯舜之道于某禪師答曰江上一犁春雨良以耕食鑿飲道在其中于吾儒之說未大戾也姑以是文之可乎後之觀文者將無謂其附會空王之談乎抑亦不乖聖人之道乎是未可知也安得起潛溪翁九

原再拜質之

廬山白鹿洞書院興復記

謹按國史淳熙八年十一月辛丑禮部言知南康軍朱熹奏廬山白鹿洞書院在本軍星子縣界蔡開先朝嘗賜之國子監九經又嘗勅有司重加修繕考此山佛老之祠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而先王禮義之官所以爲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臣蒙恩假守始卽其故基度爲小屋教養生徒欲望繼述兩朝聖人遺意特降勅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爲額詔國子監仰摹御書石經印造九經注疏論孟等書頒

碧梧玩芳集十七

十

賜事下國子監勘當監上禮部奏聞從之於是東萊呂成公爲之記後三十有八年南康守臣重修而勉齋黃公記之又後十有六年江東憲臣重修而蒙齋先生袁公記之後五十有四年齋藏不戒于火百年儒宮一夕烟滅斯文之厄極矣於是領生徒尸講習者盡然動心任藩侯爲師帥者慨然出披荒撥燼度材鳩工爰畀之人徒焉賦之財粟焉舊日規制迺大復興入其境則山慈龍水泊灑者文公之舊也且於微闕顯幽之餘更有飾回增美之觀斯亦奇矣山長某姓等寫圖纂事投簡於鄱陽後學馬某而俾記其

成焉某避席曰嗚呼大川爲陵平陸爲江師亡友散
法爛道窮文公之學有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矣談何
容易昔公之託記於東萊氏也言言而商訂句句而
裁量惟恐一語之差將變秀才爲學究而隨緣說法
應病與藥者之無以傳無窮也於是成公之告學者
則欲挹先儒淳固質實之餘風復大學離經辨志之
始教于以尋關洛之緒言而懲荆舒之陋習焉已而
勉齋之記豈是皆以治心修身爲本蒙齋之記三致
意於正誼明道之言是皆大儒先生之格言大訓後
學無復措一辭矣今姑實興復之本末而已抑諸若

碧梧玩芳集十七

十一

游文公之學登其堂伏其几襲其裳亦嘗讀其書而
誦其賦乎賦之末言公喫緊爲人處也曰誠明其兩
進抑敬義其偕立充莘摯之所懷謹顏巷之攸執誦
斯言者不過曰志伊學顏而已愚以爲未盡也摯之
懷亦曰莘郊樂堯舜耳不必幡然而改也顏之執亦
曰陋巷甘簞瓢耳不必用之則行也誠能懷於斯執
於斯抱堅白如玉雪抗青紫於浮雲由是藏焉修焉
游焉息焉宇宙一窗聖賢千載或淒涼經醉石之傍
或慷慨卧龍之節當其撫以深懷得無有招余新
好者乎宜謝之曰吾之業在洞賦之終篇矣幸以爲

可與願刻諸石若曰辭列三先生之次有榮耀焉則
某何敢僭

碧梧玩芳集十七

十二

宋 馬廷鸞 撰

記

饒娥廟記

娥立節唐寶應壬寅更五代暨先朝迄于今五百二十有七年歷壬寅者八矣嗚呼唐於此時銀貂縱橫王室如燬妖狐起仆河朔為墟斯六陰之窺也而有貞女子行烈丈夫事渴於吾州邑見之凶姓而節亘千年荒江而名振八表斯昭昭者豈偶然哉制書之錫于唐者一于先朝者一石章之立于唐者二于先

碧梧玩芳集十八

豫章叢書

朝者八自娥立節以來八年而祠與碑立二十年而唐制書初下柳河東之碑繼立百一十年而廢碑再立二百一十六年而先朝制書再下褒表者節義也自娥立節以來百有一十年而初祠於前碑燬又四百有六年而別廟焚眾碑悉燬廢祠者時變也嗚呼節義貫天地時變自古今綱三常五靈同稜嶠以俱焚天典民彝豈與瓦礫以偕燼譬如眾星分耀日耀異濛有時而陽耀大明四濤爭流滄浪浩渺有時而鯨浸洞開又安知無惻怛勤民慷慨望古為之興朴植僵者乎蓋娥之英烈地行為神空飛為仙或率月

齋之芳使士之舒翹揚英者引焉或灑天瓢之霖使

震之植稻種黍者祈焉於是別廟焚燹碑毀之十年當疆圉大淵獻之歲邑人稽贊府應公分祠東山之始謀踵文元楊公遷祠邑西之舊規而新大之其明年三月壬子首事六月庚申落成前築月臺中做殿宇丹雘粲然鼓鐘噓案備其祠之初建也有白犬伏神座下依依終日投之魚肉不食嚙灰而去不知所之豈異時娥感父冤固有銜機梭之祥而龍也復出于斯時嗷吁嗟危兮彼固進不得擬桃花以扈嵩洛之塗車芻靈退猶得附黃蒼以彰天越之義夫烈婦

碧梧玩芳集十八

二

也生斯時視斯異者欲不流涕歎息於斯而不可得也於是士民相與授簡於里病叟而記其成焉娥之烈前人之述備矣無復諄諄贊一辭姑詳廢興以紀時述幽靈以感物而已病叟者卧條山久幽不死而名不稱焉者也叟既成文又作迎享送神三章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其詞曰日吉兮辰良芳菲兮滿堂蕙葳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蠶連蠶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駕飛龍兮于征遭吾道兮鄉之長城波滔滔兮淚盈盈望汾潭兮盤石機仙灘兮揚靈揚靈兮未極隱思君兮太息朝馳驚兮江之淨夕拜節兮

縣西之側待娥不來兮使我心惻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唐世衰有父溺死兮誰
者憐之呼天與地兮涕漣漣至險不測濤與風至幽
不仁魚與龍至孝不昧感即通豈人之靈兮不若龍
之雄惟天地之無窮兮哀吾身之弱齡往者吾不及
兮來者吾不獲觀其敗與贏愚公老矣山為平精衛
貌然海為傾抗吾戈兮縛爾纓猛志毅兮妖氛澄昊
天克鞏兮靡人弗勝誦娥之烈兮搖我心旌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大田多稼兮屯膏是憂雄虹朝
濟兮雌霓夕虬觸石兮通氣雷車兮電幟兩甚至兮

碧梧玩芳集十八

三

神哉沛農有成功兮懷鷄黍之招邀士未失職兮冀
鵬鯢之扶搖錫之農歲兮俾爾餘饒報以修程兮匪
我宣駟揚旂兮拊鼓饒威游兮遠消欲少留此靈瑣
兮日忽忽其將暮祝娥之來下兮慰我士民于終古

老學道院記

玩芳病叟結小樓於林居之後棲書其上而挾冊其
下以老學道院名之夫學幼者之事也禮經云人生
十年曰幼學等而上之至七十曰老而傳未聞當老
傳之年而區區乎幼學之事也且幼者壯壯而學則
人勝以天工壯者老老而學則力疲而氣衰白首紛

如鳥用是估畢者為哉吁願第弗深考耳天下之生

久矣老于闕世有興亡老于學道無古今昔者商周
之際老學在箕子父師之尊圖書是典若敷言若爨
訓箕子胸中一洪範也然而欲哭欲泣盈其懷麥漸
黍油觸其目不得已推其學爾汝時君而告之曰如
此而昌如彼而亡其所感深矣戰國之際老學在荷
卿自夫子沒而微言絕孟軻死而正學不傳六王敗
姬四海為贏厥或修列大夫之闕卿最為老師逃護
發死且訓其徒曰昊天不復憂無疆也干歲必友理
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其所期者厚矣秦漢之

碧梧玩芳集十八

四

際老學在伏生濟南高隱何必商山之冥鴻九十傳
經何必魯堂深贄先儒謂濟秦之險以通于漢者叟
之力也漢魏之際則鄭康成管幼安其人也炎運灰
矣富塗峙矣玄之年七十公車召而不就使者逼而
不進閒居以養性覃思以終業疾篤戒其子以羣書
腐敗恨未能於禮堂寫定以傳其人焉靈之年八十
四居遼海非經不談歸田廬有命不應白帽布裙舞
雩而風少非漢人老非魏人尚矣哉晉宋之際唐五
代之際則徐野民司空表聖其人也劉之興一老之
涕滿頤李之亡六臣之頽不泚集於枯與集苑者異

也然而人自視謝宜明而我不受其詆訶人自書徐
于木紙尾我無與其軒輊八齡所讀者遺經三十卷
所成者舊史而已儒失其柄武玩其威中條之居滌
頌濟勝禎溪之人知非耐辱亭曰擬倫志所著也亭
曰修史勉所職也年六十七自傳休休以與靖節醉
吟第其品級于千載之下不亦卓乎此七八君子者
代則易年則耆學則二千數百年一日也蓋陸放翁
嘗以老學名菴矣吾嘗欲纂古今儒黨之旌期稱道
不亂者起三代而下至我朝諸公爲老學傳疾病未
能也姑書七八君子之云爲誌于石少須與無死以

碧梧玩芳集十八

五

贊頌其萬一且效通德公取吾腐敗羣書禮堂所欲
寫定者雖不足傳其人猶足託吾子孫於千歲云著
雍困敦之歲無射之月晦日余年六十有七表聖著
傳之年也

遺老軒記

蘇黃門輔政於元祐謫官於紹聖歸居於崇寧諸子
爲之築廬頴濱其自言也吾頴濱老也嘗自諫官不
五年與聞國政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今退居杜門
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
行止未嘗不如意平生之樂莫過今日蘇公之所謂

遺老者如此晉秘書少監徐廣東莞人也劉氏易代
之際廣悲感流涕或責之曰徐公得無少過廣曰君
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徐
公之所謂遺老者如此然則一遺老也樂莫樂乎頴
濱悲莫悲乎東莞何也要亦各適其適而已從容乎
老檜修竹之間嘯傲乎鳳臺平湖之上遊事已謝客
養性不看書蘇公之所爲也守丹徒之墳墓懷京口
之桑梓八齡手不釋卷一歲徧讀五經徐公之所爲
也有士於此壯誤恩華晚逢傾覆其始也類蘇公之
不如意而無其晚歲之樂其終也類徐公之不可同

碧梧玩芳集十八

六

而有暮年之悲於是家有林亭篋存竹素亦妄以遺
老自鳴於二公宜何擇焉曰吾進難企乎頴濱是有
傾而未顛之初也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蘇公之
時以之退已墮乎東莞是固淪胥以亡之後也立曰
海水羣飛蔽乎天航徐公之時以之爲蘇公不可舍
徐公安歸抑二公皆八十餘老則造物之所賦厚矣
士當踰六垂七之年久生何益飾巾待終而已不然
則古之人有上相誇榮中臺耀寵時開一卷時飲一
杯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自名其集曰長樂老矣然
而斥以寡廉登之雜傳國則興亡相繼身則富貴自

如歐陽公司馬公恥之士亦恥之是爲記

墓誌銘

舒城汪主簿墓誌銘

新進士廷射舊未有淳熙初至尊壽皇聖帝嘗諭大臣今欲文臣能射御武臣能詩書越明年上御射殿按進士射合格者推恩有差餘皆賜束帛恭惟聖明寵綏俊選砥礪材武於萬斯年按爲典故今國家取士自禮部奏名以至親策按射具如故事里人汪君繇鄉舉恩詔許入對君少年固以詞章拔鄉解其平居自業則不直齷齪弄文墨爲舉子業蓋兵書最明

碧梧玩芳集十八

七

習弧矢尤號精有司第君射爲合格銓細入蓬芒一言不相應輒不得調君守選久之得主廬州舒城簿以歸廬被邊州也舒城屬邑也主簿文吏也君周旋其間亦安能暴耀所長以罄其孫吳之書英衛之技也而病輒以不起聞嗚呼彼猿臂將軍之不侯非命也歟君諱某饒之樂平人幼持身修謹爲才子弟好學夾持以賢師友丙子秋試君弱冠業已高在得中春官不奏第退而益修其業負夫蘊年君倡發私廩是故里無饑民鄉夫閔役君要求義籍是故官無缺事親年高君以舉人父母恩封榮其親兄之子孤君

以猶子之義撫其孤蓋君之居官行事不可見其孝於親友於兄施於鄉閭者已卓卓如此矣初君既連蹇不得志於奉常則慷慨拜書闕下萬言以正君心凝天命諱邊防節財用稱提楮幣訓練軍佐之說自獻於天子奉入登聞鼓院以紙示儆舍守翁若將留君以待上命者已而報聞君因得游諸公間若給事尙書鄭公發祭酒禮侍葉公夢鼎左司戶侍曾公頴茂皆欲令出門下受爵拜官諸公與推挽焉余交君舊君子子某從余游滋久滔滔孟夏君孤蹇征淮訪余語離余方杜門避器有言不得聞古人有四路相

碧梧玩芳集十八

八

贈之義而未能出一語某來告曰先人蓋棺事定矣出處一時死生萬古先生無惜以前日有味之言爲今不朽之地乎余愴然不能辭曾祖某祖某考某生乙卯歿丁巳空于雙牌方氏男女幾人嗚呼淮氛甚惡野無居人有寇至邊邊軍夜驚其有能發一矢庶幾於景德推亮之事乎倘此事出於儒者豈不足以垂武夫之顏而奪之氣又庶幾對揚祖宗寵綏俊選砥礪材武之萬一乎憶君未行時西淮部使者以書促其至余亦嘗爲廬帥呂侯言君材美君抱藝死山林余固不得不爲君悼也已銘曰君無往兮淮之陽

舉長矢兮射天狼邊風冽兮隴野茫釋墀墀兮老
故鄉君永歸兮雙牌之墓山龍從以蔽日兮雲霏霏
其承宇春蘭兮秋菊長無恨兮終古

總領秘撰費君墓誌銘

余讀詩至匪風之末章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未嘗
不泣然流涕也蓋東周而西懷者岐豐之士大夫文
武成康之遺也國家玉斧畫河雘焉殿西異時拓天
扶日蓋出西豪故江百年岷峨懷愴扶攜保旅而南
者可以僑置東益州矣矧復與荆吳泯泯一息悲夫
公費氏漢丞相後諱伯恭字希呂世爲成都人莊公

碧梧玩芳集十八

九

之孫也本儒家子遷房爲貴公孫所後貴軒公以儒
術爲西州大帥蜀難攜家南下以編簡從紉袴以俊
選侶造秀丙午拔漕薦不第俯就京秩初筮爲西餉
官屬再調浙西帥司酒官轉東餉幹官辟主管文字
自國家多事戍己雲屯庚癸日呼餉椽無他鞭募而
已公檢防錢粟補苴滂漏以贊其長由是無師不宿
飽之虞而有軍無乏興之喜頃入宰浦城浦城閩壯
邑也邑政宜民咸安之公嘗爲余言邑民甚醉吾
政多暇嘗曉步閱塵俗以驗吾政否臧則父老輒持
茗椀爲長官壽熙熙然父子如也吳雨巖號爲當世

吏師聞風納交復欲以餉所辟會公除京帑外補貳
辟三山三山帥府貴富森立有名卿嘗以事抵公府
公當官而行無所阿狗卿爲愧謝曰不如是何以爲
南府判會計錄之作俾來者稽以爲驗於郡計有功
焉當堅邊設候之時擅治法征謀之選沿江制副治
九江公參其軍事府罷輒奉朝命兼攝諸司列校風
從三軍鳧藻公所詞娛多矣由是守斬攝黃守舒以
至司江庾護淮漕領西餉皆雄司也朝廷不至用違
其才公則所至官修其方材可爲時不可爲矣公泣
官雄劇受任艱危排山倒海而扁舟獨航破柱傾梁

碧梧玩芳集十八

十一

而孤木橫支難乎不難乎其間關而英蕩是移則遞
尾之厲不敢辭也其縶縶而羈縶以從則滅頂之內
不遑避也要亦臣子一至之分而已鼎遷物故公由
閩而鄞而杭疇昔西山南浦之間爾宅爾田不堪回
首矣嗚呼明夷傷也傷於外者反於家公旣達大易
之序矣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汝信處吾敢忘詩人
之意乎挽公來鄰種樹東皋結茆西塾松風萬壑意
及而文衰夕陽西流破涕而爲笑余與公同之忘其
吳蜀之隔也居無何暴客訐旅瑣之巢伏戎抄豐蔀
之屋兩家資用蕩析余守先人墳墓不能去家人女

婦輩借公依邑廬以居公與人有情於物無着時僚
邑士皆樂從之游乙酉冬余悼亡公來弔甚哀留止
信宿乃謂余曰吾丘墓遐思則枕簟餘潛在蜀者遠
不能尋在洪者老不能往因放聲長號余亦不知涕
泗之橫集也詎料闕歲餘而公已無意於斯世耶夫
人楊氏平舟公女也一子世文婦馬氏余中女也孫
山孫公歿之日丁亥五月也葬以其年十一月得吉
卜於余里之宜斯園自世變以來蜀客皆莫知其往
獨前溫陵譚侯應斗與公里人相好而居相近也譚
侯之狀公行也事有源流餘無枝葉足以傳矣世文

碧梧玩芳集十八

十一

礪石速銘昔余在中書公驅馳外服稔其才猷因與
來往余避賢病歸舊雨無蹤而偃月有萌公乃拳拳
以其子請昏焉余惟恐累公公顧欲親我也生于我
親乎歿於我乎銘余後公死尙何辭嘗聞蜀叟言莊
簡公當韓氏專國時其獨立也不可不得而戚疎其勇
退也不可不得而繫維公在邊效命之秋正在廷擅事
之日其心平識遠有莊簡之遺風銘曰岷峨之西中
大江真人玉斧畫我疆異才間出駭四方紫巖拔起
賓太陽虞趙諸公蔚相望朝辭劍閣暮巖廊公之先
祖簡且莊雙調大化參翺翔百年人物盡珪璋故家

喬木扶明堂蜀雨其濛四表荒吳天來下萬里航司
土子人靖我邦飛芻輓粟峙乃糧悠悠蒼天一星黃
大廈如傾誰棟梁黍離麥秀神內傷蘭摧桂折人云
亡公不少留我涕滂鑽石埋辭永公藏

碧梧玩芳集十八

十二

碧梧玩芳集卷十八

宋 馬廷鸞 撰

墓志銘

大監李君墓志銘

子應姓李氏諱雷應鄱浮邑人忠靖長子也公經學流聲如川汙汙文字行世如日杲杲君含英咀華舒翹擢榦經之傳人也孔明盛心嘗受任於艱危士行晚歲不婆娑於綿篤君內典機籌終躬辦護家之鉅子也榻前論奏本孤突教子之忠邊頭耕桑有慶州似父之政王之蓋臣邦之良翰也由太學上舍生登

碧栢玩芳集十九

一 豫章叢書

進士第由郡文學贊征西幕府內歷館寺郎監外累擢刺史二千石往往皆光紹先人一旦韜輝沈蕃與時徂謝惜哉子弟力學而幼悟夙成博聞強記有耆儒宿士所不能知者儒科入仕而絕塞窮邊兵屯師律有老校退卒所不能言者余嘗舉君以不如而又戢君良箴者也延和之對知其不肯以售脂韋涅中之糴知其不忍以伴繭絲晉陽之壘知其不肯以隳保障也其末也人皆閉戶君且纓冠良欲藉通材以靖本邦而已易曰遯亨遯而亨也小利貞浸而長也古人區區未極之間圖其暫安而為所屑為蓋易之

教也尚何言哉問其年不登中壽問其秩不踰列大

夫自名司顯位既不獲展其未用之蘊而荒原斷澗又不獲老其不遇之年亦獨何哉人倫生死大幻也世事新陳大夢也中外歷職大彩選也官曹決事大雜戲也作是觀者名為大觀君質邁氣靈必有超然於此者矣君之弟若子孝敬人也能譜君年日月可考君之友直諒人也能狀君行事實不誣其爵里之詳其世祚之遠其宅兆之安彼譜若狀且矣銘無以為也余之仲子寶為君壻一日歸白其父曰外舅病中說大人常在口意將屬大人銘大人勿辭也憶昨

碧栢玩芳集十九

二

余讀書徐巖山中與東澗湯公考評南渡初中原故老之遺文觀其叙婚姻述鄉隣愴荒陸沈死生契濶淒然在目未嘗不讀而悲之至雲龕李公酌其親家馬大夫之文曰喪亂而來同郡幾人若已脫之鬚髭與將曉之天星當時東澗為之諷誦不已余年未三十巨信此境奈何三紀之餘悲又甚也余與君姓偶同前人君又少余七歲適不能以此文酌我反援此銘君又可悲之甚也銘曰君材博修石渠之書可納乎君志澄清湘水之槎可乘乎渝城之邊柝可停武昌之江壘可傾乎蚤營四方兮惟我獨賢晚專一壑

今嗟我未老君之所存者要未嘗亡也孰謂亡者之不如生乎茫茫九原誰能起之起而莫起斯石紀之

通判李君墓志銘

君景定三年第七人進士教授池州幹辦福建轉運司主管架閣文字三省樞密院司社大常貳潭州贊湖南大幕府府罷君歸享年六十七歿於私宮其孤潛以前進士詹君載采之狀謁余請銘嗚呼居鄉吾知其行誼也在朝吾諗其材名也非所謂賢而宜書歿而宜傳者耶勉而爲銘則吾能而吾區區欲忘言者何也蛟沈九淵而惟鯢隨之爲制也風翔千仞而

碧梧玩芳集十九

三

與鴻鶴以皆逝也彼貞元朝士之感何足道哉初君客授池泮實次補余處士之來自舊泮者能言君學政皆可稱閩人朱濬深源者文公之曾孫而余舊門生也深源入爲都司官格當舉其屬余以君託焉輒置置道君幕辦強毅可喜事慨然剡上之掌故官遷留滯余爲堂中言第五人當入詞掖渠才劣且姑參稷嗣君事以階清華可乎然余已謝病不能解朝政言歸無力足相料理而君亦以貳郡長沙出矣長沙帥府公貴臣君從容其間不波以同不崖以異未常屈於彼亦未嘗不得伸於此倘居承平時崔羣李傅

之爲湖南賓客不足稱也士之得志於科目者徒以馳逐資富貴鮮腆相矜伐君則惟見其深中隱厚而已晚歲投林棲山與傭保雜作苟卿所謂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者斯近之矣善事母母夫人程氏東坡爲賦思成堂詩者其上世也讀兒啼到白鬚之語君無愧焉君病且革招吾從甥王味道告之以謁吾銘而後瞑唐人於昌黎公有張目而言走奴而請者余何足以當夫將死深悲之言無乃不以其文以其情乎君之自名曰果聖門未嘗輕以果許人也故曰於從政乎何有然則前之川涿

碧梧玩芳集十九

四

雲飛君其果於行者乎又曰末之難矣然則後之霧塞颯回君其果於止者乎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以此銘姓李氏諱睦字友賢饒樂平人世系在詹君狀中銘曰若有人兮升孔堂登政事之科兮曾參畏而不敢當君壯歲兮幕中之辨毅且強若有人兮過孔門懷高隱之風兮沮溺之與倫君暮年兮繇上之耕樂以欣一言以蔽之曰果今萬世將無復改許茲君之自名兮吾以銘

趙母夫人范氏墓志銘

玩芳病叟讀玄至磧之次日赤子扶扶元正有終測

曰赤子扶扶父母瞻也揚雄氏之草玄也既以是明
子之能事其親范望氏之釋玄也復以是明親之能
訓其子人倫天理盡於是矣趙母范夫人豈望之苗
裔耶何其訓子之能及此也夫人之子曰嗣德由宗
學生擢進士第棄官養母存順歿寧國人稱之有子
如此嗟乎乃夫人之教也夫人胄出高平有清門之
架範有文士之才華以嬪於宣城戶掾趙公掾登賢
材及識晦翁艾軒誠齋諸大老久軒蔡文節公其僚
舊也掾蚤終夫人執誼靡忒鞠其孤大其家仁其宗
族里黨百年松楸白我封培曰祖考之阡也晚歲芝
蘭自我扶植曰君舅之託也佐婚者奩襦焉佐殯者
棺衾焉曰吾之宗也有饑者廩以哺有溺者梁以濟
曰吾之里也逋租者懷仁折券者市義曰吾之奴僕
也至若夫亡囓指以盟親病創股以藥孤芳大節冰
雪同明皆可紀述酒甚智聖之聯切於理春花秋草
之賦工於詞雅思淵材宮商自韻皆可吟諷惟是鵝
峯之詞事有切於護車東湖之句意有悲於倚楹此
曾南豐所謂大人之事而願令天下女子爲之盛烈
也城之規也蕃之閉也昔之人不忍一日離其親以
求榮也嗣德之游三雍也其歌於途誌於驛也則一

碧梧玩芳集十九

五

出言不敢一日忘其親矣一旦投簪斂衽袖手版徑
去此王黃州所謂年少辭榮自古稀朝衣不著著班
衣者奇事也南豐之序爲古烈女也黃州之賦爲國
名士也若夫人母子之所爲吾於是有感矣在昔熙
明盛時道化行大綱正詩書之教淡於關門節行之
修儀於屬籍歐陽公嘗序希孟謝氏之詩矣朱文公
嘗述彥遠趙公之行矣希孟婦人之能言者也歐陽
公序之而獨比於荷莊姜許穆夫人傷已閔亡之賦
者彼何如時也彥遠宗室之能孝者也朱文公述之
上遡夫漢恭憲王至德高行之遺者又何如時也若
夫人母子之所爲吾於是有感矣今以曾南豐王黃
州歐公朱公之言而髣髴其人於玉石俱焚松柏不
改之日者民之性也先王之澤也若夫人母子之所
爲吾於是重有感矣孝子之事親也之生而養之戀
慕焉而不敢離也斯謂扶之死而葬之銘著焉而不
敢軼也斯謂終蓋取諸玄焉夫陽微物殞時也母慈
子孝者天也哀哉蓼莪其不能以養自終者時焉者
或累其天也潔爾白華其不遂與雅俱廢者天焉者
不泯於時也嗚呼凡生若歿之時子若孫之世語在
卅中銘曰在玄之嶺於易爲屯海水羣飛烈烈者楚

碧梧玩芳集十九

六

風樹不停皇皇者親其可變者世氛而不變者哀倫
循咳蘭兮秋草之萎植墓楨兮春木之屯謂余不信
視此文

三十六代天師母倪氏墓志銘

晉真人許謄之母登真度世而真誥紀焉唐哀子李
訓之母鑄像刻詞而碧落碑稱焉道家本以經功道
恩拔親超祖度上南宮爲事無所斲於文字之傳且
其學幻言龐非書生之所得聞也然歐陽公程伯子
或讀焉或錄焉得非五經之外自有書六合之表自
有人而孝子順孫發於天典民彝者又自有所寄耶

碧梧玩芳集十九

七

三十六代嗣教天師張君宗演之母倪氏歿於其宮
謁銘於余介其先人觀妙先生所得於先正江文忠
公之志若曰觀妙異時駕風鞭霆回淵却海受知穆
陵玉珪象簡瑤扇宸章照曜林谷其所親浙漕進士
王君之狀則曰倪氏齊家有序主饋育則相夫有佐
佑功行之勞教子有勤飭嚴整之規婦道母儀兩無
所愧是觀妙之室也余讀文忠賓天抱弓之銘乾端
坤倪云徂何往將沖紙瀟墨固已陷膺腐皆矣是天
典民彝也尙忍續之銘乎然懷雨露之恩奉金石
之舊章而託之山哀浦思之人亦天典民彝也又尙

忍辭之銘乎張氏養素名山董道垂教自大中祥符
以來輒車羽綸促之霞子雲孫嘉號錄之石粃芝田
上腴續之瑤殿蠹蠹銀宮旗旛握帝之符佩神之訣
獄祇受職星伯揚靈去之千萬世思禹而河洛皆禹
逃堯而雲天皆堯傳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共忘諸
乎且獨不究其祖之所逮聞乎圮上一編佐與炎劉
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者四百年其間當塗受任者奮
身持危與國俱敵而家人女子率爲飛仙固難爲淺
見寡聞者道也瓊英之兄乘烟之父彼皆何人載在
史冊漢德可謂允懷矣張氏之教源流於漢旣彷彿

碧梧玩芳集十九

八

宣城赤松之遺風則生居靈宅歿言僊姑者蓋無感
於此乎久矣余之不託於文也昔之人固有制形鍊
魄遺俗獨存以究觀無窮杳來之世變則賦湘靈記
麻姑者豈獨女婦之云乎嗚呼銘曰嗟時俗之迫阨
兮願輕舉而遠遊窺前靈於往代兮尋羽人於丹邱
身扶日而弗支兮家躡雲而上浮美瓊英之遺則兮
羨乘烟之良儔惟彼元君卓爲靈匹含冲葆真金堂
玉室往訛其人呼之或出

咸寧郡段太夫人墓志

嗚呼有宋馬某母咸寧郡太夫人段氏之墓夫人饒

州樂平人曾祖諱克明父諱誠中皆潛德弗仕夫人
生二十有五年歸同邑馬氏馬氏書生家夫人不逮
事君舅事君姑如事母旨甘竭力與小姑之未適人
者共處雍睦若同產無畦畛焉里之人咨嗟其慈孝
最隆也歸十有二年而寡居執誼訓子又十有九年
伯仲季相繼拔薦書仲子冠禮闈夫人從其子登朝
執經承華侍言邇英爲兩朝詞臣擢拜宥府夫人被
命書享祿賜徜徉里第而終得年七十有四景定元
年封太孺人三年封太令人咸淳元年封太夫人其
年八月己巳薨於正寢子男三人長巖甫丙午鄉薦

碧梧玩芳集十九

九

甲子奏授迪功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次某端明殿學
士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季駿孺戊午鄉薦辛酉
國子監進士女一人適修職郎慶元府府學教授張
洪孫男九人孫女七人明年十一月丙申葬長城鄉
金鷄塘夫人性寬慈深靜早有共姜之節孟母之賢
家貧而養守林廬躬桑苧奉蒸嘗而尤策厲其子於
學歲時延師晨夕課讀折裳幘以綉衿佩燃續火以
續書樂人所不堪者夫人無戚容變志暮年以子貴
則又慕公父文伯之母之遺風勤約自持衣不朋鮮
華食不嗜珍異在顯融不以爲泰其於緩接賓親輯

柔內外恩誼有加焉所以履其家之窮通若此子爲
教官御堂召則戒以安分無躁進爲館職輪當面對
御史近劾去則戒以無戚戚菽水吾安之爲兩制欲
投簪奉母去則戒以從臣異庶官無輕爲去就所以
命其子之進退若此先是其子久於朝夫人年老思
土不敢留巧外便養輒不得請前一年歸里暨贊事
樞府將再奉魚軒就養西府夫人忽一日命子婦曝
箱笥細碎曰吾某衣若干某帛若干某裘某裳可著
藏中吾無以溷後人爲也隨月而病病且革其鄉人
謁史而占謁巫而禱者爭奔走焉夫人自處則類若

碧梧玩芳集十九

十

有前知者所以適其身之死生若此夫窮通也進退
也死生也烈丈夫未能處而夫人能之是有不可書
者乎葬之日有以瀧岡自表之事諭某者某拜且泣
曰某起孤童叨顯仕先夫人之教也十年間再登朝
列母子未嘗跬步離板輿之歸未一歲也屬方以烏
烏私情歸命君父宸衷惻然爲賜急告星馳宵行入
門而呼不聞上堂而哭弗知烏用罪逆子爲先人積
三世詩書劬躬燾後不肖孤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聖
朝褒大先德制書焜煌然而冢上柏大矣載烈象容
飭稚昧於長久者尙缺如也瀧岡葬親有年所矣始

克表於其阡不肖孤視先儒何能爲役倘免喪不死
尙願戰兢臨履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庶幾求
如昔人所謂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然後叙次潛懿
訃當世先生君子而乞銘焉嗚呼石窮之榮一何短
寒泉之感一何長乎誠前知有此肯以一瞬之華寵
易千古之悲慙乎蚤衰多難道遠年徂創鉅痛深撫
膺裂背幾何其不從先親而死也尙忍言之旣以勉
其弟若兄乃屬夫人之婿張洪書其梗概納之墳中
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魯園夫人墓銘

碧梧玩芳集十九

十一

夫人張氏諱某徽州婺源人曾祖盛美將仕郎祖昌
辰將仕郎父遂承節郎監慶元府都作院母潘氏年
二十有三歸於前進士鄱陽馬某登受封爵郡新安
文安安定吉慶魯園生於戊子正月歿於乙酉十月
將葬其夫念其子之悲將叙而銘之昔平園周公晚
而自銘其閨人曰幽陰坤從他人莫宣况余衰老豈
復能吹寒箏之音以寄絕絃之感乎嗚呼夫人起閨
家嶺儒族性剛勁而實儉慈常以佛課自律當承平
時營菽水奉余慈親抽簪珥嫁余孤妹兒詩書女柔
麻勤麤警細履盈深冲魚軒象服不爲榮晚逢世變

西移東趨奇安托危規深慮密荒原野藪不爲憂悲
婦人常德耳余以弱才腐力逢危履職乞身於燎原
之先滅迹於稽天之後雖視息人間固無以見先人
於地下矣雖然吾進之時惟恐吾之不得退而援之
止者誰乎吾退之日惟恐吾之復進而尼之行者誰
乎始余以文學掾登朝列入館輪當面對隔班劾去
倉皇奉太夫人出關夫人整比行李獨抱余奏篇以
出大璫遣皇城邏者覘索之不得乃免國家以余東
宮舊臣引以自近忠爲妬障事與志違憂危驚心酸
辛嘔血與疾出次六和塔室無姬侍夫人獨處秀江

碧梧玩芳集十九

十二

亭上親爲余作粥和藥待命六十日不得命再入有
旨令家人還第夫人固留江干余內引自乞暫寓太
府寺明禮扈從恭謝馬上骨立都人咸憐之國家哀
而許之去或遺余所親諭意夫人宜爲恩澤子孫計
出國門一步不幸卽爲旅殯人矣夫人慷慨流涕謂
所親今所祈者惟一去耳朝廷苛留病夫擔閣國事
卽死且不償責何恩澤之云明日遂有書殿與祠之
命余固幸於解聰珩而掛衣冠夫人則甚甘於釋笄
珈而躬井臼也不自意旣歸踰年復以越帥起家江
東祥刑使者受朝命迫余就道休余行者滔滔邀余

止者寥寥余之出處實爲狼狽夫人獨命小史質諸神得陰壯陽釋之繇命諸子延使者入卧内視余疾使者不得已以疾聞再與祠蓋自是亟上懸車之請余固凜凜待後命夫人怡然其適意異時從臣奏子授京官癸亥端復當奏則勸以勉恩兄子鎖廳進士中選試南宮甲戌端臨當試則戒其子留家嘗藥不得行是豈薄夫榮而羞子貴者耶進退之際繫念深矣嗚呼祝柱之規弗謀徒使倚楹之憂滋深也朝坐燕與者無救於世之傾危徒使官居閒處者日虞其身之顛沛也揭之墓門將日引月長君之志不可磨

碧梧玩芳集十九

十三

而草沒苔荒吾之責胡可諉也吾不敢使他人讀之吾子孫讀之知其非直晉潘之悼亡而永愧於楚萊之棲遯也尙何言哉生於戊子正月歿於乙酉十月二十八日葬以丙戌十二月壬寅其地在德興縣銀山鄉之古蓮塘六男子端復端臨端履端蒙端頤端益五女長前卒幼未行修職郎朱渙文從事邵費世文太學生彭開其婿也孫女四人誌其墓曰故魯國夫人張氏銘曰古之辭公卿而樂耕釣者其獨往之風與其偕隱之人高矣遠矣不可及矣荷若冲淵從夫君兮邈公程蒨朝兮憂則違之裘褐歸兮樂而安

焉進何必參東廂之語兮退何必賦北門之篇山有木兮浦有蓮與夫同藏兮伊歸獨賢誰銘新阡兮我稽平園謂余不信兮皎日在天

碧梧玩芳集十九

十四

碧梧玩芳集卷十九終

碧梧玩芳集卷二十

雜著

宋 馬廷鸞 撰

祭胡平心先生文

惟公經為人師選登館殿才周世用睨視公卿屬以
 顯蒙獲親鴻碩嘗臨父訓欽感公知鄉老貢英超蒙
 送拔春官擢士過擬飛鳴雖銜鑑之無私亦甄陶之
 有自靈蔭不入官一麾乃出守竟何補於始平世雖
 嫡孫行名在惡子中徒遠瞻於六一今者考終八袞
 邁返九京白髮門生寢車長卧青衿學子絮酒代忱
 地老天荒蘭沈蕙死窮通榮悴之感離合存歿之悲
 皆成空虛何足傷歎唐人之誄今日亦云

碧梧玩芳集二十

一 豫章叢書

祭咸寧郡太夫人文

嗚呼諸孤失母亦既踰年母棺在堂如聞其聲母像
 在几如見其容孰知日月有期體魄則降母之聲容
 將去此而何之乎年開八袞而半世棲居祿集暮齡
 而一生淡泊貌是諸孤其何以報吾母乎疇昔京師
 戲綵成圖母謂諸孫吾不復此樂矣異時見我其微
 諸畫工孰知此語之竟為不祥乎浙江潮平理棹將
 發呼母而別淚涕長潛孰知此生之不可再見乎金

鷺之阡相其陰陽慈母之德孝娥相望山聯丑艮面
 直未坤以妥尊靈以庇來雲穆卜良辰輻車既啟血
 淚徹泉終天而止嗚呼痛哉

祭叔父南塘運幹文

嗚呼盤山巍巍詩書之門公為之孫潛溪堂堂英傑
 之士公為之子弱齡幾何呱呱以泣公自植立素業
 幾何僅僅以終公自營葺而紀其家而兀其身秋菊
 寒泉蓮豆薦馨風朝月夕壺觴話情有人事之綢繆
 無世故之拂嬰於細務以必謹而大體之尤明某蚤
 罹羈孤公恩甚勤晚冒顯融公懷甚欣宮保七孫幸

碧梧玩芳集二十

二

公獨存公今長往典刑併空嗚呼九品之官甚微百
 年之身已耄偉景定之衰綸錫淳熙之遺老曰通今
 博古而科目見遺日隱居求志而行義可取帝制坦
 然公則何憾父黨盡矣我獨長潛

祭先姑孺人文

嗚呼自我先和公以修身謹行訓其子孫不惟諸父
 克守先訓言忠信行篤敬隱德於邱園而未嘗過求
 忍貧如鐵石而未嘗苟得雖諸姑之適人與其所以
 持家者亦皆勤儉致贏絲泉自潤而已若先姑尤為
 嚴毅剛烈有黔婁之妻公父文伯之母之節焉以故

享高年集晚福大耋考終無一可憾萬石君孝謹之風兩家之弟果能服膺而勿失否乎可不懼哉日月有時將葬矣下尚姪自哭先皇帝以來疾病幽憂死亡無日方仍大滌之祠遙灑灑瀟陵之血欲一送姑之喪而莫之能前也嗚呼哀哉

祭先兄提幹文

嗚呼吾兄而止是耶五十年兄弟之親依十五年伯仲之出處而止是耶兄今亡矣其存者豈不可得而言耶吾嘗評兄山林而懷天下之事獻敵而深當世之憂箴飄梓茹而有愛人及物之志使其官高則首

碧梧玩芳集二十

三

公盡瘁不為勞使其家肥則解衣推食不為吝使其遭時致身則捐軀蹈患不為難而位不足以滿其德勢不足以行其志年不足以盡其材而止是耶吾父幼孤二父遷謝時兄纔九齡率諸弟以學雞初鳴琅琅誦書史白首不衰家故窮空以開門授徒為業昧爽危坐閱文卷商題評寒暑不輟暮年課子亦如之意者劬書醉經足以累兄壽乎兄為布衣嘗竊有杜陵吾廬獨談之懷又有昌黎平生悲詫之興晚歲值其不才弟為盲宰相金書抵京師輒一喜而一懼喜也以平安之來懼也以責善之故家事不言言國事

身事不言言他人事朝廷罷行而議論不齊曰汝弗知歟州縣官才不才而升沈或異曰汝弗詳歟冗僚卑官材請困滯曰汝司人物而弗能稍稍振拔之歟弟既還山兄之此言不復聞此書不復出而此志亦不復伸矣意者憤世疾邪足以累兄壽乎兄有場屋之夙負而本無進取之心有科第之壯圖而本無官職之念草袍槐簡義檄迫之月杯燈茗儉幕招之登極推恩普天轉秩兄無所陳初官小刻章交公車兄無所願再調月餘京剡再至兄無所求他日馳書其弟曰吾姑以課子平糶為事是亦為政矣今年弟得

碧梧玩芳集二十

四

危疾抱兄而泣曰脫不濟門戶衰矣萬石廢安石得無任進志乎兄聞而悲之乃肯就泉幕不三月而疾不起意者任職居官又大累兄之壽乎弟以大暑大寒之月投牀卧疴兄呻不寧六月來京喪其長女纔兩日兄不顧而來十一月來京攜眷官下又纔兩日兄又不顧而來暴衣露冠風羈雨縲惟恐一日其弟之旅死也而豈料其身之不免乎蒼蒼者無信乎茫茫者無神乎病者痊而壯者歿乎垂亡者僅存而無病者長往乎庸庸者達官而皎皎者下僚乎嗚呼痛哉兄於為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然而直心無他

腸中產無贏餘亦憂憂乎其難矣鄉閭紛爭兄調護之士夫請託兄異謝之僕厮傲慢兄箝制之儒生窶貧兄梯級之餓羸待哺兄平頌之宜其身歿之後聞者垂涕哭者失聲何以得此於人乎人誰不死摺紳死權死於官負販死財死於塗介冑死勇死於敵兄平生孝養一日還任必欲扶憊祭母墓而後行醫師勉以疾不宜拜必拜而伏枕不能興竟啟手足於凱風寒泉之廬良得死所矣然則兄魂何之乎將蕩爲太空與化俱逝乎抑從先夫人若平生歡乎兄則無憾弟將疇依弟年踰五十官歷二府何所求於世亦

碧梧玩芳集二十

五

不敢復爲世用矣一身失左臂而欲爲人不可歎今而後惟偕季弟奉孀嫂撫孤雛若哺若寄者以至成人然後他日有以見兄於地下耳子由東府之詩盤洲鐫脚之賦可復思乎一哭而涕零再哭而魂驚三哭而聲咽四哭而腸絕嗚呼痛哉尙饗

祖祭先兄提幹文

嗚呼阿兄亡矣憶五十年間始而褰衣遶棗推梨中而搏空後雁前鴻終而號旻摘蒂枯荆曾聚散之幾時而悲歡之百緒也日邁月征音容隔矣山長谷穹草木澤矣殯於位祖於庭食裏其餘俎歸於館兄弟

而賓客之矣中年別兄臨別輒悲孰知此別沒世爲期晝思冥茫夜夢見之瓊瑰盈懷枕簟潛頤嗚呼此年此時浙江之濱輕舟迎我呼我中流今年此時豐塘之阡靈車送兄葬已高邱孰寒暑之瞬瞬而俯仰之千秋戢恨欲泣勒文藏幽何生平之卒卒而修夜之悠悠朔吹爲我悲凍雪爲我愁明發遂行單杯永訣遊者魂歸存者肝裂嗚呼哀哉

祭亡弟總幹文

嗚呼紹定之元先人卽世兄纔九齡弟甫四歲我生七年亦未毀齒母抱羣雛家徒四壁晝菽而教授

碧梧玩芳集二十

六

而食食我猶艱教我誰卽維方氏姑欲抱汝去曰勁齋翁實能訓汝取諸其懷涕零而與獨余從兄詩書相和帶經而鉏飯牛而歌每嗟子季講習若何更六寒暑微一音郵母懷弗康命我往求川谷之長林澗之幽行卽其家忽遇諸塗魯壘齊屨樵牧與俱翁毫而荒子娛以嬉我心不快告母還諸又閱三霜始勇一行泥塗濺濺雨雪彭彭遂挾子歸俾學我傍束書授徒負篋從兄簡編之樂絃誦之聲或雞三號或夜參半忘食已哺燃薪欲旦我擢儒科棄此兎園子自矜奮魚躍於淵我官江圻去此東岡子自婚媾鳳求

其夙戊午初薦我留家巷姦回白丁以癡物相合者
冥升背者遠放其人虎視其黨雖于嘖有煩言懾處
愁居子於此時而奉鄉書辛酉再薦我列朝紳便嬖
曰材以吠犬信請誅履齋欲謀其身我對延和細爲
上陳本朝家法不殺大臣無滑此手以傷吾仁一言
蹇蹇萬日睽睽愛我者我奇怒我者我麾子於此時
而薦胄闡謂爲獲伸再進再躡謂爲不逢孰憑孰翼
以賢能獻書以門品授秩嗚呼哀哉命鄉論秀一第
崎嶇惟有司不明國舍虞比一官拓落而天下無邦
既中年之鬱鬱又晚歲之皇皇伊寒門之撐柱與海

碧梧玩芳集二十

七

世而低昂姑忍尤而攘垢孰投簪而舉裳忽號山藪
乃孰黃梁臨絕之音一何琅琅曰懷抱其靡終以妻
子爲余累念子平生諸緣畧備婚嫁畢鬪兒孫孔時
先人之緒業未荒姑氏之蒸嘗有繼倘預齡之關天
可含笑而入地維昔之時老不哭少何今之衰兄哭
其弟昔兄之亡三人行而損一人於易爲損今弟之
歿二惠競而弱一个於傳爲危有文以勝無淚可揮
如身無臂如車無軌孤鴻失侶獨啼雲長庚孤明不
陪月嗚呼哀哉尙饗

九日祭亡弟總幹文

維昔雍困敦之歲無射之月亡弟總幹止堂君三年
制終將以良月祓除其兄某乃以奠菊之辰奉炷酒
之奠別靈筵而告之曰嗚呼古人有言閑居愛重九
之名今我不樂獨立無同氣之親嗟余季之冥升閱
黃花之三零始而枕棺外舍中而設几中庭終而隙
駒迅馳祥琴成聲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孰敢違先王
之禮經然則酒能澆胃中之磊塊菊能制短世之頽
齡乎感物思人兮涕泗橫慨今懷昔兮寢夢驚吾嘗
與君奉母齊山江涵秋影欣然適攜壺之趣又嘗與
君從兄東府風吹松竹惻然感對牀之情或霜整左
持或雲液細傾今辰何辰酌此醪醕故吾今吾視此
伶俜矧終年之大病將鬼趣而人形腹彭亨而不能
納羶馨足擁腫而不能踰柴荆嗟若君存能不我矜
余又安能登高望遠臨流歎逝嗟汝君山之陽而視
如白雲之京也靈兮何之魂兮何營將爲浮瀝爲飛
塵棄我捐我卽九原之昏昏抑爲祥雲爲慶星福我
壽我驅二豎於冥冥乎嗚呼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
追歡意已遲非東坡九日懷子由之賦乎鴻鴈池邊
照雙影鶴鶴原上憶三人非涪翁九日懷知命之句
乎彼懷兮一時吾懷兮千古綴辭寫哀有淚如雨嗚

碧梧玩芳集二十

八

呼哀哉尙饗

碧梧玩芳集二十

九

碧梧玩芳集卷二十終

宋 馬廷鸞 撰

讀史旬編

自序

讀史旬編者病叟暮年之所著也昔東萊呂太史著大事記其為書也日記事列事之目無所褒貶抑揚曰通釋本易繫辭書詩序旁探劉向董仲舒史遷以及胡五峯之說明帝王之統紀曰解題為始學者設所載皆職分之所當知非事駁雜求新奇出於人所不知也初公之為書本起春秋迄五代書未及成而

碧梧玩芳集二十一

一 豫章叢書

絕筆於漢武帝征和三年朱文公屢惜之傷斯文之不續後學之不得私淑諸人也今輒不自揆本康節邵氏經世紀年圖朱文公通鑑綱目略倣呂氏義例而為讀史旬編旬者日之甲癸也書曰朞三百六旬是也吾書以日之甲癸比於年之甲癸謂之旬編自堯甲辰至五代周顯德七年庚申周以此年正月四日方禪三千三百一十七年為三百三十二旬末旬自庚類而編之自康節先生作皇極經世書紀年始唐堯甲辰而堯之前無年可紀於是伏羲而下至唐堯之前本易大傳家語五帝德與夫百家言皇墳者書其概以備太

古之事而譜黃帝之世焉譜黃帝所以譜唐虞也唐虞皆為五帝而皆不傳於

子則無又自堯甲辰以下以至周平王己未之前史

公編年首共和庚申厲王居嶽隨年而書其事無事

則虛其年終之以詩書雜傳所載以備二帝三王之

事而譜夏商之世焉唐虞既無可譜周之世數未也亦可譜自孔子作

春秋編年始周平王之四十九年己未終敬王之三

十九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左氏傳終貞定王元年癸

酉魯哀公如越是編入春秋之後列事目於前春秋

之經是也述解題於後凡王事伯事之可論者著之

諸國之事不著其他則有左氏之傳諸儒之經說不

碧梧玩芳集二十一

二

敢僭焉自司馬公作通鑑始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戊寅而威烈王戊寅之前上距貞定之甲戌左傳之所不書通鑑之所未續則採劉道原外紀為傳鑑補遺之書亦隨年書其事無事則虛其年而不敢遺焉通鑑戰國而下以至五代後周之前亦列事目於前文公之綱目是也述解題於後倣東萊大事記閱諸家之史以廣其見聞集諸儒之說而訂其得失若征伐之本末制度之沿革亦粗及之而譜周至五季之世焉自黃帝迄五季其子孫之傳序已見於譜矣漢三國六朝北魏齊周以及五季其驅理之離合又為

圖焉成書之首以通說數條論作史之源流歷代之首則以皇極經世數考氣運之推遷凡此皆職分所當知者而愚恨其不能盡知且聊欲便省記也其如孤陋寡聞何經始於壬午之冬徹編於乙酉之秋越三歲而後三十有八映之書成姑以備遺忘授兒曹而已陳了翁言通鑑爲藥山學者惟當愛日孜孜日遊此山而已吾老且倦遊矣東坡云脚力盡時山正好莫將有限趣無窮唐子西亦云某罷收成敗書慵卷是非某之成敗猶書之是非罷且慵之時收且卷之日也窺陳編以盜竊長兀兀以窮年豈七十老翁哉雖然固不可不令兒輩覺也乙酉秋澣書

碧梧玩芳集二十一

三

制作通說

余既攷古人制作之本末因稽其成書之歲月論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起獲麟故文止於所起踰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公謂此夫子既老而成書春秋釋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像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也太史公整齊世傳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於是述陶唐迄麟趾是史記二千一百四十三年之書年數張子節說以七年而成也司馬溫文正公受詔纂資

治通鑑歷英宗神宗二世十九年是通鑑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書以十九年而成也李文定公纂本朝長編自紹興隆興乾道淳熙節次上進收拾舊事垂四十年是長編一百六十八年之書以四十年而成也至於朱文公綱目本舉要補遺二書蓋在乾道八年壬辰之歲正月而語孟精義成四月而通鑑綱目成是不半年而書成呂成公大事記通釋解題本起春秋迄五代凡左氏通鑑已載者皆不書惟著其所不載者創始自淳熙七年以一日記一年越明年絕筆於漢武帝征和之三年而已不及竟矣書之難不

碧梧玩芳集二十一

四

其難乎時之難不尤難乎歲月遷流典籍浩博書以自警云

三皇五帝世譜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愚纂三皇五帝諸家正妄之說備錄於前所謂博學而詳說之而列歐公邵子之言於後將以反說約也而復折衷於天台戴氏之說焉愚按呂成公之言曰太史公作五帝本紀既列叙其世系相因之本末而三代世系之所自出復總而叙於五帝紀之末篇以見帝王之治體統相承而出於一也秦則無復五帝三王之源流

矣太史氏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雖然
遷之興寄遠矣而欲彌縫世次聯屬相承則誠有如
歐公之論遷固不能自通矣漢儒相承以此爲定說
如祭法禘郊祖宗虞夏皆禘黃帝殷周皆禘魯是皆
粗而言之由遷必欲實其父子相傳之說故也譬猶
書君陳序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而鄭氏
卽曰君陳周公子也此豈可信乎學者詳之

外丙仲壬

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放桐殷人
之制兄亡弟及此先儒據一代成法而有是言然觀

碧梧玩芳集二十一

五

商六百餘年間自沃丁以降立弟者十一君自太甲
以降立適者十二君然則兩說亦相半耳成湯既沒
之後經無明文太史公以來諸儒從外丙仲壬更立
之說爲立弟河南邵氏程氏從漢孔氏外丙仲壬不
立而太甲徑立之說爲立適愚竊考殷人當日之制
有適則立適太甲以下是也無適則立弟沃丁以下
是也廢適而他立則亂太史公所指仲丁以來九世
大亂是也五峯詆史遷而欲改史記本文仲丁爲沃
丁以爲自沃丁至陽甲恰九世亂愚皆不敢以爲然
按史記云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弟子或爭

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此史遷本文也據
仲丁立其弟外壬外壬立其弟河亶甲意當時仲丁
外壬未必無適乃再世立弟所謂廢適也亂之始也
至若祖辛舍其子祖丁不立而立其弟沃甲沃甲舍
其子南庚不立而立祖辛之子祖丁祖丁舍其子陽
甲不立而立其諸父沃甲子南庚南庚又復立祖丁
之子陽甲所謂更立諸弟子也於是仲丁以來九世
亂矣蓋凡史遷之說非以無適而立弟子爲亂也以
廢適而立弟之子爲亂也蓋亦非直以立弟之爲亂
也以立弟之子之爲亂也蓋自仲丁以來方有此仲

碧梧玩芳集二十一

六

丁而上不與焉此名何嘗誤就如胡氏之說必以仲
丁爲沃丁遂謂其立弟九世而九世生亂愚謂有以
質之自沃丁立弟而後雍已立其弟爲太戊太戊且
能中興商室矣安在其爲亂乎大抵商人立弟非亂
制惟廢適乃亂制太史公旣知其說則不當復錄外
丙仲壬以爲世次矣使當時不立太甲而立丙壬是
廢適也恐湯尹之時已亂而何必仲丁以來哉近世
大儒有專攻書序者背河南程邵之說以爲太甲服
仲壬之喪爲仲壬之後也夫營桐宮湯之葬地也密
邇先王之訓湯之訓也太甲以兄子服叔父仲壬之

喪而欲其思乃祖成湯之訓以爲遷善改過之地伊尹之謀何其迂且拙耶故併辨之

文武受命之年

受命之說當以尙書大傳之言爲正而改元也稱王也皆非也劉氏徒辨其年而不辨其說何哉凡傳當以經爲正經於武成稱惟九年大統未集經世於癸亥書周文王爲西伯當以此爲受命之年至己巳王崩則爲七年與九年之說未合經於泰誓書惟十有一年伐殷經世於己巳書武王立至己卯克殷正合十一年其云十三者誤也若劉氏既主受命改元之說遂以十一十三爲非武王之年乃從文王受命以來數之也愈舛矣

碧梧玩芳集二十一

七

武王問箕子以殷亡殺紂是非箕子不忍言王亦醜之問以天道作洪範外紀

二帝揖遜以義理傳天下者也商周征伐以義理得天下者也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其中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之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中也衷也靈也皆義理精微之極也帝王揖遜征伐其迹雖殊而皆以義理之極爲羣言之首蓋

當時發明義理者有人焉唐虞之際道在皋陶故述

惇典庸禮而以五服五刑繼之夏商之際道在伊尹

故論肇修人紀而以官刑終之商周之際道在箕子

故演洪範九疇而以福極終之治源治法不偏廢也

所以上邇執中之蘊也外紀顧言箕子不忍言紂而

武王醜於克紂乃訪道而作範何歟

成王年幼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攝政南面朝

諸侯外紀

成王幼方亮陰周公爲冢宰聽政事古史

聽政是也攝政非也愚嘗論之太甲服成湯之喪亮

碧梧玩芳集二十一

八

陰不知政事禮之常也伊尹因其不明處之桐宮耳

後世乃以爲放君成王服武王之喪亮陰不言亦禮

之常也周公因其年幼代其行事耳後世以爲攝政

攝政二字經所不載如書蔡仲之命惟曰周公位冢

宰正百工羣叔流言而已詩之序文言周公攝政遠

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者講師之說云耳

厲王共和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蓋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篇之說云爾是春秋譜之所由起也人知春秋編年不知編年始於共和之

初人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而不知亂賊兆於厲王之世太史公之說微矣哉或曰紀年何必始於共和曰康節經世書始堯卽位甲辰者疑年也史遷始共和紀年者實年也惟其疑故甲辰紀年起於皇甫謐之說而外紀附注或曰戊寅辛卯茲紛紛矣胡五峯謂邵氏精極天地之數必不妄是以從之惟其實故共和庚申紀年之後千歲之歷可紀無異說也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周自昭王以後無年可紀三統歷劉歆本史記魯世家推魯之年以紀周之年自伯禽以後魯之傳序皆有年可書諸國之所無也此

碧梧玩芳集二十一 九

固魯東周禮之一驗耳

貞定王三年乙亥晉空桐震臺舍壞人多死

自貞定王三年乙亥之地震至威烈王二十年乙亥之大禍蓋六十年間天下之大災異皆在晉而不在他國豈他國之史不書而晉史獨存耶天人之際必有可言者矣晉天下莫強之國中全壤先帝王之所經營之舊也一旦裂於三家非小變也大禍之明年又明年三晉請命於周又明年周命三晉爲諸侯而晉國亡矣精祲之相通固如此夫

春秋十二諸侯譜

嗚呼威烈之二十三年通鑑之初有天下之大變焉蓋十二諸侯出於共和之初下逮春秋變而爲七國則通鑑之初年也何則當春秋之末魯雖爲三家而悼公猶魯也齊雖爲田氏而平公猶齊也晉雖爲四家而定公猶晉也獨曹亡於春秋之末終陳亡於孔子卒之年蓋小國寡民是以先亡君子無譏焉閱六十餘年至通鑑之初天下之大國七秦燕楚爲舊國而三晉列爲魏趙韓呂氏之齊僭爲田氏之齊此四國者皆非聖賢之裔矣太史公六國表拳拳於秦之與而不暇諱復於十二諸侯之亡後之覽史者宜有

碧梧玩芳集二十一 十

考焉

魏文侯

夢奠之後師亡友散春秋且爲戰國矣而聖人之後猶著於魯聖人之徒見師於魏魯之削滋甚子思固不足以回旋其間而秉禮用儒則其遺風猶在也魏文侯篡竊之餘且猶有尊賢尙德之意此空谷之足音也然子思言論風旨異時其門人孟子猶有傳焉子夏之云爲不少概見於魏者何也史記稱其居西河教授而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焉意者其老於西河西河之民疑於夫子之時魏

文侯因以師禮尊事之而無復有從容諷導於其朝之益也顧文侯區區之心猶足稱者使其繼世此風不墜以及惠王之世孟子出而繼之相與扶持世教王道其庶幾乎文侯區區之心再傳而影響不存則公孫衍張儀之流已颯然至矣惜哉故愚於傳鑑補遺之終編備論其事焉

商鞅

商君之仕秦身遺其利而身蹈其患者也秦人之於商君陽殺其人而陰祖其術者也彼其負罪出走不之他國而之魏者得非以舊邦之猶可以逃難耶六

碧梧玩芳集二十一

十一

國之見攻於秦也其禍首於魏秦之攻魏也其謀專於商君亦既罵言舊好襲虜其將而又欲憑藉舊國遁逃其身是以市井之行自處而以君子長者之道望人也蘇東坡詩曰豈惟公子邱社鬼亦遭謾斯足以發千古一笑而已農戰篇之說以爲豪傑皆學詩書以避農戰則國削且貧秦人狃其說卒至於焚詩書而後快曾不知隴上輟耕太息而起者皆農戰之人也軼之得失如此劉歆新序之論方且誇之以爲書之無黨無偏詩之如砥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后稷之勤農業無以易此是以鞅爲三代之英也國師

公之反理詭道久矣本朝王荆公又翼之曰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必行吾從祖老山翁斥之曰商鞅何人也車裂以徇之人也鞅而不可輕則孰可輕也此論太史公並著云

蘇秦

秦說六國凡言其形勢甲兵之盛與其主之賢皆有辨士大言佞語至於論六國與秦相交之利害則皆鑿鑿精實無一語妄至於說趙語中有曰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眾人之言

碧梧玩芳集二十一

十二

而以冥冥決事哉此數言者自孔子孟子以仁義告時君之外如欲陳當世利害之實孰踰於此又豈可以辨士發或其說趙魏楚三國必有數語及人臣過計竊意此三國者必有大臣陰主事秦之說是以及之又其餘國之君率皆唯聽命楚王獨能以其國之安危利害與之深謀則威王之所以自謀其國者亦可謂操危而慮深矣儻非傳其子懷王則張儀豈得售其術而至六千里爲讐人役哉

東西二周

東西二周之所謂君者周公之後得其地而各自稱

君非王赧之謂也索隱於西周君下注曰周公西周武公也時王赧微弱不主盟會寄居西周耳然以區區二周介乎秦楚韓魏之間此四國者不復以天子尊周而常以小侯怨周於是每借辯士之口左右販鬻崎嶇自存者五六年哀哉國策分東西二周各自爲編史記所書亦多買亂曰西周東周而又曰周則不知其孰東而孰西也

封建郡縣

封建郡縣之說古今一大議論也論封建者至胡氏而詳論郡縣者至蘇氏而盡朱文公又反覆明備且

碧梧玩芳集二十一

十三

有以處封建郡縣之間然論秦之趣亡無擇於封建郡縣者是知秦惡之浮於桀紂也謀秦之所以存而欲其續六國之祀以爲封建是不知秦之不可與爲湯武也漢高帝除暴亂而興猶不欲立六國後況以責之秦乎封建良法也亦曰有關雕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耳

東坡五峯二公之論相爲矛盾而皆未免有遺論也謂封建可以禦戎狄乎干八百國尙存而犬戎入周室矣謂郡縣可以息篡弑乎三十六郡甫置而趙高弑二世矣論封建者至朱文公治體之說而止論郡

縣者至蘇黃門隨勢之說而止

以張敖故臣田叔等十人爲郡守諸侯相

蓋公能教曹參以定齊田叔能明趙王以報主皆奇士也而皆老氏之學也黃老於漢始有益矣夫趙事發之初敢隨王罪三族而叔輩輒隨迄能自王漢興叛者羣起而復作於骨肉之間事既解高帝乃賢其故臣而用之王且廢猶能自言其國之賢臣此皆非秦世人主猜忌者所能及漢四百年之業往往由是基之田叔者既全趙王異時治梁獄又能全景帝母子兄弟之恩誼其子仁爲司直戾太子之變又令太子得亡雖坐縱反者得族然皆古之誼烈士豈可以常人比哉

碧梧玩芳集二十一

十四

陳平受命誅笑噲囚噲還上崩因留宿衛

平受命誅噲而不卽誅受命將屯而不至屯平固知高帝之神已逝而呂氏之勢方炎故寧死君以安身此其所以爲智有餘而難獨任歟知臣莫如君信矣

呂后

漢自高帝有天下以來常有疑將相大臣之心呂后習聞久矣至是再經大喪其畏忌諸公誠有如辟疆之計者當高帝時后誅韓彭如殺狐兔高帝崩時且

欲盡誅諸將而後發喪今惠帝折天國無冢嗣彼將誅大臣以逞固優為也大臣姑為自全之計以待此媼之老且死祿產庸人平勃取之有餘也大概欲存漢祚則平勃不可亡欲誅諸呂則太后不可存今諸公以計存而后以老死則漢氏安矣李文饒之說未為至論而呂成公乃於學術上倒斷區區竊謂此時此事無論學術直論機權耳

致堂胡氏之說足以盡西京外戚貽禍之本末矣嘗因是極論之天地之間有陽不能無陰陰而乘陽則宇宙分裂人極隳亡矣女子四陲是也姑以三千年

碧梧玩芳集二十一

十五

間世代興亡之迹攷之由三代而下亡於女子由石晉而下亡於四陲皆可數也歐陽公謂宦官之禍甚於女子此固為唐末一代言之耳以古今大勢論則女禍深矣少女子能蠱惑人主以亡國老女子能崇長外戚以亡國三代之亡固皆由是物矣周之東遷以褒姒周雖不亡於此而已衰於此矣秦氏有宣太后穰侯之專莊襄王悅美姬以易其宗漢高帝起於閭閻呂后初無功於王業也而漢初諸人之論每以為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田生又謂呂后與高帝共定天下酈奇是以諸呂之心自謂與諸劉等

憫然有取而代之意而後動於惡中間霍氏擁昭立宣光妻邪謀時覺之早耳而終不免元后莽新之亂焉曹魏之篡於司馬氏也一再廢弒專以母后為之主晉武平吳之後耽惑女寵楊賈實召五季亂華之禍天下既為南北矣齊陳以女色亡元魏以淫后亡隋文帝起外戚以篡周唐高祖竊宮嬪以取隋太宗寵武才人開聚麀之醜子孫殲焉祿山之起為太真妃也唐雖未亡於此已衰於此矣河朔失而勁兵亡東南虛而蠻禍起非權輿於天寶末年乎朱梁以女開子禍而亡後唐莊宗以劉后殺功臣斬軍賞而

碧梧玩芳集二十一

十六

亡皆女子之為也自石晉而下則邊陲之禍繼之晉高祖欺天叛君借助契丹而亡於契丹周恭帝雖幼冲儻無陳橋之師則太祖尚遵養時晦之日也自時厥後則又有不忍言者矣嗚呼陽一陰二女禍歷選前代而知之矣四陲之禍其未有涯乎

景帝

景帝天資固深刻而猶有文帝之遺風焉保護梁王則文帝淮南王之餘意也擢用田叔則文帝用長者之徵旨也減笞數定錐令何以異於肉刑之除乎禁酤酒何以異於酒醪糜穀之禁乎凡兩朝詔書為民

而下者皆當時仁心仁聞不容有所優劣呂氏尊遷
抑周其素論也然景詔之不載遷史之略失之也因
抑班氏遂貶景帝何謂也哉

碧梧玩芳集卷二十二

宋 馬廷鸞 撰

五言古詩

館中送鄭著作

士爲愆心縛蝸牛粘壁枯榮華不盈睫咎責彌八區
 不有君子人中懷誰一壺公懷天台秋夙昔廊廟須
 南宮接東觀並轡騶天衢幽憂腸內熱慷慨涕縷濡
 拜疏上虛皇誦言折姦愚肝膈非已物宇宙須人扶
 恭惟天王聖肯使善類孤一朝擁麾蓋自詭歌袴襦
 夥歛股肱郡新安文物都斯文紫陽翁千載長昭蘇

碧梧玩芳集二十二

豫章叢書

皇太子生辰詩三首

煌煌炎宋興奕世開燕謀建隆聖人出庚年寶運周
 祥符帝子生已月神光流稽首頌儲君昭哉遜嘉猷
 吹銅協乾陽主鬯彌千秋星暉狼弧低海潤青齊收
 金輪整鶴駕玉觴侍龍樓無逸能爲壽乾乾謹時休
 戊壬
 蒼龍見天東房駟拱辰北煌煌心星前炳炳天子側
 休符協乾文正陽毓紫極銅樓萬祥光玉扈奉愉色

歡聲沸笙鶴壽齡指箕翼何以祝元良勉哉崇明德

學問日就將福祿時萬億永侍帝宸尊重暉照四國

亥癸

正陽毓前星盛事符仁祖仁者壽之基生意一何溥

歡愉侍宮庭暉潤彌海宇三朝謹師文寸陰勤惜禹

新功鑿銘盤妙用明絜矩嘉賓從商園末僚媿韓愈

永言祝儲君重離日常午八表躋春臺萬年受天祐

子甲

用大東萊臨川詩韻示諸兒

惠子五車書彼富吾何嫌滔滔歲崢嶸濯濯木荏苒

碧梧玩芳集二十二

二

前榮恒虛誇新儒就退歛東鄰有碩師登筮孰云遠

斯文豈終窮小子宜勉勉寒榮炷老膏此興復不淺

次韻周公謹見寄

十年思美人淵淪抑天飛辛勤種青門竟作抱蔓歸

日月老賓送霜露沾人衣沾衣何足云入表籠煙霏

空山學仙子滿耳笙簫聽誰知九天上雲扉本不局

度世同御風蓬蓬隨飄零又如芬陀花出火而青靑

涪翁雪堂仙分誼故不疎投之孤芳篇托根豈云虛

報以蟠桃實一嘗千載餘洗髓躡闕苑游於物之初

射洪高蹈翁哀歌淚盈盈幽居觀元化悼此歲月更

感遇三十篇讀之慨余情白露號之蟬春日鳴倉庚
退之懷桂林藥物珍陸離物情惡衰歇義心感親知
我生欠一死不死當語誰與我制頽齡悠悠白雲期

七言古詩

題王氏琴清堂

孤桐缺月風露秋夜蟲催織寒颺颺拂牀文字繡葉
葉古心埋沒從何求客來洗子箏笛耳清圓琅然散
百憂南窗無鼓鼓愈淡焦尾有桐葉不收卓哉奇士
千載去已矣奇并萬古休江左諸王孫子傳琴清之
堂遺風流飛泉爽籟十二操鏗鏘浮玉鳴天球文王

碧梧玩芳集二十二

三

直父次第作此身還見大雅不收拾書囊雜釣具伴
君攜琴隱林丘作詩一爲寫奇趣此生此興長悠悠

次韻湖潔齋惠春膏紙

霜毫秃盡半枝竹銅雀臺荒死潘谷哀哉四寶併成
空猶有老崖藤搗玉青錢學士將相科黑頭刺史朱
丹穀懷銀早去鎮湖湘揆藻端如起巴蜀天乎歲晚
椽斯文往往長吟書短幅雲昏雨暗白龍賤林密山
深紫芝曲鳳樓誰助斧斤脩魚網不禁塵土辱我馳
家畔楮先生越薄吳腴此粗俗鏗金戛玉新有聲縫
霧裁雲豈堪錄向來交友文字間矢往湍奔如撒菽

薄材那敢派江西一寸詩腸愁萬斛

次韻湯叔遜謝筆墨長句

南屏翁斯文千古何終窮清輝靈氣斗牛充我從公
家二老話此事寒更支坐燭跋紅哀哉人琴俱亡天
地覆有刀有玉誰錯確翁今歸然魯靈殿砥柱一葉
萬仞中塌來訪我維摩室我起于坐欣迎公驚呼絕
嘆吾道厄客卿頽士委蒿蓬竈煤葦管不足用宣城
黜水無良工奈何盲卒乘鈍馬欲寫傑作稱詞雄贈
公撒雷揮電施敏手餘事渲染文字如飛蟲我生哀
傷所欠死十年破硯烟雨濛一朝洗眼獲玉句金膏

碧梧玩芳集二十二

四

水碧浸方瞳翰墨場中身老大期公盛氣晚霞同岬
嶽素論猶激烈始信迂儒曲學如發蒙

謝吳直卿惠嘉樹篇

槐底婆娑生意盡柳邊搖落長年悲殷東陽守徒嗟
惜桓大將軍自涕洟不知庾叟江潭賦何似延陵季
子詩

五言律詩

次趙二車韻

世事真如此勞生何所知功名蟻行磨意氣鵲棲枝
子爲歌偏好歸來賦足師達人寧自苦天樂更無疑

次李改卿韻

麗句費敲推清吟出兢病日長簡編叢春老蓬蒿徑
志士苦憂時高人思繕性山房讀道書晚花紅豔靜

恭進理宗皇帝挽詞

仁孝初聞代謳歌早戴虞多能天與聖大度祖同符
惻怛欽刑詔嚴恭事帝圖初終兩甲子經遠有宏模
典學懷終始熙明四十年立心天地厚接統帝王前
烏奕臨雍禮昭回贊道篇古今惟理大尊號冠瑤編
天保惟勤政春秋有復讐園陵初謁漢境土合歸周
連海滄波靜長江兵祲收庚申重立極功與建隆侔

碧梧玩芳集二十二

五

神冊方增授龍髯遠莫攀千秋恩沛邑七月葬稽山
春暗觚稜影星回羽衛班寢門如昨日無復侍威顏
盡拜宸奎賜新編聖訓成孫謀方燕翼龍馭忽遐征
四海堯音密三年舜慕情因山圖固在合應若神明

十月二十六日甲子

乘雲傷往歲甲子又今晨莫唱貞元曲誰為寶慶人
前乙酉當寶慶時 早霜明帶月寒菊豔爭春敢睨昭
家弟于是年生 陵栢橋呵有鬼神

贈汪泰軒

咸淳辛未汪君對犬廷一日羽服訪余固已

警余林下之思矣君輸忠萬言有司報聞余

以漕幕廢之君不可曰吾且扁舟歸謁子陵

無媿色足矣此其視聳利為何如詩以贈之

萬言朝鳳闕一笑落漁舟把我葱珩解從公款段游

東來迎羽服西去羨羊裘揮手謝漢使蒲輪公所羞

久雨潦漲未已

一雨遂踰月連朝仍徹宵雷公自收麥田父不耘苗
時見危垣墮仍聞比屋漂愧無援溺手窮巷有持橈

恭進度宗皇帝挽詞

四閩臨朝淺羣生被澤深儉勤成禹聖仁孝本虞心

碧梧玩芳集二十二

六

漢殿觴稱玉軒湖鼎鑄金龍髯攀不得清血但盈襟
道遠年何駛民肥身獨癯寶龜傳聖子玉几導宸謀
百世尊王度千秋拱帝圖孤臣慙舜輔愁絕望蒼梧
荅趙心游與梭

亦有猗那頌從誰說象賢振振麟趾族煜煜錦袍仙

禮樂三雍對神明百世傳王孫何處隱芳草自連天

程楚翁訪考亭舊居著閩山集為題其後

有客傳吟藁知渠來自閩四書猶在魯六籍不憂秦

太史經鄒嶧離騷感楚臣誰知夢奠日曾憶後庚申

挽李樓峯

萬選膠庠上三長渠觀中端從繡衣使直擬黑頭公
柯爛全枰換舟移絕壑空素交與年盡老眼視天夢
短檠傳邊警長篇警畝忠危邦韜畫錦劇盜剪春蔥
地隔幾廬舍天隣雨充翁如今吾後死作傳豈能工

挽徐朝奉 徑版先
生尊人

海內嗟遺老諸公表逸民過庭忠訓在攀檻直聲新
諫草頌尊主緋花與顯親一門名父子千載慶君臣
兒罷金華講翁從林下歸清時伯夷粟愉色老萊衣
洛社風流在襄陽耆舊稀瀧岡有名筆字字獨幽輝
次韻深堂五日

碧梧玩芳集二十二

七

故園天中節吾儕日暮年愁心菖歎苦悲緒絲絲牽
疊雪虛唐賜薰風絕舜豉窮山釘越菓醉摘尙凄然

挽費深堂

井絡璠璣瑞江干英蕩馳萬屯孤宿飽一旅共時危
行地嗟蓬轉呼天泣黍離百年公有盡一慟我非私
共事咸淳帝俱生嘉定年江吳正寥闊梁楚忽烟連
不作武擔掾翻成葛水仙豈忘渠劔閣來閉此荒阡

挽陳本齋

擢第韓歐上論交澗浦邊聲名宦我後官職遜人先
徐廣生多戚奠賓死獨賢拊膺前劫事雪涕大招篇

贈程楚翁

汗竹丹鉛側空花粉黛中尙懷丞相亮肯署大夫雄
有客來今雨誇予邁古風幽情傾不竭渺渺碧雲東
按此詩永樂大典失載
從新安文獻志採補

五言長律

恭進明堂大禮慶成詩序

臣恭聞孝宗皇帝淳熙六年宗祀明堂積雨
頓霽詞臣周必大上言曰謂天難諶乃爾易
見謂天蓋高乃爾易回蓋不待執珪幣陳犧
牲而景貺固已駢轡矣書之簡策至今以爲

碧梧玩芳集二十二

八

美談臣惟皇帝陛下寅畏寶命嚴恭帝祖乃
卜中辛稱秩元祀宮中齋戒禱晴先夕陰雨
如晦詰旦羣臣奏請宿齋陰霾洞開天日清
晏迄于竣事景氣融明都人眾觀萬口嗟異
格天盛德同符孝宗臣以疎庸蒙恩兼掌內
外制齋宿之夕伏奉宣諭以肆赦之文臣正
當日必有擬述俾臣繳進顧惟書生庸陋何
以蒙被聖知如此臣於先儒無能爲役輒循
故事撰列明堂大禮慶成詩五言二十四韻
繕寫上進唐人韓愈所謂辭語淺薄不足以

自效然而指事實錄則庶幾焉冒瀆宸嚴伏

候誅戮臣無任感激詩曰

鉅典崇邦祀精禮展國陽泰元神授筴癸亥日宣光
靈祖郊天始高皇受命長後庚基再造先甲迓殊祥
率有歌時夏儀刑詠我將天街澄析木農扈慶金穰
築塞懲獯鬻梯山謝越裳宗祈嚴美報親享薦嘉嘗
周士咸奔走堯民共頌揚青冥收夕雨華耀炳朝陽
月御金波穆星流珠湄黃九重紛羽衛十二駕龍驤
銷玉琳琅展軒朱碧管鏘時行肅天步安坐集神鴉
聖孝昭初裸元良儼貳觴旂常森姪娜黼黻罷周張

碧梧玩芳集二十二

九

柴燄千靈墮蘭膏百末香金羅初日麗丹鳳德風翔
薄海乾施博垂雲解澤滂批周仍躡晉躡漢亦超唐
臣賤來蓬戶君仁黜玉堂恩書容藁進嘉頌媿辭荒
有道帝能亨難謀聖敢康畏威勤夙夜萬壽祝君王

宋 馬廷鸞 撰

七言律詩

恭和御製詩

聖作巍邈泰華高淋漓賜筆酒春膏奎文河漢天垂
 象藻思波瀾海駕微薄化罕逢休歎叻大中親遇不
 誇絢驪珠數十光盈把何啻春秋一字褒
 直嶺峻在九霄高雨露恩光切仰膏夜炬恩濃超賜
 錦春船思溜怯提鼉日磚有影占花隱風鐸無聲引
 索綯昭代崇儒逢聖主小臣待詔愧王褒

碧梧玩芳集二十三

豫章叢書

恭和御製賜進士韵

熙朝道化聿求成龍袞天臨策俊英清問詳延敷廼
 聽嘉猷入告底于行堯章焜耀欣承渥湯訓叮嚀戒
 近名聖主得賢功烈盛小臣稽首願升平

御書道山堂次林竹溪韵

芒玉平雲璽印紅浴龜圖書五三隆璧奎星聚來時
 彥河漢天垂仰化工文治正應淳化似恩華重與紹
 興同何須飛白人人賜始悟君王欲教忠

十月二十日客有言儒學事感而有賦

人知乾德聚奎爲文明之運不知建隆幸國

子監尊儒一念上格蒼穹所謂志壹動氣也

大中之後建隆前魚爛瓜分且百年地闢天開崇帝
 學河輝斗燦動星躔千齡必反人弘道一念潛通性
 卽天歎息斯文今有幸昭昭奎運豈徒然

和南塘叔賞芙蓉韵

自攜敗册小牕開三十頭顱四十來閒日詩書眞足
 味薰天富貴只飛灰憐渠每吸醋三斗輸我清餘水
 一盃何似山翁醉花下安排籩豆洗樽罍

雙雀

荒塘水竭只蹄泮雙雀翩然啄午陰此縱有魚應渴

碧梧玩芳集二十三

二

死不濡其味漫窺臨病鵬尙畏泥坑辱宿鳥常虞憎
 嫩侵何似春鉏甘寂寞一灘藻荇立清深

送建康知錄操襟兄

虎羈尙落諸賢後雁塔誰知幾榜前儘向心田寬地
 步却將官職信天緣難忘舊日鍾山閣易趁東風上
 水船王謝諸人英烈在問今何策可籌邊

送湯東澗出守南劍州

掉頭不冒往清都勇趁秋風乞左符大論崢嶸聳廊
 廟雅懷磊落勝江湖丹心豈不戀明主清節還能立
 懦夫正是商山訪鴻鶴歸來羽翼莫踟躕

七聚名藩亦甚都能津劍氣正扶輿斯文孰是南夫
子此地重逢行秘書忠愛平生在宗社歎愁眉使到
田園黃花粲粲牽歸興歲晚江空一帳如

秘省和劉左司韵

三年三揖壁奎墨當日曾登著作庭大雅重逢君子
聚斯文還屬聖人興倚天延閣緣雲上拔地方壺歷
級升自別青藜仙分借借書獨對短檠燈

病中修實錄 十月二日

明聖當陽四十春十年供奉感孤臣雲龍嵬嶼天容
邈河漢篇章帝墨新正始遺音危絕縷貞元舊曲慟

碧梧玩芳集二十三

三

沾巾焚膏痛記鳥號旦日斷橋山欲叫旻

秋雨歎

夜夜黃昏雨打窗愁霖久矣晦明陽天公一怒四山
黑田父三吁百畝黃禾黍油油生有耳芭蕉點點斷
無腸病身更與兒俱懶端角全拋風露涼

久雨遣餉王新班

舍南舍北水漫漫乍霽仍陰暖復寒石補色天原有
漏泥汚后土不曾乾龍蛇起陸生光怪鸞鳳神霄性
羽翰聊復盤飧餉桑戶可能藜杖過蘇端

十月望日泛舟鴨塘感坡翁後赤壁賦有作

浮浮短艇水風微一枕清溪遠曲崎篷底鏘金斜日
碎天邊放綺暮霞飛霜凝水落黃泥坂月小山高赤
壁磯等是初冬一風景感今懷昔自巖嶽

二兒就試

老病吾今業已衰已還魏笏尚支頤祝兒指日傳金
榜懷我當年別玉墀殿陛詳延方嶺俊江湖空曠劇
憂時此行審謬論邦國莫為區區杏苑詩

後中秋

金風吹徹玉蕭寒志士悲秋思萬端萬古淒涼更餘
閨百年國缺又重看清輝照膽渾無寐蒼昊催人自

碧梧玩芳集二十三

四

鮮歡斗酒屬公今夜看只虧些子莫長嘆

次吳園親友韵

乞得危身百尺竿冥心晦息掩柴闕自尋別墅開荒
徑忽見高軒壓轡環海宇次寥黃鸝舉風濤浩蕩白
鷗閒劍花落盡長堤地歎息英雄隱此山
吳園為吳
其地有走馬堤
王舊隱故
泮劍池隱將源

癸酉春暮鍾信甫寄詩次其韵

深荆柴門水竹村是非榮辱總忘言舍心只懼木心
夫犯患誰知尊足存居士病來惟臥室翟公客去莫
諳門人心日月無今古世道何曾頃刻昏

精誠可使嶽雲開濁世狂瀾挽不回蒼狗白衣從物
變青山流水喚人來交遊莫作宣明面氣餒終成內
史灰我有長波一歸艇枕書春睡興悠哉小齋扁以歸艇

次胡玉叟韵

莫學前人索送詩我無姱節可提撕忍聽世上新翻
曲堪笑山中老古誰人鏡炎涼過駒隙天遠日夜走
蟾規窮獨又度純坤月誰識初陽變一奇

和許伯修韵

秋風孤憤只心知接得詩筒爲色怡句眼獨參成佛
後吟肩聳徹欲仙時俗衰競覓胡奴飽節在何妨臣

碧梧玩芳集二十三

五

朔饑此話只今誰舉似趨時言語正如卮

夜病

幻身危抱十年病青眼俄成一且昏夜席何常卧尊
者晨炊不礙飯王孫蝸涎有幾春潮湧雞唱無憑曉
日瞰惟有阿樞癡不去幾回驚起問家尊

游荷溪西禪寺

秀髯招提寄遠村緇郎草草佛燈昏水將綠遠紫如
帶山送青來列在門句裡風騷者舊遠胷中邱壑典
刑存滿懷孤憤幾株石欲起當年兩遠尊

三月初四日宿僧廬

風雨蕭蕭夜未央呼童襍被宿僧房無腸可斷啼腸
苦有喙皆鳴吠蛤忙七歲遺孤今老大百年遠足尼
悲傷司晨喚起窗前曙歸命清都炷瓣香

次費潔堂韻

誰翻溟渤倒天瓢大地山河等响漂九陌揚塵京路
暗一聲鳴鳴楚魂招歸心猛折湖邊柳活計頻尋江
上苗回首神皋雙淚涔孤烟斜日短長橋

三月初五日先秘閣忌

烏啼花落暮春天一遇斯晨一泣然舊業豈無書可
讀遺言猶有石堪傳新立 孝思不礙飛遐想自課榜嚴資薦

碧梧玩芳集二十三

六

忠憤何由謁報緣廟社已同纓絃盡尊堯千古情陳
編陳了翁三月五日潭州興化寺追薦神考忌日疏云報錄如盡培生永脫于樊籠殘喘若留削髮已離于 籍緘

秋謁吧瞻墓

了知五十六年非何處空山叫阿婆斗酒隻鷄雙淚
落荒林宿莽九原悲黃花委地傷徂歲青笋迎船憶
舊時廬下夜來霜履冷襪材特送懶殘師

次韻李竹鳩懷古

寶錄炎圖未百年神徂聖伏一凄然微先生起淹中
禮與老人期圯上編柯爛不驚人換世瓢空獨樂土

希賢昌黎憤世猶稽古難拘何妨只自鞭

拜祀瞻墓有感

我走金塘十五年新年六十意淒然扶藜策蹇趨廬
下洗盥將雛拜影前蠹化不妨松飲露鳳棲猶擬栢
參天微吟緩步滄江晚一抹青山落照邊

我輩少年端午給假蒲酒奉親之外日遊村田

間政足樂也今老矣竹塢老友近館投徒逢此

小熟奉一酌道舊且有感於并汾舊事云

香羅細葛端陽節絳帳青衿少小時曩以彈丸浮晉
壘今於筒黍弔湘纍千年感舊慵開卷一酌銷憂強

碧梧玩芳集二十三

七

把卮蒲酒少年供母後村南村北恣遊嬉

五月二十夜記夢

生來不作浮名計老去翻驚幽夢奇宮黍不知哀九
廟廷麻猶聽拜三師睡昏擬草榻前疏寤辟疑催牖
下期更把在前榮路看癡翁說夢儘添癡

德壽宮古松太上愛之嘗持御香醴酒祠土神

以祈屏蠹賊云時紹興壬午思陵滅亮之歲也

於今百二十年矣僕生六十年後而十月八日

又思陵上僊之晨感而有賦

六龍親御奠神州甲子如今甫再周百世尚瞻虞帝

祀五傳遽抱杞天憂臣民莫廢瓜華敬今古長悲示

黍秋歎息餘生孤露甚門弧弓棘總成愁

南來天馬總辛勤內禪經今歷再壬復漢亦符還舊

宇法堯黃屋本非心思成門外衣冠盡德壽宮前茨

棘深歎息餘生孤露甚匪莪彼黍涕淋淫

又題德壽宮古松

千歲堂堂十八公雨膏露沐貯清風龍吟高嘯長身
客蠹化低催禿鬢翁誰謂蚍蜉能撼樹不堪蠹賊欲

蟠空御香灑酒荒荆棘腸斷孤臣泣壽宮

與三兒涉穰田渡車中讀朱忠靖中興事實有感

碧梧玩芳集二十三

八

感

騷情長愛重陽近路客歸遲夕照西舉目山河秋寂
寂滿城風雨晚淒淒老思舊隱盟鷗社寒涉深流信
馬蹄憑軾試看炎紹錄空嗟語石與天齊

十月八日有感

日來天馬憤揮戈直為當年斧畫河萬炬蓮燈照鯨
海一杯麥飯渡滹沱思陵路上哀榮極德壽宮前者
舊多忍把原碑參葉記江頭名利懶摩挲

十月二十日有感

精一危微尙贊辭只須三語好為之風清月白此良

夜雪暗雲昏彼一時玉斧照廊開嗣聖金滕納册付
宮姬思成門外荒荆棘惆悵何人失令規

外孫朱饒歸吳興

出門一別行千里閉戶歸休讀五車天路塵冥車服
驥世科墨濕字翻鴉繡綉尚憶春暉報雲舍無令暮
靄遮晚歲飾巾吾待盡高空摩翮汝橫斜

七夕雨中飲客

羈懷病思不禁秋又報西風大火流梧葉未凋高樹
翠桂花不厭小山幽燕鴻來往書生老禾黍高低故
國愁志士悲秋寧復爾樓頭樽酒漫銷憂

碧梧玩芳集二十三

九

十月二十日感舊

九衢燈火鬧嘈嘈斗柄低昂列宿高漏箭聲沈金鎖
徹紗籠影避貴官豪百家趨行香號燈林立官前過
執親王之控勒者厲聲喝道紗
籠皆避之烏號望帝窮霄壤魚爛遺民沸海濤三百五年
風雪夕孤臣白首卧林臯

正月四日

皇厭紛拏五季餘萬兵朝遣暮還都虎頭預卜清明
旦鼇足重開混一區天下歸仁吾有道日中爲市爾
無虞孤臣白首懷佳節莫桂焚蘭淚與俱

次張龍山韻反騷

雪柏霜松自有神衝風槁葉故難禁雲間已闕貞元
曲歲晚誰聞正始音天地有窮歸幻化聖賢無命亦
山林愁來又把離騷讀長夜悠悠慷慨吟

冬至

山寒律琯又飛灰萬壑松風冬起雷風景不殊雲黯
淡雪霜初霽日徘徊無人獻鞍拋塵履有客傳觴澹
凍醅天地不教陽德盡韋編曾叩伏羲來

次韻潔堂別歲

月底南枝插屋椽無人共賞只凋年我慙王氏青瓊
舊君效坡翁白鶴躡小隱未荒存菊徑獨清難浣出

碧梧玩芳集二十三

十

山泉歸時好待春江漲穩泛輕舟一葉蓮

用潔堂韻贈徐清溪禱雨

怒起乖龍變蟄雷神翁此手更神哉老天於物何嘗
病舊雨如人自不來彼稷之苗餘滯穗我行其野絕
纖埃方平狡猶猶餘事聊慰饑農取大哈哈韻殊鮮
端頤從旁云劉賓客不云乎
聊成小巧以取大哈遂用之

得熊靜程主簿書且誨以二父庚申用舊韻奉
寄

負米無親不忍嘗誰爲故老在鄰牆百年寧復知耆
舊六甲猶能記歲陽襟佩書生聯講席鼓旂驍將角

名場斯文未敢荒先緒白首遺孤視最良

苦雨

倦夜拋書病不禁投床無寐雨泔泔長潛蓄國山河
淚細滴孤臣未黍心狂象蹋池喧濫渾饑鴉謀稻槍
淋淫天公老手須斟酌次第龍分正望霖

謝毛子文見壽

編排老朽我為魁孝宗朝有朝士戲將公卿同庚老
少編排出榜某為魁某為次張魏
公烈洛今借用綠鬢朱顏可得迴同雅輟吟悲願復楚騷長
嘆誦恢台鴻飛滅沒孤身在燕逐炎涼幾客來苜蓿
黎那湯餅供一澆耗賸強持盃

碧梧玩芳集二十三

十一

次韻朱婿實甫見壽

南華參透解天刑夜夜心香禱玉衡紫蓋十年違帝
闕青山九瑣夢雲京緇郎寧忍忘天祐白傅空令羨
善明人以壽散臣以戚孤懷祭酒為澆平

觀魚車渡溪

如帶溪流拍兩崖投泥賈客競喧喧隻輪官力撇諸
淖斷岸先登陟彼崑江水斗升盞汝活岸旁車馬為
渠來老夫自取鯨鯢戮掩鼻沙邱未足哀漢溝洫志
河魚大上
輕車大馬
往食之

北平家傳成

三百年間事屢危降之人傑豈中哀魏魏祖烈將干

歲赫赫元功彼一時起義堂碑雲漢麗凌州閣像日

星垂葦山自簾前朝史付與美初百代知編

選將初年起范陽和戎晚節誤平涼大功宜受春秋

賞盛毀何能日月傷文士談兵多謬誤蘭臺作史漫

裁量折衷自有成善在公論從知千歲長辨

彼美人兮無古今挑燈勘史夜沈沈昌唐無復浩溪

頌哀郢常多楚澤吟麟發自傷王迹息鵲啼誰念帝

魂深祗今莫唱貞元曲但憶曾聞正始音感

餞朱婿

碧梧玩芳集二十三

十二

哀郢那能拾穗歌卧陶誰復杖藜過白頭老我已如
此青眼看君餘幾何風雨夜吟登滿砌雲山寒影鴈
橫波暮年視之臨分苦小酌村醪借臉配

祀瞻拜墓

老誦劬勞易感傷一年一度拜金塘食蓮正憶慈顏
遠毀壁新增苦淚滂松蠹穹林成禿帶草荒高冢藪
幽篁山哀浦思愁余極陣陣溪風葉葉黃
假汝稀年只八年爭教老竟不凄然青山慈母已黃
壤綠鬢中男餘白頭天外羣鴻隨滅沒雲間孤鶴自
蹒跚共攜斗酒澆墳上哀淚何由滴到泉

宿妃瞻夜賦

伊軋籃輿度曉岑
撫今懷昔淚淋淫
夢我老去仍追
誦棠棣新來又廢吟
有恨臺瓜隨蔓盡
無情澗藻與波沈
僧窗月苦夜無寐
莫詠兒寒動母心

六十年前我已孤
嬰兒抱母泣呱呱
昊天罔極幽明隔
良月就盈今昔殊
雲塞斷行悲獨
鴈風林反哺感羣
鳥澄江只似洹
河水一碧寒泓照
白鬢

過妃瞻墓

白髮蒼顏六十三年
拜母憶中男雲歸
別岫山呈碧江抱
寒汀水染藍草報
春暉天罔極樹隨
年老我

碧梧玩芳集二十三

十三

何堪薦餘煮茗清泉
供淚泣餘潛酒不
酣

妃瞻道中

蓐食需明出遠村
筍輿伊軋睡昏昏
桑麻豐歲雲連畝
風露高秋水落痕
清曉跨鞍兒從父
當年戲綵母憐孫
白頭老病松楸隔
一望雲飛一斷魂

波粼粼處淺溪沙
漁屋低迷舴艋家
地老天荒原野靜
江空渡曉水雲懸
淤泥日課黃金粟
清泚時吹白浪花
漫喜時豐阡陌裏
豚蹄行矣祝汙邪

山中對紫微花書感

輕盈插向膽瓶中
看到山林禁藥同
閣下天葩秋月

黥樓頭奎畫曉雲空
紫微閣三大金高攀玉樹扶班
字乃密宗御書
白太府寺一株獨盛
余嘗侍親其下靜掃蒼苔拾墮紅
西省五株皆
痕滿砌余嘗
草制
其中三十年前天上夢
老來無淚洒西風

次許表兄韵

物換星移一慨然
天荒地老斷髓前
豈無志士王官谷
亦有飛仙太華巔
我若加三逢本命
君今過一漸稀年
兩人中表俱頭白
蜀魄纔堪幾幅箋

次龍山韻

新來霄漢冥鴻客
舊日風雲振鷺行
脫下戲衫優便散
驚回客枕夢何長
莫將吳蜀分岐路
政把乾坤作

碧梧玩芳集二十三

十四

醉鄉惟有葵傾心
不死清魂幾到殿
中央

窗前莫問喚祁嘉
望斷宗周黍稷華
斗帳高眠聊避客
深衣暫到漫為家
我懷荒草同元亮
君悼空絃謝伯牙
老矣悲歡總無奈
仙書頻讀覽荒遐

拜錢修史大著吏部使浙西

高懷豈必薄崑崙
倚攬轡登車意自
欣周太史官慚著
我漢常平使喜推
君廬山向已高千
仞野水從今寬一分

鷓鴣裘供

更紛紛

碧梧玩芳集卷二十三

碧梧玩芳集卷二十四

宋 馬廷鸞 撰

五言絕句

仰和皇太子殿下明禱慶成詩韻

聖主精禋格明廷對越深元良贊宸極盛德享天心
夕宿猶疎雨昕朝視大明重光符景貺熙事慶昇平
鳴鑾回紫禁步玉捧宸旒肆眚遵虞典歡傳十二州
用清秋鶴髮翁韻賦小詩招潔堂

幽居抱孤明懷古思舊京渴望寶連山老桂不勝清
月照窗炯炯蟲鳴室幽幽策杖柴門曉孤蒲半沼秋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

一 像章 叢書

火中寒暑退造物其猶醪老身不繭蠶清夜獨警鶴
老蟾明孤心涼感蘇病骨保此中夜存微陽有毫髮
庭草無言綠林花取意紅因之酌茅柴招喚西鄰翁
和潔堂見壽十章

老色上尺宅靈氣虧三田懷我長房翁授汝鷄犬仙
早知無廊廟胡不素邱園揮手謝世氛保此中夜存
我生嘉定間寶運稽炎隆當時貢珍祥今日泣麟窮
風雨傾燕巢波濤漲鯨海茅簷得此生其誰爲爾宰
大冬嚴寒至病骨畏籠羸羸然祝雞翁不識山中相
琅琅金薤篇慰此暮年癯誦我徵咎賦誇君摘句圖

夷亂屬何辜許許者諸子生來乏遠猷死去憂良史

道義挹親仁詩書仰鄰富翠蓬羞排門驪珠驚滿袖

山哀兮浦思月諸兮日居伊誰百歲期遲汝十年書

祝公十齡壽小我五月生如何山林稿得並江漢英

七言絕句

贈張君

世間草隸是雲初汲冢深埋喚不磨五百年間徐騎
省一千年後李陽水

人生識字憂患始底用區區更出奇我欲掃空閒筆
墨只憑老腕把鋤犁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

二

贈鐵面王說易

春風吹袂過溪塘有客來稱鐵面郎今代貴人甘敢
媚可能骯髒倚門牆

京邸漫題

不遑將母兄嗟弟無以爲家爾與余獨坐小樓風雨
急江南歲晚鴈何如

贈彭瀛洲

芸香茗供盡清流十八仙人憶舊遊要是月中好風
月年來無夢到瀛洲

示程介夫

流年何必共君參九瑣青山老一庵試檢樂天詩集
看明年半百又加三

羊腸路險百千轉雲夢宵吞八九寬豆飯芋羹纔足
欲水邊林下卽心安

迎新倉守曾悅心道間偶賦

黃旗紅幟走跋跋曉出闔閭奔迓新車蓋如雲騎如
水山頭牛背有閒人

題張氏勤有堂

世間義理儘無涯桃李春風總一家最恨一般浮淺
學賣花擔上謾看花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

題趙君畫竹

與可知竹子瞻知與可知與可斯知竹矣知
者無他知其直而已故子瞻之節每似之僕
於蘇仙無能爲役而以與可望王孫王孫無
枉其節云

霜竿操向特幽奇直節端如正士姿高拂九霄無曲
處古來唯有老天知

八月十四日紀夢

斷釐立極有前聞鬱鬱昌陵顛葉春起自郇瑕形自
著曉然入夢匪紛紜

弔柴道士

老子猶龍不可親莊周與蝶孰爲真補還石鼎吟邊
句飛作臨臯夢裏人

謝潔齋惠爐瓶

午夢驚殘撥白灰滿盤雲篆拂輕煤金猊對舞輪囷
吐曾挹天香鼻觀來

宴坐渾如槁木枝鱸煙瓶蓋小窗宜書慵捲起聞今
古回向心源不動時

帶湖春樹先和公手植也感而有賦

暗香疎影久淒迷咫尺塘邊丈尺泥培植莫教陽德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

四

盡看花踏雪過前堤

老樹今踰七十霜冰魂玉骨自孤芳大家扶起摧殘
後此是吾家召伯棠和公戊辰卽世
今七十三矣

感二李平泉
梁溪

渡海歸來一炷香入齊早欲卧僧房平泉免向崖州
死博得生前萬口羊

山中梅花

欲爲山巖作好歌舊時挾冊向山阿我無縫霧裁雲
句奈此層梯薛磴何
霜崖雪壁花千樹玉骨冰魂月一痕芳潔不爲塵土

浣瓊英貼貼墮雲根

潔堂惠菜餅次韻

落花寒食漫從容野摘堪供菜肚翁一笑琅玕青滿腹紅綾還憶舊家風

紀夢

陽至前一夕夢亡友康至甫遺余墨本晦翁像圖列三辰五星其上翁盤礴巨石若坐若行旁題一詩慨然有掃清宇宙之志而不能記其辭覺而有作

白日青天一鉅儒清霄入夢忽蓬蓬覺來猛省戊申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

五

疏曾說中原亂易除

贈刊字湯生德清

岐陽雨漬鏑功石涿水苔昏頌德碑渺渺昊天須有定願君椎擊待明時

感時寄鍾信甫

子陵灘下立多時鷗鷺悠悠自識機春事都來無半月一聲鷓鴣勸人歸

紀夢

夜夢嬉遊到古陂穢麥剝芡不知歸野田沒膝泥三尺拔足汗渠自一奇

十月二十六日有感

賓空後甲再經王香斷金爐已七春四十年民父母誰知今日帝乘雲

求菖蒲於李叔翔

風饕雪虐幾崢嶸十草寒窗獨窻馨長恐出山泉水濁塵埃到汝失青青

和許際嘯韻

塵滿萊衣淚點斑春風桃李見應難奎文忽到茅簷下忍作當年義檄看

前年倬直玉堂廬下直歸遲母倚閭早識千鍾誤三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

六

釜斑衣換得錦衣無

陳菊圃參政寄詩千里外託興於秋燕春花以示玩芳病叟病叟不能吟強和四章前二章借來意以自傷後二章述思懷以誌感

風雨危巢萎百花坐看百鳥競銜茶斜陽對語歸飛

處底是烏衣王謝家

桃李盤中天地寬誤渠鼎實爲才堅苔荒草沒渾無恥猶自青黃烟雨間

冠峩獬豸服緋花欲獻甘芹謂苦茶誤盡靈烏報凶

吉終然爰止託誰家

燦燦黃花老圃寬秋芳不採豈云慳江南九日闔千里尚挹寒香紙墨間

寄題程氏菊莊

白貴黃中自不羣冷霜涼露伴靈均集芳尚恨椒蘭變何況天桃俗李春平

一觴露挹餐英美八表同昏履運艱芳節不隨籬下

老悠悠嘉氣眼中山陶令

一邱一壑圖書府三沐三薰烟雨中只把空腸受寒

綠誰教腥腐沈清風天隨子

最愛誠齋語絕佳莫將清苦入妍華淡香秋晚誰能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

七

道猶是安陽畫錦家韓魏公

囊裏醜雞千歲滅天邊蒼狗萬重雲長生閱世憑何

術欲制頽齡藉此君浩翁

十月二十日

太乙宮前戎馬鄉思成門外野蒿場山中一瓣心香

在獨遣孤臣病著牀

強提簪笏睇觚稜再拜焚蕤淚雨零千古陳橋仁聖

事不堪重勘舊編青

讀遠遊篇

愁來高誦遠遊篇度世傳生豈可傳物變無窮今老

矣一雞八穀又新年

題楊妃唾壺圖

三郎好女思傾國一霎沈酣四海奔漢業巍巍英主事內廷供奉孔家孫

右楊妃唾壺圖第五男端頤得之請迺翁題其後

因教之曰自古內外庭不分是以人主親賢士大

夫之時多親婦人女子之時少則天下治矣漢武

帝時執此物者侍中孔安國也唐明皇時楊妃職

之漢唐之所以成敗歟然而寵任中書宦官又自

漢始小子識之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

八

十九夜紀夢

是夜夢至一所遇士大夫蘊藉修整衣冠偉

然蓋洪盤洲丞相也與予話言甚歡曰余爲

中書舍人未嘗識虞丞相余夢中憶二公同

時立朝不記其官位之相去何如也私竊歎

息以爲前輩爲給舍而疎廟堂如此豈今人

所可及俄而內子以皂襜絲鞋呼余更衣乃

出意若訝余不當草草見達貴者余答之曰

吾之忝竊輒繼公後塵正吾好伴也因更爲

公留飯飯畢啟外扉指視天邊虹霓粲然又

歎息久之乃寤是何祥也且而考文惠本末
知其生於政和丁酉迄淳熙甲辰得年六十
入自乾道初罷相間居二十年優游考終盛
福人也謹記於冊以希他日之驗云
堪嗟劫運永嘉末忽夢清風乾道初二十年間閒處
士可能身世得同渠

十一月十二夜夢南冠舊友感泣有賦

麥秀漸漸禾黍新清宵夢斷泣遺民只憐肝腦輸宗
社不負當年第一人

題芳洲詩集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

九

芳洲黎君先朝名進士也既屈於時益昌其
詩古詩近陳子昂感遇絕句可雜半山詩選
中七言如世事莊周蝴蝶夢春愁杜甫杜鵑
詩所謂長歌之哀非邪因書此編以寓贊歎
采采岸甘不自謀慙慙直欲奉王羞可憐斜日三千
字曾獻當年十二旒
虎踞已知王氣盡鵑啼誰感帝魂哀怪渠冊後詩情
苦曾到留都豐鎬來

近聞在舊京賣縵笠子

蚤歲蒹葭依畫本暮年臺笠養閒身如今半幅騰麻

紙羞寄鑿坡舊主人

甲子初冬宿直玉堂淒風小雨次日即承先帝
晏駕之變距今二十年矣大忌前一日孤臣獨
眠山庵景象正似當年挑燈危坐聞田家鼓笛
之聲淒其有感二首

無限都人哭鼎龍年多澤久似仁宗愁來一樣黃昏
雨天上人間自不同

雲黯天低結頤陰孤燈對影夜沉沉可憐一曲村田
樂猶是堯民擊壤音

挽許秋浦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

十

紛紛頂板盡圍紅伯仲高騫槐市風一第不酬攀桂
客千年祇泣感麟翁
蒼顏白髮王官谷綠幕黃簾六館生閱世舊嗟身偃
蹇懷人新有淚縱橫
青門何在從瓜熟玉水難忘對竹哦政復安車裏輪
好情知老子不婆娑
歌騷讀盡遠遊篇淡日寒空引縹天遶浦黃花秋易
老晚香留付子孫賢

挽張龍山

雄篇爛漫兔園冊挺翮扶搖騰背風揭日科名輕拾

紫枯天名姓捷園紅

大雅林中集眾英三長正合入承明汗青有日頭無

白家傳脩來國史成

欽翹人物觀奇士芳潤衣冠儼碩師槐柳門前氣成

霧清風茗盃只談詩

諸公莫唱貞元曲老子曾聞正始音寂寞吳王堤上

路白楊花落畫多陰

挽李小溪

人是西京長者孫橫秋一鶚早青雲假令折就天邊
桂寶十郎家不足云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

十一

三十年間借一甌鵲袍門外欠相攜降霜御史風稜

惡賭眼春官日色迷

鬱鬱南坡一聚塵荒園野草不成春家聲久矣非前

日宅相居然亦古人

仙李由來公與侯宋唐相望盡名流金鑾論事嗟無

地往邈天風記玉樓

題老學道院

大典民羹聖得知斯文千歲以為期試看涑水三雍

贊何必蘭陵賦詭詩

瓜爛東陵老廢鋤野民八十尙就書窗風文字翻葉

葉抱膝長吟一擁爐

白日臨晨老可娛平生有味太玄符莫將華皓咄童

習更探玄文扁此廬

繁華泉石兩成癡早學東家晚學西章甫我我寧汝

誤如今翻恨十年遲

詩餘

水調歌頭隱括楚詞
荅朱實甫

把酒對湘浦獨弔大夫醒當年皇覽初度飲露更餐
英服以高冠長佩扈以江離薜芷御氣獨乘清誰意
椒蘭輩從與武關盟 哭東門哀郢路情無寧人世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

十二

紛紛起滅遺臭與留馨一笑遠遊輕舉三歎道長世
短晦朔自秋春洗眼看物變朝菌共靈椿

齊天樂和張龍
山壽詞

老夫耄矣怪新年頓爾衰俱現排悶篇詩澆愁盞酒
自讀離騷自勸長安日遠悵舊國禾宮故侯瓜畹風
景不殊江濤如此世緣淺 莫莫休休乾坤毀幽懷
無限弱羽填波輕裝浮海其奈滄溟激濫年華婉婉
况六十年頭底須頑健戲唱高詞作還丹九轉

沁園春為潔
堂壽

楊柳依依我生之辰與公共之歎長鄉章臺歌翻輕

吹飄零灞岸影弄斜暉花萼樓深靈和殿古人自淒涼
涼柳自垂相逢處記吾儂墮地嘉定明時何須夢
得君知便穩道人生七十稀笑桓大將軍枝條如此
陶潛處士門巷歸兮幾陣花飛一池萍碎又向先生
把壽卮年年好祝東風萬縷老翠雲齊

水調歌頭

和潔堂韻

老子蚤知退鷗鷺未盟寒癡頑踰六望七寧以壽爲
歡風有黍離傷咽雅有蓼莪悴使我不能餐更把
南陔讀淚落廣陵濶踏峨峰騰華頂卧王官青山
與汝卒歲紫茹可登盤乞得白翁歸處莫學緇郎更
誤危夢倚闌干多謝長生曲顏面怕人看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

十三

碧梧玩芳集校勘記

卷一

六葉三行空疑當作天 十葉九行簿枝疑是薄枝之譌

卷三

七葉九行外字疑誤 九葉十九行道當作導

卷五

三葉末行申誤甲

卷六

首葉十九行城當作成 四葉四行名疑當作明

碧梧玩芳集校勘記

豫章叢書

卷七

六葉四行酈當作彫 九葉二行椒當作楸

卷八

四葉十四行時誤時

卷九

四葉八行縉疑當作綸 五葉十七行熟疑當作孰

十九行磬疑當作鼓

卷十

二葉首行徹當作撤

卷十一

四葉八行又疑當作未十九行穹誤窮 五葉六行

拘鉅為政疑有誤七行闕文原重讀字今去

卷十二

首葉五行華原作章 九葉十行數字疑衍

卷十三

三葉末行寓疑當作遇 九葉四行日誤日

卷十四

三葉首行奉誤奏 八葉十五行臣當作至

卷十五

三葉四行陳平疑當作承平 十六行僅原誤豈缺

碧梧玩芳集校勘記

二

文原注疑誤二字今去 九葉首行轄字疑是轄字

之譌 十葉八行云當作去十三行擬上疑脫比字

卷十六

二葉十三行摩當作摹 五葉十七行莫知疑是莫

加之譌 七葉首行髮而漆据杜詩當作髮似漆

卷十七

二葉末行書當作詩 三葉首行兩兮字原鈔本均

譌作號下同號字省筆為号大約因形似而誤 四

葉十七行涸然應作洞然 五葉十八行固當作故

十葉十六行出下疑脫力字十八行復與疑倒泊

疑疑是汨瀟之譌十九行微闡疑倒 十一葉十行
實疑當作述若疑當作君

卷十八

二葉六行其疑當作具六十七兩行三兮字原鈔
均誤號十八行遭疑當作遵 九葉十一行貴公孫
据下文貴下疑脫軒字 十一葉十四行親乎疑倒
卷十九

二葉十六行巨當作詎 六葉五行關字疑是間字
之譌 七葉十八行皆原誤貫 十三葉四行其疑
當作甚

碧梧玩芳集校勘記

三

卷二十

三葉十八行破誤談十九行金字疑誤 四葉十五
行官疑當作南 七葉十七行觴疑當作傷

卷二十三

二葉十八行往据杜詩當作住字 五葉六行鏡疑
當作境 七葉七行行政疑當作致十二行夢原誤勞

卷二十四

首葉十三行茅柴疑當作茅茨 四葉十六行羊元
誤年 五葉十行霄當作宵 九葉十五行芹誤岸
十一葉二行無字疑誤末行葉字疑當作秋

南末未樂平馬氏父子以文章學業光顯於時貴與

通考已家有其書獨玩叟著述多佚不傳此集四庫

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讀史何編只存十之一二又

缺其奏議已非完書然且輾轉傳鈔自乾隆至今歷

百餘年未有刻本無怪鄉邦文獻日就凋零而後生

數典且忘其祖也予游江南得丁氏八千卷樓鈔本

影摹一通歸與潛園再三審校始謀付梓其前十一

卷駢文典重喬皇多係居兩制時作十二卷以後散

文詩歌則暮年身際滄桑感時撫事文境漸變為蒼

涼讀老學道院一記已覺其遇之窮而志之可哀四

碧梧玩芳集跋

豫章叢書

庫總目但稱其駢體最工非知言者矣丙辰秋八月

新昌胡思敬跋

秋

堂

集

三

卷

劍秋

署



甲寅暮
春之初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五

秋堂集三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柴望撰望有丙丁龜鑑已著錄其詩有道州
白衣集詠史詩西涼鼓吹諸編俱佚不存此本
乃後人雜哀而成詩末尚有道州白衣集序其
夢傅說以下十一絕疑卽詠史詩中之作也望
以清祐丙午上丙丁龜鑑得名然應詔上書但
當指陳人事論朝政之是非乃牽引讖緯以值
歲干支推行禍福穿鑿附會迂誕支離其心雖
出於忠誠其言則涉於妖妄乃出獄歸里士大
夫至祖道涌金門外賦詩感慨傾動一時王應
麟困學紀聞尙載其表中之語以爲佳話宋末
士氣之浮囂於是爲極已別存其目糾正於本
條之下至其人則宋亡以後遁跡深山至元十
七年乃卒儵然高節追步東籬其詩雖格近晚
唐未爲高邁而黍離麥秀寓痛至深巖屑哀音
特爲悽動亦可與謝朓諸人竝傳不朽故殘章
斷簡猶能流播至今也

錢塘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

秋堂集三卷 精鈔本

宋柴望撰

望字仲山江山人嘉熙間爲太學上舍生清
祐六年丙午元旦日蝕詔求直言乃上丙丁
龜鑑時相意詔下獄臨安尹疏解之得歸
里和淵明歸去來詞以自遣聞元兵日熾國
事日蹙輒流涕問死事者必爲文以酹端宗
登極孔大諫薦授廸功郎史館國史編校宋
亡後杜門謝客至元十七年卒所著有道州
白衣集涼州鼓吹詞皆自識語今雖重編仍
列於前至正間其從子季武輯本揚載爲序
此本無序不知傳錄之所自

歸安陸心源宋史翼列傳三十四遺獻一

柴望字仲山號秋堂其先衛人徙居江山潛祐

六年丙午元旦日蝕詔求中外直言乃撰丙丁

龜鑑十一卷起周威烈王五十二年丙午止後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自秦漢五代上下通

一千二百六十年為丙午丁未二十有一數其

吉凶禍福於前指其治亂得失於後正月書成

上進忤時相意秋七月詔下府獄逮詰幾不免

時趙興德上疏言柴望忠誠懇切所述根據史

傳未可重以為愆得旨放歸田里抵家相淵明

歸去辭以自遣隱長臺之高齋有樓扁曰奇氣

廳曰百客乃肆意名勝登天台雁蕩之巔由吳

江步廬阜泛湘流探赤壁居武夷山中踰歲乃

返景炎二年三山孔大諫舉薦奏授迪功郎史

館國史編校屢進疏論是時顛覆益甚遂歸山

中及宋亡杜門謝客獨臥一榻而感慨激烈每

於吟咏間見之從弟通判隨亨制參元亨察推

元彪俱與同志避跡不事二姓賡咏于煙露之

間稱柴氏四隱云卒至元十七年六十九

著有丙丁龜鑑道州白衣集詠史詩涼州鼓吹

皆行于世

柴氏四隱集附錄
蘇幼安秋堂墓誌

秋堂集

二

原序

詩莫盛于唐尙矣唐之詩蘇許陳宋肇其源高
岑王孟繼其流嗣後纍纍迭出爭相軋勝非不
傑然皆名家也然言唐詩者類以李杜爲稱首
何哉蓋天寶之間國事顛覆李白少陵目擊時
艱激烈於心而託之辭直述興致迫切情實其
間雖出入馳驟於烟霞水月之趣而愛君憂國
其所根抵者居多是故上參天道下植人紀中
扶世運風雅以後不可少也二家以後言詩者
吾惑焉西崑香奩纖穠妖冶之音作於是抽黃

秋堂集原序

二宜秋館

對白撥花拾草者寢以昌焉詩道於是乎亡矣
嗟乎其孰知詩者哉余讀宋紀柴國史詩集而
知詩道之有在也公集秉于忠義而摠于危迫
摘詞琢句動譜音律雄豪超越如天馬之驟空
瀟洒清揚如春花之映日就其所造之深直能
卑視近代而與唐之諸名家相上下矣至其詩
之所以至者則又上揖李杜之精英而性情法
度不啻自其胸中流出蓋雖聲氣所種各自爲
家而其志之所之則皆出于時事之所激而倫
理之所關固有曠世而相感者也誠以宋之季

視唐之天寶爲逾危而公之所遭逢于接緯黍

離之恩爲尤恫焉宜其發之憤且惋也然則公
之詩豈可以淺視之哉知公之詩者要當知公
之心則李白少陵不是間矣予過江鄉訪公遺
跡公從姪季武出公集若干卷祈余敘素蒙公
高義又嘉季武之請因遂書之公詩有道州白
衣集詠史詩涼州鼓吹在公生時已盛傳於世
兵燹日久散逸不次茲錄其遺存者若此云至
正四年七月既望襄陽陽仲弦敘

秋堂集原序

二宜秋館

文類

宋 柴望 撰

進丙丁龜鑑表

臣伏望以正次王王次春頌萬民之治象史載事事載道有前代之元龜匪溯氣數之與亡曷示始終之勸戒言非所當罪不容誅臣實惶實懼稽首頓首伏念臣賦性至愚讀書甚少自憐孤苦獲際休明念先世之孝廉本故家之崇義葵不恤緯憂在宗周值災見行夏之朔正運當晉厄之年是殆水陰既勝火德

秋堂集卷一

一宜 秋 節

信知有數沒非偶然苟曰無之胡為至此痛思今日莫返頽波尙論古人具垂成鑒秦漢之君以下千有餘年方册之政可尋十常九矣棲燈勘義滴露研朱姑援實以斷時宜非飾說以冀天聽矧君子難進而小人之根未痛絕天理難明而人欲之蠹未盡消中國或厄於外夷大綱未聯於小紀四方戚戚之靡問萬民咨嗟而不安輔成有賴於大成所重尤關於天子伏望皇帝陛下體純乾之一法震主之宜闡大學之明謹中庸之獨必安國本以安社稷必正君心以正朝廷當自九重首圖勵精之治毋使億兆玩罔梗

化之風臣忍死備天措身無地今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戒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捧詣天庭上進以聞

丙丁龜鑑序

臣望聞以鏡為鑑可知妍醜以人為鑑可知得失以古為鑑可知治亂人主任社稷之重寄係億兆之休戚其於歷代之盛衰尤當究心者故人主不可不觀史觀史則儆省之功深而是非之鑑明其裨益於治道可勝言哉昔唐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嘗宜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他事則

秋堂集卷一

二宜 秋 節

吾輩可以得志勿使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斥矣士良為計不欲人主讀書正欲愚人主之耳目蔽人主之聰明也巧矣哉臣區區忠赤無以自見每有葵不恤緯憂在宗周之心况當丙午丁未之厄歲而又日蝕元旦昭示譴告殆如杞國憂天不遑寧處臣不佞遂徧搜諸史竊以為是歲為厄從古而然帝王之世史籍略而不書今自秦漢而下數之至於五代為丙午丁未者凡二十有一上下通一千二百六十載災異變故不可枚舉獨漢延熹丙午中日有蝕晉太康丁未朔日皆蝕信乎陰陽

之有數也然數生於理理有是非得失則數有吉凶禍福自昔災異之變未有不兆於人者古帝王盛時格心有道則災異疏帝王以後格心無術則災異密丙丁之厄皆厄也其厄於延禧者以延禧之時小人之厄君子也其厄於太康者以太康之朝夷狄之厄中國也臣故採摭其實目曰丙丁龜鑑釐爲十卷卷各有事事各有斷凡所以致變之因與消變之由者皆是瞭然在目則求天於天者果不若求天於我求數於數者果不若求數於理是爲得之亦知有天下者知天根於我數根於理必於是書而盡見且知人主不可一日不觀史也臣故總其說而爲之序

秋葉集卷一

三 龜鑑

和歸去來辭

陶靖節辭豈易知哉歸去一篇悠然自得之趣也無其趣和其辭辭而已坡仙之作皆寓所寓各適其適有趣焉不爲辭也余動心忍性於歸田之後視得喪榮辱若將脫疑是焉暇日跌坐柳陰吟咏陶作與灘聲風瀨互相應管知山水之樂不知聲利之爲役也悟而得焉遂和其韻

歸去來兮買山無錢吾何歸望故鄉以迢遞對秋風

而堪悲覺吾老之將至難年少之復追知今日之計得視昨事之俱非春悠悠兮無際絮冉冉兮沾衣奚浮瀕之上下隨朝露之罪徵人生過隙如駒一作斯奔堂有白髮終朝倚門故山無恙猿鶴猶存晨興剪韭時平開尊邀明月以同飲對春花以醅顏問梅友之消息報竹君以平安水循除而灑灑烏鷗鳴而關關寄白日之笑傲何浮雲之足觀曾無得而無喪任飛去而飛還將羲皇之向上又何爲乎齊桓歸去來兮若秉燭而夜遊殆形骸之役役果何競而何求知樂吾之所樂奚愛人之有憂扣白石之朝歌而飯牛

秋葉集卷一

四 龜鑑

於雲疇名若飄瓦身如虛舟一死生爲大幻委塵世乎糟邱觀今昔以隨化付長江之自流思遊者之既倦盍聞早而休休已矣乎亦視夫行藏之時以決吾之去留胡爲乎莫知其所之取舍無所適賢否同襟期譬植者之必穫乃稂莠而弗籽聊一觴而一詠撫良辰而賦詩以靜觀乎物表奚疑人之我疑

謝太尹節齋趙公啟

詔劉蕡以應賢良萬死觸雷霆之怒放范滂而歸田里再生蒙天地之恩方憂危於黑風大海之中忽吹送於黃河崑崙之上道將行而吾知有命人欲殺而

公獨憐才是爲頂踵之知夫豈毫髮之惠驚魂淚定
感涕雨流嘗觀天子聲名文物之區實爲多士衣冠
禮樂之地甫遊長安市吟累千餘愈在京師時書凡
三上二鳥感潼關之賦一騾出蜀道之難使醉成狂
巖府尹容而不殺哀窮見屈李京兆惜其有才固能
養成二子之名抑且仰見三生之造論前賢之至此
宜近世之所無誰肯如公加惠於我茲所恃以無恐
故又爲於此來望無大過人自小好學以孝廉之世
譜繼崇義之家聲字不充饑清至徹骨屢掇主司冬
烘之誚已無舉子秋風之心每浩浩以長歌或飄飄

秋堂集卷一

五 宜秋館

而引去白蘋紅蓼幾窮吟咏之情綠水青山半是經
行之處雖非子長之歷覽亦爲李賀之偉觀人笑其
狂自謂之得晝長寢熟臥蘆花之絮衣夜半鐙殘膏
松明而讀史理亂成敗之迹如視艱難變故之慮轉
深舵向東風頗識岸移之勢扇遮赤日亦因路熱而
來方頌元和聖德之詩忽視建武詔書之下奏呈龜
鑑敢攫龍領之鱗事忤貂璫致觸螳車之怒白壁初
不疑其則足青蠅亦何意於刺讒眾煦深山冷灰燃
豆堪笑指烏爲鸞之誤深恨握蛇騎虎之驚咎在轉
喉罪當辜舌繫李膺而下寺獄夫亦何辭謂真卿之

諫朝廷烏有是事寬禍福死生於度外安吉凶悔吝
於目前他人不激則不深先生再言而再笑刀山湯
鼎已覺凜乎其傍簞食豆羹迺肯啜爾而與朝掩滿
函之墨暮燒盈箱之書奉旨出關卽刻就道解驂擊
筑大唱故鄉之歌曼纜垂楊滿酌陽關之酒羸馬逐
青嶺而去明公多白雪之篇此行豈是無名一歸儘
自不惡寺禽識面咸呼謫士之來山獠無知亦詭儒
冠之異雖嵇康之交絕覺淵明之興佳合眼詠離騷
何心時事支頤聽蟋蟀滿耳寒聲閒領妻兒摘黃精
而尋朮時傭僮僕採青蔓而鋤芋願希陋巷以安貧

秋堂集卷一

六 宜秋館

無致長安之羞淚一邱一壑可以忘情山北山南聊
用卒歲緬思昔也以狂觸而萬死豈分於今得公言
以再造終身佩鼎彝之恩高壓華嶽沒齒存銜結之
報深仰星河惟謹丹衷西屬敢卽酬獻知已敷陳罔
既悚林增深某月日望頓首

崧山書院上梁文

古者三代之學大莫大於人倫聖人百世之師尊莫
尊於夫子不有闕里之祀曷恢鄉校之規大作經營
幸新輪奐竊謂世之相去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道
不他岐行同倫書同文車同軌粵自吳端競起大義

繁蕪鳳兮何德之衰麟也為時而出道之將行也命
去魯衛以奚辭天之將喪斯文可春秋之不作於是
人也詠杏壇之下歌藻泮之春至亞聖之大才尤有
功於斯道雖曰火於秦而佛於漢又尚誦其詩而讀
其書寥寥朝陽奏疏之餘挺挺濂洛大儒之出一佛
瑞世五星聚奎太極一圖盡洩龜龍之秘紫陽兆派
勒回校象之偏惟徐逸平與柴憲肅為同門之高弟
得正學之親傳絲竹之音恍如昨日俎豆之事未及
百年道脈文章重振崧高之上黨庠家塾一新麗坦
之規宮牆增數仞之危宗廟侈百官之富弟子三千

秋堂集卷一

七 宜 秋 館

眾分洙泗之波冠者五六人詠舞雩之服家多絃誦
人有詩書見師道之常尊續大原於不墮孰先孰後
去聖人之世近聖人之居斯世斯民先天下而憂後
天下而樂用歌伶語以相梓人

拋梁東禮樂三千闕里中天使斯文歸木鐸如何不
復夢周公

拋梁西負笈貨糧不用齋鏗然點瑟春風趣自樂顏
瓢陋巷低

拋梁南肯將行事寄空談三千弟子皆師孔問禮何
緣到老聃

拋梁北大道從來包太極若將天地與身參上下中
閒皆合德

拋梁上恂恂侃侃於鄉黨恰如日月麗中天至於更
也人皆仰

拋梁下觀於海者難為也參乎吾一以貫之瓦礫糠
粃皆土苴

伏願上梁之後禮義由賢者出有朋自遠方來人各
有能有不能有教無類道則無在無不在可見而知
齊歌金榜山高之詩作出玉鉉鈞調之事

秋堂集卷一

八 宜 秋 館

秋堂集卷一

五言律詩

宋 柴望 撰

吳樵溪山居

老子無家計蕭然屋數間頭邊惟白髮眼底是青山
暮急鳥聲散琴低鶴睡閒片雲長是伴朝去暮飛還

金臺泊舟

欲謀歸去計歸去更匆匆王化何時北江流日夜東
片帆山共水竟夕雨和風時事只如此相催老成翁
宿湖外

秋堂集卷一

一 宜秋節

懶入城中去來維柳下舟空江明月上殘雨夕陽收
好景多歸夜他鄉易得秋倚梧吟不盡樽酒更登樓
山居

老來無一事僮與鶴相隨繞屋疏疏竹編牆短短籬
起來花換影知去睡多時莫厭山居寂山人祇自宜
七言律詩

詔許出獄呈京尹節齋趙公

臣子狂愚獻直言聖明寬大度如天十封應詔皆焚
橐一片憂時祇似弦數象逢丁陽九厄元龜為鑑後
千年今朝有旨從天下知起長沙到席前

靈芝寺別祖席諸友

落日寒城暮雨餘滿斟離酒意何如見妻還指張儀
舌痛國誰憐賈誼書羸馬病僮旋僱倩寺禽山獠亦
欲歔長安可是深居處更向深山深處居

富陽道中

幾年只向長安去今日囊書被旨回馬首獨行秋葉
路鱸魚時共菊花杯黃昏鐘動雁初下夜半月明朝
正來我自不歸歸便得故園早晚早梅開

和周居易見寄韻

十年為客上長安人指冰山不會寒開口盡言投老

秋堂集卷一

二 宜秋節

易到頭只為挂冠難低棲屋宇居常穩小築園池坐
儘寬別有前溪魚可釣也須栽竹傍闌干

錢塘

不記錢王建國年尚遺強弩射湖痕地迴王氣歸吳
分山挾潮聲出海門南渡幾年猶昨日西湖疏影自
黃昏客來獨憑欄千處時聽漁歌過遠村

越王句踐墓

秦望山頭自夕陽傷心誰復賦淒涼今人不見亡吳
事故墓猶傳霸越鄉雨打亂花迷複道鳥翻黃葉下
宮牆登臨莫向高臺望煙樹中原正渺茫

送馬太初之越

一去山陰一冉溪如何還只恁分攜雨無聊賴人無
厭水又潺湲鳥又啼明日不知君上馬中宵誰與共
問雞去時應有爾亭句為我臨池援筆題

戒珠寺右軍宅

蒼樹寒煙雨渺茫後來誰此弔興亡晉朝風物今流
水蕭寺鐘聲幾夕陽話燕梁空春雨急愛鵝人去暮
山長學書弟子知何在風過池塘墨尚香

和王景陽越中寄別韻

故人書只問平安已分還山豈願官猿鶴不驚松徑
夢貂蟬難換竹皮冠長安葉落秋深見故國斜陽雨
後看莫道剡中吟不盡不成吟處亦停鞍

金山寺

荻花蘆葉正珊珊山在長江寺在山門徑但從船出
入僧房多住水中閒江空落日斜猶照夜半秋潮去
復還吟興未闌天欲曙一行斜雁起蒼灣

鳳凰臺

灑盡梧桐酒一杯興亡前事獨徘徊烏衣冉冉斜陽
下白露茫茫江水來鳳去不知經幾載客來惟只見
高臺閒於登眺成孤嘯五百年間王氣回

石頭城和王宣翁韻

懷鄉弔古易傷心絕頂危亭共客臨朝市曾經兵火
後山川轉覺樹雲深百年歌舞空臺沼六代豪華漫
陸沈惟有亂鴉歸去晚夕陽無限暮城陰

多景樓

早被垂楊繫去舟五更潮落大江頭關江北望幾千
里淮海南來第一樓昔日最多風景處今人偏動黍
離愁煙沙溼洞翻蘋末欲倚西風問仲謀

山陰蘭亭

寂寂山陰事已塵至今亭址尚嶙峋落花時節朝朝
雨插柳人家處處春曲水自流寒食酒茂林無復永
和人昭陵繭紙今何在空有梅花點翠珉

別故人

便未成名也自歸不應猿鶴更猜疑冷看世事頻移
局懶與仙人共奕棋南渡只今惟有酒西興臨別是
誰詩行藏正要知時節卻是時人未得知

送葉苦磯之金陵謁信巷

一片斜陽落渡頭青袍烏帽獨登樓江流建業三千
里山色淮南數百州都督正開羊祜府誰人得上李
膺州此行不為揚州鶴一字猶堪萬戶侯

呈中書權直程滄洲

玉旨傳宣曉直扉制麻侵曉進呈歸三槐龍影連青
瑣千柳鶯聲度紫微袖惹鏡香飄霧靄傳盤露映
旌旗承恩更賜金蓮炬猶勝清光太乙輝

寄徐編校

桑田何處海漫漫耕墾傳聞建武閒真主不緣符白
水先生安可飯青山至今衰草遺寒燒此日秋江起
暮鷗萬里崎嶇祠下路不知行役幾人閒

歸來

歸計年來付酒杯任他猿鶴自相猜東家種竹西鄰

秋堂集卷二

五宜秋節

看前日移花昨夜開鐘送夕陽歸草木風吹涼月上

樓臺老來懶聽他家曲惟看柴門長綠苔

越山

吳越山分兩岸青遙遙帆影是西興江花歷亂如紅
雨嶺樹高低似畫屏錢氏故鄉迷輦道越王芳草上
諸陵已知太乙臨吳分曉看祥鳥夜看星

寄徐編校

近傳丹詔下彤墀夜鶴寒猿也自疑江上晚風終是
最相宜湖生潮滅鷗先見花落花
開蝶未知懷玉山人如問我爛柯山下看圍棋

重到都門傲轆轤體

兩年不作金華夢重到湖山事已非柳外晚風寒夕
節花開天氣雨晴時欄干獨凭鶯飛去簾外低垂燕
未歸欲把焦桐理心事滿庭芳草又斜暉

金陵秋赴別江壽翁

憶向西風折翅歸每欣黃菊滿疏籬十書詣闕無知
已千里離家有路歧歲月易驚孤客夢文章難比少
年時荻花蘆葉休淒怨自有新開寶桂枝

奇氣樓

此齋全占崧高勢更盡樓前第一奇芳草碧連天水

秋堂集卷二

六宜秋節

處數峰青斷暮煙時山川不逐陰晴換宇宙閒看歲

月移琴已懶彈書懶讀一簾花影詠春遲

高齋晚望

纔是青山便卜鄰世情那得較紛紜霧含遠岫分爲
雨煙起人家去作雲柳色晴光扶檻入鶯聲人語隔
窗聞高齋獨捲重簾坐花落棋牀日未曛

西湖

年年柳眼青歸處門外遊人可自閒天氣又晴晴又
雨樓臺依寺寺依山酒邊歌拍穿花外船上簫聲落
水閒光景流連空自惜鷓鴣啼罷暮城關

客中夜雨

離情先怯向邈州寒葉敲窗更報秋幾點攪殘千里
夢一聲滴作兩鄉愁若綠楊柳沾離席偶傍梧桐濺
小樓惟有孤燈照明滅夜深無語攬重裘

江心寺

寺北金焦徹夜開一山恰似小蓬萊塔分兩岸波中
影潮長三門石上苔遺老爲言前日事上皇曾渡此
江來中流滾滾英雄淚翰與高僧入定回

重題黃鶴樓

自從崔顥題詩後更有何人弔禰衡芳草不知鸚鵡

秋堂集卷二

七首 秋信

恨晴天惟見漢陽城樓頭月落酒方醒岸口風高雁
正鳴五百年前黃鶴去閒尋鷗鷺訂詩盟

送朱南山開蜀關

殿上傳宣內引官一封歷歷奏忠肝八千里路先聲
至百萬鄉人夾道觀節度晉公先授鉞淮陰韓信舊
登壇擎天正要中流柱莫擬人閒蜀道難

別永嘉使君趙致軒

一番出處計何如流泊中川不爲漁落日淒涼秋老
矣西風浩蕩客歸歎吟成白髮逢知己費盡黃金買
古書明發灞橋橋上路藉君帆力更吹嘘

蕪州別友

客中逢客上夷陵輾轉淒涼睡不成無酒送君之遠
道有誰吹角向江城白髮亂生人漸老青鏡相對兩
無情詰朝其發蕪州岸知到江山更幾程

送監丞弟元亨參江陵闔

北虜纔聞郭子儀上流決有退節期諸公但醜臨江
酒老子祇圖別墅棋露布夜傳誅鞮鞞九便遞破
符離書生已辦平淮表先寄鶴鶴原上詩

卽事

瀕洞風塵莽未明天翻地覆劫將盈翠華海上知何
似白首山中空自驚笑向鶯花非世界夢迷弓劍繞
皇陵誰知被蕨同杯酒爲酌興亡終古靈

秋堂集卷二

八首 秋信

和通判弟隨亭書感韻

風沙萬里夢堪驚地老天荒只此情世上但知王蠋
義人閒惟有伯夷清堂前舊燕歸何處花外啼鷓月
幾更莫話淒涼當日事劍歌淚盡血霑纓

中秋待月用弟察推元彪韻

待月高樓月不明百年虛負此宵情浮陰亂向空中
起圓影偏從塞外清江國蕭蕭淒露氣山城處處動
笳聲何人獨抱琵琶坐淚滴冰絃暗恨生

七言絕句

夢傳說

傳說為霖寤寐中
高宗一念與天通
後來亦有君王
夢不是陽臺使月宮

西施

十二金釵對對鋪
三千粉黛膩如酥
君王莫道六宮
醜一箇西施已沼吳

范蠡

五月菰蒲八月秋
年年清酒酌江頭
伍胥忿怒三閭
怨爭似鴟夷一釣舟

秋堂集卷二

九

宜秋館

長城

漠漠沙場萬里遙
千夫一日起臨洮
若無道德為干
櫓更是秦人築欠高

沛中歌

秦時日月漢山河
家計今誰與仲多
天子不知天下
貴酒中唯唱沛中歌

雲夢

紀生尚可稱皇帝
韓信何妨作假王
今日偽遊真是
偽只因一蹕誤高皇

長生

武皇何事駕虛空
金闕求仙路未通
王母不來方士
去茂陵可是廣寒宮

蘇武

十九年閒不辱君
論功何獨後諸臣
若教倒數凌煙
像也是當時第一人

子陵臺

曾與劉郎共起居
如何不肯受除書
最憐人笑先生
錯正好為官卻釣魚

昭陽殿

禍水流來漢火亡
白頭宮女恨昭陽
至今人見飛來
燕猶為君王暗斷腸

秋堂集卷二

十

宜秋館

淝水

想見西風對壘時
目中先已料安危
淮淝百里兵雖
眾未抵東山一局棋

除夕對梅

青春無復駐年華
幾度寒梅暗憶家
惆悵新愁添白
髮鬢邊如雪映寒花

上忠齋丞相

世事篙人一葉舟
長歌短棹發中流
今朝正得東風
便纔是西風便轉頭

柯山下採樵民盡日觀棋局局新黑白兩般都著
過後來一著要高人

江南江北路迢迢往事東風恨未消昨夜杜鵑啼不
了始知春在洛陽橋

九陌紅塵撲帽紗囊書幾度進官家近來不甚知時
事只是栽桑不種花

古風

塞下行贈韋士穎歸鄂渚上江陵謁闈相

夫運帷幄籌草軍前檄毋但曰白面書生之
未學也馬上撲鞭隨從軍樂後誦弔古戰場

秋堂集卷二

十一宜秋館

文使驚濤亂石相顧駭愕者此重食武昌魚

後會公案

長安二月春正濃長江二月風正急城頭楊柳雪絮
飛道傍黏雨泥潦溼邯鄲誰家俠少年上馬意氣揮
金鞭下馬掃筆大如椽興來一石未能醉劇飲數斗
口流涎玉山跌倒扶不起金鞭留當酒家裏隔樓髻
髻畫眉人相邀夜宿鴛鴦被睡魔不醒五更鐘箇聲
吹斷相思淚嚶嚶雞鳴將度關欲去未去脚躡閒道
逢項莊把劍舞樓上美人歌玉環翻然掣電蛟龍怒
便指南樓問歸路二千三百里更長爾襍衣糧我扉

履青衫著破不堪典典到青衫其誰語世上豈無蚪
揖漢散財結客千千萬豈無燕昭萬黃金築作高臺
禮瓊彥秦坑漢罵不肯收自是一番遭薄賤唐人科
舉更糊名天下英雄消阻盡生兒不學去封侯錐毛
弄秃成霜鬢世無荆軻樊於期只今誰復是男兒我
聞兵兇戰危事愁殺天上蚩尤旗人心承平易思亂
中原塊土爭驅漢蔡城未下關未誅機來一髮不容
開三邊未即妖肢清天河何時能洗兵送君不作斷
腸客三尺一騎君西征臨岐酌酒再三語今日君王
自神武此行投筆事班超不必區區問兒女上流夜

秋堂集卷二

十一宜秋館

夜雨如箭下流礮火驚淮甸襄師重屯鄂州北淮師
未解長江面勸君莫賦橫槩詩樓頭正要籌邊算軍
前一著天下奇夜斬樓蘭無人知露布直到天子墀
六宮歡動龍顏怡惟清象武獻太廟未央前殿稱玉
卮拳旗斬將不足道運籌帷幄果謂誰曰何功第一
參次之噫吁嘻帝命我公歸袞衣

以上元本

月夜溪莊訪舊

山山明月路何處認梅花石色冷疑水溪流白似沙
清吟幽客夢華髮故人家相見即歸去已應河漢斜

詩永

秋堂集卷二

秋堂集卷二

三
宜
秋
館

宋 柴望 撰

詩餘

摸魚兒

丙午歸田嚴灘
褚璠奇席上賦

問長江幾分秋色三分渾在煙雨何人折盡絲絲柳
此日送君南浦颿且住試說看羊裘釣雪今何許魚
蝦自舞但一舸蘆花數聲霜笛鷗鷺白來去 年年
事流水朝朝暮暮天涯長歎飄聚衾寒不轉鈞天夢
樓外誰歌白紵君莫訴君試按秦箏未必如鐘呂鄉
心最苦算只有娟娟馬頭皓月今夜照歸路

秋堂集卷三

齊天樂

戊申百五王
野處酌別

青青楊柳絲絲雨他鄉又逢寒食幾度劉郎當年曼
倩迢遞水邨煙驛尋蹤訪跡正馬上相逢杏花狼藉
惟有沙邊舊時鷗鷺似相識 天涯流浪最久十年
河所事幽懷歷歷換字鶯歸看梅鶴去回首征衫淚
漬新歡舊憶笑客處如歸歸處如客獨倚危欄亂山
無數碧

祝英臺

丁巳晚春訪楊
西邨湖上懷舊

小船兒雙去櫂紅溼海棠雨燕子歸時芳草暗南浦
自從翠袖香銷明璫聲斷怕回首舊尋芳處 向誰

語可憐金屋無人冷落鳳簫譜翠入菱花蛾眉為誰
嫵斷腸明月天涯春風海角恨不做楊花飛去

陽關三疊

庚戌送何師
可之維揚

西風送鬢殘髮早星星歎故國斜陽斷橋流水榮悴
本無憑但朝朝纔雨又晴人生飄聚等浮萍誰知桃
葉千古是離情 正無奈黯黯離情渡頭煙暝愁殺
渡江人傷情處送君且待江頭月人共月千里難并
笳鼓發戍雲平 此夜思君腸斷不禁儘思君送君
立盡江頭月奈此去君出揚州縱有明月無酒酌故
人奈此去君出揚州明朝無故人

秋堂集卷三

摸魚兒

寶祐甲
戊春賦

這情懷怎生消遣思量也只是淒怨一春長為花和
柳風雨又還零亂君試看便杜牧風流也則腸先斷
更深漏短更聽得杜宇一聲聲切流水盡橋畔 人
閒世本只陰晴易換斜陽衰草何限悲歡畢竟年年
事千古謾嗟修短無處問自閒倚簾櫳儘日厭厭悶
浮名盡懶但笑拍闌干連呼大白心事付歸燕

念奴嬌

丙辰寄
錢若洲

匆匆別去算別來又是幾番春暮酒債不償還似可
負了若干吟句渭北春天江南夜雨總是傷情處黯

然消歇綠楊一陣鶯語 空記十載嬉遊如今驀地
雨處成離阻縱是相逢天涯路難覓當時歡侶寄語
京君歲華不駐誰爲留春住小樓昨夜東風依舊飛

摸魚兒 景定庚申會
史君陳碧樓

便無他杜鵑催去匆匆春事能幾看來不見春歸路
飛絮又隨流水留也是怎禁得東風紅紫還飄墜天
涯萬里悵燕子人家沈沈夜雨添得斷腸淚 嬉遊
事早覺相如倦矣謝娘庭院猶記閒情已付孤鴻去
依舊被鶯呼起誰料理正乍暖還寒未是晴天氣無

言自倚想舊日桃花而今人面都是夢兒裏

滿江紅 別滄洲
趙茂仲

載酒何人登臨處滄洲空闊憑欄外晴楊兩岸晚煙
潑墨水鳥不知梁燕去溪山半屬冬青閣有小舟隱
約載歌姝調新曲 留與去如何得風又雨催行色
共白蘋紅蓼好生飄泊別後三年重會面人生幾度
三年別正鄉心客夢兩綢繆城頭角

賀新郎

滿酌西湖酒覺湖山依然未老遊人如舊數過清明
纔六日欲暖未晴時候正畫舫春明波透記得名園

曾駐馬鞍驚淺映隄橋柳尋勝賞重回首 不妨旋
摘枝頭有喜青青垂丸帶子脆圓如豆想是和羹消
息近報與醉翁太守道玉斂有人啟奏紅藥當階明
似錦覺嬌鶯舞燕皆稱壽唱此曲付紅袖

念奴嬌 河山

登高回首歎山河國破於今何有臺上金仙空已去
零落連梅蘇柳雙塔飛雲六橋流水風景還依舊鳳
笙龍管腸斷何人重奏 聞道凝碧池邊宮槐葉落
舞馬嘶杯酒舊恨一作春風吹不斷新恨重重還又
燕子樓高樂昌鏡遠人比花枝瘦傷情萬感啼血暗

露襟袖

前調 絕妙好
詞增

春來多困正晷移簾影銀屏深閉喚夢幽禽煙柳外
驚斷巫山十二宿酒初醒新愁半解惱得成憔悴鬢
鬆雲鬢不欣鸞鏡梳洗 門外滿地香風殘梅零落
玉慘蒼苔碎乍暖乍寒渾莫擬欲試羅衣猶未鬪草
雕闌買花深院做踏青天氣晴鳩鳴處一池昨夜春
水

秋堂集卷三

秋堂集附錄

墓誌銘 里人蘇幼安撰

秋堂公歿且有年矣有宋革命公爲舊臣避地守貞其故交遺朋非無行義秉文之志可以誌公者願潛德遯跡晨星落落紀公之實者非草野外史乎公之志節昭著宇宙知之者非一人也乃謀垂之於不朽以俟夫後之知公者則余辱公知最深又烏得不銘公姓柴氏諱望字仲山號秋堂其先衛人始祖承事公諱仲緊避五代之難徙居江山四代祖諱元瞻以孝廉著稱辟於朝先從祖司封公諱天錫與弟天因

秋堂集附錄

一 道 秋 館

同年進士能以風節立朝不附權貴嗣後太史公諱禹聲待制公諱中行侍御公諱瑾大理公諱衛承務公諱復皆以禮學政事伯仲後先柴氏蓋奕奕有聲矣承務公生朝奉公諱伯之朝奉公生迪功公諱可用迪功公生秋堂公公生而穎異五歲能誦詩書輒不忘甫成童博通經史諸子百家無不研究屬文葩藻興致所逼聯珠貫玉豪邁逸發湧若雲波蓋方閉戶力學而篇什傳播流徧江左咸推爲天下士矣理宗嘉熙間爲太學上舍除中書省奏名公倜儻不羈所交皆當世知名士相與談論古今時變及經國要

務皆鑿鑿中的人是以服之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蝕詔求中外直言公素明象數每夜占星斗時復慘怛悲歌慷慨左右莫知其所爲也及聞詔乃撰丙丁龜鑑一十卷起周威烈王五十二年丙午止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自秦漢五代上下通一千二百六十年爲丙午丁未二十有一數其吉凶禍福於前指其治亂得失於後正月書成上進忤時相意秋七月詔下府獄逮詰幾不免時大尹尙書節齋趙公素知公忠直上疏言柴望忠誠懇切所述根據史傳未可重以爲愆得旨放歸田里京師之人謂公讜論不

秋堂集附錄

二 道 秋 館

容無不歎息在時名公設祖道湧金門外時與公爲文字交者三山鄭震紹武吳陵建安葉元素松溪朱繼芳錢塘翁孟寅田井陳麟黃漆南康馮去辨西江趙崇嶠曾原一吁江黃載汶陽周弼咸在焉晚色涵岫商風振林各賦詩爲別公神思潯然不以得失介意愛君憂國眷戀不忘而桑梓松菊之懷託之聲律者竊然有度既抵家和淵明歸去辭以自遣隱長臺之高齋有樓曰奇氣廳曰百客讀書鼓琴時或焚香冥坐終日賓友至則相與笑傲物外階下蘭蕙宛然清氣偈人就之遊者裒其神采飄飄起馭風之想

公性至孝早喪父太夫人毛氏孀節授公學業公在太學時雖晨遊結駟無一夕不問安否解職後益加虔謹於所居重構堂曰瑞萱堂承歡甘旨百爾務竭其衷居喪哀毀成疾蔬食廬墓塊然骨立人莫能堪蓋其天性如此咸淳初元兵日熾國事窮蹙公聞之輒傍徨流涕如當事者及聞爲國難死事者必爲文望空以酌之觀者聳動公家居聲名籍甚當塗屢薦之時太師賈似道專政公弗平之遂弗起乃肆意名勝登天台雁蕩之巔由吳江陟廬阜泛湘流探赤壁居武夷山中踰歲乃返景炎二年端宗登極三山孔

秋堂集附錄

三

大諫舉薦奏公以布衣直疏前殿特旨授迪功郎史館國史編校屢進疏論是時顛覆益甚忠志不遂鬱鬱成疾遂歸山中及宋亡元朝物色舊臣公杜門謝客獨臥一榻而感慨激烈每於吟咏閒見之其卽事詩曰翠華海上知何似白首山中空自驚又書感曰堂前舊燕歸何處花外啼鵑月幾更其悽惋忠憤讀之可爲下淚公從弟通判隨亨制參元亨察推元彪俱宋舊臣與公同志迹跡不事二姓廢咏於煙露之間聳動江湖稱柴氏四隱云公生於宋嘉定五年壬申卒於至元十七年庚辰年六十有九葬高齋山之

奇氣樓下卽公所居也公娶王氏生一子希浚爲宋太學生今不仕公孝友忠義篤於好古而練達時事簡於修飾而砥礪大節平居沽歌樽酒意氣閒逸勢利紛華一毫不入其胸襟至死生得喪旁午於前亦莫爲之動處宗族曲盡恩意孤嫠喪葬力爲周卹與人交始終不爽其高誼厚德眞古之豪傑也爲詩文率效古法而出以己見今所存者馳騁晉魏駕軼盛唐工小詞蘊藉風流每每與辛黃諸名家並可謂彬彬之作矣其大者則能韜晦終身不忘故君黍離愀愀之懷未嘗少釋彼有抱琵琶過別船者視公亦可

秋堂集附錄

四

以少愧矣公所著有丙丁龜鑑道州台衣集詠史詩涼州鼓吹皆行於世銘曰兩儀奇氣迥萃哲靈少耽文學長益精明匡時龜鑑疏奏彤庭時與志違蒙難艱貞詔歸田里奕有芳聲辭廣彭澤律傲杜陵鳳翔鸞躍再起策名頽波返照國運倏傾恥仕二姓迹跡林垌文章節義彪炳可徵士林傳誦慶雲景星深不可量高匪盡稱後之稽者其視斯銘

秋堂集附錄

江甯汪家聲振之校

秋堂集補遺

詩餘

桂枝香

今宵月色欺暗水流花年事非昨蕭灑江南似畫舞
楓飄柝誰家又唱江南曲一番聽一番離索孤鴻飛
去殘霞落盡怨深難託又腸斷丁香畫雀記牡丹
時候歸燕籠幙夢裏襄王想念王孫飄泊如今雪上
蕭蕭鬢更相思連夜花發枯枝猶在春風那似舊時
宋玉

齊天樂

淒淒楊柳瀟瀟雨悄窗怎禁滴瀝思裏傳蟹愁邊落
雁多少東吳山色知他恨極料爲我窗前強鳴刀尺
竟日西風那堪無寐更鄰笛黃花開徧未也花開
應笑我年少難覓瀟上長安河邊渭水都把韶華暗
擲何人碎簾倚衰草連天暮煙凝碧怕說相思撼楓
喧夜寂

摸魚兒

登嚴州西樓

望長江幾分秋色三分渾在煙雨傷心已怕江南樹
那更暮蟬如語帆且駐試說看羊裘釣雪今何許魚
鯢自舞但一舸蘆花數聲羌笛鷓鴣自來去年年

秋堂集補遺

恨流水朝朝暮暮天涯長歎飄聚衾寒不轉鈞天夢
樓外難歌白紵君莫訴君試按秦箏未必如鍾呂鄉
心最苦算只有娟娟馬頭皓月今夜照歸路
右詞三闕鳳鼎自趙聞禮陽春白雪錄出郵寄宜
秋館主人刊附集後其摸魚兒一闕雖已見本集
而題目字句間有不同合依山中白雲詞例兩存
之秋堂詞悽惋沉鬱與泗水潛夫相視而笑昔人
云詞至宋末而始極其變諒哉甲寅初秋臨川雷
鳳鼎菊農識于拜鵲樓

二

秋堂集跋

柴仲山以上舍生關懷國事身死上陳丙丁龜
鑑曉音瘖口以亡國爲憂雖罹縲絏而無怨尤
乃不幸其言之中也事解曾登仕籍國亡遁迹
山林所著詩詞滄桑寄慨淚動絕倫勁節高風
尤足振浮式靡集中謝大尉節齋趙公啟駢言
婉擊詩派在晚唐以律體爲勝所著道州台衣
集詠史詩西涼鼓吹諸篇已佚僅存此集三卷
展轉傳鈔不無舛謬卽楊載之序均經亡佚此
本乃江南圖書局得了氏精鈔本云不知傳錄
所自四庫總目亦云後人雜裒而成實爲其從
子季武於至元中所輯本也甲寅春月南城後
學李之鼎振唐跋

秋堂集跋

宜秋館

子 寶
寶 加 味

申子表勵準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榭鋟

序

古今立言之家有不傳而學士大夫類能誦說展轉流傳者何限
 間有一再傳矣光影都削終致勿傳者又何限要之無當理亂無關
 倫彞則亦任焉耳已獨至忠義之士其為言也多孤憤難讀矧值更
 革一時耳目率相詫異指謂不詳誰復樂為稱道甚者速其敗腐迨
 歷世而後諒其心悲其志者則不能盡得其孤憤之所至然而獲其
 井辭以至細事雜說無不欲爭傳之則吾於方韶卿先生大有感也
 先生少負異才又起而繼承家學雄踞詞壇天下知與不知咸推宏
 博議者至方之蜀郡明允一時宗響繁可知已然而先生絕不喜為
 空言綜核治體原本忠愛三為當國指畫奇謨思得擇維宗社惜也
 庸屏無足與議而來秀之遺音作矣蓋先生既自廢恆望天末託物
 興懷揮涕悼詠迄無虛暑製作甚富悲憑特深即以詩計尙餘三千
 况於他文抑以黃文獻柳文肅兩及門鉅公採厥嗣所藏為之傳次
 校錄寧遠苦於言湮哉乃何僅摘詩篇止取什一尙思無知輒難傳

存雅堂遺彙序

示陸夫子知之矣大抵先生所遭既變出未經而先生所懷尤憤懣
 特過其情旨之激切音調之悽愴當有不止於是者當代公卿不免
 嫌疑避忌故遺編久秘即出難全錄即錄難久傳往往然矣且至世
 遠人更遺音盡絕百僅一存者又安知不經所改削者歟予中心悲
 之非一日也因不辭卑陋博採旁摭碎篇必錄微義并標以期與梅
 節愍諸公並傳者豈非以先生之孤憤當理亂關倫彝者乎予嘗被
 命飭誌而見潛溪所編人物一記彙列五目竊疑未盡如節愍文詞
 何其精能第曰忠義詔卿忠憤又何其激烈寧徒文學雜志遺事雖
 微見端而豈若博綜其言以告天下傳後世與之共諒其心悲其志
 哉固宜乎一時薦紳交致揚確卜世雲仍爭相梓傳良有由也不然
 者邑之立言為潛溪所稱不啻二十許家或聞述六籍或博稽百家
 而予獨不能忘情于數公者夫寧無所謂也歟夫寧無所謂也歟同
 邑後學夫次張燧書于清遠山房

存雅堂遺彙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遊仙華山

遊寶掌山寺

附方樗遊寶掌山寺

寄柳道傳黃晉卿兩生四首

懷龔山人聖子

藥壺山寺步師遠上人韻

寄仇仁近

重陽對菊得菊字

附方樗得雨字

題鄭氏義門

附方樗題義門

存雅堂遺彙目錄

五言律詩

哭陸丞相秀夫

咏霜葉寄臯羽善父

北山道中

附方樗寄吳晦叔

五言排律

仙華招隱

憶同張子長遊北山諸名勝

仙華山採茶詩

附方樗立秋日喜雨寄楚老

五言絕句

八景勝概

卷之二

七言古詩

三洞

與臯羽子善遊寶掌山

故宮怨

題光風霽月樓

鴻門謔同臯羽作

上元陳丞相宅觀燈有作

遼西曲

翠微樓對竹會飲

鹿田聽雨

同胡汲仲兄弟登香遠樓

東甌雪中山茶盛開

答仇仁近

呈臯羽

寄吳善父

存雅堂遺集目錄

次陳浦泉教授渡江韻

宿保安寺

八月十四壽吳良貴

哭餘之張教授

和張子長

書示同志

贈樂閒居士

重陽明日得日字

附方梓得蝶字

附方梓得也字

附方梓題吳景禧樓碧樓

附方梓輓吳止所

荅柳道傳簡

送吳立夫

附方梓重陽對菊得開字

七言律詩

北山道中

客有問金華勝遊者以詩敘其概

吳清翁石橋

冒雨渡浦陽江

春日集張元吉兄弟宅

寄梁隆吉

謔西峰寺壁間詩

九日同臯羽子善遊白石龍湫用杜老九日藍田韻

止所吳公挽歌辭二首

吳良貴雪中歸

附方梓次韻

附方梓次韻

存雅堂遺集目錄卷之十一

吳仲恭翠微樓九日落成和謝臯羽二首

附方梓和詩

附方梓和詩

附方梓呈吳學士新第落成

附方梓寄吳立夫

七言排律

贈張叔元鎮帥

七言絕句

三吳漫遊集唐十首

卷之三

上書

上陳丞相書

序跋

仇仁父詩序

重陽詩卷序

書梅節愍公文安集後

跋述古尙書復期上人手帖

跋謝臯羽登西臺慟哭記

題處士槌記後

記

棲碧樓記

附方樗重脩浦陽江橋記

附方樗重脩聖昌寺記

行狀

謝君臯羽行狀

祭文

祭温州路教授吳君

贖

存雅堂遺素日錄

午日候張叔元鎮帥

答行可吳姻家

附方樗餉吳良貴

附方梓壽吳良貴

附方梓壽吳立夫母夫人

卷之四

紀上

金華洞天行紀

卷之五

紀下

金華洞天行紀

五言古詩

宋方鳳撰

遊仙華山韓宋遺民錄 韓詩粹 韓揚德別雜志 韓詩鈔

仙華嶽萬仞我乃廬其東日夕與山對今茲踏玲瓏起左信奔鹿當
前任啼猿大嘯崖石裂一覽天宇空蒼松飽風雨絕壁掛老龍樵斧
不得脫撫根愁吾躬邈哉軒轅氏問道由崆峒龍鱗一以遠于獻志
遺弓猶傳少女靈鍊玉于焉宮山林重帶胃香火明民表我來重懷
古攬涕臨西風何當刺飛流一洗磊砢胸

遊寶掌山寺韓宋遺民錄 韓詩粹 韓詩鈔

茲辰欲有適軒車偶來駭劇苦北村南荒竹晴窗陰接語未及久相
邀指叢林澗行任詰曲巖巖既經欽登于時春早暄生意見草心紅紫
寂未動萬山蒼翠深伊子夙好遊忽忽老見侵孤興尚衝霍遐思或
巫黔况此近居里而能盃肪簪裂古發悲嘯沿流引清斟捫蘿復忘

存雅堂遺業卷一

疲古洞窮幽尋豈無聲利猶見笑山水滯人生本來浮世故未易任
薛崖拂前題俛仰已昔今我法姑用我睨言屬同襟

附方樗遊寶掌山寺韓邑志

何年此招提近在芝掌側巉巖聳蒼空雲霧濛絕壁相傳千歲僧
於此寄疇昔提携酌春酒况乃社日逼俛仰天地間一笑詎非得

寄柳道傳黃晉卿兩生韓碧樵偶錄 韓松雪齋詩鈔

大火且西逝赫曦詎能為叢竹覆孤館綠陰相蔽虧人散眾喧寂獨
烏嚶鳴隨想見探討餘層層發新知儘不虧朽拙勉哉動相道

其二

太樸散已久鴻甄疑未均惟有砥礪志搜得真純勿以登瑋寶頭
石真勿陳君攬國香蕊每與荆棘荆棘豈不利反以揚素塵

其三

盈盈黃菊叢栽培費時日依依五絲瓜引蔓騰離出于今想新花于
今長秋實花實豈不時灑灑尙期密并令根莖傷委棄等藜藿

其四

新秋涼氣發松籟調于鳴山房良靜聞文史淡足娛吾心太虛廓儻
然萬象俱大觀物物齊何事分賢愚選哉金蘭契聊用佈區區

懷麓山人聖子韓松雪齋詩鈔

西北有傑閣岩巒切雲天綺窗通四望綽約流蘇懸中有絕代人端
居方盛年被服既殊眾容采亦鮮妍瑤牀置寶瑟玉軫朱絃絃有時
揚妙指冷冷宮商傳曲終恣仰賴託契軒農先塵曼蕭里耳大雅誰
能憐我欲往從者淮海生寒烟

藥壺山寺步師遠上人韻韓松雪齋詩鈔

旭日耀禪林曠曠見虛室觀心得無為頗覺詩思逸得句祈疾書振
衣陡焉失持此證空空一笑墮不律

寄仇仁近韓碧樵偶錄 韓松雪齋詩鈔

憶昔三浙浦思遠買舟訣大海漲波濤排空銀浪掣時方逢杪秋涼
風正淒絕况復嬰沈疴殘喘一身子落日古渡橫壺衣各鳴咽尚期
營歸餘旋泛山陰雪詎料人事遷方春竟五閱寧無雙鯉魚寒濕敘
曲折顧茲悲憤衷未足陳一切階前金鳳花當軍行復輟閣上西湖
光可似舊澄澈

存雅堂遺業卷一

重陽對菊得菊字韓吳溪集 韓詩鈔

止所吳翁歸空客會葬者雨留明日重陽對菊命觴取菊為
重陽冒雨開折為歡不拘體各賦以致慨

懷故止所翁與我幾觴菊方當舊節來已作秋原哭會葬有遠朋風
雨此淹宿佳兒敬父執姻友更敦睦投轄不愧蓮設醴仍為穆其如
插萸遍不見而翁獨悲歡今昨筵還往東西轍回首試長望依依但
雲木

附方樗得雨字韓吳溪集 韓詩鈔

昨我醉騎馬失脚行踉蹌主人笑掀髯把臂猶起舞茲辰復何辰
俛仰已今古遠來置芻客共繞臨池圖折莫可插髮醉我不待點
深悲聊強歡即散輒復聚悠悠去年人不及今夕雨願持菊花厄

一 澆墳上土

題鄭氏義門 輯麟溪集 輯邑志

人愛渭水清畢竟河流渾不知黃虞世何處覓旌門旌門縱百世豈
能外舞倫祇因風氣清遂表為義民麟溪有寒泉西流類抱紳泉聲
徧塞耳亂却化鷄晨夜帳燈烟黑秋缸吐火紅六世孝友家元屬書
聲中爛銀鋪作榜綽棧何崔崔尸神似相語莫遺阿奴來人心一遭
盡五官皆作魔不賡斯干詩却聽然箕歌兄弟本一氣為利分爾汝
借問嗜利人千載得不死鴟鴞巢滿林何地不感惻若非慈烏啼血
淚收不得我身親乃有況此身外物世人果何思肝膽每相賊當年
朱兩轡回首血在頤爭如義門鬼千載不餒而何人非楊椿如椿能
幾人祇緣本心死所以有溜磷大樹大十圍枝葉日敷蕃願培百尺
土庇此千歲根

附方楞題義門 輯麟溪集

大義久不作類綱孰能扶有回萬鈞力足起千載愚云麟溪上

存雅堂遺集卷一

二 遺集

奕奕君子居同堂爨不析已及九世餘動必敦孝悌昭焉遵訓謨
有田可以稼有畦可以蔬有菜亦有筑有詩亦有書雍雍悅子姓
肅肅嚴婦姑祀饗必誠怒冠婚禮無踰濟鄰屢發廩致客恆駟車
一翁垂九十羣從紛前趨支持屹柱石淬礪精瑤瑤情朝特旌義
大字標門閭豐碑妙紀實賦咏皆鴻儒老我愧同里時陪文字娛
白髮映沼沚清風滿襟裾高歌一舉酒歌罷仍長吁未俗見淳樸
歸然真世模

五言律詩

哭陸丞相秀夫 輯詩粹 輯楊德周雜志 輯宋遺民錄

祚微方擁幼勢極尙扶顛龍背舟中國龍髯水底天羣存周已晚蜀
盡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

咏霜葉寄早羽善父 輯浦陽風雅 輯碧樵偶錄

秋盡吳江道丹楓樹樹奇葉為詩者色霜乃畫之師望似醉鄉近疑
猶花事遲停雲俄在念倚杖未歸時

北山道中 輯詩粹

拂衣去城市信步踏晴泥草意春風蚤松陰野日西語長忘路遠行
近覺山低更欲遲來此穿林聽鳥啼

鹿田聽雨 輯詩粹

禪樓投倦客山雨起更闌窗葉散幽響石林生峭寒洞深猶瀑江
遠忽飛湍想像雲蘿外應宜曉色看

同胡汲仲兄弟登香遠樓 輯碧樵偶錄

策杖探幽勝同登况二難江山雙極目宇宙一凭欄春色啼鶯破孤
城擁浪寒遙遙烟靄裏猶作故宮看

東甌雪中山茶盛開 輯碧樵偶錄

海色連蓬島同雲一望迷寒花空故故醉酒只悽悽卜世無三兆傷
心有五噫仲宣樓上賦愁絕不堪題

答仇仁近 輯松雪齋詩鈔

城郭相過嶺山房駢薛籬谷當嘉客遜阿稱碩人適竹徑鳴騶斷芝

存雅堂遺集卷一

四 遺集

壇野鹿多松風雲壑冷掃石待狂歌

呈鼻羽 輯松雪齋詩鈔

依依蓮社客斗酒共相酬臭味語中得榮名孟上浮世情餘百變吾
道合千秋肯信張平子窮居但四愁

寄吳善父 輯松雪齋詩鈔

噴噴不得意與懷偏為君猶為乞米帖不作送窮文縱酒長違俗揮
毫自出羣相思今夜雨滴瀝未堪聞

次陳浦泉教授渡江頭 輯世經堂 輯浦陽風雅

笑拂湖亭柳春歸客亦歸塔雲連岫暗風雨絕江飛老覺遊非壯癯
應遜却肥有詩充古錦尙不媿林扉

宿保安寺 輯碧樵偶錄

捫蘿山徑迥迥流水石橋分一雨過秋寺千峯生暮雲望窮迷野色沙
遠見鷗羣烟靄蒼茫外寥寥清磬聞

八月十四壽吳良貴 輯詩鈔 吳溪集誤刻揭後斯

四十強而任斯言著禮經搏鵬宜運海振鷲且充庭後夜中秋月今
朝南極星牽夫頻獻醉留眼看袍青

哭餘之張教授韓松雪齋詩鈔

吾憐張仲蔚青草少人行曉帳猶濕空山鶴自驚徒餘八斗望誰
築五言城莽莽孤邨外王孫掛劍情

和張子長韓碧山仙錄松軒詩

落麻溪山好相過不厭頻詩留曾宿客月照乍歸人率爾呼盤餐恐
誰辨主賓未須陳咫尺高誼總秋旻

書示同志韓松雪齋詩鈔

尚覺浮名累樵漁寄此身尊盟潛動德証業喜知新氣誼生無間文
章合有神毋徒涉城市出處任風塵

贈樂開居士韓碧松偶錄

市遠塵囂隔神閒幽事并歸花憐竹影煮茗訝松聲月與詩如約琴
將鶴互廣冷香生碧落秋夢不勝情

存雅堂遺集卷一

重陽明日得日字韓吳溪集 韓蕭鈔

重陽明日會葬諸賓當歸吳良貴留之不實又析東坡相逢
不用茫歸去明日花黃蝶也愁之句各賦五言四韻

浮生聚塵輕流景飛羽疾故人已新阡舊雨又今日不惜酒飲狂且
須詩縛律一笑復掀髯天地何終畢

附方樗得蝶字韓吳溪集 韓蕭鈔

主人留復留爛醉歌白氍移樽對寒花散策響秋葉香凝紫紫葉黃
舞倦青蚊蝶惟有一逃賓蒼山雲萬疊

附方梓得也字韓吳溪集 韓蕭鈔

主人有黃花留客香滿筵日飲豈絲乎市眠慙白也依稀聽雨牀
愁絕繫階馬此會良獨難幽懷還重寫

附方樗題吳景禪樓碧樓韓蕭鈔

白叟無人識青山是故知一從傷菊後兩過浴蘭時入暑重逢此
追涼約更誰清風覺相變未忍數歸期

附方梓輓吳止所韓蕭鈔

先生六十化吾道向奚云花館空餘影清歌無復聞夜寒鶴思主
風急雁悲羣有子方跨竈天應未喪文

附方樗寄吳晦叔韓松雪齋詩鈔 吳溪集誤刻徐稿

地僻書難到春寒病轉深遙憐梅剪玉更想柳搖金凡視平生事
杯觴隔歲心恐君亦思我迢遞寄愁吟

五言排律

仙華招隱韓蕭鈔 韓松雪齋詩鈔 韓楊德周雜志 韓蕭鈔

軒后悲蒼劍神娥下玉霄攀髯初失夢遺脫向凌歊碧塵升棺影青
分產柱苗山精依鹿竹天雨濕雞翹有約成孤憤無人重久要參龍

因姓氏使鶴誤軒輅冉冉將終老冥冥不可招無書寄青雀有恨在
中條

憶同張子長遊北山諸名勝韓蕭鈔

昔與張公子翩翩訪赤松重來逾兩紀獨去宿孤峯古木蒼陂映禪

存雅堂遺集卷一

房側徑通夕陰干障黑入靜一燈紅幸及軒車會寧辭杖履從相看
如夢寐健步媿兒童春盡山仍好林深澗忽窮天低時墜雨寺遠偶

聞鐘弔古田無鹿探奇洞有龍幽尋穿窳窳高步踟躕瓏靈草多成
藥躑躅不作叢風光疑曉曉野色在空濛下瞰疑無底言旋復向東

巖阿依斷磴烟嶂落飛淙細路緣苔磴危橋跨石澗泉依山曲曲雲
並樹重重巨剎標名嶽穹垣護畝宮倚欄斜日下入至老僧逢零落

蟪蛄墨荒涼馬鬣封不才持薄祿終古媿高風馳擔雲關裏傳鶴雪
峽中追隨尋道侶述作付文雄急景真流電浮生尙轉蓬後期親歲

晏來往意憶憶

仙華山採茶詩韓碧樓偶錄

軒娥遺瑞草仙掌撐何年苗蕊蠶空壁殊根蟻遠天蒙頭莫可斷垂
脚或爭傳冉冉雪霜飽亭亭風日蠲危故梯鳥道允矣獲龍涎叢菓

雜丹鼎濕雲伴玉延香眞千里擅包結三生緣夜英抽雷後春焙眞
社前一鎗滴瀝露片碾博和烟碧澗規棋殊洪州氣味懸滑甘於紫

荷幽韻訝青蓮既揀兔毫點應添蟹眼前松澗生遠韻風致想眞筌
七椀賡全咏三篇繼羽編醉鄉已失路塵空將逃禪服食益人壽何
當煮禾銘

附方榜立秋日喜雨寄楚老

韓譜鈔

抱疾不安枕且爲枯旱憂俄然垂豹霧莫是捲龍秋烈焰全收暑
新涼正得秋客誰譏稚穉吾欲咏甌窠機杼松臺遠琴書竹戶幽
西田宜早穫却共虎溪遊

五言絕句

八景勝樂 韓月山野頌

華柱丹光

何年撐空荒截置珊瑚樹長日燦朝霞芙蓉抱新露

仙壇靈草

葳蕤不記名絕壁挂縷縷果否垂衣年絲麻績蠶午

中峯嘯月

存雅堂遺集卷一

縱身嘗決雲山月此晶皎疑是七還丹卻盼吐物表

深穴噓風

草木何豐形懸崖護丹穴相傳通鼎湖深窈吹寒冽

劍峽遲鸞

峽中候帝子青鳥空徘徊搔首叩玄律何當化鶴來

卦尖望鼎

遙岑誰畫卦置此荆山鼎乍可姪女飛千秋覩溟洋

藥壺閃影

紫車貯藥壺日夕發光怪不道洞府深翻嫌入荒陞

龍門飛瀑

飛雪濺矜矜流雲當面起邂逅綠毛仙臨流同洗髓

存雅堂遺集卷一

存雅堂遺彙卷二

續金華叢書

宋方鳳撰

七言古

二洞 輞宋遺民錄 輞詩粹 輞場德周雜記

金華北山三洞天垂髮欲往今華顛春風吹衣雨洗屐瘦節忽拄蒼
山烟山高地平走幽澗根絡石上森桐梗步從飛橋瞰石洞厓色闊
世知幾年風痕霧迹化異物龍首昂左尾右旋就中暗穴如墓頤急
水瀉碧鳴鳩絃邇流東炬照徒涉肩背擦石行拳擊水窮路夷內景
得以炬交燭窮幽玄細蚊感波湧浪接皓彩疑雪飛霜鮮大為獅子
虎犀象瑣碎亦復蜂屯然蜿蜒雙蟠角尾具一一玉爪擊蒼堅宮龜
負甲色深墨長蛇白質相縈纏鐘能鐘聲鼓能鼓不假縱橫知誰懸
直橋斜檻藏洞室短畦長町移原田青雲白霓五色霞笑盡敗絮留
丹鉛中途經過最深宵伏身低眺洞口泉空明一線隔遠見秋蟾浴
海光輝媚左巖袞衣頗橫巨屨指戲鐵垂躡躡目餘神怪不可極似

方韶卿遺彙卷二

鑿非鑿鑄非鑄出登山腰中洞外視石井開潭入深踏險思絕
綫長竿揚炬後且先水簾可俯心為悼到此十九歸言遺暗奇不憚
歷磊何足以日故差輕便翻身却望水簾虛銀河天落懸吾前常情
疑復下百尺積水定作神龍淵石乾徑關却易進玉筍拔地修而固
宜為淵處乃為屋亦或摩蘇題新篇同遊怪我久未出笑謂豈欲并
底眠林幽風起日已晚猶脫高洞山之鯨新蒸可買樵我道不遠數
里仍攀綠傍從石壁入深坳如鐵戶限瓊為榜儼然海相挂珠絡熟
視始信非誇傳左為朝真正面入便想笙鶴遊羣仙雲霞波濤仙衣
裳奇詭豈必下洞專歛然修梁架巖起左右蒼白龍形全望中極底
勝漆黑雙扉隱隱起半邊天光一道燭扉內知此明緯從何穿窺深
壁峭不可往安得挿羽如飛焉嗟余茲遊尚牽俗身所驟歷辭難宣
但思乞水學坡老洗眼看字消餘年

與學羽子善遊寶掌山

寶掌一山何勝絕老龍千載事已別巉巖怪石峭森列矯首三洞蹇

奇峭不知何年風雷烈鑿開混沌此管裂高洞攀緣與天接棲鶴所
巢勢嶮泉隙泉瀉滴清且激碎藥為衣儼陳設中之洞今巧融結四
達坦明如我闔低山一洞尤寒次鏗然谷應合音節共愛孤輝遠林
咽又疑帝子笙歌徹乘風便覺神飛越落景徘徊就僧榻好向天風
更搜扶相期夜半踏明月

故宮怨 輞月山野徑

白日欲落何王宮腥雲頽樹生烈風獨猴幾年爭聚族饑瘠獐獐擾
人肉熊羆肆毒夜橫行刺蛆封血多飛甍蟻屍吐穢大如鴛鴦見女
鬼迎新故寒更鳴吻空哀誰能化鶴還歸來山都治吏總難記妖
狐吹火月墮地

題光風霽月樓 輞世籍室

光風霽月四字勝翁書刻石建州陳正臣提舉浙江為翰林
收書至建得此本歸初以霽月自號今遂以四字名其所居
之書樓

存雅堂遺彙卷二

人間底處無風月知用何時最佳絕芳播崇樓淑氣浮影滌古桂清
輝發向來雅重無極翁灑落襟懷與此同去之百世猶仿佛宛見道
貌匡廬中誰題品語黃太史大書四字紫陽子今從建水得此本如
拾瓊珠捲文綺携歸八詠雙溪州晏然直與造化遊無邊妙處乃萃
此題矣君家百尺樓

鴻門謠同學羽作 輞浦陽風雅

項王重氣蓋世叱咤啞萬夫廢交割河山杯酒中弱肉耽耽恣
虎視帳列爪士吞鯨龍神鋒技擊光蕩擊中有一人亦拔劍是楚是
漢舞婆娑須臾壯夫搦盾入怒目而語背盡裂項王照曜無一言楚
國孤臣淚流血玉玦何勞再二舉拂衣竟作彭城死沐猴而冠何足
云君看五采成龍文

上元陳丞相宅觀燈有作 輞碧橋偶錄

渴龍入夜吼百川無數象珠迸地圓星斗撼天半欲落五花琪樹告
生烟烟燈豈不勝花朵踏歌何入增坎珂風塵淮北馳羽書金鼓江

城寒燈火君不見秋青宜撫荆湖關上二元張樂晏清班忽然稱疾燈未滅五更已奪崑崙關

遼西曲 韓浦陽風雅

遼西八月邊風急寒草凝霜刁斗濕旅雁嗷嗷思婦哀錦機初罷流黃織并州快剪裁作衣製成千里寄相思巧盤詰曲同心紐附繡回旋錦字詩詩長字字愁胸臆紐比連環解難得解難得時君莫誤啼紅認取封時痕

翠微樓對竹會飲 韓浦陽風雅 吳溪集詩作吳虎騎

縹緲飛樓修竹裏珠簾半捲清風起月明十二畫欄空美人遙隔湘江水夜深吹徹玉參差引到丹山絲鳳儀遠倚仙翁九節杖翠雲深處望安期楚調歌殘仍擊節管外紛紛落蒼雪樓頭醉臥笑元龍一片歲寒心似鐵

答柳道傳餉笋 韓天苗園逸錄

東家鼎烹於六噲西家呼盧賽乳酪肉食那知儒素風似君臭味將存雅堂遺彙卷二

無同知我山齋少白粲隨時易辦松花餅佐食投筍毋乃饒筠龍新掘來幽品封題遙寄四五尾款然解剝出肌理和以芹根及薤芽醃鹽滷著香無涯黃蘗脫粟絕滓膩得此加餐檢殘笥手把南華讀一過詩思陡湧如春波題筵酬君君莫笑胷中成竹譜清調

送吳立夫 韓碧樵偶錄 吳溪集多誤筆增改

有人儲書塞中腸不能奮發為辭章亦有英姿限時命坎珂名不登交場吳子妙年即秀穎雋字過眼終無忘文如翻水溢萬斛晝夜不舍流湯湯于今東南聚傳彥爽然一發能穿楊二十脫穎客毛遂名登十九能低昂亦如列宿二十八有球天畢施之行況子平生志遠遊塊坐已能窮八荒從茲北上有歷覽徑到河淇經呂梁青徐平野望不極半萬里程趨冀方君不見龍門探奇氣益壯文豪千載同翔翔

附方梓重陽對菊得開字 韓吳溪集

江源舊社絃重來素車欲返徘徊親朋正感際含笛風雨復對

重陽孟窮人非詩語獨惡滑我有酒花須開眼前悲喜異今昔敢問戲馬當年臺

七言律

北山道中 韓詩粹

起犯春霜一徑寒清遊乘興約吟鞍眼中最恨友朋少塵外頻聞山水寬溪落舊痕枯野半樹浮空翠濕危欄巖頭幾處懸冰白已作羣羊化石看

客有問金華勝遊者以詩敘其樂 韓宋道民錄 韓揚德周雅

赤松上下雨霏微八咏樓頭重拂衣西港晴來汀艸長北巖幽處洞泉飛風敲定磬鹿春過月滿丹臺鶴夜歸歷覽因知古詞客盛誇雲夢未全非

吳清翁石橋 韓吳溪集 韓蒲鈔

金椎誰奮破山冠石潭疑走六丁間道便須橫蟻蝶長竿先已豎蜻蜓濟川作階君堪紀吟雪行藏我欲經領取溪山好風月更看高

存雅室遺彙卷二

樂翼然亭

冒雨渡浦陽江 韓碧樵偶錄

如雲千頃壓江填寂寂籃輿破午烟樹杪樓臺看近郭渡頭波浪忽滔天舟依曲港難迴棹徑轉高陵每得筌誰向龍山誇海國一聲鐵笛女塘邊

春日集張元吉兄弟宅 韓天苗園錄

銜孟不讓阮家風况復陽春日雪融調合西堂琴欲響情深北海酒難空詩題歷歷諸名跡酬和年年幾醉翁未盡清狂尙期約同看燈火月明中

奇梁隆吉 韓天苗園錄

美爾英年早息機羅衣脫却著荷衣黃昏日隱供陰咏野史稗官漫是非舊事橫看東澗水新餐誰共北山薇金閨玉樹思君甚采藥春華歸未歸

讀西峰寺壁間詩 韓碧樵偶錄

出郭幽探約里程竹籬小語忽雲生寺藏密樹聲得客染流霞暑
氣清煮茗每聞松端落長苔半與石牀平何來老衲陰魂盡滿壁多
題世外情

九日同臯羽子善遊白石龍飲用杜老九日藍田韻韓碧樵傳

塵埃隔處地天寬選勝携觴且笑歡不惜逍遙投杖屐何妨磅礴解
衣冠晴餘風重雨猶落秋老天高酒易寒世事悠悠雙眼外與君飛
瀑醉中看

止所吳公脫歌辭韓蒲陽風雅 吳溪集前篇首末多誤字

嶽嶽文豪共識名歸來風月恣彈評竹階過鶴窺棋局花院流鶯和
樂聲燈酌蕭閒期鄭老益歌踈達慕莊生何來排闥緋衣召天上樓
傳白玉成

其二 韓蒲鈔

倦客囊書栖舊林如蘭交契歲寒心行藏與其盟猶在生死俄分感
獨深喪寶可堪埋白壁知音端合鑄黃金茱萸遍插明朝是回首西

存雅堂遺藁卷二

五

風淚滿襟

吳良貴雪中歸韓吳溪集 韓蒲鈔

別時黃菊映郊扉轉眼寒風刮毳衣豈瑞正當二白見修程適自四
明歸回思水圍銀兼浪勝看山鄉玉作圃老去羊羔總陳迹坐穩猶
喜客堪依

附方樛次韻韓吳溪集

匆匆策馬出林扉不及江頭攬別衣霜鷄橫秋終可望雪舟乘夜
稍須歸移家未比窮郊具解帶寧憐瘦沈園毫矣吾翁慚菽水繞
枝烏鵲暮相依

附方梓次韻韓吳溪集

兒時諧笑幾塵扉聚散浮雲天上衣季子客貂寧復傲買臣鄉錦
暫宜歸鷓鴣濤巨艦風千里復屋長松雪十圍父子交遊吾獨拙向
來慚作輔車依

吳仲恭奉徵樓九日落成和謝臯羽韓吳溪集 韓蒲鈔

樓成楚菊芳菲候客侯齊山醅酌期與俗相追何日了登高一嘯洗
秋悲望窮碧落鴻飛外歸戀清尊月到時野服從茲近蘿薛西風塵
土莫輕吹

其二 次聯照蒲鈔吳溪集改十一字

慈竹堂陰長露梢又添傑閣俯江郊眼空霞錦疑鴻字手摘松枝得
鶴巢野月散衣閒弄笛墟烟隔水見編茅望中尙與漁樵接若處真
能廣絕交

附方樛和詩韓吳溪集 韓蒲鈔

層構初成一快登新題招客共茲辰涼風關檻宜敲句落日川原
遙見人歌倚白雲醒俗夢醉餐青菊笑驗身他年更足開中趣野
服茸茸稱葛巾

附方梓和詩韓吳溪集 韓蒲鈔

新樓招樂偶今朝與客登臨四望遙竹日暉暉侵酒岸松風漉漉
響詩飄橫烟曲巡樵初過落鶯空紅葉正飄看取他年歌醉懶還

存雅堂遺藁卷二

六

思簪菊舊垂髫

附方樛呈吳學士新第落成韓蒲陽風雅 韓蒲鈔

一山遙接長溪水甲第宏開相府居燕賀親朋來落落疊飛夏屋
見渠渠紫宸清禁功難泯綠莖春林興有餘輪奐敢陳張老頌梁
間更看有懸車

附方梓寄吳立夫韓吳溪集 韓蒲鈔

尋師負笈頻千里授業登堂此一時我比棲直寧得已爾如附贅
亦何爲家山在望悠悠夢舍館相逢疊疊詩歸去尙須憐獨客爲
傳消息報南枝

七言排律

贈張叔元鎮帥韓蒲外編

越東佳氣鬱龍從捉鼻聲名久識公結髮蚤看翔菽苑潘毫頃見屬
詩筒棄書忽學萬人敵乘鉞尤誇一世雄拔距三千堪敵愾歌鐘二
八陋和戎長驅誓擣燕幽北大纛旋移浦浦東重牽河山襄帝力時

垂竹帛廟臣忠東南半壁騰王氣杞梓全材恃將功鸞鳴幾驚消玉
壘能驚屢奮壯金墉聖書褒錫恩原厚節鉞招綬德愈隆羣策更能
延俊秀眾謳先已徧旄童深仁共頌縣瓜戩偉績遠期勒華嵩

七言絕句

三吳漫遊集唐 韓翃 憐偶錄

江上魏魏萬歲樓今春花鳥作邊愁傷心欲問南朝事風去臺空江
自流

其二

願及行春更一年中流簫鼓振樓船不知何處吹蘆管城外風悲欲
暮天

其三

不堪惆悵滿離盃水碧沙明兩岸苔無限塞鴻飛不度一陵風雨自
東來

其四

存雅堂遺集卷二

七 勢 遠 廣

孤雲獨鶴共悠悠別作深宮一段愁萬乘旌旗何處在白雲猶似漢
時秋

其五

華表我我夜霜海天愁思正茫茫遙知漢使蕭關外泣上龍堆望
故鄉

其六

塞上風雲接地陰萬方多難此登臨坐中有老沙場客霄漢長懸捧
日心

其七

江南江北望烟波南國浮雲水上多共說總戎雲鳥陣中原將帥憶
廉頗

其八

邊風蕭颯動江城獨上高樓故國情積裏征人三十萬空教弟子學
長生

其九

愁看直北是長安雲樹深深碧殿寒心折此時無一寸夢魂不到關
山難

其十

洞庭西望楚江分回首姑蘇是白雲今日南湖采薇蕨何時重謁聖
明君

存雅堂遺集卷二

八 勢 遠 廣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存雅堂遺集卷二

存雅堂遺集卷二補遺

七言古

懷古題雪十首

韓王堂雪

聖主賢臣千載遇夜雪皚皚幸其第直愛榻外非吾家欲下江南須
早計熾炭燒肉錦茵鋪細君行酒以煖呼魯論自可相天下何必區
區泥上書

伊川門雪

定夫中立希賢士事師河南程叔子門外雪深三尺絕假寐覺來猶
在此口生鐵石為肺肝心欲求道寧知寒他年傳授稱高弟不愧芳
名千萬看

蘇武窖雪

子卿遣使匈奴國持節堂堂不肯屈置之深窖死為神飢餓種衣渴
飲雪但懷忠赤自通神未必長伴寒為羣西風吹墮上林雁白髮歸

存雅堂遺集卷二補遺

宋有麒麟

長安落雪

朔風瑣粉如篩墮四望民居絕煙火路無行踪門反關珍重先生獨
偃卧洛陽令尹舉孝廉三冬喜愛照河南有志何妨屢遷擢要以清
操除奸食

李伋郊雪

西湖無舟波凍合孤山照人如玉立太守徒行訪隱君門前淨掃茶
煙濕坐談會公幽懷開寒梅吹香當酒盃隱君平生厭城市雪霽何
妨公再來

韓愈關雪

浮屠誕謾唐宗或大內王宮迎佛骨披忠諫嬰直逆鱗遠貶潮陽蛟
龜窟雪寒藍橋道路危車兒迫陪兒女悲駑窮困苦暫時事廟食南
海無終期

陶穀茶雪

馮夷翦水飛九垓瓊花萬樹先春開玉堂學士愛清味取雪烹茶真
快哉堪笑嬌娥黨家妓歌舞但知趨富貴豈知吾儒儉素心不誇文
綺膏梁味

孫康書雪

富貴爨炊蠟代薪貧家讀書夜無燈案頭寒雪三光白欲益披卷未
所能長繩難繫青春日功業良由勤苦得解冠他日立朝端寒士聲
名滿邦國

李愬懷雪

有唐御極天所命蠢爾孽臣作梟獍克壯謀斷乃成出師不愁天
雪盛銜枚夜度張柴村西平有子國有孫懸弧不口兵徑入擒取渠
魁獻至尊

以上係据仙華譜鈔補入尙闕一首

存雅堂遺集卷二補遺

一
步
遺
集

宋方 鳳撰

上書

上陳丞相書 魏日葵子舟次漫鈔

鳳頓首獻書相公閣下竊聞之曝芹可獻天子聖哲不廢舊莖千慮一得知者取之而况駘駘下走夙膺伯樂之顧忠盡血誠不以瀝之閣下將誰瀝乎鳳雖一介布衣伏處草莽其於家國機宜兵食大計嘗竊竊講究稍有聞知身歷行都希得一當惜當世依違無足告語廢然思返乃耳習六君子之名藉藉人口則浩然長歎謂獨不得開下一秉國成耳凡一切用舍處置寧有不當而尚恐狡虜生心薦食上國哉迨閣下晉司寇陟政府果首嚴喪地之律旋正誤國之辜四方益喁喁向風翹首隆理乃天未悔禍疆域日蹙然國事豈遠難為而左丞相先去以為民望庶幾離次守令委城三宮子立無可撐持雖然竊不能不重望于閣下者何也知鳳惟閣下苟鬱結箱舌有

存雅堂遺彙卷三

一 步 遺 彙

懷莫吐鳳豈特負閣下且以上負朝廷下負所學請得稍布區區願賜採擇焉語有之善衛室者不于戶牖而于門庭又曰緩則治本急則治標夫長江帶水固國之標而今之門庭也效義摠忠之臣矣第基列內郡徒掣之肘宜急徒之沿江以控要害百里設屯十屯設督驛絡統制使往來奮擊互為聲援則險要乃扼也國家德盛五季一意備臣尾大之弊雖除然釀成積弱敵鋒所摧目無堅城曷若揀擇忠貞暫分濬閩使各為戰守敵勢既分自疲奔命則國威可振也夫居言于室翔鳴不下凡卉春剪芝蕙不秀蓋天地生才有限况時多事百為培養猶懼勿給容忍茂難自鍛羽毛乎凡國家可惜人宜儲為中流之壺勿增人抱蔓之嘆則人才必植也金羽之沈浮殊性火水之燥濕異宜故冬墊難與語夏解解不可逾塗奈何令步騎舟師各呈所短一日櫓摧輔折誰司其咎則任用當審也語云困獸猶關况國乎虜棄地利懸軍深入近關雖破勤王師果尚盈數萬敵而用之背城可戰堅壁可守潛檄江淮斷其歸路使進退失據腹背受敵天

下事未可知也夫郁烈之芳發于委燼繁會之孳生于絕絃則士氣堪鼓也陸士衡嘗云濟事挾情不觀萬殊之妙虛已應物可究千變之容寧曰天下事如一家事苟利國家功不必已出名何難人成羣色會而衮藻麗眾音雜而韶雅和則已見戒橫也凡此者皆切時要圖雖或閣下所習聞亦或閣下所厭聽然而風蕩之必熟綜之必切蓋風既備閣下之藥籠敢忘效藥石之言是用不辭寡昧冒瀆陳陳幸恕暫狂留神察省或有可採錫之面教願一一舉其志焉

序跋

仇仁父詩序 輯宋遺民錄 韓文徵

山村仇君過余說詩余觀其年甚茂才識甚高處紛華整利之場而冷澹生活之嗜混混益盎中見此古壘洗令人心醉及披其帙標格如其人蓋得乾坤清氣之全者也余謂作詩當知所主久則自成一家人唐人之詩以詩為文故奇興深裁語婉未朝之詩以文為詩故氣渾雄事精實固壘而後以詩為詩故月露之清浮烟雲之纒麗今君

存雅堂遺彙卷三

二 步 遺 彙

留情雅道澹筆冰肌其孰之從仇君日近體吾主于唐古壘吾主于選融化事往往于融暢圓美中忽而凄楚蘊結有離騷三致意之餘韻然後知嚮之所以為仁父者窮而故在也今夫水雖萬折必東焉鳥獸大者喪其羣過鄉翔回焉鳴號踰焉小者至于燕雀猶有嗚嚙之頃焉由人心生也使遺變而不悲黍離居養而不念儀髡望白雲而不思親州西門聞山陽笛而不懷故是無人心矣而尚復有詩哉此余于仁父之詩獨證其不為窮所移又明年復相見乃序而歸之人當有因余言而深知仁父之心者世之人不知其心則仁父自知之余知之後世亦必有知之者矣友人東陽郡遺民方鳳詔父

重陽詩卷序 輯韓鈔

子將適東甌重陽前日別家明日赴邑友會又明日吳續古遺藍與過遂遂至吳溪寓館則續古之兄景禧率羣從弟姪與客金楚芳有登山之約步仙華之絕頂攬八景之勝槩歸而分韻賦詩已盈卷輔乃徵余序余深念夫齒髮日非朋好凋落日甚嘗發故篋拾數三十

年詩成賦重陽會粹觀玩凡姻友鄉里之聚知交湖海之逐眾作具
在沈思追想山川風景既殊而其人之存亡離合皆不可例論蓋歎
息久之未別家時大兒樛偏南遊徧醫國以歸而已失其母余悼亡
半載今爲東甌訪舊之行歸且歲晚人生來去俱若夢無能而能託
以垂不朽則非予之所及姑爲序此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云爾
書梅節愍公文安集後 韓月山野望 韓友志

右文安集十五卷尙書梅公執禮所撰日文安者公所封開國縣也
嘗考日錄金人叔上皇及后妃等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及
大括金帛戶部尙書梅執禮死之皆靖康死節之最著者然世多難
若水而次公則以金人有遼亡死義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之語
不知公擣虜之謀最中虜忌金人所必欲甘心者故忌公而惜李耳
其實死事之無遺恨李何能視公當金人再選帝羣臣多勸無行帝
亦有難色惟若水與何果以爲無慮及逼帝易服祇以一死塞責而
已公當金人入懷州即勸帝親征請太上六宮權宜出避奈有阻之

存雅堂遺彙卷三

者乃勿果及金人質帝邀金繪以數千萬計又謀夜擄敵營以二帝
歸密借吳革趙子昉輩圍結軍民不旬日得十餘萬天苟祚宋豈必
遽至南遷惜奸臣范瑒殺革泄其謀徐秉哲亦以子昉遺虜虜知公
實主之以根括金銀爲罪問誰爲長官意正在公也遂遇害竊嘗論
之若水實主車駕者即其死豈追誤國之罪倘使公計終行則河津
豈得飛渡虜勢豈還莫過兩宮豈竟北轍哉悲夫人謀已賊大禍未
悔展卷興懷每用長慟若夫文辭之博碩精核人能言之非予之所
以仰止公也

跋述古尙書復期上人手帖 韓碧樵傳錄

述古尙書錢公任爲熙寧間死于宣和睦寇之變揆之封疆社稷之
義或者爲公惜之然侍從舊臣歸休于家直奮義勇逆過姦猾雖身
殞賊手而卒全鄉社脫父兄弟子鋒鏑之下故其子孫文獻繩繩
有引是足以亮公之心矣公之裔孫庭蘭得公愛居時答期公開裂
手帖其言蔬食水飲既以加禮然亦不敢過之規張所以自盡則公

之擇于禮義而自靖夫忠孝之實其大節之端固兆見于豈少爽
之哉葉公昌父有書名于時謂王荆公學王蒙書公書實似蓋當時
崇尙如此此其有爲之言也夫

跋謝皇羽登西臺慟哭記 韓宋遺民錄 韓邑志

子陵臺荒寒壓江水過者恒覽古賦詩未聞于此野哭而朝爲之蓋
不獨異于今之人也予讀其所爲文辭竊以不及與於斯哭爲恨或
者他日得携手相與大笑胡盧絕倒于斯臺之上由百世之下觀之
詎謂哭者之非笑笑者之非哭也

題處士榭記後 韓碧樵集

世嘗稱故家喬木者果何取于木哉蓋木非百年不能干雪膏百年
則所閱三世爾取夫子孫能世其業故能保而有之也里人鄭君達
卿出方先生子願所作處士榭記示予記言處士植榭以期子孫義
聚者甚備請予識之嗟夫處士至於君六世矣處士之骨雖化于土
而木固無恙非君兄弟之孝友不忘先訓能若是乎木之榮瘁義門

存雅堂遺彙卷三

感哀之所繫也鄭君尙深培而厚植之方風題

樓碧樓記 韓吳與集

浦陽江水源西去縣三十里日桑溪邊旁澗而入日華源吳氏景禧
卜其地爲壽藏之所經始于至大辛亥冬工未訖明年室人何氏亡
又明年舉柩以窆而結廬其上爲榭以備遊憩取李太白詩語扁
樓碧山從西北來與嚴陵郡接壤重崗複嶺長林茂樹蒼翠欲滴曲
垣周道方沼澄瑩級磴渠石平發峻築勳壘塗飾玲瓏輝煥饌供被
服器用畢完佗花奇卉布時前後又二年秋九月領客觴菊斯樓之
上且命予記之或謂予吳氏世居是鄉遠具禱承祖父業能充拓舊
址構廣厦運雲且一子所志又足觀正將便體養生抱孫娛晚不出
戶而菟裘故在尙假碧山之榭乎予謂昔人有樂斯丘而欲葬望其
墳而知息者亦明乎造化乘除消長之理而然景禧日與物接而物
于物家居豈不樂而山樓之樂亦若家焉試以是叩之當意與神會

正太白所謂笑而不答心自開者視世人逐逐于聲利不暇回顧却慮至以貽後世子孫憂者大有間矣景禕于余親且厚是不可以不記余雖老碧山未謝客尙當扶杖從之遊是年當延祐乙卯冬十一月甲子邑人景山方鳳記

附方橋重修浦陽江橋記

浦陽江出深源經越之錢清入於海江去縣治不一里而近每積潦人莫得渡宋元符間尙書錢公邁始構橋江上入爲橫流旁出橋若虛置以故危圯頽廢靡能葺理至正初元復出故道行越三年癸未達魯花赤那海公適長是邑乃矍然曰天其或者有所屬乎明年秋因首割已俸爲修治之僚佐隸屬莫不協從凡閭巷鄉鄙之在編籍者亦皆出資以助而公則專任其事焉遂鳩工伐石具畚鍤飭民庶眾勸其力如鑿斯集如鵲斯構不期月而成其南又築堤與橋道接隄杪構小橋以疏別流日間津舊有迎恩亭在社壇之右因從就橋側且爲屋十四楹以爲偵候憩息之所屬

存雅堂遺集卷三

五

日臨清橋爲嶺道九廣十有九尺且五十步因故名扁曰浦陽江橋堤廣視橋百五百步扁曰浦陽堤於是朱欄華柱映耀鯨波虹跨蒼戴雅麗駭目樹以槐柳蒼林樵者以歌漁者以舞負者載者以往以來呼呼相屬也邑之父老來屬余記余以爲尙書公德業文章雖然昭著及於四方而公又能輸其餘力以利民涉閱一百餘年未聞有卓然能起仆弊而興者今公之興是役殫心致力以爲民先雞鳴而起日入而息熱燥濕蒸忘其疲乏民舍穡事而趨役不以爲勞出私儲而食工不以爲厲費省而用周功成而効速視尙書公經始之意爲無忝矣則公之茂績推之於政必將優美可觀矣止斯橋而已哉工始於是歲之春月畢于八月之二十有八日是役也橋爲大故爲記之詳焉至正五年歲在乙酉二月癸未邑人方橋記

附方橋重修聖昌寺記

佛氏爲道蓋未嘗以宮室之美丹青之麗爲已表故其徒或處窮

巖絕竅誅苴結構離人世屏塵跡躬身苦志靜坐探潛求所以爲佛之道迨其後世徒衆日增遂乃充廣室廡雄門傑閣鎗棟飛簷刻木泥金尊崇像設梵唄交陳鐘魚響應此叢林大刹之所由興然非其所尙也浦陽之南有山名踏山山之中有古寺在焉按圖志本唐昌尼菴宋大觀二年始易以居僧治平間乃名曰聖昌歷年滌人廢而不治山之僧日紹隆募凡好善者施財出粟極力營辦撤而新之大殿既成前葺山門旁修廊廡乃及鐘樓朱臺翼振碧瓦鱗齊危銅爲鐘聲動遐邇煥然可觀於是請余爲文立石記之余以爲聖昌之爲寺雷峰擁其前江水橫其後左原右隰瘦澗深紆長松曲徑茂密交加其徒能堅持靜處朝香夕燈請祝國釐以安民社庶亦不負報作之始意若徒以宮室之美丹青之麗相夸詡豈吾之所望于其徒也哉是役也紹隆之功爲大山之主善雲實綱維之作始于至正四年十一月落成于八年九月其施財之姓氏備諸碑陰云進士邑人方橋撰并書

存雅堂遺集卷三

六

行狀

謝君舉羽行狀

君諱朝字舉羽姓謝氏福之長孫人後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暉祖嘉至其父鑰以春秋學爲婦翁慶正字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藏于家君世業幾冠已行登諫有司不第落魄泉漳間會丞相信公開府杖策詣公署諳事參軍其畧見西臺慟哭記後避地浙水東留永嘉括蒼四年往來鄞越復五年戊子夏至黎遂西至陸及杭慕原懷鄂都讀離騷二十五託興遠遊以歸髮自命爲詩賦近代一意邇成唐而上文規柳及韓嘗欲做太史法著季漢月表采獨行全節事爲之傳大率不務爲一世人所好而獨求故老與同志以證其所得會友之所名物社期晚而信益取諸湖切嘗爲許劭錄慨時降交靡者舊凋落盡吳越殆無掛氣者思集同好姓字年爵居里擇地昔賢所嘗遊作亭立石它日示宿草不忘意其遊蹟非勝絕處不到如雁山鼎湖蛟門候灣沃洲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

洞天探幽發奇所至即以遊錄述所賦詠多昔賢文字所未及持以
與人若載異寶歸者遊倦輒發陸之江源月泉仙華巖小爐降三
瀑布復愛子陵臺下白雲原唐玄英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且欲爲
文豕瘞所爲稿臺南甲午寓杭遺人劉氏女以女至是買屋西湖日
與能文詞者往還乙未復來發陸尋泐社舊盟夏由陸之杭肺疾作
以秋八月壬子終蓋于是距生年已酉四十有七矣垂及時語妻劉
吾去猶遠交遊惟發陸間方某翁某數人最親死必以赴慎收吾文
及遺骨候其至以授之辛酉訃聞發方鳳方幼學吳思齋陸馮桂芳
翁登及弟衡會小爐峰相嚮哭明日鳳與幼學方兼先往臺南度可
葬地甲子具舟之杭哭諸劉氏劉循治命候庚午以遺骨歸瘞桐廬
買山營兆所度處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稿殉兆在故
起居舍人范公端臣墓右地名嚴陵郡以著名即其地從初志作許
叙亭伐石表于墓日粵謝朝墓蓋君嘗入剡見戴顓墓表云然空之
日同年生吳謙志塋其從孫貴以門人虞而歸發之月泉君遺稿

存雅堂遺稿卷三

七
夢
遺
稿

在時舊所爲悉棄去今在者手錄詩六卷雜文五卷唐補傳一卷南
史贊一卷楚辭等芳草圖譜一卷宋鏡歌鼓吹曲騎吹曲谷一卷陸
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
東西遊錄九卷春秋左氏續辨歷代詩譜未脫稿選唐韋柳諸家及
東都五體在集外憶君始至時留金華山中歲晚爲文祭信公望天
末共哭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自是與余爲異姓兄弟不忍離離輒
復合每臥起食飲相與語意不能平未嘗不撫膺流涕也君好修抱
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其樹立有如此者願死中年無後
翁衡與余子尙俱嘗從君授春秋未卒業諸學者經指授率異稱所
能余雖早衰尙擬相從盡衡霍之阻歸而潛文字以老今已矣能無
痛乎姑敘顛末赴所知求爲銘且以俟後世君子友人方鳳謹述

祭文

祭温州路教授吳君 輓詞

昔年丙子始識君家而父伯叔三荆正花當兵革餘同館殺我一見

來趨旁列右左金蘭之契膠漆之堅道義相與逾三十年中雖暫違
席左以待信誓重尋前規弗改詳君出處意在尙伴室扁止所舟名
安航園丁蒔花斯役鋤藥沼樂觀魚亭率放鶴家庭燕集賓客過從
有亞有奕觴咏從容居嘗語余人苦形役或擁牙鬚或肆毒螫當其
彌網頓路糾纏我則此中心身泰然騰擬耆年爰樂始且徐行裝遊
宦陔泮渙彼蒼不惠苦戕善根疾未及藥弔已在門顧予衰穉期託
晚歲君乃先余逝矣莫違縱論三世賴有象賢猶存楚醴不之鄭也
憶君斷絃自爲卜兆豈知今斯繼飛丹旄茲率一兒薦此金卮望望
新阡老淚交頤

牘

午日候張叔元鎮帥 輓詞

恭惟某官纏纜續命縮符被肯惟茲重午之時實爲一陰之始古之
君子節慾謹身以待晏定見于禮文楚有哲人浴蘭射黍祈迂禱
庶著爲風俗伏乞憲今酌古爲國愛身長日悠游泛浦適意薰風披
拂蔽渡揚旌則保合天和凝承叔氣何祲不去何福不臻頌禱虔申
採納是望

存雅堂遺稿卷三

八
夢
遺
稿

答行可吳烟家 輓詞

舍館別來方袖示介眉之句室廬至止已伴傳餽饋之文疊加瓊玖
之貽一洗泥塗之辱某私憐萍梗重感蒿莪聞歲黃楊適類初生之
旦陽春白雪端爲承好之期

附方梓壽吳良貴 輓詞

壽介艾年期先桂夕瓊樓玉宇翫清影之高寒羽扇綸巾想雄姿
之英發於焉霄慶勿爾獨醒某未託葭聯勝欣綵舞遐祝願齊于
崧嶽微忱式薦于潢汗仰觀泰包俯垂謙受買臣謂五十當貴仕
固有時莊生以八千爲椿老宜益壯瀆崇買原亮是祈

附方梓壽吳良貴 輓詞

宿耀斗箕日迎孤矢推大衍之數宜學易之愈深備洪範之疇惟
日壽之居始眉齊共介膝侍增娛某之稱兕以寓誠聊獻羔而伸

祝長於一歲念螢窗兄弟之情序屬三秋羨瞻闈姮娥之會飭毫
箋而具瀆微鑿茹以爲榮

附方梓壽吳立夫母夫人

婺女降祥花甲式開于上壽嬌娥駐彩桂輪仍擬于中秋雅宜萱
背之稱歡况復蘭孫之添秀某託烟孔篤趨賀未出輒憑柔牘之
修聊效美芹之獻所懼翰瀆切幸麾留地老天長益廣龜齡之算
婿榮副貴會加鸞諧之賜

書北山感雪竹賦後跋

北山鄭先生未遇時作先生嘗以宣和庚子來寓浦陽集中詩及避
亂錄所書後鄭者景山自先世實家焉林巒藪澤深村林寺往往皆
疇昔所經行處昔兵火方張先生自言舉室流離窮乏萬狀僅脫類
死此一雪竹也後既第更靖康元二以至被遇思陵乘鉞全蜀然卒
以執論不阿忤檜相論臨封此又一雪竹也固而能自奮既奮復摧
壓而所守固自若先生之高節勁氣其不屈於權奸如此使後乎元

存雅堂遺彙卷三

九

二之禍而有如先生者立乎其間則所以處陰陽向背者宜有甚於
曩時其爲雪竹益凜凜百世下矣嗚呼悲夫景山與客謝勳將往金
華山中過先生故居先生五世孫足老出雪竹畫卷及諸賢所書是
賦肅襟諦玩因得想見風烈蓋於是距宣和之庚子一百七十年矣
其年孟陬既望方景山拜手謹書

存雅堂遺彙卷三

昔先君於家麟溪集所題義門詩極愛方巖南先生作順怡丁酉從
天山兄處見夫次張先生輟評巖南先生遺集遂乞以歸朝夕置几
案間嘗指集中仙華招隱篇以示蓋謂此詩悲憤雄奇渾深蒼鬱雖
有杜工部至處宜熟翫之時以方從事科舉學未暇深究指趣然未
嘗去子心也後康熙甲寅遭寇亂是集失去念之每爲探根適巖南
先生之裔孫居邑南西塘下有冠山子舍弘者常求余爲其先君作
恭儉齋記丁丑歲命其姪圭有殿有益有源輩來余麟溪就學并以
已所作詩文請正余讀而嘉之固知其有志家學克紹巖南先生之
緒然尙未知其集版之爲其家藏也迨己卯余族孫國惠館於西塘
方氏冠山子始以巖南先生遺集見寄欲余言書其後余得之真不
啻若拱璧夫以巖南先生爲吾浦忠義人文之冠加以先君之篤好
而蓋數十年全慕懷想之誠一旦得之固已厚幸又况綴名其末簡
而爲之稱道誦揚豈非蓋之甚願也哉是年冬冠山子又寄余巖南
先生書鄭北山先生感雪竹賦後其兄舍文即欲補錄入集且欲余

存雅堂遺彙卷三

十

於跋巖南并及之余觀巖南先生去北山先生百七十年後而高節
勁氣相感如一日者以其忠義之憤同也夫忠義之氣鬱於中而發
於外殆有必不可磨滅者固宜百世下之讀其文者如見其爲人而
冠山子之昆季搜前人之片紙遺墨輒樂得而表章之其慕德之誠
亦重可嘉也斯其不愧爲巖南先生之後人也夫康熙二十九年庚
辰孟夏麟溪後學鄭尙蓋謹識

宋方 鳳撰

紀

金華洞天行紀上 蘇月山撰

按先公判完先生書金華洞天行紀後曰此從譜鈔所錄嘗閱程篁墩未遺民錄標此為金華遊錄屬之訓臯羽稱翊傳所著有東西遊錄九卷此特其一云不知此篇髮集所不收又翊作金華洞人物古蹟記亦云友人方君鳳既集為行記志所變怪先後有差云云又詳覽原跋本首稱殿南都卿益可見也故子斷以譜鈔為確手錄梓行以為好遊者一助萬曆已未修禊日張一楨識

己丑歲正月謝翊臯羽方鳳詔期約遊洞天
十一日辛卯都鄉携子樛翁入邑與臯羽及陳公凱君用弟公舉帝臣會都鄉夜賦詩示同遊者

存雅堂遺集卷四
十二日壬辰陰寒詔拂曉取道上落之吳溪過吳似孫積古約俱行至橫溪訪柳時登父子君用不至帝臣從五路嶺先過門臯羽繼至會宿時聲居

十四日甲午陰未曉即行午度太陽嶺晚泊上世欲訪雙巖童子有子有聞之先至旅寓邀宿陵雲山房城友葉謹審言適相過於陵雲約翌日同至赤松是夕子有出家藏先資政北山先生遺墨及久近諸賢書帖共觀至夜分都鄉書北山感雪竹賦後臯羽亦題

十五日乙未曉聞窗外葉聲疑雨起而視之則霽既飯話良久子有之姪復留飲凝香閣晚抵赤松自源口入一里許萬松疊翠有亭跨中路扁赤松山舊樞密潛齋王公空書今住觀唐元素易以他書矣沿溪入橋亭扁金華福地郡人潘繼先篆過橋入三門勅寶積觀額大中祥符元年所賜與殿中四錦橋及獻花四木孩俱今猶存入門而右有堂臨池上為濯纓堂默成先生潘待制良貴書入而為松遊

亭又入而為枕流亭觀之前為卧羊山即皇初平叱石成羊處也道士王元台謝天與歛宿謁神應養素二真祠二真初起初平兄弟也松下有遇仙石坐其上相傳往年唐公李度有目皆萬觀中嘗慧茲石遇一仙問故采草拂其目遂明且視日後十八年當相見彬州及唐登第授彬教有二道士過之唐不知省道人曰子亦記松下治眼時語平既而邀之不知所適方知為二仙云時都鄉病目甚故道士言之為詳回宿王謝房各賦上元遊赤松詩

存雅堂遺集卷四

二 遊 虞

十六日丙申微陽道士水竹唐元素妙虛王德厚竹泉倪守約房中觀羊石臯羽作觀羊石記云金華洞為皇初平叱石處予髫而聞之髮種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為寶積觀觀旁祠二仙二仙即皇初平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巔變怪抵牾宛然如羊形多為樵牧及好事者取去道士拾其餘蓄觀中余得借而觀者三處其一在天井東僅十數角嶄然羣伏且起復無抵觸意若茸若草藉地可近而玩其一並田池之北岸

泉石為山參布伍列犬牙其上卧者十八九伏者十七低者蹶者十五履險而跋者十三倚而截跪而乳者十一若觀古篆尊之跡於石形不求全而意自足其一積小坻位置加密跋伏訖乳抵蹶與前變態略同復有拱而人立者奇嶮特甚非前所有道士易以他名使不與羣羊伍余日是不可易左元放之遇曹瞞其化而為羊與羣羊之化為石是或一物也今而後觀茲石若馮而遊若脫而休茫乎日與對而泊不知所求其有不復化為是物乎道士顧笑眾皆沈寂起立若植以余言為然故書以啟後之遊者其所觀三處道士曰倪守約唐元素王德厚云石去初平仙後若干年為樵牧好事所取又若干年道士悉能言之於遊者非有繫故不書妙虛石傍有方竹一叢蕭疎可愛堂名蕭閒樓有減筆隸物化二字極佳水竹留飲饌王倪各為者若倪之徒石泉趙元情疽發觸纜愈未接客入小桃源路口有小桃源物外洗耳三石刻奇古皆餘杭虞似良仲房八分書未過橋為物外亭過橋有亭泉上有臺名滄浪溪石皆磊砢水激射為峭峽

爲盤渦道士徐南華携酒肴并青窗王易所書趙元情夢遊小桃源
四時詩來青窗即故樞密王公之孫名進恩官憲院號淳齋善書而
好陰以避世立兒子爲子使出資復分田送其妻歸母家而自爲道
士於此南華酌酒滄浪臺榭陰下行至巖扉間新構小亭名別有天
地復酌亭上巖扉有諸公題墨新種桃梅夾道道道士周雲巖世昌要
會酌樓上石泉之徒王德謙益之携琴鼓再行午從觀右登丹山行
窮林巨石間觀丹竈及丹石相傳某年丹光見石上有道人養雞見
雞啄丹取之丹即飛去今立祠與巷祠前舊有老樹並其一中斷倒
架上半於其一附著而生下半則僵立不相接狀甚怪奇今爲改祠
道士伐去曾遊者以爲言丹山而左稍下有丹井泉極甘冷一徑出
小桃源之上抵二仙祠宿寶積觀中西廡石刻赤松山三大字李
陽冰篆偉甚以赤字從太下作火揭之有火災故實不用而存其刻
云

存雅堂遺藁卷四

往

十八日戊戌雨留祥符臯羽有塔影霧中深之句部卿足之
十九日己亥陰入寶葵觀謁星祠登八詠樓寶祐丙辰歲郡守謝奕
修改創潛齋王莖書扁今易以他書矣時擊丁夫急所帶奚奴不敢
出市衢部卿自同臯羽訪芙蓉感太傅共與談世故晚歸祥符
二十日庚子新霽約霽言自蘭溪門會於北柵部卿父子續古審言
登七寶寺塔樓拂塔院至道年碑石遇且庵徐玉汝于盧士安卜肆
部卿臯羽甚欲留訪諸老以雨餘得霽重于妨眾遂行既出城遇柳
齋劉權院梅居邵深道成齋王玉成于菱塘之東王謝二道士自赤
松來西鹿田寺僧懷玉留而相導部卿賦北山道中眾客皆和脯至
智者寺山路有亭扁北山唐乾元二年八月霜雲縣令李陽冰篆書
入而爲倚松亭過橋有亭扁靈源小憩亭上又潛齋王公書靈源勝
地四大字寘之雲堂後庵寺僧莫之貫也日夕過鳳凰山法清院山
形如鳳凰舊爲法明石晉開運二年爲國泰今改法清山西有一怪

松偃蹇如盤龍院僧圓矩云昔潛齋王公嘗護以關楯遊憩其下是
晚宿院中

存雅堂遺藁卷四

存雅堂遺藁卷四

宋方 鳳撰

紀

金華洞天行紀下 蘇州山雜錄

二十一日辛丑有徐生館法清酒狂士也曉起搗詩見贈有鳳凰山上鳳凰翔之句聯中又以畊田鹿化石羊爲對臨別密謂審言曰余以鹿比僧羊比道士鳳凰比諸君子審言途中述其語眾皆絕倒從法清而西過故康慈泰國長公主墳園登山可至九龍寺上有劉先生講堂劉孝標讀書處也三洞上爲朝真中爲冰壺下爲雙龍三石扁皆飛帛書立下洞口觀有天下名山四大字觀之左爲叔亭所從入洞路也以山下平地言之此則山巔然而迢遞寬衍觀之前居民成聚則此乃洞天之趾爾雙龍洞口石室明淨坐可三二百人仰視石室紺碧其隱約可名狀者爲雲物爲仙桃爲道人几肩而立龍首見其左而尾懸石石壁上又懸石至地獨黃色俗呼呂先生藏身霞

存雅堂遺藁卷五

蘇州山雜錄

衣挂其旁有北斗星窠洞穴如葦傾水淙淙從中出即流入右偏暗出洞外溪澗眾炬揭窠僂僕踏水入內洞凡三數丈首背皆擦石舊卧小舟而入今微漏閣水際既入復虛曠如外洞水從右流莫測其淺深執炬者一一相指告見蜂窠石水蛙石石鐘手槌之鐘聲仙珠累累貫巖上石門限雪山山前雪山後雪梁之皎然仙笠懸巖石石鼓槌之鼓聲有形蜿蜒頭角鬚尾凡二屈蟠隱見爪尖皆白石如玉所謂雙龍也猶一獅子一頭足尾具額有珠大龜黑色白蛇糾繞其背首入甲下奇甚筆格一霜崖餐如繁霜有卷石小竅指面大有水正滴竅中名仙人視滴候片時纔一滴仰觀洞中他無漏泉獨此爾俗室石樞三足蟾懸鏡寶蓋如名刺講臺上所設而加高大海角虎蹲立雲霞五色欲飛極裏俯暗處伏遠望洞口水中所從入處僅一小隙透明如十五夜月名仙人望月又大象足一小一仙桂水波石鄰鄰然大者如浪轉雪山後而在爲骨臺爲池爲田畦町高下可數仙人挂衣橫十數丈衣純素袖袖皆皆天成又仙人眠石

方整可卧仙人幅日月一官復從洞口踏水而出凡洞中所見不假

一毫鑄鑿而形狀自然其妙處殆不可言也登山幾半里至中洞洞口視深處乃暗穴但聞潺潺水聲束數炬相後先若入井然稍斜向內眾魚貫而下石滑且險約三十丈至水簾自高巖噴出下有巨石盛之即不知水之所在水簾出處前有懸石如鐘又如飛鳳視水簾以下復沈沈深黑人多不敢復入阜羽毅然揚炬而前部脚繞古從之由水簾之右轉而深入巨石無數回視水簾乃在目前愈入愈深下復無水有石箭入空曠中高可三四丈色瑩如玉從石箭而下極底有石室燥潔曾遊者留題在焉回至水簾漸可望明而上不如入之險也然不能深入則不得盡其奇來遊者率望水簾而止爾又登山二里韶卿父子阜羽續古倚兩山童買竹薪束炬至上洞入洞而右爲觀音洞從巖罅越石限而入展轉愈高攀援至觀音前其石像天成垂衣伸一足如土偶者但高入巖罅以炬燭之僅得其半而臂與面莫盡見也旁有潭深不可近名觀音井又名龍潭復路出從大

存雅堂遺藁卷五

蘇州山雜錄

洞正面而入歷三數坡陀其石上雲霞波浪霜雪屋室之類皆不減下洞所見洞口日天之光斜射洞中石崖上煥如月色奇甚內有石梁高挂深可二三十丈白龍護其左蒼龍護其右又有天池深廣四畔峻壁不可下池之裏有崖如兩扉而啟其一極黑暗中遠望石扉啟處天光下燭蓋洞天漏明而人莫知其虛名一線天既隔天池不得復深入也雙龍洞口題名石上韶卿賦三洞云金華北山三洞天垂髻欲往今華顛春風吹衣雨洗屐瘦筇忽拄蒼山烟山高地平走幽澗根絡石上森榭樞步從飛橋瞰石洞厓色閱世知幾年風痕霧迹化異物龍首昂左尾右旋就中暗穴如葦傾急水海碧鳴絃遡流束炬照徒涉肩背擦石行拳壘水窮路夷內景得以炬交燭窮幽玄細紋感波湧復接皓彩疑雪飛霜鮮大爲獅子虎犀象瑣碎亦復蜂屯然蜿蜒雙蟠角尾具一一玉爪拏蒼壁穹龜負甲色深墨長蛇白質相榮纏鐘能鐘聲鼓能鼓不假樅簞知誰擊直樞斜蓋藏偏室短畦長町移原田青雲白霓五色霞笑盡敗絮留丹鏡中途經過

最深窟伏身低眺洞口泉空明一隙隔遠見秋蟾浴海光輝媚左巖
架衣頗橫巨疊指眾敏垂躡躡自餘神怪不可極似鑿非鑿鑄非鑄
出登山腰叩中洞外視石井闕潺湲入深路險思棹艇長竿掛炬後
且先水簾可俯心為悼到此十九歸言遺皆奇不憚歷磊砢足以目
故差輕便翻身却望水簾處銀河天落懸吾前常情疑復下百尺積
水定作神龍淵石乾徑闊却易進王翁拔地修而圓宜為淵處乃為
屋亦或摩薛題新篇同遊疑我久未出笑謂豈欲并底眠林幽風起
日已晚猶眺高洞山之巔薪蒸可買樵我導不遠數里仍攀絲旁從
石壁入深坵如鐵戶限瓊為構儼然海相挂珠絡熟視始信非誇傳
左為朝真正面入便想笙鶴邀羣仙雲霞波濤仙衣裳奇詭豈必下
洞專歛然修梁架巖起左右蒼白龍形全望中極底勝漆黑雙扉隱
隱起半邊天光一道燭扉內知此明辨從何穿窬深壁峭不可往安
得揮羽如飛驚嗟余茲遊尚牽俗身所驟歷辭難宣但思乞水學坡
老洗眼看字消餘年是夕與懷玉同歸西鹿田寺止宿寺丈室後有

存雅堂遺彙卷五

三

奇石峭立僻坵間可行林泉幽勝特甚默成先生潘公大書其處云
余往來南北兩山餘二十年獨未會至鹿田紹興七年四月十七日
同智者長老法銓來于崎嶇險阻之中得虛曠寬閒之地修葺喬木
巨石瀑泉氣象雄偉此蓋未之見不獨甲于金華也自是評吾鄉山
水以此為第一云其丈室遂榜第一軒上為思賢閣是夜繼雨軒中
二十二日壬寅曉霽過東鹿田寺廟廡列詩石內有葉丞相衡集杜
五言四韻中二聯云水花分墅弱山水抱雲稠更宿招提境還同惠
遠遊又僧舍壁間有郡侪金陵吳琳題詩中一聯云雲暗雨來疑是
夜山深寒在不知春潛齋王公嘗和其後行數里至潛齋所營山橋
穆陵御書山橋書堂四大字下有懶瓚岩岩上有亭亭之西有石筍
又傍巖臨溪為亭臺遠望州城城中之塔鑽小雙溪如絮紋路口有
亭扁北山今亭臺皆廢廢既下山王謝道士登山取別徑歸赤松至
潛岳寺前帝臣審言同入城詔卿臯羽續古肖翁取赤松源口虎頭
巖下道遇雨抵上坦旅宿

二十三日癸卯曉霽近午度太陽嶺晚宿棚時聲居聖傳之蘭溪留
詩以待續古先歸

二十四日甲辰過松巖陳粹翁午與臯羽別晚復雨

二十五日乙巳詔卿父子同抵吳氏書塾客有問金華勝遊者節卿
以詩敘其槩云赤松上下雨霏微八詠樓頭重拂衣西港晴來訂草
長北巖幽處洞泉飛風敲定磬鹿春過月滿丹臺鶴夜歸歷覽因知
古詞客盛誇雲夢未全非臯羽歸後作金華洞人物古蹟記

存雅堂遺彙卷五

四

存雅堂遺彙卷五

永康胡宗楸据因庫全書本校錄

跋

右金華洞天行紀一小帙蓋巖南方先生臨髮謝先生與諸老并先伯父續古同遊之所紀述也當時距宋失國纔十四歲然觀諸老情思咸有黍離餘韻而紀述巨細詳悉不遺寫出北山勝槩宛在目中信非諸老不能作也然要之已丑實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也書歲而不書年者亦猶靖節不書永初之例耳後之觀斯帙者庶幾識前人忠厚之風云吳士誦識

又

方韶卿浦江人號巖南先生元黃文獻公潛柳文肅公貫皆出其門先生宋時未及仕而宋亡遂抱其遺經隱仙華山往往遇遺民故老于殘山剩水間握手歎歎低回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為歌詩以寓麥秀之遺意真聖子嘗誦其詩曰日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謝景羽建寧人號鬬髮先生宋相文天祥開府延平先生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宋亡大祥被執遂

存雅堂遺彙跋

流匿民間之於水東日以吟詠為事每遇談宋事輒悲咽淚下宋景濂先生謂其詩直遡盛唐而上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新拔峭勁餘若陳帝臣吳續古等亦皆當時之高士文章巨家也共為此卷夫豈易得哉然俱世遠而莫之知子故手錄一過而略述二先生之行槩于後餘亦不復考矣北山泉石雖自若而寺觀消毀過半欲究其遺蹤亦尙賴此卷之存云天順庚辰十月朔後生郭震述

又

郭公震稱陳帝臣吳續古皆時高士文章巨公燧按帝臣即正臣名公舉府志賢達傳雖載而未詳續古名似則志竟缺載府志曰公舉善屬文與兄月泉山長公凱日與方鳳吳思齊為文字交由本邑論累遷江湖副提舉與趙孟頫善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不知府志有未詳者帝臣以文字起家一時所交皆宗工碩士若同邑方韶卿柳道傳戴奉初吳興趙魏公永康胡穆仲相交尤密嘗為樓所居側顏日光風舞月及提舉來杭西奏張橫惟陰湯炳龍莆田劉獲永嘉林

景熙輩相率為詩歌以賦其事穆仲為之序時魏公以集賢直學士行提舉江浙與公舉情誼深厚凡六七年公舉秩滿歸為書洛神一道自題其末大德十年五月四日也具見經世堂胡之純序及吳彥貞方伯跋吳似亦名似孫則謙之子謙善謝翺于其卒為營葬志墓輯士大夫哀詠為哭謝編見府志吳謙傳似曾館朝及鳳思齊相與討論典墳播諸著作後教諭山陰縣見吳溪集惜邑志不錄行事遺文遂多湮沒此子浦陽故志所錄也并志于此以示人知所考見云崇禎丙子巧夕東越張燧書

存雅堂遺彙跋

二

宋浦江方韶卿所著詩三千餘首見宋景濂所爲傳柳文肅取家藏
五七言古律詩屬趙敬叔刻置永嘉縣齋僅得三百八十首已不逮
十之二越三百餘載同邑張燧竭力搜輯爲十三卷又十七其九卽
此集所稱遺稿者是每首加以圈點後錄各家評語卷末附刊物異
考及月泉吟社先君子以月泉吟社別金華叢書余復以物異考入
續刻中單行四庫提要以遺集編次彙清刪訂五卷余遂據以重刊
季樵胡宗楨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000

陵陽卷
上
十
四
卷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陵陽先生文集序

文者言語之精華也因其道以有傳然古者文以道傳後世道以飾文古之人有是道然後託於文以達之道若斯文亦若斯故其言約以實是謂文以傳道易詩書春秋論孟是也後世不必皆以其道亦欲為文以自見道若斯文不若斯故其言支以虛是謂道以飾文文士之文是也然則終不復古乎復古有道道縹乎中不得已而有言文斯復古矣故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而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篇書不在中庸孟子下誰謂文不可復古乎亦在質之而已矣西漢之文道雖不啻大畧言由事發猶近古也自餘隨其人品以為重輕若諸葛

陵序

孔明陶元亮杜子美陸敬輿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曾子固數子者其忠義直諫磊磊落落有以自顯於世而其文亦可相為不朽至如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王安石之流其聲音步驟蓋亦無愧乎數子然予不知讀其言者視其人何如也由是觀之傳道之文與天地悠久其次與其重輕下此猶榮華飄風而負一世之力而為之者誠也故元初陵陽先生牟公曠博學碩德為時名卿天下之書無所不讀古今典禮無所不考其源出於伊洛其出處有元亮大節故其發於文章淵深雅淡從容造理其法度之妙蓋有與歐曾並馳而其實則有道之者焉天下後世當有慕其人而愛其文誦其文而

想見其人者矣端學自史院歸田于鄞公之次子浙東帥府都事應復景陽甫在鄞出公詩文若干卷將錄諸梓屬端學序引自惟庸陋生晚於公無能為役其敢贊一辭然一常登公之堂而識公之面亦常誦公之文於學者所傳且得交於景陽悉觀公之著述非幸與敢附一言以識予之幸若公之德業文章則不待贊也至順二年八月朔從仕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程端學序

陵序

第一卷

古詩五言

東野平陵圖

趙春谷約遊北山次陳本齋韻

擬東坡九日和淵明貧士七首

和鄭漁莊救燕

題淵明圖 并序

九日 并序

簡趙子昂

陵目

和趙子俊閒居十首

米元暉山水

十月望能靜飲海棠花下索賦走筆一笑

羅漢臣拄笏亭

文本心參政約遊西山分韻得頂字

送姚子敬

題張老山從好堂

十日菊爲子昂壽

用韻謝賊子雲

別西巖使君

和德清薄曾魯郊七十一吟

錢潛岡南提舉

柏生兩石間寄倪柏山

送洪竹堂

贈姜醫

贈日者薛東湖

第二卷

古詩五言

和德問弟苦雨

和無逸子敬獨姥山

和善之游龜溪乾元寺

和善之游法華

陵目

真隱詩

余好問又號菊莊爲賦數語

借昌黎人日城南詩韻謝鄉曲見過

李千秋訪數語代謝

宣和御畫紫芥

岳君舉用東陽釀酒

德清孫氏和樂秀明堂

贈俞山月

送唐同知

適安齋

次韻程普輔

用仲實中秋詩韻

同賦開元宮避暑詩

次韻秋夜

送家白昭長慈湖

贈陳一齋

送王仲敏長明道

和馬侯游何山

送呂錫入閩省觀

聚星堂 并序

史彥明致樂堂

次史德茂韻示諸孫

陵目

借淵明時運暮春篇

再和

第三卷

古詩七言

長江圖

山水圖

鳳凰山澗石圖

題洪崖先生出市圖

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

和王寅甫御史遊南山

送陳正德教諭常熟

楊求仁游何道山漫趁韻

和顧伯玉陳朝檜

寄閩靜齋徐容齋二學士 代人作

善之入雲蘭皋置酒紀坐中事

倒撐魚船上灘圖

趙石心詩

贈劉心月

送陳正德長慈湖 并序

題喊泉亭

再和楊求仁何道二山韻

律詩五言

陵目

和孟能靜總管西莊九日閑居見招

和張氏合族詩

和梅君遇退閑

贈厲白雲上人

羣羊踏菜畦戲作

次韻八詠樓

贈葉一山

題詩禪方丈

次韻仲實五首

答術者

送吳古村入越

次韻寄衛山齋

送周東甫教授餘干 并序

次韻雨中

水村圖

第四卷

律詩七言

勸農日漫成

次韻謝張教刻先人所被 理宗宸筆二首

荷花次張教授韻

和張教授兩詩

試院和李提管韻

陵目

和韻別無黨

次韻無黨留別

和劉朔齋海棠

和善之寄游何道二山二首

送李仲賓同知

七兒應復同客飲櫻桃園摘新歸以遺親用其

韻識所感

次韻王寅甫

和陳無逸九日二首

和張老山辭免運同

和李侯九日二首

賀張老山得代

別趙子昂

送蕭子中

春雪

送羅漢臣

過洞庭山書湖中所見

送趙蘭皋教杭學

送鄭南仲主簿

題用拙齋

曩在長沙有遺以石山今歸之漁莊

餞留忠齋丞相 并序

陵目

和劉會孟

和虛谷韻簡唐月心

餞陳正則學錄長城

再和虛谷韻

和梅君遇二首

高賢孺厚齋使君之子來雪訪舊

和王梅泉黃靜齋載酒問花

丙申正月十五日示諸兒

十六日謝郡官兩學及鄉友

十七日謝趙子昂孟能靜及諸親友

送楊興府

大水後得雪二首

再和

三用韻

四用韻

道士號庭梅為賦此

送張剛甫廣德學正

十一月朔冬至

饑俞好問入燕

和徐容齋正旦

和趙景程提舉見招

再用韻蓋座上有九老繡障

陵目

七

次本齋韻二首

十月海棠次唐同知韻

次韻除日聞鵲

送鄧善之

送人赴宜興教授

第五卷

律詩七言

次韻李千秋中秋

癸卯人日送千秋還杭

失題

丙辰元日立春

和任東津山長

和汴教耶律伯明

新城羅氏棣華堂

寄昌化孫梅泉

文性之惠蛤蜊綠橘

送李雲在學錄

次韻九日寄史推

次韻寄史彥明

答朱薊林見寄

次韻李侯喜雨

謝李侯枉過

陵目

八

長兒館杭閏秋十四日會於復軒

和陳無逸木樨

和仲實秋興

黃元靜飲客蒲遮海中殊勝絕

次姚子敬韻簡高司丞

王梅泉生日惠詩次韻答之

白賁

次韻

送程晉輔長和靖

寄趙君賓宣慰五首

孤雁

贈陳東洲

題陸起潛皆山樓

送屠存博教授溧水

送鄧南俞教諭歸里

五言絕句

別賈節庵冒夏暑過訪

佛林天馬圖

和漁具十絕

贈薛東湖二

希年初度老友王希宣扁舟遠訪既以十詩用

淵明采菊東籬下語五章云每歲思親不持

陵目

竚讀之凄然輒爾和韻

方竹秋

溪邊釣船

題東季博山圖二十首

張敞畫眉圖

相如撫琴

猿鹿圖

猢猻圖

第六卷

七言絕句

禱雨得應送神詩七章

詠向梅衡無加書室

口占稅院劉君畫梅

題德範弟三香圖

次韻洪帥喜雨二首

遊高園用前韻

和本齋七酒六首

送程茂叔二首

送羅竹山術者三首

和陳無逸中秋風雨二首

饒高仁卿農丞奉使還北四首

舜舉水仙梅五絕

舜舉馬

秋江晚渡圖

夢會圖 并序

題戚子雲五雲圖

金南峯隱居圖

四安道中所見

題羅御史詩

邱詠涯

月軒

題擇菴雲山圖

約家性存

送李際可婺源錄

羯鼓圖

山礬圖

贈東皋講師

送戚性傳

送蕭之剛

倦書圖

題高麗字跡

毘山二首

右軍書裙帖

題四畫四首

陵目

三禽二首

送恩上人還雲門

挽詩

挽楊知府三首

挽師叔理三首

挽趙春谷二首

挽孫太監

挽陳本齋尚書三首

挽王厚齋尚書三首

挽成峩峩二首

用韻酬魏南嶽五首

十二

挽趙止善二首

挽親家孟從吾

挽岳君舉

挽姚景春

挽趙碧瀾母劉氏

挽張師道二首

挽唐學賓

第七卷

雜著

喬林亭銘并序

俞好問摘西銘玉成二字揭座右為讚

陵目

周公謹贊

陳玉巖贊

謝竹所藏歲寒圖

學古齋箴并序

漁父聽琴圖

有翅天馬圖

石上道士閱經圖

贈月川道人

張季宜像

畫竹四首

孟集虛像

十三

虎圖四首

畫梅二首

畫猫

放鶴圖

故駕部郎中捫膝先生俞公贊并序

贊繆淡圃之祖四訓

第八卷

奏劄

咸淳辛未十二月初一日轉對劄子

狀

乾會節進狀

陵目

申省乞祠狀

辭免除浙東提刑狀

申省乞祠狀

武岡置清安寨申省狀

創大禮庫申省狀

祈雨未獲申諸司狀

表

賀乾會節表

賀壽崇節表

浙東提刑到任謝表

謝告奏

十三

賀明皇慶成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謝赦表

賀壽崇節表

賀乾會節表

第九卷

記

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蒼山小隱記

木齋記

陵目

以齋記

范文正公義學記

重修妙行院記

松江普照寺記

君子軒記

第十卷

記

周公謹復菴記

俞好問交樂軒記

重刻晦庵景行堂記

重修顏魯公祠堂記

十四

普照千僧海公堂記

紹興嵯縣新建東嶽行祠記

至樂齋記

林菴記

周景遠君子堂記

第十一卷

記

游桃塢記

荆麟叔以齋記

報德院記

義齋記

敬愍侯祠記

松江普照寺釋迦殿記

普照寺千佛水陸院記

澹軒記

簡齋記

新廟記

序

第十二卷

序

顏伯玉文藁序

送梅君遇入龍虎山序

文子序

杜南谷籌峯真率銘序

周公謹齊東野語序

仇山村詩集序

杜南谷老子原旨序

送文心之釣臺山長序

張仲實詩藁序

嚴光大先天圖義序

厲瑞甫唐宋百初集序

送俞觀光序

張氏學古齋倡和詩序

俞好問詩藁序

送程晉輔赴和靜書院山長序

序

第十三卷

序

虞舜民學禮韻語序

趙氏族譜序

送張剛甫之廣德學正序

袁稼學重刊勉齋講義序

極圓覺上人詩禪錄序

陳一齋詩序

費茂卿方書序

繆淡圃詩文序

鄭御史序

義門和樂詩序

陳公輔聽雨亭詩序

吳信之茶提舉序

掛簑詩序

唐棣詩序

張行山文集序

送王竹敏山長之明道書院序

唐月心詩序

第十四卷

序

陵日

高景仁詩葉序

郎晉卿序

潘善甫詩序

贈甥李松坡天瑞序

說

家自觀字說

林清甫字說

碧潭說

褚無隱說

怡雲說

覺非齋說

七

程堯封靜山說

湯與權靜德齋說

耕隱說

劉耕心字說

第十五卷

題跋

跋杜隱君墓誌

題淵明圖

題松苗圖

題仙人樓居圖

書東坡石菖蒲贊後

陵日

題趙主簿遺像

題徐容齋薦藁

跋忠烈王傳後

題唐饒州遺墨後

跋浮謳歌

題周味道菊莖

書陳養大祖贈告

跋崔清獻公帖

跋蔚上人約梅集

題范氏文宮卷

書范雷卿家譜

六

跋湯徽猷昌言錄

第十六卷

題跋

跋韓子蒼帖

題博愛堂詩卷後

跋范令君晉陵詩十九首

跋歸去來辭

跋梅花賦

跋厲白雲詩

跋小學大畧

跋葉一山所藏文山相國書後

陵目

題四明二僧詩卷

跋劉君擇所藏十七章後

跋顏魯公乞米諸帖

題三高圖

跋捕魚圖

題閻靜齋與張仲實詩後

題西秦張氏世譜後

題周公謹自銘後

題凌波圖

題向氏山居圖

書范石湖遺墨

十九

題畢良佐山水圖

書蔡琰歸漢圖

書陰符經

擊磬圖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第十七卷

題跋

題李尹異菌

題俞子清侍郎畫

題秋江曉渡圖

慶省掾楊彥遠得子

陵目

跋周卿所藏坡帖

跋三蘇帖

跋趙元輔駁馬圖

題元吉猴圖

題毘陵所吟

題李伯時雜畫

跋繆淡圃文集

跋意山圖

跋陳忠肅公遺墨

題牧羊圖

題費茂卿隨分二字

二十

題淵明圖

跋停雲

書蘭亭修禊圖

題百牛圖

題古木老柳圖

題鼠齧瓜圖

題牧羊圖

題元吉二獐圖

題細竹圖

題三僊圖

跋蘇帖二

陵目

跋十六羅漢

跋呂白牧詞卷

書尙書講義後

題東泉南園圖後

跋范天碧定史詩

題恩上人詩

第十八卷

啟

通湖南王帥漕啟

通湖南李倉啟 義山

通交代楊寺正啟

同公孫侔啟 止

同張教啟

謝葉丞相啟 夢鼎

通汪帥啟 立信

通陳提舉啟 合

同教授謝薦舉啟

通交代汪守啟 萬頃

賀汪安撫開閩啟

賀汪帥參啟

賀陳提舉建臺啟

賀寶慶陳知府啟

陵目

賀吳提刑轉官啟

道州徐宗丞到任啟

謝書考啟

書考謝運使啟

第十九卷

啟

通交代趙寺丞啟

通曹漕啟

通劉提舉啟

賀汪帥除都丞啟

賀運使建臺啟

高除大理正啟

該除侍右郎中啟

賀左史王侍郎啟 應麟

通交代浙東提刑啟 家鉉翁

謝馬丞相啟 廷鸞

謝福王啟

通洪安撫啟 熹

同郭衢州啟

通鮑制置啟

賀朱漕啟

賀章參政啟

陵目

賀刑部陳尙書啟 宮

賀陳察院啟 過

同倪處州啟

第二十卷

啟

賀郭正言啟

賀陳殿院啟

賀葉丞相啟

通陳制使啟

賀徐察院啟

同安撫洪尙書啟

同洪制使啟

賀婺守趙侍郎啟

賀平章冬啟 二

賀章參政啟

賀福王啟

賀臺諫啟

賀陳殿院啟

賀洪安撫啟

賀慶元陳制使啟

賀吳提刑啟

賀陳提舉啟

陵目

賀平章正啟

賀汪安撫啟

賀運使啟

賀諸郡啟

代鄧知縣謝啟

代謝得闕啟

第二十一卷

劄

賀陳倉赴召劄

同何尉劄

賀李運使赴召劄

賀浙西黃安撫劄

賀董都丞劄

賀安吉任守劄

武岡送交代物劄

同錢安撫獄空劄

答太平趙侍郎啟

同送小錄劄

同南省登第諸鄉人請劄

同趙園令劄

賀洪帥兼倉劄

同洪帥請宴劄

陵目

賀洪帥入宅劄

謝洪帥宴劄

謝福王請令劄

同福王請宴劄

賀福王子除秘撰劄

秘撰

賀福王生日劄

賀洪尚書生日 二

同洪帥送生日劄

謝福王送生日劄

冬至送物劄

歲節送物劄

端午送物劄

七夕送物劄

重九送物劄

送丞相折俎劄

第二十二卷

祭文

祭梓潼文

祭范尚書文

祭陳司法文

祭楊觀使文

陵目

祭心齋文

祭叔時齋輅院文

祭孟從吾文

祭射洪文

祝文

謁大成殿祝文 武岡

謁堯禹帝廟祝文

謁諸廟祝文

祭渠渡城隍鰲山祝文

祭社稷祝文

祭大士祝文

祭三大神祝文

祭射洪祝文

祈雨謁龍王祝文

請渠渡祠祝文

祭二郎祝文

再禱諸神祝文

再詣渠渡祝文

送渠渡龍王同廟祝文

二月十一日祭七曲聖父祝文 二

祭梓潼祝文

祭蠶叢祝文 二

陵目

謁府學先聖祝文 浙東

書堂先聖祝文

朱文公祝文

尹和靖祝文

諸廟祝文

青詞

禱雨青詞 二

薦父青詞

願意青詞

入宅保安青詞

疏

乾會節功德疏

壽崇節滿散疏

大慶觀送蟲蝗疏

薦楊少監疏

備修湖州路儒學疏

喻義齋洞庭山建退庵疏

游德明入燕疏

建城南第二橋疏 二

俞好問刊詩集疏

奧里疏

三皇廟疏

陵目

陳守約墓親疏

脩茶提與引疏

陳正則問許疏

張剛甫助婚疏

第二十三卷

上梁文

七先生祠

樂語

宴交代楊寺正樂語

宴公孫倅樂語

宴黃倅樂語

宴交代趙寺承樂語

宴交代□□樂語

宴安撫洪尚書樂語

詞

木蘭花慢 饒公孫倅

千秋歲 壽黃倅

鷓鴣天 壽何簿乃尊

漁家傲 送張教

水調歌頭 壽沙雲巖

念奴嬌 同前

賀新郎 同前

陵目

滿江紅 壽趙樞密

水調歌頭 壽福王

第二十四卷

行狀

黃提幹行狀

墓銘

朱雪崖朝奉墓誌銘

朱山長墓誌銘

野翁禪師塔銘

龍源禪師塔銘

東泉友山茶和尚塔銘

陵目

三

陵陽先生集目錄

陵陽先生集卷一

吳興叢書

宋吳興牟

嘯著

古詩五言

東野平陵圖

鞅掌不可耐壯士縛申卯驅驢古平陵水木落幽茂苦
吟到斜日危坐類持釣俗情見擺落鸞雁極眾口兩曹
第居之邊滿百乃報吾終不以此而易彼升斗小裁鶴
料案官事竟未了斯人坐詩窮咎在虧天巧有如發其
竊為誰豈不暴理宜得嫌憎枵腹鎮雷吼區區尤李氏
此願天意不

趙春谷約游北山次陳本齋韻

陵一

嘉業堂校刊

病士痼於懶舉世少匹亞未省讀道書低頭蒙絳帕夢
想北山北戶限久不跨折簡許我游籃輿暫相借腹鳴
肩自舉悠然謝銜靶邂逅得水竹神明湛吾舍山亦紫
翠橫了不費要迂平生赤兩脚城市所深怕何妨巖石
閒共示一日暇高情偉卓犖不在古人下喜客見眉宇
煮茗掃風榭老仙澹一癡龜息聞靜夜攝衣倒凌晨回
首憐俗駕吾儕偶會弁小語輒雷咤風雨萬慮清詎肯
隨物化商山尙局促而況彼哇夏

東坡九日尊俎蕭然有懷宜興高安諸子姪和

淵明貧士七首余今歲重九有酒無肴而長兒

在宜興諸兒在蘇杭溧陽因輒繼和

吾翁始落南土思尙依依築堂扁岷岷目斷落日暉憶
昔丙申歲錦里烟塵飛甲子已一周而我猶未歸孤蓬
失本叢旅雁抱長飢百年直寄爾曠然勿徒悲

驚飈舉落葉意氣何軒軒秋高百卉盡寂寞但空園何
異富與貴變滅隨雲烟緬懷陶彭澤平生極幾研朗詠
貧士詩相對如晤言今人之所恥古人以為賢

我殆勝彭澤無酒亦無琴湖外來遠餉屋角轉好音吹
帽節已迫醉鄉路可尋勿違故人意洗盞起自斟甜酒
乏風骨谷永與杜欽而此清且勁良足慰我心

人生徒自苦與世為卷妻何如有美酒自獻還自酌貧
雖不若富用寡庶易周婚嫁願已畢此外復何憂况無

陵一

二

下溼田得與彭澤儔年豐米長賤一飽或可求

翁媪老白髮蕭然老江干大兒荆溪游折腰豈為官諸
兒走異縣亦各營一餐別多會面少端復坐飢寒諸幼
且眼前笑語開我顏勿問賢與愚懷抱俱相關

好惡豈不察鑿垣植蒿蓬而此庭前菊鋤灌少人工此
物抱至潔有似楚兩龔留香待嚴凜意與烈士同龔土
笑伯始金錢鄱鄧通千載一元亮舍此將安從

兩山南北峙四水貫此州登臨豈不嘉出門自寫儔客
鄉幾重九歲月如奔流蕭然具果飲聊以散百憂平生
和陶集韻高乃敢醉乃復詠歌之歲晚葆姪修

和程漁莊救燕

燕巢屹高壘蛇行危折磬不虞猝見侵怪事發軒屏黃
口養漸大紫翮翻相映雌雄力難護吞噬氣方盛豈不
避戊己天意特未定主人勇赴救為惠固當竟蜿蜒墮
尺箠折首甘所迎古人致陰類嗜好用其性此族遭炮
燔往往多夭橫人固異於物縱暴胡忍聽試看自古來
善者終必勝羿殞莽亦屠曾莫保軀命報應各以類豈
不信可證驅而放之菹是乃三代政姑用柳子言鋤吾
草萊徑

題淵明圖 并序

淵明九日無酒坐宅邊菊叢中意殊寂寞江州刺史王
茂宏諸孫已荷朝寄猶知有賦去歸來者能於此時遣

陵一

三

白衣擔酒遠餉邈迤一醉大是奇事集中九日詩僅兩
首無酒則曰塵爵耻虛罍寒花徒自榮有酒則曰何以
稱此情濁酒且自陶而茂宏所餉已酉九日十有餘年
略不見於詩何耶此翁志節耿亮與秋俱高往往逃于
酒而寓于菊二詩之作一感一喜微見於意固不暇于
歲歲皆詩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正當求之言句之
外可也此幅筆雖簡意有餘輒和己酉九日韻述其事
醉中看畫未免發千古一笑

平生飽耿介四海寡朋交淒其九日至頗感顏髮凋無
酒醒對菊風味乃更高誰識此時情白雲行遠霄地主
有佳餉得得良已勞而我適邈迤赴飲如沃焦永言大

化內朽質非所陶惟有飲美酒一醉可千朝

九日 并序

陶公再為建威參軍劉裕幕府也忽棄去屈為彭澤令
未幾又棄去裕是時已有異志劉穆之寧死不與九錫
事王弘自江北來首以此議風朝廷裕遂移晉祚而弘
為吏部尚書為江州刺史遂被心腹之寄既來江州柴
桑近在境內于陶公時惓惓豈非內懷前媿欲拔高人
勝士以自滿拔耶彼曷不知名節之為高也陶公未易
致則使人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之庶幾一見斯
蓋已甚迫則亦可以見吾胸懷本趣固有在豈端為一
王弘哉適乘籃輿足以自返其視華軒為何物而弘欲

陵一

以此榮其歸此又可笑也前是論者偶未及此日蕭然
因賦數語

秋風颭以至今日重陽日明明對南山尚想陶彭澤向
來建威幕頗見有此客驅車不少留駕言公田秫如何
又弃去此意誰能識寄奴趣殊禮風旨來自北只今王
江州建白功第一故是僧彌孫舉動殊足惜飲餽望柴
桑稍欲自湔滌殷勤白衣餉猶恐不我即中路候籃輿
要致已甚迫葛巾赤兩腳頽然向州宅此翁本坦蕩焉
能若違物一時可計取中賓未易屈華軒有何羨自載
返蓬華終身書甲子凜凜義形色如使磷且緇安得為
玉雪籬邊有佳菊弄黃正堪摘我方持空鴈千載高風

激

簡趙子昂

君維大雅姿被服藹蘭蓀胃次綜流略本本又元元手
追七子作凌厲氣所吞餘事到翰墨籍甚聲價喧居然
難自藏珠玉走中原四年郎省戶小滯當高騫肯來爲
多士復除布春温力爭吾道回中流收崩奔奮言維柔
舊從容駐轡軒我亦喜再見一笑略寒暄首誦新詩章
兩耳爲君尊高情殊磊落俗子何足論願我寂寞地無
物當贈言乃復攜尺紙看君醉墨翻補木石共老野竹
翠不蕃落筆頻申頃歲晚古色存思君時一把此意期
勿誤

陵一

和趙子俊閑居十首

俛仰一室內我興尙無爲凝塵深素几乍見閒居詩吐
辭甚高簡觀者未必知土固各有志肯爲富貴移汲多
厭其煩居然井在涓何似鷓夷全張弛隨所宜楊子不
違物趙子不干時此意諒所同相與三復之
窘步殊踈踈戶限久不踰若或繫維之媿彼空谷駒俛
焉念平生我亦酷信書所得不償失每與憂患俱飲水
飯脫粟此意豈願餘貧實爲我累舍貧將焉如堪嗟嗜
利者死甘謚爲愚

維昔陶元亮早歲尙隱淪從事建威幕奔走戎馬塵宵
征亦良苦我豈戀軒茵時運不可回物態日以新悠悠

彭澤去漸與鄉里親公田半稅秬亦足慰我貧有人企
高躅漫仕求所伸閩嶠雖云遠絃歌遂其真

九日忽已過霜薄陽光晞未漉頭上巾先典篋中衣時
物尙有菊採掇頻爾稀對酒胡不飲坐看白日飛五勝
更因旺萬事誰是非且復進一觴酒盡情依依晚蝶抱
孤藥無乃味先幾

勢利苦炎炎名節貴皜皜河縣開桃李家園熟梨棗當
年歸騎省名譽豈不早一染金谷塵蕭艾沒芳艸胡爲
閑居賦乃謂任安巧所以惟慕陶固窮而守道

我亦愛閑居好山環屋青拄頰坐來久冉冉白雲生山
中有三秀誰爲采其榮散我腰脚頑使我神觀清

陵一

六

我居殊偏仄東西鑿兩牖臥起於其間不知歲年久秋
榮上牆生廢圃一何有只應籛上人笑我已白首橘柚
非所種勸我且種柳也莫種牡丹與物爭妍醜

閑居維弄翰窗明庭戶寂硬黃力追古旁觀共歎息當
由結習深疊疊向晨夕持用自怡悅而不爲物役但恐
好事者逸少混鐵石我能別真贗一紙百金直

衣短不及盩髮短不滿梳惟有憂世心皇皇此生俱耐
魚呼轍中微温以相濡斗水且夕急豈與人意殊試誦
反招隱願無懷故居墨突何曾黔行矣勿踟躕

人生與出處要不失其正手捧毛義檄以爲庭闈慶祿
養有甘旨東西惟所命賃客來何多踏破蒼苔逕再拜

稱壽觴閩里生新敬

米元暉山水

鵲突烟樹外水遠山更長天地有如許扁舟何處藏如
何短篷底結習猶未忘是時水月繁不見此夜光于今
尙無恙懷袖行可將我亦流落者此味慣所嘗誰能畫
巖堂坐我於其旁

十月既望能靜飲客海棠花下卽席索詩走筆

一笑

久聞使君歸扁舟欲自載竟負九日約吾意良有待今
朝得得來適與佳辰會名園盛衆卉搖落不少愛爲語
王林神無乃風景殺春葩發霜枝一夜作奇怪此花紅

陵一

七

濕處死如錦城最御未定鴻鵠萬里從雪外高情相煖
熱置酒出花背固知是鄉人豈不在我輩西莊見西座
一笑心領解主人獨妙年有花正宜戴胡爲亦見分無
乃嘲老大誰令開非時故遣白髮對君勿輕白髮髮白
老更耐洛陽劉伯壽耆英典型在醉帽乃插花豈是兒
女態還以壽主人風流更耆艾

羅漢臣拄笏亭

爽氣鍾于西峨眉橫太白春風吹不煖暑路有積雪月
照平羌冷雲頂七頂濕遊戲尙謫仙銀河酒醉墨遂令
漢嘉郡千古占一色一從殊方走江山頗蕭瑟流落各
天涯相逢未相識微聞莊鳥吟握手話疇昔乃知此邦

秀終不斷地脈權門車加霧眾甘炙手熱而君獨幾先
惟恐流我笏偉哉百尺樓西望卽鄉國爽氣今已回何
妨高拄頰里中表聖公千載推汲直當年幾諫紙扣笏
良鯁切意欲摧百士死職非所惜此笏豈其遺正自峭
風骨願君善藏之擊邪看他日也勿羨堆床富貴竟何
益長鑱白木柄乃我手中物惟有故鄉夢與君共愁絕
何當駕雙鶴萬里遡寥碧

文本心參政約游西山分韻得頂字

僕僕事行役度盡千峰頂恣覽亦云倦困卧殊未醒西
爽俄見要前約欲從訂結習若猶在甯復計兩脛天際
豁輕陰溪頭橫短艇搖手謝籃輿信步踏荒徑適意自

陵一

八

忘遠迷途誰爲訶此翁平生意故自略畦町何妨一笑
回呼僮倅煮茗兩年已三至我如飢龍鼎無乃太屬厭
徒欲迷醕酌老筆忽先倡高標誰與並尙記去載游金
碧光炯炯何處非吾鄉一氣相泮溟

送姚子敬

方聞與季孝久矣無令舉公車冷于冰吾已棄如土提
書向孔牆萬代禮樂主而與先簿正厥有聖法寓士也
得所歸至窮亦云遇於惟京類舊幸不生蒿樞斯文諒
在茲天意豈輕付之子抱淵靜蕭然守環堵光彩難自
閱珠玉滿囊楮一從鸞表飛諸公共稱許如何但熟睨
引鼎力不武棲遲冷榭閒无乃大廉取相縻共升斗端

欲重鬢宇勿嫌屋打頭碑兀氣未吐六月取一息千里
始跬步期君在遠業看君即軒翥風雨忽道別恨恨寡
侍緒從今閉柴荆何以慰衰暮

題張老山從好堂

世有嗜土炭恣啖等梁稻海上逐臭夫自謂姣且好好
惡一失正方境眩顛倒亦有欲富者蠅營無不到洗削
娉鼎食執鞭甘隸早于此還有人深耻貨賂冒一笑視
干駟貧賤守以道厥好豈爾殊吾自有至寶但恐好不
真回奪諒難保老山殊絕塵褰裳衣欲縞區區名與利
何曾挂懷抱世人定不愛昌歎與羊棗吾意各有在端
未恨枯槁從好以名堂一室聊笑傲心惟有所好乃能

陵一

九

無所好好仁者夫子不知歲年老益晚而好易易編窮
所好彼富如浮雲非義聖所悼諒茲得其從聖言極探
討孰重復孰輕辨之亦既早而我方忍飢四壁淨如掃
舍魚取熊掌因用傲衰髦

十日菊爲子昂壽

風露浩如洗漸覺霜氣滋九日已成旬黃花爛盈枝誰
云清香減清香在詩脾詩人亦未老皎皎冰雪姿爲我
撥繁英和露三嘖之此物最壽耐千歲以爲期一點綴
鬚髮真是麒麟兒長大著膝上綵衣相娛嬉

戚子雲袖詩見過且篤敘先祭酒與先人同朝
之雅意甚古用韻爲謝

白髮祭酒公儀刑古君子多士所共敬豈獨桑與梓吾
翁幸同朝輦路時並轡流風日以邈追慨徒倚徒子雲
篤世誼揭來自樵李念我一破廬落落荒城址遺以五
朶雲置之五雲裏我是老祠官未忘鏡湖水握手更細
論書味淵以旨嘉問有青衿十載詩千紙

西巖使君上豕過雪首訪敝廬又會能靜話舊
感慨情見於辭所以道別

自爲盱江行最聲日蜚馳赤子問襦袴白雲滿鬢髭苔
邊重會晤握手慰所思舊有龍岡表三讀起懦衰迺翁
平生志正在造膝時曾擊戚晚悍曾疏公田欺曾陳峴
首急或訝語太危移疾逃相印何忍張悌爲全歸干戈

陵一

十

際一致際險夷象賢有令子紀實無溢辭刻之並纂疏
自足永久垂憶昔姑孰守欲碎脫鞞碑博士何偉哉奮
身力護持麤沙與大石彼計意莫施遂令兩圖在留作
千載奇此事關世道磯激我匪私他時記先友要當附
見之願我窮未死僅存骨裏皮殷勤綈衣脫古道其在
斯無物當贈策遠大以爲期願勿忘吾州歲晚託茅茨
和德清曹魯郊七十一吟

元日書甲子曉榮問五辛頗記絳縣老宜有善頌陳公
平生是歲早晚戰伐塵明年七十二舊謀無糾紛斜飛
滯棲枳旁觀歎積薪欸乃來澤國比屋多嘖呻何由躋
壽域君勿開荒榛遺以大有人在在鼓腹人匪徒事勾

稽毫稚情日親溪流甚清泚鷺山亦嶙峋故爲動鄉思
便欲乞其身駕言登東山遐眺窮厓根有時于沂浴庶
幾遠俗氛平生布衣舊方今鼎鉉臣挽留不聽去好語
溫如春悠然復少住終惠此邑民九十以珍從八十七
渭濱如君老益壯眼明無眵昏精力殊未衰齒宿意自
新盍陪英俊游可是枯槁倫而況二三子左右參魚鱗
從翁取青紫且姑置垂綸憶昨初相識氣象清以清而
我已索如髮短不可耘蓬廬辱再訪頓覺雙眉伸大笑
向我言六甲那解輪惟須飲美酒分餉良已勤珍重君
子意自酌不及賓和氣何益益喜色何津津長我梨與
棗平地即仙宸勿使他鱗傷小大相參辰峻誦長短歌

陵一

十二

尤足夷我神倘來視富貴高情渺浮雲想其下筆時健
能幹千鈞君倡我當和撻髭簷屢巡何來九老集往往
多沈淪亦欲相從去病憊力弗臻似聞紀初度先我十
二旬看君詠薰風笑我醉霜旻所期在千載天地見本
真蓋其生五月
子九月也

錢潛岡南提舉

君前郡文學端自吾州始壇坫日以高到處執牛耳平
生灑落胸作事故奇偉飛上南樓去坐得數千里全楚
帶五嶺右俗甚豐美一昨干戈後或未識胡篋禾穉生
鬢宮學士氣如洗此行繫佩印良爲吾黨喜門閭屈大
夫四海習鑿齒堂堂始與公亦從嶺石起何地不生賢

幸勿遐陋視著意狗荒餘文物中州比況復多蜀客誰
其顧瑣尾相與燠休之我願念桑梓垂老猶惜別何以
當馬箠願君爲廣廈大庇天下士

栢生兩石閒于歲終不大韓子則欲移之平地
以遂其生栢生兩石閒天命本如此蘇子則欲
安之石閒以全其生二說若異然韓子愛惜人
物以有用者也故又曰傷根栢不死千丈不難
至蘇子愛惜名節以自保者也又曰雖云生之
艱與石相終始愛栢一也雖然處險難而出險
尤難金華倪君老儒也以栢山自號因取二公
意賦詩寄之

陵一

十二

栢生兩石閒平地蓋移真平地豈不好又恐傷生意兩
翁爲栢謀其慮各已至受命獨也正固與凡木異夷險
猶爾殊而我本一致但能全其所擇不在地我聞栢
山名抱藝久不試自種秋栢實離離滿山翠石碍曾不
傷地平亦不肆歲月漸婉婉冰雪幾凌厲此栢初不知
老大見根柢一笑謝兩翁何省爲榮悴

送洪竹堂

家住西湖西愛吟仍愛竹富貴豈不好變滅如轉燭一
昨流落後破垣竹猶綠往事何用訪得此良自足胡爲
被書誤彈冠向茗曲三年飯脫粟不飽而況肉頗有青
稔子對之尋舊讀時復吐佳句家山如在目不知竹是

伴誰護蒼玉束官滿還滯留欲歸未可卜無錢買扁舟
遷居更勿促悠然謝此君行止任遲速新年雨雪深忽
已歸期告天公似有意爲爾開晴旭士固不可料窮久
理當復東風吹浩蕩萬里奮鴻鵠

贈姜醫

越人常遊齊後世多名醫漢時太倉長亦復出臨淄子
實同鄉里兩翁諒所師從今雪川水飲者不厲疵

贈日者辭東湖

抱痾蓬廬下白日背我馳我生已如此天命復奚疑悠
哉東湖水不迎亦不隨相對淡無語可以樂我飢

陵

三

宋吳興卒 獻著

古詩五言

和德問弟苦雨

鷓鴣朝喚時竹鷄莫催雨
條條晴雨閒平生睡足處
剝啄忽以詩使我浪愁苦
此事屬天公底用強如許
淋漓不得休土偶復于土
君何見之晚三歎詠集
栩不如兩忘言危坐擁
敗絮向來夏畦勞抱甕
漢陰圃旱澇相乘除
天地只此數爲我語
老農未用輕喜怒使
有二頃田亦欲荷鋤
去我評昔遜世幼安
勝根矩毋爲苦近名
江湖多數咎但看采
榮者隱約殆終古
彼以膏自煎謝去

陵二

一嘉業堂校刊

匪吾侶無已則沮溺躬耕諒所取
吾儕固長貧正坐力不武
所營薄少耳搏沙尙難聚
卻笑杜陵翁欲把漏天補
胡不歸自謀颺颺被茅宇
天邊金老鴉已放晴囉吐
馬嘶羣動起吾惟守環堵

和無逸子敬獨姥山

維址呀洞戶雲氣一縷烟
老龍蓄精祐萬石護其巔
從此叩林屋倒醜水中天
金庭漫隔几窮探未擬旋
轟歷四面動兀坐孤寂然
頗疑北山脈跨湖潛屬聯
歸來夢所歷跳波撼晝眠
種橘化爲枳我髮日已宣
何時菴邊路去伴毛公仙
獨姥舊聞名俚俗訛已傳
一朝得妙語塗抹乃更妍
天姥似失色葉姥休語年
而我復自笑稿

乾非葉鮮聊以調二士
鼓棹還延緣

和善之遊龜溪乾元寺

疇昔侍吾翁尙記入霄年
米麴家家釀蒲荷處處田
龜溪見鶴材欲去遭挽牽
借屋度長夏對牀時醉眠
或登左顧亭風物清且妍
回頭一甲子往事隨奔川
翰林左繇秀宮錦不上船
有尋兩翁游來弄明月泉
弄泉珠麗袖吟詩箭脫弦
是誰修月斧斲地成空
穿猶有半泓碧柰此筆如椽
乃知宇宙內小大常相懸
惟堪供我輩古瓦生茶烟
雲乳聊一啜松風灑禿顛

和善之遊法華

勝遊得勝士欲濟得健
臚如此正自佳甯論晴復雨
徐

陵二

二

行看前山雲氣五吞吐
借我烏藤枝急奔青蓮
宇跋蹇良亦疲籛條可能俯
呼酒醉此欲一笑失杖拄
吾懷已曠然阿香殷餘怒
牀敷相對睡不暇參佛祖
晨光報新霽生色浮宿莽
諸峰忽自獻頗自作眉嫵
絕頂瞰具區勇往不可戶
而我跋躄者遲鈍誰比數
窘步竟難陪內熱生心腑
龐通遠相要淵明喜欲舞
籃輿叩隱廬跌坐直香縷
四士若未還蹋破辛夷塢
俱是青雲客那得薄圭組
新筍甜如蜜新茗白勝乳
山靈倘見客吾欲老茲
土預愁下山去塵事紛
紛旁午試問白木鏡何
如長柄麈它日蒙茶把
終當作地主此翁无乃癡
統如已五鼓

真隱詩

招隱費招呼習隱聊習步素隱或素餐充隱似充數悠
悠千載內罕與真隱遇少小慕真隱每誦坡老句竭來
法華遊正在題詩處真境忽在前更慕坡所慕真則思
慮混不真精爽驚真則光塵合不真圭角露真書無款
仄真味无反惡真樂無安排真逸无疲苦所以要任真
從渠訝箕踞所以貴葆真從他笑椎魯但看真隱廬蕭
然祇環堵青山以為屏白雲常在戶隨宜種花藥快意
掃庭宇可作真率會可說真實語可飲真一酒何者非
天趣元真乃詩流季真是仙侶拉之相與俱巾屨此容
與坐聞闕鶴鳴時看蒼虬舞疏散略邊幅誰客復誰主
吾亦忘吾真酣歌下山去

陵二

俞好客又號菊莊為賦數語

人生自作計北屋連南莊其間復何有積粟埋屋梁取
村有退士用意獨異常種竹一萬株規作歲晚糧老農
與老圃工勤略相當春雨茁陳根柔莢綠於秧翦翳峨
厥穎葉盛在本昌掇之付茗椀聊誑藜莧腸秋高飽風
露粲粲枝間黃使天而雨金不可以為糧此賜何敢慢
再拜然後嘗按掌不勞咀迸入牙頰香三嚙下丹田字
之曰黃梁其情性且烈毋以它饋傷為爾制頰齡使爾
壽而康彭澤有公田秫種半頂強正使及秋成所得亦
已涼奈何不少忍決去驚鴻翔百匝繞東籬采采不盈
筐高吟發清餓持此送一觴珠玉實其腹千載有耿光

子亦慕陶者閉戶歌慨慷但得三徑存何慮一莊荒老
我飢不死誰與辟穀方作詩聊以贈一笑為發棠

鄉曲諸名勝不鄙老朽移樽見遇風誼甚古語
笑甚歡輒借昌黎人日城南詩韻少見謝意

人生貴合併造物忌嘲弄頗與同社闢正坐兩胥凍南
城七日游前事諸賢用但愁茅屋陋不足置賓從此會
豈偶然歲月日時共皆壬寅四癸義可取三壬老堪送況
有賚東陽初不減潘葑渴叻久已燥樂飲宜一縱笑談
更溫克容與非倥偬永言戢厚意拜嘉敢不重

李千秋訪數語代謝

陵二

四

昔有孟萬年脫帽狂不休今有李千秋吟詩醉愈適我
久聞佳句一面苦未酬殷勤忽過我意氣殊相投能道
太白語便可太白浮清論或抵掌烏紗猶在頭而我已
頽然頗有此樂不偉抱自卓犖下國難淹留同來玉雪
郎外家乃名流好歌鳳將雛飛上丹極遊

宣和御畫紫芥

荒園老蔓菁空見根葉大苦硬螫人口棄去何足賴穰
穰來萬蟻微醒有餘暇

岳君舉用東陽法釀酒味頗蘊藉長兒攜歸偶
得數語

昔屢飲東陽往往錯認水次公似少猛汲生終聽耳知
我野心性雅不便輒美契闊二十年那復此風味飲

眞飲蜜直欲嘔心胃兒從南塘歸殷勤有佳遺公等久
要在相看猶故意曲江加蘊藉鄭公殊嫵媚一見極傾
倒吻渴不能止正性固自存遠莫測其際徐覺和以靜
雖勁還可喜酒固未易知酒亦非易酌何適從不
夷而不惠

德清孫氏和樂秀明堂

人生致足樂莫如令兄弟綽綽而有裕其中自春意龜
溪有二孫能篤友于義同居五十載闔門數百指幾微
无閒言輪困有和氣粵從鴻雁散惟恐棠棣廢欲挽古
道回茲事良匪易亦既成新居始得遂初志和樂揭高
扁秀明屹對峙怡然兩白髮填篋伯仲氏子孫皆雍睦

陵二

五

里閭亦順悌復如無事時難得眞可貴唐史傳孝義頗
記張劉李跡其屢易世往往干戈際義風不少衰大書
乃无媿嗟哉廣明后旌命曾弗至雖有篤行者誰爲紀
姓字我聞二孫名不覺爲之喜兩記信實錄聯名盡名
士光見眾論公必得一行史行看表門閭鄉邦誇盛事
我詩甚鄙拙願爾多壽祉

贈俞山月

童奴從長耳萬風聲蕭騷歸從半山路問字良亦勞臥
聞餓虎嘯喚醒平生毫前山忽湧月始覺所見高頗然
有遠孫載酒江湖放胸中湛水鏡邂逅得所遭古月還
相照了不隔秋毫但憐露草濕時復暮蟲號

送唐同知

平生一寸心神遊夢華錄喜君晚相遇風景宛在目肯
爲此邦來大是渠儂福我但飲若水生意已俱復軋軋
寒女手何事嗟空軸欲去復停車爲爾兩眉蹙猶是前
叔度五袴回餘燠千家萬家喜吾意始云足路穩驅車
去祖帳紛相屬賀下不賀上此語傳古俗况攜善頌歸
親舍善可掬炮羔傾家釀歡聲動鄰曲麾節顧早還春
風棠樹綠

適安齋

大圓如旋磨萬古幾曾息日轂環之走西陲俄東出聖
賢法天運所以長汲汲大禹生胼胝孔弗遑煖席客寢

陵二

六

何太康人或規不及亦有功名者齋內運百甕不放身
暫間苦欲勞筋骨如何適安齋燕處甘暇佚此齋匪侈
麗易安取容膝竹几對藜牀左右置書冊有時值佳友
從容遂竟日體適任屈伸意適任語默惟其適之安適
且忘吾適向來孤山老保此踰毫蓋以安遺子孫此計
固已得人生天地間何事非吾職夜思晝所爲然後安
可卽况君抱修能當念踵前業相期在萬里无從守一
室精義以致用龍蛇豈其蟄

次韻程晉輔

一宿遶廬託百事弁髦棄平生意何如猶動沾沾喜我
喜在邱壑富貴非所睨况子好山居泉甘野芳媚鹿門

時上冢了不慕城市或嫌人村遠知一未知二試看近
市者事奪紛夢寐正墮膠網中展轉誤身世舉手謝通
客士固各有志結習奈已深坐上謾同異山空陰綠淨
長日惟宜睡夜半呼僮奴發火然枯葦滿紙詩已成文
采一何麗墨池漲元雲晴窗藹微霽自子來此山與山
相昆弟又將三昧手於焉小游戲向來蜀之日往往召
猜吹迺爾付一噓千載息攘袂變滅今安在但有山繞
翠可憐七十翁嬉遊尙童稚坐間酒如川留客爛熳醉
亦思翩然去芑屨踏初霽就林煨短茁帶泥落花蘂清
絕恐无分得已吾欲已那堪迫暮末來日能餘幾城外
土饅頭區區誠過計卓哉荷鋤翁曠遠未可毀

陵二

七

仲實示中秋詩甚恨不同此樂用韻一笑病中
殊無思也

誰其持冰炭晨夕闖我庭遙哉水帝后乃有此甯馨不
受百藥鑄奈何頂且冥是時八月半無雲天正清居然
作災怪流汗如翻飯捕逐出入荒弱步愁 而子方
眞酒賓主更醉醒作詩調明月願兔下乞靈飲量聞小
減猶能吸南溟客疾掃已空蕩蕩白玉局何必效淵明
若問神影形吾生七望八胸胸知幾經不樂復奚爲羨
子鬢未星何時定一來眼中見鸞停輒語到夜闌發火
烹中冷誦子新詩篇我亦能靜聽

同賦開元宮避暑詩

避暑如避虎山林每逢旃誰知浩穰內自有清靜緣同
來戴牟張作詩良亦賢是時正流汗赤日行中天勞坐
苦役役何異烹炮煎居然得勝地神觀爲爽然涼颺起
珍簞妙香况瓊篇坐客易生感泉隱獨談元靜者躁之
君方寸湛其淵勿謂火勝月此意諒默傳我戶隔殊庭
遙企玉眞仙仙遊雖云邈肯逐大化遷曲池況未平中
多蒲與蓮更有離離者使我增愁涓

次韻仲實秋夜

空庭兩犀株吹香滿前軒頗疑顧虎頭幻此金粟繁或
是乘鸞女月窟分天根更與瀉浩露盡洗蜂蝶喧苦無
好事者爲我載一尊而我子張子古誼夙所敦肯將新

陵二

八

詩句到我羅雀門何殊小山賦欲招楚客蒐犀首鬣佩
印陋矣不足論老我罕出戶東牆甘曝暄應同花下醉
式副我願言

送家自昭長慈湖

眉山鍾神秀翁季天下偉直到仲虎輩奕奕殊未已家
爲文章家百年兼兩侍存翁名侍從頤山古庸吏祕書
性具存文脈益遷迤前除羅玉樹乃復有令子操趨雙
不羣老氣歷紉綺早歲瑟僊篇短檠午夜几要渠紹編
刻教示正勤止家堂未輕出吾儕方側耳一朝著班衣
束書事行李堂上白髮翁爲爾顏色喜江濤日日靜酒
酣可以起慈湖在何許精廬屹其址我欲鼓柁遊浩渺

曷涯淡長風駕高浪瞥忽可千里如此甯不超踔厲前
無比須知歸宿處其道元甚邇鯉庭尊所聞固自有源
委願尤厭凡近讀書愈窮理修程與遠業亦從今日始
合香來眾譽烜赫繼世美持以貽家尊良足當甘旨

贈陳一齋

謝公文物郡山川如錯繡轉根成蕭瑟富覽甯復有自
我識君子再挹中嶼秀卓犖妙言語經術更兼茂早歲
六典書膠膠發孤味春官失分寸苦不入吾彀天意將
有待本郡煩客授鄉人弟子行月旦師友舊朝隨貢篚
入莫處儒廣右固知致遠業當時無近售多士皆景附
三道其輻湊而我初何心高下隨所就澹然守吾一擁

陵二

九

書坐清晝交帚謝俗物冰雪凜懷袖獨於吾輩人倒屣
惟恐後誰云一捷掖不如雁門守好賢篤緇衣同心藹
蘭臭况乃諸老翁夜艾耿殘宿殷勤見尊禮能使風俗
厚頗憐世議隘或用儒爲詬元氣須愛護大體必爭抹
誦言百僚上大作萬閒覆君當自此升儒蘊獲盡究是
爲斯文福豈弟神明祐平生聞人善喜氣如饋餽作詩
繼晉頌千歲俾眉壽

送王仲敏長明道

君本鄴中士行向建業去故都多感慨盡在登臨處乃
心所師仰當年上元簿閉門玩微言春風會歸趣

和馬侯遊何山

自還吳興居頭童而齒豁信意時出教所覽深以廓何
山在何許細路穿木末躋攀不憚勞歷歷見郭郭晴嵐
堆柴翠正在吾屋角世事苦空並我但專一壑嗟彼競
利者爲計自各各細懷安定公雅合居臺閣平生惟自
道未肯輕造脚場從海陵來姑蘇亦暫泊湖學得公重
學子有攸託南園慶曆閒六老曾會酌當年馬太守高
誼誰能若直卿爲之記文字誠磊磊落落厥今同姓侯胷次
有活著長篇俄寫就傳寫腕欲脫昨聞上湖墳寒色正
錯莫樵木不爲禁宰樹歎濯濯新祠已卜龜華表佇立
鶴神遊儻來下曠達離塵縛

送呂錫入閩省親

陵二

十

吾友鄧善之從遊多佳士其間最妙齡英英有呂子虛
中風寒處子獨鍾秀美憶昨初過我丰度如冰時不肯
逐利名惟耽玩文史閉門肆探討往往窮日晷刻意逗
幽深飛辨摘謬記我欲濬其源融液會眾理何事遽索
去明發事行李入詠須恣游三山亦甚遠人生著綵衣
侍官眞樂止行當拜家慶親顏爲渠喜非復舊阿蒙有
子能如此便可置膝下家室勿輕視

聚星堂并序

穎川周穎有聚星堂世但傳歐蘇白戰詩句晦翁在
建安因作新陳氏之考亭始繪荀陳聚星故事于屏
上攷訂指示甚詳且爲之贊世或稱先生爲考亭蓋

誤贊中一語若不滿于膝上長文文若一孫者然其
意則爲侂胄發也陳氏乃晦翁之孫故曰課忠責孝
獨槩余衷此橫幅意亦是時所作以便卷舒爾今考
亭已燬而此本獨傳于世豈偶然哉曹士開博雅士
也能寶藏之因識于下方云

建武重名節狂奴態猶故客星復何事一夕感乾度風
聲激末造駢首死黨錮而五百里內乃有賢人聚行行
望德星高陽里中去德隆則星晷時網不足與元氣之
所全政在簪盍處乃知忠賢類天每下其顧二老甘隱
淪四海起尊慕有如子孫行已是廊廟具深期任世道
相期扶國步皇路方險巖傾軛當急赴赤手徒捧塊詎

陵二

十一

障奔流怒濡迹本掾時其忍諉諸數事蓋有至難竟乖
天所付汝南榜堂皇考亭繪繚素室有聚星事四遠競
傳布老眼苦昏暗見畫如隔霧卷還坐太息冰炭擾百
慮

史彥明致樂堂

高堂有壽母黃髮映兒齒天方畀修齡康膏燕多祉樂
然人子心何物堪倫比和氣爲愉色皆自深愛始郁穆
涵春風融怡妙天理此是謂至樂樂則焉可已再拜爲
獻言忠養極娛侍隨時換輕暖每侍進滌澆初非假外
內至樂皆在此況能以志養先意而承旨鮒鮮故自珍
歡不如菽水有時平反歸兒喜親亦喜吾以名吾堂致

樂義最美試看純孝行昔曾今日史會有邦人士升堂
奉醕醴俾爾登期頤俾爾宜孫子

次史德載韻示諸孫

我家無絳帳貧賤人所棄忽聞唔咿聲老懷倍歡喜比
鄰亦驚怪振眼不敢睨先生史魚直自謂骨不媚珠玉
在短褐深藏未輕市而況門闕高指不屈第二肯應童
蒙求爲爾覺昏寐袖中一卷書傳之自名世爾幸近得
師盍勉從學志人品分中下教法初無異采芑復采芑
我曰自新美那似斥鹵濱彌望荒白葦短園圍敗屋不
見花藥麗賴此小窗明晴光開靈霧日長書好讀所講
先孝弟泥牛共土狗勿復事嬉戲後池蒲裨深竟日羣

陵二

十二

吟吠也勿向池邊照影如孔翠低頭勤筆硯翻墨滿硯
祛男兒十四五年紀非幼穉不妨笑阿翁憤憤長如醉
先生有雪霜嚴威不汝霽今朝發長吟老年謝丸藥閉
門苦覓句殆似陳無已區區古人心今人知者幾平生
穎州教不作功名計但令木根在浮華終易燬

侍輅院叔過山廬意行甚適夜過半乃知醉臥

山中而親友或去或留因借淵明時運暮春篇

一笑

宿戒親友葍食詰朝攜幼偕往歷覽江郊鳴吭在谷時
雲在霄灼灼桃華青青麥苗且行且扶且憩且躍橋有
危躡湖有遐矚古人惜春常若不足又一月多何如其

樂狷者隱淪狂者詠沂千載彭澤異致同歸匪怨匪荒
天趣發揮大阮靜淵心慕以追暑嬉我林夕偃我廬或
醉或逃聽客所如林墮片月室耿殘壺一笑成詩良非
起子

再和

摩肩趨利市門之朝夷然抱關市也亦郊一念靜躁懸
隔壤霄早火禾焚實厥我苗飲冰內熱其何能濯大播
眯目近或弗矚我有至境反觀內足寂寞竟間自得其
樂芒芒禹跡海岱淮沂游子倦矣故鄉如歸牛羊在野
舉肱一揮既入其笠夫又何追入荒我闡天地我廬六
鑿何有一席晏如西風籬落剝棗斷壺靜以觀復閉戶

陵二

三

者子

陵陽先生集卷三

宋吳興牟 嶽著

古詩七言

長江圖

漢川影落鸚鵡洲金山鐘到多景樓老龍幾載卧寒碧
中間不斷萬古流晚來雪浪天如屋澎湃舞我一葉舟
舟移岸轉知何處離離煙草令人愁說與渠儂莫倚枕
轉帆別浦去少休此圖此景俱可惜展玩不足空白頭
家在江水發源處何時還我舊菟裘

山水圖

凝塵不去鼠行几劃見巨然與千里修眉拂畧遠意開

陵三

一嘉業堂校刊

碎點孤煙樹如齋髯龍鬱鬱新翠搖我覺鄭公殊嫵媚
懸知自是棟梁具歲晚霜雪須飽試舊聞北岳鐘泣寒
長松造天冰裂地蒼皮玉骨不受凍礪柯千丈世絕擬
誰能為我試貌取奇姿偉狀來眼底張君平生飮所見
雅復愛此秀而美雖然莫作差池觀老壯險夷同一致

鳳凰山澗石圖

南湖山人小劇戲夜半鈞天聞拊擊音節疎宕風起舞
至今筍簾遺擬業君來訪古用此時地老天荒何處覓
砢砢渡盡澗與岡礪筆徑微予趾棘重華忽已三千載
鳳鳥一去無消息石兮石兮奈爾何搔首湖濱徒竚立
羣仙拍手相勞苦但知簾空吸寒碧殷勤問翁今何如

方瞳炯炯映丹頰頰記三生石上無讀書雙跌兩苔澁
歸來舉似翁一笑飛鴻踏雪那苦憶子其為我謝羣仙
不妨天遊復八極袖中行記真畫圖留向人間作奇特

題洪崖先生出市圖

洪崖先生住何許支離擁腫之為伍蕭然行李偶出市
束書瓢劍畧可數自謂生在三皇前野鹿標杖何太古
當時但以結繩治書中正復作何語與馬絡頭來復來
雪精胡為蜀緹具祇呼張老無不可面謾三郎真戲侮
承平无事相娛嬉力追遐風來湛露一朝恍惚思草昧
此意似已厭繁臙千村萬落荆杞生宛是洪荒一風土
袖中紙驢不吃草拍手還向洪崖去

陵三

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

窮浩然老摩詰平生交情兩莫逆也曾携去宿禁中堪
笑詩人命奇薄只應寂寞歸舊廬此翁殷勤殊未足作
詩借問襄陽老詩中猶苦憶孟六悠悠江漢今幾秋一
夕神交如在目分明寫出騎驢圖風度散朗貌清淑更
有傲儻一片心不是相知那得錄行復行向何許酸風
吹驢耳卓朔向來十上困旅塵驢飢拒地愁向洛不加
乘興且田園萬山亭前大隄曲鯁魚正把甘蔗美鷄黍
可具楊梅熟一樽相與壽先生醉歸勿遣驢失脚

和王寅甫御史遊南山韻

平生愛山苦跣足况此對面美冠玉也曾杖屨極躋攀

峭度灣碕轉虛曲徑踏青螭脊上行所歷漸高山漸東
紅亭白塔出湖外下瞰諸峯等臣僕祖禪宴坐服生猗
法席宏開儼清肅何人梵唄呼僧定劃然透戶如擊筑
浮嵐暖翠忽紛披依依精舍傍修竹至今猶作呬唔聲
飽食頗慚空洞腹崎嶇竟日亦已勞應接滿前端爲目
道人對境了无美折脚鐺中煨脫粟小立爲爾起深悟
願事掃除甘播掬崢嶸歲月苦難記三寸穉杉俄立鵠
山中老宿亦向盡訪舊無人空感觸細評道人似豪家
臺殿耽耽枕君谷當時氣象雄一方誰教却火燒摩竺
十年舊觀未全還金錢奔走傾緇俗何山試問何所有
一溪清冷激寒隄入門使我意也消不省人間有華辱

陵三

殆是高人勝士徒山靈笑許茲論篤曠蕩幽深兩俱勝
胡不重游勇奔鹿多病歡娛久去心良辰美景甯相屬
昏昏午窗供坐涼蹴丸西走白日速夜來可奈風雨多
盡力催花亦良酷最痛新紅三萬片園林慘澹餘老木
作詩遣愁悲兩吻那知鬢作愁根窟古人眞欲焚筆硯
苦語殆可書紳笏頗憐阮履共稽顙更笑周妻與何肉
留連一物卽是礙羨君開襟少願促愛詩乃復宜相似
句語卓犖光透幅卷還始覺心和平人生有手莫操贖

送陳正德教諭常熟

此邦自是高陽里陳太丘家好孫子十年閉戶養雋聲
我先子後一時起前時送兄今送弟綵衣拜親親爲喜

人言昆令而季強羨君清標如玉峙善和尙有千卷書
一一窮探親夜几新詩那更翻水成便當拾芥取青紫
小管甘旨束書去且煩私淑青衿士天公應念友于情
任國相望纔尺咫蘇州明白照兩縣正好高吟清影裏
吳江定作對牀留笑隔垂虹鱸鮮鯉托好我已三世深
待老敢當二生侍蕭蕭風雨起送客萬里飛鴻看雙背
端明老子舊家聲一舉先鞭從此始

楊求仁路教遊何道山之明日余始自洞庭歸
恨不與雋游漫趁韻一笑

陵三

君能匪臘過茗水我正絕湖尋橘里人生有彼會不免
先後羞池數日耳天教新年暫相見握手如獲丹與砥
畧似德公上冢面徑入就談傾底裏如聞前月清興發
杖藜曉對南山起大笑掀髯自虹舉清流照影時鶴時
我歸已晚不得陪脚中平生信有鬼獨留詩卷使我和
思枯預怕搜脂髓小溪深處是何山藏機一句无多子
當時言下誰領會只認泉石爲對履至今遺跡記東坡
遂使此山同畏墨擬議固已輸一籌躋攀銳欲窮寸晷
眞境不落有其間更使高人爲標指先生醉歸方熟睡
凍蠅一任銷故紙

和顧伯玉陳朝檜

長城大雉古剝裏一庭老栢質已死依約僅見左紐紋
垂柯布葉乃如此相傳云是陳朝檜欲論往事皆死鬼

冰懸雪跨黃塵盡何煩卑莢相料理只應孤根鐵石堅
不怕如壺之赤墮四旁那復有生意生意却從中心起
陳氏機淺重株弱雖有子孫何足倚崢嶸霸業隨手壞
五傳不堪重屈指君詩居然多硬語千載興忘雜悲喜
隋唐而來尤可感區區未數錢與李

寄閻靜齋徐容齋二學士代作

斯人宗工國司命容齋有容靜齋靜海涵岳峙俱偉人
心同道同不同姓向來先後持玉節共仰福星在吳分
一公歸領集仙班一公繼登六鷲禁大名本是宰相職
高塞書帳地步峻導密亦是翰林長怯掃槐廳消息緊
天教爾蘇轉洪鈞赤子到頭合蘇醒東南秀士願不乏

陵三

五

當年著意極搜引而今造化况在手想見姓名猶見省
石生已起有溫生我愛莫助德恹恹苦為百草憂春雨
坐待風霜發茗頰

善之入書蘭舉置酒小詩紀坐中事

病翁禁酒乃禁脚不省人間有行樂主人善醉客善之
邀我來同鷄黍約清樽快吃船落塚頗悔從前謝杯杓
故人久別如此酒一時傾倒慰離索更擊新笋供春淘
孤泉槐葉未須學殷勤入鼎資過熟老饕恣吞不勞嚼
人生難得是合併開口一笑良不惡呼車載我雨中歸
阿香推車散飛電分明戒我輕破戒故把春衫都濕却
我亦投牀作雷吼無數殘紅枕邊落

例撐漁船上岸圖

倒撐漁船逆上溪六鷲過宋風退飛呂梁懸瀑行越之
澗源如象人西歸一笑恬視險與夷同波委順未必非

趙石心詩

試問吳兒歌小海如何廣平賦梅花一片石心原不死
平生不落徐庾家趙子陳陳有曾府雲根半夜生槎芽
有時盤空吐硬語更覺世上浮且夸誰能為藁青藜杖
苔莓荒盡天祿與辟邪

贈劉心月

心月還將眼為月秋空表裏俱澄澈閱盡世間燿與妍
分明無處藏毫髮我方回向心地初含光自照非外課

陵三

六

平生最喜阮嗣宗臧否兩字何曾說

送陳正德長慈湖

并敘

陳正德甫本齋端明公之孫資稟穎異而氣象峻整與
其三兄無逸正則相後先克持世業蓋本齋師蔣實齋
友揚東澗而聞之魏鶴山真西山者也師友緒言講之
甚悉以選為慈湖山長兄無逸取東澗送本齋教授金
華詩和之以送而送者亦皆和焉楊文元自號慈湖在
慈溪其鄉里在樂平其仕國遂有兩慈湖相望千餘里
慈溪之慈湖其在樂平之慈湖否耶不可知也或謂莫
妙乎吾之心之神變化無方俯仰之間再附海外安知
慈溪之不樂平乎然則正德之樂平亦且三月聚糧撰

日而戒行乎告行於嘗所往來問途之所出孰爲近遠
乎其既至書院也亦且循序而進歷階而升堂乎集其
學者正席而登義乎正德曰若是者固知之且慈湖每
舉心之精神是謂聖者語其徒亦未嘗不曰孝也敬也
實也忠信也誠使學者極高明而道中庸下學而上達
盡心知性而知天其有不至於聖也乎子深異其言夫
義理無窮其是非疑似不過毫釐之間講去其疑而求
其是可也昔呂成公平亭而議陸氏之學以爲勇於求
道之時若不由階序然毫髮之偏不敢安兼聽並視却
立回顧不造於至乎至粹之地弗措其語可念也蓋以
是求之焉遂和詩以贈

陵三

本齋之孫盛詞華下視流輩十倍過家書雖散尚千卷
其奈儲无擔石何二昆研席相與共勘辨不遺毫髮訛
一朝束書慈湖去慈湖之學自象梭人之高明驚高遠
不由梯級斗上坡而其下者保固陋終歲無路登嵯峨
萬形惟實乃無弊此道自古傳思軻慈湖論新論無我
直意初不煩鏘磨虛明一語更超絕不肯與人同其波
却笑禪宗用心錯我每讀此無麾哦微言日久諸老盡
獨抱永感如夙痾君家詩友講貫孰持之以往豈在他
我耕我穫粒我腹而彼徒夢笠與篋

題喊泉亭

大龍小龍天下絕水簾高掛三千尺呂梁懸水那復言

便應壓倒樓賢峽我來覓水洗雙眸怪底老崖枯欲裂
龍公何處抱寶眠闕蓄精枯未渠泄誰知水火本無根
重陰可以陽氣澈倚空長嘯山爲開以虛爲威感尤烈
千山屬鼻方迓寒渾乳琮流忽飛發珠璣噴薄雜霏霧
瓊瑤傾瀉濺白日若非捲取銀河來那得變幻在呼吸
看泉須看無泉時自無而有乃奇特龍公作事真狡獪
吾儕用意亦奇掘經營小立看未了洞門忽已雲霏濕
龍公龍公可以止何如翻手作飛雲便將豐年報明主
蒼生赤子俱涵活火雲六月汗如漿更爲渠儂洗炎熱
一笑回首謝龍公神用俱停天地寂

再和楊求仁何道二山韻

陵三

雪堂西席雪江水廣文先生是鄉里此翁平生事嘯奇
欲上虛空鞭駮耳邇來深藏老鋒鏑未許容易試越砥
插天光氣尙歷歷若爲著渠巖石裏仲華本願郡文學
百年功名一日起崢嶸今不少自貶吾道毋乃太孤峙
若將新句調山靈不遣陳迹陽死鬼世徒貴耳不貴目
誰得其皮兼得髓翰林主人墨客卿會將此事全何子
吾衰正復何所用兩錢之錐漫且履固知梅老難抵當
夜半偏師來研壘稊硯囊筆俱堅坐爾以不戰淹客暑
天地凍合萬木僵軍中頗怪多墮指春風呼酒爲解嚴
十部從事賢一紙

律詩五言

和孟能靜總管西莊閑居九日見招

風物居然好亭池穩處安上饒初奏最西墅且追歡朗
誦詩千首高眠日幾竿放懷開孟浩乘興過蘇端近局
人人喜閒居事事寬扶筇差可強投社亦非難歲月期
鮒背功名付鼠肝相將掛壽竿一笑拂塵冠紅蕾春猶
小黃花晚更寒摩挲話銅狄惟許鶴來觀

張彥清學士以使事來杭訪問忠烈王子孫蓋
其先皆自保定原系實同迺合二譜聚族謁廟
敘拜厥誼甚古仲實賦詩以紀錄寄山中輒和
之

有偉秦咸望厥初保定人風雲際興運茅土褒勳臣端

陵三

自積餘慶匪徒榮一身聞孫藹今譽抗志矯秋旻嗜學
今該古問安昏復晨金方感義氣內譜存宗親膚使光
華盛輜軒采訪頻迺知清廟器俱是岷山珍公派既同
出馳聲口絕偷仙班重典領宥府久彌倫揭節方宣化
揮毫看爽神應嗟遠俗薄欲挽古風涓鉅族同三眷高
情隘八垓焚香肅遺像序拜欣嘉辰頗屈清貴甯嫌
仲實貧綿延百年緒翕合一家春樂只飲此酒勤哉書
爾紳尋盟諒愈篤踏道毋胥論暫別山河阻終期事業
新相從萬里去伐鼓起通津

和梅君遇退閒

執掌徒勞耳人皆羨子閒惟甘寄市隱勿若憶家山街

鼓晨眠穩丹田夜氣還蕭然無一事意已出區寰

贈厲白雲上人

雙徑聞鐘罷而今但熟眠事須紅日上身在白雲邊古
貌應達俗高吟不礙禪爐頭煨芋火相對各欣然

羣羊踏菜畦戲作

活計元堪笑毛羣尙見欺蹴蔬元匪夢藩柳竟何禪正
爾敗諸葛從何捉左慈若鞭其後者猶得養生規

次韻八詠樓

八詠樓中景都從筆下收使君容此客詩卷重於舟我
頗會三至君應倍四愁瀟湘與章貢千古只同流

贈葉一山

陵三

氣岸有如許當年乃鶻冠覓官談笑易知已古今難賻
聳如山瘦心堅可歲寒郎潛有顏駟博士却儒酸

題詩禪方丈

切記犯正位須教截眾流聞鐘應已悟縛律未爲道室
小纔容膝詩成自點頭出門忽大笑明月一天秋

仲實踐約來訪又得韶甫方君同得數日語蟬

聯甚慰五詩寄意甚高次韻爲一笑

重脆嫌卑濕那堪暑雨稠拋書事藥裹欹枕聽溪流何
用據孤憤惟宜號四休誰能訪生死天際有來舟

江河去不息金石仰而觀但未隨流轉安能制汗漫親

情人所重友誼古尤難二士俱來意遙知可歲寒

紅帶承顏日青奮翻時猶尋雲弁約肯爲水亭爐快
堦豈嬌客老翁真小兒五噫且勿作舉按樂齊眉
陽羨長腰米儋州禿髮翁相傳作嘉話如爲表遺忠牧
檻溪山勝從容詩酒中南湖未歸客歲晚倘來同
平湖好亭子高出亂雲層一水作之字眾山羅豆登襟
懷爲爾豁杯勺尙能勝却笑鑽故紙窗中效凍蠅

答術者

賢關抱多士子獨抱遺經衣尙舊時褐眼誰今日青直
須行萬里未許赴三星會友誦佳句等閒生鶴翎

送吳古村入越

笑我甘苕隱因君動越思綠波元可鑑縞髮已成絲共

陵三

說修齋老仍懷閱道時匆匆還別去江海入新詩

次韻寄衛山齋

蜀客嗟流落甘爲學圃遲年華空自老心事復誰知未
有盍簪日還須上冢時詩餘何足論相對但期期

送周東甫教授餘干并敘

太學賢士之闕異時英雋如林冠蓋如雲眎功名富貴
可立致一旦高舉遠蹈携書入山林惟恐其不深且密
也蓋久之而後稍稍出爲時用何進之難耶然流落顛
頓之餘尤爲人所愛重譬如珠玉犀象之珍要未易煨
燼之也吳興周君東甫以前太學諸生教授饒之餘干
州人皆謂此未足以處東甫也東甫笑曰曩使吾幸而

久於太學或三四年或五六年又甚者十餘年以得一
第而又幸在前列法得爲學官需次且數年幸而得至
其官豈有異今日之爲哉而何所寘淹速喜歎於其間
迺亟裝爲行子聞而壯之以東甫辨博而文通敏而能
何適不宜况博士非冗官可行其志餘干非陋邦可施
其教行矣東甫久鬱者其發必大其進孰禦子姑自愛
重敬修其可願以俟其遠者大者焉是邦目忠定公以
及近世之諸賢緒言遺烈尙有存焉詩云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敢以是爲贈言詩曰

博士廣文館遲君二十年新邦重于越舊俗記諸賢
心概峯東 澗碧格 鶴首南風至臯比右席專暮年尤惜別搔首

陵三

意悽然

和雨中

但聽四簷滴真成萬世休空村就誰飯高樹繫吾舟那
忍田翁笑還憐木偶流老人渾忘事畧記酉年秋
薄宦亦良苦救圻泥濺裘陳紅猶不足太白幾曾浮賴
有兩詩好聊寬一日憂天公應念此未用祝篝甌

水村圖

山色濃還淡孤村水繞之俗塵飛不到野老住偏宜
岸疏疏柳茅簷短短籬小舟欵反過便是少陵詩

陵陽先生集卷三

陵陽先生集卷四

宋吳興牟 賦著

律詩七言

勸農曰漫成

白髮紅顏烏帽翁
年年從爾覓年豐
爭看漢詔來身畔
便覺幽詩在眼中
且喜畦秧三日雨
莫愁花信幾番風
我今亦是情遊者
不稼而禾愧食功

景定甲子理宗嘗以顏曾傳配道饗下問詞臣
越咸淳丁卯昉以曾子子思升侑孔庭蓋推本
先意也先臣所被宸筆藏私室會軍學撤舊廟
崇新堂願得摹刻其上而某固未敢也府教張

陵四

一嘉業堂校刊

君江詩以成之後之觀者將有考於斯文謹用
韻以謝

在昔前朝帝問頌龍樓當日正承顏曾思參侑褒崇后
堯舜相傳密勿問遙駿先猷昭若日於皇吾道重於山
老臣獨抱烏號痛不及臨雍扈從班
藻有嘉魚首自頌師儒樂育士歡顏宸奎恍若從天下
傑閣崇成不日間要識道原觀伴水坐令文物盛黔山
照明殿下槐龍舞便合歸陪講讀班

荷花辱於淫邪陷於老佛幾千載自託根濂溪
而後始得以其中通外直者儕於道而近世魏
鶴山又推本周子之意取澤陂之詩所謂碩大

且儼者歸之君子焉明倫堂後新池驟著華教
授遂見之詩且有取於周子香遠之句寄興遠
矣因次韻

道中何物不生生頃刻能開碧玉蓮
根脚好時花發越源頭活處水漪連
喚醒佛土從前夢細釋陳詩最後篇
霽月光風真洒落千年此意後誰傳

和張教授雨詩

占雲日日問如何物意焦卷重可吁
微酒人皆憂未濟積誠我自愧中孚
滂沱幸已符先兆穰穰行看穫上腴
此事相關情正切吾儕初豈事誇謔

試院和李提管韻

陵四

聖世旁搜盛武宣幾人舍耒歎胼胝
武成宜取二三策稽古還誇數萬言
充棟此時唯恐後着鞭宍日竟誰先
空筌相對真堪笑半夜魚龍已變遷

怒字該
易恐字

死黨為東岡賦遠遊余病卧空山聞而壯之和
韻為別

鬢絲梅雪兩參髻底事征車人指南
自是會遊習蛙鼃不妨小住話魚蠶
操觚中歲情良苦秉耒平生分所甘
若有書來訪生死白雲多處是吾菴

次韻无黨留別

濤波萬木撼新秋却笑茅廬似葉舟
我但蕭疏眠頰尾君方矍鑠向壺頭
早涼已喜無殘暑老別當須似壯游

黃木扶肖最奇處想留句子待浮洲

和劉鋹齋海棠

人物當今第一流以花爲屋玉爲舟曉粧未許褰幃看
夜醉何妨秉燭遊錦里宣華思舊夢黃州定慧起新愁
何如歸伴徐公飲穩結一巢花上頭

和善之寄遊何道二山

行盡千峯日未晡齋餘扣檻喚紅魚百梁扶棟神翰巧
一驛鳴簷樂出虛那得詩情陪鳥可但誇山色勝衡廬
老禪跌坐渾无語案上旁行幾葉書

兩人相對說靈叢簷簷堪嗟滿故宮忽見畫圖如雪外
不知身世此山中餘生纔寓一稊米獨往殊欣六尺蓬

陸四

寄得詩來何處覓南湖蒲稗沒鳧翁

送李仲賓同知

一別豐儀十載間新春再見爲開顏雜林傳去詩如錦
龍節歸來鬢未斑白日絲倫端可待平分風月早須還
此行已滿英雄毅同上烟花紫禁班

七兒應復同客飲櫻桃園摘新歸以遺親用其

詩韻識所感

聞汝相隨入翠微歸時晚色已淒迷櫻桃爲喜筠籠重
燕子休嫌茅屋低我老恐妨兒輩樂新詩欲繼古人題
年來自覺摧頽甚送客何妨過虎溪
尙記當年薦寢園百官分賜荷恩寬帶青絲籠空餘夢

搔白頭人若不歡詩老誇稱作崖蜜野翁驚看瀉銀盤
南山見說紅千樹雀鳥兒童任入關

次韻王寅甫

共借餘春賦式微莫教當飯失苗梨行行直度南雲北
得得還尋東院西北髮已應隨日長黃鸝更與盡情啼
試哦小雨輕埃句絕勝前村滑滑泥

和陳无逸九日二首

楊鑿設醴奏絲桐九日臺頭詠渚鴻宣遠風情雖曠代
漏明霜氣直橫空卧龍自命初非過戲馬當時未足雄
莫笑東籬太岑寂南山長在醉醒中
萬事真成一縷悠西風節物若爲酬鴻飢未覺他鄉遠

陸四

菊老誰同此日愁已洗眵昏看句眼更扶衰病費丹頭

吟情笑我今何似廢笈寒泉澁不流

和張老山辭免運同

曾馳海若傲波臣底事年來苦乞身徑爲尊鱸稱退掾
要將簞笠伴元眞流空素月光難掩過雨青山老更新
祇恐未應閑袖手鹽梅鼎飪止須人

和李候九日二首

自愧羸餅在井湄頗思時復一中之平生殊欠題糕字
今日堪憐對菊時烏帽已欣新得酒白衣誰似更携詩
吳興太守真三絕爛醉輕教玉笛吹

幾回九日九江湄杖屨從容信所之下溪遠尋觀穫處

東籬想見醉眠時快逢今日吳興守猶記當年已酉詩
我亦平生知所慕飄飄衣袂任風吹

賀張老山得代

富貴方來本不期湖山逕去豈無辭眾咻直欲夷爲滬
一笑姑存噲伍譏難辦求田還問舍且教入務併尋醫
幡然強爲招延起從此巖阿爛蔽薇

別趙子昂

粉省星郎翫曉班暫隨使傳走人間荊州利得習鑿齒
江左今稱庾子山君意頗爲尊榮喜人情爭羨錦衣還
但憐老病匆匆別白髮如何更可刪

送蕭子中

誠齋手摘千巖藁詩律清森近代無仍世科名香未歇
諸孫文采蔚相扶橫徑爲喜舉比穩覓句何妨鶴骨癯
會見蕭生起東海幾年志抱一時墟

春雪

一冬祇辦作嚴寒剪水飛花事竟難閉戶不知春意動
撲窗忽覺兩聲乾頗聞萬舌正雲集何處一簑如畫看
但喜畦蔬得蘇醒從今小摘有餘歡

送羅漢臣

向曾平步上仙鰲拂袖歸來氣尙豪自有西山堪拄笏
不妨右手且持螯凌雲載酒渾如夢泛雪回舟也自高
願我餘生復何事閉門三徑近蓬蒿

過洞庭山書湖中所見

欲談舊事恐悽然誰遣奇觀墮我前驚陣萬屯湖爲黑
冰鬚千尺水皆懸无多風色似天相阿那人家疑地仙
更有一般堪羨處嫩陪綠蟻醉無眠

送趙蘭皋教杭學

一自彭城向穎時重開講席整冠綬青衿喜得新師範
白髮能言舊尹釐獨冷定應非熱屬眾芳况復異凡姿
不妨且作回翔意直上搏扶亦未遲

送鄭南仲主簿

六客堂前翠竹屏雙谿館下碧麟生遍經此老竹吟處
可使常行簿領人吏爲祈蠶覓休假官因祭竈請比隣

陵四

也知矮屋難淹滯且與窮山作好春

題用拙齋

柿林園裏匠文黨金谷園中石賈塵漫說愚谿詭當世
若將巧宦目他人何如杜老幽居處一似无懷太古民
說道書齋名用拙可存吾道樂吾真

曩在長沙有遺以石山今舊物雲散此石獨以

堅頑獨存漁莊爲賦九芙蓉之句遂以歸之目

爲壺中九華致其悵望

當年持餉自湘東共載尤憐翠色濃莫向壺頭疑蕙苴
要從華頂看芙蓉諸郎自是階庭秀此物聊堪筆硯供
却笑仇池無與伴園中望恨九奇峯

餞留忠齋丞相 并叙

趙清獻公自衢過永嘉曾文清公自越過姑蘇皆以八十之年就養于舍此東州盛事也大丞相忠齋留先生視兩公名德同鄉里同壽年同而東閣府判將迎安輿以踵芳躅邦人士日夜望者余以老門生敢援前比賦小詩贊公之行

咫尺河山路匪賒人生迎養最堪誇續茶山集過吳下看戲綵堂求永嘉入袞高齡忻子舍同鄉盛事屬公家邦人莫笑門生老日日花間望小車

予與會孟同遊古心先生之門死生契濶今見其十年前與仲實詩帥初既追和予亦繼焉

陵四

擾擾人間萬事塵舊交無奈白頭新此翁固是同門友今日真成曠世人千里賞音知絕識九秋落木見橫陳也休頻把遺篇看說到銅人更愴神

和虛谷韻簡唐月心

平生自分只虞毗况是而今一槁枝江左何人譚太極洛陽有客賦新詩物情於我真疏矣吾道非公誰與斯未必梅邊聊索笑微言好與共參之

餞陳正則學錄長城

本翁十載郡博士司糾官清亦未遲暫屈吳松湖海氣來看陳檜雪霜姿近家聊喜片帆穩遠業當為萬里期老我柴扉堪寂寂不妨時寄畫溪詩

再和虛谷韻

宜隨世事事誇毘得來尋霜雪枝茗曲新添漁隱話陵陽別論派家詩卜隣已喜同王翰到處猶能說項斯不是晚來投社去扶藜兀兀欲何之

和梅君過二首

除却壺中日月長不知何處是真常等閒鉛汞自生死從古薰蕕更臭香糞掃袍邊覓□呂步虛曲裏換伊涼何當月朗風清夜喚出胎仙舞一場

行止非人所可為疏庸何事不違時已驚夢裏雞鳴早翻笑人間鶴到遲剡曲船回空此興洞庭飛過怕渠知依然身世溪亭上售用新添五首詩

陵四

高賢孺厚齋使君之令子自番來雪訪明親舊此誼甚古歲辛亥余識厚齋金陵通守之舍堂陪朔齋劉公飲海棠花下俛仰四十五年追念

悽然

厚德流光報必豐當年齒穉已奇童蘭芽秀擢孤根內華表驚呼一夢中肯向陳人論世好絕知新句有家風海棠花下看鍾蔣說著令人念此翁

和王梅泉黃靜齋載酒問花

逃瘴形容兀似槎誰尋獨樹老夫家高人早擅無雙譽佳客爭看第一花已為義尊成銘酌醑誇信筆寫葩華斑斕小草真兒戲得借餘光亦所嘉

吾五十年間未嘗一杯自壽汝曹所知者今乃
力營甘旨為七袞慶事出創見欲深避去又不
可使汝曹它日懊恨復如吾者小詩答勤渠意
丙申正月十五日示諸兒

七十新年未盡窮香醪滿泛饌尤豐便同五鼎為吾養
汝有雙親勝乃翁一念自能通造物諸孫更與振家風
華燈壁月今何夕春在親情笑語中

十六日謝郡官兩學及鄉友

七袞空餘永感情南園養病閉柴荆一朝破戒為兒子
四坐合并來友情地主每能容朽枿天公特為放新晴
餘年得此今多幸白髮傾欵一醉成

陵四

十七日謝子昂孟能靜及諸親友

兒將白髮共嬉娛敢意高軒訪敝廬七袞年齡同絳縣
諸賢詩句過黃初菌芝那解出枯朽冠蓋便能傾里閭
爛醉何須問生理貧家今有百車渠

送楊興府

細語當年別後春驚心寓縣尚吹塵濁醪易賁新豐酒
衰俗難逢舊雨人君似伏波當益壯我幾南斗不能神
合并未久匆匆去魚鳥蒹葭誰與鄰

大水後得雪

便消飛酒又何佳得得來尋貧士家破屋青燈纔一黍
荒園老樹忽千花酒逢寒夜饒偏貴詩出窮人例太誇

兩月兒書渾未到定應行脚更天涯
蕭條籬落勝于村還徑人稀早閉門過眼風花纔一瞥
到頭石笋只雙蹲何妨歲惡詩仍好那笑爐空火自存
笑詠車斜微雪事諸君本本又元元

再和

饑年得雪意殊佳天亦終憐田父家是處連雲畦宿麥
一時積水散空花預占餽餌真堪喜若比瓊瑤未足誇
我正坐須來歲剋夜中踏糞喜无涯

正思覓食繞諸村咄咄今朝雪塞門屋角空困飢雀噪
牀頭敗絮凍鴟蹲分無醴醪能相熟賴有符豈僅自存
堪笑少陵窮不死區區苦欲問黎元

陵四

三用韻

雪中何處不欣佳却似偏尋困約家老病尚應餘菜色
風騷未合到梅花負暄擬向田翁覓面旋時聞兒女誇
可是年來回不出也隨苓箬傍南涯

慚愧長髯市入村送詩踏凍到衡門未愁顧兔千毫禿
持看陽鳥三足蹲我亦欲尋安道去人應共怪阿先存
界天雪嶺依然白更憶當年李仲元

四用韻

眠食于人苦未佳從來逆旅便回家回時長是餅無粟
一夜偶然燈有花雪夜又寒誰復料物中惟老不堪誇
卷書危坐時相望不覺西南各一涯

五十年前三尺雪匆匆
板橋下荆門坐驚荏苒吳楓換
長憶輪囷蜀芋蹲覆局還如一日事
劫灰能有幾人存
新書讀罷令人感轉首看看又歲元

道士號庭梅爲賦此

苦把庭梅劣野梅
庭梅元自野梅來肯辭台鼎當年貴
直向丹田內景開
山意濃時還耐看道根孤處更深培
元機參透何分別猛拍闌干一笑回

送張剛甫廣德學正

桐州咫尺路平寬
華檝春風白髮歡
教育兼全三者集
起居頻報四時安
的傳何況自話老請實齋本齋
遠業
豈徒榮一官從此江東有新句
寄來應對暮雲看

陸四

十一月朔冬至

魯僖再聞就爲傷
五載之終似遠然
辛亥徒爲章首歲
上元直在大初年是年上元甲子朔且始正周正秦正
未從元凱叩長虛
且學少陵吟短篇
一線閒愁隨日長
形容空老此江邊

餞余好問入燕

炎鼓漸已轉涼
應想見湖亭送別時
發軔功名初得意
聯鑣賓主總能詩
昔人猶自薦佳客
今日何憂乏已知
最是人生急三釜
高堂白髮數歸期

和徐容齋正旦

想見新年試筆時
風涼應不減
正遲歸來燕子元相識

落盡桃花若未知
何事蘭亭修禊樂
便懷墨客感秋悲
湖山勝踐無繇共
禪榻茶煙老鬢絲

和趙景程提舉見招

高標照我髮星星
百尺條邊一寸莖
樽自不空如北海
客非可飲似公榮
四筵驚起聞豪唱
五斗拚教解宿醒
何事詩筒來較晚
且容湯粥煮榆羹

再用前韻蓋坐上有九老繡障

耆英圖障爛如星
勝似屏風映紫莖
洛社便如同此樂
商顏未必采其榮
戴花劉九徒歌舞
當局温公豈醉醒
試問諸賢問得否
熙豐一鼎沸於羹

次本齋韻

陸四

七十八春華髮老
幹龍文鼎力猶堪
品題人物多成傳
管領溪山盡易銜
了不安排方是適
本無全缺又何慙
誇傳析國睢陽冠
七字新詩落枕函

怪底膺門稚子歡
倒衣迎拜病猶堪
喜看詩卷牛腰大
慙說踏車鴉尾銜
風誼薄雲誰得似
雲泥被逕我增慙
新年精力知强健
酬答端能日百函

能靜十月海棠花下飲唐同知適至因言昔在

漢中十月海棠亦開用韻

武車曾上漢中臺
十月海棠無數開
萬里相逢曾識面
雙眸歸盡更傳杯
高情共昔燕支暈
歸夢還思灑瀨堆
客去主人應卜夜
不妨喚取燭籠來

和除日蜀鶴

門前車馬氣如雲，鶴鶴猜意甚馴別。歲風光從草草，
報人消息喜頻頻。當家金印君先得，明日椒盤我自親。
共樂高堂稱壽安，與迎養趁新春。

送鄧善之

尺一俄聞有急徵，風雲奮迅有南溟。正如蜀客懷鉛筆，
未羨鴻都寫石經。此事惟須一艮卦，今朝頓見兩文星。
曠溝婁畔傳書去，人在金坡白玉局。

送人赴宜興教授

催喚沙棠港口船，門前龍象聳初筵。養親始願家良近，
事道中年志愈堅。美俗一新吾禮樂，高賢多美此山川。

陵四

三

不妨且爲坡翁住，却上玉堂陪眾仙。

陵陽先生集卷五

宋吳興牟 獻著

七言律詩

次韻李千秋中秋節

節物詩情總索然漫將梨栗當盤筵堪憐永夜空尊月
記取衰翁斷酒年十日尙留花影在兩瓶便作竹根眠
分明破戒緣佳句免使兒童誚禁烟

癸卯人日送李千秋還杭

喜聞餐畫初回棹便擬共公吟過春何事客鄉還送客
今朝人日更愁天風吹柁面梅花老路轉裙腰草色新
只恐西湖留不住重來好爲話疲民

失題

陵五

篇章何事等嬉游尙想揮毫剪燭秋從古殺青徒自苦
只今醉墨可能求忽傳鷺立沙頭句又見鴻歸天外洲
襍研去來須猛省不由自己更誰由

歲在丙辰元日立春是時先人守當塗郡齋寶

客雲集皆用元祐八年東坡和王仲至秦少

游詩故事所謂省事天公厭雨回先人笑曰

天公省事今乃多事耶今三十九年矣追念

慷慨小詩聊記當時笑談之語

一昨姑溪歲丙辰老仙元日去班春當家句子頗催客
省事天公御笑人紫鳳天涯今已老泥牛歲首又還新

笑談誰記當時語獨立東風倍愴神

和任東津山長

吳興學法徧諸華吾道元無適與退今日誰能留下馬
古人猶自醉先花肯開燕豆驚流俗共喜泉比得當家
入手新書惟重拜頡頏那得並飛霞

和泮教那律伯明

翩然來自舊京華歷數山河不謂還往事已空惟重黍
元談未了更澆茶南遊句好俄爲坐東道情深未憶家
也欲衙州門外去一聲長嘯入煙霞

新城羅氏棣華堂

中和偶向此校聚友愛當知吾意同十世共居尤盛事

陵五

一家三代自春風試看華鄂相扶處正在閨門載翁中
昭諫而來名節偉更添新記與無窮

寄昌化孫梅泉

揮手秦稽信宿然未行俄已兩周天雲緘尺素歡開後
雪輓雙溪恐墮前高誼誰能似孫宰舊題應復記蘇仙
何時布襪青鞵去摘野芎苗古寺邊

文性之惠蛤蜊綠橘

二珍胥會到柴關詩爲高情趁早還海上便如逢若士
橘中應不減商山可人風味知渠倚老我形容有許頑
快擊黃包烹紫殼爲君呼酒一開顏

送李雲在學錄

橫經之暇卽吟詩三載如常匪敢隨聽雨不知官獨冷
看雲自與意俱遲翬飛翼宇生新敬鵠立儒衣動去思
還恐西湖難久滯此聲梁楚已先馳

次韻九日寄史推

弁有山兮水有湄登臨舍此復何之髮疏帽脫狂朝後
雁過江涵感慨時盛府主賓俱好事滿城風雨苦吟詩
人生自可行樂耳劍首功名但一吹

次韻寄史彥明

等閒看盡弁衡毗旁郡聊願奉檄馳候管乍披新定志
郵筒忽見故人詩君方清絕行明鏡我正摧頽據槁枝
爲喜綠衣還膝下椒梓趁得頌花時

陵五

苔朱薌林見寄

天目羣仙帝所毗別來引領但神馳分明和自香山老
活脫吟成玉局詩論舊驚心幾甲子扶羸笑覓一筇枝
如公再合幡然起休戀春山笋蕨肥

次韻李侯喜雨

誰似當年召信臣天教來此活疲民水鄉怕旱相傳古
甘澍隨車總是春坐看豐登成樂歲只將愷悌對神明
已聞宣布形歌詠賓主殷勤用意新

謝李侯枉過

鳴騶窮巷忽相過其柰將迎窘步何每望故都身不羽
欲廢新句硯空磨籃輿端復爲公出泥飲惟應說尹多

卽是旁觀工指點若爲公錦雜漁蓑

長兒授館于杭每休暇過仲實家相與譚經析

理閒則飲酒賦詩爲樂今閏秋十四日會於

復軒相視而笑曰好天涼月卽中秋況今歲

兩中秋乎迺留飲劇論夜參半蟬聯不休情

愈神穆子聞之甚喜因爲詩寄之

共飲方酣月滿樓劇談無寐露侵裘此宵此景應難值
吾婿吾兒亦罕儔情誼渾如同一姓風流不負兩中秋
絕憐老子婆娑甚破戒何當太白浮

和陳無逸木樨

秋旻金氣正高張併作西風一夜涼何處杯中无白墮

陵五

如今扇底有黃香自慙老栢如犀秃卻笑春花爲蝶狂

勝賞清吟兩奇絕吳山橫過卽仙鄉

和仲實秋興

金飈吹暑頓然清聞早空庭一葉驚拄頰偏宜對朝爽
揮毫正好賦秋聲鏡中髣髴休煩鑷壁上弦開不受繫
志士由來多慷慨何如百轉聽鶯鳴

黃元靜飲客蒲蓮海中殊勝絕

扁舟經入夫渠園一笑俱非襍穢人低拂柳陰偏障暑
活烹芡荷快嘗新小巾脫去我先醉大杓取來渠更眞
獨嚼數鱗詩興發羨君越樣老精神

次姚子敬韻簡高司丞

西風小立對晴川冷笑人閒自聖顛使事端因荔枝出
歸期休在菊花前平生漫說少陵老終日誰陪上界仙
應是社中鷗與鷺詩情比舊更依然

王梅泉生日惠詩次韻答之

堪笑衰翁作計狂又隨笻筇到魚梁未秋早覺凋蒲柳
已老安能種豫章誰似讀騷仍飲酒有時贊易自焚香
梅邊有約君應記但愧年來久覆觴

白賁

致飾雖云賁則亨含章內照乃爲眞離明外附天光發
艮止中存道體純玉質未凋虹貫日素功後繪物生春
也應笑我元猶白不比羔羊正直人

陵五

次韻

大海相環宛一洲浮漚乍起已千秋三王笑向人閒世
四癸時尋物外遊我輩安能知許事平生未若樂斯邱
開窗翠竹時相對更說緜餘總繆悠

送程晉輔長和靖

傳家氣脈固深長挾策來登和靖堂南渡金聲元不泯
西菴草色可能荒要知持守爲涵養好把精微重發揚
共喜慈闈得甘旨他時遠到未渠央

趙君實宣慰別三十五年矣末由再晤近張倩

仲實轉似西湖詩圖乃知吟嘯湖山之樂輒
爲五詩奉柬

南屏環擁翠雲堆誰造精廬特地開祭酒先生甘隱遯
燃藜太乙忽飛來胸中礪魄五千卷門外芙蓉十萬栽
白日竟拋妻子去羣仙攜手上瑤臺 右南屏書院

橋園亭畔市多塵剡院橋邊境轉清山色湖光精舍散
筆牀茶竈釣船輕奈何一字不堪煮且與三賢相並行
笑問壽藏何早計不妨更學趙臺卿 右西湖書院

毅齋大老除新綬名節尤倚毋所尊曾是臚傳第一唱
卻留衣付外諸孫袍按柳汁初承渥稱泛霞觴共拜恩
尙記吾家多夙契何當握手得重論 右鄭夫人傳

伯子堯夫豪傑人四時佳致四時春靜能觀動一機活
會復承元千古造造物生還化世情故故又新新

陵五

不妨長向亭中醉自覺沖融氣味眞 右四時春

平生知己一季及別後長闕白板扉偶有客來孤鶴起
也無人覺小舟歸儘渠俗子頻相惱只恐仙禽未肯飛
莫笑嬰琴并養鶴醉眠林下兩忘機 右小舟歸

孤鴈

如何苦作斷腸聲度盡關山失弟兄萬里它鄉誰是伴
單栖半夜若爲情嗚嗚每歎眾人薄落落孤將一意行
只恐影沈湘水後更無來者繼高名

贈陳東洲

散髮披襟頗自由野麋見客忽驚投新詩生怕將愁至
博學何妨與熟遊未說天邊金彈子試尋城外土侵頭

不然且學伯倫醉荷插相隨死便休

題陸起潛皆山樓

醉翁朝暮四時景誰遣描摹入此圖
喚作皆山真箇是
攜來到處與之俱也會佳客相陪否
亦有清泉可釀無
更喜一般僧侶舊尚樓百尺俯塵區

送屠存博教授溧水

直道方心古所難任渠俗眼笑儒冠
子龍有屋猶黃壤
老鄭无旣漫冷官一片湖光清客緒
三州鼎足屹詩壇
只應翠麓迎人意歲月功名正好看

送鄧南俞教諭歸里

試把溪堂舊譜看三年苜蓿守酸寒
吟肩祇自初來瘦

陵五

臺尾方知細滿難憂患可能期學力功名終不誤儒冠
到家莫作多時住趁取秋風送羽翰

五言絕句

賈節菴冒畏景越修塗過我茗書情誼甚厚令

問古或無思大節不可復見而骨肉消息訪

問難真相對殆感慨不能為懷青銜夜語誦

少陵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之句意甚惘

然其歸也兒曹以此為韻賦詩道別余亦作

馬衰老拙惡姑寫我懷且以下後期云爾

君留劍水潯我臥弁峯下十書九不到思君無日夜

一朝忽在眼喜極生悲酸老淚如撒菽淚盡氣亦闌

事故不可料柯桐基局更兩家骨肉內往往隔死生

英英君令弟介烈夙所秉就死得處所我意復何恨

吾女去二穉何處吞聲哭忠孝果何辜神理諒未燭

君能為置後此意不可忘曉曉時頭骨正好玉其相

自言勤教督鑿火與之對泉明定不孤門戶期汝大

我為飢寒困坐遣恩義疏君固不忘我愧當何如

連宵接輿語共說夢中夢聚行共未多掃彖忽已動

貧賤別尤苦輾轉那得寐後會儻可期握手三致意

拂林天馬圖

赤手謝銜轡踴躍翻九衢健哉此女子果勝大丈夫

和漁具十絕

陵五

買得五鴻舟江湖落我手呼兒下瀨去此事渠能了

右舟

臥吹月明裏龍吟鼉打鼓別是一家風荻花擺頭舞

右笛

披時響蕭瑟臥處堆偈仄傲然煙雨中安有知睢澤

右篋

輕圓兀其顛不受暑雨厄時將蓬外挂旋轉卷七澤

右筴

裊裊不自持何以制沈疇聊懸一魴餌鯨鱸未可狎

右竿

彼已苦其密此猶患其疏吹試新圖一舉雙白魚

右網

熒熒枯蚌中急雪洒不滅西風明日晴雙花爲儂結

右鐙

呼風忙趁魚一片如掌大且等後舡來過湖猶早在

右帆

登登遠還合聲從何處起魚走潛深波禍在深波裏

右椰

卽此是瘦冰醉棹舞波面何似宮亭湖爲我覓如願

右楫

贈薛東湖

抱疴蓬廬下白日背我馳我生已如此天命復奚疑

陵五

悠哉東湖水不迎亦不隨相對淡無言可以樂我飢

希平初度老友王希宣扁舟遠訪風韻甚厚賦

以十詩實用淵明采菊東籬下語五章云每

歲思親不持葷蓼幾欲廢詩雅蓋深知予

心者讀之悽然輒爾和韻

行年似啟期頭髮日夜改此身尙我累椽粟時自采

古人歌既醉其中有五福如何憔悴者忍飲但餐菊

有酒巾可漉無酒盃自空但懷停雲友相望各西東

九日抱壽酒時節無差池我生秋已老菊荒而崩籬

扁舟適寂寞十詩繼騷雅定是王宏孫猶記南山下

淵明六十三我已多數秋未死亦偶然神仙殊繆悠

平生遇初度何曾具盤筵感君知我意老淚更潸然

人生百年內榮華僅少選何似雞黍約歲晚長相見

堪憐武昌柳搖落向江潭虛名竟何益北斗與箕南

淵明詠三十講學馬隊閒斯道幸不廣石高燃廬山

方竹杖

此君久不見歲晚伴華顛直節要到底勿論方與圓

溪邊釣船

莫出前溪去隨宜下釣鉤風波苦不惡鱸鱖滿船頭

題束季博山園二十首

是誰按籃染千條萬條碧我欲問東風東風淡無迹

右柳堂

陵五

輪囷肖天巧霑霽含雨意惟應野老知此是豐年瑞

右瑞雪

雲臥不禁冷誤把巖扇觸翻動若木枝紅光被空曲

右東壑

落落金彈丸飛鳥不敢下盧橘不到吳楊梅同過夏

右枇杷塢

行行西崦西暝色蒼然入芸芸各歸根我亦坐內息

右西崦

綠醅春盪豔綠水煙渺渺百年散誕內空以愁自繞

右綠繞

倚闌發長嘯援筆記舊游想見同來者俱非第二流

右第一溪

桃源逃不徹真境宛在目要令千載下知有古風俗

右桃源

泉脉十字過石簾千里通波來聊煮茗風味故應同

右小谷簾

青青南澗芹雪消春已動如聞修廢篔巖半發流澗

右南澗

窮鱗無處避網罟如雲密悠然釣臺畔袖手看落日

右釣臺

神仙好狡獪空飛萬里行石橋小如許鐵杖響彭鏗

右石橋

陵五

門蘿上復上未省所歷高忽與歸鴻值萬里一羽毛

右山亭

冷石眠夏天冰室透毛骨所以安樂窩大暑苦不出

右安樂窩

澄然蓄精祐百尺往往深不放寒澗發可以觀我心

右寒澗

此處若為關自來還自去中有無心人不妨相伴住

右雲關

都將千石危化作一林雪盡日無別香五月何曾熱

右簾菊林

月人讀書處皎皎宿月澗香影不可假高花在巖畔

右梅巖

別來五百歲於焉駐騷馭吳市梅子真邂逅亦神遇

右聚仙

好著在眼前世上少人覺留此不抄傳付與神仙著

右仙奕

張敞畫眉圖

眉嫵臣罪小君王一笑休明日章臺路便為越風流

相如撫琴

不負百年心琴中托意深如何渾忘卻猶費白頭吟

猿鹿圖

野鹿正周張猿投兩臂長由基方逞巧何以總相忘

陵五

胡孫圖

山果包已盡充然兩嘍中雄雌自相命樹葉老秋風

陵陽先生集卷五

宋吳興牟 獻著

七言絕句

己巳秋七月不雨人心焦然迺戊午齋宿致城
隍清源渠渡龍君齧山五神于州宅以禱始
至雨洒塵自是間微雨輒隨霽旱氣轉深苗
且就稿要神弗獲某憂懼不知所出越癸亥
日亭午率郡僚吏申禱于庭未移頃雨大至
髦禪呼舞皆曰神之賜也某既拜既又明日
以神歸念無為神報者乃作送神之詩七章
以侈神功且又以祈焉

陵六

一嘉業堂校刊

休休早稻已焦卷晚稻搖風更可憐枯盡百源無一滴
老龍何處卷雲眠
幾度看雲眼欲穿不應氣數總關天去年兵又今年旱
守也於民自寡緣
五神萃止足精神迅發風霆一欠伸能事莫嫌相迫促
門前多少望霓人
老火猶驕氣蘊隆爐香熱罷日方中片雲忽卷天河落
頃刻難名造化功
神祐恭惟及物深中間感應妙精侵要知應處還為感
終始惟當秉一心
眼前物意頗昭蘇未省郊原偏也無更覓洗車三日雨

晉教大地活焦枯

龍輶欲駕已多時父老遮留一日遲秋菊寒泉何以報
精勤更寫送神詩

都梁北鄉士多好學有向君敏衡者一日訪予
語甚質氣甚夷禮甚度予心異之間為予言
曰家故沅徒也今所居有谿實自沅來乃築
室聚書其上以教子弟因以沅谿書舍名之
而其亭則曰無加蓋其地舊號無加莊以其
東止于石西止于岸南止于路北止于泉也
願有以發之予既為猶右書二顏而向君又
以所謂廉崖者誌予予聞此石傑立千尺實

陵六

二

峭厲峻削可敬可仰有類乎廉者頗思一至
其處摩挲此石以激衰懦而未能也乃各為
一解以謝焉

書滿精廬正繞門門前流水出於沅知君自得濂谿意
直向沅沅認本源

因于寓康廬號濂溪者本春陵故居也

右沅谿書舍

無加之義復何如解盡當年太極圖

木子日太極者猶日舉天下之至極

此云爾 右無加亭

廉崖千仞孰能千一見令人毛髮寒可以人而不如石
我當為石具衣冠

右廉崖

子方臥病稅院劉君以畫梅堅索詩口占遺之
今年四野赤如赭安有吟情到此花何況病夫空百妄
只於眞實認根芽

題德範第三香圖

水僊侑食老逋家更著江南小白花三雅如渠好兄弟
眾芳未許以肩差

次韻洪帥喜雨

礪車亭午作雲頭喜雨亭前黍稷秋但得人間甌窶滿
等閒萬慮一時收

陵六

感予妙處捷風雷造化於人豈遠哉見說商霖一尺字

遊高園用前韻

門前車馬待公來
蟬聲緊喚客回頭依約疏僚去後秋不是先生新句子

一川雲錦費勾收

儘渠絃索隱春雷相對清風君子哉涼觀主人歸未得

不妨卻許蜀人來

和本齋亡酒

自家老瓦慣從游和氣如春不汝郵近日更誰嫌外酒
夢成噪吻吸青邱

羨渠痛飲日亡何一石如髡亦未多麴米春濃禁不做

酒腸笑我本死他

聞公久矣空諸妄山酒眞成一事无舊說蜜殊惟飲蜜
不妨試候小風爐

生憎市酒赤如霞難效當年老阿嘉一任花前殺風景
破除舊賜小龍茶

酒名眞一妙形容方法傳來玉局翁搖動天關出瓊液
澄然不比小槽紅

病餘井曰不任勞欲飲無錢可是高一笑猶堪誰空腹
少陵詩裏學焦糟

送程茂叔

天涯忽送非常喜阿囷班衣郎罷前話盡青燈十年事

陵六

牀頭周易故依然
眞成有子萬事足何況人生七十稀莫道梅花遮五嶺
風輕月朗去如飛

贈羅竹山術者

此君乃肯與人事辨舌生風有竹山何似竹林唯痛飲
嗒然臧否兩忘聞

魚須翠碧俱拋卻重精今居卜隱中門外有來能握粟
爲渠滿意說年豐

莫將輕易許渠農

身似浮槎何足絆家何墮飯不須看枉裁白髮三千丈

和陳無逸中秋風雨

身似浮槎何足絆家何墮飯不須看枉裁白髮三千丈

可奈青泥八百盤

病攻我劇聲摩壘月避人深目眯糠一盞濁醪如許障
諸餘不用苦思量

錢高仁卿農丞奉使還北

常平舊法最為良頗記中丞耿壽昌此意推行在人耳
肯教豐歉制低昂

好農使者慣經常歸路西風水國涼但使人皆歌美稷
故應此卽是甘棠

別來五度見重陽草草賓朋共此觴聽得酒邊新句子
可人風味故難忘

裝輕路穩好兼程還向鷓班侶雋英自葉流根誰識此

陵六

老農摩腹送餘生

舜舉水仙梅五絕

橫出一枝誰與並整青葱珮立多時窗明几淨好風日
移向此中渠不知

檀暈金杯萬擲奇晚風併作一番吹此中畢竟同還別
付與司南鼻孔知

雪碗冰甌薦茗時蕭然相與對幽姿一生肝膽何由俗
時有清風披拂之

當代涪翁有素評此花雅合喚梅兄玉宸殿上重差次
可是詩人許與輕

老道久其梅同住好事誰令有水仙變化侯王等閒耳

不堪持到影香前

舜舉馬

常得奚官翦拂齊也思驥首一長嘶好隨便面章臺去
柳色如煙路不泥

秋江晚渡圖

晚來江上鯉魚風千里青山一望中自是欲歸人意急
等閒付與濟川功

夢會圖 并敘

趙堯卿嘗夢東坡野服乘驢訪之願室中書史環列喜
曰天下之樂無以加此它日又夢因問水仙王事卽答
以茫味語堯卿與斜川遊稔而是時方補註坡詩故心

陵六

六

誠所感如此今翰林張周卿所記澄照德公之事人皆
以為異余謂東坡之精神無往不在而平生喜佛言句
流布中土歷劫不磨豈非澄照素知向慕雖亂離奔走
結習未忘有以得之與一以詩一以禪雖不同而所感
未始不同也樂廣以形神不接而夢為因東坡為之說
曰心依塵而有夢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
本矣豈非因乎信斯言也二會之夢東坡必有所因
使因東坡則數傳之後不當復為東坡故竊有疑于其
說然澄照夢公時年六十有一而其壽至一百有十四
則倍壽之語亦幾矣正甫御史視澄照為同姓是宜保
其圖而登其壽二小詩附下方

覽來猶記舊儀刑，跌坐無言月滿庭。畢竟是因還是想，不妨重舉夢齋銘。

洛僧加滿九十五，也向香山畫作圖。況是東坡曾囑付，壽年多似手中珠。

題臧子雲五雲圖

一從鰲去波翻海，夢斷蓬萊不可尋。當日五雲依約處，有人掩卷自微吟。

金南峯隱居圖

高哉千丈屹南端，路入層雲欲到難。試著幼輿巖石裏，人間爭似畫圖看。

身在山中不見山，卻因遠看更孱顏。煌煌三秀如堪采，

陵六

拂石眠雲未礙還

四安道中所見

蒼涼初日破林霏，幾度言歸今得歸。兀兀籃輿續殘夢，門前兒女挽人衣。

分明路入茶山去，喚起昏昏睡翁共。笑翁來已差晚，珍芽秀甲老秋風。

一溪百折渡復渡，盡日如行繆篆中。自歎勞生欲飛去，琴高借我赤鯁公。

何事區區外謀光，五漿先饋豈其當。儘渠爭場仍爭席，物我而今已兩忘。

生怕秋蟲稻把稀，腰鎌爭出傍晴暉。尻高首下泥中鶴，

啄得黃雲盡始歸

狹路傾欹下澗隈，歸牛忽帶夕陽來。狂遮瞪視渾无奈，

憑杖誰人拽鼻回

紛若多岐意轉猜，若為誤向此中來。平生不作窮途歎，

途若窮時一笑回

依約茅茨傍翠微，炊煙孤起半開扉。早禾趁日連加闢，

老莢爭風拍板飛

木瓜已過折山來，黃帕封林未敢開。想見白沙紅照裏，

繡紋磊落見奇瑰

木瓜園入折山數里，供進後方敢賣。貼上以溪水灑之日灑乃紅。

千顆豐融怕日侵，楮生調護貴於金。直須待析囊封後，

陵六

方見冰霜一片心

薄酒三杯醉不成，雨敲疏瓦見微明。破衾判作空罅滴，

滴到乾時也解晴

聽得荒鷄第一鳴，吹鐙發火飯初成。衣囊減盡渾無袂，

又是蕭蕭帶雨行

崎嶇蹋破布行纏，負米担鹽似蟻緣。為羨生涯隨處足，

五湖鮭菜范公船

人向長安渡口歸，長安不見但雲霏。只應白鷺曾相識，

船到前頭更不飛

可是茅岡太無賴，苦要錢足刺船行。卻聞官路相將近，

便覺山輿陡頓輕

千山過盡又行脚
慚愧道人看客勤
裏得白雲欲相贈
一甌茶更白於雲

斧斤不貸老根株
素節蒼皮委路隅
憶昨此中逃午暑
前知愧不及堯夫

落落長松不計年
輪囷枝幹欲攬天
流烏已化爲神物
枉損蒼鱗亦可憐

姑溪小隊帶薰風
笳鼓誰迎鶴髮翁
三十九年成一夢
幾多陳迹淚痕中

每羨向平婚嫁了
恣遊五岳可會回
也應未斷塵緣在
依舊挑包入浙來

支離病骨倦泥行
擬向蓬窗睡到明
繞鬢秋紋故相惱
陵六

更求底物是親情
亭亭明月無人伴
一意孤行天地閒
憐我扁舟連夜發

肯分清影到蒼灣
中秋有約竟須歸
未到家時月已隨
不合盡情看到曉

今宵聲滿雨垂垂
兒能忍渴留佳醞
我亦開包得快梨
自笑初無泥可洗

頽然還得醉如泥
歸途擬向城中去
論舊翻驚人已非
悵望故亭煙雨外

平生漫說謝元暉
題羅御史詩

諫草詩篇好護持
又吟蜀井竹西詩
攜將高節堂前去

題作雲蒼也更奇

邱詠涯

聖道洋洋晒百家
就其淺矣詠其涯
直須辨取乘槎去
未許當年海若誇

月軒

坐歎冰輪吐復吞
長風忽爲拂霾昏
塞開萬里无纖翳
到處人家月滿軒

題擇菴雲山圖

老圃畫裏也賦機
雲抹前山凍不飛
寸許塔尖何處寺
扁舟臘日訪僧歸

約家性存

陵六

春風小語記懷岷
二十年中臂屈伸
白髮遺民幾人在
重來老鶴更精神

蕭條今尚有誰來
老盡荒庭一樹梅
多謝高情肯相過
衝寒自起掃蒼苔

送李際可婺源學錄

說看瓊臺氣塞胸
天教有子慰孤忠
春秋爲喜一經在
兄弟誰知異姓同

乃祖當年沈日功
持書賴有紫陽翁
此邦況是淵源地
好玩遺編振緒風

羯鼓圖

春光一曲透霓屏
紅錦綉中養不庭
誰道青峯白雨點

開元宰相也渠聽

山礬圖

玉殿何勞定等差弟兄俱是老涪家季方也與新名字
免得人呼作場花

贈東臯講師

飛錫曾聞五臺去雲間瑞相是耶非我眉清現更奇絕
萬里白頭吾去歸

東臯何事字無功講罷應知萬法空時枕茗溪作歸夢
臨平一路藕花風

送成性傳

雖陽書院成先生綸也名孫侍從臣文物相傳今幾葉

陵六

又開講席淑來人

送蕭之剛

旬宣幕府得君開直到千峯盡處回聞道棠陰春更綠
不妨依舊入東來

倦書圖

日長偏困校書人袖手旁觀亦欠伸一覺黑甜酣午枕

絕憐識字苦勞神

誰道春酣雨不禁朦朧眼色透雲屏著人花氣深于霧
卻是三郎睡未醒

題高麗字跡

片紙殷勤踏跡歸來從箕子舊朝鮮六經元不經秦火

好為刊傳惠後賢

昆山之居不皆竹也而其所向友獨在竹遂擅

此山子觀野徑橫陳荆扉半啟小舟橫柳下

不覺欣然呼渡徑入萬竹煙霏中山靈頗怪

俗客何自來耶因留詩云

指點山居阿那邊閉門花木養風煙隣人不饜蒼玉束

一一而今欲造天

山人猶未出山時風月雲煙總為詩笑問年來閒何闊

此盟應有此君知

右軍書裙帖

戲將墨妙寫煙雲曉起驚呼失素裙盡洗當年羞澁態

陵六

從今不比舊羊欣

題四畫

天氣融和凍已開桃花浪暖亦佳哉人生辨取東南尉

底用一雙鴻鵠來

多情宛頸兩鴛鴦貪趁湖心錦裏香散髮幽人休蕩槩

夜深花露濕衣裳

金殿爭放木天容蘸影清波分外紅玉立前庭一公子

風標不與俗人同

積雪凝寒不肯融梅花伫立待春風嫩波正比鴨頭綠

厚葉休嗤鶴頂紅

南岳魏監廟曩自請奉祠恬於聲利十餘年來

益閉戶讀書易人罕識之余托嫻且契比來
吳惠致五絕篤敘故舊情誼藹然用韻復寄
不足酬盛意

人生一世匆匆爾筵帙亡何已旅酬南岳爐頭芋初熟
等閒知閱幾春秋

誰知白鶴早登門遺墨猶餘屋漏痕師友百年同慧脉
固應自有不亡存

全真閉戶魏不琢二紀恬然外世榮留得詩名皮陸集
到君句法有餘情

阿囷離鸞嗟囑耳誰陪老婦祭餅盆二雛幸足寬懷抱
共說河汾有外孫

陵六

靜探五一共誰論悔不當初逕扣門自笑吾元今尙白
刻舟空守舊時痕

三禽

何處飛來把修竹數聲圓活夢還驚兩鳩那解知人意
寂寞梨花雨又晴

風裏空餘碧玉柯離離秋子不勝多莫教卻向人問語
金井銀牀愁奈何

送恩上人還雲門

當日親曾見琪公如雷辨舌振宗風分明句句字字是
又向茗川訪病翁

澈師何處覓遺蹤坐聽雲門寺裏鐘正自年來苦行腳

箇中元自有千峯

挽詩

挽揚知府

蜀有古愛直公爲令子孫駐原會婉孌治獄輒平反稿
落榮觀盡紆雅道存靈光洞劫火德齒晚彌尊
航麟羣飛外康強七袞餘耆年猶謹禮細字每抄書十
載甘琳館三州奉板輿挂冠天未可雙犢老康廬
見說佳眠食遺身疾自無方期操几杖俄已易牀敷久
讀者舊傳仍聯嫁娶圖湘岑望不到灑淚向天隅

挽師叔理

陵六

十四

卓爾見成錄超然驚絕塵形骸脫邊幅肝鬲炯精神正
自關天分應難語俗人誰收身後藁雋逸更清新
已飽憂患味方收翰墨動龍飛新進士後臂老將軍干
里摧車軸羣工愧斧斤天平如有意更爲續斯文
四海東坡老平生秦太虛神遊已冥漠坐念更歛歔手
墨看猶濕心期炯未疏堪憐曠昔語腹痛勿驅車

挽趙春谷

墮地追風驥垂天駕海鷗嗟哉中道止藉甚到今稱幾
士待舉火一生甘飲冰居然使跖壽念此拂人膺
子美轉同谷靈均懷此都修名千載短多難一臣孤天
意終難料心期自不渝西風吹更急蕭索閱泉廬
北弁方胥會西幢遽莫追津梁摩詰病臺沼雍門悲鶴

有還家夢鳥無反哺期龍岡松樹近足慰九原思

挽孫太監

埋玉愁聞薤露歌向來耆艾日消磨平生所至棠陰在
晚歲其如夢奈何洛社竟虛同甲會鑑湖應改舊時
四春手植煩調護萬感今猶憶爛柯

挽陳本齋尚書

在昔實齋老公能繼盛名平生守師說晚歲萃儒榮禮
赦原兵禍臺綱忤物情抽身甬東去騰上幾公卿
天俾公多壽人知道不孤超然一室內不與萬波俱甲
子新詩藁蒸嘗舊布襦何妨傳遺老文字照龜趺
有意超塵俗無心愛夕暉勸餐惟屢卻持壁竟全歸得

陵六

十五

正復奚憾偷生良所非傳家孫子盛端不墜前徽

挽王厚齋尚書

清要三朝望文章一世榮掌綸誇獨直荷橐表羣英石
室資碑洽金華賴闡明孤臣傷暮景風雨自鷄鳴
開慶言容悅咸淳奏直前每逢時宰怒自保哲人全垂
世三千卷歸田二十年汾亭有道操獨罷思潸然
文獻遺諸老風霜會殿餘斯人不可贖吾道意何如永
念年家好曾聯選部居無繇陪綸送東望淚沾裾

挽成我峯

輕舉游帷宅高辭神武門賜湖分老監遺笏付諸孫玉
英神尤剛丹成道白尊只應峩項月苜里照仙魂

吾叔聯姻好當年記漢嘉回頭一甲子遺恨滿天涯尙
喜長庚老俄聞大耋嗟區區論疇昔何處挹蜚霞

挽趙止善

自處若素士不知為貴游多閒每是正寡欲更清修方
借望郎重已深宗國憂嗟哉事竟爾喬木委林丘
昔日三株樹影容頓可驚一癯危獨坐多難失孤撐官
舍煎茶夢天涯裹飯情無繇送車後拔淚愧平生

挽親家孟從吾

東野哭其子難存百感身孤孫猶在抱行路亦沾巾滿
目家園樹何時淚葉春諸生為執紼良足化鄉人

挽岳君舉

陵六

十五

五十餘年事部將作夢看早方磨鐵硯老遂葬桐棺蟻
結塗方近駒馳歲已闌山前一片石讀者為悲酸

挽姚景春

昔在仙都世人稱善士門邱山歎華屋風雨長孤根鶴
瘦空餘影鴻冥更斷魂植齋書萬卷喜有外孫存

挽趙碧瀾母劉氏

苗裔眞王後儀刑老監同庭惟參玉樹氣未感秋蓬衣
制先期具舟藏半夜空故應芳懿在位刻黃閭宮

挽張師道

少日追楊晏由來閒氣鍾兩科無近比萬里有奇逢正
喜鼉屏重俄驚鵬舍凶轎車方遠稅已見苦堂封

在昔台州守先人事分多通家能記憶上冢每來過老
我病未死送君情奈何賢哉幸有子健翮看雲摩

挽唐學賓

奕世詩書味端知積慶長於人不睦畛爲世作津梁肯
助魯修泮能令齊發棠陰功天所相食報在諸郎

陵陽先生集卷七

雜著

宋吳興牟 嶽著

喬木亭銘 并敘

晉國王公祐手植三槐於庭雖不作王溥官職而其子
文正公且為名宰相孫懿敏公素為名諫官名將帥曾
孫鞏蘇文忠公為記三槐堂稱其好學而文以世其家
又為作懿敏真贊發明故國世臣之義以為世臣者其
勳烈已著于時德望已服乎人譬之喬木封植之勤養
自拱把以至合抱非一日之故其論敏懿公之父祖子
孫蓋足以當之予倩張樸字仲實循王五世孫追惟前

陵七

一原崇業堂校刊

烈實其舊物近又復喬木之亭蘇文忠公所稱王鞏定
國者以銘其亭曰

循王甲第吳山之麓勤身事國蟻蝨刀鞫而不妄殺一
念純熟三十年閒種木繞屋厥木惟喬異彼樸檉爰自
茅蘗以長以育以至拱把合抱連幅忠根義幹積善參
漉其陰數畝萬世之福我思其人猶愛其木曾是比隣
弗戒樵牧僅逃斤斧容慘神辱維時聞孫有惻心目贖
之以歸天實從欲汎掃其庭雲漲新綠媿美王氏三槐
鼎足曰有清輝如晞膏木風有清音如韻琴筑可娛其
親可庇其族我誦角弓封殖是祝自今以始公侯必復
億萬子孫並受哉穀

俞好問摘西銘玉成二字揭之座右俾其子若
孫因名思義克遂有成

天地之心生于萬物其生維何凝沍摧剝兼葭蒼蒼受
變乃成霜露既教而況在人貧賤憂戚是為福澤德慧
術智是為疾疾增益不能空乏其身於維此意未或不
仁父母于子夫豈不愛厥既愛之曷驕以敗恩之過甚
如飽則傷所以古人教必義方旨哉西銘造化全體惟
好問父以訓其子他山之石攻玉之工物有相假始就
厥功彼羸而厲此温而密宛其成矣錯落圭璧如琢如
磨君子自修既恂且慄鑄發孔周匪玉其美伊石其力
生成之德

陵七

周公謹贊

儒而俠其非歟屢而隱其幾歟違俗而贅牙玩世而滑
稽歟吾亦不自知或隱几著書或狂歌醉墨是殆見吾
衡氣機也將求之北山之北忽在乎西湖之西然已見
圃於筆墨矣儼幅巾而杖藜

陳玉巖贊

爾巾猶古爾鬢未班畫前有易胸次不凡早歲場屋略
取二三一旦棄去隱几窮探時乎神游雙溪之間亦有
負苓相與住還怨而無極肯露機械山空月朗虹貫巖
榮

謝竹所歲寒圖

我觀在昔交道實難風雪凌芳眾卉日彈睠乃三友媚於歲寒松勁梅清綢繆相歡竹亦欣然枝舉葉攢如相告語晚節是完復有石交竦立噴噴三而四之久愈能看允矣謝子取友必端顧彼市道慨其永歎設圖燕坐銘詩載刊勿渝此盟以鑒以觀

學古齋箴 并序

吾婿張仲實好學者也嘗卽其家教授生徒著籍頗眾束修以養意甚樂而尤與吾鄉鄧善之相友善其之江陰也善之實繼爲之今所謂學古齋者蓋是其處善之比有遠役此齋復歸張氏程則去蘇實來德孺子箴未始不同也事彌似其年仲實方念自弛使亟灑掃老屋

陵七

數椽環以華竹日挾二子開卷其間呶呶聲徹戶外鏘如鸞鶴學子欣然乃皆來集如其初講肄之暇俯仰千載嘯歌一室自樂其樂書來頗有驕婦翁意予欲扁舟自致以同其樂而未能也夫世有古今學無古今一人己之分霄壤懸絕此乃聖師喫緊爲人語然施之教學之室則幾若教人者之爲人而爲己者之私爲己子疑焉仲實曰今將使教者以爲己之心爲人學者以爲人之心爲己若何余曰然何教非學何今非古則爲之箴曰

今人與居戢戢同宇古往之宙庶越而語匪好曷求匪執曷御是以君子惟古是慕學古之齋不過環堵我友

萬之子去我處窗明几靜研席有所爰命二子密侍巾屨亦有來學五合六聚魚雅童貫其進以序執業呻畢豈不夙莫其教伊何吾行必與非以爲己成人之故雖我有餘不爾閉拒大匠自治爲世規矩其學伊何反躬內顧非以爲人成已是務自足于己不外馳騫舍己而耘何有黍稷惟學惟教惟忠惟恕古人皆然今人則否絕今不爲是謂學古咨爾學者目擊心悟亦惟敬哉我仲實甫

漁父聽琴圖

出緇帷坐杏壇環弟子而琴穆然深思蓋託之文王想見其人漁者何爲下船而來持頤以聽旣以仁稱夫子

陵七

猶歎其苦心勞形而欲語之以所謂眞者豈以文王之操其有憂患之心乎故其離世遠害甘終身以隱淪然自居以知道未有眞而不仁者也會餘論之未竟悵莫駐於擘音

有翅天馬圖

何年塵鏡昏乍洗金背湧出狀怪詭自古空言馬生角今乃見馬生兩翅恐是渥洼種往往感龍氣龍惟神飛行天若傅兩翅何足貴想似穆天子會瑤池內多身重不得飛一朝乘之超遙出六合奔風軼電那容追萬里一息日未旰當時從官無乃疲或云車轍馬跡往往有如此安用彼翅爲徒留誕謠誑後世我願觀者更勿疑

我聞西王母參目而虎首物以類應固宜爾

石上道士閱經圖

石槃槃可容膝山竹亞爐煙直捐爾書捐爾筆嗒然坐

自納息

贈月初道人

昔朱桃惟見高土廉瞪視而其意竟莫傳言固不若不言之全吾終日言而未嘗言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是語是無以問月川

張季宜像

貌古貌巾凡巾孰知其滿腹下筆如神蓋昔之勇冠軍而今之老斲輪也可為中國之式席上之珍然且弗屑

陵七

方超然企浩翁而挹元真

畫竹

臨風永嘯劍戟相摩大節凜然正而不阿
玉立娟娟現清靜身匪雨之力本無垢塵
維翠琅玕高拂晴空朝采之發有若長虹
枝葉清潤發此華滋蒙霧之力而不自知

孟集虛像

黃冠野服儵然於大滌天柱無何有之濱吾與之虛而委蛇其虛緣而葆真者歟

四虎圖

藜藿不採林有伏猛其何一日朝無骨鯁

驚雷游雪赴此渴吻下噉清泚有文其炳
顧視有威巖下之電不疾而速風行草偃

畫梅

清香襲人無處可著起視天宇參橫月落
老逋之詩逃禪之筆洞其玉雪忽在吾側

畫貓

翦紅以聘文炳如虎鼠輩疾走莫子敢侮

放鶴圖

放鶴兮林臯澹容與兮蕭騷欸素風而孤矯兮舞空中
之落毛翁在南山南北山北兮羌欲往而從之敖翁曷
為自還兮波粼粼而送輒輒鶴如迎兮乃下翔婉欲止

陵七

六

兮鏘鳴嗷噫吾與汝兮猶未離乎天駁數數然肆可跡
兮宇宙雖大將焉逃吾曾不得夫白漚兮以為曹吾何
意兮客之適與遭吾氣以為馭蓋未嘗去來兮彼延於
祇徒勞日暮客去但見鶴啄空庭兮首下而尻高我亦
嗒然而忘吾兮眇天地其秋毫

故駕部郎中捫膝先生喻公贊并序

唐時喻亮天寶末從駕狩蜀嘗為陵州守卒官遂家焉
蜀之有喻從此始其俗益蕃大與牟氏世通婚姻如古
朱陳人以為美談捫膝諱汝礪汝舟則其季也無捫膝
諱煒然皆有文集傳于世越自屬難先父存齋公與尊
氏名繩先後出蜀舅氏寓太湖之西山蓋隱于儒諸子

亦能自樹立不替家聲昔陶潛嘗作外祖孟嘉傳某爾不自揆接此比爲捫膝翁贊當求名筆書而刻之俾後有攷焉外諸孫牟某贊

蜀有遺直陵陽喻公靖康之末駕部郎中惟國與主已所顧忠陽九百六阨運適逢兩宮北狩外詛內訌金虜僞旨議易宋宗我之百官若盲若聾以次署議屏息厥恭賊臣邦昌何等妄庸僭干天位自取其凶公於是時義憤填凶吾膝雖弱與鐵石同誓不少屈以仕楚宮擲筆徑去矯如驚鴻捫膝之令走卒兒童不肯帝秦自以爲功烏乎魯連萬夫之雄惟吾捫膝異代同風國有生氣炎紹再隆揭節諭蜀公來自東一有不合歸臥蒿蓬

陵七

信意爲文大篇春容時乎自寫紙上橫縱奇奇怪怪龍蛇之踪而其英烈衝斗貫虹奕葉詩書至無悶翁惟我祖母慶善夙種越至吾母信安肇封謫焉小子敢昧所從爰述斯讚傳示無窮

贊繆淡圃之祖四訓

繆淡圃以其祖中齋君遺訓四言者求子言眾俱備乃申述其意以復焉 積善日有所爲而爲善必不力能真積力萬善身一 持忍日惟不忍於人乃能忍于己忍者義所爲忍過事堪喜 勤儉日勤儉必起家更有爲已學進修貴自勉斂退貴自約 安分日人生已分事猶恐不得盡雞豚認鄰柵毋乃非吾分 雖然所以

行之者一敬而已矣祖訓孔昭淡圃其懋敬之

陵七

八

陵陽先生集卷八

宋吳興牟 獻著

奏劄

咸淳辛未十二月初一日轉對劄子

臣一介疏賤誤玷周行每竊惟念自先臣子才以來世受國恩至深至厚涓埃未報日懼空官茲者皇帝陛下視朔前殿諸門洞開旦氣清明而臣以此時猥當轉對天光所臨其敢具文以塞故事臣嘗伏讀國史竊觀元祐三年五月一日蘇軾轉對條陳三事其一條曰唐大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與仗家引奏不許闕礙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

陵八

嘉業堂校刊

等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伏望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問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元祐六年八月一日范百祿轉對亦條陳三事其一條曰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自今每五日內殿起居翰林學士及文班常轉官轉對既又命尚書省集官議其可者而行之真宗皇帝詔有司錄轉對章疏一本留守祖宗之於轉對其勤且至如此今一歲之中侍朝者有數臣僚每次一員轉對不過十餘人借使人悉知

而言言皆見用亦不過十數事耳望詔執事審議轉對之制悉由太祖真宗舊章二臣之言大抵因轉對以通下情以廣上意而已臣嘗謹心攷觀元祐五六年間大小之臣類無不得其言者或入見上十事或經筵陳三劄此言及君德者也或議差役或爭河此言及政事者也或言陝西地震或言冬溫不雪或言日食六分之變此言及災異者也或十九疏論章惇或十三疏論蔡確或十疏論安燾此言及小人者也或乞免浙西五穀力勝錢或乞蠲放戶部餘剩錢或乞取常平救令刪為一書且放秋成收糶斗斛此言及民事者也或乞昭寶元慶曆令內侍省取先朝帳籍比較近年用度之數或

陵八

二

言奉宸庫已取珠子六十斤戶部已用金三千六百兩此言及節用者也禁中求乳母則劉安世等言之內中朱紅車子亂行則蘇軾劾之其言及宮闈者如此皇太后親屬向宗良知邢州則蘇轍言之皇太后親屬模斷酒務少欠宮屬錢均作七年送納則曾肇等言之其言及戚畹者如此隨龍馮宗道遷轉則王巖叟言之內批錢班幹當牛羊司劉言幹當翰林司則曾肇言之一宋用臣敘復中州刺史則范祖禹以為官棄興土木不可以復用一陳景元校黃本道書則范祖禹又以為異端虛誕不可以成宗夫其一時更進迭諫議論之有餘并包兼容聽受已甚美而臣軾臣百祿猶惓惓以復舊制

議轉對爲言豈過計哉忠言利行固不厭其多王道利
宣固不嫌其廣也伏惟皇帝陛下作共卽位於今八年
凡其所建植施置豈是皆以元祐爲的而聽言一事尤
極謙隆初元詔書盡復祖宗舊制間因臣僚避對則又
戒飭申嚴導人使言固已無所壅蔽乃自比歲頓異流
傳皆謂諸臣進言稍有忤拂聖意厭憚玉色弗怡或顧
左右而言他或視屋霑而不答人臣犯顏逆耳本爲難
事藉令未能施用奈何更加阻傷遂使循默成風此豈
盛世宜有我朝以言立國列聖相傳未嘗罪一言者雖
中更大拂亂大傷敗而社稷之長久終有賴於人言然
則人言何負於國儻陛下不察徑銷廢之志士忠臣甯

陵八

不爲之解體況外而邊事孔繁內而陰邪伺隙日食不
見天且忘予而入冬過燠寒氣未斂其何以興來歲寇
敵相挺或能勝予而豐歲且然脫有水旱其何以善其
後惟有一綫言脈所當極意扶持今日果已盡如元祐
則聽言之法固當益循于元祐今日或未盡如元祐則
聽言之法尤當百倍於元祐陛下試取元祐諸臣之論
奏與夫愚臣前者之條陳蠖護燕間特賜觀省聖明之
意必將有槩於中其繼自今益恢聖聽毋疑其歸過而
責直毋嫌其立異而要名凡有苦口之言率皆虛心以
攷其懇惻恂恂者欣然容受其忠實有補者則立見施
行或者偶非其人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當以人而

廢言或皆無可采則川澤納汚山藪藏疾亦當容之而
勿問庶幾聽言之美一與元祐同符天下幸甚臣於二
臣無能爲役特援轉對之比以寫憂愛之私干冒天威
惟陛下幸赦狀

乾會節進銀狀 武岡

彌月不遲於赫一人之有慶任土作貢丕昭萬國之來
朝上件銀品列於金英生於石地不受寶式彰萬億年
之休天用降康誕受九五福之壽

申省乞祠狀

陵八

某本以閭疎加之閭劣荷明時曲矜於先緒而大造不
棄於微綜擢之於患難之餘畀之以民社之寄蓋亦自
知其非據猶欲少報於殊私領事以來盡力所至雖一
毫未有於實惠而千里或諒其苦心願以資淺望輕平
時不足以鎮壓數奇命薄所至輒值於艱虞妖雖人興
咎將誰執何敢效相尤之語但知爲自治之規賴廟朝
遠暢於德威幸封境獲清於旬浹有如旁郡之元惡亦
爲多方而悉擒尙藉覆存未聞觸罷茲遂書於下考正
當勉於後圖外則蔽障容邪內則補治元氣必得精神
強壯之吏庶無歲月玩愒之風重念某鼠技已窮馬力
已竭況以跨年之久病凜乎永路之難全深恐疾顛有
辜隆使敢摠真悃上瀆公朝欲乞矜憐特賜敷奏縱未
加於顯黜願畀昇於閭祠得稍遂休息之私實仰拜生

成之德

辭免除浙東提刑狀

除委驟加愚衷增惕伏念某素無能解見謂迂疎自扞
省戶之華居慙怍惕比籲祠官之請實出忱真蓋深懼
於踰涯惟必期於從欲俄蒙簡擢臘昇臬司惟外臺之
寄最嚴而左翊之區至近地大物博岸獄頗滋人微望
輕風稜何有況復侵放多病亦欲遂於稍休欲乞公朝
特賜敷奏收回成煥謹誌祥刑或未棄於微蹤尚改畀
於小壘庶可效涓糜之力茲允謂生成之恩

申省乞祠狀

某貌爾孱庸誤蒙獎拔平生夢想豈望臺郎旦夕馳驅

陵八

五

況在甸服固知極難於稱塞有欲稍效其疲驚遽此彌
年居然惕日既不能悉聰明智慮坐蔽於獄成又不能
體疾痛癢疴力伸於民隱振揚何有仇怨已多良以物
望之輕祇為明措之玷載惟弱質每覺早衰自夏秋以
訖冬率舊病而寡歡況心力必彫意緒怔忡無非親齋
和之時固已積曠瘼之咎前奏力祈於夙退庶幾少道
於疾顛自墮因循第增愧惕茲幸書於下考其敢昧於
初心是用瀝控微忱上千鈞造欲望察其真切賜以敷
陳特賦祠官俾安愚分別求時望以重職司誓殫香火
之勤仰答乾坤之施

武岡置靖安寨申省狀

本軍雖為僻壘然西通融桂北控沅靖南連全永家與
溪洞相聯舊來節次於要害去處置立堡寨控扼防把
無慮十五六而後徭省各安武岡一邑雖地無溪洞而
紫陽鄉都分最闊去軍縣且二百餘里其俗頑獷又與
永邵接壤往往惡少之所出沒迺無巡寨以為彈壓戍
辰妖寇相挺嘯聚无所控制幾至猖獗本軍隨宜招捕
仰賴聖朝威德隨得弭甯事定之餘儻又不知防守非
所以懲前事而誌後患也某雖僥倖替去然不敢不為
此邦長久之慮昨差官相度下育渡乃紫陽鄉要害之
地遂行創立寨屋三十餘間及寨官衙守等皆是本軍
自行措辦一毫不以擾民並已齊備了畢今來欲以靖

陵八

六

安寨為名招刺寨軍一百人駐扎防守見將標釘到已
斷妖賊周千四等及其餘妖徒田產盡行籍入本寨充
養軍之費或尙支用不敷在本軍隨時那融應付其契
勘得本官舊有武陽寨監押一員併同管轄一員闕官
歲久欲乞公朝敷奏將上件二闕省罷特置知靖安寨
兼巡檢一員專任武岡縣紫陽長溪兩鄉防把之責仍
下吏部作闕許經任人差注或從本軍選擇一名庶幾
此寨既建可以聯接聲勢禁伏姦暴千里均拜安靖之
福實為利便

朔大禮例庫申省狀

本軍每遇大禮例進奉銀二千二百一十一兩一錢四分

隨網別進奉銀三百八十四兩五錢二分五釐所有價錢係照指揮截撥及剗刷雜色窠名應副外尚且不敷舊來弊例或敷之質庫墟戶或敷之軍縣吏胥甚至有告許獻助之名本非得已而吏緣姦重貽民害質庫墟戶之往往停閉以避科買市井蕭然日甚一日某曩歲抵軍詢知此病應詞訴並不許告許獻助而它未能區處也緣本軍以縣為軍賦入有限兼因妖寇調發官軍民兵為費不貲某不敢以一鏰一粒科擾百姓自行那融應辦皆出於常年調度之外郡計愈見軍窘無可措盡遂痛行樽節浮費及供給等錢銖積寸累計見錢一萬貫者創置大禮銀網貼助解庫一坐月收微息專一

陵八

椿管不許移動如遇大禮年分收買兩項進奉銀兩除久例截撥剗刷錢外將本軍三年所積息錢支出添助上件銀兩價錢咸消八年明堂大禮為始大約可增錢六千四百餘貫者比之目今市價略同在民可無倍費庶幾稍革科配獻助等弊田里之間生意粗回務以仰稱夫聖朝嚴恭大禮不瀆不擾之意本軍除以節次施行外所合具申公朝欲乞劄下本軍照應永為無窮之利

祈雨未獲申諸司狀

本軍今歲苗稼茂盛但自六月以來一向缺雨高下之田率皆告病早稻抽穗者亦多焦卷連日祈求雖四郊

間有得雨去處卻未霑足萬人生命一年之計決此日雖已多疎方別獄訟講行寬恤如諸牢囚繫勘酌疏放合催錢物等第寬減外竊念謬政致蓄實為守者之罪豈容恬然自處謹疏食閉閤自省應出入並用小轎僕物後樂並省少見身貶削之意仍備申諸臺乞賜申奏將某罷黜以謝千里之民

表

賀乾會節表

陽居大夏實符炎運之興德為聖人爰記虹流之瑞亨嘉之會福祿攸同 申賀 恭惟皇帝陛下祇遙駿猷丕釐嘉命文宜多子共知有道之長漢舉高年尤欲及人之

陵八

老時萬時億之德之純臣幸際昌期陪賀列周而復始泰元願神莢之增馨無不宜天保效南山之祝

賀壽崇節表

至哉坤元乃順承天誕彌厥月於其王母受茲介福於萬斯年慶輯無疆歡生有感 申賀 恭惟壽和皇太后陛下儉慈是寶恬澹無為在太極先自見兩儀之運以天下養坐膺五日之朝瑞節相先瑤觴胥懌臣欣逢華旦越在黔邸聽長樂之嚴鐘莫陪鳴玉增泰元之神笑復見循環

浙東提刑到任謝表

右銓揭日方自惡於鴉梁左翊觀風俾載馳於駟轡寵

光曷奕感激輪困中謫惟民之生皆天所命本無不善
何有於刑自後世尊用司空城旦之書故斯人浸遠闢
唯麟趾之意然則臬事亦重矣安得人者以司之禁於
未然輔所不及矜異庶戮必深識聖人不獲已之心明
清單辭類皆非俗吏所能為之事盍咨淑問庸受嘉師
伏念臣見謂謏劣粗承忠教帶衡佩矩僅守曲士之尋
常錯節盤根初蔑良工之剗劂荷曲予於先緒每加錄
於後蹤出領州麾專城良忝入洵省戶典選何裨自知
稱塞之難願循止足之分俞音迄閱誤渥更加叨乘使
傳之華越在帝鄉之近然而地大物眾曷諷度之能周
人微望輕於振揚乎奚有覺鉛刀之甚鈍懼繡斧之莫

陵八

九

任視事云初撫躬增惕茲恭遇皇帝陛下好生如舜
克寬若湯得位曰仁式廣天地之大德措刑不用方臻
帝王之極功爰重職司以嚴甸服臣敢不明謹於獄殫
既厥心送禮樂而有光愧曷當于華選畫衣冠而不犯
惟仰贊於盛時

謝告奏

將命倣臨贊書申錫寵靈所被戴捧奚堪恭維皇帝陛
下體念臣工惠綏畿服訓詞至厚蓋有三代之風威嚴
在前不違咫尺之地綸音逋逮節瑞以光臣自愧微蹤
驟騰隆使維丕顯休命何以對揚監於茲祥刑尚思勉
庸

賀明堂慶成表

度九尺之筵稱秩元祀歌萬年之頌申命用休慶行宗
祚澤流函夏申賀恭維皇帝陛下齊莊中正寅畏巖恭
式彰致美之忱菲食如禹肆嚴昭事之德卑服即文宜
迄用於肇禮而畢來於諸福臣濫將隆擢幸際昌辰宮
廟駿奔莫贊聲明之盛邦家燕祉益祈運祚之長

賀皇太后表

世室合祉肇成熙事東朝介福喜溢慈顏萬國咸歡兩
宮交賀申賀恭維皇太后陛下功高保佑德備徽柔肅
在廟之忱此思齊所以聖等如山之壽曰天保莫不增
屬載舉於綉儀庸茂迎於景貺臣親逢盛旦濫玷使華

陵八

十

燕及皇天繁祉願綏於文母子彼原隰歡謠樂聽於堯
民

賀皇后牋

禮嚴上帝於皇璇璣之儀美萃中宮爰贊玉璽之祀萬
方禔福三殿均歡申賀恭維皇后殿下文定厥祥柔嘉
雖則夙有家而警戒孝敬相成茲在廟而肅維徽音是
嗣贊今日皇猷之盛踵我朝后德之賢臣拭目邦榮慶
身外服秉文顯相莫陪多士之聯移俗厚倫共美二南
之化

謝赦表

熙事備成禮嚴三載慶條數宥和暢九垓聖澤流行嘉

生歡懌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寅恭饗帝忠厚承家神感
至誠已聿懷於多福邦有大賚用斂錫於庶民開釋無
辜薰蒸極治臣初將隆指卽奉寬書湯網闊疎咸識自
新之路呂刑明恤益宣不殺之仁

賀壽崇節表

四月維夏日行南陸之長八千爲春天錫東朝之壽宮
闡輯慶海宇均歡申賀 恭維皇太后陛下秉德靜專游
神恬澹詩歌震夙生民時維姜嫄易用正中介福於其
王母穀旦相先於嘉會藻旒親奉於怡愉臣幸際昌期
敬哀善頌近畿持節莫陪長樂之儀廣內稱觴第想瑤
池之集

陵八

賀乾會節表

歲在壽星愛紀誕彌之節陽居大夏況逢長養之辰華
渚流光寔區輯慶申賀 恭維皇帝陛下聰明天縱聖敬
日躋億載怡愉方奉稱觴之樂四方綏靖自臻磐石之
安於萬斯年旣多受祉臣欣逢盛際敬輯頌聲自慚周
雅之使臣阻陪在列願與帝鄉之父老仰祝殊齡

宋吳興牟 獻著

記

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文正范公忠烈廟今在姑蘇三讓里天平山公自睦移守鄉郡再省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冢之榮而已嘗建白雲菴奉香火泊登政府得追奉三世置墳寺始奏改菴為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蓋慶曆時也猶未有忠烈廟之名先是元昊據靈武納旌節僭位號威脅諸羌肆為邊患朝議舉兵攻討遂以邊事付公首用种世衡築青澗城扼衝要大營屯田聽民互市鄜

陵九

嘉業堂校刊

延乃異時西夏貢路但嚴備不出以示招納有築大順城以捍環慶築細腰胡蘆十二寨以制明珠滅臧二族元昊勢漸析乃命公及諸號知兵者分領要害為持久計以待其敝已而昊卒內疑如公言而公在廟堂以議論不同均佚南陽繼遂謝事矣公內剛外和恩威迭用當時邊人相語此小范老子冑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指雍也或以龍圖老子大范老子稱之其為人所畏愛如此邪慶諸郡與屬羌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也屬羌首數百舉哀僧舍哭之如此三日乃去宣和間慶帥宇文虛中以郡人思公不忘祠事甚謹奏賜額忠烈廟它有傳額皆易新榜紹興失秦隴慶陽廟貌逸在

它方始改奉於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屬羣博士率前序偕來致祭廟久頽毀至元乙酉主祭邦瑞提督士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莊為土木費司計邦翰宗遜等任之其年四月既望新廟成丙戌二月既望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神像內設三國公神像廟凡十楹黜聖丹漆備極壯麗供具皆完好大德甲辰行省聞於朝禁治煩擾崇奉尤嚴於是士貴以書抵某碑記厥成謫焉末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公在朝聞延州危急自請代張存正欲委身不測之地人以爲難某竊謂未若公上百官圖詆宰相為張禹雖觸盛怒坐以越職會不少沮為尤難蓋不顧其一身之利害禍福故能內

陵九

二

肅朝綱外抗方面諡曰文正廟號忠烈如是之偉也夫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之者何銘其德善也是宜作為銘詩刻石列無下其辭曰南陽諸葛蜀漢再造志決身殲民哭陌道乃廟沔陽成都夔子號曰忠武西人悲喜相傳尙記誠雙誅郤於惟文正異世同轍雖老益壯雖死不亡精忠盛烈夏日秋霜昔討靈武皇威遠加聲勢震輝摧其角牙忠宣有廟參錯西土公像在堂莫予敢侮天平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廟貌宛然誰實新之偉矣柱石上公之服楊休山立內祀先公爰備廟制維垣啟宇光榮三世式濟美忠宣弟之昆粵至斯今代有賢孫

迺厚義康迺廣義學同忠合慮新廟故作潔我牲牢
率我宗黨揚虔爰靈默通肝膈公在帝旁玉虬既駕
神游逶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熾而昌廟祐是保
千載奉嘗

蒼山小隱記

歛之發源有佳士曰遜叟戴君宜自其先人以詩書遺
後至君宜遂發聞而著能名負屈稱久汨然無當世意
蓋嘗取邵子書四四而相因為十六者上下究極之歎
曰世逾邈歲逾老茲庸詎非吾自佚時乎別業在蒼山
距其居二里許饒信諸峯環左右皆歷歷可名物指數
一方勝處也築樓藏書隱事已略具復營小隱於山之

陵九

三

傍且疏泉自山趾以為九曲池游者必道池中曰橫舟
者以入稍進則名花異卉駢羅雜襲於四時佳致窮而
洞崇而壇位置略如京洛好事家又進則羅分二圃蒔
佳鞠而挹晚香若松梅類也參合四井與主人而五其
堂曰五隱蕭然幽人靜士之廬也又益進則島泚繁環
有船出菰蒲中桃花流水試尋源而問三山對峙藏春
中敞霞蒸繡錯亭觀相望便疑神仙去人不遠遜叟杖
履日遊而樂之曰是足佚吾老矣馳書若雪屬予記予
每病世之隘小舉足輒值牆壁抵荆榛顧在隱約而平
寬若遜叟之於蒼山者其樂蓋無涯而君以為小隱何
也東方生陽狂滑稽自謂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何必

深山之中蒿蕘之下於是有大隱隱朝市小隱隱陵藪
之論世之出入名利者此固其所藉口小隱豈果小哉
吾嘗聞大隱於夫子曰賢者避世蓋已居辟色辟言之
名而乾初九之文言遂發其義曰遜世無悶夫不見是
而無悶非乾之大孰能之遜乾之變也故曰遜而亨而
亦有大矣哉之辭未有大而不亨者也至於考槃在澗
頌人之寬乃詩人所以形容賢者退而窮處之德體氣
象而夫子曰於考槃之詩見遜世之士者而無悶於世
遽與乾並言之夫亦惟其大而已矣吾所為大隱者蓋
如此要非方朔輩所可與遜叟應虎學甚博氣甚靜不
怵於物變者而遷方且依山林即閒曠窮理而參乎數

陵九

四

以觀夫寒暑之代謝草木之零茂人事之倏來忽往而
自樂其所樂以遂隱居求志之願於夫子所稱易詩之
旨固已識其大者況生紫陽之里同遜翁之號而九曲
之池實為小隱稱首其仰高希賢尤切余恨未能一至
其處竊惟九曲有大隱屏之名反招隱者也敢附斯義
以復於遜叟其小也祇以為大與彼潭之東池離而志
不果者也余得以略遜叟曰大矣哉子之大吾隱也乃
歌曰雲山之蒼蒼兮言采其榮其下九曲兮彷彿乎大
隱之屏吾端策而得遜兮又慕夫嘉名噫孰知吾之樂
兮肆其外而中闕紛眾美此具備兮大莫大乎吾身吾
將出王游行兮曰旦而明藏之至密兮拓之無垠舉堪

與其猶小兮何況朝市之與山林

木齋記

東平李君公略自號木齋問以諗予予曰古蓋有端木其氏于木其名子木其字木心人其號者抑是之取乎公略曰非也非敢自擬於是顧平生狷急往往以語言忤物欲為椎魯木強而不能早聞論語木訥近仁之義因竊取其警焉特未知蒙莊氏所稱形如槁木望之如木雞者何如也試為我訂之夫仁道至大夫子何取於形之不外飾歟故其言也詎木訥類也則亦許之以仁巧言令色反乎木訥也則直以鮮仁目之人患不木訥耳然嘗觀之木質樸堅韌之中蓋有闔動發生者在於

陵九

五

其形不於其心非所以論仁亦非所以論木也人有心木亦有仁人心也心之德也且孰為木之心春盛德在木是木之德具於心者也春也即仁也木神則仁是木之神妙於心者也仁也亦春也程子曰木仁之氣象惻隱之心春之氣象木也春也仁也蓋合三者而言此木訥之所以為仁質樸堅韌之所以為闔動發生也公略其以形求之乎以心求之乎天下固有形似而心非者彼南郭子綦以形之徒勞行若馳而莫之止也終身役役而無功也嗒然隱几使如槁木焉似矣然心可使如死灰乎紀渚氏以雞之欲陽虛憍而恃氣也應禱景而疾視也養之三月使如木雞焉亦似矣然其德全者

豈吾所謂心之德乎信斯言也是率天下而不仁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蓋不可以不辨公畧有文墨議論嘗為吳興糾曹又為臺省掾皆有聲質直而好義志仁而無惡不肯媵阿容悅固已知木訥之義矣余猶疑於形似之間故以是語焉

以齋記

漢嘉以峨眉重本名眉山郡後乃易今名不但山川奇絕聞天下昔康節翁前知靖康分裂此為善地可避兵故邵氏之孫皆來卜居七易之學遂盛行於蜀其地距我鄉百里雞犬聲相聞也我先人嘗仕焉當寶慶丁亥而予以生越十有二年侍親去蜀昔之善地莽為荆棘

陵九

六

六十必復今已踰其數矣辛丑曹君克明舉茂異自燕來杭漢復有人在省需選聞之良喜張仲實為子言克明篤實有義氣異乎流俗閉門讀書一意於學謂易六十四卦卦下象皆有以字因以以名其齋且求子語夫易聖人憂患之所作吾與克明俱流落萬里外憂患備嘗固當相與共講焉易之諸卦皆觀象取法乾居其首孔子於此不過曰天行健何哉伊川曰天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育人皆可取法故取其健而已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大率人一呼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息一晝夜萬三千六百息故天行百萬餘里然則天之行健人之自強不息實相流通一

息問斷人與天始不相似矣以齋之以要當法乾之自強不息而予讀文言則又知所以自強不息在於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兩言者又學者喫緊用力處天之運行無已時則人之學問無止法孔子猶韋編三絕而況他人學者試能用其力者雖休勿休胸中有全易而理無不明自一至六十四何莫非吾日用間事朱子曰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克明尚勉之予耄愴不能進矣毋忘鄉里故其亦有以儆我哉

范文正公義學記

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閻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爲之師喪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養誠

陵九

七

爲良法自井田廢閭左廢古制盪除漢以來或爲講堂爲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教養成備意最近古夷攷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爲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爲人質直尙信義宗族貧乏則賜給之喪則振卹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實與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爲守爲師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祿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爲其宗族完於斯學於斯所耕者義田所游者義路何適不宜嘉遺後人可謂篤至繼繼承承亦惟成規是守粵乙

亥兵戈假擾未遑茲事至元丁丑提管士貴主祭邦瑞共議興學卜地于吳縣三讓里距祖塋二里所捐日庀工爲屋三十楹祀文正公於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闢室爲教諭偃息之處庖福廩廡蔬茹之圃咸在外爲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清溪松竹之間時聞絃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爲多提管又搏節助濟浮用增田山僅百畝備師資束脩之禮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戊戌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常加優恤無復干吾藩者可肆意於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書來雪俾爲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某也何敢與斯文竊聞文正公

陵九

八

早成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者如此終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從之叩質終日往復無微弗究其難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今人耶咨爾來學書爾佩衿盍亦追思先志俛焉孳孳毋以寒暑而爲作輟庶幾他日業精行成式克有立得爲名儒以應選用以副二范君倦倦興學之意其年七月旦日記

重脩妙行院記

杭北關之外江漲橋至左家橋有諭彌陀淨公接待妙行院淨公早歲喜畫彌陀佛無爲子楊次公呼之曰諭彌陀名遂大傳院距喻家橋甚邇蓋以其姓氏其橋也

子異時屢至焉比不至且久每記無垢張公所作宰堵銘其言方蠶之亂淨公徑入賊壘願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悚為少戢夫為善之心勇猛堅確而本於誠實是能感通神明彼盜賊之徒雖甚悍桀亦有人心甯不為之革面改圖惟善之歸乎況推之以造事立業將無不可為者淨公前後所為如欲飯百萬僧乃至三百餘萬鑿西湖多寶山為彌勒像又增廣其居為殿堂樓觀皆一念之誠實始而終之方其畫時坐一淨室禪觀寂然見阿彌院光明好像而後下筆故所畫如所見凡所建造如其所畫也事見於張忠獻趙忠簡張無盡之頌之讚皆世之鉅人元夫也圓悟勤大慧果真歇亦皆敬重

陵九

九

之如見在佛則佛法中之大知證也不亦偉歟院更多故久就摧圯幼山冲公提點早受業妙行往來諸山徧歷僧職各有勞能雅意第欲宏其祖師前規以酬夙願而已乃以華亭義興兩莊八百六十餘畝山一百五十餘畝歸之常任一新其院三門藏殿佛殿浴室無量壽閣廊廡楹楹高下曲折奇花異卉芳菲掩映宛為勝處大開養魚池每歲臨池放生以申祝讚圍洋洋洋不可勝紀又通船步拓蔬圃廣梅檀林以安挂錫至於建菩提園修水陸堂由中徂外莫不完備祖師心傳所謂勇猛堅確而本之誠實者朝夕奉以從事冲公年已八十許健強如六七十其力足以達其所為用克底於成先

是喻彌陀之寂也張循忠烈王以文祭之王五世孫橫子婿也承其先志以來求記戊申十一月也余聞冲公自稱方是閒觀其大作佛事無負祖師之付囑亦可以少閒矣而猶日未是閒也自有此院未始有記真大欠闕事必得記方是閒也其果遂可閒歟子願冲公益加之意雖休勿休喻彌陀死而不亡歲時來歸願瞻新宇亦當欣然為之一笑

松江普照寺記

一切世間佛法最盛盛矣而不能不變者數矣變矣而不能不復者時也必理足以馭數而不盡誘乎數智足以因時而不至違乎時而其能又足以立事式克底於

陵九

十

成故垂名無窮焉普照本堂乾元元年大明寺也相傳為陸氏故居始孫吳時陸抗封華亭世居華谷三十五里谷水之陽崑山之陰時尙隸姑蘇天寶十年始為縣石晉天福五年始創秀州割華亭以隸至元丁丑陞為松江府史傳稱陸機自孫氏之亡退居舊里蓋自建鄴宅歸也普照豈非其別墅歟自夢形黑憶地化寶坊春鐘擊鼓而作佛事此其盛之始也會昌五年天下僧寺皆廢普照亦其一也錢氏時鎮守司空張瑗於寺後鑿河通流寺後基去三之二矣此其變之始也大中十二年良惠元珂等再建寺宋祥符元年改為普照主僧必以學行者充寺僧凡二百餘房至無所容此其變而復

盛者也建炎紹興至清祐戊申屢經變攸此其屢變者也寶祐乙卯行金再造山門翠飛翼趾此其屢變而復盛者也役之犬者釋迦殿千佛水陸院千僧海會堂余嘗爲記已具載其事它如庫廳海月堂卽高僧惠辨號海月法師也梵修院嘗立觀堂卽舊之五百羅漢殿也善住教院卽舊之東塔院也至於圓通殿西方殿懺院藏殿之類靡不完具鐘樓鉦鐘聲聞五十里而寶塔崢嶸屹出雲表尤爲奇觀每歲官僚於此建道場申祝讚益廣善緣爲民祈福遇首春仲夏四立日皆修期觀誦經典率以爲常此皆前後諸人所共修營或捐已資或藉化施或出主僧或出徒弟其智足因時而能足

陵九

十二

以立事不徒誘之數也庶幾盛而不復變焉前主僧佛智通悟大師子聞實相與規度協贊其力居多大德丁未因來求記非徒侈土木之盛也以見諸人之勞使後者攷也況佛之智慧卽吾之智慧不如待時也佛之能仁卽吾之能用力於仁也豈流俗任智矜能者之比哉

銘曰

大相國寺并包百數殊塗同歸不內外故人之觀物必於會通剖去藩籬是謂大同林林總總普照院室言栖爾單幾瓶幾錫有萬其法各開戶牖貫以一理何殊已有而今而後闡爾宏規洞明軒闥盡撤己私自然福德遍河沙界不可限量亦無障礙是爲普照

釋迦之殿高棟插雲邦壤攸奠蒲牢霜吼扶桑日出紅光陸離幽霧辟易靡所不照斯之謂普普照之中物無患苦潮汐以時亦無風災稻蟹日富布施日來稽首佛慈其何以報謹爾薰修是祈是禱悔過興善一念猛烈願爾衆生永離塵劫

君子軒記

是氣流行陽一而陰二故爲君子者常少不爲君子者常多有所不及則有所勝焉惟立教之君子以降衷秉彝修道而制其數以默扶造化之所不及之爲君子亦欲人之皆爲君子君子多則爲物之春否則草木當大夏而黃落分數多少之間教之淺深之驗也古者家塾

陵九

十二

而黨庠遂序小學而大學皆有教法當其時之可不過時而扞格也知類通達至於大成不小成而止也從容以盡其聲不徒記問也長善而救其失不徒私淑艾也此卽孟子所謂君子所以教者五雖各因其人品所施若殊要不過教人使爲君子而已先儒以孔門弟子言之時兩化之之類曾成德之閔冉達財之由賜固君子也若乃樊遲之不終絕於君子陳亢之槩有聞於君子亦得與于答問私淑艾焉由是而推誠聖門教人之大法也後百餘載孔子所教之君子散在四方旣已略盡異端起而功利熾孟子不求勝之惟舉聖法以示學者聖法修則君子多君子多則邪說息孟子之所願也孟

子亞聖似顏子傳道似曾子時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方且日與其徒難疑荅問歆然自謂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者也夫孟子曾不得爲時雨之事淑艾自私獨爲君子豈其所願哉天之生聖賢固不使其自有餘於已而獨爲君子也張仲實居今而學古從之者衆乃拓學古齋之石創爲使齋疏朗清曠體日以舒教日以專學者日以親予本孟子語榜之曰君子軒而戴君師初爲之銘仲實復求子語子聞數歲來吾黨之私淑艾者不忍獨善頗出其緒餘以惠後進絃誦之聲相聞教之將盛與況欲人之爲君子而幸世之多君子仲實夙志也今將進而任君子之教與世道之責有夫

陵九

三

於是惟吾仲實勉焉若時雨之義則師初之銘美之矣

記

周公謹復菴記

周公謹以復名其山中之菴間謂予曰歲丁丑吾廬破始去而寓杭燕雀過故墟猶有嚙啣之意况先中丞迨先人三世之墓故在霄嶽一至或再至焉輒傍徨不忍去年益老懼無以自還抱恨沒齒近得吉士先人之榮側儻異時營菴遂孤首下從九京志願畢矣幸為我記復菴新息後在泊浪鳶影跼跼中臥念從弟少遊平生語欲守墳墓稱鄉里不可得今杭視雪為旁近郡公

陵十

一 嘉業堂校刊

謹歲時展省沃醅不廢已得為馬少遊尙何羨乎復雖然試為子言之天地之間一氣混淪而磅礴求之於黃鐘八十一分九寸之管牽牛一丈三尺一寸四分之晷陽九萬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出人之元求其復也豈不在吾方寸中剝爛復灰窮而後有復失而後有復君家無極翁曰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復則無不善焉復之初九復之善者也不遠而復何悔之有故曰元吉大之也若乃六三頻復失之屢危矣而猶曰無咎六四獨復力之微難矣而猶曰以從道此其意開人以善自非終迷不復如上六未嘗不致其倦倦公謹僑寄他邦蓋不得尙若窮於性分未云失也顧戚然以遠家事為已缺者

亟圖維厥終使治復菴而日從事於復不以獨復之難

自阻必以不遠復之善自期一旦膏車秣馬問復菴之

里闕其藩而休於其居圖書無恙雞犬相識忻然以笑

曰吾今始真歸矣載瞻楸檟根芽甲於霜露之既降

而函活於春雨之既濡喜極而感則又以之怵惕以之

焄蒿而悽愴此固吾方寸中之一大復卦也因思夫物

潰反原以已屈之氣為方寸中之氣者則非吾所復而

得吾之初焉善孰有加於此抑余聞復善道也亦長道

也其未復也順而正以觀其長其既復也順而行以導

其長順斯長而亨出入無疾則眉壽無害考終命之福

也朋來無咎則子孫逢吉必復其始之祥也余敢自附

陵十

二

善頌以落復菴之盛

俞好問交樂軒記

俞好問名其軒曰交樂以問於吾吾曰是何居好問曰吾得之蒙莊書吾曰豈非老子之語南榮越所謂交食於地交樂於天者歟他日子綦以語九方歎則又曰邀食焉邀樂焉何也夫交者同也邀者求也試就其說而言之曰交是矣交食於地人樂也交樂於天天樂也人樂與人為徒者也天樂與天為徒者也人游乎天地之內而未出乎天地之外是故人物同宇而物易汨乎人利害同域而害實生乎利四者蓋同行而異情天而不人則相安以恬樂也人而不天則相爭以奪不樂也

乎安得至人而與之論天樂好問胸襟灑落疎快無町
畦無留藏居敢溪之上蕭爽數椽堂有老母以志爲養
菽水盡歡有如甘旨一可樂其性喜書畫抄夜誦有四
猶子時來講說二可樂又喜爲詩操筆立就有佳客至
相與吟哦三可樂隙地雜植有香之花四時皆春芳菲
不斷四可樂好問每日我交食於地不與地爭嶮巖之
利交樂於天不與天爭陰陽之和孰爲人與物孰爲利
與害惟其無四者之累是以有四者之樂未嘗力邀而
強取之如子之云者天耶人耶天耶吾聞之歎曰
吾於好問托其交而不知其樂吾其至愚哉何足與論
天樂雖然至愚同至人其亦可樂吾所樂乎哉

陵十

重刻晦菴景行堂記

古者建學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而鄉先生亦得祭
於社焉三衢郡故有尊賢祠如端明汪公太史范公猶
合之它邦惟江山縣學祠是正介先生而次五賢於景
行堂則國故也鄉先生之位也文公朱子記其氏名與
其學行氣節備矣車牽之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孔子亟稱之以爲好賢如者此五賢之所立雖若不同
然正介學於胡安定延平學於楊龜山所以求仁也諫
議力攻蔡京童貫仁人之能惡人也叔纘以一士曹掾
叱陸寇宅卿以一太學生責金酋則又殺身成仁者也
壹是皆人心天理之不可泯攷信史參軼聞大書深刻

以風勵當世而興起後人蓋詩之好仁朱子有焉夫無
欲而好仁一人而已在孔子時已歎其少況後乎孔子
後乎朱子乎濼熙以來僅百餘載碑已泯漫殘缺越在
榛莽過者恬弗怪焉烏乎可觀世變矣郡人柴君來領
教事丞與周君謨召匠治石更刻遺文重擔穹跌視舊
加嚴於是五賢之遺風餘烈猶有足證暫晦益彰而觀
者亦改容更貌復知學行節氣之可貴可重可企慕有
功斯文有補世教實大其庶幾能好朱子之所好者歟
二君皆名家後柴君諫議四世外諸孫其先世潛心君
兄弟嘗與延平共學龜山之門而周君則正介諸孫也
至今猶藏其詩稿源流有自是尤可紀者既成屬某識

陵十

四

顛末某父子嘗先後貳衢他日子將按部又至焉每以
未得一拜祠下爲恨焉今隄伏深潛日暮且迫乃幸睹
是刻之新獲附名於碑因竊自喜夫高山仰止者知之
事景行行止者行之事何莫非學亦何莫非仁俛焉孳
孳惟尊聞行知是務此又朱子所爲推本於學之意因
併以論觀者云

重修顏魯公祠堂記

吳興多賢守在唐顏魯公以名節著人皆曰吾邦魯公
也余則曰天下魯公也蓋張巡許遠從父兄臬卿一輩
人平原蔡州事具史冊無庸察察言惟是乾元己亥公
嘗撰天下放生池碑銘進之而其再進大字本則上元

庚子帥百僚上表請開起居西宮遂貶蓬川則庚子八月越明年辛丑至大曆癸丑十有三年公由臨汝轉吳興始追刻而建之郡東放生池之上所謂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孝不改家人之禮示天下必有尊也蘇文公以爲公實規諷肅宗非區區放生池者可謂知公之心惟公大忠大慮奮不顧身每爲朝廷爭典禮爲國家折姦邪而又一正其本爲天下萬世明綱常使凡爲人臣子無敢遺君親後雖觸忤隕越卒陷死地而不悔夫感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平居能犯顏敢諫則臨難能仗節死誼茲其爲天下魯公也歟當宋嘉祐辛丑之際始卽池上初曾公祠紹興初始賜額忠烈廟崇

陵十

五

樹表章偉矣乃自近歲編戶雜居廟毀像壞過者太息東平李侯奇以今辛丑夏四月實來爲守下車聞之雙然丞按祀典考郡乘躬至其處參訂申畫而謀諸長居貳佐作新廟民相其役始七月成十月中肖公像揭虔安靈大其門廡敞其軒楹規制尤閎傑旣用牲祠下郡學教授周輔以侯意屬記於陵陽牟某某氓也弗獲辭焉烏乎輪奐雖新感懷猶昔嘗試憑楹而觀波光渺瀰鏡明黛著照徹上下而公忠義所在其精神之盛焄蒿悽愴千載如生安知不睠遺民懷遺刻乘風雲而來下余蓋不足以見之若夫廡荒而興懷聳善而扶正如李侯之爲者則誠有補世教而卓然異於流俗可尙矣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侯有焉後之人尙毋忘斯語是爲記

普照千僧海會堂記

三代盛時禮樂制度學校倫教修設明備外物莫干其藩厥後寢衰以微東漢明帝時竺法蘭摩騰首負四十二章經至白馬寺符丈六金身之夢上所崇信趨者瀾倒諸人先生徒持空言以抗會莫之止日蔓月滋唐會昌五年以前不啻二十七萬餘僧來天禧以後不啻二十九萬何其盛也一盛一衰相與消長勢使之然昔伊川程子嘗遊覺海惠林精舍見眾衲方食忽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彼其拜則膜拜衣則袈衣非可比而同

陵十

六

之三代程子之言顧若是何歟禮失必求之野或者觀其會而得其意歟方其于于而來脫斐屨而升臨席而坐不語而食蔬食菜羹必祭如必齋如雍容可觀古意猶有存焉者故程子有慨於衷不覺喟然而歎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目繁多要不必盡同亦取其意之存乎古者而已它可類推特未知佛氏所謂三千威儀八百細行同乎否乎維松江普照寺有千僧堂自唐乾元宋清祐丙戌由回祿之厄無復舊觀崇教六師祖祥之所建潼川北澗之所建者又悉爲瓦礫之場至元丙子萬戶沙侯來鎮是邑與慧悟興教大師某相爲倡率首叔鐘樓庫堂西廡而千僧堂未遑暇也又四年己卯里

人趙架閣施所居堂爲之困陋就簡意末稱臨化之際專以此事屬其後人於是徒弟通辨大師其銖積寸累且募檀施大德癸卯於舊址重建其堂完明周密風日不到設坐備物使僧衆得以如法而住繙誦經帙下自己功夫出則聽說法申祝讚功德無量因來求文以記逆施之人當去未去視彼臨化灑脫明了一辦大事者爲何如且強立文字以傳久遠海會之叢林有具眼者不得獻笑乎重說偈言曰

盛哉海會千僧之堂是爲普照選佛之場其有禪客白丹霞說若去選官不如選佛霞問選佛當在何所選佛之堂江西馬祖萬中選千千中選百於百之中

陵十

又選其一愈選愈少其義伊何人以為少我猶日多有知此堂願發所造窗几靜深牀坐完好夏有疏簾冬有重席攝衣而起振履而出千僧齊唱一口百聲千口萬聲清徹朗朗有大導師默然晏坐忽獅子吼喚醒惛惰聞者震越得大警悟須臾之頃萬善咸具凡諸佛子皆得度已稽首首照朝夕彈指

紹興嵯縣新建東嶽行祠記

古者諸侯祭境內山川以其能出雲氣爲風雨祭之禮也春秋書魯猶三望公羊氏曰望者望祭泰山河海也鄭司農以爲魯境不及河魯得祭泰山曰河者非也三望淮海岱也公羊蓋失之然魯之舊法早則修雩吁嗟

求雨而已未聞有事於泰山是魯雖得祭泰山而謹之重之不輕於祭也如此今東嶽之祠徧四方窮陬下邑往往而有田夫里媪日扳援叫號以禱以禱不懼其黷何歎夫泰山之雲膚寸觸石不崇朝而雨天下其施溥其功鉅天下通祀可也魯固不得私焉嵯越之名邑也其民知禮義而通於法號爲易治青社余君洪以丙申歲來爲尹平易近民濟以明敏夙夜講求民瘼與爲便安距縣一里有東嶽行祠比歲旱禱輒應丁酉秋青蟲爲孽禱之明日蟲罔遺育令知神之信已愈自飭敬事神越己亥夏六月大旱早苗多稿死老農謂過處暑藉得雨晚禾不復矣今聞之戚曰民以食爲天今視天祐

陵十

然設不幸如老農語民且殆令何心獨全復走祠下願減己壽年爲百里命請命於神越三日果大雨四境沾浹焦卷盡活苗怒長乃有秋民皆喜色相告我從令得雨令實活我令謝曰神賜也吾敢攘神之功惟是舊祠久毀神棲數瓦下前令李繙於其東南六百餘步作後寢今令至繼作正殿揭虔妥靈蓋薦始有所而兩廡門觀未備也乃諭於衆曷圖之用答神意民又皆喜願盡力賦丈屬役某任某事而爲之期起九月畢十月趣具百煩工徒竭作至期成焉屋凡百楹昔所未備今也大完翬飛雄峙一日傑出官道之西中爲一亭由亭達於橋由橋達於祠池蓄異魚環植佳木侈廟貌而昭神祀

也士民共樂之。罷程在野歌舞在道。熏爲太和。以迎善氣。以占嗣歲。其屢豐年。無有菑害。又益喜相賀。願伐石紀其成。則因余世。舊上虞劉悌。埒西秦張樸。以來請紀。惟神無方。無在不在。賢令尹不有其躬。欲以搵塞民災。發於衷誠。非有一毫自爲意。故神之聽之。雖遠而邇。大庇於民。民從之。役不踰時。食其報者。而或者味損上益下之義。刻民之肌。惟己是利。水旱弗恤。諉曰匪吾咎。神弗顧答。則且將事土木。以要於神。失其本矣。曾爲泰山不如林放乎。余嘗使越。未能忘其民也。既幸其獲蒙神休。而尤有感於令之義。特書之。俾刻焉。以告於來者。而繫以詩曰。

陵十

巖巖泰山實奄東魯。龍駕帝服。爰作神主。使雲前驅。風以爲御。歛兮上征。左右帝所。維越在東。則一其顧。慨彼稿乾。沃之膏雨。早火不光。休氣布護。維山之陽。民拓新宇。石梁既抗。於民於廟。廟寢孔碩。神其來下。其靈剌剌。瑤席椒椒。稍載榆爾。瑟民歌以舞。水有魴鯉。陸有杭稌。至於來茲。豐年其屢。神功莫名。樂哉此土。維郡維邑。皇受多祜。

至樂齋記

古渚文君心之閒。爲余言吾室環堵。門闌落然。孰使吾終日安從。而不去者。非書乎。書誠吾之至樂也。或且曰。書糟粕也。憂患也。至樂無樂。乃皆束書不觀。游談相高。

以是爲至樂焉。人蓋有飲食而不知味者。未有不飲食而知其味者也。吾固疑而不信。且吾先人寡慾。好好書。頗勤。勤輯散軼。以遺其後。授而讀之。未嘗一日而舍書。以放。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此歐陽詩語也。故吾摘之以名讀書之室。而求吾之所謂至樂者。子聞而異之。讀書亦大難。異時藏書之家。所少非書。而讀書者。常少無它。書易得。而不知其爲可樂。書肆而已。雖讀之不樂也。與亡書同。佔畢而已。雖讀之不樂也。與不讀同。鄴侯之架。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韓子之詩。視歐陽殆不免乎。譏韓言藏。歐言讀。李繁輩。其果能讀而樂乎。否。今之書日益以少。而難得讀者。宜益以少。君知其難易。將

陵十

至矣。有能知書之難得。則知書之可樂。而至樂者。出焉心之生長。見聞資稟。卓異意氣之盛。如川方增。乃退然承其先志。以歐陽子讀書爲法。夫歐陽子蓋知其難者也。自其早歲。率從人借書。且抄且讀。嘗見昌黎集於隨州。某氏彼篋中。求之以歸。始爲古文。每歎在夷陵。欲求史漢一觀。不可得。是時承平。且久。書難得。尙爾。迨其晚歲。所藏僅萬卷。三代以來。金石刻千卷。又皆出於四方。萬里窮絕之處。得之難。然二者非有聲色臭味。可以移人。而公甚篤好。或手自校讐。或以立訓傳。或以訂史傳。百家之訛。謬至與其爲六一。而樂之終身。其得之之難。而樂之。至如此。詩蓋言其平生之所得。而竇天下之名。

言也彼謂歐九不會讀書豈知言者哉心之藏書不多於歐陽子之晚歲亦不易於歐陽子之早歲今也坐一室中窗明几靜左右橫陳俯仰千載非芝編標帙部居條列以爲美也非虞初稗官凡將急就以爲博也非薰香擗艷以爲功也蓋有其至樂者之存吾心而已所得言莫能喻抑知其難而有以樂之歟心之屬予記顧既惜因記其所與予言者且以信予之說毋違忘其難而浸趨於易則其樂亦無窮矣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此則至樂之候也又將以是觀焉

林菴記

壬寅首春林菴廉訪簽事按臨吳興郡郡之吏民莫不

陵十

十一

灑然改視易聽與歲俱新不以苛察爲明健決爲斷深刻爲能酌緩急寬猛之中隱然虎豹在山林而藜藿不採蓋與人之誦如此而子臥病荒園久絕請造乃特枉車騎過之閣略將迎高談朗詠淪茗從容因知其所存過人遠甚問謂子曰若知吾林菴之意乎昔吾嘗從事安西幕爲蒲城長由河洛嵩華道襄峴以出岐梁往來秦商蜀漢之間今自監察御史出贊浙西憲司由魯復淮泗絕濤江至京口過姑蘇憇於錢塘以來若雪凡天下之名山巨鎮雄偉而傑特孤峭而奇絕娟秀而宵深者皆徧經而歷覽雖外縻乎職未能超然自放其間以遂吾平生之志然未嘗一日不夢想坐馳每念入林恐

不密之語爲之慨歎故以林名菴以見吾意願爲我之子以眊昏辭不可竊惟古之高人勝士胸中自有林壑功名富貴不能涉其藩于其慮故在魏闕如江海在市廛如山林不見其異否則富貴之念先入其中藉令巖居川觀其視嘉木奇石縈絆耳晴嵐暖翠塵味耳朝猿夜鶴籠檻耳適足爲吾病焉况方沉着富貴又安能使之一旦以此易彼哉林菴恬淡文雅公退之餘觀書之隙或呼硯與筆濃墨大書體嚴勢逸各當其物或倚闌舒眺撚髭索句嘲弄風月直欲與槩人墨客角其技或屏都騎載單舸上下林壑窮幽選勝忘其日晏其視富貴爲何如也林慮之山豹林之谷衡岳之雲林岳楚

陵十

十一

之道林廬山之東西二林固已盡在林菴中尙何俟子言夫以林菴之能謂抱負有功見之當大究厥蘊次猶當長諫官御史言聽志行使窮甌僻壤山巔澗隈之氓皆被其澤而支離疏輩亦得與木石共老豈徒專林菴之樂以自樂哉向平了婚嫁而恣游五岳謝安石成功名而雅志東山付之他日未晚也

周景遠君子堂記

東平周君景遠甫壬寅之夏以使事過雪首扁舟訪敝廬靜專大雅温然君子也良以既見爲喜它日再見語益親蓋君子嘗名其燕處之室曰君子而以問於予夫君子成名之人也君能取以自名美矣予何足以言之

且孰不願爲君子如堯時君子十六人周時人皆有士
君子之行而魯亦多君子其類庶其道廣固君子之願
也不必自有異名然陽一陰二大往小來可爲君子而
不肯爲君子君子可化中人而不能化中人則君子之
類少而君子之名始著君子之名著而君子之道始孤
矣豈君子所願哉名者忌之招而又堯堯然抗其名以
爲的於天下吾懼其立於獨卻往來無方也故蘧伯玉
恥獨爲君子何恥也恥不能使人皆爲君子而已立於
獨也後之君子或不能爲蘧伯玉徒使惡直醜正者競
起而相仇名適爲君子累楚之好修漢之尙節義及唐
之清流是也無乃好名之過歟周君日子之言幾矣其

陵十

三

曰好名之過者何也君子病其名之不章學以求於君
子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吾方求於
君子之不暇而暇好名之避者避好名是君子不可爲
必同流合汙而後爲得也夫實之所在名斯從之抗君
子之名不可避君子之名滋不可吾升吾堂因名思義
凡易象傳記稱君子者始數十百其嘉言善行一日森
列左右實果外乎名哉吾家濂溪子曰實勝善名勝恥
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孜孜不息務實也意謂務實則其
實修而名善非惡乎名也而敢以是說繼衆君子後以
自傲焉不亦可乎予益異之予因周君之先嘗躋撫仕
習聞中州風俗文物之舊君趾美象賢早有令譽宦轍

所至不合輒引去不少狗流俗往往寓意於詩旨趣甚
遠今以博文多識與於禮文之事蓋所謂君子以制度
議德行者既無負明堂之義而猶務實自傲如此可敬
也因具識之予前言則陋矣

陵十

四

陵陽先生集卷十

宋吳興牟 獻著

記

游桃塢記

程周卿糾湖學晉輔長尹堂兩邦相望故家蔚如此會
晉輔秩滿歸相與學家望母憇桃塢菴楚望漢卿偕內
外諸孫侍文孺輯杖候于門親友來會者予與文性之
史順甫劉道甫自俞步至菴五六里所菴雅潔可居滄
洲翁所位置翁以來增葺之前曰桃塢後曰更不疑巨
碣時立趙庸齋筆也先人氏名亦在焉時適三月半雨
新霽青松如沐筍已上番茶蘼甚開芍藥亦有開者主

陵十一

一 嘉業堂校刊

人兄弟怡愉連日以奉母之觴偏酌客飲醉甚歡
中夜復浮太白對牀笑語猶真吾觀周卿飯不足晉輔
囊無餘而能調娛其親不知山中為寂寞而妻子皆有
自得之色此固人之所難而吾儕之所為喜也留三宿
兩時止時作拄杖叩諸菴徧叨茗供殊清適性之玩金
鯽魚良久隱見不常若自珍貴不可致者兩盛還菴中
性之大書雪壁且賦詩一章曲盡佳致紹老克翁亦繼
來期而不至者史載陳正則正德及文端甫子則陵陽
牟某獻之甫也時丙申三月十八日記

荆叔麟以齋記

都邑浩穰承平日久上恬下熙弗慮弗圖一旦風塵倏

起父子兄弟對面相失願吾心之天都獨在過故墟睹
遺蹟感慕傷嗟有不能自己者焉若荆叔麟之復為此
齋是也叔麟之先父諱某自號以齋居杭新門裏朝市
肩相摩不樂仕進自壯至老手不釋卷尤善書以齋其
所書也入法咸備見者忻羨生乙亥終丙子年六十有
二五子綸緯緘紳素緘即叔麟少年事遠遊去杭且三
十年歲乙己來歸自宣問其兄弟鮮矣問其室廬燬矣
興言往事無與其語古有為鶴言者曰去家千年城郭
如故而人民非而豕鬣纍代遵逸理有必然無足怪
者三十年者特千年之一瞬息爾叔麟之所以遭遽至
於如此可勝歎哉幸四世之祖墓在西湖之上守者亡

陵十一

二

恙再獲瞻省有念以齋不可復見不覺感慕傷嗟非吾
心之天者其孰為之要不當以世變論叔麟卜居鄉閭
復為以齋子昂集賢趙侯為大書而揭之越丙申夏因
來寄聲求記其事予惟以齋以以名齋非徒自謂也蓋
將遺其後之人不在叔麟乎夫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為人子之終身行之猶恐弗克況生事葬
祭之而不得以其禮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心當如何
傳家名齋曰以以之一字叔麟固宜敬茶朝夕奉以周
旋思其容音而屬其荒絕存其手澤而著其德善以齋
在是則吾親在是吾親在是則吾心之天在是千載一
日而何三十年之有叔麟人今而貌古有學問有踐履

必能立身揚名以圖其孝之終以大其門以無愧以齋之義矣

報德院記

距松江府五十四里而近日下橫涇時思報德懺院在焉蓋佛氏有大報恩七篇柳子厚以爲此七篇皆由孝而極其業以傲夫世之蕩誕謾弛好違其書者夫報恩卽報德也報其父母生成之德也而其報德又莫若懺罪報德者昊天罔極而致其時思也懺罪者改過遷善而致其愧悔也豈不五體投地干聲齊唱而求其罪消滅哉院之主僧曰友歡派出願亭林寶林寺自幼悔悟聽講天竺能背誦法華經修長期觀氣貌古樸不事外

陵十一

三

飾兼通周易默參妙義非苟焉者宋咸淳辛未易徐氏基地結菴廬以庇風雨以事香火度弟子元吉普潤等善治生廣業普潤習台衡教於超果分任院事次第而舉歡問語吉與潤曰吾年七十行且去矣盍爲我罄衣孟建九品觀植淨土緣且市田爲供給刻之石以示久遠元貞乙未欣長期申祝讚首勸三門兩廡僧堂歲役未竟大德庚子壬寅歡與吉普相繼示寂潤竭蹶嗣乃事置法堂砌祖塔構鐘臺建釋迦殿塑左右侍從普陀大士羅漢諸天備極莊嚴壁有金采沼有紅渠層閣飛檻高切雲漢平蕪絕島近在目睫殊偉莊嚴遂爲一方勝處先是啟長期之歲東北隅忽竹園產靈芝夫竹之

有筠四時不改柯易葉已非凡植况靈芝煌煌與寒光翠氣相交映發耶眾皆歎曰造物者生祥下瑞以有此芝振動時人之耳目故一切興修有相之道次第而成不待懺罪德已報矣越至今日咸歸功於潤焉潤自號澤翁篤實而疏通是能盡報德之義克與先業盛其福澤至大戊申春賜金襴袈裟號慧元普照大師尤有榮耀焉良月遠來求文以記予蓋不獲辭乃銘曰

於惟歡公秉志夙堅爰發宏誓獨奮空拳始來橫涇把茅三椽殿堂樓觀一旦屹然翠樾之妙華榜高懸是日時思以報所天報之維何懺罪是先誘化澆俗崇植勝緣姻緼和氣芝實鍾焉九莖三秀眾美俱全

陵十一

四

厥在報德其應尤專人所創見競誇以傳潤也師吉後克繼前晨夕薰修不懈益虔施於奔葉益昌以賢如澤之潤獲福無邊

義齋記

臨安山水天下奇異時英雄崛起之跡歷久而平錢氏子孫希白穆父輩皆去而爲文詞取科目司誥命至近代平齋洪君出又以倫紀常著名節流風餘論今猶可攷也方君天瑞生於是鄉妙齡秀發雅慕前修劬書嗜古而喜爲詩其居有山月吟牕日嘯詠其間家則堂嘗爲作詩序其胸次已不俗又以義名其書齋而問於予予曰識督學落然嘗聞仁以義節故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否則愛無差等墨氏也氣可配道與義故浩然
寒乎天地否則以義爲外告子也敬義立故德不孤否
則敬以直內而不以義方外釋氏也若是者皆不能以
無義義者固非一行一致之爲而子猶昭昭焉以義爲
揭者何哉豈有半夜叩門攝衣從之而以在亡爲解者
乎亦有懷憤不直拂人色上而稠人廣眾輒譙責不顧
者乎抑亦有排難解紛辭千金而不受因絕其人不與
通者乎天瑞曰是之所義非吾之所謂義也況井以辨
義義之與比君子喻義之類曷嘗不專言之而元麟之
取節則原道行而宜之之語也昔曾子曰義者宜此也
中庸曰義者宜也楊子雲曰子得此義謂之義也韓子

陵十一

五

殆本此歟子於是知天瑞真好義者矣夫天下事物其
不皆有當然之則子之居是齋也盍試思之自君臣父
子兄弟以至朋友鄉黨鄰里以至一語一言一舉動云
爲之際凡行之而得其當處之而得其平由之而得其
正辨之而得其分者皆所謂宜也義也是義之名也固
標絕於一辭之表而義之實每裁制於眾理之中雖以
之爲詩可以興可以立可以怨可亦義之宜也發於情
止於理義止亦宜之義也傳曰詩書義之府也孰謂吟
噫之不謂義齋乎

敬愍侯祠記

唐以來使海外亦曰使絕域其選甚重至元甲申朝廷

以日東國負險遠不可武令遣使者宣示德意用懷柔
之於是刑部尙書福建道宣慰兼提刑按察司福唐王
侯除參知政事張帆揭節乘舶以行侯姿儀山立足以
竦物望知畧輻輳足以應事會詞辨淵博足以申使指
人皆謂是行必能得要領歸報視海如塗不勞戈甲坐
以無事會幾何時諱問倏傳朝論嗟惜具列其故追贈
錫爵節惠定諡曰敬愍侯卒時年五十六五子皆蚤世
祿其季子都中爲少中大夫平江路治中卽吳中賜田
宅所以飾終恤後者備至其孤奉母張氏來居吳相依
爲命母獨深念旅魂不復終天曷報乃削髮爲尼住妙
湛寺朝夕繙經禮拜歸誠於佛修寺起廢役凡再舉蓋

陵十一

六

佛有大報恩且使其孤一意事國焉厥旣就職追慕不
少衰又念人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求之無不至
惟佛俯仰之間再拊海外吾父死而不亾安知不往來
與俱遂闢寺東廡創敬愍祠塑侯遺像以嚴香火以致
延佇冠佩有肅神采如生相率拜祠下且喜且悲因市
田百畝捨入常住爲此祠歲時薰修及七月十五日忌
日追遠費專一僧掌之其有規約治中繼陞太中夫爲
浙東宣慰副使歲癸卯自述頓末來以諭其先友陵陽
牟某求爲記刻石示方來烏乎子尙忍書敬愍侯之事
哉昔葉公子高將使齊問於孔子以爲事若不成則有
人道之思事若成則有陰陽之思意欲處若成若不成

以自免而孔子則曰事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蓋勉之使忘其身而遂行耳今侯之遠使猶未入國不
幸賁志而終雖慮患不如葉公子高然視孔子之勉子
高者夫何歎是固宜書況有賢嗣於旬宣立身揚名式
克負荷其爲是建祠捐田種種佛事匪直以妄塞悲也
一念之孝根於心通於神明抑至也宜牽聯俱書焉後
之人尙守成規廣前志惟誠惟敬弗懈益虔是祠也千
祀一日永終長存可也侯名積翁舊朝名執政留耕先
生伯大之猶子故自號存耕留耕嘗爲端明殿學士制
置福建云與我先人道誼交而侯又於子厚死生契濶
執筆泣然復而歌辭三致意俾侑祀焉辭曰

陵十一

七

許謨頤輔宜廟堂一朝龍節徂遐方楊颯直欲梢扶
桑怒濤稽天物怪狂奄忽誰爲尸不祥魂兮渺渺之
何鄉亟命下招遣巫陽謂我弗信眇密章吳都繡錯
美稻梁甲第中欣窅洞房湖山左右蔚相望魂胡不
歸此徜徉追思罔極涕泗滂新祠屹若依寶方雨花
續紛梵唄揚侯兮來歸駕鸞鳳陰風颯沓佩玉鏘有
椒其醕羅餼餽歲時宴娛跪陳觴子孫世世永奉嘗
松江普照寺釋迦殿記

松江普照寺陸士衡畢業也自孫氏歸晉兄弟入洛以
文鷹事任威聲權勢振動當時倚伏者相尋曾未瞬息
已有華亭鶴唳之歎而其臺榭化爲像設研席化爲梵

頃乃至今存何歎寺北坐九峰層巒疊嶂攢青擁翠相
爲蔽虧陰陽家者流謂風氣藏聚可安千衆蓋特於佛
僧爲宜也唐乾元時本號大明寺僧雨惠嘗創釋迦如
來殿逮宋祥符間改賜金額道者嚴善誓僧宗幸真歇
凡三度重建清祐戊申厄於祝融里人錢武翼仰之首
議興造其事未竟子之信竭力繼之使張彥中掌其費
僧祖鏡等佐其役咸清甲戌佛惠思與武翼舊念不可
廢前人功至勸率捐施以助殿始成眾請行起典殿畢
塗墍而營像設於是慧辨頤慧悟秀以白鎮守沙侯欣
然致從吏且厚施之超益傾貲化絲不憚勞費久之而
就萬瓦鸞浮重檐翼趾加以藻繪金碧交輝中設釋迦

陵十一

八

像若左若右分列八位備極莊嚴而三世如來圓通大
士應真羅漢諸天人之相亦次第而成至於琉璃無盡
燈瓜華諸供具莫不完好每歲州侯帥其僚屬於此建
道場申祝讚而禱水旱禳風災者亦皆至焉夫成之難
則其傳之也必久是役也再見丁未甲子復周蓋非一
手足之力而超成其終功尤多可謂難矣超旣寂其孫
了聞職是熏修事實來求文以記曰是固所以久傳而
不廢也予聞萬形皆朽惟理獨不朽者而佛氏亦曰一
切諸法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雖與吾說若不
盡同然所謂法身亘古今彌宇宙到處充滿亦無雜壞
豈拘於形而外於理哉區區言語文字如浮雲如空花

乍起乍滅了無根蒂反欲取其常住不滅者托文以傳聞也果以爲能久傳不廢也蓋亦歸諸於己而已乃爲之贊曰

維我普照王本自法身出光明攝方寸虛空常獨耀盡三千大千無限河沙界皆佛慧照中夫是之謂普。衆生宿業重展轉動迷誤願佛垂慈憫與除諸障礙譬如摩尼珠炯炯照濁水一作是念己業去障自空而我初不覺心目劃開朗稽首釋迦尊爲我證明之

普照寺千佛水陸院記

普照寺自唐乾元元年至於宋數百年矣屢興屢廢清祐戊申迨今又六十年寺之耆宿分任其責山門列廡

陵十一

九

佛殿次第興建千佛水陸院地廣費鉅衆請屬之惠慈大師志新既領主席於是慨然捐衣孟營檀施寺僧元德爲之分幹徒弟淨恩淨心聞入爲之協贊大作新之始於戊戌繼奉護持之旨其事尤嚴越丁未乃來求記予嘗記釋迦殿矣固辭弗克則復之曰善必由積累而後成佛乃曰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百千萬佛而種善根何也夫計億兆者本於一至寬乃所以爲至衆也且一者何心是也心以方寸而總萬善如木之有根生意函活十條萬幹登壑昂霄皆自此始水陸院之義亦然昔梁武帝嘗制水陸儀文三年而成幾三千卷其後修設者以十六位各分八位而爲上下

召請則通三昧法雖簡施則博其上八位慈容端相爲人敬慕下八位殊形詭狀爲人恐怖有善有惡有勤有戒大率以懺悔爲先有能用意猛烈一悔之間諸惡盡除衆善咸具曷嘗不本於一哉今惠慈於此三役位置曲當山門兩廊壁湧天台聖域五百高流閣上設西方三聖銅鑄千佛閣下設千葉廬舍那佛普賢文殊二大士左右壁湧水陸冥陽三界像間飾以金采眩輝衆目輝映方池而其池面齒敷披飛檻相屬生香不斷疑淨土移來此地諸佛子於焉修行莫不超然得大自在皆惠慈十年之間苦心勞形之所成然亦其胸中自來積善如木有根故一人所發有此殊勝非徒極莊嚴事

陵十一

十

其罪業日增福祐死者拔其幽滯免墮輪迴而已世安有一念之頃不能感動鬼神而能普濟生靈功德無量遍周沙界乎惠慈得之矣銘曰

我觀人心內有善元無惡顛迷彼佛知往往路頭錯爾時諸大人一切諸菩薩忽現善慈相與衆共說法法皆由心造罪亦由心起心起罪一空各已得度已衆生地獄衆六道阿修羅隨佛登天堂只在一刹那

澹軒記

燕山喬侯扁所居軒曰澹參政左山商公挺實名而書之因來寄聲俾爲之記顧某耄悞無能爲役而喬侯之意友朋之屬不得以辭澹之義大矣嘗試求之蒙莊氏

外篇其刻意則曰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繕性則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知北遊則曰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而刻意之言爲尤備蓋始澹終言淡中言淡三言者雖若不同其致則一實相爲用焉夫惟澹然然後能無極而眾美從是故夫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德全而神不虧言淡者如此虛無恬淡則合乎天德純粹而不雜淨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言淡者又如此一澹之中眾美咸具喬侯名軒於焉取義不亦善乎然蒙莊則曰此乃養神之道非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之所好也惟是喬侯入則郎省戶出則贊藩方今又懷澄江丈二組有社有民誠

陵十一

十一

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而惟澹是好獨何歟予竊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澹庶乎近之自朴散清澆習俗破蕩功名富貴之役勞吾形聲色滋味之奉汨吾神攻者眾存者寡惟欲虛徐其貌容與其意而自以爲澹事物之來未有不叢膠膠擾失其故常者無他神不全故也神無爲妙萬物曷嘗淪於空虛同於無用哉夫存神以致用易說也豈惟蒙莊賢哉喬侯日坐澹軒因名思義恬無嗜好焚香讀易參玩爻象以洗其心何其澹乎抄經史左右森羅吟咏其間寄興簡雅何其澹庭空月朗神閒志定素琴橫膝大音聲希何其澹所養愈深則所存愈澹神不虧而用不煩矣昔曾相國避堂舍蓋師

用其說從民之欲慎以無爲且去刻深受而進謹厚長者清淨甯一天下實受其福所謂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非耶敢以是記澹軒喬侯名簀成字仲山甫云乙巳六月二十五日記

簡齋記

人之有宗族猶水之有源委木之有根幹其所從來遠矣司馬子長班孟堅皆嘗自叙李翱及舊史皆稱韓氏自叙其先本漢司空稜潁州人後徙陳留中昌黎韓文公之先世也世之自叙率本諸此惟陳氏本京人繼徙眉之青神太常公徙維陽長子忱京東轉運使靖康中運使子慈州司士參軍揮避地蒲之猗氏遂家焉簡齋

陵十一

十一

則太常次子恂之孫也靖康南來紹興間參知政事以疾請去除知政殿學士知湖州歸老烏墩之精舍既沒遂窆於歸安縣廣德鄉上強里之巖山南北隔絕二百五十餘年兩房子孫簪纓不絕但不復相聞區宇混一以來參軍之五世孫損齋公來爲浙東廉訪使卽是參政之五世孫屋訪損齋浙東叙兄弟焉離而復合夫豈偶然損齋概念水木本源自湖東謁告來書拜簡齋之墓漢人以過家人家爲榮公之此行蓋爲得之俾子識其顛末將刻石列之家祠子與簡齋之先俱蜀人今寓於雪竊嘉公尊祖敬宗之義不敢以固陋辭云

新廟記

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誠而不可捨所謂造化之迹也故社稷有所有報有由辟而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民所取材用亦得祠焉未有宗而不感感而不通者世弗燭厥理或淪虛幻或涉怪誕事神之義戾於古矣越上虞縣四十五里是爲廣利侯廟崇岡列峙大溪橫陳乃眾流所匯罔著精前有二石筍東南有二龍湫禱稔必應其民無水旱之憂宋熙寧八年制以神聰明正直庇於一方供民之求如應影響特封廣利侯實協古道大守趙公并紀其事于石使君祠事益恭如制書侯蓋石晉之方石聖官而吳越錢氏所封通澤將軍也按唐乾甯三年錢鏐以兵渡江誅董昌遂併有越

陵十一

十三

歷五代至宋初八十四年雖通職貢奉正朔猶自封其境內諸神故侯有此號然歲無所攷舊記乾德二年邑令盧某禱而獲應其得封殆斯時乎又十七年錢氏始入朝又九十七年始去錢氏舊號二百年間畧可攷者如此而晉非典午之晉則明甚建炎省方過縣而趨四明義旅踰扈見空中旗幟有若廣利侯之號此其尤卓異者也廟舊在石筍下紹熙辛亥始更面勢迄今又將百有餘年日燬第不治薦酌無所前嘗護它役神弗顧答歲在乙未里儒金應辰慨念古誼興任之於是金夢桂潘行孫分其職僧處恭總其施若廟寢若門廡次第一新崇閣殿翼軼於舊觀揭虔妥靈近遠來會歲復大

穰嘉氣時效呼舞載道惟神功是贊以某異時嘗使本道其治在越粗無愧於神惟民使來誌記惟侯開五季能保捍茲邑民於兵革搶攘中以俟平一膺荷寵靈廟食其土有感必通惠利廣矣雖中更多故而神之昭明發見普在人心如一日廟貌載新敬事自今始宜有紀述次推獻公辭弗獲乃推迹本原嗣書之用侈神之休烈昭示方來無有窮極

陵十一

十四

陵陽先生集卷十一

宋吳興牟 獻者

序

顧伯玉文集序

士散久矣卓犖非常者負恃其能不肯輒俛首從流俗時又無大科異等以得之徒區區建數尺之竿懸一魴之餌而欲待橫江之鱣不已疏乎且羣舉茂異歲一人美名盛節也孰不以爲希濶難逢而幸一僮焉然不聞羣刺史勸爲之駕縣次續食與計偕又不聞公車朝奏而暮及故士始而奮繼而疑且怠造端宏大而其畢也小事之不可料每如此構李顧文琛伯玉豈非所謂卓

陵十二

一真業堂校刊

犖非常者與年弱冠著文名實是在是選勇不自制一旦躡屩走數千里新豐逆旅斗酒獨酌解囊出所謂文類進卷行卷者寫之生紙以干氣象是時伯玉年少意銳如川之方至太阿之出匣三軍之朝氣其視一世爲何如濡留兩載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倦游以歸董董公孫皆前爲博士乃冠其科伯玉豈有不能正使須試而後用何至參差回薄今猶在羣博士下予滋所不解或者曰伯玉論太高文太奇嘗稱作傷已賦以爲雜之退之子厚憫已懲告諸賦殆不可復辨又嘗上書光範以爲世無蘇明允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辭驚然無所謂遜甯甯知不取造物者所惡忌邪予觀自昔文人往往高自標

樹范畦謂吾諸論放縱實天下奇作其中合者不減過秦陸機謂閭倫父欲作三都賦待成當覆酒甕杜審言謂吾文奇當得屈宋作衙官雖昌黎亦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何獨以尤伯玉造物非忌能者意者磨礪涵養老其英華而大其器業誠所以厚伯玉也今伯玉學日新文日盛必將盡窮天下正理盡備古文眾製斯名世而後止命之通塞科之大小要不必深計伯玉久交予壻張栝又辱交予子應龍携文過之若以古道相存取予既毫昏平生多愛奇氣習畧盡無以知伯玉姑論其大者而歸其編

送梅君遇入龍虎山序

陵十二

梅君遇居澄江有詩書之業水石之勝以貧故不能不出從斗祿奔走塵埃執掌獨勞非其所樂一旦賦詩拂衣徑去何其見之高志之決也自號雲水道人忽又棄其家入勾曲山爲道士布褐芒屨震餐芝茹見而識之者相與勞苦輒笑而不荅尙喜爲詩好風涼月時復朗吟能自道其意近寄聲云當繇柯阜出冰谿以訪龍虎之仙山而贈言者頗眾予老病日侵強食息人間世旦暮且盡欲附六翮從之不可得甚恨甚恨君遇其子真之苗裔耶仙山乃騎麟翳鳳霓旗絳節之所上下而往來是行也安知不與子真神遇幸爲我問之曰自去九江隱吳市門翩然遐舉爲仙果樂否雖無妻子累然平

生一念惓惓憂國能遂忘却千載之下誰與論此意願
爲我道爾而笑否

文字序

禹受計於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計籌山因計然嘗
度地於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於
史計顏師古以爲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子者有
與平王問荅語徐靈府遂以爲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
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註乃十二篇疑不能無
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強平王時楚事日
非子胥既奔吳而計然亦去楚間道適越耶不可考矣
南谷杜君辨博而篤實恬靜而疏通其可以用世而

陵十二

三

其志果於遜世雖嘗領蘭臺珍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
菴於計籌山上燕處從容取文子書及其事之散見之
書者會萃而刻之三代古書遺跡一旦震發於湮沒之
餘真山林一大奇事予觀自昔財計之臣鮮有能自全
者計然之策范蠡略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
飄然遠隱竟免於烏喙之毒手而圖謀相便計然乃神
仙得道人□□□□□□□□□□□□□□□□蓋計然嘗
受於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區區廢居操縱
從事於鞭弄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不舍儉且嗇不以
不足奉有餘生財而不有成功而不居若是者蓋幾乎
道固已超然於利害禍福之外而世之壅利專利者往

往遠天時竭地利自謂以心計析秋毫不知正犯道家
之所深忌祇以自貽殃禍覆轍相尋曾莫之悟可歎也
南谷嘗註老子得其宗旨又萃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
警世切矣學者合而觀之可也雖然書徒糟粕曠洞遐
想沈寥虛問胸中係累雲掃霧除豈不一快然者哉又
安得從南谷君登籌峯望元墟求鳴夷子所以泛湖之
處

杜南谷籌峯真率錄序

百世在吾前千萬世在吾後求爲可傳而後有以傳瑣
函羽葆典領名山則夫章旣往而垂方來弗可略已此
籌峯真率錄所爲作也計籌山之陽夙有靈跡周計然

陵十二

四

子文子開其先晉太極在仙公葛元繼其後雖年祀云
遜而斗壇丹井猶可尋越前朝南渡楊武公茂勳請葺
常構齋宇以奉家祠香火歐陽公故實也未幾復爲報
德昇元之觀命毫人洞微先生祖常主其席遂當左仙
處號重以德壽宮親御寶跗錫之華扁昭回雲漢焜耀
林泉式克至於今粵歲某甲當塗杜道堅實來上距祖
君十二代然纔百年而兵革之餘次第經理爲力蓋有
甚難祖君時者矣厥旣捍衛其樵牧以妥以甯則倒廩
以賑荒山嶺澗俾耄稱賴以活因興敝舉廢一新之百
廢具舉類無不可傳者顧前人原委世次未有紀用爲
大欠乃爲真率錄哀其名氏列諸左方俾後有攷焉夫

眾萬不齊本其初一真而已真則一而不二純而不雜至實而無妄故真心存則真氣聚真氣聚則真脉永後之人尚思杜君之用心迆續之特保之其可傳者將與此山相爲無窮計然援范蠡傳最爲端的不繫於此山故不書

周公謹齊東野語序

野史雜錄尙矣疑傳疑信傳信爲士者網羅散失率多取焉否則參稽互質焉張彖謂李林甫冰山開元錄中語治鑑取之他若壺關錄樂天樂甫無微不攷莊宗還三矢於廟雖五代史顧不取唐史如高祖字叔德則見於唐書直筆姚崇十事要說則見於昇平源記室耆次

陵十二

五

相張齊已失於詳攷不免承明皇雜錄之誤續長編號爲謹嚴乃以湘山野錄附見開寶之末達紹以後曾布日錄蔡條後補初不以人廢而秀水閒居之類繫年要錄亦頗及之然皆隨事攷析或爲疑詞故不足以累其書昔名臣言行錄之始出東萊貽書晦翁以爲尙多攷訂商略者願相與討論大抵皆此意或謂建隆遺事涑水記聞邵氏聞見錄馬永年元城語錄等書若有所去取其間則前輩嘉言善行之在人耳口相傳以習者所存殆無幾是又不可不知也余病卧對牆壁平生結習掃除略盡每聞人譚舊章故實往往面熱汗下已爲椎魯木僵人周公謹忽以齊東野語示余豈尙以故意待

之耶公謹生長見聞博識彊記誦之牘存於篋以爲是編所資取者眾矣其言近代事特詳蓋有余之所未聞或聞而不盡同者乃自託於野何居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與其史也甯野野固非所病也况禮失求之野而獲何獨史而不然他日任筆削者儻有取詎不能補史氏之缺而登其所諱乎卷中載脫鞞圖贊先君子之遺事也烏乎寶祐開慶之間姦邪小人奴事熏腐中外相應以醜正誣善之說欺君誤國馴至不可爲識者推原禍本未嘗不太息於斯因攬涕書於卷末

仇山村詩集序

陵十二

六

未易據其會而擅其名山村仇君仁近嘗有辛丑出西岳詩適從何來而欲效淵明耶自此亦皆以甲子書似此例者甚眾而世獨喜言淵明蓋淵明甲子凡十二時自叙其平生出處本未略備庚子鎮東參軍使都已已靜想田園好人間良可辭之語辛丑還江陵中途欲投冠歸故墟以申前志乙巳建參軍使都則其田園日夢想其意愈迫矣是秋去爲彭澤令八十餘日遂賦歸去來義熙元年也其使事往來及留上京還舊居皆在此六年中自此不復出乙巳至丙辰又十二年庚戌西田日遙遙混濁心丙辰下淇田畝日遙謝荷蓀翁則往而不返致命遂志無可復言論淵明者要當以是爲斷仇

君自號山村有山村不願富貴而志在田園正如已酉
九日庚戌西田丙辰下溪田畝穫耳是真知慕用淵明
者可尙已

杜南谷老子原旨序

偈仄塵埃中胸次憤憤對俗人譚益不樂南谷杜君扁
舟過余議論超然有以開余意相與登道場雲峯宿焉
夜參半篝燈出所爲老子原旨余不寐幾徹曉杜君博
極羣書不但發明其宗旨而已於某章曰是堯舜之事
也某章又曰是禹文王武王事也其說以爲老聃爲杜
下史所職者史而百篇之書亦史也故以書求之余驚
異焉自司馬子長以老韓同傳千載不滿河上公註老

陵十二

七

子頗及吐納導引之類其後孫登陶宏景松靈仙人唐
道士成元英張君相輩亦皆註老子又近神仙家王輔
嗣以老子解易人或非之然真解老子則初不及易至
蘇子由直以是謂襲明爲釋氏之傳燈老子亦豈意其
末流之至此也今杜君乃求之於帝王之書參之以帝
王之事譬如披眾昧出幽深明白正大氣象頓殊豈不
甚躋世未有能察杜君之用心者夫道術久裂人各私
其私競立門戶甚至保殘護缺以相非詆莫肯曠然舍
己求爲真是之歸杜君雖自號原旨而不主一家惟理
是同惟經是從惟正是宗務使天下後世無所致疑其
師之說其用心蓋若此可謂宏也矣豈固與原道異哉

余固陋於原旨未深究姑論其大意云爾

送文心之釣臺山長序

子陵口占尺機剛切鼎鉉懷仁輔義天下悅之兩語十
四字平生所學正在此光武夙同研席乃諉曰狂奴故
態何耶使肯幡然相助爲理必將以仁義堯舜其君建
武之治當不止隨世就功而已久要劉文叔已在子陵
劑量中陛下差增於往蓋深寓其不滿之意士固有志
又安能自貶其學以從人哉河水不魚毋落吾事子陵
可謂不負所學矣釣臺距水極遠磴道轉山腹乃至與
顧野王所記水邊有平石臨水者若稍殊然壞斷境絕
真足以隱噫南陽帝鄉寂寥千載子陵此地乃遂建精

陵十二

八

舍聚生徒列於學官益知太空浮言功業要有盡而君
子之學殆山逾高而水逾長也古涪文心之爲山長將
行求子言趣書此以貽之心之類異絕人塵不通貫曩
時父子兄弟自爲師友蓋甚樂今去而之山水荒寒幽
寂之處尤可靜坐讀書暇則登招隱閣羊裘軒從容吟
嘯其樂未有艾也予嘗欲取所謂十四字者大書刻巖
間而不果心之尙有意乎

張仲實詩藁序

始余聞張仲實名未之識頗曾見其詩仲實生王侯家
不有其貴富力學自課如諸生間關多難度無所展用
始肆意於詩間之山水窮絕處吟哦忘日夕詩浸有聲

而家事落矣仲實夷然不顧嘗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遂以詩名昌黎云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它能自樹立不因循是也近世士多失故常拔出流俗用文辭致聲譽如仲實之能者其因循所至哉故子決與女既來杭諸公見者問無恙外輒舉手賀得佳壻比過其家書數束茶數串泊如也仲賢俛首微祿時奉甘脆娛其親而賓客日至則人人與爲醞茗或高譚極飲論文賦詩一不問有無其中要有過人者焉所爲詩殆千餘篇已傳之好事猶手自刪去十取三四擇之嚴宜其爲之不苟也夫以仲實邁往不羣天分高而筆力勝不肯稍從時尚必期於簡潔深穩而後止譬東波

陵十二

九

灑就熨帖爲力蓋甚難然凡詩之病既盡去而活法精意高情雅韻亦可得而見焉余尤善其遣興一首善推跡原本有闕倫紀而感行役謹時物往往出入少陵此非子之私言也嘗觀周詩所述山川草木風俗氣候皆在幽歧豐鎬之間至黍離而感念深矣異時少陵由長安走鳳翔轉同谷以入蜀次其道里所出亦皆在於西秦川諸詩至今讀者猶慨然真足以繼風雅而驗世變仲實先秦人詩以少陵爲法余閱其藁因相與根極而論云

嚴光大先天圖義序

邵子發先天之祕不過四圖然自一分而二推之至於

無窮邵子以爲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朱子亦云本是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而變成小似非假圖以明之則四圖之義未易悉究是以朱子謂東北以之西南便是自否以之泰是兩角尖射上與乾坤相對又謂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詩八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處意欲分作四層看又謂文王八卦應地之方是邵子見得四正卦生出四角是方底意思皆若有取於圖者嚴君養晦心通於易嘗取方圖定位二圖演之爲四十九圖毫分縷析如機織之錯綜經緯布置粲然可睹而未始有所牽合穿鑿大抵一本於邵子朱子之說如八卦相錯一卦分八卦上下順逆

陵十二

十

對待博易數從中起天根月窟乾坤六子縱橫之類皆有以發其義遠數之不能終乙自非潛玩默察先具此圖於胸中安能與之脗合乎亦可謂精且詳矣最後一圖乃易之所謂太極邵子所謂道卽太極心卽太極而朱子所謂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四象之所攸生也今顧列於諸圖之後嚴君之意自流溯源蓋欲復其性初於寂然不動之時尤見先天圖心法是當求之象數之外

厲瑞甫唐宋百衲集序

詩雅四言漢以來遂爲五七言唐開元之際又始儷偶爲律詩論者謂詩之道至是略盡殆不可復變宋百餘

年間乃有集句者出其不變之變歎求之同文離合雙聲疊韻建除郡邑名諸體無與集句類者惟聯句近之但栢梁則君臣同時昌黎則朋友同席視集句遠哀古作頗異焉實始於半山王公半山平生嘯彊執拗行新法則詆諸老為流俗作字說新經義則自春秋為斷爛朝報乃甘撫拾陳言從事集句何耶然其天資殊絕學力至到猝然之頃不勞思惟立成數十韻對偶親切昭合自然抑難矣四明厲君震廷瑞甫博學工詩尤喜集句合易為同易故為新大抵效半山而自有活法前後凡若干首題曰唐宋百衲集唐宋集古樂府皆在焉壬寅春聞吳興太守東溪李侯與其友千秋李君皆有詩

陵十二

十一

名倡醜甚盛慕而來謁一閱其集咨激再三亟俾摹工刻之以傳而辱徵子序昔李汧公以眾琴為百衲琴黃豫章以集句為百家衣直戲言耳今廷瑞精能之至所謂細意熨帖平滅盡絨線跡而百衲之可乎吾儕驚人得一破衲須蒙頭熟睡素無詩分何敢言集句然亦能知其用力之難非一朝夕因為識梗槩如此且以見君子成人之美焉東溪名岳千秋名昌齡

送俞觀光序

俞君觀光自新昌絕濤江訪茗雪望其容傾而整聽其論辨而博誦其詩雅而潔以思學名其齋蓋名御史默齋公子諸孫也曩余嘗得侍默齋同朝問者濶焉見觀

光如見默齋觀光以還為山陰教諭乃古者鄉校黨庠之任雖地若分於異縣而教實本於一鄉其齒位父兄也游從師友也佔畢子弟也論議月旦也固未占己乎然子嘗上下世變自典午過江衣冠之人東者往往皆在山陰而王謝諸人惟談元理慕風流道則未之聞也曠數百載先朝建炎再值南渡於是尹先生以辭經筵得謝而來呂太史以省侍留文清公而來朱晦翁以常平使者救荒而來後先相望此邦遂為道學淵源之地而士亦知所推尊由濂洛沂洙泗江左風尚為之不變非前時之山陰也氣數回復誠不意百年之間緒言曰泯東州文物夜艾星稀默齋公獨歸然以身任道行年

陵十二

十二

九十視聽不衰方且立訓傳俟來世豈非天相斯文使之耄期稱道以興絕學乎雖藏書未肯輕出竊意觀光自有得於親授密傳之際是行也升堂皇集矜佩必將發其異聞與學者共鄉之教即家之教庶幾淵源所自猶可考習俗所移猶可回當仁幸毋遜焉談元理而尚風流夫我則不暇

張氏學古齋倡和詩序

木犀之名出於近代或云卽爾雅所謂棖木者樛枝偃蹇秋半始花花過於枝香過於花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廣寒宮丹桂婆娑下有願兔乃一旦與之齊名玉局翁鷺峯蟾窟之句朝錢塘暮四海其名益盛此花蓋晚

遇而翁猶恐孤芳老於澗邊欲采擷而佩之士舍芳抱
潔伏巖谷而不耀者曾不得如此花之遭自拔於凡草
木翁獨能無情乎張仲實氏學古齋前一枝初吐香氣
逆林戴君師初相率諸友就飲花下時適白露降之三
日天高氣清餘暑辟易吾仲實邁往之韻挹鸞峯翻蟾
窟爲花著語灑落不凡四坐詩流競發新意而丹梯癯
仙頗復與花共話疇昔不喜時之艷陽而喜其風露之
高寒不取花之富貴而取其山川之耿介風流賞賸勝
絕一時可無澗邊孤芳之歎矣予方逃瘴對庭中犀兩
株續絲落葉聞諸賢雅輯慨然想見其處愧不克陪既
和其詩復書此貽好事者與會和詩者一十五人師初

陵十二

十三

王子慶周性之鄔願學白庭玉戴禹祖屠存博陳無逸
顧伯玉王德玉丘良卿凌德甫仲實之姪如晦景忠不
與會和詩者一人牟某獻之父

俞好問詩藁序

詩直耳目玩耳自昔詩人往往以之鉢心拍胃甚至欲
嘔其心而少陵亦有良工心獨苦之語夫愁勞其心以
娛耳目如膏自煎蓋可歎而世且竟爲之悲鳴兩吻不
肯止豈所苦未易奪所樂耶俞君好問日以吟哦爲事
吾意其未免昔人之所患苦而君方夷然以笑曰吾將
以是娛吾心閱其帙佳句層出不務爲刻深雉殺自有
意度讀之猶能使人喜豈不足陶寫性情者必有得之

心而非耳目所能與者君既以東坡詩句且娛心者名
其集又取林和靖暗香疎影涑水公清茶濁酒之句爲
韻而賦之用意如此宜其有以自樂也余有幽憂之疾
念不能自釋今而後知詩之可以娛心奏金石破蟋蟀
之吟安得與好問同其樂

送鄭晉輔赴和靖書院山長序

教授州選比年以來不無賢愚同滯之歎求爲變通悉
以委外銓註學正山長與教授同誠振淹救蔽之活法
也士抑遏顛頓久咸俯而就之予姻家程君晉輔前是
十餘年嘗爲吳之和靖山長矣至是復爲會稽之和靖
焉晉輔忠文公諸孫有文學有議論見爲得人胡安定

陵十二

十四

教授蘇湖陳后山教授徐頴徐節孝終身教授楚州初
不以大小淹速論也或怪晉輔往來吳曾何若是敖敖
然而輔晉曾無幾微見顏面問語人曰始在吳時吾年
少氣盛母老須祿養居之三年不見其不足耳年運而
往欲羨不待苟得一席之地温故書數斗陳繼薄飯可也
安所置不足其問哉况尹先生載其師說遠自川陝來
憩西菴已而侍經筵爲侍從澹然猶在西菴也其後辭
侍從老會稽亦猶在西菴也險夷一致終始一節天下
尊慕吾晚學乃得再托宇下講緒言夫何幸今絕江濤
一日而至其處湖清且漣如彼泮水有蒲與荷如彼芹
藻何莫非道亦何莫非教而凡能爲學校累者吾書堂

舉無一焉尤幸之大者也亟裝爲行聞者壯之親朋畢
集酌酒賦詩以餞而予爲之叙予固三十年前主千秋
鴻禧老祠官也恨不與輔晉俱東春風鑑水不改舊波
而吾非故吾矣如有問者以是語之亦可一笑

陵十二

十五

陵陽先生集卷十二

序

虞舜民禮樂韻語序

約禮之文而讀之以韻語略見於儀禮士冠禮三加之辭而傳亦有之曲禮所謂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少儀所謂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是也他如太公丹書管氏弟子職莫不然至於賓之初筵抑抑威儀相鼠有體之類則通於詩矣客歌驪駒主人歌毋庸歸五伯桓文宋襄楚莊秦穆亦為五伯他如朝宗遇觀會同日六禮冠昏喪祭卿相見亦曰六禮乾坤六

陵十三

嘉業堂校刊

字曰六宗天地星河海岱亦曰六宗六經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亦曰六藝名數同而事則異見於施用必且麗雜而無章乖戾而不協矣虞君舜民名數啟蒙乃自歷代以來涉乎名數者皆挈其凡要序其次第而又參稽互訂取其是者附註于旁其義較然如指諸掌可舉而行無悖於理夫眾萬不齊者數也至當歸一者理也通一而畢萬則殊會而同歸此蓋天地人名數理之總括非直童子方名日數尋行數墨之書也

趙氏族譜序

尚論其世世必有詩宗則專焉族則廣焉予觀自昔華宗茂族遭時多艱宗譜散亡夷於民庶往往弗克自保

况其族乎劉知幾作宗史又作譜攷如云彭城叢亭里諸劉不承楚元王之類按據非不精然後世凡言劉氏悉曰彭城而知幾之宗史譜考不復論矣蘇明允作譜族又作譜引如云肩之有蘇自唐神堯時郡刺史蘇味道父子始以親盡不書之類書法非不嚴然近世凡言甲乙氏族必曰江卿而明允之譜與族亦不復存矣可勝歎哉東平趙氏避靖康之難舉族過江蓋五季劉漢鳳翔節度曰平章之後也其六世左丞公被遇政宣時猶子侍郎公受知濬熙間進用天地間吉凶同穴憂喜聚門雖皆不得老壽以終其後乃益蕃衍而十一世諸孫某又能作祖趙族譜於世變之餘不亦賢乎譜有

陵十三

二

圖做年表為旁通繼之以譜綱舉目張繩聯珠貫不盡用蘇譜例族無疏戚隨長幼皆以次第書其散居某所則見附主外繼某氏則見因親錄姓之奉始則見紀原至於誌狀奉末姻戚閭閻見聞墜軼則皆見右集與摭遺焉積數歲然後成蓋眾譜所不及勤矣備矣某字仲德博學工文詞其為是譜實績成先推官之志首挈濼熙舊序具述遺訓列于譜之前後尤倦倦訪祖塋而念荒隔感時物而歎倚寄勉子弟而致期望孝慈忠厚申重懇至發於內心可以上對左丞侍郎公無所忝後之人欲知其心觀其譜可也甲辰十月旦陵陽牟某書于下方云

送張剛甫之廣德學正序

儒有環堵貧不願仕啜菽飲水以事其親誦詩讀書以誨其子嘯歌一室俯仰千古亦足以樂而無求矣然吾不斲人之已知而人之知之者有不能已焉此昔人所以為親捧檄而動色也節孝徐公后山陳公服勤勞忍貧苦堅志節惟母是養此豈有意於世而諸公知之朝廷知之節孝由望江簿教授山陽后山起布衣教授穎川節孝家山陽后山家徐徐穎相望也所以處兩公者如其所自處故能內全其性分之樂外忘其富貴之誘時為歌詩以見其志節孝之崛奇后山之高簡徒詩乎哉吾友張君剛甫蔣忠文公之外諸孫也性直而溫學

陵十三

三

博而約詩雅而麗眾譽翕然而子深敬其事親有篤行自其慈闈微恙未嘗一日去左右湯液之調護寒煖之適節寢興之掖扶悉自任其勞積數歲不少懈尤人情所難者前當仕越懷其牒固謝不往甘貧敦學以助甘旨而詩日益多感時物詠性情非以求知也蓋其師慕孝節后山者如此它日諸友相與言如剛甫之躬執苦勤盡心奉養可無三釜少報其意乎聞者用為廣德學正距家最近不減山陽穎川而皆有位于學待剛甫不薄矣可以出矣至是諸友交賀且責其行親為喜強加餐遠近皆載酒賦詩走西郊以餞予謂剛甫是行親意也况蔡房翁屢薦不售發聞宜在子行矣勉之是邦風

俗淳厚想側聞高行薰善良而與遜順者已相尋於桐汭之間親悅而友信怡然其春盡攬山川之美而賦之倘以寄我丁酉二月朔序

袁稼學重刊勉齋講義序

勉齋黃文肅公講義二十餘卷大抵本朱子提綱挈領不為文辭而簡要嚴切深中學者陷溺沉痾之病世不可無此書舊板久廢良足歎稼學袁君守儒篤學乃良散帙為一編朝夕玩味精加讐勘較衣食合眾助重刻之以賸無窮意甚勤而工甚夥其子德達銜訓嗣事緒成之自今家有其書因勉齋所講以求朱子之言其為發明宏益多矣余昏眊廢學喜見其成竊惟在三之義

陵十三

四

父師居二焉勉齋力闡師說有益世教固已無愧其門而稼學之子能繼父志以廣是書之傳亦可尚者當牽聯俱書用識其末稼學名俊明云

極圓覺上人詩禪錄序

少陵云不見曼公三十年予於極圓上人正復爾異時嘗行脚衡湘又遍遊天台鵬蕩倦而歸休老於菁山之崇福折脚鐺中煨飯過三十年終日圓覺不涉世故七十有七雪颯鶴骨精神不衰江西李後林朱約山吾邦陳本齋諸公皆與句語復來索偈極圓極圓即上屋下架屋泥中洗泥無有是處有人於此因有憤發大省悟一念之覺一覺之頓頓起上善譬如雲開霧除忽然見

月全體呈露迥出常情又有一人勤修積習從微至顯一毫不到使成欠缺譬之月之初生至望夜十分散滿無餘無欠乃見全功敢問極圓上人只此一輪月是同還是別

陳一齋詩序

永嘉自謝康樂後山川神秀皆發於詩流風浸遠近代作者乃推陳止齋氏大抵詩本於學無論魏晉一齋陳君博物多識而以詩名視止齋猶曰吾家子雲耳其雅言步驟山齋之十章奇采橫溢如明珠光霽一見使人驚眩不定白石鴈蕩紀行則又如挹剛風浩露神情爲之爽也然止齋僅白石巖一首異時讀書鴈蕩乃獨無

陵十三

五

詩豈偶遺落耶此集人與境勝足當補處止齋嘗謂以雅頌蕭勺羣慝訓誥則付之諸生一齋師友淵源講明有自豈但言語之工而已溫柔篤厚詩之教也一齋嘗授教其鄉詩之教固已行於里閭矣今合三道而主文盟所施益以廣一吟一詠何莫非教因其風俗道其性情自近而遠無難焉抑予聞成周之盛惟二南國風作而二南之正始變曹鄒小國有匪風下泉之作乃以終南風而又繼之以邠風何也蓋亦止齋之意而予衰耗廢學敢於一齋折衷之

費茂卿方書序

方術猶云一方之道也五方殊分風氣攸限道則一而

已醫之爲道藥雖出於其手而方多傳於古人故修方之家采之欲博擇之欲精而其用之人欲有活法蓋醫者意也所以通殊塗而會一理也世率謂孫思邈得龍宮玉函禁方其事甚怪及觀千金方論治積聚爲虛則取之雷公藥治傷寒則取之仲景華陀風眩則取之徐嗣伯蒸汗則取之張苗陳廩丘莫不自有所本焉况當區宇渾一如江右晉詩醫師所述支用存范祖暉等脚氣八十餘條晉宋時蘇氏所習小兒諸方皆前所未見則又取其經驗者用之它如崔文行度療散西州續命之類亦所不廢其博采而精擇如此非胸中有活法酌古今通南北孰能會于一乎吳興費茂卿世醫也予諗

陵十三

六

之四十年矣兼明諸科博習諸經而周知南北之俗安分知足志在濟人謁方求藥者日踵其門悉意調護多所全活暇日博采古今名方類爲若干門條分臚列無微不載往往其平日以活法用之而有明効者蓋非一朝夕之力也得古千金方爲多茂卿不以自私將板行于世使傳之者亦能用之以活法守常而知變潛利益可勝悅哉昔陸宣公閉戶集方程伊川池上施藥予竊慕而不能故茂卿是編樂爲之書茂卿名某今爲醫學教授

繆淡圃詩文序

古人謂粹其文謂不問以詩則不俊於口不俊者屬辭

不得流傳也此豈有風致可尚耶詩固無取於鄙朴使
澁而重遲耶世人朝摹夕擬句煅字煉以爲唐詩而終
少風致正如傲叔孫敖衣冠而不得其抵掌談笑之意
故必有唐人風致乃有唐人詩句半山從宋次道家盡
觀唐百家詩平生硬掙且復執拘而詩則唐人也如萬
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千紅萬紫凋零後始
見閒人把一枝殊有風致不類其爲人則又有不可曉
者合沙繆君自號淡圃風骨整峻心事篤實平日兢兢
惟乃祖遺訓自守文不苟作贈遺友朋以規不以頌序
東流則告之以禹之行水行其無事論古鑄則歎其田
不井而魯畝秦陌持論甚正及觀其詩乃更清婉句以

陵十三

七

意勝意以韻勝諷之而有遺音挹之而有餘味風味蘊
藉如此非唐乎雖求之劉後村潘紫巖集中亦未多見
予交淡圃久不觀其詩猶不能盡知淡圃則不知淡圃
者多矣然徒觀其詩果能盡心其所未知乎淡圃笑曰
是但見吾衡氣機也

鄭御史序

余聞有內樂有外樂人子之事親以志養者內樂也以
祿養者外樂也是雖不能無資乎外而未始以易乎內
內者天外者人內者重外者輕也古蓋有捧公府之檄
者有列五鼎之養者有卿太常而去冕以尊母與者有
百官回班而起居者固樂乎外矣而猶未全乎內也有

教子以義方者有喜其居官貧窶者有爲京兆而樂其
平反者有爲御史而勉其盡忠者則有以樂乎內矣而
未始易乎外也非明夫內外輕重之際孰能與於斯監
察御史鄭君鵬南高堂有九十之母康甯而好德導江
張達善序而紀之燕山史彥明傳之以諗子余觀其菽
菜飲水有同旨甘延致名師篤教其孫以成其子之志
而鵬南亦能稱身受位不爲苟得決獄亭疑求爲可生
以奉其母之訓雖史傳所稱何以加諸是宜大夫人登
高年膺五福以食善祥之報御史保清名分六察以對
寵榮之盛不特以祿養尤能以志養庶幾不以外易內
不以輕易重矣達善者行誼彥明能孝養其言宜信余

陵十三

八

爰用泚筆侈其盛事云

義門和樂詩序

人有兄弟均氣同體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言其華
鄂相承也鵲鴒在原兄弟急難言其首尾相應也蓋友
愛之誼莫切於急難之際及衰之原隔憂患既平俯爾
籩豆飲酒之歡必曰兄弟既具言如是則和樂且孺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曰兄弟既翕言如是則和樂且
湛矣蓋友愛之情尤不忘於安甯之後棠棣之不可一
日廢也如此德清孫氏上世以來兄弟同居 謂義門
至明之徵之其義愈篤中更憂患散而復聚不但飲食
之通室家之好一如承平時又作和樂之堂取義棠棣

昆仲皓首始煖其間和而後樂申其燕好養其恩義未始忘憂患時也庶能知是詩之旨矣於是姻戚稱其睦鄉里化其順郡邑傳聞旌門以表異之士大夫嘉歎作詩以寵綏之流聞四方以爲盛事其母黨俞好問萃爲一帙以序屬余伊川謂棠棣之詩章多句少多者極其鄭重少者各陳一義諸賢固皆得之顧鄙陋之辭猥筮其列似若不類况又冒書編端能無慙乎

陳公輔聽雨亭詩序

宣城陳君德親平生業儒投老陵陽峯下韜光鏟采人不知胸中有國子監也獨喜聚書教子公輔能承其志好古博雅汎掃一室左右置書冊間以名畫古彝器其

陵十三

九

前種巨竹列湖嵌中置一亭名以聽雨讀書之暇雨則卧而聽之用意殊不俗此數物者得其一已足爲勝况兼之聽雨乎自韋蘇州至韓杜皮陸蘇黃往往而有它未暇悉數惟王元之齊安竹樓盡掩六宜而以夏宜急雨有瀑布聲爲首此備物具美意者名亭蓋募元之也韓仲文向予言悵耄矣無繇至其處然聽雨一也所以聽則殊公輔榮贊憲幕方爲直用非山亭聽雨時秋木耳生滴點皆愁頗念疲農乎泥深路滑竹鷄聲苦頗念遠役乎風定雲黑牀牀屋漏頗念寒士乎蒙莊謂聽以耳不若聽以心以心聽不若聽以氣敢以是爲聽雨亭之助

吳信之茶提舉序

唐中葉以來顧渚茶歲造萬八千斤謂之貢焙大曆五年始有進奉之名建中二年袁高爲郡嘗進三百六十申高節尚慷慨在掖垣繳貢有回天力予頗疑其此舉因攷之則其來日久非自高始高不過循前比而已况又作詩一章刻石摹本同進實寓規諷非專爲進奉也其後每遇進茶湖常兩郡守皆會顧渚張宴賦詩遂成故事先朝重建茗顧渚寥寂幾三百載厥惟今日復治金沙泉修唐貢焙設湖常等處茶園提舉領之其事益重矣吳信之明敏詳練嘗任茶所遂用爲副既滿升同益習茶事通民情十餘年間講求利病多所建白深山

陵十三

十

窮谷之退不知有官府也貢焙之綱以時而進甚稱其職而人戶亦有茗椀茶話之樂最書上徹將專權任以究厥功尤人情所善者信之嘗爲公言茶之香味性情地之陰陽向背與其採摘之宜先後之際曲盡物理得所未聞可以爲玉川子詩及沈存中筆談補註予用是益知其能雖然玉川意不在於先春抽出黃金芽紗帽籠頭自煎喫而在於顛崖蒼生受辛苦到頭合得蘇息否之語信之行且再爲顧渚來願毋忘此詩

掛簑集序

久不見俞好問忽自餘杭携王居正掛簑集過我蓬廬試問之壺壺乎其辭之瞻也意者取之胸中施之筆

下如出自然無一毫艱澁寒儉態而其間多有佳處如西園二十六詠好事而又有濟勝之具宜其能自樂其樂遇好泉石則吟好風月則吟好朋友則吟李觀復鄧善之仇仁近皆有往還言句而山村尤密熟予甚雋永山村詩居正欲挂漁簑於其詩境大是奇事虛谷老子遂以王簑衣稱之可知其人矣江上晚來堪盡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故自佳也不如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不犯手脚自然圖畫炎天畏暑火雲如山輒以此書掛簑集如何如何

唐棣詩序

予卧蓬廬中忽唐棣者袖詩來見名甚異貌甚臞詞甚

陵十三

十二

敏問其年甫弱冠問其師則心居子陳泰初也泰初名家宿儒何幸親熏炙之教之讀書作詩以躉磨其氣質而唐棣銳有立志不肯碌碌隨俗用力甚勤亦可喜者又聞作詩之暇砥筆和墨留意於畫嘗作二圖可丈餘幅尺殊廣而巖崖草樹心目俱到有非年少初學所能辦予益喜之但頗疑詩與畫二者難並進或者曰詩乃有聲畫畫乃無聲詩不必差殊觀要當養其精神老其歲月多讀好詩則詩自好多閱好畫則畫自好其造未可量也予曰然因書以勉之

張竹山文集序

予聞竹山張君名久塗轍參差未及識菊存壻作素張

譜於忠烈王從子恭莊公四世下特書竹山子用是蓋知君能集已亥竹山來雪始胥會風骨森秀襟抱卓犖殊非侯門富貴中人因相其劇譚頗及往時中朝羣叟西州同社所見聞如前日事為之慨然且歎其白首滯留之不遇也几間有文一編題其上曰慚藁好奇似太過予驚焉自昔文人多護短家有微帚享之千金苦不自知小慚小好大慚大好退之自知之自言之信斯言也中鄉貢其小慚乎中進士第其大慚乎宏詞不盡中其大慚而尙有未大者乎退之固曰觀所試與得之之文吾亦無甚愧焉退之果慚乎否毋乃有激而言乎否則直戲耳竹山久謝場屋其為未嘗不欲步驟古作而

陵十三

十三

猶慚藁云者激乎戲乎予故曰好奇似太過也大率喜持論者文不必優優為文者理不必勝以予觀竹山議論辨博傾四坐灑灑可聽及伸紙操筆一揮累幅瀾翻條暢足以發其意之所欲言然不為支詞曼說言言皆理自本自根而尤好言易若銘若贊列之座右驗之躬行日用無可愧竹山而既盡得之矣非徒追琢時好而使人以為好者也夫亦有聖人之精有聖人之蘊予蓋不能言甚慚於竹山或曰慚之一字萬善從出一慚之不忍終身慚乎迨我暇矣將於竹山乎叩之以祛我惑吾之慚庶幾其少解也

送王仲敏山長之明道書院序

明道先生嘗謂一命之士苟存之愛物必有所濟其主
上元簿遇鷓鴣鳥雀者折其竿雖哲人細士推是心也
得時行道決不忍一物之失其所此蓋異時爭新法張
本眇然一主簿位至卑乃獨以學道愛人爲心彼爲天
子宰開塞輕重之權震動一世顧甘心功利以新法毒
天下其用心何啻霄壤異豈非學術之誤耶新經義之
害甚於清談王介甫之罪浮於王夷甫半山寂寥過者
未嘗不發新亭之歎先生官稍達論愈忤雖不能少行
其志如上元時然天下後世皆以斯道斯民之責歸先
生至今祠享之然則學者宜何擇焉王君仲敏爲明道
書院山長諸友賦詩餞別余衰病不能出輒以學道愛

陵十三

三

人爲勉仲敏趣向正詩筆高今挈挈爲先生來必將益
崇其學而求其用心之所在遠到未可量也

唐月心詩序

唐以詩取士士皆工於詩蓋有工而不遇者矣場屋既
廢爲詩者乃更加多然工拙深淺有定評名實之間要
不可眩正不待決得失一夫目也唐師善自號月心舊
時舉子業修而學博去爲詩人詩尤工世人往往苦心
竭蹶求合唐詩而卒不近師善則優爲之句意至到音
節諧美處活脫唐詩聲名方獵獵以起未爲工而不遇
也况西澗以來崔李繼至而交說耶予手其編不能置
者昔李誠公以詩送質肅公蓋用進退韻世傳爲落韻

詩者殆非質肅語特高名千古去國一身在此詩爲失
對耳故陳簡齋亦欲學詩者以唐詩掇入少陵步驟繩
墨中大抵句律是尙師善以質肅之孫參簡齋之語千
古一月當印此心

陵十三

十四

陵陽先生集卷十四

序

宋吳興牟 獻著

高景仁詩藁序

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又曰亦有和美既戒既平予讀書至此然後知和平者物之極致不但聲之與味為然雖詩亦然夫和平之詞恬淡而難工非用力之深孰能知聲外之聲味外之味而造夫詩頌之所謂和平者乎故精能之至及造和平此乃詩之極致也福唐高景仁序其存藁自謂平生刻意於詩既去其諸俗者又去其乏和平之韻者所存者僅十之二三焉何其擇

陵十四

嘉業堂校刊

之精也景仁天藻濬發蓋異時舉子之雄一旦斂芒鏘束繩墨以為小詩豈所甚難然猶佗佗用力如此景仁其亦知恬淡之難而又欲造乎和平之極致焉耳天下惟實病難除實德難進自昔詩人護其思是其一蔽未有能自知其詩之實病也景仁識老見定獨能以心為權度身為鍼艾公其是非嚴其去取無一毫自私自恕之心勇去其詩之未和未平者弗少斬實病除則實德進今觀其詩金石相宣鹽梅相濟大抵皆出於和平詩之進德之驗也夫豈待詩為然詩之進德之進蓋予於景仁之存藁而得其為人

耶晉卿歸涿州奉親求諸公詩成牛腰軸矣為

序以勉其行

皇皇求仁義與皇皇求利財雖若同而所以求之之意則有不同焉涿州耶晉卿敝衣破履奔走四方皇皇然若有求何如此其急也非求財利也求詩也非求詩也求仁義也何也晉卿之親年高矣澹無嗜好獨喜吟詩故晉卿求詩急於求財利所得已數千首其意示渠已將衰成巨帙携歸為親壽以承其志而悅其心邇之事父亦仁義而已矣其來吳興趙子昂集賢昆仲首為之賦繼之者甚眾予倩張仲實亦自杭以其詩來求予詩且求為序峻拒而請益勤惟古詩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有其義而無其辭義者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

陵十四

二

之潔白華黍時和歲豐宜其黍稷是也即所謂序也三篇之義本與眾篇之義合編不冠於三篇之首是以三篇亡其辭而其義獨存賴其義之存因以知三篇之為某事而作也序之於詩豈不重乎今晉卿之詩且數千首一是以為其親莫非南陔白華之辭不待序而傳亦明矣嘉其為親之篤勉為後序云

潘善甫詩序

聞多詩人然不可以一槩論昔晦翁師劉屏山東萊師林艾軒其淵源皆在閩晦翁送胡籍溪詩屏山和之艾軒題漁梁詩東萊和之屏山固非詩人詩也晦翁罷經筵放臞菴為太學諸生作追送賦甲寅行弔甚哀而憤

愈急毀江湖集嬰奇禍而名愈高爲詩人重矣潘紫巖
早歲已奇人謂太白子瞻後身及奉大對極言巴陵雖
策名第三人而立朝纔數日擯遠流落猶論巴陵不置
以終其身銘其藏者八百國之同不能止一士之異此
世教所謂民彝其有關於國論者如此他詩人如趙仲
白之流不必論而其已貴者亦不暇論紫巖尤足爲詩
人重矣予嘗爲吳之庾幕紫巖補處也所題詩在姑蘇
臺柱每慨想其人恨不得見今乃見其從子善甫焉善
甫久寓吳名彌堅實用庭堅之字素慕名節力學工於
詩殆紫巖一枝之橫出世之爲晚唐者不鍛鍊以爲工
則糟粕以爲淡刻鵠不成詩道日替善甫雖不區區爲

陵十四

三

如此之詩而氣脉厚格力適自有意度不見剗削予益
喜潘氏有詩人後村謂紫巖脫去筆墨畦徑秀拔精妙
其後益進德鏗奇崛趨平粹以善甫之能加之以學爲
此豈難哉予尤願善甫家法之外益求之朱呂氏閩中
之淵源則不但詩人之詩而已善甫又嘗爲稽山山長
讀書講學有所得其進蓋未可量也

贈甥李松坡天瑞序

吾卿文物李氏爲最盛官師公首登進士第爲宗正簿
有隆山易傳朱晦翁多取之宰饒之德興有惠政士民
立廟封忠惠文烈公是生三子秀巖布衣召對賜第專
領四朝史事至工部侍郎著述甚多東窗鳳山皆登世

科鳳山官至參政同知樞密院而東窗止於兵部郎中
獨講明道學晦翁門人黃勉齋李敬之皆推重之江東
提舉拯荒歸奏極言史丞相不合去長子字行伯亦由
太學登第爲成都節度推官兼會要所檢閱次子字平
叔後秀巖嘗修徽欽史浙東憲可謂盛矣秀巖先娶吾
曾大父介壽翁之甥女也先父存齋翁實受知於秀巖
故予娶其外孫女鄧氏長姊亦歸東窗之孫僉判字伯
長女又適僉判之子姻好蟬聯焉僉判夫妻不幸蚤世
諸孤尙幼德義其第四子今名天瑞也吾擇師教之分俸周
之日冀其成立世異事殊流落奔走餬其口於四方既
喪其妻慨然有離世絕俗意聞有王野愚結菴于塘頭

陵十四

四

能通道書持戒極謹乃往依之野愚喜而愛盡語以其
所聞甥頗能攻苦食淡服勤不懈一日來拜具言其事
予語之曰人生一世流轉塵海中何有底止倘有一把
茅可蓋頭一稜田可種菜啜粟飲水便了此生况又有
所主歸問所未聞乎行矣勉之清虛以養其氣恬淡以
全其真堅苦以持其行此在汝師法中無俟予言因書
其先世文獻本末遺之薪水之暇尙念之勿忘吾七十
有六矣過門幸時問其死生可也

說

家自觀字說

頤山先生名其孫曰頤孫於是性存老人以自觀字之

洞山遺老申頤山之意合孟氏之說以訓之重規疊矩見於家庭之間自觀亦既朝夕奉以從事而性存以書抵子曰吾兩家相好子生孫孫又生子獨可無以語吾兒乎子異時嘗見頤山西湖之上從容留語出所爲頤山書院記示余曰此名雖示不忘家山而象則易也蓋略如洞山所云今三十七年矣因追念慨然識眊學落顧未知爲自觀言者夫名以實實字以尊名是卦也濂溪嘗以之更名而字曰茂叔則茂實之義猶從舊名尹川又嘗以之爲名而字曰正叔則養正之義始與名協自觀之字其諸慕程者歟偉哉子之祖若父之進子於學也予觀鼎井取象於物皆言養不言觀頤取象於物

陵十四

五

乃言養必言觀蓋觀有願諶省察之義觀於物固未若觀於身之近而易知也頤首言養正則吉而觀頤則觀所養也自求口食則觀其自養也觀者非他亦觀其正與未正而已謹言語節飲食養之事也於出入之際謹之節之則得其正矣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觀之事也於方動之初舍彼從此則失於不正矣伊川之傳各於言下互相發明反復致意尤莫切於觀象以養其身謹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之三言余竊以爲此乃伊川之大字說也自觀蓋亦以是觀之惟侍郎公文學行誼重海內而家教極嚴傳之頤山又傳之性存皆有聞於時傳於後自觀生長間見姿質美氣象謹操趣正

已足爲佳子弟方且孜孜於學深惟自觀之義求以無負名祖名父之訓其進未有艾也自者自用其力非他人所能與余誦伊川之傳相與共講焉繼自今學益成見益老養益充正吉之福益厚子於自觀乎觀之矣

林清甫字說

永嘉林氏德芳家世本儒有擢科第者弱冠慕道風骨秀爽趣向恬淡其師杜南谷字之曰清甫求予爲之說予謂清甫自子之爲此名名已從子而不去子之字又從子之名而不去雖微子之說子與子之名若字未始不相從子而不去而何以予言爲且爲子之說者曰天得一以清一者何而得天之以清也或曰此在吾說中

陵十四

六

一者無極而太極者也與子之說同乎否乎吾蓋不得而知徒見夫渾淪既剖物之輕清而上浮者其色蒼然其狀窅然其氣溟溟然遂以爲天天無形也於是其澄然者爲河漢湛然者爲雨露瑩然者爲月雪而冷然爲風又遂以此爲天之清其所以清者果一乎果太極乎天且不能自知夫孰從而知之吾無以語子也然是清也流行乎天地之間人之有值焉蓋寡今子離塵埃脫滋垢以遊於曠浪之野汗漫之鄉所謂清者其必將值而有得焉字曰清甫不亦可乎清甫曰吾將食六氣茹三秀以養其清濯滄浪以激其清游神之庭以暢其清轉蛄蟻嗜腐鼠者不足以滓吾之清伐毛洗髓者始足

以雪吾之清而祥狂垢穢者又適足以混吾之清毋甯
爲靈均之獨清其庶幾東郭順子之清真可乎余曰可
也歸而求之南谷有餘師遂書以爲說

碧潭說

梅溪劉公之孫景淵甫自號碧潭蓋寒山子詩語也所
謂無物堪比倫教我何如說者亦不爲無見但以指晶
瑩作用者而言與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意雖
同而實異夫靜極而動主靜工夫又在此意後大率渣
滓去得盡淨則徹上徹下可達天德明鏡止水同此一
理碧潭兩字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學者於此須見得動
靜互根體用一源則早不溺於物欲高不淪於空寂矣

陵十四

七

否則殆不免指心見性之偏也碧潭妙齡而靜忘其昔
日之富貴安貧讀香偈念慮澄然之際知其所用力之
地不爲外物回奪變遷則墨言而儒行亦可也晦翁晚
歲頗取寒山子詩予不能記此詩在其間否姑以意言
如此然亦贅矣觀者當有以識之

稽無隱說

吳興褚君自號無隱屬余爲之說予惟夫子之言事師
事君則曰無隱他日語二三子則曰吾無隱乎爾而於
事父則爲父隱獨何如無隱四言雖若不同而義各攸
當無隱固也有隱亦所以爲無隱也未始不同若夫子
之自處則天也夫何隱之有然非學者事也惟近取節

於無隱之二字求無愧吾心而已且人心本坦蕩孰爲
充塞使人一旦視之祕於鬼神不可依而度豈其情也
哉吾平生不敢內其心行年踰五十惟恐纖芥留藏以
爲吝悔益願以此自警予竊謂此亦夫子之意也夫言
及之而不言夫子猶以爲隱以爲愆而况巧言令色鮮
仁色厲而內荏匿怨而友其人者乎夫子固惡夫人之
有隱也大抵天地間公平正大疏通洞達者爲陽爲善
爲君子回護繚繞深黑幽闇者爲陰爲惡爲小人人莫
不曰我爲善也然而陽善陰惡人莫不曰我君子也然
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若是則又不可知則能知其情有
不知而其趣者往往遂判心跡爲二塗故予於無隱深

陵十四

八

有取雖其質直不爲緣飾不爲崖岸阻深言必由衷洞
見底裏不信世間有所謂面謾腹毒衷甲笑刃事人皆
以長者稱之每延致名世以孝弟忠信教其子若孫栽
培方寸間乃子孫無窮地此無隱所以無愧造物流慶
未艾者也年益以高猶勤勤揭無隱之義直欲披肝膈
以示人予愧無能發其意問里往還今可以空懷而語
開口而笑矣

怡雲說

予病臥空齋雲林在望疲曳不能去忽有剝啄聲推枕
起視乃空隱谷公號梅方者自長興得來爲之喜出
其詩編見上有怡雲字尤爲之喜雲之於物乃天地至

和氤氳之氣騷人墨客競喜吟詠自太和氣散而雲日以醜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其雲蕩白衣蒼狗斯須變滅其雲薄上下四方以從東野其雲芳碧雲暮合佳人未來其雲愁終南一片裹餉鹿門其雲孤若是者其去太和愈遠惟陶隱居山中之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翁兮藹兮融兮郁兮合乎太和與造物爲徒最可喜豈非梅方所謂怡雲者歟師居浮雲之山其心漠然無所起其容澹然無所滯其意怡然無所憂其詩蓋亦似之不刻刻不推敲不鉢心而擢胃信乎有得於怡雲者也然隱居不屑於持寄梅方之雲乃託於詩流曠逸之地如予之昏眊鄙朴者亦得而玩之何耶梅方曰吾終日

陵十四

吟詩而吾詩未嘗作也到處見雲則吾之雲未嘗出也又安知自之與他予笑曰然予之詩曰山野雲多高卧白雲歸而求之可也此真用意會心句也它日見翰林不妨舉示

覺非齋說

廬林鄧君覺非過余茗書上從容言曰吾鄉昔有平亭某氏訟者已而交遜所爭地以爲鄉飲酒之堂而先正存齋翁實篆其楣揭幼時從父兄與觀禮焉至今猶想見其處也惟先人清祐壬寅由史館通守廬陵郡之士日相從講學問因其求命筆大書以記其山川而存其風俗遺蹟往往而有甲子且一月而覺非乃能追憶鄉

飲堂事如昨日聞之重感歎且嘉覺非去其鄉久而不忘本如此覺非之先素號大族所居在甘泉門建炎初隆祐太后如章貢駐輦其家故門陞特異至覺非之祖學者之先生文學行誼爲鄉里州縣所尊敬有史記音義佩鵬錄等集行于時見於中齋鄧公所記者尙可攷覺非今始居吳門室僅環堵以其字字其齋趙侯子昂甫爲作籀文覺非齋三字復求予言曰將以助觀省昔衛遼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一念之覺實爲之至淵明賦歸去來因有覺今是而昨非之語而覺之早亦未如衛遼淵明二公皆能自覺其非者誠可敬可仰此兩字遂爲後世學者改過遷善之大機括大鍼砭蓋天

陵十四

下莫善於覺莫不善於不自覺其非覺則知知則改不覺不知何改之有是遂非也迷復也醫書云痿痺不仁正以其疾痛癢癢之不知沈痼之極耳故先儒以覺言仁最爲切近覺之至本出於吾書或者竊之彼既以性爲幼不知所覺者何吾見其迷而已孔子不言覺而常取有覺德行之詩及語顏子又欲其視德言動隨事省察介然有覺之頃知其非則勿之故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覺非之效也惟顏子足以當之覺非爲貧而仕未能爲淵明之高子竊謂以其知發實踐下克己工夫希顏可也子老病日侵大懼墮於耄悞而不自覺何能爲覺非言盡歸而求之覺非之齋

程堯封靜山說

人莫不樂伏遊樂宴樂而仁者乃獨樂山何取於山而樂之夫山屹然而峙寸雲觸石千里霏霧而山之靜自若也草木之盛有時衰落而山之靜亦自若也一舉目之間全體呈露豈不與吾心同一靜乎而吾之所謂靜者何如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仁人心也所以主靜而立人極者非禮不動復也終食無違主一也皆靜也山之體也吾非樂乎山樂其靜者與吾同也孔子曰仁者樂山仁者靜既言仁者之體段又言仁者之性情惟深於體仁者知之不仁者不知也彼其胸次膠膠擾擾私欲萬端山自陳乎前不見也見而不樂也無它靜

陵十四

十一

躁之不同也樂伏遊樂宴樂固有以奪其所好矣或曰孟子之言仁曰火然泉達無乃與夫子異者孟子蓋指仁之流行發見者而言此蓋言心之苗裔而其體則未始不靜也不然智者利仁亦豈自戾其說乎眉山程堯封滄洲尚書諸孫天姿明敏故能動心忍性於憂患之餘以靜山名其書齋曰人見其為山吾見其為仁將求其所謂靜者焉予深嘉之程子嘗曰靜中自有春意深得仁者氣象予每味斯言而其樂有不能已并以語堯封庶幾為靜山齋中觀省之功云

湯與權靜德齋說

湯氏寺重公之孫築宇曰與權而以靜德名其讀書之

室發其意者已詳復求子語夫錄兩斤石鈞是謂五權名雖五而實一蓋猶數語黃鐘之宮於時為冬而有四時之義焉匪徒塊然而已故權與物鈞而為衡衡運生規規生圓矩其用則屢遷而不居其體則一定而不易人但見其推移往來靜也而不能無動遂曰權變也殊不知物有輕重勢有低昂形有圓方而所以制其輕重定其低昂而成其圓與方者則皆在乎權非至靜者孰能之靜誠之復所謂動貞夫一者也伊川深闢漢儒反經合道之說以為權即是經龜山則曰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豈固為異哉時措之宜靜之動也用也權祇是經動之靜也體也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動而不

陵十四

十三

動靜而不靜者神必也動靜體用而權之義乃可言周子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蓋本大學知止能靜之義推類而言行之以中衡也處之以正權也發之以仁規裁之以義矩也動靜周流亦曷嘗不定且靜哉與權倘以是求之則知矩本於權權本於靜而所以字其名扁其齋者皆在乎是矣于於寺丞父子夙有事分雖未識與權聞其敏明而靜故願相與切磋究之

耕隱說

自昔以來士率以隱遁為高事或不同其致一也有隱於耕者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有隱於釣者嚴子陵被羊裘釣於七里灘是也有隱於卜者司馬季主賣卜長

安市宋忠賈誼過之是也吾友俞好問之田鄰蔡道明
字子誠自號耕隱其慕耕耦隱者歟但存方寸地留與
子孫耕爲此言者可謂知本矣要使其後人長留得讀
書種子耳吾老農也曾無寸土可以施其鉏耒於耕隱
蓋不勝健羨因書而歸之

劉耕心字說

三良劉國良甫自號耕心因俞好問來求予說予再世
倅衢若有夙緣每聞衢人語輒喜況世家好學者乎耕
心蓋取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義也余謂國良浙
右頻歲水毀田與江通波民饑無所得食且暮溝壑不
自保而國良方自耕其心之田何其色之恬而計之迂

陵十四

十三

耶國良笑曰吾之田不耕種不苗畬無南阡北陌之殊
無來耜錢鏹之勞無水旱螟騰之害乃上世以來口分
甚葉常熟之田也歲縱大歉顧視吾方寸之間其田無
恙吾復何憂余然後知國良之所耕在此而不在彼天
下未有耕而不種種而不生者修德以種之講學以耨
之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以養之其用力蓋有
百倍於農夫者矣因以鄙語一詩以遺之云爾
夕陽猶作子孫計尺寸之疆抵死爭勞苦形神何日足
見成田地役人耕傳家書種休教斷積善心苗自會生
今有劉章種田法盡除葑莠保吾成

宋吳興牟 獻著

題跋

跋杜隱君墓銘

子假守武攸會眉山君來為李曹掾為實而文同寮相好也一日愴然示子以其先隱君山莊老人竊銘因獲考論隱君之為人蓋庶幾所謂質直而好義志仁而無惡者力學華皓不一與計借資志以歿李掾君乃能以科第自奮國人稱願焉是可以知隱君之教矣隱君素為鶴山魏公國博李公所知畏齋吳公南軒先生高弟也固不輕許可亦喜稱隱君隱君平生所為類多可紀

陵十五

一嘉業堂校別

如不負楊大安雖古烈士殆無以過也始曦盜蜀一時諸賢義不為賊汙往往避偽棄其官去而權大安軍楊公震仲遂死之楊公前死以書遺其家有曰是第一郡無樣子也又曰不錯不錯其處死從容如此子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流涕隱君蓋其客也異時力白宣威上其事易名賜廟且褒錄其孤而楊公之節聞於天下雖人心公論有不可泯然實自隱君白發之也翟公不云乎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方是時楊公而既死矣寒根斷緒誰復顧存隱君獨不以死生為問奪匹夫之力為人所難乞暴白其忠是豈有為而為之邪烏乎楊公為不負國而隱君為不負楊公矣隱君且不負楊公使之獲用

其忍負國哉其後蜀變潰旅猖披隱君憤罵遭戕視楊公之死雖若有小大顯晦之殊要之均不肯為不義屈意者主賓平日於死生禍福之間講之熟而處之審矣或謂隱君之遇潰不足以死巽辭以免可也烏乎孰有楊大安之客而為賊屈者乎昔于嵩依張睢陽為張籍言巡死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昌黎著其語後敘中千載之下讀者猶凜凜有生氣而嵩之名遂附睢陽以傳然則隱君之於楊公法當牽聯得書惜無以告之太史氏也嵩死于仇隱君隕于潰事固不幸而適相類者然嵩死無子今杜氏有李掾君而諸孫誦說又皆頌薦斯文蓋未艾此又隱君喜祥之報固非嵩所可望也

陵十五

二

子生也晚恨不及升堂拜隱君因竊識其大節於其銘之末使後之觀者有考焉是亦其子若孫之意也

題淵明圖

淵明來彭澤幾何日一督郵至飄然徑歸高矣乃託之情在駿奔何耶士出處關世道豈真為小諒此二者要未是以論淵明也淵明既賦此詞自是不復出意固有在帝鄉不可期蓋其微詞所寓而論者或未之察也烏乎內望彷徨修門愈邈吾生行盡去將安之亦惟安乎天命而已奚復疑哉此又致命遂志之義與子雲遜於不虞以保天命者異矣

題松苗圖

尺寸之木加乎岑樓之上高乎哉不高也勢也苗之於松也亦然松栢之下眾草不殖苗非加高於松也今日且易而置之苗居山上若助苗長者而松顧居其下則一寸之莖可以芘百尺之條矣非高也勢也然是松也勢雖若屈於苗而正性挺然無一毫慘沮抑鬱不自得之意此固處於非據者之所甚愧也世率謂積薪居上愈於久次之汲直七葉珥貂愈於白首之馮唐果何如耶果何如耶

題仙人樓居圖

吾聞至人御風騎氣與造物遊直緣所見者超無所係著故其觀人世樓觀臺榭俄然而秦倏然而漢如海市

陵十五

三

浮空煙雲變滅爾未知亦有丹臺絳闕金城玉室五城十二樓若是區區者今舜舉作此圖駕言於仙筆意俱妙陶隱居中三茅而立館又建三層之樓已處上層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此殆是耶吾猶未免詰曲世間安得攝衣從之

書東坡石菖蒲贊後

周禮朝事之豆其實昌本注者以為菖蒲根切之四寸為菹四寸一握也春秋載周公闕來聘饗有昌歠注者亦以為昌歠即菖蒲菹而唐人乃謂徧檢諸書傳菖蒲草無別名未知其所由疑之似太過文王嗜昌歠安知非昌本而禮遂設之耶月令孟秋其味辛注者云水草

之和氣即昌本也既言其辛又言其和何也本草云菖蒲味辛溫二者皆備與此注之說合但東坡所取乃節葉堅瘦根鬚連絡石上好事者移置盆中為几案玩如今所見者也其根安得一握四寸之長而可菹為耶沉所謂水草之和氣初未始言生於石上意深山窮澗之中或有如本艸所云然未之見也退之云昌陽引年則又別為一名豈退之亦以為似是而非而人得以訾之耶俞好問示子以東坡石菖蒲贊因書鄙見如此者以俟博物君子攷焉

題趙主簿遺像

事親以承顏為先其歿也事之如生既為木主象其中

陵十五

四

身以祭焉陳其衣物思其居處與其嗜好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至記禮曰三日齋七日戒必見所祭者則幾若音容之可接焉吾之身即親之身精神氣脉相為貫屬有感必通幽明無間也後世之俗生則繪其像謂之傳神歿則香火奉之謂之影堂禮雖非古然方其旁皇四顧思親欲見而不得忽瞻之在前衣冠容貌宛如平生則心目之間感發深矣像亦不為徒設也昔伊川先生以為毫髮之不相似者為疑而其家自太中公以前固嘗用之要為不可廢曩更兵火士大夫家修幅長幘飾以綾錦往往不能全桐川趙君必滿乃獨得其先主簿之遺像於東鄰雖僅片紙粉墨慘淡而丰神自

若蓋主簿之歿以甲戌此生前所寫也失於乙亥得於癸巳二十年間若有護以待其子孫而畀之非一念純孝通於造物何以致斯耶持白其母裝縑而揭之祠堂如久出乍歸喜極而感感極而潸然以悲也予聞主簿出貴胄能力學取文薦不負其父料院公之訓是宜有子世其傳又將輯其遺事非獨此而已予得之予友張剛甫因識本末遺其子若孫尙永此意於無窮云

題徐容齋薦藁

昔古靈先生陳公襄薦司馬溫公而下三十餘人蘇文忠公亦在焉其章草皆親筆塗改勾注其旁溫公亦有薦士錄自至和逮熙寧凡百有六人皆公手錄其外題

陵十五

五

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隸古也前輩薦賢報國誠篤懇切如此真可爲法東平徐公珍自號容齋人有寸長片善不啻如自口出廉閩浙西士之賢者多所論薦尤留意學校舉學官二人焉以示勸江西李塗性學西秦張橫仲實是也於仲實稱道尤至不但喜其文詞言語直以高邁超卓通國體識時務者歸之謂其他日成就必越倫輩可號於天下曰知已矣此其申牘之章凡更定增損于再于三而後定尤見不輕於許予也公有慕於古靈溫公歎仲實得之以示予猶記丙申歲予偶來杭容齋首訪寄即稱仲實不置且賀予得婿意甚倦倦覽其遺墨已成隔世使人愴悲仲實感念知已不能已因書

右方歸之云

跋忠烈王傳後

天生非常之人所以弭非常之變光武當四七之際中天而濟大業時則有二十八將高宗值百六之厄南渡而成再造時則有十三處戰功君臣相得豈非天之所授哉高宗御將同符光武維張忠烈王四將之首戰功之偉者也攻其本末大類好時侯耿弇蓋弇起扶風而王家三陽則鄉里同弇謁光武盧奴而王首事大元帥府則遇合同弇言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王亦言蠟書從圍城中來此虜詐謀願勿聽皆有關於利害王耶驟至夜渡呼沱弇則合漁陽突騎以拔邯鄲苗劉

陵十五

六

甫誅倉卒航海王亦戰明州城下以挫兀朮皆有關於危急存亡至於破五校破李成皆爲平劇盜破臨蕃破劉豫皆爲敗齊寇大率英雄所見略同非偶然者克濟中興不亦宜乎予觀光武審黃石存包桑而外無疆虜不在三公事歸臺閣而內無權臣然弇自克齊之後功不再見范蔚宗猶疑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而況紹興倡和檜實誤國方且挾強虜而忌功臣則王之處此蓋有難於弇者矣江遼累疏竟罷樞筦於是口絕言兵全身遠害而已尙賴主知獲保晚節雖英規偉畫或有未究而苴茅胙土延慶于後子孫鼎貴至今猶盛要終而論視耿氏累葉功名與漢興衰者何以異也某曩侍先

人頗獲窺金櫃石室所藏建炎以來元功之次每以副墨散落爲歎王之五世孫模予情也卓有立志能大其門而亢其宗暇日采舊史參家乘爲此傳以示余詞約而備事綜而實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蓋深嘉之惟論史得引古相方因詳著如左以附于雲臺之列史稱耿賈鴻烈忠烈之名要當相與並垂無窮焉

題唐饒州遺墨後

唐公景實初主簿于雪首見先公執弟子禮相從講學寂寞中先公以其用志堅苦必能有所立甚敬之既滿去以書見修齋先生王公曰吾自存齋來也亦遂爲知己予實知修齋益與景實厚在越以狂愚觸權戚幾陷

陵十五

七

大戮景實獨爲予喜走書追勞江上論甚偉明年冬景實忽起番陽守時事倏變隕身白刃終全大節視偷生苟免者異矣同時如池陽之趙長沙之李及他死義者數人偶皆游先生門世率牽連言之陳梅居分教此邦出所往還諸書讀之悚然最後一書三月八日也距景實死無幾日書中所云此惟有死等語可爲悲歎毛仲翔嘗爲子言景實遺業僅十八九畝可敬哉又聞其二孤已矣天何不佑泉明之酷也因泣然書卷末

跋浮漚歌

浮漚何所起起處起耶方雨之勢滂然下注而水之氣滂然上浮相逼而相激不能以不爲也然而謂雨非水

謂水非雨非雨非水強名曰漚果非雨非水耶及其散也既不得爲漚而猶曰漚者何耶將不曰漚而且曰水曰雨其可其不可耶或曰漚須臾之間且起且滅本無成也何有於壞若使能壞而復能成雖佛之力有不暇爲也而孰能爲之耶樂普和尙因六觀之義作爲浮漚之歌意者以爲人生之起滅生死亦猶是耶抑以爲無起無滅無生無死耶其法嗣古潭源上人書之以傳當已默解大意間以示余既自曰浮漚予亦可曰浮漚

題周味道菊野

周原黼黻莖茶如飴地氣實人力之勝質之理無足怪雖菊亦然近世譜菊者多至數十種蒔之庭園人力勝

陵十五

八

其天往往競出新奇以悅可人意變之速有甚於莖茶惟一種花小而正黃芬烈過他品蓋菊之真者也顧林樊離落掩翳寂歷乃獨不變反蒙野菊之謂野則放放則真真則大吾方賀菊之得此名而何憚於野哉風俗之移人賢者有所不免得見野者斯可矣殆有甚於菊無已則求諸野可也靈均惟其野故能作離騷彭澤惟其野故能醉東籬而書甲子非野不足以見二子野固二子者之所願也錢義風節遂與花俱高彼飲菊潭南陽者遽變爲容悅爲脂韋藉其名以誤人正坐不能野耳非野之過也菊可變而菊之野者不可變伯始可變而靈均彭澤不可變是未易與俗子言吾鄉周味道多

雖早孤流落困頓萬有一生脫艱虞中以來吳門所謂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廬視前君少泰需于沙而行出于穴而亭常情於此未必不境換意遷而味道方且以菊野扁其書齋圖而列之巖之峻以喻其前日之險阻菊之野以況其平生之孤介風霜披剝之餘寒花晚節有不變者存又將以保其歲晏之芳菲蓋其所自敘如此論議詞藻之燁然質雖野而文則史吾懼其山林之不果也味道方自此升昔人願毋忘在莒時子亦願毋忘在野時乃無負於斯菊

書陳養大祖贈告

自昔喪亂之際至有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況有甚於

陵十五

此者故家遺物雲散潦空不自意全古杭陳養大乃能訪求其大父贈朝議大夫告雖斷縑尺許而明禋之馳恩吏部之印章陳氏兩世之官名猶有可攷蓋其一念思親志存舊物期於必獲故造物者實陰相之世有藏唐詰多顏魯公所書而陸農師追封其祖亦米南宮爲書告家則堂師慕平原者也既識其事而性存又以忠孝稱之則陳氏之所得侈矣不但取元章之字畫而已也

跋崔清獻公帖

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事賓客從者忠文洪公實頴賤翰崔公清規重德洪公雜文直

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爲殆過石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臥五年杜門謝病而洪公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旁午于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訖不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爲臺諫給舍爲兩制論駁不少貶願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爲終始蓋如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師善家爲之感歎崔帖後有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而洪號平齋又號蒙齋云

跋蔚上人約梅集

往來衲子紛紛籍籍如麻如粟欲求一梅花樹下僧乃

陵十五

不可得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誰與領此必遠自越以蔚上人約梅集來三十年前當面嗟過方相識此集中不契而合大是奇事上人高提句律咄咄逼唐人晚更老辣與梅莫逆尤苦說梅願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歟端不負梅矣吾儕食息人閒憤憤過日徒歎老嗟卑而已不知去梅幾格此老胸次故自不凡子謂其詩集有梅花處可無一本

題范氏文官花

韓魏公守維揚郡圃芍藥有腰金紫者四置酒召同寮王岐公荆公而陳秀公亦與四人皆先後爲首相亦異矣草木之華其尤異者至和之菱也木乎天而應乎人

理無足怪京口鶴林寺花久歸閨苑近世盛稱邢臺范氏文官花粉碧緋紫見於一日之間變態尤異於腰金紫辛稼軒嘗爲賦水龍吟白髮儒冠誤蓋屬瀘溪令君物不虛生必有其應應之遲發必大休寧令尹瀘溪孫而稼軒外諸孫刻其詞置花右至今猶存若有護持之否其子雷卿遂以斯文發祥領學事主文盟文官之應不虛矣人皆曰花范氏瑞也夫以雷卿之賢兩家百年忠義之脈文物之傳在其一身宜造物以功名事業付之花木出唐翰苑中雷卿卽爲翰林主人花亦榮耀吾方賀茲花之遭然則花瑞范氏乎范氏瑞花乎

書范雷卿家譜

陵十五

范君雷卿以學事至雷示余以其家世本末蓋范自唐以來爲邢之著姓所居光山范解利環十里皆諸族有爲虞部郎官者君之四世祖通守公號河朔孟當靖康之亂能全其宗收窮周急信義具著由進士出身爲蔡州新息縣紹興辛巳十月以其縣來歸及海陵敗盟我以成閔鎮上流趙樽屯德安擣虛潰蔡時也晉氏晚過江者皆以愴荒遇之高宗兼愛南北凡歸正人率厚加禮秩以係中原之心事變前代矣中緣和議指名取索傷忠義之氣絕英豪之望至是公等來法當超受以勸乃僅添差湖川長興丞緋衣銀魚不盡如章也未幾亮殞哀繼和戰未決或又倡爲遣歸附之說動搖物情賴

廟謨堅定公等以安始公南邁至宣諭司有恭公之子曰益稍憎餉功狀可冀超用公峻折曰吾父子歸朝廷要以忠孝立身奈何甫過淮河遽欺君欺天乎乃以質言及命下欣然就職尋又例爲不董務不屑也益捐俸廩活飢氓賜寒士委卹於後意蓋有在改簽書鎮江軍節度使判官廳公事召赴都堂審察添差通判本府以壽終于官葬丹徒遂家焉子瀘溪令實同決策孫招討司參謀有詩名曾孫休寧令有政聲五世孫卽雷卿江浙儒學提舉大得士譽詩書事業未艾皆公履信思順積善餘慶天之報施始嗇終豐如此某竊惟先朝寤寐神州收其豪雋公與辛公棄疾先後來歸忠義相知辛

陵十五

公遂壻于公公當審時陳公俊卿伍公炎皆知公而公老矣不果用質志以歿辛公聲名日起入則導密旨出則躋執撰領師垣烏乎公之不遇命也惜辛公不徑以前賢例取瀘溪作行狀使此十餘紙漸盡斷辛元孫之賢收拾完補爲巨軸傳示將來不負勵志之屬矣高會百年之章其亦少慰九原

跋湯徵獻昌言錄

紹熙甲寅七月五日太上不克執爽于重華遜位東宮改元慶元實趙忠定公之謀也孽韓侂胄不過傳導之勞迺欲專定策功憑藉肺腑居中用事羣小甚之首去舊宮僚又出御批去侍講朱文公以城忠定其勢已非

乳媪陳謝所可解生東再撲所可除乙卯五月忠定竟
貶死遂以逆黨偽學設爲厲禁一時諸賢皆在戊午讜
議中國空無人姦凶愈肆卒至啟釁稱禍流毒海宇而
後已甲寅之初徽猷湯公爲學官建言太上未須移公
又言朱公不當驟去與忠定意向實同忠定既貶公亦
外補甲子始入爲丞卽時朝論漸平故也繼待次台州
乙丑改知常州嘗移書于韓極論其非且論蘇師旦周
筠之過時北事已有萌中外洵洵丙寅盛夏出師敗于
虹縣公又移書數其罪狀視前益峻丁卯招接北來人
意在再舉公以應辦錢糧不繼降謫贛州猶逞前憾也
是冬師旦誅未幾侂冑殛公甫得自便黃巾賊起而後

陵十五

三

赦黨人之罪幹離不陷中山府而後言黨人之忠湯公
所遭不幸適類是嗚呼可勝歎哉四世孫丹陽尉暉老
父子世其科追念先烈哀集遺事爲昌言錄趙南塘以
忠定黨獲重譴者其挽詞併附見焉五世孫彌昌少領
鄉薦前鄱陽書院山長其興未艾忠義之報也自余友
越教姚式示以此錄敬觀感慨輒以所聞識于後云

陵陽先生集卷十六

宋吳興牟 嶽著

題跋

跋韓子蒼帖

韓公字子蒼蜀西之陵陽人故世稱為陵陽先生政和間以試文入館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靖康初起知黃州晚以次對奉祀居臨川又號北憲居士其父德翁登東坡及魯直之門公早為二公所知中遂以元祐學術罷又嘗與陳了齋游集中歷卷是也以詩名天下呂居仁欲要入江西社然其詩自成一家有陵陽集行于世室中語載集中其餘問訊諸帖蓋在臨川時諸賢思

陵十六

一五加宋堂校刊

難流落何所不有惟林下衲子輩猶能用情坡齋了谷亦多有與諸禪帖此帖筆法似山谷老硬處亦似了齋書某家與公同郡五子迪登進士為夔漕先祖姑嫁其子其諸孫有克己者仍世姻特科入仕藏公數帖許見分當時忽不取今亦不知存亡矣觀此為之慨歎

題博愛堂詩卷後

吳興郡判官自號博愛堂至官甫踰月人皆謂其持身正處事恭聲譽赫然一日訪余徹廬相與論舊因知所謂博愛堂乃其上虞為宰時所自創而廉訪使者適縣時所書扁也邑之士共賦詩稱道盈鉅軸至是親友程晉輔攜以示余三十餘年前予使越按部首事上虞因

記其山川風俗閱此良以嘉歎不鄙病耄俾發博愛之旨昔吾夫子未賞輕於言仁也故以博施濟眾為難而孟子則推人以善欲其推不忍人之心以及人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不忍人之心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蓋指人心天理流行發見者而言也譬之泉焉涓涓一縷其初甚微穿石達溜迤邐為江為河以至于海莫之能禦者非他源愈深則流愈長流愈長則澤溥矣此自然之理也君以博愛存心觀其已試之明驗在上虞推之以及於一郡不既博乎況其先世之遺愛在吳興推之以傳于無窮不愈博乎勉強力行終始必一斯可矣雖然愛不可無差等汎愛眾必曰親仁博愛之謂仁必

陵十六

二

曰行而宜之謂義敢以是復于博愛堂

跋范令君晉陵時詩十九首

晉陵范令君閑靜翁十九詩余從其孫月觀提舉獲觀之令君出為招參稼軒辛公壻也長歌撫劍之歎似有婦翁風槩及觀行賑行澆視旱等作乃能細意為民懇惻篤至如此其大父通守公以紹興辛巳來南至是甲子一周故江南風俗利病講之甚熟悉仁哉令君之心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晉陵之民抑何幸歟令最近民一膜之隔天壤懸殊水旱常有而賢令尹不常有可以發千古一慨天慶觀奚疑為刻本今甲子又踰一周而月觀藏之楮墨如新可敬已山陰道士愛逸少黃

庭經子謂不若奚道士愛此詩之有益於民也

跋歸去來辭

淵明平生志在田園雖嘗薄宦未始一日不念歸也始為鎮威參軍經曲阿詩曰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已有歸意及為建威將軍幕使都詩曰田園日夢想安得久離析歸意愈切矣晚就彭澤為三徑資八十餘日即賦歸去來翩然而去自此不復出矣此其意豈在區區一郵督耶松雪齋為虛谷翁書此詞蓋深知其心事故虛谷賦詩題其後因以自見老筆雅健讀之敬歎若子昂字畫之妙中固已言之

跋梅花賦

陵十六

梁昭明稱陶淵明貞志不休安道苦節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皮襲美稱宋廣平鐵心石腸而梅花賦新清婉媚不類其為人兩事正同然閑情卒章尤蔓草而誦邵南坦然存其誠與廣平所謂貴不移於本性儷君子之高節者異詞而同旨襲美蓋未足以知之趙子昂為虛谷翁書梅花賦真本虛谷既取廣平叔父承保貞固之語以明之予因發淵明之意以補其說焉

跋厲白雲詩

東白厲氏自唐殿中侍御史與姚賈同時以詩名至太師屏山公尚世其家法名章偉畫錯落岷峨間予從老人大父嘗及見之今白雲其季孫也徙家于杭年甫踰

弱冠藉藉有詩聲為諸公所稱道是家信多能邪一日來書以白雲集示予其辭雋其思清其興寄遠讀之殊使人有凌雲意白雲曩嘗浮江淮走閩粵慨然有志于世願肯效山翁溪友指白雲為歸趣要未易與俗人言陶隱居掛冠神虎嘗謂山中白雲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蓋落遺外觀自樂其樂內足於己不以已徇人者也意者白雲患苦世俗殆有意隱居之所樂乎是將脫鞅掌超塵埃以與莽蒼鴻濛游方之外矣不然何其莫逆於雲迺如許它日上下四方從東野見之白雲深處當相視一笑

跋小學大略

陵十六

縣令位卑而董子以守令為民之師帥其任乃與守等蓋所關於教化者大也言政不及教言教不及化則簿書期會而已耳世之為令者類曰吾位卑期會簿書一不應程譙責四面至日救過不暇師帥之任教化之事有守在吾奚為與之哉其自待何薄歟史君彥明嘗宰岳陽之平江不勞而辨暇日頗進其賢士秀民相與講學又取所藏季君簡古今訓學大略刻之梓而引先儒盡性踐形之說序之以傳庶幾有補於教化之事矣來書以示余閱其編大抵本諸晦菴朱氏小學書所謂立教明倫敬身稽古者而其條目則不能悉備至於外篇嘉言善行以廣而實之者則又無之取其大略故耳然

其采摭哀聚用力甚勤不但施之小學使學者家有此編豈不有助於修省而有裨於教化是則彥明之意也方彥明在岳陽予不知其長爲誰而一令乃能若是使凡爲令者皆能知彥明之用意非風俗之幸乎

跋葉一山所藏文山相國書後

宋丞相文公魁壘英傑以盛年負重名居高位其視一世爲如何所答括蒼葉君書乃不惜餘論期獎備至而詞氣又過自謙屈如此胸中所存可槩見矣書中又云思永與陵名義有犯請更之蓋爲永思陵也公於嫌疑之際造次之頃猶不忘恭謹他日臨大難守大節死而不變亦此一念所克耳葉君首江西漕解推輪於公一

陵十六

五

飯之報不以存亡間藏其遺墨於患難奔走之餘如護拱璧賦詩追祀有主死妾猶未之句讀之使人酸鼻朋友之義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並世道日薄頃刻變態棄之如遺況一生一死乎況又有大者乎一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姓楚龔語也文公似之思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澈泉陳后山語也葉君似之然則葉君固可書也

題四明二僧詩卷

東臯謀師以四明此山華國兩上人見余於蓬廬過當適當讀行卷殊佳蓋有意趣有標致顧不類僧語問二人皆傳家子源委固當自書中來也今歲七月旦江淮

一大異生靈一大厄可駭可歎是時此山在吳下承天華國在京口浮玉適與口會詩中乃無一字及之豈定力自能遺憂患耶昔琴師欲進其弟子以學則移其耳目志慮於衝風怒濤崩巖振海之際安知二子之詩不因變而奇乎然此山嘗寄華國曰沙鍋煮薺竹澗看花華國寄之亦曰斲池燒畬依松編草此猶未涉憂患懷思故山已如此今當山益深林益密吾恐詩雖奇無由輕落人間矣

跋劉君擇所藏孝經十七章像

先朝仁宗中幼時有撫孝經要語畫爲圖以資把玩者此圖其起此歟雖不盡在筆墨之間然其前後布置亦

陵十六

六

甚難細觀可見況首章畫夫子及侍坐者皆有所本非徒苟作也

跋魯公乞米諸帖

太保李大夫卽劾大將管崇嗣背闕坐者蓋李勉也魯公以名節相期時有所須不自嫌外然必數月食粥乃乞米妻病乃乞鹿脯於李公尤不苟求如此清介之風可以槩見世稱魯公得王右軍筆法豈不信然後有杜祁公富鄭公及蔡君謨孫之翰宋次道諸名賢所題尤可寶乞米鹿脯二帖舊刻在忠烈廟廡下今不知其尙存否有能摹此本刻補遺帙亦一奇事也

題三高圖

用計然策伯越功成至於五湖而去之其得脫於烏喙之噬蓋已甚危而思尊鱸者雖輕於一出猶幸勇於一歸千載之下可以號於知幾若夫終身角里笠澤之閒釣煙波以自適采杞菊以自肥初未始出也而何有於歸此予所以有慕於天隨也

跋捕魚圖

陸魯望反襲美作漁具詩十首計其取之術可謂巧且密矣東坡翁乃放魚東池恐數罟之損鱗蠶長堤之隔濤瀨何用心之仁也然吾能暫免之於此果能終免之於彼否今觀此圖江天欲雪魚正深潛而漁郎四集網下如雲無所逃於天地閒乎然其筆意活動殊可玩賞

陵十六

與魚相忘於江湖亦足樂也

題閻靜齋與張仲實詩後

士抱負卓犖方混混庸眾人中邂逅知已一言而善攜手以上蓋未易得況未識面而深相知者乎黃豫章教授大名未識蘇長公也江梅有佳實之句深致其意而蘇公首和奇之自是遂為知己此固非常情所能與也靜齋閻公曩使瀨右張栻仲實時為江陰學正初無疇昔雅公望臨一時而謙勤下士不惜餘論獎成後輩聞仲實之能遽作詩寄之誠出意望外詩中稱其門閥喜其辭采且有黃金燕市須神駿會見風雷起渥洼之句期待之者甚至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有之矣而或

不值值之矣而或不願雖權奇汗血孰別其神駿哉靜齋之於仲實獨得之未識面之閒可謂不凡也矣是時仲實年三十許已能為文辭致聲譽今年愈進識愈定刊落枝葉以求本原用力於義理之學以遠大自期實由靜齋獎激之靜齋已長翰林院記憶不忘得遂其祿養而公之意未渠已也渥洼風雷之語不徒出必能相共成之

題西秦張氏世譜後

古者命將出師固將除殘暴定禍亂拯民水火中易之師日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非尙殺也在師中吉故能上承天寵三膺錫命以有開國承家之慶若太公望克

陵十六

子牧野封于營邱子孫數百年與周興衰是矣漢初封功臣四百十有五人帶礪之盟爰及苗裔而太初百年之閒見侯者五迺有不盡然者焉及觀張模仲實謀其祖忠烈王世譜其事始益信蓋王起行陣靖康之勤王紹興之戡難皆身冒矢石爭天下於羣虎狼之口豈非以殺止殺德在生民功在社稷而澤流子孫歟矧王之為將未嘗妄殺薦達偏裨待士卒有恩意此其所以能殺以止殺也自三班以來三世三公皆以王貴王位極人臣分茅胙土施及其後四子名冠以子諸孫名冠以宗宗之下則取五行相生為次王弟之子孫亦如之節鉞之重師保公侯之貴易名之美後先相望有光史冊

何其盛也後有登進士第者上舍釋褐者有與磁韓而復以忤時貶者任守闕而竟以殺使死者匪但重絀疊組而已越至于今則有濟甫年高德劭爲族之望仲寶其子務學而通至於國器之雅而秉禮如晦之敏而急義皆予之所識者其未識若性之若仲芳守其內而無求于外積善以遺其子孫蓋可尙矣近歲名門華閥居多凋落惟張氏克持其世詩書不墜是可書譜略效太史公年表爲旁通書之至六七世未艾歷官槩見于左而於本宗卒葬特詳尊其所自出亦蘇氏譜法也王字伯英仲寶以模爲名嘗奉父兄之命復先廟修家傳又爲世譜而敘其首示不忘本來求余語旣具論之抑子

陵十六

九

聞典午渡江重氏族嚴譜狀雍州是爲郡姓張氏本三秦固當在江北四姓之列而其勳勞名位子孫文物之盛又如此是譜也後之人尙寶藏之

跋周公謹自銘後

周君公謹以世舊夙厚余間不見且久梅潦被道吾廬無來跡君忽披蓬藿相就談始予見太末時如川方至之意氣眎一世何如也歲星四環天余固早衰君亦華皓能不爲興慨者邪君晚更號弁陽老人刻石自銘出其詞示予頓挫灑落大抵輕死生等淹速太史公不云乎讀之使人爽然自失顧予猶區區形骸之內今昨之聞陋矣公孫夏使其徒歌虞殯趙臺卿於壽藏圖季札

子產嬰嬰叔向及己像各爲之贊裴綠野小村公辛季劍諸人皆自誌司空表聖豫治木臥起其中林和靖自賦壽藏詩蘇文定自作穎濱遺老傳秦淮海效淵明自製挽歌高風曠度不膠而卓君非斯人之徒歟何其脫略祿祥疏宕可喜也氣有聚散有伸屈原之於始而知所以生則反之於終而知所以死故理不可不明世或以了生死爲一大事其視沈迷利欲蒼黃顛蹟者固異然未嘗據理往往幻妄世人卒亦未免但化自私至於晝夜死生之說則又習聞其語又不知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蓋體之無二非強之使齊也是皆未足與語弁陽君抱崛奇而老憂患據會通而觀變化反博趨約落其

陵十六

十

華英澄然一室固已深玩至理而有得觀其所自銘就就以百年之澤一身之承爲不易力爲其所當爲以求無愧於心無墜于先訓蓋有臨深履薄好學不羨久生之意非徒示曠達而已余以其能折衷於道得所歸宿用援先好書諸左方云

題凌波圖

洛神一賦發於神遇備極變態卒能以禮自持此圖逸而靚麗而潔蓋深得其意子雋之於子昂可謂就爽矣觀者殆不能伯仲之

題向氏山居圖

欽聖母儀三朝實文簡公諸孫故其族益盛而多賢無

流水游龍之習過江以來忠毅以死節著其子祕閣居衡山從學於胡文定公而節林居清江尤有聲績被知遇號爲博雅居于書者今莫知誰下三十年前頗聞其家所藏名畫古彝鼎器皆入權門以賢相尊戚之後乃凜不自保每爲慨歎此圖出於散陸之餘尤使人把玩不能已豈徒以其畫哉

書范石湖遺墨

石湖公繇廣右帥蜀不但賓從之賢詞章翰墨之偉照映一時漢中望渭上樹如薺未賞不慨然有所賦也此詩送人猶知爲泥封函谷艸土齊檀等語不能忘情令劍棧自夷矣杜老云意欲鏗壘嶂事復何如安得起此

陵十六

翁而問之

題畢良佐山水圖

閱寒林多矣此卷殊佳葉脫林瘦遠山橫陳垠堦雖露而猶有蔚然秀傑之氣筆簡意足把玩不能已少陵云畢宏已老章偃少良佐豈其苗裔耶

書蔡珍歸漢圖

蔡文姬陷身沙漠十二年曹操遣使以重寶贖之一旦與使者俱還既慰中國土思且上先世家墓得其正矣觀此圖垂發之際二稚牽衣萬里永訣旁觀者皆爲之掩袂乃與胡笳十八拍中同一悽哽何其悲之甚耶母子天性雖文姬以義斷恩而骨肉之情終有不忍忘者

要亦不失其正也擇婚而嫁以歸董祀宅日文姬又能言之曹公原其死罪於垂絕之頃故史書曰董祀妻繼列女之後宜哉曹公於文姬一事獨能始終恩意曲盡亦可書也

書陰符經

陰符經或以爲黃帝受之廣成子或以爲受之元女又以爲黃帝風后共玉女論云甲陰陽而爲書旣以可贊程氏則又曰非商末卽周末人爲之而朱氏則直贊其出於李荃蓋本山山谷之論也不可考矣然其言則多有可取者三茅觀舊藏王逸少親書已歸之權貴之家徒使人感歎云

陵十六

擊磬圖

孔子往來于衛殆至四五所遭皆可歎此擊磬不知果何時然不無所感矣荷蕢者雖智足以得其聲聖人之心要非彼之所可識孔子固亦自知其道終不可行自衛反魯一正雅樂蓋不得已也不然荷蕢猶能已而孔子願不能耶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范文正公在青社用黃素小楷書韓子伯夷頌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蓋天下萬世大綱常大議論扶植天地不可一日以無者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固知其將終身西伯故辟

紂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載木土而以王號於其眾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以身爲天下萬世爭綱常繼之以死其事誠卓絕然人乃或非之至孔子時猶有以爲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至唐時猶有以爲偏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願韓子之言上繼孔子而公乎天下萬世有功於綱常甚大時無韓子議論廢則綱常泯吾爲此懼而幸獲睹范公之所書義士仁人壯顏毅色凜在心目間使頑者懦者一見且泚汗破膽知畏議論是范公亦與有功於綱常矣公平生自許忠義前後緣論諫得罪至被以誣謗目以朋黨擯斥遠外而

陵十六

三

公信道之篤躓而愈奮老而愈厲伯夷頌固其中素所蓄積者嗚呼皇祐盛明時公之書此猶義形于色設不幸處綱常之變當何如若公者真可畏而仰哉大興李侯勘得此本丁丑歲于燕榻來守姑蘇偕濟南陳君祥汴梁焦君德明首謁公祠下訪問其子孫而以卑之尊賢尙義有如此公之孫邦瑞士貴敬受而藏不啻拱璧始其家嘗以摹本刻于義莊歲寒堂至是乃得真蹟於二百四十年之後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其子孫而後付殆非偶然二君議勒石傳不朽而吾友滿君彌堅實來輒具論顛末俾以刻晏元獻杜正獻文忠烈富文忠蔡忠惠諸賢與公忠義相期各有題賦而蘇公詞翰氣槩

又公所重宜併刻于後若昌朝執中輩雖素有抵牾亦不以人廢焉抑予觀忠宣公兄弟有感手澤言泯意外忠念深矣尤後人所當取節二君皆有典型文學能亢其宗族黨所共推尙帥其族之人與其子弟謹守此寶圖繼前志用衍忠義之傳其永之無斁

陵十六

十四

宋吳興牟 獻著

題跋

題李尹異蘭

大名元城縣李毅卿新授分水縣尹其母孫氏和易貞潔綽著閭範已酉正旦以微恙終卜塋未遂停柩中堂四月八日忽菌生柩上狀類芝草又類牡丹張倩仲實書來爲予言其事蓋甚怪昔唐張九齡楊炎固有紫芝生其親之墓者矣然上有雨露之滋下有土泉之潤猶可有諉今孫氏之柩隔以衣衾周以膠漆是菌也何自而生哉不宜生而生必其潛孚默感窈冥之中自有莫之爲而爲者然則李氏之事豈非母之積善其子之純孝有以致然與因書此以美之

陵十七

嘉業堂校刊

題俞子清侍郎畫

西清公勞侍從之事早退老壽跌宕筆墨間此二紙眞蹟也其一嬾篁老木榮悴各有態其一水行石間筆墨殊活故是此翁胸懷本趣余家舊藏山水四橫披今不可復見見此斯可矣壯猷力學劬書而游息之時博雅之趣如此豈非知仁之所樂邪

題秋江曉渡圖

江空木落曉色方開小艇橫岸側舟子熟睡未醒也扶杖之叟從以童僕問渡江干非名非利何匆遽如許意

者謂江外幽人宿有期約不可頃刻愆期安得仙家兩麒麟凌空赴之

慶掾省楊彥遠得子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在早歲已可嘉在中年尤可賀速固不如遲遲則根原實而福澤厚易固不如難難則慶幸深而期望切亦理之必然者東平楊彥遠持心近厚積善餘慶五十之年過二始弄第一雛平生欠事一朝意滿誕彌之旦賀客填門蘭以爲沐金犀以爲錢文繡以爲衣祿或稱天上石麒麟或嘲明珠出老蚌彥遠皆歡然領之作湯餅分利市其喜可知也予試聞啼聲而張倩仲實爲索語昔康伯之生伯温又早數歲行年四十五我始爲人父喜之者如此教養誠在我願汝爲大賢期之者又如此況在彥遠乎敢用此爲善頌

陵十七

二

跋周卿所藏坡帖

此東坡公鳳翔簽幕時與其從叔書也公以嘉祐七年二月十三日被命疏決寶雞等四縣禁囚乃是月壬寅詔旨書中云近有詔書疏決是也既竣事遂朝謁太平宮並南山而西游樓觀大秦等寺帖中云因得恣游南山是也十九日始歸書中云近方還府是也是時老泉被命編修禮書留京師書中云屢得編禮書是也此書後題三月初五日距十九歸府時僅半月鳳翔去蜀頗近家問不絕猶有以歎而況吾濟流落羈旅萬里外回

首故山可勝淒然

跋三蘇帖

蘇氏一翁二季詞旨翰墨具見於三紙間歛衽伏讀因有感焉前二紙老泉為編禮東坡為鳳翔簽判時也後一紙東坡謫海豐穎濱謫高安時也未四十年而盛衰之變如此可以觀世道矣然東坡不以患難流落為戚方且施藥葬枯骨造橋以濟病涉此與陸敬輿在南賓集名方同一意故穎濱有能安遐陋撫卹病苦之語萬里兄弟依依至情尤使人慨然上有學士院印章程滄州家舊物良可寶也

跋趙光輔駿馬圖

陵十七

飲水齧草翹足而陸馬之真性也而燒之剔之刻之烙之日吾善治馬馬之性始離而多病矣蒙莊以為此伯樂之過也觀此圖豈不然哉治民與養生者亦莫不然

題元吉猿圖

楊子厚以為猿之德靜以常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常鬱然此黃黑二族山深日暖朋儔相命雄雌相從領其子孫相與嬉遊攀援上下反掛倒懸若相語相持而其老者或隱樹間或伏枝上以觀窺之百態雖殊意甚自適了無諍勃喧啾搏嚙挽裂之態而其傍老幹叢篠蒼葱自如與柳子厚所言無異可愛而玩也岡有秦氏印章可攷真元吉畫

題毗陵所吟

昌黎云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辭易好金君拱之庚午甲戌之間客於諸公往來蘇常詩中多及官府承平風物所謂歡愉之辭也於其難工者而工之無他恬淡之意常存乎胸中紛華外物不得而誘故也繼是而作者往往一變而為愁苦之辭悲鳴兩吻不能自己吾固不願拱之之為此也拱之自敘蓋已有感於康衢之歌矣豈非其所願也哉

題李伯時雜畫

物之變態千彙萬貌觀於其會則俯仰不盡其奇此卷蓋非一時之事一家之說而各效情狀於短幅之間使

陵十七

四

病毫翁得以隱几而觀詭特荒誕者可怪可愕深靜幽間者可羨可喜不勞思惟若有所得而巖崖草樹雲霞波濤又皆曲盡變態令人把玩不能去手然淵明乃向來攢眉不肯入社者胡為亦在其列耶龍眠真墨戲者矣以定觀妄以常觀變可也

跋繆淡圃文集

古有山澤癯列仙之癯予於合沙繆仲晦甫見之蓋能得天地間至清之氣是以自號淡圃淡於進取淡於聲利淡於嗜欲願獨耽書胸次三萬竿皆取英咀華拔新領異絕畦徑而為文私淑泛應往往成帙予頗與觀焉如明珠大貝潛深闕幽光景時見而有卓犖者存如清

湍急流攪金曼玉音節悲壯而有透迤者存如晚菊霜
梅凌雪傲霜意象淒冷而有芳烈者存真老於文學者
也然文豈徒作觀其論齊霸衣裳之會者獨以于貫爲
盛有所重也辨先聖章服之異而深取鄭氏之詩有所
尊也讀循史傳則以商鞅之術慘爲寒食散申韓之法
甚於用牛羊有所歎也至於記吳周將軍廟併及蜀事
於孔明公瑾之盛心若又有所感焉它類是者尙眾有
待於世道徒文乎哉予病耄餘生棄置萬事無復嘗省
惟愛奇一念結習未忘於吾淡圃誠愛之重之因書其
文稿如此土直餘緒能爲我發一笑

跋意山圖

跋十七

五

人之於物可寓意而不可留意昔有是言矣蓋留意於
物則意爲物役不能爲我樂而適爲我累耳山本無情
而好山者往往用意過當如謝靈運自始甯伐木開徑
直到臨海從者數百駭動旁郡退之登華山絕徑不可
下邑今百計取始得歸留意於物其害乃至此山猶爾
而况聲色貨利之可以動心者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
南山始無意適與意會千載之內惟淵明得之所謂悠
然者蓋在有意無意之間非言所可盡也今觀此圖林
巒泉石皆兼有之乃武康王氏之隱處意山蓋其自號
也可以想見其人焉世故甚惡幸而有山林之樂惟恐
其用意之不誠似未容以留意於物者議之

跋陳忠肅公遺墨

陳忠肅公在合浦與其弟書也公因其子正彙告變蔡
京至於父子對獄正彙既獲在戾公亦坐此貶海上謝
表所謂更覺有生之累不如無子之無憂讀之淒然而
公此書乃云但願劉氏之安不願困子之禍則其詞氣
愈厲身爾忘國家爾忘私益可敬而仰也射人先射馬
擒賊先擒王公於荆舒始自稍怒至四明始誦言攻之
雖不無見事遲然春秋推見至隱未有如公者也其後
毀日錄屏宇說罷配享皆本於公之論亦何及矣公卒
於政和之甲辰又二年而中原塗炭距辛丑一百七十
八年遺墨流落獨見葆藏于廉副商侯之家再四展玩

跋十七

六

不勝慨歎

題牧牛圖

此牧童者煙簑雨笠搢筵于腰坐牛背如廣輿其一犢
也荒野之狀安怡之意豈復知有世間富貴憂患耶鄒
公坐論三后陳公坐論二章萬里百謫九死一生偶然
北還而定國早以蘇累貶南賓叔黨亦侍翁過海皆備
嘗險阻者矣雖然爲此所畫者蓋不可得政和大觀距
今一百七十八年伏覽遺墨慨歎

題費茂卿隨分二字

人於自己惟分內往往不暇省察每認非分之物爲已
有極力周回而不知有生之初天之與我者隨小大高

下厚薄各有定則非可以一毫妄求而倖致倘順受而安焉斯為守常知足本分人矣吳興費茂卿平日愛用隨分二字吾友子昂甫書之昔莊子因鵬鷄而論分辨至齊物篇則曰分者有不分辨者如不辨故茂卿曰隨分則順乎理而分則安乎命者也茂卿屢而隱不近名謾而仕不違俗有子宜以傳家有善藥足以救人不以萬物嬰吾之方寸不以人之富貴易吾之環堵所謂不

題淵明圖

淵明以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平生

陵十七

七

胥懷本趣可見此又在彭澤以前梅君遇舊廬在澄江一旦念歸遂脫塵鞅作此圖時復展玩亦不俗矣凡仕官者無問官之高卑如能置此圖於座右存此意於胥中縱未能高舉遠引庶幾知其涯分不致役役富貴而不自止也

題傍雲

四明樓攻媿之裔寄身道士法中自號傍雲世之傍人離落騎馬傍人門者皆是此獨傍雲雲之為物清虛間曠卷舒無時去來無方非如富貴利達之人有可託以託人之所託也不彼之即而即此何耶傍雲其亦知天下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者矣

書蘭亭修禊圖

王謝諸賢一時高風元契豈堪持比金谷二十四友望塵輩而逸少願以為喜何耶余嘗見龍眠真筆於廬陵曹氏閱此益增感歎

題百牛圖

我有沈牛二去畊縣上田矣黑牡丹何用許耶然亦可見或降或飲或寢或訛氣象

題古木老柳圖

老柳疏散脫木離奇正如高人勝士嶻然滋垢之中有不可點污者此筆乃在寧宗之乙酉噫豈不有感於黨錮之諸賢耶

陵十七

八

題鼠齧瓜圖

漢落其大未至瓜爛也而鼠輩已竊入腹心咀其犀使枵然無遺種因念往事為之慨然

題牧羊圖

左慈以身化羊黃初平叱石為羊神仙人乃作此等狡狴事舜舉此筆法可謂得言外意觀牧羊悟此生余於此圖亦云

題元吉二獐圖

秋風樹葉啣鳴相命正爾自樂其樂何自涉人境吾儕可得而狎玩之同其樂意亦復可喜使值曹景宗輩固將數助而射渴飲血飢食肉如甘露漿人以為彼之樂

矣幸寄聲朋曹深藏而決游此樂勿使人知

題細竹圖

好事者醉吐胸中墨每作老竹怪石助為豪放而不知
嫩篁密幹之難工此圖蕭森婀娜濃淡相映霧氣襲人
淇綠漪漪宛然在目

題三仙圖

呂洞賓唐末進士鍾離五季故將皆得道者跛鱉何為
亦相參語豈非支離其形而全其天者歟

跋東坡帖二

坡翁雄文博雅高絕一世人皆謂其下筆時信意用事
不暇思惟不無誤西巴之漢今觀此帖乃從人借史漢

陵十七

九

檢尋一二事其審量如此此其所以為東坡也前言殆
淺乎其知翁者

東坡翁賦此詞送其鄉人復自書而遺之蓋自治平丙
午玄蜀至熙寧乙卯為十年此當是自密移徐時年恰
四十然字畫比前遒勁故山應好在孤客自悲涼之語
誦之淒然使人益重故鄉之思也

跋十六羅漢

此圖筆墨甚簡率領貌細密精神活動能得言外意張
舜民字芝叟號浮休居士取莊子生浮死休之義中遭
黨禍晚始得歸此殆其所藏云

跋呂自牧詞卷

雲中呂晉卿以其乃祖自牧公樂府詞卷見示或豪宕
或悽惋或容與固能者也但其壓卷一首有不忍觀伐
國不問仁人朝歌墨子迴車全忍之哉亟卷還之晉卿
年雖少好學善問用意不苟嘗從子友鄧善之游其進
未有艾願益以學自勉不必作晏叔原康伯可輩人可
也毋以吾言為過

書尙書講義後

講學所以明理理之不明而辭之徒費雖多奚以為伏
生書僅二十九篇史稱秦恭增其家法至百萬餘言亦
既多矣論衡又稱說堯典篇目二字十萬言但曰若稽
古二三萬言就其中尤猥多焉度與近世所謂時文大

陵十七

十

義者復何異班固以為不思多聞闕疑而務碎義逃難
便詞巧說破壞形體不惟切中當時之病殆若為時文
發也烏乎書出屋壁簡脫字譌尚難究悉苦於分外汎
濫牽引重自纏繞辭愈煩理愈失終其身無所見可哀
已今為講說者固當一洗此陋悉簡從要求其坦然明
白者庶幾聖賢之意或得五六不然亦一時文義耳予
倩張仲實在江陰時嘗為諸生講尙書其徒褒取數篇
示余異時吾家君高有牟氏章句受業者萬人顧予皓
首不名一藝其慚無以發之然深喜其不為游詞得講
經之法蓋先攷音義名物度數次列諸儒之說辨其是
否暢其同異大抵隨文直解豪分粒剖求其至當而一

皆訂之以朱子之說朱子雖不立訓傳其見於他書散於語錄者往往採用焉如以克明俊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合於大學危微精一允執厥中合於中庸善於言聖人矣仲實幼能刻苦力學通於經術徒稱其詩文未爲深知仲實者夫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所當講者似未止此尙益勉其未至進畢餘義成一家可也孔安國始註尙書其族兄臧貽書規切固不得雷同相私過有稱道覽者當自得之

題施東皋南園圖後

先父存齋翁以淳祐丙午卜居雷川定安門之裏馬公橋之旁乃慶曆簡郡守馬尋宴六老於南園處也越明

陵十七

十二

年丁未冬先父以言事件時宰謁告來歸始奠居焉嘗賦五絕其一曰買家喜傍水晶宮正在南園故址中我欲築堂名六老挽回慶曆太平風蓋紀實也門人馬公廷鸞大書南園二字揭焉直卿陳貳卿與先父有同朝好今跋此圖乃庚戌七月五日後六年丙辰中秋後所書偶不及焉直齋後重修郡志始書曰南園今牟存齋所居是其處也今年庚戌施東皋攜此相眎視直齋所書之歲適同豈偶然哉把玩感慨不能自己因書其末而歸之庚戌清明日陵陽牟某書年八十有四

跋范天碧定史詩

事當論逆順不當論成敗漢昭烈帝室之胄立於蜀漢

高祖始封之地也章武改元不改漢號而祿祭高祖以下名正言順操名漢相然賊也不受漢禪然篡也孫吳雖通蜀好然黨賊也助篡也乃千萬世不易之論陳壽何見帝魏黜蜀下僭孫吳習鑿齒力破其私以蜀漢爲正而魏爲篡且謂晉當越魏繼蜀漢其義偉矣其後歐公處魏於正統章望之非之治鑑書諸葛入寇朱文公非之而張宣公經世紀年遂以獻帝之後系於昭烈後主之後系於魏尤爲確論孫吳之事世往往置而弗議何耶提舉范君定史一詩乃歸首惡於仲謀以其讐蜀襲殺關羽盜賊之靡而篡奪之助也義例新詞旨勵讀之聳然方關羽之破曹仁降于禁斬龐德威聲震撼操

陵十七

十二

至欲徒避之漢事幾集關羽死荆州陷蜀勢孤漢望絕魏禪成誰其使之況操欲吳圖羽以解樊圍權遽表聞殺羽目效實承操風旨操圖篡已久尙憚物議權遂稱臣陳說符瑞實率先傳會黃初之始大行封拜遂爲吳王受九錫實首受上賞誅心而論仲謀復生殆百喙無以自解定史之詩予深取之始張婿仲實以詩來予謂之日天碧讀史有眼目論事有波瀾因復詳記之如此是關大誼不獨爲雲長吐氣也庚子七月既望

跋思上人詩

予多病不出戶限又頗嗜睡人或與詩輒置枕間意殊憤憤莫曉何故苦事苦事近四明思上人忽自姑蘇來

訪不覺驚起固是我輩人何相見之晚也聞此上人有
詩千百首自號斷江聲價喧傳遠近予以寡陋今方識
之年來詩人總向僧中去而僧中亦罕見如此者予所
見乃遊廬山百餘首遊洞庭二十四首雜詩四十餘首
不適千百首之一二已爲奇特大率不蔬筍不葛藤
又老辣又精采而用字新用字活所謂詩中有句句中
有眼直是透出畦徑能道人所不到處想當來必從悟
入非區區效苦吟生鉢心陷胃作爲如此詩也或謂禪
家每以詩爲外學上古德多有言句不知是詩是禪是
習是悟是外是內耶上人受業雲門口口靈澈若是到
處亦復何異但恨世無夢得子厚諸人知之然正亦何

陵十七

十三

用人知其爲莫逆暢游天目曰下方雷作嬰兒叫非常
語也予因題云把斷風光不許通坐天目頂月明中下
方雷作嬰兒叫莫是山僧耳太聰旁一人笑曰何不道
驚倒人間八十翁予亦大笑曰然且還詩卷去也

宋吳興牟 獻著

啟

通湖南王帥漕啟

星臨一道載瞻帥節之嚴雲戍兩岡實隸教條之近未
違受約束而詣大府乃輒事竿櫓而效小夫某官偉望
駿隆宏規開濟綠竹之歌瑟備文章繇道學而來虹玉
之貫孚尹忠信妙精神之蘊自先朝之茂簡揭華貫之
瑞儀歷上三丞皆第一選史筵屢入夙資殫洽之長省
戶重來獨秉清通之識繡斧益光於七聚油幢旋倚於
于連鼉時仙班使三山其屹若龍收甘霖如四海之望

陵十八

一嘉業堂校刊

何方自適於考槃之遺盍亟還於訪落之後雲開衡嶽
劃見祝融石廩之餘野闊洞庭好張咸池鈞天之奏果
馳驪駕來問熊湘福星出虛危間一方幸矣金文聚丁
卯歲多壬翁然沉兼帥領之崇尤係願憂之重中權後
勁威惠剗剗二矛重弓氣勢聯絡乃躋華於戎萃仍晉
直於堯章雖太史之在長沙甯有滯留之意然申伯之
式南國宜疇屏翰之功便徑陪碧落之從班行遂鑽金
華之相譜某山樊弱植疾疢餘生束帶立朝久負空餐
之愧止弋爲武誤叨乘障之行良切凌兢幸依巡管亟
稟令於道塗之次尙歡顏於比夏之間黔之噴巫之磻
敢鄙夷於遠俗水之漢星之斗第翹企於下風

同師文靖之門夙欽先契假守武攸之郡幸隸使家屬
涓上日以建臺阻順下風而伏謁亟憑贊積以闔賀牀
竊以慕李元禮以造門自言上世聞蘇儒文之行部喜
有二天何敢挾故於平生所願受容於今日幸哉晚陋
有此際逢某官諸老淵源奕葉文獻永嘉響振復聞正
始之音雙井味高指入江西之派踐揚中外會蔚西南
刃弗頓而劓若新火洞然而玉不燼重來省戶笑看元
都觀之花嘗從郾城決寫平淮碑之草膚使屢馳原隰
之轡番君最得江湖之心甯屑領於鍾官乃自怡於珍
館雖英猷之少鬱然偉望之益隆野渡方橫坐閱秋水

陵十八

二

落霞之觀浮雲盡捲劃開天柱紫蓋之峯乃起郎潛來
宣上指鄉邦繡錯旣便觀風農扈金穰又開嗣歲偉星
馳於龍節傲春滿於熊湘太史公平準之書仁聞治最
眞法從甘泉之橐卽上禁涂某單見冥間孤根弱植立
本朝而其忝人謂斯何得支壘以焉依天其或者甫問
成樓之役適嚴軺傳之馳十三星之在胄南是爲倉廩
千萬間之庇天下尙記併幪

通交代楊寺正啟

冠惠文而卒屬久俟歸期弋止武以名邦猥當補處出
入相爲於先後交承實託於雲仍況忝通家敢藉用贊
某官倫魁夙望善類夏盟準周易作太元後世子雲之

學約春秋作史記平生司馬之書盡自編摩徑排膠轄士皆咋舌畏漢釣黨之累人公獨誦言數唐軍容之謀國天王明聖世道清夷追三代之英方晉陪於議禮防六朝之舊乃屈贊於征謀大夫同升少府出節是宜在論思之列俄特膺臨遣而來宣布教條猶是黃龍之詔作新風化一如白鹿之規操以和平與其孝秀賣刀相語我始誓由公親騎竹成羣昔未來期汝棄更歌麥熟共愛裳陰人人傳續志之編字字皆最書之實安得結輩數千盡令天下之蘇願借寇君二年姑聽道傍之請越既懋賜金之典便盡歸羣王之班表用而爲公卿蓋具存於故實決獄而傳經誼顧方重於儒生乃屈仁人

陵十八

俾司邦讞秦尙存其一已洗深文堯曰宥之三更觀定力況近世諸公之大用多自理廷而中興吾蜀之類元嘗躋揆路是姑寄徑可但持囊某誓慕方深洵朝良忝周章野鹿雅難著於冠紳歷落飢鴻或自謀於梁稻補外稍諧其本趣瞻前幸有於良規所望舊政必以告新不然小知其可受大山公在朝汝不孤矣儻記斯言涼州名士何以代之未知所稱

回公孫倅啟止

久滯本朝補外直繇於天幸繆分支壘治中獲屈於人英惠徽粉榆敬用竿檣某官器宏以達玉纈而温唐房相之胡秀獨鍾於英氣漢蓄川之第早已策於變名詎

應常調之拘擥便合魯霄之凌厲屋低人傑暫迂簿領之勞種冷官清自得襟期之樂俄道闡而著範亟繼瑟以調琴雉最昭升曩塗橫驚荊州用武國今最重於上流長史宰相能昔具存於芳躅惟都梁萬山之底猶別乘再駕而來蓋其大耐於功名子以厚培其風力在郡綽綽無事不妨司馬之從容游刃恢恢有餘不見全牛之背繁折歌四達儒效益益章丈蓋小留姑借黔嶺巫磻之重尺書亟下卽歸觚稜闕角之間某久抱幽憂輕違深密高人長士且將相與笑之小國寡民或可行其志耳拊摩初無以他技關決賴得於斯人四海交游孰名同鄉同官之契一家相守尙幾胥訓胥誨之忱欲請正

陵十八

多其喜莫喻

回張教啟

武岡侯之行更迭幸從於婁請文學掾之至後先良喜於同時況在年家敢邀寅好某官鈞韶雅韻金璧清蹕考亭武夷之間淵源有自西銘正蒙等作宗派適同既凌厲於魏科尙拘擥於常調勾稽簿領高士肯爲總統紀綱督郵借坐坐閱羣飛之上來尋獨冷之曹黔嶺巫磻曾不鄙夷周俗其情孔思益將大肆於文恐未煖於阜比卽催歸於徬直某無神朝路自覓斗城正度盡方山而來乃幸依半水之重言政不及化方自慙俗吏之爲匪頌而以規其勿廢古人之義

謝葉丞相啟 夢鼎

覆情載持夙依大造因循玩愒遂至彌年愧治狀之蔑
聞擊謝函而若惕竊以漢之循吏傳無可書唐之高賢
考甘最下故善兵不求於赫赫而奇策莫若於平平智
名勇功事混於當時之近流風善政意存於既久之餘
然非得惻惻無華之人祇以為苟且自安之地伏念某
本非翹厲見非闕疏構散離奇其姿不足以適用鴻飛
厯落其羽不足以為儀荷播物之所私致逾涯之若是
入則紆班綴出則忝拊摩凜欲試於平生曾不量其非
稱固知非健決之吏初未嘗鄙夷其民一新學校而興
之庶幾風化之本者催科甯緩奚忍榜敲訟託頓希本

陵十八

五

無鈞距麤若相孚於父老然而未了於兒癡蚩蚩之氓
咄咄其怪斧蟪蜂蛸詎忍殺以為嬉帶犢背牛曷若安
於無事幸多全活得早救寧是誰之過歟難辭以責非
臣之力也悉自王靈載惟負乘之蹤宜在謹訶之域滿
百乃報雖荷於并包有七不堪當思於夙退及茲初考
凜若後圖而況驢止一鳴它無伎倆鶴仍多病愈覺蹉
跎所冀息影於祠官惟切歸心於翹館茲蓋蒸遇某官
兩朝元老四海真儒永底蒸民之生惟上承於德器大
計羣吏之治方下飭於官聯至若遐颯亦嚴考績尙念
孤危之績俾逃瘵曠之珠某敢不仰體鴻私益殫駑力
歲有餘日不足非敢急於近功人所欲天心必從尙少休

於末路

通汪帥啟 立信

肅被詔聲易鎮方面地嚴北固久資節制之尊天睦南
邦兼領帥連之重置郵所暨歡誦惟均某官實學兼該
英規有倬俊傑識時務已履軼於人羣文武有成風宜
獨當於事任有所謂經綸之妙曾不知盤錯之難宥府
編摩望郎蒼蔚征謀治法屢借密籌侯度使華幾膺隆
委嘗誼度於漢甸扶風之近實講明乎周官荒政之條
擢蘭錡以躋華總油幢而深重內則聯江介襟連之勢
外則屹淮堧鼎峙之形制閩宏開端任重弓之寄卿聯
峻陟肆頒進律之恩導密旨於樞庭通仙班於祕殿雖

陵十八

六

久袖旁觀之手未容橫野渡之舟簡在上心起鎮京口
風寒壯甚不過一衣帶之間威望隱然所恃萬甲兵之
老肆酬偉績來重全湘聳聞齋鉞之臨日俟樓船之下
魚龍不動坐澄洞庭青草之波牛犢自閒無復渤海潢
池之習不煩教令盡肅提封星沙千里之平如在几席
霖雨九州之施卽此權輿仁有詔褒卽膺枋用某本無
能解何有施為雖盡此心求副牧與芻之責終非其據
曷逃負且乘之誅方下考之僅書幸前茅之來蒞廣天
下士之芘願歌少陵之詩書潭部帥之勳請視武岡之
刻

通陳題舉啟 合

榮被詔聲起將使指出少府節懷風采之一新望祝融
峯淨雲陰之盡豁先聲所挾一道爲清某官九牧盛名
兩科異等渾渾灑灑而妥適章句允謂精能本本元元
而殫洽見聞夙稱宏達自著身於芳潤便策足於清華
曉候玉堂奉翰林主人之對夕警黃本發藏室老氏之
儲設醴藩房舍香保直儒猷小試爲開鹿洞之書省戶
重來仍補鶴廳之贊引舟風急出岫雲遲正元朝士之
存今其能幾小雅使臣之遣母乃更迂上方以近甸而
視遐甌公其持豐年以報明主小臨封部立有最聲恐
難淹倉庾氏之司諒已在文字官之選最宜爲詔允屬
當仁人喜福躔方光臨於翼分史占奎宿又入次於紫

陵十八

七

微某未熟父書豈嫻吏治但知持已期無媿於高高節
有及人考惟甘於下下已上祠官之請幸逢輶傳之來
十三星在胃南是爲廩廩千萬間庇天下尙託嶢嶢

回教授謝薦舉啟

同門而事河汾夙固知於所教下車而薦文舉曠不嗣
於此風公方夷然僕則媿甚茲幸酬於鳳諾其敢辱於
鴻謙某官天分浚明風猷凝遠平生參請盡得諸老之
淵源小出緒餘足爲多士之模楷肇新黌舍益振鐸鈴
庶幾鄒魯之風允矣黔巫之重諸公登臺省少閱羣飛
先生作棟梁竟收大用使合徑排於膠葛豈必常調之
拘拏而某自顧何人敢於言士舉而不先慢也盍致負

荆忠馬能勿誨乎尙期發藥
通交代汪守啟 萬頃

疏思宸辰作填都梁已覺旄倪歌袴襦之來暮自慙晚
陋眞糠粃之在前徹好雲仍徹聲隸史某官瑰明照物
厚重鎮浮豫章孤漂珂磔共期於器業芙蓉九孕盤礴
質萃於英奇自平陟於華塗皆薦更於劇任宣威幕下
時看郾城夜觀之基總賦輿邊力致蜀道清天之粟入
躋四轄出領雙鐔屬大闢之宏開復元寮之倚賴聯鑣
向闕方陞戎監之華出幕持麾仍上富川之最未容家
室益懋簡知肆頒菟佩之榮俾旅龜琴而上中軍詩書
之帥岳靜海澄湖南賓客之賢雲飛川泳甫借籌帷之

陵十八

八

重卽間符傳之催載惟此邦雖非昔比然而潢池赤子
久矣相安白水青秧居然可喜日俟仁侯之至自臻靜
治之休惠然臨之爲續武岡之刻自此升矣徑登文石
之班某全抱迂疏居成玩愒苦心何補良有負芻牧之
求歸夢已馳會且覓尊鱸之假喜聆使轡來望帥垣豈
惟竊苴蕞之私抑又締交承之契靡憂淑後亟喜恭先
已喚沙鷗期我茗溪之上尙隨竹馬迎公巫水之禱

賀汪安撫開閩啟

榮奉寶綸淑開玉帳洞庭九州之廣盡入提封長沙千
里之平聳觀號令星馳郵命雷動歡聲某官氣塞兩閩
身當八面經綸宇宙妙籌略於胸中表裏江淮多塵僮

之補處既屹金焦之砥柱盍歸閩闔之舩稜帝謂重湖
合爲巨鎮欲壯東南上游之重勢必得文武兼資之偉
人二矛重弓屬方謀帥中權後勁全以界公趣旨肆頌
剛辰協吉旌旗之拂牛斗已開賜履之封袞繡而正魁
臺伉聽十行之召某瞻仰牙纛擬具藥韃望嶽麓之雲
幸焉依於巨芘摩武岡之石尙嗣紀於殊勳

賀汪帥參啟

元戎自辟天子曰俞與我共理惟良方資賢牧屈公以
望此府允謂英遊雖千里之舫然而一道之幸甚某官
器宏以達玉纈而温人物英英實鍾九芙蓉之秀經綸
綽綽自有萬甲兵之奇比紆菟佩之榮爰旅龜琴而上

陵十八

九

有如黔嶺巫碁之岑寂已覺耄老穉齒之歡呼公不屑
行上爲改命中軍詩書之帥嶽靜海澄湖南賓客之賢
雲飛川泳留借籌帷之重坐策樽俎之勳大夫同拜少
府出節某方邀交好亟致賀緘斗絕一隅固攀緣之莫
遂雲連大幕尙芘冒之焉依

賀陳提舉建臺啟

夙馳輶傳肇建崇臺一節星臨頓覺漢常平之重羣峯
雲卷爭看韓吏部之來布渡先聲提封交慶某官文章
爾雅論議崇磁海內第一流自是老斲輪之手湖南立
千里乃尙紆攬轡之行公不以驅馳上下而爲勞土則
謂內外重輕之當計長孺發粟何如拾遺禁闔之間太

史浮湘岄若執事從官之內恐未容於席煖行卽有以
詔温歌四牡而勞使臣毋淹苞栩草尺書而詔贊普趣
對薇花某辱在下風欣聞上日悚觀條教已知籥篆之
新自附門牆倘念稽孤之舊

賀寶慶陳知府啟

疏榮北闕作牧南州上意具宣親奉如綸之旨下車伊
始歡騰今稊之歌一念所孚千里幸甚某官風猷膚敏
天分高明故笏袖傳見謂甘棠之猶在新矧刃發每聞
錯節之立空廳仕夙登能聲綽著既著班於萬玉盍方
軌於九衢上念此邦實先帝龍潛之舊卿其爲我消比
年憤佩之風共傳條教之簡寬頓覺旄倪之呼舞最書

陵十八

十

立上召節伉頌某鄰燭分輝野芹將意燕方來賀良自
愧於後時鴻可爲儀尙悚聆於言語

賀吳提刑轉官啟

出綸中禁追律崇臺厥以最稱遂居諸道之右若時明
陟豈但拾級而升成命俶頌有聞胥懌某官文獻之脈
明哲之師禁暴詰奸薦弭弄兵之警洗冤澤牧悉由折
獄之明兩載諏詢九州函活吳公河南第一已應褒書
賈誼歲中超遷卽歸禁甬某自聆言語倍切慶蹤燕雀
之賀履成蓋不自知其欣躍龜魚之蔭瓦影尙有賴於
芘存

賀道州徐中丞到任啟

肅膺明詔來領名邦上日吉圭方籍紅之喜滌先聲布
漫已湘綠之暖浮凡在提封諒深頌詠某官英英人物
綽綽規摹地勝龍湫獨奇鍾於三氣手高鰲釣遂連擢
於兩科既妙譽之靈行宜橫翔之日闢入躋玉筍出對
金焦國子監士部書士心交屬麟蓋丞主五事治道從
關方考白玉牒之舊儀盡在業粉牆之妙選翻然剖符
久矣種棠亦既終三年淹復以三千石起公紆傳軌雖
未愜於輿情上念春陵每欲隆於吾道爰資碩望俾究
儒猷驅臘雪以隨車歲年豐矣對條風而出教父老歡
呼芳沙惟於緒餘已高絕於流俗坐令今日復見古循
吏之風歸重本朝卽補直侍臣之選某幸依鄰睦敢賀
夏成參錯數十公但細哦於此詩沮洳三百步尙可竊
於餘波

謝書考啟

悒日山城偶成細滿瞻雲霄極敢昧大恩感切輪囷敬
陳竿積伏念某分惟循已智弗瘡人弓冶箕裘既夙慙
於家教牛羊芻牧敢自詭於民庸初非子子之姿徒有
區區之志讀撫字勞心之傳則竊慕唐之高賢誦中和
樂職之時則思發漢之盛德中更紛糾遂墮謬悠厥既
血指而汗顏何能爲役不適醫創而剗肉祇復可憐悵
始願之浸乖冀後圖之是勉聞時云久課效益疏而況
兵早相仍民尤寡遂疾病居半吏率多媮雖復竭韞線

以爲長強鉛刀而使割竟無強詡之效自見當時惟有
凋瘵之餘以待來者居然不武何以自文薇亦柔薇亦
剛薦存歲律瓜而往瓜而代已迫戊期然且監牧不加
訶士民不推玄再獲書於下考庶遂保於未塗永惟此
恩詎無其自某官端委廊廟砥礪臣工率屬詔王三歲
乃大計於羣吏視民由已四海無不被之一夫曉此遐
邇欲其靜治每曲加於亟復俾克底於璧全某敢不感
烈銘心凌厲盡尾一日心葺庶如始至之時終更亟還
尙冀曲成之造

書考謝運使啟

列部受容幸書考下職司論薦猥於數中不及乎揚敢
忘所謝竊以周使臣爰咨諏謀詢度漢郡守樂職宣布
中和惟五善具皇華之篇尤先訪問必三思合鹿鳴之
雅而後轉聞尙不其然亦祇以愧某少而窺繁長益支
離言圓行圓是固元子所惡行散坐散願爲龜蒙之徒
周章強著於冠神眩甯頓驚於鍾鼓竭來遠外晉徵復
昂雖於保障繭絲蠶知所擇常恐構机饗餐以辱其先
惟知似似以下心豈意咄咄其怪事虎兕出於柙是誰
之過歟龍蛇放之菹以鄰爲壑也賴詩書之謀元帥於
樽俎而折遐衝千里動中於事機一朝盡舉於賊膽提
封以肅全活維多由公而仁大書潭帥柳中丞之績非
臣之力每誦渤海龔太守之言自惟負乘之惊幸免譴

訶之域滿百乃報已辱并包有七不堪所當亟退久鷗
盟之入夢俄鶚表之橫空雖一字之褒榮於袞衣豈九
州之大無此芳草或者表裏洞然之既久是以父子牽
聯而俱書未必心誠求之而謂之有志不能亂庶過已
而謂之得宜稱其坊止水以居中嘉其民按堵之如故
曲加枚棫昭示寵綏然而無實之名是乃先民所懼燹
其纒極凜若刺芒某官宗派黃豫章模楷李元禮歲寒
後凋之風操持立千秋江左獨步之聲名高眎四海況
踐楊監牧之重尤喜謂人物之間謂察吏已熟於見聞
而報國乃吾之職分共理良二千石曷稱上求參錯得
數十人乃愜公意遠俾灣薦士之藁恐有負牧民之箴

陵十八

十三

某敢不敬服微言益堅素履心馳去意寄書已問於當
歸自託平生作詩願哦於遠志

啟

通交代趙寺丞啟

輟班外府宅牧南州來從魏闕之間具知上意坐使巫
礮之下如在近畿辱附交承亟修贊問某官天召神秀
地望穹華漢請侯王有焯苴茅之舊唐進士第並馳韋
布之先獵獵貴名駸駸華踐發矟游刃初何有於盤根
前著借籌蓋居多於婉畫遂絲驥乘入筮鴻儀既鍵司
賦祿之頒且簿正儻鳩之事謂宜徑上分輝藜杖之端
願肯斜飛坐嘯梅花之外復持美最歸重清班三丞朝

陵十九

嘉業堂校刊

望之夙優列宿省郎之平陟銀黃丈二組何勇退之甚
高紫翠七一峯殆夙緣之有幸郵傳至止輿誦翕然載
維此邦雖非昔比然而潢池赤子久矣相安白水青秧
居然可喜允資坐鎮所願速驅帝簡宗英甯久作夫夷
之長朝知治行即峻躋供奉之班某全抱一疎况嬰多
病初無循良之效可望古人惟有凋瘵之餘以累君子
禱袴已歌於來暮糝糠幸掩於在前願言奕葉之雲仍
惠徽交好尙與都梁之父老敬候先驅

通曹漕啟

自天錫命易地建臺占軫翼分以星移實同躔次分戊
已屯而雲列正賴轉軸軻傳肯來提封胥懌某官高標

絕俗實學濟時康廬數千仞其高地靈不斷魏笏一再
傳而後風烈如存粵早踐於夷塗已共期於遠器由外
司馬爲中都官六院浸高晉司禁鍵專城廉取肯向口
口淮壩作塢以甚嚴倉庾名官而尤重轉而反楚復此
爰周時並植於雙臺身實兼於數器外則餽餉不絕宿
飽相歡內則斂散以時常平益廣征謀密贊偉績於昭
公宜疇最以徑歸上欲用賢於已效備契丹寬河北當
護本根造鮮于出京東甯迂軌轍顧熊湘其密邇馳驅
駕以增光入境而褰帷滑剛而視篆先聲有叔和氣潛
孚自北而南重湖正資於均惠不夙則莫一札會見於
趣還行復家壇即持禁橐某漫分斗粟徒玩歲華食粟

陵十九

何裨問成期而已過合符良近搖歸夢以先驅自幸未
塗聿逢揭節倘一日而來去得奉六條尙二天其焉依
庶幾全璧

通劉提舉啟

榮被詔聲起將使指湖南二十里盡歸攬轡之中天上
十三星是乃積倉之次先聲所暨和氣已孕某官寶璐
大名淵源粹學蕭然風骨所謂山澤列仙之耀偉甚詞
章如聞鈞韶九奏之雅峻躋清貫夙負有聲太學諸生
猶記舉幡之日集賢學士共驚落筆之時道家蓬山望
郎省戶使其依違婉變以諧乎俗豈復偃薄回翔以至
于今逮乎訪落之初爰借傭工之重記正元之朝士能

復幾人陪上雍之侍臣是特一武忽飛鴻之驚矯涉獨
鶴之來歸水竹清華圖書跌宕神全而氣深王身退而
名益高石室棋間難久袖爛柯之手衝峯雲捲獨深知
皎日之心果聞黃紙之除書茂東白頭之老監起郎揭
節涓日建臺太史度湖豈若執事從官之內長孺發粟
何如拾遺禁闔之間上方以近甸而視遐陬公宜持豐
年以報明主甫臨封部立有最聲甯久滯於六絲卽平
登於兩制某漫分山壘何補縣官蕭索成樓久瓜期之
云熟伊啞歸櫓覺尊興之已秋正末路之惘然俶轡軒
之至止倘尙留於一日幸得事公雖獨有於二天敢云
私我

陵十九

賀汪帥除都丞啟

榮被溫綸肆加異數寬憂南顧允資中軍帥之賢導密
西樞爰進真從臣之列提封所暨頌詠惟均某官實學
兼該英規有偉胷中甲兵數萬敵膽爲寒湖南壤地二
千民襦悉暖教令孚於朞月威風憺於重湖富公之在
青州非多蒙振魏國之帥定武頓革情騎治最卓然宸
表簡在迺亟陞於從橐仍倚重於帥垣惟承旨視鼇禁
之至嚴而入侍與螭坳而並峙紹興趙子畫寶兼次對
之華元祐王彥霖徑領本兵之寄佇觀柄用以展儒猷
某竊庇麻獨深慶忭統府禱仰趨之未媿未能前正衙
麻卷之頌又將來賀躍躍以喜暨暨奚殫

賀運使建臺啟

載涓剛且肇建崇臺英蕩輔函移福虛危之分棠陰閱
世恰逢甲子之周初滌籀紋一新條教某官夙傳家學
見謂吏師玉淵三峽之泉去爲江海洞庭重湖之野來
奏鈞韶坐使離騷之鄉復見皇華之雅列成驩呼於宿
飽諸生倚賴於夏盟一尺商霖已應隨車之雨千艘楚
粟坐通下漕之冰立有最聲平躋禁路某繫匏未去芘
樾焉依雜沓賀裾茲欣逢於上日伊啞歸櫓尙亟請於
下風

謝除大理正啟

外庸何取猥玷除書後至當誅自歸造命輒陳悃悃仰

陵十九

啓生成竊惟士制刑之中史告成于正是爲地官鄉師

之屬實視南臺特書之班厥任匪輕以人而重要必稱
寺中之絕乃可司天下之平藉未能得西京黃伯之循
良亦當復南士顧榮之望始爲宜稱無負選掄某成削
之姿款繁之識如魏王瓠濩落本空如紀消雞虛橋已
盡粵叨乘於一障偶坐閱於三秋責以會期初不過俗
吏所能爲者問其治狀何敢竊長者之言稱之仰藉大
鈞僅臻細滿俄子環而使入爰上印以亟行久阻濤波
條侵晏歲雖式徵之賦幸已來歸而棠棣之詩恐其或
廢屬經營於薄緒遂宿留以後時暮雪兔園自慙未至
春風燕壘尙許重尋自憐支離稿乾之餘復與光明盛

大之際昔涓濱雲遠每懷報一飯之恩今東閣天寬又
親觀四方之士突兀眼着於大厦依稀身傍於名驪人
質其遭已慙非據某官勤勞再造平決萬獄京邑空囹
如見成康之世太倉發粟實同禹稷之心流海宇之頌
聲輯庭闈之慶事八十者五豆方宏老老之仁三千年
一花益衍縣縣之算既宏開於壽域尤茂積於陰功謂
其舊服於官聯蓋亦粗知於德意俾污是正更廣好生
某敢不敬受嘉師仰酬鴻造畫衣冠而治惟知仰贊於
明時帶笏簪以遊尚冀少安於愚分

謝除侍右郎中啟

元祐師臣密侍臨軒之旦清熙郎選誤叨除日之榮恩

陵十九

五

華度越於輩流威烈輪囷於肝膽恭趨嚴屏肅擊謝函
自三班更舊制以來惟兩選以右銓爲劇七千八十六
闕尤歎久淹五萬四千詞條熟能徧睹肆今日丕釐於
積蠹而冗曹頓爲之一清然而綜敘得人自足服眾多
之口妄庸非據恐反生僥倖之心世胄必得張宣公之
賢蜀士亦須杜起莘之望豈繫譴陋可玷清華某結約
無奇支離堪笑雖從諸老先生之後良惜見聞徒慕兩
京循吏之風莫知宣布竭重來於班筍甫四閱於階冀
貫索曉沈幸空列犴武春成鎖恐漏多魚偶沙汰之尙
寬豈喬遷之過望不圖冗散忽與甄升紫粉界牆在一
時而超甚青綾倬直如列宿之英何莫蓋其慙欲辭勿

遂必使無冤失職乃見清通正自以稚少文安能敏絕
靖循僥忝彌切凌兢某官文武兼資勞謙盛德緇衣兮
又改造允出至誠故袴以待有功尤嚴責實再念銓衡
之公法是闕磨勵之微權深愧愚踪曷當隆使某敢不
敬脩職守祇服休明自知無佳吏部之稱可孚輿望何
敢以老衙官之語而忽選曹惟既乃心庶無所負

賀左史王侍郎啟

應麟

升華柱史晉二天官冠螭首蛾眉之班紫毫發彩上雜
翹豹尾之列金鏡題才宸命誕頒朝紳胥慶某官四明
問氣諸老傳真海內第一流負古人所自任之志胷中
三萬卷成當世不能爲之文擢異科軼平園與盤洲戲

陵十九

六

令德自文正而懿敏疇資鴻碩遍歷清華夕金華而朝
右拘藉甚告猷之益內玉堂而外西掖煥乎宜諾之稱
丕彰近甸之民庸式著本朝之公望復作蓬山領哀蓋
爲禁路羽儀緒遂良之錄起居載筆聿嚴於書法孫莘
老之振淹滯持衡爰別於品流增責綸垣行登政府某
幸依官簿況託年家慚無佳吏部之名願言庇屢敬致
真從臣之賀尙聽揚庭

通交代浙東提刑啟

家鉉翁

予環趣入方勞使臣之來出節俾行猥承賢者之後輒
脩初贊自託下風某官問學涪涵風猷整峻大兒孔文
舉一老高視於人羣難兄陳元芳二季共稱於世瑞越

自馳英聲於茂宰成美最於价藩擢外府丞繼天子使
並濤江而東鷺乃馮翊之左區路熟重來風生一道蒼
崖赤子自以爲不冤玉壺清冰撓之而勿濁含香徑躋
於省戶寓直密傍於奎鈞有功見知原省因任留之以
爲帝鄉之重待之以成宣室之釐方底綠綈頓覺小蓬
萊之近屬車清蹕卽躋舊筆橐之班某積愧空餐日尋
歸夢顧鉛刀之鈍甚如繡斧之輕何必咨於周敢以馳
驅而自詭其則不遠庶幾渠獲之是承

謝馬丞相啟 廷鷺

太微積星之次良玷清班小雅皇華之歌驟膺重寄循
牆勿遂銜袖以前竊以行部過江昔之所重觀風近甸

陵十九

七

今者尤榮況我朝初設於祥刑維外郎首膺於出使自
非夙望曷稱嘉師某蕞爾微踪淒其先緒帶衡佩矩僅
守曲士之常尋錯節盤根初葭良工之剗剛平生惟思
於斂退所至輒用其疎愚治郡平平甘催科之甚拙司
銓贖贖恥倚撫以爲奇益深逃健吏之名幸不在巧官
之目胡不歸之賦頌歎菊荒無何有之鄉乃全檇散比
陳情以自列特知己之汝容豈意出綸反叨持節地大
物眾莫如馮翊之區人微望輕豈稱職司之體無乃畏
景而就日凜其受命而飲冰某官學爲帝師心主善類
周公相祀上未許於明農兩結當封天密扶於陰德蕩
八荒之開壽廣一遺之好生爰重謀詢尤加選擇謂某

雖甚腐於力若不足以激昂然有志於民可與聞於欽
恤遂令司臬實荷化鈞某敢不敬服明休冀殫薄效相
期勿犯幸逢畫像之朝尚賴曲成亟反屠羊之肆

謝福王啟

明德茂親夙仰宗藩之重皇華宵雅誤將使指之隆循
牆莫控於忱恂削櫝用伸於禮敬竊以鼓楫而過江左
昔謂至難露冕而行南陽世稱殊寵洪惟今日尤重帝
鄉三輔黃圖俱號扶馮之近兩朝赤子深涵豐沛之恩
必將坐致於無刑斯可延洪於有慶匪時宿望曷受嘉
師某本以妄庸游叨任使出司民社會微慈愷之稱人
忝銓曹又乏清通之識竊自知其檇散每深愧於食浮

陵十九

八

力請賦詞惟期從欲不能者止亦分量之所安爰周咨
諏敢馳驅而自詭况戇愚惟知遂一致之性而闢劣未
易析兩端之疑願視闕然寵靈厚矣某官盛德而仁熟
行高而屬尊賜賑賑於弟兄式篤先朝之愛分寶玉於
伯叔益隆聖主之恩大路綬輦之備殊微黃髮台背之
介多恥肆勞謙而下士益推廣於好生某敢不明清單
辭矜畎庶頌畫衣冠而治將奚補於盛時帶笞箠以遊
倘早諧於初志惟祈函護彌切瞻依

通洪安撫啟 薰

建牙禹會聳聞賜履之新將指周原喜是握衣之舊雖
造化曲爲之地皆汲引以至於今輒冒顏行敬抒心曲

某官光明俊偉凝粹温郊戴之有鳳麟蔚羽儀於昭代山川之出雲雨將潤澤於蒼生出入垂四紀之餘險夷惟一節之貫爰自疇茂庸於分闢乃思挹爽氣於游帷巖居川觀花香竹色公雖袖看棋之手上方興當辰之思謂舊筆橐之臣惟靈光之獨在而小蓬萊之地乃馮翊之要區五閣冠班十連領袖爲我強起未容龍臥於清波惠然肯來況復馬諳於熟路先聲布濩環境驪呼領東方之縉紳靡須暖席問西廳之典故卽幹洪樞某立朝何禪予節良忝若時華選敢當小雅之遣使臣實有夙緣復見文昌之爲帥長乃平生之知己實今日之至榮所幸有函丈之可親豈敢以外臺而自列奉令

陵十九

九

承教常如在幕府之時當軸處中願復入陶鈞之數

回郭衢州啟

觀風問俗愧無古庸使之能宣化承流幸倚東諸侯之望敬脩制楨仰復司籤某官實學兼謙宏規有偉盤根利器未嘗肯繁之少經堅車大輿每貫險夷而一致自早收於儒級已綽致於英猷農扈晉班珍曹疊組急流勇退竭爲鹿洞之游異最昭升徑陟雉工之長旣益深於涵負難久閱於經綸若時太末之區頗狃潢池之習蜂蠆起於袖人皆貽愕以莫前龍蛇放之淮公獨笑談而遂定懋著昔年之最坐臻千里之安方畧具施威聲益振爛柯日永已知碁著之高褒璽春温更覺橐班之

近某立朝何補乘傳竭來深惟司臬之匪輕正望同舟之共濟康衢謠詠喜復見眞淳之風原隰馳驅亦與邀安靖之福

通鮑制置啟

賜履至海方瞻統府之尊六轡于原猥玷使臣之選夙幸邀於先好茲又託於下風乘傳甫來飭函以贊某官風儀簡遠論議崇竑少微古括之精英實鍾間氣太山洪河之涵負卓爲偉人自親簡於嚴宸遂厯居於言路抨彈霜肅稟其一御史之風忠諫日陳不在三諫官之下咸斂手以避於司隸乃持橐徑上以甘泉史觀兼華秋鄉疊組王體國論方有賴於儒猷後勁中權乃出專

陵十九

十

於闕任仍躋仙殿來重瀛垣粵從號令之新坐使提封之靖春生秋肅山立霆行海不揚波已獨高於殊績林有伏猛盍歸重於本朝暫爲十洲之少留卽聞兩地之徑拜某奚堪用世甚忝爲郎歸夢久搖每繞蒼苔之上遇恩過厚俾持英蕩而東愧隆指之莫將幸高牙之密邇周原無敢自詭於驅馳夏屋渠渠尙焉依於芘冒

賀朱漕啟

輟武機庭將輸河漕木天寓直窳通東璧之躔銀漢乘槎密旁長安之日悚聞揭節盡肅提封某官天分夙高人門甚偉引筆伸紙其言自成於波瀾游刃發礪所至無前於肯繁自與聞於國計益展究於英猷有蔚功言

孟膺事任劉子羽之在樞掾實贊魏公之謀鮮于侁之號福星嘗問迂叟之語教條所暨和氣已孚漕引以歸中都佇昭異最拾囊而從上雍遂陟禁塗某夙荷眷知尤深慶懌馳驅英蕩敢云六絲轡之並持流落草堂尙望千丈裘之大芘

賀章參政啟

煥頒奎筆晉貳台衡敘甯武圖功方領神樞之重繼自今立政遂參國秉之隆贊書一傳舉笏交賀在昔仁祖有若郇公肅又清忠實相慶曆之治重謹微密具形徂徠之詩洪惟今公克篤前烈某官堪輿間氣經緯全猷喬嶽太山極包涵而雲雨自潤祥麟瑞鳳不驚搏而羽

陵十九

十二

毛畢朝早以魁壘之英共期公輔之器歷諫官御史之職有偉建明居給事侍從之間益隆德望已爲儀於清要猶未究於經綸舊學甘盤上方篤從游之眷中興常武公遂躋基命之聯乃蔽宸衷擢陪宰席退思巖之深念無非爲國家久遠之圖天章閣之宏開方自任天下太平之責于以慰蒼生之至望于以昭眞儒之極功以首參而攝行豈但用冀實之之故事當中書之虛轄行遂繼畢文簡之芳猷某幸圖陶鎔第深慶忭駟駟之持絲轡初何補於詼原燕雀之託併懷其敢忘於賀厦

賀刑部陳尙書啟

宜中

趣馳召驛晉長爽鳩王人多聞密贊月將之益備者給

事遂躋夕拜之聯疊組生光垂紳交慶某官倫魁偉望善頌宗盟永嘉正始之音斯文獨任慶元鈞黨之籍姁節尤香自五色之占祥已九重之懋簡御史無官長具嚴豸角之威太常不是卿徑上雞翹之列典司帝制備極儒榮由禮闈而踐政塗蓋用王魏公之故事請福唐以便親養乃繼蔡忠惠之芳猷十乘惠臨七閩蘇醒然而林有伏猛所當歸重於本朝海不揚波詎可獨私於遐嶠果招旌之緊至俄德履之徑升暇日到石渠丹地開黃卷聚頭魏立注意益深濡墨塗歸已見引綱維而爭大體把麻庭告行遂溥潤澤以福蒼生某將指駟原歡顏燕夏奉令承教方將仰隸於統臨當軸乘鈞所願

陵十九

十三

共陶於坯冶

賀陳察院啟

週

簡自嚴宸擢居憲府紬書天祿閣方資筆削之長察事司馬門遂任紀綱之寄除音誕布輿論交孚某官老成典刑大雅安達明月寶璐紛內美之好脩繁露玉杯抱遺經而獨究久周南之留滯俄宣室之興思職教武成橫經宗邸博士議郎之選允藉多聞承明著作之庭尤資夙望益光家學洵謂儒榮肆天筆之親除遂霜臺之分察力致天理人欲之辨尤嚴君子小人之間第一法筵已竦聞於偉義二三執政行徑踐於週聯某越在乘輅喜聆出綉濃墨大字媿乏徂徠生之詩廣厦歡顏第

哦杜陵老之句

回倪處州啟

疏榮嚴展作鎮近畿細旃廣廈之間方倚成於君德古
括少微之分乃自詭於民庸誕布寬條歡騰輿頌某官
金華秀傑麗澤淵源季方並著高名時稱競爽子雲多
識奇字見謂洽聞少資壁水之楷模遂給玉堂之筆札
風舞槐龍之翠密侍照明夜燃藜杖之青編儀中秘兼
華省戶舉武禁涂乃莫回勇退之懷竭來舊補遊之處
昔在臯比之坐已聞學子之翕歸今憑熊軾而來想見
邦人之相慶蓋久浮於教化初何事於施爲田里人安
江山開懌坐令今日復見古循吏之風歸重本朝卽造

陵十九

三

真從臣之列某夙蒙異予今幸同寅駟駘諷原自愧馳
驅之何補燕雀賀厦第欣賁肅之焉依

啟

宋吳興平 獻著

賀郭正言啟

顯被龍光擢登騎省御史六察方資糾正於官邪諍臣
七人尤賴切劄於君德贊書俶下輿論翁孚惟慶曆增
置於諫員若襄公崛起於海服自昔右拾遺之妙選孰
如此六日之新除久遠功名蔡忠惠誇朝端之風采礫
砢言論石徂徠輯天下之頌聲在當時燁若神人肆今
日復聞盛事某官人物師表問學淵源磅礴扶輿秀出
五羊之表魁壘傑特獨立萬馬之中比茂簡於宸衷遂

陵二十

一

晉司於臺察紀綱頓肅奸宄潛消具嚴白簡之威遂上
青蒲之列正臣進者治表士競相歡明主可為忠言公
益自奮謂習俗當使之粹美謂議論當見之聽行有如
第一義之建明足為千萬代之瞻仰諫官能如此豈不
致於太平宰相可行之遂盡摠於素學某悚聆除目倍
切歡棕屬縻使傳之來阻與賓榮之賀朝陽鳴鳳方觀
奏藁之傳夜月驚鴻倘許寒枝之託

賀陳殿院啟 堅

奎筆煥頌臺端晉貳有神帝右方資劇拂之功執法殿
中益峻綱維之任忠賢進矣頌詠翕然昔在建炎有若
忠簡維三年之夏甫任諫員越一月之間徑躋臺副孰

不謂除書之甚峻豈知視故實則已迂攷言事簿所行
俄升橫榻取樞府銜而入即遂秉鈞竊惟今公復當盛
舉某官色和氣勁寶鉅聲闕大蔡神著洞視萬物而先
見積石底柱瀾倒百川而後知蔚為善類之宗茂簡虛
皇之眷姓名內出糾察晉同治世鸞鳳平生豈樂於鷲
搏法筵龍象第一咸聳於聽聞巽積丹忱芬芳菊節上
方喜忠嘉之論公遂進遺補之官韓魏公存藁諫垣孰
知雅意劉元城徧歷言路具有前猷豈曰臺無長知庶
幾國有君子曾未閱旬時之近已共瞻風采之親觀象
門甫綴於紫聯廷英閣快傳於偉論供奉赤墀下甯復
久淹任參黃散間即聞大任某夙叨函護倍切歡愉燕

陵二十

二

雀賀成愧已居於人後鹿麋許放倘自遂於物初

賀葉丞相啟

簡在淵衷再升台席貳公寅亮重傳則國將興三朝會
同敬事則命以始揚庭有肅薄海交歡惟仁祖之盛時
有沂公之魁望夙陪鶴禁蓋獨高羽翼之功親載龍飛
遂再被股肱之寄在昔靡聞於牢避況今又異於平時
豈其我公可遂雅志某官忱通造化學貫本原如璧如
圭瑟儻本威儀之盛在淵在陸寤寐皆憂愛之真粵從
導若木之暉久矣正太微之次民自擇相上方倚公已
致乎朞月之間乃決去崇朝之頃急流勇退豈樂錢官
靖之名晚節寒香每誦韓魏公之句雖野老相忘於爾

汝而聖主每問於起居謂新益從游毋遯野而若子棄
謂初元該輔盡畫宮而績于成俄銀信之密傳果沙隄
之重築儀圖惟舊眷注可知屬當四郊多壘之餘或後
一馬二童之至諸生舉幡於闕下使者結轍於山中雖
富貴不足動其心然宗社宜深爲之計天高氣爽喜聞
庚伏之清義忠言親尤渴辰猷之告久竚瞻之云切肆
優禮之是加至和之相文公特下百官班迎之詔熙寧
之召正獻適當七月入對之時有德進而朝自尊大老
歸而子焉往予以祈天永命予以甯武圖功益隆磐石
之安茂介秀眉之壽某夙叨鈞播竦聽制麻偶尙留絲
轡之間猶得際袞衣之入歌詩九百字愧莫寫於螽鳴

陵二十

聚觀數千人喜即迎於馬首

通陳制使啟

通班禹閭出鎮瀛垣尙書五兵方峻躋於聽履元戎十
乘遂倚重於分弓明詔一傳先聲威聳某官治朝菁蔡
善類鳳麟出神入天之文追姬古作內聖外王之學號
稱儒宗物望夙隆宸衷茂簡自重來於省戶俄歸立於
諫坡執法端門風生獨鶴之擊記言洞案日持兩螯之
坳公每夢想於清菖上方眷留於紫禁以夏卿而掌帝
制若元祐之東坡以春秋而侍經帷若紹興之文定學
館倚楷模之重史筵推筆削之公兼華已極於儒榮一
武即登於接路而乃屢抗箋天之疏竭爲表海之行瞻

此鄒峯實惟都會右扶左翊在昔所嚴後動中權于今
尤重雖忠賢當在於禁近然宵旰欲寬於顧憂一聞位
置之新坐致提封之肅吏士具孚於號令旄倪咸俟於
旌旗樽俎從容如領十洲之勝經綸密勿卽歸兩地之
崇某夙辱眷知竦聆成命竊喜聲光之近獲依節制之
尊駟駟諷原自笑馳驅之已倦燕雀賀夏尙惟芘冒之
是邀

賀徐察院啟

光被親除晉司分察出節少府已聞冰漕之通執簡南
臺咸疎霜稜之峻贊書誕布輿頌翕乎載稽先猷最重
言職裕陵簡擢嘗以使還之餘乾道訓謨必由邑最而

陵二十

用蓋欲周知於民事若時復舉於彝章某官粹學英規
崇論欲議地靈傑出實爲仲原常父之邦風采著閭夙
有元城了翁之望原培器業小試絃歌紫峯前斐書
撫字心勞之考金耀門裏獨升文學掌固之班方茂簡
於九重俄峻躋於四轄見大夫無可者利社稷則顯之
發河內倉母勞使黠弄御史印其無易堯果被殊知遂
居列任凡其力陳於殿陛之上莫非目擊於田里之間
守備十三條言言尤切法筵第一義凜凜甚嚴蓋將一
正於君心于以共扶於世道善類尤主元氣益昌斯謀
斯猷正倚忠嘉之告汝爲汝翼遂躋輔弼之聯某越在
乘輅欣聞出綽讀南州高士之傳雖未接於下風續東

魯祖徠之詩喜親逢於盛舉自惟臬事幸隸臺容沃纒
六絲何有詢誼之善珍裘萬丈尙祈芘冒之仁

回安撫洪尙書啟

生磨蝎之宮人皆憐於奇分挹洪崖之袂天欲制其頽
齡錫以好詞温乎盛德某官銅柯色耐白雪調高癸酉
初置於藻珠方詠舊典壬戌曾遊於赤壁自度新腔猶
記辱在泥塗之踪特紆世掌綸絲之手幹百斛鼎絕知
健筆之豐扛有千歲苓幸附長松之小草粧禡初度探
借春風清頰詩篇荷尙憐於叔弼南豐香辨竊自愧於
履常某叢爾孤生淒其多幸再命三命而走其敢辱於
頌言九月十月之交尙早諧於歸志

陵二十

回洪制機啟

玉樹生階庭幸託通家之好銅狄話疇昔辱有初度之
臨妙語過施微蹤增惕某官朱絃清越金薤琳瑯文章
當家自有五鳳樓之體即君早貴即催雙鳧鳥之朝不
斯珠璣用華弧矢真所謂幼婦外孫之作乃得此名父
哲子之間呂寶臣丁未之同許邀餘福文潞國丙午之
會願祝耆英某自媿摧頽莫當繼藉聞鶴飛於鐵笛空
記當年誦鯨卷於錦衾第欽盛意

賀葵守趙侍郎啟

簡知當宁來重价藩天近虛皇密接圖書之邃地嚴牛
女光分棨戟之輝甫眎籍文已騰輿誦某官三代循吏

兩漢宗英徐公自有常不易平生之价叔度撓不濁可
知徹底之清粵從嚴瀨之一聯對秉勾吳之雙節入躋
河漕坐鎮神皋京師無憂有范君式資雅望關節不到
有包老益著清名爰疇最於尹釐遂升華於戶簞滿歲
爲真之近只急流勇退之謂何通國去思起家有詔惟
此邦夙以處承明之老在今日尤當用慈惠之師條教
一頒旄倪胥慶叱初平石坐令風俗之醇賜潁川金靡
俟暮年之久卽從筆橐大究經綸某舊忝侍朝新聞建
牧自愧無一毫之善如古誼詢乃所願千里之間得賢
師帥光心之喜舞手以言已具歸舟端爲鱸魚之計相
歡賀厦未忘燕雀之情

陵二十

賀平章冬啟

六符之星曰太平式應連珠之瑞千歲之日可坐致宜
膺獻履之長維我元臣輯時若祉某官春融盛德天鑒
精忠觀陽復於義友朋來有喜占歲臨於吳分三捷奏
功宜對芬芸承綏戩穀雪晴鳩鵲方傳廣內之歡香直
麒麟散作函生之福某有慚誼度所賴庇全煖律一噓
願早回於生意雲氣多壽但虔致於頌私
乾清坤夷共睹連珠之瑞晨賀晝會獨冠萬玉之班維
我元臣哀時善頌某官慶風雲會見天地心金柅靡牽
宜羣陰之退聽銅儀密運知元化之自調屬茲獻履之
辰茂輯奉觴之慶泰初之元起曆世運方春冬至之日

壽人函生蒙福某偶糜把繡莫旅賀裾問驛使之梅端
悉由於造化對衛公之竹願常報於平安

賀章參政啟二

歲次在鴉尾適符元祐之壬申初度起牽牛方數泰元
之甲子維時碩輔茂輯頌聲某官學探天根身壽國脈
下丞相一等參幹繁機陳泰階六符密調元化履長伊
始受祉宜多前疑後丞益茂重瞳之眷晨賀晝會卽冠
百羣之班某使傳叨乘賓榮阻造繡衣直指自慚無一
綫之長黃髮秀眉願仰祝千齡之壽

黃鐘起曆九寸之律最先紫殿稱觴千歲之日可致維
時碩輔茂輯頌聲某官北斗躔魁慶雲世瑞陽長陰消

陵二十

之際妙探蹟於先天文經武緯之全獨彌綸于兩地芳
芸初茁戩穀惟多佇聞麻制之傳卽列火城之盛某屬
糜使傳莫造賓榮濡轡六絲何有綫長之補珍裘萬丈
尙垂緹覆之溫

賀福王啟二

陽比君子德方回噓律之春王今叔父尊宜介稱觴之
壽順乘剛且茂輯頌聲某官都若重緹粹然大玉玩義
易初爻之動吉宜應於朋來錫鴻疇次九之全福方臻
於嚮用適屆黃鍾之候益開朱邸之祥受祉自今有邦
同慶某偶叨把繡獲履曳裾書魯觀之雲已共占於多
壽賦梁園之雪尙密映於餘輝

南陸迎長景方增於宮綫東平樂善慶宜輯於宗藩式
對初陽哀時善頌某官青社綦貴黃鍾函和三十分而
後成妙探義畫九五福之咸備宜用箕疇茲亞歲之陳
儀爰自天而錫美方開衍筮有永皇家其密藉宏庥第
增慶臆繡衣直指初何有於寸長黃髮秀眉願永綬於
多祉

賀臺諫啟

元祐壬申記景至熙成之歲泰初甲子協清躔畢聚之
祥維時正人茂輯善頌某官身壽國脈學探天根景星
慶雲出則爲明時之瑞嚴霜烈日儼然主公論之盟丹
忱屢上於囊封香氣密依於扇影晨賀晝會方陪亞歲

陵二十

之朝前疑後丞卽聽敷庭之命某猥叨持節莫與賀裾
濡轡六絲何有綫長之補珍裘千丈尙依緹覆之溫

賀陳殿院啟

黃鍾爲律首持陽數之符朱衣在殿中密接天顏之粹
維時善頌宜輯殊祥某官學操易原身爲治氣嚴凌霜
柏方揚鶴擊之威瑞應嶰籥咸聳鳳鳴之偉芳芸初茁
戩穀官多五更三點之朝方陪亞歲泰階六符之耀卽
正中台某越在乘輶莫陪賀履夜持丹筆竊自媿于平
反曉望喬雲願曲垂於芘冒

賀洪安撫啟

登臺書雲物已符歲美之占聽履上星辰宜踐景長之

慶維時閤老茂輯頌聲某官北斗穹班陽春盛德暮年
報政久騰五袴之歌和氣致祥已應六雲之喜芳芸初
茁戩穀宜多遂繇義序之崇入補舜裳之缺某偶叨把
繡幸預稱觴會前殿之八能卽聞登用歌闕宮之千歲
願祝壽祺

賀陳制使慶元節啟

驗南端之圭景式應迎長表東海之履封宜多介福順
乘剛且茂輯頌聲某官學探天根身爲元氣春回田里
歡傳梅溪一杯酒之詩雲靜濤波小試希文萬甲兵之
手在師中吉應復朋來某密倚崇墉倍深慶臆六絲濡
轡婉何補於馳驅千丈珍裘尙焉依於苴冒

陵二十

九

賀吳提刑啟

漢曆大初律先起子魯經南至日喜加辛茂迎繡綫之
長時輯皇華之祉某官名高雲壑令肅霜臺百九十字
之箴一新明聽千二百黍之律久積陰功已淑問之滂
流宜陽剛之甚長卽膺詔綽歸捧御麻某幸託部封莫
趨賀廡扇開九雀願卽陪供奉之班爐擁躡鳴竊自笑
賴殘之迹

賀陳提舉啟

律起二千百黍肇應黃鍾珠連一十三星有光翠節若
時亞歲懋輯迎長某官露寒之冰霞光之繡爲魯太史
會書辛日之雲發漢常平直是荒年之穀上方考八能

而明陟公宜哀五善以徑升甫對剛爰卽願溫詔某屬
縻守絃莫旅賀裾爐擁躡鳴竊自笑賴殘之迹扇開孔
雀願卽陪供奉之班

賀平章正啟

一氣轉鈞歲紀心躔之次三公拜璧日膺眉壽之綏宜
對剛辰益增若祉某官心通元造躬致太平南紀波澄
再啟庚申之運東淮塵淨坐收甲戌之功乾清坤夷晨
賀晝會桃林騎火共傳臘月之捷書柏葉羽觴載戩歲
端之善頌□□□□方開衍筮永燕之餘引領精祈尙
冀□□放鳩之惠

賀汪安撫啟

陵二十

十

王者吉午九重南維長子帥師宜膺中吉新開雜帖喜
溢熊湘某官碩望矚昂仁心簇達和門令肅旁行青草
洞庭之區熱撰班高密接紅雲通明之殿整軍以暇列
部皆春半夜牙璋趣鎮上游之方面九天翠仗歸陪元
會之班頭某幸託萬間又逢三始雪深戍壘幸早許於
踐更春滿辛盤悵莫陪於施賀

賀運使啟

春回紫宙方占元日到人日之晴曉望皇華願致新年
勝舊年之祝輯時多祉福我全湘某官績茂方輪規宏
園物郎潛久滯記紫粉之宮牆歲計有餘峙金湯之粟
粒和重列部簡在九重著練鵲之袍立通冰漕瞻袞龍

之坐歸照火城

賀諸郡啟

七潤一章方正太初之曆萬有千歲宜歌闕宮之詩時
乃价藩薰然叶氣某官履端於始泰內其亨畫鹿車輜
是為明府之瑞黃龍詔旨誕布聖朝之仁茂對青規趣
歸紫禁某幸脩鄰睦又見歲元春入辛盤愧徒勤於頌
詠雲深成墨冀遂早於踐更

代鄧知縣謝啟

筆福蒼生久切昭蘇之望圭磨宿玷特蒙技拭之恩瞻
淖泥頓濯於清波信雨露可生於焦穀恭脩竿牘少敘
輪囷伏念某岷雪寒漸鄧林病葉楊惲之於司馬每慚

陵二十

十一

外氏之書韓湘之於昌黎空忝諸孫之列侵尋微宦歷
落寒途自知命薄以數奇所至身勤而事左屬者不量
疏謫冒試劇繁覆轍相望前無完錦抱琴獨往殆若投
膠然而幸闕於兩年亦且粗安於百里不謂末路凌兢
之際忽生旁觀萋菲之言長官誰使汝為傷弓至此短
簿能令公喜奪席宜時雖當時咸謂其非辜願數語厚
誣之已甚落千仞而此冤莫白越五載而其書尚存惘
惘行吟蒼蒼滿鬢身在菰蒲外幾無路以自言額塌沙
土中幸有天之可列果畫開於大照遂盡直其前謾餐
餐鼎之汗今知免矣餘皇舟之復非幸而何徒憐屯蹇
之餘重費乾坤之造恩深啄菹心誓捐糜茲蓋恭遇某

官忠貫兩儀重釐二柄金城圖上拓舊日之成規玉鉉
羹中釀豐年之和氣方開八荒之壽未忍一物之枯謂
范忠宣猶有外孫誰其扶植謂尹師魯嘗陪上客猶記
汝憐遂令練裙葛帔之蹤亦動赤烏袞衣之聽拔之陷
阱允矣遭逢某敢不鏤骨銘肌息黥補劓活西江之鮒
己自幸於餘生起中廡之駒尚希終於一顧

代謝得闕啟

委身化治借露悃私列屬計臺猥叨鈞播允矣寒微之
幸異哉特達之恩晉謝借符恭脩竿牘某質良苦窳分
復奇窮斷雁孤鴻曷奮飛於霄漢常鱗凡介甘漂泊於
泥沙棲棲州縣之間浸浸歲年之晚遠行湘水冒領制

陵二十

十二

巖民朽其中每易烹鮮之擾獠環於外尤難怒獸之馴
良自笑於鉛刀惟恐傷於錦製相安疎拙幸免曠瘼視
紫芝為于之歌何能為役尋五柳歸兮之賦幸遂此心
雖竊喜於璧全豈不思於穎脫鸚章或靳蟻磨仍迂欲
成九仞之山奈虧一篋非得千丈之綆孰拔重淵旅食
京華上書光範方擬圖於續食庶幾遂於合中央果荷甄
陶俾遊幕府蓮欣依儉固已甚榮瓜靡待齊尤為過望
載惟冰漕越在淮壖中興賦入之淵昔聞此語東園登
覽之勝今匪當時然必疏通之智而後可佐方輪明敏
之姿而後可以神婉畫自量甚審曷稱所蒙某官功被
生民心存王室斷鼉立極力成再造之大功飛龍御天

身受兩朝之顧命當重任如伊尹勤小物如畢公遂使
妄庸亦叨器使某敢不服勤職守期稱恩知塞下豨豨
無乏連營之飽淮南雞犬尚希舐鼎之仙

宋吳興牟 獻著

劄

賀陳倉赴召劄

簡在清衷傲頌嚴召見知則說乃疇四牡之功式邁其歸爰趣入鸞之覲仁賢進矣氣類翕然某官世出詞家朝之治表香風一道皆蘭芷之芳菲皎日寸丹願江淮之清晏久勞使指益懋眷知謂汲直當在於拾遺而仲舒最宜於為誥屬輔軒之循部乃急詔以喚歸治舍人裝詣行在所九重虛伫趣之至四輩之馳多士共期決然居兩制之選悚觀奎筆入告宸猷某辱附門牆喜聞

陵二十一

嘉業堂校刊

綸綽願如薦賈之後賀無以自文若曰文子之同升則

又何敢

回何尉劄

屈公以望此府久矣貪賢取人而拔其尤庶幾報國非相為賜何謝之云某官經緯之全淵源之正自足幹千鈞之龍鼎澗步一時亦嘗舞丈二之蛇牙雄風四面越自紅旗之破賊坐消赤子之弄兵未遂疇庸姑煩贊畫頗有此容否正自不凡乃欲相吏耶居然可敬况方興文武共弱之歎蓋所謂聖哲不足之時是時輻輳於上前未許竇橫於道側且將大任聊復小陞某自笑寸筵初無強剪文僖尤喜得尹師魯東坡不忍負李直方效

古靈豪之品題不知量也繼來石磯之勳業還以贈之

賀李運使赴召劄

誕布温綸肆膺嚴召遠有禮樂皇華之使久矣透遲朝無耆艾白首之儒孰其顧問仁賢進矣誦詠翕然某官善類羽儀詞林根柢前茅後勁獨奏矚妖之勳左粥右饒人蒙免糴之賜賢勞允懋膺簡益隆太史久滯於渡湘仲舒雅宜其為誥果招旌之特下亟馳傳以喚歸治舍人裝詣行在所上心虛伫趣之至四輩之多除目歡傳決然居兩制之選徑從禁甬平踐政塗某辱附高門幸間盛事鳳凰覽輝而下已治表之可覘燕雀賀厦之成愧慶函之良後

陵二十一

賀浙西黃安撫劄

冠儀計省晉領神皋江左之有夷吾方高人望西都之用黃伯尤賴尹釐贊書初傳舉笏交賀某官識高見卓學博用周平生曾南豐獨得文章之派不比大老范有偉經濟之胸文武而有威風俊傑而識時務自膺泉任屢奏虜公征謀治法之兼明義實仁齊之旁邇雖護北門之管鑰厥任方隆然制西事於廟堂此言當念宜宸衷之簡在爰峻旨以趣歸左翊右馮姑少煩於彈壓一食二貨亦坐究其源流繇省府乃踐於政塗蓋祖宗具存於故實靡須温席即聽揚庭京兆逼雲霄已獨高於某步尚書踐台斗行遂副於僉期某夙荷殊知疎聞新

溼適聞濤江之遠愧旅賀之莫前瞻言夏屋之成尙垂
麻之是賴

賀董都承劄

顯被華褒肆頒異數晉班東壁密聯上帝之圖書導旨
西樞遂筮侍臣之筆素得輿之喜舉笏攸同某抱負瑰
琦見聞碑治名父之子夙推學問之淵源知兵之儒見
經綸之磅礴屬舉行於機廷用圖回於枚卜宜疇宿望
之賢俾爲一老之助乃升寶締密侍籌帷惟承旨視釐
禁之至嚴而入侍與螭坳而對峙紹興趙子畫遂兼次
對之華元祐王彥霖徑領本兵之寄仁覬晉用以究宏
施

陵二十一

賀安吉任守劄

奏最澄江易填若水爭杜公於境可知父老之懽然自
東坡迄今復見鄉賢之至止寬條誕布與頌翁字某官
粹玉方流盤根利器家聲偉甚蓋元符御史之後人治
行卓然謗西京循吏之遺意蓋膺表選徑踐穹華惟此
邦率用名流在今日尤嚴宅牧端賴仁賢之重以幸畿
輔之民籍篆方開袴襦已詠扶風馮翊旣歷試而有成
奉時甘泉卽趣歸而徑上

武岡送交代物劄

三年上最一節趣還卧轍攀轅愁絕紫陽之父老持囊
管筆卽爲碧落之從臣甫入脩門峻躋華賈某疊聯雅

好倍切慶悰屬行色之假裝輒非儀而將意依依膠戀
蓋不勝折柳之情謹謹護持當共愛憇棠之芟

回錢安撫獄空劄

化泱神臬詔嘉空罔碎以止辟庶幾刑措之風書且斐
書偉甚尹釐之績和聲所破盛節以興某官職大司徒
領右內史爲治行之第一已簡殊知問斷獄之幾何卽
登邇列棲桁楊而不用寫琬琰於將來某伏沐貽函悚
觀拓本濃墨大字愧莫繼於頌聲茂草園扉喜亦同於
生意

答太平趙侍郎劄

日起

采石風清想騎鯨之正逸玉川雲冷叨致鯉之甚恩某

陵二十一

四

官荷橐窵班粉陰雅誼手書郁穆藹其前輩之風臺餽
豐隆逮此同僚之士某某名所感亟拜而登裏飯而問
子桑敢當盛意下詔而徵黃霸惟切頌言

回送小錄劄

臚傳集仙殿企並世之魁躔頂戴千佛經脩清時之盛
事損函下逮拓本寵頒竊觀濃墨大字之所題深愧新
學小生之亦與襄藏惟謹銘感曷勝

回南省登第諸鄉人請劄

泥金姓字方幸蜀稱之有人衒袖文書忽聯趙壁而過
我且以互鄉之晚出獲衣峻甲以同升猥見牽聯俾陪
容與荷眷私之甚厚豈謫陋之敢當執牛耳以主載書

夫孰踰於公者附驥尾而致千里尙加惠於兒曹

回趙園令劄

隆指是將幸托鳴珂之芷高情良厚首勤枉翰之臨深切感藏薄言控謝某官器宏以遠玉粹而温卓爾不羣夙共稱於大雅卑以自牧尤深執於好謙粵粉省之蹇華久琳宮之均供捧耐而見宗廟式昭助祭之勤賜膳以親弟兄行茂均釐之屋宸綸極下齊鉞徑躋某未遂投閑偶叨乘傳稟莫稱咨詢之職胡敢當慶問之貽曾瓊報之弗周尙錦歸而亟謁

賀洪帥兼倉劄

絲綸誕頒臺閩並建御毅之謀元帥方界中權太史之

陵二十一

五

上會稽爰修平準便蕃異敷布漢歡聲某官學博用周德全能鉅使華帥領兼數器以有餘惠氣威聲達四封而尤粵星明胃南之積唐澤及天下之函生某自謂陳根欣傳新溪閩厦成而賀第切歡修郊輅之恭仰留侍慶

回洪帥謝宴劄

位不同禮亦異敢邀法從之名瀝謙自牧尊而光肯枉元戎之小隊欲少見事長之意用輒忘躡等之嫌里詠塗歌不足以寫盛德山肴野簌不足以奉清歡竟席凌兢旁觀榮詡謂南陽公賓客之盛於其主以可知嚴閣老禮數之寬蓋斯今之未有方欲踵門而拜辱乃勤損

翰之下願輕身以先匹夫曷當盛意眾人而報國士敢味殊私

賀洪帥入宅劄

穆卜剛辰肅臨大府文昌爲帥府前羅檠戟之嚴州宅似仙居坐得蓬萊之勝令方修於庭戶詔歸坐於廟堂某仰止崇墉盍摠慶臆燕雀之賀大夏其喜可知龜魚之蔭新亭自今以始

謝洪帥宴劄

宴以示慈敢辱獻酬之禮歌而發德甚慚纒藉之詞敵以下且莫當求之今而罕有某官經綸偉望文章當家元帥聿臨如御毅之閱禮樂初筵有秩如衛武之謹威

陵二十一

六

儀遂令未至之踪亦與特招之命金石備設水陸畢陳入三遜而後升所以示不慢不爭之教獲五善敢不拜豈足堪爰諷爰度之詩若小人屬饜則有之與先生並行則過矣□□爰居於九奏靈輅徒辱於兼金某既用跋蕘尤深悚惕備樂而延秦子已頓有於光華蕪香而敬南豐第益勤於歸倚

謝福王請會劄

虎拜對揚天子之命幸際昌期鹿鳴燕樂嘉賓之心俾陪盛禮極隆謙而下士出珍賜於上方御府分綃瑞筵更翻於薰吹宮葩壓帽名香設實於寶奩醉飽以歸寵榮無數某恐勤鈞重阻造賓延爰居享九韶第益增於

駭駭台背俾千歲願彌祝於熾昌

回福王請宴劄

乾亨際會震風開祥雲集紳綬共致三呼之祝天頒詔旨載稱萬壽之觴茲伏被於鈞函猥被陪於盛典某自惟千齡之希遇敢不百拜而祇承

賀福王子除秘撰劄二

經庭輯慶鳳闕疏恩樂善推東平勝衣授列侯之印好學如中壘繙書照太乙之藜詔墨誕頌宗藩增重穆清茂簡論謨躋華奎璧之主圖書允為清選服膺之親兄弟宜舉舊彝綉綉肆頌庭闈增榮

賀福王生日劄

陵二十一

以殷仲秋誕彌厥月在壽星之次喜適應於歲行玩先天之圖方益增於乾策御府駢羅於珍錫慶霄郁穆於殊祥永膺正社之尊丕鞏宗榮之重某猥叨乘傳幸際稱觴言采其芹輒効微忱之敬俾耆而艾願惟純嘏之祈

賀洪尙書生日劄二

峻極儲英揆初紀度香山未老曾賦文開八表之詩萊國篤生成誦少避中元之主自今其始以莫不增某官四海典刑兩朝壽俊傳斯文印記赤壁之前身與造物遊抱洪崖之左袂無心出岫有詔自天屬方講於小郊宜趣登於大老台背耆艾爰歌千歲之祥瑞冕聽咸

韶即與五人之列

明時輯慶初度題期月在斗牛之間適幾秋望數起角亢之首是日壽星蓬萊方沸於歡聲藥珠已傳於蜚詔峻躋宥密永燕期頤某夙忝登門欣逢薦梓校中元列仙之籍但祝脩齡致南豐一瓣之香輒伸微敬

回洪帥送生日劄

某叢爾寒踪安知初度雖男子始生之旦爰有垂弧然古人已孤之餘猶不純采故此日每增於多感蓋頻年彌切於苦心詎謂鈞慈特垂軫念有來介使賜以頌言塵几蕭條忽有珊瑚鈞之照海圖拆裂俄驚繡錦緞之奇謀在微賤實難蒙荷熾而昌耆而艾於自壽以何心

陵二十一

尊者賜賤者辭恐不恭之有譴已頽顏而登拜第芒背以弗皇未既謝私尙儲謁侍

謝福王送生日劄

躔磨竭之官自憐微績廢蓼莪之什安識揆初詎意某官下土而極勞謙懋德而勤小物寶函蜚逮照以陸離之光列篚橫陳錫以庶多之品於昭盛禮若惕愚衷尊者賜賤者辭何敢方於嚴命熾而昌耆而艾願還致於頌言

冬至送物劄

荔挺初生式應得輿之吉梅花遠寄嘗修賀厦之恭豈意某官蜚昇函書記存節物詞華有爛益乎重緹之温

既施鼎來甚矣引玉之愧某亟言登拜倍切感藏增一
線之愁正自憐於病况聽五更之漏願還致於頌言
諸郡

復朋來之亨陽剛初長師在中之吉天寵宜承茂對昌
期徑登宥府某密依崇屏盍致慶私芹獻至微輒仰千
於主進雲氣多壽尙造筵於賓榮

洪帥

企踐斗之班媿莫修於獻履接書雲之筆迺忽辱於貽
緘申錫貺儀有光節物况駢羅於品錯益昭切於眷私
某既拜而登莫名其感枝頭春信肯分將驛使之梅夜
半灰寒自笑惟懶殘之芋

回洪帥

律起黃鐘已應浮葭之候位隆赤社宜膺戩穀之祥剛

陵二十一

九

長順乘壽臧丞介某密依宏苾盍致慶私

福王

南至日長甫測丈三之景右扶風近宜膺第一之褒方
輯慶函已紆謙柄某官霞光之綉露寒之冰畫戟凝香
坐看諸縣豐登之樂翠綉鳴玉尙依去年供奉之班方
簡在於御屏卽蜚來於詔綵禁塗直上扇影徐開某喻
企州門欣聞輿誦會八能於前殿悚聽徵書繼六客之
後塵敢忘拜賦

回安吉寺

紫宸天近用亞歲儀金堂月高持少府節宜乘剛旦茂
輯蕃釐某官和氣縱溫清姿冰潔王人序諸侯上已懋
賢勞公輔在兩社問厥惟世踐仁膺詔綵歸捧御麻某
未克馳緘首蒙賜翰北府可飲兵可用亦既登嘉西平

有子我有臣敢忘善頌

河淮東總領

歲節送物劄

泰道始亨未獻辛盤之頌謙光下燭首蒙于墨之榮如
被陽和自慚皋後某官清芳冰映雋采春華地重寶藻
暫擁燕香之樂天頒聖詔卽歸豹尾之班綏福履於新
元假寵光於敝邑某敢當好語祇佩高情爆竹聲中笑
甫休於行役金播影裡尙顛班於賀私

回寶慶程守

天又回杓是謂三朝之會地加錯繡甫修一介之彝豈
謂某官德媿陽規誼高風概梅花歲晚肯憐寒谷之孤
芳椒蒼春濃特寄新元之善頌申之貺遺粲若情文某
既拜而登莫名其感亟少伸於謝悃勿重列於慶言

陵二十一

十

鄰郡

斗觴龍角方供企於魁躔春入轡絲爰載馳於使傳况
在右扶風之近宜膺內君與之亨首奉宸奎峻躋禁甬
尙念冰曹之末分頌齋穰之多三壽作朋願敬伸於善
頌五漿先饋惟益佩於盛心

回平江悅倉

龍騰斗柄方舒紫宙之和鹿畫車輻爰輯蒼苔之瑞宜
多壽祉以介仁賢某官襟度瑰明詞華藻麗人字條教
共歌凝香森戟之詩天錫褒書已懋增秩賜金之渥盍
從元會峻陟禁涂某密籍宏庥實懷善頌未能與旄倪
之列共聽班春所願托賓客之餘亟聲賀厦

回安吉守

端午送物劄

飯同水餅不知節物之臨玉唾銀鈞忽被謙函之寵橫
陳珍錯昭示眷私進五時圖諒方膺於寵渥祝千歲壽
願仰致於熾昌 回福王

奏薰吹之五絃來從殿角開昌華之九節宜泛宮壺竊
效獻芹之意尙冀矜容載歌俾艾之詩第勤誦詠 福王

夏以五書式表端陽之盛畫當三接宜膺寵數之新蒲
獻雖微芹忱攸寓儻特蒙於領錄實信有於欣榮入和

虞絃方大為天下之福近依楚岷庶不至小人之歸 洪

眾人醉我獨醒方欽高躅一紙書賢十部兼被匪頒遠
自蓬萊光生蒲黍傾銀注瓦共挹清香切玉浮金遂成

陵二十一

佳節某亟言登拜倍切感藏飲美酒讀離騷莫當此意

歌微涼生殿閣即以公歸 回慶元守

香羅疊雪馳頰天上之恩榮玉壺清冰分餉人間之奇

絕北府固知於兵勝昌歌尤見於味同飲美酒而讀離

騷真成奇事詠微涼之生殿閣快問歸期 回鎮江趙總

領

七夕送物割

石梁天津御新涼於霄外雲章錦緞昇大巧於人間遂
令極陋之蹤亦被珠珍之賜敢不重拜亦既詎勉以登
嘉雖則七襄未喻輪囷之懷感 回福王

重九送物割

坡老在彭城之秋重修舊事忠獻填鴈門之日最愛晚
香宜獻壽觴以對嘉節莫枝健在俯仰祝於修齡菊把
蕭然敢敬修於微贊 呈洪帥

開三三之徑悵已動於歸情祝九九之齡方欲修於微
贊首勒鈞翰仰佩謙隆燦列品之前陳於昭厚意亟整

冠而下拜莫喻感私 回福王

天開北闕分來萸佩之香地近南陽宜飲菊潭之壽適

逢佳節盍致寸忱自慚籬落之微蕭疏莫掩遣伯糗資

之末麾頓是祈 福王

送丞相折俎割

宸華趣行夏車入覲頌聲歡動可知四方萬里之情禮

陵二十一

貌優加參用兩日一朝之典肅紳綏而迎勞開闔闔以

祥延某偶忝臬司夙陶鈞播幸親逢於盛事盍少輯於

慶私宰相禮絕百僚何敢奉觴而進上公享用九獻輒

伸卷俎之儀

陵陽先生集卷二十一

宋吳興牟 獻著

祭文

祭梓潼文

粵西日之蒼涼兮珠玉不脛而北走神朝發乎七曲兮
 夕余至乎帝所嗟九州之博大兮何必懷乎故都睽都
 梁之醇麗兮山川莽其回互紛莎草之被堤兮又蕙茝
 之盈室詔鸞鶴以服輶兮曰此焉止息嘉歲年之豐靖
 兮羌不知其神之力誰忽幻此怪妖兮蔽幽篁而不見
 曰狐九首以畫嗥兮驅豐隆使攘除神輔帝之不殺兮
 千里之按堵爰亭壇之是經兮洞虛明而軒翥竭嘉名

陵二十一

嘉業堂校刊

以冠顏兮植羣芳而羅廡歛雲旂之冠媵兮澹容與乎
 壽宮儼多士之在庭兮陳椒醕以薦衷命餘觴以沾丐
 兮介景福之昭融蔚斯文之燭與兮與茲山其無窮

祭范尚書文

維蜀范氏代有偉人堂堂蜀公四朝老成越兩太史元
 祐紹興至公二難益光前聞長公骭髀特立獨行古之
 遺直位止列卿物望在公身任典刑維公素履金玉準
 繩若不勝衣退焉循循而中所守甚似其兄蜀公之正
 太史之滄帝在東宮早聞公名自請先皇以為之賓見
 輒改容唐鑑之孫迨于訪落仍侍照明從容密勿言忠
 誼隨警之珠玉光景不生潛利陰益山川晶榮帝曰咨

公往重斯文徹棘焉去勉留莫能授鉞東甬公母久勤
 二府虛席仁公延登云何不淑遽隕元身當之太息奪

我蓋臣烏乎善類夜艾疏星又弱一介龍蛇何屯山澤
 之腥骨堅氣清乃不壽艾此理莫詢某也無似辱知公

昆不鄙孺子教載之恩公念疇昔拊我甚温露章推轂
 有味其言竭為此來往別公門公慘不怡歲晚重分我

以書詞曠不嗣音訃音遠傳駭歎失聲因循暗問愧負
 平生寓詞千里雞絮薄陳公而有知尙鑒厥誠

嗚呼年盛氣壯車堅御良中道折軸云何不滅維母之
 思匪身之疚泣血柴瘠其死以孝母先子後丹旒翩翩

至此極耶嗚呼其天轉車云返卮酒以告魂而有知母
 恒遠道

祭陳司法文

陵二十一

二

祭楊觀使文

岷峨慘悽前輩日逝曉月長庚在者其幾國有喬木世
 臣之謂文獻所證典刑所寄存乎其人豈計爵位於惟
 我公克宏且毅老圃之孫克齋之子兩翁在昔國之元
 氣偉節高風抗跡一世聞者至今凜凜生意公實象賢
 續武嗣事制行如玉遺榮如介漫仕年進甫及半刺我
 懸我車曰此先志朱轡是錫珍館是昇繫之維之其志
 未遂公志未遂公請不置名利之腴趨者曰靡聞公此
 風其願有泚公位雖卑世道攸繫婆娑邱園黃髮兒齒

子孫環列福履順備平生對越活乎無愧昔有高蹈景仁氏不以憂患而易富貴聰明強健飲酒樂只涑水有言神相豈弟公視景仁其實一致甫躋八表曾不憖遺西洲者舊幾盡於是有識之士相與永喟某也晚末世托姻誼方擬升堂撰杖操几云何不淑降此大辰感念今昔不知隕涕亦既後時迺薦薄菲維公有知鑒我茲誄

祭心齋文

嗚呼昔者兩翁同泛茗書出處同道夷險同節一二兄弟相與左右公知我心獨視我厚天之降割喪我先人所恃維公自公南征纍然幽憂誰其我拊公雖在遠勞

陵二十二

三

我良苦我免于喪重至京師見聞輒問遲公來歸忽得公書不類他日心之憂之語不敢出我斬外補得請出關道聞公病我憂在顏馳詞未遠遽以凶訃追惟前書殆其別語飯僧虎丘雪涕如灑道江而西不與喪會轉車既脫葬且有期我病在牀感極益悲嗚呼棺不及憑穴不得視幽冥之間永負此愧不死來歸公喪已除深衣辭香以拜公墓新松離離宿莽荒芷公不可見曷慰我思嗚呼公之平生多忤寡遂航麟流落白首晏歲突梯脂韋甯彼自賢不肯少貶山立屹然真人勃興講幄晚遇大用屬爾而又輒去方心直道正詞勁氣壯顏毅色崇論欲議嗚呼公兮歿而不忘而况有子肯構肯堂

率我婦子敬陳沃酌有淚無聲喟其永慨

祭叔時齋輅院文

哀哉吾叔清脩博雅和緩縝栗前輩典刑親薰而炙匪棘匪徐所守靜嘿求之今人則不可得惠止一縣年近七表嗚乎天乎其理莫詰叔始微志舍醫弗即諉曰平時氣稟素實因循荏苒敬不起即我來省侍不寐通夕叔恐戚我持病自力曾不踰宿遽以易簣昔我二親教養視恤我時卯角俾陪研席年適相若分辨情密以婚以官長各成立其間未嘗有數月別別最久者游湘之日僅四三年離而復合何圖一旦遂爾永訣嗚乎哀哉此情何極一致之性淺狹捐急豈不我規奇偏莫克迄

陵二十二

四

用甚愚積忤叔威幾陷大禍旁觀為惕行不紀難語其傷物我之於叔自歎莫及歲晚相約嚮晦入息未能免俗破戒輕出叔方杜門堅坐一室見之憮然又以愧色徐公有常通介若一無存者人自為今昔叔既全歸我服其識嗟哉族姪萬里寡特欲營義田欲講宗法叔每是之曰子之責匪曰一時相煦以濕懼不能保百年之澤叔今已矣凜凜孤楫日益浮危後死何益敬伸薄奠不過蕁鯽哀來攻心有淚灑臆

祭孟從吾文

維己亥十一月戊子朔二十五日壬寅魯國牟某謹以清酌致奠于近故親家從吾漕元之靈嗚呼哀哉君山

澤之僑癯森衣裘之氣骨宜堅強而壽耐胡大損于賦
食昨扶憊以造城將善醫焉是即驚奇疾之已就殆難
故於藥石有骨肉之可望况田園之自適何沉憂之仗
瘡而直爲此菀結昔子夏之失明凜畏友之義責嘗引
此而力譬若至苦而奚益曾別去之未幾竟莫起於斯
疾抱孤孫以成喪增見者之酸惻始久要以期君送將
歸之行客乃先我而長往非慮之所及亦淹速之何
計變寓哀於尊鯽嗚乎哀哉尙饗

祭射洪文

維神孔毅且仁威風惠氣劇制全蜀迺夏五神實降火
傘中天白崖時雪其疇敢不虔某黏竊未去此猶得奉

陵二十二

椒醕薦壽宮所微福于神者無物疵厲年穀以熟則千
里蒙神休而某雖去亦與有幸焉尙饗

祝文

謁大成殿祝文 武岡

某以諸生試郡始見學宮示有先也越三日再至于庭
惟仁之一字其在聖門未可驟語若乃節用愛人居敬
行簡則某也敢不夙夜從事勉焉孳孳求以無悖於聖
無戾於民者宮牆如見尙鑒厥衷

謁堯禹帝廟祝文

某猥被上命出守是邦恭惟明祠實在境內賦事三日
敬用典常祇拜于庭罔敢不肅

謁諸廟祝文

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而造化之迹也無愧於心斯無
愧於神無愧於天矣某被命來守是邦敢不夙夜敬共
求其所以無愧者神其鑒之綏靜千里以有豐年神之
賜也

祭渠渡城隍整山祝文

惟神昭德赫靈是有廟祀以食於其土而大庇其民某
假守茲來實與有民之責圍利自封而莫之恤則何以
見於神祇謁之初矢辭以告神尙陰相之俾克行所志
緊神之休民實嘉賴

祭社稷壇祝文

陵二十二

某惟有民此有土故曰民爲大社稷次之先民而後致
力于神也某被命守此土际事三日未有以自見于民
祇用典常來拜壇壇其敢不恪嗣歲方開神尙陰相之
俾自今其有民力普存敢忘昭報以答神休

祭大士祝文

惟大士以大慈悲大願力憫救一世如月在水隨所聞
見莫不滿意尙惠都梁曲垂全慶某始至敢禱

祭三大神祝文

某聞神之在天下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不以方所
論也神廟在蜀惠此都梁靈旂來下乃睠西顧蓋未始
忘蜀也某蜀人也固不敢私事神神尙有以私之俾毋

爲人羞厥事之始敬恭以告

祭射洪祝文

臍曰遺直僑曰遺愛誰其嗣之逸矣千載惟神英烈生爲諫臣直道去國以遂其仁惠利所施沒而稱著愛直兩全何愧于古玉屏之下玉壘之東神之精神萬里而通壽公孔甯莫此椒酒英風幽寒如在左右

祈雨詣龍王祝文

禮記謂山林川谷丘陵出雲氣爲風雨見怪物者爲神然則是山之泉其神而爲龍也固將噓氣成雲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無疑矣越自分龍以來高原告病民吁嗟求雨者日甚苦飄灑未足旱氣頗深倘如是

陵二十二

七

數日低疇且見告矣萬人之命一歲之計懸于旦夕神其忍深闕熟視而不之恟乎潔誠以祈神其亟請于帝驅風霆出雲雨振迅之頃澤徧千里槁乾胥懷歲則大熟吏得以逃其責而神益以昭其所爲神者民之報其敢後

詣渠渡祠祝文

維神廟食茲土民所信敬蓋以神之能禦災捍患大庇民也今亢旱已極苗且槁死人心皇皇大命近止神猶忍立而視之歎前令以往禱不得請敢率僚吏躬至于庭夫民望不可以久孤神功不可以久闕神其界矜斯人大沛甘澤活此朝夕蓋早之一日有一日之利早之

一刻有一刻之利維神亟圖之毋舛民望以爲神羞僑以吏爲不職則灾于其身以塞咎異以謝千里亦吏之願也矢心以告神尙鑒之哉

祭二郎祝文

鼈靈之怪鼃藥之禁三犀之刻萬羊之祭神之異蹟震于全蜀者蓋不可殫紀然攷之太史公之所記則不過曰鑿離推辟沫水而已豈非水旱之爲灾是蓋自昔之所畏今使蜀人有灌溉之利而無旱乾之憂則神之所以爲神固在此而不在彼也神而移其惠于蜀者用惠我千里大沛甘澤俾有豐歲則潔牲豐盛所以壽神而報之者將千萬祀其毋替

陵二十二

八

再禱諸神祝文

某日者焦心竭誠告于神凡願得一雨活千里民延望久信宿矣神聽逾邈神其果無意矣乎夫神與民相依者也苗旱而稿其野如赭所謂不得食民將流亡而神失其依矣豈神所安乎或且曰廩有陳粟糴賈不翔是無傷也嗚乎富家若有餘貧民豈有餘乎目前雖可支來歲其可支乎某行將授代去矣不敢以去而忘其民而遺其憂於後以爲是懇懇也或又曰誠意不孚積急而求神且張且暮之憂以迫之宜神之不汝聽是則某有罪矣而神豈以某故重患苦吾民乎然則某猶竊有餘冀也惟土專城隍惟龍司雨澤惟渠渡禱輒應惟整

山祠最古惟德源在蜀能使蜀人不識有水旱是皆民之望也未有靈於昔而闕於今者也合席而處豈無一可以救吾民嗷吸陰陽迅發雲雨一舉手投足之頃化焚快而潤澤轉枯槁而昭蘇厥靈孔昭民益以附矣神何憚而不爲此寬望終歛神旒徒反固非民之願也亦豈神之願哉率籲忱恂敢固以請

再詣渠渡祠祝文

天子以神能芘此土之民而去其災害曰雨曰暘隨禱輒應是用嘉神之美號以寵光于神神宜有以報上施者乃今旱氣日深高源旱禾無所復望人心皇皇神而亟哀斯人沛然下雨俾欲槁之苗猶得函活則其德爲

陵二十二

九

甚大其靈爲益昭而對揚休命爲無斃某謹率僚吏躬拜于庭屏息俟命以刻爲歲神其念之哉

送渠渡龍王回廟祝文

比者亢陽彌月嘉氣弗效高原秀稻日就槁萎是用致神以來一意精禱不敢事語言爲神瀆豈意神肯顧哀弭節之明日而雨淋漓滂沛越三日未已也槁者澤萎者蘇千里動色曰維神之功嗚呼神勤施於民其信而可恃者如此繼自今民其益有所依賴矣某實不職三年之間勤神者再雖于取于求不汝厭敷而某甯不重自愧乎性酒斯陳少仲答謝神其終相我穡事俾乞于成無有害某受代有日尙嚮告神以去

二月十一日祭文曲聖父祝文

維神贖趾儲祥篤生聖子以孝廉稱則誕稱之日奉觴稱壽人神一理乃者首春原饗詔旨誕頒維我惠文忠孝武德仁聖王肇新美號寵靈赫然對揚聖天子之丕顯休命以悅于親其在茲時敢因薦觴以告一堂奕葉其尙鑒之益昌斯文用惠我多士其永無斃

醴泉有源靈木有根積善餘慶篤生神君誕稱後先是

曰同物我稱斯觴敬父子悅

祭梓潼祝文

日在癸卯神降之辰凡我多士齊宿以奉熏脩今乃克用牲幣舉歲常非緩也惟神以壽其親者壽斯文壽斯

陵二十二

十

民萬有千歲其無窮

祭蠶叢祝文

維神之靈以蠶爲氏瞻我都梁敬共以祀浴種條桑維其時矣神尙相之以有絲泉

謁浙東府學先聖祝文

某以諸生叨試臬事至之三日再謁廟庭惟片言折獄在聖門猶難之而況於某雖然敢不夙夜惟欽求其無悖於經無戾于民者宮牆在上尙鑒厥衷

謁書堂先聖祝文

聖道如天無往不在某適旣躬拜于學矣載瞻燕居申申天天有德其容其敢不益虔

謁朱文公祠祝文

某惟浙以東是為先生過化之地也而某也以臬事來自顧不肖不學大懼無以祥刑敬獄祇若明命惟有講求遺風專用格言朝夕從事以免于世俗吏之為者始謁祠庭其敢不肅

謁尹和靖祠祝文

先王之學以敬終始用能任道固節克配其師自吳來越祠墳踴然過者必肅某叨臬茲事未能躬拜爰用彝典尙鑒厥衷

謁諸廟祝文

某猥被上命于茲祥刑恭惟明祠實在境內賦事三日

陵二十二

敬用常典祇拜于庭罔敢不肅

青詞

祈雨青詞二

沛然下雨益深俟望之情仰而呼天是亦呼嗟之義恭超淨宇自列危蹤伏念臣素無行能安有政術積其繆戾已貽災氣之流行求以感通又愧精誠之淺薄旱既太甚民之何辜願少回造化之仁亟哀救須臾之命微機一轉生意立蘇越夕以來殷雷倣起層陰已墜於霽霽先兆可卜於滂沱伏願深測皇衷早敷甘澤坐使膚寸雲之合母撓於風庶幾方千里之間實均此澤稍睦稱望急須一雨而蘇葉發揚科虔致九天之禱不

勝憂迫倘遂感通伏念臣食粟無能及瓜將代妄希小稔庶可謝於疲氓詎意餘愆又重罹於亢旱祇累來者何辜斯人夫豈無因而致然其敢以天而自解伏願哀此一方之命救之數日之間大沛甘霖俾稿乾之胥泆曲全末路庶成敗之稍寬

薦父青詞

跼蹐為親久瀆蓋高之聽吉獨事帝甫申欲報之私雖曰後時益虔初意伏念臣父某孤蹤自致直道靡回其行已可質穹蒼其發言不忘宗社先帝去凶而後尤洞照其清忠聖主訪落之初將延登於嚴近力祈香火竟謝軒裳自感恙之日深嘗陳情而露禱所願以臣之齡

陵二十二

延父算而以父之疾加臣身然而徒有此心難移者數百身莫贖豈往事之忍言一念未酬恐他時之遺憾茲輒脩於非薦庶少追於積愆伏望皇慈特垂昭鑒倘先父平生之大節勿墮沉淪則微臣未死之餘年敢忘戴荷

願意青詞

臣輒有危苦之悚上瀆穹隆之聽伏念臣歲在甲子省覲京華時則先父某久染沉痾浸成奇恙憂惶朝夕靡地自甯控瀝忱恂惟天是籲由臣不孝莫克少延嗟流涕以何追偶終喪而不死因循遠宦愧負初心維此季春適當中泯昔先父實生於是日而微臣未報於大恩

是用借公宇之觀深肅齋壇之嚴潔式陳淨供載演眞科以酬宿昔之所以冀哀矜之造伏願帝慈昭格陰祐潛敷營魂早遂於超升元化莫名於塊坳誓堅素履仰答宏私

入宅保安青詞

傳舍相承別有司存之舊駕輅甫至猥將使事之新輶露愚衷上塵眞宰伏念臣圃形覆蓋賦分淒涼揣已何修承戴輯轅之造效官所至舉無凌震之虞茲叨誤渥之榮驟昇祥刑之寄亟言于役匪便其私幸陰相于過江之餘猶願祈於入越之後乃薦蘋羞之潔庸修蕝芻之科伏願美錫高穹鑒垂列聖爰居爰處冀臻長稚之

陵二十二

三

又甯載馳載驅敢昧始終之對越

疏

乾會節功德疏

招搖指而天下夏適當辭見之辰里鼓鳴而聖人生況在虹流之地敬哀善頌仰致精祈皇帝陛下如升如長時萬時億天所助者順坐臻甯救之功邦永孚于休益懋延洪之慶

壽崇節滿敬疏

太極生兩儀是謂先天之妙南風長萬物適逢彌月之臨敬演眞科用陳善頌伏願自今以始既壽而康廣內稱觴備極四海九州之養泰元授筴益開萬年億載之

期

天慶觀送蟲蝗疏

埤占鳴鶴正切關情野有生蟲俱將貽害永惟此異厥有其原豈催科大苛而田里無以遂其樂獄訟不察而吏胥得以容其姦既積繆疵遂干乖整願微臣之有罪將斯人之何辜敬扣琳宮輒據丹悃伏願賜之霖雨護此穉種盡驅食葉食心之蟲俾無遺育訖致多黍多稌之慶實荷至仁

薦楊少監疏

治鳳截翔方歎漂漂之舉歲蛇多厄遽興起起之嗟詠音遠聞善類短氣近改軍器少監梅坡楊公立朝雅望

陵二十二

十四

治郡最聲吳會相羊諒方膺於追詔參墟蕭瑟胡又隕於魁躔平生未究其設施有識皆爲之痛愕長身玉立甯復斯人滿眼棠陰已成陳迹輒哀遺愛仰叩眞乘以紆此邦父老之思以見奕世交遊之誼伏願眞靈不昧白香山徑歸兜率之天惠利無窮朱仲卿永願桐鄉之地

脩湖州路儒學疏

夫子之美宗廟有吃切牆魯人之修頰宮實我路寢惟湖學自文昭而始蓋教法乃治道所關須先生作棟梁木爲誰事使虛兒費藿肉良忍此心大匠不顧木章誰生但烹瓠葉或既卷懷而逃于墨此方挽首而代之庖

枝柱目前則幾茂於架滿經營分表則殆類於談空用
告同盟庶幾共濟生我者太極可味厥元勤子至他人
恐非所願不妨熟慮試為特書費甚泥沙俱改盡銷錄
之取恬無風雨然後知耕稼之功

喻義齋洞庭山建退菴疏

有騰空劍也曾飛過洞庭湖無買山銀未易卜居豹林
谷好尋真境共結勝緣提舉知觀喻義齋喜靜惡喧重
義輕利當年駕部嘗拊膝以徑歸今日仙壇亦掉頭而
不顧除書已下於碧落結屋欲傍於陰厓托我蓬廬任
渠爭席楊子草元宅未泯師傳商山橋隱翁尙餘樂地
既平時恥言阿堵物豈一旦幻出何有官嘉惠芳題大

陵二十二

五

開檀施買一百萬屋只在咄嗟對七十二峰不妨奇特

游德明入燕疏

故國非喬木喜見諸孫行者有裹糧坐臻千里要立墟
於冷焰須共辨於熱心德明路教胸次真清筆端灑落
當時一琴一鶴清甚家風今日無車無魚淒其旅別况
霞城其浸久望雲路以載馳子敬傾困誰餉周郎之急
優孟抵掌聊效楚相之談端倚賴於仁人用濟登於遠
役風寒易水且勿動遊子懷意重泰山其敢忘國士報

建城南第二橋疏

天上人間孰為最上善郡南門外未有第二橋况當馳
驛要衝其奈斷虹斜照三百步沮洳大費支吾十一月

徒枉早須料理正好傾筐倒廩相與驅石為梁下導眾
流上通千里布施當魚鱗次不日可成往來在鼈背行
是人都喜

千里晨門南臨大路兩涯秋水中斷小橋倘袖手以旁
觀恐禱喉之若礙而况三百步沮洳倍費工夫十一月
徒枉正當時節自無煩於鞭石端有賴於捐金堪笑草
堂杜老翁自防頽岸豈若香山白居士力去險灘猶未
忘情又還饒舌把錢作鴻毛看何事不成教人在鼈背
行我心亦快

俞好問刊詩集疏

太白平生詩卷長留天地間豫章以後家派亦有江湖

陵二十二

十六

集俞好問甫胸中卓犖筆下清新七步即成章莫喻其
敏一字不堪煮乃坐此窮北則容齋老山南則厚齋虛
谷大相題品盡可流傳可與運斤成風使施妙斲勿令
漏瓢貯水徒費苦吟輒與發端以諗好事

奧里疏

繭室未營雨漬木頭之濕麥舟肯付春回淚眼之枯少
報生我之恩是即如天之賜奧里少府史氏諸甥俛仰
百年親欲歸于黃壤東南一尉兒已歎於白頭事已至
難時不可失故令治命難效揚王孫孰倡義風豈無郭
元振

三皇廟疏

人之壽考康甯是鈞所願王者神聖工巧孰敢厥初昔
三皇天地同符爲民立命河圖易畫分陰而分陽藥錄
靈樞載生而載育千萬世實蒙垂祐十三科各務精能
其在吾邦盍彰顯祀日來月往棟撓梁傾木有本水有
源盍申昭報聳斯飛跂斯翼宜敞宏規用是惕然諗于
識者捐貲多助壯觀一新皇肯顧歆有風馬雲車之至
物無疵厲皆青芝紫菌之功

陳守約葬親疏

游子思親恐沒齒而有憾仁人恤患每動心於無情范
公指麥舟而付石曼卿蘇子指衣帛以遺李方叔一旦
而舉累年之喪此皆盛德之善聞誰謂義財之難捨陳

陵二十二

七

守約甫閩嶠宿儒志養而適四方本圖甘旨道窮而逢
多難遽隔存亡竟弗逮中金之榮猶越在蕞塗之次樹
欲靜而風不止已矣奚追城如故而人則非歸歟未遂
發言欲涕決策在任莫勞乎三月之聚糧莫大乎百年
之終事寒食上塚可不如夏畦馬鑿半夜扣門乃所望
於季心劇孟厚爲之贈俾掩諸幽將古道復見今時而
陰德必有陽報凡好事者幸特書之

脩茶提舉司疏

羣仙司下土玉川嘗謝於月團大匠無棄材涪翁策勳
於茗碗載攷唐朝之制最重願渚之春起至于今益嚴
厥貢提舉司兼城壘組載酒開筵坐中合一家春事務

在兩州界陳詩述職筆下不惜千金之資度地庀工眼
中不爲百姓之擾蔡後了前講求未到辰入酉出期會
孔殷老屋徒礙於清風良圖盍更於爽閣甯吾慮受凍
况敢煩人賴詩情得嘗豈無好事庶幾協力相與盡心
龍護密雲金線泉更添新樣燕巢大厦綠莎廳不比舊
時

陳正則問銓疏

一飛而待三年不妨高舉宿春而適百里姑試遠游雖
云拾級而升可無投臂之力正則學正蘭苗其砌青勝
於藍綽有修能雅厚字以正則未除豪氣豈但坐之大
牀頃者長城之行難爲短袖之舞照榮有苜蓿良可永
歎披腹呈琅玕未能少快問銓已迫擬步猶遲誰爲爾
歌慷慨而以之千碑兀且濡近渴何觥飲之能須借更
好風得葦航而竟去凡我同志幸爲特書

陵二十二

六

張剛父助婚疏

迎爾相承宗事穆卜佳期聞有客使前羞宜神慶遺昔
沈宣子當長年而受室若晉名流爭先至以出錢固非
直賀娶之辭蓋亦古勸婚之意可無貺禮以倡義風况
吾剛父學正菽水怡顏絲蘿締好綵衣而偕茶婦始是
萬全紫車而逐少君或云太簡買羊酤酒好一洗苜蓿
榮撤帳欄門須大開芙蓉褥相與作成於和氣庶幾焜
耀於餘光此日高堂共致千金而稱壽明朝前巷共看

百兩之送將

陵二十一

十九

陵陽先生集卷二十二

宋吳興牟 獻著

上梁文

七先生祠

承流郡國當知風化之端取則先儒爰攷淵源之自相
與社祠而尸祝庶幾目擊而道存惟七先生實萬世祀
衣被雖徧於天下脉絡尤係於湘中蓋關洛之傳實自
春陵而倡蜀閩之老其惠岳麓者深都梁固已在過化
之餘郡乘乃獨無揭虔之所甯非欠事或者厚顏期會
簿書我猶未免於俗道德性命人亦且以爲迂然宅家
方新于表章豈承學反昧于宗旨乃規爽塏乃闢堂皇

陵二十三

一嘉業堂校刊

不日成之未始勤民之力高山仰止竊希尚德之風凡
其致知而力行與夫興化而善俗具存本末隨寓著形
恨不操几杖而行之則有若警效乎側者深衣大帶緬
懷師友授受之親秋菊寒泉勿替歲時奉嘗之敬修梁
舉矣善頌發焉

兒郎偉拋梁東地闊天開一畝宮吾道至今如日揭
後先諸老發明功

兒郎偉拋梁西州宅相連屋角齊欲盡承流宣化職
須將此道達民迷

兒郎偉拋梁南對面雲山翠潑嵐自有此祠師道立
明倫稽古足相參

兒郎偉拋梁北伊落湖湘同一脉師友淵源萃此中
規模雖小開三極

兒郎偉拋梁上景行可行山可仰愧我拳拳但此心
安得從之操几杖

兒郎偉拋梁下洗石開池更清灑躍者自躍飛自飛
活潑真機誰識者

伏願上梁之後儒術光昭人文增盛川融山峙莫非
吾道之流行政簡刑清是卽諸賢之福澤

樂語

宴交代楊寺丞樂語

上界真仙方趣駕玉虬而止東岡假守揭來取竹馬之

陵二十三

二

餘旣交組以相歡敬奉觴而爲壽某官瑰意琦行殫見
洽聞易在畫前妙探太極函三象魁當參首正是搖光
第一星經伴楷模史筵筆削王民瞻爲胃簿李德遠在
曲臺共稱清袍朝士之敢言力詆朱衣常侍而不顧笑
問石頭之路快吟地肺之春幾詔喚歸羞蓬萊薄昆侖
而不卽扁舟徑去窺九疑浮沅湘而肯來大書唐武岡
之銘復見漢循吏之傳十二條無非善最方千里如近
在畿赤子更生願以楊亢宗而爲字青衿成列皆從柳
子厚以學文坐使風俗淳可爲雲山賀更書甫上夜席
卽前繇刺史爲三公蓋展濟時之畧備契丹覽河北益
知憂國之忠虛皇久矣疑旒父老至於截鏡書破萬卷

何須讀律以效君文似六經便合從今而修史想青旗
之簇仗已紫禁之催班我某官同社西州聯題北寺李
君文舉夙繇上世之通家夢得樂天最重昔人之交代
機緣偶熟臭味不差真結契之蟬聯且春容而燕衍客
爲主主反爲客一笑□□生子子又生孫永爲嘉話况
今日適遊於人日而古山不異於蜀山冷烟濕雪之吹
晴脆管繁絃之送暖蘭生比醅不妨共卜於醉歸花
枝鼻長紅未許便催於行色某等輒陳薄技以侑歡顏
眉間黃色喜浮浮天遣鸞皇爲相攸新縮絲綸歸右
掖舊游泉石記南州春風自滿甘棠國曉雪初晴杜
若洲樂飲更爲三日住邦人未許別賢侯

陵二十三

宴公孫倅樂語

山城斗大幸依典午之賢鄉社雲連共講同寅之好機
緣鬪湊燕衍殷勤某官玉粹以温山立而靜幾年蜀道
共稱嚴楊司馬之文當日漢庭爭誦晁董公孫之對自
躋臚仕不厭卑棲諸生環侍於虎皮百里平開於驥足
方城漢水盡是最聲圓嶠蓬壺歸清著再遷丞壁未
展賢猷坐看七十一峰之奇倍增岷嶺要將三百五篇
之作盡變楚騷雖若回翔未妨嘯詠金花剪綵曉行湘
水之春珍珀傳柑夜侍端門之宴我某官紅塵已倦黔
領肯來使君千騎上頭方休行役別駕異方會面甚喜
相逢一見不覺於傾蓋同心有如於臭蘭南樓山北樓

水正當無公事之時左手蠶右手杯却喜有監州之處
不妨起舞相與定交明月清風自添別乘平分破冷烟
濕雪留得新春作上元重拈坡老之話頭添入都梁之
郡志某等輒成口號以侑顏行

後先相守是鄉人自有都梁見未曾藥玉船中頻送
酒鏤金勝眸又行燈鴈橋日夢猶能記鳳闕新除自
此升一笑不妨追樂事坐看諸縣樂豐登

宴交代趙寺丞樂語

紫綺仙人來作集燠之瑞蒼苕倦客去尋鷗社之盟既
上印以相歡敬奉觴而爲壽某官光風霽月黃鍾大鏞
淮南二十一篇文章最雅天臺萬八千丈神秀獨殊新

陵二十三

四

篇突過於黃初博學下觀於太乙王巖叟爲魏公之客
趙德麟從東坡之遊卽曲賦詩想見圍碁明夜觀空同
飛捷坐看洗甲挽天河既舍爵以策勳遂聯鑑而向闕
小循更迭徑陟清華已快東閣奇士之觀盍造甘泉侍
臣之列願羞蓬萊薄崑崙而不卽乃駕豐隆鞭列缺而
肯來好雨隨車元氣淋漓之俱濕豐年轉手平疇穰稔
之已香生意立回先聲甚偉泥飲喧譁而誇新尹總是
歡聲銀袍環立以待醉翁真成盛事條貫快活旗壘晶
明豈但唐武岡之銘復見漢循吏之傳未容席暖卽有
璽褒持方斧衣秀衣便當補處上觚稜鏤金爵行在禁
塗我某官夢繞紅邊歡迎馬首欄柯山下曾諧傾蓋之

歡紫苑洲前遂有合符之幸機綠良熟臭味不差刺史
例能詩其記樂天之語昔人重交代更誦元之之詞燕
衍真情蟬聯小語况玉露金天之正爽宜朱紘翠筦之
相高鯨吸千鍾莫辭痛飲雞鳴五鼓却笑掩留某等輒
冒顏行聊陳口號

帝教雲牧重雲山柱輒清朝玉立班八月星槎來海

上九天藜杖照人問頌公政事文章手開此江山父
老顏若到西湖應記取明年此日看微環

宴黃倅樂語

半刺肯來覺江山之歡喜肆筵有秩接守相之慙懃幸
協同寅願留更僕某官中儀願整抱負瑰明甘棠笏之

陵二十三

五

家聲居然猶在雙井茶之風味正自不凡蓋其大耐於
功名是以厚培於風力玉軼宜驅九萬里瑤琴聊鼓一
再行日照潭珠方問質肅公之舊事江空贛石復尋東
坡老之醉題風急引舟雲遲出岫願都梁萬山之抵乃
副乘再駕而來亦既洗滌正宜展驥泉石儘有何殊滄
浦之奇邦國不空行著海沂之詠肯回翔於丈蓋即裴
下於尺書趣取青氈仍持紫袷我某官名雖五馬心只
孤鴻帶笭箸而遊會且歸矣問箬篁之至喜甚是然既
一見以定交遂相從而卜飲山肴野簌雜然前陳明月
清風添箇么破于胥樂只適我願分從來閩蜀同風不
妨握手袞遍伊梁百拍莫斯纏頭上佐清歡輒陳短韻

向來南岳鳳曾鳴再駕緹屏又一星文物君謨丹荔
譜江山白傳百花亭春容相與頻呼岸肯繁爭看妙
發硯紫囊青壇吾日物孔鸞行矣集明廷

燕交代口口樂語

疇最使家方領蓬萊之勝輟班省戶來看袞繡之題既
交組以相歡敬奉觴而為壽某官淵源問學光霽曾襟
玉界尺之端方自然可則木假山之峻特卓爾不羣衝
牙所至以鏘鳴游刃不勞於肯繁恥為俗吏綽有儒風
武城久聞絃歌之聲春陵甯拙催科之筆徑從六院平
陟三丞薄崑崙羞聞苑共欽雅趣上會稽探禹穴真有
夙緣記盛事之重臨肅清風於一道冰甌雪碗每滌筆

陵二十三

六

以洗冤絕島荒崖亦驅車而問俗清選動詩曹之梅興
寫班分書閣之芸香爰及三年遂兼數器趙闕道之在
越遺愛居多朱晦翁之為倉救荒尤切君王函詔而趣
入父老截鐙以遮留黃閣經綸已具相業堂之記青瓊
步武便催通明殿之班我某官久夢苕邊漫遊剡曲居
然乘傳良慙龜籟之新幸甚通家夙有蟬聯之舊會逢
良巧臭味不差具燕衍以相從將雲仍之是托懋棠謹
護它年好作於話頭把菊細論一笑共傾於心事某等
輒成口號上侑顏行

兩君先後締交承一笑何妨玉罕傾馳駟催人來異
渥卧龍留客自多情告新聽說三年最敘舊欣尋再

世盟天上除書人已到便看鵠立侍通明

宴安撫洪尚書樂語

碧油幢之元帥撰日建牙紅渠幕之舊人趨風將指縉紳共誇於佳話俎豆肆秩於初筵願希君子光敬為先生壽某官端平之脉正始之音我敬呂榮陽以其德齒不比大范老自有甲兵京兆已遍於雲霄尚書盍踐於台斗疇庸分闔把爽游口惟物望益高底事二龍閒洛杜精神正健未容雙犢老康廬果渴想於儀刑遂出膺於藩翰東坡竭來楊穎獨冠河圖閣老之班香山徧歷蘇杭猶羨會稽州宅之勝若時補處盡屬我公君王賜鑑湖喚起舊游之夢田父邀泥飲誇談新尹之賢況盛

陵二十三

七

事雙引於朱衣而一時並持於翠節鼓角驪亮山川靜嘉鎮趣堂前尚傳平齋翁之寶唾題名記裏自有盤洲相之芳猷信露銀青詔催泥紫便轉洪鈞開壽域喜看黃色起天庭我某官雖合扶犁漫來乘傳仕至六百石願動歸情向來一瓣香幸逢知已望旌旗而至止操幾杖以從之蓬萊宮閭妙音正宜參叩桃李場有佳實曾未棄捐方將洗竹外之玉槃乃肯繫柳邊之城坐胡牀賓從不妨老子之少留絳帳師資好為門生而一醉輒陳口號上贊顏行

瑀戈紅旆轡如絲暫為君王鎖左畿下鵠池邊新有詔卧龍山畔又催歸共看閣老今黃闥却笑門生也

繡衣起舞祝公千歲壽蓬萊雲氣正霏霏

詞

木蘭花慢 饒公孫倅

山城如斗大君肯為兩年留讀易堂前翛然松雪留得君不天邊下傳消息趁春風歸待翠雲裘留取去思無限江籬香滿汀洲不妨無蠚有監州臭味喜相投怪底事朝來驪歌催喚起離愁羨君戲綵脫却一身輕無事也無憂昨夜夢隨杖履道林麓岳同遊

千秋歲 壽黃倅

平分敏手更覺山城小聊岸曠時舒嘯當年湓浦月偏照香山老頭未白而今半百纔踰九半百過九年樂天詩也共

陵二十三

八

說東園好問春餘多少紅藥晚金沙早花須風日耐人看功名久催洗醜對花一笑為君壽

鷓鴣天 壽何簿乃尊

鳩杖龐眉鶴髮仙詩中有史筆如椽愛蓮自是平生趣吟到梅花晚更堅珍丸鼎食萬錢誰如有子綠衣鮮蜀陳舊事君須記貴盛還當具慶年

漁家傲 送張教

病枕逢逢驚曉鼓那堪送客江頭路莫唱驢駒催客去風又雨花飛一片愁千縷折柳淒然無剩語加餐更把籌衣護泥滑籃輿須隱度雲飛處親闈安問應傍午

水調歌頭 壽洪雲巖

表海歸來後眠食喜清安身輕於鶴上下山北與山南
何必交梨火棗自是霜筠雪栢歲晚越堅完摩詰本無
病微笑指蒲團 天有意留一老殿諸賢平生出處何
似試把二蘇看惟有黃門最貴况是龐眉最壽九帙開
人間持此爲公壽卽是壽元元

念奴嬌 同前

山之天目蔚蒼蕤第一最佳泉石見說老龍高卧處正
擁深深寒碧獨閱雲霏人思霖雨未許無心出蒼崖赤
子而今誰爲蘇息 昨夜涼透西風玉蠅晚蟾喜見歸
鴻入十二虛皇凝佇久飛下陸離宸畫綉鹵使名洪樞
銜位催綴新班立旂裳婀娜要陪沙路清蹕

陵二十三

賀新郎 同前

雲擁油幢曉碧蓬萊宿緣一紀竟須公出上界清高仙
地位耿耿爲民還切此是自平生願力雨後新颺涼如
濯喜湖山千里皆生色便乘此問閭閻 殷勤好與摩
銅狄炯精神依然未老鶴標龜息造物生賢非無意偏
近中元時節看記取平園萊國况有盤洲當家樣酉年
秋恰已升樞極繼盛事看今日

洪文安乾道己酉六月樞密八月參政九月兼同知
十二月相

滿江紅 壽趙樞密

七筴新春問底事以人爲日記正觀鄭公恰至名因人

得况是今朝生上相老天著意尤端的便喚爲人日豈
徒哉公人傑 宇宙要公扶植善類要公收拾願我公
千歲長陪丹極山立揚休人正健耐寒綵勝華髮看
年年天際不曾陰真奇持

水調歌頭 壽福王

某官慶輯皇家祥開赤社秋乃萬物所說揆度正中
福者百順之名若時並錫天地其壽宗祐之休敬陳
樂府之詞仰致閭宮之祝

叔父茅封貴先帝棟華親平生爲善最樂夙德宛天人
玉葉金枝方茂瑤沼丹壺如畫光景鎮長新五福一日
壽萬象總皆春 正秋分記初度綉綉纒麟傳宣來自

陵二十三

絳闕瑞采蔚輪囷樂有鈞天九奏尊有仙家九醞翠釜
紫馳珍笑把南山指還以祝嚴宸

陵陽先生集卷二十三

宋吳興牟 獻著

行狀

黃提幹行狀

先生姓黃氏諱某字濟叔隆州井研人其先自金華入蜀子孫散居邛資隆三郡而隆之族為大四世祖遷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元符中以選人上書詆時宰名在黨籍曾祖考時敏三冠里選嘗著易通六經釋疑義號為博學祖考順卿與兄朝卿同舉于鄉里中稱雙鳳朝卿後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乙科為青神宰考子說性剛介青神當磨勘朝奉郎告且下而卒無子或謂君宜亟

陵二十四

嘉業堂校刊

圖之庶幾賞延者君正色持不可人為難曾祖妣陳氏祖妣喻氏妣王氏先生生於慶元丁巳髫鬣嗜書十九喪父哀毀柴立免喪即負笈遊蜀學成都石鞏四方士殆萬數先生試輒上遊已而歎曰是不足為吾學歸閉戶窮經貧益甚學益苦從之遊者日益眾普慈素多士歲率以夏秋之間為講會坐舉比者皆宿學大師士不憚襄糧競往聽先生持所見與之相叩擊連桂五鹿君嘗下屐服早遊秀巖東窻二李先生之門而某之大父雪溪公先人存齋公尤敬之奉書幣延致家塾先生以師道自處誨諸生有法每講誦過夜分未嘗假以詞色諸生一笑語稍諱一步趨稍異一容止稍慢先生輒

厲聲呵責之人謂焦先生弗足過也大父即世與先人俱東流落魄窮有不堪其憂者二老方相與細繹經傳攷註同異以不足日為事其後先生家於吳書問往還無虛時歲或一再過先人留輒累月子弟奉巾履侍左右不敢怠與先人道同志合每相規以正先人立朝議論或抵忤先生輒喜聞其得請去尤喜諸賢先生間行誼皆願交退菴吳公朔齋劉公雙谿李公前後交聘先生獨從朔齋雙谿而於朔齋尤久朔齋以文墨稱一時往往質之先生而後出先人守當塗先生已倦遊強以往凡書翰墨以煩先生嘗建小學屬先生為之規約甚備先人得罪權貴人歸卧苕霅先生亦杜門教子不復

陵二十四

二

出先生連蹇名場清祐癸卯甫薦江東景定壬戌以累舉當入對諸老力勸之行會有旨學縣皆設官職教諭郡博士先生得主慶元昌國縣昌國居海中洲學雖具而無教法先生首以白鹿洞規從事升堂講學記一則使學者先知學之所以誤與其所以學之序自是朔旦輒講反覆推盡不為空言學者翕然以得師為幸間復嚴課試歲終則校分而升黜之學廩舊縣令持簿書願并屬先生先生力却之毋慮十數反曰君任養吾任教毋相淆可也令不能強始至無所舍有無容洲僅二楹上兩旁風先生請于縣捐奉撤而新之復增堂二公居以為來者利一不以擾縣家丞相西礪先生葉公時在

鄭闢得先生講義大加歎賞卽書其牘曰學問深醇講說明暢堪充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且將及春而舉之會先生解去弗及用咸漬以覃恩循修職卽再調台州甯德縣丞丞廳歲催役錢爲關子九萬有奇人逆憚莫敢向屢更聊攝弊益滋逋如山積而諸吏攬上戶相表裏不可問甚者去其籍先生究知其病乃條畫詣郡白之且曰州縣母子相依痛癢相關蓋立定期往專卒乎毋徒困其子守戴侯恫一始見輒握手論文如舊相識留之幕府先生力懇還曰丞雖卑吾職也敢曠官乎侯益敬歎先生所請悉行之至邑則戶予一青冊使有鈔者銷無鈔者納未幾負者畢輸解新補舊不督而辦下

陵二十四

三

戶預借之弊盡革先生初與二卿家公同寓吳幅巾短褐日相從蕭寺公性高簡不可一世士獨敬先生二子頤山坤翁則堂鉉翁因與先生厚至是則堂提點本路刑獄首問先生所在屢羅致不就舉以關升應詔薦士復以先生爲首日學有淵源文有楷法持論堅正制行潔清早登西州諸老之門獨擅汝南旦評之譽蔚爲人物之表宜備師儒之官其相推重如此趙侯子寅來爲守未識面亦以所知譽先生甯海爲葉公通德里公角巾還第先生候之郊垆公猶不忘昌國時一見喜甚摘賞贊文警語再三問語其鄉人以先生學問操履稱之不容口迨歸公復貽書中朝相解料理而先生已無意

榮進矣過越則堂力要權檢法官先生亦爲之盡心議務得其情使者出循部先生留司吏抱成按促詳覆驛致行司日不下十數橫先生剖析詳明傅以經義多所平反壬申秋則堂召而某繼之辭不獲命先生知某某當來趣爲裝將歸某亟書丐少留願受教先生曰子以一致之性處羣物之會吾爲子懼雖然勉之無負所學時雪崖先生洪公起帥越兼庾事雅知先生辟茶鹽司準備差遣幕府省文書日與同寮賦詩飲酒爲樂退輒掩關饋問不通門無雜賓郡有西漢書板脫誤踏差幾不可讀先生欲白府刊正之適洪公以真文忠公所編文章正宗屬先生校警先生曰是吾志也乃并漢書

陵二十四

四

白之卽倉司置局字字參計雖盛夏弗置所釐正藁已具未刻梓先生忽感風眩謁告少間猶自力擬文檣闕書策應人事如它時時先生二子請舉江東未還某往省先生使人逆拒之因屬先生之姻楊君明復晝夜視先生先生謝醫並藥曰吾無所苦也一日與楊君坐語至暮忽痰薄咽間疾復作竟終于官之正寢癸酉九月乙酉也某以諸生實制服受弔洪公尤嗟惜贈賻特厚且經紀歸其喪先生性靜專於書無所不讀一再過則終身不忘尤粹於經格言要義往往皆成誦講明義理居多士自得其大旨率本伊洛而諸儒之說亦皆參考互釋貫穿融液以會其歸義有未安者未嘗苟同頗爲

改易其於象數制度名物口講手畫粲然可觀以至訓
故義疏一語之疑一字之誤人所不經意者先生言之
甚精倫類博通本末該貫世之號爲儒者未之能及也
每歎學者好高鶩遠躐等陵節之病故其教人必以致
知格物爲先而主之以敬使人靜坐收斂心身整齊莊
肅曰不如此無下手處平居寡言笑及講學則樂於開
導誘掖旁引曲譬疊疊不倦其詞氣反益寬平真得講
師三昧雖過時而學者皆言下有省先生制行甚謹如
蹈規矩如奉圭璧終日兢兢未嘗見有燕惰之色不欺
暗室不愧屋漏先生有焉威如之教行於家方嚴不可
犯然其中洞然無城府處事接物一出於誠與人交篤

陵二十四

五

至周盡終始無間人有片善之長不啻如自己出逢人
輒稱道不置聞言人之惡則掩耳避去尤謹於禮篤老
不廢雖童幼亦與爲酬對不少忽不求人之知而人自
知之於其知之者亦介然自虛親不可疎言不及利徧
遊諸老而貧自居環堵蕭然無僮石儲不願也所居必
痛掃溉一室菽蘭菊列圖史布衣蔬食其間以名教自
樂不知歲月之徂學成行尊朋友信之鄉里化之公卿
大夫敬之不得已而仕白首下位不沮不戚惟職業自
盡蓋有爲乘田委吏不卑小官之意然明練通達宿於
其官者所不如故所至有去思其於文根據淵源力闕
以肆大抵取諸胸中而書之凡鈞章棘句巧擊悅而嘗

邊幅者先生所不爲詩則薄晚唐尙王蘇精深華健得
騷雅意與大父先人暨朔齋諸老倡酬聯軸筆法尤道
勁逼歐柳實之名帖中莫辨也爲金石書者以不得先
生書爲憾如岷峨樓記喻德君墓碣太白祠堂記黃庭
經等書皆盡其妙爭寶藏之晚自號檇菴老人有論語
幼學說易集傳詩會解漢晉史節通鑑類名物度數性
理指南信筆錄等書皆蠅頭細字每帙不下十數策藏
於家始先生逾四十不娶大父以孫明復邵康節之事
感之娶史氏省元元一之孫子男四人壽文起潛待省
進士黃中爲外祖喻氏後皆力學能文詞世其家良老
早夭女三人長早卒次在室次適進士王佐材先二年

陵二十四

六

卒孫男三人見心奎壽晦老皆夭孫女三人其孤將以
甲戌十月庚午奉先生柩葬于平江吳縣至德鄉鳳凰
山之坤原嗚呼先生師道之立經學之術如胡翼之孫
明復使其稍進于時必能助成王德有補世道而位不
配其德用不究其學費志以歿其所就僅如此可勝痛
哉某卅角受學先生先生視之如子耳提面命以至成
人雖不敢自謂有得於先生之萬一猶庶幾未死之年
日聞師訓以不爲小人之歸詎意一旦梁壞山頽嗚呼
已矣無復可言矣罔極之恩其何以報矣患難餘生志
氣頹落方爲門牆羞其何能論次先生之平生而先生
遺意諱不得辭願葬日薄迺撥言行大畧著於篇它尙

多所遺無以發先生道德精蘊此則某之罪也立言君子尚矜而賜之銘尚有取於斯焉

墓銘

朱雪崖朝奉墓誌銘

吳興郡東踰一舍有雪崖朱氏之隱廬雪崖未嘗入城市蓋自知止足所謂鄉里稱善人者也辛丑春其子天錫來爲郡學正相與往還因稔知日用間事居三載學正代歸稍不聞問而雪崖已下世矣善人云亡又重爲之慨歎一日天錫墨衰造予拜而泣曰自喪吾父抱痛終天支綴餘息未嘗倦以有大事在幸旣卜遠願墓道之石無刻辭胡可爲孝願矜而畀之銘庶幾遺善永終

陵二十四

七

長存九原有知不悼不幸矣又泣而拜嗚呼子忍固拒終沒人善不以慰其孤而紓其悲乎按狀雪崖諱嗣發字士榮姓朱氏其先自徐徙揚十世祖翼宋天聖中禮部尚書翼生尚尚生存之其間仕者不絕如綫當炎紹之際避兵至郡之烏程常樂鄉地曰東朱適與姓協遂占籍焉曾祖說將仕郎祖信京學諭父文質迪功郎力善務本益行以裕雪崖生端平甲午夙通敏嗜書嘗以登仕郎就漕試不利輒棄去顯志奉親日調護其眠食不肯離左右甲戌初事會方殷由督屬超補官資後遂以朝奉郎致其志厥旣歸附殿門罕出治田園整廬舍聚書延師教子使克有成立世方以儒相詬病獨能修

學宮禮賢士與流俗異趨聲譽益起中丞崔公或馳驛相訪辭不行郡守李公秉彜同知徐公琰舉充提學學校官亦不受勉清隱處士之號以雪崖扁其便齋標致高矣爲人恬淡簡約桐帽棕鞵徜徉山水間吟嘯自適然性篤厚頗信內典卓庵翔橋作諸利益事貧者解衣推食病者予藥死者給棺無所靳癸卯歲大浸民艱食饑殍流亡相系于道雪崖慨然倡義捐廩或捐價以濟或計口以食自春及秋遠近之人賴以全活無慮萬數皆舉手曰生我者朱師子也郡邑省臺次第列其狀宣撫使博采公論具以實聞于朝且諭郡邑推表其門曰清節朱氏道義之門人皆榮之會子舍歸侍拜慶人士

陵二十四

八

踵門舉此以賀盛事萃一時雪崖雖病倦意甚喜強起爲加餐謂當掃浮災以享上壽踰年浸革戒其子以忠孝立身勤儉保家喪葬宜從約已而焚香默坐翛然而逝大德甲辰四月九日也鄉人德之往往出涕而疇昔賀者亦共嗟惜焉娶沈氏前太學進士應桂之女男一人天錫孫男福孫孫女二人俱幼以乙巳正月二十六日癸酉葬于東職里餘慶之原予惟雪崖平生言行類可紀而捐廩之舉尤有德於民昔成都黃承事平糶賑饑有陰德張忠定公詠時爲帥守一夕夢府君揖黃承事坐于忠定之上雪崖蓋無愧於黃承事矣有陰德必享其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乃銘以識焉銘曰

百年之計惟德是樹栽之培之匪積曷裕世或趨利苟且且暮皇恤厥德爲他日慮於惟朱氏筆彙華緒十世復昌繇積累故賢哉雪崖仁性天賦爾饒爾粥全活耄孺我詩我書保守淡素以儒爲官有子克付年開八袞榮及三釜乃表義門乃著清譽人所難得已獨兼具夫復何憾含笑泉路負土爲山孝思遠慕鬱焉松檟春雨秋露自葉流根永篤爾祜是曰餘慶雪崖之墓

朱山長墓誌銘

前安定山長朱君君望卒于吳興寓舍以喪歸葬毗陵從先墓其志也娶婦共載哭泣感行路子嘗爲詩弔之越三年其姻家采石山長繆君叔晦過予曰朱君望之

陵二十四

九

墓有宿草矣長婿池州學錄錢适自毗陵來將圖其不朽者敢以其孤見願矜而界之銘予固善君望視君孤孱然弱也誠不可無述待其長使有攷焉按狀君名自期君望其字也本衢州龍游人曾祖某迪功郎妣孫氏祖某將仕郎妣袁氏父某登仕郎漕貢進士妣汪氏繼趙氏自其祖寶祐間隨宦晉陵遂占名籍後徙居城之東君幼敏悟祖每矜語人曰此孫他日必昌吾門景定辛酉年二十請鄉舉德祐乙亥補太學生方摩厲以須屬時多故東書入山恬無仕進意龜山書院兵後久荒圯君來爲山長竭力經營且新其祭器稽其田籍舊觀寢還士論稱之又爲安定山長時寓祠溪亭回視故宮

異物充斥勢不得爭喟然以歎乃節浮費協眾議惟新是圖得曹氏廬改創書院後遂遷焉盥薦有所以教以育推厥攸始實自君望又捐已俸造邊豆可謂知禮者愛是邦佳山水秩滿待選乃買屋以居昔者胡安定見徐節孝頭微側曰頭容直節孝因思頭容直心亦直君望以爲此乃敬以直內之義則以敬名齋本心文公爲作古籀焚香端坐讀書其間暇則往來南比諸山從容觴詠與朋友共樂丰儀秀整性行溫雅樂道人之善內恕及人雖僮僕不見其有疾聲遽色遇困乏者輒賑贍之無所靳人皆稱爲善士庚子春忽念先塋嘗以時汎掃扁舟亟歸道得痰疾疾止復還竟不可爲其卒三月

陵二十四

十

廿六日也以六月十七日葬常州武晉縣占石之原年五十有九娶東陽劉氏通判君之女先十七年卒生五女長妙雲適錢适次妙甯適柴嵩妙惠適樓英發妙淑許適鄒志孫妙由許適趙由琥繼室沈氏生二男長文俊次文英女二人妙安許適繆世昌妙定許適錢适弟庶女三人妙素適張復妙觀妙善尙幼異時進取之士馳驚不足從鄉貢已難况得入太學尤難蓋有槁項黃馘不能與其一者君望十餘年之間領鄉薦補太學兼取人之所難得造物豈無意然崇化之席未暖而去遭回濡滯又二十四五年一文學掾竟不克申延以待何始豐終嗇耶有二子而女十八其婿皆高門大族名士

之家力能經紀其喪還定故邱遂其始志又擇師教二子使其成立造物之報蓋在此君望其庶幾無憾矣銘曰
人誰無死君以孝故上章困敦感時春暮夏畦馬醫皆上邱墓我胡不如星言卽路抱恙而還魂已先去其何去依若祖若父成願初志銘魂歸厝松檟良久慰爾永慕我銘昭示以封以樹

野翁禪師塔銘

始子問野翁爲本論疑焉及觀其所謂本則曰吾宗本漕溪漕溪本達摩心傳面命具有先後其傳愈遠支派互分然本未嘗不一也野翁一本乎禪故有此論且深

陵二十四

以競華逐末爲世戒在其法中庶乎知本矣其何疑於是野翁之葬且三四年其徒卽是卽是來自鄆越以覺恩上人所次遺事求銘厥藏按師諱烟野翁字也越新昌張氏生嘉定癸未年十一出家投邑之大明寺僧大轟爲師端平乙未祝髮受戒夙具聰敏有志於道負笈徙台東披憲法師習天台教居數歲棄所習復從大轟大轟課之特嚴其長而克有成者轟之教也端嘉以來吾蜀痴絕冲公無準範公倡道東南學者傾嚮皆願爲之徒師首從痴絕於道童一見刮目坐數歲有大警發乃之徑山見無準時問道者肩相摩師年最少機最捷無準亦驟進之又數歲往造大慈濟大川之宣明舉臘

月火燒山語擬對竹篔簹之當下有省因留不去川本靈隱以爲書記力辭且薦歸雲度禪雲盛有詞藻人多師焉讓焉後掌記履齋吳公判郡知其人俾出世自大慈遷延壽又遷香山越丙子屏迹雪竇靜閱世故會杖錫遜席不得避一住十二年靡懷不在鄉里剡川自更兵火積骸滿野卽收聚焚化殆有萬數設水陸大齋於石佛寺前廣爲說戒惠及枯骨矣山多虎暴人家小兒橫遭咀咋虎驅行聲其惡而去之虎巖靈隱願以師補藏至則大新僧堂及諸寮舍學徒四來振起漚菴密菴時氣象無錫官河客舟一日而覆溺者三十八人師憫之斲石爲尊勝幢六級其長一尋有半自爲銘刻而立

陵二十四

之洲渚之上施食設以拔沉寃三年東歸游雙徑雲峯有遯堂舍蓋意亟微服還杖錫扁其室曰晚泊閉戶書法華經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雪竇虛席眾謂無以易師因其舉師育王亦爭欲得師不能奪寺榜應夢名山昭陵所感穆陵所書號爲勝處師益喜得此雖歲苦缺食兩持鉢浙右不憚也用賓禮延致東巖石公相得歡甚它日行寺東偏巖謂師蓋遂卽此營菟裘旣成家性存之巽書奇幻二字揭之挹乳峯珠樹雪瀑映帶左右師往來游憩禪宴其間隨化委順意甚自適壬寅八月十一日升堂語眾勸厲極慈切蓋自別也眾請留偈笑而不答至夕而逝越七日奉全身葬奇幻遂

塔焉壽八十臘六十八度弟子若干人師為人寬厚篤
實病者與樂貧者周之隨意作佛事不藏人善片言隻
字稱道不容口文集十卷該淹經史詩傷尤灑落每升
座記禪人騷語聯絡貫穿總爲一說而條分縷析各中
肯綮頗效痴絕云如周伯弼家則堂支本心黃東發舒
閩風咸與之游予謂野翁立談不忘本臨行不留偈遺
戒不茶毗塔而銘之豈師意乎其徒曰是之謂寄幻銘
曰

一切世界及一切法無有堅固幻依幻滅幻既俱空所
寄何地而復於何寄於所寄幻則非寄寄則非幻強立
名字未離二患欲問寄幻寄幻久寂瀑流千丈雪峰之
側幻爲奇觀碎處濺電凡有耳目如夢斯覺乃刻堅珉
與寄幻對幻身何在法身不壞

龍源禪師塔銘

道場山龍源禪師既寂之五年爲乙巳七月其記室懷
珠哀次遺事偕其徒希渭來求銘心源之塔予尙記歲
甲午訪師雲峯留三日窮極幽討意甚樂又七年與今
翰林修撰鄧善之再至焉師喜見顏問舍予高閣煮茗
話舊夜無倦色明日下午山握手若不能釋不料遂爲死
別也留耕先生王公伯文先朝名執政與先存齋忠義
相期議論同肝膽同而予亦復交其子若姪師蓋公之
族也故倦倦於予者如此銘可辭乎師諱介清龍源號

陵二十四

十三

陵二十四

十四

也世福州長溪祖諱一夔古田縣尉父良輔知黃巖縣
母蔡氏素好善嘗夢神人介而進一子曰是善知識當
生爾家果娠而生師幼不茹葷年七歲喜看佛書長益
通悟泛覽經史百氏父知其不凡俾出家于郡之雪峰
居牛載行脚出飛鷲嶺抵義興法藏得度於一峯齊禪
師年十五薙髮受具戒遂偏參諸方是時靜慈石帆衍
靈隱退耕甯往山虛堂愚皆明師宿德爭欲致之師順
然山立舉動雍容言旨閒雅志不苟從適遊吳興道場
東叟賴以爲典寶繼東叟者無等融卽請師爲內記力
辭絕江過育王謁寂窗照禪師入室有契以爲侍香次
掌藏鑰寂窗自枯禪枯禪自密菴得其傳受皆南閩偉
人師世出四明壽國遷開壽有史督相之子州尹見師
行解相應捨開壽行府與師營菟裘曰四明蘭若爲終
隱計未幾道場虛席兩浙諸山舉師錫來此山蓋唐剎
自熙寧間大蘇公遊道場諸詩一出名愈重五山由此
其選不輕畀也丙子劫火洞然化爲瓦礫迨乙酉凡十
年舊觀未還師既至慨然以起廢自任首建大佛寶殿
金碧輝煌像設華好次建觀音藏殿摹大藏經五千四
十八卷及旃檀林列翠閣蒙堂法堂僧堂等之鐘鼓法
器由中徂外煥然一新四方衲子聞師之風挑囊負鉢
袂屬肩摩雲歸霞集於是聲達帝庭欽奉綸言賜金襴
袈裟敬受法旨加號佛海性空庶少答其道心精勤之

所成也辛丑六月三日忽示微疾索浴淨髮書偈曰佛
坐有書劫我坐十七年說甚生死義古今無後先儵然
而逝時當庚伏停龕七日神色不變闍維後頂骨牙齒
數珠不壞者三壽六十三臘四十八度弟子一百五十
餘人今住崇恩士洵爲之上首寺初無三塔師以爲憐
問語其徒士芝等圖之乃捐已財買朱氏山於寺之東
砌建三塔且力請爲師壽塔于其旁菴廬旣成師扁之
曰心源芝等又集衣資買田以供香燈之費俾行者職
灑掃滿三歲則推其名次之居首者度以爲僧而禮當
代住持以改名改名已復禮塔爲師其規約如此至是
遂瘞焉世率謂種種佛事皆有爲法此未足論龍源然

陵二十四

五

龍源建立亦因其時之所可爲而盡其力之所當爲非
爲己而爲也故終歲有爲而未始有爲如必爲此而爲
法一切諉之不爲則澄觀師之僧伽塔昌黎公何以稱
其公才吏用之過人而以其靈骨以老而爲之歎惜耶
師之願力亦宏矣銘曰
留耕之裔密菴之傳燕坐雲峰十有七年應緣而出緣
盡而逝居然一旦冰解蟬蛻吾性本空無亾與存是爲
佛海龍源之源酌之不竭無古與今是爲龍源方寸之
心乃營三塔而四其三是爲眞宅心源之菴各自道場
無乎不在處處光滿亦無雜壤維爾子孫視我刻辭如
未見師自源求之

東皋友山茶和尚塔銘

四明慈溪福昌院友山和尚之塔久未銘壬寅秋雲門
恩上人錄其行實與其宗旨自集賢趙侯子昂所來求
文以刻椰子厚嘗謂葬大浮圖得用碑晉宋多法梁多
禪唐多律而所銘南嶽諸律師頌病夫言禪者不徵旁
行拘則泥物誕則離真真離誕益勝若深有取於律必
將用毗尼爲室宇而慧爲戶由定發慧一歸眞源無大
小乘也其闡揚龍樹之道南嶽天台之教甚大願余未
之學或曰此吾法中良其背其道光明蓋戒定慧是雖
然何以銘友山按狀師名智恭字季禮友山其自號慈
溪陸氏子陸故大族母周感夢而娠生嘉定丙子早孤

陵二十四

六

母改適王氏挈以俱性聰悟稍長誦書輒能記惟喜啖
茹止菴文誥師在德潤湖華嚴院持律甚精往依焉服
勤不懈年二十祝髮受其戒日以律爲務能通旨義滄
祐初更從佛光晦巖照公于南湖延慶覆講有機辨不
滯文字乃入觀室居三年與僂輩十人者然指禱早輒
得大雨歸結茅董孝子祠後以便養母堪笑翁頗相規
切用其語卽是之東皋荆精廬爲接待飲食藥物百須
具往來者賴之因以誘進初學無不滿意後愈開斥遂
爲福昌縣院尊止菴第一開山示不忘本也有良田若
千頃歲用平斛入其租使佃自概量嘗有刻石于題曰
入門不問方隅托鉢不限鐘鼓用心平廣類若此時出

遊諸方徧如禪老多所悟入卒定宗旨嗣佛光咸清中
白雲堂舉鄞之布金則力辭弗就自是數載益疏外務
恨山不深林不密焚香嘿坐唯若是事修比僧使過而
禮之號以法惠招以悟真而師泊然無意於世矣戊子
歸老于菴墓廬曰冢間育王琪公遺詩曰聞得去年交
院事世間誰識老師心友山得之意殊喜癸巳九月從
容示病越五日書偈逝去闍維齒不壞卽塔于冢間在
華嶼湖之右臘五十八壽七十八度弟子宗要宗孟若
下人宗要姪初傳業能守者也友山恬靜安詳舉止中
度雖襍鞋布襪而精神照人不可塵滓未嘗有瞋怒好
拯饑周乏繕舟梁治道路以作佛事華瑱白龍祠久圯

陵二十四

七

敝則新而大之平生交游多名勝士晚歲修廬山蓮社
故事舉小彌陀懺勤同社簡而易行僧俗樂從皆書某
曰蓮公標名錄間爲五字詩有金禪點示及惟心觀起
教觀二義人皆抄傳曰東山韓僧亦知問經歸敬焉昔
我先人存齋翁善佛光當時弟子如友山者殆不可復
得慈感少愚同門也實與恩上人胥趣銘恩亦辯博有
信行銘曰
止吾師也山吾友也吾以爲歸與吾同體非山非止是
曰真依華瑱之湖冢間之塔龍護持之山空月明無法
可說龍之聽之

陵陽先生集卷二十四

先父提刑性簡易嗜學問自蜀來嘗盡得盛時文獻之
傳先光祿存齋翁清忠大節重一世公在侍旁贊助居
多人謂存齋有子矣紹德嗣志敦厯踰二紀所至以廉
靖仁厚稱理宗訓辭有曰爾名臣之子漢人所謂家之
珍寶國之英俊者也至元丙子卽杜門隱居凡三十六
年年八十五以終公少年爲文操筆立就若不經意而
有過人者子弟爲置藁輒笑裂去晚歲筆力逾勁南北
學者皆師尊之達官鉅人鄉慕拜竭求文詞者相屬于
門文益富於壯作而應復宦遊四方月留京師又不獲
抄錄深懼混軼無以承先緒近數年以得官吳會間始
遂悉心哀輯僅若干卷十未及其一焉應復所知如靜

陵後序

軒閣平章先世墓銘雪樓程承旨藏書樓記雪樓記士
瞻張左丞共山書院記三省堂記等作皆未得本姑集
其已得者類成二十有四卷敬錄諸梓俟有所得尙續
刊之至順辛未八月朔旦男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
都元帥府都事應復百拜謹識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宋牟巘撰巘字獻甫井研人以
父子才忤賈似道致仕歸卜居吳興巘遂爲吳興人官
大理少卿亦以忤似道去官宋亡不出討論六經發爲
文章以世居井研陵山之陽故以陵陽名其集不忘本
也學者稱陵陽先生是編四庫已著錄因先有韓駒集
亦名陵陽故是編以牟氏別之子先得舊鈔於甬上抱
經樓復假葉鞠裳侍講所藏乞劉誠甫侍御況夔笙太
守以兩本互勘差爲完善乃授之剛氏先生詩文篤雅
有節在眉山劍南間而身丁易世其矜然不滓之志時
於詩文見之如簡趙子昂云餘事到翰墨藉甚聲價喧
居然難自藏珠玉走中原日藉甚曰居然皆隱寓不足

陵跋

之辭也又別趙子昂云荊州利得習鑿齒江右今稱庾
子山亦以子昂之仕元而哀之也若其跋范文正書伯
夷頌云公平生自許忠義前後緣論諫得罪屏斥遠外
而公信道之篤蹟而愈奮正而愈厲伯夷頌固其中素
所蓄積者嗚呼皇祐盛明時公之書此猶義形於色設
不幸處綱常之變當何如若公者真可畏而仰哉其題
三高圖云而思菴隨者雖輕於一出猶幸勇於一歸千
載之下可以號爲知幾曰勇歸曰知幾可以哀其志矣
又其出處與淵明略同故先生跋歸去來辭也則云淵
明平生志在田園雖嘗薄宦未始一日不念歸也其序
仇山村詩也則云蓋淵明甲子自敘其平生出處本末

略備庚子鎮東參軍使都已自靜想田園好人間良可
辭之語辛丑還江陵中投冠歸故墟以申前志乙巳建
參軍使都則其田園日夢想其意愈近矣是秋去爲彭
澤令八十餘日遂賦歸去來義熙元年也其使事往來
及留上京還舊居皆在此六年中自此不復出乙巳至
丙辰又十二年庚戌西田曰遙遙沮湖心丙辰下溟田
畚曰遙謝荷篠翁則往而不返致命遂志無可復言論
淵明者要以是爲斷蓋皆借淵明以自喻也至周景遠
君子堂及義齋澹軒三記又析理超遠深得紫陽之傳
元程端禮序謂其源出於伊洛其出處有元亮大節知
言哉知言哉先生父子負盛名而忤權戚幾陷大戮屢

陵跋

起屢斥仕終不達而易姓而後林泉傲嘯不履新朝何
其潔也彼荷國殊遇位窮將相而依阿澳澀與時浮沈
甚則攘臂以代之視先生何如邪而舉世之人亦從風
而靡莫有非之者使先生見之又何如邪子願舉是編
以正之辛酉小春吳興劉承幹跋